绿野仙踪　（一百回本）清李百川著

目录

第一回　　陆主管辅孤忠幼主，冷于冰下第产麟儿
第二回　　做寿文才传佥壬口，充幕友身入宰相家
第三回　　议赈疏角口出严府，失榜首回　　心守故乡
第四回　　割白镟旅馆恤寒士，易素服官署哭恩师
第五回　　惊存亡永矢修行志，嘱妻子割断恋家心
第六回　　柳国宾都门寻故主，冷于冰深山遇大虫
第七回　　走荆棘投宿村学社，论诗赋得罪老俗儒
第八回　　泰山庙于冰打女鬼，八里铺侠客赶书生
第九回　　吐真情结义连城璧，设假局欺骗冷于冰
第十回　　冷于冰食秽吞丹药，火龙氏传法赐雷珠
第十一回　　仗仙剑柳社收厉鬼，试雷珠佛殿诛妖狐
第十二回　　桃仙客龙山烧恶怪，冷于冰玉洞炼神书
第十三回　　韩铁头大闹泰安州，连城璧被擒山神庙
第十四回　　救难友知州遭戏虐，医刑伤城璧走天涯
第十五回　　金不换扫榻留城璧，冷于冰回　　乡探妻儿
第十六回　　别难友凤岭逢木女，斩妖鼋川江救客商
第十七回　　请庸医文魁毒病父，索卖契淑女入囚牢
第十八回　　骂钱奴刎颈全大义，保烈妇倾囊助多金
第十九回　　兄归乡胞弟成乞丐，婶守志亲嫂做媒人
第二十回　　金不换闻风赠盘费，连城璧拒捕战官军
第二十一回　　信访查知府开生路，走怀仁不换续妻房
第二十二回　　断离异不换遭刑杖，投运河沈襄得外财
第二十三回　　入赌局输钱卖弟妇，引大盗破产失娇妻
第二十四回　　恤贫儿二士趋生路，送贞妇两鬼保平安
第二十五回　　出祖居文魁思寻弟，见家书卜氏喜留宾
第二十六回　　救难裔月夜杀解役，请仙女谈笑打权奸
第二十七回　　埋骨骸巧遇金不换，设重险，试道中人
第二十八回　　会盟兄喜随新官任，入贼巢羞见被劫妻
第二十九回　　返虞城痛惜亲骨肉，回　　怀庆欣遇旧知交
第三十回　　闻叛逆于冰随征旅，论战守文炜说军机。
第三十一回　　克永城阵擒师尚义，出夏邑法败伪神师
第三十二回　　易军门邦辅颁新令，败管翼贼妇大交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三十三回　斩金花于冰旭泰岳，杀大雄殷氏出贼巢
第三十四回　囚军营手足重完聚，试降书将帅各成功
第三十五回　沐皇恩文武双得意，搬家眷夫妇两团圆
第三十六回　走长庄卖艺赚公子，入大罐举手避痴儿
第三十七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温如玉破产出州监
第三十八回　冷于冰施法劫贪墨，猿不邪采药寄仙书
第三十九回　贴赈单贿赂贪知府，借库银分散众饥民
第四十回　恨贫穷约客商密室，走江湖被骗哭公堂。
第四十一回　散家仆解当还脚价，疗母病拭泪拜名医
第四十二回　买棺木那移烦契友，卖衣服竭力葬慈母
第四十三回　逢吝夫抽丰又失意，遇美妓罄囊两相交
第四十四回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冷于冰泼水戏花娘
第四十五回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第四十六回　报国寺殿外霹妖蝎，宰相府库内走银蛇。
第四十七回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第四十八回　听喧淫气杀温如玉，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第四十九回　抱不平萧麻训妓女，打怨鼓金姐恨何郎。
第五十回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入欲网痴子听神龟。。
第五十一回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抱马桶苗秃受叱呼。
第五十二回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吐真意妓女教节财。
第五十三回　萧麻子想钱卖册页，挡人碑装醉闹花房。
第五十四回　过生辰受尽龟婆气，交借银立见小人情。
第五十五回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别怨女如玉下科场。
第五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逞利口苗秃死金钟。
第五十七回　郑龟婆闻唆拼性命，苗秃子惧祸弃家私。
第五十八回　投书字如玉趋州署，起赃银思敬入囚牢。
第五十九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温如玉设祭哭情人。
第六十回　婆子激起出首事，朱一套审断个中由。。
第六十一回　臭腥风庙外追邪气，提木剑云中斩妖奴。
第六十二回　掷飞针刺瞎妖鱼目，倩神雷拣得玉匣书。
第六十三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冷于冰得道缴天罡。
第六十四回　传题目私惠林公子，求富贵独步南西门。
第六十五回　游异国奏对得官秩，入内庭诗赋显才华。
第六十六回　结朱陈嫖客招驸马，受节钺浪子做元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六十七回　看柬帖登时得奇策，用火攻一夕奏神功。
第六十八回　赏勤劳荣封甘棠镇，坐叛党戴罪大军营。
第六十九回　城角陷吓坏疾情客，刀头落惊醒梦中人。
第七十回　听危言断绝红尘念，寻旧梦永结道中缘。
第七十一回　买衣米冷遇不平事，拔胡须辱挫作恶儿
第七十二回　访妖仙逞逢狐大姐，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第七十三回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朱文炜催战失佥都
第七十四回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第七十五回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第七十六回　议参本一朝膺宠命，举贤才两镇各勤王
第七十七回　读谕单文华心恐惧，问贼情大猷出奇谋
第七十八回　剿倭寇三帅成伟绩，斩文华四海庆升平
第七十九回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周小官窗下戏娇娘
第八十回买　书房义儿认义母，谢礼物干妹拜干哥
第八十一回　跳墙头男女欣欢会，角醋口夫妇怒分居
第八十二回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第八十三回　捉奸情贼母教淫女，论亲事悍妇打迁夫
第八十四回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趁空隙周琏娶蕙娘
第八十五回　老腐儒论文招众怨，二侍女夺水起争端
第八十六回　赵瞎子骗钱愚何氏，齐蕙娘杯酒杀同人
第八十七回　何其仁丧心卖死女，齐蕙娘避鬼失周琏
第八十八回　读圣经贡生逐邪气，斗幻术法官避妖媛
第八十九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盗仙衣不邪运神雷
第九十回诛　鳌鱼姑丈回书字，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第九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第九十二回　草弹章林润参逆党，改口供徐阶诛群凶
第九十三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第九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温如玉失散遇张华
第九十五回　做媒人苗秃贪私贿，娶孀妇如玉受官刑
第九十六回　救家属城壁偷财物，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第九十七回　淫羽士翠黛遭鞭笞，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第九十八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饬，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第九十九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第一百回　八景宫师徒参教主，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

休将世态苦研求，大界悲欢静里收。

泪尽谢翱心意冷，愁添潘岳梦魂羞。

孟尝势败谁鸡狗，庄子才高亦马牛。

追想令威鹤化语，每逢荒冢倍神游。

词曰：

逐利趋名心力竭。客里风光，又过些时节。握管灯前人意别，泪痕点点无休歇。

咫尺江天分楚越。目断神惊，应此身绝。梦醒南柯头已雪，晓风吹落西沉月。

右调《蝶恋花》

第一回陆主管辅孤忠幼主冷于冰下第产麟儿

词曰：

辅幼主，忠义不寻常。白雪已倾须发绿，青山不改旧肝肠。

千古自流芳。

困棘围，毛颖未出囊。解元谁屈龙虎榜，麟儿已产麝兰芳。

接续旧书香。

右调《知足乐》

且说明朝嘉靖年间，直隶广平府成安县有一绅士，姓冷名松，字后凋。其高祖冷谦，深明道术，在洪武时天下知名，亦周颠、张三丰之流亚也。其祖冷延年，精通岐黄，兼能针灸，远近有神仙之誉，由此发家，遂成富户。他父冷时雪，弃医就学，得进士第，仕至太常寺正卿，生冷松兄妹二人。女嫁与同寅少卿江西饶州府万年县周懋德之子周通为妻。冷松接续书香，由举人选授山东青州府昌乐县知县，历任六年，大有清正之名。只因他赋性古朴，不徇情面，同寅们多厌恶他，当面都称他为冷老先生，不敢以同寅待他，背间却不叫他冷松，却叫他是冷冰。他听得冷冰二字，甚是得意。后因与本管知府不合，两下互揭起来，俱各削职回籍。

这年他妻子吴氏方生一子，夫妻爱如珙璧，到七岁时，生得秋水为神，白玉作骨，双瞳炯炯，瞻视非常。亦且颖慧绝伦，凡诗歌之类，冷松只口授一两遍，他就再不能忘，与他解说，他就能会意。冷松常向吴氏道：“此子将来不愁不是科甲中人，一得科甲，便是仕途中人。异日涉身宦海，能守正不阿，必为同寅上宪所忌，如我便是好结局了；若是趋时附势，不但有玷家声，其得祸更为速捷。我只愿他保守祖父遗业，做一富而好礼之人，吾愿足矣。我当年在山东做知县时，人皆叫我做冷冰，这是我生前得好名誉，死后的好谥法。我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就与儿子起个官名，叫做冷于冰。冷于冰三字，比冷冰二字更冷，他将来长大成人，自可顾名思义，且此三字刺目之至，断非宦途所宜，就是家居，少接交几个人勾引他混闹，也是好处。我再与他起个字，若必再拈定冷于冰做关合，又未免冷上添冷了，可号为不华，亦黜浮尚实之意也。”

于冰到了九岁上，方与他请了个先生，姓王名献述，字岩耕，江宁上元县人，因会试不中，羁留在京。此人极有学问，被本城史监生表叔胡举贤慕名请来，与史监生家做西宾，教督子侄，年出修仪八十两。只教读了六七个月，史监生便嫌馆金太多，又没个辞他的法子，只得日日饮食茶饭刻减起来，又暗中着人道意：若王先生肯少要些修金，便可长久照前管待。献述听了大笑，立即将行李搬入本城帝君庙居住，一边雇觅牲口，要星夜入都。冷松素慕王献述才学，急忙遣人约请，年出修金一百两。王献述久闻冷松是个质朴人，亦且对史监生气上也下的来，便应许。择日上馆，冷松盛席相待，领于冰拜从。自上学之后，不半年功夫，于冰造就便大是不同。一则王献述训诱有方，二则于冰天姿卓越，至一年后，将《诗》、《书》、《易》三经并四书大小字各烂熟胸中，兼能句句都讲的来。献述常向冷松道：“令郎实童子中之龙也，异时御风鼓浪，吾不能测其在天在渊。”冷松亦甚得意。

岂期人之穷通有命，生死难凭。是年八月中秋，冷松与王献述赏月，夜深露冷，感冒风寒，不数日竟成不起。于冰哀呼痛悼，无异成人。吴氏素患失血症，自冷松死后，未免过于哀痛，不两月亦相继沦亡。可怜一室双棺，备极凄惨。亏得他一老家人陆芳，深明大义，一边营办丧葬大事，一边抚恤孤雏，差人到江西周通家报丧。这冷松家有绸缎铺一、典当铺三、水陆田地八十余顷，除住房外，还有零星房屋六七百间，俱是陆芳一人经理，真是毫发不欺。他家还有几个家人：冷明、冷尚义、王范、赵永成、柳国宾、陆芳之子陆永忠，又有小家人六七个：大章儿、小马子等。这些人都是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之人，今见陆芳事无大小，无不尽忠竭力，正大光明，又见他在小主人身上，一饮一食，寒暑冷暖，处处关心，这些人也便感发天良，个个都安分守己，一心保护幼主过安闲日月，惧怕陆芳，比昔日惧怕冷松还厉害几分。正是教化甚于王法，这是陆芳以德服人之效。远近相传，通以陆芳为义士，声名大振。陆永忠、大章儿等出入跟随于冰，时刻不离。王献述于冷松夫妇葬埋之后，便要辞去，陆芳以宾主至好情义相留，献述也没得说。又见陆芳诸事合拍，款待较冷松在日更加敬重几倍，于是安心教读，讲授不倦。到次年，周通家备极厚的奠仪来吊，献述替于冰回了书字，陆芳又与于冰的姑母回了些礼物，打发回江西去了。

于冰到了十二岁，于经史、诗赋、引跋、记传、词歌、四六、古作之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不通晓，讲到八股文字，奇正相生，竟成大家风味。光阴荏苒，于冰孝服已满。是年该会试年头，陆芳差柳国宾跟随王献述入都，三年束脩之外，复厚赠盘费。又叮嘱国宾：“若王先生中了，可速回达我知道；若是不中，务必请他回来。”国宾领诺去讫。不意王献述文字，房官荐了两次，不中大主考之目。献述恚愤累日，决意回南。怎当得柳国宾再四跪请，献述一则恋于冰必是大成之器，二则想自己是个穷儒，回到家中，也不过以教学度日，到只怕遇不着这样好东家，遂拿定主意等候下科，托同乡将脩仪寄与儿子收领，复回成安县来，与于冰鸡窗灯火，共相琢磨。

于冰到了十四岁，竟成了个文坛宿将，每有著作，献述亦不能指摘破绽，惟有择其尤佳者圈之而已。到考童生时，献述道：“你这名讳，做田舍翁则可，若求功名，真是去不得。我若与你改换，又违了你父命名之意。今将你的字不华应考何如？”于冰道：“字讳皆学生父亲所命，即以字作名，有何不可？”商议停妥。到县考时取在第一，次府考又取在第一，成安县哄传冷家娃子年纪幼小，是个才子。次年学院黄宗礼案临广平，于冰又入在第一。覆试时，学院大加奖赏，言冷不华文字，不但领袖广平，定必大魁天下。又向诸生道：“尔等拭目俟之，他中会只在三五年内。”又叮嘱于冰道：“你年未成丁，即具如此才学，此盖天授，非人力所能为也。入学后切勿下乡试场，宜老其才，为殿试地。我逆料你入场必中，中必会，会后不置身鼎甲，不但屈你之才，亦屈你之貌。若止中一散进士，我又代你受屈。从古至今，从未有十五六岁人做状元者。你须待至二十岁外，则可以入仕途矣。”科考时又拔取为第一。从此文名远播，通省皆知。

那些绅衿富户，见于冰人才俊雅，学问渊博，况兼家道丰裕，谁家不想他做个女婿？自此媒妁往返，日夕登门。陆芳也愿小主人早偕花烛，完他辅孤心事，与王献述相商，献述道：“学生才十四岁，就到十七八岁完婚也不迟。况娶亲太早，未免剥削元气，使此子不寿，皆系我之过也。你到于此时留心一门户相当、才貌兼全女子，预行聘定为是。”陆芳深以为然，凡议亲来的，俱以好言回覆，却暗中采访着个卜秀才的女儿，年十五岁，是有一无两的人物，又着家中六七个妇女，以闲游为名，到卜秀才家去了两次，相看的名实皆符，然后遣媒作合，一说立即应许，择日下了定礼。这卜秀才名复栻，为人甚是忠厚，妻郑氏亦颇贤淑。夫妻二人年四十余，止有一子一女，女儿乳名瑶娘，儿子才三岁，家中有二顷多田地，还将就过的，今日将女儿许配于冰，夫妻喜出望外。

再说于冰到第二年七月，同王献述入都下乡试场，跟随了四个家人起身。师徒二人寓在东河堰店中。彼时已有七月二十左近，于冰忽然破起腹来，诸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止不住，到了八月初间，于冰日夜泻泄，连行动的气力俱无，出入凭人扶掖，王献述愁的没法。到了初十后，于冰的肚不知怎么就好了，眼看的别人进二三常他虽是个少年娃子，却深以功名为意，尝背间和陆芳说：“人若过了二十岁中状元，便索然了。”其立志高大如此。

今日不得入场，他安得不气死、恨死！献述再三宽慰，方一同回家，逐日里愁眉泪眼。献述道：“我自中后，屈指十二年，下了四次会常一次污了卷子，那三次到都是荐卷，俱被主考拨回。你是富户人家，我是一个寒士，别无生计，只有从中会二字内博一官半职，为养家糊口地步。若像你这样气起来，我久矣该死而又死了。你今年才十五岁，就便再迟两科不中，才不过二十一二岁的人，何年未弱冠，便干禄慕名到这步田地！

你再细想，你父亲与你起冷于冰名字，是何意思？论理不应试才是。”几句话说的于冰俯首认罪，此后放开怀抱。

至下年二月中旬，献述去下会试常到四月中，柳国宾回来，知献述中了第三名经魁，心下大喜。后听的无力营谋，不得身列词林，以知县即用，已选授河南祥符县知县，又不觉的气恨起来。国宾说完，将献述书字取出，于冰看了，无非是深谢感情的话。遂与陆芳相商，备银三百两、纱缎各二匹作贺礼，又差国宾星夜入都，直打发的献述上任去了方回。陆芳又要与于冰延请名师，于冰笑道：“此时人与我为师，亦难乎其为师矣。经史俱在，即吾师也，又何必再请？”陆芳道：“老奴只怕相公恃才务远，又怕为外物牵引，将前功尽弃。又相公既不愿请师，老奴也不敢相强，只求一始终如一之人，上慰老主人、老主母在天之灵。至于中会，自有定数。相公做相公的事业，老奴尽老奴的职分，日后不怕相公不做官，老奴不怕不多活几年。”于冰道：“你居心行事，可对鬼神，怕你不活几千年么！

“陆芳道：“老奴今年已六十八岁，再活十年，就是分外之望，世上那有活千年的人？除非做个神仙。”说罢，两人都笑了。

此后于冰对于诗书倍加研求，比王献述在日更精进几分。

到了十六岁，陆芳相商，要与于冰完姻。于冰道：“等我中会后完姻也不迟。”陆芳笑道：“老奴前曾说过，中会自有定命，迟早勉强不得。老奴着相公完姻，实有深意：一则相公无三兄四弟；二则老奴是风前之烛，死之一字，定不住早晚，眼里见见新主母，也是快事；三则主持中馈还是末事，但愿早些生育后嗣，使二位老主人放心泉下，就是家中妇女也有个统属。老奴立意在今年四月里娶，相公须要依允。”于冰道：“你所言亦是。况男女婚嫁，是五伦中少不得的，你可代我慎选吉期举行便了。”陆芳大喜，先择吉过茶通信，然后定日完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追想父母，反大痛起来。合卺后，郎才女貌，其乐可知。

次早拜祖父堂，瑶娘打扮的出来，于冰再行细看，比昨晚又艳丽几分。但见：鼻倚琼瑶，蛾眉带春山之翠；牙排珠玉，星眼凝秋水之波。

布泉队里生成，自压豪华气魄；诗礼人家长大，定须雅淡梳妆。

身段儿不长不短，俏庞儿宜肥宜瘦。纤纤素手，恍如织女临凡；蹙蹙金莲，款似潘妃出世。

于冰看了，倍加欣喜。过了满月后，瑶娘便主持内政。他竟能宽严并用，轻重得宜，一家男妇，俱各存敬畏之心，不敢以十六七岁妇人待他。

时光易过，又届乡试之期，于冰将卜秀才都搬了来一同居住，拿定这一去再无不中之理，带了许多银两，备见老师、会同年、刻朱卷、赏报子费用，一路甚是高兴。到京嫌店中人杂，于香炉营儿租了户部王经承前院住房安歇。三场完后，得意到一百二十分，大料直隶解元，除了姓冷的，再无二人敢当此任。

及至到放榜日，音信杳然，等到至日中还不见动静。差人打听，不想满街都是卖题名录的，陆永忠买了一张，送与于冰。于冰从头至尾看去，不但无自己名讳，连个姓冷的也没有，只气的手脚麻软，昏倒在床上。慌的国宾等喊叫不绝。待了好一会，方道：“快领落卷来。”直到第四日，方将落卷领出。于冰见卷面上打着个印记，是“书二房同考试官翰林院编修孙馨阅荐。”看一篇加着许多蓝圈，大主考批了两句道：“虽有入题句，奈精力已竭何！”又看二篇、三篇并二三场表判策论，也加着许多蓝圈，再看房官批语，上写道：“光可烛天，声堪掷地，熔经贯史，典贵高华，独步一时，涵盖一切矣！”傍边又加着一行小字，上写道：“余于十二日三鼓时始得此卷，深喜榜首必出吾门，随于次早荐送。讵意加圈过多，反生主考猜忌，争论累次，益疑余于该生有关节也。功名迟早有分，慎勿懈厥操觚，当为下科作冠冕地，即为殿试作鼎甲地耳。勉之勉之，勿负余言。”于冰看罢，大哭了一场，令国宾等收拾行李回家。

这一年瑶娘十月间生了个儿子，于冰虽是未中，然得此子，心上大是快活，与他起了个乳名，叫做状元儿。此后又埋头经史文章，作下科地步。正是：都管行中出义士，书生队里屈奇才。

由来科甲皆前定，八股何劳费剪裁。

第二回做寿文才传佥壬口充幕友身入宰相家

班扬雄略，李杜风华，听嘱求笔走龙蛇，无烦梦生花。

才露爪牙家，权臣招请，优礼相加，群推是玉笋兰芽。

话说冷于冰生了儿子，起名状元儿，自此将愁郁放下。瞬息间又到了乡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头，于冰要早入都中，揣摩文章风气，二月里就起了身。先在旅店住下，着柳国宾和陆永忠寻房，寻了几处，不是嫌大，就是嫌小，通不如意，前次住的王经承房子，又被一候选官住了。一日寻到余家胡同，得了一处房，甚是干净宽敞，讲明每月三两银子。房主人姓罗名龙文，现做内阁中书，系中堂严嵩门下最能办事的一个走狗，凡严嵩家父子的赃银过付，大半皆出其手，每每仗势作威福害人。他这房只与他的住房止隔一墙，通是一条巷内行走。国宾等看的中式，回到店房，请于冰同去观看。于冰见外院正中是一座门楼，内中有四扇屏门。转过屏门，看上面正房三间，一堂两屋，东西下各有房，南面是三间厅子，到也宽敞。各房里俱是漆棹椅，板凳杌子磁器盘碗俱全，间间都是新油洗出来的。房后便是厨房几间。于冰看了，甚是中意，随即与了定银，次日早就搬来住下。

过了两天，柳国宾向于冰道："房主人罗老爷，看来是个有作用的人，早晚相公中了，也是个交识。他就住在这西隔壁，每天车马盈门，论理该拜他一拜才是。"于冰道："我早已想及于此，但他是个现任中书，我是个秀才，又年少，不好与他眷弟帖；写个晚生，我心上又不愿意。"国宾道："仕途路上，何妨做秀才且行秀才事。将来做了大官，怕他不递手本么。"

于冰笑了。到次早，写帖拜望，管门人将名帖留下，以出门回覆。于冰等了三四天，总不见回拜，甚是后悔。直到第五天，大章儿跑来说道："隔壁罗老爷来拜。"于冰见写的年家眷弟帖，日前眷晚生帖也不见璧回。少刻国宾走来说道："罗老爷已在门前了。"于冰整衣相迎，但见：一只猫儿眼，几生在头顶心中；两道虾米眉，竟长在脑瓜骨上。谈笑时面上有天，交接处目下无物。鱼腮雕嘴，短胡须绝像封毛；猿臂蛇腰，细身躯几同挂面。乌纱官帽，晃动时使尽光棍威风；青缎补袍，摇摆后羞杀文人气像。足未行而肚先走，真是六合内惟彼独尊；言将发而指随来，居然四海中容他不下。

两人到庭上行礼坐下。罗龙文问了于冰籍贯，又问了几句下场的话，只呷了两口茶，便将杯儿放下去了。于冰送了回来，向国宾等道："一个中书，也算不得什么显职，怎他这样看人不在眼内？"国宾道："想来做京官的都是这个样儿。"于冰将头摇了摇，心上大是不然。

又过了七八天，于冰正在房中看文字，只听的大章儿在院外说道："罗老爷来了。"于冰嗔怪他骄满，随口答道："回了罢，说我不在家。"不意罗龙文便衣幅巾，跟着两个俊秀鲜衣小厮，已到面前。于冰忙取大衣服要穿，龙文摆手道："不必。"于冰也就不穿了，相让坐下。龙文道："忝系房东，连日少叙之至。皆因太师严大人时刻相招，又兼各部院官儿絮聒，把个身子弄的无一刻闲暇。日前匆匆一面，也没有问年兄青春多少？"于冰道："十九岁"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道：“好。”又道：“年兄八股自然是好的了，不知也学过古作没有？”于冰道：“适所言二项，俱一无可龋”龙文道：“弟所往来者，仕途人多，读书人少。年兄是望中会的人，自然与他们有交识，不知都中能古者谁为第一人？”于冰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晚生和瞽目人一般，海内名士，谁肯下交于我？况自入都中，从不出门，未敢妄举。”龙文将膝一拍道：“咳！”于冰道：“老先生谆谆以古作是问，未知保意？”龙文道：“如今通政使文华赵大人，新升了工部侍郎。他止有一位公子，讳思绎，字龙岩，今年二十岁了，赵大人爱的了不得，凡事无不纵其所欲。

这个公子酒色上到不听的，专在名誉上用意。本月二十九日是他的诞辰，定要做个整寿。九卿科道内已有了二三十位与他送寿屏，列衙列讳。他又动了个念头，要求严太师与他篇寿文，做轴悬挂起来，夸耀夸耀，烦都堂王大人道达了几次。严太师与赵大人最好，情面上却不过，着幕宾并门下走动人做了十几篇，不是嫌誉扬太过，就说失了寒酸，总不想他的体局口气，目下催他们另做。我听了这个风声，急欲寻人做一篇，设或中了他的面孔，于我便大有荣光。”于冰笑道：“凡人到耄耋期颐之年，有些嘉言懿行，亲朋方制锦相祝，那有个二十岁人就做整寿的道理？”龙文道：“如今是这样个时势，年兄到不必管他。只是刻下无人奈何？”于冰道：“自宰相公侯以至于庶人，名位虽有尊卑，而祝寿文词，写来写去不过是那几句通套誉话，到极难出色。这二十岁寿文，题目既新，看来见好还不难。”龙文笑道：“你也休要看的太易了。太师府各样人才俱有，今我采访到外边来，其难亦可想而知。”于冰道：“这止用就太师身分与一二十岁同寅子侄下笔就是了。”龙文道：“大概作家俱知此意，只讲到文便大有差别。年兄既如此说，何不做一篇领教。”于冰道：“若老先生眼前乏人，晚生即做一篇呈览。”龙文道：“极好。但是离他的寿日止有五天，须在一两天内做成方好，以便早些定规。”于冰道：“何用一两天？

“于是取过一张纸来，提笔就写，顷刻而就，与龙文过目。龙文心里说：这娃子到还敏捷，不知胡说些什么在上面。接过来一看，见字迹潇洒，笔力甚是遒劲。看寿文道：客有为少司空长男龙岩世兄寿者，征言于余，问其年，则仅二十也。时座有齿高爵尊者，私询余曰：“古者八十始称寿，谓之开秩，前此未足寿也。《礼》：’三十曰壮，有室。’今龙岩之齿甫壮矣，律之以礼，其不得以寿称也明甚。且人子之事亲也，恒言不称老。闻司空赵公年仅四十有五，龙岩二十而称寿，无乃未揆于礼乎？”曰：“余之寿之也，信其人，非以其年也。”诸公曰：“请述龙岩之可信者。”曰：“余之信之者，又非独于其人；于其人之友信之，乃所以深信其人也。”诸公曰：“因友以信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有说乎？”曰：“说在《小雅》之诗矣。《小雅》自《鹿鸣》而下，《湛露》而上，凡二十有二章，其中如《伐木》之燕朋友，《南陔》、《白华》之事亲悉载焉。

盖上古之世，朋友辑睦，贤才众多，相与讲明忠孝之谊以事君亲类如此。由此观之，则事亲之道，得友而益顺，岂徒在盥漱馈问之节哉！龙岩出无斗鸡走狗、挟弹击瓦之行，入亦无锦帐玉箫、粉黛金钗之娱，惟以诚敬事亲为务，亦少年之鲜有者乎！

察其所与游者，皆学优品正，年长一倍之人，而雁行肩随者绝少。夫老成之士，其才识必奇，其操行必醇谨，其言语必如布帛菽粟，可用而不可少，此非酒醴之分所能罗致也，今龙岩皆得而有之，非事亲有以信其友，孰能强而寿之哉！昔孔子称不齐曰：有父事者三人，可以教孝；有兄事者五人，可以教弟；有友事者十二人，可以教学。余于龙岩亦云：富贵寿，君所有之，而余为祝者，亦惟与其友讲明事亲之道，自服食器用以至异日服官莅民之大，无不恪遵其亲而乃行焉，庶有合于《南陔》、《白华》之旨，而不失余颂祷之意也。夫如是，即称寿焉奚不可？”诸公曰：“善。”余遂书之以复于客。后有观者，其必曰：年二十而称寿，自余之与龙岩世兄始。

龙文从首至尾看了一遍，随口说道：“少年有此才学，又且敏捷，可羡可爱。我且拿去，着府中众先生看看何如？”于冰道：“虽没什么好处，也还不至于文理荒谬，任凭他们看去罢。严太师问信起来，断不可说是晚生做的。”龙文笑道：“他的事体最多，若是不中意，就立刻丢过一边了，断不至问起年兄的名姓，放心放心。”说罢，笑着一拱而就去。

又过了两天，这日于冰正在院中闲步，只见龙文从外院屏风前走来，满面笑容，于冰让他到南厅内，龙文先朝上作揖，随即跪了下去，于冰亦连忙跪扶。两人起来就坐，龙文拍手大笑道：“先生真奇才也。日前那篇寿文，太师爷用了，果不出先生所料，竟问及先生名姓，打听的有着实刮目之意，小弟日后受庇无穷。左右已将先生句讳在太师爷前举出。府中七太爷也极会写字，他说先生的字有美女插花之态，亦羡慕的了不得，小弟心上快活。”说罢，又拍手笑起来。

于冰道：“这七太爷是谁？”龙文将舌头一伸道：“先生求功名，还不晓的么？此人是太师总管，姓阎讳年，是个站着的宰相，目今九卿科道，有大半都称呼他为荜山先生。”说着又将椅儿与于冰的椅儿一并，低声说：“日前我在七太爷前，将先生才学极力保举。他说府中有个书启先生，是苏州人，叫做费封，近日病故，刻下有人举荐了许多，又未试出他们的才学好丑，意思要将这席屈先生，托小弟道达，此黄金难买之机会也，先生以为何如？”又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后日是皇太皇的忌辰，此日不理刑名，不办事务，太师爷也不到内阁去，着我引先生到府前守候，准备传见。”等语说罢，又将于冰的肩臂轻轻的拍了两下，大笑道：“小弟替先生快活，明年一甲第一名是姓冷的了。”于冰道：“我是读书人，焉肯与人家作幕？”龙文道：“先生差矣！先生下场，不过为的是功名。这中会两个字，固要才学，也要有命。就便拿的稳，将来做了官，能出的严太师手心否？这机会等闲人轻易遇不着，设或宾主相投，不但说中会，就是着先生中个状元，也不过和滚祸中爆出一豆儿相同，有何费力？先生还要细想，还要着实细想。”于冰低头沉吟了好半晌，说道：“先生皆金石之言，晚生敢不如命。”龙文大喜，连连作揖道：“既承俯就，足见小弟玉成有功。只是尊谦晚生，真是以猪狗待弟也。若蒙不弃，你我今日换帖做一盟弟兄何如？”于冰道：“承忘分下交，自应如命。换帖乃世俗长套，可以不必。”龙文道：“如此说，就是弟兄了。”一定要扯于冰到他那边坐坐，连柳国宾也叫了去。不想他已设备下极丰盛的酒席，又强扯于冰到内房，见了他妻女两人。叮咛妥当。

到第三日绝早，于冰整齐衣冠，同龙文到西江米巷，在府前大远的就下了车，但见车轮马迹，执帖的、禀见的、纷纷官吏出入不绝。龙文着于冰坐在府傍一茶馆内，他先进府中去了。

于冰打点一片诚心，又算计了问答的话儿，等到交午时候，不但不见传他，连龙文也不见了。叫陆永忠买了几个点心充饥，心上甚是烦躁。又过一会，方见龙文慢慢的走来，说道：“今日有工部各堂官议运木料起盖明霞殿，又留新放直隶巡抚杨顺吃饭。”还有句话未完，只见好几顶大轿从相府中出来，里面坐的都是补袍腰玉的人，开着道子，分东西两路的去了。龙文道：“我再去打听打听。”于冰直等日西时分，门前官吏散了大半，方见龙文出来，说道：“七太爷不知回过此话没有，老弟管情肚中饥饿了。”于冰道：“看来不济事，我回去罢。”

龙文道：“使不得，爽利到灯后方不落不是。”

正说着，猛见府内跑出个人来，头戴着攀云寿字将巾，身穿玄色金丝压线窄袖缎袍，东张西望，大声叫道：“直隶广平府冷秀才在何处？太师老爷要传见哩！”急的龙文推送不迭。

于冰走到那人跟前，通了名姓，那人把手一招，引于冰到二门前，又换了两个人导引。穿廊过户，无非是画雕梁，于冰大概一看，但见：阁设麒麟座，堂开孔雀门。屏洞高宽，堪入香车宝辇；廊檐深敞，好藏玉杖牙旗。锦绣丛中，风送珍禽声巧；珠玑堆里，日映琪树花香。金屋贮阿娇，心羡夷光西子；琼台陈古玩，情输周鼎商彝。室挂金球十二，门迎朱履三千。四海九洲，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姓恩沾雨露；三府六部，百僚敬听甄陶。正是除却万年天子贵，只有当朝宰相尊。

于冰跟定了那人，到了一处地方，四周都是雕栏，院中陈设盆景花木，中间大厅三间。那人说道：“你略站一站，我去回禀。”少顷，见那人用手相招，于冰紧走了几步，到门前一看，见里边坐在椅上一人，头戴八宝九梁幅巾，身穿油丝色飞鱼貂氅，足登五云朱履，六十内外年纪，广额细目，一部大连鬓胡须。于冰私忖道：“这定是宰相了。”走上前先行跪拜，然后打躬，严嵩站起来用手相扶，有意无意的还了半揖，问道：“秀才多少岁了？”于冰道：“生员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现年十九岁，名冷不华。”严嵩微笑了笑道：“原来才十九岁。

“吩咐左右：“放个坐儿，着秀才坐。”于冰道：“太师大人位兼师保，职晋公孤，为圣天子倚托治平之元老，生员茅茨小儒，今得瞻仰慈颜，已属终身荣幸，何敢列坐于大人之前。”

严嵩是个爱奉承的人，见于冰丰神秀异，已有几分喜欢，今听他声音清朗，说话儿在行，不由得满面笑容，道：“我与你名位无辖，秀才非在官者比，礼合宾主相待。”将手向客位一拱。

于冰谦退至再三，亲自将椅儿取下来，打了一恭，然后斜坐在下面。严嵩道：“老夫综理阁务，刻无宁晷，外省各官禀启颇多，先有苏州人，姓费，代为措办，不意于月前病故。现今裁处乏人，门下辈屡言秀才品行端方，学富才优，老夫殊深羡爱，意欲以此席相烦，只是杯盘之水，恐非蛟螭游戏地也。”说罢，哈哈的笑了。于冰道：“生员器狭斗升，智昏菽麦，深虑素餐遗羞，有负委任。今蒙不充葑菲，垂青格外，敢不殚竭驽骀，仰酬高厚。但年幼无知，诸凡惟望训示，指臂之劳，或可少分万一。”严嵩笑道：“秀才不必过谦，可于明后日带随身行李入馆。至于劳金，老夫府中历来无预定之例，秀才不必多心。

“于冰打恭谢道：“谨遵钧命。”说罢告退，严嵩只送了两步，就不送了。

于冰随原引的人出了相府，柳国宾接住盘问，于冰道：“你且去雇辆车子来，回寓再说。”只见罗龙文张着口，没命的从相府跑出来，问道：“事体有成无成？”于冰将严嵩吩咐的，详细说了一遍，龙文将手一拍道：“何如？人生世上，全要活动。我时常和尊纪们说，你家这位老爷，气魄举动，断非等闲人。今日果然扒到天上去了。我若认的老弟不真切，也不肯舍死忘生，像这样出力作成。请先行一步，明早即去道喜。”

次日早，龙文来，比素常又亲热了数倍，问明上馆日期，又说起安顿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们的话，于冰道：“我已细细的打算过了，四个带了去，使不得，留下两个，也要盘用，不如我独自去到省事，场后中不中再定规。小价等我已嘱咐过了，也求老长兄不时管教，少要胡跑生事。”龙文道：“老弟不带尊管们去，又达事故，又体人情，相府中还怕没人伺候么？万一尊管们因一茶一饭，与相府中角起口来，到是个大不好看。至于怕他们胡跑生事，这却不妨，老弟现做太师府中幕客，尊管们除谋反外，就在京中杀下几个人，也是极平常事。”本日又请于冰到他家送行，与国宾等送过六样菜、两大壶酒来。

次日早，于冰收拾行李书箱，雇人担了，国宾、王范两人押着，同龙文坐车到相府门旁下来。只见两条大板凳上，坐着许多官儿并执事人等，见了于冰，竟有多一半站起来。内有一个带将巾穿暗龙缎袍的，笑问道：“足下可是广平府的冷先生么？”龙文边忙代答道：“正是。”那人道：“太师老爷昨晚吩咐，若冷师爷到，不必传禀，着一直入来。先生且在大院等一等，我就来。”龙文同于冰到大院内，只见那人走到二门前，点了点手，里边走出个人来，将于冰导引，又着府内一个人担了行李，转弯抹角，来到一处院内。正面三间房，两间是打通的，摆设的极其精雅，可谓明窗净几。方才坐下，入来一个人，领着十六七岁一个小厮，到于冰前说道：“小人叫王章，这娃子叫丽儿，都是本府七太爷拨来伺候师爷的。日后要茶水、饭食、火炭之类，只管呼唤小人们。”于冰道：“我也不具帖，烦你于七太爷前代我道意。”第二日即与严嵩家办起事来，见往来内外各官的禀启，不是乞怜的，就是送礼的，却没一个正经为国家的事。于冰总以窥时顺势回覆，无一不合严嵩之意，宾主颇称相得，这都是因一篇文而起。正是：应酬斯文事小，防微杜渐无瑕。

岂期笔是钓饵，钓出许多咨嗟。

第三回议赈疏角口出严府失榜首回心守故乡

书生受人愚，误信钻貍势可趋。主宾激怒，立成越与吴。

何须碎唾壶，棘闱自古多遗珠。不学干禄，便是君子儒。

右调《落红英》

话说冷于冰在严府中经理书禀批发等事，早过了一月有余。

一日，严嵩与他儿子世蕃闲话，议论起冷于冰事来，世蕃道：“冷不华人虽年少，甚有才学，若着管理奏疏，强似幕客施文焕十倍，就只怕他不与我们气味相投。”严嵩道：“他一个求功名人，敢不与我们合义同心么？到只怕他小孩子家，才识短，斟酌不出是非轻重来。”世蕃笑道：“父亲还认不透他，此人见识高我几倍，管理奏疏，是千妥百当之才。只要父亲优礼待他，常以虚情假意许他功名为妙。”严嵩道：“你说的甚是。”要知世蕃他的才情，在嘉靖时为朝中第一，凡内阁奏拟票发，以及出谋害人之事，无一不是此子主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今日夸奖于冰的才学胜他几倍，则于冰更可知也。

次日严嵩即差人向于冰道：“我家太师爷在西院，请师爷有话说。”于冰整顿衣帽，同来人走到西院。见四面画廊围绕，鱼池内金鳞跳掷，奇花异卉，参差左右。阶上摆着许多盆景，玲珑剔透，极尽人工之巧。书房内雕窗绣幕，锦褥花裀，壁间瑶琴古画，架上香轴牙签，琳琅璀璨，目光一夺。严嵩一见于冰入来，满面笑容，逊让而坐。严嵩道：“吏部尚书夏邦谟夏大人日前送我惠酒二坛，名为绛雪春，真琬液琼苏也。今正务少暇，约君来共作高阳豪客，不知先生亦有平原之兴致否？”

于冰道：“生员戴高履厚，莫报鸿慈，即承明训，敢不学荷鍤刘伶，奈涓滴之量，实不能与沧海较浅深耳。”严嵩大笑道：“先生喜笑谈论，无非吐落珠玑，真韵士也。只是生员二字，你我相契，不可如此称呼。若谓老夫马齿加长，下晚生二字即足矣。”于冰起谢道：“谨遵钧命。”说笑间，一个家人禀道：“酒席齐备了。”

严嵩起身相让，见堂内东西各设一席，摆列的甚是齐整。

于冰心内思忖道：“我自到他家一月有余，从未见他亲自陪我吃个饭，张口就是秀才长短。今日如此盛设，又叫先生不绝，这必定有个缘故。”宾主就坐毕，少顷金壶斟美酒，玉碗贮嘉肴，山珍海错，摆满春台。严嵩指着帘外向于冰道：“你看草茵铺翠，红雨飞香，转瞬间即暮春候令矣。谚云：花可重开，鬓不再绿。老夫年逾六十，老期将至，每忆髫年，恍如一梦。

先生乃龙蟠凤逸之士，非玉堂金马不足以荣冠。异日登峰造极，安知不胜老夫十倍。抑且正在妙龄，韶光无限，我与先生相较，令人感慨殊深。”于冰道：“老太师德崇寿永，朝野预卜期颐。

晚生如轻尘弱草，异日不吹吴市之箫，丐木兰之饭足矣，尚敢奢望？倘邀老太师略短取长，提携格外，则枥下驽骀，或可承鞭策于孙阳也。”严嵩道：“功名皆先生分内所自有，若少有蹉跎，宣徽扬义，老夫实堪力任。你我芝兰气味，宁有虚辞。

“于冰听罢，出席相谢，严嵩亦笑脸相扶，说道：“书启一项，老夫与小儿深佩佳章，惟奏疏尚未领大教。如蒙江淹巨笔，代为分劳，老夫受益，宁有涯际。”于冰道：“奏疏上呈御览，一字之间，关系荣辱，晚生汲深绠短，实难肩荷。然既受庇于南山之桥，复见知于北山之梓，执布鼓于雷门，亦无辞一击之诮也。”严嵩大喜。

须臾饭罢，左右献茶来。严嵩扯着于冰手儿出阶前散步，谓于冰道：“东院蜗居，不可驻高坚之驾，此处颇堪寓目。”

随吩咐家人：“速将冷先生铺陈移来。”于冰辞谢间，家人已经安顿妥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回书房坐下。又见捧入两个大漆盘来，内放缎子二匹、银三百两、川扇十柄、宫香十四锭、端砚二方、徽墨四匣。严嵩笑说道：“菲物自知鼯褻，不过藉将诚爱而忆，祈先生笑纳。”于冰道：“将来叨惠提拔，即是厚仪，诸珍物断不敢领。”辞之甚力。严嵩笑道：“先生既如此见外，老夫亦另有妙法。”向家人耳边说了几句，不想是差人送到于冰下处，交与柳国宾收了。自此为始，凡有奏疏，俱系于冰秉笔，不要紧的书字，仍是别的幕客办理。又代行票拟本章，于冰的见解出来，事事恰中严嵩隐微，喜欢的连三鼎甲也不知许中了多少次，每月只许于冰下处两次，总是早出晚归，没有功夫在外耽延。

荏苒已是六月初头，一日点灯时候，见严嵩不出来，料想着没什么事体，叫伺候书房的人摆列杯盘，自己独酌。已到半酣光景，见一个家人跑来说道：“老太爷下朝了。”众人收拾杯盘不迭。于冰笑道：“我当太师早已下朝，不想此刻才回，必有会议不决的事件。”正说着，只见严走入房来，怒容满面，坐在一把椅子上，半晌不言语。于冰见他气色不平和，心上大有猜疑，又不好问他。待了一会，严嵩从袖中取出本奏疏来，递与于冰，道：“先生看此奏何如？”于冰展开一看，原来是山西巡按御史张翀为急请赈恤以救灾黎事。内言平阳等处连年荒旱，百姓易子而食，除流寓江南、河南、山东、直隶、陕西等省外，饿死沟壑者几千人。抚臣方辂玩视民瘼，阁臣严嵩壅闭圣聪等语云云。旨意着山西巡抚回说明白，又严饬阁臣速议如何赈济。于冰道：“老太师于此事作何裁处？”严嵩道：“老夫意见，宜先上本，言臣某身受国恩，身膺重寄，每于各省官员进见进，无不详悉采访，问地方利弊，百姓疾苦。闻山西省前岁大有，去岁又禾稼丰收，今该御史张翀奏言平阳等府万姓流落，饿死沟壑者无算。清平圣治之世，何出此诳诞不吉之言？请敕下山西巡抚方辂查奏，如果言言不谬，自应罪有攸归。

此大略也。若夫润泽，更望先生。再烦先生作一札，星夜寄送方巡抚，着他参奏张翀’捏奏灾荒、私收民誉’八字，老天复讽科道等官交章论劾，则张翀造言生事之迹实，而欺君罔上之罪定矣。总不悬首市曹，亦须远窜恶郡。先生以为何如？”

于冰听罢，呆了半晌。严嵩见于冰许久不言，又道：“我也知此计不甚刻毒，先生想必另有奇策，可使张翀全家受戮，祈明以教我。”于冰道：“山西荒旱，定系实情；百姓流移，决非假事。依晚生愚见，先寄札于山西巡抚，着他先开仓赈饥，且救急眉。一边回奏，言前岁地方丰歉不等，业已劝绅士富户捐助安辑。今岁旱魃为虐，现在春麦无望，以故百姓惶惑。臣已严饬各州县按户查明极贫次贫人口册籍，估计用银米数目，方敢上闻，不意御史张翀先行奏闻等语。老太师再替他斡旋，请旨发赈，此于官于民，似属两便，未知老太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为何如？”

严嵩道：“此迂儒之见也。督抚大吏，所司何事？地方灾眚，理合一边奏闻，一边赈济为是。今御史参奏在前，巡抚辨白在后，玩视民瘼之罪，百喙莫辞。”于冰道：“信如老太师所言，其如山西百姓何？”严嵩道：“百姓于我何仇？所恨者张翀波及老夫耳。”于冰道：“因一人之私怨，害万姓之全家，恐仁人君子，必不如此存心。”严嵩大怒道：“张翀与你有交情否？”于冰道：“面且不识，何交亲之有？”严嵩道：“既如此，无交亲明矣，而必胶柱鼓瑟，致触人怒为何？夫妾妇之道，以顺为正，况幕客乎！”

于冰大怒道：“太师以幕客为妾妇耶？太师幕客名为妾妇，太师为何如人也？”严嵩为人极其阴险，从不明明白白的害人，与汉之上官桀、唐之李林甫是一样行事的人。他也自觉“妾妇”二字失言，又见于冰少年，性情执滞，若再有放肆的话说出来，就着人打死他，也是极平常事，只怕名声上不好听。

亦且府中还有许多幕客办事，随改颜大笑道：“先生醉矣，老夫话亦过激，酒后安可商议政务，到明后日再做定夺。”说罢，拿上奏疏，回里边去了。于冰自觉难以存身，烦人将行李搬出，府中不敢担承。到次早，于冰催逼的禀过严嵩两次，方放于冰出来。众人知他是严嵩信爱之人，或者再请回去，只到将行李搬送到下处。国宾等迎着问讯，于冰将前后事说了一遍。

到第二日午后，只见罗龙文走来，也不作揖举手，满面怒容，拉过把椅子来坐下，手里拿着把扇子乱遥于冰见他这般光景，也不问他。坐了一回，龙文长叹道：“老弟呀，可惜你将天大的一场富贵，化为无有。我今早在府中，将你的事业都细细的问了明白。你既然与人家作幕，你止该尽你作幕的道理，事事听东家指挥，顺着他为是。山西百姓饥荒，与你姓冷的何干？做宰相、巡抚的到不管，你不过是个穷秀才，到要争着管。

量你那疼爱百姓到了那个田地，你岂不糊突的心肺都没了。你是想中举想疯了的人，要借这些积点阴德，便可望中，要知这都是没把握的想算，天地难凭。你再想一想，那严太师还着你中不了个解元么？”

于冰听了前几句，心上到还有点然他，听到积阴德借此望中举的话，不由的少年气动，发起火来，冷笑道：“有那样没天良的太师，便有你这样丧人心的走狗。”龙文勃然大怒道：“我忝为朝廷命官，就是走狗，也是朝廷家走狗。我今来说这些话，还是热衷于你，你若知道回头，好替你挽回作合去。怎么才骂起我是走狗来了？真是不识抬举的小畜生，不要脑袋的小畜生！”又气忿忿的向柳国宾道：“我不稀罕你们那几个房钱，只快快的都与我滚出去罢！”说罢，大踏步去了。把一个于冰气的半日说不出话来，在床上倒了一会，急急的吩咐国宾、王范二人快去寻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到了次日午后，二人回来说：“房子有了，还是香炉营儿经承王先生家，房钱仍照上科数目。房子虽不如此局面，喜的还是个旧东家，王先生亦愿意之至。”于冰道：“还论什么局面不局面，只快快的离了这贼窝，少生多少气。”随着国宾、王范押了行李，雇车先去。自己算了算房钱，秤便银子，着陆永忠与罗中书家送去，就着他交付各房器物。自己又雇了车，到王经承家住下。

时光迅速，又早到八月初头，各处的举子云屯雾集。至十六日三场完后，于冰得意之至。到九月初十日五鼓写榜，经承将取中书三房义字第八号第一名籍贯拆看后，高声念道：“第一名冷不华，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只见两个大主考-齐吩咐道：“把第二名做头一名书写，以下都像这样隔着念。”他的本房荐卷老师翰林院编修吴时来听了此话大惊，上前打一躬道：“此人已中为榜首，通场耳目攸关，今将第二名作头名，欲置此人于何地？莫非疑晚生与这姓冷的有关节么？到要请指名情弊题参。或他系叛逆后人，再不然出身微贱，求二位大人说个明白，以释大众之疑。”正主考户部尚书陶大临笑道：“吴先生不必过意。”随将十八房官并内外监场御史、提调等官俱约入里面，取出个纸条儿来，大家围绕着观看。只见上写着“直隶广平府成安县冷不华，品行卑鄙，予所深知，断不可令此人点污国家名器”，下写“介溪嵩嘱”，上面花押图书俱有。

众官观罢，互相观望，无一敢言者。吴时来又打一躬道：“此事还求二位大人作主。冷不华既品行卑污，严太师何不除于未入场之前，而必发觉于既取中之后？且衡文取士，是朝廷家至公大典，岂可因严老太师片纸，轻将一解元换去的道理。

“副主考副都御史杨起朋笑说道：“吴年兄不必争辨，只要你一人担承起来，这冷不华就是个解元。你若不敢担承，我们那个肯做此舍己从人的呆事。”众官听了，俱都等候吴时来说话，时来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各房官并御史等见时来不敢担承，遂纷纷议论，也有着他中在后面的，也有执定说不可中的，也有怜惜功名的人，着他中后大家同到严相府请罪去的。

只见春秋房官礼部主事司家俊大声说道：“吴老先生不必狐疑了，严太师说他品行卑污，这人必定不堪至极。他一个宰相的品评，还有不公不明处么？中了他，有许多不便处，我们何苦因姓冷的荣辱，误了自己的升迁？依我看来，额数还缺下一个，可即刻从荐卷内抽取一本，补在榜尾便是，仍算吴老先生房里中的何如？”众官齐声说道：“司老先生的见甚是，我们休要误了填榜。”说罢一齐来，把一个冷于冰的榜首就轻轻丢过了。

再说冷于冰等候捷音，从四鼓起来，直等到午刻还不见动静，只当这日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榜，差人打听，题名录已卖的罢头了。王范买了二张送与于冰看，把一个冷于冰气的比冰还冷，连茶饭也不吃。只催柳国宾领落卷，一连领了五六天，再查不出来，托王经承，也是如此。到第八天，一个人拿着拜帖到于冰寓处，说道："此处可有个广平府成安县冷讳不华的么？我们是翰林院吴老爷讳时来来拜。"王范接帖回禀，于冰看了帖儿道："我与他素不相识。焉何来拜我？想是拜错了。"王范道："小人问的千真万真，是拜相公的。"于冰道："你可回禀我不在家，明早谒诚奉望罢。"

次日，于冰整齐衣冠，扉了一顶小轿回拜。门上人通禀过，吴时来接出，让到厅上，行礼坐下。于冰道："久仰泰山北斗，未遂瞻依。昨承惠顾，有失迎邪，甚觉惶悚不宁。不知老先生有何教谕？"时来道："年兄青春几何"于冰道："十九岁了。

"时来道："真凤雏兰芽也，可惜，可惜！"又问道："与严太师相识否？"于冰道："今岁春夏间，曾在他府中代办奏疏等事，今辞出已两月矣。"时来道："宾主还相得否？"于冰迟疑不言，时来道："年兄宜直言无隐，某亦有肺腑相告。"

于冰见进来意气诚切，遂将前后缘由详细诉说，时来顿足叹恨道："花以香销，麝因脐死，正此之谓也。"于冰叩问其故，时来道："某系今科书三房房官，于八月十七日上始得尊卷，见头场七篇，敲金戛玉，句句皆盛世元音，后看二三场，出经入史，无一不精雅绝伦，某即预定为鹿鸣首领矣。是日荐送，即蒙批中。至议元时，群推年兄之卷为第一。岂期到填榜时，事有反覆，竟置年兄于孙山之外。"随将严嵩预嘱，主考议论，自己争辩，详述了一番。于冰直气的面黄唇白，一言莫措。定醒了半晌，方上前叩谢道："门生承老师知遇深恩，提拔为万选之首，中固公门桃李，不中亦结世芝兰。"说罢，呜咽有声，泪数行下。时来扶起安慰道："贤契青年硕彦，异日抟风九万，定为皇家栋梁。目前区区科目，何足预定得失！慎勿懈厥操觚，当为来科涵养元气。若肯更姓易名，另入籍贯，则权奸无可查察，而萧生定驰名于中外矣。"于冰道："门生于放榜之后，即欲回里，因领落卷不得，故羁迟累日。"时来道："已被陶大人付诸丙丁，你从何处领起？"两人又叙谈了几句，于冰告辞。回到寓处，如痴如醉者数天。过二十余天，方教收拾行李，到家与众男妇诉说不中的原由，无不叹恨。

陆芳道："相公眼前不中，到像是个缺失，依老奴看来，这不中真是大福。假若相公中会了，自然要做官。不但与严中堂变过面孔，他断断放不过；就是与他和美，也是致祸之由。

从古至今，大奸大恶，那个能富贵到底，那个不波及于人？这都是老主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天之灵，才教相公有此蹉跎。况我家田产生意，要算成安县第一富户，丰衣美食，便是活神仙。相公从今可将功名念头打退，只求多生几个小相公，就是百年无穷的受用，气恨他怎的？”于冰道：“我一路也想及于此。假如彼时不与严嵩角口，依伏他权势中个状元，做个大官。他既能贵我，他便能贱我，设或弄出事来，求如今日安乐，就断断不能了。你所言深合我意。我如今将诗书封起，誓不再读，酿好酒，种名花，与你们消磨日月罢。”卜氏道：“像这样才是，求那功名怎样？”自此后于冰果然一句书不读，天天与卜氏谈笑顽耍，他的儿子、家务也不管，总交与陆芳经理，着他岳翁卜复栻帮办。又复用冷于冰名字应世，因回避院考，又捐了监，甚是清闲自在。到乡试年头，有人劝他下场，他但付之一笑而已。正是：一马休言得与失，此中祸福塞翁知。

于今永绝功名志，剩有余闲寄酒卮。

第四回割白镟旅馆恤寒士易素服官署哭恩师

旅舍乍逢心怜念，仕途殊堪羡。破格助孤孀，宰相妻儿，少免前途怨。

恩师注念非浮泛，况又传华翰。聚首几多时，一旦归泉，痛悼嗟虚幻。

右调《醉花阴》

话说冷于冰与妻子日度清闲岁月，无是无非，甚是爽适。

这年差柳国宾、冷明二人去江西搬请他姑母，国宾等回来说：他姑母家务缠身，不能亲来看视，要于冰去见一面，又差来两个家人同请。他姑丈周通亦有字相约，甚是诚切。于冰细问周通家举动，国宾详细说了一番，才知周通家竟有七八十万家私，还没有生的儿子。于冰心中自念，父母早亡，自己亲骨肉再无第二个，只有这一个姑母，又从未见面。况周通是江西有名富户，就多带几个人，在他家盘搅几月，他也还支应的起。家中一无所有，况有陆芳料理，于是就引动了去江西游玩的念头。

随与卜氏相商，要选择日期起身。卜氏不肯着于冰远行，陆芳亦以大江大湖艰险为虑。怎当得周家两个家人，奉了他姑母的密嘱，日日跪恳，于冰遂绝意一游，择了吉日，跟随了六个大家人、两个小厮，同周家家人一路缓缓行去，到处里赏玩山水并名胜地方，行了两月余，方到广信府万年县地方。

冷氏听的侄儿亲来，喜欢之至。周通差人远接，姑侄相见，分外亲情。周通见于冰丰神秀异，举止不凡，又见服饰甚盛，随从多人，倍加敬爱。问起功名，于冰细道原委，周通深为叹息。周通亦言及他先人做太常少卿时同寅结亲，后见严嵩渐次专权使势，因此告病回籍，旋即谢世。又言自己也不愿求仕进，援例捐了个郎中职衔，在家守拙的话。住了两月，于冰便要回家，周通夫妇那里肯放，日日着亲友陪于冰闲游，在家赏花看戏。从去年八月直住到次年二月，于冰甚是思家，日日向他姑母苦求，方准起身。周通送了二千两程仪，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冰推却不过，只得领受。冷氏临别痛哭了几次，也送了若干珍物。周通又差了四个家人，于路护送回籍。

行至直隶柏乡地方，落店后，见几个解役，押着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少年郎君，坐着车儿入来，那少年项上带着铁锁。于冰留神细看，有些大家风范，不像个寻常人家男女，到灯后问店东，才知是夏太师的夫人和公子，也不知为甚事件。于冰听了，把功名念头越发灰在大西洋国内。又见那夏夫人和公子衣衫破碎，甚是可怜，满心要送他几两盘费，又怕惹出事来。将此意和柳国宾说知，教他做有意无意的光景，探问解役口气。

不多时国宾入来，言问过那几个解役，夏太师因与严太师不和，被严太师和锦衣卫陆大人参倒，已斩在京中，如今将夏老夫人同公子发配广东。内中只有两个是长解，他们也甚怜念他母子。

相公要送几两盘费，这是极好不过的事。于冰听了，思想了半晌，没个送法，又不好将银两私交夏公子；若不与，心上又过不去。想来想去，又着国宾与解役相商，说明自己与夏太师素不相识，不过是路途间乍遇，念他是仕宦人家，穷至极，动了个恻隐之心，送他几两盘费，并无别故，你问他们使得使不得。

国宾去了，少刻回覆道："那两个长解听了相公的话甚，又说沿途州县老爷们也有送些盘费的，只是不肯多与。既愿积德，还有什么使不得。"

正说着，只见两个解役领着那公子站在门外。一个解役道："适才那位姓柳的总管说，老爷要送夏太太母子几两盘费，这是极大阴功。"又指着那夏公子说："他就是夏公子，我们领他来到老爷面前，先磕几个头。"于冰连忙站起，将夏公子一看，但见：玉佩金章，顿易为铁绳木锁；峨冠朱履，初穿上布袄麻鞋。

两世簪缨，统归乌有；一门富贵，尽属子虚。哀哉落魄公子，痛矣下架哥儿。

于冰看那公子虽在缧绁之中，气魄到底与囚犯不同。又见含羞带愧，欲前不前，虽是解役教他叩头，他却站着不动。于冰连忙举手道："失敬公子了。"那公子方肯入来作揖，于冰急忙还揖，那公子随即跪下，于冰亦跪下相扶，那公子口内便哽咽起来。正要诉说冤苦，于冰扶他坐在床上，先说道："公子不必开口，我是过路之人，因询知公子是宦门子弟，偶动凄恻，公子总有万分屈苦，我不愿闻。"说罢，又向两个解役道："我与这夏公子，亲非骨肉，义非朋友，不过一时乍见，打动我帮助之心，此外并无私毫别意。"随吩咐柳国宾道："你取五十两一大包、十两一小包银子来。"国宾立即取到。于冰道："这银子五十两送公子，这十两送二位解役哥路上买酒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个解役喜出望外，连忙磕头道谢，并问于冰姓名，夏公子也接着问，于冰笑道：“公子问我姓名，意欲何为？若说图报异日，我非图报之人；若说存记心头，这些须银两，益增我惭愧；若说到处称颂，公子现在有难之时，世情难测，不惟无益于我，且足嫁祸于我，我亦不敢与公子多谈，请速回尊寓为便。”夏公子见于冰话句句爽直，又想着仇敌在朝，何苦问出人家姓名，干连于人。于是将银子揣在怀中，低头便拜，于冰亦叩间相还。

夏公子别了出去。国宾将十两银子递与解役，那两个解役高声称颂道：“那里没有积阴德的人！不但怜念公子，且还要心疼衙役，难得难得！”一边说着，一边看着银子，笑嘻嘻的去了。

于冰又附国宾耳边说道：“我话才要多送夏公子几两银子，诚恐解役路上生心，或凌辱索鬭你可再取二百两，暗中递与夏公子，教他断断不必来谢我坏事。”国宾取了银子，走到夏夫人窗外，低低的叫道：“夏公子，出来有话说。”夏公子只当是解役叫他，走出来一看，却是柳国宾。国宾先将二百两银子递在公子手内，然后将主人不便对着解役们多与银子的话说了一遍，又止住他不必去谢。那公子感谢入骨，拉定国宾，定要问于冰名姓，国宾不肯说，公子死亦不放。国宾怕解没看见，只得说道：“我家人主叫冷于冰。”说罢就走。那公子总是拉住不放，又要问地方居住，国宾无奈，只得又说道：“直隶广平府成安县秀才。”那公子听罢，朝着于冰房门扒倒，磕了七八个头，起来与国宾作揖。国宾连忙跑去到于冰房内，将夏公子收银叩谢的话回覆。于冰又怕别有絮聒，天交四鼓，便收拾起身，心上甚得意这件事做的好。

不数日到了家中，一家男妇迎接入内，又见他儿子安好无恙，心上甚喜。卜氏道：“怎么从昨年八月去了，直到此时才回？教我们日夜悬心。”于冰将到周家不得脱身，并途间送夏公子银两事与众人说知，陆芳甚为悦服。又吩咐厚待周家家人，留住了二十余天，赏了四个家人二百两，又与了一百两盘费，与他姑父母回了极厚的礼物，打发回江西去讫。此后两家信使来往不绝。陆芳见于冰已二十多岁，一家上下还以相公相呼，北方与南方不同，甚觉失于检点，于是遍告众男妇，称于冰为大爷，卜氏为奶奶，状元儿为相公，称卜复栻为太爷，郑氏为太太。又请了个先生名顾鼎，本府人氏，教读元相公同复栻之子读书。于冰总不交接一人，只有他各铺中掌柜的过生日年节才得一见，日日和他妻子顽耍度岁。

这年八月间，本县县官被上宪揭参回籍，新选来个知县，是个少年进士出身，姓潘名士钥，字惟九，浙江嘉兴府人，原任翰林院做庶吉士，因嘉靖万寿失误朝贺，降补此职。此人最重斯文，一到任就观风课士，总不见个真才。有人将冷于冰名讳并不中的原由详细告诉他，他到也不拿父母的官架子，竟先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帖来拜于冰，且说定要一会。于冰不好推却，只得相见，讲论了半天古作。次日于冰回拜，又留在署中吃酒，谈经论史、《国》、《左》以及各家子书之类，又将自己做的诗赋文章，教于冰带回认真改抹，以便发刻行世，佩服于冰的了不得。于冰见他虽是少年进士，却于“学问”二字甚是虚心下气，他便不从俗套，笔则笔，削则削，句句率真。那潘知县每看到改抹处，便击节叹赏，以为远不能及。从此竟成了个诗文知己，不是你来，便是我去。相交了七八年，潘知县见于冰从无片言及地方上事，心上愈重其品，唯唯而已。

一日刚送潘知县出门，只见王范拿着一封书字，说是京都王大人差人来下书。于冰道：“我京中并无来往，此书胡为乎来？”及至将书字皮面一看，上写“大理寺正卿书寄广平府成安县冷太爷启”，下面又写着“台篆不华”四字。于冰想道：若非素识，焉能知我的字号。急急的拆开一看，原来是他的业师王献述，书字上写道：昔承尊翁老先生不以愚为不肖，嘱愚与贤契共励他山，彼时贤契才九龄耳，灿灿笔华，已预知非池中物。继果游身泮水，才冠文坛。旋因乡试违豫，致令暂歇骥足。未几愚即侥幸南宫，选授祥符县知县，叨情惠助，始获大壮行色。抵任八月，即受知于河院姜公，密疏保荐，升广东琼州知府；历四载，复邀特旨，署本省粮驿道；又二载，升四川提刑按察使，旋调布政。

数年只雁未通，皆愚临双驭之地过远故也。每忆贤契璠玙国器，定为盛世瑚琏，奈七阅登科录，未睹贤契之名，岂和璧随珠，赏识无人耶？抑龙璠豹隐，埋光邱壑耶？今愚叠邀旷典，内补大理寺正卿，于本月日到任。屈指成安至都，无庸半月，倘念旧好，祈即过我，用慰离思，兼悉别悃。若必金玉尔音，是遐弃也。使邮到日，伫俟文旌遄发。尊纪陆芳，希为道意，不既。

此上不华贤契如面，眷友生王献述具。

于冰看罢，心下大悦，将陆芳同众家人都叫来，把王献述书字与他们逐句讲说了一遍，众家人无不赞美。陆芳道：“昔年王先生在咱家处馆，看他寒酸光景，不过作个教官完事。谁意料就做到这般大位。皆因他正直为人，上天才与他这个美报。

据这书字看起来，大爷还该去看望为是。”于冰道：“我亦是此意。你们可打发送人酒饭，我今日就写回书，明早与他几两盘费，着他先行一步。可问明王大人京中住处，我随后即去。

“次日打发来人去讫。

又过了几天，于冰料理一切，带了几个家人，起身入都，仍寓在西河沿店中。次早到永光寺西街，见有大理寺正堂封条在门上，着王范投递手本和礼物，门上人传禀入去，随即出来相请。于冰走到二门前，只见献述便衣幅巾，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笑着迎接出来。

于冰急忙走至面前，先行打恭请安。献述拉着于冰的手儿，一边走着，一边说道：“渴别数载，今日方得晤面，真是难得。

“于冰道：“昔承老师教爱，感镂心板，今得瞻仰慈颜，门生欣慰之至。”说着到了庭内，于冰叩拜，献述还以半礼。两人就坐，王范等入来叩安。献述道：“尊府上下自多届吉，刻下有几位令郎？”于冰道：“止有一子，今年才十四岁了。”献述道：“好极，好极！这是我头一件结记你处。再次你的功名如何，怎么乡会试题名录并官爵录，总不见你的名讳，着我狐疑至今，端的是何缘故？”于冰将别后两入乡场，投身严府，前后不中情由，并自己守拙意见，详细说了一遍。献述嗟叹久之，又道：“贤契不求仕进也罢了。像我受国家厚恩，以一寒士列身卿贰，虽欲寄迹林泉，不但不敢，亦且不忍。”又问道：“陆芳好么？”于冰道：“他今年七十余岁，到甚强健，门生家事，总还是他管理。”献述道：“家仆中像那样人，要算古今不可多得者，天若不假之以年，是无天道矣。”又问道：“冷嗣可是卜氏所出么？”于冰道：“是。”献述又把别后际遇说了一番，说毕。呵呵大笑道：“宦途数年，贫仍故我，不堪为知己道也。贤契年来用度还从容否？”于冰道：“托老师大人福庇，无异昔时。”献述合掌道：“此尊翁老先生盛德之报，理该充裕为是。”又回顾家人们道：“怎么只见冷爷送我的礼物，不见行李，这是何说？”于冰道：“门生行李下在西河堰店内。”献述道：“岂有此理，这该罚你才是。”随吩咐家人搬取行李。

于冰请拜见师母并众世兄，献述道：“房下同小儿等于我离任之时，俱先期回江宁，日前亦曾遣人去接，想下月二十外可到矣。前止有两个小儿，系贤契所知者，近年小妾等又生了两个，通是庸才，无一可造就的。大儿不能读书，我已与他纳过监；次儿虽勉强进学，穷竟一字不通；到是第三个还有点聪明，却又最怕读书；四子尚系乳胞，无足辱齿。”于冰道：“诸位世兄皆琼林玉树，指顾抡元夺魁，定必丕振家声，门生惟有拭目相俟。”献述道：“你与我还说这些套话。他们异日能识几个字足矣，尚敢奢望么。”谈论间，行李取到，献述就着安放在厅房东首。不多时摆列酒肴，师生二人又重叙别后事迹，极其欢畅，于冰也不好骤行告别，只得住下。

过了半月余，献述从衙门中回来，只嚷闹着眼中有是发黑，心头烦闷，家人们说是中了点暑气，吃了些香薷丸、益元散之类，也就好了。次日上衙门，刚走到二门前，不知怎么跌了一交，于冰同众家人掖扶到房内，立即口眼歪邪，不省人事，一句话说不出。于冰着慌之至，急急的请了几个医生看视，有言真中风者，有言类中风者，吃了几剂药，如石沉大海一般，每天灌些米汤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命。延挨了八九天，竟至去世。于冰抚尸大哭。

他到也不避嫌怨，将献述所有物事俱跟同他大小家人点验明白，写了本清账，交付他总管收存，候公子们到日交割。又用了自己八十两银子，买了一副次些的孔雀杉板。一边与吏部并本衙门代递病故呈词，一边差家人于路迎催家眷，又料理祭品陈献等物，止是各衙门吊奠来的，俱系献述家人支应，等候公子到日，方好回家。正是：范氏麦舟传千古，于冰惠助胜绨袍。

骑鲸人已归天上，縗帐徒悲朗月遥。

第五回惊存亡永矢修行志嘱妻子割断恋家心

金台花，燕山月。好花须买，好月须夸。花正香时逢雨妒，月当明际被云遮。

月有盈亏，花有开谢，想人生最苦是离别。花谢了三春尽也，月缺了中秋至也，何日来也。

右调《普天乐》

话说冷于冰料理献述身后事务。他原是个清闲富户，在家极其受用，今与献述又住了这二十多天，已是不自在。自献述死后，知己师生，昔年同笔砚四五年，一旦永诀，心上未免过于伤感，又兼夜夜睡不着，逐绪牵情，又添了无限愁思。因想到自己一个解元，轻轻的被人更换，宰相夏言已经斩首，又闻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也正了法。此虽是严嵩作恶，也是他二人气数该尽，我将来若老死牖下，便是好结局。又想到死后不论富贵贫贱，再得人身，也还罢了，等而最下，做一驴马，犹不失为有觉之物，设或魂销魄散，随天地气运化为无有，岂不辜负此生，辜负此生。又想到王献述才六七十岁人，陡然得病，八日而亡，妻子不得见面罢了，还连句话不教他说出，身后事片语未及。中会做官一场，回首如此，人生有何趣味？便位至王公将相，富贵百年，也不过是一瞬间耳。想来想去，想的万念皆虚，渐次茶饭减少，身子亦不爽快起来。于冰有些害怕，又见献述家眷音信杳然，等他到几时？随着王范雇牲口，查盘费只存百十余金，便将一百两与献述家人留下作奠仪，俟公子们到日，再亲来看望。献述家人等见他去意已决，只得放行。

于冰一路上连点笑容也没有，到家将献述得病止八天亡故的话向众人叙说，陆芳道：“王大人到的还病八天，像潘老爷前日在大堂审事，今日作古人三天了。人生世上，有什么定凭。

“于冰惊问道：“是那个潘老爷？”际芳道：“就是本县与大爷相好的。”于冰顿足道：“有这样事！是甚么病症？”陆芳道：“听的衙门中人说，并未害一日玻只因那日午堂审事，直审到灯后，退了堂，去出大恭，往地下一蹲就死了。也有说是感痰的，也有说是气脱的。可惜一个三十来岁少年官府，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进士出身，老天没有与他些寿数。”于冰听了，疾呆了好大半晌，随即亲去吊奠，大哭了一常回来即着柳国宾、王范二人，拿了五百两银子，做潘太太和公子营葬丧事之费。本城绅衿士庶都哄传这件事做的古道。

于冰自与潘知县吊奠回来，时刻摸着肚皮在内外院中走，不但家人，就是他儿子元相公问他，他也不答，茶饭吃一次，遇一次就不吃了，终日间或凝眸痴想，或自己问答。卜氏大是忧疑。王范说他是痛哭王大人所致，陆芳等又说是思念潘知县。

凡有人劝解，他总付之不见不闻。不数日，献述儿子差家人下书来，王范送与于冰，看后又哭了一番。说他痴呆，他也一般写了回字，做了极哀切的祭文，又吩咐柳国宾，用一匹蓝缎子雇人彩画书写，又着陆芳备了二百两奠仪，差家人冷明同献述家人入都。从此在房内院外走动的更急更凶，也不怕把肚皮揉破。又过了几天，到不走动了，只是日日睡觉。卜氏愁苦的了不得。

一日午间，于冰猛然从炕上跳起，大笑道：“吾志决矣！

“卜氏见于冰大笑，忙问道：“你心上可开爽了么？”于冰道：“不但开爽，亦且透彻之至。”随即走到院外，将家中大小男妇都叫到面前，先正向卜复栻道：“岳父岳母二位大人请上，受我一拜。”说罢，也拉不住他，就叩拜下去。拜毕起来，又向陆芳道：“我从九岁父母弃世，假若不是你，不但家私，连我的命还不知有无，你也受我一拜。”说着也跪拜下去，慌的陆芳叩头不迭。又叫过状元儿来，指着向卜复栻、际芳道：“我碌碌半生，只有此子，如今估计有九万余两家私，此子亦可温饱无虞了。惟望二公始终调护，玉之以成。”又向卜复栻道：“令爱我也不用付托，总之际总管年老，内外上下全要岳父帮他照料。”又向卜氏作揖道：“我与你十八年夫妻，你我的儿子今已十四岁，想来你也不肯再去嫁人。若好好儿度日，安饱暖有余，只教元儿守正读书，就是你的大节大义。我还有一句要紧的话叮嘱于你，将来陆总管百年后，柳国宾可托家事，着陆永忠继他父之志，帮着料理。”一家男妇听了这些话，各摸不着头脑。卜氏道：“一个好好的人家，妆做的半疯半痴，说云雾中话，是怎么？”于冰又叫过王范、冷莲、大章儿等，吩咐道：“你们从老爷至我至大相公，俱是三世家人，我与你们都配有家室，生有子女，你们都要用心扶持幼主，不可坏了心术，当步步以陆老总管为法。至于你们的女人，我也不用嘱咐，虽有主母管辖，也须你们勤加指教。”陆芳道：“大爷这是怎么？好家好业，出此回首之言，也不吉利。”

于冰又将状元儿叫过来，却待要说，不由得眼中落下泪来。

说道：“我言及于你，我到没的说了。你将来长大时，切不可胡行乱跑，接交朋友，当遵你母亲、外公的教训，就算你是孝子，更要听老家人规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今与你起个官名，叫做冷逢春。”

又向众男妇道：“我自从都中起身，觉得人生世上，趋名逐利，毫无趣味。人见我终日昏闷，都以我为痛惜王大人、伤悼潘大尹使然，此皆不知我者也。潘大尹可谓契友，而非死友；王大人念师徒之分，以义相合，尽哀尽礼，门人之义已足矣。他并非我父兄伯叔可比，不过痛惜一时罢了，何至于寝食俱废，坐卧不安？因动念死之一字，触起我弃家访道之心。日夜在房内院外走出走入者，是在妻少子幼上费踟蹰耳。原打算到元相公十八九岁上娶亲成立后，割爱永离。不意到家，本县潘老爷暴亡，可见大限临头，任你怎么年少精壮，亦不能免。我如今四大皆空，看眼前的夫妻儿女，无非是水月镜花，就是金珠田产，也都是电光袍影。总活到百岁，也脱不过死之一字。苦海汪洋，回头是岸。”说罢，向卜氏道：“我此刻就别过你们了。”说罢便向外急走。卜氏头前还当于冰连日郁结，感了些痰症，因此信口胡言乱道：后见说的明明白白，大是忧疑；及到此刻，竟是认真要去，不由的放声大哭起来。卜复栻赶上拉住道：“姑爷，不是这样个顽法，顽闹的无趣味了。”

陆芳等俱跪在面前；元相公跑来，抱着于冰一只腿，啼哭不止；众仆妇丫头也顾不的上下，一齐动手，把于冰横拖倒拽，拉入房中去了。从此大小便总在内院，但出二门，背后妇女便跟随一大群，卜复栻日日率领小厮们把守东西角门，到将于冰软困住了，虽百般粉饰前言，卜氏总是不听。直到一月以后，防范的渐次松些，每有不得已出门，车前车后，大小家人也不少了十数个跟随。于冰日思走路，再想不出个法子来。又过了月余，卜氏见于冰饮食谈笑如旧，出家话绝不出口，不题一字，然后才大放怀抱，于冰出入，不过偶尔留意，惟出门还少不了三四个人。

一日，潘公子拜谢辞行，言将潘大尹灵柩起旱至通州下船，方由水路回籍。于冰听了，算计道：“必须如此如此，我可以脱身矣。”到潘公子起身前一日，于冰又亲去拜奠，送了程仪。

过了二十余天，忽然京中来了两个人，骑着包程骡子，说是户部经承王爷差来送紧急书字的，走了七日才到。柳国宾接了书信，入来回于冰话，于冰也不拆开，先将卜复栻、陆芳等约入卜氏房中，问道：“怎么京中又有姓王的寄书来？”陆芳道：“适才听的是王经承差人来的。”于冰道：“他有什么要紧的事？不过要借几两银子用。”向卜复栻道：“岳父何不拆开一读。”复栻拆开书字，朗念道：昔尊驾在严中堂府中作幕，宾主之间曾有口角，年来他已忘怀。近因已故大理寺正卿王大人之子有间言，严府七太爷已面嘱锦衣卫陆大人，见字可速刻带入都斡旋，迟则缇骑至矣。

忝系素好，得此风声，不忍坐视，祈即留神，是嘱。上不华长兄先生，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玓具。

众男妇听了，个个着惊，于冰吓的呆在一边。柳国宾道：“这不消说，是王公子因我们不亲去吊奠的，送的银子少，弄出这样害人的针线。”卜复栻道：“似此奈何？”陆芳道：“这写书字人，大爷何由认的他？”于冰道：“我昔年下场，在他家住过两次，他是户部有名的司房。”国宾接说：“我们都和他们相熟，是个大有手段的人。”陆芳道：“此事身家性命关系，刻不可缓。大爷先带两千入都，我再预备万金，听候动静。”于冰道：“有我入都就是，银子只带一千罢，用时我自寄字来龋你们快预备牲口，我定在明日早起身。”又吩咐众人道：“事要慎重，不可传的外人知道。”众家人料理去了。

把一个卜氏愁的要死，于冰也不住的长吁。到了次日，于冰带了柳国宾、王范、冷明、大章儿，同送字人连夜入都去了。正是：郎弄悬虚女弄乖，两人机械费疑猜。

於今片纸赚郎去，到底郎才胜女才。

第六回柳国宾都门寻故主冷于冰深山遇大虫

词曰：

捉风捕影逃将去，半神半鬼半人。致他拚命怨东君，空余愁面对西曛。

客途陡逢惊险事，如痴如醉如昏。百方回避幸全身，夜深心悸万山中。

右调《临江仙》

话说于冰带了国宾等，连夜入都，不数日到了王经承家内，将行李安顿下，从部中将王经承请来。王经承问：“假写锦衣卫并严太师话，到的是甚么意思？你要对我说。”于冰支吾了几句，王经承听了，心上不甚明白。本日送了二百两银子，王经承如何不收，连忙吩咐家中，与于冰主仆包了上下两桌酒席，着饭馆中送来。于冰又嘱托了几句话，王经承满口答应，次早即邀于冰同出门去办事。于冰要带人跟随，王经承道：“那个地方，岂是他们去得的？只可我与你同去。”于冰道：“你说的极是极是。”又向众家人道：“我下晚时即与王先生同回。”

到了定更时候，王经承回家，却不见于冰同来。国宾等大是着急，忙问道：“我家主人哩？”王经承道：“他还没有回来么？”国宾道：“先生与我家主人同去，就该和我家主人同回。”王经承道：“他今日约我到查家楼看戏，他又再三嘱咐我，只说到锦衣卫衙门中去。又怕你们跟随，托我止住你们，想是为京城地方你们不惯熟，和人口角不便。及至到了查家楼，止看了两摺戏，他留下五两银子，着我和柜上清算。他说鲜鱼口儿有个极厚的朋友，必须去看望，若是来迟，不必等我。我等到午后，不见他来。我们本司房人请我去商酌事体，只弄到这时候才回。他此刻不来，想是还在那个朋友家闲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宾大嚷道：“你将我主人骗去，你推不知道。你当时就不该同去。我只和你要人。”王经承道：“这都是走样第一的话儿。我和你主人是朋友，我又不是他的奴才，我又不是他的解役，他要拜望朋友去，难道我缚住他不成？”国宾冷笑道：“先生，你不要推睡里梦里，我家还有你的书字哩。你将我主人用书字骗在京中，我和你告别三府六部，总向你要人。”王经承道：“你家有书字，难道我家没书字么？你主人托成安县潘知县之子寄字与我，说家中有大关系事，被人扣住，非假严中堂名色走不脱，着我写字雇人去叫他来京，许了我二百两银子。书字现还在我家内，银子是昨日与我的，怎么反说是我骗他？况此时天色尚早，到二鼓不来，明日一早他就来了，怎你就慌张到这步田地，说出告状的话儿来？”国宾道：“你那里晓得？”王经承道：“我不晓得，你到晓得！你主人又不是七岁八岁的娃子，怕走迷了，被人家收了去。一个太平时候，又不是荒乱年节，谁敢把你主人白煮了吃不成？”国宾急的乱跳道：“你看这蛮子胡嚼。你只拿我主人的书字来，若真是我主人手笔，着你叫他入都，我还有半点挽回；若是你假写的，我将你一刀两断，决不干休！”王经承微笑道：“还要将舌头略软活些儿，吓杀了我，也是个人命案件。”说罢，向内院便走，国宾拉住衣袖道：“你从内院逃去，我却向谁要人？”王经承掉回头来一觑，说道：“你那主人，虽生在外郡小县地方，却言谈相貌，极像个大邦人物，怎么成安县又出了个你，真是造化生物不测处。我且问你，你主人书字，不得我去取，他自己会飞出来么？”王范道：“柳哥，你且让王先生入去，他现有家属在内，怕什么！”国宾方才放手。王经承缓缓的踱了入去，少刻，拿出书字来。国宾看了笔迹并字内话，一句也说不出。

王经承道：“何如？是我骗他，还是他骗我？”

冷明猛可里见桌子旁边砚台下压着一封书字，忙取出一看，上写着“柳国宾等开拆”。国宾忙拆开一看，大哭起来。王经承道：“看嘴脸。我家中最厌恶这种腔调，若要鬼叫，请出街里去。”国宾哭说道：“王先生，我家主人，不是做和尚，就是做道士去了，你教我怎么回去见我主母？”王经承向冷明、王范道：“他平素必有痰症，今日是他发作的日期，因此他才乱吐。”国宾又痛哭道：“王先生，你听我说。”遂将于冰在家如何长短，说了一遍。王经承听了也着急起来，道：“如此说，他竟是逃走了。你拿他写的书字来我看看。”国宾付与，王经承从身边取出眼镜，在灯下朗念道：我存心出家久矣，在家不得脱身，只得烦王先生写字叫我入都，与王先生无干。见字你等可速刻回家。原带银一千两，送了王先生二百，我留用一百，余银交陆总管手。再说与你主母，好生管教元相公用心读书，不得胡乱出门。各铺生意、各庄房地、内外上下男妇，总交在卜太爷、陆总管、柳国宾三人身上。事事要照我日前说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话遵守，不得负我所托。我过五七年，还要回家看望，你们断断不必寻找我，徒劳心力无益。若家下男妇有不守本分者，小则责处，大则禀官逐出存案，陆总管同柳国宾，慎毋姑息养奸，坏我家政，此嘱。不华主人笔。

王范等听了，也哭起来。王经承见有与他无干字样，心上也有些感激，滴了两三点眼泪，说道："京城地方，最难找人，何况你主人面生，认识者少，你们哭也无益，我到明早，自有个道理。"又长叹了一声道："你主人数万家私，又有娇妻幼子，他今日做这般刀斩斧断的事，可知他平日心中也不知打过几千回稿儿。若想他自己回来，是断断不能的。"说罢，摇着头儿冷笑道："我今年五十六岁，才见了这样个狠心人，大奇，大奇！"踱入里边去了。

次日天一明，王经承拿出一万京钱，从前后街坊雇了十几个熟识人，每人各与纸条儿一张，上写于冰年貌衣服，分派出京门外四面找寻，又着国宾等於各园馆居楼、大街小巷，天天寻问，那里有个影儿？国宾等无奈，别了王经承，垂首丧气，回至成安。到了主人门前，一个个两泪涕零。众家人见光景诧异，急问主人下落。国宾拍手顿足，哭的说了又说。早有人报知卜氏，卜氏吓的惊魂千里，摔倒在地下，慌的众妇女挽扶不迭。元相公也跑来哀叫。一家上下和反了的一般。卜氏哭的死而复苏，直哭了两日夜，一点饭也不吃，到还是元相公再三跪恳，才少进饮食。到第四日，将国宾等叫人去细问。他四人详细说了一遍，又将于冰起身时书字并前托潘公子与王经承书字，都交在卜氏面前。卜氏着他父亲各念了一遍，又复大哭起来。自此不隔三五天，总要把国宾等叫来骂一顿，闹乱了半月有余，方才休歇。起初还想着于冰回心转意，陡然回家，过了三年后，始绝了念头，一心教养儿子，过度日月。着他父亲总其大概，内外田产生意通交在陆芳、柳国宾身上，也算遵夫命，付托得人。

再说于冰将王经承安顿在查家楼，他素常听得人说，彰义门外，有一西山，又名百花山，离京不过六七十里，急忙雇了一辆车儿。送他出了西便门，换了几个钱，打发了车夫，又雇了两个脚驴儿，替换的骑。他惟恐王经承回家，证出马脚，万一被他们赶了来，不又将一番机关枉用，因此直奔门头沟，打发了驴户，住了一宿。次早入山，见往来多驼煤送炭之人。秀才们行路极难，况以富户子弟，走山路越发难了，费七八天工夫，始过了豊公、大汉、青山三个岭头，由斋堂、清水，沿路问人，寻百花山真境。天天住的是茅茨之屋，吃的是莜荞之面，他访道心切，到也不以为苦，只是越走山势越大，每天路上，或遇两三个人，还有一人不遇的时候。

那日行走到巳牌时分，看见一山，高出万山之上，与一路所见山形大不相同，但见：突兀半天，识其面而莫测其背；苍莽万里，其尾而不见其头。大峰俯视小峰，峰峰现奇峭之形；前岭高接后岭，岭岭作纡回之势。壑间古桧，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摇仿佛虬行；崖畔疏松，云覆依稀龙聚。高高下下，环顾惟鸟道数条；岈岈喳喳，翘首仰青天一线。

雷响山中瀑布，雨喷石上流泉。翠羽斑毛，盈眸多珍禽异兽；娇红稚绿，遍地皆瑞草瑶葩。岩岫分明，应须仙佛寄迹；烟霞莫辨，理宜虎豹潜踪。

于冰看了山势，转了两个山湾，猛抬头见一山岩下，坐着十数个砍柴人。于冰上前举手道："请问众位，此处叫什么地名？"一山汉用手指说道："你看此处山高出别山数倍，正是百花山了。"于冰道："上边可有庙宇没有？"山汉道："过此山，再上一大岭，岭上止有小庙一处，庙内住着个八十余岁的老道人。每月我们这相近山庄，各摊些柴米，约同五六十人，拿了兵刃，方敢去一送。本日定行下山。"于冰道："要这许多人去为何？"又一山汉道："此处山高到绝顶，一上一下，可及八九十里，内中狼蛇虎豹，妖魔鬼怪，大白日里往往伤人，人少了如何去得？"于冰道："那道士他怎么不害怕？"山汉道："他除了每月收柴米之外，经年家不开庙门，四周都是极高的墙，虎豹入不去就罢了，总怕也说不得。"于冰道："那老道可有些道术么？"山汉道："他不过天生的寿数长，多吃几年饭，有什么道术？"于冰道："若去他庙中，从那边是正路？"山汉指着西南一条山路道："从此上了山坡，便是攀道。

"于冰举手道："多承指引了。"撇转身便走。山汉道："你当真要去么？断断使不得。此去要上三十八盘，道路窄小，树木繁多，且要过鬼见愁、阎王鼻梁、断魂桥，许多危险处。便到他庙中，有何好处？我们去还要彼此扶掖牵引，你是个斯文人，如何走得？遇着异样东西，那时后悔就迟了。"于冰道："我一个求仙访道的人，有什么后悔处？"说罢又走。又听得一个山汉道："你们看，此人生得清清秀秀，只怕有些疯玻"行了数步，只听得三四个人乱叫道："相公快回来，不是胡闹的。"

于冰那里听他，上了山坡，便绕攀道。只见树木参差，荆棘遍地，步步牵衣挂袖，甚是难行，到难走处，还须半扒半靠的那移。绕了十几个攀道，喘吁的气都上不来。从树林内四下一觑，见正南上山势颇宽平些，树木荆棘亦少。苦挨到那边，四周一看，通是些重峦峭壁，鸟道深沟。坐在一块大石上。养息气力。约有半顿饭时，觉得气力又壮了些。

刚才站起来，猛见对面西山岔内，陡起一阵腥风。风过处，刮的那些败叶残枝，摇落不已。顷间，山岔内走出一只绝大的黄虎来。于冰不由的"呵呀"了一声。只见那虎看见了于冰，便将浑身的毛直立起来，较前粗大了许多，口内露出刚牙，眼中黄光直射，向于冰大步走来。于冰心内恐惧，到此也没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见那虎相离有四五步远近，陡然站定，将前二爪在地下一按，跳有五六尺高，向于冰扑来。亏得于冰原是有胆气人，不至乱了心曲，见那虎扑来，瞅空儿向傍边一闪，那虎便从于冰身傍擦了过去，其爪止差寸许。于冰急回身时，那虎也将身躯掉转过来，相离不过四尺远。于冰倒退了两步，那虎两只眼直视于冰，大吼了一声，火匝匝又向于冰扑来。于冰又一闪，那虎复从身傍过去，落於空地。于冰趁他尚未转身，如飞的往东便跑，一回头，见那虎也如飞的赶来，料想着跑不脱，旋即站祝等那虎扑来，好再躲避。那虎见于冰站住，他便也迎面蹲下，披拂着胸前白毛，两只眼直视于冰。口中馋涎乱滴，舌尖吐於唇外。那一条尾巴，与一条锦绳相似，来回摆动。于冰偷眼看视，见右边即是深沟。於百忙中想出智巧，两眼看着那虎，侧着身子斜行了三步余，已到沟边。那虎见于冰斜走，随即也将身躯扭转，看着于冰。少停片刻，只见那虎又站起来，将浑身毛一抖，又将尾巴在地下一摔掷，响一声，跳有七尺来高，复向于冰扑来。于冰见那虎奋力高跳扑来，也不躲他，急向虎腹下一钻，那虎用力过猛，前两腿登空，头朝下触入沟中，闪了下去。

于冰趁空儿又往西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视，约跑有百十余步，见那虎不曾追赶，急急的向树林多处一钻，方敢站祝站了片刻，又从树林中向东瞅看，见无动静，自己笑说道：“果然那些山汉们话是实。”於是从树林内钻出，见西面是一高岭，忙忙的走上岭头，四下一望。不但前所见的百花山看不出在何处，连来的攀道也看不见了。此时大是愁苦，那里还顾的寻访老道人。再一看，望见偏西北有一条白线，高高下下，远望像个道路，於是直奔那条白线走去。正是：学仙原非易事，惜命不可修行。

试看于冰遇虎，要算九死一生。

第七回走荆棘投宿村学社论诗赋得罪老俗儒

词曰：

拼命求仙不惮劳，走荒郊。梯山涉水渡危桥，路偏遥。

投宿腐儒为活计，过今宵。因谈诗赋起波涛，始开交。

右调《贺圣朝》

且说于冰向那条白线走去，两只脚在石缝中乱踏。渐走渐近，果然是条极细小的走路，荆棘更多，湾湾曲曲，甚是难行。

顺着路上下了两个小岭，脚上又踏起泡来，步步疼痛。再看日光，已落了下去，大是着慌，又不敢停歇。天色渐次发黑，影影绰绰，看见山脚下似有人家，又隐隐闻犬吠之声。挨着脚痛行来，起先还看的见那回环鸟道，到后来两目如漆，只得磕磕绊绊，在大小石中乱窜。或扒或走，勉强下了山坡，便是一道大涧，放眼看去，觉得身在沟中，辨不出东南西北，侧耳细听，惟闻风送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涛，泉咽危石而已，那里有犬吠之声。于冰道：“今日死矣！再有虎来，只索任其咀嚼。”没奈何，摸了一块平正些的石头。坐下，一边养息身体，一边打算着在这石上过夜。

坐了片刻，又听得有犬吠之声，比前近了许多。于冰喜道：“我原在岭上，望见山脚下有人家，不想果然，但不知在这沟东沟西。”少刻，又听得犬吠起来，细听却像在沟东。于冰道：“莫管他，就随这犬声寻去。”

於是听几步，走几步，竟寻到了山庄前，见家家俱将门户关闭，叫了几家，总不肯开门，沿门问去，无一应者。走到庄尽头处，忽听得路北有许多咿唔之声，是读夜书。于冰叩门喊叫，里面走出个教学先生来，看见于冰，惊讶道：“昏夜叩人门户，求水火欤？抑将为穿窬之盗也欤？”于冰道：“小生系京都宛平县秀才，因访亲迷路，投奔贵庄，借宿一晚，明早即去。”先生道：“《诗》有之：伐木鸟鸣，求友声也。汝系秀才，乃吾同类，予不汝留，则深山穷谷之中，必饮豺虎之腹矣，岂先王不忍人之心也哉！”说罢，将手一举，让于冰入去，先生关了门。于冰走到里面，见有正房三间，东西各有厦房，是众学生读书处。先生将于冰引到东正房，于冰在灯下将先生一看，但见：头戴毛青梭儒巾，误烧下窟窿一个；身穿鱼白布大袄，斜挂定补丁七条。额大而凹，三缕须有红有紫；鼻宽而凹，近视眼半闭半开。步步必摇，若似乎胸藏二酉；言言者也，恐未能学富五车。真是禾稼场中村学士，山谷脚下俗先生。

于冰看罢，两人行礼，揖让而坐。适有一小学生到房内取书，先生道：“来，予与尔言：我有嘉宾，乃黉宫泮水之楚材也，速烹香茗，用佐清谈。”又问于冰道：“年台何姓何名？

“于冰道：“姓冷，名于冰。”先生道：“冷必冷热之冷，兵可是刀兵之兵否？”于冰道：“是水字加一点。”先生道：“噫，我过矣！此冰冷之冰，非刀兵之兵也。”于冰亦问道：“先生尊姓大讳？”先生道：“予姓邹，名继苏，字又贤。邹乃邹人孟子之邹，继续之继，东坡之苏，又贤者，言不过又是一贤人耳。”又向于冰道：“年台山路跋涉，腹馁也必矣，予有馍馍焉；君啖否？”于冰不解馍馍二字，心里想着必是食物，忙应道：“极好。”先生向炕后取出一白布包，内有馍馍五个，摆列在桌上，一个个与大虾蟆相似。先生指着说道：“此谷馍馍也。谷得天地冲和之气而生，其叶离离，其实累累。弃其叶而存其实，磨其皮而碎其骨，手以团之，笼以蒸之，水火交济，而馍道成焉。夫猩唇熊掌，虽列八珍，而烁脏壅肠，徒多房欲。

此馍壮精补髓，不滞不停，真有过化存神之妙。”于冰道：“小生寒士，今日得食此佳品，叨光不荆”于冰吃了一个，就不吃了。先生道：“年台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食何廉薄耶！予每食必八，而犹以为未足。”于冰道：“承厚爱，已饱德之至。”

忽见桌上放着一张字稿，上面题目是“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已写了几行在上面。于冰道：“此必先生佳作了。”先生道：“今日是文期，出此题考予门弟子，故先做一篇，着伊等看读，以为矜式。今止做了破、承、小讲，余文尚须构思。

“于冰取过来一看，上写道：

观圣人教人以因，而亲与宗各不失其可矣。夫宗，亲之族长也。夫子教人因之，尚宁有失其可者哉？尝思亲莫亲於父子，宗莫宗於祖宗，分定故也；虽然，亦视其所因何如耳。

于冰看了破、承，已忍不住要笑，今看了小讲起句，不由的大笑起来。先生勃然变色道：“子以予文为不足观也乎？抑别有议论而开予茅塞乎？不然，何哂予也？”于冰道：“先生承、破绝佳，而起讲更是奇妙。小生蓬门下士，从未见此奇文，故不禁悦极乐极，所以大笑。”先生回嗔作喜道：“子真识文之人也，斯可与言文已矣，宜乎悦在心，而乐主发散在外也。

“又问于冰道：“年台能诗否？”于冰道：“闲时亦胡乱做几句。”先生从一大皮匣内取出四首诗来，付与于冰道：“此予三两日前之新作也。”于冰接来一看，只见头一首，上写道：风西南尘起污王衣，籁也从天亦大奇。篱醉鸭呀惊犬吠，瓦疯猫跳吓鸣啼。妻贤移暖亲加被，子孝冲寒代煮糜。共祝封姨急律令，明辰纸张马竭芹私。

于冰道：“捧读珠玉，寓意深远，小生一句也解不出，祈先生教示。”先生道：“子真阙疑好问之人也。居，吾语汝。

昔王导为晋相，庾亮手握强兵，居国之上流，王导忌之，每西南风起，便以扇蔽面曰：’元规尘污人。’故曰’西南尘起污王衣’。第二句’籁也从天亦大奇’，是出在《易经》，风从天而为籁。大奇之说，为其有声无形，穿帘入户，可大可小也。

诗有比、兴、赋，这是藉经史先将风字兴起。下联便绘风之景，壮风之威。言风吹篱倒，与一醉汉无异。篱傍有鸭，为籁所压，则鸭呀也必矣。犬，司户者也，惊之而安有不急吠者哉！风吹瓦落，又与一疯人相似。檐下有猫，为瓦所打，则猫跳也必矣。

鸡，司晨者也，吓之而安有不飞啼者哉！所谓篱醉鸭呀惊犬吠，瓦疯猫跳吓鸡啼，直此妙议耳。中联言风势猛烈，致令予家宅眷不安，以故妻舍暖就冷，而加被怜其夫；子孤身冒寒，而煮糜代其母。当此风势迫急之时，夫妻父子，犹能各尽其道如此，此正所谓诗礼人家也。谓之为贤、为孝，谁曰不宜？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尾二句，言封姨者亦风神之一名也。急律令者，用太上老君咒语，敕其速去也。纸马皆敬神之物，竭芹私者，不过还其祝祷之愿，示信于神而已。子以为何如？”于冰大笑道：“原来有如许委曲，真做到诗中化境，佩服佩服。”看第二首，上写道：花红于烈火白于霜，刀剪裁成枝叶芳。蜂挂蛛丝哭晓露，蝶衔雀口拍幽香。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无事开元击画鼓，吾家一院胜河阳。

于冰看了道：“起句结句，犹可解识，愿闻次联、中联之妙论。”先生道：“‘蜂挂蛛丝哭晓露，蝶衔雀口拍幽香’二句，言蜂与蝶皆吸花露，采花香之物也。蜂因吸露而误投网，必婉转嘤唔，如人痛哭者焉，盖自悲其永不能吸晓露也；蝶因采香而被衔雀口，其翅必上下开阖，如人拍手者焉，盖自恨其终不能臭幽香也。这样诗，皆从致知中得来，子能细心体贴，将来亦可以格物矣。中联，’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系吾家现在故典，非托诸空言者可比。予院中有花，儿媳采取而为钗，插於鬓边，俏可知矣。予子少壮人也，爱而至於废书而不读。予家无花瓶，而有瓦罐，予兄贮花於罐而闻香焉。予嫂素恶眠花卧柳之人，预动防微杜渐之意，随以木棒伤之。此皆藉景言情之实录也。开元系明皇之年号，河阳乃潘岳之治邑。结尾二句，总是极称予家花木繁盛，不用学明皇击鼓催花，而已远胜河阳一县云尔。”于冰笑道：“棒伤二字，还未分晰清楚，不知棒的是令兄？棒的是花罐？”先生道：“善哉问！盖棒罐耳。若棒家兄，是泼妇矣，尚可形诸吟咏乎哉！

“又看第三首，上写道：

雪

天挝面粉撒吾庐，骨肉欢同庆野居。二八酒烧斤未尽，四三鸡煮块无余。楼肥榭胖云情厚，柳锡梅银风力虚。六出霏霏魆预死，援桴而鼓乐《关罘。

于冰道：“此首越发解不来，还求先生全讲。”先生喜极，笑说道：“此吾之雪诗也。首句，言雪纷纷，如面如粉，若天挝以撒之者。际此佳景，则夫妻父子，可及时宴乐，庆贺野居矣。二八者，是十六文钱也。四三者，是四十三文钱也。言用十六文钱买烧酒一斤，四十三文钱买鸡一只。斤未劲块无余，言予家男妇，皆酒量平常，肉量有余耳。中联，言云势过后，雪大极矣，致令楼可即肥，榭可即胖。风力虚微，则雪积不散，兼能使柳可成锡，梅可成银。魆者，旱怪也，雪盛则旱魆预死，不能肆虐於春夏间矣。桴者，军中击鼓之物。《关罘，见《毛诗》之首章，兴下文’君子好逑’也。予家虽无琴瑟，却有鼓一面，又兼夫妻有静好之德，援桴而鼓，亦可以代琴瑟而乐咏《关罘矣。”第四首，是：月月如何其月未过，谁将晶饼挂银河。清阴隐隐移山岳，素魄迢迢鉴鬼魔。野去酒逢酣宋友，家回牌匿笞金哥。倦哉水饮绳床卧，试问嫦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奈我何？

于冰看完，笑道：“先生诗才高妙，不但嫦娥，即小生亦无可奈何矣。惟中联酒酣宋友，牌笞金哥二句，字意未详。”

先生道：“此一联虽两事，而实若一事。言月明如昼，最宜野游，与宋姓友人相逢月下，饮于至酣而止。予此时酒醉兴阑，可以归矣。金哥者，予家之典身童子也，合同外边匪类斗牌，见予回家而匿其牌焉，予打之以明家法。盖深戒家不齐则国不治，国不治而天下亦不能平，所关岂浅鲜耶？播诸诗章，亦触目惊心之意云尔。”

于冰道：“合观诸作，心悦神移，信乎曹子建之才止八斗，而先生之才已一石矣。”先生乐极，又要取他的著作教于冰看。

于冰道：“小生连日奔波，备极辛苦，今承盛情留宿，心上甚是感激。此刻已二鼓时候，大家歇息了罢，明早也好上路。”

先生道：“予还有古诗、古赋、古文，并词歌。引、记、四六、传、跋、策论等类，正欲与年台畅悉通宵，闻君言，顿令人一片胜心，冰消瓦解。”于冰道：“先生妙文，高绝千古，小生恨不能夜以继日的捧读。然观止矣，日后若有相会的日子，再领教罢。不知今晚就与先生同榻，或另有房屋？”先生怒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今文兴方浓，而骤拒人欲睡，岂非犬之性异牛之性，牛之性异人之性乎！”于冰大笑道：“小生实疲困之至，容俟明早请罪何如？”先生道：“宰予昼寝，尚见鄙於圣门。子年未四十，而昏惰如此，则后生可畏者安在？”于冰见他神色俱厉，笑说道：“先生息怒。非是冷某不爱读先生佳章，奈学问浅薄，领略不来，烦先生逐句讲说，诚恐过劳。”

先生听见要看他的文字，又怕劳他讲解，且语言甚是温和，自己想了想，是错怪人了，立即回转怒面，笑说道：“适才冒渎，年台幸勿介意。学不厌，教不倦，予与孔子先后有同心也。

言罢，又向牛皮匣中取出四大本，每本有八寸余宽，六寸余厚。

于冰暗笑道：“这四大本，不下数十万言，都不知胡说的是些什么？”于冰接过来掀看，见头一本是赋。第二本是五、七言律并绝句，第三本是杂著：四六、词歌、古文之类，第四本通是古风，长篇短作不等。猛看见一题，不禁大惊大笑道：“此开辟以来未有之奇题也。”原来是一首古风，上写道：臭屁行屁也屁也何由名？为其有味而无形。臭人臭已凶无极，触之鼻端难为情。我尝静中溯屁源，本於一气寄丹田。清者上升浊者降，积怒而出始呜咽。君不见妇人之屁鬼如鼠，小大由之皆半吐，只缘廉耻重於金，以故其音多叫苦。又不见壮士之屁猛若牛，惊弦脱兔势难留，山崩峡倒粪花流，十人相对九人愁。

吁嗟臭屁谁作俑？祸延坐客宜三剩果能改过不号咷，也是文章教尔曹，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教天子重英豪。若必宣泄无底止，此亦妄人也已矣。不啻若自其口出，予惟掩鼻而避耳。呜呼！

不毛之地腥且膻，何事时人爱少年？请君咀嚼其肚馔，须知不值半文钱。

于冰一边看，一边笑的浑身乱战，看完，拍手大笑道：“先生风花雪月四诗虽好，总要让此首为第一，真是屁之至精而无以复加者。且将杜撰二字改为肚馔，巧为关合，有想入非非之妙，敬服敬服。”先生见于冰极口的赞扬，喜欢的挝耳挠腮，指着臭屁诗道：“此等题最难着笔，不是老拙夸口说，如年台等少年，只怕还梦想不到；总能完篇，亦不能如此老卓。”于冰又大笑道：“信如先生言，实一句一字也做不出。”先生得意之至，把两只近视眼，笑的只有一线之阔，掀着胡子说道：“年台见予屁诗，便目荡神移如此；若读予屁赋，又当何如？

“于冰惊笑道：“怎么一诗犹不足以尽其辜，还有一屁赋么？

越发要领教了。”先生笑嘻嘻将头一本拿起，先用苏州人读书腔口呻吟道：“年台实可造之人也，予不能韫椟而藏矣。”原来近视眼看诗文最费力，这先生将一本赋掀来掀去，几乎把鼻孔磨破，方寻得出来，付与于冰。于冰接来笑看，上写道：臭屁赋今夫流恶千古，书罪无穷者，亦惟此臭屁而已矣。视之弗见，听之则闻，多呼少吸，有吐无吞，厥本源於脏腑，仍作祟於幽门。其为气也，影不及形，尘不暇起，脱然而出，溃然而止，壮一室之妖氛，泄五谷之败馁，沉檀失其缤纷，兰麝减其馥郁。其为声也，非金非石，非丝非竹，或裂帛而振响，或连珠而叠出，或哑哑而细语，或咄咄而疾呼，或为唏、为咦、为呢喃、为叱咤、为禽啼兽吼百怪之奇音。在施之者，幸智巧之有余；而受之者，笑廉耻之不足。其为物也，如兽之猿，如鸟之鸱，如黍稷之稂莠，如草木之荆棘。拟以罪而无可拟，施以刑而刑无可施。其为害也，惊心振耳，反胃回肠，虽亦氤而亦氳，实无芬而无芳，变山珍海错之味，污商彝夏鼎之光。绣繻锦服，掩其灿烂；珠宫见阙，晦其琳琅。凡男妇老幼，中斯毒者，莫不奔走辟易，呕吐狼藉。所谓臭人臭己，而无一不两败俱伤者也。呜呼！天地为护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乃如之人兮，亦窃效其陶熔，以心肺为水火兮，以肝木为柴薪，以脾土为转运兮，以谷道为流通。酿此极不堪之毒蛊兮，使吾掩鼻而莫测其始终。已矣乎！蛟窟数寻，可覆之以一练，雄关百仞，可封之以一丸。惟此孔窍，实无物之可填。虽有龙阳豪士，深入不毛，然止能塞其片刻之吹嘘，而不能杜其终日之呜咽。宜其坏风俗，轻典礼，乱先王之雅乐，失君子之威仪。侮其所不当侮之人，而放於所不当放之时，又谁能禁其耸肩掇臀，倒悬而逆施哉！予小子继苏，学宗颜、孟，德并朱、程，接斯文於未坠，幸大道之将行，既心焉乎贤圣，自见异而必攻。爰命子弟，并告家兄，削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梃，截木为钉，梃其已往，钉其将萌。勿避薰蒸而返旆，勿惊咆哮而休兵。自古皆有死，誓与此臭屁不共戴日月而同生。

于冰看毕，又复大笑道：“先生之於文，可谓畅所欲言矣。

通篇精义层出，其妙莫可名状。能做此等题，亹亹不穷，学问要算典博的了。只是以接续道统之人，而竟拚命与一臭屁作对，似觉太轻生些。况天地间物之可入吟咏者极多，何必定注意在臭屁二字？一诗不足，又继之一赋，这是何说？”先生抚膺长叹道：“继苏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矣。予本意实欲标奇立异，做古今人再不敢做之题。今承规谏，自当书绅。”

于冰又随手掀看，内有《十岁邻女整寿赋》、《八卦赋》、《汉周仓将军赋》，又隔过二十余篇掀看，有《大蒜赋》、《碾磨赋》、《丝瓜喇叭花合赋》，再向后看，见人物、山水、昆虫、草木，无所不有，真不知费了多少年功夫。又见一《畏考秀才赋》，正要看读，先生道：“汝曾见过《离骚》否？”于冰道：“向曾读过。”先生道：“《离骚》变幻瑰异，精雅绝伦，奈世人止读《卜居》、《渔父》等篇，将《九歌》、《九章》许多妙文，置之不顾。予前《臭屁赋》，系仿时作，此篇系仿古赋。

盖近今赋体，富丽有余，而骨气不足，汝试读之，则珠盘鱼目，可立辨矣。”于冰笑了笑。

畏考秀才赋

恨天道之迫厄兮，何独恶乎秀才。釜空洞而米罄兮，拥薄絮而无柴。遭鼠辈之秽污兮，暗呜咽而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奈荆妻之如醺兮，犹拉扯乎云雨。力者予弗及兮，说者吾不闻。日嗷嗷而待哺兮，传文宗之戾止。心辘轳而上下兮，欲呼天而吁地。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稿而似猴。内惟省夫八股兮，愧只字之不留。祝上帝以活予兮，澹杳冥而莫得。闻青丝之可缒兮，愿永风乎遗则。复念少子而踟躇兮，且苟延以去。倘试题之可通套兮，予权从群英而娱戏。恨孟氏之喋喋兮，逢养气之一章。心摇摇如悬旌兮，离人群而遁陬。旋除名而归里兮，亲朋顾予而窃笑。何予命之不辰兮，室人交谪而叫号。舍清泪而予户兮，怅怅乎其何之？睹流水之恍恍兮，羡彭咸之所居。乱曰：才不充兮命不寿，予何畏惧兮，乃龟回而蛇顾。飘然一往兮，还吾寄。灵其有知兮，为鬼厉。

于冰看完，正色道：“二赋比前四诗，字句还明显些。先生既爱古赋，《离骚》最难取法，可将《赋苑》并《昭明文逊等书，择浅近者读之，还是刻鹄不成类鹜之意。”先生变色道：“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汝将以予赋为不及《离骚》耶？”于冰道：“先生赋内，佳句最多，可许有古赋之皮毛，若必与《离骚》较工拙，则嫩多矣。”先生听罢，将桌子用双手一拍，大吼道：“汝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等之人，乃敢毁誉今古，藐视大儒。吾赋且嫩，而老者属谁？今以添精益髓、清心健脾之谷馍馍，饱子无厌之腹，而胆敢出此狂妄无良之语，轻败名贤，此耻与东败于齐、南辱于楚何异？”这先生越说越怒，将自己的帽子挝下来，向炕上用力一摔，大声吆喝道：“汝将以予谷馍馍为盗跖之所为耶？抑将以予地为青楼、旅馆，任人出入耶？”于冰笑道：“就是说一嫩字，何至如此？”先生越发怒坏，指着于冰的眼睛说道：“子真不待教而诛者之人也。此刻若逐你於门墙之外，有失我不欲人加我之意。然吾房中师弟授受，绍闻知见知之统，继惟精惟一之传，岂可容离经叛道辈，乱我先王典章！”急唤众学生入来，指着于冰说道：“此秀才中之异端也，害更甚杨、墨。本应尔等鸣鼓而攻，但念在天色甚晚，姑与同居中国，可速领他到西边小房内去。”于冰见先生怒不可解，自己也乐得耳中清净，向先生举手道：“明日早行，恐不能谢别。”先生连连摆手道：“彼恶敢当我哉！”

于冰跟了学生到西小房内，见里面漆黑，又着实阴冷，出门人亦说不得，就在冷炕上和衣睡去。只到日光出时才起来，站在院中，着一个学生入房说告辞的话。等了一会，猛听得先生房内，叮叮当当，敲打起来，也不知他敲打的是甚么东西。

只听得先生口内作歌道：

嗟彼狡童，不识我文。维子之故，使我损其名。

听得叮叮叮，当当当，打了几下，复歌道：嗟彼狡童，不识我诗。维子之故，使我有所思。

又叮叮当当敲了几下，歌道：

嗟彼狡童，不识我赋。维子之故，使我气破肚。

又照前敲打了几下而止。于冰听罢，忍不住又笑起来。少刻，那学生出来说道：“我先生不见你，请罢。”于冰笑的走到街上，忽见一学生赶来，说道：“你可知道我家先生作用么？

昔孺悲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取瑟而歌。我先生虽无瑟，却有瓦罐。今日鼓瓦罐而歌，亦孔子不见孺悲之意也。我先生怕你悟不及此，着我赶来，说与你知道。”于冰大笑道：“我今生再不敢见你先生了。”说罢又复大笑，向西行去。正是：凶至大虫凶极矣，蝎针蜂刺非伦比。

腐儒诗赋也相同，避者可生读者死。

第八回泰山庙于冰打女鬼八里铺侠客赶书生

词曰：

清秋节，枫林染遍啼鹃血。啼鹃血。数金银两，致他生绝。

殷勤再把侠客说，愁心姑且随明月。随明月。一杯将尽，数声呜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调《忆秦娥》

且说于冰被那文怪鬼混了多半夜，天明辞了出来，日日在山溪中行走。崎崎岖岖，绕了四五天，方出了此山，到一大沟内，中间都是沙石，两边仍是层岩峭壁。东首有一山庄，问人名为辉耀堡。还是通京的大路。他买了些酒饭充饥，不敢往东去，顺着沟向西走，行了数日，已到山西地界。他久闻山西有座五台山，是万佛福祥之地，随地问人，寻到山脚下，遇着几个樵采的人，问上山路径。那些人道："你必是外方来的，不知朝台时令，徒费一番跋涉。此地名为西五台，还有个东五台。

两台俱有许多胜景，有寺院，有僧人。每年七月十五日方开庙门，到八月十五日关闭，朝台男女，成千累万不绝。如今是九月中间，那里还有第二个人敢上去？况里边蛇虫虎豹、妖魔鬼怪最多，六月间还下极大的雪，休说你浑身都是夹衣，就便是皮衣，也包你冻死。"于冰听了，别的都不怕，到只怕冷，折转身又往西走。

走了几天，一日行到代州地方，日色已落，远远的看见几家人家，及至到了跟前，不想是座泰山娘娘庙。但见：钟楼倒坏，殿宇歪斜。山门尽长苍苔，宝阁都生茭草。紫霄圣母，迥非金斗默运之时；碧霞元君，大似赤羽逢劫之日。

试看独角小鬼，口中鸟雀营巢；再观两面佳人，耳畔蜘蛛结网。

没头书吏，犹捧折足之儿；断臂奶娘，尚垂破胸之乳。正是修造未卜何年，摧崩只在目下。

于冰看了一会，止见腐草盈阶，荒榛遍地，两廊下塑着许多携男抱女的鬼判，半是少头没脚。正面大殿三间，看了看，中间塑着三位娘娘，两边也塑着些伺候的妇女。于冰见是女神，不好在殿中歇卧，恐怕亵渎。他出来到东廊下一看，见一个赤发环眼大鬼，同一个妇人站在一处，那妇人两手捧着个盘子，盘子内塑着几个小娃儿，坐着的，睡着的，到也有点生趣。于冰看了，笑说道："你两个这身躯后面，便是我的公馆，今晚我同你们作伴罢。"说着，用衣襟把地下土拂了几拂，斜坐在二鬼背后。再瞧天光，已是黄昏时分。看罢，将头向大鬼脚上一枕。

方才睡倒，只见庙外跑入个妇人来，紫袄红裙，走动如风。

从目前一瞬，已入殿内去了。于冰惊讶道："这时候怎么有妇人独来？"语未毕，只见那妇人走出殿外，站在台阶上，像个眺望的光景。于冰急忙坐起，从大鬼两腿缝中一觑，只见那妇人面若死灰，无一点生人血色。东张西望，两只眼睛闪闪灼灼，顾盼不测。少停，只见那妇人如飞的跑出庙外去了。于冰大为诧疑，心里想道："此女绝非人类，非鬼即妖。看他那般东张西望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景，或者预知我今日到此，要下手我，亦未可知。”又想了想，笑道：“随他去，等他寻着我来，再做裁处。”正想算间，只见那妇人又跑入庙来，先向于冰坐的廊下一望，旋即又向西廊下一望，急急的入殿内去了。于冰道：“不消说，是寻我无疑了。”少刻，那妇人又出殿来，站在台阶上，向庙外望，口里咭咕，长笑了一声，到与母鸡咭蛋相似，止是声音连贯，不像那样断断续续的叫喊，又如飞的跑出庙外去了。于冰道：“这是我生平未见未闻的怪异象，似他这样来来往往，端的要怎么？”

须臾，只见庙外走入个男子来，却头戴紫绒毡笠，身穿蓝布直裰，足登布履，腰系搭膊，那妇人在后面用两手推着他走。

那男子垂头丧气，一直到正殿台阶上坐下，眼望着西北，长叹了一声。只见那妇人取出个白棍儿来，长不过七八寸，在那男子面上乱圈；圈罢，便扒倒地下跪拜；拜罢，将嘴对着那男子耳朵内说话。说罢话，又在那男子面上用口吹；吹罢又圈，忙乱不一。那男子任他作弄，就和看不见的一般，瞪着眼，朝着天，想算他的事件。那妇人又如飞的跑出庙外，瞬目间，又跑入庙来，照前做作。只见那男子站起来，向那庙殿窗棂上看视，像个寻什么东西的光景。那妇人到此，越发着急的了不得，连圈，连拜，连说，连吹，忙乱的没入脚处，又不住的回头向庙外看视。只见那男子面对着窗棂看了一会，摇了几下头，复回身坐在台阶上。急的那妇人吹了圈，圈了拜，拜了说，说了吹，颠倒不已。少刻，只见那男子双睛紧闭，声息俱无，打猛哩大声说道：“罢了！”随即站起，将腰间搭膊解下，向那大窗棂眼内入进一半去，又拉出一半来。只见那妇人，连忙用手替他挽成个套儿，将男子的头搬住，向套儿里乱塞。那男子两手捉住套儿，面朝庙外又想。那妇人此时更忙乱百倍，急圈，急说，急拜，急吹，恨不得那男子登时身死方快。

于冰看了多时，心里说道：“眼见这妇人是个吊死鬼，只怕我力量对他不过，该怎处？”又想道：“我若不救此人，我还出什么家，访什么道？”想罢，从那大鬼背后走出，用尽生平气力，喊叫了一声。只见那妇人吃一大惊，那男子随声蹲在大殿窗棂下。那妇人急回头，看见于冰，将头摇了两摇，头发披拂下来，用手在脸上一摸，两眼角鲜血淋漓，口中吐出长舌，又咭咕咭了一声，如飞的向于冰扑来。于冰此时又没个东西打他，瞧见那泥妇人盘子内，有几个泥娃子，急忙用手搬起一个来。却好那妇人刚跑到面前，于冰对准面门，两手用力一掷，喜得端端正正，打在那妇人脸上，那妇人便应手而倒。于冰即忙看视，见他一倒即化为乌有，急急向四下一望，形影全无，止见那男子还蹲在阶上。于冰起先到毫无怕意，今将此妇打无，不由的身冷发竖，有些疑惧起来。于是又搬了个泥娃子，提在手内，先入殿中，次到西廊，都细看了，仍是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所有。随将那泥娃子放在阶上，到那男子面前，也蹲在橛子下，问道：“你这汉子，为着何事，却行此短见？”问了几声，那男子总不言语。

于冰道：“你这人好痴愚，你既肯舍命上吊，你到不肯向我一说么？”那人道：“说也无益，不如死休。”又道：“你既这般谆谆问我，我只得要说了。离此庙五里，有一范村，就是我的祖居。我父母俱无，止有一个妻房，到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十二三岁的也有，六七岁的也有。一家儿六七口，都指我一人养活。我又没有田地耕种，不过与人家佣工度日，今日有人用我，我便得几个钱养家，明日没人用我，我一家就得忍饥。本村有个张二爷，是个仗义好男子，我也常与他家做活。他见我为人勤谨，又知我家口众多，情愿借与我二十两银子，不要利钱，三年后还他，着我拿去做一小生意。我承他的情，便去雁门关外贩卖烧酒。行至东大峪，山水陡至，可惜七驮酒、七个驴，都被水冲去。我与驴夫上了树，才留得性命。

二十两本银全丢，还害了人家七个驴的性命，回家没面目与张二爷相见。不意人将折了本钱的话，向他说知，那张二爷将我叫去，备细问了原由，反大笑起来，说道：’这是你的运尚未通。我今再与你二十两，还与你一句放心话：日后发了财还我，没了也罢了。’我又收他银两，开了个豆腐铺儿，半年来，到也有点利息。又不合听了老婆话，说磨豆腐必须养猪，方有大利。我一时没主见，就去代州贩猪。走了两天，都不吃食水，到第三天，死了两个，昨日又死了一个。我见事已大坏，将剩下这两口猪要出卖于人，人家说是病猪，不买，没奈何减下价钱，方得出脱干净。连死的并活的，止落下五两九钱银子，到折了十三两九钱本儿。我原要回家，将这五两多银子交与妻子，再寻死路。不期走到这庙前，越想越无生趣，不但羞见张二爷，连妻子也见不得。”说罢，拍手顿足，大哭起来。

于冰道：“你且莫哭，这十三四两银子，我如数还你。”

那男子道：“我此时什么时候，你还要打趣我。”于冰道：“你道世上只有个姓张的帮人么？”随向身边取出银包，拣了三锭道：“这每锭是五两，够你本钱有余。”说着，将银子向那男子袖中一塞。那男子见银入袖中，心下大惊，一边止住泪痕，一边用眼角偷视于冰，口里哽哽咽咽的说道：“只怕使不得，只怕天下无此事，只怕我不好收他。”于冰笑道：“你只管放心拿去，有什么使不得？有什么不好收处？”那男子一蹶劣站起来道：“又是个重生父母了。”连忙跳下殿阶，扒倒地下，就是十七八个头，碰的地乱响。于冰扶他起来。那男子问于冰道：“爷台何处人？因何黄昏时分在这庙中？”于冰道：“我是北直隶人，姓冷。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姓。”那男子道：“小人叫段祥，这庙西北五里，就是小人的住家。冷爷此时在这庙中，有何营干？”于冰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因赶不上宿头，在此住一宿。

“段祥道：“小人家中实不干净之至，还比这庙内暖些，请冷爷到小人家中。”于冰道：“我还要问你，你到这庙中，可曾看见个妇人么？”段祥道：“小人没有看见。”于冰道：“你来这庙中，就是为上吊么？”段祥道：“此庙系小人回家必由之路。只因走到庙前，心内就有些糊涂，自己原不打算入庙，不知怎么就到庙中。及至到了庙内，心绪不宁，只觉得死了好。

适才被冷爷大喝了一声，我才看见了，觉得心上才略略有点清爽。”于冰道：“你可听见有人在你耳中说话么？”段祥道：“我没听见，我到觉得耳中尝有些冷气贯入。冷爷问这话必有因。”于冰笑道：“我也不过白问问罢了。”段祥又急急问道：“冷爷头前问我看见妇人没有，冷爷可曾看见么？“于冰笑道：”我没见。“段祥大叫道：”不好了！此地系有名的鬼窝，独行人白天还不敢来，快走罢。“于冰笑道：”就是走，你也该将搭膊解下来。“段祥连忙解下来系在腰间，将于冰与他的银子。

分握在两手内，让于冰先出庙去。到了庙外，偏又走在于冰前面，东张西望，不住的催于冰快走。

到了家门首叫门，里边一个妇人问道：”可是买猪回来么？

段祥道：“还说猪哩，我几乎被你送了命。快开门，大恩人到了。”待了一会，妇人将门儿开放，段祥将于冰让入房内，于冰见是内外两间，外房内有些磨子、斗盆、木槽、碗罐之类，又让于冰坐在炕上，随入内房好半晌。少刻，见一妇人，领出四五个小男女，与于冰叩头。于冰跳下炕来还礼。妇人道：“今日若不是客爷，他的性命不保。”说了这两句。便满面羞涩，领上娃子们入去。段祥复让于冰坐下，又听得内房风匣响。须臾，段祥拿出一大碗滚白水来，说道：“连个茶叶也没有。”于冰接在手内道：“极好。”段祥又顿出一大沙壶烧酒，两碟咸菜，出去买了二十个小馒头，配了一碗炒豆腐，一碗调豆腐皮，摆列在一小木桌上，与于冰斟了酒，又叩谢了。于冰让他同坐。

两人吃着酒，段祥又问起那妇人的话，于冰备细说了一遍，段祥吓的毛骨悚然，又在炕上叩头，直话谈到三鼓已过方歇。次早于冰要去，段祥那里肯放，于冰又绝意要行，嚷闹了好半晌，于冰吃了早饭，问明去向，又亲送了十五六里，流着眼泪回家。

于冰离了范村，走了两天，只走了九十余里。第三日从早间走至交午，走了二十里，见有两座饭铺。于冰见路北铺中人少，走去坐下，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小伙计道：“这叫八里铺，前面就是保德州。”于冰要了四两烧酒，吃了一杯，出铺外小便，猛听得一人说道：“冷爷在这里了。”于冰回头一看，却是段祥，拉着一个骡子，后面相随着一人，骑着个极大极肥的黑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跳下来，交与段祥牵祝于冰将那人一看，但见：熊腰猿臂，河目星瞳。紫面长须，包藏着吞牛杀气；方颐海口，宣露出叱日威风。头戴鱼白卷檐毡巾，身穿宝蓝箭袖皮袄。虽无弓矢，三岔路口，自应喝断人魂；若有刀枪，千军队里，也须惊破敌胆。

于冰看罢，心里说道：“这人好个大汉仗，又配了紫面长须，真要算个雄伟壮士。”只见段祥笑说道：“冷爷走了三天，被我们一天半就赶上了。”又见那大汉问段祥道：“这就是那冷先生么？”段祥道：“正是。”那大汉向于冰举手道：“昨日段祥说先生送他银子，救他性命，我心上甚是佩服，因此同他来追赶，要会会先生。”于冰道：“偶尔相遭，原非义举，此须银数，何足挂齿？”说毕，两人一揖，同入饭馆内坐下。于冰道：“敢问老长兄尊姓大名？”那汉子道：“小弟姓张，名仲彦，与段祥同住在范村。先生尊讳可是于冰么？”于冰道：“正是贱名。

”仲彦道：“先生若不弃嫌我，请到小弟家中暂歇几天，不知道肯去不肯去？”于冰道：“小弟系飘蓬断梗之人，无地不可伫足，何况尊府。既承云谊，就请同行。”仲彦拍桌大笑道：“爽快爽快。”又叫走堂的吩咐道：“你这馆中也未必有什么好酒菜，可将吃得过的，不拘荤素，尽数拿来，不必问我。再将顶好酒拿几壶来，我们吃了还要走路，快着快着。”于冰道：“小弟近月总只吃素，长兄不可过于费心。”少刻，酒菜齐至，仲颜一边说着话儿，一边大饮大嚼。于冰见他是个情性爽直人，将弃家访道大概一说，仲彦甚是叹服。酒饭毕，段祥会了帐。于冰骑骡子，仲彦骑了驴儿，段祥跟在后面，一路说说笑笑，谈论段祥遇鬼的话。说到用泥娃子打倒鬼处，仲彦掀髯大笑道：“弟生平不知鬼为何物，偏这样有趣的鬼，被先生遇着，张某未得一见，想来今生再不能有此奇遇也，罢了。”于是三人一同入范村。正是：从古未闻人打鬼，相传此事足惊奇。

贫儿戴德喧名誉，引得英雄策蹇追。

第九回吐真情结义连城璧设假局欺骗冷于冰

词曰：

心耿耿，泪零零，绿柳千条送客行。贼秃劫将资斧去，石堂独对守寒灯。

右调《深院月》

话说于冰到张仲彦家，两人从新叩拜，又着他儿子和侄儿出来拜见。于冰见二子皆八九岁，称赞了几句去了。须臾，二人净过面，就拿入酒来对酌。仲彦又细细盘问于冰始末，于冰一无所隐。问及仲彦家世。仲彦含糊应对。于冰又说起严嵩弄坏自己的功名话，仲彦拍膝长叹道：“偏是这样人，偏遇不着我和家兄。”于冰道：“令兄在么？”仲彦道：“不在此处。”于冰已看出他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八分，便不再问。顷间，拿来菜蔬，俱是大盘碗，珍品颇多，却不像个村乡中待客酒席。于冰道：“多承厚爱，惜弟不茹荤久矣。”仲彦道：“啊呀！酒馆中先生曾说过，我到忘怀了。”时段祥在下面斟酒，忙吩咐道：“你快说与厨下，添补几样素菜来。”于冰道：“有酒最妙，何用添补？”段祥已如飞的去了。没多时，又是八样素菜，亦极丰洁。过了三天，于冰便告辞别去，仲彦坚不放行，于冰又定要别去。仲彦道：“小弟在家，一无所事，此地也无人，可与弟长久快谈。先生是东西南北闲游的人，就多住几月也未必便将神仙耽误，访道何患无时？”于冰道：“感蒙垂注殷切，理合从命。但弟性山野，最喜跋涉道路，若闲居日久，必致生病”仲彦大笑道：“世上安有个闲居出病来的人？只可恨此地无好景，无好书，又无好茶饭，故先生屡次要别去。我今后亦不敢多留，过了一月再商酌，若必过辞，是以人品不堪待我。”于冰见他情意谆笃，也没得说，只得又住下。

到半月后，仲彦绝早起来，吩咐家下人备香案、酒醴、灯烛、纸马等物，摆设在院中。先入房内，向于冰一揖，于冰即忙还礼。仲彦道：“弟欲与先生结为异姓兄弟，先生以为何如？

”于冰道：“某存此心久矣，不意老弟反先言及。”仲彦大悦，于是大笑着，拉于冰到院中，两人焚香叩拜。于冰系三十二岁，长仲彦一岁，为兄。拜罢，他妻子元氏同儿子侄儿，都出来与于冰叩拜。此日大开水陆，荤素两席，畅饮到定更时候，仲彦着家下人将残席收去，另换下酒之品。于冰道：“愚兄量狭，今日已大醉矣。”仲彦道：“大哥既已酒足，弟亦不敢再强。”立即将家下人赶去，把院门儿闭了，入房来坐下问道：“大哥以弟为何如人？”于冰道：“看老弟言动，决非等闲人，只是愚兄很拙，不能测其深浅。”仲彦道：“弟系绿林中一大盗也。”于冰听了，神色自若，笑说道：“绿林中原是大豪杰栖身之所，自古开疆展土，与国家建功立业，屈指多人。绿林二字，何足为异，又何足为辱？”仲豢摸着长须大笑道：“大哥既以绿林为豪杰，自必不鄙弃我辈。然弟更有请教处：既身入绿林，在傍观者谓之强盗，在绿林中人还自谓之侠客。到底绿林中终身的好，还是暂居的好？”于冰道：“此话最易明。大豪杰于时于势，至万不得已，非此不能全身远害，栖身绿林内。亦潜龙在渊之意，少有机缘，定必改弦易辙，另图正业。若终身以杀人放火为快，其人总逃得王法诛戮，亦必为鬼神不容，那便是真正强盗，尚何豪杰之有？”仲彦伯桌大叫道：“快论妙绝，正合弟意。

”

说罢，忙到院外巡视了一遍，复回来坐下说道：“弟携家属迁于此地，已经七载，虽不与此地人交往，却也不恶识他们，每遇他们婚姻丧葬，贫困无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必行帮助，多少不拘。因此这一村人，若大若小，题起弟名，到也敬服。日前大哥送段祥银两，弟却不以为意，不但与他十四五两，便与他一百四五十两，好名的人与奢遮人都做的来。后听他说，大哥也是个过路的穷人，便打动了小弟要识面的念头，才将大哥赶回。连日不肯与大哥说真名姓，实定不住大哥为人何如。今同居数日，见大哥存心正直。无世俗轻薄举动，又听大哥详言家世，以数万金帛、娇妻幼子，一旦割弃，此天下大忍人，亦天下大奇人，若不与大哥订生死之交，岂不当面错过。弟系陕西宁夏人，本姓连，名城璧，我有个胞兄，名连国玺。从祖父至我弟兄，通在绿林中为活计。我父母早丧，弟至十七岁，即同我哥哥做私商买卖，劫夺人财物，相识下若干不怕天地的朋友，别处还少，惟河南、山东，我弟兄案件最多。弟到二十五岁，想着此等事损人利己，终无好结局，就是祖父，也不过是偶尔漏网，便劝我哥哥改邪归正。我哥哥一听我言，便道：‘你所虑深远。只是我弟兄两个，都做了正人，我们同事的新旧朋友，可能个个都做正人么？内中有一两个不做正人，不拘那一案发觉了，能保他不说出你我的名姓么？况我们做了正人，他们便是邪人，邪与正势不两立，不惟他们不喜，还要怨恨你我无始终，其致祸反速。你今既动了改邪归正念头，就是与祖父接续香火的人，将来可保首领，亦祖父之幸也。家中现存银八千余两，金珠宝玩颇多，你可于山西、直隶僻静乡村内，寻一住处，将你妻子并我的儿子，同银两等物，尽数带去，隐姓埋名。你们过你们的日月，我还做我的强盗。至于你嫂子和我，若得终身无事，就是天大福分。设或有事，这一颗脑袋，原是祖父生的，也是祖父自幼教我做这事的，万一事出不测，这脑袋被人割去，或者幽冥中免得祖父罪孽，也算他生养我一常’我彼时说：‘哥哥望五之年，理该远避。兄弟年力精壮，理该和他们鬼混，完此冤债。’我哥哥：‘你好胡说。我为北五省有名大盗，领袖诸人。你去了有我在，朋友们尚不介意；我去了留下你，势必有人在遍天下寻我。倘被他们寻着，那时我也不能隐藏，你也不能出彀，事体犯了，咱弟兄两个难保不死在一处。你我的事，也没什么迟早。你既动此念，你就于今日连夜出门，寻觅一妥当安身地方，然后来搬家眷起身，不但你可保全性命，连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都有出头日子了。’此地即我采访之地也。”到家眷起身时，我哥哥又道：‘今后断不可私自来看望我，亦不可差人来送书字，教人知道你的下落，便是枉费一番心机。

你权当我死了一般，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从此痛哭相别。弟在这范村已是七年，一子一侄，到都结了婚姻。我哥哥如今不知作何境况？“说着，眼中流下泪来，又道：”我早晚须去看望一遭方好。

“于冰不绝口的称扬赞叹。城璧拂拭了泪痕，又笑说道：”大哥是做神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的人，将来成与不成，我与不敢定。然今日肯抛妻弃子，便可望异日飞升。假若成了道时，仙丹少不得要送我一二十个。“于冰也笑道：”你姑俟之，待吾道成时，送你两斗何如？

“两人都大笑起来。

又过了数天，于冰决意要去。城璧还要苦留，于冰道：”我本闲云野鹤，足迹应遍天下，与其住在老弟家，就不如住在我家了。“城璧知于冰去意极坚，复设盛席饯别。临行头一夜，城璧拿出三百两程仪，棉、皮衣各一套，鞋袜帽裤俱全。于冰大笑道：”我一个出家人，要这许多银子何用？况又是孤身，且可与我招祸。我身边还有五六十两，尽足盘用。衣服鞋袜等类全领，银子收十两，存老弟之爱。“城璧强逼至再，于冰收了五十两。二人叙谈了一夜。次日早饭后，于冰谢别，段祥也来相送。城璧叮咛后会，步送在十里之外，洒泪而回。于冰因段祥家口多，又与了他两锭银子。段祥痛哭叩别。

于冰行走了月余，也心无定向，由山西平陆并灵宝等地，过了潼关，到华阴县界，行至华山脚下，仰首一看，见高峰远岫，集翠流青，云影天光，阴晴万状，实五岳中第一葱秀之山也。于冰一边走着，一边顾盼，不禁目夺神移，又想着外面已如此，若到山深处，更不知如何。本日即左近寻店住下。次早问明上山路径，绕着攀道，纡折回环，转过了几个山峰，才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处，不想都是就山势凿成亭台石窟廊榭等类。

又回思日前经过的火焰山、六盘山，大概多与《西游记》地名相合，也不知他当日，怎么就将花果山水帘洞做到海东傲来国，火焰山做到西天路上，真是解说不出。看玩了好一会，就坐在那水帘洞前歇息，觉得身上冷起来。心中说道：”日前要去游山西五台，身上俱是夹衣，致令空返。此番连城璧贤弟美意，赠我棉皮衣服，得上此山，设有际遇，皆城璧贤弟所赐也。“正坐间，忽然狂风陟起，吹的毛骨皆寒。于冰心惊道：”难道又有虎来不成？“

少刻，光摇银海，雪散梨花，早飘飘荡荡下起雪来。但见：初犹如掌，旋复若席。四野云屯，乱落有屑之玉；八方风吼，时名无电之雷。蔼蔼浮浮，林簏须臾变相；瀌瀌奕奕，壑洞顷刻藏形。委积徘徊，既遇圆而成璧；联翩飞洒，亦因方以为珪。八表氤氲，天地凝成一色；六花交错，峰岗视之皆银。

纨鹇减缟，皓鹤夺鲜。古桧苍松，不闻乌喧鸟叫；流泉石室，断绝虎啸猿啼。银甲横空，想是玉龙战败；霜华遍地，何殊素女朝回。万顷同辉烂兮，似烛螭衔耀昆山；千岩失翠灿矣，如封姨剖蚌沧海。

于冰见雪越下越大，顷刻间万里皆白，急忙回到山下，至昨晚原住店中，借火烘衣，又顿了几两烧酒御寒。

少刻店主人出来，笑问道：“客人回来了，遇着几个神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也不答他。旁边一人问道：“这位客官，认得神仙么？”店主人笑道：“昨日这位客人住在我家，说要上山去访神仙。

今日被雪辞了回来，少不得过日还要去拜。”那人道：“天地间有神仙，就有人访神仙，可见神仙原是有的。”于冰忙问道：“老哥可知道神仙踪迹么？”那人道：“是神仙不是神仙，我也不敢定他，只是这人有些古怪，我们便都猜他是个神仙。”于冰喜道：“据你所言，是曾见过，可说与我知道。”那人道：“离此西南，有一天宁寺，寺后有一石佛岩，在半山之中，离地有数丈高。山腰里有一石堂，石堂傍边有一大孔，孔上缚着铁绳一条，直垂在沟底。铁绳所垂之处，俱有石窟窿，可挽绳踏窟而上。当年也不知是谁凿的窟窿，是谁将铁绳穿在孔内，在那地方许多年，从无人敢上去。月前来了个和尚，在天宁寺止住了一夜，次日他就上那石堂去。人早午定在石堂外坐半晌。寺中和尚见他举动怪异，传说的远近皆知。起初无人敢上去，止与他送些口粮，他用麻绳吊上去。近日也有胆大的人敢上去，问他生死富贵的话，他总不肯说，究竟他都知道，怕泄露天机。

他虽是个和尚，却一句和尚话不说，都说的是道家话，劝人修炼成仙。日前我姐夫亦曾上去见他，还送了他些米，心服的了不得。客官要访神仙，何不去见见他，看是神仙不是。”于冰道：“老哥贵姓？”那人道：“我叫赵知礼，就在天宁寺下居住，离此八十里。”于冰道：“你肯领我一去，我送你三百大钱。”知礼道：“这是客爷好意作成我，我就领客爷一去。客爷贵姓。

”于冰道：“我姓冷。”知礼道：“我也要回家，此时雪大，明日去罢。”不意次日仍是大雪，于冰着急之至，晚间结计的连觉也睡不着。直下了四日方止。

到第五日，于冰与知礼同行，奈山路原本难走，大雪后，连路都寻不着，两人走了三天，方到知礼家，就在他家住了一夜，吃了些莜麦面饼。于冰念他一路扶持，送了他一两银子。

知礼喜出望外，领于冰上了天宁寺山顶，用手指道：“对面半山中，那不是石堂和铁绳么？”于冰道：“果然有条铁绳，却看不见石堂。”知礼扶于冰下了山，直送他到石佛岩下，指着道：“上面就是那神仙的住处。”于冰见四面皆崇山峻岭，被连日大雪下的凸者愈高，凹者皆平，林木通白。细看那铁绳，一个个尽是铁环连贯，约长数丈，岩上都凿着窟窿，看来着实危险。

问知礼道：“你敢上去么？“知礼道：”我不敢，设或绳断，或失手吊了下来，骨头都要粉碎哩。“于冰又详细审度了一番，说道：”我再送你一两银子，你帮我上去。“知礼道：”冷爷便与我一百两，我也无可用力。据人说上去还好，下来更是可怕，不如回去罢，你一个读书人，那里会攀踏这些险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也不答他，心里说道：“难道罢了不成？”于是将衣襟曳扎起，定了定心，把铁环双手挽住，先用左脚踏住石窟，次用右手倒换。已到半岩间，只听得知礼吆喝道：“好生挽住绳呀！”这一声，于冰便身子乱颤起来，从新又拿主意道：“到此田地，只合有进无退，惧怕徒伤性命。”于是又放胆踏窟倒手，约有两杯茶时，已到了岩顶，扒了上去。

那石岩却甚是平正，竟有四五尺宽，低头往下一望，毛骨悚然，不但知礼，连沟底也看不明白。再看那铁绳，竟是从山腰里凿透一大窟，将铁绳横穿了过去，倒挂在下面。东边流着一股细水，西边还有四五步远，便是石堂。石堂门却用一块木板堵着，也不过三尺高下，二尺来宽。用手将木板一推，应手即倒。向石堂内一觑，果有一和尚，光着头，穿着一领破布纳袄，闭着眼坐在上面。于冰俯身入去，也不敢惊动他。见石堂仅有一间房大，东边堆着些米，西边放着些干柴，和大沙锅、大炉、木碗等类。地下铺着一条破毡，和尚就坐在上面，毡上还有几本书，和笔砚纸张诸物。石壁三面都镌着佛像。

再看那和尚，头圆口方，项短眉浓，虽未站起来，身躯也未必高大。猛见那和尚把眼一睁，大声说道：“你来了么？”于冰连忙跪下道：“弟子来了。”那和尚将于冰衣服估计了两眼，说道：“你起来，坐在一边讲话。”于冰扒起来，侍立一傍。那和尚道：“我教你坐，只管坐了就是，何必故逊。”于冰坐在下面。那和尚道：“你涉险至此何干？”于冰道：“弟子弃家蓬行，历尽无限艰苦，昨在华山脚下，访知老佛寄迹此岩，因此拚命叩谒，望佛爷大发慈悲，指示岸畔。”那和尚道：“不用你说，我已尽知。”于冰道：“敢问老佛法号宝刹。”那和尚道：“我也不必问你的名姓居址，你也不必问我的出处根由。”说罢，磨墨展纸，写了几句，递与于冰。于冰双手接来一看，见字到写有几分苍老，上写道：身在空门心在玄，也知打坐不参祥。婴儿未产胎由浅，姹女逢媒月始圆。搅乱阴阳通气海，调和水火润丹田。汞龙铅虎初降后，须俟恩纶上九天。

于冰看罢道：“大真人乃居凡待诏之仙，弟子今得际遇，荣幸曷极。”说着，在地下又磕了十几个头。那和尚道：“你起来。”于冰跪恳道：“万望真人念弟子一片至诚心，渡脱了罢。

”那和尚道：“你欲何求？”于冰道：”弟子欲求长生大道。”

和尚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本无形无声，故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言：‘恍兮惚兮，如见其像；依焉稀焉，如闻其声。’修道者，要养其无形无声，以全其贞。天得其贞故长，地得其贞故久，人得其贞故寿。“说罢，将自己的心一指，又将于冰的心一指，道：”你明白了么？“于冰道：”真人的话最易明白，其所以然还未明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尚呵呵笑道：”难哉难哉！这也怪不得你，你想来还未吃饭。“随用手指道：”你看柴米火刀锅炉俱有，石堂外有水，你起来做饭。“于冰答应了一声，连忙扒起，煨火取水做饭。

须臾饭熟，那和尚又从米傍取出咸菜一碟，筷子二副，着于冰坐了，和他同吃，吃完，于冰收拾停妥，天已昏黑。和尚道：”你喜坐则坐，喜睡则睡，不必相拘。我明日自传你大道真诀。

“说着，向石墙上一靠，瞑目入定去了。到二鼓时，于冰留神看那和尚，见他也常动转，却不将身睡倒，鼻孔中微有声息。

于冰那里敢睡，直坐到天明。

次日，日光一出，和尚取过一本书来，又取出一茎香来，道：”看此书必须点此香，方不亵渎神物。“于冰叩头领受。那和尚见于冰点着了香，说道：”你可焚香细玩，我去石堂外散步一时。这石堂口儿，必须用木板堵了门，虽然黑些，也还看得见字。于冰将香插在面前，且急急掀书细看，见里面的话多奇幻费解，看了两三，觉得头目昏晕，眼睛暴胀起来，顷刻间天旋地转，倒在地下，心里甚是明白，眼里也看得见，只是不能言语，并用动手脚。少停，那和尚一脚将木板踢倒，笑嘻嘻入来，先将于冰扶起，把皮袄脱剥下来。又向腰间乱摸，摸到带银的去处，用手掏出，打开看视，见有百十两银子，喜欢的跳了几跳。随将他的书并笔砚，同银子都装在一小搭联内，斜挂在肩头，笑向于冰道：“我困了许多日月，今日才发利市，这是你来寻我，不是我来寻你。”又指着于冰大小棉袄道：“若错过我，谁也不肯与你留下，让人穿着罢。天气甚冷，你这皮袄我要穿去。”说着，将皮袄套在身上，指着地下铺的毡子道：“我送了你罢。”又向于冰打一稽首道：“多谢布施。”说罢，笑的出石堂去。于冰耳内听得清楚，眼中看得分明，无如身子麻软，和感了痰症一般，大睁着两眼，被他拿去。直待那柱香点尽，好半晌才略能动移，又待了一会，才慢慢的坐起，觉得浑身骨头如无，口渴的了不得。强打精神，扒出石堂，心上略觉清爽些，又扒到东边流水处，用手捧着吃了几口水，立即身子强壮起来。

原来那和尚是湖广黄山多宝寺僧人，颇通文墨，极有胆量，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去，屡以此等法子骗人。他是和尚，偏要说道家话，是教人以他为奇异，人便容易入套些。适才那炷香，名为闷香，见水即解，贼盗亦偶用之，因此久走江湖人，于睡时头边着一盆水，防此物也。于冰将家中并连城璧送的银两，一总落在他手，喜的留得命在，瓶口中还有七八两散碎，未被那和尚摸着。回到石堂，反自己笑起来，打火做饭，吃后放倒头便睡。睡至次日，吃了早饭，方出石堂，手挽铁环，脚踏石窟，一步步倒退下山底，觉得比上时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力许多，只是危险可怕之至。自此后他心无定向，到处里随缘歇卧，访寻名山古洞，仙人的遗迹去了。

正是：

修行不敢重金兰，身在凡尘心在仙。

误听传言逢大盗，致他银物一齐干。

第十回冷于冰食秽吞丹药火龙氏传法赐雷珠

词曰：

踏遍西湖路，才得火龙相顾。食秽吸金丹，已入仙家门户。

今宵邀思露，此数谁能遇。苦尽自甜来，方领得其中趣。

右调《伤春怨》

且说冷于冰自被和尚劫骗后，下了石佛岩。他也心无定向，到处访问高明。盘费用尽，又生出一个法儿，买几张纸，写些诗歌，每到城乡内，与那铺户们送去。人见他的字甚好，三五十文，或七八十文，到没什么丁脸处。游行了五六年，神仙也没遇着半个。一日想道：我在这北五省混到几时。闻得浙江西湖，为天下名胜之地，况西湖又有葛洪真人的遗迹，不可不去瞻仰瞻仰。遂一路饥餐渴饮，过了黄河，从淮安府搭了一只船，到了扬州，看了平山堂、法海寺，日逐家士女纷坛，笙歌来往，非不繁华，但他志在求仙，以清高为主，觉得无甚趣味。到是天宁寺有几百尊罗汉，塑的眉目口鼻，无一个不神情飞动，到要算个大观。至镇江府，见金山英华外露，焦山美秀中藏，真堪悦目移神。后到苏州，又看了虎丘，纯像人工杂砌，天机全无，不过有些买卖生意，游人来往而已。心中笑道：北方人题起虎丘，没一个不惊天动地，要皆是那些市井人与有钱的富户来往走动，他那里知道山水中滋味。正经有学问的人，不是家口缠绕，就是盘费拮据，反不能品题风月，笑傲烟霞，岂不令人可叹。后见观音山奇石千层，范公坟梅花万株，又不禁欣羡道：此苏州绝胜奇观也。又闻得江宁等处，还有许多仙境，只是他注意在西湖，也无心去游览。

从苏州又坐船，日夜兼行，见山川风景，与北方大不相同，虽未到山阴道上，已令人接应不暇矣。到杭州城隍山游走了一遍，看了钱塘江的潮，随到西湖，不禁大赞道：“此天下第一江山也。”他便住在西湖僧舍。起先还是白天游走，晚间仍回庙内，后来游行的适意，要细细的领略那十景风味。每遇月色清朗的时候，他便出了庙，随处游行，也有带壶酒对景独酌的时日。游行的疲困了，或在寺院门外暂宿，或在树林旁边歇足，他也不怕什么虫蛇鬼怪，做了个小布口袋。装些点心在内，随便充饥。来往了五六十日，他把西湖的后山，人历来不敢去的地方，他也走了许多，见里面也有些静修之人，盘问起来，究竟一无知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一日晚间，正遇月色横空，碧天如洗，看素魄蟾光，照映的西湖水中如万道金蛇，来回荡漾，又见游鱼戏跃于波中，宿鸟惊啼于树杪，清风拂面，襟袖生凉，觉得此时万念俱虚，如步空凌虚之乐。将走到天竺寺门前，见寺傍有一人倚石而坐，于冰见他形貌腌臜，是个叫花子，也就过去了。走了数步，心思道：“我来来往往，从未见此辈在此歇卧。今晚月色绝佳，独行寂寞，就与他闲谈几句，何辱于我。”又一步步走回来。

那花子见于冰回来，将于冰上下一看，随即将眼就闭了。于冰也将那花子一看，见他面色虽然焦枯，那两只眼睛，神光灿烂，迥异凡俦。心中暗想道：“或者是个异人，亦未敢定。”上前问道：“老兄昏夜在此何为？”那花子见于冰问他，将眼睁开道：“我两日夜水米未曾入口，在此苟延残喘。”于冰道：“老兄既缺饮食，幸亏我带得在此。”将小口袋取出，双手递与。那花子接来一看，见有十数个点心在内，满面都是笑容，念了声“阿弥陀佛”，连忙将点心向口内急塞，顷刻吃了个干净，笑向于冰道：“我承相公救命，又可再活两天。”将布袋交与于冰，口里说了声“得罪”，把身子往下一倒，就靠上石头睡去了。于冰笑道：“吃了就睡，原也是快活事。”随叫道：“老兄且莫睡，我有话说。”那花子被叫不过，说道：“我身上疲困的了不得，有话再遇着说罢。”说毕又睡倒。于冰道：“老兄不可如此拒人，我要问你的名姓。”那花子只是不理。于冰用手推了他几下，只见那花子怒恨恨坐起来，说道：“我不过吃了你向个点心，身子未尝卖与你，你若如此聒噪，我与你吐出来何如？”于冰道：“我见台驾气宇异常，必是希夷、曼倩之流，愿拜求金丹大道，指引迷途。”花子道：“我晓得什么金丹大道小道？你只立心求你的道去，那金丹自然会寻着你来。”说罢，又仍旧睡倒。

于冰听了这几句话，越发疑心他不是等闲人，于是双膝跪倒，极力用手推他，说道：”弟子撇妻弃子，五六年有余，今日好容易得遇真仙，仰恳怜念痴愚，明示一条正路，弟子粉骨身，也不敢忘仙师的恩典。“那花子被缠不过，一蹶劣坐起，大怒道：”这是那里的晦气？“用手在地下一指道：”拣起那个东西来。“于冰随指看去，是一个虾蟆，拾在手内一看，见已经破烂，里边有许多虫蚁在内，腥臭之气比屎还难闻，又不敢丢在地下，问那花子道：”拣起这物何用？“花子大声道：”将他吃了，便是金丹大道。“于冰听罢，半晌说不出话来，心中打算道：”若真正是个神仙，藉此物试我的心诚不诚，便是我终身造化；假若他借此物耍笑我，岂不白受一番秽污。“又想道：”世上那有个轻易渡人的神仙？就便是耍笑我，我若吃了，上天也可以怜念我修道之诚。“随即闭住了气，用嘴对正那虾蟆一咬，起初还有些气味，自一入口，觉得馨香无比，咽在肚中，无异玉液琼浆，便觉精神顿长，两目分外清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吃完，只见那花子大喜道：”此子可以教矣。“笑问道：”子非广平冷于冰，号不华者乎？“于冰连忙跪倒，顿首道：”弟子是。“花子道：”吾姓郑，名东阳，字晓辉，当战国时，避乱山东劳山，访求仙道，日食草根树皮八十余年。得遇吾师东华帝君，赐吾火丹，服之通体皆赤，须眉改易。又授吾丹经一卷，道书十三篇。吾朝夕捧读，细心研求，二年后始领得其中妙旨。于是仗离地之精，吸太阳之火，复藉本身三昧，修炼成道。上帝命仙官仙吏，召吾于通明殿下，奏对称旨，敕封我为火龙真人。我看你向道虽诚，苦无仙骨。适间死虾蟆，乃吾炉中所炼易骨丹也，四九之日，即可移精换髓，体健身轻，抵三十年出纳功夫。你才说金丹大道，微渺难言，你可坐在一旁，听吾指授。“于冰跪扒了半步，痛哭流涕道：”弟子尝念赋质人形、浮沉世界，茬苒光阴，即入长夜之室，轮回一堕，来生不知作何物类，恐求一人身而不可得。因此割恩断爱，奔走江湖，奈茫茫沧海，究不知何处是岸。今幸睹慈颜，跪听犹恐无地，尚敢坐领玄机耶。“真人点首至再，因教谕道：”吾道至大，总不外‘性命’二字。佛家致虚守寂，止修性而不修命；吾道立竿见影，性命兼修。神即是性，气即是命。大抵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诚能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晤，惟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所无亦无。无无亦无，湛然常寂。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有动之动，出于不动；有为之为，出于无为。无为则神归，神归则万物云寂；不动则气泯，气泯则万物无生。耳目心意俱忘，即众妙之门也。故对境忘境，不沉于六贼之魔；居尘出尘，不落于万缘之化。须知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如鸡抱卵，不可须臾离也。你看草木根生，去土则死；鱼鳖沉生，去水则死；人以形生，去气则死。故炼气之道，以开前后关为首务。二关既开，则水火时刻相见，而身无凝滞矣。当运气时，必先吐浊气三口，然后以鼻尖引清气一口，运至关元，由关元而气海，由气海而分循两腿而下，至足涌泉，由涌泉提气而上，至督脉，由督脉而泥丸，由泥丸而仍归于鼻间，由鼻而复运至关元，此谓大周天。上下流行，贯串如一，无子午卯酉，行之一时可，行之尽夜可，行之百千万年，无不可也。此中有口诀，至简至易，老死《参同契》等书者，究何益哉！“随向于冰耳边，秘授了几句。于冰心领神会，顿首拜谢。

又道：”金丹一道，仙家实有之。无如世俗烧炼之士，不务本源，每假黄白术坑己害人。天下安有内丹未成，而能成外丹飞升者？故修炼内丹，必须采二八两之药，结三百日之胎，全是心上功夫，坐中炼气，吞津咽液，皆末务也。只要照吾前所言行为，于无中养就婴儿，阴分添出阳气，使金公生擒活虎，令姹女独驾赤龙。乾夫坤妇，而媒嫁黄婆；离女坎男，而结成赤子。一炉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焰炼虚空，化作半丝微尘，万顷冰壶照世界，形如一粒黍米。神归四大，乃龟蛇交合之时；气入四肢，正乌兔郁罗之处。玉戎芦进出黄金液，红菡萏开成白露花。至此际，超凡入圣，而金丹大道成矣。然此时与你言，你也领会不来，必须躬行实践，进得一步，方能晓得一步也。虽如此说，而密窍亦不可不预知。“遂传安胎采药、立炉下火之法。于冰--一存心苦记，领受仙言。

真人从身边取出小葫芦一个，又木剑一口付与于冰道：”此葫芦亦吾锻炼而成，虽出于火，却能藏至阴之气物。你可是以明年八月，去湖南安仁县城外柳家社，乃妖鬼张崇等作祟之地。“遂说与如何收法。又道：”你若得此，总不能未动先知，而数千里内外事，差伊等探听，亦可明如指掌。木剑一口，长不过八九寸，若迎风一晃，可长三尺四五。此剑乃符咒喷噀，能大能小，非干将莫邪之类所能比拟其神化也，授你为异日拘神遣将逐邪之用。“于冰顿首收谢。真人又道：”我每知你山行野宿，因是出家人本等，奈学道未成，一遇妖魔鬼厉、虎豹狼虫，徒伤性命。“又从怀中取出一物，圆若彩球，红如烈火，大小与弹丸相似，托在掌中，旋转不已。真人道：”此宝名为雷火珠，系用雷屑研碎，加以符箓法水，调和为丸。吾日日吸太阳真火，于正午时，又用吾本身三昧真火，并离地枣木，贮于丹炉之下焚烧，合此三火，锻炼一十二年，应小周天之数，方能完成，吾实大费辛勤。此宝不但山海岛洞妖魔经当不起，即八部正神、普天列宿被他打中，亦必重伤。用时随手掷去，便烟火齐发，响同霹雳，以手招之即回，真仙家至宝也。汝须小心收藏。“于冰欣喜过望。真人又道：”昔吾师东华帝君初遇时，止授火丹一丸、修道书十三篇、风火剑二口。今我初遇你，即付以至宝，此皆格外提拔。本拟再迟三五十年渡你，因你以少年大富户，能割舍妻子，又怕你山行野宿，为异类伤了性命，因此早渡脱你几十年。吾教下还有几个弟子。有位列大仙授敕封者，有相随一二千年成地仙者，他们那一个能得我如此青目。

“于冰连连顿首，触地有声。

真人又道：”明岁收伏张崇后，还有一事用你了决，临期我自遣人助你。你从今后，要步步趋向正路，若一事涉邪，我定用神火烧汝皮，迅雷碎汝骨，决不轻恕，你宜凛之慎之！凡有益于民生社稷者，可量力行为，以立功德。“说罢，将地一指，地下裂开一缝，真人身入缝中，其地复合。于冰欣羡道：”我将来有此神通，也就足矣。“于是对着那块大石，诚诚敬敬，拜了四拜，然后坐下，将真人秘授的口诀，并修炼次第，从头暗诵，一字不差，方才动身。

正是：

抛妻弃子几多年，风雨饥寒亦可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尽苦中无限苦，今宵始得结仙缘。

第十一回仗仙剑柳社收厉鬼试雷珠佛殿诛妖狐

词曰：

剑吐霜华射斗牛，碧空云净月当头，几多磷火动人愁。雷珠飞去，二鬼齐收。

何处红妆任夜游，片言方罢后，动戈矛。相随佛院未干，妖狐从此毙，自招尤。

右调《散天花》

话说于冰自火龙真人传道术之后，也无暇看西湖景致，就在西湖后山，寻了个绝静地方，调神御气，演习口诀，已一年有余。因想起火龙真人吩咐的话，此时已是七月半头，还不到安仁县，更待何时。一路坐船到湖广，舍舟就陆，入了安仁县交界，逢人访问，才知这柳家社在安仁之东，离城还有八九十里，直至过午时分，方才到了，不想是个小去处，内中止有五六十家。于冰拣一老年人问道：”此处可有客店没有？“老人道：”我们这里没有客店，若要暂时住宿，你从这条巷一直往西，尽头处有个豆腐铺，他那边还留人。“于冰依言，到了铺内，见是一明一暗两间草房，内中有几条大木凳，全系缸坛、碗蝶、小磨之类，内有一老汉，看着后生磨豆腐。于冰举手坐下，身边取出几十文钱来放在桌上。那后生知是要吃酒饭的，随即取来一壶烧酒，又拿过一碟盐水调豆腐来。于冰问道：”贵铺可留人住宿么？“那老汉代应道：“敝县老爷法令森严，我们留的都是本地熟人，生客不敢留祝”于冰道：“我是北方人，因有一朋友约在此地相会，欲在贵铺住一夜等候他，不知使得使不得？”老汉道：”若是住一两夜，也还使得。“于冰又回了他两碗米饭，找给了钱。

到黄昏时候，见家家都关闭门户，街上通没人行走，又见那后生也急忙收拾板壁，于冰道：”天色尚早，怎么就要睡么？

“老汉道：”你是远方人，不知敝地利害。“于冰道：”有什么利害？“老汉道：”说起来，到像个荒唐乱道，少刻便见真实。我们这地方叫柳家社，先有个姓张名崇的人，就住在我这房子北头。这小厮力气最大，汉仗又高，相貌极其凶恶，专一好斗殴生事，混闹的一社不安，衙门中公差也不敢惹他。总告他到官，刑罚也制他不下。今年正月里，上天有眼，教这恶人死了，我们一社人无不庆幸。不意他死后更了不得，到黄昏后屡屡现形，在这社里社外作祟。造化低的遇着他，轻则毒打，重则发寒发热，十数天还好不了；再重些的，疯叫狂跑，不过三两天就送了性命。先日还止是他一个，从今年四月里，又勾引着无数的游魂来。每到天阴雨湿之际，便见许多黑影子，似乎人形，入我们社里来，抛砖掷瓦，惊吓的六畜不安。或哭或号，或叫人门户，有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的开门看视，却又寂静无人。亦有目有所睹，或被他们打伤，或于口耳鼻三处俱填入沙土不等。每一来混到三四更鼓方歇。“于冰听了，心下大喜道：”我到此正要访问妖鬼备细，却被他一一说出。“忙问道：”为何不请法师降他？“那后生接说道：”大前日晚间，又来闹了一次。先时请了个阴阳先生降服他们，几乎被他们打死。本社姜秀才为头，写了一张公呈子，告在本县老爷案下。他素常极会审事，不意到这鬼上他就没法了。“”他这样忽去忽来，不知也有个停留的地方没有？“老汉接说道：”怎么没有？出了我们这社北一里多地，有个大沙滩，滩中有二百多株大柳树，那就是他们停留之地。到晚间，二三十人也不敢去。就是我们这柳家社，也是因这柳树多，方命名的。今年六月间，大家相商，将这柳树尽情砍倒，使他无存身之地。

止砍了五六株，到被他一连大闹了七八夜，如今连一枝柳条也不敢砍了。“于冰听罢，便不再问。睡到三更时候，暗暗的开了房门，抬头见一轮好月，将木剑取在手中，迎风一晃，倏变有三尺余长，寒光冷气，直射斗牛。一步步往北行去，果见有无数的柳树，一株株含烟笼月，带露迎风，千条万缕，披拂在芜草荒榛之上。又见有数十堆磷火，乍远乍近，倏高倏低，纷纷攘攘，往来不已，视之红光绿焰，闪烁夺睛。于冰大步走至了林内，用剑尖在地下画了一大圆圈，站在圈中间。只见那些磷火，俱云行电逝的将于冰一围，却不敢入这圈内。又见有大磷火两堆，约五尺余高，为众磷火领袖，顷刻间起一阵阴风，化出了两个人形，众磷火随着他乱滚，少间，用砂石土块乱打起来。于冰取雷火珠在手，惟恐二鬼招架不起，向众磷火掷去。只见红光如电，大震了一声，但见：非同地震，不是山崩。黑雾迷空，大海蛟龙避；金光遍地，深山虎豹潜逃。岛洞妖魔，心惊胆碎；幽冥鬼怪，魄散魂离。

自古雷火天际下，于今烟雾手中飞。

雷火珠过处，数十堆磷火全无。于冰将手一招，此宝即回，再看二鬼，已惊倒在地下。于冰大喝道：”些小游魂，何敢拢乱乡村，伤残民命！“二鬼扒起，连连叩头道：“小鬼等原不敢肆行光天化日之下，只因出母胎时，年月日时，都犯着一个癸字，实赋天地之恶气而生。今魂魄无倚，潜聚在这柳树疃游戏，仰恳法师谅情垂怜。”于冰道：“本该击散魂魄，使尔等化为乌有，但念在再四苦求，姑与自新之路。此后要听吾收管，不拘千里百里事件，差你两个打听，俱要据实回覆。功程完满，我自送你们托生富贵人家。”二鬼又连连叩头道：“小鬼等素常皆会御风而行，一夜可往来千里。即承法师开恩收录，谁敢不尽心竭力，图一个再转人身。”于冰听罢，着二鬼报名，以便差委。二鬼自陈：一叫张崇，一叫吴渊。于冰道：“张崇可改名超尘，吴渊可改名逐电。”随向腰间解下火龙真人与的葫芦儿，用行起默诵真言，喝声：“入！”但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鬼化为两股黑气，飞入葫芦内来。于冰将口儿塞住，系在腰间，又将木剑用法收为一尺长短，带于身边，仍悄悄的回到原处睡觉。

至次早，算还了帐目，又吃了早饭，回安仁县来。一路缓缓的行走，到日西时分入了县城，走了几家店房，都为孤身无行李，不肯收留。于冰想道：”店中人多，到是寺院中最好。“寻了一会。见城北寥寥几家人家，有一座极大寺院，旧金字牌上写着”舍利寺“三字。于冰到山门前，却见个小沙弥出来，于冰道：”我要寻你师傅说话。“沙弥便领了于冰，到西边小院内，有一间禅房，房内床上，坐着五十多岁的一个和尚。但见：毗卢帽半新半旧，纱偏衫不短不长。面如馒首，大亏肥肉之功；肚似西瓜，深得鲁酒之力。顶圆项短，宛然弥勒佛子孙；性忍心贪，实是柳盗跖哥弟。

于冰举手道：”老禅师请了。“那和尚将于冰上下一看，见衣服褴褛，便掉头骂小和尚道：”黄昏时候，也不管是人是贼，竟冒昧领将入来，成个甚么规矩！“于冰道：”穷则有之，贼字还加不上。“随向腰间取出一块银子，放在和尚桌上，说道：”小生有一朋友，彼此相订在安仁县内会面，大约三两天就来。

今欲在宝刹住几天，白银一块，权为饮食之费，祈老师笑纳。

“和尚将眼一瞬，约略着有一两五六钱，脸上才略有点笑容，慢慢的下了禅床，与于冰打一问讯道：”先生休要动疑，数日前也是这小孽畜，领来一人，在贫僧禅房内宿了一夜，天明起来，将一床棉被拿去。“于冰道：”人原有品行高下，这也怪不得老师防范。“说毕，让于冰坐下，问道：”先生贵籍贵姓？“于冰道：”小生北直隶秀才，姓冷，名于冰。敢问老师法号？“和尚道：”贫僧法名性慧，别号圆觉。“不多时，小和尚掇来两钟白水茶放下。性慧看着银子，弩了弩嘴，小和尚会意，就收的去了。性慧随即出来，与火工道人说了几句话，复入来相陪。

到起更时，道人拿入一盘茄子，一盘素油拌豆腐，一盘白菜，一盘炒面筋，又是一小盆大米干饭，摆在地桌上。性慧陪于冰吃毕，说道：”后院东禅房最僻静。“吩咐道人快点灯，又道：”敝寺被褥缺少，望先生见谅。“于冰道：”小生是从不用被褥的，有安歇处即好。“性慧领于冰到第二层东禅房内，见有两张床，上面铺着芦席一片，墙上挂着一碗灯，四下里灰尘堆满。

性慧道了安置，回去了。到次日，早午饭仍在前面，饮食更是不堪。于冰见那和尚甚势利，不愿和他久坐，吃完饭，即归后院运用内功。住了三天，吃了他六顿大米饭，率皆粗恶不堪之物。他问贵友来不来话，到絮聒了二十余次。

一日午间，从和尚房中吃饭出来，走至二层院内，道：”我来此已四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因炼静中功夫，从未到这庙后走走，不知还有几层院落。“于是由东角门入去，见院子大小与前院相似，三面都是极高的楼房，楼上楼下俱供着佛像，却破坏的不堪。

周围游走了一回，又从第三层院西角门入去，到第四层院内，见三层楼房，和前院是一样修盖，只见规模越发大了。于冰在楼上楼下看毕，说道：”可惜这样一座大寺院，着性慧这样不堪材料做住持，不能从新修建，致令佛庙衰颓，殿宇破坏。“再要入第五层院去，见东西角门上着锁，从门隙中一觑，后面从是空地，最后便是城墙。于冰道：”真人在西湖吩咐，安仁县有两件事用我了决，或者就为这处寺院，着我设法修盖，亦未可知。我到明日与和尚相商，成此善举。“看毕，回到东禅房闭目打坐。猛然心上一惊，睁眼看时，见面前站着个妇人，甚是美艳。但见：宝蓝衫子，外盖着斗锦背心，宛是巫山神女；猩红履儿，上罩定波小袜，俨如洛水仙妃。不御铅华，天然明姿秀色；未薰兰麝，生就玉骨灵香。淡淡春山，含颦处无意也休疑有意；盈盈秋水，流盼时有情也终属无情。雾鬓风鬟，较蓝桥云英，倍多婀娜；湘裙凤髻，比瑶池素女，更觉端严。私奔未尝无缘，陡来须防有害。

于冰见那妇人乌云叠鬓，粉黛盈腮，丰姿秀美，态度宜人，心上深为惊异，大声问道：”你是何处女流，为甚夤夜到此？“只见那妇人轻移莲步，款蹙香裙，向于冰轻轻万福道：”奴乃寺后吴大公次女也。今午后见郎君在后院闲步，知为怜香惜玉之人，趁我父母探亲未回，聊郊红拂私奔，与君共乐于飞，愿郎君毋以残花败柳相视。“言罢，秋波斜视，微笑含羞，大有不胜风情之态。于冰道：”某游行天下，以礼持身，岂肯做此桑间月下之事。你可速回，毋污吾地。“那妇人道：”郎君真情外人也，此等话何忍出口？“于冰道：”汝毋多言，徒饶唇舌。

“那妇人又道：”自今午门隙中窥见郎君之后，奴坐卧不安，今偷暇视便，与郎君面订丝萝，完奴百年大事，岂期如此拒人。

奴更有何颜复回故室，惟有刎颈于郎君之前。郎总忍奴死，宁不念人命干连耶？“于冰见妇人陡然而至，原就心上疑惑。今听他语言狷猊，亦且献媚百端，觉人世无此尤物，已猜透几分，遂大喝道：”汝系何方妖怪，乃敢以巧语乱吾？速去罢了，若再少延，吾即拿你。“那妇人见于冰说出妖怪二字，知他识破行踪，也大声道：”你会拿人，难道人不会拿你么？“于冰见妇人语言刚硬，与前大不相同，愈知为妖怪无疑，将木剑从腿中抽出，迎面一晃，顿长三尺有余。寒光一闪，冷气逼人。那妇人知此剑利害，急忙退出门外。于冰下床，提剑追赶，至第三层院内，于冰正欲发雷火珠，那妇人回头道：”你不相从，也就罢了。我与你又无仇怨，你何苦究追不已？“于冰道：”我立志斩尽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妖邪，安肯当面放过？留你性命，到也罢了，只怕你又去害人。“那妇人道：”不消说了。“将身子向地下一滚，但见：目运金光，口喷火焰。刚牙利爪，似老猿而尾长；尖嘴凹腮，像苍狗而腿短。身躯肥大，吃人畜定八九十回；毛皮黄白，炼气血必一二千载。行妖作怪，久膺天地之诛；变女装男，难免雷珠之厄。

原来现了原身，是个狗大的狐狸，张牙舞爪，掣电般向于冰扑来。于冰急用雷火珠打去，大震了一声，将狐狸打了个筋断骨折，死在地下，皮毛焦黑，与雷打死者无异。于冰怕僧人看破，连忙回至寓处，把门儿紧闭。

少刻，听得性慧等喧吵起来，在门外问道：”冷相公，你可听见大响动么？“于冰道：”我适才睡熟，没有听见什么响动。

“性慧道：”岂有此理！这样一声大震，怎么还没有听见？我们再到后院瞧瞧。“说罢，一齐去了。须臾，众人跑出乱嚷道：”原听得响声利害，不想就在后院霹妖怪。“有说霹的是狗，有说是狼，有说毛鬼神，到没一个说到狐狸上，因此物经火烟一烧，皮肉焦黑，又兼极其肥大，所以人猜不着。性慧又到于冰门前说道：”冷相公，你不去看看？真是大奇，是天上一点云没有，后院殿外，就会霹死妖魔。“于冰道：”我明早看罢。“又听得火工道人道：”这冷相公真是贪睡第一的人。“和众僧议论着，向前院去了。

于冰打坐到四鼓，听的外有一妇人，叫着于冰名字说道：”我母亲修道将及千年，今一旦死于你手，诚为痛心。我今日总无本领报仇，久后定必请几个同道，拿住你碎尸万段，方泄我终天之恨！“于冰听得明明白白，急仗剑下床，开门看视，一无所有。又于房上房下，前后庙院，细细巡查，各楼上俱看遍，方才回来。至次日早，城中男女来了若干，都去后院观看。

早饭后，人更多数倍，又听得文武官也要来。于冰道：”似这样来来去去，搅扰的耳中无片刻清闲，此庙去西门不远，我何不出城游走一番，到晚间再回。“于是出了寺门，向西门外缓步行去。正是：伏鬼降妖日，雷珠初试时。

除邪清世界，也是立仙基。

第十二回桃仙客龙山烧恶怪冷于冰玉洞炼神书

词曰：

园亭消遣，佛殿于斯天样远。陡遇妖氛，雷火双施次第焚。

碧云红日，踏遍长空无憩地。引入丹房，分得天章宝箓光。

右调《减字木兰花》

话说冷于冰出了安仁县西门，买了十数个素点心，包在怀内，信步行去，见山冈环绕，碧水潺湲，皆因地方小，故无多来往人。约行了数里，见西南有一带树林，树林中有些墙垣露出。走至跟前瞧看，墙北有座门，门上加着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把大锁。于冰道：”这必是人家一处花园，空闲在这里，看来规模弘敞，我何不入去闲步一回。“说罢，将身一跃，已入门内。皆因他受火龙真人仙传，只一年便迥异凡夫身体，且莫说这等园墙，就是极高的城墙，他也可飞跳过去，皆易骨丹之力也。到门内放眼一看，但见：一座门楼，数间亭子。高而不峻谓之台，长而不阔谓之榭。

奇峰怪石，拼拼补补，堆做假山；小沼流泉，凿凿穿穿，引成活水。数十株老树横枝，三五间雕窗映日。疏檐篱院，鱼吹池面之波；曲舍回郎，蝶嗅花心之蕊。左一转，右一转，藏春阁委宛留春；前几层，后几层，待月轩迤俪月。武陵桃放，渔人何处识迷津；庾岭梅开，词客此中寻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莱，莫认做人间阆苑。

于冰看罢，心里说道：”此园在此地，就要算上好的佳境了。“四下里游走了一会，见内中也有些破桌椅床凳之类。走到园子后面，隔墙一望，墙外远远的有三四家人家。后到园子中间，拣了一处小些的亭子坐下，将点心取出，吃了几个。道：”这地方极其幽僻，我何不就在此处等候真人示下，饥时去城中买几个素点心吃用，省得在舍利寺，天天受那秃奴才的眉眼，吃那样炎凉茶饭。“说罢，便坐下行动内功。

至二更左近，猛听得有嘻笑脚步之声。走出亭子外，将身一纵，已到亭子房上。只见七大八小，皆是神头鬼脸之人，有二十余个，手里打着灯笼火把，拿着酒坛、酒壶、碟碗并捧盒等类，一齐到正面厅上，将四五对灯笼悬挂起，吹灭火把，先在东西两张床上铺垫了毡褥，又在厅中间摆了一桌酒席，左边也照样摆放了一桌，每桌安放了一把椅儿。大家席地而坐，说说笑笑，像个等候主人公的样子。又待了一会，只见十几对纱灯走来，照耀如同白昼。为头一个人，穿大红蟒衣，乌皮鞭，头戴束发金冠，两道蓝眉，直插入鬓，面若噀血，刚牙海口，二目大似酒杯。后面一个道家装束，带龙虎扭丝金冠，穿杏黄袍，腰系丝绦，足踏皮靴，面若紫金，眉细鼻掀，头圆口方，两只眼闪闪烁烁，与灯火相似，却是纯黑的，并无一点白处。

看二人相貌甚是凶恶。两个人入到厅中，彼此各不揖让，穿红的坐在正面。穿黄的坐在左边，小的儿们斟起酒来。

于冰看得真切，却说话听不清楚，即忙跳下，走到大厅对面一亭子上，将身一纵，隐身在上面。只听得穿黄的道：”目今八月初旬，月色落的最早，若到十一二日，就着实光亮了，晚间饮酒，又觉得分外高兴些。如今全凭着几支灯烛，未免油气薰入肠胃，大王以为是否？“穿红的道：”我也是这样说，屈指止用六七天，就有长久月光了。“又道：”我们在此饮酒，两个美人还不知怎样想念你我哩。与其吃闷酒，就不如在洞中安逸，到此何干？“又听得穿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的笑道：”待我来。“说罢，站将起来，手拿了一杯酒，走出厅外，向东南念念有词，将酒望空中洒去，只见一道黑气，飞向东南去了。穿黄的复入厅中坐下，那跟来的人，不住的向东南眺望。

约有一顿饭时，猛听得风声大作，与雷鸣牛吼无异，刮的于冰毛骨悚然。风头过处，一朵乌云，离地不过数丈高下，只一条大板凳上，骑着两个妇人。那些眺望的乱嚷道：”来了，来了！“说话间，那板凳冉冉的落在厅子外面，两个妇人俱皆嘻笑入去，伺候的安放椅子不迭。只见一个妇人坐在穿红的傍边，一个与穿黄的并坐。于冰定睛细看，只见穿红的傍边那妇人，年纪不过十八九岁。骨格儿甚是俊雅，虽固笑声不绝，却神气有些疯痴，左边与穿黄的并坐妇人，年纪二十六七岁，眉目也生得端正，态度极其风流，神气间与那妇人无异，大概都是被妖气邪法所迷。只见那穿红的，不住的呵呵大笑，随将那妇人抱在怀中，口对口的吃酒。那穿黄的，也搂抱在一处肉麻。

于冰道：”可惜良人家两个女子，被他用妖术抱来。待我且下去鬼混一番，扫除他们的高兴。“说罢，从后檐跳下。将走到厅门外，先咳嗽了一声，众妖齐向外看，于冰已入厅来，那些小的儿们乱喊道：”有生人来了！“于冰向上举手道：”二位请了，少会之至。“只见那大王和道士毫不畏惧，大声问道：”秀才何来？“于冰道：”我是游方到此，无地宿歇，误入园中，见二位吃酒甚乐，因此入来谈谈。“穿红的笑道：”你这光景，羡慕我们。自然是个有滋味的人了。且与他个坐儿，教他坐了。“左右在下面放了椅子，于冰坐下问道：”二位何姓何名？“穿黄的道：”我们也没什么名姓，秀才不必多问。到要问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何处人？“于冰道：”我叫冷于冰，是北直隶人。“穿红的向穿黄的道：”他既然到此，也算有缘。“吩咐左右，赏他一杯酒吃。”于冰道：“我不会吃酒。”穿红的道：“你可要吃肉么？”于冰道：“不会吃肉。”穿红的道：“你会什么？”于冰道：“会降妖。”穿黄的冷笑道：“听么！好意赏他酒吃，他到说法念条起来，秀才们真是不中抬举。”穿红的道：“你会降什么妖？”于冰道：“妖无穷尽，一体皆降。”穿黄的的大怒道：“这奴才放肆！譬如我是个妖怪，你有何法降我？”于冰道：“我有雷珠降你。”说着用手掷去，大震了一声，烟火到处，将穿黄的道人左臂打折，只见他身子晃了几晃，尚未跌倒，到把个妇人被烟火烧死，倒在地下。于冰急将珠收回，正欲再发，不意被穿红的将口一张，喷出一股红气来，贯入于冰口中，于冰便眼昏头眩起来，说声：“不妥。”翻身便跑，又被众小妖拉扯祝于冰用力打开。记得园子东边一带都是假山，跑至山前，跳了过去，一阵昏迷，摔倒在假山背后。

喜得火龙真人预遣弟子桃仙客，在半空中等候动静。今见于冰倒在地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急将云头一挫，先用左手将于冰挝起，又用右手将一块大石一指，立即变成于冰形像。仙客提了于冰，到一极高山顶落下，忙取出金丹一粒，塞入于冰口内，那丹便滚入于冰喉中，化为精液而下，少刻，腹内倾江倒峡的响动起来。

于冰此时心上有些明白，却不知身在何地，只觉得内急的狠，勉强扒起，蹲在石傍，大小便一齐俱下，始将毒气泻尽，立觉精神起来。低头看视，才知身在山上。将底衣拽起，正拟详着，猛听得背后雷鸣也似的说道：“贤弟此刻好了么？”于冰回头一看，但见：头不冠，乱堆着绿发千缕；足有履，却露出绿腿两条。绿面绿鼻，嘴唇皮微有红意；绿项绿耳，眉目间略带青痕。臂宽似锅，行走时反是骨肥肉瘦；目大如碗，顾盼际只见黑少白多。

逢钟状元于深山，鬼未啖而必须远避；遇温司马于冰底，犀未燃而定应潜逃。丈八身躯，允矣夜叉之祖；三尺手指，诚哉妖怪之爷。

于冰一见，大为惊慌，却待用珠打去，仙客笑道：“贤弟不必动手，我乃火龙真人弟子桃仙客也。某原是一株桃树，采日精月华千年，颇通人性，蒙真人收在门下，又千余年矣。今奉师命，特来救你。”于冰还有些迟疑，仙客道：“你可记得去年八月在西湖，祖师吩咐你：湖广安仁县有一件事得你了决，临期我自遣人助你。怎么你忘怀了么？”于冰听罢，如梦初觉，连忙跪拜。仙客道：“适才贤弟中毒已深，若非祖师金丹送入你腹内，已早无生矣。”于冰听了，方知是火龙真人差仙客来救，又忙跪倒，望空叩谢毕。仙客又将如何挝到山上，并指石假变等情，于冰感谢不尽，即请仙客降妖。仙客道：“天一明时，方好擒拿。此时动手，昏黑之际，则漏网者必多。此山顶极高，又且与安仁县不远，妖怪一动身，我即看见矣。跟到他巢穴中拿他，岂不一网打尽，自必断绝种类，庶不遗害人间。”

于冰深以为然。两人并坐山头，各道修行始未。

再说众小妖追赶于冰，见于冰跳过假山，一个个扒绕过来，发声喊，将石变的假于冰拴绑住，乱叫道：”大王！拿住了。“二妖听知大喜，疾疾跑来，见于冰已被捆倒在地。穿红的大王道：”我这几天正口中淡到绝顶，可将他带回洞中，待我慢慢的咀嚼。秀才系读书人，他的肉必细润而甘甜。“穿黄的道人道：”这奴才罪通于天，不知用什么东西将我左臂打断，还不知几时才好，我且将他胳膊咬下一只来，报我打断之恨。“说罢走上前，用右手将假于冰胳膊拉起，用口尽力一咬，便大声”呵呀“道：”好硬秀才，将我的门牙都扛吊了。快拿入厅中来，我用重刑罚处他。“众妖七手八脚，将假于冰抬到厅中。那穿红的大王问道：”你到的是个甚么人！为何手有烟火，响如迅雷？“那假于冰瞪目不言。大王大怒，吩咐：”打！“众妖脚手乱下，一个个喊道：”这秀才比铁还硬，将我们的手脚都撞破了。“穿黄的道人道：”这秀才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那移替换之法，以我看来，十有八九是个假的。“那假于冰随声便倒，仍是一块大石头。

道人道：”如何？“那大王大惊道：”这秀才本领不小，他若再来，如何抵挡？不如大家去休。“道人道：”可惜我的美人也被他烧死。这一个美人也不用送他回家，不如带回洞中，我与大王公用罢。“大王道：”使得使得。“于是各架妖风，往东南行去。

仙客正和于冰谈论，猛抬头见一股黑气起在空中，用手指向于冰道：”妖精去矣，你我安可放过？“说罢，扶住于冰右臂，喝声：”起！“顷望云雾缠身，飘于天际。于冰初登云路，觉得两耳疾风猛雨之声不绝，低头下视，见山河城市，影影绰绰，如水流电逝一般，都从脚下退去。顷刻间，追赶那股黑气到一极大山峰前，峰中间有二丈长、一丈宽一道大裂缝，众妖都钻了入去。仙客将云头落在峰下，问于冰道：”适在半空中，你怕不怕？“于冰道：”到没什么怕处。只是上面冷的狠，风大的了不得。“仙客道：”若非老弟服了易骨丹，我也不能带你到此。

觉得身上冷，是阳气不足，再修炼十数年，可以不冷矣。“于冰道：”已到巢穴，师兄也该动手。“仙客道：”此刻不过四鼓，夜正昏黑，总不如天明为妙。“两人复行叙谈。

直至日光出时，仙客站起，用右手掐剑诀书符一道：”召来雷部邓、辛、陶、张四天君，跟随着许多天丁力士，听候指使。仙客道：“此山名何山？”众天君道：“此山名龙山。”仙客用手指道：“这大裂缝中，有妖物毒害生民，种类亦极多，贫道理应替天行诛。仰藉四圣威力，率天丁围绕此峰，不可放一妖物逃走。”四神遵命，分布在四面等候。仙客又向正南离地上书符念咒，大声喝道：“火部司率众速降！”须臾，火德星君带领着无数的龙马蛇鸦、炎幡、火箭、火车之类，听候法旨。

仙客照前话说了一遍，星君道：“法师请退远些，待吾歼除。”仙客又用手扶住于冰，驾云起在山顶，往下观望。只见星君用剑向山裂缝中一指，剑上出了一股青烟，青烟内滚出十数个火球，俱钻入大裂缝中，那些火蛇、火鸦，亦相继而入。俄顷，风烟搅扰，只见一大蛇，身长数丈，头生红，血口刚牙，满身尽是金甲，冒烟突火而出，驾风头欲从空逃走。仙客看得明白，指向于冰道：“贤弟快放雷火珠。”于冰急忙将珠掷去，响一声，打在那大蛇腰间，那大蛇落将下去，又复挣命上来。于冰又欲发珠，猛见山峰左边，电光一瞬，半空中飞一霹雳，大振一声，打在大蛇头上，方夭夭折折，落在山峰之下。瞬目间，又见一绝大蜈蚣，约一丈余长，二尺宽阔，头大如轮，绿色莹然，遍身黄光，蜿蜒如飞，见之令人毛骨俱悚。只见几条火龙，和此物缠搅在一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烧的他四面乱挺，少刻皮肉为灰烬。那些小蛇、小蜈蚣，或长四五丈，或长二三尺，也有死在裂缝内的，也有死在裂缝外的，也有逃出火外，被雷诛的，也有潜藏石下，被神将搜斩的，端的没有跑脱了一个。那妇人不消说，也死在夹缝内。只见满山里烈烟飞腾，云蒸雾涌，腥臭气触鼻。仙客忍受不得这般滋味，将云又起有百余丈高，看众神将搜山。于冰此时才晓得那大蛇就是穿红的大王，大蜈蚣就是穿黄的道人。

搜山毕，众神到仙客前复命。仙客一一退送，将云头向本山一按，去此地约有六十余里，落在一山坡下。仙客道："我要去回复师命，不敢久停。见贤弟骨格轻松，血肉之躯已去十分之三，固师祖易骨丹神验，亦贤弟到底有仙根人也。我与你虽先后异时，总属同盟哥弟，祖师既以雷火珠授你，吾亦当传云行之法。"随将起落、收停、催按口诀，一一指教。于冰大喜，顿首叩谢。仙客道："东北上有一永顺县，县外有一崇化里，祖师曾吩咐，贤弟不可不一去。"说罢，向于冰拱手，凌虚而去。

于冰依命，顺着山路缓缓行去，出了山，逢人访问，不想只二十余里，便到崇化里地方，原来是个大镇，约有二三千家。

正在街上走着，忽见一家门内抬出个和尚未，看的人多嬉笑谈论其事，于冰也不介意。须臾，将那和尚从面前抬过去，但见：秃帽已无，惟余秃顶；秃履已失，止见秃足。面如槁木，依稀存呼吸之声；身若僵尸，仿佛胜转侧之力。腰间剑鞘，谁人打开；臂上法衣，若个扯破？侍者空手跟随，不见偷饼偷馍偷卷；沙弥含泪护送，微闻哭师哭傅哭爷。抬送通衢，不解哇吱喇别噶何故；欣逢陌路，莫不是呵哆啰受相行识。

于冰看罢，见街傍有一小饭馆，里面也不见有人吃用，入去坐下，走堂的过来问讯，于冰要了一壶酒，一盘素菜，几个馒首。问道："适才抬过去这和尚，是甚么原故？"走堂的笑而不言。于冰再四问他，走堂的方说道："路东斜对过儿那家，姓谢，外号叫谢二混，手里狠弄下几个钱。他止生一个闺女，也十八九岁了，从三四年前就招上个邪物。起出不过是梦寐相交，明去夜来；这二年，竟白天里也有在他家时候。只是止听得妖物说话，却不见他的形像。前后请过几次法师，也降服不下。这和尚是我们本地三官庙中，会奉持金刚刚咒的，人说他念起咒来，轮杆皆转。二混久要请他，只为谢礼讲不停妥，耽延到如今。昨晚才议定，约他在家等候邪魔。方才抬去那个形象，想是吃了大亏，性命还不知怎么。"说罢又笑了。于冰吃完酒饭，算还了钱，就烦走堂的去说，要与他家除邪，并不要一分谢礼。走堂的大笑："相公不看那和尚的样子么？即或有本领，像谢二混那样人，也不可家中无此等事，相公不必管他。"竟入厨下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到觉得没意思起来，出了饭铺，正欲学毛遂自荐，忽见那抬和尚的门内，吹出一股风来，飞土扬沙，从于冰迎面过街南去了。于冰觉得怪异，急忙赶出崇化里，见那股风去有三四百步远，仍是沙土弥漫。随手用雷火珠打去，金光到处，将那妖打倒，现为一只苍白老猿，高五尺上下。又见他急忙扒起，驾风雾起在空中。于冰笑道：“今日初学会的武艺，不可不藉此试演试演，就无人扶掖，也怕不了许多。”于是口诵仙诀，觉云雾顿生，飘人天际，又复试催云法，掣电般赶来。从北至南，过了十数个山峰，见那怪落在一洞口。替身入去，正欲关门，于冰已到，将木剑一晃，大喝道：“妖怪那里走！”那猴子知道后洞无出路，只得跪倒，叩恳饶命。于冰道：“淫污谢姓之女，就是你么？”那猴道：“小畜焉敢胡为。只因谢女原是猴属，谢女不寿，为异类殒命两次。小畜修炼已千余年，此女前后已转四世，小畜皆随地访查，配合夫妇。不意他于数年前又为虎伤，前岁始访知他转生人身，与谢二混为女，因此旧缘不断，时去时来，敢求法师原谅。“说罢，叩头不已。

于冰道：”这洞内还有多少怪物？“猿猴道：”此洞系紫阳真人炼丹之所。真人驾住在福建玉峰山，四百年前，见真人在此洞内，小畜跪求渡脱，真人大笑道：‘你尘心不断，且又与我无缘。既入此洞，我即将此洞交你收管，你可不时扫除荆棘，勿招异类，将来再看何如。’又过百余年，真人同火龙真人复来此洞，坐谈竟日，小畜又跪求二真人渡脱，二真人皆大笑。

今年正月，紫阳真人复来，小畜又跪陈前意，真人笑道：‘你近来行为乖戾，非前可比，我教下难容你。’又言：‘洞内丹房中有一小石匣，你可用心看守，等候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到来，将此匣交与他。他若肯收你，你就与他做徒弟罢了。’”于冰大喜道：“我就是冷于冰，快领我一看。”猿猴领入洞来，见前洞有大院一处，内多异树奇葩，正中大白石堂一座，上镌玉屋洞三字。猿猴又领到后洞，正面也有小石堂一座，摆着石卓石椅，两傍即是丹房，内贮鼎炉盆坛。

猿猴于西丹房内取出石匣，双手奉献。于冰见四面无一点缝隙，正欲讯问，猿猴从石炉内取出一封书来，上写“紫阳封寄冷于冰收拆。”于冰打开一看，上写道：神书遥寄冷于冰，为是东华一脉情。

藉此济人兼利物，慎藏休做等闲经。

下写开匣符咒。于冰将匣捧至石堂桌上，大拜了四拜，依真人符咒作用，石匣自开。内有一寸多厚、六寸长书一本，通是朱书蝇头小字，名为《宝箓天章》，篇篇俱是符咒，下详注用法。于冰看毕，归放匣内，坐在正面石床上。猿猴跪禀道：“紫阳真人已许小畜做法师门徒。今法师到此，即系天缘，恳求收录。”说罢，叩头不已。于冰道：“真人既有法旨，我即收你为徒。此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清洁幽秀，堪可炼习神书。我从今不吃烟火食水了，每天要你献果物一次，供我日用；更要遵吾法度，速斩淫根，永归正道。一二年后，我授你养神御气口诀，总不名登仙录，亦可以永保身躯，免失足于意外。”猿猴--一恭听，拜了于冰四大拜。于冷与他起一名，叫猿不邪，亦以谢女事为鉴戒意也。此后通以师徒弟子相呼。

于冰又问紫阳真人出处，并火龙真人同来原由。猿不邪道：“二位真人根脚，弟子那里晓得？记得真人同火龙真人来的那一年，在洞中坐了多半日，弟子曾献果食二次。听二位真人话头，大要都是东华帝君门徒，像个师兄师弟光景。”于冰才知书内有“为是东华一脉情”之句，不禁点头道：“你所言甚是。”又问了二真人服色容貌，益知西湖所见，乃真人变相。从此共修玄中妙道。后来于冰游行天下，到处里除妖斩祟，济困扶危，都是在这玉屋洞修炼的根基。

诛尽群魔又遇魔，魔来魔去机缘多。

今朝捧读神书日，便是他年应诏槎。

第十三回韩铁头大闹泰安州连城璧被擒山神庙

词曰：

欲救胞兄出彀，请得绿林相候。打开牢狱凭诸友，团聚玉峰山口。

官军奋勇同争斗，擒寇首。一番快事化乌有，深悔当时迟走。

右调《秋蕊香》

前回言冷于冰在玉屋沿修炼，这话不表。且说连城璧，自冷于冰去后，又隔了三年有余，思念他胞兄国玺，潜身到陕西宁夏探望。谁想他哥哥又出外干旧生活去了，止见了他嫂子陈氏，备细道别后原由，并说安家在山西代州范村居住，侄子儿子各定了婚姻，到十五岁时，一同娶亲。陈氏听了，方大放怀抱。城璧也不敢出门，住了五六天，于昏夜出城，复回范村度清闲日月，又经历了七个年头。

那年六月初间，城璧又要偷行去看望他哥哥，喜得他儿子侄儿，各早完了姻事，俱皆生了儿女，欲见他哥哥说知，着他放心欢喜。因此安顿了家事，骑了一匹马，带随身行李，刚到了平阳府地界，见一座饭馆，便下马打午尖。只见饭馆内跑出个人来，把城璧双手一抱。城璧看见，大吃一惊。那人道：“二哥，这十来年在那里，怎么连面也不见？问令兄，他愁苦的了不得，也说不知去向，真令我们想杀。”想来此人姓梁名孚，绰号叫千里驹，他也是连城璧弟兄们的党羽，因他一昼夜能走三百余里，故有此名。城璧只得周旋慰问，心中却大是不快，深恨怎么便遇着他，只得假说道：“年来在京中，被一事弄坏，充发在山海关，今年方得脱身。”千里驹道：“今往那里去？”城璧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要在这左近寻一朋友。”千里驹道：“难道不看望令兄去么？”城璧道：“我也打算要去，只是心上还未定。”千里驹道：“此处非讲话之所，馆内有一小院子，倒也僻静，你我同去何如？”城璧只得应道：“好。”两人到小院内坐下。千里驹着走堂的取上好酒菜来。城璧问道：“老弟到这平阳地方有何事？可曾见家兄么？”千里驹道：”你我吃了饭说，我饥的狠。“说罢，又大声喊叫走堂的，快将上好酒菜拿来，不拘数目，只要好吃。走堂的连声答应，顷刻荤的素的，摆满了一桌。两人各用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一会儿即吃完。走堂的收去盘碗，连忙送上茶来。城璧道：”老弟端的有何事到此？“千里驹道：”我是寻西安张铁棍、宣川陈崇礼、米脂马武金刚、西凉李启元，这几个人，只有陈崇礼未曾寻着。“城璧笑道：”老弟手素，何不去寻家兄，跑这许多远怎么。“千里驹道：”令兄么？“说着，又笑了笑。城璧道：”家兄怎么？“千里驹道：”他如今还得寻人哩。“城璧惊问道：”他如今寻人怎么？“千里驹道：”令兄有事了。“城璧大惊道：”老弟快说快说。“那里还坐的祝千里驹道：”令兄三十年来，总都相交的是些斩头沥血的汉子，二哥也都知道。因此这许多年，屡有风波，都无干连。

去年八月，令兄又相与了两个新朋友，一个叫邓华，一个叫方大鳌，俱是河南人。令兄爱他二人武艺好，就收在伙内，同他做了几件事。今年二月，在山东泰安州，明火了关外当铺，四月间即被拿获。同事的吴九瞎、胡邦彦，在州府各挨了三四夹棍，并无攀拉一人。惟有他两个是一对软货，只一夹棍，将历来同事诸人都尽行说出，且说令兄是窝主，为群盗首领。泰安州密禀各上宪，山东巡抚移文陕西巡抚，委了两个武官，知会了地方文武，带领官兵，将令兄拿住，解送山东。令嫂本日即自缢身死。山东巡抚又发交泰安州研讯，前后夹了七八夹棍，并未攀出一人，案案皆自己独认。刻下是韩八铁头、王振武二人为首，已约会下三十多个朋友，都潜伏在泰山内。又着我同胡小五、刘家骥，分路去河南、山西、陕西等省，请旧日朋友。

约定七月初一日，劫牢反狱。我所以才到这山西地方。“城璧听了，只吓的惊魂千里，雨汗通流，将桌子一拍道：”我原就知有今日！“又问道：”老弟到山西，可寻着他们一个没有？“千里驹道：”怎么没有？那张铁棍和马武金刚甚是义气，一闻此信，就招聚了七八个朋友，星夜先往山东去了。只有陈崇礼在和顺地方，我去访他，他又不在，我恐误事，只得回来。又闻得山东巡抚题请即行正法，未知这话真假。“城璧道：”为家兄事，多累老弟跋涉。此事迟不得了，我们可速走泰安，共商救法。“说罢，千里驹算还饭帐，两人星夜奔山东来。

跑了数日，即到泰安山中，寻到杜家溪玉女峰下，原来众人在一大石堂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停留。城璧逢人叩头，哭谢不已。为首的韩八铁头道：”二哥，你与我们同事少，令兄大哥和我们是生死弟兄，你就不来，我们也要舍命救他。就是众弟兄，若无肝胆，也断断不来在这石堂内住着，何用你逢人叩谢。“马武金刚道：”连二弟不必悲伤，流那无益的眼泪，若是救不出令兄，大家同死在一处最妙。你来的不迟不早，正是个时候，我们已定在七月初一日到泰安行事，今屈指只有七日了。刘家骥去约陕西朋友，至今未，刻下河南、山东、山西诸友俱到，可将救连大哥的法子，此刻就请韩王二位老哥分派了罢，省得临期打算。

就是连二弟听了，他也好放心。“李启元道：”马大哥说的极是，就请二位发令，我们遵行。“韩八铁头让王振武，振武道：”韩大哥也是这样不爽快，分派了就是，各人也好留心。“铁头向众人拱手道：”我就乱来了。“众人齐应道：”听候指挥。“铁头道：”连大哥、胡邦彦、吴九瞎、他三人腿俱夹折，不能行动。今烦千里驹、钱刚、赵胜三位兄弟，见监门打开时，可背负他三人出监。“王振武道：”这三位年少善走，去得去得。

“李启无道：”还有邓华、方大鳌二人，那个背负他？“铁头大笑：”那样没骨头的东西，我们一入监，就先将他斫了祭刀。

背负他出来，还教他各案攀人么？“众人齐声道：”韩大哥说的是。“铁头又道：”连二弟、马大哥，马上步下都了得，可率领十个弟兄，开路劫牢，以锣鸣号，一齐杀入州衙。我领十个弟兄，同王振武贤弟断后。李启元领四个弟兄，于前后左右保护连大哥三人。张铁棍领众弟兄，在泰安北门外接应。刘寅、冯大刀率领四个弟兄，听第二次锣声响起，即杀守门军士，开放北门。到动手时，各背插白布小旗一面，以便识认。“又向赵胜、钱刚道：”二位去时，可各带锣一面，看我们大众俱到州衙，便敲锣催众同入劫牢，得手后，再敲锣约众同走，共出北门。“又向千里驹道：”老弟即于明日去泰安，打听城中动静，我们好做准备。“分派毕，便罗烈酒肉，与城璧、千里驹接风。

到二十八日，千里驹回来，言城中和素日一样。本日午后，铁头着众人各改换服色，暗兵器，妆扮士农工商乞丐等类，分先后入城。到初一日四更时分，齐集州街。先是王振武见同伙俱到，口内打了声唿哨，赵胜、钱刚两人便敲起锣来，众人有跳墙入去的，有从马号入去的，有撞开角门入去的。泰安监中有这等重犯，非无更夫夜役丁壮巡查，要知这些人都是要命的，强盗是个个不要命的，被连城璧和马武金刚，只打翻了两三个，便都四下藏躲去了。众人发声喊，触开监门。点起了亮子，先将三人刑具打落，千里驹背负了连国玺，钱刚背负吴九瞎，赵胜背负了胡邦彦，韩八铁头杀了邓华、方大鳌，发声喊；出了州监。那些狱卒、牢头，见将大盗劫去，大家到放了心。知州在内署，听得外面有喊杀之声，情知有变，吩咐快守护宅门并各处便路。众贼走后，听得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面无一点声息，然后才也偷开宅门，放人出去查问，随遣人知会城中武官。

再说韩八铁头等出了州监，齐奔北门。赵胜、钱刚一边背负人走，一边又连连敲起锣来。刘寅、冯大刀听得二次锣声响，知道大众得手，急率四贼斫开城门闩锁，却好不见一个人来。

大众出了城门，张铁棍等接应上山。到五更，本城大小文武会在一处，知州和守备商量了好半晌，到天明然后点集兵盯捕役追赶。众贼已走了二十余里，团聚在一山坡下暂歇。连城璧抱住国玺大哭，国玺叩谢大众。李启元道：”此地非久停之所，倘有追兵，又费身力，不如大家到玉女峰再商。“王振武道：”泰安那些军弁，各顾身家，量非我等对手。若不与他个利害，他必步步跟随，反坏我们的事。可分六个弟兄，背负他三人先行，我与韩大哥、连二哥，率同众兄弟等候官军。“众人道：”此话甚是。“千里驹等仍背负了连国玺三人，先行走去。

至早饭后，泰安守备同吏目，千、把总，领兵丁捕役约五百余人赶来，见众贼都在山坡上坐着，众兵役皆心惊。守备不敢向前，喝令众兵役同千、把杀去。众兵役彼此相顾，守血厉声催逼。中有一二十个胆大，奋勇向前跑去，见众人都不相随，又复站祝众贼看了大笑。守备又喝令放箭，只射出两三枝去，连城璧等早到，刀棍乱下，放翻了二三十人。众官兵没命的飞跑，守备和吏目预先打马奔回。众贼喊声如雷，齐一追赶，赶了数里，又伤了好些人，方各回旧路，齐奔玉女峰来。知州等至午间，方知兵败，恐上司见罪，与守备相商，捏报：本月初一日四鼓，有大寇四五百人，越城入州监，劫去大盗连国玺、胡邦彦、吴九瞎等五人。监中余犯，俱未走脱。守备同千、把、知州、吏目等，各率兵丁捕役巷战，带伤者甚多。贼众出城，且战且走。赶至泰山坡下，杀大盗邓华，夺回方大鳌，即在军前斩首。缘彼时山上又出接应群贼，致令军役殒命者二十余人。

事关叛逆，理合飞行禀报。文武两处，各分头差人去讫。沂州部兵接了这样警报，片刻不敢耽延，急令中营同左营参、游等官，带步兵一千五百名，合同泰安营军弁，星夜追赶会剿。

且说韩八铁头等杀败官兵，齐奔玉女峰那条道路。起初未劫牢之前，还是藏头曳尾，今既杀败官兵，各胆大起来。做强盗的人，有什么正经，一路逢着山庄野市，不论银钱、骡马、猪羊、鸡鸭等类，遇着便抢，不与他便杀。直到玉女峰下，团聚着大饮大嚼，笑说劫牢并文武官话。李启元、韩八铁头和连城璧三人，屡言怕官军追寻，宜速走远地为是。众贼听了，反笑其懦弱。直混闹到第三日，方才离了玉女峰，连国玺等三人各骑了骡马，扶掖而行，到难走处，仍是千里驹等背负，要沿山寻个极险峻地方，招聚天下同类，做些事业。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月初六日，沂州官军同泰安营弁，于路跟寻了来，见群贼这日在一岭头上，几株大树阴下，高歌畅饮。官军报知参将等官，传齐军士，分一半攀藤附葛，远远的绕至岭后，听候号令。

众贼起先也有看见树林密处，影影绰绰有人行走，只因闹酒，便认为樵采之人，不以为意，到后来醉眼模糊，越发不暇理论。正在高呼欢笑间，猛听得岭后一声大炮，一听得，岭前也是一声大炮，被这两声炮，震的群贼各惊慌起来，一齐站起，四下观望，方看见岭前岭后，高高下下，尽是官兵，已一步步围绕着向岭上走来。王振武道：”我看官军不下二千来人，若分四面冲杀，诚恐寡不敌众，不如大家一涌下去，杀他四五十个，官兵可不战而退。只是这连大哥三人不能行走，该如何处？

“张铁棍道：”仍着千里驹三人，背负他三人在中间，也着他拿上兵器，两腿虽不能动，两手还是作家，我们再周围保护，若得走脱，也不枉救他三人一番。“众人道：”说的是。“韩八铁头道：”迟不得了，岭后兵还少些，都快快随我来。“众贼一齐发喊，刚跑到半岭，官军箭如骤雨，早射倒马武金刚和李启元等三四个，众贼又复跑回。

千里驹等将连国玺三人仍放在岭上。韩八铁头乱嚷道：”坏了，坏了！“不住的用眼看连国玺。国玺已明其意，反哈哈大笑起来，将城璧叫至面前，说道：”我死分所应该，你又来做甚么？我从十八九岁，即夺人财，伤人命，我若得个好死，天道安在？刻下官军势重，断难瓦全。你若有命杀出，可速归范村，搬取家小，另寻一幽僻去处居住，免人物色。若死于此地，亦付之无可如何。“说着，用手向西南指道：”官军都上岭了。“城璧回头一看，国玺已自刎在一旁，喉下血喷如注。城璧抚尸大痛，众人无不叹悼，亦有放声大哭者。胡邦彦用手把吴九瞎一推道：”你看见么？连大哥死的好，不可因你我这两块臭肉，做众兄弟之累。“说着，也向项下一刀。吴九瞎大叫道：”你两个慢些去，等我着。“一刀也抹在一边。韩八铁头喊叫道：”我等不能出彀，实为保护连大哥，不敢奋勇上前。今他三人俱死，我们可各寻生路。“又向城璧道：”哭亦何益？你们再跟我从岭后杀下去。“说罢，一手提刀，一手拿了一块毡子挡箭，众人亦各取被褥遮护，蜂拥而下。连城璧痛惜他哥哥惨死，愤无可泄，提两条铁锏，首先冲杀下岭，止左臂上中了一箭，急忙拔去，吼一声，杀入官军队中，所到皆纷纷倒退。韩八铁头等后面跟随。岭前官军，见众贼从西北下去，又听得岭后喊杀连天，一个个都从东南上岭，往下杀来，俱到岭下，将众贼围裹在中间。参将站在岭头上，用旗指挥着众军用力。战了有一个时辰，众贼虽勇，却止是三四十人，除箭射倒外，此刻又伤了八九个，兼之酒后，未免夺力。况此番官兵，皆沂州总兵久炼之卒，非泰安军兵可比，连本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捕役丁壮，不下一千七八百人，止存有二十余贼，如何对敌。杀出重围，架山逃走的，只有王振武、连城璧、韩八铁头三人。其余杀死生擒，俱未脱网。

王振武等扒了四个山头，见无追兵，向城璧道：”我等从龙潭虎穴逃得性命，若再被擒获，何以见天下朋友。依我愚见，三人各自分路，走脱了的便是造化。“铁头道：”这断使不得。

我料官军安肯轻放，定必在满山找寻，设或相遇，其势愈孤，不如死在一处为是。“又用手指道：”你看对山并无樵径，此人迹不到之处，我三人且奔那里，再做策夺。“于是穿林拨草，又走了二十余里。城璧道：”官军断无人到此。日已衔山，须寻一妥地过夜，庶免饱虎豹之腹。“王振武笑道：”便有狮子来，我们那一个还打不退他？“铁头道：”那东南上有个小屋儿，那边便可过宿。“三人走至屋前，原来是一间山神庙，大敞着也没个门儿。三人坐在里面，各肚中饥饿起来，乱了一会，也就罢了。战乏了的人，又扒了许多山路，放倒头便睡。到起更后，梦魂中一声喊起，各睁眼看时，已被众军用挠钩搭住，拉出庙来捆绑了。三人面面相窥，各没得说，一路解至州衙，到死囚牢内，见冯大刀、李启元、张铁棍、千里驹、马武金刚五人。城璧道：”为家兄一人，累及四五十弟兄性命，真是罪过。“马武金笑道：”休如此说，任凭他碎尸万段罢了。只是你三个，既已杀出重围，如何又被拿住？“王振武笑道：”皆因我们在山神庙中睡熟，误遭毒手。“不言众贼叙谈。再说知州，连夜寺待参将等酒席，并犒劳众军，天明打发回镇。又与守备相商，各申文报捷于上宪。第二日，将头等提出监来，百般拷掠，教招供各党羽巢穴。并叛逆情状，以实前言。八人忍痛，各无一言，夹打到极处，反骂起来。知州审了三四次，各无一句口供。只得定禀请示，巡抚火牌下来，着泰安文武官，多带军役，押解各犯赴省亲审。知州同守备亲自解送。巡抚审了一次，见铁头等语言刚硬，心中大怒，要照叛逆例，不分首从定拟。他内里有个管总的幕客，再三开解，将韩八铁头、连城璧定拟为首，请旨立决，王振武、马武金刚为从，立绞；冯大刀、张铁棍、李启元、千里驹四人，各充配远恶州郡。仍发回泰安听候。正是：一饭闻惊信，拚生入彀中。

遭擒拟斩后，无计出樊笼。

第十四回救难友知州遭戏虐医刑伤城璧走天涯

词曰：

官军解役人多少，邂逅相逢好。聊施道术救英雄，一任鬼神猜拟道途中。

邀他古寺话离别，哭诉无休歇。问君还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右调《虞美人》

且说冷于冰在玉屋洞炼习神书，断绝烟火，日食木之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年后，须发绀碧，遍身长出白毛。六年后，尽行脱尽，仍复故形，但觉容颜转少，不过像二十七八岁人。抑且双瞳炯炯，昏黑之际，可鉴百步。历了十个年头，虽无摘星换日、入石穿金的大术，若呼风唤雨、召将拘神，以及移身替代、五行遁法，无不精通。皆《宝箓天章》之力也。猿不邪得于冰御气口诀，修炼的皮毛纯白。那日在山上，正采了几个异样果子，要孝敬于冰，远远看邮紫阳真人同火龙真人缓步而来，飞忙的跑入洞中，报与于冰。于冰整衣，到洞外跪接。遥见二位仙师，一戴碧莲冠，穿紫霞无缝天衣，鹤顶龟背，木质金形，凤眼疏长，修眉入鬓，长须白面，身高七尺；一戴八宝紫金冠，穿大红入云龙衣，庞眉广颡，绿睛朱顶，隆准方颐，目有三角，面若赤丹，一部大连鬓红须，披拂项下，身高九尺，望之令人生畏。

于冰心内道：”此必吾师火龙真人。“少顷，二仙到了洞门。于冰道：”不知二祖师驾临，未获泥首远接，祈恕愚昧。“见白面者道：”汝弟子骨气，已有五分，何入道之速也？“赤面者道：”眼前似好，不知将来何如？“二仙相让入洞，于冰后随。二仙分左右坐下，于冰正欲叩拜，只见赤面者道：”此汝师伯紫阳真人也，与我同为东华帝君门人。“于冰两叩拜，紫阳亦起立，火龙又令再拜谢赐书之恩。于冰又拜，真人道：”儿童嬉戏之物，何以谢为？“于冰拜罢，又拜了火龙真人四拜，火龙命起立一旁。随即猿不邪也来叩拜，火龙向于冰道：”你毫末道行，即收异类门徒，殊属轻率。“紫阳道：”你当日收桃仙客，岂尽得道之时耶？渊源一脉，正是师作弟述。“火龙大笑。又顾于冰道：”年来铅汞调和否？

“于冰道：”尚未自然。“火龙道：”气无升降，息定谓之真铅；念无生灭，神凝谓之真汞。息有一毫之不定，形非我有，散而归阴，非真铅也；念有一毫之不澄，神不纯阳，散入鬼趣，非真汞也。汝其勉之。“于冰唯唯。紫阳向于冰道：”修仙之道，宜速斩三尸。三尸不斩，终不能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地仙可望，天仙不可得矣。故境杀心则凡，心杀境则仙。当于静处炼气，闹处炼神。“于冰唯唯。火龙道：”你出家能有几日，前后得许多异类。此皆修行人二三百年不轻遇者。皆因汝立志真诚，纯一不已，乃能得此。我与你师伯去后，你即随便下山，周行天下，广积阴德。若能渡脱四方有缘之客，同归仙界，更是莫大功行。法术二字，当于万不得已时用之，断断不可频试，与世人较论高深。你须诚敬如一，始终弗懈方好。我于你有厚望焉。“说罢，二仙齐起。

于冰与猿不邪跪送洞外，直待云行天际，于看不见进，方才起来，入洞坐下，细想道：”祖师教我周行天下，广积阴功，我该从那个地方周行起？“猛想起当年到山西，遇一连城璧，虽系侠客，却存心光明磊落，我爱其人，承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情，送我衣服盘费，心意极其诚切。屈指整十个年头，我在这玉屋洞修炼，家间妻子未尝不思及，然随起随灭，毫无萦结，惟于他到不能释然。我如今要遵师命下山，却心无定向，何不先到范村一行。

但他这十数年，生死迁移，均未敢定。自柳家社收伏二鬼，从未一用，我何不差他先去打探一番。他若在家，便去与他一会，就近游注重山西五台，完我昔年志愿，再周行天下未晚。

想罢，将葫芦取出，拔去塞儿，叫道：“超尘、逐电何在？

”只见葫芦内起一股黑烟，烟尽处，二鬼站在面前。于冰道：“我自收伏你们以来，十年未尝一用，究不知你们办事何如。今各与你们符箓二道，仗此可白昼往来人世，不畏惧太阳。此刻速去山西代州范村，查访连城璧生死存亡。我再说与你们，他即改名易姓之张仲彦也。看他在家没有，禀我知道。”二鬼领命，御风而去。至第五日午，二鬼回来禀复道：“小鬼等奉命，先到代州范村，查知连城璧，即张仲彦，问他家中霤井灶诸神，于今岁六月初，去陕西宁夏看望他哥哥连国玺。

小鬼等便去宁夏，问彼处土谷诸神，言三月间，连国玺因盗案事发，被地方官拿送山东泰安州，不知作何归结。小鬼等又到泰安，始查知他弟兄二人前后事迹。”遂详详细细，向于冰说了一遍，又道：“连城璧等，巡抚审后仍令解回泰安，前日已从省城起身，今日大要还在路上行走。”于冰将二鬼收入葫芦内，叹息道：“连城璧虽出身强盗，他肯隐居范村，尚不失为改过知机之人，只可惜被他哥哥连累。

今拚命救兄，也还是义不容辞的事，并非去做强盗可比。我若不救，城璧休矣。”于是将猿不邪叫至面前，吩咐道：“我此刻即下山，或三五年、十数年回，我也不能自定。洞内有紫阳真人《宝箓天章》一书，非同儿戏，吾虽用符咒封锁在丹房，诚恐山精野怪，或明夺暗取，你无力对敌。今授你吸风吹火之法，妖魔逢之，立成灰烬。你再用本身三昧真火一炼，久暂皆可随心应用。再授你指挥定身法，并借物替身法。你有此三法，保身降魔有余，也是你在我跟前投托一场，以酬你十年采办食物，昼夜勤劳。你若仗吾法，混行人间，吾惟以雷火追你性命。”猿不邪大喜道：“弟子承师尊天恩收录，不以畜类鄙薄，已属过望。今又蒙赏赐仙法，何敢片刻出离洞府，自取灭亡。”于冰一一传授口诀，并以手书符指法，不邪顿首拜受。于冰又道：“嗣后若差二鬼回洞，你切莫视为怪物，擅用神火，他们经当不起。”不邪道：“弟子从未与二鬼识面，须一见方好。”于冰从葫芦内叫出二鬼，二鬼显形，不邪见其形貌凶恶，亦少有畏缩之心。于冰道：“尔等从今识认，日后亦好往来。”说罢，收了二鬼，走出洞来。不邪也学于冰送火龙真人样子，跪送洞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将脚一顿，顷间遍身风云，飞腾虚渺，不过半个时辰，早到山东地界。拨云下视，见济南道上有一队人马，约有二三百人。再一细看，隐隐绰绰，似有几辆车儿，在众人中间行走。

于冰道：“是矣。”将云光落下，缓步迎了上去。少刻，见十数队马兵，腰悬弓矢，一个武官领着开路，从面前过去。又待了一会，有一百六七十步兵，各带兵器，围绕着两辆车儿行走，车儿内有七八个蓬头垢面之人。于冰等他走到切近，高声说道：“将车儿站住，我要说话。”只这一句，两辆车儿和钉定住的一般，车夫将骡马乱打，半步亦不能动移。众兵丁深为怪异，忙问道：“适才可是你这秀才，要和我们说话么？”于冰道：“我要和连城璧说话。”众兵道：“连城璧是动牢反狱、拒敌官军、问斩决的重犯，你与他说话，自然是他的党羽了。”于冰道：“我虽非他的党羽，却和他是最厚的朋友。”众兵大吵道：“不消说了，这一定是他们的军师。”随即就有七八个上来擒拿，于冰用手一指，众兵倒退几步，各跌倒在地，再扒不起来。众兵越发大吵不已，又上来二三十个，也是如此。

众兵见此光景，分头去了守备、知州，知州从后面赶来看视。于冰见轿内坐着个官儿，年纪不过三十上下，跟着许多牢牢衙役。但见：头戴乌纱帽，脚踏粉底皂。袍绣白鹇飞，带露金花造。须长略似胡，面麻微带俏。斜插两眉黑，突兀双睛暴。书吏捧拜匣，长随跟着轿。撑起三檐伞，摆开红黑帽。敲起步兵锣，喝动长声道。铁绳夜役拿，坐褥门子抱。有钱便生欢，无钱即发燥。官场称为太老爷，百姓只叫活强盗。

只见那知州在轿内坐着，不住的摇头晃脑，弄眼提眉。于冰心里想道：“看他这轻浮样子，也不像个民之父母。”知州到了面前，几个兵丁指着于冰说道：“就是这秀才作怪。”那知州先将于冰上下一看，口里拿捏着京腔问道：“你是个什么人儿？

敢在本州治下卖弄邪法。你这混账猴儿，离忽到那个分儿上去了！”于冰听他口音，是个直隶河间府人，便笑向轿内举手道：“老乡亲请了。”那知州大怒，喝令：“锁起来！”众衙役却待上前，于冰用手向轿内一招，那知州便从轿内头朝下跌出，把个纱帽触为两半，头发分披在面上，口中乱嚷：“反了！”又骂众衙役不肯拿人。众役一边搀扶他，一边来拿于冰。于冰向众人唾了一口，个个睁着两眼，和木雕泥塑的一般；又将书役兵丁周围指了几指，便颠三倒四，皆模卧在官路上。

于冰走至囚车前问道：“城璧贤弟在么？”城璧在囚车内听得明白，看了多时，早已认得是于冰，连忙应道：“小弟在此。

”于冰将他扶下车儿，见他带着手肘脚拌，用袍袖一拂，尽皆脱落在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八铁头等各大喜。于冰见他两腿膀肿，不能步履，用左手轻轻提起，揽在腋下，行动如飞，片刻走了十二三里，到一破庙殿中放下，面朝庙外，将剑诀一煞，那些兵丁衙役人等，一个个陆续扒起，又乱嚷闹起来。

于冰回身，与城璧对面坐下。城璧先与于冰磕了几个头，放声大哭道：“弟今日莫非已死，与大哥幽冥相会么？”于冰道：“青天白日，何为幽冥？”城璧却要诉说原由，于冰道：“贤弟事我已尽知，无庸细说。”城璧道：“一别十年，大哥即具如此神通，非成得真仙，焉能诸事预知？”于冰将别后事亦略言大概。城璧道：“天眷劳人，也不枉大哥抛妻弃子一番。”说罢，又叩头不已。于冰道：“贤弟不必如此，有话只管相商。”城璧道：“弟同事之王振武、韩铁头等七人，俱系因救家兄，陷于罗网。今弟脱离虎口，怎忍使众友遭殃。仰恳大哥大发天地慈悲，也救渡救渡罢。”于冰大笑道：“贤弟，休怪我语言干犯你，你听我说。韩铁头等，自少壮以至老大，劫人财，伤人命，破人家，心同叛逆，目无王法。我遇此辈，正该替天行道，为国家除害，个个斩绝才是。怎么你反教我救起他们来？

就是我今日救你，也是藐法欺公，背反朝廷的事。皆因你身在盗中，即能改过回头，于数年前避居范村。这番劫牢反狱，是迫于救兄，并非你又蹈前辙，情有可原，故相救也。”城璧听了，一句没得回答。

于冰又道：“贤弟如今还是回范村，或别有去向，都交在愚兄身上。”城璧长叹道：“弟系已死再生之人，今蒙大哥救援，又可多活几日。此后身家，均付之行云流水，只求大哥念昔日盟情，不加摈斥，弟得朝夕伺候左右，便是我终身道路，终身结局。设有差委，虽赴汤蹈火，亦所甘心。”说罢，叩头有声，泪随言下。于冰道：“出家二字，谈何容易！若像世俗僧道出家，不耕不织，假藉神佛度日，受十方之供献，取自来之银钱，则人人皆可出家矣。依愚兄看来，贤弟还该回范村，养育妻子，教训二侄成人。总文武衙门遍行缉捕，也未必便寻到那个地方。

”城璧道：“大哥意见，我已明白了，不是为我出身贼盗，便是为我心意不坚。”于冰道：“我若因贼盗二字鄙薄你，还救你怎么？到是怕贤弟心意不坚是实。今贤弟即愿出家，不但大酒大肉一点咀嚼不得，就是草根树皮，还有缺乏时候。”城璧道：“弟作恶多端，只愿今生今世得保首领，不但酒肉，即吃茶水，亦觉过分，尚敢纵饮畅啖，自薄衣禄？若怕我心意不坚，请往日后看，方信愚弟为人。”于冰道：“据贤弟话，这范村目下且不去了。”城璧道：“宁死绝域，誓不回乡。”于冰道：“这也随你。我十年来，仗火龙真人易骨一丹，方敢在湖广衡山玉屋洞修炼。此山居五岳之一，风极猛烈，你血肉身躯，不但冬月，即暑月亦不能耐那样风寒。贤弟可有知心知己的朋友、亲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且潜藏一二年，日日蔬食淡菜，先换一换油腻肠胃，我好传你修养功夫。”城璧道：“此番大闹泰安，定必画影图形，严拿我辈。知心知己的人，除非在强盗家，我既已出家，安可再与此类交接。只有一个人，是我母舅金荣之子，名叫金不换。他住在直隶广平府鸡泽县赵家堡上，我与他是至亲，或者可以安身。”于冰道：“他做人何如？”城璧道：“他当日原是宁夏人，自家母过门后，我母舅方知我父做强盗，惟恐干连了他，于嘉靖十七年搬移在鸡泽县。我记得嘉靖二十一年，我哥哥曾差人与母舅寄银四百两。我母舅家最贫穷，彼时将原银发回不收。后听得我母舅夫妻相继病故，我哥哥又差人寄银三百两，帮表弟金不换办理丧事。不意他也不受，将原银付回。闻他近年在赵家堡，与一财主家开设当铺，只除非投奔他。但从未见面，还不知他收留不收留。”于冰道：“他为什么叫这样个名字？”城璧道：“这也有个原故。我少时常听我亡母说，我母舅一贫如洗，生下我表弟时，同巷内有个邻居。颇可以过得日月，只是年老无儿。曾出十两银子，要买我表弟去做后嗣。我母舅说不但十两银子，便是十两金子也不肯。谁想那令居甚是爱我表弟，将家中私囊竟倒换了十两金子，仍要买我表弟，我母舅只是不肯。因此叫做金不换。”于冰听了笑道：“我与你同去走遭，他若不收，再做裁处。

”城璧道：“弟浑身无一块好肉，兼之两腿夹伤，如何去得？”于冰道：“容易之至。”说着站起，将袍子脱下来向地下一铺，又取出白银五两，放在袍下，口中念念有辞，喝声：“到！”没有半个时辰，见袍子高起，用手揭起一看，银子没了，却有水一盆、帽一顶、大小衬衣二件、布袍一件、裤一条、鞋袜各一双，外又有梳篦二件，素点心四十个，俱在地下。城璧深以为奇。于冰着城璧将浑身破衣尽去，用手向盆内拘水，含在口中，在城璧周身上下喷噀，水到处其伤立愈，与好肉一般。城璧觉得通体松快，如释泰山，随即站起，和素日一样。急穿戴了衣服鞋袜，扒倒又与于冰叩头，于冰亦连忙跪扶，又着他藉盆中水梳洗了回头，两人复对坐。

城璧将点心吃完，问于冰道：“适才诸物，定是搬运法了。

那袍下几两银子，可是点石成金变化出来的么？”于冰道：“银子是我十年前未用尽之物，有何变化？因不肯白取人衣物，送去作价耳。你说点石成金，大是难事，必须内外丹成，方能有济，究亦损德误人。昔云房初渡吕纯阳时，授以点石成金之术，止用炉中炼黄土一撮，便可点石为金，千百万两，皆能立致，正道家所言’家有四两土，敢与君王赌‘之说了。纯阳曰：’此石既可成金矣，未知将来还原否？‘云房曰：’五百年后还原。‘纯阳曰：’审如是，岂不害五百年以后之人！’云房大喜曰：‘我未思及于此。只此一念，已足百千万件功行，汝不久即晋职大罗金仙矣。’大抵神仙点者，五百年后还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术士点者，二三年后还原。烧炼之人，以药物配合铅汞，九转成金才，不过藉少增多耳，日积月累亦可敷用，究系深费苦功之事。还有一种做假银人，或百日还原，或五月还原，欺人利己，破露必为王法重治，不破露必受天诛。还有以五十两做一百两，以三十两做一百两者，其人总得富一时，将来必遭奇祸，子孙不出三世，定必灭亡，此做银人之报。若知情心羡，倩其代做使用者，罪亦如之。世间还有一种残忍刻毒、含利表心的人，就如骡、马、驴年老，其齿必平。而必苦加锻烙，使有齿可验，愚弄买主。或将羊活剥皮，取其毛色生动，多货银钱。此等人本世不遭雷击，来世必不能脱此报，其罪更重于用假银辈。奈世人只为这几个钱，便忍心害物，至于如此。彼何不回头设想：假如来生亦转骡马驴羊等类，被人也是这般苦难，到底还是自身疼痛，是钱疼痛也？唐时来俊卧，周兴，每食鸡鸭，用大铁罩扣鸡鸭于内，中置一水盆，盆中人各样作料，即五味等物。

于铁罩周围用火炙之，鸡鸭热极口渴，互相争饮，死后五味由腹内透出，内外两熟，其肉香美，倍于寻常做法。试看两人并伊子孙受报，比鸡鸭受难何如？总之鸡鸭猪羊等类，一出胎卵，便是人应食之物，须知他的罪止是一刀，若必使他疼痛百回，迟之又久而死，总爽口一时，亦不过化大粪，一堆而已。损己之寿，薄子孙之福。杀害既多，必撄鬼神之怒，祸端不期而至矣。”城璧听了，通身汗下，道：“弟做强盗，跟随我哥哥，也不知屈害了人多少。他今自刎，尸骸暴露。弟五刑俱受，苟且得生，而韩铁头等因弟露网，又必百般拷掠，向他们追问救弟之人，皆现报也。弟今后也不敢望多活年月，只凭此一点悔罪之心，或可少减一二，也罢了。”于冰点头道：“只要你时从此心，自有好报于你。此地去鸡泽县千里还多，我焉能日日同你早行夜住？”随令城璧将鞋脱下，于两腿各画符一道，笑说道：“此亦可以日行七百里，不过两天，可到鸡泽矣。”说毕，两人齐出庙来，向直隶大路行去。天上是：玉洞遵师命，云行至泰安。

金兰情义重，相伴走三韩。

第十五回金不换扫榻留城璧冷于冰回乡探妻儿

词曰：

《诗》歌求友，《易》载同人。知己亲谊重，理合恤患难，下榻留宾。

自从分袂后，山岛寄闲身。总修行宁废天伦。探妻子红尘债了，依旧入仙津。

右调《拾翠翘》

话说冷于冰与连城璧医好刑伤，问明金不换居址，两人出得庙门。城璧腿上有冷于冰画的符箓，步履和风行电驰一般，那里用十天半月，只走了三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到鸡泽县，向赵家庄逢人寻问金不换，有人说道：“他在堡东五里外，有一赵家涧儿，不过数家人居住，一问便知。”两人又寻至赵家涧，问明住处，先着城璧去相见，道达来意，于冰在百十步外等候回音。好半晌，城璧和一人走来，但见：面皮黑而瘦，身材小而秀。鼻孔掀而露，耳轮大而厚。两眉短而绉，双眼圆而溜，口唇红而肉。牙齿疏而透，手脚轻而骤。气色仁而寿。

于冰看罢，也不好迎了上去，只听得那人问城璧道：“此位就是冷先生么？”城璧道：“正是。”那人跑至于冰面前，深深一揖，于冰急忙还礼。那人道：“在下就是金不换。适才家表兄说，先生救难扶危，有通天彻地的手段。今承下顾，叨光的了不得。”于冰道：“令表兄盛称老兄正直光明，弟方敢涉远投刺。”说罢，三人同行，到门前相让而入。

于冰看去，见正面土房三间，东厦房一间，周围俱是土墙，院子到还阔大，只是房子甚少。院内也种着些花草，已开的七零八落。金不换让于冰到正面房中，叩拜就坐。于冰再-看，见坑上止有一领席子，四角皆残破，一副旧布被褥，一张小炕桌；地下也有一张坏了腿的条桌，靠墙处用木棍支架着，还有一顶旧大柜，一条板凳，一把木椅，还有几件盘碗盆罐之类。

不换道：“先生是高人，到我这小人家，连个可坐处也没有，大失敬意。”于冰道：“朴素足见清雅。”少刻，走入一个穿短袄的后生，两手拿着两碗茶入来。不换先让于冰，于冰道：“弟不吃烟火食水，已数年了。”城璧道：“我替代劳罢。”说罢，与不换分用。于冰道：“日前令表兄说，尊翁令堂已病故，嫂夫人前祈代为请候。”不换道：“贱内去年夏间亡过了。”城璧又将于冰始末，并自己事体，详细说了一遍，不换咨嗟叹息，敬服不已。于冰道：“闻老兄开设当铺，此地居住，似离城太远些。”不换道：“我昨年就辞了生意，在此和人伙种着几亩地，苟延日月。”说着，从地柜中取出二百钱，走出去与穿短袄的后生说话，复入来陪坐。好一会，拿入两小碗肉，两大碗豆腐，一盘子煮鸡蛋，一壶酒，二十几个馒头，一盆子米饭。不换笑向于冰道：“家表兄是至亲，我也不怕他笑话。只得待先生，不堪的了不得，请将就用些罢。”城璧接说道：“我这位哥哥久绝人间饮食，一路同来，连口水也没见吃过。我近日又吃了长斋。这两碗肉你用，豆腐我吃。”不换见于冰一物不食，心甚不安，陪城璧吃毕饭，于冰向城璧道：“借住一二年话，你可向令表弟说过么？”城璧道：“说过了。”金不换道：“弟家贫苦，无好食物待家表兄，小米饭还管得起。若说到住之一字，恨不得同住一百年才好。”晚间，不换又借了两副布被褥，与城璧伴宿西正房。于冰在东正房打坐。次早，不换买了许多梨、枣、桃子、苹果等类，供献于冰。于冰连住五天，日日如此，也止他不得。于冰见不换虽是个小户人家子弟，颇知敬贤道理，一见面看得有些拘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住下来，却到是个好说笑，极其活动的人。将城璧劫牢反狱、杀官兵话细说，他听了毫无悚惧；讲到留城璧久住，又无半点难色，且有欢喜乐留的意思。看来是个有点胆气、有点担当的人，抑且待城璧甚厚，心上方放开了七八分。至第七日早间，向城璧、不换道：“此地离成安较近，我去家中探望一回，明日早饭后即来。”不换道：“这是极该去的。”于冰辞了出来，不换同城璧送至门外。

于冰于僻静处，挝一把土，望空一撒，借土遁顷刻到成安。

入西门后，即用袍袖遮了面孔，走到自己门前，见金字牌上，写着“翰院先声”四字，傍边是“成安县知县为中式举人冷逢春立。”看罢笑道：“元儿也中了举，真是可喜。”一步步走入大门，只见大章儿从里边出来，长的满嘴胡须，看见于冰，吃一大惊，忙叫道：“你是谁？”于冰道：”你是自幼伺候小厮，连我也认不得了？“大章儿呵呀了一声，翻身就往里跑，一路大叫大喊入去，说：”当年走的老主人回来了！“先是柳国宾跑来，见于冰如从天际吊下，连忙扒倒在地下叩头，眼中滴下泪来。

于冰见他须发通白，问道：”你是柳国宾么？”国宾道：“小的是。”随即元相公同大小家人都没命的跑来。元相公跪倒在膝前，眼泪直流，大小家人俱跪在后面。于冰见他儿子也有二十七八岁，不胜今昔之感。于冰吩咐道：“都起来。”走至了厅院，见他妻房卜氏，已成半老佳人，率领众妇女迎接在阶下，也是双泪直流。于冰大笑道：“一别十六七年，喜得你们还团聚在故土，抑且人丁倍多于前，好，好。”卜氏悲喜交集，说道：“今日是那一阵怪风，将你刮到此处？”说罢，同于冰到厅屋内，对面坐下。

于冰问道：“岳丈、岳母可安好么？”卜氏道：“自你去后，只七八年，二位老人家相继去世。”又问道：“怎么不见陆总管？

”卜氏道：“陆芳活了八十三岁，你昨年四月间来，他还在哩。

”于冰不禁伤感，眼中泪落。只见儿子逢春，同一少年妇人站在一处，与于冰叩拜。于冰问道：“这女子是谁？”卜氏道：“足见是个野脚公公，连儿媳妇都认不得。”夫妻拜了两拜，于冰便止住他们。又领过两个小娃子来，一个有八九岁，一个有六七岁，也七上八下的与于冰叩头。于冰笑问道：“这又是谁？

”卜氏用手指着道：“这是你我的大孙儿，那小些的是二孙儿。

“于冰哈哈大笑，都叫到面前，看了看气骨，向逢春道：”那孙儿皆进士眉目也，汝宜善教育之。“陆续才是家人小厮妇女们以次叩头。于冰见有许多少年男妇，都认识不得，大料皆是众家人仆妇之子孙。再看众老家人内，不见王范、冷尚义二人，问道：”王范、冷尚义何在？“卜氏道：”冷尚义十年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死，王范是大前年病故了。“于冰不由的慨叹至再，又猛然想起陆永忠，忙问道：”陆永忠不见，是怎么样了？“卜氏道：”陆芳效力多年，我于七八年前，赏了他二千两银子，乡间住房一处，又与他二顷好地，着他父子夫妻自行过度，不必在此听候差委，酬他当年辅助你的好心。惟有陆芳不肯出去，隔两三个月才肯去他家中走走，当日即回。不意他只病了半天，仍旧还死在你我家中。“于冰不住的点头道好。”还有一节，我父母死后，我兄弟家无余资，元儿送了他母舅五百两，又地一顷五十亩。“于冰又连连点头道：”你母子两个做得这两件事，皆大合人情天理，非我所及。令弟也该来与我一见。“卜氏道：”他去广平已五六天了，也只在三两天内即回。

陆永忠是在乡下住，不知道你来，他今晚明早必到。“于冰又问儿媳家父母名姓，方知是本城贡生李冲的次女。

又笑问逢春道：”你也中了？“卜氏道：”你是十几岁中解元，他是二十四岁中八十一名举人。中的虽比你低些，举人还是个真的。“于冰笑道：”他中了，胜我百倍。“又问道：“你们的日月，过的怎么说？”卜氏道：“自从我父亲去世，我教陆芳柳国宾，将城内外各处房子都变卖了，因为讨几个房钱，年年和人闹口角。我将卖了房的七千多两，在广平府立了个杂货店，甚是赚钱，到如今，七千两本钱，做成两万有余。若将各铺生意田产合算，足有十三万两家私，比你在时，还多了四万余两。

”于冰道：“安衣足食，子女儿孙之乐，要算你是福人。”卜氏道：“谁教你不享福来？”于冰道：“百年内之福，我不如你；百年外之福，你与我不啻天渊。”又问道：“姑丈周家并姑母，可有音信否？”卜氏道：”我们两家，不隔一二年俱差人探望。

二位老长亲好，家道越发富足。姑母已生了儿子八九年了。“于冰点头道：”好。“卜氏道：”你也把我盘问尽了，我也问问你。你出外许多年，遇着几百个神仙？如今成了怎么样道果？“于冰道：”也没什么道果，不过经年家登山涉水而已。“卜氏又向于冰道：”你的容貌，不但一点不老，且少嫩了许多。我就老的不像样了。

“正言间，只见陆永忠夫妇，同两个儿子，跑来叩头。于冰道：”你父亲也没了，我方才知道，甚是悲悼。你家中用度何如？“永忠道：”小的父子，承太爷、太太和大爷恩典，地土、银钱、房屋，足有二千四五百两，着实是好光景。“于冰道：”如此，我心上才快活。“少刻，请于冰里边吃饭。于冰到里边内房，说道：”家中若有鲜果子甚好，如无，不拘果干、果仁之类，我还吃些。烟火食，我数年来一点不动。“卜氏深为诧异，随吩咐众小厮分头去买，先将家中有的取来。于冰将数年辛苦，亦略说一番。坐到定更后，于冰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右无人，向卜氏道：”我且在外边暂歇一宿，过日再陪你罢。“卜氏满面通红道：”我大儿大女，你就在，我也不要你。“于冰同儿子逢春等坐至二鼓，方到外边书房内，吩咐柳国宾道：”你们可连夜备办上好菜几桌，我要与先人上坟。与陆芳也做一桌，我也要亲到他坟前走走。还得车子一辆，我坐上，遮免本地亲友物色。“又向逢春道：”可戒谕众家人，不可向外边露我一字。“逢春道：”头前各铺众伙计俱来请安，我妻父李太爷和左近亲友俱来看望，孩儿都打发回去了。“于冰道：”此皆我说迟了一步，致令家中人传出去。也罢了。“又道：”柳国宾居心诚谨，其功可抵陆总管十分之三，你可与你母亲相商，赏银二百两、地一顷，以酬其劳。他年已衰老，吩咐家中男女，俱以老总管称之，即汝亦不必直呼其名。大章儿系我做孩童时左右不离之人，宜赏银一百两。其余家中男妇，汝和你母亲量为赏给，也算我回家一番。“逢春莲声答应。小厮们抱来七八件云棉被褥，于冰立令拿回。少刻，卜氏领了儿媳和两孙出来，直坐谈到五鼓，方回内院。第二日早，将身上内外旧衣脱去，换了几件新衣服，并头巾鞋袜。上了坟，回到书房，和逢春要来白银二百三十两，又着安放了纸笔，然后将院门关闭，不许闲杂人偷窥。在屋内写了两封字，留下一封在桌上，仍借土遁去了。

逢春同家中大小男妇，在厅上等候至午间，不见开门。卜氏着将书房门取下。一齐入来，那里有个于冰？止见桌上有一篇字儿，上写道：别十有七年，始与尔等一面，骨肉亦大疏阔矣。某山行野宿，屡经怪异，极人世不堪之苦，方获火龙真人垂怜，授以杀生乃生密诀，将来仙道可望有成。吾儿藉祖功宗德，徼幸一第，此皆家门意外之荣。永宜诚敬事母，仁慈育下，保守天和。严嵩父子在朝，会试场不可入也。若能泉石终老，更恰吾心。如必交无益之友，贪非分之财，则现在温饱，亦不能久。勉之，慎之！两孙儿骨气葱秀，稍长，须教以义方，毋私禽犊。吾从此永无相见之期，数语告戒，临颖怆然。银二百三十两，带送友人，示知。

逢春看罢，顿足大哭道：”父亲去矣！”卜氏道：“门子关闭着，我不解他从何处去了？”逢春道：“父亲已通仙术，来去不可测度。”又将书字内话，与卜氏讲解了一番。卜氏呆了一会，说道：“此番来妖精鬼怪，连一口茶饭都不吃，我原逆料必有一走，到想不出又是这样个走法，亦想不到走的如此之速。

我儿不必哭他。他当日去后，我们也会过到如今。没有他，到觉得心上清净。”一家儿说奇道怪，反乱了半晌。逢春又亲到郊外，四下里瞻望了半天，方才回来。正是：庭前鹤唳缘思海，柱下猿啼为忆山。

莫道于冰骨肉薄，由来仙子破情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十六回别难友凤岭逢木女斩妖鼋川江救客商

词曰：

闲步暂栖丹凤岭，看诸怪相争。一妇成功请同行，也叙道中情。孽龙吹浪鼓涛声，见舟槎漂零。立拘神将把江清，一剑庆升平。

右调《武陵春》

话说于冰用遁法出了成安，到金不换家叩门。不换见于冰回来，大喜道：“先生真是信人。”城璧也接将出来，让于冰到东正房坐下。城璧道：“大哥探望家乡，老嫂并侄子想皆纳福。

”于冰道：“他们到都安好，家计亦甚充裕。只可惜我一老家人未得一见。”城璧道：“可是大哥先日说的陆芳去世了么？”于冰道：“正是。”城璧亦甚是叹息。于冰道：“贤弟从今年六月出门，恐二侄子见你久不回家，不拘那个去宁夏寻访，倘被衙门中人识破，大有未便。我今午在家中，已替你详写家信，言明你弟兄二人事由，已差鬼役送去，明早必有回音。”城璧道：“弟已出家，何暇顾及妻子？随他们去罢了。”于冰道：“似你这样说，我昨日回家，真是大坏清规了。吾辈有妻子，贵不萦心于妻子；若明知祸患不测，而必使妻子故投死地，不惟于己不可，即待人亦有所不忍。”不换道：“这封书真是要紧之至，但不知先生怎么便差鬼送去？”于冰道：“明早便知。”说罢，三人叙谈，至二鼓方歇。

至四鼓时分，鬼役超尘暗禀道：“小鬼奉法旨，领移形换影符一道，假变人形，已将书字寄交范村连城璧家，讨有回信在此。”将符与书信交讫。于冰收超尘于葫芦内。次日递与城璧拆开，三人同看。城璧见果是他儿子亲笔，上面有许多凄惨话，叮咛嘱咐；他侄儿也再三劝城璧偷行回家探望等语。城璧长叹了一声。把一个金不换服的瞠目咋舌，竟不知于冰是何等人。于冰道：“二侄既知始未，从此自可保全。我此刻即与贤弟别去，三年后来看你。”又向不换深深一揖道：“令表兄诸凡仰望照拂，弟异日自必报德。”城璧大惊道：“大哥今往何处去？

”于冰：“人间烟火我焉能日夜消受？”说着，从怀内取出白银二百两，向不换道：“老兄家亦寒素，安可久养长客？此银权作令表兄三年饮馔之费，不收便非好朋友。我就此刻谢别。”不换再三苦留，城璧到一言不发，惟有神色沮丧而已。于冰见城璧光景，心上甚难为情，于是拉他到下房内，说道：“贤弟不必惜别，我此去不过二三年，即来看你。日前曾说明，你通是血肉之躯，难以同行。我此时即传你吸气导引之法，果能朝夕奉行，自有妙验。”随将出纳收放始未说与，只未传与口诀，缘心上有一半还信不过也。城璧一一谨记。于冰出来，向不换拱手道：“千万拜托，弟去了。”不换知不可留，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壁送数里之外方回。

于冰心里说道：“闻四川峨眉山胜景极多，我魂梦中都是羡慕，今且偷空去一游，就从那边采访人间疾苦，做个积功德的起手，有何不可。”旋即驾云光奔驰，已到峨眉山上，随处赏玩。见山岚叠翠，花木珍奇，两峰突起对峙，绵亘三百余里，宛若峨眉，苍老之中，另具一种隐秀，较之西湖娇艳，大不相同。一日游走到丹凤岭上，见对面一山，嵯峨万丈，势可齐天。

岭上有石堂一座，内贮石床、石椅、丹炉。药鼎之类。于冰看天色已交酉时初刻，口中说道：“今晚就在此过夜里。”方才向石床上一坐，只见对面山上夹缝内，陡然走出两个大汉，各身高一丈五六，披发跣足，身穿青衣。两个大汉俱朝西眺望，猛听得一声说道：“至矣，至矣！”其声音阔大，仿佛巨雷。说罢，两个大汉俱入山夹缝内。少刻，那两个大汉又出来，各手执弓箭，大亦绝伦。一大汉道：“看我先中其腹。”说着，将弓拉满，向西一箭射去。于冰急忙看那箭到处，只见正西山头，有一妇人缓步走来，此箭直中其胸。那妇人将箭拔去，丢在地下，复向东走来。一大汉道：“此非你我所能制服，须报知将军。”只见那两个大汉又入山夹缝内。须臾，夹缝内出来十五六个大汉，皆身高一丈六七尺者，齐声向山夹缝内躬身喊叫道：“请将军出宫御敌。”只见那夹缝内出来一绝大汉子，即众大汉所谓将军者，身高二丈六七尺，赤发朱衣，两眼比盘子还大，闪闪有光，面若噀血，刚牙锯齿，亦手执弓箭，面向西看望。只见那妇人渐次相近，于冰存神细看，见那妇人翠裙鸳袖，锦衣珠环，容貌极其秀美，乃妇人中之绝色也，从山西款端而至。那将军回顾众大汉道：“看我中其喉。”众大汉齐声道：“共仰将军神箭。”只见那将军拽满大弓，将箭放去，口中说声：“着！”只见这支箭响一声，正中在妇人咽喉上，一半在项前，一半透出项后。

那妇人若不知者，轻轻将箭抽出，掷于地下，又缓缓走来。那将军环顾众大汉道：“此非军师先生不能降服此妇。汝等可快请军师先生来。”俄顷，军师先生亦从夹缝中走出。于冰见那军师先生，长有六尺，粗也有六尺，头大如轮，目大如盆，口大如锅，面黑如漆，身绿如荷，乍见与一大球相似。只见那军师先生手拿宝剑，口中念念有词，用剑向地下一指，山溪内大小石块都乱跳起来。又用剑向天上一指，那些大小石块，随剑俱起在半空。

复用剑向那妇人一指，那些大小石块，雨点般向妇人打下。只见那妇人口内吐出寸许大一小瓢，其色比黄金还艳。用手将小瓢一晃，那些大小石块，响一声，俱装入瓢内，形影全无。那妇人又将瓢向军师先生并众大汉一掷，响一声，将众大汉同军师先生并将军，俱装入瓢内，飞起半天。那妇人又用手将瓢连指几指，那瓢在半空连转几转。那妇人将手向下一翻，那瓢在半空也随手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翻，只从瓢内先倒出无数大小石块，势若山积，随后又倒出许多青黑水来，如瀑布悬空一般，飞流直下，平地上堆起波涛。那妇人将手一招，那瓢儿仍钻入妇人口中。那妇人旋即袅袅婷婷，仍向西山行去。

于冰在石堂内看了半晌，竟看呆了，心中说道：“此必都是些妖怪，敢于青天白昼如此兼并。莫管他，且送他一雷火珠。

”想罢，走出石堂，用右手将珠掷去，烟火到处，响一声，打的那妇人黄光遍地，毫无损伤。于冰急将珠收回。那妇人掉转身躯，见于冰站在对山石堂外面，复用俊眼将于冰上下一看，笑说道：“我有何得罪先生处？先生却如此处置我！”于冰见雷火珠无功，大为惊诧，高声说道：“我乃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替天斩除妖孽多年。你系何等精怪，乃敢横行，不畏天地？”那妇人又将于冰细看道：“你面目上竟有些道气，正而不邪。敝寓离此不远，请先生同去一叙何如？”于冰大笑道：“我若不敢到你巢穴里去，我也算不得火龙真人弟子了。”说罢，将身躯从岭上一跃，已到妇人面前。那妇人让于冰先行，于冰道：“你只管前走，我不避你。”那妇人微笑道：“我得罪先生，导引了。”说罢，分花拂柳，袅娜而行。

于冰跟在后面，过了两个山头，盘绕至山底，见一绝大桂树，高可齐天，粗经亩余。那妇人走至树前，用手一推，其树自开，现出门户屋宇，执手让于冰先行。于冰迟疑不敢入去，那妇人道：“我非祸人者，先生请放心。”于冰道：“你先入去，我随后即至。”那妇人又笑了笑，先入树内。于冰此时进退两难，又怕被祆怪耻笑胆怯，于是口念护身神咒手握雷珠，跟了入去。觉得一阵异香扑鼻，清人肺腑，放眼一看，另是一个天地。但见：门楼一座，屋宇两层。琉璃瓦射天光，水晶帘垂户外。绿衣士女，调鹦鹉于西廊；粉面歌童，训玄鹤于东壁。篆烟袅袅，炉喷冰麝奇香；佳卉纷纷，盆种芝兰瑞草。丹楹绣柱，分悬照乘之珠；画阁锦堂，中供连城之璧。孔雀屏堆云母，麒麟座砌石英。室贮楠榴，绫绡帐披拂床第；几陈宝鉴，珊瑚树辉映阶除。玉珂金铉，可是花房器物；琼台贝阙，居然树内人家。

于冰到树内，见朱门绣户，画栋雕梁，陈设物件，晶莹耀目，多非人世所有。心里说道：“天下安有树内有此宅舍，必是妖怪幻捏而成。”那妇人见于冰入来，又执东家之礼，让于冰先行。于冰到此，也避忌不来，大踏步走入厅内。那妇人向于冰轻轻一拂，与于冰分宾主坐下。许多侍女，有献松英露者，献瑰玖露者，献紫芝露、蕉葩露者，于冰总不吃。

妇人道：“先生修道几时矣？”于冰道：”才数年。“妇人道：”数年即有此道术，具此神通，吾不信也。“于冰道：”你端的是何妖怪？可向我实说，我自有裁处。“妇人笑道：”我非妖怪，乃木仙也。自盘古开辟以来，至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历无处甲子。适先生所见大桂树，即吾原形。“于冰道：”方才对敌众大汉，并将军和军师先生，皆何物？“妇人道：”此辈亦楩楠杞梓松柏楸桧之属，均系经历六七千年者。奈伊等不务清修，惟恃智力，在此山逢人必啖，遇物必杀，上干天地之和，下激鬼神之怒，今日截除吾手，实气数使然。“于冰听其语言正大，将头点了几点，又问道：”他们既如此作恶，为何不早行斩除，必至今日？“妇人道：”去岁那极大汉子自号将军者，不揣分量，曾遣媒妁求婚于我。我将媒妁严刑重处，断臂逐去。昨午花蕊夫人，约请明霞殿看鹤蛇衔珠戏。此辈访知我不在，碎我花英，折我枝条，屋宇几为之覆。此刻相持，亦以直报怨耳。“于冰道：”仙卿口中吐一小黄瓢，极能变化，此系何物？“妇人道：”此桂实也。吾实有数百年一结者，有三五百年，一二百年一结者，要皆桂之精华，桂之血脉也。吾于天皇时，即择一最大而久者，炼之四千余年，始成至宝。其形似瓢，其实则圆，随意指使，大可盛山岳江湖，小可破虮虱微物也。“于冰道：”众大汉等入此瓢，皆成青黑水，这是何说？“妇人道：”青黑水，乃形质俱花，树木之汁液耳。“于冰道：”仙卿之瓢，亦能化人否？“妇人笑道：”人与物一体，既可以化物，即可以化人。“于冰笑道：”信如斯言，则凡入卿瓢者，一概无生矣。

“妇人道：”瓢与吾乃同根共枝而出，瓢即是我，我即是瓢，人物之入吾瓢者，生死随吾所欲，何至于一概无生也。“于冰点首至再道：”可谓至宝矣。“又道：”仙卿既能作此屋宇，又能有如此道术，何不光明磊落，做一须眉丈夫，而必朱唇皓齿，冶其容，小其足，献媚态娇姿于日月照临之下，这是何说？“妇人大笑道：”吾辈得阳气生者则男，得阴气生则女。万物各有阴阳，草木宁无雄雌？信如先生言，则男男女女，皆可随我所欲，而造化竟由我操矣。“于冰笑，妇人亦笑。

于冰道：”仙卿修炼，亦调和铅汞否？“妇人道：”其理则同，其运则不同。先生以呼息导引为第一，餐霞吸露次之；我辈以承受日精月华为第一，雨露滋润次之，至言呼息导引，不过顺天地气运，自为转移可也。大概年愈久，则道益深，所行正直无邪，即可与天地同寿。“于冰又笑说道：”如仙卿这样说，则仙卿肚内，竟空空洞洞，一无所有了。“妇人道：”既化人形，外面四体俱备，腹内自五脏六腑皆全。只是强为捏造，系后天，非先天也。岂有空洞无物之理？若空洞无物，自应无觉无识，那便是真正木头，此刻乌能与先生话谈也。先生既系火龙真人弟子，定必与桃仙客相识。仙客与吾辈同类，试问仙客肚中，亦空空洞洞否？“于冰听了大笑。妇人亦大笑。

于冰起身告辞。妇人道：”日色将落，男女之嫌宜别，房屋虽有，不敢留先生过宿。今日相会，亦系盘古氏至今未有奇缘，我有桂实几枚，为先生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侍儿取出一锦袋来，内贮碗碟大者、茶酒杯大者、枣豆大者不等，无一不黄光灿烂，耀目夺睛，芬馥之气，味迈天香，嗅之顿觉心神清越。妇人取茶杯大者一，枣大者十，说道：”此茶杯大者，三千年物，服之可延寿三百载。枣大者，此百余年物，服之可延寿一纪。“于冰作揖领谢，又问道：”仙卿从开辟时修持至今，所行又光明正大，理合膺上帝敕诏，位列金仙，今犹寄迹林泉，何也？“妇人道：”吾于天皇氏时，即奉诏为桂萼夫人。因性耽清静，授职后，便须随班朝晋，缘此叩辞。至帝尧时，又奉诏封清华夫人，敕命佐花蕊夫人总理九州四海花卉荣枯事，此缺极繁，更非所愿，仍复固辞。只今算一草莽之臣可也。“于冰连连作揖道：”今日冒渎夫人之至。“夫人带笑还了两拂送于冰出树，说道：”山海之内，多藏异人，嗣后先生宜珍重厥躬，毋轻以随珠弹雀。“于冰拱手谢道：”良言自必书绅。“夫人又道：”暇时过我一谈，于先生未尝无益。“于冰唯唯。刚走得一步，那树已无门矣。”后来于冰。授职金仙后，到与此桂成道中契友，互相往来，此是后话。

次早复去游览，数日后，方驾云出山，离地才起了三百余丈高下，见川江内银涛遍地，雪浪连天，一阵怪风，刮的甚是利害。但见：不是风伯肆虐，非关巽二施威。竹浪横飞，宁仅穿窜入户；松涛乱卷，慢言灭烛鸣窗。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五峰爆布，何因泻至江干；三峡雷霆，直似涌来地底。大舟小舰，翻翻覆覆，真如落水之鸡；少女老男，扰扰纷纷，无异熬汤之蟹。

于冰见风势怪异，低头下视，见川江内大小船只，沉者沉，浮者浮，男女呼天叫地，个个随波逐流，心上甚为恻然，急向巽地上一指，喝声：“住！”少刻，风息浪静，见梢工水手，各整舟楫。其中有翻了船救上岸的，又皆呼天叫地，势类疯狂。

于冰复手掐剑诀，飞符一道，须臾，大小江神，拱立云中，听候使令。

于冰问道：“今日大风陡起，川江内坏无限船只，伤残许多民命，尔诸神可是奉上帝敕旨，收罗在劫之人么？”众神道：“这段江名为孽龙窟，最深最险。江底有一老鼋，已数百载，屡次吹风鼓浪，坏往来舟船，实系此物作祟，小神等并未奉有敕旨。”于冰大怒道：“尔等既职司江界，理合诛怪安民，行上帝好生之心，何得坐视妖鼋肆虐，任他岁岁杀人，尔等职守何在？”众神道：“妖鼋身躯大经亩许，力大无穷，且通妖术，小神等实没法遣除。”于冰越发恨怒道：“此等尸位旷职的话，亏你们也说得出！既无力遣除，何不奏闻上帝，召天将诛之？”诸神皆鞠躬认罪，无可再辨。

于冰将木剑取出，上面书符两道，付与江神道：“可速持吾剑，投入鼋穴，自有妙应。”江神等领剑入水，见老鼋还在那里食落江男女。又有那些不知死活的鱼虾，也来赶吃人肉，统被老鼋张开城门般大口，一总吞去。正在快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江神等将木剑远远的丢去。那剑出手有光，一道寒辉，掣电般直扑老鼋项下。只见那鼋从口中吐一股青气，将木剑冲回有百余步远近，在水中旋转不已；只待青气散尽，那木剑又照前飞去，仍被青气冲回。如此五六次，众江神见不能成功，将木剑收回，齐到半空中，细说妖鼋利害。于冰道：“此必用前后夹攻之法方可。

”随将雷火珠交付江神，吩咐如此如此。众江神领命，握珠者远立在老鼋尾后，持剑者仍在前面，将剑丢去。老鼋复吐青气，不防尾后响一声，雷火珠早到，打在老鼋骨上，老鼋虽觉疼痛，却还不甚介意。江神将珠收回。复向老鼋掷去，大响了一声，这一珠才将盖子打破，疼的老鼋声吼如雷，急忙将身躯掉转，张着巨口，向众江神吐毒。众江神收珠倒退，却好木剑从老鼋背后飞来，直穿过老鼋脖项，血势喷溅，波浪开而复合者几次。

那老鼋踯躅跳跃，无异山倒峡崩，江面上船只又被水晃翻了许多，于是登开四足，向江底芦草多处乱钻。只见那剑真是仙家灵物，一直赶去，从水中倒起，转一转，横砍下来。将脖项刺断一半，老鼋倒于江底。那剑犹往来击刺，好半晌，鼋头始行坠落。

于冰在云中等候多时，方见众江神手捧珠剑，欣喜复命，细说珠杀妖鼋原委，又各称颂功德。正言间，忽听得江声大振，水泛红波，见一鼋头大有丈许，被众神丁推涌上江岸。看的人蜂屯蚁聚，都乱嚷上帝降罚，杀此更古未有的怪物，从此永庆安澜，商旅可免覆舟之患矣。于冰戒谕江神，着不时巡查，以除民害。众神遵命去了。于冰方催云行去，随地济困扶危。正是：丹凤岭前逢木怪，川江水底斩妖鼋。

代天宣化神仙事，永庆升平行旅安。

第十七回请庸医文魁毒病父索卖契淑女入囚牢

词曰：

烛影摇红笔莫逃，在前朝。逆见杀父出今宵，藉医刀。

烈女救夫索卖契，心先碎。英雄甫听语声高，恨难消。

右调《杨柳枝》第二体

话说于冰斩了妖鼋，这日商客死亡受惊者甚多。就中单表一人，姓朱名文炜，系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年二十三岁，住居柏叶村。

他父名朱昱，年五十二岁，有二千来两家私，住房田地在外，从部中打点，补授四川金堂县典史。他长子名文魁，系已故嫡妻黄氏所出。娶妻殷氏，夫妻二人，皆谲诈残忍。文魁最是惧内，又好赌钱，每逢赌场，便性命不顾。其次子朱文炜，系已故侧室张氏所生。为人聪明仁慈，娶妻姜氏，亦甚纯良。

他家有两房家人夫妇，一名段诚，一名李必寿，各配有妻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昱最爱文炜，因长子文魁好赌，将田产文炜在家经理，将文魁带至任所，也是防闲他的意见，说明过三年后，方着文炜来替换。朱昱满心里要娶个妾，又因文魁也在外独宿，不好意思举行。喜得他为人活动，于本地绅衿铺户，应酬的轻重各得其宜，上司也甚是喜他，常有事件批发。接连做了三年，手内也弄下有一千四五百两，又不敢在衙门中存放，恐文魁盗用，皆暗行寄顿。

这年已到三年，文炜思念他父亲，久欲来四川省视，因屡次接他父亲书信，几时文魁回了家，方准他来。他哥哥文魁，又想家之至，常暗中寄信着文炜速来，弄的文炜到没了主意。

又兼他嫂嫂殷氏，因文炜主持家政，气愤不过在天指猪骂狗的同吵。文炜夫妇处处谦让，才强支了这三年。这年决意入川看父，将地土俱行租种与人，又将家中所存所用，详细开写清账，安顿下一年过度，交与他嫂嫂管理。又怕殷氏与姜氏口角，临行再三嘱托段诚女人欧阳氏，着他两下调和，欧阳氏一力担承。

方同殷诚一同起身。这日到孽龙潭，陡遭风波，船只几覆。来到金堂县，朱昱大喜，细问了家中并乡里等活，着文魁与文炜接风痛饮。文魁见兄弟来，可以替得早行回家，不意过了月余，朱昱一字不题。文魁着文炜道达，但付之不答而已。文魁恼恨之至，外面虽不敢放肆，心里也不知凶骂了多少。

一日，朱昱去绅士家看戏，至三鼓后方回，在马上打了几个寒战，回署便害头疼。次日请医看视，说是感冒风寒，吃了两剂药，出了点汗，觉得清爽些。至八天后，又复遍身疼痛，寒热交作，有时狂叫乱道，有时清白。一日到二更以后，朱昱见文炜一人在侧，说道："本城贡生刘崇义，与我至厚，他家收存我银一千一百两，月一分行利，有约契，我曾与他暗中说明，不着你哥知道。新都县敦信里朱乾，是与我连宗兄弟，他那边收存我银三百两，也是月一分行利，此宗你哥哥有点知道。

二处我都系暗托，说明将来做你的饭根，我若有个好歹，你须设法弄在手内，日后你哥哥将家私输尽，你就帮助他些，他也领情。不是我做父母的存偏心，我深知他夫妻二人，皆不成心术，久后你必大受其累。约契收放在一破红油柜中旧拜匣内，你可速速拣收在手。衣箱内现存银八十余两，住房桌下存大钱三万余文，你哥哥都知道，瞒不得他。若将衙门中器物等项变卖，不但棺木，即回去脚价盘费，亦足而又足。至于本乡住房并田地，我过日自有道理。"文炜泣说道："父亲不过是受了寒，早晚即愈，何骤出此言。本城并新都两处收存银两，一任哥哥收取，我一分一厘亦不经手。非敢负父亲疼爱至意，大抵人生穷通富贵，自是命定，我若欺了哥哥，天亦不容我。父亲可安心养病，断断不必过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昱听了，蹙眉大恨道：“痴子深负我心，你到后悔时，方信我言，由你去罢。”又道：“我此时觉得着实轻爽，可将你哥哥同殷诚叫来。”文炜将二人叫到。朱昱向文魁道：“我一生勤俭，弄下些小家私，又得做些微员，年来不无补益。我这病看来还无妨，设有不测，世上没个不散的筵席。扶我灵柩回乡后，断不必劳亲友吊奠，到要速请亲友，与你弟兄二人分家，断不可在一处居祝家中住房，原介是三百三十两，你弟兄二人，谁爱住此房，即照原价归结，另寻住处。将来不但田产，即此并家中所有器物、银钱、衣帛等类，虽寸丝断线，亦须眼同亲友公分，以免骨肉争端。若谁存丝毫占便宜之见，便是逆命贼子。

段诚也在此，共记吾言。你是我家四世家人之后裔，他二人有不合道理处，须直口苦劝，毋得瞻徇。若他们以主人欺压你，就和欺压我一般。你为人忠直，今以此相托，切莫负我。”段诚听了，泪下如雨。又向文魁道：“你除了顽钱，我想普天下也再没第二个人能占了你的便宜，我到也放心。你兄弟人忠厚，你要步步疼怜他，我死去亦得瞑目。”说话间，又烦躁起来，次日更甚。

本县东门外有个举人，姓强名不息，专以行医养济家口，是个心粗胆大，好走险路的人。被他治好了的也有，大要治死的居多，总在一剂两剂药上定死活。每以国手自任，地方上送他个外号，叫强不知。即或有被他治好的，又索谢礼过重。因此人又叫他做强盗。把个举人名品，都被他行医弄坏了。朱文魁慕他治病有决断，两三次打发衙役请来，看了脉，问了得病日期，又看了看舌头，道：“此真阴症伤寒也，口渴烦躁，皆假相耳，非用人参五钱、附子八钱，断无生理。”文魁满口应承。文炜道：“医理我一字不知，只是阴阳二症，听得人说，必须分辨清楚，药不是轻易用的。”文魁道：“你少胡说，先生来，自当以先生话为主，只求开方早救为是。你讲得是什么阴阳？”强不知道：“似此症，我一年内也不知治着多少。我若信不真切，敢拿老父母试药？不是学生夸口说，城内外行此道者数十人，笑话他还没一个识得此症。”文炜不敢争辩。开了方儿。文魁便着段诚同衙役买参挝药。

强不知去后，文炜放心不下，将药方请教先治诸人，也有一言不发的，也有摇头的，也有直说吃不得。文炜与文魁大争论起来，文魁急了，大嚷道：“你不愿父亲速好么？耽搁了性命，我和你誓不同生。”文炜也没法，但愿服药立愈。服药后，便狂叫起倒不已。他原本是阳症，不过食火过重，汗未发透，邪气又未下，若不吃药，亦可渐次平安，他那里受得起人参附子大剂。文炜情急，又与文魁争论，文魁道：“亏你还是个秀才，连‘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二句，都不知道。”又待了一会，朱昱声息俱无，文魁道：“你看，安静了没有。”文炜在嘴上一摸，已经死了。文炜抚尸大叫，文魁亦大惊，也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号起来。

哭了半晌，率同衙役，停尸在中堂，买办棺木。本县闻知，立即差人送下十二两奠仪。三日后，署理官早到。至七日后，文魁托书役于城内借了一小佛殿慈源寺，搬移出去，然后开吊。

又请他父亲相好的绅士几人，求了本县名帖，向各绅衿铺户上捐，也弄有一百七八十两。文炜将刘贡生等借约二张拣出，交付文魁。文魁喜欢的心花俱开，出乎意料之外，极力的将文炜誉扬贤孝，正大不欺。

一日，文魁问文炜道："刘贡生所借银两，我亲问过他三四次，他总推说一时凑不及，许在一月后，看来利钱是无望的了，新都县本家朱乾，借银三百两，他住在乡间敦信里，离此八九十里路，你可同段诚走遭，必须按约上年月算明利钱，除收过外，下欠利钱，一个也让不得。我们是什么时候，讲到连宗，他该破家帮助我们，才是有人心的长者。明早即去。他若推托时日，你两人断断不必回来，天天守着灵何益？"次日，文炜遵兄命同段诚去了。到朱乾家，相待极其亲厚，早晚在内房饮食，和亲子侄一样。银子早已备办停妥，又留住了四天，与了本银三百两，又找了利银十七两，余外又送了十两，俱是十足纹银。主仆二人，千恩万谢，辞了上路。约走了二十多里，至新都县饭铺内吃饭，见三三两两，出来入去，都说的是林秀才卖老婆还官欠的话，咨嗟太息的到十有八九。听了一会，也没什么关心处。

原来这林秀才，是本省新都县人。单讳一个岱字，号齐峰，年三十一岁。他生的汉仗雄伟，勇力绝伦，虽是个文秀才，却学得一身好武艺，马上步下，可敌万人。娶妻严氏，颇有才色，颇有才色，夫妻甚相敬爱。他父亲林楷，为人正直，做过陕西陇县知县，真是一钱不名。后来病故在任内，林贷同他母亲和家人林春扶柩国籍，不几月他母亲也去世。清宦之家，那里有什么私囊。又因重修陇县城池，部中核减下来，到亏空下国帑二千七百余两，着落新都县承追。前任县官念他是旧家子弟，不过略为催取，林岱也交过八百余两。新任知县叫冯家驹，外号又叫冯剥皮，为人极其势利刻保他曾做过陇西县丞，与林楷同寅间甚是不对，屡因不公不法的事，被林楷当面耻辱。

今日林岱有这件事到他手内，正是他报怨之期。一到任，就将林岱家人林春拿去，日夜比责。林岱破产完了一千余两，求他开释，他反申文上宪，说林岱亏欠国帑，恃符抗官，不肯交纳，将秀才也革下来。林岱又将住房变卖交官，租了一处土房居祝本城的绅衿铺户，念他父居乡正直，前后捐助了三百两，尚欠四百五十两无出，大家同去恳冯剥皮，代他报家产尽绝。冯剥皮不惟不听情面，且将林岱拿去收监，将林春付保释放。林春不几日亦病故，止有林春的女人，同严氏做些针线，货卖度日，又要接济林贷衣食，把一个小女厮也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做过活。

后来剥皮竟将林岱也立限追比，又吩咐衙役着实重责，大有不能生全的光景。地方上桑梓又过意不去，捐了一百两交纳，复恳他报家产尽绝的申文。剥皮满口应许，将银子收下，仍是照旧比责，板子较前越发打的重了。此后内外援绝，苦到绝顶。

严氏在家中，每天不过吃一顿饭，常有整天家受饿，没饭吃的时候。

本城有个监生叫胡贡，人只叫他胡混，是个心大胆小，专好淫奔之人。他家里也有几千两的用度，又好奔走衙门，藉此欺压良善。他屡次看见严氏出入，姿色动人，又知林岱在监中无可解救，便引起他娶妾之心。托一个善会说话，有机变的宋媒婆，以采买针线为由，常拿些绸缎碎物着严氏做，做完，他就将手工钱送来，从未耽延片刻，其手工钱都是胡贡暗出。因此来往的透熟，每日家言来语去，点缀严氏，着他卖身救夫，与富贵人家做个恻室，便可名利两收。严氏是个聪明妇人，早已明白他的意见，只是不应承他。后见他屡次迁引，便也动了个念头。向宋媒道："我非无此意，只是少个妥当人家。你既这样关切我，心里可有个人家么？"宋媒即将胡监生人才、家道、年纪，说了个天花乱坠。严氏道："我嫁人，是要救夫出监，只怕他未必肯出大价钱娶我。至于与人家做妾，我到不回避这声名。"宋媒道："这胡大爷也曾说过，止出三百五十两，此外一两也不多出。"严氏笑道："可见是个天缘，他出的这银数，却与我夫主官欠暗合，就烦你多加美言，成就了我罢。"宋媒道："成就最是容易，必须林大爷写一个为欠官钱卖妻的亲笔文约，方能妥贴的了。"严氏又笑道："这都容易，我早晚与你拿来。只是一件，只怕胡大爷三心两意，万一反悔，我岂不在丈夫前丧品丢人。你敢包办么？"宋媒道："若胡大爷有半句反覆话，我就永堕血盆地狱。

我若是戏耍了你，着你在丈夫前丢人，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教他们死了。"严氏道："既然胡大爷有实心于我，我就是他的人了，他何苦教我抛头露面。将来凭据到手，就劳动他替我交官，放我夫主回家。还有一句话你要记清，若我夫主午时不回家，便是一百个未时，我也不出门。"宋媒道："这事都交在我身上。胡大爷和县里是好相与，怕放不出人来？只要凭据写的结实明白方妥，胡大爷也是最精细不过的人。"两人讲说停当，宋媒婆欢欢喜喜，如飞的去了。

次日严氏跟了林春女人，走至新都县监门，向管监的衰恳。

管监的念林岱困苦，随即通知，放严氏入来。严氏看见丈夫蓬头垢面，满腿杖伤。上前抱头大哭。林岱也落了几点眼泪。旋教林春女人拿过几样吃食东西，一大壶酒，放在面前，严氏也坐在一旁，说道："家中无钱，我不能天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供济你的饮食，你可随意吃些，也是我到监中看你一番。”林岱道：“你这一来，我越发不能下咽，到是酒我吃两杯罢。“严氏从篮内取出一个茶杯来，斟满递与林岱。林贷吃了一口酒，还是半冷半热的。

问道：”你们家间，米还有得吃么？“严氏道：”有钱时买一半升，无钱时也就不吃了。“林岱便将杯放下，长叹道：”我这性命，只在早晚，必死于冯剥皮之手。他挟先人仇恨，断不相饶。

只是你将来作何归结？“严氏道：”你们男人家，要承先启后，关系重大；我们妇人家，一死一生，有何重轻？将来上天可怜。

你若有出监之日，我到愁你没个归结。“林岱道：”我时常和你说，有一个族伯林桂芳，现做湖广荆州总兵。只因祖公公老弟兄们成了仇怨，致令我父与他参商，二十年来音信不通。此外我又别无亲友，设或有个出头日子，我惟投奔他去了。“严氏点头道：”任他怎么参商，到底是林氏一脉，你又在患难中，谁无个恻隐之心？”林岱道：“这也是我与你纸上谈兵，现欠着三百五十两官银未交，总插翅亦难飞去。”严氏道：“三百五十两官银，到有人出在那里，只要你立一主见。”林岱大喜道：“系何人相帮，有此义举？”严氏笑道：“不但三四百两，就是三四十两，相帮二字，从何处说起？”就将胡监生托媒婆说的话，详细说了一遍。林岱道：“你的主意若何？”严氏道：“我的主意，要舍经从权，救你的性命。只用你写一张卖妻的文约，明后日即可脱离苦海。”林岱听了，倒竖须眉，满身肉跳，大笑道：“不意你在外面，到有此际遇。好，好！”向林春女人道：“你可哀告牢头，讨一副纸笔来。”少刻，牢头将纸笔墨砚俱送来，林岱提笔，战缩缩的写道：立卖契人林岱，新都县人，因亏欠官项银三百五十两，无可交纳，情愿将原配妻室严氏，出卖于本城胡监生。

又问严氏道：“他娶你是做妻做妾？”严氏道：“是讲明做妾。”林岱道：“更好。”名下为妾，身价纹银三百五十两，本日在新都县当官交纳，并无短少，日后不许反悔争竞，恐口无凭，立卖约存照。

又问道：“你适才说有个媒婆子，姓什么？”严氏道：“姓宋。”林岱又写：同中女媒宋氏。某年月日亲笔立。

写毕，将拿来的酒菜，大饮大嚼，吃了个罄净。吃毕，将头向临墙上一斜靠，紧闭双睛，一句话不说。严氏道：“你出监后，务必到家中走走，我有许多要紧话嘱咐你。你若是赌气不到家中，我就是来生来世见你了。”林岱笑道：“你去罢。”言讫，把身子往地下一倒，便睡去了。

严氏收拾起诸物，又恐林岱听见，眼中流泪，心里大痛，悄悄出门。回到家中，宋媒婆早在门外等候。严氏改做满面笑容，让宋媒到房内坐下。宋媒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奶奶的喜事何如？”严氏从袖中取了卖契，向宋媒道：“事已做妥，你可述我的话：银子三百五十两，要胡大爷当堂替我前夫交代清楚。衙门中上下即或有些须使费，我前夫都不管。我几时不见我前夫回家，我断断不肯动身，不是我心恋前夫，情理上该是这样。此系官银，谅也不敢舛错，你就将约契拿去罢。这是我前夫亲笔写的，他不必生疑。”宋媒见了约契，如获至宝，说了几句吉庆话，如飞的跑去，递与胡监生，居了天字号大功。

胡贡看了大喜，次日一早，亲自送了冯剥皮四样重礼。剥皮说了无数送情的话，始将银两收兑入库。胡贡又到宅门并承办书吏处，说定事完相谢，立逼着管宅门家人回禀本官，将林岱当时放出监来。然后回家，催着收拾喜轿，差人到林岱家娶妾。宋媒报知严氏，严氏忙着林春女人，到县前一路迎请林岱回家。正是：贼子借刀杀父，淑女卖身救夫。

两人事迹迥异，问心各有悬殊。

第十八回骂钱奴刎颈全大义保烈妇倾囊助多金

词曰：

蛩声泣露惊秋枕，泪湿鸳鸯衾。立志救夫行，痴心一恨长。

世事难凭断，竟有雪中炭。夫妇得周全，豪侠千古传。

右调《连环扣》

且说林岱出了县监，正心中想个去处躲避，见林春女人跑来，再三苦请。林岱又羞又气，心中想道：“我就不回家去，满城中谁不知我卖了老婆。”万无奈何，低了头走，也不和熟识人周旋，一直到自己门前。见喜轿在一边放着，看的人高高下下，约百十余人，又听得七言八语，说：“林相公来了，少刻我们就要看霸王别姬哩。”林岱羞愧之至，分开众人入去。

严氏一见，大哭道：“今日是我与你永别之日了。”将林岱推的坐下道：“我早间买下些须酒肉，等你来痛饮几杯。”林岱道：“你是胡家的人了。喜轿现在门外，你速刻起身，休要乱我怀抱。既有酒肉，你去后我吃罢。”正说话间，只见胡监生家两个人入来说道：“林相公也回来了。这是一边过银，一边过人的事体。”严氏大怒道：“总去也得到日落时分。人卖与姓胡的，房子没卖与姓胡的，是这样直出直入，使不得。”胡家人听了，也要发话，想了想，两人各以目示意而出。严氏又哭说道：“我与你夫妻十数年，无福终老，半路割绝。你将来前程远大，必非终于贫贱之人。我只盼望你，速速那移几两盘费，投奔荆州，异日富贵归来。到百年后，你务必收拾我残骨，合葬在一处，我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林岱哈哈大笑道：“这都是婴儿说梦的话，你焉能与我合葬？”且不说夫妻话别。再说朱文炜、段诚，算还了饭钱，刚走到县东门，见路南里有一二百人，围绕着一家门子，拥挤看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见一个妇人从门内出来。拍手说道：“既然用了人家银子，吃新锅里茶饭去就是了，又浪着教请买主胡大爷来说话。”说着，往路北一条巷内去了。文炜向段诚道：“这必定是我们在饭铺中听得那话，我们走罢。”段诚道：“天色甚早，回去也是闲着，我们也看看何妨。”少刻，只见一个人，挺着胸脯，从北飞忙的走来。但见：满面浮油，也会谈忠论孝；一身横肉，惯能惹是招非。目露铜光，遇妇人便做秋波使用；口含钱臭，见寒士常将冷语却除。敬府趋州，硬占绅衿地步；畏强欺弱，假充光棍名头。屡发非分之财，常免应得之祸。

只见这人走至了门前，骂道：“你这般无用的奴才，为什么不将喜轿抬入去，只管延挨甚么？”那几个人道：“新姨娘不肯上轿，我们也没法。”又见先前去的那妇人，也从北赶来，入门里边去。少刻，从门内走出二十三四岁一个妇人来，风姿甚是秀雅，面色微黄，站在门前，用衣襟拭去了泪痕，高声问道：“那个是监生胡大爷？”只见那从北来的人，于人丛中向前摇摆了两步，说道：“小生便是。”那妇人道：“你娶我是何意见？”胡监生道：“娘子千伶百俐，难道还不知小生的意思么？”严氏道：“我夫虽欠官钱，实系仇家作弄。承满城中绅衿士庶，并铺户诸位老爷，念我夫主忝系宦爵，捐银两次，各助多金，可见恻隐之心，人人皆有。尊驾名列国学，宁无同好？倘开恩格外，容我夫妻苟延岁月，聚首终身，生不能衔结阶下，死亦焚顶九原。身价银三百五十两，容拙夫按年按月，陆续加利拔还。天日在上，谁敢负心。尊驾收子孙之福利，妾夫妇全驴马之余年，德高千古，义振桑梓，想仁人君子安乐为曲成。如必眷恋媸陋之容，强协连理，诚恐珠沉玉碎，名利皆非君有。到那时人琴两亡，徒招通国笑议，未知尊驾以为然否？”胡监生道：“娘子虽有许多这乎者也，我一句文墨话不晓得。我止知银子费去，妇人买来。

若说积德两字，我何不将三百五十两银子，分散与众贫人，还多道我几个好，也断断不肯都积德在你夫妻两人身上。闲话徒说无异，快上轿走路是正务，我家有许多亲友等候吃喜酒哩。

”此时看的人并听的人越发多了，不下千数，嗟叹者不一而足。

只见那妇人掉转头，向门内连连呼唤道：“相公快来！”叫了几声，门内走出一条金刚般大汉，看了看众人，随即又闪入门内。那妇人面朝着门内道：”妾以蒲柳之质。侍枕席九载，实指望夫妻偕老，永效于飞，不意家中多故，反受仕宦之累。

非你缘浅，乃妾命保我自幼也粗读过几句经史，止知从一而终，从今日以至百年后，妾于白杨青草间候你罢。前途保重，休要想念于我。“又指着胡监生骂道：”可惜我十几句良言，都送在猪狗耳内。看你这厮，奴头贼眼，满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钱臭，也不像个积阴德、识时务的人。“说罢，从左袖内拉出刚刀一把，如飞的向项下一抹。背后有一后生，看得真切，一伸手，将刀子从肩膀压去，到将那后生手指勒破，鲜血淋漓。那妇人大叫了一声，向门上一头触去，摔倒在地，只见血流如注，衣服与地皮皆红。

那些看的人，齐声一喊，无异轰雷。

胡监生见势头不好，忙忙的躲避去了。林岱抱起了严氏，见半身竟是血人，到底妇人家无甚气力，止是头上碰下个大窟，幸未身死。林岱提入房中，替他收拾。街上看的人，皆极口赞扬烈妇，把胡监生骂的人气全无。待了一会，宋媒波入去打听，见不至于伤命，忙去报与胡贡。胡贡又带来许多人，到门前大嚷道：”怎么我昨日买的人，今日还敢和姓林的坐着。难道在门上碰了一下子，就罢了不成？有本领到我家中使展去来。“朱文炜看了多时，见事无收煞，此时心上更忍耐不住，分开了众人，先向胡监生一揖，说道：”小弟有几句冒昧话，未知老长兄许说不许说？“胡监生道：”你的语音不同，是那里人氏？“文炜道：”小弟河南人，本姓朱，在此地做些小生意。今日路过此地，看的多时，这妇人一心恋他丈夫，断不是个享荣华富贵的人，娶在尊府，他也没福消受。不过终归一死。依小弟主见，不如教他夫主还了这宗银子，让他赎回。老长兄拿着银子，怕寻不出有才色的妇人来么？“胡监生道：”这都是信口胡说，他若有银子，不卖老婆了。“文炜道：”小弟借与他何如？

“众人猛见一白衣少年，说出这话，都喝彩起来。胡监生道：”不意料你到有钱，会放卖人口账。“文炜道：”小弟能有几个钱？

不过是为两家解纷的意思。“胡监生想了一会，说道：”也罢了，你若拿出三百六十五两银子来，我就不要他了。“众人听了，一片声乱叫道：”林相公快出来，有要紧话说。“林岱出来问道：”众位有何见谕？“众人道：”今日有两位积阴德的人。“指着文炜道：”此位姓朱的客人，情愿替你还胡大爷的银子，赎回令夫人。“又指着胡监生道：”此位也情愿让他取赎，着你夫妻完聚。岂不是两个积阴德的人么！“林岱道：”我有银交银，无银交人，怎好累及旁人代赎？“众人中有几个大嚷道：”你们听么，他到硬起来了。“林岱连忙产道：”不是我敢硬，只因与此位从未一面，心上过不去。“众人道：”你不世故罢，你只快快的与他两位叩头。“林岱急忙扒倒，先与文炜叩谢，后与胡贡叩谢。朱文炜扶起道：”胡大爷可有约契么？

“胡监生道：”若无约契，我到是霸娶良人妻女了。“随将约契从身傍取出，递与文炜看。

文炜道：”约上止有三百五十两，怎么说是三百六十五两？

“胡监生道：”衙门中上下使费，难道不是钱？“众人齐说道：”只以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为凭罢。“胡监生道：”我的银子，又不是做贼偷来的。

“文炜道：”不但这十五两分外的银子，就是正数，还要奉恳。

“胡监生道：”你是积阴功人，怎么下起恳字来了？“文炜道：”小弟身边，实止有三百二十七两，意欲与老兄同做这件好事，让几十两何如？“胡监生大笑道：”我只准作赎回去，就是天大的好事。三百六十五两，少一两也不能。你且取出银子来我看。

“文炜向段诚要来，胡监生蹲在地下，打开都细细的看了，说道：”你这银子成色，也还将就去得。我原是十足纹银，上库又是库秤，除本银三百六十五两外，通行加算，你还该找我五十二两五钱，方得完结，还得同到钱铺中秤兑。“文炜道：”我止有此银，这却怎处？“众人道：”你别处就不能凑兑些么？

“文炜道：”我多的出了，少的到肯惜费？我又是异乡人，谁肯借与我？“胡监生道：”如此说，人还是我的。“内中一人高叫道：”我是真正一穷秀才，通国皆知。众位人千人万，就没一个尚义的，与自己子孙留点地步？如今事已垂成，岂可因这几十两银子，又着他夫妻拆散！帮助不拘三钱二钱、一两二两，就是三十文、五十文，此刻积点阴德，一文可抵百文，一两可抵十两。“话才说完，大众齐和了一声道：”我们都愿帮助。“一言甫毕，有掏出银子来的，有拿出钱来的，有因人多挤不到跟前，烦人以次转递的，三五十文以至三五百文，三五钱以至三二两不等。还有那些丧良无耻的贼子，替人传递，自己偷入私囊的。还有一时无现银钱，或脱衣典当，或向铺户借贷，你来我去，乱跑着交送的。没有半个时辰，银子和钱，在林岱面前堆下许多。众人又七手八脚，查点数目，须臾，将银钱秤数清楚。

一人高声向众在叫道：”承众位与子孙积福，做此好事。

钱已有了一万九千三百余文，银子共十一两四钱有零，这件事成就了。“朱文炜笑向胡监生道：”银钱俱在此，祈老长兄查收，可将卖契还我。“胡监生道：”你真是少年没心肝、没耳朵的人。

我前曾说过，连库秤并衙门中使费，通共该找我五十二两五钱。

像这钱我就没的说。这十来两银子，九二三的也有，九五六的也有，内中还有顶银，和铜一样的东西。将银钱合在一处，才算添了三十两，还少二十多两，怎你便和我要起卖契来？“猛见人丛中一人大声说道：”胡监生，你少掂斤播两，这银钱是大众做好事的，你当是朱客人银钱，任你瞎嚼么！且莫说你在衙门中使费了十五两，你便使费了一千五百两，这是你走动衙门，不安分的事体，你还敢对众数念出来。我到要问你，这使费是官吃了，还是书办衙役吃了？“说着，揎拳拽袖，向胡监生扑来。又听得有几个道：”我们大家打这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薄狗攮！“胡监生急忙向人丛中一退，笑说道：”老哥不必动怒，就全不与我，这几两银子也有限的。我原为林大嫂张口就骂我。“又有几个人道：”这果然是林大嫂不是处。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还教加多少，才做个了结哩？“胡监生道：”话要说个明白，钱要丢在响处。今将林大嫂骂我的话说出，我这争多较少，众位自然也明白了。经年家修桥补路，只各庙中布施也不知上着多少。众位都会行善，我就没一点人心？“说罢，将家中小厮们叫到面前，指着朱文炜银两并众人公摊银钱道：”你们将此拿上，带同轿子回家。“又将林岱约契递与朱文炜，道：”所欠二十多两，我也不着补了，算我与你同做了这件阴功罢。“文炜将约契接了，举手道谢，即忙递与林岱。胡监生又向大众一举手道：”有劳众位调停。“内中有几个，见他脸上甚是没趣，也便赞扬道：”到底胡大哥是好汉子。“胡监生笑应道：”小弟有何好处，不过在钱上吃的亏罢了。“随即领上家人，挺着胸脯走去。

林岱跪倒地下，朝着东西北三面连连叩头，道：”林某自遭追比官欠后，承本城本乡绅衿士庶，并各处铺中众位老爷，前后捐助三次，今又惠助银钱，成全我房下不至殒命失节，我林某也无以为报，就是这几个穷头。“说罢，又向东西北三面复行叩头，扒起来拉住朱文炜，向众人道：”舍下只有土房三间，不能遍请诸位老爷，意欲留这位朱恩公吃顿饭，理合向众位老爷表明。“众人齐声道：”这是你情理上应该的。“又向文炜道：”我们愿闻客人大名。“文炜不肯说，众人再三逼问。文炜道：”我叫朱文炜，是河南虞城县人，在贵省做点些须小生意。“众人听了，互相嗟叹道：”做生意人肯舍这注大财，更是难得，难得。“又有几个人道：”林相公，你要明白，这朱客人是你头一位大恩人。“指着吆喝的穷秀才道：”此位是介率众人帮助你的。“又指着要打胡贡的那人道：”这是为你抱不平，吓退胡监生的。“又指着大众道：”这都是共成你好事的。还有那位夺刀的，又是你令夫人大恩人，假若不是他眼明手快，令夫人此时已在城隍庙挂号了。今日这件事，竟是缺一不可。“又有几个骂胡监生道：”我们乡党中，刻薄寡恩，再没有出胡监生之右者。但他善会看风使船，觉得势头有些不顺，他便学母鸡下蛋去了。“众人皆大笑道：”我们散了罢。“朱文炜要别去，林岱那里肯依，将文炜拉入堂屋内，叫严氏道：”你快出来拜谢，大恩人来了。“严氏早知事妥，感激切骨，包着头连忙出来，与林岱站在一处，男不作揖，女不万福，一齐磕下头去。文炜跪在一傍还礼。夫妻二人磕了十几个头，然后起来，让文炜上坐。严氏也不回避，和林岱坐在下面。林岱将文炜出银代赎话，向严氏细说。严氏道：”妾身之命，俱系恩公保留。妾夫妻若贫贱一生，亦惟付之长叹。设或神天鉴宥，少有进步，定必肝脑涂地，仰报大德。“文炜道：”老贤嫂高风亮节，古今罕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较之城崩杞国，环缢华山者更为激烈，使弟辈欣羡佩服之至。“林岱道：”恩公下榻何处？端的有何事到敝乡？“文炜道：”小弟系金堂县典史朱讳昱之次子也。弟名文炜，家兄名文魁。家父月前感寒病故。今日系奉家兄命，到贵县敦信里要账，得银三百二十七两，适逢贤嫂捐躯，此系冥冥中定数，真是迟一日不可，早一日亦不可也。“林岱道：”原来恩公是邻治父台公子，失吊问之至。“又道：”小弟才出囹圄，无物敬长者，幸有贱内粗治杯酌，为生死话别之具。小弟彼时神昏志乱，无意饮食，若咀嚼过早，虽欲留宾，亦无力再为措办矣。

“严氏忙叫林春女人速速整理。文炜道：”小弟原拟赶赴金堂，今必过却，恐拂尊意。“随叫段诚吩咐道：”你可在饭馆中等我，转刻我就回去。“林岱道：”尊介且不必去，更望将行李取来，弟与恩公为长夜之谈。寒家虽不能容车马，而立锥之地尚属有余，明天会令兄亦未为晚。“文炜方叫段诚将行李取来。原来段诚，因文炜看林岱卖妻，已将行李寄顿在东门货铺内，此刻取来，安放在西下房中。

少顷，酒食齐备，林岱又添买了两样，让文炜居正，林岱在左，严氏在右。文炜道：”老贤嫂请尊便，小弟外人，何敢同席？“林岱道：”贱内若避嫌，是以世俗待恩公也。“文炜复问起亏空官钱缘由，林岱细说了一遍。文炜道：”老兄气宇超群，必不至尘泥轩冕。此后还是株守林泉，或别有趋向。“林岱道：”小弟有一族伯，现任荆州总兵官，讳桂芳。弟早晚即欲携家属奔赴。只是囊空如洗，亦索付之无可如何而已。“文炜道：”此去水路约一千余里，老兄若无盘费，弟还有一策。“林岱道：”恩公又有何策？“文炜道：”弟随身行李，尚可典当数金。“林岱大笑道：”我林某总饿死沟渠，安肯做此贪得无厌之事，使恩公衣被俱无，非丈夫之所为也。“文炜道：”兄止知其一，未知其二。小弟家乡还有些须田产，尚可糊口。先君虽故，亦颇有一二千金私积，小弟何愁无衣无被。若差小价走取，往返徒劳。“急忙到下房与段诚说知。段诚道：”救人贵于救到底，小人即刻就去。“林岱同严氏走来相阻，段诚抱来行李，飞跑而去，林岱夫妇大为不安。三人仍归坐位，文炜道：”小弟与兄萍水相逢，即成知己，意欲与兄结为生死弟兄，未知可否？“林岱大喜道：”此某之至愿也。“随即摆设香案，交拜毕，各叙年齿，林岱为兄。文炜与严氏交拜，认为嫂嫂。这会撇去世套，开怀谈饮，更见亲切。不多时，段诚回来，说诸物止当了十四两五钱，俱系白银。文炜接来，双手递与林岱，林岱也不推让，也不道谢，止向段诚道：”着实烦劳你了。“又令林春女人打发酒饭。三人直坐到二鼓时候，严氏与林春女人归西正房，林岱同文炜在东正房内，整叙谈到天明，段诚在下房内安歇。次早文炜定要起身，林岱夫妇酒泪送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外。止隔了两天，林岱雇船，同严氏、林春女人一齐起身，赴荆州去了。正是：小人利去名亦去，君子名全利亦全。

不信试将名利看，名名利利岂徒然。

第十九回兄归乡胞弟成乞丐婶守志亲嫂做媒人

词曰：

胸中千种愁，挂在斜阳树。绿叶阴阴自得春，恨满莺啼处。

不见同床婿，偏聆如簧语。门户重重叠叠云，山隔断西川路。

右调《百尺楼》

且说朱文炜别了林岱，出了新都县，路上问段诚道：”我这件事做的何如？“段诚道：”真是成德之事。只怕大相公有些闲言语。“文炜道：”事已做成，由他发作罢了。“文炜入了金堂县，到慈源寺内。文魁道：”你两个要的账目何如？“文炜道：”共要了三百二十七两。“文魁听了大喜道：”我算的一点不差，怎便多要出十两？银子成色分两何如？“文炜道：”且说不到成色分两上。有一件事要禀明哥哥。“文魁着惊道：“有什么事？

”文炜就将遇林岱夫妻拆散，舍银帮助的话。文魁也等不得说完，忙问道：“只要捷近说，银子与了他没有？”文炜道：“若不是与了他，他夫妻如何完聚？”文魁道：“到底与了他多少？

”文炜道：“三百二十七两全与了他。”文魁又忙问段诚道：“果然么？”段诚道：“句句是实。”文魁扑向前，把文炜脸上就是一掌。文炜却要哀恳，不防右脸上又中了一掌。老和尚师徒一同来劝解，文魁气的暴跳如雷，道：“我家门不幸，养出这样痴子孙来！”复将文炜帮助林岱的话，与僧人说了一遍，又赶上去打。两僧人劝了一会，也就散了。文魁倒在床上，拍着肚子大叫道：“可怜往返八九千里，一场血汗勤劳，被你一日花荆”又看着段诚骂道：“你这该剐一万刀的奴才！他就做这样事体，要你何用？”跑下来又将段诚打了一顿，从新倒在床上喘气。待了一会，又大嚷道：“你就将三钱二钱，甚至一两二两，你帮了人，我也还可恼，怎么将三百二十七两银子，一戥盘儿送了人家？我就教你。。”将文炜揪过来，又是几拳，倒在床上睡觉去了。文炜与段诚面面厮窥，也没个说的。

不多时，文魁又拍手打掌的大骂道：“你就是王百万家，也不敢如此豪奢。若讲到积阴德，满朝的王公大臣他还没有钱？只用着几个人，驮上元宝，遍天下散去罢了。”又问道：“你的行李放在那里？”文炜不敢言语。文魁再三又问，段诚道：“二相公说，多的已经费了，何况少的。为那姓林的没盘费去荆州，将行李当了十四两银子，也送与他了。

”文魁大笑道：“我原知道，不如此不足以成其憨。像你两个，一对材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真是八两半斤。其实跟了那姓林的去，我到洒脱。

这一共是三百二十七两银子，轻轻的葬于异姓之手。”说罢，捶胸顿足，大哭起来。文炜道：“哥哥不必如此，银子已经与了人家，追悔莫及，总是兄弟该死。”文魁道：“不是你该死，到是我该死么？罢了，我越想越气，我今日和你死在一处罢。

”地下放着一条铁火棍，拿起来就打。段诚急忙架住道：“大相公，这就不是了。当日老主人在日，二相公就有天大的不是，从未弹他一指，大相公也该仰体老主人之意。今日打了三四次，二相公直受不辞，做兄弟的道理，也就尽在十二分上。怎么才拿铁器东西打起了？大相公顽钱，曾输过好几个三百两，老主人可打过大相公多少次？”文魁道：“你敢不教我打他么？你不教我打他，我就打你。”段诚道：“打我到使得。”文魁将段诚打了两火棍，又要去打文炜。段诚道：“大相公不必胡打，我有几句话要说。”文魁道：“你说你说。”

段诚道：”二相公是老主人的儿子，大相公的胞弟，老主人若留下一万两银子，少不得大相公五千，二相公五千。就是今日这事，也费的是人情天理钱，权当像大相公赌钱输了。将来到分家的时候，二相公少分上三百二十七两就罢了。是这样打了又打，总不念手足情分，也该往祖父身上想想，难道这家私都是大相公一个的么？“几句话，说的文魁睁着眼，呆了一会，将火棍往地下一丢，冷笑道：”原来你两个通同作弊，将三百多银子不知鬼弄到那里去，却安心回来要与我分家。既要分家，今日就分。“文炜道：”段诚不会说话，哥哥不必听他胡说。“文魁道：”他是极为顾我的话，我怎么不听他？我和你在一处过日子，将来连讨吃的地方也寻不下。“文炜道：”就是分家，回家中再商量。“文魁道：”有什么商量？你听我分派。我们的家业止有二千两，住房到算着七百。我将住房分与你，我另寻住处。你帮了人家三百多两，二宗共是一千。你一千，我一千，岂不是均分？此名为一刀两断，各干其事。”文炜道：“任凭哥哥。不但还与我一处住房，就一分不与我，也没得说。

“段诚道：“大相公算是将家业分完了？也再没别的个分法？

“文魁道：“能有多大的家业，不过三言两语，就是个停当。“段诚道：“老主人家中的私囊，并器物衣服，且不必算。

此番刘贡生银子，共本利一千三百余两，大相公早要到手中，寄放在本城德同铺内，也不向我们说声。家中三顷地，也值千余两，付之不言。老主人当年用银买的住房，止三百三十两，人所共知。如今算了七百两，要分与二相公，何不将此房第七百两银子，大相公拿去？世上没有这样个分法。”文魁大怒道：“你这奴才晓得甚么！家有长子，犹之国有储君，理应该长子拣选，其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子季子将均分，此天下之达道也。二千两家私，我若与他分不够一千之数，就是我有私心了。”段诚道：“不公，不服。”文魁怒极道：“你不服便怎么？从此刻一言为断，你两个到别处去祝若在此处住，我即另寻地方搬去。来虽同来，走要另走。我若再与你们见面，我真正不是个人娘父母养的。”文炜哭说道：“就是兄弟少年冒昧，乱用银两，然已成之过，悔亦无及。哥哥着我们另寻住处，身边一分盘费没有，行李又当在新都，这一出去，总不冻死，定必饿死。哥哥与兄弟同胞手足，何忍将兄弟撇在异乡，自己另行回去。”文魁道：“你是帮助人的，不论到那里，都有人帮你。任你千言万语，我的志愿已决。”说罢，气忿忿的躲在外边去了。

文炜向段诚道：“似此奈何？”段诚道：“当日老主人在日，屡屡说他夫妻二人不成心术。此番就是不帮林相公，这三百多银子，他又有别的机谋，作分离地步。可惜相公为人太软弱，依小人主见，先请阖县绅士公评，分现在银钱器物。若公评不下来，次到本县前具呈控诉。量他也没什么七手八脚的本领，于情理王法之外制人。”文炜道：“我一个胞兄，便将我冻饿死在外边，我也做不出告他的事来。请人说合调停，到还是一着。”随即着段诚请素日与他哥哥相好者四五人，说合了六七次，方许了十两银子。言明立刻另寻住处，方肯付与。文炜无可如何，在朱昱灵前大哭了一场，同段诚在慈源寺左近寻店住下。说合人拿过十两银子来，文炜又脆恳他们代为挽回。

隔了两日，去寻文魁，僧人道：“从昨日即出门去了。”第五日，文炜又去，文魁总不交一言。文炜在他身傍站了好半晌，只得回来。

又隔了四五天，文炜又去，老僧在院中惊问道：“二公子没与令兄同回乡去么？”文炜道：“同回那里去？”老僧道：“令兄连日，将所有家器大小等物变卖一空。前日晚上装完行李，五鼓时即起身。我问了几次，他说你同段二爷先在船中等候。我说你们都去，这灵柩作何归着？他说道路远，盘费实是不足，定在明年亲来搬龋我以为你也同去了，怎还在此，这是何说？”文炜道：“此话果真么？”老僧用手指着道：“你看他房内，干干净净，一根断草未留。”文炜听知，惊魂千里，跑至朱昱灵前，两手抱住棺木，拚命的大哭，情甚凄惨。哭了好半晌，老僧拉开说道：“我此刻才明白了，令兄真是普天下情理以外人。可趁他走还未远，速到县中，哭诉于老爷前，差三班头役，星夜追拿这不孝不友的蠢才，将他私囊夺尽，着你押灵回乡。把他锁禁在监中，三年后放他出来，以泄公愤。二公子也不必回避出首胞兄声名，一个没天良、没伦理的人，与禽兽何殊？我是日夜效法佛爷爷的人，今日着你这一哭，不由的大动了肝火。你可照我话速行。”朱文炜听了，一言不答，流着两行痛泪，走出庙去。老和尚见文炜软弱，气的只是摇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炜回到寓所，与段诚哭诉，段诚笑道：“他这一走，我心里早打算的透熟。我不怕得罪主人，一个人中猪狗，再不必较论了。刻下身边还有几两银子，也可盘搅几日。即一文没有，老主人在此做官一场，不无情面。况相公帮助林公子，人人都号为义举。目今大相公席卷回乡，抛弃父骨，赶逐胞弟，通国切齿。刻下生者死者，从此不得回家，可再烦人出个捐单，也不愁百十两到手。况又有本县老爷，自必格外可怜。相公快写禀帖启知本县。我明早去寻老主人素好朋友，再烦劳他们举行。

回得家乡，就好计较了，哭他气他何益？”

文炜恐扬兄之恶，不写禀帖，不意县中早已知道，差人送了两石仓米、四两银子，又将几个走动衙门好管事的绅士，面托与文炜设法，众绅士满口应承下来。谁料文炜走了否运，只三四天，便将县官因公挂误，新署印官漠不相关。地方绅士，实心好善者有几个？见县官一坏，便互相推诿起来。又得新典史念前后同官分上，自己捐了十两，又代请原上捐人。如此鬼弄了月余，仅捐了三十多两，共得银四十三两有奇，一总交付文炜谢责。

文炜与段诚打算，回家盘费有了，若扶灵，还差着百金。

段诚又想出一策，打听出崇宁县县官周曰谟，系河南睢州人，着文炜写哀怜手本，历诉困苦，他推念同乡，自必加倍照拂。

文炜亦以为然。又恐将捐银遗失，主仆相商，交与慈源寺老和尚。身边还有几两银子，各买了旧棉衣裤鞋袜等类，以便过冬出门。正要起身，岂期运败之人，随处坎坷，交与老和尚捐银，又被他徒弟法空盗窃逃去。主仆悔恨欲死，呈控在本县，县中批了捕厅。捕厅大怒，将老和尚严行责处。细问几次，委不知情，他又无力赔补。受刑不过，便行自缢，亏得段诚救免，文炜反替他在捕厅前讨情。金堂县亦再难开口，只得到崇宁县去，向管宅门人哭诉情由。宅门人甚是动怜，立即回禀本官。少刻出来，蹙着眉头道：“你的禀帖，他看过了，说你是远方游棍，在他治下假充乡亲，招摇撞骗，还要立即坐堂审你。亏得我再四开说，才吩咐值日头，把你逐出境外。你苦苦的投奔到此，我送你一千大钱做盘费，快回去罢。倘被他查知，大有不便。

“文炜含泪拜谢，拿了一千钱出来。

文炜与段诚相商，若再回金堂县，实无面目，打算着成都是省城地方，各处人俱有，或者有个际遇，亦未敢定。于是主仆奔赴成都，寻了个店住下。举目认不得一个人，况他二人住的店，皆往来肩挑背负之人，这“际遇”二字从何处说起？每天到出着二十个房钱，日日现要。从十月住至十一月尽间，盘费也告尽了，因拖欠下两日房钱，店东便出许多恶语。段诚见不是路，于城外东门二里地远，寻下个没香火的破庙，虽然寒冷，却无人要钱。又苦挨了几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不得饥饿，开首是段诚讨饭孝顺主人，竟不足两人吃用，次后文炜也只得走这条道路，这话不表。

再说朱文魁，弃绝了兄弟并他父灵柩，带了重资，欣喜回家。入得门，一家男妇俱来看问，见他穿着孝服，各大惊慌。

文魁走入内堂，便放声大哭，说父亲病故了。一家儿皆喊叫起来。哭罢，欧阳氏问道："二相公和我家男人，想是在后面押灵。"文魁又大哭道："老相公做了三年官，除一个钱没弄下，到欠下人许多债负，灵柩不能回家。二相公同你男人去灌县上捐，不意遭风，主仆同死在川江。我一路和讨吃的一样，奔到家乡。"话未说完，姜氏便痛倒在地。殷氏同欧阳氏将他扶入后院房中，劝解了一番，回到前边，与文魁洗尘接风。

姜氏直哭到上灯时候还不住歇，至定更以后，欧阳氏走来说道："二主母且不必哭，我适才在外院夹道内，见隔壁李家叔侄同李必寿，从厅院外抬入两个大驮子，到大主母窗外，看来极其沉重，还有几个皮箱在上面。一个个神头鬼脸，偷着拆取，俱被李必寿同大相公搬移在房内，方才散去。大相公说老主人欠人多少债负，他一路和讨吃花子一般。既穷困至此，这些行李都是那里来的？从午后到家，此刻一更已过，才抬入来，先时在谁家寄放？以我看来，其中必大有隐情。我今晚一夜不睡，在他后面窗外听个下落，我此刻就去了。你安歇了罢，不必等我。"

到四更将尽，欧阳氏推门入来，见姜氏还坐在床头，对灯流涕，笑说道："不用哭了，我听了个心满意足，此时他两口子都睡熟，我才来。"遂坐在一边，将文魁夫妻前后话，细细的说了一遍，又骂道："天地间，那有这样一对丧心的猎狗。

"姜氏道："如此看来，二相公同你男人还在，老主人身死是实。只是他两人止有十两银子，能过得几日？该如何回家。"

说罢，又流下泪来。欧阳氏道："不妨，二相公帮助姓林的，这是一件大善事，金堂县和新都县，自必人人通知。大相公此番弃抛父尸和弟，不消说，他这件大善事，也是两县通知的。

何况老主人在那地方，大小做过个父母官，便是不相干人，遭逢此等事，地方上也有个评论，多少必有帮助，断断不至饿死。

讨吃亦可回乡。"又道："大相公家赞美大相公有才情，有调度，也不枉他嫁夫一常又说你是他们的祸根，必须打发了方可做事，早晚我即劝他嫁人。大相公说，这里的房产地土，须早些变卖，方好搬到山东，另立日月。总他二人有命回来，寻谁作对。大相公家道：你当日起身时，我曾嘱咐你，万一老杀才有个山高水低，就着你用这调虎离山，斩草除根之计。我还打算着得十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意天从人愿，只三年多就用上此计了。大相公又赞扬他是肚中有春秋的女人。”

姜氏：“他既无情，我亦无义。只可恨我娘家在山西地方，无人做主。我明日写一纸呈词，告在本县，求官府和他要人。

“欧阳氏道：“这使不得，我听的话，都是他夫妻暗昧话，算不得凭据，本县十分中有九分不准。即或信了我们的话，也得行文到四川查问，还不知四川官府当件事不当件事，到弄的他又生别计出来。依我的主见，他右是劝你改嫁，不可回煞了他，触他的恨怒，他又要另设别法。总以守过一二年然后改嫁回答他，用此缓军计，延挨的二相公回来就好了。从今后要步步防他们。就是我听得这些话，总包含在心里，面色口角间一点也不可显出，他若看出来，得祸更速。茶里饭里，到须小心，大相公家不先吃的东西，你千万不可先吃。只在此房消磨岁月，各项我自照管。”姜氏道：“只怕他见你处处为护我，他先要除你，你也要留心。”欧阳氏笑道：“我与二主母不同。他们若起了谋害我的意见，被我看出，我只用预备飞快短刀一把，于他两口子早起夜睡时，我就兑付他们了，总死不了两个，也着他死一个，有什么怕他处？”

从此过了月余。一日，殷氏收拾了酒菜到姜氏房内，与他消遣愁闷，两人叙谈闲话。殷氏道：“人生一世，犹如草生一秋。二兄弟死在川江，他的一生事体到算完结了。我又没三个两个儿子，与你夫妻承继，你又青春年少，日子比树叶儿还长，将来该作何了局？”姜氏低头不语，殷氏又道：“我常听得和尚们放大施食，有两句话儿，说’黄土埋不坚之骨，青史留虚假之名。’世上做忠臣节妇的，都是至愚至痴的人。我们做妇人的，有几分颜色，凭到谁家，不愁男人不爱。将来白头相守，儿女盈膝，这不是老来的受用。若说起目下同床共枕，知疼知痒，迟起早眠，相偎相抱的那一种恩情，以你这年纪算起，少说还有三十年风流。像你这样独守空房，灯残被冷，就是刮一阵风，下一阵雨，也觉得凄凄凉凉，无依无靠。再听上人些闲言离语，更是难堪。我是个口大舌长的人，没个说不出来的话。

我和你在他这家中，六七年来也从没犯个面红，你素常也知道我的心肠最热。你若是起疑心，说是我为省衣服茶饭，撺掇你出门，我又不该说，这家中量你一人也省不下许多。你若把我这话当知心话，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定舍命访个青春俊俏郎君，还要他家道丰富，成就你下半世荣华。你若是看成放屁，我也不过长叹一声罢了。”妻氏道：“嫂嫂的话，都是实意为我之言。只是我与他夫妻一场，不忍便去，待守过一二年孝服，那时再烦嫂嫂罢。”殷氏道：“你原是玲珑剔透的人，一点就转。只是一年的话，还太远迂阔些，我过些时再与你从长计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氏素常颇喜吃几杯酒，今见姜氏许了嫁人的话，心上快活，吃了二十来杯，方才别去。正是：弃绝同胞弟，妖婆意未宁。

又凭三寸舌，愚动烈媛情。

第二十回金不换闻风赠盘费连城璧拒捕战官军

词曰：

十妇九吝，半杯茶恼人吃荆今朝出首害食客，可怜血溅无情棍。守备逃生，官兵远遁。犹欣幸不拖不累，走得干净。

右调《燕覆巢》

话说殷氏劝姜氏嫁人，话且不表。再说连城璧，自冷于冰去后，仍改姓名为张仲彦，除早午在金不换家吃饭外，连门也不出，日夜行静中功夫，不敢负于冰指教。金不换本来知交寡少，自留下城璧，越发不敢招惹人往来。又得了于冰二百两银子，他是做过生意的人，也不肯将银子白放在家中，买了七八十亩地，又租了人家几十亩地，添了两个牲口。次年开春，雇了一个极会种地的人，自己也帮着耕耘播种，受田地中苦处，多是早出晚归。城璧逢天气暑热，也有到郊外纳凉的时候。喜得赵家涧只数家人家，无人详究根底，知城璧是金不换表兄，这几家男男女女，也都叫城璧是张表兄，到也相安无事。本年鸡泽县丰收，四外州县，有歉收者都来搬运，金不换一倍获三倍之利。城璧见他营运有效，心上住的甚是适然。不换亦极尽表弟之情，凡一茶一饭，虽是些庄农食物，却处处留心，只怕城璧受了冷落。在本村雇了个十四五岁的小厮，单伺候城璧茶水饭食，日落时才许他回家。相处的和同胞一般。次年又复丰收，金不换手内弄下有四百余两。

世间人眼皮最薄，见不换有了钱，城里城外，便有许多人要和他结亲。他因城璧在家，凡说亲来的概行打退。到是城璧过意不去，又打算着此年于冰要来，再三劝他娶亲，为保家立后之计。不换被逼不过，方娉定了本县已革刑房郭崇学的第三个女儿为继室。又见房子不够住，从二月动工，将一院分为两院，补盖了几间土房。着城璧在后院居住，前院正房做喜房，看在三月初二日过门。

到了这日，郭崇学家亲戚并赵家涧邻里，还有些铺中生意人，每人成一百五十文，或二百文、三百文不等，凑来与不换送礼，又有左近老少妇女也来拜贺。不换于前后院搭了两座席棚，预备男客坐，女客都在房内。城璧此时也没个躲避处，还得聘为替不换陪客。奈他目中那里看得上这些村夫野妇，又兼乡下妇女不回避人，见城璧长须伟干，相貌堂堂，偏赶着认亲说话。城璧强支了两天，方才罢休。

自这郭氏过门，回了三朝后，不换便着他主起中馈来。他到也极晓得过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于早午茶饭甚是殷勤，待城璧分外周到。

不换心上着实快活，亦且食肠甚大，虽每天吃的是些素菜素饭，他一人到吃三四人的东西，烧酒每天非二斤即三斤方可。又见城璧若大汉子，和个妇人一样，日日钻在后院，老不出门。郭家有人来，不换又说过，不许与城璧相见，陪伴饮食，不免又多一番支应，因此这妇人心上就嫌厌起来。金不换既知城璧好吃酒，就该与他买一坛或两坛，放在他房内，岂不两便，偏又是那小厮，一天定向妇人要两次钱，买干烧酒。妇人若教买了对水酒，城璧便动疑是小厮落了钱，定着另换。都是不遂这妇人心意处。

一日，趁空儿问不换道："你这表兄到此多少时了？"不换道："二年多了。"郭氏听罢，便将面色变了一变，旋即又笑问道："怎么他也不回家去？"不换道："他等个姓冷的朋友。"郭氏道："假如他这朋友再过二年多不来，你该怎处？

"不换道："他是我嫡亲表兄，若姓冷的终身不来，我就和他过到终身罢了。"郭氏又不禁失色，复笑说道："像你这样早出晚归，在田地中受苦，他就不能受苦，也该去帮你照料一二，怎么长久白坐在家中吃酒饭？若是个明白世情的人，心上便该日抱不安。"不换笑道："他那里知道田地中事。你以后不要管，只要天天饮食丰洁，茶酒不缺，就是你的正务。"郭氏不言语了，自此后便渐渐将城璧冷淡起来。不换多是在田地中吃饭，总以家中有老婆照管，不甚留心。那知城璧日日止吃个半饱，至于酒，不但二斤三斤，求半斤也是少有的；即或有，不过四两六两之间，是个爱吃不吃的待法。又不好和不换言及，未免早午饭时，脸上带出怒容，多在那伺候的小厮身上发作一二。那小厮便在郭氏前播弄唇舌，屡次将盘碗偷行打破，反说是城璧动怒摔碎的，甚至加些言语，说城璧骂他刻保郭氏便大恨怒在心，知不换与城璧契厚，总一字不题，不但将饮食刻减，连酒也没半杯了。知此又苦挨了许久，和不换半字不题，怕弄的他夫妻口舌。欲要告辞远去，打算着冷于冰今年必来，岂不两误。

这日也是合当有事。每常不换必到天晚时回家，这日因下起大雨来，没有出门。午后陪城璧吃了饭，到田地中去看，见禾苗立刻发变，心上欢喜，回家着郭氏收拾酒菜，与城璧对饮。

郭氏因丈夫在家，便将干烧酒送出两大壶，又是两大盘素菜，还有腐乳、甜酱瓜等类四碟，作饮酒之资。不换看见，心里说道："这冷先生真是付托得人。我一个小户人家，日日如此供奉，虽说收过二百两衣食银子，也还不讨愧于冰先生。"又深喜郭氏贤仁，快活不过，放量的与城璧大饮笑谈。大约两大壶酒，金不换也有半壶落肚，只吃的前仰后合，方辞归前院。郭氏见不换着实醉了，连忙打发他睡下，自己便脱衣相陪。不换颠倒头就睡着了。睡到二更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不换要水喝，郭氏打发他吃了水，说道：“你今日高兴，怎么吃到这步田地？想是张表兄也醉了。”不换摇了几下头道：“他不、不醉。”郭氏道：“他可曾说我骂我没有？”不换道：“我不知道。”郭氏笑道：“看么，睡了一觉，还说的是酒活。”再看不换，已有些迷糊的光景了。于是高声问道：“他今日可说回家去的话没有？”

连问了几声，不换恨道：“狗攮的，你教他回到那里去？”郭氏道：“你好骂，我着他回他家去。”不换摇头道：“他不、不不。”郭氏道：“他为什么不？”不换道：“他去不得。”

说着又睡着了。郭氏连连推问道：“你莫睡，我问你，他怎么去不得？”不换又恨说道：“他在山东杀了多少官兵，去、那里去？”郭氏忙问道：“他为什么杀官兵？”问了几声，不见回答，原来又睡着了。郭一氏抱住头，连连摇醒，在耳根前问道：“他为什么杀官兵？”不换恨命的答道：“他为救他哥哥连国玺。真麻翻狗攮。”郭氏道：“他哥哥既叫连国玺，怎么他又姓张？”不换道：“你管他，他偏要姓张。”郭氏道：“就姓张罢，他叫个连什么？”问了几声，不换大声道：“他叫连城璧。”说罢，嘴里胡胡涂涂骂了两句睡去。

郭氏将两个名字牢记在心，便不再问。次日一字不题，照常的打发吃了早午饭。不换田地中去，郭氏着小厮守门，自己一个入城，请教他父亲郭崇学去了，直到日落时分方回。金不换迎着问道：“你往那里去来，怎么也不通知我？”郭氏一声不儿不言语，走入房内，不换跟入来又问。郭氏道：“我救你的脑袋去来。”不换摸不着头路，忙问道：“这是甚么话？”

郭氏冷笑：“你到忘了么？我与你既做了夫妻，你就放个屁，也不该瞒我。”不换道：“我有什么瞒你处？”郭氏道：“你还敢推聋装哑么？少刻教你便见。”不换已明白是昨晚醉后失言，笑说道：“你快说，入城做什么去来？”郭氏先向门外瞧了瞧，从袖中取出一张字稿儿来，上写道：具禀：小的金不换，系本县人，住城外赵家涧，为据实出首事。某年月，有小的表兄连城璧到小的家中，声言穷无所归，求小的代谋生计。小的念亲戚分上，只得容留。屡行盘问，语多支吾。今午大醉，方说出因救伊胞兄连国玺，曾在山东拒敌官军，脱逃至此等语。小的理合亲身赴县密禀，诚恐本县书役盘语，遗漏不便；又防城璧酒醒脱逃。不得已着小的妻房郭氏入城，托妻父郭崇学代禀。其果否在山东拒敌官军，或系醉后乱言，均未敢定。伏祈仁明老爷，速遣役拘拿研讯，俾小的免异日干连，则恩同覆育矣。

不换看罢，只吓的魂飞魄散，满身乱抖起来。郭氏道：“看囚鬼样。”牵手将字稿儿夺去。不换定了定神，问道：“这禀帖是谁写的，可曾递了没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氏道：“是我父亲写的，替你出首。县中老爷叫入内书房，问了端的，吩咐我父亲道：‘这连城璧等，乃山东泰安州劫牢反狱的叛贼，山东久有文书知会，系奉旨遍天下严拿之人，不意他落脚在我治下。你女婿金不换出首甚好，本县还要重重的赏他。但连城璧系有名大盗，非三五百人拿他不倒，此时若会同文武官，万一走露风声，反为不美。不如到定更时，先将城门关闭，然后点齐军役，与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方为稳妥。你可说与你女儿，快快回去，着金不换绊住贼人。交二更时，我同本城守爷俱到。’是这样吩咐。我父亲着和你说，这事关系身家性合，是容情不得，早就该出首。原要亲自来，恐怕露形迹。着我递与你这字稿儿看，你好答应文武官话。你看这事办的好不好？若依你做事，我的性命定被你干连。一个杀人放火的大强盗，经年家养在家中，瞒神卖鬼的谎我，天天酒饭供养的他，还教他使性气，摔盘打碗咒骂我。我姓郭的女儿，岂是受他咒骂的人？”

金不换将主意一定，笑说道：“你真是个好老婆，强似我百倍。我还顾什么表兄表弟。他的量最大，我此刻且到关外买些酒来，将他吃个烂醉，岂不更稳妥。我这好半晌还未见他，且去和他发个虚，再买酒不迟。”郭氏道：“你这就是保全身家的人了。酒不用买，还有两壶在此。”不换笑道：“你把他酒量当我么？”急忙走入后院内，与城璧子午卯酉，细说了一番。城璧笑道：“依你怎么处？”不换道：“千着万着，走为上着。我有几百银子，俱在城内当铺中讨月利，我且去与二哥弄几两盘费来好走。”城璧笑道：“我走了，你岂不吃官司么？

“不换道：“我遭逢下这样恶妇，也就说不得了。”说罢，如飞的出去。城璧想了想，又笑道：“怪道月来将我饮食核减，原来是夫妇商通。今见我不肯动身，又想出这样一条来吓我，且说得体面，我去了他自吃官司，又说二更时分有文武官率兵拿我。我到要看个真假，临期再做裁处。”

等到起更时候，不换忙忙走来，向城璧道：“今日城门此刻就关闭了，必定是在里面点兵。二哥休要多心，我止与你弄来三十两银子，还是向关外货铺、当铺两处借的。二哥从前院走不得，被恶妇看见，将来于我未便，可从这后院墙下，踏上房内那张方桌跳去罢。”急急的将银子掏出，放在城璧面前，情态甚是关切。城璧道：“既承老弟美意，我还有句话说。这一月余被弟妇管待，实没吃个饱饭。你将酒饭拿些来，我吃饱了再走。”不换连连跌脚道：“我还是怕二哥吃顿酒饭么？只是这是什么事体，什么时候？”城璧道：“你几时不与我吃，我几时不走。”不换无奈，飞忙去了。少刻将酒饭拿一，摆列在桌上，城璧用碗盛酒大饮，不换在旁催促。城璧道：“他们今夜若来，有我在一刻，实可松宽老弟一步；若今夜不来，只可付之一笑，我定于明早起身就罢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你慌甚么？”不换道：“此话是二哥动意外之疑。我金不换若有半句虚言，立即身首分为两处。”城璧道：“既如此，何不与我同走？”不换道：“我早已想及于此。曾听得恶妇述知县吩咐的话，言二哥是有名大盗，非五六百人拿不倒。到其间动起手来，二哥或可走脱，我决被拿回。与其那样，就不如我这样死中求生了。”城璧将头点了几点道：“老弟既拚命为我，我越发走不得了，必须与官军会会面，将来才解脱得你。”不换道：“我此时肉跳心惊，二哥只快走罢。”城璧道：“你若着我速走，你可回避在前院。

“不换忙应道：“我就去。”

城璧见不换去了，出院来跳在房上，四下一望，毫无动静。

复跳下房来，照前大饮大嚼，吃的甚饱，始将浑身衣服拽扎起，银子揣在怀中，又跳在房上四下观望。猛见正东上忽隐忽现，有几处灯火，城璧道：“是矣，几屈了金表弟。”顷刻间，见那灯火乍高乍低，较前倍明。又一刻，见那灯火如云行电逝般滚来。城璧急忙跳下房，走入房内。他目中早留心下一张方桌，掀翻在地，把四条腿折断，拣了两条长些的拿在手里，复身跳在房上。见四面灯火，照耀如同白昼一般，约有四五百人，渐次合拢了来。

此时金不换，早被文武官差人叫去问话。城璧提桌腿又跳下房来，大踏步到前院，用手推郭氏门，业经拴闭了，一脚脚开，侧身入去，见郭氏靠着一张桌子，在地下乱战，看见城璧，大惊道：“二伯来、。。来我房中做。。。”城璧道：“特来了结你。”手起一桌腿，打的郭氏脑浆迸裂，倒在一边。急急到院中，见房上四面，已站有四五十人，看见城璧，各喊了一声，砖瓦石块，和雨点般打下。城璧飞身一跃，早到正房屋上，桌腿到处，先放倒四五个。大吼一声，从房上跳到街心，众兵丁捕役，刀枪钩斧，一涌齐上，城璧两条桌腿，疾同风雨，只打翻了二十余人，便闯出重围，一直向北奔去。

守备在马上，大喝着叫军役追赶。军役等被逼不过，各放胆赶来。城璧见军役赶来，一翻身又杀回，众军役慌忙退后，城璧复去。急得守备在马上怪叫，又喝令追拿，那些军役无奈，只索随后跟来。城璧道：“似这样跟来跟去，到天明便难走脱，若不与他们个利害，他断不肯干休。”于是大吼了一声，只拣人多处冲杀，那两条桌腿，一起一落，打的众军役和风吹落叶、雨判残花相似，只恨爹娘少生了几只腿，往回乱窜。城璧反行追赶。

乍见灯火中，一人骑在马上，指手画脚的断喝。城璧大料他必是本城守备，把身躯一跃，已到了马前。守备却待勒马回跑，桌腿已中马头，那马直立起来，将守备丢在地下。城璧桌腿再下，众军役兵器齐隔，架住桌腿，各舍命将完备拖拉去了。

城璧复赶了四五十步，见军役等跑远，方折转头，又不走西北，反向东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奔去。正是：此妇代夫除逆叛，可怜血溅魂魄散。

英雄等候众官军，只为保全金不换。

第二十一回信访查知府开生路走怀仁不换续妻房

词曰：

不换遭缧绁，公厅辨甚明。亏得广平府，生全出圄囹。

月老欣逢旅舍，佳人天系赤绳。不意伊夫至，丢财且受刑。

右调《赞浦子》

话说连城璧杀退官军，连夜逃走去了。众兵丁将守备抢去，也顾不得骑马，几个人拖了他飞跑，见城璧不来追赶，方大家站祝守备坐在一块石头上问兵丁道："跑了么？"众兵道："走远了。"守备道："还赶得上赶不上？"众兵道："总赶上也不过败了回来，那个是他的对手？"守备咳了一声道："我这功名硬教你们坏了。"说罢，带兵回城。

再说知县见城璧动手时，他便远远的跑去，今见大众败回，强贼已去，没奈何，复回金不换家中。前后看验了一遍，又见郭氏死在屋内，将金不换并四邻锁入城来。早哄动了阖城士庶，都跟着看听下落。知县刚到衙门前，郭崇学知他女儿被强盗打死，跪在马前，将金不换种种知情隐匿、酒后泄言、并说自己代写禀帖等情，据实出首，教不换偿他女儿的性命。知县听了，连忙入内堂，请教幕宾去了。须臾，守备也来计议，好半晌别去。知县连夜坐堂，将不换带到面前问道："连城璧是那里人？

他和你是甚么亲戚？"不换道："他祖籍陕西宁夏人，是小的嫡亲表兄。"知县道："他还有个哥哥连国玺，你认得么？"

不换道："他们在宁夏，小的在直隶，相隔几千里，那里认得！

只因小的父母在世，时常说起，才知是表亲。"知县道："这就该打嘴！你既认不得他们，连城璧怎么会投奔你？"不换道："认虽认不得，说起亲戚，彼此都知道，因此他才找寻着来。

"知县道："这连城璧来过你家几次？"不换道："不但几次，二十年来连书信都是没有的。"知县点了点头儿，又问道："他是今年几时来的？"不换道："他是大前年五月到小的家中的。"知县道："打嘴！"左右打了不换五个嘴巴。知县道："本县自下车以来，近城地方自不消说，即远乡僻隅，那一天没巡查匪类之人？岂肯容留大盗住二三年，还漫无访闻么？"

不换改口道："是本月初二日到的。至今才住了二十余天。"

知县道："这就是了。"又道："这二十余天也不为不久，你为何不细细盘问他，早行出首？"不换道："何尝没盘问他？

他说家贫无所归，着求小的替他寻个活计。始终是这几句话，只到今午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方说出实情。”知县冷笑道：“我把你这狡猾奴才，连城璧本月初二日到你家是实；你知情容留大盗是实；你酒醉向你妻子泄露是实；你妻告知你妻父，你妻父念翁婿分上，假写你名字出首是实；你恨你妻房泄露，着连城璧打死，图死无对证是实；反着本县和守府空往返一番，你还有得分辨么？

“不换道：“老爷在内衙商酌了半夜，就商酌出这许多的是实来！”知县大怒道：“这奴才放肆，敢和本县顶嘴！”吩咐再打嘴。

众人却待动手，不换道：“老爷不用打，小的明白了：一则要保全自己，二则要保全守爷，将知情纵盗罪名，向小的一人身上安放，可是么？”知县道：“快打嘴！”不换道：“不必打！事关重大。老爷这里审了，少不得还要解上司审问，不如与小的商量妥当好！”知县向两行吏役道：“你们听，真正光棍，了不得！”郭崇学在下面跪禀道：“若不是光棍，如何敢容留劫杀官兵的大盗哩！”不换道：“你不必多说，你是知我粜卖了粟粮，今年五月，和我借一百五十两银子，托你女儿道达。我始终不肯。今见你女儿死了，便想挟仇害我，不能，不能！”知县又冷笑道：“你再说有什么和本县相商处？”不换向东西两下指说道：“老爷的书办衙役和城中百姓俱在此，小的酒后泄言，妻父郭崇学替小的写禀出首，这话有无真假，且不必分辨；只就纵盗脱逃论，老爷同守爷今晚到小的家，若连城璧已去，这是小的走露风声，放他逃走，罪无可辞。老爷同守爷领着千军万马，被一个强盗杀的落花流水，败阵回来，满城绅衿士庶，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不但守爷兵丁受伤，就是老爷班内捕役，带伤者也不少，怎反说是小的纵盗脱逃？这话奇到那里去了！”只这几句，把两旁看的人都说笑了。知县气坏，待了一会，咬牙大恨道：“金不换，你口太锋利了，你这没王法的光棍，若不动大刑，何难将本县也说成个强盗！”

吩咐左右拿极短的夹棍来，众役呐喊，将夹棒举起，向不换背后一丢。

不换道：“老爷不用动刑，小的情愿画供，招个知情容留，纵盗脱逃就是了。”知县咬牙恨说道：“你就画供，我也要夹你一夹棍！”喝令：“夹起来！”不换道：“凡官府用刑，为的是犯人不吐实供；若肯吐实供，再行夹打，便是法外用刑。

老爷此刻与小的留点地步，小的日后到上司前；少胡说许多。

“知县摇着头，闭着眼，说道：“快夹，快夹！”刑房在帝禀道：“老爷何必定要夹他？此事关系重大，各上宪必有访闻。

金不换不动刑自招，最好不过。”知县想了想道：“你说的是，就着他画供来。”须臾，不换画了供。知县吩咐牢头收监，用心看守。退堂，和幕客相商，气不过不换当堂对众挺犯，欲要将不换制死监中。幕客大笑道：“此人口供千人共见，况本府太爷最足聪察，制死他大有不便。到不如亲去府中，口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事，看太尊举动，再行备文妥商详报，就费几两银子也说不得。”

知县听了，连夜上府。知府通以极好言语回答，着将金不换、郭崇学、邻里人等一并解府面讯定案。

原来这知府是江苏吴县人，姓王名琬，虽是个两榜出身，却没一点书气，办事最是明敏，兼好访查。只是性情偏些，每遇一事，他心上若动了疑，便是上宪也搬他不转。却又清廉，不要钱。广平一府属员没一个不怕他。金不换和连城璧事前后情节，并本县那晚审的口供，俱都打听在肚内，深疑知县同守备回护失查大盗处分，故冤金不换纵贼脱逃。又闻知守备军兵带伤者甚多，还有三四十个着重的，性命不保，越发看的金不换出首是实，文武官合同欺隐，要冤枉他定案。过了几日，知县将金不换等同详文解送府城，知府立即坐堂亲审。不换正要哭诉冤情，知府摇手道：“你那晚在县中口供，本府句句皆知，不用你再说。到还有一节要问你，连城璧原系大盗，既说你不知情，为何他改姓为张，在越家涧许久，邻里皆如此称呼？其中不能无弊，你说！”不换连连叩头道：“太老爷和天大的一圆明镜一般，甚么还照不见！本县老爷和守爷那晚带五六百人，被一个贼打伤一二百众，大败回城，这样惊天动地远近皆知的事，两位老爷尚敢隐匿不报，将知情私纵罪名硬派在小的身上塞责，太老爷只看详文便知。赵家涧止有七八家人家，安敢违两位老爷嘱托，不但将连城璧改姓为张，就将连城璧颠倒呼唤，那一个敢说个不字！太老爷不信，将邻里传问，谁敢说他不姓张？只求太老爷详情。”知府点了点头儿，连邻里并郭氏死的原故一概都不问了。随发放金不换道：“你容留大盗，虽说不知情，然在你家住二年之久，你也该时刻留神盘问，只到他酒后自行说出，方能觉查禀报，疏忽之罪，实无可辞！”说着，将一筒签丢将下来。两行皂役喊一声，将不换搬翻，打了四十大板。立即吩咐讨保释放。又叫上郭崇学骂道：“你这丧尽天良的奴才！你本是该县刑房已革书办，索行原是不端之人。有你女儿活着，金不换容留大盗，便是不知情；你女儿死后，金不换便是知情。这’知情’、’不知情’五个字，关系金不换生死性命，岂是你这奴才口中反覆定案的么？且将金不换禀帖说是你替写的，真是奸狠之至！说着，将一筒签尽数丢下，那里还容他分辨一句？顷刻打了四十板，连邻里一总赶下去。

金不换血淋淋一场官司，只四十板完账。虽是皮肉疼痛，心上甚是快乐，回家将郭氏葬埋。那鸡泽县城里城外都说他是好汉子，有担当的人，赶着和他交往。又过了数天，本县知县、守备俱有官来摘印署理，都纷纷议论是知府揭参的。内中就有人向不换道：“因你一人，坏了本县一文一武，前官便是后官的眼，你还要诸事留心些。”不换听了这几句话，心上有些疑惧起来，左思右想，没个保全久住之策。又听得郭崇学要到大宪衙门去告，越发着急起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想不出个安身立命之所，打算着连城璧住的范村没人知道，不如到那边寻着两个表侄，就在那地方住罢。主意拿定，先将当铺讨利银两收回，次卖田地，连所种青苗都合算於人，再次卖住房。有人问他，他便以因他坏了地方文武两官话回覆。人都称扬他是知机的人。除官司盘搅外，还剩有五百二十多两银子。买了个极肥壮的骡儿，直走山西道路。止去了五六天后，按察司行文提他复审，只苦了几家邻里并乡地人等赴省听候。

不换一路行来，到山西怀仁县地界，这晚便住在东关张二店中。连日便下起雨来，不换愁闷之至，每到雨住时，便在店门前板凳上坐着，与同寓人说闲话。目中早留心下个穿白的妇人，见他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五短身材，白净面皮，骨格儿生的有些俊俏。只因这妇人时常同一年老妇人到门外买东西，不换眼里见熟了，由不得口内鬼念道：“这穿白的妇人不是他公婆病故，就是他父母死亡。”店东张二道：“你都没有说着，他穿的是他丈夫的孝。”不换惊讶道：“亏他年青青儿守得住！”张二道：“他到要嫁人，只是对不上个凑巧的人。

“不换道：“怎么是个凑巧的人？”张二道：“他是城内方裁逢的女儿，嫁与这对门许寡妇的儿子叫做许连升。连升在本城缎局中做生意，今年二月江南过洋子江，船覆身死。许寡妇六十余岁，止有此子，无人奉养，定要招赘个养老儿子配他，还要二百两身价。”不换道：“这事也还容易，只用与他二百银子。这许寡是六十多岁的人，就与人做个尊长，也还做得起，将来许寡妇亡后，少不得银子还归己手。”张二道：“你把这许寡妇当甚么人！见钱最真不过。或者到他死后，有点归着。

“不换道：“这方裁缝就依他讨此重价么？”张二道：“他两口子做鬼已五六年了。那妇人又别无亲丁，谁去管他这闲事！

“不换道：“他肯招赘外乡人不？”傍边一个开鞋铺的尹鹅头也在坐，听了大笑道：“这样说，你就是凑巧的人了。”又问道：“客人是那地方人？到我们这里有何营干？家中可有妻室没有？”不换道：“我是直隶鸡泽县人，要往代州亲戚家去，妻室是早亡过了。”鹅头道：“你能够拿的出二百两银子来？

“不换道：“银子我身边到还有几两。”鹅头笑向张二道：“这件事，咱两个与客人作成了罢！”张二道：“只怕许寡妇不要外路人。”鹅头道：“要你我媒人做什么？”又笑向不换道：“客人可是实在愿意么？”不换道：“只怕那老妇人不依。”

鹅头道：“张二哥，与其闲坐着，我且和你去说一火。”同寓的几个人帮说道：“这是最好的事，说成了，我们还要吃喜酒哩。”鹅头拉了张二入对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了。

好半晌，两人笑嘻嘻的走来，向不换举手道：“已到九分了，只差一分，请你此刻过去，要看看你的人物年纪，还要亲问你的根底。”不换笑道：“如此说，我不去罢，要看人物，便是二百分不妥。”众人笑道：“你这人物还少甚么？就是《云笺记》追舟的李玉郎，也不过是你这样个面孔儿。去来，去来！

“大家攒着不换，穿戴了新衣帽鞋袜，跟二人到许寡妇家来。

许寡妇早在正房堂屋内等候，看见不换，问鹅头道：“就是这个人么？”张二笑说道：“你老人家真是有福！这个客人人材年纪，也不在你老去世的儿子下。”不换先去深深一揖，随即磕下头去。许寡满面笑容，说道：“若做这件事，你就是我的儿子了，便受你十来个头也不为过。但是你远来，只磕两个头罢。”不换叩拜毕，扒起。大家一同坐下。许寡将不换来踪去迹细细盘问了一番，笑向鹅头道：“你看他身材比我亡过的儿子瘦小些，人到还有点伶俐，就烦你二位成就了罢。”张二又着不换叩拜，不换又与许寡磕了两个头，复行坐下。许寡道：“我看了你了，你也看看你的人。”一边说，一边叫道：“媳妇儿出来！”叫了七八声，那方氏才从西房走出，欲前又退，羞达达低了头，站在一边。众人都站起来。不换留神一看，见那妇人穿了新白布夹袄，白布裙子，脸上些须傅了点粉，换了双新白梭鞋，头发梳的光油油的，虽不是上好人物，比他先日娶的两个老婆强五六倍，心上着实欢喜，满口里道：“好！”

那妇人偷看了不换一眼，便回房去了。许寡道：“他两个都见过面，合同也该写一张，老身方算终身有靠。二百银子交割在那一日？”不换道：“合同此刻就立，银子我回店就交来，做亲定在后日罢，不知使得使不得？”许寡道：“你真像我的儿子做事，一刀两段，有什么使不得？”鹅头取来纸笔，张二替他两家各写了凭据。不换立即回店取了二百银子，当面同尹、张二人兑交，又问明许寡远近亲戚，并相好邻里，就烦尹鹅头下帖，又谢了两个媒人六两银子。许寡便教不换将行李搬来，暂住在西下房中，好办理亲事。到二鼓时分，方氏欲火如炽，无法忍耐，也顾不得差耻，悄悄从西正房下来，到不换房内。

不换喜出意外。一个是断弦孤男，一个是久旷嫠妇，两人连命也不要，竭力狠干了五六度，只到天明，方肯罢休。方氏见不换本领高似前夫数倍，深喜后嫁得人，相订晚间再来，才暗暗别去。许寡也听得有些声气，只索随他们罢了。

次日许寡到也知趣，梳洗罢，便教方氏到儿子灵前烧纸，改换孝服。方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得假哭了几声，反勾引的许寡呢呢喃喃数念了好一会方止。不换雇人做酒席，借桌椅并盘碗等类，忙个不了。吃午饭时，许寡叫方氏来同吃，方氏又装害羞，不肯动身。

叫的许寡恼了，才肯遮遮掩掩的走来，放出无限的眉眼，偷送不换。不换见方氏脚上穿了极新的红鞋，身上换了极细的布衣，脸上搽了极厚的浓粉，嘴上抹了极艳的胭脂，头上戴了极好的纸花。三人同坐一桌，不换一边吃饭，一边偷瞧，又想起昨晚风情，今朝态度，心眼儿上都是快乐，不但二百两，就是二千两也看得值。偏这方氏又不肯安静吃饭，一面对许寡装羞，一面与不换递眼，瞅空儿将脚从桌子下伸去，在不换腿上踢两下缩回。不换原是小户人家子弟，那里经过这样妖浪阵势，狐媚排场，勾引的他神魂如醉，将饭和菜胡吃，也尝不出个滋味。

若不是许寡在坐，便要放肆起来。这晚仍照前和合，连灯烛也不吹灭。每到要紧时候，方氏竟没高没低的叫喊，不换也止他不祝许寡在上房听了，惟有闭目咬牙挝被而已。

到做亲这日，也来了些女客，并许寡的亲戚，以及邻居。

北方娶亲总要先拜天地，必须父兄或伯叔尊长领拜。许寡为自己孀居，家中又无长亲，众客委派着尹鹅头领不换夫妇拜天地，主礼烧化香纸。许寡又想起他儿子来，揩拭了许多眼泪。两人同归西正房，做一对半路夫妻，正是：此妇淫声凶甚，喊时不顾性命。

不换娶做妻房，要算客途胡混。

第二十二回断离异不换遭刑杖投运河沈襄得外财

词曰：

不是鸳鸯伴，强作凤鸾俦。官教离异两分头。人财双去，从此断绸缪。

乍见蓬行子，朝暮断干馀餱。思量一死寄东流。幸他拯救，顶感永无休。

右调《南歌子》

话说金不换娶了许寡妇儿妇，两人千恩万爱，比结发夫妻还亲。三朝后诸事完妥，不换便和许寡一心一意过度起来。他身边虽去了二百两，除诸项费用外，还存有二百七十余两，瞒着许寡，寄顿在城中一大货铺内，预备着将来买田地。又将骡子卖了二十八两，带在身边，换钱零用。那方氏逐日搽抹的和粉人一般，梳光头，穿花鞋，不拿的强拿，不做的强做，都要现在不换眼中，卖弄他是个勤练堂客，会过日子，只图不换和他狠干，把一个不换爱的没入脚处。岂期好事多磨，只快活了十七八日，便钻出一件事来。

一日早间，不换和方氏同睡未起，只听得叩门声甚急。许寡接应出房去了。少刻，又听得许寡大惊小怪，不知说些甚么，旋即和一人说话入来。方氏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起，从窗眼中一看，只吓的面目更色，道：“快起，快起，我前夫回来了！”不换道：“好胡说！他已落江身死，那有回来之理？”正说着，只听得许寡儿长儿短，在东房内说两句，哭两声，絮聒不已。不换连忙起来，刚和方氏将衣服穿妥，正要下地，只听得许寡放声大哭，又听得那人喊叫道：“气死我了！”一声未完，早见房门大开，闯入个少年汉子来。方氏将头低下，那人指着不换面孔冷笑道：“就是你这亡八肏的，敢奸霸良人妻女么？反了，反了！”向不换腿股上踢了一脚，一翻身跑出院外。许寡紧叫着，就跑了。

不换连忙出房。许寡迎着说道：“不意二月间沉江的，与我儿子同名同姓，是大同府乡下人，也做的是缎局生意，就误传到怀仁县来，着我和你便做下这样一件事，真是那里说起！”不换道：“他如今跑往那里去？”许寡道：“想是去告官。”不换道：“这却怎处？”许寡道：“不妨。你两个前生后续，都是我的儿子，难道有了亲生的就忘了后续的么？现放着你与我二百银子，他若要方氏，我与你娶一个；他若不要方氏，方氏还是你的，我再与他另娶一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正言间，只见尹鹅头和张二神头鬼脸的走来，后跟着几家邻居，都来计议此事。许寡满口应承道：“不妨，是老身做的，那官府也同不了谁流东流西。”尹鹅头道：“你老人家怕什么？我们做媒人的经当不起。”许寡道：“这事原是我作主，设或官府任性乱闹起来，你两个只用一家挨一夹棍，我管保完账；不信赌五斤肉吃，包你割不了媒人的头。”张二道：“好吉祥话儿！一句齐整过一句。”猛听得门外大声道：“里面是许寡妇家么？

“许寡也高声答道：“有狗屁只管入来放，到不必在门外寡长寡短的嚼念！”

语未毕，进来两个差人，从怀内取出一张票来，向金不换脸上一照。那一个差人便从袖内流出一条铁绳来，故意儿失落於地，向不换道：“你做的，你明白这件事可大可小，非同儿戏，夹也夹的，打也打的，二年半也徒的，三千里也流的，烟瘴地方也发的；叵问到光棍里头，轻则立绞，重则与尊驾的脑袋就大有不便了。”不换笑道：“我这脑袋最不坚固，也不用刀割剑砍，只用几句话就吊下来了。”差人冷笑道：“原来是根硬菜儿！”又掉转头，向拿票差人道：“这件事还用老爷审么？只用你我打个禀帖入去，说奸霸良人妻子是实，又且不服拘拿。”说着，将绳拾起，向不换道：“你受缚不受缚，只要一句话。”那个拿票差人拦住道：“只教你这人性急，有话缓商为是，你怕他跑了么？”尹鹅头道：“金大哥少年不谙衙门中世故，我们须大家计较。”那拿铁绳的差人问道：“媒人邻居可都在么？”许寡一一说知。差人道：“这件事，媒人固有重罪，就是邻里也脱不得干净。姓金的原是来历不明之人，他要做此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你们也该禀报。方才这位姓尹的说了半句在行话，却不知怎么垂爱我们，须知我们也是费子本钱来的。”鹅头将金不换并众邻里拉到了院外，在两下来回讲说，方说停妥：不换出三千大钱，鹅头和张二出八百大钱，硬派着邻里出了五百大钱，说明连铺堂钱俱在内，各当时付与。两个差人得了钱，向众人举手作谢道：“金大哥这件事是有卖的，才有买的，何况又是异乡的人，休说奸霸，连私通也问不上。只要这位许奶奶担承起来，半点无妨。就是二位媒人，也是几月前受许奶奶之托，又不是图谋谢礼。连许奶奶还梦想不到他令郎回来，邻里是越发无干的了。只是还有一节，这方大嫂亦票上有名之人，金大哥若不教出官，还须另讲。”不换道：“这个老婆，十分中与我有九分无干了，出官不出官，任凭二位。”许寡道：“眼见的一个妇人有了两个汉子，还怕见么？”差人道：“叫他出来。”

许寡将方氏叫出，一齐到县中来。早哄动了一县的人，相随着观看。知县升了堂，原被人等俱点名分跪在两下。知县先问许连升道：“许氏可是你生母么？”连升道：“是。”知县道：“你去江南做何事？是几年上出门？”连升道：“小人在本城支锦缎局做生意，今年正月，掌柜的着去苏州催货物，因同事伙计患病，耽延到如今方回。不意有直隶游棍金不换访闻的小人妻子有几分颜色，用银一百两，贿嘱本县土棍尹鹅头、张二，假捏小人二月间坠江身死，将小人母亲谎信，招赘金不换做养老女婿，把小人妻子平白被他奸宿二十余夜。此事王法天理，两不相容。只求老爷将金不换、尹鹅头等严行夹讯。”

话未完，许寡在下面高声说道：“我的儿年青青儿的，休说昧心话！你今早见我时，还说是大同府有个乡下人，也做缎局生意，过江身死，此人与你名姓相同，就误传到怀仁县来，你路上听了这个风声，连夜赶来看我，怕我有死活。况你坠江的信儿四月里就传来，怎么才说金不换用银一百两，买转尹鹅头、张二欺骗我做事？阿弥陀佛，这如何冤枉的人！”又向知县道：“老妇人听得儿子死了，便觉终身无靠，从五月间就托亲戚、邻里替我寻访个养老儿子做女婿。这几月来，总没个相当的人。

偏偏二十天前，就来了个金不换，烦张、尹二人做媒，与了二百两身价，各立合同。这原是老妇人作主，与金不换等何干？

只是可惜这金不换，他若迟来二十天，我儿妇方氏还是个全人。”

知县点头笑了，又将金不换、尹鹅头、张二并邻里人等，各问了前后情由，问许寡道：“这二百银子你可收过么？”许寡道：“银子现存在老妇人处，一分儿没舍的用，是预备养老的。”知县道：“金不换这银子到只怕假多真少。”随吩咐值日头同许氏取来，当堂验看。若是假银，还要加倍治不换之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值日头同许氏去了。知县又问许连升道：“你妻方氏已成失节之妇，你还要他不要？”连升道：“方氏系遵小人母命嫁人，与苟合大不相同，小人如何不要？”知县大笑，随发落金不换道：“你这奴才，放着二百银子还怕在直隶娶不了个老婆，必要到山西地方娶亲！明是见色起意。想你在本地也决不是安分的人，本县只不往棍徒中问你，就是大恩。”吩咐用头号板子重责四十。这四十板打的方氏心里落了无数的泪。知县又发落尹鹅、张二道：“你二人放着生意不做，保这样媒，便是教诱人犯法。你实说，每人各得了金不换多少？”尹鹅头还要欺隐，张二将每人三两说出。知县吩咐，各打二十板，将六两谢银追出，交济贫院公用。邻里免责，俱释放回家。又笑向方氏道：“你还随前夫去罢。”发落甫毕，许寡将银子取到，知县验看后，吩咐库吏入官。许连升着急，忙禀道：“小人妻子被金不换白睡了二十夜，这二百银子就断与小人妻子做遮羞钱也，怎么入起官来？”知县道：“这宗银子和赃罚银子一样，例上应该入官。至於遮羞钱的话，朝廷家没有与你留下这条例。”许寡坑的眼中出火，大嚷道：“我们这件事吃亏的了不得。当与龟养汉一般。老爷要银子，该要那干净的。”知县大喝道：“这老奴才满口胡说！你当这银子是本县要么？”许寡道：“不是老爷要，难道算朝廷家要不成？”知县大怒，吩咐将许连升打嘴。左右打了五个嘴巴，许寡便自己打脸碰头，在大堂上拚命叫喊，口中吆喝杀人不已。知县吩咐将许寡拉住，不许他碰头，一面吩咐将许连升轮班加力打嘴。打的连升眉膀脸肿，口中鲜血直流，哀告着教他母亲禁声。知县还大喝着教加力打。

许寡见打的儿子利害。方才叩头求饶，银子也不要了。知县着将原被人等一齐赶下，退堂。

众邻里扶了张、尹二人，背负了不换，同到东关店中，烦人将行李从许寡家要回来，治养棒疮。这四十板比广平府那四十板厉害数倍，割去皮肉好几块，疼的昼夜呻吟不已，又兼举目无亲。每想起自己原是个穷人，做生意无成，又学种地；前妻死去，也便罢休，偏又遇着冷于冰，留银二百两，从田苗中发四五百两次财，理合候连表兄有了归着，再行婚娶为是。不意一时失算，娶了个郭氏，弄出天大的饥荒，徼幸挣出个命来。

既决意去范村，为何又在此处招亲？与人家做养老儿子，瞎头也不知磕了多秒。如今弄的财色两空，可怜父母遗体，打到这步田地，身边虽还有二百多银子，济得甚事？若再营求，只怕又有别的是非来。我原是个和尚道士的命，妻、财、子、禄四个字，历历考验，总与我无缘。若再不知进退，把这条穷命丢去了，早死一年，便少活一岁。又想起冷于冰，他是数万两家私，又有娇妻幼子，他怎么割舍出家，学的云来雾去，神鬼不测？我这豆大家业，和浑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骨肉，与他比较起来，他真是鹪鹏，我真是蚊蚋。我父母兄弟俱无，还有什么委决不下？想到此处，便动了出家的念头。只待棒疮养好，再定去向。从此请医调治，费一月工夫，盘用了许多钱，方渐次平复。他常听得连城璧说，冷于冰在西湖，遇着火龙真人，得了仙传。他也想着要到那地方寻个际遇。将铺中寄放的银子收回，又恐背负行李，发了棒疮，买了个驴儿，半骑半驮着走。辞别了张、尹二人，也不去范村了，拿定主意，奔赴杭州。

去了许多日子，方到山东德州地界。那日天将午错，将驴儿拴在一株树上暂歇。瞧见一人从西走来，但见：头戴旧儒巾，秤脑油足有八两；身穿破布氅，仨尘垢少杀七斤。满腹文章，无奈饥时难受；填胸浩气，只和苦处长吁。

出东巷，入西门，常遭小儿唾骂；呼张妈，唤赵母，屡受泼妇叱逐。离娘胎即叫哥儿，于今休矣；随父任称为公子。此际哀哉。真是折脚猫儿难学虎，断头鹦鹉不如鸡。

不换看那人三十二三年纪，面皮黄瘦，衣履像个乞儿，举动又带些诗文气魄。只见他低了头走几步，又抬起头看看天。

看罢，两只手抱着自己两臂又站住，一对眼睛，呆呆只向地下瞧，瞧罢又往河沿前走。走到河边，又站住，背操起手来，看那河水奔逝，不住的点头，到像秀才们做文字得了好句一般。

不换看了半晌，说道："这人心里不知怎么难过，包藏着无限苦屈，只怕要死在这河内。我眼里不见他罢了，今既看见，理该问明底里，劝解他一番。"悄悄的从后面走来。忽听得那人大声说道："罢了！"急将衣襟拉起，向面上一覆，涌身向河中一跳，响一声，即随波逐流，乍沉乍浮去了。不换跌脚道："坏了，误了！"疾疾的将上盖衣服脱下，紧跑了几步，也往河内一跳。使了个沙底捞鱼势，二十多步外，方才赶上。左手提住那人头发，右手分波劈浪，揪上岸来。缘不换做娃子时，就常在水中顽耍，到二十岁内外，更成了水中名公。每逢山河水大至，他偏要卖弄手段，令看的人惊服，这道运河，他实现如平地。今日救得此人，亦是天缘。

不换将他倒抱起来，控了会水，见他气息渐壮，才慢慢的放在地下。一面又跑至树下看行李，喜得此处无人来往，竟未被人拿去。急忙将驴儿牵住，拾起上衣服，复到救那人的去处。

见那人已扒起，坐在地下，和吃醉了的一般。不换将自己湿衣脱下，也替他脱剥下来，用手将水拧干，铺放在地。然后坐在那人面前，问道："你是何处人氏？叫什么名字？有何冤苦，行此短见？"那人将不换一看，说道："适才可是尊驾救我么？"不换道："正是。"那人用手在地下连拍了几下，道："你何苦救我？是谁要你救我？"不换道："看么，我救你到救出不是来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人道：“爷台救我，自是好意，只是我活着受罪，到不如死了熨贴。况我父母惨亡，兄弟暴逝，孑影孤形，丐食四方，今生今世料无出头之日，但求速死，完我事业。

爷台此刻救我，岂不是害我么？”不换道：“这是你自己立意如此。今既被我救活，理该和我详说，我好与你做个主裁。”

那人复将不换一看，说道：“我还怕什么？我姓沈名襄，绍兴府秀才，父名沈鍊，做锦衣卫经历。因严嵩父子窃弄威权，屡屡杀害忠良，吏部尚书夏邦谟表里为奸，谄事严嵩父子。我父上疏，请将三人罢斥。对上大怒，将我父杖八十，充配保安州安置。我父到保安，被个姓贾的秀才请到家中，教读子侄。保安州知州念我父是个义烈人，不行拘管。那些绅士们闻我父名头，都来交往。又收了几十个门生。谁想我父不善潜晦，着门生等绑了三个草人，一写唐朝奸相李林甫，一写宋朝奸相秦桧，一写严嵩。师徒们每到文会完时，便各兵弓矢，射这三个草人，赌酒取乐。逢每月初一日，定去居庸关外，痛哭咒骂严嵩父子，力尽方回。只两三个月，风声传至京师。严嵩大怒，托了直隶巡抚杨顺、巡按御史陆楷，将我父入在宣化府阎浩等妖党，同我母一时暂首。又将我兄弟沈褒立毙杖下。我被时在家乡，被地方官拿获，同小妾一并解京。途次江南，小妾出谋，看我去董主事家求盘费，解役留小妾做当物，始肯放我去。承董公赠我数两金银，从他后门逃走，流落河南，盘费衣服俱尽，以乞丐为生。今到山东，此地米粟又贵，本地人不肯怜贫，我已两日夜一点水米未曾入口。”说罢大哭。

不换道：“你难道就没个亲戚投奔么？”沈襄道：“亲戚虽有，但人心巇难测，诚恐求福得祸。我只有个胞姐，嫁在江西叶家，刻下现做万年县教官。因此一路乞丐，要投奔他。还不知姐夫收与不收。”不换道：“骨肉至亲，焉有不收之理？

你休慌，只用走数里路，便是德州，到那边我自有道理。”沈襄道：“敢问爷台是那里人？”不换道：“我是北直隶鸡泽县人，叫金不换，要往浙江去。你快起来，穿了湿衣，随我到德州走遭。”沈襄想了想，随即扒起，牵驴同走。到德州旅店安下，不换立即教小伙计买了些吃食，与沈襄充饥；又要来一大盆火，烘焙衣服，然后到街上，买了大小肉外布衣几件，并鞋袜帽子等类，着沈襄更换了。在店内叙谈了一夜。

次早，不换取出五封银子，又十来两一小包，说道：“我的家私尽在於此，咱两个停分了罢。”沈襄大惊道：“岂有此理！”不换道：“此理常有，只是你没有遇着。”说着，即分与沈襄一半。沈襄道：“已叨活命之恩，即或惠助，只三五两罢了，如何要这许多？”不换道：“你此去江西，定是否极泰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设或你姐夫不收留，难道又去江西讨吃不成？”两人推让了十数次，沈襄方才叩头收下，感激的铭心刻骨。不换道：“那驴儿你也骑了去罢。”沈襄道：“恩公意欲何为？”不换道：“我如今的心和行云流水一般，虽说浙江去，到处皆句羁留，并不像你计程按日的行走。有他在我身边，喂草喂料，添许多不方便。此地是个水路马头，各省来往的人俱有，非你久留之所。你此刻就起身去罢，我随后慢慢的行走。”沈襄又要推辞。

不换道：“银子我还送你百余两，何在一驴！快骑了去。”沈襄复行拜谢，痛哭不忍分离。不换催促再三，方装妥行李。两人一同出门，相随了六七里，不换看的沈襄骑上驴儿，那沈襄的眼泪，何止千行！一步步哭的去了。正是：好事人人愿做，费钱便害心疼。

不换素非侠士，此举大是光明。

第二十三回入赌局输钱卖弟妇引大盗破产失娇妻

词曰：

银钱原同性命，神仙尚点金丹。得来失去亦何嫌，谁把迷魂阵怨。

赌输婆娘气恼，抢求贼盗心欢。须臾本利一齐干，莫笑贪人无厌。

右调《西江月》

再说朱文魁，自弃绝兄弟回家，日夜想算着要去山东，另立日月，只愁他兄弟文炜万一回来，于己大有不便。一日，同李必寿抱入八百多银子，放在殷氏房内。殷氏笑问道：“这是那里来的银子？”文魁道：“这是二顷二十亩地价。共卖了八百八十两，也要算本地好价钱了。”殷氏道：“这住房几时出脱？”文魁道：“也有了买主，止与二百二十两，少卖上一百多两罢，房子原也旧些了。卖契我已书写，着中见人面交，明日先与二十两，言明一月后我们搬了房，再交那二百两。我的事到皆停妥，你办的事还没影响。这山东何日能去”有二弟妇在，不但搬运东西碍眼，这房子怎么与人家交割？”殷氏道：“我前后劝了他四次。他咬定牙关，要守一年，才肯嫁人。我也没法。”文魁道：“等的各项归结，另想妙法遣除他出门。

“又笑向殷氏道：“我今日发了一宗外财，早间未兑地价时，从张四胖子家门口过，被他再三拉入去，说有几个赌友在内，我只十数骰子，就赢了六十多两，岂非外财？”说着，从身边掏出来，打开包儿，笑着在炕上搬弄。殷氏道：“我劝你把这赌忌了罢！咱们也够过了，万一输去几十两，岂不后悔！”文魁道：“凡人发财，增的是运气。运气催着来，就有那些倒运鬼白白的送我，不趁手高赢他们，过了时候，就有舛错了。”

殷氏道：“只要常赢不输才好。”文魁道：“地价银可收入柜中，二相公家事要着实上紧。”说罢，出外面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日，文魁正到街上买东西，只见张四胖子忙忙的走来，大笑道：“一地里寻你不着，不想在这里。”文魁道：“有何话说？”四胖子将文魁一拉，两人到无人处，说道：“近日袁鬼厮店内住下个客人，是山东青州府人氏，妖乔，说是个武举，跟着七八个家人，都穿着满身绸缎。到本县城里城外寻着娶妾，只要好人才，一二千两也肯出，银子钱也不知带着多少。我昨日才打探明白，今日再三请他，他才肯到我家中。总要赌现银子，说明各备三百两，少了他也不赌。我已请下杨监生叔侄两个。若讲到赢他，必须得你去，别人也没这高手，也配不上他的大注。”文魁道：“这到是一场大赌，只是自备三百两太多些。”四胖子道：“你的银子还怕撑不上杨监生爷儿们么？”

文魁听得高兴，着四胖子等着。他急忙回到家中，向殷氏说明，取了三百两银子，到四胖子家内，见正面椅子上坐着一人，但见：面宽口大，眼睛内露出凶光，头锐鼻尖，眉毛上包含杀气。

身材高胖，仿佛巨灵神嫡孙；臂骨宽阔，依稀开路鬼胞弟，大吼一声，必定动地惊天；小笑两面，亦可追魂夺魄。真是花柳场中硬将，赌博队里憨爷。

文魁看罢乔武举，只杨家督侄也在坐，于是大家举手，请各上常四个人共一千二百两，都交付东家四胖子收存，言明下注不拘数目，每一个钱算一两银子。四个人便掷起骰子来。

朱文魁听知乔武举有钱，买卖骰子。只扑的和他掷，要赢他几百两方乐。掷了没半顿饭时，乔武举越赢越气壮，文魁越输越气馁，顷刻将三百银子输了个干净，还欠下四十余两。只输的目瞪口干，一句话说不出。乔武举道：“你的银子没了，还欠我四十一两。若还顽，便不用与我；若不顽，可将这四十两找来。”文魁道：“你借与我三百两，再顽头何如？”乔武举道：“只要东家作保，我就借与你。”四胖子见这一场大赌，没有得多的头钱，又见杨家叔侄六百银子不过折了十来两，忙应道：“不妨。他输下多少，只用乔老爷同我要去。”乔武举道：“他家里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四胖子道：“三四千两也拿得出。”乔武举道：“既如此，何用你作保同要？他再输了，我和他讨去。”说罢，递与文魁三百两，四个人又掷起来。

鬼混了半天，文魁前后共输六百七十七两，直输的和死人一般。大家方才住手。乔武举道：“这七两零儿，我让了你罢，止用拿出三百七十两来完账。尊府在那里？我同你取去。”文魁此时心如刀刺，欲不去，见乔武举气势厉害，亚非良善之人；同去又怕殷氏动气，银子难往出拿，只急得两眼通红，满脸陪笑道：“明日绝早，与乔老爷送到贵寓仁如？”乔武举道：“这敢使得，只要加二百两利钱。”文魁见不是话，心里恨不得上吊身死，又勉强道：“你再借与我三百两顽顽，输了一总与你何如？”乔武举道：“你将银子还了我，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就再借与你。若空口说白话，我总有工夫等你，我的这两上拳头等不得。”杨监生道：“朱大哥，这顽钱的事，不是一场就拉回的，过日再顽罢！这位乔客人性子急些，你领上取去罢。”文魁道：“你说的也是。乔老爷请坐坐，我同东家张四哥取去，三百多银子也还拿出来。”乔武举道：“你家是王府公府、朝廷家禁门，难道我走动不得么？”文魁道：“去来去来。”说罢，一齐起身，四胖子送出门外。

乔武举率领家人们跟定了文魁到书房中坐下。文魁道：“乔老爷好容易光降，又是远客，今日就在舍下便饭。”乔武举道：“我不是少饭吃的人。你只拿三百七十两银子来，我就饱了。”文魁见百计俱不上套，只得垂头丧气走入了内房。殷氏看见忙问道：“输了么？”文魁也不敢言语。殷氏道：“你的手也不高了，也没有倒运的人白送你了。瞒心欺鬼的弄来，一骰子两骰子输去，我将来和你这混账贼乌龟过日月，陪人家睡觉的日子还有哩。好容易三百两银子，当土块的乱丢。”说着往后一倒，睡在了炕上。不多时，李必寿跑来说道：“外面那个客人要入来哩，说的不成话。”文魁此时真是无地可入，将双眉紧蹙，哀恳道：“是我该死！你只将柜上钥匙与我罢。”

殷氏大嚷道：“三百两银子还没有输够，又要钥匙怎么？”文魁跪在地下，自己打了几个嘴巴道：“还有三百七十两未与人家哩。”殷氏听了，气的浑身乱抖，将一个钥匙口袋从身边拉断绳系，向文魁脸上打去，旋即打脸碰头，大哭起来道：“我的银子哟，你闪的我好苦呀！我早知这般不长久，我不如不见你到罢了。”文魁道：“我的好奶奶，悄声些儿，休教二相公家听见了。”殷氏道：“什么二相公家，三相公家，听见听不见！”正吵闹着，李必寿又跑入来说道：“大相公，快起来出去罢！那客人把桌椅都踢翻了，声声要拉出去剥皮哩，已走出院来了！”文魁连忙站起道：“你快快向他说，我在里边秤兑银子，就出去。”也顾不得殷氏哭闹，将柜子开放，取出三百五十两，余外将四小锭揣在怀内。殷氏见拿出一大堆银子来，越发大哭大叫不已。文魁跑到书房向乔武举道：“这是三百五十两纹银，实凑不出那二十两来了。”乔武举打开都看过，手里掂了几掂，估计分两不错，着他家人们收了，说道：“二十两银子也有限的，将来赌时再扣除罢。”头也不回，带领家人们去了。文魁落下二十两，教李必寿收拾起桌椅，急忙入里边安顿殷氏，跪到点灯时候才罢休。这一天心上和割了几片肉的一样。晚间睡在被内，长吁短叹，想到疼处，大骂一声：“薄福的奴才！”自己就打几个嘴巴。殷氏也不理他，由他自打自骂。

姜氏在后院中，白天里便听得两口子叫吵，此刻又隐隐绰绰听得骂奴才话，向欧阳氏道：“你去到前边听听，是为什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欧阳氏道：“不用听，是为输了钱。人家上门讨要，已经与过，此刻还后悔在那里。”姜氏道：“你去听听，到底输了多少，那样嚷闹！”欧阳氏道：“谁耐烦去听他！”姜氏道：“我一定着你去走遭。”欧阳氏起来，走至前边窗下。只听得文魁骂道：“倒运的奴才！你是自作自受。”说罢，听得自己打嘴巴。待了一会，又自打自骂起来。忽听得殷氏说道：“银子已经输了，何苦不住的打那脸？从今后改过，我们怕不是好日月么？等我设法将祸害头除去，咱们住在山东，就断断一个钱顽不的了。”

欧阳氏正要回去，听了这两句话，心上大疑，竟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又听得文魁道：“我想起甚么来，就被张四胖子那膀奴才勾了去，输这样一宗大钱财。”殷氏道：“我还没问你，今日来要赌账的是个谁？”文魁道：“是个山东人，姓乔。这小厮是有钱，狂妄的没样儿。”殷氏道：“他到我们这里做什么？”文魁道：“说他寻的娶妾来了。”殷氏道：“此话果真么？”文魁道：“我也是听得张四胖子说。”殷氏道：“大事成了。”文魁道：“成甚么？”殷氏道：“你有才情打发兄弟，你就没才情打发兄弟的老婆？这乔客人若不是娶妾就罢了，若为娶妾，现放着二相公家。他赢了你六百两银子，也是不心疼的钱，怕拿他换不回来么？”文魁道：“他要守一年才嫁人，这事如何做得成？”殷氏道：“你连这们个调度都没有，怪不得憨头憨脑六七面家输银子。你明日去拜这乔武举，就问他娶妾的话。他若应承，你就将二相公家许他，止和他原银六百五十两。他若是不看二相公家更妙，若必定要看看，到其间教姓乔的先藏在书房内，我将二相公家诳谎出去，从窗子内偷看。

二相公家人才，量他也看不脱。再和他定住个日子，或三更，或四更，领上几个人，预备一顶轿子，便抢到轿内，就娶的走了。你到这一晚，在家中断断使不得，可于点灯后就去张四胖子家，与他们顽钱去。一个村乡地方，又没城池阻隔，只教姓乔的在远处地方觅魆的成了亲，立即回山东去，生米做成熟饭，还有什么说的？”文魁道：“万一姜氏叫喊，段诚家女人不依起来，村中人听见，拿住我与姓乔的，都不稳便。”殷氏道：“我教你去张四胖子家顽钱，正是为此，况三四更天，也没人出来。即或弄出事来，你现在朋友家一夜未回，有不是，都是抢亲的罪犯，告到那里也疑不到你身上。世上那有个叫着人抢弟妇的？谁也不信这个话。这还是下风头的主见。我到抢他的这日点灯时候，我多预备几壶酒，与二相公家较量。他不吃，我与他跪下磕头，定教他吃几大杯。他的酒量小，灌他个大醉，着他和死人一般。”文魁道：“若是段诚家女人将来有话说，该怎么？”殷氏道：“他将来必有话说，你可到县中递一张呈状，报个不知姓名诸人，夤夜抢劫孀妇，遮饰内外人的耳目。

姓乔的远奔山东，那里去拿他？你做原告的不上紧，谁与他做苦主？”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魁听了，拍手大笑道：“真智囊，真奇谋！虑事周到。我明日就去办理。”

欧阳氏听了，通身汗下，低低的骂道：“好一对万剐的狗男女！”拿了个主见，走回后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把姜氏吓的魂飞魄散，软瘫下一堆，不由的泪流满面，道：“这事我惟有一死而已。”欧阳氏笑道：“兵来将挡，火来水浇。他们有奇法，我们有妙破。为什么就说出个死字来？此事最易处断，只看他灯后请你吃酒的日子，就是乔贼抢亲的日子。我逆料乔家断不敢一二更鼓来，除非到三更内外。到其间要将计就计，如此如此，怕他飞上天去？”姜氏道：“若他不中我们的计，该怎么？”欧阳氏道：“他若不中计，我们到一更天后，我和你沿街吆喝，道破原委，先教阖村人知道。本村中好事的人也最我，他这亲便有一百分难抢。我同主母在我表嫂张寡妇家暂停一夜，到天明或告官，或凭人说合评断，大闹上一番，将他两口子前后事件并前后阴谋，播弄的人人共知，与他们分门另住，等候二相公的归期。他总然再要害你，他的声名已和猪狗一般，必须过得一年半载，才好报复。”姜氏道：“任凭你罢。

我今后身边，常带短刀一把，设或变起不测，不过一死而已。

我也不怕了。”

再说朱文魁一早起来，就去到袁鬼厮店中拜乔武举。两人叙谈起娶妾的话来。乔武举道：“我各处看了好向个，没一个好的。”文魁道：“妇人俊俏的极难，只好百中选一。我也不怕老兄笑话，若讲到俊俏两字，舍弟妇可为一县绝色。”乔武举大乐道：“今年多少岁了？有丈夫没丈夫？”文魁道：“今年二十二岁了。寡居在我家中，无儿无女，只是他立志一年以后才肯改嫁，不然到是个好姻缘。”乔武举道：“可能着我一见不能？”文魁道：“他从不出外边来，如何得见？”乔武举笑道：“必定人物中平，因此就不敢着人见了。”文魁道：“中平中平，老兄真是梦话！”随将姜氏的眉目面孔、身段高低，夸奖了个天花乱坠。乔武举听得高兴，笑问道：“可是小脚么？

“文魁道：“脚小保足为贵？若粗而短，软而无骨，再脚面上有高骨凹起，谓之鹅头，远看到也动人，入手却是一段肥肉。

像此等脚，他便是真正三寸金莲，实连半个狗屁不值。我不该自夸贱内的脚，就是极有讲究的了。据他说，还人让舍弟妇几分。”乔武举听得高兴，不住的在头上乱拍道：“我空活了三十多岁，止知脚小便好，真是没见势面之人。”说罢，促膝探手笑说道：“这件事端的要藉重作成方好。”文魁道：“老兄若肯将赢我的六百五十两还我，我管保事体必成。”乔武举道：“那有限的几两银子，只管拿去，但不知怎么个必成？”文魁道：“这必须定住是那一日，或三更，或四更，才可做。”随向乔武举耳边叮嘱，要如此如此。乔武举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个“抢”字，大喜道：“我一生最爱抢人，此事定在今晚三更后。若讲到成亲，我的奇秘地方最多，人数可一呼而至。银子六百五十两，你此刻就拿去。”又留文魁吃了早饭，低声问道：“尊府上下有多少人？”文魁道：“男女止六七口。”乔武举道：“更妙，更妙。”文魁欢欢喜喜背负了银子回家，将前后话告知殷氏。殷氏也欢喜之至。

到了灯后，文魁着李必寿看守大门，与他说明缘由，不许拦阻抢亲的人。自己往张四胖子家去了。殷氏先着李必寿家老婆拿了一大壶酒，一捧盒吃食东西，摆放在姜氏房内。少顷，殷氏走来说道：“二兄弟家，你连日愁闷，我今日备了一杯水酒，咱姐妹们好好的吃几杯。”姜氏早已明白了，心上甚是害怕，只愁抢亲的来的早。欧阳氏笑道：“这是大主母美意，连我与老李家也要明福吃几杯哩。”殷氏大喜道：“若大家同吃，更高兴些，只是还得一壶。”欧阳氏道：“我取去。”少刻，与李必寿家女人说说笑笑又拿了两壶来。姜氏道：“我的量小，嫂嫂深知。既承爱我，我也少不得舍命相陪。今预先说明，我吃一小杯，嫂嫂吃一茶杯，不许短少。”殷氏知道姜氏量极平常，打算着七八小杯，就可停当。于是满面陪笑道：“就是你一小杯，我一茶杯罢。”欧阳氏向李必寿家道：“大主母酒你斟，二主母酒我斟。每人各守一壶，不许乱用，也不许斟浅了，都要十分杯。谁错了罚谁十杯。”殷氏着他两个也坐了，四个妇女吃起来。没有十来杯，李必寿家女人便天地不醒，歪在一边。殷氏也吃的秋波斜视，粉面通红，口里不住说：“姜氏量大，与素日迥不相同。”原来姜氏吃的是一壶茶，殷氏那里理论？两个人逼住一个，殷氏头前还顾得杯杯相较，次后便混吃起酒来，杯到口便干，那里还记得抢亲的话说？直吃的立刻倒在一边，不省人事。

欧阳氏见他二人俱醉倒，又拿起壶来，在他二人口中灌了一会，方才同姜氏到前边房内。欧阳氏用炭锤打开了柜上锁子，将银子取出。姜氏止带了一百五十两，就觉得沉重的了不得。

欧阳氏颇有气力，尽带了七封银两，回到后边，将预备现成的靴帽衣服穿村起来。两个都扮做男子，开了后门，一直往西北上行去。这都是欧阳氏早已定归停妥的。一个装做秀才，一个装做家仆。刚走出巷口，姜氏道：“你日前说离本村三十八里有个王家集，是个大镇子，可以雇车奔四川道路。似此黑洞洞的，身边又觉得沉重，脚底下甚是费力，该怎处？”欧阳氏道：“昏夜原难走路，只用再走两条巷，村尽头处便是吴公家店。

他那里有七八间住房，不拘怎么，将就上一夜。他若问时，就说是城中人寻朋友，天晚不遇，明日天一亮即起身。端的人认不出。”

不言两人逃去，且说乔武举，他的名字叫乔大雄，是大寇师尚诏的一员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他们的党羽也不下四五万人，立意要谋为叛逆，在各山停留者有一半，其余都散在四方。河南通省每一州县，俱有师尚诏一个头目，率领多人，日夜在城乡堡镇闲荡，采访富家大户的跟脚。或明劫，或窃取，弄的各衙门盗案不一。

又差人在赌场中引诱无赖子弟入伙，乔大雄就是虞城县一路头目。今日朱文魁着他抢夺弟妇，正碰在他心上，因此他将六百五十两银子立即付与，原是个欲取姑与之意，到还不在妇人好丑上计较。这日三鼓以后，打探街上无人，积聚了六七十贼人，在村外埋伏了一半，自己带了三十余人，抬了轿子，前前后后的行走。到文魁门首，李必寿知道是抢亲来的，连忙开门放入。

众喊一进门，先将李必寿口中塞了个麻绳蛋子，捆绑起来，然后把大门闭了，点起火把，分头查照入去。见殷氏容貌娇好，睡在了炕上，乔大雄道："就是他。"众人抱入了轿内。又复打开了各房箱柜，将衣服首饰银钱凡值几个钱的东西，搜取一空，止留下些粗重之物。唿哨了一声，将殷氏拥载而去。

到了天微明，文魁借了个灯笼，回家来打听。见门户大开着，心中说道："这李心寿真是无用，抢的人去也不收拾门户。

"及至到了二院，见李必寿背绑在柱上，不由的大惊失色。问他，又不说话，只是蹙眉点头。文魁情知有变，急忙跑入内里，见箱柜丢的满地，各房内诸物一空，从顶门上一桶冷水，直凉在脚心底。急去寻殷氏，止见李必寿家女人坐在地下哭。不想众贼因他喊叫，打伤了脚腿。忙问道："你大主母那去了？"

妇人道："我耳中听得人声嘈杂，看时见有许多人入来，被一人将大主母抱出去了。"又问："二主母哩？"妇人道："我没见下落。"文魁用拳头在自己心上狠打了两下，一头向门上触去，跌倒在地，鲜血直流。李必寿家女人吓的乱吼乱叫，过往人见门户大开着，又听得有妇人叫喊，大家一齐入去。见李必寿被绑在厅柱上，取了口中的麻蛋子，才说出话来，方知道是被贼打劫。到后院将文魁挽扶出来，问他缘故，文魁只是摇头，众人与他包了头。顷刻闹动了一乡，俱来看问稀奇事。只因文魁做人不好，没一个不心上快少的。地方乡保邻里人等，不敢担承，都去禀报本县。文魁也只得写一张呈词，将卖弟妇话不题，止言在张四胖子家与山东青州府人武举姓乔的同赌，将输银坐索，明火打劫家中银钱衣物，并抢去嫡妻、弟妇、仆妇等情细述。后面开了一张大失单，投控入去。县官见事体重大，一面申报各宪，一面将开场同赌，并店家袁鬼厮，以及邻舍地方人等，一齐拿去讯问。又分遣干役，限日查拿。文魁一夜之间弄了个家产尽绝，将老婆也赔垫在内，岂非奇报！正是：周郎妙计高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赔了夫人又折兵。

大造若无速报应，人间何事得公平？

第二十四回恤贫儿二士趋生路送贞妇两鬼保平安

词曰：

萧萧孤雁任天涯，何处是伊家？宵来羽倦落平沙，风雨亦堪嗟。

蓬瀛瑶岛知何处？羞对故乡花。关山苦历泣残霞，随地去，可栖鸦。

右调《关山令》

且说冷于冰自那日斩了妖氛，随处游行，救人患难疾苦。

又到云贵、福建、两广地方，遍阅名山大川，古洞仙迹，凡碧鸡点苍，金莲玉笋，烟萝铜鼓，红雀鹿角等处胜景，无不走到。

因心恋峨眉，复与木仙一会，临行送茶杯大桂实二个。游罢峨眉，入成都省会。见山川风景，真乃天府之国，为前朝帝王发祥之地。游行了半天，厌恶那城市繁华，信步出了东门。此时已日落时候。早看见一座庙宇，约在二三里远近。款款行去，见庙已损坏，内外寂无一人。见正殿神像尽皆倒敝，东西各有禅房。先到东禅房一看，地下铺着些草节，不洁净之至。随到西祥房，就坐在地下，道：“今晚在此过宿罢。”说着凝神瞑目，运用回光返照的功夫。将到昏黑时候，只听得有人到东禅房内，又听得一人问道：“你来了么？”那人应道：“来了。

“于冰听了，道：“我这眼，昏黑之际可鉴百步，无异白昼，怎么到没看见那边房内有人？想是他畏寒，身在草下，也未可知。”听得一人问道：“此刻身上好些么？”一个回答道：“今下半天少觉轻爽些。”一个道：“有讨来稀粥半瓢，还是热的，相公可趁热吃些；转到冷了，害病的人如何吃得？”一人道：“我肚中也觉得有些饥，你拿来我吃几口。”一个道：“如今好了，春间天气温和，饭也比前易过。去年冬天和今年正月，真正饿死冻死，两个人讨的还不够一个人吃。相公要放开怀抱，过到那里是那里。或者上天可怜，有个出头日子，也未敢定。”又听得咭咂有声，像个吃的光景。

于冰听了半晌，心里说道：“这是两个讨饭吃的乞儿，怎么一个称呼相公？”又听得一个道：“我的哥哥到回家多时了。”一个道：“那样变驴的东西！相公说起来便哥哥长短，真令人不服。若论起帮林相公那三百多银子，就到如今，苦到这步田地，不但相公，就是我也没一点后悔。”一个道：“想他夫妻二人，自然也早到荆州了，还不知那林总兵相待何如？

“于冰听了这几句话，那里还坐的住？起来走入东禅房内。只见一年纪四十余岁人，看见于冰，连忙站起道：“老爷是贵人，到此地何事？”于冰道：“偶尔闲行。”问地下倒着的是谁，那人道：“小人叫段诚，这害病的是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主人。”于冰道：“何处人氏？”段诚道：“我主人是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姓朱名文炜，现做归德府廪膳秀才。”于冰微笑了笑，又见那文炜说道：“晚生抱病，不能叩拜，祈老先生恕罪。”于冰也就坐下问道：“尊驾害何病症？”文炜道：“乍寒乍热，筋骨如酥，头疼几不可忍。”于冰道：“此风寒饥饱之所致也。”问段诚道：“有水没有？”段诚道：“此处无水。”于冰道：“适才稀饭吃尽了没有？”段诚道：“还有些。”于冰道：“有一口入肚，即可以愈病矣。”教段诚拿来，在粥内画了一道符，令文炜吃下。文炜见于冰丰神气度，迥异凡流，忙接来吃在腹中，真如甘露洗心，顿觉神清气爽，扒起来连连顿首，道：“今朝际遇上仙，荣幸无既。”又问于冰姓讳，于冰道：“我广平冷于冰是也。才在东禅房闻盛价有帮助林相公三百多两之语，愿闻其详。”

文炜泪流满面道：“若题起这件事，便是晚生乞丐之由了。

“遂将恁般离家，父死任内，恁般讨账，遇林岱卖妻，赠银三百二十七两，又代当行李，打发起身赴荆州。于冰道：“此盛德之事，惜乎我冷某未曾遇着，让仁兄做讫。”段诚又将文魁恁般分家，恁般打骂，赶逐出庙，独自回乡。文炜又接说道：“投奔崇宁县被逐出境外，始流落在这庙内，主仆讨吃度命。

“说罢，放声大哭，段诚亦流泪不已。于冰亦为恻然，说道：“朱兄如此存心行事，天必降汝以福。”文炜又言河南路远，意欲先到荆州，投奔林岱，苦无盘费，只索在此地苟延残喘。

于冰道：“送兄到河南，最是容易。但令兄如此残忍，何难再伸辣手？诚恐伤了性命，反为不美。不如先到林岱处，另做别图。所虑者林岱若不得时，你主仆又只得在荆州乞丐，徒劳跋涉无益也。我亦在此住一半天，你二人明早仍去乞食，到第三日早间，我自有裁处。”说罢，举手过西禅房去了。文炜主仆互相疑议，也不敢再问。于冰叫出超尘、逐电二鬼，秘秘吩咐道：“你两个此刻速到湖广荆州府总兵官林姓衙门，打听四川秀才林岱夫妻在他衙门内没有，如在，再打听他境况好不好，限后日五鼓报我知道。”二鬼领命去了。

次早文炜主仆过来拜见，于冰令二人依旧出去行乞。到第二日午尽未初时候，二鬼早行来，禀覆道：“荆州总兵叫林桂芳，年六十余无子，如今将林岱收为己子，内外大小事务，俱系林岱总理。父子甚相投合。”于冰收了二鬼。午后，文炜同段诚回来。于冰道：“我已查知林岱夫妻在荆州总兵林桂芳署内甚好，你们去投奔他，再无不照拂之理。我今岁从家中带出银二百三十两，已用去二百多两，今止有十八两多银子。目今三月，正值桃花水泛，一搭一只船，不数日可到。此银除一路盘费外，还可买几件布衣，就速速寻船去罢。”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银子付与。

主仆二人喜欢的千恩万谢，叩拜而去。

于冰出了庙中，走至旷野，心喜道："今日此举，不但全了朱文炜，兼知林岱的名姓下落，又教我放心了一处。"又走了数步，猛想起："文炜不知有妻子没妻子，如无妻子罢了，若有妻子，他哥哥文魁已回家半载有余，定必大肆凌逼。庸平妇人改嫁到罢了，设或是个贞烈女子，性命难保。"想罢，急回庙中，要问这话。奈他主仆已去。于冰还望他回来，等了一会，笑道："河南可顷刻而至，何难走遭，况别连城璧已及三年，也须与他想个落脚处，岂可长久住在金不换家？直隶亦须-往。"于是于无人之地驾起风云，早到虞城县地界。将超尘唤出，吩咐道："你去虞城且朱文魁家，查他兄弟朱文炜有妻子没有，刻下是何光景，朱文魁夫妇相待何如，详细打听，莫误！"超尘去了一个多时辰，不见回来。于冰深为怪异，又叫出逐电查覆。少顷二鬼在道上相遇，一同回来。超尘禀道："小户人家，非名门仕宦可比，最难访查。况他家又住在柏叶村，离县七十里。鬼头在城中遍访，始知其地。到他家细问户灶中霤诸神，已访得明白。"遂如此这般细说了一遍。又言："前日晚间起更时分，姜氏同段诚女人欧阳氏，俱假扮男子，分带银五百两，欲奔四川，寻朱文炜去。本日住吴公店中，昨日止走了十五里，住在何家店中，今日总快也不过走十数里，此刻大约还在西大路上行走。"于冰大笑道："果不出吾之所料，幸亏来的不迟不早，四川道路岂是两个妇人走的？还得我设处一番。只是朱文魁固属丧心，其得祸亦甚惨，若非欧阳氏两次窃听，姜氏亦难瓦全也。足见上天报应甚速。"再看收了二鬼，急忙借土遁向西路赶来。

不过片时，见来往人中，内有两个人异样：头前一个，穿灰布直裰，像个家仆打扮；后面跟着一个，穿着蓝衫、儒巾、皂靴，步履甚是艰苦，文雅之至。于冰紧走了几步，到他跟前一看，但见：头戴儒巾，面皮露脂粉之色；身穿阔服，腰围现袅娜之形。

王项低垂，见行人含羞欲避；柳眉双锁，愁远路抱恨无涯。靴底厚而长，疑是凌波袜包衬未紧；袍袖宽而大，莫非鲛绡氅裁剪不齐。容貌端妍，实有子都之韵；肌骨薄弱，却无相如之渴。

宜猜绣帏佳人，莫当城阙冶子。

于冰见他羞容满面，低头不敢仰视。心下早已明白，也不问他话，离开了七八步，在后面缓随行。看见百步内外有一店，两个人走入去了。于冰待了一会，也入店内。见他两个在东下房北间，于冰就住了对面南间，总是一堂两屋的房。少刻，小伙计问于冰饭食，言每顿大钱四十五文，房钱不要。于冰道："我起身时，如数与你。饭是不吃的了。"小伙计去对过打发饮食，须臾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送入打来。于冰忖度道：“此刻人尚未静，须少待片刻，再与他们说话。”又待了一会，见门户早已关闭，于冰道：“这也是他回避人的意思，我也不必惊动，且等到明日再说。”依旧回南屋打坐。

次日天明，听得北房内说话，商量要雇车子。于冰看了看，见已开门，便走入北房举手道：“老兄请了。”只见姜氏甚是着慌，欧阳氏道：“相公来有何见谕？”于冰坐在地下板凳上，问姜氏道：“老兄贵姓？”姜氏也只得答道：“姓朱。”于冰又问道：“尊讳？”姜氏没有打点下个名字，便随口应道：“贱名文炜。”于冰道：“是那一县人？”姜氏道：“虞诚县柏叶村人。”于冰道：“这是属归德府管辖了。”姜氏道：“正是。”于冰道：“这敢是个大奇事。”欧阳氏道：“一个名姓、地方，有何奇处？”于冰道：“天下同名同姓者固多，也没个连村庄都是相同的。我今年在四川成都府东门外龙神庙中，见一个少年秀才，名姓、地方与老兄相同，还跟着个家人，叫做段诚。”姜氏忙问道：“此人在四川做甚么？”于冰道：“一言难荆他有个哥哥叫朱文魁。”随将成就林岱夫妻，并他哥哥如何长短，详说了一遍。姜氏道：“这讳文炜的与我最厚。

既言被他哥哥赶逐，不知他近来光景何如？栖身何地？”于冰道：“他如今困苦之至。”又将文炜投奔崇宁县，被赶逐出境，又不好再回金堂，无奈住于成都关外龙神庙中，主仆轮流讨饭吃，“老兄既言最厚，我理合直说。”姜氏同欧阳氏听了，立即神气沮丧。欧阳氏还掌得住，姜氏便眼中落下泪来，若不是对着于冰，便要放声大哭。

于冰道：“老兄闻信悲伤，足见契厚。”欧阳氏道：“老相公尊姓？”于冰道：“我姓冷，名于冰，直隶成安县人。”

欧阳氏道：“老相公适才说今年见他两人，此时还是三月上旬，好向千里路，不知是怎么个走法？”于冰心里说道：“怪不得此妇与他主母出谋定计，果然是个精细人。”因笑说道：“是我说错了。我是昨年十月里见他们。”欧阳氏道：“这就是了，我说如何来得这样快！”姜氏拭去泪痕，又问道：“先生也没问他几时回家么？”于冰道：“我见他时，他正害玻”姜氏惊问道：“什么病，可好了么？”于冰道：“也不过是风寒饥饱，劳碌郁结所致。病是我与他治好了，至于归家之念，他无时不有，只是他主仆二人，一文盘费没有，如何回来？我念他穷苦，又打听得林岱与荆州总兵林桂芳做了儿子，大得时运，我帮了他十八两银子，打发他主仆去荆州后，我才起身。”姜氏听罢，大喜道：“先生真是天大的恩人，我磕几个头罢。”

说罢，恰待下床叩谢，欧阳氏悄悄的用手一捏，姜氏方才想过来，又问道：“他到荆州，林岱定必帮助，到只怕一半月，也可以到来。”于冰道：“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他哥哥不仁，回家恐被谋害，定要久住荆州，临行再三嘱托我，务必到柏叶村面见他妻子姜氏，有几句要紧话着我说。我受人之托，明日还得去寻访这柏叶村方好。”姜氏道：“我就是柏叶村人。他的眷属从不避我，有什么要紧话和我说一样。”于冰笑道：“岂有人家夫妻的话向朋友说的？”姜氏心急如火，又不好过为催逼。

欧阳氏心生一计，道：“老相公，实对你说罢，我们这位相公行三，叫朱文蔚，是朱文炜的胞弟，所以才是这般着急。

原是骨肉，说说何妨？”于冰大笑道：“既如此，我说了罢！

令二兄起身时，言令大兄文魁为人狡诈不堪，回家必要谋害。

他妻子姜氏恐怕不能保全，着姜氏同段诚家女人同到我家中住一二年，等他回来再商量过法。”欧阳氏道：“尊府离此多远？

“于冰道：“离此也有二千余里。”欧阳氏道：“可有亲笔书信没有？”于冰道：“一则他二人行色匆匆，二则一个做乞丐的，那里有现成笔砚？书字是没有的。”姜氏听了，看欧阳氏举动。欧阳氏低头沉吟，也不言语。于冰道：“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们为人心不测，怕我把姜氏拐带他乡，岂可冒昧应许？荆州断无夫妻同去之理，家中又无安身之策，因此心上作难。”欧阳氏仍是低头不语。于冰道：“你到不必胡疑忌于我。

我从三十二岁出家，学仙访道，一十九年云游天下，到处里救人危急，颇得仙人传授，手握风雷，虽不能未动先知，眼前千里外事件如观掌上。”欧阳氏道：“老相公既有此神术，可知我的名字叫甚么？”于冰大笑道：“你就是段诚妻房欧阳氏，他是文炜妻房姜氏。”两人彼此相视，甚为骇然。于冰道：“我原欲一入门便和你们直说，恐你们妇人家疑我为妖魔鬼怪，到难做事，因此千言万语，宁可费点唇舌，只能够打发你们起身就罢了。不意你们过于小心精细，我也只得道破了。”姜氏大为信服。

欧阳氏又笑道：“老相公可知我们此番是如何出门？”于冰道：“你们是大前日晚上将殷氏同李必寿家灌醉，一更时出门，在吴公家店中住了一夜，第二日又在何家店中，昨日方到此处。此番你主母不遭贼人乔大雄抢去，皆你两次在殷氏窗台阶下窃听之力也。”欧阳氏听罢，连忙扒倒在地下乱叩头。姜氏也随着叩拜，口中乱叫：“神仙老爷救命！”于冰着他二人起来，问道：“可放心到我家去么？”欧阳氏道：“这若不去，真是自寻死路了。”于冰道：“我有妻有子，亦颇有十数万两家私。你二人守候一年半载，我自然替你们想夫妻完聚之法。

再拿我一封详细家书，我内人自必用心照料，万无一失。但你们鞋弓袜小，怎能远历关山？我与你们雇车一辆，再买办箱笼被褥，我暗中差两个极妥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相送。若遇泥泞道路，上下险坡，少不得下车行走。设或觉得有人搀扶，你们切不可大惊小怪，此即吾差送之人。”姜氏道：“被褥是必用之物，箱笼可以不必。”于冰道：“五百两银子可是你两个身边常带的东西么？

“两妇人又从新扒倒叩头。于冰又道：“你们在此再住一天，明早上路，我好从容办理。但我身边没有银子，此事二十多两可行。”妻氏忙从怀中取出一封银子，付与于冰去了。

到午后，雇来一老诚车夫，牲口亦皆健壮。小伙计从车内抱入绸子褥褥二件，布被褥二件，被套一个，箱笼一个，锁子一把，大钱八千余文，又钱袋一个，绒毡一条，雨单两大块。

于冰道：“车价银共二十四两，我已与过十二两，余银到成安再与，是我与车夫说明白的。箱笼被褥等物共用银九两五钱，交付姜氏，将余银收讫。”说罢，到南间房内和店东借了笔砚，写封家书。灯后闭门打坐。姜氏和欧阳氏亦不敢絮聒。至次日早，于冰将家信一封，付与欧阳氏道：“到成安交小儿冷逢春，外有符一道，可同那几百银子俱放在箱内，搬运时不过二三斤重，可免人物色。”随到无人处，叫出超尘、逐电，吩咐道：“你两个可用心一路扶持姜氏主仆，到成安县我家内安置。箱笼内有神符一道，务必取回。此差与别差不同，须要倍加小心诚敬，我记你们第一大功；若敢生半点玩忽之心，经吾查知，定行击散魂魄，慎之，慎之！”二鬼道：“回来到何地销差？

“于冰道：“到鸡泽县金不换家回覆我。”于冰吩咐毕，回来又叮嘱车户，然后打发姜氏主仆起身。两妇人跪恳于冰同去。

于冰道：“我的事体最多，况有我家信，和我亲去一样。一路已差极妥当人，随地护持，放心，放心。到城安县中，只问举人冷逢春家就是。”姜氏甚是作难。于冰催逼上车，起身去了。

于冰亦随后驾云，赴鸡泽县，探望连城璧。正是：为君全大义，聊且助相缺。

夫妇两成全，肝肠千古热。

第二十五回出祖居文魁思寻弟见家书卜氏喜留宾

词曰：

荆树一伐悲雁旅，燃箕煎豆泪珠淋。木本水源宜珍重，且相寻。

客舍陡逢羞莫避，片言道破是知音。异域他乡恰素心，幸何深。

右调《花山子》

再说朱文魁被大盗劫去家财妻子，自己头上又撞下个大窟，满心里凄凉，一肚子气苦。虞城县传去问话，头上包裹不甚严密，受了些风吹，回到家中，膀肿起来，脑袋日大一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必寿只得与他延医调治，方得肿消痛止，慢慢的行动。又过了一两天，亲自到县里打听拿贼的音信，并妻子下落。问了问，才知本县行文到山东青州府去，照会乔武举，有无其人。拿解的话说，询问捕役们，都说各处遍访踪影全无。抱恨回来，逐日家悲悲啼啼，哭个不止。又想起房价银尚未归结，遂到买主家说话。买主道："你今日搬了房，今日银子就现成。"文魁妻财两空，那里还有山东住的心肠？在本村看了一夕土房，每月出二百文房钱。又想了想家中还有些箱柜桌椅、磁锡铁器等物到此际留之无用，弃之可惜，就一齐搬来。这几间土房内，也放不了许多，又且是些粗重东西，雇人拾送，也得费钱。于是又到买房人家，说了情节，要减价一总卖与。买主怜念他遭逢的事苦，又图占他点便宜，同他看视了一番，开了个清单，把价钱讲明，连房价一共与了他三百七十两。

文魁也无心拣择吉日，收了银子，就同李必寿夫妻二人，带了几件必用的器物，搬入土房内居祝将房价并卖了家器的银子，打开从新看过，又用戥子俱并归为五十两一包，余银预备换钱零用。收拾将完，猛将房子四下一看，竹窗土壁，那些椽一条条看得甚是分明，上面连个顶棚没有。回想自己家中光景，何等体局，孰意几天儿便弄到这步田地！不由的呼天吁地，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倒在炕上，千思百虑，觉得这后半世没个过头，欲要带银两寻访妻子，又不知他被劫何地。看捕役们的举动，日受比责，是个实在拿不住，并非偷闲玩忽。山东行文查问，看来也是纸上谈兵。自己又知道素日得罪乡里，可怜者少，畅快者多，将个饱暖有余的人家，弄了个一扫精光。想到极难处，又大哭了一番。猛然想到文炜、段诚身上，不禁拍胸大恨道："没人心的奴才！你止有一个兄弟，听信老婆的言语，日日相商，做谋夺家产的想头，后到四川，因他帮了姓林的几百银子，借此便动离绝之念。若讲到胡花钱，我一场就输了六百七八十两，比他的多出一倍。他花的银子，是成全人家夫妻，千万人道好；我花的银子，白送了强盗，还贴上老婆，搭了弟妇，把一个段诚家女人也被他稍带了去。银钱诸物，洗刷一空，房产地土，统归外姓。我临行止与我那兄弟留了十两银子，能够他主仆二人几日用度？且又将父亲灵梓置之异乡，他生养我一场，反受我害，丢与我那穷苦兄弟，于心何安！我起身时九月将尽，他止穿着单衣两件，又无盘费被褥。三冬日月，总不饿死，定行冻死。"想到此处，痛泪交流，自己骂了声："狠心的奴才！"打了十几个嘴巴。又想起兄弟素常好处："在慈源寺中，打了他三四次，并未发一言。讲到分家，到是段诚还较论了几句，他无片语争论，就被我立刻赶出去。我便偷行回家，不管他死活。"想到此处，又打了几个嘴巴，骂道："奴才，你分的家在哪里？妻子银钱在那里？田地房屋在那里？我这样人活在世上，还有甚么滋味？"恨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起来，将门儿关闭，把腰间的丝带解下，面向西，叫了两声“兄弟”，正欲寻上吊的地方，忽回头看见桌上堆着二三百两银子，还未曾收藏，复回身坐在床沿上拿主意。李必寿家两口子在下房内，听得文魁自骂自打，好半晌，也不敢来劝他。此刻声息不闻，又看见将门儿关闭着，大是惊异，连忙走来推门一看，不想还在床上坐着。李必寿连忙退回。文魁想了半日，忽然长叹道：“我何昏愦至此！现放着三百七八十两银子，我若到四川，不过费上五六十两，还有三百余两。寻着兄弟，将此与他，也省的白便宜外人，再与他商酌日后的结局。设或他冻饿死，也是我杀了他，就将此银与段诚，也算是跟随他一场，然后我再死也不迟。”又想及山东关拿乔武举：“老婆已成破货，无足重轻，若拿住乔武举，追赃报仇，也算是至大的事体。我意料文书至迟，再不过耽延上数天，到底该等一等下落为是。”主意定了，依旧随缘度日起来。

再说姜氏自冷于冰雇车打发起身后，一路上行行止止，出店落店，多亏二鬼扶掖，无人看出破绽。妻氏系于冰早行说明，暗中有两个妥当人相帮，起初二鬼扶掖时，眼里又看不见，不知是神是鬼，心上甚是害怕；过了两三天后，视为寻常。披霜带露许多日子，方到了成安县。

入的城来，车夫沿路问举人冷逢春住在何处，就有人指引道：“从大街转西巷内，有一处高大瓦房，门外立着旗杆，还有金字牌匾，最是易寻的。”车夫将车儿赶到门前，欧阳工先下车来。门上早有人问道：“是那里来的？”欧阳氏道：“是尊府太爷冷讳于冰打发来的。有要紧话说。”门上人道：“于冰两个字，系我家老主人的讳。你少待片刻，我去与你通报。

“又道：“客人贵姓？也该说与我知道。”欧阳氏指着姜氏道：“那车中坐的便是我主人，姓朱，河南人。”门上人去不多时，出来说道：“请客人里边相会。”欧阳氏扶姜氏下车，走到二门前，见一少年主人，跟着四五个家人，迎接出来，向姜氏举手。姜氏从入了城，便心跳起来，此时又羞又愧，也只得举手还礼。到了厅上，揖让就坐。冷逢春问道：“老长兄可贵姓朱么？”姜氏道：“姓朱名文炜，河南虞城县人。”问逢春道：“老长兄尊姓？”欧阳氏连忙递眼色，姜氏脸就红了。”逢春道：“弟姓冷，名逢春，这就是寒舍。敢问长兄在何处会见家父？”姜氏道：“是在河南店中相会，有书字在此。”逢春大喜。欧阳氏从怀中将书字取出，逢春接来，见字皮上写着“冷不华平安信，烦寄广平府成安县，面交小儿逢春收拆”，北面写着年月日，“河南虞城到封寄”。逢春见是他父亲亲笔，喜欢的如获至宝。左右献上茶来，逢春道：“家父精神何如？”

姜氏道：“极好。”逢春也顾不得吃茶，将茶杯递与家人，就将书字拆开细看，见上面写着前岁春间，借遁法走去情由，下面就叙朱文炜前后原故，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到“姜氏女换男妆，带领家人是段诚妇女。”逢春便将姜氏和欧阳氏上下各看了两眼，把一个姜氏羞的满面通红，真觉无地缝可入。欧阳氏虽然老作，也觉得有些没意思起来。逢春看到后来，着他母亲同他媳妇早晚用心管待，饮食衣服，处处留神。又言他夫妻自有相会之日，字尾上面写着几句云游四海的话，并勉励子孙。又嘱咐逢春远嫌回避，使有男女之别。逢春看完，见姜氏羞惭过甚，坐立不安，也不好再相问答，吩咐家人们道：“你们都出去，一个不许在此伺候！照料车夫酒饭，并牲口草料，将客人的行李且搬在太太房内。”众家人俱皆退去。逢春向姜氏举手道：“弟失陪了，容禀知家母，再请台驾相见。”说罢，拿着书字，笑着入屏风后面去了。姜氏见厅内无人，向欧阳氏道：“这位就是冷先生的儿子，不想是个大家。若再问我几句，我实实的就羞死了。

“欧阳氏道：“这叫个’丑媳妇少不得见公姑。’既来投奔，尚有何说！我才见这位冷大爷，自看字后，一句话也不问，且吩咐家人们回避，到还是个达世故的人。”

不言二妇人谈论，再说冷逢春拿了书字，刚到厅屋转身后，见母亲卜氏早已在此偷看，遂一同走入内房。卜氏道：“外面家人们说入来，你父亲托一少年秀才送书信到此，我去偷看，怎么你父亲便认得他？寄得是甚么书信？我看这少年的人才，比你高出十倍。”逢春大笑道：“他的人才，理该比我高几倍才是。”卜氏道：“这是怎么说？”逢春照字内话将前后原由详细告诉，卜氏同儿媳李氏笑个不止。逢春又将于冰书信念了一遍，卜氏差一家人媳妇出去相请，自己同儿媳俱换了新衣服，在院中等候。众家人听得说是两个女人，大大小小都跑入内院，看客人如何行礼。被卜氏都骂了出去。不多时，姜氏同欧阳氏入来，卜氏迎接到中院过庭内。姜氏正要叩拜，卜氏道：“且请到东房更换了衣服，我们行礼罢。”姜氏看见这许多妇女，到觉得可羞些。走入东房，只见两个家人媳妇，一个捧着衣服，一个捧着个匣儿，放在炕上，笑说道：“这是我家太太着送了来，请朱奶奶换衣服。匣子内俱是簪环首饰。”说罢，两人将门儿倒关上出去了。姜氏向欧阳氏道：“你看他们大人家，用的人都是知行款的。”主仆两个各将靴袜拉去，除去头巾看衣服。一套是缎子氅裙，并大小衬袄；一套是绫绸氅裙，也有大小衬袄，是与欧阳氏穿的，件件皆都簇新。匣子内金珠首饰，各样全备。

须臾穿换停当，顷变成一对妇人，到堂前与卜氏行礼，次与李氏平拜，让到第四层院内，卜氏房中坐下。欧阳氏也磕了头，侍立一傍。姜氏道：“孤穷难女，遭家变故，投奔于二千里之外，得邀收留，荣幸曷极！虽固是冷老先生拯溺救焚，要皆老太太同令媳太太垂青格外，使断梗飘蓬之人，不致为强暴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污，死丧沟渠，皆盛德鸿慈所赐也。异日拙夫或得苟全性命，惟有朝夕焚顶，共嘱福寿无疆已尔。”卜氏道：“适才小儿读拙夫手书，虽未能尽悉原委，亦可以略知大概。令夫君遭恶兄肆毒，真是人伦大变，千古奇闻。老贤姐娉婷弱质，日居虎穴龙潭之中，且有大智慧，以李易桃。得全白璧，较刎颈芝娘，剔目卢氏，又高出几倍矣。冰操淑范，我母子无任佩服。今蒙不弃蜗居，殊深欣慰。”姜氏又要请冷逢春叩谢。少刻，一家人在窗外说道：“我们大爷说男女有别，理应永避嫌疑，着在朱奶奶前道罪，亦不敢入来拜见。”这是逢春遵于冰书字教戒。

自此后凡到内院，逢春必问明然后出入。

清茶吃过，随后众妇女即安放桌椅，揩抹春台。卜氏让姜氏首坐，自己对席相陪，李氏傍坐。少刻杯泛金波，盘盛异品，三汤五割，备极山海之珍。缘逢春要算成安第一富户，故酒席最易办也。卜氏复问起被害根由，姜氏详细陈说，众妇女无不慨叹，都赞美欧阳氏是大才。家人妇请欧阳氏到下房中另席管待。卜氏亲到前边与逢春定归了姜氏住处，复来陪坐。酒席完后，姜氏起身拜谢。卜氏道：“蓬门寒士家，苦无珍品敬客，得免哂笑已足，何敢劳谢？”又言此院西小院中，有住房内外二间，颇僻静，吩咐家中妇女，将行李安置。随让姜氏同去看视，见一切应用之物，无不周备。姜氏又说起于冰未动先知种种神异。卜氏道：“出家数协，果能如此，也不枉抛家弃一常“次日，姜氏拿出十二两车价，并几百酒钱，着欧阳氏烦一家人付与。不想逢春早着人问明数目，已打发去了。卜氏又拨了两个丫头，服伺姜氏。后来姜氏与李氏结为姊妹，姜氏拜卜氏为义母。卜氏总以至亲骨肉相待，一家儿上下甚相投合。正是：萧墙深畏无情嫂，陌路欣逢有义娘。

但使主人能爱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第二十六回救难裔月夜杀解役请仙女谈笑打权奸

词曰：

郊原皎月星辰杳，见不法肝肠如缴。杀却二公人，难裔从此保。

闲游未已权奸扰，请仙姬到了。试问这筵席，打的好不好？

右调《海棠春》

再说连城璧，自那晚从赵家涧打败了鸡泽县军役，疾走了四十余里，看天上星光渐次将明，也不知走到甚么地界，随便坐在一块石上暂歇，心中算计道：“我今往何处去好？”想了半晌，到处都去不得，惟京乃帝王发祥之地，紫面长须的大汉子断不止一个，且到那里再做理会。主意拿定，一路于人少地方买些吃食东西糊口，也不住店，随地安歇。

一日走到清风镇地界，天交二鼓时分，趁着一轮明月，向前赶路，猛见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面有几个人走来，连忙闪在一大柳树后偷看。

见两个解役，一个带着刀，背着行李；一个拉了一条棍，押着个犯人，带着手靠绳索，一步一颠的走来。走了没十数步，那犯人站住说道：“二位大爷，此时已夜深时候，不拘那个村庄安歇罢！此去陕西金州还有无限程途，若像这样连夜奔走，不但我受刑之人经当不起，就是二位大爷也未免过劳。”那拿棍的解役道：“你说甚么？”犯人照前说了一遍。那解役冷笑道：“你的意思说你是仕宦人家子弟，身子最是娇嫩值钱。孰不知王公犯法和庶民一般，你如今求如个自在猪狗也是不能。”又见那带刀的解役道：“耐烦与他说话！我只是用刀背教训他。

“说罢，左手于肩头托住行李，右手将刀鞘在犯人身上连触了几下，又在犯人腰间腿上踢了四五脚。那犯人便倒在地下，不肯起来。只见那拿棍的解役，四下里观望。观望罢，将那拿刀的解役一拉，两个走离了五六步，唧唧喁喁，不知说些甚么。

少刻，带刀的走来，口中叫道：“小董你起来，我有话和你说。

“那犯人躺在地下，只不答应。那解役叫了四五声，反笑说道：“董相公，我的董大爷！你还要可怜我们些。我们也是官差不自由。你既然身子困倦，西南上有座灵侯庙，不过一里远近，我们同到那边，让你睡个长觉何如？就是俺两个，也好做个休歇。”那犯人听了，方慢慢的扒挣起。那解役便用手搀扶他，一步步拐着行走。三个人一同往西南上去了。

城璧看听了多时，心下猜想道：“我在这月光下详看那犯人，面貌是个少年斯文人，脸上没半点凶气，端的不是做大罪恶的人。到是那两个解役甚是刚狠。方才他二人私语了好一会，又说着那犯人到灵侯庙睡长觉去，莫非要谋害这犯人么？我想不公不法的事，多是衙门中人做的。他们若果在背间害人，我就再开开杀戒，有何不可！”说毕，悄悄的跟来，果见有座庙宇。远远见犯人同解役转向庙西去了。城璧大踏步赶来，见那庙坐东朝西，四面墙壁，半是破裂。从墙外向庙内一觑，两个解役坐在正殿台阶上，那犯人在东边台阶下，半倚半靠的倒着。

城璧道：“月明如昼，我外边看得见他们，安保他们看不见我？

不如上正殿房上，看他们举动为妙。”于是循着墙脚，转到庙后，将右手一伸，左脚一顿，已到墙内。又将两脚并在一处，将身子用力一耸，即飞上正殿屋檐，随即伏在房脊背后，面向前院下视。却止见犯人，看不见那两个解役。

忽见那带刀解役反从庙外入来，大声说道：“我方才四周围都看过了，此地不通大路，白天尚无人来，何况昏夜？快快的了绝他，与严中堂交个耳鼻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证，省得我们走多少路。”又听得那拿棍差人在正殿檐下应道：“你说的甚是。”只见那犯人一蹶劣扒起，连连叩头道：“适才二位老爷的话，我明白了，只求念我家破人亡，我父做官一场，止留欠这一点根芽。那里不是积阴德处？饶我这条小命罢！”说着，在地下叩头不已，痛哭下一堆。只见那拿棍的解役，向带刀的解役道：“我生平为人，心上最慈良不过。你看他哭的这般哀怜，赏他个全尸首，着他上吊罢。捆行李的绳子便可用。”那带刀的解役道：“那有这许多功夫等他上吊！”说罢，便将刀抽出，向犯人面前大步走去，将刀举起却待砍下，猛听得正殿房檐上霹雳般大喝了一声，声落处，早将那拿棍解役吓的从台阶上倒撞在阶下。城璧涌身一跳，已到院中。那拿刀解役急向后退了几步。急看时，见一紫面长须大汉，站在院中，也不知是神是鬼，硬着胆子问道：“你，你是什么？你怎么从房上下。。”城璧道：“光天化日之下，做的好事！”那解役听得是人，便胆大起来，道：“管你甚事？我是替朝廷家行法。”城璧道：“朝廷家岂教你在此行法么？”那拿棍解役见两人问答，方扒起站在一边。那犯人见房上跳下人来，与解役争论，越发叩头哀呼。城璧道：“解役你实说，吃了姓严的多少钱，敢在此做害人事？”那解役大怒道：“老爷们吃了几百万钱，你便怎么？是你这样多管闲事，定与这死囚是一路上人，也须饶你不得！”说罢，火匝匝举刀向城璧头上砍来。城璧大笑，将身一侧，左脚起处，刀已落地；旋用连环腿飞起右脚，响一声，早中解役心窝，倒在地下。那拿棍解役便往庙外跑，被城璧赶上，右手提住领项，往后一丢，从庙门前直摔在庙内东台阶下。复身到那犯人面前，将手靠一扭，即成两半；又将绳索解脱。那犯人只是磕头。城璧坐在东台阶下说道：“你不必如此，可坐起来说话。”忽见那被摔倒的解役，挣命扒起，又想逃走。城璧喊了一声，吓的他战哆嗦，站在阶前，那里还敢动移半步！

城璧再将那犯人细看，见他生的骨格清秀，笑问道：“你姓甚么？何处人氏？今年多少岁了？因甚事充配于你？”那犯人大哭道：“小人姓董名玮，年十九岁，江西九江府人。我父叫董传策，做吏部文选司郎中，与严宰相是同乡只因我父亲性情执古，见严嵩父子欺君罔上，杀害忠良。他儿子严世蕃，较他父更恶。我父发狠，参了他十一款大罪。圣上说我父诬罔大臣，革职。一月后，吏科给事中姚燕受严嵩指使，参我父收永不叙用之知州吴丕都银四千两，又参收母丧未满起补之知州梁钺银一千两。圣上说我父大坏国家铨政，着同本内有名人犯拿交三法司，日日严刑拷掠，俱各煅炼成案。吴丕都、梁钺，差别拟军罪，将我父暂决，家私抄没入官，又将我发配金州。

自遭此事，家奴逃散一空，惟有一家人董喜，忍饥受冻，常在刑部照料。从发遣小人那日，便步步相随。数日来，被这两个解役打伤脚腿，皆因董喜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病，不能同行。谁知今夜要在此地杀害。若非恩公老爷相救，小人早作泉下人了！”说罢，又叩头大哭。

城璧道：“公子不必悲伤，待我处置了这两个狗男女再讲。

“站起来，将那踢倒解役提起看视，已死去了。又将那站着的解役叫过来，说道：“快将你身上衣服鞋袜，并死去的都与我脱剥干净，再交替我二人所有盘费也尽数交献。少迟延两句话功夫，着你立成三段！”这解役那里还敢说一句？先将自己浑身衣服脱去，又将死解役也脱剥干净，打开行李，取出四十多两盘费，摆放在城璧面前，然后赤条条的跪下，叩头求饶。城璧也不理他，走去将他捆行李的绳儿取来，在殿外横梁上挽了个套儿，复下台阶，向解役道：“这是你留下的科条，赏董公子全尸者，你就快去上吊。”那解役恨不得将头碰破。城璧道：“我们还要走路，没多的功夫等你。”解役见城璧难说，又与董公子碰响头，口中爹长爷短都乱行哀叫出来。董玮见他望生心切，和自己头前怕死一般不由的向城璧道：“此人比死去的那个还良善些。”城璧笑道：“这口气是要与他讨情分了。公子止知怜惜他目前，却不知想及事后。我们此刻放了他，他便报知乡保地方，乡保地方即连夜禀知文武官，还不用到日光出时，你我想要走半步好路，比登天还难。那时他就不肯饶你我了。”那解役听了此话，恨不得生出几百个舌头，指身说誓。

城璧那里听他，先用左手将他两只手拿在一处。次用右手将他脖项用五指把握住，轻轻往起一举，离地便有二尺高下。那解役两腿乱登，没命的喊叫。城璧提他上了殿台，将脖项向套儿内一人，把胶后两手松放，用脚将解役一踢，那解役便游荡起来。起初手脚还能乱动，随即喉内作声，顷刻间即辞人世。

城璧走下殿阶，董玮拜求名姓，城璧道：“此时交五更时分，无暇与公子细谈，必须赶天明走出二十里内外方好。”急将解役的衣服，拣长些的套在衣服外面，换了帽子，又把那口刀带在腰间，银两揣在怀内，董玮也通身改换。城璧将发遣部文扯碎，大声说道：“公子快随我走！”董玮道：“恩公领我到那里去？”城璧道：“离了此地再商。”董玮道：“我两腿打伤，慢些走还可，疾走实是不能。”城璧笑道：“这有何难！

我背负了你走。”董玮道：“这如何敢当？”城璧道：“患难之际，性命为重，休多客套，快来快来！”两手将董玮扶起，背在臂间，放开大步，出庙门向都中大路奔走。一气走了十五六里，天色渐次将明，方才歇下。董玮不安之至，又与城璧叩头。城璧道：“公子你好多礼！”董玮复问城璧名姓，城璧将自己行为并冷于冰、金不换新旧事，略言大概。董玮方知他是个侠客，倍加小心钦敬。城璧道：“江西，公子断去不得。此外还有至亲好友可安身的地方么？”董玮道：“晚生实无处投奔，统听恩公。”城璧道：“这好着我作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此番决意入都，都中又与公子不便。南方我到去得，又恐被河东两省人物色。

若说把胡须剃净，或可掩藏一二。我一个做丈夫的人，宁将此头砍去，安肯改换须眉？不如公子且和我到都中，寻一潜伏善地避些时，再想去处何如？况都中人山人海，那个便能识得你我？”董玮无奈，只得说道：“任凭恩公主裁。”说罢起身，董玮忍痛后随。

再说冷于冰自打发姜氏主仆赴成安，便架遁向鸡泽县来。

到金不换门首叫门，里面走出个老汉来，问道：“相公是那里来的？”于冰道：“不换金大哥可在家么？”老汉道：“此人去有许久了，相公想还不知道，待我略言大概。”遂将窝留宫城璧如何长短，说了一遍。于冰举手告别。一边走着，说道：“怎么这连城璧又弄出事来？教我该从何地寻起？况我曾吩咐超尘、逐电二鬼送姜氏主仆后，到此处回覆我话，我焉能在此久候？”又想了一会道：“我初出家时，便去百花山，今何不再去一游？”于是掐诀念咒，喝一声“土谷神到”，片刻来了许多土谷神听命。于冰道：“有我属下二鬼，差他去成安县公干，你等可昼夜轮流，在先时金不换门前等候。二鬼若到，可说冷法师在京西百花山，着他们到那边找寻我。莫误！”众神道：“敢问二鬼是何形像？”于冰道：“一面色纯青，长牙朱发；一脸若噀血，碧眼白眉，身躯皆极高大者是也。”众神道：“谨遵法旨。”于冰驾遁去了。

没有四五天，二鬼便到赵家涧，得了信息，如飞奔来。正行间，远见道傍下坐着三个人，内有一紫面长须大汉，公差打扮，和一少年公差说话。超尘向逐电道：“你看这大汉子，到像咱家法师的朋友连城璧。”一句话未完，已到面前，逐电便站住道：“不是他是谁？”超尘道：“待我问他一声。”逐电道：“使不得！你我与他阴阳异路，况又无法师令旨，如何青天白日向人说起话来？”超尘道：“你说的是，去休去休。”

原来城璧同董玮走了一天，即遇着董喜，是他的病好，心上放主人不下，于路赶来。主仆欣喜，会在一处。这日刚过良乡县地界，三人在树下少歇。猛见西南上来了个大旋风，比闪电还疾，走到他三人跟前，旋转起来刮的尘沙满面。城璧一连打了五六个涕喷，一瞬眼，那旋风飞去有七八里，少刻踪影全无。

董玮道：“好利害大旋风！”城璧道：“正是，不知怎么，被他旋出我许多涕喷来。”三人揉眼擦鼻，又歇了一会，方向京都进发。超尘、逐电御风到百花山，找寻了好半晌，经过了十数个大岭，三十余个大小峰头，却在一小山庄，地名白羊石虎，方遇着，交回神符。将姜氏主仆到成安话累说了一遍。于冰大悦，将二鬼着实奖誉。二鬼又将宫城璧话禀知。于冰大喜，差别道：“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们估计程途，他此时进京没有？”二鬼道：“今日匀午时分才见他，此刻还未必到芦沟桥。”

于冰收了二鬼。即驾遁到芦沟桥坐候。至日光大西，方见城璧同两个人走来。于冰笑迎上去，高叫道：“连贤弟，久违了！”城璧闻声一看，呵呀了一声，跑至于冰面前，纳头便拜。

于冰扶起，董玮赶来问道：“此位可是旧交么？”城璧喜欢的如获至宝，笑说道：“这就是我日日和你说的那冷先生，就是我那结义的好哥哥，就是泰安救我的活神仙，你快过来叩头！

“董玮即忙跪拜，于冰拉他不住，只得相还叩拜起来。于冰将董玮一看，见他骨格清奇，眉目间另有一种英气，与众不同，知是大贵之相。董喜也跑来叩头，于冰扶起，笑问城璧道：“此兄是谁？”城璧道：“是董公子，话甚么，必须个僻静地方好说。”于冰道：“此地乃数省通衢，不如赶进城去，到店中再说。”四人走到二更时候，在彰义门外，寻店住下。城璧将自己别后，并金不换、董公子事细说了一遍。于冰向董玮道：“公子只管放心，都交在冷某身上，将来定有极妥当地方安置。

“董玮叩谢。三人直说到天明，于冰道：“都中非停留之地，五岳之中，惟泰山我未一游，何不家同去走走？”城璧道：“兄弟生长宁夏，北五省俱皆到过，只是未到京师，今既到此，还想要入城瞻仰瞻仰帝都的繁华，大哥看使得使不得？”于冰笑：“这有什么使不得？我即陪老弟和公子一游，只是你两个公差打扮，必须更换方好；可烦董管家去故衣铺中，买几件衣服并头巾鞋袜等类。”城璧忙取银银付与董喜去了。董玮道：“晚生父亲惨死此地，昼夜隐痛，实不忍闲游。”于冰道：“此系公子孝思，请在店中等我们罢。”

早饭，董喜买办回来，两人更换衣巾。城璧跟了于冰入城，游走闲行。到东华门后面，来了一顶大轿，马上步下，跟随着许多人役。于冰站住，向轿内一看，不想是严世蕃。世蕃也看见于冰，吩咐住轿，于冰拉城璧连忙回避。只见轿前站下了四五个人，听他吩咐话，须臾坐轿去了。旋有八九个人赶到于冰面前问道：“先生可姓冷么？”于冰道：“我姓于。”又问城璧，于冰道：“他是舍弟。”众人道：“我们是中堂府内人，适才是做工部侍郎严大老爷，传你去说话。”于冰向城璧道：“你先回店中去罢。”众人道：“这长须大汉，我们老爷也着他去哩。”于冰笑向城璧道：“我们同去走遭。”两人随众人到严嵩府内。少刻一人从内出来，向于冰、城璧将手一招，两人跟了入去。到一大书院中，于冰看了看，是他初见严嵩的地方。须臾世蕃从厅内缓步走出，笑向于冰举手道：“冷先生，真是久违了！”于冰正色道：“我不姓冷。”世蕃大笑道：“先生休得如此，家大人想先生之才，至今时常称颂。”于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大人错认了。我实姓于，是陕西华阴人氏。”又指着城璧道：“这是舍弟。”世蕃见说不是冷不华，深悔与他举手，顷刻将满面笑容收拾了个干净，变成了一脸怒形，问道：“你二人可有功名没有？”于冰道：“我是秀才，舍弟是武举。”世蕃道：“就是秀才、举人，也该见我跪着说话，怎么这般大模大样的，就该发部斥革才是！”又向两旁家人道：“你们看这姓于的人，绝像数年前与太老爷管奏疏的冷不华。”众家人道：“实是相像。只是冷不华到如今也有四五十岁，此人不过像三十来岁，到底有些老少不同。”世蕃又怒问于冰道：“你们在京中有何事？”于冰道：“因家道贫寒，在京耍几个戏法儿度日。”世蕃听了会耍戏法儿，便有些笑容，向于冰道：“你此刻耍一个我看。”于冰道：“我就耍一个。”看了看面前有个大鱼缸，缸内有五色金鱼，极其肥大可观。于冰用手往上一招，那缸内水随手而起，有一丈高下，和缸口一般粗细，到像一座水塔，直立起来；又见那些五色金鱼或跳或伏，或上或下，在水内游戏。世蕃大笑叫好，众人亦称道不绝。于冰将手一覆，其水和鱼儿仍归缸内，地下无半点湿痕。世蕃道：“此非戏法，乃真法也，可领他们到外边伺候，转刻还要用他们。”家人等领于冰、城璧到班房内。

须臾，里边发出几副帖来。待了半晌，见一顶大轿入门，是兵部侍郎陈大经，转刻来了工部侍郎兼通政司卿赵文华、太常寺正卿鄢懋卿。又一会，见棍头喝着长声道子，直入大院内，后面一顶大轿，跟随的人甚多，是都察院掌院加宫保兼吏部尚书夏邦谟，穿着蟒袍玉带。严世蕃大开中门，迎接入去。于冰低声向城璧道：“此上等门下也，比前几个待的又体面些。”

少刻，传于冰和城璧入去。又不是头前那个地方了，见正面大庭上并东西两边，摆设着两轲花卉围屏，俱是墨笔勾剔出来的，屏内有许多粉妆玉琢的妇女。正中一席夏邦谟，左右是陈大经、赵文华，东席鄢懋卿，西席严世蕃，下面家丁无数。于冰、城璧走入厅内，朝上站祝邦谟道：“这秀才便是会耍戏法儿的人么？”世蕃笑应道：“是。”邦谟道：“这两个人的仪表皆可观，自然戏法儿也是可观的了。”世蕃向于冰道：“各位大人皆在此，你可将上好的顽几个，与众大人过目。”于冰道：“容易。”见世蕃桌傍站着个十三四岁的小家人，于冰笑着道：“你来。”那娃子走至面前，于冰道：“你可将身上衣服尽行脱去，止留裤儿不脱，我顽个好戏法儿你看。”那娃子不肯脱，世蕃道：“着你脱就脱了罢，延挨甚么！”那娃子无奈，只得将衣服脱去，止穿一条裤儿。于冰将他领到庭中间，在他头上拍了两下，说道：“你莫害怕。”那娃子被这两拍，和木雕泥塑的一般。于冰将他抱起，打了个颠倒，头朝下，脚朝上，直挺挺立在地下。众官皆笑。赵文华道：“你将这娃子倒立着，这娃子大吃苦了。”于冰道：“大人怕他吃苦么？我就着他受用去。”说着，将两手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那娃子两只脚上，用力一按，口中喝声“入”，只见那娃子连头和身子已入在地内一半，只有两腿在外。厅上厅下没一个不大惊小怪。夏邦谟站起来，大睁着两眼，向众官道：“此天皇氏至今未有之奇观也。”众官一齐应道：“真是神奇。”赵文华举手向世蕃道：“我等同在京中仕宦，偏这样奇人，就到尊府，岂非大人和太师大人福德所致么？”鄢懋卿帮着说道：“正是，正是。我辈实叨光受庇不浅。

“世蕃大悦。陈大经问于冰道：“你是个秀才么？”于冰道：“是。”又问道：“你是北方人么？”于冰道：“是。”大经问罢，伸出两个指头，朝着于冰面上乱圈，道：“你这秀才者是古今来有一无两之秀才也。我们南方人再不敢藐视北方人矣。”邦谟道：“于秀才，你将这娃子塞入地内半截，已好一会，若将他弄死，岂不是个戏伤人命？”于冰笑道：“大人放心，我饶他去罢。”说罢，又将两手在那娃子脚上一按，说声“入’，一直按入地内，踪影全无。厅上厅下，大嚎了一声，内外男女，无不说奇道异。

邦谟拿了一大杯酒，到于冰面前说道：“你是真异人，惟我识得你，改日还要求你教我内养功夫。”于冰道：“承大人亲手赐酒，但生员戒酒已二十年，着我这长须兄弟代饮何如？

“邦谟将城璧一看，笑道：“他吃了，和你吃了一样。”于冰接来递与城璧，城璧一饮而荆邦谟归坐，众官方敢坐下。世蕃道：“大人既赏他酒，命一家人与他，荣幸已足，怎么亲自送起酒来？”文华接说道：“夏大人，果然太忘分了。他如何当受得起！”鄢懋卿道：“二位大人有所不知，《易》曰’天道恶盈而好谦’，又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我夏大人以天道君子为法，故有此举。”说罢自己咳的笑了。陈大经又伸出两个指头乱圈道：“斯言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文华道：“于秀才，这娃子系严大人所最喜爱之人，你今弄他到地内去，也须想个出来的法子方好。”于冰道：“现在大人面前，着我那里再寻第二个？”文华道：“真是见鬼话，我面前那里有？”于冰用手一指道：“不在大人面前，就在大人背后。”

众人齐看，果见那娃子赤着身体，在文华椅子后面站着。厅上厅下又复大嚎了一声。文华将那娃子细问，和做梦一般，全不知晓。陈大经又伸着指头乱圈道：“此必替换法也。吾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神乎技矣。”

世蕃道：“于秀才，你可会请仙女不会？”于冰道：“请真仙女下降，与别的戏法不同，我系掌法之人，必须在这厅上也与我二人，设一桌素酒席，方能请来。”世蕃道：“一桌饭食最易，你们还是站着吃，坐着吃？”于冰道：“世上那有个站着吃酒席的人！自然也是坐着。”世蕃道：“这断使不得。

“于冰道：“大人们若伯亵尊，这仙女就请不成。”邦谟道：“我久有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请这于秀才坐，又怕众位大人嫌外，况我们今日原是行乐，何必以名位相拘？”陈大经伸着指头又圈道：“诚哉是言也！”文华同懋卿齐说道：“他二人系秀才、武举，也不勉强坐得。”世蕃道：“既众位大人依允，小弟自宜从权。

“随吩咐家人，在自己桌子下面，放了一桌素酒席。于冰、城璧也没什么谦让，竟居然坐下。顷间，酒泛羊羔，盘堆麟脯，三汤五割，极其丰盛。于冰见城璧食用已足，向众家人道：“不拘红黄白土，拿一块来。”家人们立刻取到。于冰在东边墙上空阔处，画了两扇门儿，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一指，大喝道：“众仙女不来，更待何时！”只扣得门儿内吹吹打打，曲尽宫商。众官修谨凝眸，含笑等候。少时起一阵香风，觉得满厅上都是芝兰气味。香气过处，门儿大开，从里边走出五个仙女来，那门儿仍旧关闭。但见：兰鹿芬馥，或穿金缕衣、紫电衣、萃云衣、鲛绡衣、无缝衣，袅袅乎露几行媚态；环珮叮咚，也有山河裙、八卦裙、波纹裙、珊瑚裙、鹤羽裙，凌凌乎凝百道晴霞。面和皎月争辉，眸光溜处，总然佛祖也销魂；神将秋水同清，笑语传时，任尔金刚亦俯首。罡风道上，不闻转毂之音；太虚影中，难描践趾之迹。正是霓旌朱盖虽不见，玉骨冰肌却飞来。

众官一见，俱皆魂销魄散，目荡神移。那五个仙女走到厅中间，深深的一拂，随即歌的歌，舞的舞，婷婷袅袅，锦簇花攒，端的有裂石停云之音，霓裳羽衣之妙。世传红儿雪儿，又何能比拟万一也！歌舞既毕，一齐站在于冰桌前，众官啧啧赞美。惟陈大经两个指头和转轮一般，歌舞久停，他还在那里乱圈不已。于冰道：“我意欲烦众仙女敬众位大人一杯酒，可使得么？”众官乱嚷道：“只怕我们没福消受。”严世蕃手舞足蹈的喊叫道：“快拿大杯来！”于冰道：“到是大碗爽快。”

世蕃道：“大碗更好。”众家人将大碗取至。五个仙女各捧了一碗酒分送，慌的众官连忙站起，都说道：“有劳仙姑玉手，我辈惟有舍命一干而已。”内中有量大的、量小的，无不如飞吃过。五个仙女又站在于冰桌前。于冰见夏邦谟已斜倒在椅上，口中流涎，陈大经、赵文华也有酒态，鄢懋卿摇动起来，惟严世蕃和不曾吃一样。于冰拣了个第一妖艳的仙女，吩咐道：“你去敬严大人两大碗。”那仙女满斟琼浆，到世蕃面前，微笑道：“大人饮贫道这碗酒。”世蕃手忙脚乱，站起来接去，一饮而干。又是第二碗奉上，世蕃向于冰道：“于先生，我要教这位仙姑陪我坐坐，你肯通融么？”于冰笑道：“最好不过。

“世蕃大乐，急让仙姑坐在自己肩上。陈大经、赵文华大嚷道：“世上没有个独乐乐的。”于冰又吩咐众仙女去分陪吃酒。这几个官儿，原都是酒色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徒，小人之尤，那里还顾得大卧体统，手下人观瞻？便你搂一个，我抱一个，混闹下一堆。严世蕃将那仙女抱在膝上，咂舌握足，呻吟不已。

于冰向城璧道：“我们可以去矣。”用手向各桌连指了几指，只见五个仙女改变了四个，衣服发髻通是时样妆束。世蕃猛瞧见他第四房如君坐在赵文华怀中，口对口儿吃酒；陈大经抱住他第十七房最宠爱的美姬，亲嘴咂舌，着实不成眉眼；夏邦谟、鄢懋卿两人都醉倒，是他第九房和第十房陪坐。世蕃看见，不由的心肺俱裂，大吼了一声。这一吼，才将众妇人惊醒，心上方得明白，也不晓得怎么，便到大庭广众之地，一个个羞的往屏后飞跑。那第十七房如君也急的要跑去，被陈大经紧紧搂住，那里肯放，还要吃嘴，被妇人用力在面上打了一掌，打的鼻孔中出血，方才奔脱。严世蕃低头看他抱的仙女，不想是他五妹子，系严嵩第三房周氏所生，才十九岁，还未受聘，果然有七八分人才，比严世蕃的老婆们都强几倍。世蕃大没趣味，连忙丢开。那小姐忽然心上明白，做女孩儿的，心上羞愧的要死，没命的跑入屏后去了。世蕃喝令快拿妖人。众家丁却待上前，于冰拉了城璧，跑至夏邦谟背后，将袍袖连摆了几摆。众家丁便眼花撩乱，认赵文华为于冰，又认陈大经为城璧，揪翻在地，踏扁纱帽，扯碎补袍，任意脚踢拳打。鄢懋卿醉中看见，急的乱喊道：“打错了，打错了！”于冰用手一指，从家人又认他为于冰，揪倒狠打。严世蕃看的明白，见于冰、城璧端端正正站在夏邦谟椅后，没一个人去打，反将赵文华等苦难。心上气愤不过，喊骂众家丁，又没一个听他。气极了，亲自来拿于冰，被城璧一拳，打的跌了四五步远，一头碰在桌尖上，脑后触下一窟，鲜血直流。于冰又将袍袖连摆，从家丁便彼此乱打起来。于冰趁乱中拉了城璧，出府去了。夏邦谟醉中惊醒，只当又变出什么好戏法儿来，如此喧闹。他也不睁眼，口里还大赞道：“精绝妙绝！”正是：狡兔藏三窟，狖猿戏六窗。

神仙顽闹毕，携友避锋芒。

第二十七回埋骨骸巧遇金不换设重险聊试道中人

词曰：

埋兄同返烟霞路，古刹聊停祝至亲好友喜相逢，此遇真奇遇。

蛇惊方罢心犹惧，又被妇人呿絮。勘破色即空，便是无情欲，可取许恁朝夕聚。

右调《白云吟》

话说于冰和城璧混出了相府，到西猪市口儿，方将剑诀一煞。这里将诀咒松放，那里众人方看明白，都乱嚷“打错了”。

严世蕃见赵文华眉目青肿，鄢懋卿口眼歪斜，陈大经踢伤腰腿，自己胸前着了重伤，脑门又碰下个大窟，血流不止，惟夏邦谟分毫未损。只气的咆哮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雷，向众家丁道：“妖人已去，你等可分头追赶！再传太师爷钧旨，着锦衣卫堂官速知会本京文武，差军兵捕役，按户搜查，吩咐吏、兵二部，写两人年貌，行文天下；再咨陕西督抚于华阴县拿解于秀才家属入都。此系妖人，有关社稷，若从该地方经过，不即盘查疏纵，一经发觉，与妖人同罪。”众家人分头去了。这话不表。

再说于冰和城璧疾疾走出彰义门到店中，董玮迎着问讯，城璧只是哈哈大笑。于冰道：“少刻即有人来擒拿，你们快将鞋袜拉去，我好作法，大家走路。”城璧是经验过的，连忙伸与两腿，任于冰画符。董玮主仆亦各画讫。城璧道：“我们今往何方去？”于冰道：“可同去泰安一行。”随将那口刀算还了店账，四人向东南奔走。城璧想起请仙女事，便捧着大腹欢笑。董玮问明原由，也不由的笑起来，钦服于冰和神人一样。

只走了两半天，便到泰安地界。于冰向城璧道：“此地系你犯过大案件所在，虽有我不妨，何苦多事？”随用手在城璧头发胡须上摸了几下，顷刻变的须发尽白。城璧看见，心上甚不爽快。董玮主仆含笑不言。于冰道：“老弟不必作难，离了泰安交界，管保你的须发还要分外黑些。”城璧方说笑起来。

四人绕过了泰安，便到山下，但见：

四围铁泉，八面玲珑。重重晓色映晴霞，沥沥雷声飞瀑布。

深涧中漱玉敲金，石壁上堆蓝叠翠。白云洞口，紫藤高挂绿萝垂；碧草峰前，丹桂悬桥青蔓袅。引子苍猿掷果，呼君糜鹿衔花。千岚竞秀，夜深玄鹤听仙经；万壑争流，风暖幽禽相对语。

真是地僻红尘飞不到，山深车马自然希

四人上到山顶，周围一望，见绝壁如屏，攒峰若剑，猿接臂而饮水，鸟杯音而入云，奇石铲天，高柯负日。于冰道：“此境此景，真硕人之考槃，神仙之窟宅也。”又回首指着一座大庙，向城璧道：“此碧霞元君宫阙，为天下士女烧香祈福之所，我们就在此多流连几日，最是赏心。”随至庙中，和寺主说明借寓游览之意，又送了四两布施。寺主与了一间干净房屋。

到晚间无人处，于冰叫出超尘、逐电二鬼，吩咐道：“你两个领我符箓一道，去湖广荆州府总兵官林桂芳衙门，打探河南虞城县秀才朱文炜，并他家人段诚，投奔秀才林岱，看他那边相待厚薄何如；如或未到，可从四川路上查问，务必访知下落覆命。”二鬼去了。

次日，于冰领城璧、董玮在庙前庙后闲游。这座泰山，也有好几处大寺院，并有名胜地，日日通去游览。次后，董玮只在碧霞宫，惟城璧跟随于冰，于深山穷谷中闲行。一日城璧向于冰道：“弟自到泰安，即心怀隐痛，每想起我哥哥惨死在那大盘岭上，尸骸暴露，日抱不安。久欲向大哥前告假三四日，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边寻找掩埋，奈我哥哥生前行止不端，诚恐大哥见恶，未敢言及。今欲到那边走遭，不知使得使不得？”说罢，泪眼盈眶，不胜凄楚。于冰道：“这是你极孝友念头，理该早说，怎么反怕我见恶起来？但不知往返有多少里数？”城璧道：“一动一回，约五百余里。”于冰道：“我们日日寻山玩水，你既有埋葬令兄念头，我即伴你一行。庙中吃用俱足，董公子也不用说知，我与你此刻即去。”城璧道：“这事如何敢劳动大哥同行？”于冰道：“不必世套。”

两人缓步行去。城璧回身遥指泰安州道：“此城即某年月日，同某某等劫牢反狱，救我哥哥地也。”又言：“离此山二三里，下面有一土坡，此我与某某等杀败官兵，彼时我哥哥已先有人背负上山，我们等候官兵再来，复行交战处也。”于冰一边听城璧叙说旧话，一边行止止，领略那高下峰岚，泉石树木的景趣。城璧无心观玩，惟有步步吁嗟而已。每到一山村，便指说道：“此某某等抢夺牲畜饮食处也。”每见一平坦石径，大树阴间，指说道：“此某某等背负我哥哥歇坐处也。”到了玉女峰，日已沉西，远见那大石堂，又指说道：“此某某等三十余人昼夜团聚，商酌救我哥哥处也。”二人到石堂内，于冰道：“此地便可寄宿。”城璧取出些面饼馒首充饥。皆因日日与于冰游山，常有一两天不回庙中的时候，故于出庙时即带在身边备用。至三鼓以后，月上山头，于冰道：“趁此幽光，可以行矣。”二人出石堂，又走那纡回曲径，嵯峨危巅，沿途流连赏玩。至交午时分，方看见在盘岭横亘于层崖绝壁之内。城璧痛泪交流，指说道：“此弟与某某等对敌官兵，我哥哥自刎处也。”又指西南一山峰转折处道：“此弟同某某等杀透重围，由此而南，熟睡山神庙中被获，叠受刑伤，得大哥救援，今日复到此地。”

城璧上至岭头，四下一望，见白杨秋草，远近凄迷；碧水重山，高下如故。追想他哥哥回首遗言，并众朋友拼命交锋之事，倍加伤感。同于冰西下至半坡中，到他哥哥自刎处，仔细一看，见有几段残骨，被狼虫弄的此东彼西，辨不出孰是孰非。

当日是三人同自刎在一处，此时止剩有一个骷髅。城璧心肺俱裂，朝着那几段残骨连连叩首，放声大哭。于冰也不禁感叹道：“人生世上，好结局，歹结局，忙忙碌碌，奔驰一生，不过如此而已。任他王公将相、富贵百年，欲不为枯骨，何可得也！

我承吾师恩惠，将来似可免骨化形销耳。”于冰扶城璧起来，城璧求于冰认他哥哥骨衬，于冰道：“我和你一样，从何处认起？”城璧又商酌掩埋之法，于冰道：“只有将大小残骨收拾在一处，用石块遮掩罢了。”城璧道：“此不过假藉一时，日久必为狐兔巢穴，究不免风吹雨洒之患。”于冰道：“你也虑的甚是。”想了一会，说道：“你且下岭去，容我裁处。”城璧下至半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听候作用。于冰在岭头拣了块平正地方，口诵咒语，喝声：“本山土司到！”须臾，土神听命。于冰道：“掩埋骨殖，人皆有恻隐之心，烦于此处率领阴丁，挖一大坑，将岭前岭后骨殖，尽皆收放在里面，用石土掩埋。”土司领命，传齐属下阴兵，顷刻收拾完妥，土神去了。于冰叫城璧上岭验看，见残骨俱皆拣寻干净；又见岭东边起一大堆。于冰指向城璧道：“令兄同你众友，俱入此冢矣。”城璧连忙拜谢，在冢前痛哭叩拜。两人下岭，复回旧路，本日仍宿玉女峰石堂。

次早于重山环绕之地，见半山腰有一座庙宇，约略不过两层院落。城璧道：“大哥缓行几步，我去那庙中吃碗水解渴。

“于冰道：“我同你去到庙中少歇。”两人走至庙前，城璧叫门，里面出来一小道童，开门让二人入去。刚走到院中，只见从后院又走出个道人来，两下里六只眼彼此一看，各大惊异。

那道人先问于冰道：“尊驾可是冷先生讳于冰的么？”于冰才要相认，城璧抢行一步，拉住那道人问道：“你不是我表弟金不换么？”那道人乐的打跌道：“不是我是谁？”三人皆大笑。不换道：“我做梦也再想不到二位在此地相会！”一手拉了于冰，一手拉了城璧，让入东房内，彼此叩拜就坐。不换道：“冷先生，一别三年有余，容颜如旧。怎么二表兄几月不见，便须发白到这步田地？我都不敢冒昧相认。”城璧笑道：“自有黑的日子。你且说，怎到此出了家？”不换道：“千言难尽！

“便将城璧那晚走后，如何吃官司，如何蒙知府开脱，如何卖房产，如何在山西招亲，如何费了二百余两挨了四十板，几乎打死。城璧笑了笑，又说到救沈鍊之子沈襄，并分银两话。于冰连连点头道：“此盛德事，做的好！”城璧道：“我口渴的狠，若无茶，凉水也罢。”金不换连忙着小道童烧茶。城璧又道：“你怎么跑到此地出家？”不换道：“我屡次自己考验，妻、财、子、禄四字，实与我无缘。若再不思回头，必遭意外横祸，不如学二位，或可多活几年。打算着冷先生云来雾去，今生断遇不着，或与表兄相遇，亦是快事。岂期今日还得见面！

“说着，流出泪来，又道：“我自与沈公子别后，原欲去西湖见见势面，路过泰安州，闻此山内有许多好景所在，因此入山游走，客居在白云岭玉皇庙中。不意生起病来，承庙中老道人昼夜照拂，才保住性命。我一则感他情义，二则看破世情，送了他二十两银子，拜他为师。此处这关帝庙，也是他的香火，他着我和这小道童居守。这便是我出家的原由。”于冰笑道：“你两个于患难中一家救了个公子，真是难表兄、难表弟矣。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话间，小道童送入茶来。城璧道：“苦海汪洋，回头是岸。老弟此举极高，你与我大哥原是旧识，今又出家，即成一体。嗣后不必称呼冷先生，也学我叫大哥为是。快过来与大哥叩拜。”于冰连忙止住道：“我辈道义相交，何在称呼叩拜。

“城璧道：“大哥若不受他叩拜，是鄙薄他了。”不换即忙叩头下去，于冰只得相还。就坐。不换去后院，收拾出素饭来，又配了两盘杏干、核桃仁，请于冰过口。饭毕，道童点入灯来，城璧方细说自己别后话，又道：“假如我彼时不口渴，便要走去，岂不当面错过？可见我辈遇合，俱有定数。就在此多住些进，也和在碧霞宫一样。只是董公子主仆尚在那边悬望，老弟须索与我们同行。”不换道：“这何须二哥吩咐？但深山中安可令道童独守？就是玉皇庙老道人，我须亲去与他说明。我不过后日午间，定到碧霞宫了。”于冰道：“看你这光景，是决意要随我们。但我们出家，与世俗道出家不同。世俗出家，除诵经烧香、礼拜神佛外，便要谋生财养命道路。我们出家，须将酒、色、财、气四字看同死灰一般，忍饥寒自不必说，每遇要紧关头，将性命视同草芥，若处处怕死贪生，便不是我道中人了。与其到后来被我看破，将你弃去，就不如此时不与你同事为妙。你可着实斟酌一番，休到后来我们不要你时，你抱恨于我。”金不换道：“人若没个榜样摆在前面，自己一人做去，或者还有疑虑。当日大哥若不是舍死忘生，焉能有今日道果？

我如今只拿定’不要命’三个字做去，将来有成无成，听我的福缘罢了。从此后若有三心二意，不舍命修行，定教天雷打死，万劫不得人身。”于冰道：“人只怕于酒、色、财、气四字把持不住，你适才说出’不要命’三字，这就是修仙第一妙诀。

一个人既连命都不要，那酒、色、财、气皆身外之物，他从何处摇动起？我明早同连二弟先行，在碧霞宫等你。你须定于后日午间要到，若是过了时刻，便算你失信于我，你须记清楚。

“不换连声答应。三人坐谈了一夜，次日又吃了早饭，不换送出庙来。

于冰同城璧走三十余里，见一处山势，甚是险恶，林木长的高高下下，遍满沟壑，四围都是重崖绝壁，止有一条攀道可行。于是暗诵灵文，向山岔内用手一招，又向攀道上指了两指，复走了二里多地。见路傍有一株大松树，形同伞盖，随于树根上书符一道，又拘来一个苍白狐狸，默默的说了几句，那狐狸点首去了。城璧问道：“适才两次作用是怎么？”于冰笑而不言，走至对面岭上。于冰又拣了两块大石，也各画符一道，然后下岭。城璧忍不住又问，于冰笑道：“金不换，我前后只见过他两次，也看不出他为人，止是你投奔他时，他竟毫无推却，后被他女人出首到官，他又敢放你逃走。这要算他有点胆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途间遇着沈襄，他竟肯将三百多银子分一半与他。一个种田地的人，有此义举，也是极难得的了。然此二节，不过做的可取而已。世风虽说凉薄，像他这样人，普天下也还寻得出一头半万个来。若说因他有这两件好处，便和他做同道，我教下至少也可收二三千人，连吾师火龙真人都被我遗累矣。我也不敢说我将来定做神仙，但看见人有几件好处，便行渡脱，这神仙也不值钱了。理合试他一试，看他要命不要命。”便将如何试他的法子说了一遍。城璧听了，连连摇头道：“他一个才出家的人，那里把持的住？我想后来这两层试法，还是幻术，不至伤命。若头一次，是真要命之物。万一伤生，弟心上不忍。”于冰笑道：“我岂坏人性命之人耶？”城璧又道：“假如他贪生怕死，过几日又寻了我们来，该如何裁处？”于冰道：“我也不好当面拒绝他，只用想一件事差他去，即与之永别矣。金不换那个人，外面虽看得伶牙俐齿，细相他眉目间不是个有悟心人，日后入道颇难。若再心上不纯笃，越发无望，不如速弃，可免将来坠累。似你虽出身大盗，却存心磊落光明，我就不用试你了。”城璧听了弃绝金不换话，心上甚是替他愁苦。

不言两人回碧霞宫与董玮诉说埋骨殖等话，再说金不换将庙中所有大小物件开了个清单，和小道童说明去意。那道童因不换性气平和，从未大声说他一句不是，直哭的雨泪千行。不换也甚是难过，与道童留了几百钱，又叮嘱他莫出庙门，明日便有人来看你。别了道童，已早刻时分，他怕山路难走，强行了三十来里。估计日色，也是将落的时候。正走间，猛见攀道上堆着有两间房大的一物，有丈余高，青黑色，细看似有鳞甲在上面。不换甚是惊诧，又走近了数步，仔细一看，原来是条大蟒。不由的毛骨耸然，欲要回去，已与于冰有约，失时便为失信，着他将来看不起。别寻道路，两傍皆层崖绝壁，无路可行。偏是这蠢物，又端端正正团屈在这攀道中间，心上大是作难。没奈何，又往前抢行了几步。再一看时，也不知他身长多少，其粗到有两围，真是天地间至大罕见之物，倍觉心惊。又见他分毫不动，心疑他是个死的。少刻见那蟒似乎动了两动，心上便怕起来。四面一望，天色比前又暗了些，心上越发着急。

猛想起昨日与于冰说的话，有’不要命’三字，便自己冷笑道：“死生各有定命，若不是他口中食水，此时也遇不着他；若是怕伤了性命，做个失信人，不但跟随不得姓冷的，连玉皇庙也不必出家，还了俗，岂不是正务！”有此一想，便胆大了十分，大踏步直向大蟒身边走来。相离不过四五步，猛见那蟒陡将脑袋直立起来，有七八尺高，又将长躯展开，甚是雄伟。但见：口喷大焰，舌尖上挑起腥风；目放金光，牙缝中吹出毒气。

身腰蜒蜿，似龙而无四足；鳞甲参差，像蛟而少一角。尾摇则出动峡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头摆则石翻树倒。真是吞一象而不足，吃数人而有余。

只见那蟒张着血淋淋大口，向不换吞来。不换忍不装呵呀”了一声，急忙向一山凹内一躲。谁想一脚踏空，滚下崖去，被几株树根架住，不至滚到山底。头脸身手擦破了好几处，扒起来定省了片刻，向崖下一望，约有四五丈深。又见两三步中有一株极大的桃树，急欲上那树去避蟒。见山面甚侧，惟恐再滚了下去，于是半走半扒，挨到树前，攀踏了上去。止上了三丈余高，便看见那蟒将一块房大的石头缠绕住，张着口，在石下来回寻觅。再看那大石，正在他滚下去山凹左边，才明白他在石上缠绕的意思。又恐被那蟒看见，急将身隐藏在树枝重叠之内。只见那蟒又回着头，折着尾，一段一段将所缠大石次第放开，然后展开长躯，夭夭矫矫，向攀道行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将大石看了看，方奋力一窜，投南边山湾深涧中去了。

不换在树上看得明白，心喜道：“若不是一脚踏空，那一滚儿滚的妙，此时早在他腹中，不知成怎么个苦况。”又待了一会，方敢下树，再看天色，已是黄昏时候。此时进退两难，惟有向前途急走。约行二三里，见路旁有一间房儿，连忙推门入去。里面寂无一人，炕上到有旧布被一件，地下还放着些盆碗等类。不换道：“这是有人住居的所在。莫管他，且喘息片刻压惊。”又想道：“我从这条路也来往过两三次，到没看见这间房儿。”又说道：“既无房主人，我且乐得睡他一夜，明日只用已时左近，便可与冷大哥全信。”跳下地来细看，昏黑之中也看不清楚，随手乱摸，到摸着火石、火筒、火刀三件在一处放着。随即打火照看，见地下有灯台，点了灯，将门儿顶祝却待要取被子睡觉，听得门外说道：“是谁在我屋内？还不快开门！”不换道：“房主人来了。”连忙跳在地下，将门儿开放。门外走入个少年妇人，手提着一个小布袋儿，虽是村姑山妇，到生的是极俊俏人才。但见：面皮现两瓣桃花，眼睛含一汪秋水。柳叶眉儿，弯同新月；樱桃小口，红若丹砂。云髻峨峨，斜插山菊数朵；金莲窄窄，飘拂麻裙八幅。粗布为衣，益见身材俏丽；线绳作带。更觉腰肢不肥。信矣深山出异鸟，果然野树有奇葩。

那妇人入得门来，将不换一看，也不惊慌，问道：“你这道人是从何时到我屋内？”不换将遇蟒逃生，因天色已晚，始敢到此，苟延片刻，“若早知是老嫂的住宅，我便拼命往前路去了，望老嫂恕罪。”那妇人听罢，粉面上落下泪来，将手中布袋放在地下，让不换坐在炕上。自己也坐在一边，说道：“我男人日前打柴，也是与那条蟒相遇，被他伤了性命。客人是有福的，便逃得出来。”不换道：“原来如此。老嫂适从何来？

“妇人道：“我男人没了，连日柴米俱无，我又无父母兄弟，今早到表舅家借米，恳求到日落时候，方与我半袋粗米。此身将来，靠着那个？”说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泪痕乱落。不换道：“老嫂若住在平川，便可与富户做点生活度日，这深山中，不但妇人，便是男子，也独自过不来。我不怕得罪老嫂，何不前行一步。”

妇人道：“我也久有此意，只是妇人家，难将此话告人。”说罢，做出许多娇羞态度。好半晌又说道：“似我这样孤身无依客人若有个地方安插我，我虽然丑陋，却也不是懒惰人，还可以与客人做点小生活，不知客人肯不肯？”不换道：“我若不是做了道士，有什么不肯？”妇人微笑道：“你只用将道衣道冠脱去，便就不是道士了。”不换道：“好现成话儿！我与其今日做世俗人，昔日做那道士怎么？况我四海为家，也没安放老嫂处。”妇人听了，便将面孔放下，怒说道：“你既然愿做道士，就该在庙内守着你那些天尊。三更半夜，到我妇人房内做什么？就快与我出去，喂大蟒去！”不换道：“便喂了大蟒，也是我命该如此，我就出去。”跳下地来，却待要走，被妇人从背后用手将衣领揪住一丢。不换便倒在炕上，扒挣起来，心里作念道：“不想山中妇人这般力大，亏他还是个娇怯人儿；若是个粗蠢妇人，我稳被摔死了。”妇人又道：“你不必心中胡打算，任你怎么清白，但你此时在我屋内，我一世也不得清白了。”说着，便将被子展开，向不换道：“你还等我与你脱衣服么？”不换道：“我到不意料你们山中妇人，是这般爽直，毫不客套！怪道独自住在此地，原来是等野羊儿的。”说罢，又跳下地来。妇人大怒道：“你敢走么，你道我摔不死你么？

“不换道：“完了。”又见妇人神色俱厉，心上有些怕他，没奈何，复坐在炕上，两人各不说话。好一会，妇人换做满面笑容，到不换身边，放出无限的媚态，柔声艳语，百般勾搭。不换起初坚忍，次后欲火如焚，又想起对于冰发的誓愿，自己也无可摆脱。每到情不能已处，便用手在自己脸上狠打，打后便觉淫心少歇。妇人见他自打，却也不阻他。过一会，又来缠绕。

这一夜何止七八次？直到天明，妇人将不换推出门去。

不换和脱笼飞鸟一般，向前面岭上直奔。刚走到岭下，一抬头，见岭头有两只虎，或起或卧，或绕着攀道跳跃。不换道：“怎么这条路上与先大不相同，蟒也有了，虎也多了。”在岭下等了有一个时辰，两虎没一个肯去。再看日色，已是辰时左近，又想道：“日前冷大哥言修行人每到要紧关头，视性命如草芥，我今午若不到碧霞宫，冷大哥也未必怎么怪我。只是我初次跟他学道，便先失信于他，且我又自己说过’不要命’的话，等这虎到几时？吃便随他吃去。”想罢，放开胆量，一步步硬上岭来。也不看那二虎的举动，只低了头走路。既至走到岭上，四下一望，那两只虎不知那去了。不换心喜之至，下了岭，与老道士众人话别，交了器物清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到碧霞宫时，日已午错。城璧正在庙外张望，看见不换走来，大喜。不换道：“昨日今早，几乎与二哥不得相见。”两人入庙，同到客寓。于冰满面笑容，迎着不换说道：“着实难为老弟了，好，好。”不换心内惊讶道：“难道他已知我遇蟒、遇虎等事了？”于是和董公子大家礼拜就坐。城璧道：“怎么此刻才来？”不换将途间所遇详细诉说。城璧笑道：“你这一说，我更明白了。”话未完，于冰以目示意。城璧不敢说了。

不换又问，城璧道：“我是和你说顽话。”自此三人日游览山水，也有与董玮同去的时候。于冰又着城璧传与不换导引呼吸之法，只因心悬珠文炜主仆，二鬼尚未回来，只得在泰山等候回音。正是：埋兄同返烟霞路，古刹欣逢旧日人。

设险中途皆解脱，喜他拼命入仙津。

第二十八回会盟兄喜随新官任入贼巢羞见被劫妻

词曰：

颠沛流离，远来欣会知心友。恶兄悔过，不愿终禽兽。

误入樊笼，幸遇妻相救。羞颜有，倚门回首，犹把秋波溜。

右调《点绛唇》

再说朱文炜、段诚得于冰助银十八两，本日搭船起身，走了半月光景，到了荆州。在总兵衙门左近，寻了个店房住下。

到次日早间，问店主人：“林镇台有个侄子，是去年九月间从四川来的，叫林岱，你们可知道来了没有？”店主人道：“去年九月间，果然有大人的家眷到来。我们又听得兵丁们说，是大人的公子，并没听得说是侄子。如今衙门内大小事务，俱系公子管理，最是明白宽厚。自从他来，把林大人的声名气质，都变化的好了，也不晓得他的伟是什么。”文炜向段诚道：“这一定是林岱无疑了。”一路还剩下有十三四两银子，彼时四月天气，主仆买了两件单衣，穿在外面，又换了新鞋、新帽。

写了个手本，一个全帖，走到辕门前，问兵丁们道：“署中可有个林讳岱的么？”兵丁道：“此系我们公子名讳，你问怎么？”文炜将手本、全帖，交付兵丁，说道：“烦你代我通禀一声。”兵丁们见他衣服虽然平常，光景像个有来头的，走去达知巡捕官。巡捕看了手本，又见全帖上写着“同盟弟朱文炜“，连忙教请入官厅上坐。随即传禀入去。

少刻，吩咐出来开门，慌的大小武弁跑乱不迭。不多时，开放中门，请朱文炜入去相见。文炜忙从角门入去，远远见林岱如飞的跑来，大叫道：“老恩弟，真救人想杀！家父在大堂口伫候。”又向段诚慰劳了几句。文炜见林岱衣冠整齐，相貌也与前大不相同，急急的从引路旁边行走。只见总镇林桂芳，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苍白，站在堂口上高声向文炜道：“我们日日思念你，不想你竟来了。”文炜抢行了几步，先跪下请安。桂芳连忙扶起道：“你是个秀才，论理不该开中门接你，我为你是个义气人，又于小儿有大恩，所以才如此待你。”说罢，拉了文炜的手，到了内堂，行礼坐下。文炜道：“生员一介寒儒，蹇遭手足之变，与公子有一面交识。今日穷途，投奔阶下，承大人优礼相加，使生员惶恐无地。”桂芳道：“你这话说的都太斯文，称呼也不是。你既与小儿结拜了弟兄，你就该叫我老伯，我叫你贤侄就是了。”文炜道：“樗栎庸才，何敢仰攀山斗？”桂芳道：“这还是秀才们的酸话，日后不可斯文，我嫌不好听。”

林岱道：“家父情性最直，老弟不必过谦。”文炜道：“老伯吩咐，小侄今后再不说斯文话。”桂芳点头道：“着！这就是了。”文炜道：“老伯吩咐，小侄今后再不说斯文话。”桂芳点头道：“着！这就是了。”文炜又向林岱道：“自与哥哥别后，真是艰苦万状。”桂芳道：“你两个说话的日子长着哩，此刻且不必说，吃酒饭后再说，快叫厨子收拾饭。”又向林岱道：“你看他主仆的衣服，和你夫妻来时的衣服也差不多，快寻几件衣服来换换。”林岱吩咐家人们道：“我的衣服，朱爷穿太长大。说与里面，把老爷的衣服拿几件来。”桂芳又指着段诚道：“这段家人的衣服，你们也与他换了，明日一早传几个裁缝来，与他主仆连夜赶做。”说罢，又向众家人道：“听见了么？”众家人连声答应。

少刻，严氏请文炜入去相见。桂芳道：“还早哩，等我说完了话，你们再相见罢。”文炜道：“老伯大人，春秋几何？

“桂芳道：“六十三了。我只是不服老，如今还可拉十一二个力的弓，还敢骑有性气的马，每顿吃四五大碗饭，晚间吃十来个点心才睡的着。”文炜又道：“还没有拜见老伯母。”桂芳道：“他死了十三四年了，如今房中有几个小女人服伺，我到也不冷落。你今年多少岁了？”文炜道：“二十四岁了。”桂芳道：“正是小娃子哩。”又道：“内外大小事件，我都交与你哥哥办理，把这娃子每日家也忙坏了。你来的正好，可以相帮他。”文炜道：“衙门中文稿书启，以及奏疏，请着几位幕友？”桂芳道：“还当的起几个。前几年有个张先生，是北直隶人，与我脾胃甚相投合，可惜就死了。年又请了个吴先生，是江南人，于营伍中事一点梦不着，且又最疲懒不过，终日家咬文嚼字，每夜念诵到三四更鼓，他还想要中会。我也最懒于见他，嫌他之乎者也的厌恶。他背间常和人谈论，说我是一字不识的武夫。我背间拿他做的书札文稿请人，有好几个都说他不通妥。如今有了你，我不要他了。”文炜道：“小侄一无所能，或者此人是个真才子，老伯亦不可轻言去舍。”桂芳道：“你这话当我眼中没见过真才子么？昔日在襄阳参将任内，会着个王讳鲸的，年纪与你仿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没一日不吃酒歌唱，下棋笑谈；提起笔来，千言立就。我也不知他做的好不好，但没一个不说他是大学问人。不想真才子用的都是心里眼里的功夫，不在嘴里用功夫。那里像这些酸丁，日日抱上书，明念到夜，夜念到明，也不管东家喜怒忙闲，一味家干他的事。若烦他动动纸笔，不但诗词歌赋他弄不来，连明白通妥一封书启、一扣禀帖，也做不到中节目处。若说他不用心，据家人们说，他打了稿儿，左改右改，饶改着，就与我弄下乱儿了。刻下全凭几个书办帮着他。那王鲸，自中一甲第二名后，如今现做翰林院侍读学士，算来不过八九年。那里像这些吆喝诗文的怪物，只问他吆喝的学问在那里，功名在那里？”说罢，向林岱道：“明日着人通与他个信儿，教他辞了罢。”家人们请文炜更换衣服。文炜到书房中，换了衣服靴帽出来，与桂芳拜谢。桂芳笑道：“我只嫌秀才们礼太多。”

须臾，酒食停妥，桂芳向文炜举手道：“你弟兄两个对面坐，我就僭了罢。”也不谦让，坐了正面。斟酒后，拿来四个大盘，两个大碗，逼着文炜吃了三大杯酒，便嚷着要饭吃。顷刻吃完，三人到书房内坐下吃茶。桂芳道：“饭已经吃了，你快说你四川的事我听。”文炜就将“到四川省亲。。”桂芳道：“这话不用说，我知道，你只从赎回你嫂子后说罢。”文炜从帮了银子回庙中，如何被打三四次，如何分家，段诚如何争论，请人如何代恳，止与银十两，如何赶出庙外另住，桂芳听了，恼的须眉倒竖，就有个要发作的意思。只为是文炜的胞兄，只得忍耐。又听到抛弃父尸，不别而去，不由的勃然大怒，将手在腿上一拍道：“这个亡八肏的，就该腰斩示众！”林岱连忙提引道：“这人是朱兄弟的跑兄哩。”桂芳道：“你当我不知道么！我有日遇着这狗攮的，定打他个稀烂。”文炜又说到被崇宁县逐出境外，在省城东门外庙中，和段诚轮流讨饭吃度命，桂芳听了，心上甚是恻然，林岱亦为泪下。后说到冷于冰画符治病，帮助银两，主仆方得匍匐至此，桂芳拍手大笑道：“世上原有好人，异日会着这冷先生，定要当长者的敬他。”

又指着文炜向林岱道：“不但他在你两口儿身上有恩惠，便是个路人，苦到这步田地，我们心上也过不去。等他歇息了几天，与他打凑一千两银子，先着他回去听望家属。他若愿意到我衙门中来更好，不愿意也罢了。”家人们拿上酒来，三人坐谈了半夜，桂芳才入去。林岱同文炜连床话旧。次日见了严氏，备道原由。严氏更为伤感。自此饮食衣服，总如亲兄弟一般看待。

过了两三天，文炜向林岱哭诉隐情，恐怕他哥哥文魁逐离妻子，只求向桂芳说说，并不敢求助多金，只用三五十两，回得了家乡就罢了。林岱道：“老弟之苦，即我之苦，家父尚要赠送千金，愚兄嫂宁无人气？银子到都现成，只是家父心性过急，老弟去得太速，未免失他敬爱之意。况他已有早打发你的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容愚兄遇便，代为陈情。若说为知己聚首，必欲久为款留，此世俗儿女之态，非慷慨丈夫也。老弟主仆二人，受令兄凌虐，几至于死；弟妇茕茕弱女，何堪听其荼毒！不但老弟悬结，即愚兄嫂二人，亦时刻眉皱。再过数日，定保老弟起身。

“又过了三四天，家人报道：“朝命下。”林桂芳排设香案接旨。原来是调补河南怀庆府总兵，荆总兵系本副将施隆补授。

文炜听知大喜，随即出来拜贺。桂芳道：“随处皆臣子效力之地。只是我离的家乡远，你到离的家乡近了。”吩咐林岱同文炜办理交代等项。这话按下不题。

且说朱文魁日日盼望山东关解乔武举信息，过了七八天，文书到来，青州一府追查，并无乔武举其人。文魁见仇无可报，大哭了一场，与李必寿家夫妻留了十两银子，拿定主意，去四川寻访，兄弟。雇了好几天牲口，不是三两个，就是六七个，没有个单行的牲口，同人合伙雇，他总嫌贵。一日，寻着个价钱最贱的牲口，脚户叫周奎，带了三百多银子，同周奎起身。

一路上说起家中被劫事体，并访不着乔武举下落话。这脚户听了，心中在喜。不想他是师尚诏手下的小贼，凡河南一省，士农工商，推车赶脚，肩担乞丐之类，内中俱有他的党羽。别处府分还少些，惟归德一府最多。这脚户见他行李沉重，又是孤身，久有下手之意，只是地方不便，那里有功夫和他四川去。

今因他说起拿不住乔武举，那晚抢亲时，此人即在内。随向文魁笑说道：“可惜，此话说的迟了两天，多走了百十余里瞎路。

“文魁道：“这是怎么说？”脚户道：“你若去四川寻兄弟，我就梦不着了。若说寻这乔武举，真是手到擒来。”文魁大喜道：“你认得他么？”脚户道：“我岂但认得他，连他的窝巢也知道。归德府东夏邑县有个富安庄儿，我们同在一处住，那边也有六七百人家。这乔武举日日开场窝赌，把一个家兄被他引诱的输了好些银钱，我正无出气处。不意料他会做明火劫财强盗们做的事业，真是大奇，大奇。他这月前还娶了个妾来家，说是费了好几百银子。”文魁忙问道：“你可见过他这妾没有？”脚户道：“那日娶来时，我们都看见他在门前下轿，到好个人才儿。”文魁道：“是怎么个人才？”脚户道：“长挑身子，白净瓜子面皮，脸上有几个小麻子儿，绝好的一双小脚，年纪不过三十上下，穿着宝蓝绸袄，外罩着白布对襟褂子，白素绸裙儿。”文魁连连顿足道：“是，是极。”脚户道：“是什么？”文魁道：“咳！就是我的老婆，被他抢去了。”脚户也连连顿足道：“咳，可惜那样个俊俏堂客，这几天被乔武举揉擦坏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魁蹙着眉头，又问道：“这乔武举是怎么个样子？”脚户道：“是个高大身材，圆眼眼睛，有二十七八岁，眉脸上带些凶狠气。”文魁道：“越发是了。不知他这武举是真是假？

“脚户道：“怎么不真？富安庄儿上还算他是有钱有势的绅衿哩。”文魁听罢，只急的抓耳挠腮道：“你快同我回去，禀报本县文武官拿贼，我自多多的谢你。”脚户道：“不是这样说，事要往稳妥里做。天下相同的人甚多，你骤然禀报了官，万一不是，这诬良为盗的罪，你到有限，我却难说。就是官府从轻饶放了我，乔武举也断断不依我。”文魁道：“地方和他的功名俱相同也罢了，那有个男女的面貌，并身上的衣服处处皆同？不是乔武举和我家女人，是那个？快快的同我去来！”脚户道：“只因你性儿太急，好做人不做的事，家里就弄出奇巧故典来。现吃着恁般大亏，不想还是这样冒失。”文魁道：“依你便怎么？”脚户道：“依我的主意，你同我先到那边看看，若不是强盗，除脚价之外，你送我三两银子，这往返也是几天路程。若果然是强盗，你送我二十两，我才去哩。”文魁道：“就再多些，我也愿意。只是这乔贼利害，到其间反乱起来，不是我被他打坏，就是他逃跑了。况他是开赌场的人家，手下岂没几个硬汉子？且我素未来过，门上人也不着我入去。”脚户道：“他家日夜大开着门顽钱，那一个人不去？你若认真他是大盗，同场的人就要拿他。六七百人家的地方，你道没王法么？就是本处乡保闻知，那一个敢轻放他！何况又有我帮着你。

你只到富安庄儿问问，那一个不服我和家兄的拳棒！那一个不叫声周大哥，周二哥！”文魁听了这许多话，说道：“我就和你去，只是此事全要借仗于你。”那脚户拍着胸脯道：“都交在我身上。”

两人说明，同回夏邑县。到了一处村落，果然有四五百家人家。走入了街头，文魁道：“我这行李该安放何处？”脚户道：“我同你寄放在人家铺子里，要紧的东西你带在身上。”

文魁道：“到也罢了。”随即寄放了行李，身上带了银子，脚户也安顿了牲口。两人走到一家门首，见院中坐着几个妇人，不敢入去。脚户道：“有我领着，还怕什么？”从这一家人去，弯弯曲曲，都是人家，有许多门户。文魁有些心跳起来，要回去。脚户道：“几步儿就是了，回去怎么？”又走了一处院落，方看见一座大门，原来四面都是小房子围着。内中出入的人甚多，到也没人问他。脚户道：“这就是了，快跟我来。”文魁道：“我心上好怕呀！”脚户道：“顽钱的出入不断，人都不怕，只你就怕了？”文魁不敢入去，脚户拉他到了二门内，见房子院子越发大了。有几个人走过来问道：“这小厮身上有多少？”脚户笑道：“大要有三百上下。”那几个人便将文魁捉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魁叫喊起来，众人道：“这个地方，杀一万人也没人管！

“猛听得一人说道：“总管吩咐，着将这个人绑入去哩！”众人把文魁绑入第四层大厅内，见正面床上坐着一人，正是乔武举，两傍带刀剑的无数。众人着他跪下，文魁只得跪在下面。

只见乔武举道：“这不是柏叶村那姓朱的么？你来此做何事？

“文魁那里敢说是拿他，只得说寻访妻子。乔大雄问道：“他身上有多少？”只见那脚户跪下禀道：“大约有三百上下。”

大雄道：“取上来！”众人从文魁身上搜出。大雄吩咐着管库的，按三七分与脚户，又向文魁道：“你老婆我收用了，到还是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我心上着实爱他。你日前说他的脚是有讲究的，果然包的好。我今把他立了第三位夫人，宠出诸夫人之上。也算你痴心，寻他一番。着你见见，你就死去也歇心。

“吩咐请三夫人来。闲人退去，左右止留下七八个人。

不多时，殷氏出来，打扮的花明柳媚，极艳丽的衣裙，看见了文魁，满面通红。文魁此时，又羞又气，不好抬头。乔大雄让殷氏坐，殷氏见文魁跪在下面，未免十数年的好夫妻，哭亦不敢，笑亦不忍，只得勉强坐在床边。大雄问文魁道：“你看见了么？”文魁含愧应道：“看见了。”雄吩咐左右道：“收拾了去！”大凡贼杀人谓之“收拾”，殷氏忍不住求情道：“乞将军留他一条性命，也算他远来一常”说罢，有些欲哭不敢的光景。大雄哈哈大笑道：“你到底还是旧情不断。但此人放他回去，必坏我们大事；留在此地，与你又有嫌疑。也罢，着他到后面厨房内，与孩儿们烧火效力去罢。”文魁此时欲苟全性命，只得随众去了。正是：一逢知己一途妻，同是相逢际遇非。

乃弟款端宾客位，劣兄缩首做乌龟。

第二十九回返虞城痛惜亲骨肉回怀庆欣遇旧知交

词曰：

枝上流莺和泪闻，新啼痕间旧啼痕。一春鱼雁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

无聊赖，对芳樽，安排肠断耐黄昏。片言惊报天涯外，喜得恩公已到门。

右调《鹧鸪天》

且说林桂芳将各项交代清楚，择了吉日起身，朱文炜欢欢喜喜跟了赴任。一入了河南地界，便向林岱商议，言：“怀庆在省城西北，归德在省城正南，相去各三百余里，兄弟意见，想要分间回家看望，不知哥哥以为何如？”林岱道：“论起来最属便当，但老弟一路同来，上任又是家父大喜事，今半路别去，着家父岂不怪你重家乡薄友谊么！况家父还要先到省城，才赴新任，家眷也无人照管，不如我与老弟先同家眷到怀庆，俟家父上任后，我同老弟去虞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县，何如？令兄若有不端的举动，也不在刻下这几日。”朱文炜听了，不好过于执滞，只得同去怀庆，耐心等候。过了几天，林桂芳到任，请事俱毕。林岱替文炜陈说要回虞城县探家，桂芳道：“这是情理上应该速去的。今日天气尚早，着他今日起身。你与他带上一千两银子，着两个家人，四个兵，送他去安顿住，教他来与我办事。守着老婆，学不出人来。”林岱道：“孩儿也要同他去走遭，往返不过八九天即回。若他令兄有可恶处，也好与朱兄弟做个帮手。

“桂芳连连点头道：“着，着，若那狗娘养的把朱相公家女人嫁了别家，你可拿我的名帖，亲到虞城县衙门，将这奴才的万恶详细和县官说知，务必拿他去夹三夹棒，追问下落，并田产银钱。若是被文魁家两口子害了性命，就着他两口子抵偿。若县官不认真办理，你和他说，我就叙明前后情由，连他也参奏了，他不要看得我们武官太无能。你就同他去罢！他家中若有耽延，你可先回。”林岱告知文炜，文炜大喜，亲到桂芳前千恩万谢，严氏又青林岱暗中带了五百两，到虞城县送文炜。

两人同段诚跟随了家人兵丁，一路骑马行来，过了归德，一直向虞城急趋。远远的看见柏叶村，把一个文炜急的恨不一步飞去。及至看见了自己的家门，心上又乱跳起来。到门前下了马，让林岱先入去，自己后随。刚走入大门，只见二门内出来个人问道：“是那里来的？”又看见文炜、段诚两人，大惊道：“原来朱二相公、段大哥，都还在么？”文炜认的是本村谢监生家家人，问道：“你来我家做什么？”那人笑道：“两月前，这房子还是二相公家的，如今令兄卖与我们主人了。”

文炜惊慌道：“搬到那里去了？”那人道：“搬到大井巷，吴饼铺对门儿。”文炜也顾不得让林岱先行，自己大一步小一步的千百万奔。街上有许多熟识问他，他总是飞走。走到吴饼铺对门房外，往内一看，见李必寿家女人在院中洗衣服。走入院中，李必寿家大惊失色，喊叫他男人道：“快出来，二相公回来了！”李必寿跑出来，见文炜同段诚，又跟着许多人并马匹，把眼到直瞪了，一句也说不出。文炜忙问道：“家眷都在何处？

大相公在那里？为何止是你夫妻两个在此？”李必寿见问，方才上前叩头，说道：“大相公数日前，带了三百多银子出门去，说要往四川寻找二相公。小人说昨年大相公回家，说二相公和段诚在川江中，有不好的话，怎么又去找寻？大相公说：’放屁，你少胡说！’与小人留下十两银子。家眷话，容小人再禀。

相公且同众位客人到上房中坐。”说罢，眼里有些要堕泪的光景。

文炜心绪如焚，连忙同林岱到上房，见地下止有一张桌子，放着酒壶一把，几件盘碗之类，还有两三把破椅子，此外一无所有。忙向必寿：“你快说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眷话！”必寿道：“还求相公恕小人无罪，小人才敢直说。”段诚大喝道：“你只要句句说实话就是了，有什么恕罪不恕罪哩！”必寿道：“大相公回家后，一入门便大哭说，老主人病故，二相公同段诚在川江遭风波，主仆俱死。”文炜道：“想是你二主母认为真话，嫁人去了么？

“必寿道：“并未嫁人。大相公屡次着大主母劝二主母改嫁，二主母誓死不从。后来大相公将本村地土尽情出卖，得价银八百八十两，是小人经手兑来。又将住房卖与本村谢监生，价银二百二十两。从四川带来大要二千两。家中所有器物也卖了，小人不知数目。听得小人老婆常说，有个要去山东住的意思。

三月初八九前后，在张四胖子家赌钱，输与山东青州府乔武举现银六百七十两。到十一日午，大相公又去顽钱，吩咐小人今晚有人来抢亲，你可专在门前等候，不必害怕，不可阻当。小人也不解是何原故。到三更时候，乔武举带了五六十人，竟来抢亲。”文炜听了，浑身乱抖起来，段诚道：“抢去了没有？

到底要抢谁？这话说的有许多含糊露空处。”李必寿不由的悲噎起来。林岱道：“你且不必悲伤，只管快快的直说。”必寿又道：“不想乔武举是个大盗，一入门，先将小人捆绑，次将家中银钱器物洗刷一空。小人彼时在昏愦之际，曾看见将顶轿子抬出去。到次日天明，大主母、二主母都不见了，想是俱被贼人抢去。”

文炜听到此处，一脚跌翻在地下，不省人事。林岱同众人搀扶叫唤好半晌，方才回过气来，喉咙中哽咽作声。林岱道：“不怕了。”转刻，文炜放声大哭起来，林岱在傍劝解。段诚问李必寿道：“怎么我家女人也不见？”必寿道：“也是那日晚上不知去向。”段诚听了，须发倒竖，大怒道：“别人都被抢去，止你家两口子都在！”手起一拳，将李必寿打的鼻口流血；赶上去又是几脚，众兵丁拉开。段诚大叫道：“二相公，不必哭了！眼见的他与大相公那肏娘贼通同作弊，将二主母教人家抢去。两口子卖了房子、地土，带上银子，远奔他乡，却又虚张声势，说是强盗劫夺，防备我们后患，不知与了这卖主的奴才多少银子，留下他替肏娘贼支吾。只将他夫妻两个带回衙门中，严刑追问，不怕他不说出实情。”李必寿家老婆跑来在窗外大嚷道：“我男人句句都是实话，怎么到打起来了！”

段诚道：“我还要打你这大胆淫妇奴才！为什么不抢着你去？

“说罢，扑出去就打。林岱道：“段总管不必动手，听我说。

这样一件大盗案，岂有个地方上人没见闻的？只用将邻里人等请几个来一问，真假自然明白。”李必寿道：“这位爷说的是，我此刻就去请来。”段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你顺便逃走了罢？我同你去！

“

两人一齐出门。不多时，到领来一百余人。原来人都知道文炜死在川江，今日听见回来，又是一件奇事，因此就有这许多人。林岱拉了文炜到院中，众人有大半认得文炜的，各举手慰劳。文炜向众人一揖，然后问道：“敢问寒家何以一败至此？

恳求详告。”众人道：“令兄输与姓乔的六百多银子，这是阖村人都知道的。后来令兄到袁鬼厮店中，与姓乔的说话，将六百银子又拿回家去，这也有人见过的。不知怎么到三月十一日夜半，被贼抢劫一空。第二日早间，亲眼还看见李必寿在庭柱上绑着，我们大家才解放了他。令兄气极，一头碰在门上，几乎碰死。又知道没了三个妇人，乔武举也不知去向。令兄现有呈状在本县告他明火劫财，抢去内眷，刻下还在严拿。令兄数日前还在这里，近日不知那里去了。但他屡次向我们说，二相公同段大哥死在川江，怎么又回来了？”林岱将文炜在四川，并自己的事，详细说了一遍。众人听了，无不唾骂，都说：“朱文魁是人中猪狗，天报的甚速，只是可把二相公的夫人，并段大嫂也陪垫在里头。今日我们才明白这小厮的为人。眼见的那日早间，亲去寻乔武举说话，又听得同吃了饭，那就是卖二相公的夫人去了。若不是这话，已经输了的六百多银子，姓乔的为什么教他拿回？抢亲是怕二相公夫人不肯嫁，两人必是商量明白的。这小厮只图内里清净，不想反中了乔贼的绝户计。

“段诚道：“拿回六百银子话，李必寿这天打雷诛的狗男女，他适才就没说，到是抢亲的话，他说大相和他说过。”众人问李必寿道：“果然和你说过么？”李必寿道：“拿回六百银子，我实实未见；说十一日晚上有人来抢亲，你不必阻挡，也不必害怕，这话是实实有的。我有什么天打雷诛，欺主人处？”众人俱拍手大笑道：“何如？疑他是商量过的，果然就是。真是猪狗虎狼不吃的东西，只是杀害的二相公太苦了。”段诚又说起老主人在任患病，他暗中和医生商通，用极狼虎的药，将老主人毒死，要全得家业。众人道：“二相公不必苦恼了，他将令尊还下此毒手，何况于你！”又有几个道：“这小厮十数天不见，必是和乔贼一路去了。却报官告状，虚弄声势，害邻里，害捕役，要知道抢亲的话，就是他烦人搬取家眷的鬼计。”又有几个道：“我们留心看他情急的了不得，搬家眷和乔贼一路去，不像之至。看来是个招神引鬼，吃大亏苦了。”

文炜又放声大哭，众人无不慨叹。林岱劝道：“适才众位的议论，一点不错，万事都是命定。你二十多岁人，怕没个好姻缘配你？至於家财，你我当了的，越发不必计较。你昔日成就了我的夫妻，又因我拆散了你的夫妻，此地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什么留恋处？同回怀庆，再做良谋为第一。”文炜痛哭道：“我如今死又不忍，生亦无趣，有家而为无家也，只得回怀庆苟延。”段诚道：“两个主母被贼抢去，原是为了人才；我家的女人，又是为甚么也被抢去？”林岱道：“想必你的女人也生的不错。

“众人又都大笑起来。林岱又道：“今日日已沉西，我们就在此买点东西吃，住上一夜。兵丁马匹，着寻个店房安歇，定于明早起身。”段诚道：“林大爷所见甚是。我还要着实审问李必寿情由。”众人也都陆续散了。晚间吃罢饭，文炜同段诚又将李必寿夫妻细细的讯问了一番，次日方才起身回去。

且说于冰在碧霞宫，又传与城璧凝神炼气口诀。过了几日，二鬼回来，详言：“先到荆州，不意林桂芳已赴怀庆总兵官任。

小鬼等赶至怀庆，始查知朱文炜、段诚俱在林总兵署中，相待甚厚。两三日前，同林岱去探家乡。小鬼等怕有意外之变，暗中随行。他已备知家中前后事体，痛不欲生。林岱解劝，仍回怀庆。如今他哥哥闻有去四川之说，未知确否，但他也去有数日了。因此来迟几天，今特交法旨。”于冰收了二鬼，心下想道：“姜氏年青，我儿子亦在少年，异姓男女，安可久在一处？

设或彼此有一念悖谬，不惟阴功不积，且与子孙留一番淫债。

今林岱父子相待文炜甚厚，将来必帮助他银两，教他另立家业。

不如我去与他说知原由，着文炜到我家搬取家属，岂不完全了一节心事？”随到房内，向城璧等说知，去河南有一件事要办。

城璧道：“几时回来？”于冰道：“去去就来。”说毕，出庙架遁光，早至怀庆府城外。

入城到总兵衙门前，见有许多官弁出入。于冰上前问道：“有一个归德府虞城县秀才朱文炜，并他的家人段诚，藉重诸位请他出来，我有要紧话说。”众兵道：“你姓什么？”于冰道：“我姓张，是他同村居住的人。”兵丁回了巡捕，传将入去。不多时，文炜同段诚出来。两人看见是冷于冰，主仆就要叩拜。于冰扶住道：“此地非讲话之所。我见衙门东首有一关帝庙，可同到那边去来。”文炜道：“请恩公老先生到衙门中叙谈何如？”于冰道：“我生平懒於应酬，不如到庙里说话为便。”三人到了庙内，道士问做什么，段诚道：“是镇台大人衙门中人，到此说几句话。”道士连忙开客房门让坐。于冰道：“老羽士请便，我们有事要相商。”道士回避，烧茶去了。主仆二人又从新叩拜。问到此地原由，于冰道：“日前你和林岱到贵庄探家，竟空往返了一遭。”文炜惊问道：“老先生何由知道？”于冰笑道：“我也是今日方知。”文炜满眼泪下，正欲诉说他哥哥话，于冰道：“不用你说，我已尽知。”于冰将文魁事略言大概，文炜、段诚早惊服的如见神明。又道：“自龙神庙与你二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别后，我午间即到贵庄。”段诚道：“老爷何以如此快走？”于冰微笑道：“我一天可行二三万里，四川到河南，能有几许路？”随将文魁在袁鬼厮店中，教乔大雄抢亲起，直说至遇姜氏并欧阳氏，两人女扮男装，在店中层层问答的话，如何雇车打发起身，如何暗中着二鬼护送，于某月日到成安自己家中，留住至今，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主仆二人又惊服，又欢喜，扒倒一齐叩头。于冰扶起道：“我系从山东泰册碧霞宫才动身到此，一则安你主仆入，二则说与你知道，你也该辞了林总兵父子，速去到寒家，搬取令夫人回乡，另立家业方好。”说毕，举手道：“我去了，千万不可羁迟。”主仆二人欣喜欲狂，又扒在地下一上一下的叩头。于冰扶起，文炜又再四苦留，定要请入衙门内。于冰大笑道：“我岂能与仕途人周旋耶？”说着，走出庙来。主仆见留不住，要相送出城。于冰道：“你们若如此，我异日一事也不敢照料了。”两人只得目送于冰而去，方回衙门。

林岱不见文炜主仆，正要查问，只见他主仆欢欢喜喜入房来。见林桂芳正在，文炜喜极，便将适才见冷于冰如何长短，说了一番。桂芳大嚷道：“这是真奇人，真圣贤中人！你为何不请他入来我见一见？”文炜、段诚又说苦留不住的话。桂芳连连顿足道：“这是我福分薄，不得遇此神仙，罢了，罢了。

“林岱道：“顷刻功夫，就驾云也得出了城，可传与辕门上官弁、兵丁人等，速刻分八面追赶，儿与朱兄弟同去方妥。”桂芳道：“快去，快去！你们后生家，出了衙门就跑。”内堂官传出来，顷刻众兵分门追赶。

于冰刚走到东关尽头处，只见几个兵丁没命的跑来，问道：“尊驾可是冷先生么？”于冰道：“我姓张。”那几个兵丁私相议论，虽不往回请，却也跟住不放，早有一个跑回去了。少刻，文炜、林岱跑来，大叫道：“冷老先生请留步！”于冰回头一看，见是文炜和一个雄伟大汉同来，后面还有几个兵丁和几个将官。于冰站住，问文炜道：“你来又有何事？”林岱忙上前深深一揖道：“家父系本府总兵官，姓林名桂芳，久仰老先生大名，适才因朱义弟来曾请入署中，家父甚是嫌怨，今着晚生星驰赶来，请仙驾入城一会。”于冰还礼毕，将林岱仔细一看，见他生的虎头燕颔，猿臂熊腰，身材凛凛，像国家栋梁之器，向林岱道：“学生从不到城市中，适因朱兄有一小事，理合通知，何敢劳镇台大人相招。烦向大人前委宛道及，不能如命。”说罢，举手告别。林岱又复行跪请。于冰见他意甚诚虔，连忙扶起道：“公子必欲我入城，我只在与朱兄说话的关帝庙内与大人暂时一面，方敢从命。”林岱道：“得蒙大少留，无不遵依。”说罢，三人缓步回在庙中。众兵丁飞报林总兵去了。正是：烟霞山岛客，风月一林秋。

若遇知音者，随地可存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三十回闻叛逆于冰随征旅论战守文炜说军机

词曰：

土雨纷纷，征尘冉冉，凝眸归德行人远。饥鸟啄树叶离枝，青磷遍坤乾旋转。

木偶军门，才思短浅，书生抵掌谈攻战。奇谋三献胜孙吴，凯歌方遂男儿愿。

右调《踏莎行》

话说林岱再三跪恳，于冰方肯入城，同至关帝庙内。少刻，听得喝道鸣锣，兵丁等众入来说道："我们大人来了。"须臾，听得庙外叫道："冷先生在那里！"于冰只得迎将出去。林桂芳看见，紧跑了几步，拉住于冰的手，大笑道："先生固然是清高人，也不该这样鄙薄我们武夫！若不是小儿辈赶回，此刻已到了安南国交界。"于冰道："生员山野性成，村俗之态，实不敢投刺辕门。"桂芳大嚷道："你为何这样称呼？这是以老匹夫待我了！日后总要弟兄相呼方可。"两人携手入房。桂芳先叩头下去，于冰亦叩头相还。两人坐下，林岱、文炜下面相陪。林桂芳道："朱相公时常说老长兄所行的事，小弟听了。

心肝肺腑上都是敬服的。方才又说起他媳妇承老长兄几千里家安顿他，这是何等的热肠！且能未动先知，真正教人爱极怕极。

"于冰道："这皆是朱兄过为誉扬。冷某实一无可能。"桂芳道："你也不必过谦。我今年六十多岁了，心上还想要再活一二十年，可到我衙门住几天，将修养的道理传与我，我才放你走哩。"吩咐左右人道："与冷先生快预备轿子！"于冰道："冷某赋性愚野，不达世故，况贵署事务繁杂，实非幽僻之人情意所甘。承厚爱，就在这庙中住一半天罢。"桂芳道："我知道你，不但我们武官，就是文官，你也害厌恶。我衙门里有一处花园，你到那边，我不许一个人来往何如？"于冰仍是苦辞。桂芳道："你若不去，我是个老猪狗。"于冰见桂芳为人爽快，敬意又诚，不好十分违他的意思，说道："大人请先行，冷某同令郎公子入署。"桂芳道："轿已现成。"于冰道："大人若像这样相待，冷某就决意不敢领教了。"桂芳道："就不坐轿罢。"复又彼此让了半晌，桂芳方才先行。于冰与文炜等步入衙门，不想桂芳已在头门内恭候。携手到花园内，左右已安放酒席停妥。于冰道："冷某断烟火食已数年矣，即茶酒亦不敢领。"桂芳道："难道你经年家饿着不成？"于冰道："果子或果干，还间时用用。"桂芳道："容易。"吩咐速刻整理。让于冰独坐一桌，桂芳与林岱、文炜坐了一桌。

大家正在叙谈时，只见家丁禀道："有军门大人差千总张彪，为飞报军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星夜赍火牌前来，在辕门立等回话。”桂芳道：“取文书来我看。”须叟，家丁拿至，见上面粘着十数根鸡毛拆开一看，内言：“大盗师尚诏，于本月初六日二鼓，率领数千逆党，在归德府城内各门举火，杀戮官民，刻下已据有归德，宁陵亦同时为贼所有。已飞饬南阳府总兵官管翼，从西南一路起兵。该总兵即日整点五千人马，拣选勇敢将佐，限六日内至归德城下，会兵歼灭。本院定于初八日辰刻，带兵赴援。事关叛逆，不得少延时刻，违误军机，致于未便，火速，火速。”原来明时各省俱有军门，提调通省人马，管辖各镇，督抚止专司地方事务，兼理粮饷。林桂芳看罢，大惊失色，将票文送与于冰、林岱等公看，随发令箭，晓谕各营官弁，汇齐花名册籍，准备衣甲、器械、旗帜、马匹，今晚三鼓听点，违令定按军法，又传差来千总张彪问话。家人将张彪领来参见毕，侍立一傍。桂芳问道：“军门大人，定在初八日起兵么？”张彪道：“千总是初七日申时动身，此刻才到，亦听得说大人早晚发兵，未知定在何日。”桂芳道：“怎么陡然有此变异之事？

你可知师尚诏是何等之人？并叛逆的原由么？”

张彪道：“这师尚诏，是初六日二鼓在归德城内起手，辰刻，声息即到开封，午时，陈留县解到奸细一人，系师尚诏妻兄，叫蒋冲。因在省城探听动静，病在陈留，窝家黄贡生，与他煎药不如法，角起口来，黄贡生不能容忍，始行出首，陈留县星夜解到开封。军门同巡抚二位大人会审，口供与陈留县所问皆同。”桂芳道：“你可将他口供详细说来。”张彪道：“这师尚诏原是归德府人，自幼父母早死，依藉他族兄师德度日。

他生得身长七尺五寸，腰阔八围，双拳开三石之弓，二臂有千斤之力。从十八九岁便在赌博场中寻觅衣食，屡行斗殴伤人，被地方官逐离境外，后来便在各府县游走。宁陵县中有一人姓蒋名自兴，原是跑马卖解人家。他有个闺女名唤蒋金花，十五六岁时，遇一姓秦的女尼僧，说他有后妃这相，就住在蒋家，传与金花一部妖书，名《法源密录》，内多呼风唤雨、豆人草马之术。这女僧又闲行市镇，看见师尚诏，说他龙行虎步，将来可做天子。因此蒋自兴听秦尼的话，招他做了女婿，与金花相配。又嫌宁陵地近省城，不便做事，迁移在彰德府涉县山中居祝从地中掘出银二三十万两，藉此招纳四方无赖之徒，无所不为。数年间，逆党遍满通剩各州县乡村堡镇俱有窝家，潜藏叛贼头目，干办事体，打劫财物，引诱愚人。师尚诏因归德是他祖居，所以归德逆党最多。二年前，又从涉县搬回，在归德左近居祝本月初六日二鼓时候，率领贼众，一齐发作，官吏尽被杀害，将归德据祝宁陵亦系同时内外协应，为贼所得。事关重大，求大人即刻起兵。”桂芳道：“我知道了。”

吩咐家丁用心打发他酒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千总出来，朱文炜道：“幸亏我家中人离财散，若在虞城，又担一番惊险。”桂芳向于冰道：“奈小丑跳梁，劫夺府县，正是小弟等出力报效的时候。老长兄能替朱相公分忧，就不能与小弟出个主见？”于冰道：“冷某迂儒，未娴军旅，承下问，诚恐有负所托。然杀贼安民，正是替天行道。我寻思已久，要就这件事成就几个人。只是一件，冷某若去，止可我们三人知道，又怕大人家丁传出冷于冰名姓，那时我即不辞而去矣，还望预行戒谕。不是冷某夸口说，只用略施小计，管保大人马到成功。”桂芳喜出望外，连忙出席，顿首叩谢，说道：“隐埋老长兄名姓，都交在小弟身上。”一面吩咐中军官，先选二十名精细兵丁，此刻起身，在归德开封两处打探军情，陆续通报，传齐副参游守千把等官，晚堂听点。灯后别了于冰，升堂拣选随征官将，后到教场，点齐人马。至四鼓回衙，向于冰道：“我与长兄预备下小轿一乘，伺候登程。”于冰道：“我与令郎和朱兄一同骑马去。”桂芳道：“小儿向曾学习弓马，就是到两军阵前，一刀一枪，也还勉强去得。朱相公瘦弱书生，教他去做甚么？亦且衙门中无人照料。”文炜道：“我去实一无所用。”于冰道：“我着你和林公子同去，有个深意在内。

你若失此机会，恐无出头之日了。”文炜连忙改口道：“晚生虽一无所用，也正要看看两阵对垒的势面。”桂芳道：“他去了，衙门中内外无人，奈何？”于冰道：“外事有承办官员，内事托一二老练家人，尚有何虑？况此去不过月余，就要收功。

非是我冷某藐视人，泰尼姑、蒋金花俱有邪法幻术，量军门和管镇台还未必平的了那师尚诏。”桂芳大喜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原倚赖着老兄。既着朱相公去，便同去走遭。”

到天明祭旗放炮，人马一齐向东南进发。走了一日夜，探子报道：“军门大人初八日起兵，如今还在睢州道上安营，未敢轻进。”原来这军门姓胡，名宗宪，是个文进士出身，做的极好的诗赋，八股尤为精妙，系严世蕃长子严鹄之妻表舅也；已做到兵部尚书，素有名士之称。他嫌都中不自在，求补外任。

严嵩保举他做了河南军门，只会吃酒做诗文，究竟一无识见，是个胆小不过的人，因此才躲在睢州道上安营，听候归德的动静。桂芳闻知，心下想道：“既然军门停住睢州，我且先会巡抚，亦未为迟。”於是将人马扎住，跟二三人入城。巡抚曹邦辅接入衙门，叙说目下贼情，言：“师尚诏连日分兵，已攻拔夏邑、永城、虞城等处，各差贼将镇守。又于归德城外，东南北三面各安了三座营盘，为四方策应，使我兵不能攻城。又於城西面安了八座连营，防开封各路人马，约有二三万贼众据守。

沿黄河一带，并永城地方，各安重兵，阻绝东南两省救应，声势甚是猖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言早晚来攻打开封。两位老镇台又未到，胡大人领兵离开封百余里，就在睢州道上安营，按兵不动，一任叛贼攻取左近州县。今早圣旨到，着军门火速进剿，敕谕弟办理粮草，参赞军机，是这样耽延时日，圣上责问下来，该如何覆奏？弟刻下委员于各州县催办粮草，也不过三两日内就到军前。”桂芳道：“据大人所言，这师尚诏竟有调度，非寻常草寇可比。小弟此刻就去睢州见胡大人，请教破贼的军令。”说罢，辞了出来，带军马到了睢州，离军门大营三里安营。请于冰计议，并说刻下贼情，于冰道：“俟大人见过军门后，自有理会。”

桂芳到军门营前，禀到禀见。胡宗宪传见，礼毕。桂芳到坐一傍，宗宪道：“本院连日打听，知师尚诏相貌狰狞，兵势甚是凶勇，贼众不下十数万之多，本院因此按兵不动，等个好机会破他。”桂芳道：“兵贵神速，此时师尚诏虽据有归德，究之人心未定，理该鼓动三军锐气，扫除妖孽。上慰圣天子蒙计，下救万姓倒悬。若待他养成气势，内外一心，日日攻夺州县，似非良策。”宗宪道：“林总兵谈军，何易易耶！兵法云：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大抵王者之师，以仁义为主，不以勇敢为先。此等鼠辈，有何成算？急则合同拼命，缓则自相攻击，耽近日久，必生内变。俟其变而击之，非投降，即鼠窜矣。若必决胜负於行阵之间，使军士血肉蹀躞，此匹夫之勇，非仁智之将也。吾等固应为朝廷用命，亦当为子孙惜福。”桂芳道：“此贼谋画，迥非草寇可比，大人还须急为设处。”宗宪道：“本院已发火牌，调河阳总兵管翼同到睢州，等他来，大家商一神策，然后破贼。汝毋多言，乱我不怀抱。”

桂芳见他文气甚深，知系胆怯无谋之辈，只得辞出，与于冰诉说军门的话。于冰道：“贼众备细，冷某已尽知，俟管镇台同曹抚院到来，自有定夺。”不想于冰于怀庆起身时，已将二鬼放出，在归德一府往来查听众贼举动，许他们不论早晚，有信即暗中通报。又俟了一日。总兵管翼到来，先到桂芳营中拜望，问了原委，然后同桂芳去军门营中禀见。军门传入，两总兵参见毕，军门命坐两傍。胡宗宪道：“贼势凶勇，断不可以力敌，我看顿兵待降，还是胜算。二总兵有何高见，快我肺腑？”管翼道：“探访的贼众志气不小，兼有邪法，必无投降之日。即投降，亦为王法所不容，宜速刻并力剿戮，除中州腹心之患为是。”宗宪拂然道：“此林总兵之余唾也。”管翼道：“不知大人有何妙谋。”宗宪道：“本院欲行文山东、江南两省，会齐人马，三路军门合剿，此战必胜，攻必取，至稳之计。

二镇将有同心否？”桂芳道：“贼势疾同风火，山东、江南人马非一日可至，倘被攻陷开封，当如之何？”宗宪忙用两手掩耳道：“汝何出此不祥之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咀咒国家，就该参奏才是。”两总兵相顾骇愕，不敢再议。坐了好半晌，宗宪忽然以手书空道：“师尚诏，师尚诏，妆何不叛逆于他省，而必叛逆於河南，真是咄咄怪事！”两总兵见他心绪不宁，俱辞了出来，桂芳又同到管翼营中。管翼道：“胡大人无才勇，必蹈老师玩寇之罪。

你我这两个总兵，好容易得来，岂肯白白的教他带累？不如公写一书字，将你我两番议论的话，详细达知巡抚曹大人，看他是何主见，将来你我也有得分辨。”桂芳深以为然。随即公写书字，星夜寄去。

至第三日绝早，巡抚曹邦辅到来，先到军门营中，差人请二总兵并诸官将议事。不想于冰将林岱、文炜早已暗中嘱咐过，要如此如此。两人扮作家丁，跟了桂芳，到中军帐。诸官见礼毕，军门、巡抚对坐，二总兵下坐，大小武官各次序分立两边。

曹邦辅道：“贼势日猖，开封亦恐不保。二位镇台大人，不肯动兵，欲师尚诏自毙归德耶？”两总兵俱不好回答。宪宗道：“弟等欲商议神策，一戎衣而定归德。奈事关重大，恐蹈丧师辱国之耻，故不得不细细斟酌耳。”邦辅微笑了笑。又向二总兵道：“两位镇台亦有神策否？”二总兵齐声道：“统听两位大人指示施行。”邦辅道：“我本文官，未知行阵轻重缓急。

然此事亦思索已久：若率众攻夺归德，贼众远近俱有连营阻隔；若命将力战，胜负均未敢定；必须使他四面受敌，策应不来方好。无如宁陵、夏邑、永城、虞城等处，又为贼得去，其羽翼已成，奈何，奈何？”诸将默然。

忽见朱文炜从林桂芳背后走出，跪禀道：“生员欲献一策，未知诸位大人肯容纳否？”胡宗宪问左右道：“此人胡为乎来？”桂芳忙起立打躬道：“此是总兵义子朱文炜，系本省虞城县秀才。”宗宪大怒道：“我辈朝廷大臣，尚不敢轻出一语。

他是何等之人，擅敢议及军机重事，将恃汝义父总兵官，藐视国家无人物么？”曹邦辅道：“用兵之际，智勇为先，不必较论他功名大小；此时即兵丁亦可与言。”说罢，笑向文炜道：“你莫害怕，有何意见，只管向我尽情说。就说的不是些，不听你就罢了，有何妨碍！”

文炜叩头禀道：“目今师尚诏四面俱有连营，列於归德城外，西门外人马倍多，此防开封之救援也。依文炜下情测度：贼西面虽有连营八座，不过人多势重，谅非精练之卒，理应先攻，通我开封道路。守陵虽为贼据，镇守者必非大将之才，可一将而取之也。文炜访得贼众家属，尽在永城寄顿，去归德止有一百八十里。此城内必有强兵猛将保守，宜速选一大将，带领硬兵铁骑，偃旗息鼓，绕路直捣永城，尚诏必遗兵救应。比及贼众救到，永城亦攻拔多时矣。永城既得，归德贼众，人人心内俱有妻子系念，势必心志惶惑，战守皆不肯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力。此系一极大关节也。然未攻永城之前，必须先遣一将，引兵攻打宁陵，使贼人无暇议我之后。再着勇将三四员，命一大将统之，带兵直驱归德，攻其西衙连营。却断断不可全攻，或攻西北，或攻西南，止攻一营。一营破，则七营定必牵动。复用一二将带兵，遥为观望，俟其七营救援时，可赶来尽力合击。贼众不知有伏兵多少，必散败走归德矣、夏邑不攻，俟永城、宁陵两处成功后，则西北正东俱为我有，就以破永城之后珍攻夏邑，以破宁陵之兵攻虞城。二城谅无才智之人把守，破之最易。二城破后，沿河守御贼众怕官兵剿杀，可不战而散。大人可一边遣将接应诸路，一边起阖营大兵攻归德。师尚诏四面援绝，虽欲逃走，亦无道路矣。庸恩之见，未知各位大人以为何如？”

曹邦辅拍手大笑道：“通盘打算，较围魏救赵之策更为灵变敏捷。我亦曾昼夜思索，只是想不到应船调度耳。真是圣天子洪福，出此智谋之士。但还有一件，我到要问你；贼众妻子果都在永城么？”文炜道：“此系至真至确，生员何敢在军前乱道，做不保首领之事？”曹邦辅道：“永城一破，归德贼众之心必乱，此策最妙。然大众妻子尽寄一城，城内强兵自倍多他和，而猛将必定有数人镇守，这必须一武勇绝伦、智谋兼全之将，方克胜任。少有差迟，不但自己送了性命，且误国家大事不浅，而虞城、夏邑俱不能攻夺。”说罢，向帐上帐下普行一看道：“那位将军敢当此任？”众官无一应者。

又见林总兵背后走出金刚般一大汉，跪禀道：“生员愿去立功。若得不了永城，情愿将首级号令辕门，为无勇无才、妄膺大任者戒。”曹邦辅向众官道：“大哉言乎！”又笑问道：“看你这仪表，实可以夺昆仑、拔赵帜，你且说你又是何人？

“林桂芳欠身道：“这是小弟长子林岱。”邦辅亦欠身拱手道：“智勇之士，尽出一门，我看令郎仪表雄伟，气可吞牛，定有拔山扛鼎之勇。今朱秀才之谋既在必行，理合一齐发作，方使逆贼前后不能照应。老镇台就与令郎拨三千人马，暗捣永城，功成之日，我与胡大人自行保题。攻打西面连营，责任也不在取永城之下，须得英勇大将，方可胜此巨任。两镇台属下，谁人敢去？”管翼道：“小将愿带本部人马效力。”邦辅道：“老镇台亲去，胜於十万甲兵，小弟无忧矣。”桂芳道：“小弟去攻打宁陵。”邦辅道：“宁陵不用起老镇台，遣两员将佐，带一千人马即足。镇台带领人马接应令郎，到是第一要务。管镇台止有本部五千人马，攻打贼众八座连营，实是不足。看来再有一二勇将，统兵接应协击，方为万全。”

话未完，忽中军帐下闪出两个武官，跪禀道：“小将一系军门左营参将罗齐贤，一系辕门效力守备吕于淳，情愿接应管大人，只是没有人马。”邦辅道：“就将胡大人麾下人马拨与你三千最便，何用别求？”完宪满面怒容，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大人以巡抚而兼军门，足令人钦羡之至，只是此番若胜，自是奇功；设或不胜，其罪归谁？”邦辅大笑道：“以孔明之贤知，尚言成败利钝不能逆睹，邦辅何人，安敢保其必胜！至言以巡抚而兼军门，是以狂悖责备小弟。但小弟既为朝廷臣子，理应尽心报国，无分彼此，胜败非所计也。日前奉旨，着小弟参赞军机，就是今日提调人马，亦职分所应为。今与大人讲明：胜则大人之功，败则曹某与二总兵认罪。若大人按兵观望，小弟不敢闻命。”宗宪面红耳赤，勉强应道：“小弟亦不敢贪人之功以为己利，只求免异日之虞而已。”邦辅又向林岱道：“兵贵神速，迟则机泄，公子可回尊公营内，整点人马，即刻起行。”又向文炜道：“你系主谋之人，若得凯旋，其功不校”众人散出，邦辅又坐催宗宪，发了令箭，点三千人马，与罗齐贤等。复到二总兵营内，打发各路兵将起身，然后入睢州城公馆，发火牌催督军饷。胡宗宪在营内一无所事，守着自斟壶两三把，酣饮嗟叹而已。正是：秀才抵掌谈军各，巡抚虚心用妙谋。

诸将舍身平巨寇，军门拼命自斟壶。

第三十一回克永城阵擒师尚义出夏邑法败伪神师

词曰：

马踏平沙，将军衔命，镇静无哗。打破孤城，斩杀巨寇，雨判残花。

兵威远近惊讶，那女尼神游鬼查。一遇通玄，智穷力竭，远遁烟霞。

右调《柳梢青》

且说师尚诏据住了归德，又得了四县。他也知道收买民心，开仓赈济，并恤被兵之家，四县亦如此行事。自己号为雄勇大元帅，有十数个知心将佐，俱号为小元帅。其余一十百员贼将，俱号为将军，妻蒋金花，号为妙法夫人；秦尼姑，号为神师。

他族中的穷贼，各有名号。凡攻城掠地，战守接应之策，俱系这尼姑提调。师尚诏久有取开封之意，听得胡军门初八日起兵，只得料理迎敌。后又听得停军睢州，调两阵人马，四五天不见动静，遂遣诸贼将旁取夏邑等县。

一日，笑向诸贼将道：“军门胡宗宪，无谋无胆，今驻军睢州，不过掩饰地方官和百姓耳目。他心上害怕，可想而知。

我意欲分兵三路，一军趋开封东北，声言取考城，绊住胡军门人马；一军趋开封之南，傍略州县，牵住各处救兵；我领请将鼓行而西，直取开封。量胡军门庸才，断不敢回军救应。即或敢来，分兵御之，亦未尝不可。只要诸将竭力用命，攻破开封，传檄诸郡，全省可得矣。尔等以为何如？”伪神师秦尼道：“此计尚非万全。胡军门调两镇人马，早晚即到，我若能一朝而下开封，犹可并归德之力，敌三处人马，胜有八九；若屯兵于坚城之下，两镇救军齐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攻我左右，胡宗宪杀回，阻我归路，开封曹巡抚发人马，攻我之前，是我四面受敌，反为不美。况归德去开封三百余里，一时不能接济。军兵一败，人心动摇，归德亦不能守矣。为今之计，速差精细人探听两路军强弱，领兵主将才勇若何，然后相机而动，可战则战，可守且守；再传谕四面连营，八主将昼夜防备攻击。胡军门既系胆怯之人，两镇定不服他调度，日久又恐朝廷罪责，势必各军其军。某等可选积诸将，败其一路，则三路官兵俱皆瓦解矣。此慎重之策也。

“师尚诏道：“神师所见甚明。我只愁朝廷另换军门，则费手耳。”随差人分路打探官兵动静。

再说林岱领了三千人马，桂芳又派了两员守备相帮，于冰充做总兵府幕客，改为武职衣巾打扮，也随在林岱军中。卷旗息鼓，昼夜潜行，到了永城地界。镇守永城主将，系师尚诏之堂弟师尚义，又有族兄师德，还有几个贼将军：一叫邹炎，一叫余铸，一叫王之民，俱皆勇敢善战。而邹炎更是超众，其武勇与师尚诏一般。诸贼将家口寄顿永城，全仗此人保守。这日探子飞报入城，言：“有三四千官兵，打着怀庆总兵旗号，离此不过数里。”师尚义听了，随即点起贼众，同邹炎大开城门迎敌。少刻，见一枝人马飞奔前来。门旗开处，一将当先。但见：虎头燕颔，猿臂熊腰。腕悬竹节钢鞭，鞭打处，千军溃散；手提豹尾画戟，戟到处，万夫辟易。声似震雷，有斩将搴旗之势；眸如掣电，擅投石超乘之能。身披烂银甲胄，坐跨蹄雪乌骓。成都称为宦家子，中州号作冠军候。

师尚义将人马摆开，出阵大喝道：“来将何名？”林岱也不答话，提戟就刺。尚义即忙架隔。只三合，尚义败走，邹炎大叫曰：“初次交锋，安可失了锐气！”倒提大刀，飞马来迎。

林岱见贼将身躯长大，相貌凶恶，知是一员勇将，提戟刺去。

两将鏖战有四十余合，林岱不归本阵，拨马往北而去。邹炎赶来。林岱翻身一箭，正中邹炎左臂，倒下马来。尚义率兵救起了邹炎，林岱杀回。城内余铸，领出二千贼兵助战，这边两个守备，亦率众相杀。林岱一枝戟、一条鞭，马到之处，无不披靡。尚义见林岱凶勇，领兵败入城去。林岱也不攻打，听于冰吩咐，於十里以外安营。师尚义等入城，邹炎咬牙切齿，誓报一箭之仇。余铸道：“怀庆领兵主将，甚是勇猛难敌，看来不如智龋今他已战胜，晚间必不准备。依我主见，止留五百人入守城，其余人马尽数带领，我同元帅於二鼓时劫营，每人以白布包头，以便夜战相识，杀他人片甲无存，与邹将军雪恨。

“邹炎大喜道：“此计最妙。我臂上也算不得重伤，大家同去为是。”尚义依了余铸的议论，请师德同王之民守城，约定二鼓后起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说于冰向林岱道：“此时天色渐晚，可吩咐将士，不必卸甲，速刻饱食，听候将令。”少刻，逐电暗报。于冰笑道：“不出吾之所料也。”随向林岱耳边说了几句。起更时候，请两守备各带人马五百，在营盘两傍埋伏。贼众劫了空营，必要急回，二位可放起号炮，速领人马追杀。两守备遵令去了。于冰同林岱领二千人马，暗暗的埋伏在永城五里之外，又着军士以白布包头，临期自有将令。二鼓以后，师尚义等领贼众五千人，至林岱营前呐喊杀入。见是空营，喝令众贼速退。号炮一响，两守备带兵杀来。于冰听得号炮震响，知贼众入营，吩咐二千军士假装贼众败回之样，到城下乱叫乱喊开门。师德同众贼，见城外人马俱头包白布，知是自己的人，约料败了回来，连忙开放城门。林岱师军杀入，止有五百强壮贼众，余俱是老弱家属。顷刻杀斩殆荆于冰道：“贼众劫了空营，少刻便回，诚恐二守备兵少，林兄可领一半人马，迎杀上去。我在城中，率众搜拿叛党家属。”

林岱分兵出城，没有半里远，遥见贼众飞奔而来。林岱率众迎杀，后面二守备又至，两下夹攻，贼众只顾得逃命。师尚义走脱，带贼兵叫门。于冰又放出五六百兵，开门便杀。尚义大惊，招呼余铸道：“巢穴破矣，你我速奔夏邑。”此时邹炎因箭伤痛甚，不能力战，已死在乱军中。林岱同二守备追杀，分一半兵，令二人赶去，自己回永城料理。众贼跑到天明，只见一枝人马从西南来。为首一员老将，带领着许多将佐，喊一声，将众贼围祝众贼俱系筋疲力竭之人，那里当的起生力军剿戮！随后二守备又到，杀死者一千余人。共五千贼众，沿途跑散，并带伤死亡者，又一千余人。其二千余人，都跪下哀呼乞命，情愿投降，杀贼赎罪。桂芳准其投降，活捉了师尚义，斩了余铸，合兵入永城。于冰迎着说道：“令公郎已成大功，各贼家属俱皆拿下，冷某还有恳求，未知肯容纳否？”桂芳道：“我父子俱系老长兄提携，若有吩咐，无不如命。”于冰道：“贼众家属，除师尚诏同族以及亲戚，听候军门巡抚发落外，其余从贼家属妇女，尽行释放；男子未过十六岁，老人已过六十岁者，俱准为民；精壮者未敢轻纵，理合监候，俟事体俾定，任官吏审讯，分别辨理。若有逃脱，再投逆党，拿获立即正法。

大人以为何如？”桂芳大笑道：“不但老长兄有此仁慈，即小弟亦何乐於多杀。将来起解他们时，弟还要细细查问，开脱些出去。”于冰作揖道：“如此，更见厚德。”又说了得永城始末，并林岱的武勇。桂芳欣悦不已，吩咐各将弁饱餐休息，着书吏将阵亡军士记名，带伤者养玻次早，留一千五百怀庆兵守城，就着随林岱的两守备镇守，又将他二人着实奖誉了几句。

自己同林岱、文炜、于冰带了投降的二千余贼，并本部人马，攻打夏邑，差官与军门巡抚两处报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说总兵管翼带了本部五千人马，离归德还有三十里，便下令着军士严装传食，又吩咐参将郭翰道：“我领三千人马，先率诸将攻其西北一营，你可远远差人探听；贼营若攻杀不破，你可领兵速来，并力协攻；若贼营已散乱，你可按兵不动，待他别营救兵到来，再领人马来帮助。此养精畜锐次第收功之法也。”郭翰领命，管翼带兵疾驰，不数里，早望见八座连营，每营相离各二三里不等。管翼大声向众军将道：“你们看贼营人马虽多，率皆乌合之众，一经交战，势必丧胆，断不可存彼多我少之心。本镇今日不要命了。尔等求功名，叨重赏，就在此刻。可各舍性命，随本镇去来。”众军兵暴雷也似的答应了一声，一个个如流星掣电，飞奔贼营。贼众虽有探细的人，及至传报时，兵已到了营门，发声喊，一涌杀入。众贼见开封人马许久无有动静，他们有何纪律，有何军法？便日夕饮酒食肉，硬夺左近乡村财物东西，以为快乐，那里还作准备？不意此军如风雨骤至，只得勉强迎敌。三两合，俱积压弃营望南营奔驰。

贼营中传起鼓来，各营俱来救应，反被逃窜败兵踏乱了营盘。

管总兵奋力赶杀，贼众见官兵人少，一齐围裹了来。陡听得大炮一声，见一将领兵，和推山倒壁风驰而来，兵势甚猛，乃参将郭翰也。众贼一见，各心上慌乱起来，又见来兵也少，复勉强相杀。正战间，又听得大炮一声，见一军从正西杀来。两员将官在前，兵丁在后，正是罗齐贤、吕于淳接应人马势同山岳般压来。贼众早已心慌，今又见此军蹙至，也不知官兵有多少埋伏，多少接应，谁还肯舍命相杀？便一齐往归德败走，三路官兵随后追赶。离归德城还有三里余，管翼因兵少，亦不敢直逼城下，就在正西安营，遣官睢州报捷，请军门合兵攻城。

且说败兵跑入归德城内，师尚诏问明原由，大怒道：“八营二万余人，连六七千官兵都战不过，还想攻打开封？真是可笑可恨之事。”伪神师秦尼道：’管总兵人马远来，又经战斗，可速遣兵破其营垒，使他不能停留城下方妥。若此兵容其过夜，则明早开封人马，俱集城下矣。”尚诏道：“神师所言，正合吾意。”却待遣将发兵，只见探子报道：“怀庆总兵林桂芳，遗子林岱，攻夺了永城，提兵攻打夏邑去了。”尚诏大惊道：“永城本帅弟兄亲戚并各将妻女俱在内，此一残破，断难瓦全，不可不遣将争龋”诸将听得失了永城，一个个心胆俱碎，都磨拳擦掌。乱嚷的要去夺城。少刻，又报宁陵已被开封兵攻破，随即又报虞城被河阳总兵遣将攻打，镇将帅众投降，夏邑又被怀庆总兵攻陷，尚诏捶胸大叫道：“数年心血，半月辛勤，一朝尽丧矣。”秦尼道：“胜败兵家常事，元帅不必过忧。不是贫僧夸口，管保已失州县，指日复得。若为永城有元帅并诸将家属在内，贫僧此刻即领一千人马，手到夺回，以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将之心。

目今止存归德一城，可速传令：着城外诸将拔营入城，且不必与官兵对敌，只教他们预备守城之具，并鸟铳、火炮各项，各门派将分守，准备官兵攻城。主帅亦不必战，待贫僧夺了永城回来，再商妙策。”说罢，急急的领兵去了。尚诏随将城外诸贼调回守城。

且说林桂芳攻拔了夏邑，斩了镇城贼将，留兵守把，领人马往归德进发。攻打虞城的将佐，亦来合兵，又带来沿河守汛，许多投降贼众。忙差官去睢州报捷，请军门同巡抚会剿。胡宗宪连接捷报，正在愧悔之间，曹邦辅来至营中，笑说道：“诸将成功，皆朝廷洪福，大人威德所致。刻下贼众止有归德一城，四面无援。指顾即可尽歼丑类。大人可速起军马，小弟同去收功走遭。”宗宪羞愤道：“此原是大家合谋而行，不意伊等竟能激幸，到底还是诸将之功居多，起兵攻围的话，尚须缓商。

“曹邦辅道：“大人之言差矣。昔汉高论诸将功，以萧何为功人，诸将为功狗，盖以追逐狡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者，人也。今日请将之功，皆大人发纵指示之力。朝廷将来论功行赏，大人自应首推，天下安有大元戎披坚执锐，与士卒拼命行间之理！”宗宪听了这几句话，连连点头道：“大人见解，实足开我茅塞。”也不用邦辅催促，随即下令着各营此刻俱起，限本日定到归德城下。

且说于冰正与桂芳行走中间，超尘在耳边暗报道：“适才秦尼领兵一千，夺取永城去了。”于冰想道：“我闻此尼精通法术，二守备如何是他的敌手？”忙向林岱道：“你可带一千人马，同我速赴永城。”桂芳欲问原委，于冰道：“回来自然明白，大人只管先行一步，去归德城下安营。”说罢，同林岱领兵，走有三十余里，见一队人马在前。林岱大喝道：“叛贼那里走！”秦尼见官兵赶来，用剑向地下一画，顷刻尽成数里长一道深沟，军士惊喊起来。于冰看见，也用剑向沟上一画，即成平地。秦尼见破了他的法，将人马摆开，瞧见官军队里门旗下有一将，身高体壮，貌若灵宫，提方天戟，骑乌骓马，威风杀气，冠冕一时。秦尼看见大惊道：“我见师尚诏相貌，以为真正英雄，此人仪表较师尚诏又大方几倍，足征我眼界小，识人未多。”笑问道：“来将何名？”林岱将秦尼一看，但见：面如满月，头无寸毛。目朗眉疏，微带女娘韵致；神雄气烈，不减男子魁梧。弃锡杖而挂霜锋，权学曼陀之化相；骑白马而诵符咒，非传阿傩之法轮。倩他做群贼师傅，有余有余；算伊为佛门弟子，不足不足。

林岱道：“我乃怀庆总兵之子林岱是也。妖尼何名？”秦尼道：“我师元帅殿下秦神师也。日前攻破永城，就是你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林岱道：“是我。”秦尼道：“你气宇超群，将来定有大福，快回去换几个薄命的来！”林岱大笑道：“这妖妇满口胡说！

“提戟飞刺，秦尼用剑相还。只两合，秦尼招架不住，急急败走。取一块黄绢儿，向林岱掷来，须臾变为数丈铜墙，将林岱围祝秦尼正欲擒拿，于冰出了阵门，将剑向铜墙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剑尖上飞出一缕青烟，烟到处，将铜墙烧为灰烬。秦尼见此法又破，急向对阵一看，瞧见于冰，但见：儒巾素服，布履丝绦。目聚江山秀气，心藏天地玄机。神同秋水澄清，知系洗髓伐毛之力；面若青霞灿烂，多由胎息辟谷之功。煮汞烧铅，扫尽壶中氤氲；悬壶种药，救彻人世痴顽。

真是剑尖指处乾坤暗，丹篆书时神鬼号。

秦尼看罢于冰，大为惊异道：“此蓬岛真仙也，何故在尘世中烦扰？”随向于冰打稽首道：“先生请了。”于冰亦举手相还。秦尼道：“先生何名？”于冰道：“无名姓。”秦尼道：“岂有人无名姓之理？不肯说也罢了。适才先生破吾两法，足见通玄。我还有一小法请教。”于冰道：“只管尽力施为。”

秦尼用剑书符望空一指，少刻犯风骤起，飞来房大一石，向于冰打来。于冰微笑，从离地吸气一口，用力向大石一吹，此石化为细粉，飘飘拂拂，与雪花相似，顷刻消灭。两阵军兵，俱无心战斗，一个个眉欢眼笑，看二人斗法。秦尼又用一分身法，将顶门一拍，出十数道黑气。黑气凝结，现为十几个秦尼，各仗剑来战于冰。于冰将两手齐开向众秦尼一照。霹雳一声，十几个秦龙化为乌有。秦尼向怀中取出五寸长一草龙，往地下一丢，立变为三丈余长一条青龙。秦尼下马，腾身跨上，向于冰道：“我要到一地方去公干，亦无暇与你作戏。”用手在龙头上一拍，那龙便张牙舞爪，四足顿起风云，将秦尼架在空中，往正东去了。于冰大笑道：“妖尼计穷，必去永城作祟。”向林岱道：“你可领人马回营，着实吩咐诸军，有人敢露我斗法一字者，定行斩首！”。说着，从马上一跃，只见烟云缭绕，亦飞向正东而去。两阵军士，看得目乱神痴。林岱催马，向众贼大喝道：“尔等还是要生要死？”众贼皆倒戈弃甲，跪在地下说道：“小的们皆朝廷良民，误为妖人引诱，今愿投降，永无异志。”林岱道：“你等既愿投降，我何乐於多杀？可随我回营听令。”众贼齐声答应：“愿听将军指挥。”

林岱将两路人马带回。桂芳已在归德城下安营，林岱入见，与桂芳诉说于冰与秦尼斗法，并于冰吩咐，不准传扬的话。桂芳与文炜听了，不由的瞠目咋舌，竟不知于冰为何如人。随晓谕众军，有人传言斗法一字者，立行斩首示众。正是：云车风马时来去，人世军营暂度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日阵前传道术，方知老子本犹龙。

第三十二回易军门邦辅颁新令败管翼贼妇大交兵

词曰：

颁新令，大军营，刁斗静无声。轻裘缓带立功名，胸藏十万兵。

排五花，列七星，龙韬虎略精。遣净发军次第行，指顾庆升平。

右调《阮郎妇》

且说于冰驾云赶上了秦尼，秦尼回头向于冰道："薄伐出境，两贤岂相厄哉？"于冰道："我代天斩除妖逆，亦不得不然。"秦尼道："先生亦不可小视我。"随骑草龙，过了永城，到砀山地界。于冰云路本快，因要看他的作用，随缓缓的赶来，见他落在一空地上，用剑画一方城，站在正中，仗剑在四方指点。于冰待他作用停当，方才下来。秦尼道："先生既有神通，敢到我画的城内走走否？"于冰笑道："如入无人之境耳。"

提剑走将入去。秦尼将剑诀一煞，陡然间天昏地暗，雷雨交作，斗大的冰块，如雨点般打下。于冰早已遁出了方城，剑上飞一道神符，大喝道："雷部司速降！"顷刻，庞、钊、苟、毕四天君，协同着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听候法旨。于冰道："今有妖尼拘来无数邪神，在此地肆虐，烦众圣即速赶逐。"

众神领命施威，迅雷大电，满空乱飞。秦尼请来的众邪神，俱备四散逃匿，依然日朗天清。于冰道："妖尼还有何法？"秦尼稽首道："弟子佩服矣。必定要求大名。"于冰道："吾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秦尼道："我游行四海久矣，道法神奇无有出先生右者，吾欲拜先生为师，未知肯容纳否？"于冰道："吾师门下，无一女弟子，我何敢擅为收留？你若能改邪归正，速斩师尚诏夫妇投降，吾即收你为弟子。"秦尼道："先生既然戒律精严，我亦何敢过为强求？师尚诏是我教诱他起手，今又杀他，实不忍做此不义之事。先生若肯放我回归德，我劝师尚诏投降，或远遁异域，成先生大功，何如？"于冰道："他如不降，该怎么？"秦尼道："不降，便是不识时势之人，我安肯与他同败？即不辞而去矣。"于冰道："你所言亦近理，我也不逼迫你。你若失信，拿你如反掌之易耳，去罢！"秦尼打一稽首，骑草龙回归德去了。于冰亦借遁回营。

再说秦尼入了归德城，见师尚诏，详言与于冰斗法原委。

师尚诏同诸贼听了，无不惊惧。秦尼道："今官军气势甚大，量归德一城，亦难抗拒王师。我等所凭恃的是法术，今官军营中，又有高出我等百倍之人，不如收拾府库金银，领家属众将，杀出城去，贫僧与妙法夫人前后照应，可保无虞。星夜奔到江南，由范公堤架船入海，在外国另寻一番事业，亦可以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称帝，传及子孙，何必在中国图谋？就是贫僧月前，着元帅亲族并各将妻小尽住永城，也是虑有今日，为走江南留一条便路。

不意永城先被官军打破，反将家属全失。此冥渺中有天意，非人力所能防及。元师宜趁早回头，贫僧的话都是审时度势之语。

倘若归德一破，玉石俱焚，彼时虽追悔，亦无及矣。”师尚诏听了，低头无语。秦尼又着人将妙法夫人请来商议。蒋金花道：“吾师偶尔失利，便就惧怕至此。吾视退开封人马，真同折枝之易，谁肯将数年血汗勤劳，坏於一日！”秦尼复苦口陈说利害，金花不从。秦尼道：“你既执意不从，容俟缓图。”说罢，自回寓所。少刻人来报道：“秦神师不知去向。”师尚诏听得，如失左右臂，不禁举止慌错。命众贼满城查访，并无踪迹。

再说于冰回到了营中，桂芳等迎接人去叩谢，倍加钦服。

坐间叙说秦尼去劝师尚诏投降的话，不知尚诏听他不听。正言间，探子报道：“军门、巡抚二大人领兵同来，已在归德城西十里之外遣将预行安营，不过数里，两位大人就到，随即管总兵差人知会迎接。”桂芳吩咐快备鞍马。于冰道：“朱兄、林兄，亦该随去交令。”桂芳道：“自然该去走走。”三人出营，会齐了管翼，又带领了此番得胜将官，同到军门营中相见，曹邦辅也在中军。诸将上帐，参见报功毕，胡宗宪道：“尔等不至於败北，皆是朝廷洪福，我与曹大人用人之幸。”曹邦辅道：“二位镇台大人身先士卒，竭力疆埸，真令弟辈钦仰不已。朱文炜筹画得宜，林世兄勇冠三军，郭翰、罗齐贤、吕于淳随管大人建立奇功，破贼连营八座。平寇之功，管大人同文炜、林世兄实为第一。”胡宗宪道：“曹大人过於奖誉，歼除些小毛贼，偶尔侥幸得胜，算什么军功？今后只要随我打破归德，方算得奇功万古。”二总兵道：“敢不听大人指示，报效国家！

“宗宪吩咐排会军筵席，与曹大人洗尘。不多时，军中奏起乐来，安放桌椅。巡抚与军门上坐，二总兵左右坐，副参等官下坐，余俱两傍站立。曹邦辅道：“林世兄、朱秀才出奇用力，非在官者比，我与胡大人该与他贺功酬劳才是。吩咐另设一席，在副参之下。“本院还要借胡大人的酒，到先敬他二人三杯。

“宗宪道：“大人要赏饭，可着他二人到中军帐外另坐罢了。

无禄人安可与仕宦同席？”曹邦辅大笑道：“大人能量他二人将来，不能做到军门巡抚么？”胡宗宪瞑目摇头，也大笑道：“只怕还未能。也罢了，既曹大人开了口，就着他两个在副参以下坐坐罢。”文炜、林岱先向军门、巡抚叩谢，次向二总兵叩谢，再次向副参打躬，又向两傍诸文武官谢罪，然后就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中行酒，鼓乐正浓，只见中军官慌来禀道：“圣上差提骑数十人到曹大人营中去了。”众官皆大惊失色，邦辅亦大惊异，心下道：“怎么提骑到来拿我？”飞忙的别了众官回营，二总兵也要辞去探问。故宗宪大笑道：“二镇将亦太世故了，圣主严明，凡我辈大臣贤否，无刻不在胸意间。曹大人诸处俱好，也还有点才情，惟骄之一字未除，所以有此一跌。他是封疆大吏，师尚诏在本省谋为多年，他所司何事？纵容反叛四字，实罪有攸归，即本院亦有失查微嫌，将来圣上问及时，我少不得与他方便一两句，尔等俱备安坐饮酒，无庸代为愁烦。”又吩咐左右：“拿大杯来。今日有一不醉者，本院亦不依。”众官各就坐，中军又奏起乐来。少刻，巡捕官禀道：“曹大人来了。”众官各猜疑道：“既有提骑，为何轻易放回？”胡宗宪率领众官接出去，只见曹邦辅向胡宗宪道：“大人快将军门印请来！”宗宪慌无所措，只得将军门印付与。曹邦辅接了，递与跟随官，旋即往正面一站，向宗宪道：“有圣旨，跪听宣读！

“胡宗宪朝上跪了，曹邦辅取出旨意，朗念道：“胡宗宪身膺军门重寄，不思尽忠报国，自师尚诏叛据归德，宗宪事事畏缩，无异妇人，致逆贼杀官夺城，皆其所致。今差提骑锁拿入都，朕面审一切，其军门印务，着巡抚曹邦辅兼理，率总兵林桂芳、管翼督师速擒巨寇，剿灭众贼，早慰朕望，钦此。”宣读毕，闪过提骑五六人，将胡宗宪脱去官带，就要上锁。邦辅道：“俟入都后再上锁罢。”提骑道：“此系奉旨钦犯，我等何敢徇私？”说罢，上了大锁，勒令交代军门事务。宗宪泪流满面，向邦辅、桂芳等道：“三位大人俱在此，我有何畏缩不前处？

“邦辅道：“此不过圣上急欲收功，借大人鼓励将帅，想蜀日越雪，不久自招白也。”提骑等四入后营，这是要剥索他银钱之意。邦辅又淡淡的开解了几句，随他们去了。一面排香案，谢恩拜印；一面吩咐幕客，写本回奏接印任事日期。众官俱各叩贺。缘胡宗宪按兵睢州，两总兵写书字达知邦辅，邦辅就将两镇书字，并目下贼人情形，同奏书在一处进呈御览。明帝大怒，还要拿他的家属。亏了严嵩开解，有“俟宗宪到京，审明玩寇误国实情，再行重治其罪”，因此才止拿了他一人。

再说邦辅拜印后，升帐坐下，诸官又复行参谒。邦辅道：“大寇未灭，非饮酒奏乐时也。”吩咐将筵席收去，向桂芳道：“镇台领本部人马并投降贼众，我再拨与你人马二千，攻打归德东面；管镇台领本部人马，我拨与你人马四千，攻打归德南面，林公子武勇超群，可当一面之才，今权授为先锋之职，领本部院六千人马、偏将二十员，攻打北面。若参游等官有不受节制，不肯尽力，敢于玩忽者，只管接军法从事。”林岱叩谢。

又向众官道：“西面本部院攻打，朱秀才大有谋画，可充本院参谋之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今日始，你就在我营中居祝”文炜叩谢。又唤过罗齐贤、吕于淳道：“与你二人一千兵，可分为两班，每到夜晚，在归德四面巡查，不得放走反叛一人。”又令参将郭翰道：“与你三千人马，不拘归德那一门外，只拣地势高处扎营；於营内再筑一台，差兵轮流眺望，见贼兵出那一门，你即带兵策应。一边遣人报知本部院，不得遗误。”又将此番克敌攻城有功兵将，汇一名册，详细注明大小功绩，以便将来陆续升题选用。又着幕客做了十数道榜文，命诸将射入城去，内言：“开门接应官兵者上赏，杀贼携首级投降者中赏，私自逾城投降并报贼情、审实非奸细者下赏；有人擒拿或斩首师尚诏夫妻投献者，其功最大，另行保题，不在三赏之内。若军民人等仍敢从贼为乱，拒敌官军，城破之日查出，或被人首告，定行夷灭三族。”又发火牌，星夜催办粮草，饬令各官解交军前，违限日时者，按例从重参处治罪。诺将见邦辅调度井井有条，各互相戒谕道：“新军门与旧军门，天地悬绝，宜事事小心，毋犯军令方好。”

且说师尚诏自秦尼去后，心绪如焚，今又于四门接得曹军门榜文，恐兵民有内变之心，越加愁烦，向蒋金花道：“如今军门又是曹邦辅了，若胡宗宪不在军中，则掣肘伊等者无人，你我事不可问矣。”夫妻正私议间，忽听得城外军声大振，火炮连天。探子禀报：“胡军门已拿解入都，新军门曹邦辅，分遣诸将四面攻城。”尚诏急传令各门贼将用心防守，又问道：“那一门兵最多？”探子道：“军门在西门，西门人马最多。

“尚诏道：“我自据归德以来，从未临阵，即西门兵多，我就出西门，试一试官军强弱。”随即披挂，带三千贼军，放开西门，冲杀出去。官兵和波开浪裂一般，纷纷倒退。曹邦辅听得师尚诏亲出西门，连忙带领众将御敌，看见师尚诏在前，四员贼将，随后赶杀官兵。但见：头戴银兜鍪，顶上撮五色彩线一缕；身披金罩甲，腰间拴八宝玉带一条。两眼圆若铜铃，仿佛半红半碧；满面须如刚爪，依稀非赤非黄。身似金刚略小，头比柳斗还肥。手中大砍刀，舞动时风驰雨骤；坐下卷毛马，跑出去电掣云飞。向日潜逃涉县，今朝名播河南。

曹军门看罢，尚诏马已到面前。邦辅道：“你是师尚诏么？

“尚诏道：“你有何说？”邦辅道：“你本市井小人，理合务农安分，何得招聚逆党，攻夺城池，杀害军民官吏，做此九族俱灭之事？”尚诏道：“皆因汝等贪官污吏逼迫使然。”曹军门大怒，回顾诸将道：“谁与我杀此逆贼？”言未尽，中军副总兵张浣催马提枪，与尚诏战不三合，被斩马下。左哨守备。

谢梦鲤、董昌两将齐出，战不五六合，谢梦鲤左胁中刀；董昌恰待要跑，被尚诏赶上，脑后一刀，砍落马傍。曹军门道：“尚非一二将可敌，众将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齐出马。”贼营四将看见，亦各上前厮杀。曹军门见尚诏凶勇异常，众将陆续落马，忙传令箭，调北门主将林岱快来。大战不过两刻，军门标下官将到损亡了八九员。诸将败将下来。尚诏正要挥兵赶杀，只一将匹马提戟，飞刺面门。尚诏举刀相迎，败下去的诸将又各勒马观看。两人鏖战征尘有八十余合，贼妻蒋金花见尚诏临阵时久，吩咐鸣金。

尚诏听得锣声乱响，只当城内有故，向林岱道：“日已沉西，明日再与你战。”林岱道：“我亦不逼你，且饶你去罢。”两下各自收军。曹军门大赞林岱道：“先锋真神勇也！若再返来一步，吾大军被贼冲动矣。”重加赏劳，使归镇地。林、管二总兵虽知西门交战，因无将令，不敢私动人马。只得亲到军门处请安。邦辅急令速归汛地。

次日，蒋金花向尚诏道：“闻南营系河阳总兵管翼扎营，我今日去报连破八营之仇。”尚诏道：“官军内有一林岱，甚是去得，你须小心他一二。日前吾爱将邹炎，即死于此人之手。

“金花也不回答，领三千人马，杀出南门。管翼带将佐出营观看，但见：头盘（髻狄）髻，上罩飞凤金盔；耳带云环，斜嵌攀龙珠坠。身穿玲珑柳叶之甲，足踏凌波莲瓣之靴。两道蛾眉，湾如新月；一双杏眼，朗若悬珠。年纪三旬，也算半老妇女；容颜妖嫩，还像二八佳人。腕携两口日月钢刀，腰系一壶风雷大箭。

管翼看罢，向诸将道：“此必贼妻蒋金花也，谁要拿住他，不愁不加官进级。”猛听得前军队内都司单元瑚大呼道：“小将擒他！”催马轮斧便砍。金花隔过了斧，问道：“来将何人？

“单元瑚道：“你不用问你总爷的名姓，少刻拿住你，总爷定要收你做个房中人，你叫我的日子在后哩。”金花大怒，匹马交锋。大战数合，金花便走。元瑚赶去，金花回四手一飞捶，打落马下。众将见元瑚落马，一涌杀出，将元瑚救起。金花暗诵咒语，顷刻狂风四起，卷土扬尘，飞沙走石，向官军乱打。

管翼立脚不住，顾不得队伍错乱，领向东南上败走。金花率贼众赶杀。

曹军门听得南门交兵，急发令箭三枝，着东北两路主将，各遣一将，带兵一千，窥看动静。若官军胜，协力攻城，使他不暇救应；官兵败，炎速救援。自己也遣一将，领兵策应。师尚诏在城头看见三门各有人马，向东南飞奔，忙令贼将八员，领兵五千，接蒋金花回城。众贼出了南门，一个个打着呼哨，望官军赶去。蒋金花正在追杀管翼之际，瞧见三路官军前后杀来，急忙带兵回头交战。管翼见有救兵到来，亦招呼败兵回身相杀。蒋金花腹背受敌，正要再施法力，见正南一技人马蜂拥而至，却原来是自己人马接应。金花大喜，正斗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猛听得东北上喊声如雷，当先一将，率兵而至，乃参将郭翰也。他在高处扎营，看得明白，亦领兵来策应。六七路军兵搅在了一处大战，但见：愁云滚滚，旌旗间天地无光；杀气腾腾，鼙鼓震山河失色。

弓弦响处，几多归雁坠长空；鞭影挥时，无数野猿啼古木。将军疲困，隐闻喘息之声；战马歪斜，无暇嘶跃之力。真是盔落头飞争日月，血流腹破定龙蛇。

两军混战多时，金花恐官军再添人马，又怕尚诏亲来接应，城内无人守护，不敢恋战，招呼众贼回城。各路官军随后赶来。

金花向腰间解下一缕红绳，往追兵路上一撒，顷刻变为千尺余长一条红蟒，拦截道路。金花带兵缓缓入城，官军见了，个个惊疑。少刻化为五尺长短红绳一条，众将官方各回营垒。正是：法无邪正，灵验为奇。

个中生克，个中人知。

第三十三回斩金花于冰归泰岳杀大雄殷氏出贼巢

词曰：

雾隐南山豹，神龙归去遥。阿奴惆怅泪偷抛。肯将就，好全消。

贼夫逃至聊欢笑，顿将喉断头枭。怀金两人，同逝军营，且报功劳。

右调《河渎神》

且说于冰自法败秦尼之后，就在桂芳营中居祝桂芳敬之如神明师祖，又叮嘱随行兵丁，不许谈及斗法一字，宣传者立斩。所以军门同管翼两下，俱不知于冰名姓。这日二鬼又来报说秦尼劝师尚诏归海不从，即刻隐遁的话。于冰深羡其知机，将秦尼远避的话，向桂芳说知。于冰又写了秘书一封，着桂芳差心腹家丁到军门营中暗交与段诚，付文炜拆览。到点灯时候，军门忽传各门主将，并参守以上官员，俱到营中议事。桂芳、管翼、林岱各率所属去西营听候。邦，辅升帐，各官参见。邦辅道：“师尚诏不过一勇之夫，无足介意。伊妻蒋金花，深通邪术，尔诸将有何良策，各出所见以对。”诸将道：“逆贼叛乱，小将等不惜身命报国，至言邪法，实是无策可破。”曹邦辅道：“本院到有一法，可以擒拿金花。只要诸将用力，上下一心，则大功成矣。”众将道：“愿闻神策。”邦辅道：“尚诏孤守一城，已是釜中之鱼，其贼众不即解散者，恃有蒋金花邪法也。今后师尚诏出城，林先锋率将御敌。贼将出城，诸将对敌。蒋金花出城，本部院率将对敌。若师尚诏同蒋金花一齐出城，尔诸将须要协力，必须将他夫妻隔为两处。此后交战之时，要互相策应，不必分别营头。俟拿住蒋金花时，然后并力攻城，群贼自然心乱。此时攻城，徒损士卒无益。然各营不可不虚张声势，佯作攻城之状，使群贼坐卧不安。到二鼓以后，偏要鸣鼓放炮，着群贼竟夜支应不暇。”又唤过罗齐贤、吕于淳道：“你二人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仍照前令，绕城游行，以防叛贼逃遁。此后令你二人随行军士，每人各带竹筒一个，长三四尺不拘；竹筒下面打透一孔，内用竹棍抽提，棍头用棉絮包紧，即俗名水枪是也。竹筒内装猪狗血、大蒜汁、妇人精水等项秽物，打探的蒋金花交战时，可率兵竹筒喷去，只有一两点到他身上，则邪法尽属无用。吾闻岛洞列仙，奉行天心正法者，尚要回避此物，况蒋金花耶？他邪法既不能使展，量一妇人凶勇，断不及师尚诏，少有武艺者，即可擒拿。未知诸公以为可否？”众将齐声道：“大人妙算，总在情理之内，邪不胜正，从古皆然，某等俱各小心遵依，共奏肤功。”说罢，令众将速归汛地。此即于冰与文炜书中之调度也。文炜得此书后，打算着将来功名俱在曹部辅手内，乐得暗中献策，使邦辅居名。

再说蒋金花回到城中，尚诏迎着慰劳。金花道：“如今粮草尚可支持，军士也还用命，只是外无救援，强敌困守，日久必生变乱。依我的主见，明早元帅领六千兵，带二将出东门交战。他南北二营必要接应，再着心腹将在城头观望。待他南北二营出兵后，其军势已分。元帅可预伏胆用之将八员，各带兵五百，直冲其西北二营，使他措手不及，城池着我父亲同二子把守。我领兵五千，直冲西营，使曹军门照顾不来。胜则罢了，不胜我再作法。此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使官兵四面迎敌。

一营丧败，则三营俱星散矣。成败之机，在此一举，元帅以为何如？”尚诏道：“此计固妙，只是岳丈年纪过老，二子又太小，俱无威力服人。今诸将士虽说用命，是见你我尚未一败，伊等犹欲攀龙附凤，做开国元勋。今你我俱督兵临阵，城内至亲骨肉无人。日前曹军门又有许多告示射入城内，设或有人开门投降，放入官兵，你我即无家可归矣。依我的主见，今后你我须互相战守，方为万全。”金花道：“既如此，我明早带万人出阵，攻曹军门西营，元帅遣四将带兵一万，劫东门林总兵营寨。两军若胜，分头攻南北二营，元帅再遣兵，四面接应。

这可使得么？”尚诏道：“此计大妙。”定於明早举行。

次早，蒋金花率众出城，声势甚锐。军门遣将御敌，请将战未数合，曹军门带人马先退，诸将皆望西南而走。金花挥动贼众赶杀。约有八九里，军门又遣将回战。金花大怒，当先交锋。正战间，从北来了一枝人马，约有四五百马军一半步军。

贼将看见，分兵来战。那些人马从刺斜里跑去，直奔金花阵前，一个个举水筒抽提，向金花身上喷去，弄的浑身上下青红蓝绿，无所不有。金花恼极，挥兵赶杀，那一枝人马便飞跑去了。正赶间，猛听得背后大炮一声，来了一将，旗上写着“先锋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几个大字，带领着三千人马，从背后杀来，勇不可当。贼将分南北乱奔。曹军门率大众从面前杀回，金花腹背受敌，慌忙拔剑作法，不意一法不应，心上甚是着急。欲带兵回城，后面又有林岱，前面又有曹军门人马，又听得一将大呼道：“军门大人适才有令，说贼妇量无妖法，尔等只要拿他一个，就是大功，余贼便走脱几个也使得。”话方毕，众将各奋勇上前喊一声，将金花围了数层。贼众万人，死命逃奔，止存二三千人马，舍命保守金花。曹军门吩咐擂鼓，众兵将各要立功，杀的贼军无门可入。此时蒋金花力软筋疲，满心只望尚诏救应，被军门右哨下一马兵丁熙趁空一枪，刺放马下。众军将大呼道：“贼妇落马矣！”曹邦辅听得贼妇落马，忙传令道：“吩咐前军拿活的来！”不意金花已被众军马踏得稀烂，贼众俱跪倒求降。

邦辅着记了丁熙名字，差人向三路营中晓谕报捷。正在招降纳叛之际，探子报说：“贼众在东门劫营，与林总兵大战好半晌了。”曹邦辅传令：着林岱速去领兵救应。邦辅又遣参将李麟领兵接应去讫。

再说师尚诏在城头眺望，见金花得胜，向西追赶官兵，忙遣四将领兵一万去东门劫营。众贼听得蒋金花已胜，杀出东门，个个贾勇而前，排山倒海的向林桂芳杀来。桂芳听得东门外喊声大振，慌率诸将御敌。众贼已拔开了鹿角，撞入营门。桂芳只得率众拒挡，未免心慌。忽见北面转出一枝人马，是管总兵的旗号，鼓噪蜂拥，砍杀贼众而来。众贼趁林桂芳无备，以为操必胜之权，正在拚命相持间，今见救兵凶勇，料着不能成事，齐向原路且战且走。南面林岱又转来截杀，众贼慌惧之至。尚诏在城上看得明白，忙遣将带兵接应，救诸贼入城。于冰听得蒋金花已死，贼营无用法之人，急传回超尘，止留逐电，吩咐道：“你可等候归德平后，打听林岱、朱文炜受何官职，到山东泰山报我知道。”说罢，也不与桂芳等告别，驾遁光回泰山去了。

且说师尚诏救回众贼，西门败残贼众有逃回者，言妙法夫人阵亡。尚诏听了，捶胸大哭道：“我本良民，在涉县山中得银三十余万两，做一富家翁，子孙享无穷之福，误听秦尼怂恿，使我一败涂地。今秃贼远扬，爱妻受戮，二子尚在孩提，兄弟陷于永城，弄的王不成王，霸不成霸，虽生之年，犹死这日也。

“说到此处，就欲拔剑自刎。众贼劝解道：“昔汉高屡败，而犹有天下，今城中粮草可支一年，军士尚三万余人，背城一战，尚有胜负未定。再不然，一心固守，视隙用兵，亦是长策。元帅若如此悲啼，岂不摇惑众人心志？”尚诏听众贼开慰，又只得勉强料理军务。

再说桂芳收了人马，重整残破营垒，到后帐正要和于冰说知蒋金花阵亡之事，不意遍寻无踪。桂芳大怒，要斩伺候于冰的军士。军士们痛哭道：“冷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爷听得说蒋金花身死，止说了一句’吾之事毕矣’，吩咐小的们帐外听候。小的们数人，并未敢离一步。转刻看时，就不见了。小的们正要报知，还求大人原情。”桂芳想了想：“冷先生来去，原不可令人窥测，他知贼营中邪术之人已无，师尚诏我等可以力龋既是此意，也该和我父子执手一别，少留一点朋情，竟这样不辞而去。殊觉歉然。”喝退了军士，心上甚是依恋，忽见中军禀道：“军门大人，差官相请！”桂芳随即到西营，见诸将俱在，曹邦辅满面笑容说道：“师尚诏未平，原非我等杯酌之日，然贼妻伏诛，真是国家大快事，不可不贺。”少刻，大陈酒席，众将次第就坐，各叙说前后争战的话。管翼又说起蒋金花飞砂走石，打的众军头破骨折，真是亘古未有的奇异事。军门同众官俱大笑。

桂芳道：“这些小术，何足为奇！日前秦尼姑斗法，方算的大观。”林岱、文炜各以目相示。桂芳自知失言。曹邦辅大惊道：“我到把这秦尼姑忘了。此尼精通法术，系蒋金花之师，怎么从不见他出来？方才林镇台言及，本院又添一大心病矣。”忙问斗法之事如何，桂芳已经说出，难以挽回，遂将朱文炜被恶兄嫂百般谋害，致令流落异乡，将文炜帮助林岱的话隐过不说，止言文炜素与林岱是结义弟兄，后遇冷于冰资助盘费，始得寻林岱至荆州；又详细说朱文魁夫妻吞谋财产，引盗被劫的事。

众官听了，也有笑骂文魁的，也有替文炜叹息的。

后又说到于冰如何安顿文炜妻子，亲到怀庆相告，如何被林某父子相留，众官无不叹为高人义士。又将隐藏在军中，与秦尼姑如何斗法，如何驾云雾追赶秦尼，秦尼劝师尚诏不从远遁，若不是此人，贼众还不知猖狂到甚么田地！众官俱各惊奇道异，称羡不已。曹邦辅听罢，连忙站起道：“此本朝周颠、冷谦之流，乃真仙也。既有此大贤，总他不愿着人知道，林镇台也该密向本院说声。”吩咐左右：“将酒席从新收拾整洁，待本院亲去东营，请冷先生来，大家再饮。”桂芳慌忙告禀道：“冷先生已用神术遁去矣。适才总兵正为此事，要重处军士。

“林岱、文炜听了，各大惊失色。邦辅道：“此话果真么？”

林芳道：“总兵焉敢在大人前欺罔一字？”又将于冰适才走法，备细一说。邦辅道：“总去也只在左近，可遣官率精骑八面赶寻。”林岱禀道：“此人日行数千里，日前秦尼斗法，不过骑草龙逃去，此人即於马上一跃，飞身太虚，此林岱目睹者。

既已遁去，如何肯回？军将等该从何地赶起？”邦辅抚膺长叹道：“此非是本部院无缘见真仙，皆林镇台壅蔽之过也。”又问朱文炜原由，文炜照桂芳所言，又委曲陈说了一遍。邦辅咨嗟良久，向众官道：“此神仙中之义士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得一见，殊可恨耳。”

不言众官饮酒叙谈，且说朱文炜自与殷氏会面之后，总在后院厨房内做刷锅洗碗烧火之事，少不如法，便受众人叱喝。

遇性暴贼人，还要脚踢拳打。即或与殷氏偶尔相遇，两人各自回避，恐招祸患。师尚诏据了归德，催各贼将家属同入永城，乔大雄因永城去归德远，又钟爱殷氏，恐怕不能随时取乐，将别的女人尽行打发入永城，单留殷氏在富安庄，又拨了本村两个妇女服伺。后来师尚诏遣心腹贼将于各乡堡党羽内，拣选丁壮，止留老弱男子在家，其余尽着赴归德助战。贼将要着朱文魁去当军，殷氏有的是银子，行了贿赂，将他留下。自大雄赴归德后，殷氏又用银钱衣物买嘱服伺的两个妇人；又重赏厨房中做饭菜等人，一路买通，每晚与文魁同宿，重续夫妻旧好，日夜商量逃走之法。又听得传说，师尚诏屡败，所得四县全失，各路俱有官兵把守，恐被盘问住，到了不得。殷氏素日极有权术，到此时也没法了。文魁也恋着殷氏，不忍分离。

一日，日西时分，殷氏正在院中闲立，见乔大雄狼狈而来。

殷氏接入房中，乔大雄道：“此刻这命才是我的了。”殷氏道：“这是何说？怎么连帽儿也不戴？”乔大雄道：“还顾的戴帽儿哩！今早我随妙法夫人出阵，与官军对敌，原是大家要藉仗他的法术取胜。谁想他并不使展法术，惟凭实力战斗，被人家一枪触下马去。我见势头大坏，舍命往外冲杀。喜得那些官军都以妙法夫人为重，我便偷出重围，将盔甲马匹弃在了路上。

因心上结计着你，与你来相商：如今秦神师也走了，妙法夫人也死了，师元帅死困在归德了，不久必被官军擒拿，还跟随他做什么？我想家中有的是银子和珠宝，我与你可假扮村乡夫妇，逃奔江南，或山东山西，还可以富足下半世。你看好不好？

“殷氏听罢，半晌不言。大雄怒说道：“你想是不愿意么？”

殷氏笑道：“我为什么不愿意？你忙甚的？且歇息几天，我与你同行。”大雄道：“十分迟了，归德一破，被同事人拉扯出来，就不好了。”殷氏道：“师元帅也是个英雄男子，归德城现有多少人马，就这样容易破？总破也得一个月。我定在后日与你同行，我也好收拾一二。”大雄道：“就是后日罢，也不过是耽延一日多工夫。”殷氏着妇人们预备酒饭。少刻，秉起烛来，大雄净了面，更换了衣服。到定更时，酒肉齐至。段氏与他斟上酒，开慰道：“你要放宽心胸，师元帅即或事败，你又不是他的亲戚族党。那些官儿们也想不到你一人身上。你吃几杯罢，也着不得个惊怕。”又吩咐两个妇女道：“你们都去安歇了罢，杯盘等物，我自收拾。把酒再拿两大壶来，我今日也吃几杯。”须臾，将酒又取到，殷氏着暖在火盆内，又嘱咐两妇人去安歇，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与厨下，也都睡了罢，一物俱不用了。

“

二妇人去后，殷氏将门儿闭了，与大雄并肩叠股而坐，放出许多的狐媚艳态，说的话都是牵肠挂肚，快刀儿割不断的恩情。让大雄拿大杯连饮，弄的乔大雄神魂飘荡，两个就在酒席旁云雨起来。殷氏淫声艳语，百般的嚼念，比素常加出十倍风情。两人事毕，又复大饮。殷氏以小杯拼大杯，有时口对口儿送饮，有时坐在大雄怀中劝吃。直到二更时分，大雄满口流涎，软瘫在一边。殷氏开了房门，亲自到各处巡查了一遍。见人都安歇，悄悄的到厨房内，将文魁叫出来，说与他如此这般行事。

文魁听了带了大钢刀一把，随段氏走来，先偷向门内一看。灯光之下见大雄鼻息如雷，仰面着在炕上睡觉。殷氏将文魁拉入来，教他动手。文魁拿着刀，走至大雄身旁，两手只是乱抖，向殷氏道：“我，我不。”殷氏着急道：“错过此时，你我还有出头的日子么？怎么把我不的话都说出来？”文魁道：“我怕，怕他醒了。”殷氏唾了文魁一口，夺过刀来，试了试，觉得沉重费力。猛想起柜头边有解手刀一把，取下来一看，锋利无比。忙将大衣服脱去，止穿小袄一件，挽起了袄袖，跪在大雄头起，双手抱住刀柄，对正大雄的咽喉，用力往下一刺，鲜血直溅的殷氏满脸。半身俱是。大雄吼了一声，带着刀子从炕上一迸，跌在了地下。文魁叫了声“呵呀”，也倒在地下。

殷氏在炕上往下一看，见大雄喉内喘息不止，两条腿还一上一下的乱伸不已。再看文魁，也在地下倒着要往起扒。殷氏连忙跳下炕来，将文魁扶搀，着他动手，再加几刀。文魁起来坐倒者四五次。殷氏见他无用，自己又将那把大刀拿起，在大雄头脸上劈了十几下，见不动转了，方才住手，将刀往地下一丢，斜倒，在炕上歇气。文魁方才扒起来，看了看大雄，早已死了，满地都是血迹。文魁用手指点着殷氏道：“你果然算把辣手，也该收拾起来，我们好走路，被他们知道，都活不成。

“殷氏道：“我再歇歇着，此时浑身到苏软起来。”原来殷氏非深恨乔大雄，下此毒手，只因屡听传闻，师尚诏连失四县，并连营八座。他是个有才胆的妇人，便想到师尚诏大事无成，将来必受乔大雄之累，已早萌杀害之心。假如师尚诏屡胜，开疆展土，他又要想做新朝元勋之夫人，以乔大雄为真骨肉，朱文魁又安足动其挂念耶？今又知秦尼已去，蒋金花阵亡，其志决矣，许在三天内同去江南等处，恐一时下手不得。不意大雄一入门，就被他灌醉，厨下叫文魁时，已说明主见，同带了大雄首级到虞城，或夏邑报功。他还要想得意外的富贵，或者启奏了朝廷，大小与文魁个官儿，一则对文魁好看，二则遮盖他的丑行，三则免逆党牵连之祸；也是有一番深谋远虑，并不是冒昧做出来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再说殷氏歇了一会，将钥匙递与文魁道：“正面柜内还有四千多两银子，你取去罢。”文魁将柜子开放，见银子俱未包封，都乱堆在里面，心上反不快活起来，站在柜边思索。殷氏知道他的意思，说道：“我们还要走路，量力带上几百罢。”

自己也下地来，用那把大刀将乔大雄的头锯下，盛在个毡包内，然后洗了手脸，换了衣服，身边贴肉处带了两大包珍珠。朱文魁将银子满身携带，已没处安放了，还呆呆的相端那柜子。殷氏道：“我已收拾停妥，快走罢，此时已交五更了！”文魁走了两三步，觉得着实累坠，定要教殷氏分带。殷氏道：“我还要抱人头，能带多少？”说了好一会，带了一百多两，方才吹灭了烛，悄悄的走至后院，开了门，两人放胆行走。外面院落虽多，都不关闭，是防有变乱，大家好逃走的意思。夫妻走了好几层院子，也有听见脚步响隔歇。殷氏道：“这是甚么地方？

我们做的是甚么事？才走了几步儿，就要歇息么？”文魁道：“我身上沉重，如何不歇？”殷氏道：“你弃了些罢！”文魁道：“弃了如何使得？我不如埋了些，将来好再齲”说罢，又将银子埋了几百，方才向夏邑走去。正是：妻被贼淫家被劫，今宵何幸皆归结？

莫嫌那话本钱贴，旧物犹存不必说。

第三十四回囚军营手足重完聚试降书将帅各成功

词曰：

非越非吴因何恼，无端将面花打老。献首求荣，原图富贵，先自被他刑拷。

脉脉愁思心如搅，门说道同胞来了。细问离踪，几多惊愧，深喜天垂报。

右调《明月棹孤舟》

且说林桂芳自军门宴罢之后，奉曹邦辅将令，着诸将并力攻城。一连攻了两昼夜，反伤了许多士卒。皆缘贼众知道罪在不赦，因此拼命固守。这日在营中看着军士修理云梯轰车之类，只见中军官禀道：“有本镇属下守备本仁今镇守夏邑县，遣兵解到夫妇二人。言在夏邑路西十八里内，被巡逻军士拿住，审明男叫朱文魁，女殷氏，俱虞城县人。为贼将乔雄拿住，在富安庄两月余，今趁便杀了乔大雄，携首级到夏邑报功。并言富安庄实系贼众停留之地，请兵剿除。文魁身边还带有许多银两，未查数目，外有该守备详文一角呈览，并请求下。”林桂芳心内疑惑道：“这人的名字，不是朱相公的哥哥么？”随即到中军帐坐下，看了来文，吩咐左右带入来。少刻，将男妇二人带入，跪在下面。桂芳问道：“你叫朱文魁么？”文魁道：“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问道：“殷氏是你妻子么？”文魁道：“是。”又问道：“有个朱文炜是府学秀才，住在虞城县柏叶村，你可认得么？

“文魁随口应道：“这是小人的兄弟。”桂芳道：“他妻子姜氏可在家么？”文魁心下大惊道：“怎么他知的这般详细？”

忙禀道：“小人兄弟文炜已同妻子姜氏，四川探亲去了，如今尚未回来。”桂芳笑道：“我把你这千刀万剐的狗囊，我也有遇着你的日子，你做的事体，本镇备细都知，我也没功夫与你这骡子肏的较论！”吩咐左右，先打五十个嘴巴。众兵喊了一声，打的文魁鼻口流血，顷刻青肿起来。又着将殷氏也打五十个嘴巴，众兵又喊了一声，打的殷氏哀声不止，将左腮两个牙也打吊了。打完，桂芳问解来的兵丁道：“他的银两在何处？

“兵丁们禀道：“小的们彼时搜拣出来，在本官面前呈验，本官仍交还他，如今都在他身上带着。”桂芳道：“取上来我看。

“左右向文魁身边取出，放在一傍。桂芳问殷氏道：“你身边有多少？”殷氏道：“并无一分。”桂芳向左右道：“搜！”

殷氏听见要搜他，连忙从身边取出来道：“止有这一百多银子。

“桂芳道：“你怎么说一分没有？我知道你这小淫妇子，狡滑的了不得，朱文魁儿硬是你教调坏了。”吩咐再打二十个嘴巴。

殷氏痛哭求饶。桂芳道：“我分明没有夹棍，若有，我定将你两个丧良鬼一人夹一夹棍才好。”又吩咐左右打了十个。桂芳着书办与了批文，打发押解兵丁回去，又兑了银子数目，共四百四十余两，交付中军官收存，文魁同殷氏除埋了外，还共带银六百余两，被夏邑上下兵丁刮刷了二百多两，所以只有此数。

桂芳复问文魁道：“你杀的贼头在那里？”文魁将毡包递与军士。军士打开，桂芳看了，问文魁杀的原委，并富安庄内举动。

文魁都据实禀说。桂芳道：“你两个真是廉耻丧尽，还有脸来报功？本镇今日只不往反叛内问你，还是看你兄弟的情分。”

吩咐锁禁在后营。朱文魁与殷氏摸不着头脑，到像与林总兵有大仇的一般，这样处置。殷氏哭的如醉如痴，同往后营去了。

桂芳着人去北营将林岱请来，详言朱文魁夫妇报功，并各打了六七十个嘴巴，监禁后营话，“心上快活不过，因此叫你来商议。还是当反叛的处死，还是解赴军门，若教朱相公知道，那孩子又要讨人情。”林岱道：“父亲这件事做的过甚了！受害者是朱义弟，我们不过是异姓知己，究竟是外人。他弟兄虽是仇敌，到底是同胞骨肉。况朱文魁妻被贼淫，家被贼劫，报应已极，我们该可怜他才是。况他又是杀贼投首，父亲如此用刑，知者说是为文魁弟兄家务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知者岂不生疑？且阻将来杀贼报功之路。就是朱义弟闻知，也未免心上不歉仄。又将他的银两拘收，越发动人议论了。”林桂芳听了，有些后悔起来，勉强笑道：“我不管他是谁的哥嫂，像这样人不打，更打何人！

“林岱道：“朱义弟事，军门大人前已尽知，莫若将此事启知，看曹大人如何发落。文魁既说富安庄是反叛巢穴，这事岂可隐昧不言？父亲还该亲到辕门一行为是。”桂芳道：“我收他的银子，本意是与朱相公使用。你方才的话也有道理，我此刻就见军门。”又吩咐中军道：“朱文魁，我儿子与他讨了情分，可将他夫妻的锁开了，那四百多银子你当面交与他，说与他知道。”说罢，父子一同出营。

林岱回汛，桂芳到军门处禀见。曹邦辅请入相会，桂芳将朱文魁杀贼报功，并自己处置的话，详细启知。邦辅大笑道：“打的爽快！若教朱参谋知道，虽本院亦不好动刑矣。”桂芳道：“文魁言富安庄实群贼家属潜聚之所，理合遣兵操除。”

邦辅道：“这使不得。本省像这样庄村，竟不知有多少，只可付之不见不闻。嗣后若有人出首，非师尚诏至亲骨肉，一概不准，只可暗中记名。俟平师尚诏后，自然要细加查拿。此刻一拿，内外皆变，非弭乱之道也。”又着人请朱参谋来。少刻，文炜拜见。邦辅就将桂芳所言说了一番。文炜听知哥嫂从贼巢遁妇，又听知桂芳重加责处，心上甚是恻然，回禀道：“生员祖父功德凉薄，因此萧墙祸起，变生同胞，家门之丑，不一而足。今夫妻于万死一生中，匍匐於义父林总镇营内，情甚可怜。

生员欲给假片时，亲去看视，未知可否？”说罢，泪眼盈眶，不胜凄楚。桂芳见此光景，觉得没趣起来。邦辅道：“令兄备极顽劣，你还如此体恤，足征孝友。本部院安有不着你看望之理？就是林镇台薄责几下，亦是人心公愤使然。你慎勿介怀。

“文炜道：“生员义父素性爽直，就是生员祖父在世，亦必大伸家法。义父代生员祖父行法，乃尊长分内事，何为不可。”

说罢，同桂芳辞出，到了东营。文炜参拜桂芳，桂芳又自己说了几句性情过暴的话，方着他到后营。

文炜走将入去，见他哥嫂脸上青红蓝绿，与开了染匠铺的一般。上前抱住了文魁，放声大哭。文魁看见是他兄弟文炜，置身无地，也放声大哭，殷氏也在傍边大哭，三个人哭下一堆。

哭了半晌，文魁跪下道：“愚兄原是人中畜类，你看父母分上恕我罢！”文炜亦连忙跪下叩头道：“哥哥休如此说。此皆是我弟兄们时命不通，故有此分离之事。”又起来向殷氏下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氏幸亏脸上盖了许多嘴巴，不然也就羞成火炭了，连忙还礼不迭，一句话也不敢说，三人方才坐下。文魁就要诉说自己的原委，文炜道：“哥哥嫂嫂的患难，兄弟知之至详且切。到是兄弟的事，哥哥必不知道，待兄弟详细陈说。”遂从四川遇冷于冰起，说到姜氏同段诚家女人寄居在冷于冰家。文魁夫妻听了，又愧又喜，一齐合掌道：“但愿我夫妻做万世小人，只愿你夫妻重相聚首，多生些桂子兰孙，与祖父增点光辉。我夫妻亦可少减罪过。”文炜又说目今与军门曹大人做参谋，文魁大喜道：“此皆吾弟存心仁厚，故上天赏以意外遭逢。若我夫妻际遇，真令人不堪回想。”文炜又道：“林大人是热肠君子，哥嫂切勿介意。兄弟在军营中办事，不得时时相见，我送哥嫂到林义兄营中住几天。待平贼之后，自可朝夕相聚。家中断去不得，兵荒马乱，恐再蹈意外之虞。”

随向桂芳的家丁道：“你们与我叫段诚来。”不想段诚在帐外已久，听得叫他，答应了一声，走入来，也不与文魁夫妻问候叩头，白白的站在一边。到是文魁道：“段诚，我脸上甚见不得你。”段诚和没听见的一般。文炜吩咐道：“你到北营先锋林爷处，就说是我的胞兄嫂今日暂去后营内住几天，一切饮食，照拂一二，改日面谢。”段诚去了。文魁道：“愚兄在贼巢中带来银四百余两，固是不洁之物，老弟可收用了罢。”

文炜道：“兄弟在军营，正缺使费，此银来得甚好。”急忙收下。殷氏向怀中也掏出那两包珠子来，打开向文炜道：“此是我的两包臭物，不知二叔肯赐光否？”文炜道：“此珠大而白润，甚好，但军中用他不着，嫂嫂留着罢。”殷氏羞的哭了。

文炜恐伤兄意，改口道：“我不是不收嫂嫂的，实因军营用他不着。既承眷爱，我将来与弟妇用罢。”即忙揣在怀中，殷氏方才止住泪痕。不多时，林岱的家丁着人抬两剩轿子来接。文炜将银两并珠子俱交与段诚，又到桂芳前禀明，方同文魁、殷氏出营，自己也回西营去了。

且说师尚诏被困孤城，心若芒刺，欲临阵，又怕失机，越发人心动摇，坐守又非常计，逐日家长吁短叹，深恨秦尼。一日，正捧杯痛饮，贼众又拾得告示几张，言逆犯止师尚诏一家，其余皆系误为引诱，今后凡失身贼中，能逾城投降者，准做良民，将来阖家免坐；接应官兵入城者，准做四品武官；生擒师尚诏投降者封侯，斩首者次之；若仍固结党羽，抗拒王师，城破之日，男女尽屠等语。师尚诏看了，倍加心惊，行走坐卧，总着心腹数人围绕。此夜缒城投降官军者数十人。尚诏严责守城贼将，这夜逾城投降者更多。三鼓后，火炮之声震的城内屋瓦皆动。尚诏亲自上城，率众守御。天明官军始退，午时又来攻打，申时又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诏见内外援绝，人心日变，大会群贼，为战守之策。贼众议论纷纷，究无定见。尚诏道：“吾以孤城，焉能抗河南全省人马？耽延日久，诚恐天下兵集，欲走亦无路矣。日前秦尼劝我由永城趋砀山等路，奔江南范公堤入海，另行事业，我彼时未曾依允。今时势危急，限尔等两日内各收拾应带之物，分别前后，开路者何人，保护家口者何人，都要拣选精锐，方为万全。”贼众道：“余事都易处，惟粮草最难。依小将等意见，莫若随地劫掠，亦可足用，定在后日三鼓起行。还有一计，先驱老羽者率百姓劫西南北三面营寨，牵住官军，使他不暇追赶。

老弱等众以及百姓，有不从者立斩，然后元帅同我等并力出东门。既出城后，仍须元帅断后，庶官军不敢穷追，再分遣诸将连路设伏。若能就便攻破永城，救元帅暨诸将家口，更是妙事。

“尚诏道：“尔等所议亦妥。只是属下诸人，贤愚不等，设或泄漏，使曹邦辅知道，反受掣肘。从此刻为始，除原旧守城将士外，每城上一面，各添巡逻将士十员，日夜轮流走动，杜绝奸谋。有人拿获投降人一名，赏银一百两。”尚诏号令已毕，诸贼将各去准备。内中老弱贼众听了，心下甚是不平，一个个三五合伙，在背间议论：“怎么强壮者都随他逃走，老弱的就该同百姓去劫西南北三营，替他们挨刀？我们要大家设个法子，教他少壮者先死。”内中有几个道：“他如今四面添了巡逻，日夜稽查，投降的话，断断不能。若开门接应官兵，我们又无力量，只有个待官兵攻城时，佯为救应，将他们的密谋详详细细写几封书，拴在箭上，射将下去。到那日定要分拨我们去偷劫官军营寨，只管听他的驱使，分出西南北三门。出去时，一遇官军，就跪倒求降。难道官军连投降的也乱杀不成？”众人道：“此说大通，各要留意，彼此互传，弄的百姓们也都知道，人人痛恨。”

到晚间，官军攻城，各拾得许多书字，向四门主将投递。

众将不要而同，齐到军门营中计议。曹邦辅道：“此书字是贼人穷极计生，设法诱敌，亦未可知；或竟是实情，亦不敢定，我们勿论虚实，总要预备。诸将有何奇谋，可速说来。共成大功。”只见参谋朱文炜献策道：“贼众固真假未定，此事最易裁处。书字内言明日三更，师尚诏出东门逃走，西南北三门，遣老弱者劫营。就依他的书字，明日日落时，四门加力攻打，坚他速走之心，一更时分，便退兵不攻。大人同林、管二镇台。

吩咐各营，俱严装饱食，率兵等候。若认真劫营，便与他相杀。

若实在投降，请二位镇台入城安抚。东门少拨人马，留一条走路，让他逃去，亦不必阻挡。着北门林先锋带人马先去永城要路三十里内埋伏。此刻即用羽檄行文江南文武，备兵截杀，以防漏网之贼。师尚诏出东门逃走，则归德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贼众投降属真，大人可留将镇守，亲率诸将追杀；若贼众过期不劫营，或出城仍行对敌，则师尚诏不逃走可知。即速遣人将林先锋唤回，镇守北营。”话甫毕，众将齐道：“朱参谋此计周详审慎，极其稳妥，就照此施行。”曹军门道：“还有一说，如贼众假借投降，引诱我兵入城。林、管二镇台岂不误遭毒手？依本院主见，贼众投降时，可先遣勇将，分三门入城安抚，二镇台随后入城，以备不虞。此慎重之道也。尚诏既去，本部院率兵追杀，与林先锋合击。城中安抚后，余军赶来会剿，擒拿逃散余党，方为万全。”诸将道：“大人神算无遗，尚诏成擒必矣。”众将议定，各回营去了。

到了次酉本时，官兵四面攻城，尚诏亲自支应。待到三更，先遣贼将逼押老弱贼众同百姓开西南北三门，出城劫官军营寨；自己带贼众还有两万余人，保护家属同行杀出东门，止存了八九千人。不想少壮贼中半是老弱贼众子侄亲戚，见尚诏逃走，早料他凶多吉少，皆趁便回城，赶赴西南北三门，随众投降。林、管二总兵遣将安抚镇守，一面各带兵追赶下来。尚诏走了七八里，先是曹军门人马赶到，两军互有杀伤。尚诏率众且战且走。少刻，林管二总兵又带兵围裹上来，贼众力战，死亡十分之四，家口并所有俱为官军所得。沿途投降者又去了一二千人。尚诏走至天明，方杀出重围。四顾跟随众贼，仅存三千多人。再看地界，才离归德不过十七八里。心下大为惊惶，传令众贼：“有马者随行，无马者不必勉强，各寻一条生路去罢，也算你们辅佐我一常”说罢，含着泪，挥着手，打马如飞的向东南奔驰。众贼有不忍割舍者，犹舍命相随。未四五里，只听得前面一声炮响，人马雁翅般摆开，当头一将，正是林岱。

贼众看见，喊一声，跑去了一半。尚诏此时人困马疲，交手后，急欲脱身，又被林岱一枝戟搅住，支应不暇。又听得背后喊声大震，心内一着慌，未免刀法疏漏。林岱趁空一戟，刺中肩甲，倒下马来。军士一齐上前拿住，诸将分头赶杀贼众。少刻，军门二总兵大队俱至。林岱迎上去报功，邦辅大喜，奖誉道：“将军之勇，今古罕俦。吾遣君埋伏此地，知非将军不能了此巨孽也。本院报捷时，必首先保题。”随传令诸将，各分兵四路追杀余众，并押解尚诏并他子女亲属回归德。正是：登坛秉钺元戎事，斩将擒王大将才。

露布传闻天子悦，三军齐唱凯歌回。

第三十五回沐皇恩文武双得意搬家眷夫妇两团圆

词曰：

风云际会为难，今日报莺迁。荣膺宠命列朝班，文武两心安。

握管城，书彩简，遣役迎迓宅眷。从兹夫妇喜相逢，拭目合欢眼。

右调《喜迁莺》

且说曹邦辅率领诸将回至归德，擒拿余党，安抚军民。遣军将从永城将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家属提来，委文武大员会审，招出许多容留逆党的村庄，派林、管二总兵使将分头擒拿。一边写本，遣官入都奏捷，详叙各将功绩，以文炜、林岱为第一，管翼、郭翰等为第二，林桂芳、吕于淳等为第三，马兵丁熙军营已授千总，听候旨意。诸将闻邦辅叙功等第，无不悦服。先将师尚诏并其子女，遣官押解入都，余贼俟审明，酌夺轻重再解。复自行检举失查师尚诏，并参地方等官以及失陷城池文武。捷音到朝中，明帝大悦，随颁旨星夜到归德。诸将跪拜，宣读道：师尚诏本市井无赖之徒，该地方文武，并不实心任职，养成贼势。致过党潜藏各州县至数万之我，攻城掠地，杀戮官民，叛逆之罪，上通于天。今尚诏并其子女亲族、曹邦辅奏称，已差官解送入都；其余从贼，着户部侍郎陈大经、工部侍郎严世蕃，星弛归德，会同曹邦辅研审，务须尽搜党羽，分别定拟具奏。邦辅才兼文武，赤心报国，朕心嘉悦，着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其失查师尚诏，皆因历任未久，相应恩免交部。其余失查文武地方等官，理合严惩，以肃国法，统交陈大经、严世蕃。

曹邦辅审明有无知情纵寇，拟罪奏闻。总兵管翼，身先士卒，连破贼众八营，著有劳绩，着升补松江提督。其总兵原缺，着邦辅委员，暂行署理，侯朕另降谕旨。参将郭翰，遇副将缺出，该部即行奏明题补。朱文炜、林岱，俱系无禄人，非在仕籍者可比。乃一能出奇制胜，具见筹画得宜；一能先克永城，全获逆党家属，又复生擒巨寇，厥功甚大。着即驰驿来京，引见后，再授官爵。林桂芳、罗其贤、吕于淳，俱交部从优议叙。其余有功将弁并阵亡官员士卒，俟邦辅查奏到日，另降恩旨。各营兵丁，按打仗勤劳论功，咨送兵部，以指挥、千把，陆续补用。

今先赏两月钱粮，其枪刺蒋金花之丁熙，甚属勇敢，亦着送部引见。余依议。

旨意读罢，欢声若雷。大小官员谢恩后，又各向军门叩谢。

林岱、文炜，另谢提拔之恩。邦辅大喜，留两人在公馆酒饭，本日俱拜为门生。邦辅大喜，各赠路费银二百两，令速刻起身。

二人辞出，忙忙的拜别了各官，同到林岱营中。文炜向他哥嫂道：“兄弟已奉旨，驰驿引见。此行内外，虽不敢定，大小必有一官。引见后，自必星速差人迎接哥哥嫂嫂同住，好搬取父亲灵柩。林义兄已在军门前交了兵符。此营是曹大人官将统辖，我们一刻不可存留，适才军门曹大人赏了路费银二百两，哥哥可拿去，回拍叶村李必寿处暂住，等候喜音。我已托林义兄预备下官车一辆，差军兵四人，护送还家。连日贼党，俱各拿尽，不必惧怕。”文魁听见引见甚喜，要到桂芳面前谢谢。文炜道：“我替表说罢。”又嘱咐了几句家中话，才打发夫妻二人起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林岱亲自送别。

次日文炜同林岱拜别了桂芳，一同连夜入都。先到兵部报了名，并投军门文书，不过两三天，就传引见。两人入得朝来，但见：禅云笼凤阁，瑞蔼罩龙楼。建章宫、祈年宫。太乙官、五作官、长乐官，官宫现丹极楹绣户；枫宸殿、嘉德殿、延英殿、鸑鹭殿、含元殿，殿殿见玉阙金阶。鸳鸯瓦与云霞齐辉，翡翠帘同衣冠并丽。香馥椒壁，层层异木垂阴；日映花砖，簇簇奇葩绚彩。待漏院，规模远胜蓬莱；拱极台，巍峨何殊兜率。真是文官拜舞瞻尧日，武将嵩呼溢舜朝。

这日明世宗御勤政殿，文武分列两倍，吏、兵二部带领二人引见。两人各奏姓名年岁籍贯讫。天子见林岱气宇超群，汉仗雄伟，圣心大悦，问林岱道："师尚诏是你擒拿的么？"林岱奏道："是臣在归德城东三十里以外拿的。"天子道："你可将屡次交战详细奏来。"林岱奏了一遍。天子向众阁臣道："此国家柱石材也。"阁臣齐奏道："此人人才武勇，不愧干城之选？"又问文炜献策始末，文炜将平归德三策次第奏闻。

天子向阁臣道："宋时虞允文破逆亮于江上，刘琦谓国家养兵三十年，大功出于儒者。朱文炜其庶几矣。"又问前军门胡宗宪如何按兵睢州，致失夏邑等县，文炜尽将胡宗宪种种退缩实奏。严嵩听了，甚是不悦。天子道："胡宗宪真误国庸才。"

遂传旨将伊二子俱革职下狱。又问阁臣道："朱文炜直陈是非，可胜御史之任。'，严嵩道："御史乃清要之职，历来俱用科甲出身者。文炜以秀才谈兵偶中，骤加显擢，恐科道有后言。

"天子道："然则应授何职？"严嵩道："朱文炜可授七品小京官，林岱可授都司守备。"天子道："信如卿言，将来恐无出谋用命，为国家者矣。"随降旨：朱文炜着以兵部员外郎即用，林岱人甚去得，着实授副将，署理河阳镇总兵，代管翼之缺。速赴新任。两人谢恩下来，文炜在兵部候补，林岱有速赴新任之旨，不敢久停，将本身应办事体料理了几天，与文炜话别。文炜知林岱还要去见军门，托他将文魁夫妻送人都中。自己在椿树胡同看了一处房住下，又收用了几个家人，买办了一分厚礼，书字内备写于冰始末，救济得官缘由，差段诚同一新家人，星夜往成安县搬取姜氏。

再说姜氏自到于冰家，上下和合，一家儿敬爱，与亲骨肉无异。每想起与亲哥嫂同居时，到要事事思前想后，不敢错说一句。主仆二人，甚是得所。冷逢春遵于冰训示，非问明姜氏在处，再不肯冒昧入内。每日家在外边种花、养鱼、看书，连会试场也不下了。一日，正在书房院中看小厮们浇灌诸花，只见一个家人禀道："姜奶奶家人来了，有礼物书字。"逢春着请入庭院西书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坐不多时，拿入礼物来，逢春看了看，值一百余两，两副全帖，一写“愚小侄朱文炜”，一写“愚盟弟”称呼。将书字拆开一看，里面备述他夫妻受恩，以及得功名的原委，俱系他父亲始终周全，如今以兵部员外郎在京候补。字内兼请逢春入都一会，意甚殷切。逢春看了大喜，随即入内与他母亲详说，早有人报知姜氏、卜氏同儿媳李氏，到姜氏房中道喜。把一个姜氏喜欢的没入脚处。

随着人将段诚叫来要问话。李氏回避了，卜氏也要回避，姜氏道：“我家中的话，还有什么隐瞒母亲处，就是段诚，也是自己家中旧人，大家听听何妨。”卜氏方才坐下。少刻，段诚人来，先与卜氏磕了四个头，后与姜氏叩头，回头看见他妻子也在，心上甚是欢喜，问候了几句。姜氏教他细说文炜别后的始末。这段诚从四川老主人说起，说到殷氏被乔大雄抢去，卜氏忍不住大笑起来。又说到殷氏杀了乔大雄，夫妻报功，被林总兵打嘴巴的话，把一个卜氏笑的筋骨皆苏，姜氏同欧阳氏也笑的没收煞。段诚整说了半天，方才说完。卜氏道：“可惜路远，我几时会会令嫂，他到是个有才有胆的妇人。”欧阳氏道：“那样的臭货，太太不见他也罢了。”段诚又道：“林岱林老爷起身时，小的老爷已托搬他两口子来京，大要也不过二十余天可到。”卜氏又细问于冰去向，段诚又说了一番，卜氏也深信于冰是个神仙了。段诚出来，外面即设酒席款待。饭后，逢春将段诚叫去，细说于冰事迹，心上又喜又想。次日，段诚禀明姜氏，就要雇骡轿。卜氏那里肯依？定要教住一月再商。

段诚日日恳求，卜氏方才许了五天后起身。

自此日为始，于冰家内天天总是两三桌酒席，管待他主仆。

卜氏李氏婆媳二人，各送了姜氏许多衣服、首饰等类。逢春写了书字并回礼，也用盟弟称呼，又差陆永忠、大章儿两个旧家人护送上京。卜氏又送了欧阳氏衣服尺头等物。主仆们千恩万谢。姜氏临行，坐骡轿大哭的去了。在路走了数天方到，文炜已补了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夫妻相见，悲喜交集，说不尽离别之苦。文炜厚赠陆永忠等，写了回书拜谢，姜氏与卜氏、李氏也有书字，就将殷氏的珠子，配了些礼物，谢成就他夫妻之恩。

凡逢春家妇人妇子，厚薄都有东西相送。临行又亲见陆永忠、大章儿，说许多感恩拜谢的话，方才令回成安。

再说林岱到了河南开封，不想军门还在归德，同两个钦差审叛案未完。到归德，知他父桂芳早回怀庆，管翼已上江南任中去了。次日见军门，送京中带去礼物，又代文炜投谢恩提拔禀帖。邦辅甚喜，留酒饭畅叙师生之情，又着林岱拜见两个钦差，方赴河阳任。一边与桂芳写家书，差家人报喜，搬严氏。

桂芳恐林岱初到任费用不足，又自知年老，留银钱珍物何用，将数十年宦囊，尽付严氏带去。不算金帛珠玉，只银子有三万余两，足见宦久自富也。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岱就将严氏带来的银两，取出三千送文炜，又余外备银二百两，做文魁夫妻路费。差两个家人、两个兵，先去虞城县请文魁夫妻，一同上京。不一日，到了柏叶村，将林岱与他的书字，并送盘费二百两，都交与文魁。文魁大喜，将来人并马匹都安顿在店中酒饭。告知殷氏，殷氏道：“我如今不愿意上京了。”文魁道：“这又是新故典话。”段氏道：“你我做的事体甚不光彩，二叔二婶他夫妻还是厚道人，惟段诚家两口子，目无大校同家居住，日日被他言语讥刺起来，真令人受亦不可，不受亦无法。况他又是二叔婶同患难有大功的家人和家人媳妇，你我又作不得威福，你说怎么个去法？”文魁道：“我岂不知？但如今的时势，只要把脸当牛皮、象皮的使用，不可当鸡皮、猫皮的使用。你若思前想后，把他当个脸的抬举起来，他就步步不受你使用了。就是段诚家夫妇，目无大小，也不过讥刺上一次两次；再多了，我们整起主纲来，他就经当不起。况本村房产地土，出卖一空，亲友们见了我，十个到有八个不和我举手说话，前脚过去，后脚就听得笑骂起来。你我到不去做员外郎的哥嫂，反在这龟地方，做一乡的玩物？二兄弟和我虽非一母生出，到底是同父兄弟，就算上去讨饭吃，也没讨外人家的。

如今手无一文，富安庄儿又被官兵洗荡，成了白地，埋的银子找寻了几次，总寻不着。月前二兄弟与了二百两，如今到盘用了好些，你说不去，立立骨气也好，好只是将来，就凭这几两银子过度终身么？若说不去，眼前林镇台这二百银子，就是个收不成。不知你怎么说，我就舍不得。”段氏也没的回答。雇了一乘骡轿，殷氏同李必寿老婆同坐，文魁骑牲口起身。

一日，入都到椿树胡同，文炜上衙门未回。文魁见门前车马纷纷，拜望的不绝，心下大悦。殷氏下轿，姜氏早接出来。

殷氏虽然面厚，到此时也不由的面红耳赤。到是姜氏，见他夫妻投奔，有些动人可怜，不由的吊下泪来。段氏看见，也禁不住大哭。同入内室，彼此叩拜，各诉想慕之心。少刻，文炜回来，见过哥嫂。到晚间，大设酒席，林岱家人坐了两桌，他弟兄二人一桌，段氏、姜氏在内一桌。林岱家人送书字并银三千两，文炜见字内披肝沥胆，其意惟恐文炜不收，谆嘱至再。文炜止收一半。林岱家人受主人之嘱，拼命跪恳，文炜只得全收，着段诚等交入里面。殷氏和姜氏饮酒间，姜氏总不题旧事一句，只说冷于冰家种种厚情。殷氏见不题起，正乐得不问为幸。不意欧阳氏在傍边笑问道：“我们晚上吃酒那日，你老人家醉了，我与太太女扮男装逃走，不知后来那乔武举来也不曾？”殷氏羞恨无地，勉强应道：“你还敢问我哩！教你主仆两个害的我好苦。”欧阳氏笑道：“你老人家快活了个了不得，反说是俺们害起人来了。”姜氏道：“从今后，止许说新事，旧事一句不许说。”殷氏道：“若说新事，你我同是一样姊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你如今就是员外的夫人，我弄的人做不得，鬼变不得。”欧阳氏插口道：“员外夫人，不过是个五品官职分，那里如做个将军的娘子，要杀人就钉人，要放火就放火，又大又威武。”殷氏听了，心肺俱裂，正欲与欧阳氏拼命大闹，只见姜氏大怒，大喝道：“你这老婆满口放屁，当日姓乔的抢亲时，都是你和我定了计策，作弄大太太，将大太太灌醉，弄出意外事来。你道大太太不是受你我之害么？”殷氏听得伤心起来，捶胸打脸的痛哭。

姜氏再三安慰，又将欧阳氏大骂了几句，方才住手。次日文炜将他夫妻叫到背间，尽力数说了一番，又细细的讲明主仆上下之分。此后段诚夫妇，方以老爷太太称呼文魁、殷氏，不敢放肆了。

文炜取出五百银子，交付哥嫂，又作揖叩拜，烦请主家过度。凡米面油盐应用等物，通是殷氏照料；银钱出入，通是文魁经管。用完，文炜即付与，从不一问。文魁、殷氏见兄弟骨肉情深，丝毫不记旧事，越发感愧无地，处处竭力经营，一心一意的过度，到成了个兄友弟恭的人家。文佛又买了四五个仆女，两处分用，留林岱差来人住了数天，方写字备礼叩谢，又重赏诸人，才教起身。过两月后，着文魁带人同去四川，搬取朱昱灵棕，付银一千两，为营葬各项之费。文魁起身去了。正是：哥哥嫂嫂良心现，弟弟兄兄同一爨。

天地不生此等人，戏文谁做小花面。

第三十六回走长庄卖艺赚公子入大罐举手避痴儿

词曰：

聊作戏，诱仙技，百说难回意，好痴迷，且多疑。

一番争论费唇皮，入罐去无迹。

右调《干荷叶》

且说冷于冰自蒋金花身死之后，即遁出林桂芳营中，回到泰山庙内。连城璧道：“大哥原说下去去就来，怎么四十余天不见踪影？着我们死守此地，日夕悬望。”于冰道：“我原去怀庆，与朱文炜说话。着他搬取家小，不意师尚诏造反，弄的我也欲罢不能。”于是详细说了一遍。城璧大笑道：“功成不居名，正是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之说，惜乎我二人未去看看两阵相杀的热闹。”自此于冰与他二人讲究玄理，或到山前山后游走。一月后，逐电回来，说道：“林岱授副将职，已署理河阳总兵到任讫。朱文炜补授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差段诚去法师宅上搬姜氏去了。”于冰大悦，次日，写了一封书字，向董玮道：“公子与我们在一处，终非常法。昨查知总兵官林桂芳之子林岱，现署河阳总兵，我竟斗胆于书内改公子姓名为林润。

他如今已是武职大员，论年纪也该与他做个晚辈，着他认公子为侄，将来好用他家三代籍贯，下场求取功名。书内已将公子并尊公先生受害前后原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详细说明，又将金不身边存银一百余两付与他主仆，做去河阳盘费。”董玮道：“承老先生高厚洪恩，安顿晚生生路，此去若林镇台不收留，奈何？”于冰大笑道：“断无此理，只管放心。林岱、朱文炜二人功名，皆自我出，我送公子到他们处，定必待同骨肉。因朱文炜是京官，耳目不便，故着公子投奔林岱。到那边号房中，只管说是他侄子，从四川来，又有冷某书字，要当面交投。他听知我名，定必急见。见时，只管说着他尽退左右人役，先看了我书字，然后说话。你两人俱可心照，从此再无破露之患矣。今日日子甚好，我也不作世套，就请公子此刻同盛价起身。”又向城璧道：“山路险峻，你可送公子下了山即回。”董玮道：“晚生用不了这许多盘费。”于冰道：“一路脚价，到那边买办几件衣服，入衙门也好看。能有几多银两，公子不必推辞。”董玮感情戴德，拉不住的磕下头去，那泪不从一行滚下，又与城璧、不换叩头。大家送出庙外。董玮复行叩拜，一步步大哭着，同城璧下山去了。于冰见此光景，甚可怜他。又见金不换也流着眼泪，一边揩抹，一边伸着脖子向山下看望。回到庙中，只觉得心上放不下，随将超尘放出，吩咐道：“今有董公子投奔河阳总兵林岱衙门，你可暗中跟随到那边，看林岱相待何如，就停留数日亦可，须看听详细，禀我知道。”超尘道：“法师就在此山，还往别地去，说与小鬼，好口覆法旨。”于冰道：“你问的甚是。我意欲和城璧、不换去湖广，你回来时，在衡山玉屋洞等候我可也。”超尘领命去了。

到次日交申刻时分，城璧方回。于冰道：“我只教你送下山去，怎么今日此刻才来？”城璧道：“我见那董公子一路悲悲切切，不由的就送他到泰安东关，和他在店中住了一夜。却喜有沂州卸脚骡子两个，与他主仆雇了。今早我又送了他十里，因此迟来。”于冰道：“湖广有黄山赤鼻鹿门等处，颇多佳境，我意要领你们一行。又在此住了许久，用过寺主呇米等项，理合清还。连二弟可包银十两，交与寺主。”城璧送银去了，不换收拾行李。两事方完，三人才出房门，忽见寺主披了法衣，没命的往外飞跑。不多时，迎入个少年官人来。但见：面若凝脂，大有风流之态；目同流水，定无老练之才。博带鲜衣，飘飘然肌骨瘦弱；金冠朱履，轩轩乎客止轻扬。手拿檀香画扇一柄，本不热也要摇摇；后跟浮浪家奴几人，即无事亦常问问。嫖三好四，是锋利无比之刚锥；赌五输十，乃糊涂不堪之臭肉。若说他笙萧音律，果然精能；试考恁经史文章，还怕虚假。

于冰一见，大为惊异，向城璧道：“此人仙骨珊珊，胜二位老弟数倍。”城璧道：“大哥想是为他生的眉目清秀么？”

于冰道：“仙骨二字，到不在模样生的好丑，有极腌臜不堪之人具有仙骨者，此亦非一生一世所积。”不换道：“大哥何不渡脱了他？也是件大好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道：“我甚有此意，还须缓商。”不换道：“我们可同到后边，与他叙谈一番，何如？”

于冰道：“他是贵介世胄，目中必定无人，你我到他面前，反被他轻保当设一法，教他来求我们为妙。”又道：“你们看这也是个公子，比董公子何如？”城璧大笑道：“董公子人虽少年，却是诚虔君子；此人满面轻浮，走一步，都有许多不安分在脚下。大哥自是法眼，何须弟等评论？”于冰道：“他已到正殿去了，待我出去，查查他的脚根，再作理会。”

正言间，只见那公子出来，站在当院里，四面看了看，向庙主道：“你不送罢。”连头也不回，挺着胸脯，一直步出去了。庙主飞步赶送。少刻，庙主人来，不换迎着问道：“适才出去的那位少年，是个什么人？”庙主笑着，将舌尖一吐道：“他是泰安城中赫赫有名的温公子，他父亲做过陕西总督，他是极有才学的秀才，他家中的钱也不知有多少。”于冰道：“他住居在城在乡？”寺主道：“他住在泰安州城东南长泰庄内，是第一个大乡绅家。”城璧道：“我看他举动有些狂妄。

“寺主道：“少年公子们都是那个样儿。若与他说起话来，到也极和平。一年按四季定到敝寺烧香一次，我们要化他的布施。

他最舍的钱，是个少年慷慨着实可交往的人。”于冰笑了笑道：“我们此刻就别过了。”寺主道：“适才这位连爷，送与我十两银子。我不收，又怕众位见怪，收下心甚不安。”于冰也世故了几句。不换仍改为俗人打扮，肩了行李，寺主送至山门外作别。于冰向城璧面上一拂，须发比前更黑。城璧大悦。不换道：“二哥又成了三十多岁人了。”于冰道：“今日我们就去长泰庄一行，要如此如此，不怕他不来寻我们。”城璧笑道：“大哥事事如神明，今日于这姓温的，恐怕要走眼力。他家里堆金积玉，娇妻美妾也不知有多少，怎肯跟随我们做这样事？

“于冰笑道：“一次不能，我定用几次渡他，与老弟践言。”

三人说说笑笑，约走了五六十里，已寻问到长泰庄来。但见：日映野花，沿路呈佳人之貌；风吹细柳，满街摇美女这腰。

曲径斜阳，回照农夫门巷；小桥流水，偏近卖酒人家。角角鸡啼，常应耕牛之吼；梁嘤禽语，时杂犬吠之声。乳臭小儿，掷骰于通衢檐下；伛偻老文，斗牌于大树阴前。未交其人，先闻温府聚赌；才履其地，便传公子好嫖。来去者，急言某妓女上情；出入者，乱嚷若郎君输钞。虽不是治化淳乡，也要算风流乐土。

于冰四围一看，也有三四百人家。庄东北上有一片高大房子，想就是温家的宅舍。街道上也有生意买卖，老老少少嚷闹的都是嫖赌话。不换道：“我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三十多岁，不曾见这样个地方。”于冰道：“不必说他。我看庄西头有座庙，且去那边投歇。”三人走入庙内，见是观音大士香火。和尚迎着问道：“做什么？”城璧道：“欲借宝刹住一半天。”和尚见有一肩行李，也不推辞，用手指道：“东禅房里去。”原来这个庄村，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不拘甚么人都容留，只要会赌钱。三人到东禅房歇下。不换买了些吃食东西，与城璧分用。已是黄昏时分，和尚送入灯来，坐在一旁，也不问于冰等名姓，开口便道：“三位客人不小顽顽么？还有两个赌友配合。”不换却要推辞，于冰道：“今日行路劳苦了，明日还要大赌。”和尚欢喜而去。

次日，三人到街上，不换高叫道：“我们是过路客人，有几个好戏法儿，要在贵庄顽要，烦众位借一张桌子用用。”众人听见要耍戏法儿，顷刻就围下了好些人，搬来一张桌子放下。

于冰道：“再烦众位，不拘什么物件，取几悠扬来。”众人借来一个大锡洗脸盆，十个汤碗，放在桌上。于冰卷起双袖，将碗一个个摆列在锡盆内，向众人道：“十法九褉，无褉不行。

我的戏法儿总是用人家的东西，众位要看个真切明白。我先将这十个汤碗飞去。”说罢，两手举起，向空中一撒，说声“去“，十个碗响了一声，形影全无，众人大笑。于冰又将锡盆也望空一掷，喝声“去”。也不见了，众人大叫大嚷道：“这是真法，与历来耍戏法人飞的大不相同。”只见傍边一人笑说道：“你将十个汤碗、一个大锡盆俱飞去，我们都是向饼铺中借来的，拿甚么还他？”于冰用手向南一指道：“那家房檐上放着的不是么？”众人齐看，果然在房檐上放着。那人跑去取来，一件不少。

此时哄动一时，看的人拥挤不开。又见有几个人高叫道：“戏法儿不是白看的，客人们到此，我们多凑几千钱，做盘费罢。”于冰连连摆手道：“我们路过贵庄，见地方风俗淳厚，所以才顽耍顽耍，攒凑盘费何用？”众人听见不要钱，越发高兴，乱嚷着求再耍几个。于冰道：“可将长绳子弄几十条来，越多越好。”众人唿哨了一声，跑去有五六十人，陆续交送，顷刻你一条，我一条，凑成四五堆。于冰道：“众位可将绳子挽结做一条。我有用处。”众人听了，七手八脚的挽结，顷刻成了一条总绳，合在一处，有半间房大一堆。于冰走到绳子跟前，先将绳头用二指捏起，向空中一丢，喝声“起”，只见那绳子极硬极直，和竹竿一般，往天上直攒了去，须臾起有二百余丈高，直接太清。众人仰视，哄声如雷。少刻，那绳子止有三四丈在地，于冰道：“你们还不快用石块压住！假若都攒入天内去，该谁赔？”众人急忙抬来一块大石，将绳子压祝再看那绳子，和一支笔管相似，直立在当天。于冰走回桌前，又向众人道：“快取剪子一把，大白纸一张，长四五尺者方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刻，众人取来一张极长大的画纸，放在桌上。于冰看了看，随用剪子裁成五尺高一猴，两手高举，向地下一掷，大喝道：“变！”大众眼中只见白光一晃，再看时，将一白纸猴变为真猴，满身白毛，细润无比。于冰用手一指，那猴儿便跳跃起来，众人大笑称奇。于冰又将那猴儿一指，说道：“你不去扒绳，更待何时！”只见那猴儿跑到绳前，双手握住，顷刻扒入青霄。

众人仰视，惊异不已，转眼间，形影全无。于冰用手一招，那条长绳夭夭折折退将下来，又成了一大堆，惟有那纸变的猴儿不知去向。

众人天翻地覆的叫好不绝。猛见人丛中挤入两人，向于冰道：“我们是本村温府大爷差来的，听得说你们戏法儿耍的好，我家老太太要看，叫你三个快去哩。”城璧听了个叫字，不由的大怒，骂道：“好瞎眼睛的奴才！我们又不为钱，又不为势，不过大家闲散心儿，且莫说是你家老太太，便是你家祖奶奶、祖太太，也去不成。”那两人也便要发话，不换笑说道：“我这敝友的话固是粗疏些，二位也有失检点处。尊大爷虽富虽贵，与我们无辖，就下一个请字，也低不了你家名头，高不了我们身分。必定说叫你三人快去，我们又不是你家大爷的奴才佃户，平白的传唤怎么？”众人齐声说道：“理上讲的明白，怪不得客人发话。”城璧分开了众人，同于冰、不换回庙去了。

再说这温如玉本是宦家子弟，他父亲名学诗，做过陕西总督，早忙，他母亲黎氏，教养他进了学。年已二十一岁，也有三四万两家私。年来嫖赌，混去了一万余两。娶妻洪氏，夫妻不甚相得。他生的美丰容，喜戏滤，又好广交滥施。十一二岁便和家下人偷赌，到十五六岁，就相交下许多的朋友。黎氏止此一子，真是爱同掌珠，因此任他顽闹，只怕他心上不快活，郁闷出病来。到了十八九岁，凡风华靡丽的事，无所不为。黎氏只略说他几句，他就有许多辨论；再不然，使性子一天不吃饭，黎氏还得陪笑陪话安慰他，因此益无忌惮。他虽然是个大人家，却是世世单传，不但近族，连远族也没一个。这日听得人传说，庄内来了三个耍戏法儿的，精妙之至。心上甚是高兴，将他母亲请到庭上，垂了帘儿，又备了酒饭，将相好朋友都约来，等候了好半日。家人回来，细说于冰等不来的话。内中有几个朋友说道：“这是那里来的几个野人，连老夫人都敢干犯，可着尊管们出去乱打一顿再讲！”又有几个道：“外路来的人，知他是甚么根脚，岂可轻易乱打！”如玉道：“叫又叫不来，打又打不得，难道这戏法儿不看罢？”内中又一个姓刘的秀才道：“怎么不看，我去叫他们，管情必来。”随即出了温宅，到观音寺内，入的门，先与于冰等一揖，坐下说道：“敝乡温公子，系昔年陕西总督之嫡子也。为人豪侠重义，视银钱如粪土，心羡诸位戏法通神，特烦小弟代为敦请，祈三位一行！”

于冰道：“某等如闲云野鹤，随地皆可栖迟，何况督院公子之家。是既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干求请托，又不趋名附势，陡然奉谒，徒伤士品。

承君美意，改日再会罢。”秀才道：“先生这话是决意不光顾了？”于冰道：“四海之内，无非朋友。某等拙见，不愿为灭刺之井丹，亦不愿为自荐之毛遂。若交以道，接以礼，无不可也。”刘秀才道：“小弟明白了。”辞出到了温宅，向如玉诸人道：“我适才到观音寺，会了那三个人，不想皆是我辈斯文中人物。听他的谈论，和我们考一等秀才的身分差不多，并非市井卖艺之流，可同年而语。怪不得尊纪说了个叫字，便惹出许多辨论来。大爷可速写一名帖，亲去一拜，外再备即午蔬酌候教一帖，通要写教弟二字，小弟包管必来。”众人又道：“这三人也太自高贵，世间只有个行客先拜地主，大爷是何等门媚，那有到先去拜他之理？”刘秀才道：“你们都是没读过书的识见。孟子曰：自古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又曰：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欲入而闲之门也。”

温如玉道：“诸公不必争论，家母等候已久，我就先拜他罢。”即刻写了帖，到观音寺来。慌的众和尚技法衣带僧帽，撞钟擂鼓，烧茶薰香不迭。如玉先到殿上，与观音大士一揖，然后着家人们投帖，下来到东禅房，与于冰三人叙礼，各通姓讳。如玉道：“适才敝友盛称三位长兄道德清高，小弟殊深景仰。今午薄具小酌，欲屈高贤驾临寒舍，未知肯光降否？”于冰道：“既承雅谊亲招，大家同行何如？”如玉大喜。四人出了庙门，众和尚跟随在背后相送。如玉只顾和于冰说话，那里理论他们，一个个寂寞而回。

三人到如玉家中，众宾客次序见礼。见于冰亭亭玉立，真是鸡群之鹤；城璧美髯飘洒，气宇轩昂，各动刮目相敬之心，惟不换不像个大邦人物。于冰等坐定茶毕，内中有一人举手道：“东翁温大爷，乃吾乡之大孝子也。每有奇观，必令太夫人寓目，从早间竭诚敬候，始得三位先生驾临，即小弟辈，亦甚喉急。敢请先生速施移星换日之手，使吾等目穷光怪，也是三位先生极大阴德。”如玉道：“杯酒未将，安可过劳尊客？”于冰大笑道：“吾既至此，何妨游戏三昧。”说罢，起身同众人到院中，耍了一鱼游春水，一向日移花，一空中萧鼓，把些看的人，都魂夺口噤。温如玉不住的伸舌咬指，一句也赞扬不出。

耍罢，请客让于冰首坐。于力言不食烟火食，众人疑信相半，城璧、不换又以吃素为辞。如玉甚过意不去，吩咐厨下速刻整理素菜，又着采买各色鲜果，并家中所有。为于冰用酒席完后，三人就要辞去，如玉那里肯放？立刻差人将行李取来。

晚间诸客散尽，请于冰三人在内书房吃酒。言来语去，是要学于冰的戏法儿，且许送银一百两。于冰大笑道：“吾法遇个中人，虽登云驾雾，亦可指授，何况顽闹小术；若不是个中人，虽百万黄金，亦不能动吾分毫。”如玉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为个中人？

“于冰道：“过日再说。”如玉又加至二百两，于冰惟哈哈大笑而已。坐至三鼓后，方才别去。于冰向城璧、不换道：“我日前在泰山庙内，未曾细看这温公子，今日我到甚为他担忧。

“城璧道：“莫非无仙骨么？”于冰道：“此人根气，非止一世所积，其前几世，必是我辈修炼未成致坏道行者。他不但有仙骨，细看还有点仙福。只是他两口角已透出煞文，亦且印堂黑暗，不出一月内，必道奇祸。幸额间微有些红光，尚不至于伤生，而刑狱之灾定在不免。”城璧道：“一面之交，也是朋友，大哥何不预先教以趋吉避凶之策？”于冰道：“此系他气运逼迫，自己又毫不修剩若教他长远富贵，我永无渡他之日矣。”

次日，如玉又烦于冰耍了几个，越发心上羡慕不已，连嫖赌也顾不得了。与于冰一刻不离，时时问以一物不食之故。于冰又笑而不言。城璧将于冰弃家学道始末详说，如玉听了，心上甚是不然，向于冰道：“老长兄以数万家私，又有娇妻幼子，忍心割绝如此，这岂不是糊涂不堪的事？”于冰道：“我有昔日的糊涂，才有今日的明白。”城璧又说到西湖遇火龙真人，如玉虽听得高兴，到底半信半疑。又说起近日平师尚诏，成就朱文炜、林岱两人功名，这是眼前现在的事。如玉听到成就了两人功名话，连忙站起，向于冰叩拜道：“老长兄既有如许神通，念小弟先人出身显宦，小弟今已二十一岁，尚滞守青毡，怎么想个法儿，将小弟也成就成就。不但老母感戴恩德，就是弟先人在九泉之下，亦必钦仰鸿慈。”于冰连忙扶起道：“公子休怪小弟直言，公子乃上界嫡仙，名登紫府，原非仕途中人，功名实不敢许。”如玉拂然道：“韩夫子岂终贫贱者耶？”于冰见如玉变色，随改口道：“恐不能如今尊威行全省，若两司还有指望，故弟不敢轻许。”如玉方回嗔作喜道：“就是一知府也罢了。”于冰又遭：“弟辈明日，定于拜别，然既有一日倾盖，即系百岁芝兰，今后公子要诸事收敛。”如玉道：“辞别的话，过二年后再说。老长见着弟收敛，也不过为嫖赌而言。

小弟非不知坏品伤财，每思人生世上，如风前烛，草头露，为欢几何？即日夕竭力宴乐，而长夜之室，人已为我筑矣。弟之所以流连不少自已者，此之谓也。”于冰道：“公子既知为欢无多，何不永破长夜之室，做一不死完人？况人生七十，便为古稀，其中疾病缠绕，穷苦奔波，父母丧葬，儿女贤愚，方寸内无一片刻宁暇。为十数年快乐，而失一大罗金仙，智者恐不为也。”如玉道：“老长兄今日已成仙否？”于冰道：“吾虽未仙，然亦可以不死。”如玉道：“老长兄游行四海，即到死时，小弟从何处查考？昔秦皇汉武，以天子之力，遍访真仙于山岩海岛，尚未一遇，况我辈何许人，乃敢存此妄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道：“秦皇汉武，日事淫乐，若再着他身入仙班，天地安肯偏私至此！”如玉怒说道：“小弟上有老母，下有少妻，实不能如老长兄割恩断爱，今后请毋复言！”城璧大笑道：“何如？

“于冰见如玉满面怒容，随即站起道：“公子气色上不佳，本月内必有一件大口舌，须谨慎一二。我们此刻也讲论的疲困了，必须弄个戏法顽顽。”

如玉听得要顽戏法，不由的就笑了。于冰向众家人道：“宅内若有大坛或大罐，不拘那样拿一件来，我有用处。”少刻，两个家人抱出一青花白地、小口大肚磁罐，约有三尺半高下，周围尺半粗细。放在院中，将上面磁盖儿揭起，于冰向不换道：“将行李取来。”不换抱来行李，于冰道：“你可将行李装入罐内。”不换见罐口不过八寸大小，一卷行李到有二尺粗细，如何装得入去？听了此话，两只眼只看于冰。于冰道：“看什么？装入去就是了。”不换笑着，将行李立抱起来，向罐口上一放，只见那一郑行李，毫不费力一放就入罐内去了。如玉同众家人皆大笑称奇。于冰又向不换道：“你也入去。”不换笑应道：“只怕难，难。”于冰道：“你试试看。”不换笑着，先将左脚一入，已到罐底；后将右脚放入。于冰道：“下去！

“一语未完，不换已不见了。如玉等看的发呆。于冰道：“连二弟入去。”城璧笑说道：“我这汉子粗长，只休要将磁罐撑破。”说着，抬起左脚，向众人道：“这罐口只好有我半只脚大。”说着，将脚一入，即到罐底，城璧笑道：“有点意思。

“随将右脚插入。于冰也说道：“下去！”一转眼，城璧也不见了。如玉觉得有些怪异，正欲拉住于冰，于冰急到罐前，双脚一跳，已入罐内，形影全无。如玉同众家人跑至罐前口大叫道：“冷先生！”只听得罐内应道：“公子保重，我去了。”

此后百般喊叫，百般道罪，皆寂然无声。众家人道：“大爷不用喊叫，是藉这罐子作由，怕大爷留他，此刻不知走到那里去了。”这几个人都奇怪的了不得，还不知是仙是妖，去了到好。

如玉叹恨道：“是我适才和他辨论，气色不好，得罪了他。你们此刻，可分头于本宅并庄子内外、大小人家、左近寺院中，细细找寻。”众家人去了。如玉想到月间有大口舌话，心上甚是疑惧，连嫖赌也回避了。正是：痴儿不足留恋，见面犹之不见。

急切想出走法，三人同入一罐。

第三十七回连城璧盟心修古洞温如玉破产出州监

词曰：

山堂石室，一别人千里。莫畏此身栖绝，修行应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叛案牵连起，金银权代替。不惜破家传递，得苟免为佳耳。

右调《月当厅》

话说于冰与城璧、不换入了大罐，转眼间出了长泰庄。城璧、不换就和做梦的一般，已到荒郊野外。两人大笑道：“大哥耍的好戏法儿，连我两个也耍在里面。”于冰笑道：“此遁法也，尽力也不过带你们十里。”城璧道：“我正要问那磁罐，能有多大，怎便容的下行李和我两人？即至入了磁罐，也不觉得罐小，只觉得眼中黑了一会，猛抬头，便到了此地。这是何说？”于冰道：“此又用瘴眼法也。你们原旧不曾入磁罐去，有什么容放不下？”城璧道：“我在泰山庙中，一见温如玉，就看出他是个少年狂妄、不知好歹的人。今日良言苦口提引他，他到大怒起来。”不换道：“这也怪不得他。他头一件就丢不下他母亲，况又在青年，有财有势，安肯走这条道路？”于冰道：“就是我也不是着他抛转父母妻子，做这样不近人情天理的事。只是愿他早些回头，不致将骨堕落。他若信从，先传他导引之法，待他母亲事毕，再做理会。不意他花柳情深，利名念重，只得且别过他，待到水穷山尽的时候，不怕他不人玄门。

“说罢，三人坐在一大树下，城璧道：“我们如今还是往湖广去不去？”于冰道：“怎么不去！一则浏览湖广的山水，二则衡山还有我个徒弟，在玉屋洞内，叫做猿不邪。我说法便去看看他。”不换道：“我两人在碧霞宫住了许久，从未见大哥说起有个徒弟来，今日方才知道。大哥肯渡脱他，必定是个有来历的人。”城璧道：“他是甚么人家子弟，身上也有些仙骨么？

“于冰笑道：“他是一只老猿，被我用法力收伏，认为徒弟，在衡山看守沿门。他那里是人家子弟？”城璧道：“他的道行浅深比兄弟何如？”于冰大笑道：“你如今还讲不起道行二字。譬如一座城，你连城墙尚未看见，安知里面房屋多少？这猿不邪，他也是云来雾去，修炼的皮毛纯白，已经是门内人。再加勤修，一二百年后，便可入房屋中。道行二字，他还可以讲得起几分。”

城璧拂然道：“我们拼命跟随大哥，虽不敢想望个神仙，就多活百五十年，也不枉吃一番辛苦。是这样今日游泰山，明日游衡山，游来游去，游到老时，一点道行也没有，直至死而后已。今日大哥说连城墙还没看见，真令人心上冰冷。”于冰大笑道：“人为名为利，还有下生死血汗功夫，况神仙是何等样的两字，就着你随手挝来，就是我也还差大半功夫。我如今领你们游山玩水，并非为娱目适情，也不过操演你二人的皮肤筋骨，经历些极寒极暑，多受几年饥饿劳碌，然后寻一深山穷谷之地修炼，慢慢的减去火食，方能渐次入道。至于法术两字，不过藉他防身，或救人患难，气候到了，我自然以次相传。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你这样性急，教我该如何指授？”城璧道：“弟性急则有之，怎么敢说不受指教？今与大哥相商，我两人立定主意，下一番死命功夫。湖广的山水，也不过和泰安的山水一样，与其远行，不如近守。今日仍回泰山，于山后极深处走几天，或寻个石堂，或结个茅庵，若能运去些柴米更妙。即不然，草根树皮，也可以当饭。饿不死，就是福分。只求大哥将修炼的秘诀，着实往透彻里传示传示，我二人诚心尽力的习学。设或大哥去远方行走，我们被虫蛇虎豹所伤，这也是前生命定，止求积一个来世仙缘。”不换也不等城璧说完，一蹶劣跳起，大叫道：“二哥今日句句说的都是正紧修行人话，我的志念也决了，大家舍出这身命去做一做，有成无成，都不必论，从今后我与二哥心上，总以死人待自己，不必以活人待自己。现放着大哥，就是活神仙，就是我们该入道机会，只静听大哥吩咐罢了。”

于冰听了两人话，大喜道：“你们能动这样念头，生死不顾，也不虚我引进你们一番。好，好，可敬可爱，有二位贤弟议论，再回泰山走遭。”三人一齐起身，复上泰山，到碧霞宫，烦寺主收拾了些干饼面之类，带在身边充饥。出庙外，即向深山无人处行走。晚间，就在树下或崖前打坐功。经历了十八攀、阎王带、雁鹰愁涧、断魂桥、大蟒沟、金篦玉策、日观神房、老龙窟、南北天门、蜈蚣背等处险峻，看不尽奇峰怪石，瀑布流泉，并珍禽异兽，琼树瑶葩等类。一日，于层岚叠路之傍，看见一座洞门。三人走人去一看，但见：碧岫推云，苍山削翠。双崖竞秀，欣看虎踞龙蟠；四壁垂青，喜听猿啼鹤唳。疏松古桧，洞门深锁竹窗寒；白雪黄芽，石室重封丹灶冷。参差危阁，时迎水面之风；丫槎疏梅，常映天心之月。正是阶前生意惟存草，槛外光阴如过驹。

三人在洞中，前后看了半晌，见里面前后两层大石堂，四周围回栏曲榭，傍边丹室经阁，石床石椅，石桌石凳，石杯石碗之类，件件俱全，又有许多的奇葩异卉。石堂外镌着“琼岩洞府”四个大字。城璧道：“此洞幽深清雅，乃吾两人死生成败之地也。”于冰也说甚好，三个人就在石堂内坐下。不换道：“修炼的地方到有了，只是饮食该如何裁处？”于冰道：“你两人要立志苦修，衣服饮食都是易办的事。”问城璧道：“你身边还有银子没有？”城璧道：“还有五十多两。”连忙取出付与。于冰道：“你们在此少坐，我去泰安城内走遭。”两人送出洞外，于冰步罡踏斗，将脚一顿，踪影全无。两人互相惊叹。到日西时分，两人正在洞外等候，只听得于冰在洞内叫道：“二位贤弟那里？”两人跑入洞来，见于冰在前层石堂内站着，傍边堆着四十仓石多米，盆罐碗盏，火炉火刀火纸，每样四五件、十数件不等，还有铁斧四柄，麻绳数十条。又有皮衣皮裤皮袜暖帽暖鞋，大小布棉单衣，亦各有七八件。二人大喜道：“诸物皆不可少，只是皮衣裤太多了。”于冰道：“此洞处至高之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力最硬，非碧霞官可比。此时炎暑时候，还不觉冷，一交深秋，只怕二弟就支持不来；再到严冬，又只嫌皮衣裤太少。磨炼至三年后，既可以不用皮衣裤矣。二弟求道过急我只得格外相从。论理还该随我山行野宿，将皮肤熬炼出来，方无中寒中暑中湿之玻柴和水二件，山中自有，用时自去砍龋”二人一齐叩拜道：“大哥用心至此，真是天地父母。”

于冰扶起道：“只愿二弟始终如一，如坏念头，愚兄无不玉成。

“至此，二人轮流砍柴做饭，口淡到极处，采些山花野采来润喉。于冰见他二人向道真诚，不辞艰苦，恐早晚出入，遇虫蛇虎豹、鬼怪妖魔，随传与护身逐邪二咒。又过了数日，留心细沓，见二人没什么走滚坏心处，始将导引真谈传授。然于不换传时，犹有难色，叮咛教戒至再。两人得此，日夕精进，铅汞少有不调，便诚求细问，于冰即-一指示得失。

一日，于冰向二人道：“昔年吾师教谕言修行一道，全要广积阴功，不专靠宁神炼气。我自出衡山，止成就了朱文炜、林岱，并平师尚诏，功德甚浅。我今再去游行天下，归德遭叛逆之变，河南不无落难等人，亦须查访，然后再看视猿不邪，你二人在此最妥。我有几句话，要切记在心。虚靖天师曰：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起是病，不续是药。盖能剪情欲则神全，导筋骨则形全，靖言语则福全，保此三全，即可以入道矣。还来与二弟讲究玄理，似有几分领会，连二弟又更明白些。只要于出纳时循序渐进，不可求效太速。求效速则气行异路，为害不小，务须吸至于根，呼至于蒂，使此气息息绵绵，上下流通，则子母有定向，水火即可交会矣。积久结就真胎，便成有道之士。至于你们所行外功，虽远不及内功十分之二三，然活筋骨，舒五脏，亦内功之一助。若每天按时行，则始终按时；随便行，则始终随便。如按时行几天，随便又行几天，于己何益！再一间断，则功夫虚用，反不如一心只行内功矣。良言尽此，我此刻就去了。”不换道：“大哥要去，我等何敢阻留？只是回来的日子要说与我们，免得日夕悬望。”于冰指着那堆米道：“此米是五十仓石，你们用完时，我即可以来矣。”城璧道：“早知大哥又要离别，到不如去湖广衡山与猿不邪相守，岂不又添一个道友？”于冰道：“我当日出家时，有谁与我作伴来？

俗言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二位贤弟留恋我，我岂不知是敬爱我？但出家人第一要割爱，割爱二字，不止是声色货利，像你二人，今日想我，明日盼我，则道心有所牵引，修为必不能纯一，而道亦终于无成。”说罢动身。两人送出洞门，心上甚是难舍，只是不敢再言。于冰将木剑取出，口诵灵文，在洞门头上画了一道符箓。城璧道：“这是何意？”于冰道：“你二人法力浅薄，深山古洞之外，何物无有！吾符虽无甚神奇，除岛洞列仙、八部正神外，恐无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敢从吾符下经过者。此后二弟除取柴水两物外，须要谨守洞中，为白龙鱼服困于豫且之戒。”

说罢，一步步走去。两人直望的不见了，方才闷闷回洞。今按下不表。

且说陈大经、严世蕃原是一对刻薄小人，在归德府审了一月有余的叛案，他到不为与朝廷家办事，全是藉此为收罗银钱，报复私仇之地。凡远年近岁、官场私际，有一点嫌怨者，必要差人通递消息，着叛贼们扳拉本人，或亲戚，或族党，仕途中人被干连者，也不知坏了多少！不但容留贼众的人家，就是一饮一食的地方，也要吹毛求疵，于中追寻富户，透出音信来，着用钱买命。曹邦辅深知严嵩利害，也只好语言间行个方便，赖情面开脱一二无辜人。那里敢参奏他们？明帝屡屡下旨饬谕，不准干连平人，他二人那里把这通旨放在心上，只以弄钱为重。

一日，拿到叛案内一散贼，叫吴康，夹讯之下，总着他说富户人家停留饮食，并顽闹的地方。吴康开写了十数人，内中就有温如玉在内。陈大经问道：“你所开人数内，有个泰安州温公子，想必他家做现任官么？”吴康道：“小的也是各处闲游，替师尚诏勾引人入伙。今年春间，到泰安州长泰庄中，说有个温公子最好赌，又说他父亲昔年做过总督，手里甚是有钱。

“陈大经听了，心内甚喜，笑问道：“他叫什么名字？”吴康道：“小的到没有问他的名字，止听的人都叫他温公子，也有叫温大爷的。”大经道：“他既是个公子，又家中大富，他如何肯与你顽钱？”吴康道：“小的先在长泰庄观音庙中住，和人顽了几次。同赌的人见小的颇有银钱，就请小的到谢秀才家去顽，与这温公子前后赌了三次，到输与他一百多两。严世蕃道：“你在这温公子家住过几天？”吴康道：“小的从未到他家里去过。”世蕃道：“你在他庄内共勾去多少人？”陈大经道：“大人不用问他这话，只问他长泰庄有财势像温公子的还有几个。”吴康道：“小的在那里并未勾去一人，止听得温公子是个大家，余人没听得说。”陈大经随即发了温公子窝藏叛党吴康，谋为不规的火票，又扎谕泰安州文武官同去役协拿，添差解送归德等语。事关叛逆，急同风火，不过数日，即到了泰安。

这日温如玉正在家中着人摆列菊花，要请朋友们吃酒。猛见管门人跑来说道：“州里老爷和营里守爷带着许多人，拜大爷来了！”如玉摸不着头脚，一边更换新衣服，一边吩咐预备茶水，又着厨下整理酒席。刚迎接到二门外，只见文武两官已走入大门，守备看见如玉，指向众人道：“那就是温公子，拿了！”众人跑上，便将如玉上了大锁，蜂拥而去，把些大小家人都吓呆了，立即哄动了一庄人。他的朋友也有怕干连躲避的，也有赶去打听的，也有素日吃不上油水畅快的。如玉的母亲听得将儿子平白拿去，吓的心胆俱碎，忙差人去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里打听。晚间，家人们回来说道：“大爷是为窝藏河南叛案内一个姓吴的，明日就要起解去河南听审。”黎氏道：“你大爷如今在那里？”

家人们道：“已下在监中了。小的们又不敢去问，这还是州中宅门上透的信儿。”黎氏同儿媳洪氏大哭起来，家人们道：“太太哭也无益，不如将大爷素日交厚的朋友，都连夜请来相商，看他们有个救法没有。”黎氏着人分头去请。众人听知是叛案，一个个躲了个精光，说害病的一半，说不在家的一半，街上遇着的，又以有急紧事故推辞。众家人跑乱到二更时分，端的没请来一个。

至四更后，家人们说道：“黎大爷来了。”黎氏是本城黎指挥女儿，他有个侄子叫黎飞鹏，与如玉是嫡亲表兄弟。黎氏见侄儿入来，便放声大哭。飞鹏道：“有要紧话向姑母说，此时不是哭的时候。表弟逐日家狐朋狗友，弄出这样弥天大祸来。

他一入监，我就去州衙门打听，来文上言温公子窝藏叛贼吴康，着泰安文武官添差押解赴归德研审。”黎氏道：“你表弟从没留个姓吴的在家中，这话是那里说起？”飞鹏道：“他日日顽钱，不在张三家，就在李四家，三山五岳，什么人儿没有？被他们扳拉出来，就是大祸患。刻下此事关系重大，我与州中门上家人蒋二爷相商，他说这事要问在里面，是要灭族的，受刑还是小事。他如今已代我们在文武衙门，并归德提差，说合停妥，定要三千五百两银子上下分用，言明过一月后，方行起解，着我们速差妥当人去归德解脱。又着我见了归德提差，和蒋二爷话一样，说明银子过了手，他们就有绝好的门路。只要多费几个钱，包管无一点事。又领我到监里向表弟说明，表弟恐姑母结计，着我来禀明。”黎氏着急道：“家中那有这些银子？

“飞鹏道：“表弟也说来，着城中两处货铺里先尽现银凑办，安顿住提差并文武衙门再讲。我此刻就赶回去，明日还要与他们过兑银子。姑母只管放开怀抱。”说罢，辞了出来，仍回城去。黎氏听了，心上略略的安些。次日三更时分，飞鹏将银两如数交付州衙蒋二。文武两处并提差，以及捕衙各得了贿赂，乐得静候。飞鹏向提差讨问门路，提差等俱详细告知。飞鹏又转说与如玉。如玉将他铺中伙计俱叫入监中，着他们将生意折变与人，好差人去归德料理。众伙计见事关重大，只得另寻财主，垫他这生意。跑乱了七八天，方才有人成交，除用去三千五百两，止剩下七千一百两本银；两处铺房，止算了一千两，向如玉说知。如玉自出娘胎胞，从未受一点委曲，今在监中，虽不绳锁，然他独自坐在一间房内，又嫌房不干净，真是片刻过不得，屡次烦人向州官说，要讨保回家。州官不敢担承。文武两处衙门，一第一日与如玉送酒食，只不放他出去，又准着家中人只管入监伺候。如今听见有人要垫他的生意，有八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百银子，便满心欢喜，也不管人家占了多少便宜，一说就依允。

众伙计又要靠新财主过日月，那一个肯将良心发现，替如玉争论？且大家攒掇着与新财主立了永无反悔的文契，凭中证打了图书，画了花押，做的铁城墙一般坚固。如玉只急的要出监，可惜连铺房并货物二万有余的生意，只八千一百两了绝。泰安城中人无不嗟叹，都骂他是败子中之憨子、痴子。他表兄黎飞鹏知道了，不依起来，众伙计又着新财主暗中送了三百两完事。

其中如玉的家人，有能干者，大家还分用了五六百两，也是众伙计作成。

闲话少叙，如玉成交后，将飞鹏请入监中，烦他带两个家人，八千两银子，去归德办理，星夜起身。又着人禀知他母亲，自己止存了一百两使用。不想陈大经、严世蕃各有心腹门客相随，陈大经门客叫张典，严世蕃客是罗龙文，两人同寓在归德东岳庙，凡有通叛案线索者，都去寻二人说话。他二人若点了头，就是真正叛党，也可以开脱，斡旋的亦不止一家。黎飞鹏到他二人寓所，讲说了几次，总说不来。张典还软些，罗龙文言一个总督的公子，愁拿不出十来万银子买命！这些事有何定凭，安心向叛逆中问，就是个叛逆，定要五万两。飞鹏日日替如玉跪恳，哭诉了好几次，细说卖房弃产，家中折变一空，止凑了七千两。罗龙文那里肯信？还亏张典从傍打劝，方才依了七千两之数，余外要五百两赏跟随的小厮们。飞鹏将银子如数交割张、罗二人，随即打入密禀，止说了六千两，他两人将一千五百两下私腰。次日，陈大经、严世蕃又将吴康传去复审，审得温公子是同赌人，并无知情容留等事，将如玉照不应为例，仰该州发学，打四十板，释放回家，斥革话一字没有。立即着行文泰安文武，照通施行。又将叛案内使费过钱的几家，一总开释。其没有使费过的，虽在一案，还着监禁候讯。就是这样，放的放，不放的不放，每审时，曹邦辅也坐在一边，却一言不发，任凭他两个出入人罪。审毕，大家散讫。此非邦辅甘心木偶，缘深知严嵩利害故也。

至第三日，即得发放如玉文票，罗龙文也不发铺司，也不差人，将文票着飞鹏看了，然后封讫，交付飞鹏到泰安州自去投送。又笑说道：“我这里不差人去，又省温公子几百两，这个人情，送了你罢。怕温公子不重重的酬你的劳么？你要终身感戴我，去罢。”飞鹏得了文票在喜，谢别了两人，回到下处，与跟来的两个家人说知，将剩下的五百两与两家人，每人分了一百，自己分了二百，留一百两做回去盘费，以便开帐，着如玉过目。三人雇牲口，连夜赶至泰安衙门投递文书。文武两处官看了，各大喜，立即将如玉放出监来。如玉谢了两处文武官，又到黎飞鹏家叩谢，问明前后情节，虽是心疼这八千两银子，喜得免了祸患。又知文书内有发学话，差家人备银四两相送。

因结计他母亲，和飞鹏一同回家。母子各痛哭。黎氏再三向他侄儿道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飞鹏又细说归德话，黎氏向如玉道：“我已望六之年，止生你一个。自你入监后，我未尝一夜安眠，眼中时滴血泪，觉得精神举动，大不及前。你若是可怜我，将嫖赌永断。

少交接无益之人。我将来还可多活几年，就是去吊了一万多银子，也是我和你的命运，该这样破财。你也不必心上过于愁苦。

“如玉道：“我今后再不敢胡行一步，母亲只管放心。那冷先生他也劝过我这话，且说我不出一月，定有大口舌，今番果然应了，岂非奇人？他还许我将来可位至两司，但不知应否。”

正言间，家人们入来说道：“本村的亲友，俱在外面看望大爷。”黎氏听了大怒道：“平素不分昼夜，他们天天来吃我家，一闻叛案，请了他们半夜，狗也没个上门；今日打听得无事，又寻不费钱的饭铺吃来了。你们将这些没人心的贼子，都与我赶出去！”如玉道：“你们向众位说，我不敢当，请回罢。

“黎氏道：“我至今总不明白，怎么这姓吴的只咬定了你一个？”如玉道：“我原在谢三哥家和这人赌了几次，正紧窝赌家，他到不说，止是说出我来，连我也不明白。”飞鹏将一路剩下的盘费交还，又取出一本账目，着如玉留看。如玉心上着实感激，谢了又谢。两人同吃酒饭后告别。如玉送至大门，飞鹏道：“今后老弟要事事谨慎，家业没多的了。”说罢举手别去。过日，如玉又备了一分厚礼，亲去拜谢。从此竟不嫖不赌，安分守己起来。正是：不嫖心里想，罢赌手发痒。

叛案虽除名，可惜一万两。

第三十八回冷于冰施法劫贪墨猿不邪采药寄仙书

词曰：

银囊空，金袋碎，惊破奸邪心意。千方百计聚将来，都被神人劫去。

日渐升，月已坠，王洞传法周岁。丹砂甫采接仙书，飞入长安省会。

右调《满宫花》

话说温如玉自出了州监，不嫖不赌，安分守己过度日月不题。再说冷于冰出了琼崖洞，走了数里山路，便架遁光，片刻即到归德城外。先在四关游行，次后入城。见此地虽经兵火，士民尚各安业。天色渐晚，随便寻一旅店过宿。打坐至二更时候，忽听得一人大骂道：“严世蕃这奴才了不得！”于冰听了严世蕃三字，就坐不定了，慢慢的开了房门，走出院来。见西正房内灯烛辉煌，走近了几步，只听得一人道：“你虽然费了四千余两，你家中还是富足日月，买出命来就好；一个叛案拉扯住，可是当顽的？你该吃这一大杯。”又一个道：“这两个殃煞，此时离京，也不过六七天路。我听得说，每人都有二十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两。陈大经是浙江人，说他的银子，着他侄儿同几个家人，由江南水路送回；严世蕃和罗龙文、张典这三个狗男女的银子，恐怕人议论，分做前后走。严世蕃带了一半，陈大经替他带了一半。上天若有报应，着圣上知道了，将他们各抄了家，再行斩首，子孙世世乞丐，使他一个钱留不下，我心上方快活。”

又一个道：“你也不过乐得哭骂他几句，九卿科道以及督抚，那一个敢参奏他？圣上从何处知起？银子已经丢了，说他无益，大家吃酒罢。”于是同嚷闹起大杯小杯，你多我少起来。

于冰回到房内，自己打算道：“适才这些人的话若果真，此系搜剔平人脂膏，害人许多身家。与其着他两个拿去，不如我且夺来，将来赈济贫民，强如他两个胡用。”又想道：“他这银子是分南北两路走，水路走的慢，我明日先从都中这条路赶去，得了严世蕃的；然后再从水路，取陈大经的。不但叛案所得的银钱，着他们一分一文落不住，还要着他将京中原带出来的财物，也鬼弄他个精光，使他倒折本钱，与万人解恨。”

想算停妥，次早到街上，买了几张黑矾纸，又借了一把剪子，将黑纸俱裁成些人马，并刀枪弓箭之类，费了好半晌功夫才弄完。算还店钱，交送了剪子，走出城门，到无人之地，架遁光，约行有千余里，落在平地，沿着上京的大路，逢人便问，得了信息，复架道赶到直隶景州地界。看见严世蕃在后，陈大经在前，两人相隔有六七十里，都在路上行走。

于冰先到旷野之地，落遁等候。远远望见陈大经率领多人，押着行李走来。从怀中将纸人马取出，口中念念有词，用木剑一指，喝声“变”，须臾化成了一队人马，云飞电驰的杀上去。

但见：

无甲无盔，肥瘦高低一律；有袍有带，头脸手脚纯黑。乌马荡征尘，飞起半天皂雾；青衣映丽日，滚来遍地烟云。人人拿两口大铁刀，个个插几枝纯刚箭。不分眉眼，疑是煤窑内容官行凶；幸具口鼻，莫非灶龛中灶君混世。平川旷野，如何有许多熊精；化日光天，今始见若干龟怪。

这一股人马，有二百多人，变化的和天神一样，一个个舞着发，打着马，追风逐电般尽扑陈大经的人众杀来。于冰架遁，随后指使。大经的家人脚户等众，见了此等无眉眼的黑人马，也不知是神是鬼，各惊吓的魂飞魄散，逃命不迭；那些骡马，亦各东西乱跑起来，将行李丢的前三后四。轿夫们把陈大经丢下，各顾性命去了。大经连忙从轿内扒出，也跟着轿夫们乱奔。

于冰又从剑上飞一道神符，六丁六甲各神将，顷刻而至。于冰敕令：“将丢下的行李，并骡马驼带之物，大小皆尽行取下，一件不得遗失，须沿途收拾，跟随我下来。”众神将分头料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押着纸人马，复架遁顺大路走来，六七十里，不过转眼功夫即到。严世蕃正坐着轿，率领众家丁行李走路，乍见了这枝人马，也与陈大经一般，没命的逃奔。众丁甲神将将两处行李物件，俱收拾在一处。于冰用剑一指，喝声“妆，那些纸人马俱纷纷现出原形落地。于冰唤出逐电，“着领丁甲众神将打劫的银物，都押送湖广的衡山玉屋洞，交与猿不邪收管后，可到镇江岸口，回吾话说。”众神领命。于冰仍架遁光，去江口等候。

到日西时分，诸神覆命，于冰退了众神将。少刻，超尘、逐电同来。超尘禀道：“小鬼奉法旨，送董公子到林岱衙门。

林岱认为胞侄，相待极厚。小鬼在他衙门中留心看听，住了半月，见其始终如一。前法师吩咐，着在玉屋洞等候，小鬼从河南回来，已等候了数日。今见逐电，知在此处，因此同来缴法旨。”于冰听了，心上大悦，向二鬼道：“你们休辞劳苦，此刻可从西北水路，查访户部侍郎陈大经行李船，或未到此地，或已过此地，查明，速刻到镇江府城各店中寻我回话，不得有误。”两鬼架风去了。

于冰就住在东门内店中，等候了六七天，方见二鬼回来禀覆道：“陈大经行李船，昨晚停泊在仪征，押船的是他侄子陈明，还有八九个家人。”于冰道：“七八十里江路，今日又是顺风，也只在指顾可到。你两个可随我沿江迎上去，若见他的船，指与我知道，休得错认了别船。”二鬼道：“他的船是支大桫飞，船上有户部侍郎门灯，又悬挂着官衔旗，如何会认错？

“一同走至江边，超尘指道：“来了，来了。”于冰也看得明自，忙用木剑在江面上画符一道。少刻，波翻浪涌，本地江神听候驱使。于冰用折指向众江神道：“适才过去一支大桫飞，乃户部侍郎陈大经之船也。他船内有二十余万银两，并各项大小物件，皆是刻薄害民所得。烦尊神率领属下，推他船过焦山，将船放翻，切不可伤损一人性命，俱要扶掖上岸。再烦尊神将船内金银行李等项，俱取出堆放江岸无人之地，我有用处。其船关系船户身家，毋令顺流而下，亦须停放在岸傍方可。”诸神领命，陡然起一阵怪风，但见：初起时，卷雾扬沙；再看来，穿林落叶。隐隐而鸣，有似雷门布鼓；隆隆而响，宛若潮口石钟。推云出岫，送而归川。

雁雀失伴作哀鸣，鸥鸳惊群飞树桫。波涛遍地，客商合掌念观音；雪浪连天，舟子撇毛拜水母。只刮得女郎通把香闺掩，列子迷途叫救人。

大风过处，满江的船并未损坏一只，止卷定陈大经的船，云驰而去。于冰架遁光随后赶来，那船过了焦山，翻在了江面，舟中人落水，一沉一浮，都奔在了岸上。那船也不沉底，顺水流了二三里，也便傍岸停祝银两诸物。俱堆积岸上。于冰送了水神，又拘遣丁甲，将银物乃送在王屋洞，然后缓缓的跟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说陈大经被一阵纸人马惊散，一个个陆续寻在了一处，见行李一无所有，跑散的骡马，到皆四下寻回，大家说奇道怪。

陈大经把众轿夫骂了一番，为他们各顾性命，将他丢下，不管他死活。自己想算了半晌，复回旧路，与严世蕃相见。知世蕃也是如此，互相嗟叹。世泰将众人拾的纸人马与大经观看，都是些没眉眼的东西。大经道："怎么我们被这几个纸人子就惊散了，岂非奇而且怪哉！"一个家人道："依小的看来，这必是师尚诏妖党，知道我们有这许多银子，被他用邪法弄去了。

"陈大经伸出两个指头连圈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世蕃道："银两并诸物失去罢了，衣帽没的更换也罢了，今将被褥全丢，到晚间如何睡觉？且以下所过都是州县地方，成何体统？"大经又伸出两个指头连圈道："必如此，方见你我是真正清官。"又指着两旁的马匹说道："大人看么，不但我们清到绝顶，就是几十匹马，大半将鞍路也清没了。"世蕃连连顿足道："这都成了些甚么形像，该怎么对人说？"一个家人禀道："此事最易办，可差人先去传知各州县所过地方，都要在公馆内预备上下被褥鞍毡各项，有何不可！到此地步，也回避不了许多。"陈大经又伸出两个指头连圈道："偃之言是也。

"又一家人道："此事该坐落景州知州赔补，是他所管地方，他也没得说。"世蕃道："这断使不得！坐落景州知州赔补，声色甚大，且他连十分之二三也赔还不了。一个审叛案的钦差，如何有一二百万银两带回？像这样大妖法人，亦非景州知州所能拿获，止可着家人暗暗通知他，是他所管地方失事，着他留心查访罢了。这叫做江里来，水里去，妄用了好几月心机。陈大人原是财福双全的人，像弟实是薄命。"大经道："大人不必过郁，可惜我的银两，都送回家乡，将来寄信去，定分一半与大人。"世蕃连忙作揖叩谢，两人从此一行回京。

又吩咐跟随人，一字不可泄露，地方官等也有知道的，也有知的不确实的，无一处不效迎道左，馈送程仪。惟景州知州，送了他两人三千两，又暗中送了世蕾一千两。

再说丁甲众神于王屋洞交割了银物，云路相遇，于冰发放讫，到洞门前，用手一指，门锁脱落，其门自开。于冰走入，猿不邪看见，喜欢的这猴子心花俱开，跑上前跪倒，叩头道："弟子猿不邪未曾远接，望师尊恕罪。"于冰扶起，坐在石床上。不邪又从新叩拜，于冰道："我原说过八九年，或十数年后，来看视你。今国陈、严两贪官赃银一事，随便到此。"随吩咐二鬼，搬放银物于后洞，又向不邪道："你年来道力何如？

"不邪道："弟子承尊师指示，日夜诚心修炼，一月不食亦不饥，即多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不饱。”于冰道：“此服气之功也，积久可以绝食矣。”又问：“火龙真人同紫阳真人来过否？”不邪道：“未曾来过。”于冰见不邪虽是兽类，举动甚是真诚稳重，与前大不相同，将来必成正果，心中甚喜。过了数天，于冰教示不邪道：“你本异类，修炼千余载，亦能御风驾云，此汝自得之力，非我教授之力也。今见你一心向道，立志真诚，实异类中之大有根气者，将来可望成仙。奈满身皮毛，颇碍仙几眼目。

我今传你移形换影，变化人形之法。然此法止可假藉三个时辰，这时仍复本相。若欲始终不变，你须自用一番锻炼苦功，仗吾出纳口诀，脱尽皮毛，老少高低，随你心之所欲。虽历千年，亦无改变，永成人形矣。”随详细指授锻烂筋骨皮毛之法，不邪跪领玄机，又感又喜，继之以泣。一月后，方能变化人形，五天后始复本相。于冰深为惊异，问不邪，他也不自知。

于冰思想了好几日，方笑说道：“是我小看他了。他修道千余年，腹中原本有丹锻炼，易于坚固，岂三个时辰所能限也！

今能到五日，方复原形，宜矣。”随传与不邪净身净坛净世界，并安土地魂魄、清心通灵七咒，吩咐道：“俟你诸咒烂熟后，我好传你大法。”不邪大喜叩谢，诚心日夕默诵。过五日后，于冰向不邪道：“我今传你拘神遣将、五行变化之法。”不邪连忙跪倒，听候指教。于冰道：“凡人持大法咒，必先取千里外五方之土、金银珠玉、丹砂钢铁、木石绳线、纸笔等类，件件全备，方敢作用。吾法本自仙传，止用就地用剑画法坛一座，将净口净身等咒念讫，脚踏罡斗，左手雷印，右手剑诀，取东方生气一口，先念清心咒，次念通灵咒，然后画符。符亦与世人运用大不相同，或用指画，或用剑画，皆可以代笔墨。而画符最是难事，定要以气摄形，以形运气，形气归一，则阴阳通贯，天地合德，不但驱神役鬼，叱电逐雷，即山海亦何难移易。

至于请神召将，汝系异类，诚敬二字，更须要过人几倍为是。

每请一神一将，必先定一事差烦，若见神将凶恶丑陋，或生畏惧玩忽之心，其受祸只在转眼之间。总能幸免不死，神将亦再不肯来。汝宜慎之戒之，切记吾言。”不邪听了，毛骨惊然，连连顿首道：“弟子安敢有违师训，自取不测！”于冰将宝箓天章内大法，择十分之七传示，先着不邪炼，符咒精熟后，然后一一教导：如何那移，如何变化，如何召神来，如何送神去。

先是于冰掌法，不邪随后敷演，次后便是不邪独自行持。饶他天机灵敏，还费了可及一载功夫，方能指挥如意，百窍通神。

他此时固形之法，已锻炼的百日外，方露本形一次，余日通是人形。身上猴毛脱的七零八落，渐次全无。到百日外，露出本相，又须复变人形，或老或少不一。他虽具猴形，却本来沉静，因此方能修道千余年，得享遐寿。自于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授火龙口诀，便常以投胎异类为恨，近又有此大法力，必须炼成千百万年不易之面目，方合他的心意。又想起当年与谢二混女儿苟且，虽系前生夫妇，到底有亏品行；今再锻炼成一少年形相，殊觉可耻。

于是化为童颜鹤发、长须美髯道人，头戴束发铜冠，身穿紫云道服，腰系丝绦，足踏藤履，居然是个得道佺真，比于冰不衫不履还打扮的齐整几分。

于冰见他内外道术皆有一半成局，又见他小心诚谨，较未传法时更慎重许多，心内着实喜爱他，向不邪道：“吾修道无多年，即邀吾师同紫阳真人恩惠，指授捷径，血肉之躯，已去六七，此皆吾师易骨丹之大力也。修道之士，谁能似我有此际遇？我久欲炼几炉丹药，用住内功，无如德行施于人者最少，数端微善，安敢妄冀上仙？今在这玉屋洞偷闲一载有余。传汝诸般法力，亦有深意。一则着你于九州四海采取药料，你若无道术，安能随地寻觅，禁服诸魔？二则还有几个道友，寄居泰安山内，将来即着你传授伊等法箓，省吾提命之劳；三则你具此神通，异日可替我分行天下，斩除妖邪，扶危济困，我收指臂之力，你亦可积阴功。今与你一单内共药二十一样，每样下面俱详注分辨真假，并所产地道。大要海外居十之七八，中国不过二三。你此刻可带银两下山，于天下城池市镇，买宝剑一口，不拘铜铁，只要先代之物，精雅轻妙，可吹毛碎铁者方好。

“不邪领命去了。

过两月后，不邪方回，用银八百两，买来双单剑各一，捧与于冰过目。于冰见装饰的俱各精雅，先将单剑拔出，看了看，约长三尺余，面列七星，吞口以上镌着“射斗”二字。光辉夺目，寒气逼人。于冰笑道：“此剑虽不可以宝名，亦古剑中之最佳者。”再将双剑拔出看视，只见面镶龙虎，柄带三环，托盘以上，日月双分，试之轻妙锋利无比。于冰又笑道：“你还颇有眼力。此双剑与单剑，身分伯仲，要皆断蛇截貌之器也。

“立命不邪盛净水一碗，走到洞院中间，吸太阳精气，吹于右手二指上，在剑两面上各画符一道，然后诵咒喷噀毕，递与不邪，又将双剑也如此作用。吩咐不邪道：“丹药乃天地至精之气所革结，非人世宝物可比，不产于山，定产于海。既系珍品，自有龙蛇等类相守，更兼妖魔外道，凡通知人性者，皆欲得此一物食之，为修炼捷径。较采日精月华，其功效倍速。仙家到内丹胎成时，而必取资于外丹者，盖非此不能绝阴气归纯阳也。

今再传你几路剑法，庶可以保身无虞矣。”不邪欣跃演习。两月后，双单剑俱各精熟。于冰选一吉日，令不邪先从海外采取，来来往往不下六七个月，采取的有真有假，于冰各--一分别，存贮在丹房内。不邪于山岩海岛中，经历过许多怪异，明夺暗取，不必尽述。四海以外药物，俱陆续得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日，从嵩山采药归洞，先将所采药着于冰看了，又从怀内取出一封书字，上写着“冷于冰遵此”，递与于冰。于冰大为惊异，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句，上写：“速赴陕西崇信县界。”旁写着“火龙氏示谕”五字。于冰看罢，连忙站起道：“此吾师法牒也。”随安放在石桌中间，叩拜了四拜，起来问不邪道：“你在何处得遇祖师？”不邪道：“弟子从嵩山采药驾云回来，被一老道人在山前用手一招，弟子即风停云止，落在积雪峰下。那老道人将书字付与，着寄与师尊。弟子正要问他名姓，一转眼就不见了。”于冰吩咐不邪道：“药不用采了，可用心看守洞府。”又将超尘、逐电叫入戎芦内，急急的取了些随身应用之物。不邪跪送洞外，于冰将双足一顿，烟雾缠身，飞驰而去。不邪见于冰行色匆匆，也不敢问归来年月，只得回洞自行修炼。正是：一闻师命即西行，且止丹砂采办功。

待得余间归洞后，再将铜汞配雌雄。

第三十九回贴赈单贿赂贪知府借库银分散众饥民

词曰：

平凉叠岁遇饥荒，理合分赈穷氓。无端贪墨欲分光，姑与何防？

秘诀须移库项，神符劫取私囊。宦途脂膏雪归汤，扫尽堪伤。

右调《画堂春》

话说于冰驾云行来，顷刻到崇信县交界，见人民携男抱女，沿途乞讨，多鸠形鹄面之流。问起来，说巩昌、兰州、平凉三府地方，连年荒旱；巩昌、兰州各州县，还有些须收获之地，惟我们这平凉一带，二三年来，一粒不收，饿死的也不知有多少。于冰道：“本地官府为何不赈济你们？”众人道：“听得说朝中有个姓严的宰相，最爱告报吉祥事。凡百姓的疾苦，外官们总不敢奏闻，恐怕严宰相恼了。头一年荒歉的时候，地方官还着绅士捐谷捐银赈济。第二年，各州县官因钱粮难比，将富户们捐助的银两米谷，不过十分中与我们散一二分，其余尽皆克落在腰内。今年连一家上捐的也没有了。先前我们在城市关乡，还可乞讨些食水度命，如今无人肯与，只得在道路上延命，慢慢的投奔他乡。”于冰道：“巡抚两司离的远寤，本地道府他是大员，也该与你们想个法子。”众人道：“还敢望他想法子！只不将我们的穷命刻薄了，就是大造化。自我们这位本府太爷到任以来，弄的风不调，雨不顺，把平凉一府的地皮，都被他刮去。不但十两八两，就是一两二两，他也不肯轻易放过。事体不论大小，要起钱来，比极小的佐杂官还没身分，没一日不向绅士借银钱。若不借与他，他就寻事件相陷，轻则讨他耻辱，重则功名不保。做生意的人，更受他害，也是日日无物不要。要了去便知白丢，讨价者皆重加责处，责处后即立刻发价，大要值十文的，止与一文。年来绸缎梭布当铺各生意，关闭了十分之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就是卖肉的屠户，也回避了大半。把一个府城，竟混的不成世界了。地方连年荒旱，又添上这样个官儿，两路夹攻，我们百姓那里还有活处？他还吩咐属下的州县，报七八分收成，在上司前，显他的德政才能与巩昌兰州二府不同。

他属下的州县，恐钱粮无出，只得将百姓日日拷比，弄的父子分离，夫妻拆散。”于冰道：“是他这样作威福，巡抚司道为什么不参去他？”众人道：“我们听得衙门中人常说，京里有个赵文华大人，是他的亲戚。他年年差人上京，送赵大人厚礼。

赵大人与巡抚司道，写字嘱托，他有此大门路，谁敢惹他！”

于冰道：“他姓甚么？”众人道：“他外号叫冯剥皮，官名冯家驹，听得说是四川升来的。”

于冰想道：“这冯剥皮不是在金堂县追比林岱的那个人么？怎么就会升知府？我既到此地，到要会会他。”又不由的嗟叹道“此祖师着我到陕西之深意也。”随驾遁顷刻到了平凉府东关外，寻了个没僧道的火神庙住下，心中打算道：“玉屋洞现存着三十七八万银子，并衣物等类，吾师法旨，着我到陕西，也是知道我有严、陈这宗银两，着我赈济穷民。我一个出家人，久留在沿中何为？只是这三府的饥民甚多，这几两银子，济得甚事？”想来想去，想出个道理来，笑道：“天下的穷民，亿千亿外，我只将这三十多万银子开销了去，就是功德。刻下三府之中，惟平凉最苦，理合先于极贫之家，量力施舍。但我非官非吏，该如何查法？此事必须拘道本地土谷诸神，着他们挨户察查妥当，就着他们暗中分散。庶奸民不能冒领。”又想道：“人神异路，无缘无故，与百姓们送起银子来，岂不惊世骇俗？”想了一会，又笑道：“此事必须人鬼兼半，明暗并行，方为妙用。”

打算停妥，到三鼓时候，走到郊外无人之地，仗剑嘘哈，拘到日夜游神，并凉州一府土谷社灶，各大家小户中霤屋漏等神，一个个前后森列，听候差委。于冰道：“今有一件最要事，仰藉诸神大家协力措办。目今平凉一府，并所属各州县，叠遭荒年，百姓饿死者无数。贫道有银三十余万两，意欲布散穷民，只是人口众多，些须银两，安能全行周济？贫道一人，亦难稽杳。今烦众神于城市乡关，挨门细访，一城清楚一城，一乡清楚一乡。男女未过五岁者，不在赈济内。只要于极贫之家，分别大小口，某户人名下共男妇大小几口，详细各造一本清册，送至贫道寓所。贫道好按人数估计，便知平凉一府各州县共有穷人若干，每一人分银若干，方能接济到秋收时候。到施放银两之时，贫道一人焉能肆应，还要藉仗诸神，一边领银，一边变化世间凡夫，代贫道沿门给散，使贫人各得实惠，方为妥适。

奈此事琐碎之至，未知诸神肯办理否？”众神听毕，各欢喜鞠躬道：“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系法师大德洪慈，上帝闻知，必加纪录。小神等实乐于普救灾黎，尚有何不奉行之处？只是贫人有家者，固可按户分散；还有无家者，不知法师作何周济？”于冰道：“诸神体恤至此，足仞同德。贫道亦思虑过几十回，些须银数，不能人人而济之也。可于散发银两时，若遇此等贫人，真假自难逃诸神电见，随便假托凡夫，付与便了。”众神道：“稽查户口，只用委派各城乡市镇土地，并中霤屋漏井灶诸神，各清各地界，不过费一夜功夫，办理有余。小神等如日游夜游司户诸神，亦各分身督率，断不敢教一人舛错，有负清德。”说罢，各凌虚御风，欣喜而去。

于冰回在庙中，写了四五十张报单，差超尘、逐电于城乡市镇，人户极多之处，连夜分贴。上写道：具报单人冷秀才，为周济贫民事：冷某系直隶人，今带银数万两，拟到西口外贩卖皮货。行至平凉一带地方，见人民穷苦，养生无资，今惰愿将此银两尽数分散贫民。有愿领此银者，可将本户男女大小几口，详细开写，具一洋单，到府东门火神庙，亲交冷某手，以便择日按名数多寡分散。定在三日内收齐，后期投送者概不收存。专此告白。

天明时，二鬼回来，到日出时候，早哄动了一府。有互相传念的，有到火神庙看来的，还有穷人携男抱女领银子来的。

这话按下不表。

且说平凉府知府冯剥皮，果是金堂县追比林岱的那知县，因与工部侍郎赵文华妻弟结了儿女姻亲，用银钱钻营保举，升在此处。他仗赵文华势力，无所不为。这日门上人禀道：“有快班头役，揭来报单一张。”剥皮接来一看，笑道：“这冷秀才，必是个疯子。他能有多少银两？敢说分散凉州道府州县。就是做善事，也该向本府禀知，听候示下，怎么他就出了报单，着一府百姓任他指挥？”想了想，吩咐道：“可写我个年家眷弟名帖，到东关火神庙请他，说我有话相商，立等会面。”门上人答应出去。他儿子冯奎，在旁说道：“父亲差人叫他来就是了，又与他名帖做甚么？”剥皮笑道：“你小娃子家，知道甚么？此人若是疯颠，自应逐出境外；若果有若干银两，他定是个财主。我且向他借两三万用用，何借一个名帖？他如不依允，我就立行锁拿，问他个’妖言惑众，收买民心’这八个字，只怕他招架不起，不愁他不送我几万两。”冯奎甚是悦服之至。

待了一会，门上人禀道：“冷秀才将老爷的原帖缴回。他说正要会会太爷，随后也就到了。”少刻，门上人又禀道：“冷秀才到。他说太爷传唤甚疾，写不及手本。”剥皮吩咐大弄中门，迎接至大堂口。于冰将剥皮一看，但见：头戴乌纱官帽，内衬着玫瑰花数朵；脚踏粉底皂靴，旁镶着绿夹线两条。面紫而鼻丰，走几步如风折杨柳；须黄而头小，头一面似铁破西瓜。内穿起花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纱红袄，外罩暗龙四爪补袍。

双睛顾盼靡常，无怪其逢财必喜；两手伸缩莫定，应知其见缝即挝。看年纪，必是五旬上下老人，正当端品立行之际；论气质，还像二十左右小子，依然疯嫖恶赌之时。

冯剥皮见于冰衣服褴褛，先阻了一半高兴，让到二堂，行礼坐下。

剥皮问了于冰名讳；于冰道："叫冷时花。"剥皮道："适才接得年兄报单，足征豪侠义气，本府甚是景仰。未知年兄果有数十万银两否？"于冰道："数十万不能，十数万实有之。

"剥皮听了甚喜，吩咐左右献茶。又问道："银两可全在么？

"于冰道："有几个小价在后押解，不过三两天即到。"剥皮道："未知年兄是怎么个与百姓分散法？"于冰道："报单上已申说明白，着百姓们自写家口数目，投送火神庙内，生员按户酌量分散。"剥皮道："如此办理，势必以假乱真，以少报多。可惜年兄几两银子，徒耗于奸民之手。于真正穷人，毫无补益。依我愚见，莫若先委官吏，带同乡保地方，按户口逐一查明，登记册簿，分别极贫、次贫两项，而于极贫之中，又分别一迫不可待者，再照册簿，每一户大口几人，小口几人，另写一张票子，上面针盖图章，标明号数，即将票子令本户人收存，俟开赈时，持票走领。年兄可预定极分大小口与银若干，次贫大小口与银若干，先期出示某乡某镇百姓，定于某日在某地领取银两，照票给发。若将票了遗失，一分不与。迫不可待者，即令官吏带银于按户稽查时，量其家中大小人口若干，先与银若干，使其度命。即于票子上，批写明白，到放赈时，照极贫例扣除前与银数给发。如此办理，方为有体有则。再次百姓多，官吏少，一次断不能放完，即做两次三次何妨。若年兄任凭百姓自行开写户口，浮冒还是小事，到分散时，以强欺弱，男女错杂，本府有职司地方之责，弄出事来，其咎谁任？依小弟主见，年兄共有多秒银两，都交与小弟，小弟委人办理。不但年兄名德兼收，亦可以省无穷心力。未知高明以为何如？"

于冰道："老公祖议论，真是尽善尽美。只是注册领票，未免耽延时日。一则百姓值不可待，二则生员也要急于回乡，只愿将这几两银子，速速的打发出去就是了。至于太公祖代为办理，生员断断不敢相劳。"

剥皮听了，勃然变色道："若地方上弄起事来，我一个黄堂太守，就着你个秀才拚去不成么？"于冰故意将左右一看，似有个欲言不敢之状。剥皮是会吃钱的辣手，什么骨窍还不晓得，连忙吩咐众人，外面伺候，众人退去。于冰道："这件事全仗老公祖玉成生员这点善心，生员还有些微孝敬呈送。"剥皮忍不住就笑了，说道："平凉百姓皆小弟儿女，小弟何忍从他们身上刮刷？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喜先生是外省人，非弟治下可比。古人原有献缟投纻之礼，就收受隆仪，亦不为贪。但未知老先生如何错爱小弟？”于冰道：“鄙匪薄礼，亦不敢入大君子之目，微仪三千，似可以无大过矣。”剥皮作色道：“此呼而与之也，老先生宜施于行道之人。”于冰道：“半万贼兵，似可供老公祖指挥。”剥皮连忙将椅儿一移，坐在于冰肩下，蹙着眉头道：“不是我小弟贪得无厌，委因平凉百姓愚野，重担是小弟一身肩荷，老先生总忍心轻薄小弟，独不为小弟功名计耶？此地连年荒旱，小弟食指浩繁，万金之贶高厚全出在先生。”说罢，连连作揖。于冰亦连忙还礼道：“太公祖既自定数目，生员理无再却，容俟五日后交纳何如？”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剥皮定要留于冰便饭，辞之再三，方别了出来。剥皮拉着于冰的手儿一定要送至大堂口始回。少刻，剥皮到火神庙回拜，见于冰是独自一人，又无家人行李，心下大是疑惑。回到衙门，唤过四个伶变些的衙役，吩咐道：“这冷秀才举动鬼谲，你四人可在他庙前庙后昼夜轮流看守。他若逃走了，我只向你四个要人。

此事总人你们暗中留神，不可教他看破为妙。”四人领命巡守去了。

那平凉百姓听得说知府都去拜冷秀才，这分散银两话，越发真了。家家户户各写了大小人口清单，向火神庙送来。于冰俱着放在神坐前，直收至灯后方止。二更时分，于冰吩咐二鬼：“到玉屋洞说与猿不邪，将后洞皮箱内银两并衣物，着他用摄法尽数带来。于凉州左近人迹不到之地，用五色纸剪些驴马，将银两衣物俱驼送到此庙。再领我符箓第二道，尔等佩戴身上，便可白昼现化人形，好往来在人前，听候驱使。两日内即回。

“二鬼飞行去了。次日三鼓后，于冰听得风声如吼，随即驾遁看视，原来是诸神交送各州县贫户清册。于冰一一收下。诸神道：“贫户人口皆小神等详细查阅，内中俱系真正穷人。日前法师有着小神等按户按名分散之逾，小神等恐临期照册施放，未免耽延功夫，且人神交会之际，亦难久持。今小神等每查一户，即于伊家门头插一小旗，旗上书写大口几人，小口几人。

此旗止是小神等可以看视。到散银时，某等假变世人，就说是法师差人沿门分送。每散一户，即将旗立即拔去。大要凉州府各州县，某等分头给送，不过一昼夜，普行放完。”于冰大喜道：“如此办理，极为简当。银两到日，那时再劳动尊神。”

众神散讫。

又过了一日，猿不邪亦假变凡夫，同二鬼押着入场金牲口，驼着银物，还有脚户诸人，于定更时候，到火神庙来。街上人看见，都要问问，二鬼通以冷秀才赈济银两回答。超尘等将银俱俱搬入大殿上安放，猿不邪将纸剪的驴马人众，陆续引到无人之地收法。巡查的衙役看见，飞报剥皮。剥皮大喜，立即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三十个衙役，二十名更夫，在庙周围看守。又写了两张告示，盛称冷秀才功德，贴在庙外墙上，不准闲杂人等一人入庙。擅入者，照窃盗已行未获赃例治罪。次早，剥皮差内使，送到许多米面、鸡鸭猪羊、茶酒甲饼、咸糟酱腐等米，于冰只得收下。

就着超尘搬一万银子，烦他家内使，与剥皮押去。早有人报与剥皮，剥皮喜欢的跳了几跳，跑在大堂引路上，看的收入去。

他也不回避什么声名物议，对着衙役书办大声步喝冷先生是大英雄，大丈夫不绝。又着厨下做了两桌极好的酒席送去。那府城中大小文武官员，听得这个风声，谁不想吃点油水，都赶来拜望，送礼物不迭。那些投送户口清单的，真是人山人海，二鬼收受不及。残喝早些救命，嚷闹啼哭之声，无异天翻地覆。

于冰见人势重大，向不邪道：“你看他们抄抢只在指顾间，再少延两个时辰，动手必矣。这仙妖鬼怪的议论，也回避不了许多。”于是向巽地上作法，用手连招了数下，顷刻狂风四起，刮的飞土扬沙，没片刻天地昏暗起来。于冰同不邪用摄法将银物带上，赴陇山去了。又先令二鬼于山上寻下一无香火破佛庙，安顿了银物，用剑诀向东南一指，狂风顿息。火神庙外众饥民，各呼兄唤弟，觅爷寻儿，吵闹起来。内中有好事奸民，见庙门紧闭，便大声倡率道：“我们被这大风刮的又冷又饥，这冷秀才观放着几十万银两，坐在庙中，毫不怜念。等他放赈，等到几时？不如抢他个干净，便是歇心。”那些少年不安分人，听了此话，齐和了一声，打倒庙门，一哄而。跑至殿中，一无所有，个个失色。那庙外饥民见有许多人入庙抢夺，谁肯落后？

顷刻将四面庙墙搬倒，弄得原在庙中的出不来，挤到庙前的又人不去，乱叫乱嚷，踏伤了好些。闹了好半晌，内外传呼，方听明白冷秀才并箱笼银物都不见了。一个个又惊神道怪，互相归怨起来，都说是将救命王活神仙冲散。内中又有几个大叫道：“冷秀才也不知那去了，我们从今早到此刻，水也不曾吃口，眼睁睁就要饿死。关外的铺户并富家，断抢不得，何不将饼面饭食铺子，大家抢了充饥。”众饥民又齐和了一声，先从东关外抢起，吓的满城文武官将四面城门紧闭。没有一顿饭时，四关外饭食铺子，俱皆抢遍，端的没饶了一家，只闹到日落方止。

再说于冰歇在陇山佛庙殿中，猿不邪问道：“凉州府各州县诸神，已有呈报贫户册籍，但未知用银多少。”于冰道：“这两天被城中文武官你来我去，那有功夫看视？你此刻可同超尘、逐电详查估算，禀我知道。”不邪细看，见每一州县后面，俱有贫户大小人口若干总数。通共合算，大口二两，小口一两，各州县共需银七十三万余两方足。于冰道：“严、陈两家赃银，不过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七八万两，这却怎处？”低头思想那三十余万两的出在，忽然大笑道：“都有在这里了。”不邪道：“从何处取用？

“于冰道：“我一入凉州府界，便知本府间剥皮做官甚是不堪，此番又硬要去我银一万两，我且将他的私囊，尽数取来，看看有多少，素向陕西藩司库中暂借罢。”吩咐不邪用搬运法，取来白面数斤，又着超尘、逐电，用水调和，都捏成老鼠形像。

于冰俱用剑诀画了符，大小也有百十余个，都头向西南，摆列起来，一心向定平凉府知府衙门运动。少刻，见那些白面老鼠，口内吐出青烟。于冰用手一指，喝声：“速去速来！”那些老鼠们随声尽化青烟，一股股奔向平凉去了。

且说冯剥皮平空里得了一万银子，心上快活不过，后听得饥民抢闹，冷秀才同银两俱不知所之，心上大是狐疑。这日正和几个细君顽牌，见使女们跑来说道：“太太房内各箱柜里面，都是老鼠打咬。太太开看，将银子都变成白老鼠，隔窗隔户的飞去了。”剥皮不信，走来亲自验看，见还有几个未开的箱柜，听得里面乱打乱叫，搬弄的响声不绝。剥皮打开看时，果然都是些白老鼠飞去，瞧了瞧银子，一分无存，银包儿到还都在。

剥皮呆了一会，吩咐道：“任凭他打叫，再不许开看。”不多时，内外各房中箱柜，凡有银子在内者都被老鼠引去。未开的箱柜，俱咬成窟窿，钻了出来，向门外窗外乱飞。剥皮跑至院中，四下看视，一无所有。家人们又跑来报道：“府库内有许多的白老鼠飞去，请老爷快去开看！”又见他儿子冯奎，也跑来说道：“了不得，我适才同书吏开库看视，各银柜俱有破孔，将应存公项银二万九十余两，一分无存。”剥皮听罢，用自己拳头，在心前狠打了两下。不知怎么，便软瘫在地下，口中涎水直流，只几天便病故在府署。百姓闻知，俱合掌称庆。到灵衬回家时，各州县男女于所过地方，摆设路祭，却都是猪狗粪等物，烧罢纸，即以猪狗粪乱打，地方官亦治服不来。他儿子除将凉州府所得衣物变卖，赔补库项，尚欠一万五千有奇，又从家中典卖房地，始行还完。此皆冷于冰之照拂也。

再说于冰等至午后，见一缕青烟，或断或续，从西南飞来，内有数十万白老鼠，落在庙前，皆成银两，惟白面做的老鼠，仍旧还复本形。于冰估计，有十七万余两，笑向不邪道：“这冯剥皮在任，也不过四年，怎么就下这许多！真要算一把神手辣手。”旋用笔在庙墙上画了一个门儿，门头上写了“西安藩库”四字。又用纸剪了五六十个纸人，放在一边。随后又写了一张借帖，上写：“衡山王屋洞，羽士冷于冰于某年月日，借陕西藩库银二十六万三千两，赈济贫民用，定在一年内陆续清还。”下写：“司库神准此。”于是技发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剑，脚踏罡斗，口合净水，向门儿上喷噀。如此三次，用剑一指，双门大开，先将借帖投入，次将纸人书符往地下一丢，喝声“起”，那些纸人儿随声化作人形，一个个钻入门内，将银向殿中搬运。有两个时辰，见纸人都从门内跌出，若有人追逐者。于冰知银数已足，将左手诀印一煞，其门自闭。又着二鬼将纸人拾起拉碎，复用碎银法，将元宝俱断为小块。晚间，命不邪搬取蜡烛、锡台、纸张、戥子、笔砚、地桌等物，安置在东西偏殿内，又拘来远近游魂一千余名，秤兑包封，或二两、一两不等，批写“冷秀才赠送”。即将剥皮并各官送的酒食等物，赏众游魂，分享气味。包封完备，堆积的遍地皆是。不邪发放了游魂。于冰又将诸神召来，领银去分散。诸神也各用摄法，将银包分取而去，也费了四天功夫。诸神各相叮在一处会齐，然后同来陇山，覆于冰话，余剩下八万五千余两交还。于冰问余剩原由，诸神道：“某等原打算一夜可以放完，不意竟用了四夜功夫。只因耽搁了这几天，与法师告单日期不对，致令穷人携男抱女，又投奔远方去了。”于冰心上甚是怜惜，过意不去。诸神又道：“某等俱是显化凡夫，携带银包，于各乡城市镇，并山居穷谷之中，按日前所插旗子名数，分别大小口给散，俱称是法师差遣，率皆真正穷人，一两亦未尝错用。目今百姓称颂法师恩德，昼夜不绝于口。”

于冰向诸神感谢道：“此番功德，诸位尊神居半，贫道居半。然贫道还有锁渎处，目今被施散者，庶可苟延。而奔走乞食道路者，更为可悯，所剩八万五千余两，不必与贫道交回。

“又指着殿内道：“此处还有衣帽绸缎杂项等物，并日前人送的许多吃食东西，仰恳诸位尊神，尽数拿去，再行施放贫人。

统算诸神功德，与贫道无涉。”诸神听了，各大欢喜道：“法师积无量功德，小神等亦得藉行些小善事。各化凡夫，于水旱两路，并兰州、巩昌二府地方，遇极贫男女，分送银物，救渡群生去也。”说罢，各忻悦入殿内搬取，同所剩银两一总带去。

于冰揖送而别，叮嘱道：“贫道此刻即游行天下，不敢再劳回覆矣。”说毕，回到殿中，心下大悦，向不邪道：“此皆吾师火龙真人，积万万端善果，我不过承命代劳而已。”又向不邪道：“泰山还有两个道友，不出一月，我与他们定到衡山，你可回洞等候。我此刻即领超尘、逐电去也。”说罢，师徒各分首而去。正是：为救群黎役鬼神，私银不敷借官银。

凉州百姓人多少，吃尽剥皮片片心。

第四十回恨贫穷约客商密室走江湖被骗哭公堂

词曰：

人生千古伤心事，被骗最堪嗟。只恨目无贤否，顿成柳絮杨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仁明太守，严缉累日，嘱令回家。堪笑沐猴冠破，空余泪尽残霞。

右调《朝中措》

话说冷于冰赈济了凉州一府的百姓，下了陇山，沿途救人疾苦，慢慢的向山东路上行来，要会合城璧不换二人。这话不表。

且说温如玉自从费了万金银两，出了泰安州监，果然安分守己，等闲连大门也不出。不但不做嫖赌的事，连嫖赌的话也绝口不题。只是本城去了这两处生意，日用银钱都得自己打算，就是与家下男女，分几匹梭布穿用。离了现银钱，便觉呼应不灵。他的旧伙计都与新财东做了生意，如玉取点物事，也还支应，未免口角间就有些推调的话传来。即或与些货物，率皆是平常东西，到还他时，一文也不能短少，反比别家价钱多要些。

因此如玉负气。总寸丝尺缕，斤酒块肉，都用现钱买办。过了半年有余，甚觉费力。自遭叛案后，将现银俱尽，止存了些土地。使用过大钱的人，心上甚是索然，逐日家眉头不展，要想一个生财的法子，复还原本，做吐气扬眉地步。朋友们虽知他现成银子俱无，地土还分毫未动，到底要算一把肥赌手，仍是时来谈笑，引他入局，比昔时更敬他几分。他却动了一番疑心，看的人敬他，是形容他没钱的意思。缘此谋财之心越发重了，只是想不出个发财的道路来。

一日，忽想起本城一个朋友，叫做尤魁，是个聪明绝世、极有口才的人，若请他来相商，必有奇谋。前番在监中，他也看望过几次，还未谢谢他。随着家中人做了酒席，差人次早去请。到下午时候，尤魁到来。但见：虽抱苏张之才，幸无操卓之胆。幼行小惠，窃豪侠之虚名；老学权奸，欺纯良之懦士。和光混俗，惟知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功名蹭蹬，丈夫之气已灰；家业凋零，妇人之态时露。用银钱无分人己，待弟兄不如友朋。描神画吻，常谈乡党闺阃；弃长就短，屡伐骨肉阴私。人来必笑在言先，浑是世途中谦光君子；客去即骂闻背后，真是情理外异样小人。

如玉见尤魁来，心上甚喜，两人携手入房，各行礼坐下。

尤魁举手道："老长兄真福德兼全之人也！高而不危，颠而不覆，处血肉淋漓之事，谈笑解脱，非有通天彻地的手段，安能履险若平！若是没有担当的人，遇此叛案，惟有涕泣自尽已耳。

如何不教人服杀。"如玉道："不过是钱神有灵，孔方吃苦，于弟何能之有！"尤魁道："什么话，人家还有拿着金山寻不着安放的地方哩。"家人们献上茶来。吃毕，尤魁又道："自长兄出囹圄后，小弟急欲趋府，听候起居，无如贱内脚上生一大疽，哀号之声，夜以继日。延医调治，到耗去许多银钱。你我知己，必不以看迟介怀。"如玉道："嫂夫人玉体违和，小弟着实缺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至，还来全愈否？”尤魁道：“托庇好些了。”

如玉道：“城乡间隔，不获时刻聚首谈心，未详老哥年来，做何清高事？”尤魁道：“小弟近年竟成了个忙中极闲，闲中极忙之人，自己也形容不来。止有一个字，将人害死。”如玉道：“是甚么字？”尤魁道：“穷。”如玉道：“我与老哥，真是同玻”尤魁大笑道：“这就不是你我知己话了。小弟尽一身肤发，不能抵兄之一毛，同病二字，还不是这样个用法。”如玉道：“小弟到不是随口虚辞，自先君去世，家中尚有三万余金，年来胡混了一万六七，此番因叛案，又是一万余两，止有两处生意，一朝尽废，今仅存薄田十数顷。家中人口众多，有出路而无人路，岂不是同病么？”尤魁道：“肉原生于骨，无骨而欲长肉，势不能也，土地即长肉之骨。以地产十数顷之多，仍是排山倒海之势，少为斡旋，何愁不成郭家金穴！若坐吃死守，恐亦不能生色。”如玉道：“小弟正是为此，请兄来施一良谋，为财用恒足之计。”尤魁道：“谋财必先要割痛，痛不割而欲生财，是无翼而思飞也。以小弟愚见，莫若学宋寇莱公澶渊之战，庶可收一搏即反之功。”如玉道：“愿老哥明以教我。”尤魁道：“小弟意见，乃孤注之说也。忝属至好，理合直言。为今计莫若贩卖货物，然贩卖必须资本盈余。老长兄田地数顷，若尽数变卖，至佳者不过卖三四千斤，以三四千斤贸易，与市井人何殊？不但老兄不屑于经营，即乡党亦添笑议。

必须大起昔日宦囊，凑足一万两方可。近年北方丝水大长，可到苏州，或南京，买办绸缎纱罗，在济南立一发局，再不然运至都中亦可。盖本大则利益自宽，弃死物而方能变为活物。生财之道，莫善于此。到其间，或遣心腹人办理，或用小弟少效微劳，不过周转一两次，则财用充足；一二年间，弟包管长兄本利相对。然后因时趁便，开财源，节财流，择物之贱者而居之，则刘晏持筹，陶朱致富，又不足道矣。况尊府簪缨世胄，为一郡望族，今仍遭事变，致令桑梓有盆釜一空之诮，吾甚为长兄耻之。如必包藏珠王，使之填箱压柜，真愚之至也。若谓耕种地土，可望盈室盈仓，此田舍翁与看家奴事业，非克勤克俭积累二三十年，不易得也。迂腐之见，统听高明主裁。”如玉大喜道：“兄言果中要害，舍此亦再无别法。寒家若罄其所有，还可那凑七八千两，小弟定亲去走遭，敢烦老哥同行。再得一识货人相帮，则大事济矣。”尤魁听了，心中暗喜，又说道：“当今时势，友道凌替，宁仅青松色落。小弟一生为人，只愿学刎颈廉、蔺，不愿学张耳、陈馀。老兄当全盛之时，试思小弟登堂几次，只缘品行两字关心，宁甘却衣冻死，与趋炎附势辈同出入，弟不为也。今长兄身价，少减南金，小弟方敢摇唇鼓舌，竭诚相告，使采兰赠芍之子，知有后凋松柏，弟愿即足。至言寻觅识货人，弟心中已有两个，皆斩头沥血、知恩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万无一失之士，一系贵铺旧伙计钱智，一系敝友谷大恩。

弟于此二人中，加意选择其一，以备驱策，将来长兄再看何如？

“如玉大悦。家人们安设酒席，两人复行揖让就坐。尤魁道：“长兄举事，酌在何日？”如玉道：“求诸己者易，求诸人者难，统俟小弟变卖地土后，再定行止。临朝自然要亲邀老哥同行。”少刻，水陆俱陈，备极丰盛。两人笑语喁喁，甚是投机。

本日坐至三四更天，次日又吃了早饭，尤魁方才别去。

如玉将此意详细告知他母亲，黎氏见如玉日夕愁闷，也盼他发发财，一开笑颜。问讯了一会买卖，如何做法，如玉又高高兴兴的说了一番。黎氏听得说须用一万两，卖尽田产只好够一半，也没用如玉开口，将几世积累的金珠首饰、字画古玩，并儿媳洪氏所有钗环珠玉等类拿出，交与如玉变价。嘱咐起身时，务必同你表兄飞鹏去。如玉道：“临期再商。”又将家中些玉带蟒衣并地土，昼夜烦人各处变卖。值十文者，卖不上五六文，如此等胡乱打发，也弄了九千二百余两。代卖的人，又落去三千两有余。差人通知尤魁，尤魁将谷大恩引来。如玉见他说话儿伶俐，讲论起贩卖绸缎的话，事事通行，心上大喜。

又与尤魁商量走水旱二路，那一路稳便，尤魁道：“若走旱路，未免早起迟眠，一上一下的劳苦，老哥的身子，比泰山还重，如何当得起？不如从济宁雇一大马溜子，或二号太平船，顺流而下，甚是安妥，又可以兼顾行李。你我说说笑笑，也便宜许多。”又问如玉道：“长兄跟几位尊管？还有别位亲友没有？

“如玉道：“并无别的亲友，止带四个家人去。”尤魁道：“太多，太多，只用两人即足。既讲到做生意，一文也是钱，多一人是一人盘搅。”

如玉道：“再减去一个也使得。我们定到苏州罢。我还要带些苏州的杂货，到虎丘观音山等处看看。”随即择了吉日，本月初十日起身，各送了两人安家银两别去。

黎氏听得如玉起身，不听得请他侄儿同去，问如玉道：“你可约会下你表兄了没有？”如玉道：“表兄一则家中事忙，二则生意上不知窍，我与尤大哥、谷伙计去，真是千妥万当，回来时谢多谢少，他们也不好争论。”黎氏听了，一声儿不言语，究竟如玉是嫌他表兄不合脾胃。到了起身时，黎氏千叮万嘱，着他途路上小心谨慎，又着他事完即速回家，免得倚门盼望。又将随行三个家人孙二等，也嘱咐了一番。如玉道：“我这一去，不过两个月即回。”与他母亲留下一百五十两银子盘用，带了九千多两，同尤、谷二人起身。先到济宁，尤魁早看定一中号马溜船，往江南进发。

一日，到了镇江地方，远远见金山寺楼台殿阁，层层叠叠的摆列在江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尤魁大声叫好，道：“我们生长北方，真正空活一世。若不出门，焉能见此奇景？”谷大思道：“远看便如此奇妙，若到上面，必定和天宫一样。大爷不可不去走走。”

如玉高兴之至，也啧啧的赞赏不已。四五个水手并家长，都七言八语的帮衬道：“今日难得这好清朗天气，微风不作，我们且将船拢在金山背后，只用片刻，就见了大势面了。”说话间，船已绕到金山后面。如玉见游船甚多，挨次排在山脚下，便拉尤魁同去。尤魁道：“我同谷伙计守船，你主仆们只管都上去，好容易到这所在。”如玉强之至再，尤、谷二人总以守船为重，如玉道：“你两个不上去也罢了，着两个同我上去，一个在船中等我。”说毕，急急的下船，走上金山去了。三个家人，如飞的跟去两个，留下一个，在船中抱怨道：“我只迟走了一步，被他两个抢先去了。”尤魁道：“后悔甚么？快快上去就是。

你主人原说留一个在船中，船中有我两人，还附什么？你主人若怪你半个字，有我在；再迟一会，他们就回来了，你终身便看不成。”如玉平日用的家人，都是些浮华小子，那里有一个知是非轻重的人。听了尤魁作主，深知主人信爱他，也便忙忙的跑下船，上山去了。

再说如玉在寺内东瞧西看，游赏那回廊曲舍，殿阁参差，又上宝塔，看了回江景。三个家人都跟着他说长论短，他也不理论是几个。好半晌，方同众家人游走下来，到原下船处，不见自己的船只，心上甚是着急，问同拢船的人，都说：“你们上山去时，就立即开船去了。”如玉惊的神魂失散，几个家人面面厮窥，互相抱怨。如玉道：“必定他们在镇江岸边相候，这该如何去寻他？”主仆四人，没一个走过远路，连只船也雇不下。从新到寺中，烦和尚代雇了一只船，摇到镇江岸上。下船来，沿江岸叫问，那里有个影儿？如玉到此时，情知中计，眼望着大江，呆了一会，忽然大叫一声，往江中就跳，几个家人连忙抱祝岸上的人问明原故，说道：“你在此间一年，也不中用。一个中号马溜子船，也还可以查访。今日没风，此去不过数里，你速到府里去喊禀。我们这位太爷最廉明，好管地方上事，快去，莫误功夫。”

如玉昏昏沉沉，两个家人搀扶着，到府衙门内，却好知府坐堂，判断公事。如玉同家人们一齐喊起，两旁人拿住，知府叫上去。如玉等跪在下面，叩头大哭，诉说被骗情由，哀声甚是惨切。知府道：“你说船是从济宁雇的，拿船票来我看。”

如玉道：“生员初次坐船南来，不晓得什么叫船票。”知府道：“你这船是谁与你雇的？”如玉道：“就是骗生员的朋友尤魁雇的。他说从济宁起，到苏州止，共是三十八两船价。”知府道：“南方有船行，与北方有车行驴行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般，设立这个行头，原就是防备此等拐骗劫夺、杀害等事。你既无船票，这来往的船有千千万万，教本府从那一支船拿起？”如玉听了，叩头有声，痛哭不止。知府见他哭的甚是可怜，立即将平素能办事的衙役，按名唤上八个来，吩咐道：“适才这温如玉被骗情由，你们都是听见的，可着该房出两张票，你八人分为两班，一班沿江向下路追访，一班过江从上路追访，见马溜船无分大小，即盘洁。立限十日，有无即来销票。银至九千两，为数甚多，不拘那一班拿获，着温如玉与银四百两。”又向如玉道：“你可愿意么？”如玉连连叩头道：“生员与其全丢，果能拿获，就送他们八百两也情愿。”随同差役下来，问了尤魁、谷大恩年貌，并船户人等形状，八人领票欣喜分头而去。如玉复到江边，站了好半晌，心里还想他们一时泊船在别处，找寻回来，亦未敢定。众家人又持他入城，寻店歇下。虽然行李一无所有，幸而家人们身边都是几两散碎银子，主仆用度。又时到府行探听。至十一日早堂，将如王传去，知府道：“差去衙役，前后俱回，查访不出。我想尤魁等俱是山东泰安州人，你可连夜回去禀官，拿他两家家属审问。去罢，在此无益。”如玉听了，觉得是正话，又怕水路迟延，过江到杨州雇了包程牲口，星夜回乡。

原来尤魁本意也不想望八九千两银子，只想着一早一晚，瞅空儿偷窃几百，又虑一人拿不了许多，因此勾通了个谷大恩。

这谷大恩是个小官出身，幼年时与尤魁不清楚，如今虽各老大，到的还是知己。这样话是最容易透达的，两人已讲明得多少，尤魁七分，大恩三分。自如玉与他们安家银两后，第二日尤魁着他大儿尤继先，次子尤效先，同谷大恩儿子螟儿，带领家属，以省城探亲为名，各安顿在济宁小闸口，寻了几间房住下，等候消息。皆因尤魁已看透了如玉主仆，率皆浮浪有余，都是些不经事的痴货，十分已拿稳了九分，不怕不得几百两。若托他两人兑货，又在几千两上下了。谁想尤魁雇的船偏又是只贼船，久惯谋财害人性命。船主叫苏旺，稍工水手，各姓张王李赵，究竟都是他弟兄子侄，不过为遮饰客人的耳目。自那日如玉主仆下船时，早被苏旺等看破，见个个俱是些憨儿，止有尤魁略老作些，也不像个久走江湖的人。又见行李沉重，知是一注大财。只因时候不巧，偏对着贡船粮船生意船，昼夜来往不断，硬做不得。欲要将他们暗中下些毒药，害死六七个人性命，内中有两三个不吃，便不妥当。因此想出个一天止走半天的路，于空野无救应地方湾船，候好机会。过了七八天，方知尤魁、谷大恩是请来的朋友，不是一家人，又见尤、谷二人时常眉眉眼眼的露意。苏旺是积年水贼，看出两人非正路人，时常于船前船后在尤魁前献些殷勤，日夜言来语去，彼此探听口气。不过三两天，就各道心事，打成了一路，说明若得手后，尤魁是主谋的，分一半；谷大恩与船户，各分一半。一路遇名胜地方，即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掇玉主仆游玩。奈船中总有一两个家人，动不得手脚。这日到金山寺下，是从北至南有名的一处大观地方，合该如玉倒运。苏旺、尤魁等拨开船，连夜赶回济宁，把如玉箱柜打开。

尤魁分了四千余两，谷大恩与船户等人平分了那一半。苏旺将如玉的衣服被褥一件不要，让与一尤、谷二人。尤魁又找与一百银子，大家分首。

尤、谷二人得此大财，各将家小搬上，雇了一个大毛棚子，星夜奔到浙江杭州城中，租了几间房住下。后来见省城人烟凑集，恐被人物色出来，两人商量着，又搬到象山县，各买了一处房子，在一条巷内居祝尤魁第二个儿子，尚未定亲，两人结了儿女姻亲，娉定谷大恩女儿做次媳。又治买了些田地，过度极受用日月。不几年，倭寇（即日本国也）由大隅岛首犯象山县，文武失守，致令攻破城垣，任情杀戳。其时尤魁钻在一地板下躲避，饿了两日一夜。旋即火发，尤魁从地板中扒出，倭寇到去了，家中男女一个也不见，房屋烧的七零八落。放眼四眼，满城烟火迷天，号哭之声，振动山岳。不但自己家属不知存亡，连谷大恩家男女也没见一个。痛哭了几天。本城内外寻访不见，又传闻倭寇有复来之信，没奈何奔走苏州。盘费告尽，便与人相面，每天混儿文钱度日。满心里还想夫妻父子重逢。不意得一翻胃病，起初吃了便吐，次后一物不能下咽，硬行饿死。虽同谷大恩坑害了温如玉，却落了这样个结局。这都是后话。天道报还，可不畏哉！正是：这样得来，那般失去。

利己损人，究复何益。

第四十一回散家仆解当还脚价疗母病试泪拜名医

词曰：

吁嗟人到无钱时，神仙亦难医。这边补去，那边亏债，谁开此眉？

亲友避，子孙啼，家奴心日离。更添人病势将危，欲逃何所之？

右调《碧桃春》

且说温如玉听了镇江府吩咐的言语，连夜雇了牲口，赶到泰安。也顾不得回家，先去知州堂上哭诉冤情。知州随即出票，拿尤、谷二人的家属，俱不知去向。差人将邻居并谷大恩的一个堂兄谷胖子带来回话。知州市问，都说一月以前将家口搬去，言到省城亲戚家贺喜，至今未见回来。谷胖子说：“与大恩虽系堂弟兄，已十数年从不往来，人所共知。”知州将谷胖子和两家邻居，各责了几板，前后供词一般。又差役去尤、谷两人亲戚家查拿。

如玉叩谢下来，回到家中，见了他母亲，跪倒在地下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黎氏见他速去速回，又是这般情景，就知道必有变故，不由的浑身乱抖。家人们说了原由，黎氏往后一倒，面如死灰。女厮们连忙扶祝如玉见他母亲如此。越发大哭起来。洪氏一边开解婆婆，一边安慰丈夫，倒忙了好半晌。黎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此郁郁成病，虽勉强色笑，宽儿子的怀抱，每想到儿子日月上，便暗中哭泣。如玉出门时，止与黎氏留了一百五十两银子，已交在他母亲手内，又不敢要。扬州的脚户，白养在家中，也没有银子打发。又与泰安差人凑了几两盘费，去济宁拿人。幸而家中米面等物，还够一年用度，脚户日日嚷闹，如玉也没法设处。和家人们商酌，一个个推聋装哑，束手无策。就是手中极有的，谁还肯拿出来帮助主人？如玉无奈，只得做他生平没有做的事，将自己存下的几件衣服，当了几十两银子，打发了脚户。他素日是豪华惯了的人，那里能甘淡薄？又怕他母亲心上愁苦，凡饮食茶饭，还和素常一般，大概早午还得六七样菜肉。倒是黎氏知道他的隐情，时时向如玉道："如今内外一空，过的是刀尖儿上日月。你从此卧薪尝胆。还恐怕将来没吃饭处。

这早午饮食，当急为节俭，只有咸菜嚼咽就罢了，不必因我舍命的措处，一天费数天的盘用，我心上倒越添上病了。"如玉自此遵他母亲的话，将饮食减了一半。

过了几天，泰安差人来回覆，说追查省城，并无尤魁等的下落，容慢慢访查罢。如玉听了，倍添愁烦，惟有长吁短叹，流涕而已。家人们见他逐日垂头丧气，连小主母的衣服都典当了过度，料想着没什么油水。起先还都指望拿住尤魁，追回银两，大家再混几年；今听了差人的话，是个断无指望，又兼如玉时时动怒，益发去志速决。总之，此辈聪明人颇多，有良心的甚少。世仆家奴，他还念主人养育之恩，存个富贵贫贱、甘苦与共之意；即或有愚顽凶狠、不识轻重的人，若遇严明主人约束，总放肆也还不至于十分；惟雇工家人，无一非饥则依人、饱则扬去之流，其坑害主人比强盗还更甚。温如玉用的都是鲜衣美食、油嘴浮浪子弟，经年家帮嫖诱赌，财利营私，那里有个有良心的人？今到这步光景，有钱的也哭穷；无钱的更哭穷；不出一月，辞的辞，逃的逃，告假的告假，走了个七零八落。

止留下两个人，一个叫张华，一个叫韩思敬，都是无才能之人。

如玉平素看不上眼的。如玉见他们都去了，倒乐得省些费用，只有素时受过大恩、赚过大钱的人，也是如此，心上觉得放不过。到此时也只索丢开。

不意黎氏自儿子被骗之后，每日家只害胸隔胀闷，不思饮食。如玉设法劝慰，也不得宽爽，渐渐的骨消肉瘦起来。如玉担不住，着张华去泰安城中，请了个姓方的医士来，是他素常相交的人。与他母亲看了脉，说道："太夫人心神不畅，总是气郁，只用顺其气，自能大进饮食。"吃了两剂开气的药，虽然胀闷好些，大便又泄泻起来，日夜不止。又请方医士来看视，服了些胃参汤、浆水散，将泄泻又变而为痢疾。口干发热，日进些须饮食，喜得遍数尚少。方医士说："是腹中有旧积滞，须得下下方好。"用了些大黄、积实等类，反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多起来，只觉得眼黑头晕，腹痛不止。如玉着慌，连方医士也着慌了。又怕补住邪气，用香附、黄连等类，也不见一点效。黎氏也不吃药了，除大便之外，只是睡觉，懒得与人说话。

一日午后。黎氏在房中正勉强起来吃粥，只见如玉走来，笑容满面，坐在一傍，说道：“如今才知道尤、谷二贼的下落了。”黎氏忙问道：“有什么下落？”如玉道：“适才州里的差人说：“尤、谷二人，俱在江南宿迁县居住，访得至真至确。

‘送信来的人，就是差人的亲戚，他都是亲眼看见的。两个差人贪着我的大谢礼，已向本州讨了关文，连夜起身到宿迁去。

此刻来与我报喜，要十数两盘费，咱家中无现成银子，我已经打发张华同差人去州中，与他们那凑去了，先和母亲说声。只求老天可怜，拿住他就好了。”黎氏道：“此语可真么？”如玉道：“这是甚么事体，那差人谎我做甚？”黎氏听罢，略笑了笑道：“我也不想望将九千两全回，只求追个二三千两儿，你将来有碗稀饭吃，我就死了也放心些。”素．日黎氏至多不过吃半碗粥；或几口，就不吃了。今日听了此话，就吃了一碗半有余。如玉见黎氏饮食加添，心下大喜，又说了许多兴头话，方才出去。黎氏自此，一天不过坐两三次净桶，早午晚总有两碗饭落肚，大便还有浓血，却每次粪多于脓，腹中亦不甚疼痛了。

过了一月有余，身子竟大好起来，饮食又多于前。一日，黎氏问如玉道：“宿迁县离泰安多少路程？”如玉道：“我前曾走过，却记不真，大要多则十天，少则七八天可到？”黎氏道：“怎么拿尤魁的差人，至今还不见到？”如玉道：“母亲不问，我也不敢说，恐怕母亲心上发急，六七日前，我差张华去衙门中打听，不想原差倒回来了。说是被人走了消息，尤、谷二人又搬到无锡县去了。他们因关文不对，回来换文书。我先日止与了他们十两银子，他们来回倒盘用了十六七两，意思还教我弄几两盘费。大要也只在早晚，又要起身。”黎氏听了，长叹了一声，问道：“你先日可曾见过去宿迁的关文没有？”

如玉道：“那日差人与我说这话，他们的去意甚急，倒没有看见他的关文。”黎氏道：“你如今的意思要怎么？”如玉道：“事已至此，也说不得，还得与他们打凑几两好去。用人之际，也怕冷谈了他们的心。”黎氏道：“你外边遇了强盗，家中又逢毛贼。这些人来来回回，不过是骗你的银两，究竟他们连泰安城门还未出。目今日期过而又过，又支派到无锡去了。若再过几时，还要去海外与你拿人。你将铜斗般家私，弄了个干净，到这样地步，于世事还没一点见识，安得不教人气杀！”说罢，将身子向枕头上一倒，就面朝里睡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玉连忙出来，打发张华，追问原差下落。

次日张华回来说道：“小人再四问原差：“如何不去拿人？’他说没有盘费怎么去？意思还教大爷凑十来两方好。”

如玉听了，冷笑道：“月前与他们那十来两银子，我还后悔的了不得，又敢要。”

过了五六天，黎氏依旧大痢起来。出的恭，与鱼脑子相似；闻见饮食，就要呕吐；只觉得口干身热，昼夜不得安息。如玉又请来方医士调治。岂知日甚一日，大有可虞。方医士推说家有要紧事，借此去了。如玉甚是着慌。正在屋内守着他母亲，只听得女厮们说道：“黎大爷来了。”如玉迎接人房。黎氏看见他侄儿，不由的眼中落泪，说道：“我与你父亲，一母同胞，我病了可及两月，你何忍心不来看看我？”飞鹏道：“侄儿一向在省城有些事，昨日才回来。听得说姑母患病，不意就憔悴到这步田地。”只见张华抱入四样吃食，道：“这是黎大爷送太太的。”放在地下桌上。黎氏道：“来就是了，又送东西怎么？”又道：“你可知道你表弟的事体么？”飞鹏道：“也听得人传说，却不知详细。”黎氏有气无力的说了一遍，说罢，放声大哭；又哭不出泪来，在喉咙中干吼。飞鹏劝慰了几句，黎氏又道：“我当日原教同你去。彼时若同你去，那里还有这些怪事出来？”飞鹏冷笑道：“侄儿的品行，比尤魁、谷大恩，也端正不了许多。与其教亲戚骗了，还不如教朋友骗了，还可气些。大概财物得失，都是命定，姑母也不必过于愁郁。只要养息病体。常言说的好：有夫从夫，无夫从子。将来过在那里是那里。”又道：“我听得吃的是方锦山的药，他知道脉和病是个什么？城中有个于象善，这先生是通省名医，侄儿此刻就去亲自请他，还不知他肯来不肯来。”说罢，同如玉到外边。

如玉留他吃饭。飞鹏也不回答，一直到大门外，手也不举，竟骑上牲口去了。

又过了两天，黎氏越发沉重，饮食到口即吐；即或勉强下去，少刻即大便出来。如玉着急之至，正欲着张华去飞鹏家问请医话，只见飞鹏家六小走来说道：“于先生坐车来了，现在门前等候。”如玉迎接到书房内，叙礼坐下，各道敬仰渴慕的意思。如玉问飞鹏如何不来？象蓄道：“他与弟相交至好，原拟与他同来，不意他今日也有些不爽快。过一两天，他再无不来之理。”两人吃毕茶，如玉着里边收拾干净，陪象善人去。

与黎氏看了脉，又按摸了肚腹，瞧了瞧大便颜色，方才出来。

坐下问如玉道：“先日可吃的是方锦老的药么？”如玉道：“是。这六七天也不曾吃。”象著道：“尊堂太夫人病了多少日了？”如玉道：“可及两月。”象著道：“方锦老的药方，可拿来看看。”如玉连忙取过二十几张药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放在桌上。象着大概看了四五张，说道：“看太夫人脉，素质即薄弱。此番病源，本于气壅血滞，兼之肝木过旺，刻伤脾土。彼时只合调气养血，舒肝健脾，自可无事。行气去积的药，一点也用不得。今气本不足，而日行其气；血本虚衰，而复攻其积。休说太夫人是六十以外之年，就是一少年壮盛人，也当受不起。况泻在痢先，脾传肾为贼邪，最为难治。病至六十日之久，而犹拘治痢，百无一补之说。无怪其真阳散而元气愈竭也。夫痢有五虚死，而太夫人已居其三：发热不休一；便如鱼脑二；饮食不入三。脉又洪大而滑，数此元气已尽，火衰不能生土，内真寒而外假热，实为痢疾不救之症。食入即吐者，是邪在上膈，虚火冲逆耳。

此病若在别家，弟即立即告退，断不肯代先治者分责。然弟与令表兄系骨肉之交；在老长兄虽未识荆，亦久仰豪侠名誉，安可坐视不救？今弟拟一陈方。此药服下，若饮食少进，弟尚可以次序调理；若投之不应，设有变端，弟亦不肯认罪。”如玉道：“死生二字，全在先生垂怜。”说着，泪流满面，脆将下去。象蕃扶起道：“尊府有人参没有？”如玉道：“连日见家母病笃，正要措办此物，不意从里边书柜内，寻出五两有余的好参来，只是不敢擅投。”象蕃道：“应用足矣。”随取过笔砚来，开了理中汤，将人参、附子、肉桂三样，俱用大分两，下写“煎妥冰冷服。”如玉一面着人收拾煎药，一面备酒饭陪象蕃。又着打发六儿同车夫饮食。

黎氏将药吃下，随即一个女厮出来说道：“太太方才将药吃下去，肚中响了一阵就泻了。”如玉忙问道：“这是何说？

“象蕃将酒杯放下，只是瞑目摇头。如玉又问，象蕃道：“长兄可照前方，速煎一剂热服，再看何如。”如玉也顾不得陪伴客人，亲自煎药，拿到里边，将他母亲扶起。吃下去仍一与前一般。如玉跑出和象蕃细说。象蓄道：“气已下脱，门户不固。

弟无能为矣！”于是起身告辞。如玉那里肯放？还哭着拜求神方。象蕃道：“长兄休怪小弟直说。大夫人恐不能出今晚明早。

倒是速请令表兄来一面，以尽骨肉之情罢了。”说罢，连饭也不吃，必欲告别。如玉苦留不住，只得送出大门。就烦他请飞鹏快来，象蕃应承去了。

如玉回到书房，心中大痛，哭了一回。走入里边，见他母昏昏沉沉，似睡不睡。问了几声，糊糊涂涂说了一句，又不言语了。如玉守在了旁边，惟有长叹而已。正是：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

宝婺光辉掩，吁嗟鬼作邻。

第四十二回买棺木那移烦契友卖衣服竭力葬慈亲

词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最可怜贫与孤，穷途歌唱西风曲。肠已断，泪已枯，自恨当时目无珠。
酒兄内弟交相爱，须知路尺炎凉态。富则亲，穷则坏，谁说人在人情在。
右调《断肠悲》

话说如玉见他母亲病势沉重，不住的流涕吁嗟。洪氏道：“那几天还好，只是从昨日又加重了。”如玉道：“这有两天不曾吃饭。”洪氏道：“连今日就是三天。前几日还扎挣着坐净桶；这几日通是身底下铺垫草纸。浑身纯留下一把骨头。先前还反乱拈的身腿疼，这五六天也不反乱了。将来的事体，你也该预为打照。到是棺木要紧。”如玉道：“这个月内，将你我的几件衣服，并些铜锡器，也当尽了。倘有个山高水低，我还不知该怎么处哩！”

夫妻两人，厮守到一更以后，只听得黎氏说道：“我口干的狠，拿水来我嗽嗽口。”洪氏道：“母亲不吃点东西么？”

黎氏将头摇了摇儿。女厮们搀扶着嗽了口，复行睡下，问道：“此时甚么时候了？”如玉道：“有一更多天了。”黎氏长叹了一声，将一只手向如玉面上一伸。如玉连忙抱祝黎氏哭了两声，说道：“我不中用了。”如玉道：“午间于先生说母亲不妨事，只要加意调养就好了。”黎氏道：“我死了倒也好，省得眼里看着你们受凄凉。你过来，我有几句话嘱咐你。”如玉又往前扒了扒。黎氏道：“你媳妇洪氏，是个老实人。你素日把些思情都用在婊子身上，你看在我的老脸，念他父母、兄弟俱无，孤身在咱家中，以后要处处可怜他。你夫妻相帮着过罢。”洪氏听了这几句话，这眼泪也不止一行下来。又道：“家中小女厮们，还有七八个；家人媳妇子，还有六七房。你看女厮们，年纪该嫁的嫁人；家人媳妇，有愿意嫁人的嫁了罢。

男子汉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留下他们做什么？你也养赡不了许多。金珠宝玩，你变卖了个精光。我止存两皮箱衣服未动。

我死后，止用与我穿一两件，不用多穿。余下的，你两口儿好过度。你日前南方去，与我留下一百五十两银子，我止盘用了八九两，如今还在地下立柜中放着。我病这几个月，深知你艰难。不是我不与你拿出来使用，我也有一番深意。我早晚死后，你就用这银子，与我买副松木板做棺材，止可用四五十两，不可多了。你是没钱的时候。余下的银子，就发送我，断不可听人指引，说是总督的夫人，尚昔日那种瞎体面，你就舍命办理，也不过是生者耗财，死者无知的事。”如玉痛哭道：“儿便做乞丐终身，也断不肯用一副松木板盛放母亲！”黎氏道：“这又是憨孩子话。人有富贵不同，我今日只免了街埋路葬就罢了。

“说罢，喘吁了一会，又造：“嫖赌二项，我倒不结计你了。

人家要的是有钱人，你无钱，谁家要你？尤魁也是前生前世冤债，设有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住他的日子，多少追讨些。你务必到我坟头前，告禀一声。我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说着，又哭起来：“我儿，我只心疼你日后不知怎么过呀！你父亲当日去世太早，我又止生了你一个，处处顺着你的性儿，只怕你受一点委屈。谁知我深于爱你，正是我深于杀你！你遭了番叛案官司，家业已荆次后又要做生意。我彼时只尽你的田产物事耗费，不动我手里的东西，你还可以有饭吃；谁想一败涂地，至于如此。罢了，罢了！”如玉听了，如刀割心肺，只是不敢大哭。黎氏又喘息起来。洪氏道：“母亲说的话多了，未免劳神，且养息罢。

“黎氏方不言语了。

两口儿守到四更时候，黎氏又嗽了一回口，见如玉在一旁守着，从新又嘱咐起话来。说了半晌，不想舌根硬了，如玉一句也听不出来。到五更鼓后，复昏昏睡去。

天将明的时候，黎氏醒来说道：“我此刻倒觉清爽些。拿米汤来，我吃几口。”洪氏忙将米汤取至。如玉扶起来，黎氏只三两口，就吃了一碗。洪氏见吃的甘美，问道：“母亲还吃一碗不？”黎氏点了点头儿，又吃了一碗。方才睡下，只听得喉咙内作声，鼻口中气粗起来，面色渐渐黄下。如玉、洪氏大叫大哭；家人媳妇同众女厮们将过备下送终衣服，一个个七手八脚，挡扶着穿戴。少刻，声息俱无。一个家人媳妇说道：“太太去了。”如玉捶胸叫喊。一家儿上下，痛哭下一堆。张华等将过庭安放桌帐，把黎氏抬出来，停放在正中。如玉又扒在灵床上大哭，将喉咙也哭的肿哑了。张华上前劝解道：“大爷哭的日子在后哩，此事宜料理正务。”

如玉止住哭声，走到院内台阶上坐下，定省了好一会，吩咐张华道：“咱如今是跌倒自扒的时候。富足朋友，不敢烦劳。

你此刻去大槐树巷内，将秃厮苗三爷请来，就说是太太没了，我有要紧话说。”张华去不多时，请来一人，但见：头无寸发，鬓有深疤。似僧也，而依旧眉其眉，须其须，不见合掌稽颡之态；似毬也，而居然鼻其鼻，耳其耳，绝少垂颈凹眼之形。既容光之必照，自一毛而不拔。诚哉异样狮球，允矣稀奇象蛋。

此人是府学一个秀才，姓苗，名继迁，字是述庵，外号叫苗三秃子。因他头上鬓间无发故也。为人有点小能干，在嫖赌场中，狠弄过几个钱。只是素性好赌，今日有了五十，明日就输一百。年纪不过三十上下，“穷”、“富”两个字，他倒经历过二十余遍。入的门来，先到黎氏灵前烧了一帖空纸；见了如玉，又安慰了一番，方才到两书房坐下，与如玉定归了报丧帖式。如玉自知无力，凡朋友概不劳礼，止遣人到老亲处达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人商酌妥当，雇人分路去了。

苗秃子问道：“太夫人棺木可曾备办否？”如玉道：“正要措处。”苗秃子道：“这是此时第一件要紧事。”如玉道：“少不得还要劳动。”说罢，到里边向洪氏要出他母亲存的那一百五十两银子；看见时，又不由的大痛起来。秤了秤，止用了七两有余，还有一百四十贰两多。如玉留下二十二两，备买办梭布，做伸幔、灵棚、孝服等类用，拿到外边，向苗秃子道：“烦老兄同张华到州里去，寻一副顶好的孔雀栘板。这是一百二十两，先尽此数买；就再贵几十两也使得。”苗秃子道：“老兄休怪我说以老太太的齿德爵位，就打一个金棺材，也不为过。只是时有不同，老兄还要存俭些，买副好柏木板儿罢。忝属相好，故敢直言。”如玉道：“棺木系先母贴身之物，弟即穷死，亦不敢过于匪保此刻就烦台驾一行。”说罢，苗三秃带了银两，同张华去了。

到起更后，张华回来说道：“棺木板看了两副，都是本城王卿官的。他祖上做过川东道，从四川带来，水旱路费了多少脚价，俱系真正孔雀栘板。一副上好的，要二百贰十两；一副略次些的，只少要十五两。苗三爷体贴大爷的意思，与王家讲说再四，用他那副顶好的，说明一百八十两白银。他家若不是买地急用，二百两也不卖。更有一件省事处：两副都是做现成的，打磨的光光溜溜。”如玉道：“为什么不雇人抬来？”张华道：“咱拿去的银子，止是一百贰十两，还差着六十两价。

是一边过银，一边过物，少一两也行不得，如何抬得来？”如玉听了，心上大费踌躇，向张华道：“我与王家，素无交往，你该就近烦黎大爷和他家说说，过几天与他银子，有何妨碍？

“张华道：“大爷若不题起，小的也不敢说。苗三爷为银两不足，就想到黎大爷身上，着他应承六十两，迟几天找结。王家满口应许，只要黎大爷当面说句话。小的同苗三爷亲去说了原由。黎大爷不惟不肯应承，且说了许多不堪言语。说太太是大爷气死了。又道：“你家离了谋叛和买棺材的事，也没什么借重我处。可着你大爷快寻姓尤的去，他还才情大些。’苗三爷见说的不成活，连忙同小的出来，在西关店中等候，着小的星夜取银子好成交。”

如玉听了，心中大怒，到里边与洪氏说。洪氏道：“咱们如今，不是借光亲戚的时候，还有母亲留下两皮箱衣服。昨晚也和你说过，是着你变卖了过度日月。不如且当上一箱，救救急。”如玉道：“我也想及于此，只是心上不忍。”洪氏道：“你若心上不忍，不但将来发送，就是眼前棺木，也无办法。

明日止有一天，后日就该入殓，那里还耽隔的？”如玉作难了一会，实是无法，只得将皮箱打开验看：内有十几套好皮子、缎子衣服，估计值四五百两。又眼中流了无数痛泪。开了个清楚单子，一总交与张华，带到城中，把苗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秃去当。

次日午后，张华先将棺木押来。如玉仔细观看，见是四块瓦做法，前后堵头如式，约五寸多厚，六尺半多长，敲打着声若铜钟，花纹细腻，香气迎人。如玉甚是得意。下晚苗秃子亦到，取出两张当票来：一张皮衣，当了一百四十两；一张缎衣，当了八十两。除去棺价六十，交与如玉一百六十两。苗秃道：“成色俱是九九，分两是我亲自秤兑，丝毫不短。我当为两张，你将来容易取赎些。我又带来两卷白布，是本城隆盛号的，言明用了照时作价，剩下的只管与他退回。”如玉深喜他办事妥当，谢了又谢。

到了头七，如玉备了猪羊并各色祭品，请了学中几个朋友做礼生，也不请僧道念经，止是七七家祭。人家听得他不收礼，不宴客，不破孝，乐得与他母亲烧张空纸尽情，倒也此出被入，甚是热闹。他表兄黎飞鹏也抬了祭礼来吊奠。如玉执意不收，也不与孝服。亏了苗秃子据理开解，如玉方肯收礼送孝。飞鹏见棺木贵重，祭品整齐，到底不失大家风度，口里也说不出甚么不是，脸上自觉没趣，陪了祭，就要回去。如玉也不着人留饭。两家至亲，从此断绝来往。有告假并辞去的几个家人还没有寻下富贵地方，见如玉做头七，亲友出入，与昔时无异，只当主人手内还有大私囊，一个个又争着入来帮忙办事；及至伺候了几天，方知是老主母几件衣服发烧，又辞的辞，不辞的不辞，各自去了。

如玉将七七事办完，因他母亲抑郁抱恨而死，不忍心轻易出葬，过了七八个月，方才斟酌举行。手内又没一个钱，此时不但衣服银子用尽，连家中桌椅、屏画也当了许多，过时日。

苗秃子与他出了个主见，将先时当的那两箱衣服，寻了个买主，除去当铺本利，与如玉还找回八十两银子。苗秃也些须打了点偏手。如玉有了这宗银两，然后才敢择日，发送他母亲。他是个少年好胜的人，饶这般没钱，还向泰安州文武借了许多的执事行役，点主谢土；又请了两个小些的现任官儿，将找兑的几两银子，花的七零八落。

这一日本乡亲友，或三十人一个名单，或五十人一个名单，通共止六七个祭桌，人倒不下二百有余。观看的人，到也挨肩叠臂，直至他家祖茔。如玉将他母亲与他父亲合葬后，守了三日墓，方回家设灵位。晚间就在灵傍宿歇。睡不着时，追想昔日荣华，今时世态；又想念他母亲历历嘱咐的言语。独对着一盏孤灯，不住的吁嗟流涕。正是：手内有钱冰亦暖，囊中无钞炭生凉。

知心惟有生身母，泉路凭谁说断肠？

第四十三回逢吝夫抽丰又失意遇美妓罄囊两相交

词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如今誓不抽丰矣，且回家拆卖祖居。一年贫苦一嗟吁，无暇计谁毁谁誉。

途次中幸会多情女，顾不得母孝何如？聊且花间宿，乐得香盈韩袖，果满潘车。

右调《入花丛》

话说温如玉自葬埋母亲后，谢了几天人，诸事完毕，逐日家到是清心寡欲。素日相好的朋友，知他一无所有，也不来勾引他。即或有几个来闲坐的，见他愁眉恨眼，也就不好来了。

背间有笑骂他憨痴的，有议论他狂妄的，有怜惜他穷苦的，也有说他疏财仗义的，还有受过他银钱、衣食许多恩惠反比傍人鄙薄詈咒更利害的，如玉听在耳内，到也都付之行云流水。只是家间穷困之至，虽减去了若干人口，上下还是二十多人吃饭。

天天典当，鬼混的过了一年有余。凡事总与苗三秃子相商，两人到成了个患难厚友。先时还指望拿住尤魁，后来亲自到州堂上，禀了几次。知州到也与他认真的责比差役，总无踪影。他把这拿尤魁的念头也歇了。

无如运气倒的人，这不好的事体，层层皆来。他母亲刚才亡过年余，他妻子洪氏又得了吐血的病；不上三两个月，也病故了，连棺木都措办艰难。到亏这苗秃子还有点打算，凡买过如玉产业的人，他便去说合，陆续也得够百十余两，苗秃于中也使用了些，才将洪氏发送在祖茔。

如玉虽说是穷了，一则是旧家子弟，二则又在少年，还有许多大家小户，要与他结亲，孰意他不自揣时势，还想要娶一个天字号的美人，将说亲者概行谢绝，日日东查西问的寻访。

及至采访着某家女儿，才色双绝，他到愿意，人家又不要他。

因此把婚姻也误下。

一日到泰安，向他旧伙计等要长支欠银，住了三四天，得了三两多银子，一千多钱，将一张三十两欠约，让那伙计抽去，算了一分不该。正还要寻别的欠银伙计，听得本州官吏接济东道；问了问，说姓杜名珊，四川茂州人，做过陕西长安县知县。

他父亲虽早逝，常听得他母亲黎氏说，有个长安县知县杜珊做他父亲属员，亏空下一万多银子。布政司定要揭参，他父亲爱他才能，一力主持，暗嘱同寅各官捐助，完结亏项；又保举他后升了平阳府知府，临行与他父亲认了门生。今日听得名姓、籍贯相合，就动了个打抽丰的念头。急忙回家，与苗秃子相商。

苗秃道：“你有这些好门路儿，闲尝从不和我说。既然尊大人在他身上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此大恩，又是尊府门生，你如今到这步田地，开个口，至少也帮五百；就是一千两，也不敢定。”如玉道：“我平时那里想得起？若不是他昨日到泰安，做梦也梦不着他。

我今与你相商，趁他到咱们这地方，我那凑一分厚礼，与他送去；再拿个手本，向他门上人细说原委，或者有点想望也未可知。”苗秃道：“你这想算，都用的是下乘功夫。他衙门住扎在省城，离我们泰安不过两天多路，何难亲去走遭？你若在此地见他，他又是个客官，语言间就有许多可推脱处，总帮你也不多。依我主见，你竟等他公出回去后，写自己一个名讳手本；再另外哀哀怜怜写个恳恩照拂的手本，内中帮他完亏空、保举话，一字不可露出，只写先人某人，在陕西同寅，如今你穷困之至，求他推念先人奉上垂怜。至于凑办厚礼的话，徒费钱而且坏事。世上那有个极贫的寒士，拿得出厚礼来？到只怕你年幼，记得太夫人话未必真切，冒冒失失的认起亲来，反为不美。

“如玉道：“这事至真至确。我固贫穷宁死不做伤脸的事。你方才的话，甚有机变。我们等他回去后，就雇一辆车，我还要烦你与我同去。”苗秃子道：“我就与你同去。总算上你与他没世谊，这游棍假名撞骗也干连不到我身上。”两人计议停妥，待了几天，济东道回去。

两人雇车同张华到省城，旅店安下，时时打听杜大老爷闲时，方才将手本投入号房。门上人拿入去，杜珊看了手本内情节，立刻开门请会。如玉从角门内入去。杜珊迎接到书房，行礼坐下。叙说起他父亲，杜珊甚是感念；又说到自己困苦，杜珊又甚怜悯。本日就留便饭，说道：“月前天雨连绵，官署内无一间房子不漏，刻下现在修补，实无地方留世兄祝且请到贵寓安息，弟自有一番措处。”如玉辞了出来，苗秃子在辕门外探头探脑的等候。如玉同他走着，说济东道如何相待，如何吩咐。苗秃道：“何如？你原是大人家，岂是寻常的拉扯？我若有你这些门路儿，也不知发迹到甚么地方了！”两人欢欢喜喜的回店，说了半夜，总都是济东道的话。

次日社珊回拜，将如玉的名讳手本壁回，还了个年通家世弟帖。如玉着张华跪止，杜珊定要拜会。在店中叙谈了好半晌，方才别去。吓的一店客人，都议论羡慕不已；慌的店主和小伙计，不住的问茶水。苗秃得意到极处，只是在光头上乱挠。午后，又差人送来白米一斗，白面一斗，火腿、南酒、鸡鸭等物。

如玉到也罢了，苗秃子是个小户人家，白花秀才，一生没见过个交往官府，看见火腿、南酒等物，不住的吐舌；和如玉说到高兴处，便坐不住，笑着在地上打跌。怕道台语说话，连街上也不许如玉闲行。他在店中陪着吃酒、唱小曲、说趣话，和中了状元的一般快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到第四日，杜珊下帖请席。如玉又去。席间，杜珊细说本道一缺，出多入少；又值公私交困之际，不能破格相帮。临别，着家人托出十二两程仪。如玉大失所望，辞之至再。怎当得杜珊推让不已。如玉此时，觉得不收恐得罪他，收下甚是羞气；没奈何，只得收领拜谢。原来这杜珊初任知县时，性最豪侠，不以银钱介意，因此本族以及亲戚经年家来往不绝，食用为亦极奢侈。凡赠送人，必使其心喜回家。只几年，就弄下一万多亏空。藩司要揭参，幸得如玉父亲保全。屡次寄字亲友本家，告助亏空，无一个帮他一分一两。他才知道银钱去了，是最难回来的。自此后，任凭本族近支，以及至亲契友，想要用他一文钱，吃他衙门中一口水，比登天还难。由知县做至道台，虽二三斤肉，也要斟酌食用。前后行为，如出两人。此番是深感如玉父亲，方肯送这十二两。在如玉看得菲薄不堪；在杜珊看得还是没有的大帮助。除了温如玉，第二人也不能叨此厚观。

就是日前送那一分下程，都是少有的事。

如玉垂头丧气的出来，见苗秃子在仪门外，大张着嘴眺望。

看见了如玉，忙跑向前，笑问道："今日又有什么好话儿？"

如玉道："言不得，真令人羞死气死！"苗秃着慌道："不好！你这气色也不好！想是你语言间得罪下他么？"如玉道："我有什么得罪他处？"就将送的银两数目，一边走一边说。苗秃笑道："你少装饰！我不信。"如玉道："我又不怕你抢了我的，何苦谎你？"于是将原包银两，从袖中取出，向苗秃眼上一伸道："看，是十二两不是？"苗秃见上面有"薄仪"二字，将脚一顿，咬着牙骂道："好肏娘贼！不但将你坑坏，把我苗三先生一片飞滚热的心肠，被二十四块寒冰冷透！"说毕，又蹙眉揉手，连连点头道："罢了，罢了，我才知道罢了。"

两人回到店中，一头一个，倒在炕上睡觉。张华见此光景，也不敢问。如玉翻来覆去，那里睡的着？到二鼓时候，苗秃问道："你可睡着了没有？"如玉道："真令人气死！还那里睡的着？"苗秃道："你明日再去禀谢禀见，求他一封书字，嘱托泰安州官诸事照拂你。他若与了这封书字，常去说些分上，那里弄不了几个钱？一个本管的大上宪，又与巡抚朝夕相见，泰安州敢说不在你身上用情？"如玉道："我就饿死，也再不见这没良心怪吝匹夫！"苗秃道："我还有一策，存心已久，只是不好说出。今见你如此奔波，徒苦无益，只得要直说了。

天下事贵于自立主见。自己着贫无措兑，虽神仙也没法子。自己若有可裁处，就不肯低眉下眼向人家乞讨。尊府的住宅，前庭后院，何止七八层？只用将房子出卖，还不愁一二千两银子到手？"如玉道："我也曾想及于此。首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人故居，不忍心割弃；次则也没人买。”苗秃道：“讲到一’买’字，不但长泰庄，便是泰安州，也没人买。谁肯拿上钱，到那边住去？若估计木石砖瓦拆卖，还可成交。你若为是先人故物，自己羞居卖房之名，你须知那房子止可遮风避雨，不能充饥御寒。常言说的好：有了治，没了弃。你日后大发财源，或做了大官，怕修盖不起那样十处房子么？此事你若依了，我回家就与你办理。当汉子的，不必怕人笑话。世间卖房子的大人家，也不止你一个。救穷是第一要务，没得吃穿难受，这是老根子话。我再替你打算：房子卖后，也不在长泰庄住，只用二百两银子，在泰安城中买一处不大不小的房儿，过起安闲日月来。你又不欠人的债负，有什么不快活处？将所有房价，或买地讨租，或放在人家铺中吃月利。世上赤手空拳起家的，不知有多少，何苦着本村人日逐指指点点，笑议你是憨哥儿、混账鬼？你想：我说的是不是？”几句话，说的如玉高兴起来，一蹶劣扒起，将桌子一拍道：“秃小厮快起来！你的话句句皆是。我的志念也决了！省的在这里受闷气，不如连夜回家办正事。”苗秃子也执起道：“城门未开，天明起身罢了。现放着老杜送的酒。

我活了三十多岁，止吃过一次鸭子，还是在尊府叨惠。你可叫起张华，将他送的那两只鸭子白顿上，我饱饱的吃一遍，也好与你回去办事。”如玉道：“三更半夜，如何做法？到回家时，你将鸡鸭都拿去就是了。”苗秃道：“我们有火腿和变蛋，亦足下酒。”如玉便喊叫张华，收拾食物。张华见两人又眉欢眼笑，不是头前苦态，也测度不出他们的原故。直吃到天明。如玉着算还店账，又将道署送的礼物俱装在车内，一同起身。

离省城走了几十里，到一地方，名为试马坡。相传韩信做工齐王时，在这地方试过马。刚走到堡前，也是天缘凑合，从里面走出个人来，但见：头戴四楞巾，却像从钱眼中钻出；身穿青绢氅，好似向煤窟内滚来。满面憨疤，数不尽三环套日；一唇乱草，那怕他百手抽丝。逢钱即写借帖，天下无不可用之钱；遇饭便充陪客，世上那有难吃之饭。任你极口唾骂，他只说是知己关切使然；随人无端殴踢，反道是至交好胜乃尔。

真是烧不热、煮不烂的粗皮，砍不开、扯不破的厚脸！这个人姓萧，名天佑，字有方，也是个府学秀才。为人最会弄钱；处人情世故，到像个犯而不较的人。只因他外面不与人计论，屡屡的在暗中谋害人，这一乡的老少男女，没一个不怕他。亦且钻头觅缝最好管人家闲事，就是人家夫妻角了口他也要说合说合，挨延的留他一顿便饭吃。若是大似此的事体，越发要索谢了。你若是不谢他，他就借别事暗中教唆人闹是非，三次两次还不肯放过，是个心上可恶不过的人。银钱衣物，送他就收，总要估计事体大小，心至得谢而后已。又好帮嫖诱赌，设法渔利。吃亡八家的钱，尤为第一。因此，人送他个外号，叫象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龟；又叫萧麻子，为他脸上疤。故也。这日正从堡中出来，看见苗三秃子在车内，大笑道：“秃兄弟从何处来？”苗秃见是萧麻子，连忙跳下车来，也大笑道：“你是几时搬到这里的？

“萧麻子道：“已经二年了。”如玉见他两人说话，也只得下车来。萧麻子指着如玉道：“此公是谁？”苗秃子道：“这是泰安州温公子，当年做陕西总督之嫡子也。”萧麻子深深打一躬道：“久仰，久仰。”又将两手高举道：“请！请到寒舍献茶。”如玉还礼道：“弟辈今日要赶宿头，容日再领教罢。”

苗秃子也道：“我们都有事，暇时我还要与你叙阔。”萧麻子道：“温大爷与我初会，我实不敢高扳。你与我是总角朋友，怎么也是这样外道我？我实对你说了罢，我家茅庵草舍，也不敢居停贵客。敝乡从去年二月搬来一家乐户，姓郑，人都叫他郑三。这个亡八最知好识歹。他有个侄女，叫玉磐儿；一个亲生的女儿，叫金钟儿。这玉磐儿不过是温柔典雅，还是世界上有的人物；惟有这金钟儿，才一十八岁，他的人才真是天上碧桃，月中丹桂，只怕仙女董双成还要让他几分。若说起他的聪明来，神卜管路还须占算，他却是未动先知。你这里只用打个哈欠，他那里就送过枕头来了。我活了四十多岁，才见了这样个伶俐俊俏、追魂夺命、爱杀人的一位小堂客。你陪公子随喜随喜去，也是春风一度。”如玉道：“承老兄盛情，只是弟孝眼未满，不敢做非礼的事。”苗秃笑向如玉道：“你也不必太圣贤了。既然有他两个令妹在这里，我们就暂时坐坐何妨？”

萧麻子笑道：“你这秃奴才，又说起其诸异乎人的话来了！”

如玉却不过，只得同去走走。到堡内西头，才是郑三的住处。瞧了瞧，都是砖瓦房子，坐东朝西的门楼。三人揖让人去。

郑三迎接出来，到如玉、苗三前请安；又问明姓氏。地方，让到北庭上坐。如玉到庭内，见东西各有耳房；庭中间放着八把大漆椅；正面一张大黑漆条桌，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驼骨寿星；东边有三尺余高一个大蓝磁花瓶；西边一个大白磁盘，盘内放着些泥桃泥苹果之类；上面挂着一面牌，都用五色纸镶着边儿，中间四个大紫红字是“蓝桥仙境”；牌下挂着百子图画一轴；两傍贴着对联一副，上写道：室贮金铁十二，门迎朱履三千。

三人坐定，只听得屏后有笑语之声。转身后面，走出个妇人来，身穿元青纱氅，内衬细夏布大衫，葛纱裙儿。五短身材，紫红色面皮；五官儿到也端正，只是上嘴唇太厚些；到缠了一双小脚，大红缎鞋上绣着跳梁四季花儿。走到庭中间，笑着说道：“与二位爷磕头。”说着，将身子往下弯了弯，忙的苗秃子连忙扶住道：“快请坐，劳碌着了，到了不得。”妇人就坐在萧麻子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了如玉并苗秃的姓氏。如玉道：“你的大号，就是金钟儿么？”妇人道：“那是我妹子。我叫玉磐。”萧麻子道：“怎么不见他出来？”玉磐儿道：“他今日身子有些不爽快，此时还没有起，再待一会管情收拾了出来。”萧麻子道：“此时还未起，必定是昨晚着人家棒伤了。”玉磐儿笑道：“你真是瞎说！这几天鬼也没见个来。”萧麻子道：“你休谎我。

我是秦镜高悬，无微不照。”苗秃道：“这是你的家务事，你心上自然明白。”萧麻子道：“你若欣羡这条路儿，你就入了行罢。他家中正少个打杂的使用。”

正说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厮托出一盘茶来。玉磐儿先送如玉，次送苗秃，自己取了一杯坐下。萧麻子道：“你这小奴才，到我跟前就不送了。我也没有别的法儿，我只用寻些发大来迟的好春药，再吃上一二钱人参，“将你三婶子按倒，那就是我出气的时候了。”玉磐儿恰待回言，苗秃道：“玉姐，你不必和他较论，都交在我身上。他按倒你婶子，我就搂住他姑娘。咱们是冤各有主，债各有头。”萧麻子笑骂道：“这奴小厮，真是狗期里拉出来的，说的都是狳舐（犭巴）儿话。”

四人正在说笑中间，觉得一阵异香吹入鼻孔中来。少刻，见屏风后又出来个妇人，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身穿红青亮纱氅儿，内衬着鱼白纱大衫；血牙色纱裙子，镶着青纱边儿；头上挽着个盘蛇发卷，中间贯着条白玉石簪儿；鬓边插着一朵鲜红大石榴花；周周正正极小的一双脚，穿着宝蓝菊压海棠花鞋；长挑身材；瓜子粉白面皮，脸上有几个碎麻子儿；骨格儿甚是俊俏；眉稍眼底，大有风情。看来是个极聪明的人。入的门来，先将如玉和苗秃上下一看，于是笑嘻嘻的，先走到如玉面前，说道：“你老好！我不磕头罢？”如玉连忙站起道：“请坐！

“苗秃接口道：“不敢当，不敢当！”然后又向苗秃虚让了一句，袅袅娜娜的坐在玉磐儿肩下。萧一麻子将如玉的家世表扬。

金钟儿听了满面上都是笑容，只因如玉少年清俊，举动风流，又是大家公子，心上甚是动情，眼中就暗用出许多套索擒拿。

如玉是个久走嫖行的人，差不多的妇女，最难上他的眼，不意被这金钟儿语言眉目就混住了，从午间坐到日色大西，还不动身。急得张华和车夫走出走入，在如玉面前站了几次，又不敢催促；与苗秃子不住的递眼色，苗秃又是随缘度日的人，他且乐修次活了一刻是一刻，那里肯言语？萧麻子推故净手，走出来向郑三道：“温公子这个雏儿，也还充得去。银钱虽多的没有，家中的东西物件还多。日色也迟了，你与他随便收拾几样菜儿，我替你留下他罢。将来若杀不出血，我打发他走路，缠绞不住你。”郑三道：“我见他穿着孝服，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留不住，岂不白费酒饭？”萧麻用扇股在郑三头上打了一下道：“你这老亡八，真是一毛不拔！就算上留不住，与你两个孩子们吃吃，他们也好有心与你弄钱。”苗秃在背后插嘴道：“就与你吃些儿也好。”三人都笑了。萧麻子道：“你这秃小，不知什么时候就悄悄走来？”又问道：“他身上有现成稍没有？”苗秃伸了两个指头道：“栏干数，是济东道送的。他身边只怕还有些，也没多的了。”萧麻子向郑三将手一拍道：“何如？上门儿买卖，你还不会吃？”郑三连忙去后面收拾去了。

萧麻子又问苗秃道：“这温公子，我也久闻他的大名，你与他相交最久，他为人何如？”苗秃道：“是个世情不透露的憨小厮。若有了钱，在朋友身上最是情长，极肯帮助人。”萧麻道：“我闻他年来也甚是艰苦。”苗秃道：“比你我还难。

目今只用一半月，又是财主了。”随将他要卖住房话一说，萧麻子连连作揖道：“事成之后，务必将哥哥也拉扯一把儿。苗秃道：“自幼儿好弟兄，还用你嘱咐？他如今’赌’之一字，勾引不动了。我看这金钟儿，又是他这一处住房的硬对头。他若看不上眼，体说试马坡，便是蓬莱岛，也留他坐不到这个时候。”两人说笑着入庭房来。

如玉站起道：“天色也想是迟了，我去罢。”萧麻子大笑，向苗秃道：“你看，做老爷们的性儿，总不体贴下情。”又指着金钟儿道：“我方才在后边见你父亲雨淋漓，在那里整理菜蔬。穷乐户人家，好容易收拾这一顿饭！”金钟儿听一得收拾饭，就知是必留之客了，笑盈盈的向如玉道：“大爷要走，也不过为我姊妹粗俗，心中厌恶。这也容易，离我这里二十里，有个黑狗儿，人才甚好，只是脚欠周正些。世上那有个全人？

我们与大爷搬来，着他服伺几天。就是我家饭不但吃不得，连看也看不得，只求大爷将就些，也算我姊妹们与大爷相会一常大爷也忍心不赏这个脸？”如玉道：“你休罪我。我实为先母服制未终，恐怕人议论。”苗秃道：“你居丧已一年多，如今不过是几个月余服未满。咱们泰安绅衿家还有父母一倒头就去嫖的，也没见雷劈了七个八个，人家议论死三双五双。”如玉笑道：“你又胡作弄我！”玉磐儿道：“我也不是在大爷面前说话的人，只是既已至此，就是天缘。我这金妹子，也是识人抬举的，还求把心肠放软些罢。”如玉已看中金钟儿，原不欲去；又教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越发不肯去了。掉转头笑向苗秃道：“只怕使不得。”萧麻子道：“有什么使不得？此刻若去了，于人情天理上倒使不得了。”

说着，打杂的将一张方桌移在庭中间，摆了四碟小菜，安下五副杯筷，又拿来一大壶酒。众人让如玉正坐。如玉要与苗秃同坐，苗秃死也不肯，只得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坐在正面。萧麻子在右，苗秃在左，玉磐、金钟儿在下面并坐相陪。少刻，端上两盘白煮猪肉，两盘煎鸡，两盘炒鸡蛋，两盘调豆腐皮。看着是八盘，究竟止是四样。北方乐户家，多有用对儿菜，也是个遇物成双之意。金钟儿道："我们这地方，常时连豆腐都买不出。二位爷休笑说，多吃些儿才好。"苗秃道："说到吃之一字，我与萧麻子包办，到不劳你悬心。"五个人诙谐调诚，盏去杯来。

张华同车夫，也在南房中吃饭，郑三老婆陪着。

如玉等吃到点灯后，方将杯盘收拾去。萧麻子道："我如今长话短说罢，我今日就是冰人月老。温大爷着金姐陪伴，苗三爷着王姐陪伴。"苗秃子暖的笑了，将脖项往下一缩，又向萧麻子将舌头一伸，道："我一个寒士，这缠头之赠该出在那里？"如玉道："这都在我。"苗秃又道："虽然如此，还不知人家要我不要。"说着，又看玉磐儿的神色。萧麻子道："不用你看，我这玉姐，真正是江海之大，不择细流。你若到高兴的时候，舍了小秃子，用起大秃子来，这玉姐就不敢要你了。

"如玉大笑。金钟儿略笑了笑，玉磐儿将头一低，苗秃子不由的脸红起来，说道："我不过两鬓边少点头发，又不是全无。

你每每秃长秃短，不与人留点地步，真是可怒！"萧麻子大笑道："你今晚正是用人才的时候，是我语言不看风色了。"我将来自有好话儿帮衬你。"说罢，彼此道了安置，如玉在东房，苗秃在西房，各做嫖客。萧麻子回家去了。正是：穷途潦倒欲何投，携友归来休便休。

试问彩云何处散，且随明月到青楼。

第四十四回温如玉卖房充浪子冷于冰泼水戏花娘

词曰：

嫖最好，密爱幽欢情袅袅。恨杀银钱少。

无端欣逢契友，须索让他交好。倾倒花瓶人去了，水溢花娘恼。

右调《长命女》

话说温如玉在郑三家当嫖客，也顾不得他母亲服制未满，人情天理上何如，一味里追欢取乐。却好他与金钟儿，正是棋逢对手，女貌郎才。两个人枕边私语，被底鸳鸯，说不尽恩情美满，如胶似漆。就是这苗秃，虽然头秃，于温存二字上，甚是明白。玉磐儿虽不爱他，却也不厌恶他。两个人各嫖了三夜。

如玉打算身边只有十二两六钱来的银子，主仆上下茶饭，以及牲口草料，俱系郑三早晚措办，若再住几天，作何开发？花过大钱的人，惟恐被人笑话；就将那十二两程仪，做了他与苗秃的嫖资；剩下盘费银六钱，赏了打杂儿的；要与郑三说明，告辞起身。苗秃子私心，还想嫖几天，怎当得如玉执意要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

郑三家两口子，虽然款留，也不过虚尽世情；知他银子已尽，住一天，是一天的盘搅。这金钟儿心爱如玉，那里肯依？又留的住了两天，相订半月后就来，方准回家。玉磐儿怕叔婶怪他冷淡客人，也只得与苗秃叮咛后会。临行时，金钟儿甚是作难，和如玉相嘱至再方别。

两人在路上，不是你赞金钟，就是我夸玉磐，直说笑到泰安。一到家，就催苗秃去泰安寻买房子的人。来来往往，也有人看过几次；争多嫌少，总不能成。苗秃子内外作合，鬼混子二十多天，还是木行里买，言明连砖瓦石条，与如玉一千四百两，苗秃子暗吃着一百五十两。如玉定要一千六百两，苗秃子急得了不得，时时劝如玉道："你要看破些罢，如今的时候艰难，耽隔了这个机会，将来不但一千四，就是一千二，还怕没人出哩！我倒满心里着你卖一万银子，其如势不能行何？难道我不向你，倒向外人不成？"如玉被他缠不过，又减要了五十两。

正在争论之际，只见张华入来说道："试马坡的郑三，差人请大爷来了。还有两封书字，一封是与苗三爷的。"如玉接在手内，拆开和苗秃子笑着同看。见一张红纸上，写着绝句一首道：莲花池畔倚回廊，一见莲花一恨郎。

郎意拟同荷上露，藕丝不断是奴肠。

傍边又写着三个大字："你快来。"上写"书请温大爷移玉"；下面落着名字，是"辱爱妾金钟儿具"。书内又有小荷包一个，装着个珐琅比目鱼儿；闻了闻，喷鼻儿香。又拆开苗秃书字，上面也是一首绝句，写道：君头光似月，见月倍伤神。

寄与头光者，应怜月下人。

傍写"俚句呈政可意郎苗三爷知心"；下写"薄命妾玉磐儿摇尾"。如玉看了，笑的前仰后合，不住的叫妙不绝。苗秃子将诗扯了个粉碎，掷于地下。如玉见他面红耳赤，动了真怒，也就不好意思再笑了。向苗秃道："我们还得与他一封回字。

"苗秃子一声儿不言语。如玉又问，苗秃道："我无回字。"

如玉道："和你商酌：这来的人，难道教他空手回去？我意思与他一两银子，你看何如？"苗秃道："一两的话，亏你也说的出来！至少与他一百两，才像做过总督家的体统。"如玉道："你这没好气，在我身上煞放怎么？"苗秃道："你在嫖场中，不知经历了多少，像这一行的人来，不过与他一顿饭吃，十分过意不去，与他三二百盘费钱；若东的一两，西的一两，他们吃着这个甜头儿，婊子本不愿意与我们写书字，他还恳求的教写。你头一次与过一两，后一次连五钱也不好拿出。况日日支应亡八家的差人，也嫌晦气。打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的少不如意，他回去就有许多不好的话说。”如玉也不回答，一面吩咐张华收拾三荤两素的酒饭，管待来人，自己取出一张泥金细笺纸，恭恭敬敬的写了回字。又寻出一条龙头碧玉石簪儿，系他妻子洪氏故物，包在书内。想算着家中还有二千来钱，难做赏封，着张华拿钱换了一两银子，包好，上写“茶资一两”，余外又与三百钱盘费。

苗秃见他如此慎重，想了想将来还要与王馨儿相交，形容的不好看。只得烦如玉与他写回书，也要求件押包的东西。如玉批评他道：“你三四十岁的人，连个萧麻子和你顽，你也识不破。

你想，玉喜儿怎么不识好歹，也不肯烦人做这样诗，打趣你。

你还要在朋友身上使头脸。”苗秃连忙杀鸡拉腿，认了不是。

如玉与他写了四字，又寻出一付镀金耳环填在书内。将郑三家打杂人胡六叫人来，细问了一回，许在五日内定去，又留他住几天。胡六道：“家中没人，小的就回去罢。金姑娘还不知怎么盼望回信哩。”苗秃子慌忙将赏银并书字付与，又嘱咐替他都问候。胡六叩谢出去。

苗秃道：“无怪乎婊儿们个个爱你，你实是内才外才俱全的人。那日临别时，金钟儿分明是对着我与萧麻子，怕我们笑话。他那眼泪汪汪的光景，差些儿就要放声大哭。你原说下几天就去，到如今二十多天，不知这孩子想成怎么个样儿了。你今日又许下五日内就去，房子又不成，可怜这孩子一片血诚，只和付之流水罢了。”如玉道：“我心上急的要去，无如房子不成。”苗秃道：“你只知房子一千四百两不卖，你那里知买房子人甘苦？你是何等聪明，甚么事儿欺的了你？年来木价甚疲。他买下房子，又要雇人拆，又要搬弄砖瓦，又日日出工钱、茶饭，又要雇车骡拉到泰安城，慢慢的三根椽、两条檀，零碎出卖。再若是借人家的银子，出上利钱，还不知是谁赚，是谁赔哩！分明遇着这几个瞎眼的木行。若是我，一千二百两也不要他。我只怕小人们入了语，木行里打了反悔鼓，这试马坡不但你去不成，连我也去不成了。”如玉到瞪着眼，沉吟了一会，将桌子一拍道：“罢！就是一千四百两罢。我也心忙意乱了，只要与他们说明：等我寻下住处，方可动手。”苗秃道：“我若连这一点儿不与你想到，我还算个什么办事的人？我已与他们说过，譬如今日成交，明日就与你五百两，下余九百两，两个月内交还与你。立一张欠帖，你只管慢慢的寻房。刻下或是住前院或住后院，其余让他们拆用，好陆续变价，与你交银。

“如玉道：“就是这样甚妥。银子成色，定十足。”苗秃道：“何用你说？我此刻就去见话，今日就与他们立了契罢。万一变了卦怎了？”

于是走去，立刻将木行人叫来。两家各立了凭据，果然本日便兑了五百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如玉谢了苗秃二十两，就托他去泰安寻房。

苗秃道：“我也不在这长泰庄住了。”如玉道：“我正有此意，须寻在一条巷内方好。你且和我到试马坡去，回来寻房也不迟。

“苗秃道：“你的房子，非我的房子可比。也要不大不小，像个局面。事体贵于速办。你想一想，一头住着，一头人家拆房，逐日家翻上扬尘，对着本村亲友，有什么意思？”如王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极是。我独自去罢。那里还有萧大哥相陪，我还要买点东西送他。”苗秃道：“送他水礼，不是意思。到是袍料或氅料罢了。我们藉重他处多哩！”如玉道：“我知道了。

“忙忙的收拾安顿，连夜雇车向试马坡来。本村人见如玉如此行为，夜晚与他们门上贴了四句俗话道：败子由来骨董，有钱无不走汞。

试看如玉嫖金，都是祖宗椽檀。

到次日午后，离试马坡十数步地，看见一人，面同秋月，体若寒松，布袍革履，翩翩而来。如玉在车内仔细一看，呵呀了一声，连忙跳下车来，打恭道：“冷先生从何处来？”于冰亦连忙还揖笑问道：“尊制想是为太夫人亡故了。”如玉道：“自别长兄，叠遭变故，真是一言难荆此堡内有我个最相好的朋友，他家中也还干净。长兄可同我去坐坐，少叙离索之情。

“于冰道：“甚好。但不知是个甚么人家。”如玉道：“是个读书人家。”于是两人携手同行，车子后随，到郑三家来。

郑三迎着问候，又到于冰前虚了虚。于冰便知是个混账人家；又不好立即避去。只见院中一个小女厮喊叫道：“二姑娘，温大爷来了！”如玉让于冰至庭内，彼此叩拜坐下。又见东边房帘起处，走出个少年妇人来，看着如玉笑道：“你好谎我！

去了就不来了。”如玉站起来道：“只因家里穷忙，所以就耽迟了几天。”又问如玉道：“这位爷是谁？”如玉道：“这是我最好朋友冷大爷，此刻才遇着。”金钟儿复将于冰上下一看，见虽然服饰贫寒，却眉清目秀，骨格气宇与凡传大不相同，不由的心上起敬，恭恭顺顺的磕下头去。于冰扶起，心里说道：“这温如玉真是禽兽！母丧未满，就做此丧良无耻之事。”随即站起告别。如玉那里肯依？金钟儿道：“这是我出来的冒昧了。”于冰再看如玉，见他爱敬的意思着实诚切，亦且嘻嘻哈哈，与不知世事的一小娃子相似；又见他衣服侍从，也是个没钱的光景，心上又有些可怜他，只得回身向金钟儿道：“你适才的话，过于多疑，我到不好急去了。”又大家坐下。

正言间，转身后面，玉磐儿走出到如玉前叙阔，将于冰看了一眼，也不说声磕头活，就坐下了。如玉道：“才来的号玉磐。”指着金钟儿道：“他叫金钟。”于冰笑道：“到都是值几个钱的器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须臾，拿上茶来。如玉道：“冷大爷不动烟火食，我替代劳罢。”又向玉磐道：“苗三爷着实问候你。”于冰问如玉道：“公子为何不在家中，却来乐户家行走？”如玉长叹道：“说起来令人气死、恨死、愧死。”就将遭叛案、遇尤魁、母死妻亡的事，说了一遍；又问于冰动静。于冰支吾了几句，又起身告别。如玉拂然道：“小弟不过穷了，人还是旧人，为何此番这样薄待小弟？况一别二三年，今日好容易会面，就多坐几天，也还是故旧情分。”于冰笑道：“昔日公子富足时，我亦未尝乞怜。只因有两个朋友。要去寻访。”如玉道：“可是连、金二公么？”于冰道：“正是。”如玉道：“为什么与老长兄分首？”于冰道：“我们出家人，聚散无常。他两个也只在左近，须索看望。”金钟儿见如玉十分敬重于冰，也在傍极力的款留。

于冰坚欲要去。如玉道：“小弟昔时，或有富贵气习，待朋友处，如今备尝甘苦。长兄若将今日的温如玉，当昔日的温如玉，就认错小弟了。”于冰听了他这几句话，又见他仙骨珊珊，不忍心着他终于堕落。听他适才的话。像个有点回头光景，复行坐下。郑三人来说道：“请大爷同客爷到亭子上坐。此处甚热。

“如玉听了，便代做主人，拉于冰同去。不想就在他这庭房东边一个角门入去。里面四围都是土墙，种着些菜；中间一座亭子，也有几株树木，和些草花。于冰见正面挂着一面牌，上写“小天台”三字；上挂着一副木刻对联道：传红叶于南北东西心随流水，系赤绳于张王李赵情注飞花。

于冰看罢，大笑道：“到也说的贴切。”又见桌椅已摆设停妥，桌上放着六大盘西瓜、苹果、桃子等类。如玉看见大喜，让于冰正坐，自己对面相陪。金钟、玉磐坐在两傍。于冰见已收拾停妥，也随意用了些。

少刻酒肉齐至，比前一番相待丰盛许多。如玉见郑三人来，说道：“我与萧大爷带来宝蓝纻丝袍料一件，缎鞋袜一双，烦你家胡六同张华送去。”郑三道：“小的同张大叔送去。萧大爷从前日往大元庄去了。”如玉道：“你去更妥。”于冰又要告辞。如玉道：“长兄再不可如此，我还有要紧话请教。”金钟儿接说道：“我们原是下流人家，留冷大爷，就是不识高低。

今日光已落下去，此地又无店住客；和温大爷长谈，最是美事。

“玉磐儿也道：“我们有什么脸面？千万看在温大爷面上罢。

“于冰大笑道：“今日同席，皆我万年想不到事。你两个相留，与温公子不同，我就在此住一夜罢。”如玉方才欢喜。于冰道：“公子年来，气运真是不堪，未知将来还有甚么事业要做？”

如玉道：“在老长兄前，安敢不实说？小弟于富贵功名四字，未尝有片刻去怀，意欲明年下下乡场，正欲烦长兄预断。”于冰道：“科甲二字，未敢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若讲到功名富贵，公子自有一番惊天动地的施为。异日不但拜相，还可位至公候。”如玉大笑道：“长兄何苦如此取笑人？”于冰正色道：“我生平以相面为第一艺，尝笑唐峰柳庄论断含糊。细看公子气色，秋冬之间还有些小不如意；明年秋后，必须破财，见点口舌，过此即入佳境。若欲求功名富贵，必须到远方一行。”如玉道：“小弟久欲去都中走走，未知可否？”于冰道：“都中去更好。”

如玉道：“几时起身为吉？”于冰道：“日子不必预定。公子几时到极不得意处，那不是起身的时候了。到那里不必你寻我，我还要寻你，助你之一臂之力，保管你吐气扬眉。”如玉大喜相谢；又问富贵功名，到都中怎样个求法。于冰道：“临期自有意外际遇，此刻不必明言。”玉磐、金钟儿也要求于冰相相面，于冰都说了几句兴头活。

四人坐谈到定更时，如玉笑道：“老长兄正人君子，小弟有一秽污高贤的言语，不知说得说不得？”于冰道：“你我知契，就说得不是何妨！”如玉道：“长兄游行天下，这情翠偎红的话，自然素所厌闻。今晚小弟欲与长兄破戒，教这玉磐姐陪伴一宿，未知肯下顾否？”于冰道：“我正有此意。只是一件，我与这玉卿无缘，你若肯割爱，到是这金姐罢。”如玉大笑道：“长兄乃天下奇人，金姐恨不得攀龙附凤。但风月场中，说不得戏言。”于冰正色道：“我从几时是个说戏言的人？”

如玉见于冰竟认真要嫖，心中甚是后悔自己多事。又因于冰是他最敬爱的人，就让他一夜，也还过得去。又笑向金钟儿道：“你真是天大的造化！”金钟儿偷瞅了如玉一眼，随即也不说了，也不笑了，做出许多抑郁不豫之态。于冰但微笑而已，向如玉道：“我一生性直率，既承公子美意，便可早些安歇，明日还要走路。”如玉道：“极好。”于是一同起身，到庭屋院来。如玉又暗中安慰了金钟儿几句。金钟儿道：“你也该达知我父亲一声。”如玉道：“我自然要说。”

于冰走入东房，只见帘幕垂红，氍毹铺地，摆列着桌椅箱柜，字画满墙。坑上堆着锦被，炉内偎着名香，甚是干净。玉磐儿告辞去了。如玉还在炕上坐着说笑。于冰道：“公子请罢，我要睡了。”如玉方才出去。于冰将门儿关闭，亲自从炕上拉过被褥来铺垫，将衣服鞋袜，都脱在炕后，往被内一钻，向金钟儿道：“我先得罪你罢。”金钟儿笑道：“只管请便。”心中思忖道：“这姓冷的这般情急，必定床事上利害。若承受不起，该怎处？”

要知这金钟儿，是个最有性气、可恶至极的婊子。第一爱人才俊俏，第二才爱银钱。他若不愿意的人，虽杀他两刀，他也不要。郑三家两口子，也无如他何。只因他看于冰衣帽虽然贫寒，人物清雅风流，强似如玉四五倍。看年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不过三十内外人。只因知道他不能久留，温如玉是把长手，所以头前才做出许多不愿意的光景，捆缚如玉。究竟他心上，急愿与于冰款洽。今见于冰先睡了，他便连忙在妆台前，拂眉掠鬓，卸却管环；在后炕换了睡鞋，将衣服脱去，喜喜欢欢的钻入被来。只见于冰面朝上睡着，不言不动。先用手在胸前一搭，觉得冷如冰铁；又往肚上一摸，也是如此；推了推，也不言语；仔细一看，见于冰嘴内流出水来，心上甚是怪异，急急的问道："你是怎么样？"只见于冰大睁着眼，只往顶棚上看。连忙又用手推摇，听得肚内响动起来。少刻，见于冰将嘴一张，有碗口粗细一股水，从日内咕突突冒将出来，吓的金钟儿神魂俱失，也顾不得穿裤子，披上衣服，跳下炕来，将门儿开放。一边往外跑，一边大叫道："你们快来！冷大爷不好了。"众人还都未睡，一齐跑来问道："是怎么？"金钟儿用手向房内指道："你们快看去，了不得了！"众男女抢人房来看视，不见于冰，止见被内高起，像个有东西在内。忙用手掀起一看，原来是他家庭屋桌上摆着的大蓝花瓶，有三尺余长，睡在褥子上面；将一床被褥，被水内外湿透。

金钟儿急挝着穿裤子，然后从头至尾，说了一番。一家儿大为惊怪，把一个温如玉乐得拍胸鼓掌，不住的哈哈大笑。金钟儿道："不知从那里领来一个妖魔，将我一床好被褥坏的停停当当，还不知笑的是什么？"如玉越发大笑道："坏了你的被褥，我赔你的。我今日见他答应着要嫖，我就疑心他不是这样人。不想果然。"说罢，又大笑起来。郑三道："快打灯笼，寻不寻，藏在那里去了。"如玉道："不用寻，我知道他去了。

"郑三道："大门锁着，他往那里去？"如王笑道："你这几间房屋门户，算了甚么？"就将于冰在他家如何顽耍戏法，如何从大磁罐内走去，今日替换一个花瓶，不过是他唾了一口的本事，值得甚么？说罢，又笑起来。众男女听了，皆吐舌惊奇。

郑三道："大爷该早和我们说知，像这样奇人，该另外加敬才是。"金钟儿道："还加敬什么？你们只看，把炕上的毡也湿透了。就是会耍戏法儿，也不该这样害人。我又没得罪了他。

"如玉越发笑的不止。郑三道："你们同我来，到底要大家寻寻。"于是打了灯笼，先照庭内。见正面花瓶，果然不见了；几枝莲花，也丢在了地下。又里外寻找了个遍，那里有个冷于冰的影儿？一家子见神见鬼，吵乱了半夜方歇。正是：萤火休言热，冰虫莫语寒。

不知天上客，犹作世人看。

第四十五回连城璧误入骊珠洞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词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赏却逢魔，肯把清操羡绮罗？勘破个中情与事，叱喝何惧，此身受折磨。

救友遇仙客，聊借谦抑作解和。指授天罡着落处，情多一任，朝夕细揣摩。

右调《南乡子》

话说冷于冰将花瓶移入金钟儿被内，借水遁出了试马坡，顷刻即到了琼岩洞门口。用手一指，门儿大开，走将入去，大叫道：“连、金二位贤弟那里？”叫了几声，不见答应。于冰道：“想是两人都睡觉么？这如何修得成？”走到石堂内，见有几件衣服，丢得东三西四。忙到后洞看视，米也没一粒了，只有绳索、斧头等物，心上甚是惊诧。回到前堂坐下，思想了一会，大声长叹道：“我云来雾去，看望他们最易，何必拘定三年？此必是出洞砍柴取水，被异类伤了性命；或因米尽，到别处去就食。”不由的满怀痛悼，泪滴衣襟。又想道：“或者是他们受不得清苦，下山另做事业。”又想：“金不换还有二三分信不过，那连城璧是个斩头沥血的汉子，断不至坏了念头。

“思来想去，心上甚是不宁。猛想到碧霞宫、玉皇庙二处，立即差超尘、逐电，分行查报。

等至五更后，两鬼先后回覆。言细问各山庙上神，从未见他二人行走。逐电道：“小鬼回来时，遇本地山神，问知连城璧数日前还在山前山后来往，近日未见行走。”于冰道：“如此说，城璧性命还在。”收了二鬼，算计找寻地方。

直到天明，猛抬头见石堂左壁上隐隐有些字迹。急忙走到墙下一看，原来山中无笔墨，乃是用石头在石墙上写的。于冰目力虽佳，昏夜那里看得见？只见上写道：弟等从嘉靖某年月日，在此洞与大哥分首，至今苦历寒暑三十九个月。大哥原说米尽即来，今未尽四个多月，日食草根、树皮，总不见大哥来。是立意绝我二人也！本月初六日，金三弟出洞，寻取食物，不知所之。弟在本山前后，找寻四日，杳无踪迹。大要为虎豹所伤，言之肝肠崩裂，痛不欲生。今留弟一人，甚觉凄凉不过，于本月十一日出洞，去湖广衡山，寻访大哥。又恐大哥无意中游行至此，故于两边石墙上，各写此话。

下写“弟城璧顿首”。于冰看罢，一喜一愁。屈指打算：“本日是七月二十一日，城璧才去了十天。我且去衡山找寻。

若金不换改了念头，不别城璧而去，此人尚何足惜！”想罢出洞，。用符咒封了洞门，架云光飞上太虚。

再说连城璧自出琼岩洞后，他独自便赴衡山。喜得他修了三年有余，精力日增。讲到凝神炼气，他真是百倍纯笃，因此他三五日不吃不饥，即多食亦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甚饱。他只七八天，便到了武昌，还要随处游玩山水。

一日从虎牙山下经过，心里想道：“我何不人此山游走一番，也是出家人分内事。”一步步走上山来。起初离川面相近，还有些人家；两三天后，便通是些层岚峭壁，鸟道深沟。这是七月尽间时候，山中果食甚多，随地皆可饱食。又仗着有于冰传授护身、逐邪二咒，每晚或在山湾，或在大树下打坐。那日早间，攀藤附葛，走过了四五处峰头，见山峰下一条路径，甚是奇异：一株桃，一株柳，和人栽种的一般。又走了一会，见前面方方正正一块山地，四周围都是异树奇葩，参差掩映；禽声鸟语，啼唤不休。即至走到中间。见半山坡中，有一个洞门，半开半闭。城璧作念道：“这里面必有神仙。我修行六七年，或者今日得遇高人，亦未敢定。”走到洞门前，向里一望，觉得黑洞洞的，一无所有。又听了听，里面的风声、水声，与雷鸣、牛吼相似。不敢轻易入去，折了一枝大树条，用手探下去，试着不过三尺多深，就是平地。城璧本来胆气最大，今又修炼了这几年，越发胆气大了，将身子向洞口中一跳，用脚踏了踏，都是些石头台阶；走了下去，听得风声更大，又像有水来的光景。再听时，澎湃击搏之声，甚是惊人。又走了几步，都是上去的台阶；摸摸揣揣，上有二丈余高，方是平地，觉得冷气逼人。隐隐见前面有碗口粗细一个亮孔。走了半里多路，方到跟前，原来也是个洞门。不想那风声、水声，都是这个门子里送出去的。走将出去一看，原来另是一个天地。对面有白石桥一座，桥下从西往东，流着一股水，不过有五六尺宽。过了桥，西边一带，松柏森列。低头觑了觑，见里面有石墙拦阻，并无道路。东边有一条石砌的阔道，花木成行，看去湾湾曲曲，又不知通到那个地界。正中间，有两扇石大门，石门内立着招凉石屏风一架。城璧道：“我且入这中门去。”

走入门内，转过石屏，见院子甚宽大。两傍各有几间石房，房子也与别处洞房不同，上面都有石窗棂，裱糊着红纱绿纱不等。门上珠帘掩映。石房外面，尽是石拦干围绕，雕刻着山水人物，甚是精巧。院内有大树两株，树叶尽皆金色，其大如斗。

树头上云蒸雾涌，似有神物栖止。正面大石殿三间，中间楷书大字，镌着“骊珠似府”。窗棂槅扇，俱皆玲珑透露，倒垂着翠羽明帘，甚是华美。城璧听了听，寂无人声。于是大着胆子，先走入正殿内一看，见四面悬着八粒明珠，各有一寸大小，大抵皆灵蚌神胎，编星照乘之类；晶莹闪烁，可与日月同明。正面摆着水波纹大天青石几案一张，上面悬着一轴麻姑画，画的风鬟雾鬓，潇洒多姿。两边挂着赤英石对联一副，字若蝌蚪之形，一个也识不得。几案前有攀龙乾碧罗汉石床一枝，床上铺着五彩洋绒缎褥，有一尺余厚。床前一张大雪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个红玉石新玉旧做碎碾转枝莲茶盘儿，茶盘内有银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茶盂四个。桌子两傍，放着玄山石椅四把，也铺着洋绒垫儿。东边又是一枝八板七宝转关床，床架上鲛绡帐慢，斜控着一对玳瑁钩儿。西边墙脚下，又是一张雕刻瑶叶石长条几，几上摆列着宝鉴金铉珊瑚树、楠榴盘等物。墙上一幅大横条，画着一条乌龙，婉蜒白云之内；双睛回视，渤渤欲生。城璧看了，心下沉着道："琼宫贝阙，美玉明珠，原是神仙享用的，只是这鹤绫鸳绮的被褥，却太艳丽些了。"走下来，到各房中看视，见箱柜桌椅，盆碟碗罐，凡人世间所应用者，无物不备。吃食东西有青精玉悄、腹腴鹤跖，酒有酴醾、桑落、椒桂、浮罗，无限珍品之物。外面背阴墙上，挂着许多山禽、野兽、鳞介之属。

城璧心疑道："神仙们吃酒则有之，难道神仙也吃肉么？仔细看来，此地绝非佳境，不如早出去罢。"又瞧了瞧，西边还有个小门儿，大要通着后洞。

正欲出去，猛听得洞外有笑语之声，连忙回来，跑入一间小些的石屋偷看。只见四对绛纱灯相引，是为洞外黑暗之故。

中间两个美人：一个有三十四五年纪，生得修眉凤目。檀口朱唇，袅袅婷婷，大有韵致；后边一个，生得更是齐整，年约十八九岁，蛾眉星眼，玉齿朱唇，面若出水芙蓉，身似风前弱柳，湘裙飘荡，莲步移金，真是千般婀娜，万种妖饶。两人还是古来妆束，头挽玲珑蛇髻，身穿大袖绡衣；跟着三四十个侍女。

洞后又出来四五十妇女，嘻笑迎接。觉得兰麝冰桂之香，透入肺腑。须臾，两个妇人到殿内去了，侍女卷起珠帘。见两人东西对坐，叙谈闲话。只见那少年妇人，虽是说笑，眉目间常带些犹豫不足之态。又听那中年妇人说道："妹儿要放开怀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若说寻个肉眼凡夫，何难千千万万？若寻个有仙风道骨的配合，原也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况又要好人才，好汉仗。十全的能有几个？日前我到安仁县舍利寺，看望赛飞琼的女儿梅大姑娘，他竟是个有志气的娃子。因他母亲被雷火珠打死，他时时要报仇，题起来便两泪千行。只因那冷于冰的本领，越发大了，他无可奈何。近来梅大姑娘访知他和个猴儿，叫猿什么，我忘记了名字，在湖广衡山修行；又说他渡了两个人，一叫连城璧，一叫金不换。"城璧听毕，说道："罢了，不但走到妖精巢穴内，且还是我们的仇家。"再听那中年妇人道："这三个人的人才，还要算冷于冰为天下第一。他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不但古来的卫玠、潘安不如他，就是《西厢记》的张生儿也差他几分。其次连城璧的人才也不错，说他身材长大，一部上好的连鬓黑须，蚕眉河目，气宇轩昂，站在人前，实算得个英雄丈夫。惟有那金不换，身材瘦小，带着些小家子头脸，是个无用的囚货。"那年少的妇女道："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姐何以知道这般详细？”中年妇人道：“梅大姑娘不过知道他们的名姓。惟有山东泰山碧霞元君庙后，有个悬崖洞，洞里住着我个新结拜的妹儿，叫做飞红仙子。一月前，我到他那里闲坐，他说：三年前冷于冰等三人，在泰山元君庙内，住了许久。这几年冷于冰不知那去了。连城璧和金不换，俱搬入泰山琼岩洞修行，时常出洞外打柴取水。他说起这连城璧，爱的他眉欢眼笑，只是怕惹下冷于冰，不敢下手。我这几月，见妹儿无情无趣的，更比素年心绪不宁，我怕你思索出病来，已立定主意，在两三天内，就到琼岩洞走遭。若是遇着冷于冰，将他同连城璧一总拿来。我将冷于冰让你，留下连城璧与我，我也学你们少年，风流风流。若是遇不着冷于冰，将连城璧与你成就好事，也是我和你同胞姐妹一场，聊尽点手足之情。就是金不换，也有用处。白天里着他扫院担水，晚间任凭众女厮们解渴。”

连城璧听了，嗟叹道：“人家还要去拿我，我就自己送上门来，真是晦气！”又听得那少年女人说道：“姐姐这话，真令人感谢不荆只怕那冷于冰本领利害，也是枉用心机。”那中年妇女冷笑道：“我闻得这冷于冰手内，只有一雷火珠。别人怕他，我何惧之有？”那年少妇女听了，方才眉舒柳叶。唇绽樱桃，喜恰恰的笑将起来。又听得殿傍一个妇人说道：“二位公主适才的话，都是就难避易，寻着和人惹气事。普天下俊俏郎君何止千百，只用二位公主，到人世走走，就可寻好几个来，何必定要冷于冰这些人？若不动干戈，他岂肯轻易顺从？

“那中年妇人笑道：“你这丫头，晓得甚么”世间俊俏人固多，拿他来最易；奈他到我们手内，命运不长，多则两个月，少则二十余天，就精竭力尽，成了无用之物。这还是禀赋最强壮的。

若是薄弱人，不过十日半月就死了。除无济于事，反着人添许多抑郁悲悼。这冷于冰等，都会凝神炼气，镇固元阳，至平常也可支撑七八年，何况他们俱有些仙风道骨，就是老大王巡行到此，看见了，也像他个女婿，方显得俺姐妹们不肯失身匪人。

“又一个侍女道：“今日二公主方见点笑容。月前泡下一樽儿琥珀光，颜色甚是鲜艳。今日里婚姻有望，该和大公主畅饮一番。”那少年妇女道：“我正有此意，到被这丫头说着。”众妇女听得要吃酒，一个个东西奔走起来。连城璧道：“好了，我看这些妇女，十有八九是些狐子。狐子们最好吃酒，吃起来不醉不止。等这两个有本领的醉了，量这百十个狐娃子，也还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走，他们也拦挡不祝”正鬼念着，两个侍女走来。连城璧道：“不好。”瞧了瞧，并没个藏躲处。那两个侍女掀开帘子入来，看见了城璧，叫喊起来，说屋里有了生人了。只见众妇女跑来，将帘子拉去，七声八气的乱吵。少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那中年妇女走来，将城璧上下一看，大笑：“妹儿快来，不想你的姻缘在这里了。”说罢，问城璧道：“你是那里人？

“城璧到此困地，也无法回避，只得朗应道：“我是山下樵夫，因迷失道路，误走到此。”那中年妇女又问道：“你叫甚么名字？”城璧道：“我叫陈大。”那妇人笑道：“陈大也罢，陈小也罢，既然到此，就是天缘。这间屋子，也亵渎贵体。”城璧想道：“既然被他们看见，就在这间屋内钻一年，也不是个了局。”旋即大模大样走出，来到正中殿上坐下。那些妇人们四面围绕，没一个不喜笑盈腮。

那中年妇人道：“你可认得冷于冰么？”城璧道：“我不晓得什么冷鱼精。我是个山下穷人，一家儿指我度日。只求夫人放我回罢。”那中年妇人道：“你归心既切，我也不好留。

你去罢。”城璧大喜，别了妇人。走到洞门前一看，见铁棍中穿，上着两道大锁，插翅也飞不出去。只得回来说道：“洞门封锁，出去不得，还求夫人开脱。”那中年妇人笑道：“客人请坐，容我细说。”城璧只得坐下。

那妇人道：“我是锦屏公主。”又指着那少年妇人道：“他是翠黛公主。我们都是西王母之女，因为思凡，降谪人间，在此山数十年，从未遇一佳士。我看客人，神气充满，相貌魁梧，必系大有福命之人。今欲将我这仙妹，与你配合夫妻。这必是你世世修为，才能得此际遇。”城璧道：“我是福浅命薄之人，安可配西王母的女儿？你只开了门，让我出去，便是我的福。”那妇人道：“体说这一层门，就是你来的那一层门，已用符咒封固，便是真仙也入不来、出不去。你到要把走的念头打歇，匹配婚姻要紧。”城璧道：“我没见个神仙还急的嫁人。”那妇人道：“你说神仙没有嫁人的事么？我数几个你听：韦夫人配张果，云英嫁裴航，弄玉要了萧史，花蕊夫人配了孙登，赤松子携炎帝少女飞升，天台二仙姬留住刘晨、阮肇，难道不是神仙嫁人么？”城璧道：“这都是没考证的屁话。”只见那少年妇人将一把泥金扇儿，半掩半露的遮住粉面，又偷的送了城璧一眼，然后含羞带愧，放出娇滴滴声音说道：“招军买马，要两家愿意，既然这客人不肯俯就，何苦难为人家？姐姐不如放他去罢。”城璧道：“这几句话，还像个有点廉耻的。

“那中年妇人怒说道：“只我是没廉耻的？你这蠢才，我也没闲气与你讲论。”吩咐左右侍女：“快设香案，拉他与二公主拜天地。”

众妇女随即安排停当，请城璧出殿外行礼。城璧大怒道：“怎一窝子都是这样无耻？我岂是你们戏弄的人么？”那中年妇人道：“你们听他好大口气，到是我们无耻。他不知是个什么贵品人，便戏弄不得他。”于是笑盈盈站起，将那少年妇人扶住道：“起来，和他拜天地去。这是你终身大事，到不必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一般见识。”又向众妇人道：“把这无福头也拉起他来。

“众妇女听了，一个个喜喜哈哈，把城璧乱拉乱推起来。城璧大怒，轮动双拳，将些妇女们打的头破唇青，腰伤腿折。那中年妇人跑出殿外，骂道：“不识抬举的野奴才，你敢出殿外来？

“城璧大喝道：“我正要摔死你这淫妇！”说罢，将身一纵，已跳在台阶下面。妇人忙将一个红丝网儿向空中一掷。在手不过碟儿大小，一掷起便有一间房大，向城璧头上罩下来。城璧急用两手招架，已被他浑身套祝妇人把绳头儿一抽，城璧便立脚不住，和倒了金山玉柱的一般，跌翻在地。众妇女抢来擒拿。城璧在网内不能动摇，猛想起于冰传的逐邪咒，暗念了一遍。众妇女颠颠倒倒，奔避不暇。那中年妇人笑道：“我到看不出，他肚中还有两句’春秋’哩！”说着，也念诵了几句；将城璧一指，随即轻移莲步，用右手将城璧一提，到了后洞，吊在一大石梁上，笑说道：“你几时回心转意，我便饶你。”

说罢，到前殿，向他妹子道：“此人面色上竟有些道气。看须眉身体，十二分是连城璧无疑。但不知他怎么便与冷于冰离开，今日又到我们洞中。明日妹儿亲去和他一说，他见了你，定与我大不相同。”

再说冷于冰在云路中行走，猛听得背后有人大叫道：“冷贤弟何往？”于冰吃惊道：“云路中是谁呼唤我？”急回头一看，心中大喜，原来是桃仙客。两下里将云头一会，于冰举手道：“与师兄一别，二十年来，时存渴思；今日相逢，真是意外荣幸。”仙客也举手道：“你我安仁县分袂，屈指也是好些年月。贤弟志诚精进，功夫已到六七，真令人可爱可敬！”于冰道：“敢问师兄闲游何地？”仙容笑道：“我那里比你？一刻也不敢闲游。今奉师命，因连城璧在虎牙山有难，恐你查访繁难，着我传谕于你，星速救应。”于冰大惊道：“未知他有何难？”仙客道：“他原欲去湖广衡山寻你，路过虎牙山，误入骊珠洞，被两个母狐精儿强逼成亲。他坚执不从，已捆吊了四天四夜。若再返几天，恐有性命之忧。祖师吩咐：你这一去，不但有益于他，亦且大有益于你。又念你苦修二十余年，尚未改换儒服；今赐你道衣道冠，丝涤云履。”说罢，将一包袱递与于冰。于冰道：“云中不能拜受，奈何？”仙客道：“我回去替你说罢。”于冰道：“没听得祖师曾说我有过犯否？”仙客道：“祖师到深喜你是个上进之士，只是嫌你的功德少些。

过犯的话，从未说起。”于冰道：“小弟毫末道行，为日甚浅，不知修行二字，以何者为功德第一？”仙客道：“玄门一途，总以渡脱仙才，为功德第一。即上帝亦首重此。若你渡的连、金二人，也还不失为守正之士。只要他们步步学你，就有好处。

其次莫如救济众生，斩除妖逆。你在平凉放赈，归德杀贼，这就是两件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德。其余皆修行人分内应为之事。从此要倍加勉励，不愁不位列上仙。”于冰道：“连城璧有了下落，只是金不换未知存亡，恳师兄示知。”仙客道：“目今金不换现在京中报国寺养玻你救城璧后，再去寻他。”于冰道：“我找着二人后，意欲亲去见祖师。但昔年未问明是何山何洞。”仙客道：“在东海赤霞山流朱洞。预知你有此意，着我吩咐：到功程完满再去可也。”说罢，举手告别。

于冰亦催云急行，早到虎牙山地界。将云头一按，到山中间四围一看，见万峰竞秀，叠翠流青。瀑布前湾，有两行桃柳；中有曲径一条。于冰道：“此处是矣？”由那曲径行去，到了洞门前，将火龙真人赐的衣包系在右肩，用手在洞门上书符。

只听得响了一声，栓锁落地，其门自开。于冰向洞里一看，上下昏黑。用慧眼努力一觑，见下面都是台阶，层层皆可步履，止觉得烈风吹面，寒气逼人。正欲入洞，只见一老道人飞奔而来。头戴白玉珠箔冠，身穿飞鲸氅，足踏朱舄，矮小身材，须眉如雪，手提一条鸠杖，远远的向于冰举手道：“道见请了。

“于冰见他满脸道气，知系大有根行之人，连忙还礼道：“老仙师请了。有何见谕？”那道人道：“道兄到此何事？”于冰道：“吾有一道友连城璧，被此洞妖魔困住，特来救援。”道人道：“此洞内妖魔，与贫道有些瓜葛。我今早心神甚是不宁，一卜始知道兄要至此。诚恐有伤贫道后裔，所以拨冗一来，意欲先入洞内，教戒他们一番，将贵道友送出，两家各息争端。

未知道兄肯留此情分否？”于冰道：“尊眷属与弟子何仇？倘邀鼎力周全，弟子即感德不荆”道人道：“先生称呼太谦，贫道实当受不起。既承慨允，足叨雅谊。”说罢，一举手入洞去了。

于冰想道：“这老道人说与洞内妖魔有瓜葛，则这道人不言可知矣。怎他便修炼亦至于此？可知异类亦可做金仙。假如我执意不从，动起杀法来，胜便罢了，如或不胜，岂不自取耻辱？”等了好半晌，见老道人在前，连城璧随后出来。城璧一见于冰，大是惊喜，连忙跑上前叩拜道：“弟今日真是再生！

“于冰用手扶起。城璧正欲诉说原由，只见那老道人向于冰致谢道：“贵道友已完聚，贫道谢别了。”用花袖将洞门一拂，洞门即自行关闭。那道人步履如飞，一直往西去了。

于冰向城璧道：“你且略等一等，我和老道人还有话说。

“说罢，从后赶来，高声叫道：“老师慢行，弟子有话说。”

那道人站住问道：“先生有何吩咐？”于冰道：“一则要请教老师法号、仙居；二则虽是萍水相逢，长幼之分，礼不可废，弟子还要送老师几步。”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人点头再四，满面笑容说道：“先生非火龙真人弟子，冷讳于冰的么？”于冰道：“弟子正是。

“那道人道：“吾乃天狐也，号雪山道人。奉上帝敕命，在上界充修文院书吏，稽查符命、书籍等事。洞中二妖，乃贫道之二女。伊等不守清规，已大加责处。今日来此，还是向本院同辈私行给假片刻，过期恐干罪戾。贫道细看先生骨气，内丹已成六七，所缺者外丹一助。再加功百五十年，即无外丹，亦可飞升。你今到敝洞降妖救友，定是有大本领。未知素常所凭何书？”于冰道：“本领二字，言之真堪愧死！数年前，承紫阳真人赏及《宝箓天章》一书，日夜炼习，始能唤雨呼风，究之无一点道术。”道人道：“此书不过是地煞变化，极人世可有可见之物，巧为假借一时。在佛家谓之为金刚禅邪法；在道家亦谓此为幻术。用之正，亦可治国安民；用之邪，身首俱难保护。费长房、许宣平等，皆是此术，非天罡正教也。我常奉敕，到元始老君、九天玄女、东王公、四大圣处，领取书册，知之最详。今岁五月，到太上八景宫，见有《正一威盟录》一千九百三十部，《三清众经》三百余部，符箓、丹灶秘诀七十二部，《万法渊鉴》八百余部，率皆玉匣锦装，摆列在架上。其余小些部头，亦有四百部有奇；内有一部，也是锦装玉匣盛放，上写《天罡总枢》四字，被吾窃入修文院内，苦于无暇观览，又不敢无故送还原处。且同事官吏，日夜出入。此书每发奇光，极力遮掩，犹恐为众觉查。万般无奈，将此书偷空送至江西庐山凌云峰内，外加符咒封锁。我亦自知罪通于天，收存石峰以内，等候个好机缘，送还原地。不意此书夜放光辉，本年六月间，被翻阳湖一老鲲鱼精看破，到凌云峰下，弄神通，将符箓揭去，连匣吞入腹中，率领众妖鱼，在饶州、九江等地作祟。

是我之罪，粉身莫补。只在发觉迟早间耳。此畜修炼五千余年，雷火不能伤，刀剑不能入。我欲亲去拿他，又非三五天所能了事。总使原书到手，又该往何处安置？几欲到老君前自行出首。

又虑祸蹈不测，波及二女。将欲传之二女，伊等又系不安本分之流，反是速他们死期。昼夜愁思，悔恨无及。今见先生忠厚谦谨，必系正大之人。我送你符箓一道，外有戳目针二个，系原插放书中之物。非此符不能开此匣，非此针不能杀此鱼也。

然此书与《宝箓天章》，不啻云泥之别。展看时，光可烛天。

神鬼妖魔，无不争龋先生得手时，须严行防备，看玩一年后，可代吾叩恳火龙真人，转求东华帝君，在老君处求情，将此书缴还八景宫。倘邀垂怜，吾即可以免大祸矣！慎之！慎之！”

说罢将符针取出，递与于冰。于冰大喜，拜谢道：“弟子叨此大惠，何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德？”道人道：“贫道一生，止有二女，就在此骊珠洞内。禽犊之爱，时刻萦心；又无暇教训他们，归于正果。

先生若有余闲，可传与伊等些道术；再不时替贫道叱责，使其永绝邪念，安分修为；异日得至贫道地位，即先生再造之恩也。

“于冰道：“此弟子欢心鼓舞、乐于玉成者。老师今后只管放心，都交在弟子身上。若二位令爱无成，便是冷于冰负心忘本，为天地不容。”道人心中大悦，且感且谢道：“吾今日付、托两得之矣。只是老师、弟子之称，闻之惶恐靡宁。将来位列金仙时，不鄙薄我辈，算一知己朋友，即叨光无既。百五十年，不过瞬息。我在通明殿下，紫玉阶前，拭目看先生受职仙班也。

“说罢，举手作别，飞入太清去了。

于冰回来，城璧道：“大哥与这道人可是旧交么？”于冰道：“系初会。”城璧道：“初会怎说这半天话。”于冰道：“也不过是闲话投机，便费了功夫。”城璧便诉说与不换分离，到此洞被二女逼亲、擒拿、捆吊，适才那老道士如何释放、如何痛骂二妖。于冰听了，道：“你见美色不乱，就是大根脚、大可有为处。好！好！足令愚兄敬服。刻下金不换在京都报国寺害病，我和你同去寻他。城璧道：“大哥何以知道兄弟在此，金不换在都中？”于冰道：“我在云路中遇着桃仙客，他奉火龙祖师法旨，着我到此地救你，并说与不换下落。”城璧听了，又喜又感，望空叩谢。城璧又道：“那日不换出洞，寻取食物不回，我以为必教虫虎伤生，怎么他就跑到都中报国寺去？”

于冰道：“连我也不晓得。我且试试你架得云架不得。”说着，将城璧右臂捉住，轻轻提起，有二尺高下，大喜道：“老弟血肉之躯，已去了几分，竟可以携带的了。”旋换左手扶在城璧腋下，嘱咐道：“莫要害怕。”于是口诵灵文，须臾烟雾旋绕，喝声“起”！两人同上青霄，向都中飞驰。正是：救友逢奇士，轩辕道可传。

从兹参造化，不做地行仙。

第四十六回报国寺殿外霹妖蝎宰相府库内走银蛇

词曰：

妖言误信入京华，道念先差。一声霹雳现丫槎，魂梦惊讶。

火球做就放光华，送入阎家。权奸库内走银蛇，藉此还他。

右调《玉树后庭花》

话说城璧初登云路，觉得身子飘飘荡荡，起在空中；耳中但觉雷鸣风吼之声。偷眼往下观瞧，见江山城市，模模糊糊，一瞬即过。约半个时辰，已到都中彰义门外。于无人处，按落云头。于冰问道：“你可怕不怕？”城璧道：“到没什么怕处，只是寒冷的了不得。”于冰道：“你还算在琼岩洞修炼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这几年，若是血肉之躯，不冻死也要病死。再修炼几年，便不觉冷了。”

两人谈论着入都门，到报国寺来。但见琉璃瓦明同宝一鉴，朱漆柱红着丹砂。白石台阶打磨的光光溜溜，绿油斗拱妆点的整整齐齐。头门上斜站着两个金刚，咬着牙，瞪着眼，威风凛凛；二门里端坐定四员大帅，托着塔，撑着伞，像貌堂堂。左一带金身罗汉，一十八尊；右一行散花天女，三十六个。莲台上，如来合掌；法座前，韦护提鞭。合卫贫儿守定幢幡宝盖，给孤长老挂起缨络垂珠。弥勒佛哈哈大笑，枷蓝神默默无言。

老和尚满肚银钱学打坐，小沙弥一心妇女害相思。两人走入庙中，至第二层增院，见几个和尚，从里边走出。于冰举手道：“敢问众位师父，贵寺可有个姓金的住在里面么？”内中一和尚道：“我们寺中，住客最多，不知你问的是那一房头？”又一和尚道：“海阔房到有个姓金的，病在那里。二位若是找他，我领你们去。”于冰道：“是不是，一看便知。”

和尚领二人到一小禅房内，见一人昏昏沉沉，躺在炕上，只有一领破席在身下。二人同看，各大惊喜。城璧道：“我再想不起他在这里。”忙用手推了推。不换便狂叫了两声。城璧道：“这是个甚么病？”于冰道：“无妨，这是受了惊吓，略一动他便狂叫。”两人议论问，已来了六七个和尚。知道是旧相识，各大欢喜道：“有认得他的人，我们将来省多少啰嗦了。

“于冰道：“有冷水，借一碗来。”和尚道：“我们有茶。”

于冰道：“我要水，是与此人治玻”和尚将水取至。于冰道：“众位且请回避。”众和尚道：“我们到要看看你这用凉水治玻”又一和尚道：“治好治不好，我们看他怎么。”众和尚方一齐退去。于冰在水内画了一道符，又念了安神定惊的咒，令城璧将不换扶起。不换又狂叫起来。于冰将水灌下。仙传法术，救应如神。只听得腹中作响，不换道：“怕杀！怕杀！”

随即将眼一睁，看于冰、城璧，拼命的跳下地来，哭拜道：“不意今日又得与二位长兄相见！”眼中落下泪来。于冰扶起道：“贤弟不必多礼，且将入都原由，告诉我听。”不换正要说，那些和尚听得房内问答，都走来看视，见不换站在地下，一个个大为惊异道：“可是那碗凉水的功效么？”正言间，各房头和尚又来了好些，都乱嚷：“是怎么好的？”于冰向不换道：“此地非讲话之所，可同出庙去。”三人却待要走，几个和尚拦住道：“我们担了好几天人命干系，怎么好了就走？”内中一个年老和尚，见三人衣服破旧，亦且行踪有些诡秘，京都地方，恐怕惹出是非来，连连与众和尚递眼色，三人方得出庙。

直走到土地庙后身，才立住脚，听不换说话。

不换道：“我是本月初六日早间出洞去寻食物。刚走到虎沟林，见一树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果正熟。只摘了三四个，听得背后一人叫道：“金不换，你好自在呀！’我彼时大为惊吓，深山之中，如何有人知我名姓？回头看时，见一青面道人，其头匾而且宽；两只眼睛纯黑，没一点白处，比棋子还大，却又闪闪有光；身子约五尺高下，更是宽扁的异常。穿着一件青布道袍，脑袋上不见有头发；将一顶木道冠，用带儿穿着，从顶中间套在项下。

我见他形容古怪，心上着实怕他，暗念护身咒。那道人大笑道：“我非鬼非怪，是与你有缘的人，又非害你的人，你何用念那护身咒？’说罢，他坐在一块大石上，着我和他同坐。我想了想，他若害我，我也走不脱。我便远远的寻了块石头坐了。那道人道：“你在本山琼岩洞修炼，想是要做个神仙么？你若打的过本月二十五日，将来稳稳妥妥是个神仙；若是打不过，求做个猪狗亦不可得。’我便问他打得过打不过原由。那道人道：“你心上又怕我，又疑我，又且不信服我。与你说也无益。我且将你自幼至今行为过的事，略说几件。我若说的有半字差错，你理该不信服我；若说的一字不差，你须要听我，我好救你的性命，永结仙缘。’随将我父母名讳，并我做过的事，无一不和他亲见一般。且更有奇处，我昔年做过再想不起来的事，他都说得出来。我听了，便疑他是个神仙。世上那有知过去未来的妖怪？他说我打不过本月二十五日，我不由的怕死心切。只是惧怕他的形容丑恶，不敢求他解救。谁想那道人又知我肚中的话，大雉：“你要活，就恳求我；你要死，我此刻就别过你，何用你肚中打稿儿？’我见他明白我心上话，便问他如何解救之法。那道人道：“你道友冷于冰炼气口诀，系得之火龙真人。

真人原教他不许传人，谁想他就传与你和连城璧。那连城璧今世虽是个强盗，他前三世皆是学道未成的人。这真仙口诀，理该传他。你前一世是人，只因你打爹骂娘，即转生为狼；做了狼，你又吃人；因此第三世又转生为驴。”说到此句，城璧大笑，连于冰也大笑起来。

不换又道：“他说我今世方得为人。’一个初世为人的人，安可消受真仙口诀？教你日后轻轻的做个神仙，与天地同休？

古今焉有此理？目今冷于冰已被火龙真人传去，罚他烧火三年，免他妄传匪人的罪孽。因此，许久他不来看望你们，托我救你。’我问他：“可见过冷大哥么？’那道人大笑道：“我与冷师弟同出火龙之门。火龙在唐朝，渡了桃仙客；到宋朝，才渡了我；本朝才渡了他。我今这一来，还是受冷师弟之托，瞒着火龙真人到此。’我彼时听了与大哥是师兄师弟，便深信他无疑。又问他：“打不过二十五日，想是死么？’那道人道：“人孰无死？只是你死的伤心可怜，一死便万世不得人身。’我问：“是怎么个死法？’那道人怕泄露天机，不肯说，只说我死的苦。我又再三问是怎么个死，那道人只是摇头，说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的苦不可言。我问：“要凌迟我么？’那道人道：“比凌迟还苦。’我听了心上着急，与他磕了几十个头，求他明说。他长叹了一声道：“看在冷师弟分上，我也讲不得泄天机了。’随向我耳边低低的说道：“火龙真人已碟知雷部，定在本月二十五日午时霹你。一霹之后，不但求一胎生，连卵生亦不可得，只好在蛆虫、蚊纳中过日月。你说比凌迟苦不苦？’我听了惊魂千里，又跪着求他解脱。那道人道：“我原是为救你而来。

你此时跟我走方可。’我说：“老师便教我赴汤蹈火，我亦不辞。只是我表兄连城璧须达他知道，我心上方安。’那道人便怒说道：“你若必定去别他，你就安排着挨雷。我便去了。’我怕死情切，不合许他同行。那道人将我左臂捉住，顷刻间起一阵大风，刮的天昏地暗。约两个时辰，把我飘荡在这报国寺后。与我留了一块银子，教我住在寺内盘用。他说怕火龙真人知道，不敢久留几间。言明’二十五日早间，定来救你。你就住在海阔和尚房内。’到了二十五日早间，我在庙门外等候。

那道人如期而至，看见我甚是欢喜，说我是有大福命的人。从怀中取出两本书，说是什么《易经》。书上画着一首朱砂符。

又说：“今日一交巳时，天必阴；午时雨至。到下雨时，你可速去第三层殿内，上了供桌，坐在弥勒佛肚前，将《易经》顶在头上，用手扶着，任凭他有天大的霹雷，你切莫害怕。有我的书和符在头上，断断霹不了你。只用挨过午时，你就是长生不老的人了。我还要传你许多法术。你若是擅离一尺一一寸，那时霹了你，你切莫怨我。慎之！慎之！我再说与你：你只将身子靠紧弥勒佛的肚，稳坐不动，就万无一失了。’又道：’雷住了，我还要到殿中寻你，有妙话儿和你说。’他去后，我就在第三层殿外等候。到了巳时下刻，果然云雾满天，点点滴滴的下起雨来。我那时以为霹我无疑，心上着实害怕，急忙坐在弥勒佛肚前。少刻，雷电大作，雨和直倒的一般。猛然电光一瞬，满殿内通红，一个大霹雷，却像从我顶门上过去。我那时可怜连耳朵也不能掩，两手举着《易经》在头上乱战。此后左一个霹雷，右一个闪电，震的我脑袋昏沉，眼中不住的发黑。

想了想：这一个时辰，也不是轻易过得。自己罪大恶极，何必着老天爷动怒？总然躲过去，也是罪人；不如教雷霹了，可少减死后余孽。我便拿定主意，跳下供桌，跑出殿外受霹。不意刚出殿门，便惊天动地的响了一声，较以前的霹雷更利害几倍。

雷过处，从殿内奔出五尺余长一个大蝎子来。我便浑身苏麻，满心里想跑，无如两腿比纸还软，跌下台阶去。此时我心里还明明白白。又见那大蝎子七手八脚，从台阶上也奔下来。我耳朵中响了一声，就昏过去了。魂梦中，又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大震之声，此后便不省人事。这几天糊糊涂涂，也不知身在何处。若不是大哥来救，我也断无生理了。”

不换说完，城璧哈哈大笑道：“这是那蝎子预知本月二十五日午时，他该着雷霹死，早算到你还是有点福命的人，请你去替他顶缸。顶得过，你两个俱生；顶不过；你两个同死。”

于冰道：“就顶得过，那蝎子且乐得将金贤弟饱吃做一顿压惊茶饭。”城璧道：“那有个方才救了他，他便吃救他的人？”

于冰笑道：“那蝎子若存这点良心，五毒中便没他的名讳了。

“城璧道：“这番惊恐，都是金兄弟自龋你我既出了家，理该将死生置之度外，那有听了一个’死’字，也顾不得向我说声，就去了？”于冰道：“这话甚是。然亦幸亏随了他去。若金兄弟彼时不依从，他在泰安山中早已就动手了。所以我屡次嘱咐你们：于深山中少出洞外。自己既无道术防身，一遇此类，即遭意外之祸。”城譬又道：“我不解个蝎子是最痴蠢不过之物，怎么他便知道过去未来事？”于冰道：“他已长至五尺余长，也不知经历了几百个春秋。”不换接说道：“我说五尺余长，还没算他的尾巴。若连尾巴，有八九尺长，怕他不未动先知么？”于冰又遭：“此类修炼，较我们最易。我们一身，有四体百骸，五脏六腑。一处气运不到，便是一处空缺。此类采日精月华，一吸即到。我们修炼十年，不过长十年见解。此类修炼十年，便可长三二十年见解。若说人为万物之灵，还有个不如此类的话说，便是拘执讲论了。总之此类未成气候时，其心至蠢，不过日夜以一饱为荣。既成气候，其心较人倍灵，却比世间极无赖人，更不安分百倍。任他修炼几千年，终不免雷火之厄。缘他赋形恶，存心毒，只用念头一坏，雷便在他头上放着。”

城璧道：“山中虎蛇，日食人畜，也算坏了念头，怎么雷不霹他？”于冰笑道：“虎蛇等类，他心上止知饱食而已。若也像这蝎子，盗窃天地造化，变男变女，几千百年，在世界上混闹起来，雷不霹他，更霹那个？”城璧道：“弟还有未解处。

常见世间极奸巨恶，打爹骂娘的人，其存心比蛇蝎更不堪，怎么雷也不霹他？”于冰大笑道：“此迂腐之见也！大奸巨恶，打爹骂娘之人，其行为人即不能尽知，只用一二事，人知其奸恶，人知其不孝，这就算他的奸恶、不孝现露了，将来或遭显戮，或遭冥诛，自有应得之报，雷还霹他怎么？若雷见人不善，即霹起来，天地间人十去其三四矣！大抵雷霹的，多是隐恶。

就如做儿女的，心上本待父母凉薄，却外面做出许多孝顺，还要邀美誉于宗族乡党，这便是隐恶，这便要雷霹。还有人存一肚皮杀人、害人的心肠，他却不肯明做，或假手于人，或诱陷人自投罗网，致令受害者人亡家败，始终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他是坏人，且还感激他，这也是隐恶，这也要雷霹。人若于大雷、大电之际一时惧怕，自己省心改过，将来不蹈前辙，一念转移，雷即宥之；若雷电甫过，旧心复萌，仍作恶如故，这为欺天，其罪更大，其霹与不霹，在其人过恶大小定之。须知雷是天地至正之气，与邪气原不并立。人有隐恶，必邪气上冲，雷始下击耳。若说雷寻着霹奸恶人，恐无此理也。然亦有素行良善孝友，或六七岁小儿，以及牛马等类，被雷霹者，此盖前世作恶露网，今世复邪气上炎，又不必拘执立论，嫌怨天地赏罚不明。”

城璧听了，甚是佩服，向金不换道：“你常时说起要见见西湖，并帝都世面。此番到京，虽受了大惊恐，却遂却心愿。

不换道：“我自到此，日夜愁着雷霹。除买吃食外，总在禅房内苦守。又愁二哥不知怎么找寻我，可怜见什么世面来？”于冰笑道：“此刻领你一游何难？”说着三人走至大街。刚到茶市口儿，只听得街上三三五五，互相叹惜道：“又把个户科给事中郑晓的脑袋去了。”又有人说道：“一个太师严大人，可是他轻易参得么？”于冰听了，向二人道：“可知严嵩家父子，竟是无日不作恶。我们一入都门，就听得有这些议论。”又道：“我今岁在陕西平凉府，赈济穷民，偷借了西安藩库银二十六万三千余两，诚恐官吏一时查出，未免牵连了无辜受累。我想这宗银两，出在严嵩父子家身上罢。”城璧道：“未知大哥又用何妙法，再像前番戏耍他一番才好。”于冰道：“我已有计了。”同二人寻到一大锡器铺，问道：“贵铺后面可有作房么？

“掌柜的道：“匠人颇多，不知要照顾什么？”于冰道：“我要打周围一尺二寸，一大圆锡球。却要做成两半个，合在一处是一个；内中还要盛放三十个小锡球。一共只要六斤重。你要多少钱？”掌柜的笑道：“你做什么用？”于冰道：“你只卖了钱就是，何必管我？”掌柜的道：“这大球自必还要做的又光又圆，已经费手；这三十个小球，定必也是做空的，再对口打磨，止这手工就难说。”于冰道：“小的只要圆，也不对口，也不打磨，也不拘大小，止与你三两白银，一分不加。你要明白：小球三十个，俱要装在大球内。”掌柜的道：“几时用？

“于冰道：“明日午间。”取出一块定银，是一两二钱五分。

又说道：“取球时再行找足。”掌柜的收受。三人出了锡器铺，游走了半天，然后寻，处僻静店房住下。不换道：“大哥定做这许多大小锡球何用？”于冰道：我要如此如此。两人听罢，都笑了。

次日午后，着不换拿银子，将锡球取来。打开一看，内中大小球儿，共三十个，于冰又着买银朱二斤，大红棉纸五十张，羊毛笔十管。着连、金二人将大小球先用红纸校糊，后又着将银朱调研，用笔在红纸上涂抹。那大球上的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涂抹的更厚。

到了晚间，于冰将小球尽装在大球内，扣住合口。又用粉笔在大球上写了“盘古氏制”四个蝇头篆字，关闭了门儿，披发仗剑，用符水将那大球周围喷噀了数次。不过一刻功夫，此球立刻更变，其红和烧透的火炭一般，满屋照耀，如同白昼。于冰急忙用衣服包裹，连、金二人惊异之至。又将超尘、逐电叫出，吩咐道：“你两个可分头去，一去严嵩家，打听他收藏银子地方；一去他总管阎年家，将这火球儿丢在井中更好，若无井丢在屋上亦可。”二鼓后，逐电回来，说严嵩放银地方在内院第四层之东院内，有银库三处。随后超尘亦来，言：“将球儿好好安放在井中，诚恐碰坏。”于冰收了二鬼。

再说阎年，至二鼓将尽，骑马从相府回家，见家中男妇乱吵，说马圈院井中放出红光。阎年亲去看视，向众人道：“不可向外人声张。此井内必有奇宝，你们那一个下去取来，我赏十两银子。”众人你推我挨，没一个肯下去。阎年从十两加至五十两，把他家一挑水人，素常胆子大些；又知这并只四丈来深，贪得这银子，着众人用绳把他系下去。少刻喊叫起来，众人将他拉上。他又着用一大筐，送下他去。问他，又不肯说。

众人连筐同他送下。少刻又复喊叫。及至拉上时，见他坐在筐中，手内抱着个大红球，与一轮红日相似。阎年一见大喜，亲自抱在庭上，照的满庭皆红，无异白昼。心下大悦，立即赏了水夫五十两；又差两个得用家人，照这球儿大小，连夜赶做三尺高一紫檀木架。一家男妇说奇道异，直守到天明，见那球才将红光收敛，其仍和火炭一般。至日上时，紫檀架亦做到。将球架起，足有四尺余高。心喜不荆用一大锦缎包袱包了，着家人拿了架儿，先见了严世蕃，说了原由。打开一看，把世蕃爱的眉欢眼笑，叫好不绝。阎年又说起夜晚放光和白昼一样。

世若惊的只是吐舌。又从新周围细看，问阎年道：“你可知他叫什么名色？”阎年道：“小人不知。”世蕃道：“你家中得的，你还不知，足见粗心。”随将那四个字指与间年道：“此系盘古氏所制，看来还是未开天地以前之物。必是多做出来的一个太阳，皆因太老爷与我的福德感应，才得落在你家井中。

吾读《纲目》，尧时十日并出，伯羿缴风射日，此即射落之一也。过两三日，太老爷进与圣上，便是天大的人情，天大的脸面。你此刻就吩咐管厨房的人，做二十桌极丰盛酒席，一点猪羊肉不许明用，总要稀奇美品。晚间太老爷回阁，到起更时，大厅陈设此宝。灯烛通不许用，见见他的神奇。再说与你众位太太、你众位奶奶和你众位小姐，还有你众位姨娘们，都晚间出来坐坐，着他们也见见奇宝。”阎年答应下来。日西时分，严嵩回家。世蕃备言得宝原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严嵩大悦，又道：“你既吩咐家宴，理合阖家共赏。我此时也不看玩，到起更时庆贺可也。“再说冷于冰至灯后，差二鬼打听锡球下落，知严嵩家已摆设酒席，向连、金二人道：“我明日早饭后回来。此刻就去。

“城璧笑道：“在严嵩家一夜么？”于冰道：“你到忘怀了。

陕西藩库二十多万银子，要出在那锡球上，况又费了你弟兄两个半天涂抹糊裱功夫，岂是他父子、祖孙安然享受得么？”说罢，架遁光早到严嵩府内。从空中往下一看，见锡球已摆设在厅中，果然光同红日。但见：金乌呈异彩，赤彪吐奇辉。女纪初沉，但见千山共暗；扶桑始旦，欣瞻万国同明。含太阳之精灵，理应象悬天上；具纯刚之正气，何由寄迹井中？火色盈庭，形可融金炼铁；红霞满室，势能化石流金。辉煌弗燃眉，无假迎凉仙草；焰烟不焚野，宁须避暑神珠。起夸父于寒原，行将弃杖；遇鲁阳于战地，定必挥戈。步晷昆吾，入隙窥容光之照；反景泉隅，临波验国影之垂。诚哉贯虹佳珍，允矣追兔至宝。

又见严嵩独坐一桌，在大厅正面，向众妇女指指点点，似个夸讲那锡球的神异。两傍有四桌老少妇女，笑色相陪。东边有五桌，是世蕃同他的妻女、侍妾。西边有六桌，见有两个少年男子，想是世蕃的两儿。满厅中妇女无数；厅外都是家丁，约二百余人。两廊下有两班吹打手，奏粗细十番。于冰看罢笑道：“这老奴才也要算有福的人。你看他此刻，也得意到极处。

我且与他个乐极生悲。”说着，用剑将锡球一指，只见那锡球飞去，比箭还疾。严嵩正将一口酒送人唇内，不防此球响一声，已打中胸脯，严嵩和椅子齐倒，跌了个面朝天，把一个雕刻极细雅大白碾玉杯也摔了个粉碎。一厅男女，俱皆吓呆了。家丁们抢入来搀扶。世蕃心中大惧，连忙跑出厅外。

于冰在半空中看得明白，又将那锡球一指，那球快如鹰隼，赶到世蕃脖项上一触。世蕃扒倒地下，大叫救人。于冰又将那锡球指了两指，那锡球分为两半，从里边飞出那三十个小锡球，你起我落，将众男女打的眉青目肿，发散鞋丢，一个个没命的乱跑；喊叫之声，鸡犬皆惊。于冰将剑乱搅了几下，那些小球仍归于大球之内，合而为一，一直滚入严嵩家第四层东院银库内。

众家丁有胆大的，跟随在后。随后又来了二十余人，各执火把，到银库前去看。猛见半空中电光一瞬，随即响了一个霹雷，只见银库门大开，从里边走出数丈长一条大白蟒，扬着头，有五六尺高下；口内衔着那火球，向众人奔来，吓的众家丁魂消魄散，如飞的逃命。于冰在半空中，用手招了几下，那白蟒便直上青霄。于冰腾身跨上了蟒背，如电逝的一般向西去了。

严嵩家男女直吵闹到天明，查点库中，少了二十六万三千余两。

事出怪异，戒逾府中大小人等，一字不可露泄。严嵩被锡球打中胸膛，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伤还浅，只五六天就上了朝。惟世若被锡球打中项后总筋，昼夜疼痛的连头也不敢动一动儿；无可杀气，将阎年打了二十板。他是严府中第一有体面的家人，今日受此大辱，几乎气死。

再说于冰骑蟒到了陕西陇山，用手将蟒头一指，那蟒便头朝下，尾朝上，就像天上银河倒泻下来一般，落在地下，都是元宝。于冰又将锡球上符咒收回，丢在一边。走入佛庙，见画的那门儿依然还在，随将丁甲众神拘来；又披发仗剑，将画的门儿推开，烦众神将将银子都送入去，至天明时方完。那门儿内，将于冰日前的借帖丢出，立即关闭。于冰退了众神，回到店中，向连、金二人告诉了一遍。二人大笑，称羡不已。于冰道："此地安可久停？可同去衡山。"于是领二人到无人之地，用左右手扶住二人，架云起在空中，向衡山去了。正是：医得同人病始痊，锡球偏送与权奸。

神仙短钞犹行骗，无怪凡夫倍爱钱。

第四十七回寿虔婆浪子吃陈醋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词曰：

平康姊妹最无情，势利太分明。刘郎弃，阮郎迎。

相对气难平，长叹守孤檠，睡难成。千般恩爱寄高岑，自沉吟。

右调《桃花水》

且说于冰扶了连、金二人，到玉屋洞外，落下云头。不换道："此刻的心才是我的了。好冷！好冷！"城璧叫门，不邪出来跪接。连、金二人见不邪童颜鹤发，道衣丝绦，竟是一得道全真，那里有半点猴相？三人坐在石堂内。于冰向不邪道："这是你连、金二位师叔，可过来拜见。"不邪下拜。城璧、不换，亦跪拜相还。于冰又着排设香案，把火龙真人赐的衣包放在正面，大拜了四拜。打开观看，内有九瓣莲花束发金冠一顶，天青火浣布袍一件，通天犀发簪一根，碧色芙蓉根丝绦一条，墨青桃丝靴一双。于冰拜罢，即穿带起来。人才原本齐整，又兼服饰精美，真是瑶台玉宇的金仙。城璧等各欣羡不已，说道："大哥既改换道服，我们不知改的改不得？"于冰道："既已出家，有何不可？"又向不邪道："可将要紧应用法术，传与你二位师叔些。我此刻去江西走遭，大要得数月方回。"

不邪等送出洞外，凌空去了。

再说温如玉，自于冰那晚用花瓶替换的遁去，将金钟儿被褥全湿，次日暗中吩咐张华，推往泰安请苗秃子，着他买锦缎被褥面二件，速速的送来。

过了三四天，张华回来，买了五彩水纹块式博古图锦缎被料一件，又天青地织金喜相逢蝴蝶褥料一件，呈与如玉过目，说道："这都是苗三爷买的，共费了九两八钱银子。住房也寻下了。苗三爷还领小的去看了看，前后两进院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有三间庭屋。木石虽小些，房子到都是半新的。在城西门内，骡马市儿左边，坐北朝南的门楼，内外共房二十八间。房后有一大水坑。

苗三爷说，若典他的，只要二百两；买他的，要三百八十两。

又着说与大爷，或典或买，快去商议，这房子还像个局面；迟几天，人家就买了。还与大爷有书字。”取出递与如玉。如玉看了问道：“苗三爷的住房寻下了没有？”张华道：“苗三爷没有说起。”如玉道：“明日绝早的收拾行李，我好回去，你今日雇便一辆车子方好。”张华道：“小的就是坐车来的。”

张华方才出去，金钟儿旋即走来。如玉道：“我与你买了两件被褥料，你看看。到只怕不如你的好。”金钟儿也不看，先作色道：“这都是胡做作，何苦又费这些银子？”如玉道：“没多的，不过十两上下。”金钟儿道：“就是一两也不该。

你若和我存起赔垫东西的心来，就不成事了。”说着，又伸手将被褥料打开观看。见织的云锦灿烂，耀目夺睛，不由的笑逐颜开道：“既承你的情买来，我拿去着我爹妈看看，着他们也知道你这番意思。”说着，笑嘻嘻的拿出去了。自此一家儿待温如玉分外亲切。萧麻子时来陪伴。又留恋了四天，方回泰安去。临行与郑三留了十六两银子。与金钟叮定归期。

到泰安和苗秃相商，用三百六十两银子，将房子买下。搬房的事，他也无心照料，都交与两个家人韩思敬和张华办理。

又帮了苗秃三十两银子，也在这骡马市左近，寻了几间住房。

两人略安顿了安顿，便一齐往试马坡来。自此后来来往往，日无宁贴，和金钟儿热的和火炭一般。逐日家讲论的，都是你娶我嫁，盟山誓海的话。苗秃子与王磐儿，相交日久，不由的也单热起来。皆因玉磐儿没多的相交，省得闲在家内，只得也与苗秃几句锥心刺骨的假屁吃。这秃子那里经受得起？他每日也要舍命的洗脸、刷牙，穿绸袍子，两三双家买新缎靴，心眼儿上都存的是俏脾。饶如玉与他垫着一半嫖钱，他还耗去了六七十两。又说合着教如玉借与萧麻子五十两，藉仗他的汉子，镇压试马坡的光棍，不许入郑三家门。又着如玉借与郑三八十两，立了借契，他和萧麻子做中见人。契上写的银便即还，不拘年月。又与金钟儿打首饰，做衣服。连嫖钱偿格并自己家中用度，真水也似的一股往外直流。将房价银一千四百两，止剩下七百多的了。凡人家与他说亲事，不依允也还罢了，他还要以极怒的眉目拒绝。一心只要从良金钟儿。郑三要八百两，少一两也不肯依。因此再讲不妥。萧麻和苗秃也替如玉在郑三家两口子面前假为作合。出到五百两，郑三家老婆总不改口。金钟儿为此事，与他父母也大嚷过几次，几乎把头发剪了。他母亲再四安慰，许到明年准行，金钟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不吵闹了。

温如玉看见这种情意，越发热的天昏地暗，直嫖到黎氏的二周年，方才回家料理祭祖，去坟上磕了头回家。正要雇车到试马坡去，不意走起痢来，每天十数次不止。他因黎氏是痢疾丧命，心上甚是害怕，日夜服药，恨不得一刻便好。一日，苗秃子从试马坡来，听得如玉患病，买了几样吃食东西相看，说道：“金姐见你许久不去，终日里愁眉泪眼，不住的只问我。

我又不知你走痢，只得含糊答应。他这几天，也瘦了好些。若再知道你害病，怕孩子的小命儿吓不杀。这二月二十三日，是他母亲的五十整寿，屈指只留下七八天了。我是定要亲自送礼祝寿去的。你就不能亲自去，也该与他带一分礼，方觉得情面上好看。”如玉道：“我这几天，遍数略少些；到二十三日，也就好了。即或不好，我将来亲去，与他补祝罢。稍带着礼去，到只怕不是老人家意思。俗言有心拜年，总到寒食也不迟。”

苗秃子道：“你说的中窍，想出来就高我们几分。”自此两人日日坐谈。

到了十一日，如玉的痢还不止，苗秃子告别。如玉又嘱托了许多话，苗秃道：“我这一去，管保金姐连夜打发人听望你来。”苗秃去后，如玉的痢疾到二十七八才好起来。又见苗秃已去了半月，想着他们不知如何快乐，于是亲到缎局内，买了一件红青缎氅料，一件鱼白缎裙料，又备办了六色水礼，外添寿烛、寿酒，雇人担上，同张华坐车，向试马坡来。

一入了门，见院中有六七个穿绸缎的人，却都是家丁打扮，在两条板凳上坐着闲谈。见如玉人来，都大模大样的不理论。

又听得金钟儿房内，有人说笑。郑三从南房内出来，见如玉着人担着礼物，笑说道：“温大爷来了。听得说大爷欠安，急得要打发人去看望，家中偏又忙。大爷且请到东院亭子上坐坐。

“如玉道：“这些人都是那里的？”郑三道：“到亭子上，我与大爷细说。”如玉指着挑夫说道：“这是我与你老伴儿带的寿礼，你可看看收的去。”郑三道：“又着大爷费心赏赐，小的自有措置。”让如玉到亭子上坐下。如玉道：“你也坐下说话。不必拘形迹。”郑三道：“小的站着说罢。大爷适才问院里那几个人，说起来真是教人无可如何的事。本月十四日午后，是现任山西太原府的公子，姓何，讳士鹤，就是武定府人，带领许多家人，系从京中办事后回乡走走。此番是与本省巡抚大人说话。在济南听得人说，有个金钟儿，是名妓，因此寻来，到小的家要看看。小的一个乐户人家，焉敢不支应？只得请到庭上，与金钟儿相见。谁想他一见就中意，死也不肯走。金钟儿死也不接他。到是小的两口子、看事势脸面上都下不来，费了无限唇舌，金儿方肯依允。适才院里那些人，都是跟随他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几间房子，也住满了。”如玉道：“这个何妨？大家马儿大家骑。你开着这个门儿，就只得像这样酬应。但不知这姓何的有多少年纪？”郑三道：“人还年青哩，才二十岁了。”如玉道：“人才何如？”郑三道：“小的看得甚好。小的女儿却看不上眼，凡事都是是假情面。”

正说着，只见苗秃、萧麻子大笑着走来。同到亭子上，两人齐说道：“为何如今才来？”如玉道：“贱恙到二十七日才好些，所以耽延到如今。”萧麻子笑道。“温大爷止知在家中养病，就不管金姐死活了？”如玉着惊道：“敢是他也害病么？”萧麻子道：“他到也没病，不过是想念你。”如玉笑了。

三人坐下。郑三道：“小的照看大爷的人去。”说毕去了。如玉道：“怎么不见金姐？想是陪着新客人，没功夫来。”苗秃道：“你不可冤枉人家，他听得你来，就打了个大失惊。只因客人的话多，拉扯不断，管情也就来呀。”如玉道：“你这秃小，怎么就住这些时？也不回家走走。”苗秃笑道：“我住解说不来。”

原来这何士鹤，果然是太原府知府何栋的长子。在任七八年，赚了五六万两，着何士鹤入都，走动锦衣卫陆炳的门路。

着写字嘱托巡抚，题升冀宁道。又着他到本省巡抚处，亲自送礼禀安。他路上闻得金钟儿名头，算省城左近好些的名妓，因此他寻到试马坡。与金钟儿一见，便彼此留恋。何公子又生得眉目清秀，态度安详，虽是个少年孩子，却大有机械变诈，透达世故人情。只两三天，把一个金钟弄的随手而转，将爱如玉的一片诚心，都全归在他一人身上。行事又会大方，住了三天，就与了郑三三十两。见萧麻、苗秃会帮衬，便满口许着带到任里去办事，因此他两个日夜趋奉，时时刻刻赶着凑趣不迭，都想着要从山西发发财。

少刻，玉磬儿笑容满面的走来，到如玉面前，问候了一会痢疾病的活，方才坐下。语言间比素常亲热三四倍。待了好半晌，方见金钟儿打扮的粉妆玉琢，分花拂柳而来。到了亭子上，笑向如玉道：“你来了么？”如玉道：“我病了一场，几至伤了性命。你也不着人看看我。”金钟儿道：“苗三爷也曾说过。

我想一个痢疾病，也到不了什么田地。”萧麻子道：“你两个且说几句知心话儿，我和老苗且到前边走走。”说罢，两人陪何公子去了。玉磬儿也随着出去。如玉笑向金钟道：“你今日得了如意郎君，还没与你贺喜。”金钟儿道：“我也没个不如意的人。”如玉道：“这姓何的为人何如？”金钟儿道：“也罢了。”如玉道：“我今日也来了，看你如何打发我。”金钟儿把脸一高扬道：“我是磨道中的驴，任凭人家驱使。”又道：“你还没有吃饭，我与你打听饭去。”如玉道：“我又不饥，你着急甚么？有你父亲料理就是了。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坐着说话儿。”金钟儿道：“我与他说一声去就来。”急急的去了。如玉独自在亭子上，走来走去。又待了好半晌，心中诧异道：“怎么这老金听饭去就不来了？连苗秃子也不见，真是荒唐！”

正鬼念着，见萧、苗二人走来，笑说道：“那何公子听见温大爷到此，一定要请去会会。”如玉道：“我不会他罢。我也要回去哩。”萧麻子大笑道：“尊驾要回去，就该早些走。

此刻人家把上下饭都收拾停妥，住房也议论停当，还走到那里去？难道这时候还要住店不成？”苗秃子道：“何公子年少谦和，你不可不见见他。将来有藉仗他处，也未可知。”如玉执意不去。又见郑三也来相请，只得走到前庭。

何公子迎接出来，两人行礼叙坐。如玉让何公子是客，何公子又以如玉年长。讲说了一会，何公子坐了客位，如玉对坐，余人列坐左右。如玉见何公子丰神潇洒，气度端详，像个文雅人儿，心里打稿儿道：“我当这娃子不过有钱有势，谁想生得这般英俊！到只怕是我温如玉的硬对头。”又回想道：“金钟儿和我是何等交情！断不至变了心术。”只见何公子道：“久切瞻韩，无缘御李。今日青楼中得晤名贤，荣幸何似！”如玉道：“小弟樗庸栎材，智昏菽麦。过承奖誉，何以克当？”少时茶至。如玉留神看视，见金钟儿一对眼睛，不住的偷看何公子，心上便添了几分不快。郑三入来说道：“温大爷，就在庭上一同用饭罢。”打杂的入来安放桌椅，斟起酒来。何公子在左，如玉在右，萧、苗二人在一面，金钟、玉磐在一面。六人坐定，共叙家常。萧、苗二人，互相讥刺，说笑下一堆。端来的茶食，不但比素常丰盛数倍，且大盘大碗，一样样的上起来。

如玉心内狐疑道：“想是为我带了寿礼来酬情。”不多时，轩车下坠，雾隐前山。郑三拿入许多的蜡烛来，上下安放。饭食才罢，又是十六个碟子，皆奇巧珍品下酒之物，心里说道：“这是款待何公子无疑了。我在他家，来回七八个月，花好几百两银子，也没见他待我这样一次。”腹中甚是抑郁。又见金钟儿与何公子以目送情，不打照自己一眼，到是何公子，疏疏落落，似有若无。偏是这金钟儿，情不自禁，时而与何公子俏语几句，时而含笑低头，时而高声嫩语，与苗秃子争论吃酒的话儿，卖弄聪明。如玉都看在眼内，大是不然。六人坐到起更时候，何公子向如玉道：“弟有一言，实出自肺腑，兄毋视为故套。弟在此业已数日，都花占柳之福，享用太过。死与金卿，素系知己；兼又久别，理应夜叙怀抱。弟与家奴辈，随地皆可安息。未知长兄肯赏此薄面否？”如玉正要推辞，只见萧麻子道：“敝乡温大爷，素非登徒子。磨月琢云之兴，亦偶然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况相隔咫尺，美人之光，最易亲近。公子上有大人管束，本身又有多少事务；好容易拨冗到此，割爱之说，请勿再言。”温如玉道：“弟之所欲言，皆被萧大哥道荆弟亦无可为辞。但今日实为金姐母亲补寿而来。新愈之躯，亦不敢与孙吴对垒。

即公子不在，也定必独宿。”何公子道：“弟虽年幼，非酒色人也。因见兄晶莹磊落，正是我辈中人。倘邀屈允，弟尚可以攀龙附凤，多住几天。否则，明早即行矣？”金钟儿连忙以眼知会苗秃。苗秃道：“玉姐渴慕温大爷最久，我今日让你受用几天罢？”玉磐儿听了笑道：“只怕我福浅命薄，无缘消受。

“萧麻子笑道：“果然你的命薄，七八个月，总未相与一个有头发的人。我到有头发，你又嫌我老。今晚温大爷光顾，真是你的造化到了？”让来让去，如玉总以身子病弱为辞。萧麻子又叫着郑三来，定归如玉同张华在后院住宿。

顷间，收去杯碟，一齐起身，同送何公子到金钟儿房内吃茶。如玉见他月前买的锦缎被褥料子，已经做成，辉煌灿烂的堆在坑上，先到与何公子试新，心上甚是气悔。猛抬头见正面墙上贴着一幅白绫字条，落的款是“渤海何士鹤题，上写七言律诗一首道：宝鼎香浓午夜长，高烧银烛卸残妆。

情深私语怜幽意，心信盟言欲断肠。

醉倒鸳鸯云在枕，梦回蝴蝶月盈廊。

与君喜定终身约，嫁得何郎胜阮郎。

如玉看到“嫁得何郎胜阮郎”之句，不由的醋心发作。又见金钟儿不住的卖弄风情，将全副精神都用在何公子身上，毫无一点照应到自己，那里还坐得住？随即别了出来。众人又同到温如玉房内，混了一会，方才各归寝所。

如玉与张华同宿，面对一盏银灯，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

一会儿追念昔日荣华；一会儿悼叹近年的境况；一会儿想着何公子少年美貌，跟随的人都是满身绸缎气昂昂，旁若无人。又低头看了看张华睡在脚下，甚是囚气。此时手内，又拿不出几千两银子，与何公子比试，着亡八家刮目欣羡。又不能小几岁，与何公子争较人才。一会儿又想到萧、苗二人，言言语语都是暗中替何公子用力，将素日的朋情付之流水。又深悔时常帮助苗秃，借与萧麻子银两，如今反受他们的作弄。只这炎凉二字，也咽不下去。想来想去，想的教何公子今晚得一暴病，明早就死在郑三家里，看他们如何摆布。又深恨金钟儿这番冷淡光景，白白的在这麻淫妇身上花了无限的银子，落下这样个下常思来恨去，弄的心胸鼓胀起来。睡着不好，坐着也不好。再看张华，已经在脚下打呼，悄悄的披了衣服，走到庭屋东窗外窃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听得他二人驾颠凤倒，艳语淫声，百般难述。自己用拳头在心上打了几下，垂头丧气的回来，睡在被内说道：“罢了，罢了。我明日只绝早回家去罢。眼里不见，到还清净些。”又一会，自己开解道：“我又和他不是夫妻，何苦自吃烦恼？不如睡觉养神。”嘴里是这样说，不知怎么心里丢不过，睁着两眼，一直醒到鸡叫的时候。及至到天将明，又睡着了。

睡到次日辰牌时候，觉得被内有一只手儿伸入来，急睁眼看时，却原来是金钟儿，打扮的和花朵儿一般，笑嘻嘻的坐在身傍。如玉看了一眼，也不言语，依就的合眼睡去。金钟儿用左手在他心口上摸索着，用右手搬着如玉的脖项，说道：“你别要心上胡思乱想的，我爹妈开着这个门儿，指着我们吃饭穿衣，我也是无可如何。像这等憨手儿，不弄他的几个钱，又弄谁的？金弄他的几个钱儿，就省下你的几个儿了。你在风月行，还是一年半载的人，什么么骨窍儿你不知道？”说着将舌头塞入如玉口内，搅了几搅。如玉那里还忍耐的住？不由的就笑了，说道：“你休鬼弄我，我起来还有正紧事，不料就睡到这时候。

“金钟儿道：“你的正紧事，不过是绝情断义，要回泰安，一世不与我见面。你那心就和我看见的一样，亏你也忍心想得出来！”

两人正口对口儿说着，猛听得地下大喝了一声，彼此各吃一惊。看时，却是苗秃子、笑说道：“你夫妻两个，说什么体己话儿？也告诉我一半句。”金钟儿道：“他今日要回泰安去哩。”苗秃子将舌头一伸，又鼻子里呼出了一声，笑说道：“好走手儿来！人家为你远来送寿礼，心上感激不过，从五更鼓老两口子收拾席面，今日酬谢你，你才说起走的话来了。”如玉道：“我家里有事。”苗秃子低声道：“你不过为何家那孩子在这里。他原是把肥手儿，你该与金姐帮衬才是。”如玉道：“他赚钱不赚钱，我不管他，我只以速走为上，何苦在这里作众人厌恶？”苗秃子道：“不好，这话连我也包含着哩。”金钟儿冷笑了一声，藉空儿听何公子去了。正是：织女于今另过河，牛郎此夜奈愁何？

嫖场契友皆心变，咫尺炎凉恨倍多。

第四十八回听喧淫气杀温如玉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词曰：

且去听他，白昼闹风华。淫声艳语嗳呀呀，气杀冤家。

一曲琵琶干戈起，打骂相加。郎今去也各天涯，心上结深疤。

《珠沉渊》

话说金钟儿去后，温如玉随即穿衣服。苗秃道：“我与你要洗脸水去。”少刻，如玉到前边，张华收拾行李。郑三家两口子，说好说歹的才将如玉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又暗中嘱咐金钟儿，在两处儿都打照着，休要冷淡了旧嫖客。如玉同众人吃了早饭，因昨夜短了睡，到后边困觉。

睡到午间，扒起到前院一看，白不见一个人，止有郑三在南房檐下，坐着打呼。原来苗秃子等同何公子家丁们，郊外游走去了。如玉走到庭房，正欲趁空儿与金钟诉诉离情。刚走到门前，将帘儿掀起，见门子紧闭。仔细一听，里面柔声嫩语，气喘吁吁，是个云雨的光景。又听得抽送之声，与狗舐粥汤相似。少刻声音更迫，只听得金钟儿百般乱叫，口中说死说活。

如玉听到此际，比晚前那一番更是难受，心上和刀剜剑刺的一般，长出了一口气。

走到后边，把桌子拍了两下道："气杀！气杀！"将身子靠在被褥上，发起痴呆来。好半晌，方说道："总是我来的不是了。与这老忘八肏的做的是什么寿！"猛见王馨儿笑嘻嘻的入来道："大爷和谁说话哩？"如玉道："我没说什么。请坐。

"玉磐儿道："东庭房着人占了，大爷独自在此，不寂寞么？

"如玉道："也罢了。"玉磐儿道："他们都游走去了，止有何公子在金妹子房中睡觉。我头前来看大爷，见大爷睡着了，不敢惊动。"如玉道："这何公子到你家，前后共几天了？"

玉磐儿道："连今日十八天。"如玉道："不知他几时起身？

"玉磐儿微笑道："这到不晓的。"又道："他两个正是郎才女貌，水乳相投。这离别的话，也还说不起哩。"如玉道："苗三爷与你最久，他待你的情分何如？"玉磐儿道："我一生为人，大爷也看得出，谁疼怜我些，谁就是我的恩人，只是自己生的丑陋，不能中高贵人的眼，这也是命薄使然。"如玉道："你若算丑陋人，天下也没俊俏的了。"玉磐儿笑道："大爷何苦玩弄我？只是大爷到这里来，金妹子又无暇陪伴。到教大爷心上受了说不出的委曲。"如玉道："此番你妹子，不是先日的妹子了，把个人大变了。我明日绝早走；将来他不见我，我不见他，他还有什么法儿委曲我？"玉磐儿道："嗳哟！好大爷，怎么把斩头滴血的话都说出来？我妹子今年才十九岁，到底有点孩子性。将来何公子未了，他急切里也没个如意的人，除了大爷，再寻那个？"如玉冷笑道："我还不是就近的毛房，任人家屎尿哩！不是你三叔和你三婶儿，再三苦留，我此刻也走出六十里去了。"两人正叙谈着，忽听得外面有人说笑。玉磐儿道："我且失陪大爷。"一直前边去了。

少刻，前边请吃饭，大家齐到庭上。只见郑三家老婆入来，看着温如玉，向何公子道："承这位温大爷的盛情抬举我，因为我的贱辰，补送礼物，已经过分了；又拿来许多的缎子衣服，我昨日细看，到值六七十两。只是小地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儿没有什么堪用的东西，今日不过一杯水酒，少伸谢意。”又嘱咐金钟、玉磐儿道：“你两个用心陪着，多吃几杯儿。”说罢出去了。何公子道：“昨日小弟胡乱僭坐，今日是东家专敬，温兄又有何说？”萧麻子道：“今日是不用逊让的，自然该温大爷坐，完他东家敬意。何大爷对坐，我与老苗在上面横头，他姊妹两个在下面并坐就是了。”说罢，各-一入坐。不多时，杯泛琼苏，盘堆珍品；兰肴绮馔，摆满春台。如玉存心看金钟儿举动，见他磕了许多瓜子仁儿，藏在手内；又剥了个元肉丸儿，将瓜子仁都插在上面；不知什么时候，已暗送与何公子。又见何公子将元肉同瓜子仁儿浸在酒杯内，慢慢的咀嚼。如玉甚是不平，踌躇了一会。苗秃子见如玉出神，用手在肩上拍了一下，说道：“你不吃酒，想甚么？”如玉道：“我想这乐户家的妇女，因是朝秦暮楚，以卖俏迎奸为能。然里头也有个贵贱高低。高贵的，止知昏夜做事；下贱的，还要白日里和人打枪，与没廉耻的猪狗一般。你看那猪狗，不是青天白日里闹么？”金钟儿听了，知道午间的事必被如玉听见，此刻拿话讽刺，便回答道：“猪狗白日里胡闹，虽是没廉耻，他到的还得些实在。有那种得不上的猪狗，在傍边狂叫乱咬，那样没廉耻，更是难看。”萧麻子急急瞅了一眼，如玉登时耳面通红，正要发作，苗秃子大笑道：“若说起打枪来，我与玉姐没一天白日里没有。”玉磐儿道：“你到少拿这臭屁葬送人。我几时和你打枪来？”苗秃子道：“今日就有。我若胡葬送你，我就是郑三的叔叔。”何公子大笑道：“这话没什么讨便宜处。”苗秃道：“我原知道不便宜，且乐得与他姐妹两个做亲爷。”玉磐儿道：“我只叫你三哥哥。”萧麻子道：“你们莫乱谈，听我说。今日东家一片至诚心，酬谢温大爷，我们极该体贴这番敬客的意思。或歌或饮，或说笑话儿，共效嵩呼。”何公子道：“萧兄说得甚是？

“快拿笛笙、鼓板、琵琶、弦子来，大家唱唱。”众人你说我笑，将如玉的火压下去了。

须臾，俱各取来，放在一张桌子上。萧麻子道：“我先道过罪，我要做个令官，都要听我的调遣。我们四人普行吃大杯；金姐、玉姐每遍斟三分；我们都是十分杯子。要转着吃，次第轮流。每吃一杯，唱一曲。上首坐的催下首坐的。干迟者罚一大杯。你们以为何如？”苗秃道：“这个令到也老实公道。只是不会唱的该怎么？”萧麻子道：“不会唱的，吃两杯免唱。

爱唱的，十个八个只管唱。若唱的不好，听不敢过劳。”说罢，都斟起大杯来。如玉道：“我的量小，吃不动这大杯。每次斟五分罢。”萧麻子道：“这话不行。就如我也不是怎么大量，既讲到吃酒，便醉死也说不得。”于是大家都吃起来。

萧麻子道：“令是我起的，我就先唱罢。”金钟儿道：“我与你弹上琵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麻子道：“你弹上，我到一句也弄不来了。到是这样素唱为妥。”说着，顿开喉咙，眼看着苗秃子唱道：寄生草我爱你头皮儿亮，我爱你一抹儿光，我爱你葫芦插在脖子上，我爱你东瓜又像西瓜样，我爱你绣球灯儿少提梁，我爱你安眉戴眼的听弹唱，我爱你一毛儿不拔在嫖场上浪。

众人听了，俱各鼓掌大笑。

苗秃子着急道：“住了，住了，你们且止住笑，我也有个《寄生草》，唱唱你们听。”唱道：你好似莲蓬座，你好似马蜂窝，你好似穿坏的鞋底绳头儿落，你好似一个核桃被虫钻破，你好似石榴皮子坑坎儿多，你好似臭羊肚儿翻舔过，你好似擦脚的浮石着人嫌唾。

众人也都大笑。何公子道：“二位的曲子，可谓工力悉敌，都形容的有点趣味。”萧麻子道：“快与苗三爷斟起一大杯来。

“苗秃子道：“为什么？”萧麻子道：“罚你。”苗秃子道：“为什么罚我？”萧麻子道：“罚你个越次先唱。我在你下首，我是令官，我唱了，就该何大爷；何大爷唱后，是金姐、玉姐、温大爷，才轮着你。你怎么就先唱起来？到该你唱的时候，那怕你唱十个二十个也不妨，只要你肚里多。若嫌你唱的多罚你，就是我的不是了。”何公子道：“令不可乱，苗兄该吃这一杯。

“萧麻子立逼着苗秃吃了。萧麻子又道：“再与苗三爷斟起一大杯来。”苗秃子着忙道：“罚两杯么？”萧麻子道：“头一杯，是罚你越次先唱；这第二杯，罚你胡乱骂人。”苗秃子大嚷道：“这都是奇话。难道说，只许你唱着骂我么？”萧麻子道：“我不是为你骂我。你就骂我一千个，也使得；只要你有的骂。只是这金姐脸上，也有几个麻子。你就骂，也该平和些儿，怎么必定是石榴皮、马蜂窝、羊肚子、擦脚石，骂的伤情利害，到这步田地？若是玉姐有几个麻子，你断断不肯骂出来。

“金钟儿粉面通红道：“这叫个穷遮不得，富瞒不得。我这脸上，原也不光亮，无怪乎苗三爷取笑我。”苗秃子听了，恨不得长出一百个嘴来分辨，忙说道：“金姐，你休听萧麻子那疤肏的话，他是信口胡拉扯。”萧麻子大笑道：“金姐你听听，越发放开口的骂起咱两个是疤肏的来了。”苗秃子打了萧麻子两拳，说道：“金姐，你的麻子，就和月有清阴，玉有血斑的一样，真是天地间秀气钟就的灵窟，多几个儿不可，少几个儿也不可，没一个儿更不可。就是用凤衔珠、蛇吐珠、僻尘珠、玄鹤珠、骊龙珠、象网珠、如意珠、滚盘珠、夜明珠、照乘珠，一个个添补起来，也不如这样有碎窟小窝儿的好看，那里像萧麻子的面孔，与缺断的藕根头相似，七大八小，深深浅浅，活怕死人！”萧麻子道：“任凭你怎么遮饰，这杯酒总是要罚的。

“苗秃被逼不过，只得将酒一气饮干，说道：“罢！罢！我从今后，连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麻子也不敢叫你了，我只叫你的旧绰号罢。”何公子道：“萧兄还有旧绰号么？”苗秃子道：“怎么没有？他的旧绰号叫象皮龟。”众人听了，俱备大笑。

以下该何公子唱了。何公子将酒饮干，自己拿起鼓板来，着他跟随的家人们吹上笙笛，唱了《阳告》里一支《叨叨令》。

如玉道：“何兄唱的，抑扬顿挫，真堪裂石停云，佩服，佩服。

“何公子道：“小弟的昆腔，不过有腔有板而已，究竟于归拿字眼、收放吞吐之妙，无一点传授，与不会唱的门外汉无异。

承兄过誉，益增甲颜。”

次后该金钟儿唱了。金钟儿拿起琵琶，玉磐儿弹了弦子，唱道：林梢月（丝弦调）初相会，可意郎，也是奴三生幸大。你本是折桂客，误入章台，喜的奴竟夜无眠，真心儿敬爱。你须要体恤奴怀。若看做残花败柳，岂不辜负了奴也。天呀，你教奴一片血诚，又将谁人堪待？

萧、苗二人，一齐叫好，也不怕把喉咙喊破。温如玉听了，心中恨骂道：“这淫妇奴才，唱这种曲儿，他竟不管我脸上下得来下不来。”

金钟儿唱罢，玉磐儿接过琵琶来，将弦子递与金钟儿，改了弦唱道：桂枝香（丝弦调）如意郎，情性豪，俊俏风流。尘寰中最少。论第督抚根苗。

论才学李杜清高。恨只恨和你无缘叙好。常则愿席上樽前，浅斟低唱相调谑。一觑一个真，一看一个饱。虽然是镜花水月，权且将门解愁消。

众人也赞了一声好。

底下该温如玉唱了。如玉道：“我不唱罢。”众人道：“却是为何？”如玉道：“我也欲唱几句昆腔。一则有何兄的珠玉在前，二则小弟的曲子非一支半文所能完结，诚恐聒噪众位。

“众人道：“多多益善，我们大家洗耳静听佳音。”如玉自己打起鼓板，放开喉咙唱道：点绛唇海内名家，武陵流亚。萧条罢，整日嗟呀，困守在青毡下。

混江龙

俺言非夸大，却九流三教尽通达。论韬略孙吴无分，说风骚屈宋有华。人笑俺挥金掷玉贫堪骂，谁怜我被骗逢劫命不佳。

俺也曾赴棘闱，含英咀华；俺也曾入赌局，牌斗骰挝；俺也曾学赵胜，门迎多士；俺也曾仿范公，麦赠贫家；俺也曾伴酸丁，笔挥诗赋；俺也曾携少妓，指拨筝琶；俺也曾骑番马，飞鹰走狗；俺也曾醉燕氏，击筑弹挟；俺也曾效梨园，涂朱傅粉；俺也曾包娼妇，赠锦投纱；俺也曾搂处子，穴间窃玉；俺也曾戏歌童，庭后摘花；俺也曾弃金帛，交欢仕宦；俺也曾陈水陆，味尽精华。为什么牡丹花，卖不上山桃价？龟窝里遭逢淫妇，酒席上欺负穷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人俱各鼓掌道好。金钟儿笑道：“你既到这龟窝里，也就说不得什么穷爷、富爷了。请吃酒罢，曲子也不敢劳唱了。

“如玉道：“酒到可以不吃，曲子到要唱哩。”又打起鼓板来，唱道：油葫芦俺本是风月行一朵花，又不秃，又不麻。

苗秃子笑向萧麻道：“听么，只用一句，把我和你都填了词了。”

锦被里温存颇到家，你纤手儿搦过俺弓刀把，柳腰儿做过俺旗枪架。枕头花两处翻，绣鞋尖几度拿。快活时说多少知心话，恁如今片语亦无暇。

萧麻子道：“前几句叙的，甚是热闹；后几句叙的可怜。

看来必定这金姐有不是处。”金钟儿笑了一笑。如玉又唱道：天下乐你把全副精神伴着他。学生待怎么，他是跌破的葫芦嚼碎的瓜。谎的你到口苏，引的你过眼花。须堤防早晚别你，把征鞍跨。

何公子大笑道：“温兄倚马诗成，真是盛世奇才，调笑的有趣之至。就是将小弟比做破葫芦；碎西瓜，小弟心上也快活不过。”如玉又唱道：那吒令你见服饰盛些，乱纷纷眼花。遇郎君俏些，艳津津口夺。

对寒儒那些，闷厌厌懒答。论银钱让他多，较本事谁行大，我甘心做破釜残车。

何公子毫不介意，只是哈哈大笑，拍手称妙不绝。如玉又唱道：鹊踏枝你则会鬓堆鸦，脸妆霞。止知道迎新弃旧，眉眼风华。他个醉元规，倾翻玉斝，则俺这渴相如，不赐杯茶。

何公子道：“相如之渴，非文君不能解。小弟今晚，定须回避；不然，亦不成一元规矣。”说罢大笑。如玉唱道：寄生草对着俺誓真心，背地里偷人嫁。日中天犹把门帘挂，炕沿边巧当鸳鸯架。帐金钩摇响千千下，闹淫声吁喘呼亲达。怎无良连俺咳嗽都不怕。

何公子听了，笑的前仰后合，不住口的称道奇文妙文，赞扬不已。苗秃子道：“怪道他今日鬼念打枪的话说，不想他是有凭据的。”金钟儿笑道：“你莫听他胡说，他什么话儿编造不出来？”苗秃子道：“你喘吁着叫亲达，也是他编造的？连人家咳嗽都顾不得回避了。”众人都笑起来。萧麻子道：“你们悄声些儿，他这曲儿，做的甚有意思、有趣味。我们要禁止喧哗。”如玉又唱道：尾声心痒痛难拿，唱几句拈酸话。恁安可任性儿，沉李浮瓜。

到而今把俺做眼内疔痂。是这般富炎穷凉，新真旧假。拭目恁那蛛丝情尽，又网罗谁家？

如玉唱完，众人俱各称羡不已，道：“这一篇醋曲撒在嫖场内，真妙不可言！”何公子道：“细听数支曲子，宫商合拍，即谱之梨园，扮演成戏，亦未为不可。又难得有这般敏才，随口成文，安得不着人服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苗秃子道：“扮金姐的人，到得一个好小旦；不然，也描写不出他这迎新弃旧的样儿来。”金钟儿道：“苗三爷也是一这样说，我竟是个相与不得的人了。我也有一支曲儿，请众位听听。”萧麻子道：“请吐妙音。”金钟儿把琵琶上的弦，都往高里一起，用越调高唱道：三煞双调琥珀猫儿坠加字啰啰腔你唱的是葫芦咤，我听了肉也麻。年纪又非十七八，醋坛子久该倒在东厕下。说什么先有你来后有他，将督院公子抬声价。你可知花柳行爱的是温存，重的是风华。谁管你祖上的官儿大。一煞。

何公子等听了，俱不好意思笑。萧麻子摇着头儿道：“这位金姐，也是个属鹌鹑的，有几嘴儿斗打哩！”金钟儿唱道：自从他那晚住奴家，你朝朝暮暮无休暇。存的是醋溜心，卜的是麻辣卦。筷头儿盘碗上打，指甲儿被褥上挝，耳朵儿窃听人说话。对着奴冷笑热夸，背着奴鬼嚼神查。半夜里喊天振地叫张华，梦魂中惊醒教人心怕。二煞奴本是桃李春风墙外花，百家姓上任意儿钩搭。你若教我一心一信守一人，则除非将奴那话儿缝杀。三煞。

金钟儿却要唱下句，当不得众人大笑起来。苗秃子道：“若将金姐那话缝杀，只怕两位公子要哭死哭活哩！”萧麻子笑说道：“不妨，不妨，只用你将帽儿脱去，把脑袋轻轻的一触，管保红门再破，莲户重开。”苗秃子恰要骂，金钟儿又唱道：尾声从来说旧家子弟多文雅，谁想有参差。上品的凝神静气，下流的磨嘴粘牙。

如玉因头前有猪狗长短话，已恨怒在心；又听了那两段，早已十分不快；今听了上品下流的话，不由的心头火起，问金钟儿道：“你把这上品、下流的话，与我讲一讲。”金钟儿道：“我一个唱曲儿，有什么讲论？”苗秃子笑道：“你们个相与家，甚么话儿不说，才讲论起字眼来了。”如玉冷笑道：“你这奴才着实放肆，着实不识好歹！”金钟儿道：“你到少要奴才长短的骂人。”如玉道：“你原是娼妇家，不识轻重的奴才。

我骂你奴才，还是抬举你哩。”金钟儿向众人道：“人家吃醋，都在心里。我没见他这吃醋，都吃在头脸上，连羞耻都不回避。

“萧麻子道：“禁声些儿，你两个虽然是取笑，休教何大爷的尊纪笑话。”金钟儿又欲说，不防如玉隔着桌子，就是一个嘴巴，打的金钟儿星眸出火，玉面生烟；大叫了一声，说道：“你为什么打我？我还要这命做什么？”说着掀翻了椅子，向如玉一头撞来。萧麻子从后抱祝如玉赶上来，又是一个嘴巴，打的金钟儿大喊大叫。如玉又扬拳打下。苗秃子急向金钟儿面前一遮，拳落在苗秃头上，帽儿坠地。萧麻子将金钟儿抱入房里去了。苗秃子两手揉着秃头，说道：“好打！”郑三家两口子从后面两步做一步跑来。郑三家老婆问玉磐儿道：“你妹子和谁闹？”玉磐儿不敢隐瞒，说道：“适才被温大爷打了一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大爷抱入东房去了。”郑婆子笑说道：“好温大爷，我家女厮年青，有不是处指驳他，防备人家动手脚，怎么你老人家才动起手脚来了？岂不失雅道？”如玉气的也回答不出。只听得金钟儿在房内大哭，口里也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郑三听得，连忙拉了他老婆，到房内教训他闺女去了。温如玉走出街门，哈喝着张华，收拾行李。苗秃子随后跟来，如玉已急急的出堡门去了。正是：讴歌逆耳祸萧墙，义海情山一旦忘。

水溢蓝桥应有会，两人权且作参商。

第四十九回抱不平萧麻训妓女打怨鼓金姐恨何郎

词曰：

一曲歌吹堪怒，致令多情归去。训妓语分明，老龟精。

这个郎君心忍，脸上顿销脂粉。两个俱开交，悔今朝。

右调《一痕沙》

且说温如玉负气出了试马坡，在堡门外等候车子、行李。

苗秃随后赶来，说道：“你此刻往那里去？”如玉道：“我回泰安去。”苗秃道：“你如此须不好看。”如玉大怒道：“还有什么不好看？”苗秃子见他怒极，也不敢留了，忙忙的走回。

见张华同车夫走来，苗秃道：“你且不要出堡，我请萧大爷去。

“张华道：“三爷和我家大爷，是何等交情！像这些事，原不该帮诱他。即或我大爷要做，三爷还该苦劝才是。今日闭了饥荒走去，正是好机会，又请萧大爷怎么？我不该说，卖了房的一千多两，已混去了大半，将来闹到没结果，三爷心上何忍？

“几句话，说的苗秃大睁着眼，没的回答。说罢，催车夫出堡去了。

苗秃子讨了没趣，走入郑三院内。郑三迎着问道：“去了没有？”苗秃道：“车子才出去。我留他，他怒的了不得，我只得回来。”郑三道：“再烦三爷和萧大爷去去；就不回来，也好看些。”郑婆子道：“罢哟，有他也好过不了谁，没他也饿不死人。”金钟儿在屋内，听了他母亲如此说，连忙走出来说道：“怎么还要烦人请他去？是为他的嘴巴打的不利害么？

他原是死不堪，没见世面的东西。我又不是他老婆，接了个何大爷，他就像着他当了龟的一般。”郑三骂道：“臭蹄子，你还没胡嚼够么！”何公子道：“金老，你听我说。你两个都有不是。他在此道上太认真，你也实不善于调停。”苗秃道：“这是公道评论。”萧麻子道：“我肚中久矣发胀，想要说金姐几句，恐怕何大爷起心事。今何大爷也批评你，我竟要教训你了。你这娃子，素日还是个极聪明伶俐的人，自接何大爷后，便糊涂了个治不得。不是我替姓温的出气，正是指教你成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温大爷一入门，你就待他与素常天地悬绝。此后凡你看一眼，走一步，说一句话，都在我肚里装着。你只说你这几天，轻飘的还有点样儿？我们旁观者，尚看不如眼；那温大爷，他又不是瞎子，何况他素日待你，只少着割股一节，你还要嘴里没大没孝猪长狗短、上品下流的乱吐。你也不想一想，他是什么人家的子弟？你是什么人家的女儿？良贱相殴，还要按律例分个彼此问断。你只管一句不让，信口乱来。你若说姑老、婊子有什么大小，你就把题目做到大西洋呱爪国去了。分明你追着姓温的，嫖了七八个月，在你家花六七百两，连一顿体面酒席也没吃过；今日气到至极，才伸出他那没用的文雅手儿，在你脸上拍了两下，还惹得你娘儿两个七嘴八舌。他原是善良人，就忍受而去；假叵我萧麻子一入门，你们向后亭子里一请，我先就咽不下去；再看见你待何大爷那种趋时附势、弃旧迎新的样儿，也不用到今日午间，只昨日后晌，我就把你的大肠踢成三段了。你家这上下门窗、里外家伙，也休想有一件整的。我花过六七百两，都要一两一钱的算下落。到明日这时候，还未必安顿的下我来。你再看看，只用来两个嫖客，便出如此大丑；若再来七个八个，势必弄下人命，连我们陪伴的都要干连。这样个武艺儿，还要在省城左近充名妓，到不如吃你的豆儿稀粥去罢！”何公子笑：“金老宜永记此言，这实是为你到尽头话。

“金钟儿听了这一番言语，恍然若失，心上愧悔的无地自容，急忙向萧麻子拜谢道：“你句句教诲的我无可分辨，果然是我一万分不是了。只是可惜和我说的迟了些。”萧麻子大笑道：“这是你妈素日没教导你，难道我做老鸨儿不成？”金钟儿道：“我妈他止知道爱钱，除此两字，他还不如我哩。”众人又都笑了。金钟儿又道：“功夫大了，他此刻恐走出一二里去，烦众位爷走上一遭罢。”何公子道：“事由我起，我此刻就去。

“苗秃子道：“大家都去来。”说罢，一齐去了。

金钟儿在庭屋里等候，郑婆子道：“适才萧大爷话，句句有理。我那样嘱咐你，着你两头儿打照着，休要失脱了旧手儿；不想果然。”金钟儿一声不言语，回在屋内，想算道：“萧麻子说我糊涂，真是没说错了。何公子断不能长久。假如去后，我又该寻谁？”又想起：“温如玉素日的恩情，甚于夫妇，怎我该是那样个待他？今日萧大爷说旁观人都看不过眼。温大爷恼我喜新厌旧，大怒而去。若再着何大爷疑心我是个没良心的人，岂不两处都失了？”又想起：“今日挨这两个嘴巴，都是我自龋我少骂他一句儿，他不但不好意思，他也不忍心打我。

“想到此处，不由的泪珠儿纷纷滚下。又想起萧麻子头前话：“说我这两日轻飘的没样儿，此必是见我和何公子眉眼神情肉麻的他受不得，他才说出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这身分失到那里去了？宁不愧死、羞死！”又想着：“温大爷这一去，日后有来的时候，也还罢了；假如从此永别，教玉磬儿也笑话我，反不如他待苗秃子始终如一，两个相交的长久。”又想着：“在这乐户人家，朝秦暮楚，有何好处？我看这何公子和我甚好，今晚与他说从良的话。他若肯做，便完我终身结局。”正想算着，猛听得大门外有人说话人来。又听得他妈问道：“想是不回来？”苗秃道：“已奔出六七里去，怎么个赶法？”听了甚不爽快。

少刻，众人都坐在庭内。金钟儿出去酬应。苗秃道：“我们白跑了一遭，你也不必挂意。”金钟儿道：“我若挂意他，他还打我怎么？”郑三又整理酒饭。众人道：“早已醉而且饱，到快弄茶来吃罢。”须臾茶至。大家又议论了温如玉一会。起更时，各自归房。

何公子床事完后，金钟儿道：“我承你抬举我，已同宿了二十余天。我有一句心上话，屡次要说，我又怕你笑我。”何公子道：“我明白了，可是为从良的话不是？”金钟儿道：“你如何就先知道？”何公子笑道：“你且说你的意见我听。”

金钟儿道：“我不幸生长乐户人家，做这等下贱事。你看今日闹的，还有个样儿？你若不嫌我丑陋，把我收拾了去，与你铺床叠被，出离火炕，也不枉我扳高接贵这一点痴心。”说着泪流满面。何公子连忙用手绢儿揩抹，说道：“此事我筹之熟矣。

银子一二千两，我还凑得出，只是我指日就要去山西。我父家法最严，闲常一语差错，还要打骂，何况做这等事，安可妄为？

“金钟儿听了，兴致索然，又忍不住说道：“我不过用千两上下银子，即可从良；从良后，你再禀知你父亲。那时生米已成熟饭，不过骂你几句，难道要你性命不成？”何公子道：“要性命的话，是断断没有的。只怕从良后，我父将你转卖于人，或赏家奴。不惟无益于我，到反害了你了。我何难暂时应许，只是此心不忍欺你。须过二三年后再商。”金钟儿听了，大失所望。

又过了两天，郑三夫妇因温如玉打脱，何公子主仆盘用甚大，意思要使百把银两，托萧麻子道达。何公子道：“这何用他着急？我到起身时，自必破格与他。”郑三夫妇听了有破格与他的话，于饮食、茶饭分外丰满精洁。惟金钟儿逐日闻虽强说强笑，止觉得心上若有所失。

一日，何公子早间起来，净了面，萧、苗二人赶来来陪吃点心。忽见他走出庭屋，在院中吩咐众家人，整顿行李。鞍马，即刻起身。金钟儿听知，大为惊异。萧、苗二人，亦测度不出。

郑三家两口子，跑入屋内，穷问金钟儿如何得罪下何公子。连金钟儿也解说不来。遂一齐到庭中，讯问原故。何公子道：“我连日为酒色所迷，将天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件忘办。今早才想起，只得火速起，刻不可缓。”金钟儿道：“你就走，也该前几天和我说声，怎便如此绝决？想是我有不拣点处，得罪下你。”何公子道：“你为我且得罪下人，尚有何得罪我处？”萧、苗二人道：“我们强留你七八天何如？”何公子道：“便是七八个时辰，也不敢从命。”金钟儿道：“我留你三天，你好意思不与我留脸？

“何公子笑道：“我不是泰安的温大爷。”金钟儿见他出语无情，不由的眼中落泪。苗秃子道：“快看！快看！金姐哭了，还忍心要走？”何公子那里把这些话放入耳内？只在一边指挥家人，收拾行李。萧麻子低声向苗秃道：“这个人了不得，转眼间只怕还有不在人情中的事要做出来。”说罢，只是摇头。

苗秃也低声道：“他许过咱两个随他去任上办事，这话问得问不得？”萧麻子冷笑道：“金钟儿他俩视若无物．何况你我？

不必问。”苗秃道：“我便问问，也高不了他，低不了我。”

萧麻子紧拉着，他便到何公子前，笑说道：“日前承雅爱，许小弟同萧兄去山西一游，未知可着同行否？”何公子道：“此话我原有的，但须禀明家父；依允后，定差人来接。”苗秃掉转头，将舌头向萧麻子一伸，走回去了。郑三家两口子见他志念已决，也就不留他了，只是一心等他给发银两。金钟儿又说道：“你就要走，且坐下吃了早饭，去也不迟。”何公子只推做不听见。向家人们说话。金钟儿见他毫无顾恋，又恨又气，回东房去了。

少刻，家人们都收拾完妥。何公子丢了丢嘴，一个家人从怀内取出一包银子来，递与郑三。郑婆子问道：“是多少？”

郑三拈了两拈，说道：“不过十一二两。”郑婆子听了，心肺俱炸，向郑三道：“收不得！”又向何公子道：“这银子是赏厨子的，赏打杂的？”何公子道：“一总都在内。”郑婆子道：“大爷不要故意取笑。”何公子道：“我取笑，你怎么？”郑婆子作色道：“既不取笑，这账到要算算。大爷主仆，上下七人，骡马九个。一天早午点心、茶饭，以及牲口草料，须得五两银子盘用。前后共住了二十两天，该一百二十五两。如今拿出十二两来，便说一总都在内，这个归除算不来。”何公子道：“我月前还与过三十两。”郑婆子道：“就算上那三十两，还差九十五两。我女儿支应了二十五夜，也想要白睡不成？”何公子笑道：“世上安有白睡人妇女之理？我前后共与银四十二两。除去你女儿二十五夜开发，该存一十七两；算茶饭并牲口草料，足而又足。”郑婆子道：“你主仆上下，每天大盘大碗，不说猪羊，只鸭子鸡儿，也不知伤了多少性命。九个骡马，养在本村店中，每天吃三斗六升生料，八九十斤草，少喂一升儿，二爷们都不依。我若天天与人豆腐、白菜和小米子饭、高粮粥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牲口不喂料，止喂草，这十七两银子，就合算的来了。”

何公子道：“白菜、豆腐，也是美味。你要用大盘、大碗，与我何涉？”郑婆子道：“听么，这到是我与吃的不是了。我女儿历来每夜是二两。泰安的温大爷，住七八个月，只有多出，没有少与。一天不过费我一半斤肉，问萧、苗二位爷便知。我煮凤烹龙般的支应你家主仆，怎么将我女儿的开发，还要从这四十二两内扣除？我们亡八家要像这样打算，只怕比大爷家还富足些。”何公子大笑道：“像姓温的那样嫖客，我实实学不来，我也没房可卖。”郑婆子道：“何大爷，你老是公侯万代人家，我们是当龟养汉人家。只有我们沾光处，没有我们倒贴处。这二十多天，将家中大小衣服典当一空，都支应了酒席。

大爷是现任知府公子，理该与别的嫖客大不相同，赏格从厚才是。我又不该说，便是个脚户、轿夫，到我们家里住宿一夜，除了盘用，也要沾他八九百钱的光哩。”何公子微笑道：“我和你这账，必须到山东巡抚堂上一算，方得明白。”郑婆子道：“呵呀呀！巡抚也是人见的。我家里都是老鼠胆儿，你到休要吓杀一两个了。”萧麻子连连摆手道：“何大爷此番必定手紧，日后再来时，何难照看你们？休絮聒了。”郑婆子却待又说，郑三道：“够了，够了！何大爷急的要起身，你快到后面听早饭罢。”说罢，用手相推。郑婆子才闪过一边，何公子道：“我不吃早饭。”萧麻子道：“既不吃，就请罢。”何公子举手告别。萧、苗二人，同玉磐儿、郑三，送出大门。

金钟儿在东房炕上，听他妈和何公子争论，气的脸儿透黄。

听得走了，方才出来，靠着庭屋门儿纳闷。只见萧麻子在前，苗秃子在后，一边走，一边嘴里乱说道：“奇哉，怪哉！走的妙哉！再不来哉！好利害人哉！”萧麻子骂道：“到是你妈的秃耳朵哉！”苗秃子也骂道：“你妈的秃耳朵！”玉磐儿在后面大笑。金钟儿也不由的笑了。萧麻子向金钟儿道：“好人儿，连情郎也不送一送。”金钟儿道：“你到不败兴我罢。平白哩接下个一毛不拔的涩鬼，真把人气死，还闹情郎哩。”郑婆子向萧、苗二人把手一拍，说道：“我家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除没沾光，还倒贴了二十多两，那里说起？”郑三道：“你也骂够了。且莫说赔二十两，便赔二百两，他是什么人家？我们气上，也不得来。”苗秃子道：“这个小亡八蛋儿，肚里也不知包藏着多少鬼诈。一入门，三天内就与了郑老汉三十两。我心里还说，不出一月，郑老汉就可以发八九百两财。不想这三十两是个大帽子。被他这一帽子扣下去，扣的猪羊鸡鸭、鱼儿、螃蟹、海参燕窝、蛏虾鱼翅，蒸食、炉食，糟的、腐的，主仆们吃了个撑肠胀肚。还有牲口们，喂的黑豆儿、黄豆儿、水泡豆儿，都一总扣在帽子里头。不但郑老汉一家子折了本钱，连老把势萧麻子，和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生，俱在他扣中。黑夜白日，瞎奉承了他多少？岂非怪事？不想他是个西番柿子，中看不中吃的整货。那十二两银子，亏他拿的出来，还敢当面与人。”萧麻子道：“我活了五十多岁，不该说大话。只有我作弄人处，从没受人家个作弄。被这小厮想出个到知府衙门里办事去，只用这一句，把我就作弄住了。”苗秃子道：“还有我哩。”众男女都笑了。萧麻子又遭：“你们看他待人是何等谦光？举动是何等文雅？性情是何等和平？嫖金姐不即不离是何等知趣？一个二十岁的人，把世情透露到这步田地，我心眼儿上都服他。

不意他是个洋漆马桶，外面光彩，肚里臭不可闻。讲到钱之一字，比我还下流几倍。我素日就是有点涵养的人，他的涵养真是我的祖师。三婆子那一顿反关骂法，他听了毫不动声色；到是他的家人，一个个面红耳赤，有些受不得。我只怕弄起事来。

这小厮有如此忍性，若再活十年，又不知长多少见识！走遍天下，都是他的吃食户儿。”金钟儿紧是气愤，听得你一句，我一句，把个何公子鄙薄的没一点人气儿。

从来妇人家性同流水，此时想起何公子，不但不爱，且心中厌恶他，也向众人说道：“我和他交往一场，就为省几个钱，何至于不和我说话，只装听不见，因此我才不送他。真是天地间最狠心不过的人！”萧麻子道：“温大爷到不狠心。你在他身上，又忒狠心，也该有个报应着。”金钟儿道：“你还敢题温大爷！温大爷将来不来，我只和你要人！”萧麻子大笑道：“好壮脸！”金钟儿也笑道：“脸不壮，怎么做乐户家人？温大爷硬是你打发去了。”萧麻子道：“这都是奇话。你彼时眼皮儿薄，有了新人，忘了旧人，把个温大爷炎凉的走，怎么说到我身上？”金钟儿道：“我年纪小，识见短。温大爷来的那日，你就该指教与我，我那里还得罪的下他？”萧麻子道：“我不是神仙，就知道你要迎新弃旧哩？且你那时恨不得将何公子吃在肚内，就指教你，也顾不得。”郑婆子道：“果然萧大爷想个法儿，将温大爷请来才好。”萧麻子又大笑道：“你日前说，有他也好过不了，没他也穷不死谁，如今又着我想法儿哩。”郑婆子笑道：“这样两句话，不过是随口之言，便四五天还死记在肚内？”萧麻子道：“闲话且少说。你家的大嫖客都走了，留下苗老秃这小嫖客，难道就饿死他罢？”郑婆子道：“我去催饭去。”苗秃子赶出庭屋院说道：“我们还要先吃点心哩。”郑婆子答应去了。

须臾茶食、饮食陆续俱至。男女四人，入坐同吃。苗秃向萧麻子道：“你我须要吃个二十分饱。过了今早，再想吃这些滋味，就一个字儿……难，两个字儿……不能。”金钟儿道：“你休愁，请了温大爷来，我天天请你。”苗秃子道：“你请我，我又不吃酒和肉了，我要吃你的嘴哩。”金钟儿笑道：“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你请来看。”苗秃向萧麻子道：“你敢保他不敢？”萧麻子道：“有什么不敢？他将来不与你嘴吃，你嘱上我的一个就是了。”两妇人都笑起来。正是：嫖场休把银钱重，重了银钱人不敬。

试看情郎何士鹤，帮闲唾骂花娘恨。

第五十回传情书帮闲学说客入欲网痴子听神龟

词曰：

把玩发青丝，绣履还重执。整日相看未足时，便忍使鸳鸯寂。契友传书字，神龟送吃食。一番鼓惑一番迷，休怪其车马驰一驱。

右调《眉峰碧》

话说金钟儿、苗秃等吃罢早饭，打杂的收去家伙，送上茶来，金钟儿道：“温大爷话，到底该怎么处？”萧麻子道：“此事非老苗不可。”苗秃将舌一伸道：“听话。他此番因我趋奉小何儿，恼我入骨。我还愁没脸见他，你反说非我不可，岂不是作弄我？”萧麻子道：“你真是初世为人，不知骨窍。你若着温大爷喜欢你，你除了金姐这条线索，他总喜欢了你，也待你必不及昔日。这件事，必须如此如此，方拿定有八分，可引他来。我还得寻个善写情书的人打动他。”又向金钟儿耳边说了几句。金钟儿满面笑容，说道：“到是的你有妙想头。像这样做去，他十分有九分来了。”苗秃子道：“你两个说密话，又用我，又要瞒我，我就去不成。”萧麻子道：“不瞒你，你到临期自知。”又将郑三叫来，说明意见。郑三办理去了。过了两天，郑三雇了车，和苗秃一同起身，到泰安便住在苗秃家。

次日早饭后，苗秃先到如玉家来。

再说温如玉从试马坡那日惹了气，抱恨回泰安，沿途动怒，不是骂张华无能，便嫌怨车夫不走正路。到了家中，每日家丢盘打碗，男男女女，都是有不是的人。在书房中，想一回何公子，断断不能久住；除了自己，他急切间还寻不出个如意的人来。总然这淫妇心狠，他父母也丢不开我。千头万绪，心上无一刻宁息。又过了几天，想到自己日月上，心内着惊道；“我如今止存着六七百两银子，连这房子算上，不过千两的家私。

若再胡闹尽了，将来作何结局？不如改邪归正，读几句书。明年是下科场的年头，或者中个举，再中个进士，与祖父增点光，亦未可限量。如今这淫妇绝我至此，安知不是我交运的时候？

“主意定了，吩咐张华专管家中门户，买办日用东西；韩思敬照看内里米面家器之类；几个家人媳妇，收拾早午饭食；两个小小厮，伺候书房。将三四个大些的丫头，即刻托媒人作合婚配，到还得了一百五六十两身价。就把这宗银子留做本年的用度，家存房价，还有六百八十两，也添成七百两整数，交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旧日掌柜的王国士，收在他铺中使用，月吃一分利钱。又打算着差张华去郑三家要借银。寻出几本文章来，朝夕捧玩。

这日正看《四书》讲章，只听得小小厮说道："苗三爷来了。"如玉慢慢的下了炕。苗秃子已到房内，先与如玉深深的一揖。如玉问道："几时来的？"苗秃子道："早间才到。"

两人坐下。苗秃子看了看，见桌上放着《朱子大全》、《易经体注》，还有十来本文章，苗秃子笑道："这些刑罚摆列出来做什么？"如玉道："闭户读书。"苗秃子道："读书固是好事，闭户也可以不必。"又笑道："你好人儿，使性儿就先回来了。

留下我与萧麻子，日日吃瞎屁。"如玉道："你们吃屁不吃屁我不管，但是郑三借了我八十两银子，你和萧大哥是保人，也该还我的了。我如今是什么时候？"苗秃子道："你知道小何儿走了？"如玉道："他走不走，与我何涉？"苗秃子道："不想这小子是个言清行浊、外大内小的人。开手住了金钟儿三天，便拿出三十两银子赏郑三。谁想一连住了二十五天，主仆七人，骡马九个，都是郑三支应；临起身，止拿出十二两银子来。郑老婆子反复争论，谁想他没见世面，到二百分被郑婆子用反关话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和老萧都替他受不得。不意这小厮大有忍性，随他怎样骂，他只是一文不加。逼到至极处，便说出母鸡下蛋的话来，要去山东巡抚堂上算账。你想，那郑老婆子岂是怕这些话的人？越发语言不逊起来。一句甚是一句。

萧麻子怕闹出事来，再三开解，才放他主仆去了。你说这岂不是个疼钱如命、不要脸的个忘八羔儿！且更有可笑处，只为省几个钱，连一句话也不敢和金姐说，只怕金姐和他开口，亏他还是现任知府的公子。小何儿前脚去后，萧麻子便把金姐指教了一口。"又将教的话前前后后详细说了一遍。如玉道："到底这萧大哥还是个汉子。我虽和他相交未久，他还重点朋情，背间说几句抱不平的议论；与那些转眼忘恩鸡肠鼠腹的小辈大不相同。"苗秃子将秃头连连挠了几下，说道："不好，杀到我学生关上来了。目今郑三家两口子折了资本，气的要死，日日念诵你的好处不绝。金钟儿也后悔的了不得。"如玉道："那个忘八肏的，也有个后悔？"苗秃子道："言重，言重。他这几天，一点饭也不吃。"如玉道："我不管他吃饭不吃饭。

郑三借了我的八十两银子，我只要和你明白哩。当日是你害的我，着借与他。"苗秃子道："我是个忠厚人，从不会替人说谎话。金姐这几天。。"如玉道："我问的是银子。"苗秃子道："我知道。等他有了还你。你且听我说，金姐这几天，眉头不展，眼泪盈腮，天天虽和我们强说强笑，究竟他心上挽着个大疙瘩。"如玉道："他是为小何儿走了。"苗秃子道："他若是为小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儿，着俺家大大小小都男盗女娼，我活不到明日早间。”说着，小小厮送上茶来。

苗秃子一气饮干，连忙说道：“我前日晚上，有四鼓时分，出院外小便。只听得他独自在屋内短叹长吁，自己叫着自己骂道说：“金钟儿，瞎眼瞎心的奴才，一个活蛇儿没耍成，到把个心上人儿惹恼了，结下不解的冤仇。你素日的聪明伶俐那去了？你赚的大钱在那里？’我又听得软软的响了两声，像个自己打嘴巴的光景。”如玉大笑，向两个小小厮道：“你们把苗秃子与我推出去。”两个小厮听了，便来揪扭苗秃。苗秃子笑着打开，骂道：“去你妈的清秋露罢。”如玉道：“你也不想一想，这苏秦、张仪、陆贾、随何这几个人，岂是秃子做得？

“苗秃合掌道：“冤哉，冤哉！南无通灵显圣孔雀明王大菩萨。

你疑我与金钟儿说客，我今后再不题他一字。你两个喜怒与我何干？只是我起身时，他还有几句话，我也不敢说了。与你带来一包物件，嘱咐我当面交与你。”说着从怀内取出，放在桌上。如玉拿起来，掷在地下道：“你到不要秽污了我的经书！

“吩咐小小厮烧了。小小厮拾起来，真个向火盆内一入。苗秃子急忙跳下地挝起，笑骂道：“你家主仆们没一个识数儿的。

“小小厮又笑着来夺。苗秃子唾了一口，说道：“烧了他的不打紧，着我拿什么脸去见他？”复又坐在炕上，问如玉道：“你这读书，是真心，还是假意？”如玉笑道：“又说起秃话来了。”苗秃子道：“若是假意读书，我还来坐坐；若是真心读书，我休混了你的正务。”如玉道：“你莫管真假，只要常来。

“苗秃子道：“我且去。”如玉道：“你吃了饭去罢。”苗秃子道：“过日扰你。”

如玉送了苗秃回来，把一个枕头衬在身子傍边，想着苗秃的话儿，笑说道：“我原知道这淫妇没了鱼儿，就想起虾儿来了。小何儿刚才走后，就打发苗秃子来做说客。我还不是那没志气的小厮，听人提调哩。”猛低头，见苗秃子带来的那个包儿还在桌子底下放着，笑道：“这秃奴才，真是鬼诈百出。他见我明不肯收，又暗中留下了。”拿过那包儿一看，有四寸大小，用蓝绸子包着，外面又加针线缝锁。揣了揣，里边软硬大小的东西都有。如玉道：“我且拆开一看。苗秃子又没交付与我。他问起时，我只说不知道。”将包儿拆开，见里面有字一封，又有一个锦缎包儿，一个红纸包儿。先打开红纸包儿一看，见是一缕青丝，黑油油的，有小拇指头粗累，三尺多长，发根儿用红绒线缠着。那种冰桂之香，阵阵人鼻。如玉道：“这几根头发，到也是这小奴才的。毕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的比旁人分外黑些。”又将锦缎包儿打开，里面是一双大红洋缎平底鞋儿，绣着粉白淡绿话多的花儿在上面；石青线鸳鸯锁口，鹦哥绿绉绸提根儿；锁口周围，又压着两道金钱。看鞋底儿上，微有些泥黑。不过三寸半长短。如玉见了此物，不由的淫心荡漾，意乱神迷起来。

将这两只鞋儿不忍释手的把玩。看了这一只，又拿起那一只，约有半个时辰方止。随后将书字拆开细看，上写道：妾以陋质，承父母覆育十有九年，喜怒去就，惟妾所欲者，亦十有九年。以故骄纵之性，竟成习癖。前叨惠手泽，迄今掌印犹新。每晨起临镜，未尝不欷歔叹悼，深感知己教戒之至意。

世非郎君，谁肯不避嫌怨，如斯爽直者！惟是邮君抱恨而去，妾又一腔冤愤，无可自明。形迹之间，屡招同行疑议。而忌吾两人素好者，方且出歌入咏，畅快揶揄之不暇。此非郎君忍心辱妾，皆因妾青年冒昧，恃爱所致耳。自郎君别后，常忽忽若有所失，星前月下，无不涕零；枕畔魂洽，亦多叙感，咽离忧之思。心境至此，伤也何如！郎君司牧青楼，匪朝伊夕，凡吾辈姐娣，每以得邀一顾盼为荣。妾何人斯，敢冀垂怜格外，再续前缘！然始乱之，而终弃之，恐仁人君子亦不乐为也。倘蒙鉴宥，俯遂幽怀，儿女之情，宁仅欣慰。如谓遗簪覆水，不堪抵蕙充兰，则蒸梨见逐，啖枣求去者，世不乏人，安惟有灰此心，断此肠，学叫夜子规，做天地间第一愁种已尔。寄去微物一封，藉鸣葵向。临颖神乱，不知所云。上温大老爷怜我。待罪妾金钟儿摇尾。外小词一章，敬呈电照。

锦纸裁篇写意深，愧恨无任。一回提笔一愁吟，肠欲断，泪盈襟。

几多恩爱翻成怨，无聊赖是而今。密凭归燕寄芳音，休冷落旧时心。

右调《燕归梁》

如玉将书字与词儿来回看了五六遍，心中作念道：“这封情书必是个久走花柳行人写得，字字中窍，句句合拍。无半句肉麻话，情意亦颇恳切。”看罢，又将那一双鞋儿从新把玩了一番，方才将地下的书柜开了，收藏在里面。自此后，连书也不读了，独自一个在房内，就像有人同他说话的一般，不知鬼嚼的是些什么。

次日早，苗秃子又来，向如玉道：“包儿内的东西，你定都点验过了。我只交送明白，就是完妥。”如玉道：“交送什么东西？”苗秃子作鬼脸道：“你少装神变鬼。这间房里，左右是你主仆们出入。我昨日出门时，放在你桌子底下，难道你们都是瞎子不成？”如玉道：“我实没见。”苗秃子道：“我与你说正紧话，你若与那孩子绝情断义，可将原物还我，我好销差；若是可怜他那点痴心，说不得王媒婆子还得我做。”如玉道：“我与那奴才永不见面。”苗秃子笑道：“咱们走着瞧罢。”如玉也笑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说着，只见苗秃子家老汉，同一个小小厮，提着一条火腿，一对板鸭，又把着一大盘吃食东西入来，放在地下。如玉看了看，是五六十个皮蛋，一坛糟鲥鱼，四包百花糕，八小瓶儿双粘酒，贴着红纸签儿。如玉道：“你又何苦费这心？”苗秃子道：“我实告诉你罢，郑老汉在我家中，已住了两天了。

这几样吃食东西，是他孝顺你的，恐怕你不收。知道你和我是知己弟兄，死七日八夜的好朋友，托我送放你。你须赏脸方好。

“如玉作色道：“快拿出去！我家中不存留龟物。”苗秃子大笑道：“怪不得金姐说你心狠，不想果然。你想，他远路担了来，还有个担回去的道理么？你若不收，我也不依。”说罢，做鬼脸。杀鸡儿，拉腿子，忙乱下一堆。如玉道：“我收下也无滋味，你何苦强我所难？”苗秃子道：“我知道我的脸面校“随即往外飞跑。

不想郑三早在大门外等候，苗秃子领他到书房内。郑三扒在地下，只是磕头。如王扶起道：“有话起来说。”郑三起来，站在一边，替金钟儿请安。苗秃子和如玉都坐下。苗秃子道：“以我看来，不如着郑老汉坐下甚好。”如玉着小小厮在地下放了个坐儿，教郑三坐。郑三那里肯坐？谦虚了好一会，方才用屁股尖儿斜坐在椅上。苗秃子道：“老人家，你知道么？我费了千言万语，你的礼物温大爷总是不收。”郑三慌忙跪下道：“小的承大爷天高地厚的恩典，就变驴马，也报不过来。这些须吃食东西，不过是小的点穷心，大爷留下赏人罢了。若为小的女儿不识好歹，他年青得罪下大爷，小的家两口子，又不得罪下大爷。”如玉道：“你起来，老嘴老脸的，说了一会，我收两样罢。”郑三道：“乘下一样，也使不得。大爷不全收，小的将这不值钱的老奴头，就碰碎在这地下了。”如玉大笑道：“罢了，罢了。我都收了罢。”随叫张华收拾进去，赏老汉和那小厮一百五十钱。郑三方才起来，坐在一边。

如玉道：“你家的财神是几时起身的？”郑三道：“大爷就是小的家财神。”如玉道：“难道何公子还不是财神么？”

郑三道：“大爷不题他到罢了。苗三爷也和大爷说过，小的除一点光儿没沾，将几件衣服也都当的与他家主仆们吃了。如今小的女儿也瘦了好些，日日和他妈嚷闹，说是害了他了。这件事，其实原是小的老婆招惹的。”苗秃子道：“那个说大话、使小钱的小厮，还题他那旧事怎么？”小小厮端入茶来，三人吃毕。郑三道：“小的还有个下情求大爷。小的女儿近日病的了不得，这三四天茶饭一点也不吃，只是昏昏沉沉的睡觉心里想要见大爷一面，死也罢了。小的临起身，还嘱咐了许多凄凉话。小的也不忍心说。”随即用手巾揩抹眼泪，又硬咽作声道：“着小的来，意思必欲请大爷见见。”苗秃子大惊道：“我那日起身时，见金组脸就着实黄，不意只三四天，便病到这样时候，真是子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情，红颜薄命。”说着揉手顿足，不住的吁气。

如玉道：“明岁是科场，我还要读几句书。这些事来来往往，未免分心，实不能从命。”郑三又跪在地下，作哭声说道：“小的并不是弄权套，想大爷的钱。小的一生，只有这个女儿，安忍着他病死？只求大爷今日去见一面，就明日回来也不妨。

“如玉道：“你起来，我过几天自己去，也不用你请。”

苗秃子将桌子一拍道：“温如玉实是没良心的人！”如玉笑道：“这秃子放肆！怎么题名道姓起来？”苗秃子道：“你与金钟儿虽是露水夫妻，也要算同床共枕。他目下病到这等时候，与你有什么杀父的冤仇，你必定如此推委。你真是欺君罔上的奸臣，杀人放火的强盗！”说罢，将秃头向窗台上一枕，两眼紧闭，只是在那里摇头。如玉大笑道：“这秃奴才，不知口里胡嚼的是什么。”又见郑三跪着不起来。他原是满心满意要去，须得拿拿身分。今见两人如此作成，忙笑向郑三道：“你请起来，我们大家相商。”郑三道：“大爷若施恩，此刻就请同行。”苗秃子跳起来道：“实和你说罢，救兵和救火一样，没有三五天的耽搁。郑老人早已把车子雇下，在我们前等到此时了。”如玉道：“就去也大家吃了饭着。”郑三道：“路上吃罢。”如玉不肯。一边吩咐张华，另雇一辆车子，着他同郑三坐；一边去内院。苗秃子跑出房叫住，笑说道：“我知道你还要带几两银子。我有天大的脸面钱，对不过人，只得求你这救命王菩萨，暂借与我十两，下月清还。”说罢，连揖带跪的下去。如玉笑着问道：“你要银子做什么？须实说。”苗秃子道：“你和我活老子一般，我还敢欺你半字？只因奉承小何儿陪伴他，便和玉磬姐前后住了三十多夜，分文未与，脸上如何下得来？因此专恳你这心疼人的孤老。”如玉道：“等到试马坡，你用上十两罢。”说着入内院去了。苗秃子回房来，向郑三道：“不是我下这般身分，他还未必依允。当今之时，嫖客们比老鼠还奸，花几个憨钱的，到的要让他。你不看何公子的样儿，算做了个什么？”郑三道：“多亏三爷作成，我心上感谢不荆”苗秃子道：“什么话？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多弄几个钱，我更喜欢。”

两人正说着，如玉出来。韩思敬在东西书房内安放杯筷。

苗秃子道：“依我说，一同吃吃罢。今在两处，孩子们斟酒放菜，徒费奔波。”郑三道：“我就不吃饭，也不敢和爷们在一处饮食。”如玉道：“我已预备下两桌子了，你就在那厢罢。

“郑三出来，到东书房内。须臾，两处都吃完饭。张华也雇了车来，要去里边吃饭。如玉道：“路上吃罢，车夫已等了半天了。”四人一齐起身。正是：娼龟多计，帮闲出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八臂嫖客，也须断气。

第五十一回赴章台如玉释嫌怨抱马桶苗秃受叱呼

词曰：

昔时各出伤心语，今夜欢娱同水乳。女修文，男演武，揉碎绣床谁作主。

听淫声，猛若虎，也把花娘撑弩。掀翻马桶君如否，秃儿情亦苦。

右调《应天长》

话说温如玉同苗秃、郑三坐车到试马坡，入得门来，先是郑婆子迎着说道：“孩子们年轻，得罪下大爷，就连俺老两口子也恼了，许久不来走走。今日若不是老头儿去请，还不肯来哩。”如玉笑了笑，入了厅房。苗秃子就要同往金钟儿房里去，如玉道：“我们且在厅上坐坐。”待了一会，只见玉磐儿从西房内走来，淡淡的一笑，说道：“大爷来了？”如玉道：“来了。请坐罢。”玉磐儿坐在一傍。少刻，萧麻子也到。一入门便笑道：“大爷好利害人！那日我们四五个赶了好几里，也没赶上。今日来了，全全我们的脸罢。”说毕，各作揖坐下。彼此叙谈着吃茶。苗秃子道：“怎么这金朋友，还不见出来？”

萧麻子道：“小行货子，心里还怀着棒捶儿哩，等我去叫他。

“於是走到东房门前，将帘子一掀，笑说道：“温大爷不来，你三番五次催我们去请；正经来了，你又躲着不见。还不快起来？青天白日里，睡的是什么？”说罢复回厅上坐着。

又待了好半晌，方见金钟儿揉眉擦眼。如玉偷眼一看，但见穿着一件深蓝绸子大棉袄儿，外套青缎灰鼠皮背心，腰里系着条沉香色汗巾，青缎子百折裙儿，大红缎平底花鞋，头上搭着皂绢手帕一方；乌云乱挽，宝髻斜垂，薄粉轻施，香唇淡点；步履之间，比素日又文雅些。走到了厅中间，有意无意的斜觑了如玉一眼，拉过把椅子来，坐在下面，将脸儿朝着门外，一句话儿也不说。苗秃子笑道：“我的小肉肉，你和我也恼了？

我替你舍死忘生，请了一回，你也不与我请个安。”萧麻子道：“你不自己想想是个甚么东西，敢和人说’请安’二字？”苗秃子道：“我在嫖场中不过手内无钱；若论人才，就走遍天下，也是个二等资格，还不值他一请安么？”众人都笑了。萧麻子道：“金姐掉过脸儿来说话。”金钟儿总不回答。萧麻子向如玉道：“这也怪不得他，委实那日温大爷的嘴巴，太手重些了。

“金钟儿听了，将粉项一低，那眼中的泪，就像断线珍珠相似，扑簌簌乱滚下来。苗秃子骂道：“这象皮龟，真不成人类！好端端的被他一个屁，就点缀哭了。”从袖中取出个手帕儿来，斜着身子，替他揩泪，口里骂萧麻子不绝。揩抹了一会，金钟儿不哭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苗秃向萧麻子道：“他两口子一句话儿也不说，我和你一该想个法儿，与他两个作合才好。”萧麻子道：“用不着你我，只用到定更时候，那一只眼儿的光头老先生出来，只用他头头晃脑几下，就强似我们作合数倍。”玉磐儿拍手打掌的大笑道：“原来你两个的脸，还不如人家一根球。”萧麻子大喝道：“胡说！”只这一声，不但温如玉、苗秃子，连金钟也儿忍不住笑了，随后萧麻子也笑了。

打杂的拿入酒菜来，五人坐定。金钟儿连筷子也不拿。问他，只说肚里不受用。略坐了一会儿，就回房里去了。苗秃与萧麻就和与酒有仇的一般，你狠一大杯，我狠一大杯，顷刻告干了一壶。打杂的又添上酒来，两人复灌了数杯，方将锋芒下去。又放开憨量，吃起菜来。皆因何公子去后，郑三家二十余天，无上眼客人。苗秃在泰安来往，还吃了几次肉；萧麻子口里实淡出水来。今日安肯轻易放过？只吃的瓶尽盘空，方肯住手。萧麻子坐在一傍剔牙，苗秃子嚷着要吃茶。须臾各房里点起烛来，萧麻子道：“温大爷是久别，苗三爷也是初到，我们早散了罢，明日一早再会。”苗秃道：“温大爷是久别，苗三爷也是初到，我们早散了罢，明日一早再会。”苗秃道：“你说的是。”遂一齐送如玉到金钟儿房内。

金钟儿从炕上扒起来，让众人坐。萧麻子道：“你两口儿好好安歇罢，我明日上来看你。”说罢，同苗秃出去。如玉要相送，被苗秃将门倒扣上去了。金钟儿见众人已去，拉过枕头来，依旧倒在炕上睡去。如玉见金钟儿不睬他，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口内沉吟，心中酌量。见金钟儿总是睡觉，一抬头，见柜顶上有几本书，取下来看视，是几本算命子平，一句也看不入去。不住的偷眼窥同金钟儿。约有起更一时分，只见金钟儿起来，走到如玉面前，将烛拿去，往镜台边。放，对着镜子，把头发整理了几下，用手帕从新罩了罩，拿起杯茶来，嗽了嗽口，唾在地下；然后到炕沿边。将被褥打开，铺垫停妥；又将内外衣服扭扣儿解开，也不换睡鞋，回头向如玉道：“你坐一夜么？我得罪你了？”如玉道：“我也就睡。”金钟儿脱去上下衣服，面朝里睡了。如玉又坐了有两杯茶时，也将衣服脱去，揭起被子，睡在一边；离的金钟儿远远的，面朝上纳闷。金钟儿是等着如玉央及他；又不肯失了身分先搂揽如玉。如玉急欲与金钟儿和合，一也不肯先下这一口气。究竟两个都是假做作，没一个睡得着。

约二更时分，如玉见金钟儿睡的声息不闻，心里说道：“我何苦受这样罪？不如出厅屋里去，坐到天明，回家是正务。

“旋将被子揭起，取过衣服来，披在身上，将要穿裤子，只见金钟儿翻过身来，问道：“你这时候穿上衣服怎么’如玉道：“我与你寻何公子去。”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钟儿道：“你还敢和我向这样说？

“如玉道：“你教我该怎么说？”金钟儿看着如玉，点了两下头儿，那泪痕就长一行、短一行流在枕边。如玉拿着裤子，就穿不上了，忙问道：“你到有什么话，不妨明明白白较论一番。

“金钟儿道：“罢么。你只再打我几个嘴巴就是了。”扑起来，将如玉的衣服，从身上拉下，用力丢在傍边；眼含着痛泪，又翻转身，面向里睡去了。如玉急忙钻入被内，从后面紧紧的搂住，问道：“你到还敢恼我么？”金钟儿也不言语。如玉将他搬过来，先将右腿搭在他身上，将左胳膊伸入他项下，搂住亲了两个嘴；又用自己的脸蛋儿，与他来回揩抹泪痕，笑说道：“谁教你见了个何公子，就爱的连性命也不顾，待我和粪土一般？”金钟儿道：“就算上我爱了何公子，不过是妇人家水性杨花，罪也不至放打嘴巴。”如玉道：“你也不该对着许多人，骂我是下流东西。”金钟儿道：“你骂的我成篇累套的，还有个数儿？我和你相交十数个月，没好处了有好处来，亏你忍心下毒手，打我两个嘴巴。”说着将如玉一推。如玉笑道：“不用你推我，我也没别法报仇。我只教你今夜死在我手里就是了。

“于是不由分说，将金钟儿两腿分开，把阳物没头没脑的往阴户内乱塞。金钟儿道：“慢些儿，通的小肚了怪疼的。”

不言两人行房，且说苗秃子与王磐儿干肷一度，又睡了一觉，醒来想了想：“今夜小温和金钟儿不知和好不和好？我且偷的去看个景象儿。”披了衣服，下地开门。玉磐儿问道：“你出去做甚么？”苗秃道：“我要出大恭。”悄悄的出了厅房。

走到东房窗子外，只听得呿呿咂咂，响得凶狠之至；忙用指尖将窗子上纸，触一小窟。往内一觑，只见金钟儿一只在脚，在如玉手中；一只左脚，在如玉腰间，穿的是大红缎平底花鞋儿，又瘦又小，比玉磐儿的脚端正许多，甚是可爱。再看金钟儿，星眸斜视，粉面通红。苗秃子看了，高兴的了不得，叹息道：“小温儿虽然花了几个钱，花的还算是值。像我苗老秃，就可怜了。”又见如玉，忽将金钟儿两腿掀起，发狠抽提，一下紧似一下；再看金钟儿，双目直视，两手搬住如玉的两胁，大声叫道：“我的亲达达，我今日活不成了。”说罢将头在枕头上来回滚了几下，鼻中声息，似有若无，像个昏去的光景，面皮也看的黄了。

苗秃子那里还挨住？摸了摸自己的阳物，与铁枪一样，连忙跑入西房，看了看玉磐儿，不在炕上，不想在的下马桶上撒尿，苗秃子也顾不得分说，湾倒腰将玉磐儿一抱，不意抱得太猛了，连马桶也抱起来。玉磐儿不晓的他是甚么意思，吓的大惊失色，喊叫道：“你是怎么样？”苗秃子将马桶丢在地下，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磬儿放在炕沿上，推倒，急将阳物狠命的插入。他本是情急了的人，还有甚么功夫？不过七八抽就停当。拔出来，将腰直起，长出了一口气，揭起被子，钻入里面睡觉去了。玉磬儿坐起，看了看马桶也倒在地下，流的尿屎满地，臭不可闻，不由的心中大怒，指着苗秃子骂道："冒失鬼的哥哥冒八鬼、冒九鬼，也到不了你这步田地。怎么好好儿出院里去，回来就这般颠狂，比疯子还利害十倍？这不是马桶也倒了，屎尿流下满地，半稀不稠的臭精，弄下我两腿，一泡尿也吓的人也没有溺完，真是那里的晦气，平白里接下个你，还不如接个文雅些的亡八，虽然说是龟钻了龟，少冒失些儿也好。"苗秃子用被蒙了头，一声儿也不敢言语，任凭玉磬儿裁剪；他也由不得自笑不已。玉磬儿骂罢，从火盆内取了些灰，倒在地下，将屎尿调和了一会，收拾在马桶内，盖上盖儿，将簸箕丢在一边；又在面盆内洗了手，嘴里絮呫了好半响，方才掀起被子同歇。苗秃只装睡着，不也动一动儿，怕玉磬儿再骂。

再说如玉与金钟儿复相和好，两个鸾颠凤倒，闹到了四鼓方止。次日如玉梳洗罢出来，见萧麻子、苗秃、玉磬儿，都在厅上坐着，见如玉出来一齐站起。萧麻子笑："一夜恩情，化除了千般嫌怨，实是快乐不过的事。"如玉坐下说道："我原就不计论他。若计论他，也不来了。"苗秃子道："这都是开后门的话。我们朋友们说合着，两个都不依允；睡了一夜，就相好起来，也未免重色轻友太利害些。"萧麻子道："到的要算你的大功。"苗秃道："我有何功？"萧麻子道："光头先生之功，即汝之功也。"大家都笑了。萧麻子道："小金儿还睡么？"如玉道："他梳了头就出来。"

四人吃了一会笑，只见金钟儿掀开毡帘，摇摇摆摆的走来，打扮的和一朵鲜花儿一样。眉中间点了一点红，口唇上也点一点红，头上带着青缎银鼠卧兔儿，越显的朱唇皓齿，玉面娥眉。

走到如玉肩下坐了。萧麻子笑道："好壮脸呀！"金钟儿笑道："虽然脸壮，却不是象皮的。"萧麻子道："这小妖精儿，敢藉话儿讥消我！"苗秃子把两眼硬睁着，只是看。金钟儿道："你看我怎么？"苗秃子道："我看你大大的两个青眼圈，是昨夜昏过去的原故。"金钟儿道："止你看见来？"苗秃道："你到别要嘴硬，会事的快与我个嘴吃，我就不言语了。若说半个不字，我数念个七青八黄；况你又曾说过，请着温大爷来，与我嘴吃，现有老萧作保；一共两个嘴，今日都要归结。"金钟儿道："我的嘴有气味，休要臭着你了。"苗秃子道："你不必正话儿反说。你说我的嘴臭，你只问你玉姐，他还说我嘴里常带些苹果儿香。"玉磬儿道："你到不恶心我罢。"萧麻子道："金姐给他个嘴吃罢，也算他披霜带露，替你请温大爷一回。我又是保人，你不与他吃，他就要吃我的哩。"如玉大笑。金钟儿摇着头儿笑说道："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苗秃道：“我看这光景，是绝意不与我吃了。我只问你：你家窗棂纸是怎么就破了？”

金钟儿的脸，不由的红了一红，掉转头向如玉道：“我今早起来就看见，还只当是你弄破的。原来是他做得悬虚。”王磐儿听了，心下才明白，向苗秃子拍手大笑道：“怪道你昨晚和疯子一样，不想是这个原故。”说着越发笑起来。苗秃子连连作揖道：“一个相与家，要包含些儿。”萧麻子道：“必定这秃奴才昨晚不知出了什么大丑，你们看他这鬼样。”问玉磐儿道：“你对我说，我也快活快活。”玉磐儿越发笑的了不得。萧麻子再三盘问，他又不说。

大家正鬼混着，打杂的拿上早饭来。五个人吃毕，苗秃子将如玉拉到院中说道：“我今日回去罢。”如玉道：“你家又没事，回去做什么？”苗秃道：“事到没事，只是我与你不同。

我是个穷汉，又与五姐有相与。到他家不在一处歇卧，彼此脸上不好看；在一处歇卧，世上那有个白嫖的婊儿？一夜一两头，实是经当不起。今日趁回头车儿家去，岂不是两便？”如玉道：“我原答应你十两银子。是这样罢，可将你以前欠郑三的多少，此后嫖了的日子，将来回家时合算，我替你垫一半何如？”苗秃蹙着眉头道：“就是一半，我也招架不祝”作难了一会，说道：“也罢了。一个朋友情分，我丢下你，我也不放心。说不得，再陪伴你几天罢。”如玉见张华也无事，打发他回家，照看门户。

从十一月初间来试马坡，苗秃还回家走了两次；如玉直住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大有在郑三家过年之意。亏得张华三番五次以坟前拜扫话规劝，才肯起身。前后与了郑三一百一十两，替苗秃子垫了三十二两，送了萧麻子二十两；将五十两借约，也白白的抽与，为他是试马坡的好汉，镇压诸土棍不敢入门；将聘卖使女们一百八十多两，花了个干净。又与打杂的并郑三家小女厮留了六两赏钱，与金钟几千叮万嘱，说在明年，不过灯节即来。金钟儿哭的雨泪千行，临行难割难舍。连郑三也吊出眼泪。萧麻子做作的短叹长吁。金钟。玉磐送出门外，萧麻子、郑三同打杂的胡六送出堡门，主仆方回泰安去了。正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

郎君倒运佳人爱，子弟回头钱是钱。

第五十二回调假情花娘生闲气吐真意妓女教节财

词曰：

蝴蝶儿绕窗飞，恰逢淫妓画花枝。玉郎愿代伊。

新浴兰房后，见双双二妙偷窥。千言争辨罢猜疑，始教痴嫖儿。

右调《蝴蝶儿》

话说温如玉从试马坡起身回家，已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的过了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到他祖父茔前拜扫后，着张华将苗秃请来，商量着同往试马坡去。苗秃道：“你日前说与金姐约在灯节后才去，今日正月初三，为时尚早。我又听得州尊传示绅衿行户，今年要大放花灯烟火，预贺丰年；又定了苏州新到的一个凤雏班。内中都是十六七岁子弟，至大不过二十岁。有两个唱旦的，一叫祥麟官，一叫威凤官，声音是凤语鸾音，模样儿是天姿国色。去年在省城唱三四台，远近传名，你也不可不一看。再则郑三虽是个行院家，新正春月，他在那地方住着，也要请请本处有眉面的人，好庇护他。我们连破五不过便去，一则他多一番酬应，二则着试马坡的人看的你和我太没见势面。我们都是学中朋友，斯文一脉，教人视作酒色之徒，不知你心上何如，我苗三先生就不愿要这名号。”如玉道：“什么苗三先生，到是人家的大鸟。不去就是了，有这许多支吾。”苗秃笑道：“我若是支吾你，我就是你第八个儿子。实是刻下去不得。”如玉道：“就过了灯节罢。”

即至到了正月十四日，苗秃拉他去看了两三出戏；晚间看了灯，连烟火也不看，便回家。次日又来约他，他老不出门。

苗秃自己游玩去了。到十六日午间，催着张华雇车，白雇不出来，皆缘泰安堂客们看戏看灯，将车子都预行雇定。张华挨了无穷的臭骂，还亏苗秃代为分解。直至十八日，方同苗秃坐车。

至十九日到试马坡。

郑三家两口子迎着拜贺，金钟、玉磬接入厅中坐下。金钟儿笑向如玉道：“你还好，竟没有失信了。”如玉道：“我初三日就要来，苗三爷说我没见势面，他是斯文人，怕人说他是酒色之徒，因此迟至今日。若不是，早来了数天了。”玉磬儿向苗秃道：“你这番来的大错了！此处是乐户家地方，坏了你的声名，到值多少？”苗秃子两手挠头，笑说道：“这是温大爷无中生有谋害我。我若有这一句话，便是万世亡八，顽钱输断大肠。”郑三摆了茶食，吃后，如玉同苗秃与萧麻子拜年。

萧麻子相随来回拜，同吃午饭。

次日，郑三设席款待，请萧麻子作陪。过了五天后，苗秃知如玉身边带着几十两银子，声言他表叔病故，要回泰安行礼；又和如玉借了四两奠仪，雇了个驴儿回家去了。留下如玉一人，日夜埋头上情。

一日也是合当要起口舌，金钟儿后面洗浴去了，如玉信步到西房内，见玉磬儿在炕上放着桌子，手里拿着笔，不知写什么。一见如玉人来，满面含笑，连忙下地来，让如玉坐下。如玉道：“你写甚么？”玉磬儿道：“我当紧要做鞋穿，描几个花样儿拣着用。”如玉道：“我替你描一个。”于是提起笔，印着原样儿，描了一个。玉磬儿站在如玉身傍，一只手搭伏着桌儿，极口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扬道：“到的大爷是做文章的手，描画出来，与人不同；不但枝叶花头好看，且是笔画儿一般粗细，就是这点小技艺，也该中个状元。”如玉与玉磬儿原是耍笑惯了的，不知不觉将手去玉磬儿脸上轻轻的拧了一下。玉磬儿藉这一拧的中间，就势往如玉怀中一坐，用手搬宝如玉的脖项，先将舌尖送来。如玉是个久走情行的人，不好意思丁了他的脸，只得也吮咂几下，见见意儿。玉磬儿又急用手在如玉裤裆中摸索，见如玉的阳道长大，到手沉甸甸的，甚有分两，惊喜道：“你不但外才是天下第一，内才更是天下第一！金妹子不知怎么修来，得与你夜夜欢聚？”如玉急欲脱身，被玉磬儿一把紧紧的捉住，再也不肯放松。将舌头不住的往如玉口内填塞。谁想金钟儿嫌水冷，没有洗澡，止将脚洗了洗，就到前边来。走到东房，不见如玉，问小女厮，说在玉磬儿房内。金钟儿飞忙跑到玉磬儿门前，掀起帘子一觑，见玉磬儿坐在如玉怀中，拥抱着吃嘴。

金钟儿不瞧便罢，瞧见了眼红耳赤，心上忍了几忍，将帘子狠命的丢开，往东房里去了。如玉失色道：“这不是个没趣味么？

“说着站起来。玉磬儿冷笑道：“什么是个有趣味没趣味？一个好姑老，也霸不了一个好婊子；好婊子，也霸不住一个好姑老。桃儿杏儿是大家吃的，谁学不是谁的亲老婆亲汉子哩。”

如玉也不理他，一直往东房里来。见金钟儿头朝下睡着，叫了几声，不答应；用手推了几下，只见金钟儿一蹶劣坐起来，圆睁星眼，倒竖娥眉，大声说道：“你推打着我怎么？”如玉笑道：“我和你有话说。”金钟儿道：“你去西房里说去，我不是你说话的人！”如玉道：“悄声些儿。”金钟儿道：“我不敢到街里吆喝你们去么？”说罢又面朝里睡下。如玉自觉理短，又见他怒极，难以分辨，待了一会，少不得又去央及。瞧了瞧，雨泪千行，将一个枕头到哭湿了半个。如玉扒在妇人身上说道：“你休要胡疑心。”金钟儿复翻身坐起，将如玉用力一推，大声喝道：“我不疑心，你两个连孩子都生下了。许别人这样欺负我，还不许你这般欺负我。你到是取刀子去，杀了我罢！”郑婆子在南房内，听得他女儿嚷闹，慌慌张张跑入来，问道：“你又和温大爷怎么？”金钟儿见是他妈，说道：“你干你那老营生去罢，又浪着跑来做什么？”郑婆子见如玉满脸上都是笑，像个恳央他女儿示停妥的样子，才知道是顽耍恼了，急忙跑回南房里去。如玉又笑说道：“你只是动怒，不容我分辨。我就有一百的冤枉，也无可自明。”金钟儿道：“你说，你说！”如玉就将方才的事，如何长短，据实诉说了一遍。又道：“委的是他撩戏我，我何尝有半点意思在他？”金钟儿那里肯信？如玉跪在炕上，指身发誓，金钟儿方才信了，骂道：“我没见这样一种没廉耻的淫妇，自己搂上个秃子，混子几日罢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捞过起人家的口味来。教人这样吆喝着。脸上岂不害羞？”又数说如玉道：“你过那边坐去，就是你的不是。你先伸手拧他脸，又是你的不是。从今后，你只和那淫妇多说多笑一句，我看在眼里，我就自刎了。”

两人正说着，萧麻子在门外问道：“温大爷在么？”如玉连忙答应，请入来坐。萧麻子掀帘入来，笑说道：“过了会年，屡次承大爷盛情，也说不荆久矣要请吃顿便饭，怎奈小户人家，没个吃的好东西。昨晚小婿带来一只野鸡，几个半翅，一只兔儿，一尾大鲤鱼，看来比猪、羊肉略新鲜些。早间原来要亲约，我又怕做的不好，恐虚劳枉驾。此刻尝了尝，也还可以，敢情大爷到寒舍走走。”如玉道：“承赐饭，我就去。”金钟儿道：“就止认的温大爷，也不让我一声儿？”萧麻子笑道：“我实实在在的有此意，请你同去。想了想，小媚也是个少年，我脸上下不去，改日再请你罢。”说罢，陪着如玉去了。

到下午时候，如玉回来，郑三迎着笑说道：“大爷用饱了没有？家中还预备着哩。”如玉道：“饱了，饱了。”走入了东房，只见金钟儿才离了妆台，已重勾粉脸，另画娥眉，搽抹的那俏庞儿和两片梨花相似。下嘴唇上，又重重的点了一点胭脂；右额角上贴了半块飞金。将银卧兔儿摘去，梳了个苏州时样发髻，髻下转遭儿插的都是五色小灯草花儿。换了一双簇新的宝蓝缎子满扇儿花鞋。见如玉入来，笑嘻嘻将金莲抬起一只来，说：“你看我这双鞋儿，好不好？”如玉上下看了几眼，一句儿也不言语。忙将门儿关闭，拉过个厚褥子来，铺在炕沿上；又安放了枕头；随将自己的裤子拉开，金钟儿一见，笑的了不得，指着说道：“好呵（口参）行货子，活活的怕杀人。

“如玉走向前，将金钟儿轻轻的抱起，放在褥子上。金钟儿道：“青天白日，着人听见，不雅相。”如玉道：“我顾不得了。

“先按定吃了几个嘴，不由分说，将妇人的裤子拉下，没有半个时辰，把一个金钟儿弄的神昏意乱，舌冷唇青，口中就像小孩子们说梦话一样，绵绵不绝。

如玉替他系好裤儿，双手抱在怀中。金钟儿星眼半闭，将粉项枕在如玉肩上，不言不语。有两盏茶时，方才抬起头来，秋波斜视，看着如玉微笑了笑，有气无力的说道：“你好狠心！

我今日竟是死去重生。我从十六岁出门儿到如今，丢身子的时候也有，总不是此番利害。”如玉道：“你此刻不觉得怎么？

“金钟儿道：“此刻好些了。头前止觉得两耳内和刮大风的一样，身体飘飘荡荡，魂魄也不知在於何处。”随伸手将头发挽了挽，就在如玉怀中，将鞋脚缠绑好了，慢慢的下地来，从新系紧裤带，坐在一傍。问如玉道：“日前苗三爷走时，我听得你说，教张华做甚么？”如玉道：“我身边带的几两银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没多的了，我叫张华来，拿我的帖子，到人家铺中取去。”金钟儿道：“你这银子，还是拿帖子向人家借，还是取自己的。”

如玉道：“我去岁卖了住房，花费了些，止存银七百两，近月又用了些，收放在我一个旧伙契姓王的手内。他如今与人家掌柜主事，甚有体面，月月与我出着七两利钱，任他营运。”金钟儿道：“此外你还有多少银子？”如玉道：“我还有三百多银子，买的一处房，在泰安城中。此外一无所有。家中还有些东西，年来也变卖的没什么了。”金钟儿道：“这都是实话么？

“如玉道：“我的心就是你的心，我何忍欺你半个字。”金钟儿听了，低头凝想了一会，忽然一声长叹，将秋波荡漾了几下，两行痛泪，长长的流将下来。如玉着慌，连忙抱住问道：“你为何伤感起来？”

金钟儿歔欷道：“我素日一片深心，才知道不中用了。”

如玉道：“是怎么说？”金钟儿道：“我对你说了罢。你先日说从良的话，我父母定要八百两。你就拿出八百两来，他又要别生支节。我父母止生我一个，他断不放我嫁人。或者到山穷水尽，我父亲还可回心，我母亲断难松手。我若是拚命相争，也还有几分想望。我昔日虽与你交好，到觉此心平平。近遇何公子鬼混了一遍，看来情真的人要算你为第一。数日来，时动倚托终身之想。素常见你举动大方，知为旧家子弟；总然贫穷，至少也有三五千两积私。今听你所言，使我满腔热衷，尽付冰释。是这等嫖来嫖去，将来作何结局？”如玉道：“若止是八百两银子，也还易处；我如今还有七百，将住房卖了，便可足用。日后寻几间小房儿安身罢了。”金钟道：“这都是不思前想后的憨话。一千两的家私，去了八百，家中上下，还有多少人口！余下二百银子，够做甚么？你原是大家公子出身，不但不能营运，连居家过日子，也晓不得。难道我嫁了你，双双讨吃去不成？你是个顾前不顾后的人，须得有个人提调你方可。

你将来要步步听我说。就如萧麻子，名虽秀才，其实是这地方上的土棍，惟利是图。有他在此主持，也可免无穷的口舌。我闻得他已得过你七八十两。此人不与他些，必有祸端；若必满其所欲，你能有多少钱？此后宜酌与之。他如开口，可量为给付，不丁他的脸面，就是绝妙的待法。苗秃子在泰安，我也不知你与过他多少。经我眼里见的，也不下四五十两。若在有钱时，即随带个朋友也罢了。今你自顾不暇，那里有个他常常做嫖客，你夜夜垫宿钱的道理？依我看，他是个甜言蜜语、一无所能的酸丁，除了弄姓温的钱，连第二人一顿饭也弄不上。你便得罪了他，他也没甚么法儿报复你。此后他爱来则来，不爱来随他，断不可再拿银钱与没良心无用之人。张华大要早晚必来。若来时，你可虚张声势，着他与我父亲取银五十两。可暗中说与张华，过十数天后，写一字来，言王掌柜的向苏州买货去了，还得一月后方来；别的伙计，未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手，不敢付与。像这样说，一迟延，便可支撑两月。到那时与他三十两，还怕他不依么？况我父亲又借着你八十两，这是一万年也不偿还的。

像这样设法，一次次推了下去，就可暗中折除。宁可教你该欠我家的，不可教我家该欠你的。至於我父亲，虽系乐户中人，颇知点恩怨是非。我若立意从良，他也无如我何，事事皆可迁就。惟有我妈，为人阴狠。我从今下一番苦心功夫，愚弄他。

不是我夸口说，止用费半年作用，二三百银子就可到你家了。

“说罢，摇着头儿笑道：“你看我的打算，好不好？”

如玉道：“我温如玉本一介寒士，又兼世事昏愚。今承你指示迷途，我只有顶戴感激终身而已。同室同穴之约，慈悲惟望于你。”说着，恭恭敬敬作了三个揖。金钟儿笑道：“你还和我闹这些礼数？但只怕你们做男人的，眠花卧柳，改换心肠。

我意欲今晚四鼓，同你到后园子里披发盟心，未知你敢与我说誓不敢？”如玉道：“我还步步防你变卦，你反疑虑起我来？

说誓的话，正合我意。”果然到此夜四鼓，两人在后园内叩拜天地，啮指出血，发了无数的大誓愿，方才回房安歇。

《嫖经》上有四句道的好，正是：

十个妇人九好干，总然肏死也情愿。

果能鏖战称他心，天下花娘随手转。

第五十三回萧麻子想钱卖册页挡人碑装醉闹花房

词曰：

册页提来欲卖钱，苦相缠，几回推托费周旋，已心嫌。

醉汉也来闹一番，岂无缘，被他叱咤即回还，弄虚悬。

右调《太平时》

话说温如玉和金钟儿两人在星前月下，啮指盟心，自此后更添百番恩爱，行走坐卧，寸步不离。如玉不但不到西房里去，等闲连一句话也不和玉磬儿说。因此都弄下大心事。过了几天，张华来了。如玉将金钟儿教他的话，一五一十，都向张华说知。

张华甚喜。又将苗秃子字儿取出，递与如玉看，里面写着：“急欲来试马坡看望。因刻下请了几个赌友放稍，收下人家二万多钱无出，关系脸面，恳如玉於张华回来时，千万设法那凑，定在十五天后归还。”后面又写了几句誓辞，是再不失信的话说。如玉问张华道：“苗三爷是几时放稍，又收下人家二万多钱，写字向我来借？”张华道：“谁知道他。”如玉道：“我那里有钱借与他？你回去时，只说将字儿忘记，没有着我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华道：“大爷安心不借与他，只用说’没钱’两个字，打发的他远远的；又不该欠他的，他会怎么？他使用大爷的钱还少？那一宗儿他还过？世上那有个借一百遍便与他一百遍的道理？若说字儿，大爷没有见，他还要借哩，肯轻易丢开手？

“如玉道：“直直的说’没有’两字，不好看。太太当日病故时，他也曾出过力。只以好言回覆，说刻下弄不出钱来就是了。

“张华道：“大爷不提起，小的再不敢说。止是同小的买棺木，他没有落钱；此外卖当物、卖住宅找地价，大爷得多一半，他落少一半，还感激他哩！把血都被他杀尽了。大爷适才不说么，金姐到是个乐户家人，念大爷相交日久，还要替大爷想法儿，省几个钱，掏这点良心。苗三爷是大爷最厚不过的朋友，问他那心，还不如个婊子哩！就如这试马坡，若不是他引了大爷来，王掌柜家铺子里，岂但七百两，连一千四也存在那里。”如玉道：“看么，刚才说着人话，就放起狗屁来了。你人到也罢了，止教这不识数儿，没法化你。”正说着，郑三走入后园，叫张华吃饭去了。

如玉回到东房，将张华说苗秃话告知。金钟儿大笑道：“你糊里糊涂，还不如张华明白。”两句话，把如玉说羞了，用力将金钟儿推倒，吃了十几个嘴，硬将裤子拉下，把阳物恨命的插入，狠干起来。次日面同郑三，出了五十两帖子，打发张华回泰安取银。郑三两口子，甚是欢喜。

过了数日，张华字来，说王掌柜的去江南买货等话，照如玉吩咐目覆。如玉着郑三看了字儿，也没得说。如此过了四十余日。苗秃子来过一次，甚责如玉不救他的急，住了数天去了。

又过了数日，郑婆子问王掌柜的话，向金钟儿说了几遍。金钟儿总以就写字与张华回覆。

一日早饭后，金钟儿要去后院洗脚，如玉道：“你还回避我么？”金钟儿笑道：“慎重一块肉儿，你没见过？还回避你什么？我怕有客来，不方便。”如玉道：“也不过是萧麻子，有谁来？”金钟儿着小女厮打水，在东房内洗裕如玉坐在厅屋内。

没有数句话功夫，只见萧麻子走来，手里提着一个包袱，向如玉道：“有件东西，烦大爷估计估计。”说着在桌儿上，将包袱打开。看时，是二十四册寿山石春宫。如玉看罢，也不言好歹。萧麻子道：“值多少银子？”如玉道：“这些东西，没什么凭据，看人爱不爱。总以人物得神情为第一，花卉屋宇诸般配合次之。此册装饰是甚平常，论值也不过五六两银子。

“萧麻子道：“这是个舍亲因连岁禾稼欠收，拖欠下三四年的钱粮；本县日夕追比，无可措兑，托替他卖卖，止要二十两银子。大爷留下罢。这也是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半积阴功、半散心的事体。”如玉笑道：“实不相瞒，舍下此物最多，如今还有六七套，闲丢在那里。”萧麻子让如玉坐下，笑说道：“大爷虽是相府门第，恐怕还未必识货。这件东西，必须金姐赏鉴方妥。”于是高声叫道：“金姐你来，有件东西，烦你看看。”金钟儿在房里应道：“我就出去。”两人又议论了春宫一会。萧麻子又叫，只见答应，不见出来。原来金钟儿不好意思说出洗脚，如玉又不代为告白。萧麻子心上，便大不自在起来。忽见玉磬儿掀起西房帘子，笑说道：“萧大爷，过我房里来坐坐。”萧麻子应道：“就是。”站起来，将册页包了，指着说道：“这件东西也还好。”如玉道：“委实家间颇多，用不着他。”萧麻子略笑了笑，点着头儿道：“用不着他，也就罢了。”提上册页，入西房去。

如玉去后园小解回来，到东房内，见金钟儿才缠了脚，还在炕上扎榜未完，问如玉道：“萧大爷说什么卖不卖的话，我也听不清楚。”如玉将他卖册页的话，说了一遍。金钟儿忙问道：“他去了没有？”如玉道：“在西房坐着。”金钟儿急下炕来，到厅前叫道：“萧大爷。”叫了两声，小女厮在院中说道：“走了。”金钟儿回东房，向如玉道：“今日册页这件事，你处错了。”如玉道：“我那里有二十多两银子，买这些事物？

“金钟儿道：“谁教你买他？这是两个月来，没见你一个钱，拿这册页，作个引子。你买下更好；你不买，原该应许帮他令亲，或五两，或四两，完钱粮就是了。”如玉道：“我与他令亲，无一面之交，我帮他怎么？”金钟儿笑道：“好整人！萧大爷那里有欠钱粮的令亲？你要知道，令亲就是萧大爷，萧大爷就是令亲；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先时还明白些，怎如今越法不如先了？也罢，等他明日来，我合他说罢。只是素日萧大爷从不去西房里坐。”如玉道：“是玉姐叫了去。”金钟儿道：“那淫妇教他去做什么？这到不可不防备。”如玉道：“怎一个人多疑如此！”金钟儿道：“你。。你就只会。。”说到此句，又笑了。

次日午饭后，两个在东房内，并肩叠股，说情趣话儿。只听得院外有人问道：“那个是金钟儿的房？”又听得小女厮说道：“这边就是。”说未完，见一大汉子将帘子挝起，踉踉跄跄的颠将入来。头戴紫绒毡帽，外披一口钟青布哆啰，内穿着蓝布大袄，腰里系着一条搭包。入了门，将屁股一歪，就坐在炕沿边上。如玉躲在地下，一把椅子上坐着。金钟儿却待下地，那汉子大喝道：“坐着！不许下去！”金钟儿见这人醉了，只得坐下，问道：“客爷是那里来的？”那汉子把两只眼睛，半闭半开的答道：“你问我么？我从我家里来。”说着，将一条腿，往炕一伸，问金钟儿道：“你就是那金钟儿么？”金钟儿道：“我就是金钟儿。”那汉子指着如玉道：“他是谁？”金钟儿道：“是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的温大爷。”那汉子道：“就是温二爷，便怎么？你和他说，我与他结拜个弟兄。”金钟儿道：“温大爷从不和人结拜弟兄。”那汉子道：“想是嫌我的胡子长，我拔了他。”说着，用手拔下几根来，向金钟儿道：“这个使得了，使不得？”金钟儿不言语。那汉子将怪眼睁起，冷笑：“怎么我问着你不言语？必定是为我人品不高，玷辱你的姑老。”金钟儿道：“温大爷为人，最是谦和，只是生平不好与人结拜弟兄。”那汉子哈哈的大笑道：“也罢了。他既不好与人结拜弟兄，你与我结拜个弟兄罢。”金钟儿道：“我是个女人，怎么与客爷结拜弟兄？”那汉子道：“与我结拜个两口子罢，我让你做汉子，我做老婆，何如？”金钟儿见话语邪了，叫郑三道：“有客在此，你也不来支应。”叫了几声，郑三也不知那里去了。

如玉看见光景不妥，连忙往门外走。那汉子把左胳膊一伸，拦住了门前，不放如玉出去。如玉又只得回椅子上坐下。那汉子道：“温二哥，你上炕来，我与你吃三杯。”如玉不回答。

那汉子发话道：“怎么，我让你吃酒，你装聋推哑，你真个当我沾你的光么？别人认得你是温大哥，我的拳头认不得你是温二爷。”金钟儿向如玉道：“你就在我身边坐坐罢。”如玉无奈，坐在炕上。那汉子见如玉坐下，又低着头笑了，从怀中拉出五六寸长的一把小沙壶来，将塞儿去了；又掏出个小酒杯儿来，前仰后合的斟酒；一半斟在杯里，一半斟在杯外。先拿一杯，向金钟儿嘴上一掇，说道：“你吃。”金钟儿接在手内。

又从怀内掏出一个酒杯，斟上酒，向如玉脸上一伸，说道：“你吃。”如玉也只得接祝随后又掏出个杯来，斟一杯，一饮而尽，拍着腿长叹道：“杀人可恕，寡酒难当。”又从怀中捞出两个生鸡蛋来，向金钟儿道：“送你一个吃。”金钟儿道：“这是生鸡蛋，该怎么吃？”那汉子笑道：“你原是樱桃小口，吞不了这一个鸡蛋。我与你分开吃罢。”用手一捏，弄的黄子、白子，流的手上、炕上都是。又将一个，在自己牙上一磕，黄白直流嘴上，忙用手掌在嘴上揉了几下，弄的胡子皆黄，笑向金钟儿道：“好苏胞东西，一沾手就破了，快拿手绢儿来，我揩手。”金钟儿道：“我没有手绢儿。”那汉子道：“你没手绢儿，你这衣服襟之就好。”说罢，应用手来挝。吓的金钟儿连忙将一块铺枕头的布子递与。那汉子拿过去，胡乱揩了两下，将手上未尽的黄白，都抹在自己眉眼上。金钟儿又叫他妈。少刻，郑婆子从后面走来，见炕上坐着个醉大汉，问道：“客人是那里来的？且去厅上坐。”那汉子斜瞅一眼道：“这是皇宫，是御院？我坐不得么？”郑婆子道：“这房里有客人，请到厅上，有话和我说。”那汉子道：“难道我不是客人么？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你要替你闺女，挡我一火。只是我禀性不爱老淫妇。”郑婆子道：“客人少胡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汉子大笑道：“这个地方，再不许我胡说，天下也没张口的地方。你且少多说，吃我个响屁鼓儿。”说着，脱下只鞋来，在郑婆子屁股上打了一鞋底，几乎打倒。郑婆子喊天振地的寻萧麻子去了。那汉子哈哈大笑道：“这老淫妇如许年纪，还是这样怯床，不耐调戏，屁股上着了一下，就没命的跑了。”

不言醉大汉在房中炒闹，且说苗秃子家中安顿了一番，又到试马坡来。入门不见郑三家两口子，先走到厅屋西房内，瞧了瞧，玉磬儿也不在。原来玉磬儿避嫌疑，躲在后面去了。苗秃子又到东房里来。一掀帘子，见如玉和金钟儿两从此坐在东边炕上；西边炕上坐着一个穿布衣服的大汉，指手画脚的与他两个说话。如玉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看见苗秃子入来，心下大喜，连忙下地。金钟儿也在炕上站起来。苗秃子满面笑容，向如玉、金钟儿举手道：“久违，久违。”只听得那大汉子大喝了一声，说道：“不许多说！”苗秃子被这一声猛喝，到喝的呆了，掉转头来，眼上眼下的看那汉子。那汉子见苗秃子不转眼的看他，心中大怒，喝叱道：“你看我怎么？”苗秃子摸不着头脑，低声问如玉道：“这是谁？”如玉摇头道：“认不得。

“那汉子指着苗秃，问金钟儿道：“他是个什么人？”金钟儿道：“他是泰安州的苗三爷，现做府学秀才。”那汉子冷笑道：“他既是秀才，他的头发都那去了？”金钟儿不好回答。那汉子见金钟儿不言语，心里大疑起来，骂道：“我看这厮光眉溜眼，分明是泰安州的和尚，假扮了秀才，到你家来充嫖客。”

又用手指着苗秃子大喝道：“与我摘去帽子，我要验看！”苗秃子见他睁着圆彪彪两只怪眼，与灯盏相似，心上着实害怕，向如玉道：“我走罢。”刚到门前，那流子提着碗口大的双拳，喝道：“你敢走么！”苗秃连忙回来。金钟儿见他急走急回，神情景况，甚是可笑，不由的嘻笑有声。那汉子见金钟儿笑，他也仰着头笑起来。苗秃趁他笑的空儿，往外飞跑。那汉子见苗秃偷跑出去，大踏步赶出。金钟儿向如玉道：“不好了，这一赶上，将苗三爷打几下，我父亲脸上须不好看。”

正说着，只听得门外脚步乱响，原来是大汉子将苗秃提回。

提到当地下，用右手捉住苗秃脖项，向大竖柜上一推，口中说道“碰”响一声，只听得苗秃“呵呀”，口内喊叫道：“疼杀了！疼杀了！”大汉子喝道：“你再喊叫，我便摔死你！”又听得苗秃柔声道：“不叫，不叫，再不敢喊叫。”大汉子道：“不叫喊，便饶你。”于是放开手，又在苗秃头上拍了一下，说道：“便宜你。”谁想这一拍，将帽儿拍吊，露出光头。大汉子看见，大笑道：“我说是个和尚，不想果然。”苗秃子如飞的钻在西边柜夹缝中，两手摸着头在里边嗯哈不已。金钟儿见那一碰，已忍不住要笑；今见将帽儿拍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躲在柜夹缝中揉头，光眉光眼，形像甚是难看，只笑的骨软筋苏。那大汉子见金钟儿笑的高兴，他坐在炕上，也便陪着大笑不止。

猛听得院外郑婆子吵嚷，又听得一人喝道："什么人在此胡闹！"须臾，见萧麻子入来。那汉子看见，就和小学生见了业师一般，一蹶劣跳起在地下侍立，萧麻子道："原来是你。

你到此做什么？"那大汉道："我寻郑三，借几个钱。"萧麻子道："他那有余钱与你？"说着从腿内取出个包儿来，递与大汉道："这是二两银子，拿去买酒吃。以后再不许到这地方来。"那大汉接在手中，说了声："多谢大爷照拂。"拿着一步一颠的去了。如玉向萧麻子举手道："老哥若再来迟一刻，我们都被他折磨死矣。"萧麻子猛看见苗秃在西墙边大柜夹缝中，半藏半露的站着，大笑道："秃兄弟是几时来的？帽儿也不戴一顶。"苗秃子闭了双睛，两手揉着头，一句不言语，也不走出来。金钟儿又前仰后合的大笑起来。如玉将苗秃扶出。

苗秃睁开眼，朝着萧麻子跳了两跳，大叫道："了不得！了不得！"又指着自己秃头说道："这是怎么？"苗秃子又将双眼紧闭，只是摇头。金钟儿又大笑起来。如玉将大汉捉回苗秃话，说了一遍。萧麻子又大笑。苗秃子睁开眼，大叫道："唐汉以来，未尝有此一碰！"喊叫罢，又向萧麻连连作揖道："我是瘦弱书生，不能与那厮作对。你若肯与我报此一碰之仇，便是我重生父母。你若不与我报仇，着你家男盗女娼。"萧麻子道："这秃奴才，真是少打之至！"苗秃说罢，坐在地下椅子上，一手揉头，一手在心胸上摸索。萧麻子道："他的帽子到的那去了？"金钟儿又笑起来，指着柜底下道："那不是？"如玉替他拣起来，戴在头上。苗秃又说道："了不得！真是一万分了不得！不知那里来的一个囫囵亡八恙儿，凶的合天神一般，把我学生几乎苦死！全不晓得凌辱斯文是何等罪犯。"金钟儿道："那大汉果然利害，不想见不得萧大爷，要教他来就来，要教他去就去，到像是用熟了的人。"萧麻子道："他是咱们堡西有名的挡人碑。今日还算吃的酒少，若吃的酒多，连我也不敢惹他了。"金钟儿笑道："日后只教他吃个半醉儿。就罢了。"萧麻子瞅了一眼道："这小顽皮，单管胡说。"

少刻，郑三来。金钟儿因他不照看门户，尽力数说了几句；又将卖春宫并玉磬儿与萧麻同谋，差挡人碑来寻闹，告诉与郑婆子。郑婆子将玉磬儿叫到后院，再三审问。玉磬儿以不知情回答。郑婆子骂了个狗血喷头。若不是为苗秃子来，几乎挨一顿好打。此后与金钟儿越成不解之仇恨。正是：小人伎俩等于龟，明不作为暗作为。

信矣嫖场多崄巇，歌吹谈笑伏安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五十四回过生辰受尽龟婆气交借银立见小人情

词曰：

情郎妓女两心谐，豪奢暗减裁。虔婆朝暮恨无财，友情也拟猜。

一过生辰情态见，帮闲龟子罢春台。陡遇送银人至，小人侧目来。

右调《炼石天》

且说温如玉在郑三家嫖的头昏眼花，辨不出昼明夜暗，止知道埋头上情。金钟儿教与他的法儿，虽然支撑了几个月，少花了几两银子；无如乐户人家，比老鼠还奸，早已识破他们的调度。郑三还念如玉在他家花过几个大钱，怎当郑婆子剔尖拔毛，一尺一寸，都要打算在如玉身上。这些时，见如玉用钱有斟酌，萧麻子三两、五两到叨点实惠；自己贴上个女儿，夜夜陪睡；又要日日支应饮食；每夜连五钱银都合不来，心上甚是不平。又见金钟儿一味与如玉打热，不和他一心一意的弄钱，这婆子那里放得过去？起先不过在房里院外，吐些掂斤播两的话说，讥刺几句，使如玉知道；后来见如玉装聋推哑，是个心里有了主见，就知是他女儿指教的，便日日骂起金钟儿来。不是嫌起的迟，就是嫌睡的早；走一步，也有个不是在内；连饮食都消减了。金钟儿心爱如玉，只要与他省几个钱，任凭他妈大骂小骂，总付之不见不闻。如玉又气不过，到要按一夜一两找还他。金钟儿又不肯。昔日苗秃子嫖钱，通是如玉全与；再不然，垫一半。自从金钟儿教唆后，苗秃子来来往往好几回，如玉一两不帮，借也不应。苗秃虽然不如意，知如玉钱亦无多，心上到也罢了。只是这玉磬儿深恼如玉待他凉薄，又恨金钟儿那一番痛骂，怨深切骨，因此上每逢苗秃子来，就批评他无才无能，连个憨小厮也牢笼不祝自己在嫖赌场中养大的人，还要掏生本儿当嫖客，难道那萧麻子长着三头六臂不成？怎么他就会用憨小厮的钱儿？日日用这些半调唆、半关切的话呫哔。

苗秃子也就有些气恼在心，想了些时，想出个最妙的道路：每逢郑婆子与金钟儿拦嘴，或讥刺如玉，他便抢在头前，虚说虚笑，替如玉哭穷。这却有个大作用在内。譬如一人欠债，一人要钱，从中有个人替那欠债的哭穷，十分中就有七八分安顿的下来。这乐户人家，讲到“银钱”二字，比苍蝇见血还甜，任凭他女儿接下疯子、瞎子、毛贼、强盗，再甚至接了他同行亡八，只要有钱，通不以此为耻，只是见不得这一个“穷”字听到耳朵里，真是锥心刺骨，势不两立的勾当。每逢苗秃子替如玉哭一遍穷，便更与如玉加一番口舌。如玉识破他的作用，彼此交情越发淡了。当日每饭必有酒肉、并好果品，不是萧麻子相陪，就是苗秃子打趣；如今是各吃各饭；各人在各人嫖房内，同坐的时候甚少。如玉的茶饭，午间止有一样肉，至多也不过四两；早间通是豆腐、白菜之类；油盐酱醋等物，也不肯多加些，反不如苗秃子和玉磬儿的饮食还局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些。金钟儿知如玉不能过甘淡薄，常买些肉食点心，暗中贴补。也有割斤肥肉，拿去厨房中收拾，郑婆子就骂起打杂的来，说他落的是瞎毛，必着他调和的没一点滋味，半生不熟的方送上来。如玉虽说是行乐，究竟是受罪，不但从良的话不敢题，每日除大小便之外，连院中也不敢多走动，恐怕被郑婆子咭唠。萧麻子也不管谁厚谁薄，总是月儿钱，到要常使用三五两。不与他，就有人来闹是非。饶这般忍气节用，这几个月还用去六七十两；又兼有张华、韩思敬两家老小，没的用度，便着如玉写帖子，向王掌柜铺中去龋取的那王掌柜不耐烦起来，又知如玉经年家在试马坡嫖赌，大料这几百银子，也不过是一二年的行情，没有什么长寿数在他铺子中存放，好几次向张华说，着回禀如玉，将银子收回。张华恐银子到手，怕如玉浪费起来，作何过度？自己又不敢规谏。止存了个多支架一年是一年的见识，因此总不肯替他说。

一日六月初四日，是如玉的寿日，早间苗秃子和萧麻子每人凑了二钱半银子，他们也自觉礼薄，不好与如玉送，暗中与郑三相商，将这五钱银子买些酒肉，算与郑三伙请；第二日不怕如玉不还席。郑三满口应允，说道："温大爷在我们身上，也用过情。二位爷既有此举动，我半此银买些酒肉；不够了，我再添上些，算二位爷与温大爷备席。明日我另办。"话未说完，郑婆子从傍问道："是多少银子？"萧麻子道："共是五钱，委曲你们办办罢。"郑婆子道："那温大爷也不是知道什么人情世故的人，我拙手钝脚的也做不来。不如大家装个不知道，岂不是两便？"萧麻子道："生日的话，素常彼此都问过，装不知道也罢，只是看的冷冷的。"说罢，又看苗秃子。苗秃子道："与他做什么寿？拉倒罢。"于是两人将银子各分开，抽起去了。金钟儿这日绝早的起来，到厨房中打听，没有与如玉收拾着席，自己拿出钱来，买了些面，又着打杂的做了四样菜吃早饭。午间又托与他备办一桌酒席。回房里来，从新妆束，穿一件大红氅儿，银红纱衬衣，鹦哥绿遍地锦裙儿，与如玉上寿。若是素常，苗秃子看见这样妆束，就有许多的话说；今日看见，只装不看见。到了午间，金钟儿去厨房里看打杂的做席，他妈走来骂道："你这臭淫妇，平白里又不赴席，又不拜年，披红挂绿是为什么？闲常家中缺了钱，和你借件衣服典当，千难万难；今日怎么就上下一新了？真是死不知好歹的浪货！"

金钟儿道："今日是温大爷的寿日，他自到这姓郑的家，前前后后也花费八九百两银子。就是这几个月，手头索些，也未尝欠下一百五十。若将借他的八十两银子本本利利详算起来，只怕除了嫖钱，还得倒找他几两。我虽然是个亡八恙子娼妇养的，也还颇有些人性、人心，并不是驴马猪狗，恩怨不分，以钱为命的人。就是这几件衣服，也是姑老们替我做的，又不是你替我做的。我爱穿就穿，不爱穿就烧了，谁也管不得我。若害眼气，也学我把浑身的骨头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肉，都舍出来，教人家夜夜揉擦，总弄不上绸子、缎子，粗布衣服也骗两件，吃这些淡醋怎么？

“郑婆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将牙齿咬的怪响；拿起个瓦盆来在炕沿上一墩，立刻成了三半个，口里说道：“反了！气杀我，气杀我！”金钟儿也挝起两个盘来往地下一摔，打了个粉碎，说道：“气杀你！气杀你我将来还有个出头的日子。”打杂的胡六道：“费上钱，治办上酒席，嚷闹的教温大爷听见，一总是个不领情。”郑婆子道：“谁教他领情哩？”金钟儿道：“你一毛儿不拔，他为什么领你的情？”胡六道：“罢哟，老奶奶老翻了，二姑娘又没老翻了，休教有空听见笑话。席面我自收拾妥当，二姑娘也不用再来，请回去罢。”娘儿两个听了，都不言语；四只眼彼此瞅了一会。金钟儿往前边去了。

到了午间，打杂的走入金钟儿房内，问道：“菜放到厅上了，可用请萧大爷不用？”金钟儿道：“平白的又放到厅上怎么？还照素日一样打发就是了。”如玉道：“你真是费心多事，我不说么，如今是甚么光景？还过生日？你既然预备下，苗老三他们想来也知道，还是在一处坐为是。”金钟儿道：“我不。

我嫌他们太凉保那一个没受过你的好处？就来与你作个揖，也是人情，怎么都装起不知道来了？萧麻子还可，这苗老三他怎么该是这样待你？”如玉听了，也就不言语了。打杂的把小菜儿搬入来，放在炕桌上；又拿入酒来。金钟儿满斟起一杯，奉与如玉，笑盈盈的说道：“我拜拜你罢。”如玉连忙站起来，拉住道：“这都是没要紧的想头。”两人方才对面坐下，共叙心田。直吃到未牌时分，方才将杯盘收去。

没有两杯茶时，只见打杂的入来说道：“有泰安州一个姓王的坐着车来，要寻温大爷说话，现在门前等候。”如玉道：“泰安有甚么姓王的寻我？想是他错寻了。”金钟儿道：“是不是，你出去看看何妨？”如玉走到门前一看，原来是他的旧伙契王国士。如玉连忙相让。见国士从车内取出个大皮搭联来，赶车的后生抱在怀内，跟将入来。郑三迎着盘问。如玉道：“是我的一位旧朋友，到这里看望我。”郑三见那后生怀中抱的搭联，走的有些沉重费力，心上不住的猜疑。如玉将王伙计让在金钟儿房内。金钟儿问明，方知是如玉的旧伙计，上前万福。

慌的那王伙计还礼不迭。彼此揖让坐下。金钟儿看那伙计，年约五十多岁，生的肥肥胖胖，穿着一件茧绸单道袍，内衬着细白布大衫，坐下敦敦笃笃，像个忠厚不少饭吃的人。那后生将皮搭联往炕头上一放，把腰直了一直，出了一口气，站在门傍边，眼上眼下的看金钟儿。金钟儿向那后生道：“客人且请到我这院内南房里坐。”那后生走将出来，郑三接住，问了原由，才知道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送银子来，慌的连忙让到南房里坐。郑婆子催着送茶。

再说王伙计向如玉道：“晚生去年邻了在爷的七百银子，原欲托大爷的洪福，多赚几个钱，不意新财东手脚大，将本银乱用。晚生恐怕他花用尽了，今日与大爷送来。除大爷零碎使用外，净存本银五百二十两。”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本清账来，里面夹着如玉屡次取银帖子，双手递与如玉看。如玉道：“你替我使着罢了，何苦又送来？”王伙计道：“晚生适才不说么，实实的不敢在铺中存放了。也曾和张总管说过几次，总不见他的回信，所以亲自来交。”如玉道：“你送来不打紧，我又该何处安放？”王伙计道：“任凭大爷。”金钟儿取了四百钱，走出来向胡六道：“你快买些酒肉，收拾起来，好打发客人吃饭。那个赶车的，也要与他些酒肉吃。”郑婆子连忙跑来，笑说道：“你这孩子好胡闹！我家里的客人，和你拿出钱？快拿回去，我自有妥当安排。”胡六却待将钱递回，金钟儿道：“你少在我跟前浪，买你的东西去罢。”说毕，回房里坐下，骂的胡六把手一拍道：“这是那里的晦气！”郑婆子道：“你还不知道他的性儿，从小儿就是个有火性的孩子。你只快快的买去罢。我在厨房里，替你架火安锅滚水等你。”胡六去了。

这边王伙计将搭联打开，将银子一封封搬出来摆在炕上，着如玉看成色，称分两；又要算盘，与如玉当面清算。如玉笑道：“我还有什么不凭信你处么？何用清算？你说该多少就是了。”王伙计道：“大爷若不算算，晚生也不放心。”讲说了半晌，才不算了。又一定着如玉称称分两。金钟儿道：“这银子不但温大爷，就是我也信的过，是丝毫不错的。就是每封短上一头半钱，难道还教添补不成？”王伙计拂然道：“你这婊姐就不是了，亏你还相与过几千百个人，连我王老茂都不晓得。

不但一钱二钱，便是一两二两，我也从不短人家的，怎么才说起添补的话来？”金钟儿笑道：“是我过於老实，不会说话。

“又向如玉：“你就称称分两罢。”说罢，将戥子取过来。如玉见他过于小心，随即称兑了几封，都是白银子，每一封不过短五六分，也就算是生意人中的大贤了。兑完银子，便立刻要抽借约。如玉道：“你的借约，还在家中，等我回家时拣还。

你若信不过，我此刻与你立个收帖何如？”王伙计道：“大爷明日与晚生同回去罢。五六百银子，不是顽的。”如玉道：“我亲笔写收帖，就是大凭据。我和你财东、伙计一场，难道会将来赖你未还不成？”王伙计甚是作难，不得已，着如玉写了收帖，自己看了又看，用纸包好，揣在贴肉处，才略放心些了，就要起身辞去。如玉道：“你好容易到此，我还要留你歇息几天。”王伙计道：“晚生手下还管着许多小伙计，如何敢在婊儿家停留？”如玉笑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怎么你这样腐板？也罢。这里也有客店，你吃了饭，我送你安歇。”王伙计才不推辞了。金钟儿将银子都搬入地下大柜内。胡六端入菜来。两人对面坐下。金钟儿在下面斟酒坐陪。不意郑婆子又添了许多菜数。那王伙计到好杯儿，酒到便干。如玉见他有几分酒态，指着金钟儿问道：“你看他人物好不好？”王伙计看了金钟儿一眼，就将头低下了。少刻，吃完酒饭，王伙计连茶也不吃，拿出搭联，又叮咛如玉回城时抽约，如玉送出院来。慌的郑三急来相留。如玉说明绝意不在的话，同郑三领他到店中去了；又与了赶车的几钱银子。须臾如玉回来，小女厮将灯送入。

没有半顿饭时，忽听得后面高一声，低一声叫吵，到像有人拌嘴的光景。忽小女厮跑来说道：“二姑娘，还不快去劝解劝解！老奶奶和老爷子打架哩！”金钟儿道：“为什么？”小女厮道：“老爷子同大爷送了那姓王的客人回来，才打听出今日是温大爷的寿日，午间没有预备下酒席，数说了老奶奶几句。

老奶奶说：’你是当家人，你单管的是甚么？’老爷子又不服这话。就一递一句的拌起口来。老奶奶打了老爷子一个嘴巴，老爷子恼了。如今两个都打哩。苗三爷和大姑娘都去了；二姑娘还不快去！”金钟儿鼻子里笑了一声，向如玉道：“这般伎俩，亏他们也想算的出来，真是无耻！”如玉也笑了。小女厮急的了不得，一定要金钟儿去。金钟儿道：“我没功夫，任凭他们打去，不拘谁打杀一个到好。”小女厮催了几遍，见金钟儿不去，也就去了。待了半晌，不听得吵闹了，猛见苗秃子掀帘入来，望着如玉连揖带头的就叩拜下去。如玉还礼不迭。苗秃子扒起来说道：“我真是天地间要不得的人！不知怎么就死昏过去，连老哥的寿日都忘记了。若不是劝他老两口儿打架，还想不起来。”又指着金钟儿道：“你好人儿，一句儿不说破。

“金钟儿道：“谁理论他的生日、寿日哩？今日若不是人家送着几两银子来，连我也想不起是他的寿日。”苗秃道：“没的说，明日是正生日，我们大家补祝也不迟。”如玉道：“我的生日，是五月初四日，已经过了。”苗秃子笑道：“你休混我，我记得千真万真，是这两日。昨年在东书房，不是我和你吃酒么？”于是虚说虚道，亲热了半晌；又极力的奉承了金钟儿几句，方才归房去安歇。

次日郑三家杀鸡宰鸭，先与如玉收拾了一桌茶食；又整备着极好的早饭。苗秃子知会了萧麻子，在厅内坐着，等候如玉起来补送寿礼。等到巳牌时分，白不见动静，各有些饿的慌；又不肯先吃些东西，都是打扫着空肚子，要吃郑三家的茶食和早饭，做补祝的陪客。郑婆子于昨日已问明赶车的后生，说送来五六百两银子，在自己女儿房里收着。这是一百年再走不去的财帛；不过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耽搁几月功夫，不愁不到自己手内。今日恨不得将温如玉放在水晶茶碗里，一口吞在腹中。若是平素，这时候不起来，这婆子不知大喝小叫到怎么个田地。堪堪的到午牌时分，还不见开门。萧、苗二人，等的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到门前、院中走来走去的咳嗽；又故意高声说笑。郑婆子忍不住到他女儿窗外听了听，像个唧唧喁喁的说话；瞅着院内无人，悄悄的用指甲将窗纸掐破一块，往里一觑，见两人俱光着身子，如玉把他女儿按倒在一张椅子上狠干；又见他女儿发散钗横，软瘫在椅子上，弄成个有气无力的死人一般，连忙退回去，心里说道："原来这温如玉有这般本事，怪不得小淫妇儿和他一心。"又想到自己身上；幼年时也曾瞒着郑三偷过五六个人，从没教人家弄得失魂丧魄，到这样快活时候，真是空活了一世。

叹赏了一会，掀过个板凳来，坐在窗台阶下，通不许人在台阶上走。少刻，听的他女儿说话，他只当是事完了。再一细听，口中嚼念的都是吃亏话，没一句儿讨便宜。又听得抽送之声，比三四个人洗衣服还响。郑婆子不由的心上惊惧起来，说道："这孩子的性命只怕就在此刻，这姓温的小厮好狠利害。"须臾波平浪静，郑婆子才知道饶了他女儿，连忙预备净面水去了。

又待一会，将门儿放开，小女厮送入水来，两人梳洗罢。胡六请厅上吃茶，金钟儿道："俺们不出去。不拘什么白菜、豆腐，拿来吃了就是。"

胡六去了，转刻又入来相请。又听得苗秃子说道："温大爷起来了没有？萧大哥等候了半天了。"如玉只得出去。萧麻子一见，笑的眼连缝儿都没有，大远的就湾着腰，抢到跟前下拜，也不怕碰破了头皮。苗秃子也跪在萧麻子肩下，帮着行礼。

如玉还礼毕，萧麻子道："昨日是大爷千秋，我相交不过年余，实不知道。"又指着苗秃道："这个天杀的不知整日家所干何事，自己忘记了也罢，还不和我说声。"苗秃子将舌一伸道："好妙话儿！我既然忘记了，还那里想的起和你说？"如玉道："我的生日已过了，就算上是我的生日，我如今也不是劳顿朋友做生日的人。"萧麻子从袖内取出个封儿来，上写着"寿敬二两"，下写着他和苗秃名字，双手送与如玉。如玉那里肯收？

推让了好一会，萧麻向苗秃道："何如？我预先就知道，大爷不肯收，你还说是再无不收之理。如今我有道理。你在明日，我在后日，各设一席。今日让与郑三，这几月疏阔的了不得，也该整理起旧日家风来了。"苗秃子道："说的是。大家原该日日快聚，才像个朋友哩。"又见玉磬儿从西房内慢慢的走来，笑道："我也无物奉献，止磕个头罢。"如玉连忙扶祝胡六摆放杯盘，是十六样茶食，红红绿绿，甚是丰满。随即郑三入来说道："昨日是大爷千秋，晚上才晓得，还和老婆子生了会气。"正说着，郑婆子从门外抢入来，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大爷不是外人，就是昨日示曾整备酒席，实是无心之过。只是没有早磕个头，想起来到教人后悔死。”说着两口子没命的磕下头去。如玉拉了半晌，方拉起来。

如玉道：“我这半年来手内空虚，没有多的相送，心上时时抱愧。承你老夫妻情待我始终如一，不但饮食茶水处处关切，就是背面后也没半句伤触我。今早又承这样盛设，到教我又感又愧！”郑婆子道：“大爷不必说钱多钱少的话，只要爷们情长，知道俺们乐户人家的甘苦，就是大恩典了。”萧麻子冷眼看见郑婆子穿着一双毛青梭新鞋，上面也绣着红红白白花草，因郑三在面前，不好打趣。少刻，两口子都出去了。萧麻子向玉磬儿道：“你三婶子今日穿上这一双新花鞋，到穿的我心上乱乱的。你可暗中道达，着他送我一只。”玉磬儿道：“你要他上供么？”萧麻子道：“谁家上供用那样不洁之物？不过藉他打打手铳，觉得分外又高兴些。”众人都笑了。苗秃子：“金姐还梳头么？”胡六道：“二姑娘说来，今日不吃饭，害肚哩，不受用哩。”苗秃子道：“这又是个戏法儿。他不吃饭，我们还要这嘴做甚么？”萧麻：“我拉他去。”于是不容分说，将金钟儿拉出，五人同坐。正是：一日无钱事事难，有钱顷刻令人欢。

休言乐户存心险，世态炎凉总一般。

第五十五回爱情郎金姐贴财物别怨女如玉下科场

词曰：

荡漾秋波落泪痕，送郎财物在黄昏。远情深意出娼门。

为下科场离别去，空留明月照孤村。一灯相对夜销魂。

右调《浣溪沙》

话说如玉在郑三家过生日，萧、苗二人各请了一席，如玉又还了一席，鬼混了三四日。只因有这几百银子，入在众人眼内，弄得鸨儿、龟子动了贪心，苗秃、萧麻生了痴念，一个个不说的强说，不笑的强笑，每日家簇捧着如玉和羊脂玉滚盘珠一样，比一来时的如玉还新鲜几分。孰不知他们把精神俱属罔用。若依着如玉，他原是公子出身，止知挥金如土，那知想后思前？就是如今穷了，他的豪奢心性仍在，这几两银子也不愁不到他们手内；无如里面插着金钟儿与他做提调官，这女厮不过情性急暴些，讲到人情世故上，真是见精识怪，透露无比。

依如玉的意思，念在郑三家日久，虽然他款待凉薄，一个乐户人家，原指着姐妹和闺女过日子，就与他五六十两也不为过；又见萧、苗二人爱钱的景况，甚是可怜，也是点缀他们数金，因与金钟儿相商。谁想金钟儿另有主见，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玉开说道：“你不过是为贪恋着我，在他们身上用情。你想想：如今的时候，银子出去最易。你若教他回来，比登天还难！刻下有这几百银子放在身边，便是个虎豹在山之势。我父母从今断不敢薄待於你；你就再迟一半月与他，也不迟。至于萧、苗二人，且乐得教他们望梅止渴，日日受享他们的趋奉。到看不过眼时，与萧麻子几两罢了。但是我还有一虑：这个去处是风波不测之地，千人可来，万人可去。别人尚不足介意，诚恐萧麻子利心过重，或勾通匪类，意外生枝。你又是个孤身，我又是个妇女，五六百银子放在此地，终非妥局。刻下若将银子拿回泰安，不但我父母切骨恨我，萧麻子于你，也不肯罢休。你我想要安然相守一日，也恐怕不能。依我的主见，你可速速写一字，叫张华坐车子来，字内再说与他。若我父母问时，只说是你家老太太祭辰，请你回去上祭，他们就不疑心了。我连夜做成几个布搭包，不论三更四更，与张华约定，将银子转去。只用往返两次，就都带回泰安，教他收存在妥当地方，岂非人鬼不知？仍然这里连五十两也不用存留，以防不测。再如你我终身的事体，我打算已久，若轻轻易易的嫁你，断不能够。我已立定志愿，除你之外，今生誓不再接一人。任凭我父母刀锯斧砍罢了。他将来见我志愿已决，定视我为无用之物，到那时他们都心回意转，不过用二三百银子，便可从良。我自从接客至今，五年光景，身边零碎，积下有百十多两银子，衣服、首饰，也值百十余两，你将来回家时，可尽数带去。日后，我若有福，得与你做一夫一妻，到你家中过起日月来，我又有一番安排。你的住房，是三百多银子买的，不妨卖了，费一百来银，买几间小房居祝张华人老实，存心也还为顾你，可留在家中。你家中还有个姓韩的，我听得说，闺女、儿子到有四五个，这不但天天吃米，即年年穿布也了不得。这原该早与他几两银子，着他出去另过。

我从良满估上三百两，我与你的东西，若变卖了，便有二百四五。你不过止出着五十多两，我就是你的人，将来好也是个过，歹也是个过。穷人家一文无有，也未尝尽行饿死，还要养活儿女哩。为今之计，可咬定牙关，只拼出三四十两来，在此混到水尽山穷处，方零碎与他们。将来我父母若赶逐起你来，你只管回家，留下我与他们拌着走。人生在世，能有几何？与你快活得一日是一日。我实实的舍不得你，再交好别人。”说着雨泪纷纷，倒在如玉怀内。

如玉听了，感激的入骨切髓，连忙抱起来，用自己的脸儿来回与他揩抹；温存了半日，方说道：“这温如玉家门不幸，叠遭变故。若在三四年前，早已与你成就了心愿了。你的议论，都是从心眼中细针密线盘算出来的，只是愁你将来要大受凌虐。你父亲还罢了，你母亲不是善良神道。”金钟儿道：“任凭他。拼上个死，谁也打发的下去。”如玉道：“你今说到此际，我也有个隐衷，屡次想要说，只是不忍与你分离。”金钟儿惊问道：“你为何说出离别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字？”如玉道：“我如今家业凋零，只有一日不如一日，断无兴发之期。目今已六月初十日，离科场仅有五十来天。我意思要回家，读几句书，或者藉祖宗功德，侥幸一第。异日总不能中进士，挨次做个知县或迁就别途，也是日后的饭根。”金钟儿听罢，呆了一会，说道：“你这一下场，不知得多少日子才能完结？”如玉道：“若从如今回家，到八月初八日进场，十六七完场；二十内外，我可与你相会。此地离省城百余里，比泰安还近一半路，我场事一完，即来看望你。”金钟儿道：“这是你功名大事，我何敢误你？

但愿上天可怜，从此联捷。你出头的日子，就是我出头的日子。

只是要与你隔别两月功夫，我真是一日也受不得。”如玉道：“你若不愿意着我去，我就不去。”金钟儿道：“这是什么话说？我不是那样不识轻重的女人。但是你回家读几句书，固是要紧；我想命里该中，也不在用这几天功夫。”如玉道：“我于八股一途，实荒疏的了不得。若要下场，必须抱抱佛腿。”

金钟儿又自己屈着指头，数算了一回，方许在十天后回家。

两人斟酌停当，如玉写了字，暗中雇人送与张华，着他十八日雇车来接。至此后，也没别的议论，惟有夜以继日的干那勾当。萧、苗二人见他们青天白日常将门儿关闭，也不过互相哂笑而已，那里知道他们早晚就要分别？只是不见如玉拿出银子来相帮，萧、苗着急之至。

到了十六日，金钟儿又与如玉相商：“起身时，与萧麻子留四两，说在下场后再多送；与郑三留二十两。”如玉道：“萧麻子送多送少，我又不该欠他的，到也罢了；只恐这二十两银子，你父母未必肯依。”金钟儿道：“我早已都想算停当了，此番王伙计一你送银子来，数目多少，他们都知道。我猜必是那赶车的后生露的风声。你若将银子带回家去，不但我父母和你从头至尾清算嫖账，就是萧麻子亦必搬弄是非。如今有一妙法：我这后园中有的是砖头石块，你我今晚取他些来，都用纸厚厚的包做十来封，每封写明数目，画上你的花押，放在我柜内。临行将我父母叫到跟前，着他们都一一看过，当面将柜子外面加上你的封皮，钥匙交付我收管。你的原银并我与你的银子、衣服、首饰，该在身边带的，你可同张华分带；该在被套内装的，俱装入被套内。我父母见你的银子不拿去，不但还与他留二十两，就一两不留，他也可以依允。将来你去了，设有客来，他们看在这几百银子分上，也必不肯过于强我。待你中了，人情是势利的，我们再想别法。如此行去，看来还可以谎的过他们去。”如玉听了，喜欢的心花俱开，说道：“此计指鹿为马，以羊易牛，实妙不可言。”连忙将金钟儿抱过来，放在怀中，亲嘴咂舌的说道：“谁似你这般聪明，这般才智！我温如玉将来得你做夫妻，也真不罔生一世。”说罢，急急的将门儿关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人又干起旧生活来了。

到了十八日，张华如期而至。如玉暗中和张华说明，张华大喜。郑三家两口子见张华来接，真如平空里打了个霹雳，烦萧、苗二人探问如玉，回家不回家。如玉总是含糊答应；怕郑三等生心防范，此夜四鼓从窗空内，付与张华银三百五十两，钗环首饰，一总转送过手。张华俱妥贴收藏。如玉原定在二十一日起身，到二十日晚间，两个难割难舍；又改在二十三日。

郑婆子又嘱咐金钟儿，着将如玉千万留下。金钟儿满口应承。

此晚将如玉的两个褥子，两个被子，俱皆拆开，将棉花去了些，所有的棉夹皮纱，凡新鲜些的衣服，尽铺绪在被褥内；又各用针线牵引的稳稳当当。

至二十二日，这一夜千言万语，叮嘱不荆如玉也安慰了金钟儿许多话。五鼓时，两人将被套打开，把被褥四件装好，天色才有亮光。张华便教车夫拴起车来，在窗外请如玉。如玉又将二百五十两用搭膊自带在身上。郑三家两口子听得套车，各没命的扒起，到玉房中问讯。如玉说明要回家读书下场的原故；又将柜子开了，着郑三点查了银两封数，随即锁住，外面贴了封条，将钥匙交与金钟儿收存，嘱咐小心门户，到下场时即来；又言明场事完后，再来久祝郑三家两口子见十数封银子不带去，大放怀抱，心上甚是欢喜。如玉又拿过二十两一包银子，说道："我在你家，遭扰日久，心甚不安。这些须银两，权做家中茶水钱用，等我下场回来，再加十倍酬情。"郑三家夫妇见银子虽然极少，却大头段都在自己家里存着，于是陪着笑脸说道："大爷在我身上，恩典甚重，只可惜没有好管待，早晚间不知得罪下多少。"郑婆子又接着说道："大爷何必多心，与我们留这几两银子。至于嫖了的时日，大爷更不必多心。

将来上算盘，也是打的出的。下场读书，是个正大题目，我们也不敢强留；但是走的太鬼秘了，也该早和我们说声，收拾一杯水酒送送，令旁人也好看。难道必定是鹿鸣宴才好吃么？"

如玉道："我正怕你老夫妻费心，所以才不肯达知。"郑三向金钟儿道："怎么你一句儿不言语？"金钟儿道："自张大叔来，我问他走不走的话，也不知几百遍。今日五更鼓时，忽然扒起来要走。我把舌头都留破了，他决意要去，就着他去罢。

我还有什么脸再说？"又拿过四两银子："烦送与萧大爷，说不堪微礼，与小相公买双鞋穿罢。我大要不过一月后，就来看望令爱。"正说着，张华入来。如玉着他搬取褥套。郑三道："怎走的这样急？"那里肯教张华搬取？自己揪起来，扛在肩头。郑婆子连忙拿起衣服包。如玉向金钟儿举手道："话也不用再说，我去了，你要处处保重。"说着眼中泪行行直下。金钟儿止说了一句："我知道。"那眼泪与断线珍珠相似，在粉面上乱滚。如玉出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房，郑三道：“不用和苗三爷说说？”

如玉道：“等他起来时替我表白罢。”出了大门，向金钟儿道：“你请回罢。”金钟儿也不回答，一步步流着痛泪，送出堡来。

如玉走一步，心上痛一步，只是不好意思哭出声，也不敢看金钟儿一眼。此时街上行人甚少，看见的，都挤眉弄眼，跟着观玩。一同出了堡门，车子跟在后面，如玉向郑三夫妇道：“感谢不尽，容日补报罢。”又向金钟儿道：“我说过的话，你要处处保重。你快回去，我走罢。”金钟儿流着泪，点了两下头儿。郑三扶着上了车，还要送几里。如玉再三止祝少刻，马行车驰，走的望不见了，金钟儿方才回家。有如玉与打杂的胡六留下二两银子，并小女厮的五钱，都递与他们。

把门儿从新关闭，也不吃饭，低声痛哭不止。苗秃子起来，方知如玉去了，心上甚是怪异；又询知银子未曾带去，止与了郑三二十两，萧麻子四两，自己一分也无。与萧麻子说知，萧麻子心中念道：“这温如玉好没分晓，怎么敢将五六百银子交放在亡八家内？若我断不如此。”又想了想，笑道：“男女两个，都热的头昏眼花，还顾得甚么？”苗秃子总以不辞而去为歉。

萧麻子道：“他与我留了四两，与你没有留下，他自然要早去。

你他怎么辞别？”苗秃子道：“这小厮真是瞎了心，谁想望你那卖住房钱？”

再说如玉回到家中，安顿妥当带来的银物，也无暇读别的书，止将素年读过的几本文章，并先时做过的窗稿，取出来捧玩。无如他分了心的人，那里读的入去？一展书时，就听见金钟儿在耳旁说话；离过书时，便想他的恩情，并嘱咐的要紧话儿。茶饭拿来，吃几口，就不吃了，不知想算甚么。人见他不吃了，要将盘碗收去，他又低头吃起来。每一篇文章，再不能从头至尾读完，只读到半篇上，他自己就和鬼说起话来。时而蹙眉，时而喜笑，进而长叹愤怒，一刻之中，便有许多的变态。

伺候他的两个小小厮，在他面前不但嚷闹，就打起来，他十次到六七次不理。过了七八天后，才略好些。亏他有点才情，饶这样思前想后，不过二十五六天，肚里也装了三四百篇腐烂墨卷。又因与金钟儿会面心切，经文章也没功夫打照，止将正大拟题，看了看讲章；表判策论，打算着到省城再处。将自己和金钟儿的银子共六百三十两，赏了张华十两，着他制办衣服，跟随自己；带了一百五十两；其余的，一宗宗都点与韩思敬收管，嘱咐他两口子小心门户。又将金钟儿的首饰、衣服，交与张华家老婆收存；为他是个妇人，不敢将银子与他。忙忙的收拾了一天，同张华坐车，到试马坡来。

金钟儿自从如玉去后，两人的情况都是一般，终日家不梳不洗，埋头睡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幸亏郑三是个怕是非的亡八，当日他妹子未从良时，因嫖客吃醋，打了一场官司，被他方官重责了四十板，逐出境外，他心上怕极，才搬到这试马坡来。从不敢寻找嫖客，有愿来的，碰着是个肥手，便咬嚼到底，只待那把手花用精光，他才另外招人；不然，一个行院人家，女儿那里闲的了一月两月？只三天没有嫖客，便急的猴叫。郑婆子到是个不怕是非的，恨不得夜夜有客。只因他心上贪恋着如玉那几百银子，又大料着金钟儿不肯轻易接人；若强逼他，万一惹恼如玉，将银子都取去，到为小失大了。因此有个肥嫖客来，都着玉磬儿支应，金钟儿便装做起病来。因此如玉去后，他竟得安闲。

这日正在房中闷坐，猛听得小女厮在院中说道："温大爷坐车来了。"金钟儿一闻此言，喜欢的心上跳了几跳，连忙用手整理容环，拂眉掠鬓；又急急的将鞋脚紧了紧腿带，迎接出来。如玉已同他父母在院中说话，金钟儿笑嘻嘻的问道："你来了？身上好？"如玉笑应道："来了，来了，你好？"两人到房内坐下。打杂的将被褥套放在一边。张华拿入送金钟儿的吃食，并送他父母的几样东西。金钟儿笑道："来就是了，何苦又买这些物件费钱。"如玉道："表意而已。"金钟儿道："你这四五十天，读下多少文章？"如玉笑道："一句也没有读在肚里。"随即吃茶净面。如玉问苗秃子，金钟儿道："你去了十数天后，他就回家了。难道你没有见他么？"如玉道："我没见他，想是和我恼了。"金钟儿道："随他去。"少刻，萧麻子来看望，并谢日前相赠的银两。说了又说，是个示知嫌少的意思。须臾玉磬儿也来陪坐，谈笑了一会。打杂的安放杯筷，一同吃了饭。萧麻子早早回家，玉磬儿也去了。两人从新诉说一月的心情。未起更，便安歇。

一连住了三天，如玉道："离场期止留下十三四天，我场后就来。"金钟儿知是正务，也不敢强留；又数算着二十天外，便可相聚，因此两人喜喜欢欢的离别，不似前番那样凄苦。如玉与郑三留了十两银子，做下场回来地步，方才起身赴剩正是：假情尽净见真情，情到真时情倍深。

莫谓嫖情通是假，知情真假是知音。

第五十六回埋寄银奸奴欺如玉逞利口苗秃死金钟

词曰：

女心深，郎目瞎，痴儿今把情人杀。秃奴才，舌堪拔，趋奉乌龟胯下。

这女娘，遭毒打，恨无涯。登鬼录，深悔付托迂拙。

右调《渔歌子》

话说如玉，别了金钟儿，上省乡试去了。再说韩思敬，收存着如玉四百七十两银子，不但晚间，连白日里也不敢出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日他老婆王氏问道：“主儿家这几百银子，可是他下场回来，就要收回去的么？”思敬道：“他不收回去，难道与我不成？

“王氏道：“你看他这几百银子，可以过得几年？”思敬道：“这有什么定规？他从今若省吃减用，再想法儿营运起来，也可以过得日子；若还在郑三家胡混，一半年就可以精光。”王氏道：“我听得他和个什么金钟儿最好，眼见的下场回来，还要去嫖。这几两银子，不愁不用荆只是将银子用尽了，你我该告何人养活？如今是一个儿子，三个女儿，连你我共是六口；将来他到极穷的时候，自己还顾管不过来，你我如何存站的住？到那时该怎么样？你说。”思敬道：“既与他家做奴才，也只得听天由命罢了。”王氏鼻子里笑了一声，骂道：“呆哥哥，你若到听天由命的时候，我与你和这几个孩子们讨吃，还没有寻下门子哩。”思敬道：“依你便怎么？”王氏道：“依我的主见，主人不在家中，止有张华家老婆和他儿子。一个女人，一个十数岁娃子，量他两个有什么本领防范我们？你我可将他交与的银子，并家中该带的东西，收拾停妥；你买一辆车儿，再买两个牲口，不拘那一日，三更半夜起身，或山西，或河南，寻个住处。南边地方湿潮，我不愿意去。”思敬道：“这真是女人的见识，连半日也走不出去，就被人家拿回来了。

“王氏“呸”的唾了一口，骂道：“没胆气的亡八！那尤魁难道就不是个人？坑了他万数多银子，他也没有拿回他一根毛来，到只说旱路上行走，一起一落，你我孩子们多，不如水路里，容易做事。我还有个主意，咱们这房子背后，就是一块空地，中间又有一个大坑。这半月来，又没有下雨，水也渐次干了。你不拘今晚、明晚，等到四更以后，只用一柄铁铲，挖了一个深窟，埋在里头，管保神鬼不觉。此事做得太早了，有形迹；太迟了，设或主人回来，有许多掣肘。他如今才去了七八天，到十二三天后，你可于夜半上房去，将瓦弄破几个，像个人从房上下来的情景；将你我不拘甚么衣服，丢在房上、房下几件；再将西边的小窗子摘下来，放在地下；柜上的锁子，也须扭在一边。到天明时，然后喊叫。不但左邻右舍，信我们被盗；就是张华家女人，也没什么猜疑。你还得写一个状子，告报官府，故作张皇着急的光景，遮饰人的耳目。官府必定差人拿贼。你可先去省城禀主人知道，看他如何举动。将来自然无贼可拿，他势必卖这一处房度用。那时，不用咱们辞他，他养活不起，就先辞了咱们了。然后遇空儿，将银子挖出，另寻个地方居住，岂不是子子孙孙的长算计？你看好不好？”

韩思敬蹙着眉头道：“你说的到甚是容易，也不想想事体的归着。主人如今只有这几两银子，还是先时的房价，此外又别无产业。四五百银子不见了。真是财命相连，况又是一五一十交给我的，怎肯轻劝的和我罢休？就是官府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起来，也要向我问个实在下落。贼到也未必拿，只怕先将我动起刑来，到了不得。”王氏道：“呸，臭溺货！世上那有个贼未从拿，就先将事主动刑的道理？就算上到水尽山穷，难为我们的时候，你不拼上一夹棍，我不拼上一桲子，就想要教儿女享福，自己饱暖么？何况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非小孩子可比，还是招架不起一夹棍也怎的？人家还有挨七八夹棍的哩！”思敬道：“你把这夹棍，不知当什么好吃的果子，讲起七下八下来了。”王氏道：“我把话说尽了，做也由你，不做也由你。我今日预先和你说明：你若到讨吃的时候，我便领上孩子们嫁人。你想着我陪着你受罪，那断断不能。好容易一注外财，飞到手内，他还有许多的踌躇哩。”韩思敬两只眼瞅着地，想了半晌，将头用手一拍道：“罢了，拼上命做一做罢。”王氏道：“你可也回过味来了？若行，今晚就看机会，埋银子。”

韩思敬出了巷口，转在房背后，在那坑内看定了地方；又见坑对过北边，远远的有四五家人家，也还容易做事。本日系八月初十，埋了银子，直到十二日天一明，方才声张起来。张华家老婆，在内院东房内，听得思敬家两口子在西房中叫喊，急忙起来看时，见西房窗棂，在地下丢着；院台阶下，有两件衣服；到房内一看，地柜大开着，柜傍边还有一把斧子，锁子也扭断在一边，也不知没有的是什么东西。问起来，才知道将主人银子尽数被贼偷去。又见思敬止穿着条裤子，在地下自己打脸；老婆在炕上，帮着哀叫。早惊动了邻右，并地方人等，都来讯问了根由。大家在房内院外，巡视了一番，齐向思敬道：“银子去了四五百，非同儿戏，你哭叫也无益。快寻人写张呈子，报官严拿。”思敬道：“众位那一个会写，就替我写写罢。

“众人道：“我们不识的甚多。何况这个文章，那一个会写，就替我写写罢。”众人道：“我们不识字的甚多。何况这个文章，也不是胡乱做的。”内中一个道：“何用远求？东巷子里秃子苗相公，我们这几天，见他在家中，何不烦他一写？”思敬道：“他是我家主人好朋友，我们同去烦他。”说毕，一拥齐来，叫开苗秃子的门。

苗秃还在被内睡觉，被众人喊叫起来，心上到有些惊怕，疑惑是同赌朋友们出首下了。出得门来，见韩思敬跪下啼哭，还有七八个人在他后面站着，苗秃子拉起道：“为什么？”众人吵吵杂杂的说了一遍。苗秃道：“你主人缘何有这许多银子存放在你手内？”思敬就将试马坡带来六百多两银子说了；又言带去一百余两下场，“余下四百七十两，托小人收管。昨晚睡熟，不知什么时候，被贼窃去。”说了又哭。苗秃子听了大笑，说道：“你主人这一番，才停当了。”又问道：“这宗银子，可真是试马坡带来的么？”思敬道：“怎么不是？王掌械的送在试马坡，我主人从试马坡带回，还有些衣服、首饰交与张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老婆。若交与我，也都一齐被偷了。”苗秃子又大笑道：“我才明白了，原来如此。”又问道：“这首饰、衣服还在张华家女人手内么？”思敬道：“他没被盗，自然还在。”苗秃子问明根由，替他写了个报窃的禀帖，才打发去了，心里作念道：“小温那日绝早的就去，既带回自己的银子，又得了金钟儿的外财，谁知天道难容；这不消说，留在郑三家的银子，是假的了。只可恨金钟儿这淫妇奴才，屡屡在小温面前排挤我，弄的一个钱也到不了手内。不料他们也有跌倒的日子。我今日即去郑三家送个信儿，看这伶俐的淫妇又有什么法儿摆脱？不教老龟婆打断他的下截，我誓不姓苗！”跑到市上，立刻雇了个飞快的驴儿，一路唱着时调《寄生草》，向试马坡来。

次日未牌时候，一入郑三的门，便大喝小叫道：“我是特来报新闻的！”郑三家两口子，迎着询问。他又不肯说，一定着请萧麻子去。少刻，萧麻子到来；又把金钟儿、玉磬儿都叫出来，同站在厅屋内，方才说道：“我报的是温如玉的新闻。

“金钟儿道：“他有什么新闻？想是中了。”苗秃子道：“倒运实有之。若说中，还得来生来世。偷却被人偷了个精光。”

萧麻子道：“被人偷了些甚么？”苗秃子道：“小温儿这小厮，半年来甚是狂妄。他也不想想，能有几贯浮财，便以大老官气象待我们？月前他回家时，带回银六百余两，一总交与他家家人韩思敬收管，他下场去了。本月十二日，也不知几更时分，被贼从房上下去，将银子偷了个干净，如今在泰安州禀报，这岂不是个新闻么？”郑三道：“这话的确么？”苗秃子道：“我还有个不说话的先生在此。”遂将替韩思敬写的报窃的稿儿取出，对众人郎念了一遍；又将贼从某处入，从某处出，韩思敬如何惊恐，地方邻里如何相商，指手动脚忙乱了个翻江倒海，方才说完。金钟儿听罢，低垂了粉项，改变了朱颜，急抽身回到自己房内，又气又苦，心中如刀割、箭射一般。苗秃子见金钟儿扫兴回房，越发高声说笑起来了。郑婆子道：“到底是温大爷有钱，一次被人家偷六百多两。”苗秃子笑道：“你还做梦哩！不但他教人偷了，连你家也教人偷了。适才金姐在这里，我不好明说。你只用打开他房里的柜子，将小温的银子看看，便知端的。月前那姓王的来，我们问那赶车的后生，他说是五百多两。前番小温回家，与你家留了二十两；又与萧大哥四两；还赏了打杂的许多。这一百四五十两银子，是从何处多出来？

我再实和你们罢。还有许多的钗环首饰，皮夹棉衣，你家人送与姓温的，姓温的没福消受，一总送与做贼的了。”郑三家两口子听了，就和提在冰盆里的一般，气的只是打战。

萧麻子道：“银子不用看，我明白了。若说衣服、首饰都偷送了人，金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没这大胆子，丢开手罢。”玉磬儿道：“苗三爷既有确据，这事也不是个含糊的。只用将金妹子的箱柜打开一看，真假就明白了。”金钟儿紧是气恨不过，听了他们这些话，心上就和有十七八个吊桶，一上一下的乱翻。打算着他们必有一看，将胆气正了一正，爽利坐在炕中间，等候他们。

又听的他父亲说道：“万一温大爷的银子不假，衣服首饰俱在，金钟儿是我生养的，我还怕得罪他么？只是日后温大爷知道，我们私自去他的封条，又看他的银两，觉得不像个事。”苗秃子将舌头一伸，冷笑道：“老先生，你好糊涂呀！温大哥的银子，放在你们家里，就是他没斟酌处。分明你是个老实人。假若是我，他前脚去了，我后脚就将他的银子拿去，与他留下一半，还是大人情，就告到官司，只说他欠钱未与，他也做得不是正大事，官府替他追比不了。一总入官，大家得不成。真银子存放尚且要如此，何况如今都是假的。”又向郑三家老婆把舌头一伸，急掉转头脚，向厅屋正面，来来往往，一步一步的踱去了。郑婆子向萧麻子道：“我们大家都去看来。”萧麻子道：“不用看，从今丢去姓温的，另做事业罢。”

不意玉磬儿在前，郑三随后，入金钟儿房去，苗秃同郑婆子，也相同入去；惟萧麻子独自坐在厅上，听候风声。金钟儿见他们入来，在炕上坐着，不动一动。郑三问道：“柜上的钥匙哩？”金钟儿从身边取出来，往地下一摔，道：“看去。”

众人见他这样举动，到有几分疑隐起来，看的这几百银子，多是有真无假。苗秃子向郑三道：“先开皮箱。”郑三将钥匙取下来，先把一个大皮箱抱在地下，觉得甚轻；开看，止有他循常穿的几件衣服，并无一件新的在里面。金钟共有四个皮箱，到是两个空的；钗环、首饰一无所有。郑婆子指着金钟儿道：“你的衣服、首饰都那去了？”金钟儿道：“都送了温大爷了。

“郑婆子大怒道：“你为什么送他？”金钟儿道：“我心上爱他。”郑婆子咬着牙，先向自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郑三也气极了，用两手将柜上锁子一扭，锁铤折断，把银子取出一封来，打开一看，见都是些石头；又开一封，也是如此，随手向金钟儿脸上打去。金钟儿一闪，响一声，却都打在窗棂上，大小石块乱滚。郑三见没有打中，扑上炕去，将金钟儿的头发提在手内，拉下炕来，用拳头没眉没眼的乱打。萧麻子飞忙的跑入来，拉了半日，方才拉开。郑婆子又将金钟儿抱住，在头面上乱咬。

苗秃见萧麻子做人情，自己也只得动手开解。忙乱了好一会，方才劝了出去。

金钟儿在地下躺着，定醒了一会，睁眼一看，门上的帘子也不见了，苗秃子和萧麻子在厅屋西边椅子上，坐着说话；玉磬儿在正面条桌前站着，不由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中恨怒，忍着疼痛扒起来，指着苗秃子大骂道：“你这个翻舌递嘴的亡八羔子，温大爷待你，和他的亲儿子一样。要吃就吃，要穿就穿，要银钱就与你使用，还有什么亏负你处？就是我的衣服首饰，也是我的姑老们送我的，又不是你娘和你祖奶奶的东西，与你姓苗的何干？

是你这样献勤劳，不过为嫖那玉磬儿，厚嘴唇矮矬淫妇，少出几个嫖钱。你那里知道，你龟娘、龟老子也要和你一五一十的算账，没有你个下流亡八羔子白肏的人！”几句话骂的苗秃子瞪着眼，张着口，一句也说不出来。金钟儿还在那里秃长秃短骂不绝口。郑三在南房里气的睡觉，头前听的骂也就装不知道，后来听着越骂越刻毒，脸上下不来，跑入东房一脚踢倒，又从新没头没脸的乱打起来。萧麻子绕拉着，已打的眉青眼肿，鲜血淋漓，昏倒在地。打杂的胡六拉着郑三的一只胳膊，萧麻子推着，方才出去。萧麻子又从新回来，将金钟儿抱在炕上，用手巾与他揩抹了血迹，说了许多安慰的好话。

金钟儿倒在炕上，闭目不言。苗秃在门外，点着手儿，叫萧大哥。萧麻子走出去，苗秃道：“我别过你罢。”萧麻子道：“你也混起来了。他是在气头上的人，还有什么好言语？听见只装个没听见。此时天也晚了，你要那里去？”苗秃道：“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味？”萧麻子道：“郑三为你，又打了一遍。

你若是去了，到不是恼金钟儿，到是连郑三也恼了。我明日自有一番妥处。”玉磬儿道：“你休动瞎气。骂由他骂，打还是他挨。”将苗秃子拉入西房去了。萧麻子到南房内，向郑三家两口子道：“我有几句话，你们要听我说。乐户家的女儿，原是朝秦暮楚。贴补了嫖客东西的，也不止他一个，量他那衣服、首饰也不过在百金内外，为数无多。温大哥在你家中，前前后后，实不下七八百两，你就折算起来，还剩他的五百多两。有金姐的身子在，不愁弄不下大钱。温大哥此后，也是个极穷的人了；再知道这番打闹，他还有什么脸面再来？但是你家金姐，是个有气性的孩子，自幼儿娇生娇养。今日这两顿打，手脚也太重了；若再不知起倒，定要激出意外的事来。今晚务必着个妥当人伴他；还要着实醒睡些才好。”郑婆子道：“萧大爷怕他寻死么？我养出这样子女来，到不如他死了，我还少气恼些。

“萧麻子道：“我把话说过了，你们要着实留心些。”说罢，回家去了。

郑三家两口子虽说是痛恨金钟儿抵盗了财物，到的是他亲生亲养的女儿，打了他两次，也就气平了。又听的萧麻子嘱咐，未免结计起来，将小女厮叫到面前，与了他三四十个钱，着他和金钟儿作伴。又嘱咐他一夜不许睡觉。谁想金钟儿被郑三第二次打后，又气、又恨、又怨。想着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见人，趁萧麻子走去的时候，挨着疼痛，扒到妆台前，将三匣官粉，都用水吃在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此物是有水银的东西，下坠无比，少吃还最难解散，况于三匣？没有半个时辰，此物就发作起来，疼的肝崩肠断，满炕上乱滚。一家子大大小小都来看视，见桌子上和地下，还洒下许多的官粉；盛粉的匣子，丢在皮箱傍边。郑三家两口子一见，吓的魂飞魄散。郑婆子连忙跳上炕去，抱住金钟儿，大哭大叫道："我的儿哟，你怎么就生这般短见？"又骂郑三道："老亡八羔子，你再打他几下儿不好么？坑杀我了，儿哟。"郑三在地下，急的抓耳挠腮，没做摆布。又见金钟儿双睛叠暴，扒起来睡倒，睡倒又扒起来，两只手只在炕上恨命的乱挝，挝的指头内都流出血来。少刻唇青面黑，将身子往起一迸，大叫了一声，一对小金莲直登了几下，鼻子口内鲜血逆流，就呜呼哀哉了。真是死的凄惨可怜。正是：一腔热血还知已，满腹凄凉泣九原。

未遂幽情身惨死，空教明月吊痴魂。

第五十七回郑龟婆闻唆拼性命苗秃子惧祸弃家私

词曰：

花娘死去龟婆恼，秃子面花开了。况又被他推倒，齿抉知多少。

说条念律神魂杳，家业不堪全扫。为献殷勤穷到老，此祸真非校右调《明月穿窗》话说金钟儿死去，郑婆子搂住脖项，没命的喊叫道："我的儿，我的苦命的儿，你杀了我了，我同你一路去罢！"把头在窗棂上一碰，差些儿碰个大窟窿。郑三在地下，跳了两跳，昏倒在地。猛见郑婆子丢开金钟儿，往外飞跑。苗秃子正在厅屋褊扇前，走来走去，想算道路；又不敢偷走，怕郑三将来有话说，后悔的揉手挝心。不防郑婆子在背后用头一撞，身子站不稳，往前一触，触在了门框上，碰了个大疙瘩。掉转身子正要看时，被郑婆子十个指甲，在脸上一挝，手挝处，皮开肉破，鲜血长流。急用手招架时，又被郑婆子提住领口一拉，把一件青绢上盖，拉开一大绽，翻披在肩头。苗秃子见势不好，就往外跑；又被门坎子一绊，腿不能自主，跌下台阶。郑婆子赶上，按住在脖项上乱咬。两个人嚷成了一堆。郑三在房里喊天振地的哭叫，早惊动了许多邻居，都来看视。入的门，见一个和尚被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搂着，在院内乱滚。众人上前，用力分开。一家子又哭又嚷闹，也问不明白。到房中一看，才知道郑三家闺女死了。又见郑三和疯了的一样，在房内不住的挝心乱跳。忽见萧麻子急急的走入来，问道："还有气哩没有"打杂的胡六道："死了这一会了。"萧麻子道："何如？我原逆料着有这一番。"又将金钟儿仔细一看，只见乱发蓬松，鼻口流着紫血，头脸上青一块，红一块，俱是咬打的伤痕，把个千伶百俐、俊俏佳人，弄的与阎王殿上小鬼无异。萧麻子把手一拍，口里嗟叹道："咳！死的可惜，可怜！"此时郑三家老婆，已被看的人拉住在院外，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醉如痴的打晃。萧麻子叫胡六扶郑三到南房里去。这时，男男女女，又来了好些。萧麻子挤到厅屋内，说道：“众位请开些，好让人家收拾死人。”说罢，刚挤出厅屋门，猛见人丛中钻出个光头，擦抹着许多的鲜血，真与那打破的红西瓜相似；扑上来，将萧麻子一抱，萧麻子大吃了一惊，仔细看时，才认的是苗秃子。忙问道：“你是怎么？”

苗秃子道：“了不得，了不得！反了，反了！”正说着，见郑婆子大披着头发，从院外大放声哭入来。苗秃子拉着萧麻子，往人丛中急忙一钻，让郑婆子入去，方说道：“你快同我到院里来，我和你说。”

两人到西房檐下，萧麻子又将苗秃一看，见衣服拉的千条万缕，面上带着四五道大血痕，像个指甲挝破的，脖项上和脸上，有许多齿伤，形容甚是狼狈。萧麻子口中不言，心里说道：“这秃小厮，尖嘴薄舌，宜乎该有此辱。”随问道：“你怎么成了这样个光景？”苗秃子道：“真是天翻地覆的事。郑三打罢金钟儿，我在玉姐房内气肚子，也不知你是甚么时候去的。

没一顿饭时，金钟儿吃了官粉，就发作起来。”萧麻子道：“我那样嘱咐着他们，怎么就没一个人在他跟前？”苗秃子道：“谁知道他。金钟儿死了，我正在厅前有些后悔。不意郑三家老婆，这万剐凌迟的奴才，猛可里在我背后，将我腰眼间，被他那驴头加力一触，我几乎碰死；却待问时，被他十个指头将脸挝破。你瞧，衣服也扯了个粉碎，脖项也被他咬坏，适才幸众人解开。我在试马坡来往了一二年，此地大大小小，谁不认得我？我岂肯轻易受辱至此？没的说，一个知己朋友，难道还不如个亡八的交情么？你有甚么好主见，快说与我，我与他家势不两立。怎么他的女儿死了，拿我出气？良贱相殴，还要分别治罪。他竟敢殴辱斯文，我辈还要这秀才何用？”萧麻子道：“你这殴辱斯文的题目，到也想的有一二分，只是你的题目若讲出来，比你更利害几倍。”苗秃道：“他有什么利害题目，难道朝廷家的名器，是该教娼妇、龟婆白打的么？”

萧麻子冷笑道：“你这秃兄弟，都说的是醉里梦里的话。

我不该说，你今日做的，都是伤天害理、刻薄不过的事情。金钟儿抵盗财物，与温大哥他抵盗的是亡八家的，须知不是你家的，你怎便那样着急？就是温大哥家被盗，你再想想，他还有的是房，有的是地。我们素常也曾三十两、二十两使用过他的。

他今日到这一扫精光的时候，我们与他交往一场，该动个可怜他、帮助他的意见才是。谁想你得了风儿，就是雨儿。你说被盗，也还是人情以内的事，怎么又说起他存放的银子是假的？

又说衣服、首饰都抵盗与温大哥？我彼时已明白银子出落，惟恐怕起是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还从旁开解，说金姐没有这般大的胆子。你和玉磬儿左一句，右一句，必定要教查看他的箱笼，验银子的真假，我几次阻说不听。你说这金钟儿的命，不是你要了他的，是谁要了他的？这件事体，郑三家两口子若翻过脸来，他女儿现有脚踢拳打的伤痕，他竟一口咬定你，说是因嫖角口，被你重加殴打，当时损命。你一个做秀才的，擅入嫖局，就该革除；他再告你个威逼人命，你到官府前，好分辨，问你个流三千里；差些儿，定是个监候绞，秋后处决。总然抵不了命，熬出来，也头白了。你若说自己吃的官粉，与你无涉，这事到的因你而起，只怕做官的人，他要按律科断哩。到那时，秀才也不知飞到那边去了，这殴辱斯文的话，还从那一头说起？”苗秃子听了这些锥心刺骨的话，不由的着荒起来，两只手在秃头上乱挠，口里道：“呀，呀，呀！这还了得！”萧麻子见他怕了，越发说起霹雳闪电的话来道：“问你个秋后处决，还可以勉强熬出性命；若动起无情无义的夹棍来，你受刑不过，招认个谋杀、故杀，只怕你的胸袋顷不要与尊躯分别了。你们讲到做文章，实强似我；若讲到律例两字，还让老哥哥熟些。”

一席话，说的苗秃子心惊胆战，正要跪求良谋，见黑影里走过几个人来道：“不想在这里，我们只在人多处寻找。”萧麻子看了看，原来是保正同地方等人。萧麻子道：“有什么话说？”那几个人道：“郑三也不见了，他老婆只是大哭。我们问他家胡六，说金钟儿是吃官粉身死。我们寻你，请教此事报官不报？”萧麻子道：“我也正有此意。等我今晚细细的将根由问明。若果是被人谋害，或负屈衔冤，我明早再与你们定归。

到是这些人出来入去，男女错杂，休要再弄出一件事来，又是你们做地方乡保的干系。”那几个人道：“你老人家说的极是。

“于是推的推，赶的赶，都打发出去了。胡六收拾了街门。苗秃子见人已去尽，连忙跑下说道：“好亲老哥哥，是兄弟一时多嘴，惹此风波。可念在旧日交情，与我解纷方好。”萧麻子有意无意的将苗秃子拉起来，皱着眉头道：“此事大难摆脱。

你且等我探了探他两口子的意思何如。”说罢，走入金钟儿房内去了。

看官要加：这金钟儿是萧麻子的长食水。有一个嫖客，就有他的一个分股；多少总要沾点光儿，再没个空过去的。玉磬儿人物平常。此时金钟儿死了，他的食水永绝。又想金钟儿是个聪明知是非的女娃子，从未有一言一事，得罪过他，他心上也怜不过。嘴里虽不肯露出来，其实恨苗秃子切骨，因此说了个探听口气的话。走入去，见郑婆子还在那里喃喃呢呢的数念着哭泣，哭的喉咙都哑了。萧麻子到面前，如此长短，指授了几句。那郑婆子，止知恨苗秃攒掇着看箱柜，还想不到教他抵命，听了萧麻子的话，顷刻就长了一斗见识，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房内大吼了一声，活像一只母老虎扑出来，将苗秃子劈胸揪住，死也不放，口里喊叫“杀人”，吓得苗秃子心胆俱碎。郑三听得他老婆叫喊，从南房内哭的眉胖眼肿的出来，见他老婆扭着苗秃子乱嚷，说道：“还不快丢开，这算是怎么？”萧麻子在傍边说：“这也怪不得你家女人啰唣，你女儿原是因他几句话死的。但是苗三爷也是无心之过。就着他抵了命，与你女儿也无益。大家饶让他些罢。”郑三听了，想着金钟儿实是苗秃激迫死的，不由的痛恨起来。向他老婆道：“你揪扭他做甚么？咱家女儿现放着满身伤痕，明日报官验尸，怕他不偿命么？”苗秃听了，情知是萧麻点缀，越发怕极。郑婆子听了，便将苗秃子丢开，跑到房里，取出一条绳子来，要缚苗秃子。苗秃子躲在萧麻子背后。萧麻子拦住道：“这点体面，要与他留着。”郑三道：“他是杀人的凶犯，偷跑了该怎么。”萧麻子道：“偷跑了，和我要人。我今晚也不回家，就同苗三爷在你侄女儿房中睡一夜罢。你侄女儿该在那里睡？”郑婆子道：“我到忘记了这个淫妇了，他和苗秃子是一气同谋的人。”连忙走入西房，将玉磬儿拉过来，就是几个嘴巴。又抱住头，在脸上咬住，半晌家不放，真咬的鲜血长流；然后拧着耳朵，牵到金钟儿房内，说道：“与我跪在地下，守着他。我将来要和你算一百年账。”玉磬儿只得跪着。郑婆子打了骂，骂了打，那里还有罢休的时候？

郑三在院里叫胡六道：“你将后边的床，同小女厮抬来，放在厅屋东边，好停放你二姑娘。”萧麻子道：“使不得。你既要报官，尸首不是轻易移动的。”说毕，拉了苗秃，到西房内坐下。郑婆子又从新哭叫起来。

苗秃子在西房内，与萧麻子叩头，求他语言方便。萧麻子拿了许多的身分，又故意儿做出许多关切的样子来，一半评论事，一半用硬话唬吓。两人划到四更天，方才说妥。苗秃子家中还有三十两多银子，五千大钱，都交与萧麻安顿。郑三目下且不报官。又将住房一处，是六十两银子典的，说定十五天内搬房，交与萧麻管业。又立了壹张转典房契，着萧麻收执；次日即同去泰安，收房过银；若有一字反悔，立即禀官究讯。郑三家夫妇，若再有半句嫌言，都是萧麻子担承。两人批写停妥。

萧麻子随即叫起郑三夫妇，到后边园子里，一同坐下。萧麻子道：“苗三爷的话，我责备了他半夜，为他多嘴。他赌身发咒，实是一片血诚，为顾你们。他与金姐何仇何恨？皆因他来往了一二年，谁没个穿青衣、报黑主的意思？眼见得金姐将财物抵盗与温大哥，他就由不得替你们着急。他若早知有这般变故，就烂了舌头，也不肯多说。我如今打开后门，和你两夫妻说罢：你家女儿的伤痕，是你们脚踢拳打的。我养活着好儿好女，不会昧良心，也不做这样证见。官粉是你女儿自己吃的，不是苗三爷逼他吃、叫他吃的。就到官府面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也不是没嘴的人，不过认上个多说的罪名。照不应为律治罪，也止是发学，打几个板子。他只用费上二三百钱，打发老师一个满心欢喜，世上那有个因多说了一半句话，便斥革秀才？这是从古至今，没有这样一条例的。若说他做秀才的人不该在嫖场内混，你要知与者、受者同罪。我又不该说，你家设着迷魂阵，日日拿人。

那做官的，未曾坐堂，他就恼人引诱良家子弟，败坏地方风俗，枷了打了，还要逐出境外。你们想想：人已经死了，就是苗老三偿了命，也是个无益。到阎王殿上，又结一个来生来世的冤债。何况是海干石烂，再没有事。依我的主见，与你两家评论，着苗三爷与你们二十两银子，做棺木之费。大家丢开手，他干他的事，你们埋葬你的女儿，岂不是两便？”

郑三到也没得说，郑婆子摇着头道：“这话不行。我家活跳跳的人儿，日夜指望着赚山大的银钱；平白里被他几句话攒掇死，我就拼上个披枷带锁，总教他抵不了命，革了他的秀才也出出我的屈气。萧大爷再问差别他：他这秀才，止值二十两银子么？”萧麻子道：“你这些话，只可在财主们身上打算，不可在穷人身上打算。苗三爷若不是个姓温的与他垫着嫖钱，休说嫖你家玉磬儿，连你家打杂的胡六也想不上。如今长话短说罢。我着他回家典房去，与你们那凑上三十两，我还得同去走遭。定在八天后，与你们过手。你女儿将衣服、首饰送与温大哥，我细问苗老三，说还在家里存着，并未教贼偷去。你目今若想和温大哥要回原物，这是无指证的事体，不惟他不肯承认，他也不受这盗窃的名声。等他下场回来，我替你们下一番说辞，着他推念你女儿分上，帮三二十两银子，买块坟地，葬埋金姐。你们有了五六十两自己再添上五六十两，向穷户人家买一个有姿色的女儿，迎宾送客，还是极好的日月。你若说金钟儿值一千八百，岂肯五六十两罢休？无如人已经死了，徒瞎想算无味；再则此时的钱，和白拾的一样，得一个儿是一个儿；难道打起官司来，那些书办衙役，是不敢和你们要钱也怎的？

到只怕比平人家要的更多些。”郑婆子听了，呆了半晌，问道：“若是温大爷不与银子，又该何如？”萧麻子道：“这话我也不敢保煞。我以情理想算还有几分可望。”郑三向他老婆道：“罢了，萧大爷的话，都是见到之言。我们就像这样完结罢。

只是苗秃子这三十两，我八天后定要向萧大爷擒现成。温大爷话，等他下场后再说。”萧麻子道：“苗三爷的银子，都交在我身上；温大爷的话，我与你们尽心办理。”郑三听罢，连忙与萧麻子磕头。萧麻子扶起，说道：“我还有句要紧话，此时八月天气，你女儿的尸首，不是个整天家放着的；明日快与他寻副好些的棺木，就看个日子，打发出去罢。亡人以入土为安，也算他与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们做儿女一常”说的郑三家两口子，又都哭起来。

萧麻子劝解了几句，将话叮嘱的明明白白。回到前边，向苗秃子加出许多折办的话，居了无穷的大功。苗秃子谢了又谢。

次日用几句准情按例的话，打发了地邻乡保。又领郑三到苗秃子前陪礼，然后起身同去泰安。苗秃子与了三十两银子，五千大钱，又着落了房子，萧麻方才回家。可怜苗秃不过百两家私，被萧麻几句话弄尽，连五千钱也没落下，到令家产尽绝，岂不可笑？

郑三于试马坡西，用银六两，买了一亩来地，将金钟儿埋葬。郑婆子恨玉磬儿教唆搜看箱柜，日日不管有客没客，定和他要五钱银子；没了就用鞭子痛打。到九月初间，萧麻子知玉磬儿人才平常，从他身上吃不了大油水，出了主见，教郑三带二百多两银子，他同去各乡各堡，于穷户人家采访有姿色妇女。

只半月，就买了本州周家庄良人女子小凤儿，日夜着郑婆子鞭打，逼令接客。正是：君子利人利已，小人利已损人。

若言损人有利，势必损已利人。

第五十八回投书字如玉趋州署起脏银思敬入囚牢

词曰：

昔日叮咛谨守，今日统归乌有。悲悲切切入官衙，大亏他。

回里具呈报盗，已将那人拿到。夹夹打打问根由，枉追求。

右调《添字昭君怨》

话说萧麻子得了苗秃家私，回试马坡去。再说韩思敬递被盗呈子后，州官将思敬传去，问了被窃原由；随即差人去温如玉家验看，委令捕头拿贼，与了三日限期。韩思敬回到家中，和他老婆说了一番。又过了五六天，到衙门中打听。见官府没什么举动，回来与他老婆商量停妥，雇了个驴子，往省城寻温如玉报信。

且说温如玉与金钟儿别后，到省城赁房住下，投了试卷。

到初八日点名入去，在里边苦思索，完了三常将头场文字写出，寻人看视。大要场后文字，与闲常批评不同。好的不消说要赞美，就是极不堪的文字，人家也要与几句高兴话。如玉原急的要去试马坡，只因有四五个朋友都说他的文字必中，他心上得意起来，吩咐张华缓些雇车，在省城闲游了两三日。那日正在寓中吃完午饭，忽听得张华在院内说道：“韩思敬来了。

“如玉着惊道：“他来做什么？”只见韩思敬入来，跪在地下大哭。如玉道：“是怎么？快说！”思敬将如何被盗，如何报官，如何寻问到此处。如玉未曾听完，耳朵里觉的响了一声，便昏闷在床上。急的张华乱叫。好一会，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玉才起来，一句话儿也不说，拉开被褥便睡。张华同思敬两人心里，各人怀着各人惊疑。张华一夜没敢睡觉，恐怕如玉寻了短见。

次早如玉起来，着张华买了个手本，如玉写毕；暗中吩咐张华绊住韩思敬，不许着他出门，独自一个，到济东道衙门里来，投禀求见。那管宅门的见是温如玉的字，知是他主人的世交，不敢怠慢，亲自走出来，见了如玉，笑说道："我家老爷在场中做监试官，容俟出场后我替回禀罢。"如玉道："我有大冤苦事。要面见大人，又不意未出常"说罢，泪流满面。

那内使道："少爷不必伤感。且向我说说。"如玉就将下场被盗情由，细说了一遍；又言家人韩思敬行踪诡诈，其中不无情弊；诚恐本州知州，不肯实力拿贼，并研讯韩思敬夫妇，要求一封书字嘱托；又恐韩思敬脱逃，恳差押回州等语。说罢又哭。

那内使见他情景凄惨，说道："少爷是我家老爷的世谊。去年见过后，我家老爷时常念及。既然有这样被窃事，非别的请托干求可比。老爷虽不在署中，我回公子一声，看是如何。"如玉连忙作揖道："如此深感不荆"那内使去了一会，出来说道："我家公子说：本该请入里边相会，因我家老爷家政最严，公子从不敢与人私交，着请少爷到官厅中少坐。泰安州书字，公子已应许。此刻就发差。押尊纪韩思敬的话，我这里吩咐历城县，着他那里遣人解送回州。"如玉听了，谢了又谢，说道："小弟还有个无已之求。刻下各处商货，并下场举子，俱要起身，诚恐雇车耽延时日。意欲求鼎力打一辆官车，工价照时给付，不敢短少，未知使得使不得？"那内使笑道："这多大点事，有什么使不得？一总着历城县速刻办理就是了。"说罢，让如玉到官厅里坐。如玉定要在宅门外等候。那内使道："少爷若不去，岂不教我家公子怪我么？"随即吩咐执日衙役，领如玉到官厅内待茶。待了半晌，那内使亲到官厅内，拿着一角印封书字，拜匣内又取二两程仪，说是公子送的。如玉辞了一会，只得收下，说了些感恩戴德的话，辞出回到寓所。

没有半个时辰，历城县差来两个衙役，拿着押解韩思敬的票，还有与泰安州的移文，来请示下。如玉周旋了一番，就将适才的二两银子，送与两个衙役；又怕他们路上卖放，把济东道与泰安州的印封书字，向两个衙役照会了。两个衙役越发知是有来头的人。如玉指着韩思敬道："这就是贼，与我锁起来。

"两个差人一齐答应，吓的韩思敬面如土色，跪在地下哭辩。

如玉只是挥手，两个差人不容分说，便行锁出去了。少刻历城县打的官车亦到。

主仆两人，收拾行李起身。及至到了试马坡，如玉心忙意乱，也无颜面去看金钟儿。连夜回到家中。令张华打发车夫酒饭工钱。将张华家老婆细问了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番。韩思敬家女人见不问他，又不见他男人同来，心上甚是疑虑，也走来向如玉诉说。如玉只不理他，在书房内写了一张呈子，把韩思敬夫妇，告了个监守自盗。

次日早到州宅门上投递，又向管宅门的内使苦诉。这州官是新到署印，才三四个月，与如玉素无交识。那内使将呈子一看，把脸儿仰起，说道："这件事，我家老爷在数日前已差捕役查缉。捕役们尚未回覆，你又弟这呈子，岂不是多一番事么？

"如玉道："我家里被了盗，难道不许报官么？"那内使道："你家人已曾报过，就是一样了。据你这样说，你家中岂无子侄亲友，着他们每人都递一张呈子，岂不理紧凑些么？"如玉见他这般光景，也不知他是想几个钱，也不知他本来有些没好气，心上仗着有济东道书字，不由的发话道："我不是送礼来的，也不是过付银钱通线锁的，我是特来报盗案的。你家官府若管，可将呈现子拿去看；若不管，可将呈子还我。"那内使见如玉面红耳赤，语言讥刺，是个不受作弄的人，也就将头脸收回道："我就与你拿去。"说罢，刚要入宅门，如玉大声道："还有封书字，你看。若可同拿入去，便拿上；若嫌琐碎，我好将他原字缴回。"那内使站住道："你有什么书字？"如玉从怀中取出，递与他看。那内使见是济东道官封，心上大惊，忙问道："认得杜大老爷么？"如玉道："我为被盗这件事，向杜大老爷说。他听了，替我大抱不平。又知地方官屡将盗案视同膜外，因此着我亲自投送。"那内使换成满面笑容，问道："先生尊姓？"如玉道："呈子上写着，何必问我？"那内使从新将呈子一看，笑说道："我真该死了，原来是公子温大爷，何不早说？我还当与寻常人说话。实不瞒公子说，今早被上人就为公子这件事，见已经数天无下落，嫌我不上紧催办，着实的教训了我几句。我心上原有些不自在。又未问明公子是谁，因此语言粗疏。论理这拿贼追脏，原是地方官职分应该做的，况有济东道大老爷的谕帖，就是没有，我家官府，也要竭力查办的。公子请少候片刻，我就去回禀。"说罢，将呈子一并拿去了。须臾那管门人出来，笑说道："我家官府要相会哩。"

不多时，开放宅门。

那州官姓王，名丕烈，冠带着迎接如玉。到客厅内，如玉便跪在地下痛哭。州官也跪下说道："老世台不必悲伤，有话起来共商，小弟无不竭力。"如玉方才起来叙礼，拭泪坐下；将前后被盗原由，详细陈说，恳求将韩思敬夫妇严刑审问，然后拿贼。州官道："老世台与敝大宪杜老爷如何相识？"如玉道："杜大老爷在陕西做知县时，先父适做总督，同过几年事，又曾代完公项，因此认为世谊。"州官道："敝大宪清正无私，今因老世台事。发下札谕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真是破格关注了。”如玉道：“晚生亦感戴不荆”州官道：“韩思敬可还在尊府么？

“如玉道：“他日前到省城，与晚生报信。晚生恐他逃脱，已禀明杜大老爷，着历城县差人押解。此时到了，亦未可知。”

州官道：“这奴才，真该万死！就算上他无私无弊，岂有个主人交给的银子，不用心看守，竟致被贼偷去的道理？”如玉道：“只求老爷严刑夹讯，定有下落。”两人吃毕茶，如玉又再四拜托，州官满口应承，方辞了出来。州官吩咐，大开中门，直送至堂口才回。

坐在二堂上，随即传原差捕役，问道：“温秀才家被盗事，可有了下落么？”捕役道：“小的奉差后，即细心查访，还未得下落。”州官也没有第二句话，挝起根签来，往下一掷，左右呐一声喊，将捕役采下去。那捕役叩头哀叫道：“小的有下情要禀。”州官道：“你拿贼已十数天，还无下落，此刻要打你，你又有了下情了。”那捕役道：“小的奉差后，遍查并无一点踪迹，心上甚是着急。到温秀才家去了两次，看贼人出入情形，止有韩思敬的住房上破了几个瓦；周围巡行，却无从房上走去的形踪，到有仍回院中的形踪。问他爱妇人们，都说是那日天微明时，方才知觉。彼时他家前后门，都紧紧关闭。依小的看来，到只怕还是他家家人弄鬼。”州官道：“你既有这意见，为何不早禀我？”捕役道：“小的为他是被害之家。岂有个贼不上紧查拿，反先将失主疑心起来的理？因此不敢回禀。”州官笑道：“本州暂且停打，待审过他的家人，再行处你。”左右捕役放起。州官又传审别事。

没有两三杯茶时，门上人禀道：“有历城县差人押解温秀才家人韩思敬到。”州官将历城县差役叫入，问了问，随即吩咐书吏，做收到的文书。打发去后，旋即坐了大堂，将韩思敬带上问道：“你是温秀才的家人么？”思敬道：“是。”州官道：“你是雇工家人，是契买家人？”思敬道：“小的从祖父服役，至今三世，是契买家人。”州官道：“你日前报窃，共是多少银子？”思敬道：“小的主人自从老主母去世，日日以嫖赌为事。”州官吩咐打嘴。左右打了十个嘴巴，州官又着加力再打，打的思敬垂头丧气，满口流血。州官道：“本州问你是甚么话？你不知胡拉扯的是甚么，真是可恶习诈之至。”思敬道：“小的主人，自从老主母去世，在家居住的日子甚少。

今年六月回家，至七月二十四日，将此首饰交与张华女人收管，止交与小的四百七十两银子，共九封零一小包，收存在小的住房柜内。本月十二日晚间，小的同家女人原吃了几杯酒。到十三日天微明，小的醒来，见西边窗子倒放在一边，柜子上锁子也扭吊了。急起来看时，银子一封俱无，还有小的家几件衣服，也都丢在院中。小的随即喊叫，邻舍地方都来看视。就是本日早间，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老爷案下。”州官冷笑道：“你这奴才，真好胆量！

你的事体，本州已差人查访明白。房上的瓦，是你弄破的，四周围并无贼去的形踪。你那日喊叫时，内外门子还是重重关闭，你且装神扮鬼，将窗子、衣服、锁子丢在房内院外，饰人的耳目，将银子另行藏起，却来报官；又自己放心不下，去省城与主人送信，探听动静。你的种种伎俩，本州和目见的一般。且你的银子，在柜内放着，这贼诸物不偷，单偷银两，竟像他预先知道的一般。那几件衣服，丢院外、房内，虽是你的极巧处，却是你的极愚处。贼人摘去窗子，你没听见，也罢了；一个锁子，非铜即铁，贼人将锁子扭落，这是何等响声，你夫妻就吃了几杯酒，也没个男男女女都耳聋目盲，至于如此。这等鬼诈，连小娃子谎不过，敢欺本州？你若从实招来，一个家人偷了主人的财物，是寻常不过的事，至重不过打几个板子完结；若必不肯实供，只怕本州的夹棍无情！”思敬连连叩头道：“小的就有包天的胆子，也不敢做这样欺人昧良心的事。老爷就将小的夹死，也不过臭这块地方。”州官道：“本州知道，你有一身好皮肉哩。”吩咐左右，拿夹棍来，一声答应，将夹棍丢在思敬背后。思敬此时，吓的心胆俱碎，恨不得生出一百个口来分辨，却又一句说不出。州官见他不言语，吩咐动刑。众人拉去了思敬的鞋袜，七八个服伺一个，将他两腿往夹棍里一登，早疼了个半死。一个刑房在旁高喝道：“你还不实说么？”思敬痛叫冤枉。州官吩咐：“收。”众衙役将两边绳子用力一拽，思敬喊叫道：“招了，招了！”刑房在旁录他的口供，他便把王氏如何起意，如何埋银，如何虚张声势，一五一十，都说出来。那州官甚是得意，大笑着向两行书役道：“他焉能欺本州的洞见？”吩咐松了夹棍。差刑房率同捕役起赃。

众人背了思敬出来，早哄动了满城的人，都来看视。大家到如玉房后坑内，思敬指示与埋银地方。众人挖开细细搜寻，止寻出二十两一个小包，余银再挖不出。问思敬银子还在何处寄放。思敬情知被人转刨去了，悔恨无及，惟有流泪摇头而已。

众人看他光景，像个埋银时被人识破，不知几时就暗行挖去了，于是满坑里乱挖起来，那里还有第二包？原来那晚思敬埋银时，已四更有余。对过坑沿上，有五六家人家居祝离坑还有一箭多远，内有一家姓杨，人只叫他杨寡妇，从十七岁就死了丈夫，止有一个周岁儿子，无依无靠。亏他苦守了三十来年，将儿子养大，学了个木匠。真是个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好妇人。他儿子名唤杨孝。就是埋银这日坏了肚，从二更时就泄泻起来，小人家有多大的院落。只得在门外出恭。他隐隐见坑内有人行动，心上还疑是鬼；后见一人从坑内出来，往前街去了，他便跑去坑内一看，见挖下个深窟，旁边还丢着一张铁锹。他就想道：“不是埋东西，定是埋私孩子。”连忙跑回，和他母亲说知；独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蹲在自己墙脚下偷看。少刻，见那人又下坑去。

有一杯滚茶时，方才上来。又在坑沿上站了一会，仍回前街去了。他走去看时，已将深坑填平。随即回家，取了一个大铁铲，和他母亲同到坑内。新埋的土最松，不消几铲，就寻着了。止将九封银拿去；这二十两小封，昏夜之际，未曾摸着。只缘杨寡妇家极穷，儿子三十一岁尚未配，得此银娶妻生子，昌盛起来，亦天意也。众人见思敬形容凄惨，问他，不是摇头，就是叹气，也没什么分说，只得将他押回州衙。

州官立即坐堂，问四百五十两银子下落。思敬痛哭道："小人实实埋在主人房后坑内。今止有银一小包，是二十两，余银想是被人看破挖去了。"州官大怒，骂道："你这狡诈百出的奴才！我自有法治你。"吩咐再夹起来。思敬苦求。州官那里肯听？众人动手，将夹棍收的对了头，见思敬已死过去。衙役用水喷噀，好半晌，方醒了过来。又问他，前后口供相同。

州官着松了夹棍，将思敬收监；又出火签一条，传韩思敬妻王氏，立即听讯。少刻，将王氏拿来。州官道："你是韩思敬女人么？"王氏道："是。"州官道："你男人偷埋主人银两，可是你先起意么？"王氏道："小人夫妇，受主人多少年恩养，那肯做这样事？"州官大笑道："现今赃银挖出，你还敢巧为遮饰么？"王氏道："那是家人张华，陷害小人夫妇，故意将银子埋在坑内。"州官道："这奴才，满口胡说！就算上张华陷害你夫妇，他埋的银子，你男人怎么就知道地方呢？

"王氏道："是张华醉后向人说过，小的男人听知。"州官大怒道："真是贼夫贼妇，说的不知是那一国的话。打嘴！"左右打了十个嘴巴。王氏喊天振地的大叫。州官愈怒，吩咐拿鞋底打嘴。左右又打了二十多鞋底，打的这妇人簪环脱落，满口流血。州官方叫住打。又问道："如今赃银止有二十两一小包，那四百五十两共九大包，你们偷放在何处？"王氏道："小的实说了罢。"州官大喜道："快说，快说！"王氏道："偷埋主人银子，原是小的起的意见，埋时小的并未同去。如今差四百五十两，老爷再问我男人。我实实不知道。"州官怒的将桌子乱拍，骂道："世上竟有这般狡猾奴才！"吩咐栘起来。众人一齐动手，栘的这妇人两泪淋漓，声声只教问他男人。

州官又着敲一百敲，敲到八十余下，皮肉皆脱，十指骨头尽露，只是说不出这四百五十两的下落。州官没法，只得教停刑，吩咐值日衙役道："你可押王氏回原处，将起来赃银二十两，交温秀才收存，余银本州再行追比。"衙役押王氏去了，州官退堂。

次日一早，又将韩思敬提出，审了一会，口供同前。州官又要动夹棍，思敬叩头大哭道："小的实该万死！小的从出娘胎至今，受主人恩典、娶妻生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十余年。一旦听了老婆的教唆，顿起偷盗主人之心，一该死；主人年来，一贫如洗，止有这几百银子，还是先日卖住房房价，小的忍心偷他，二该死；昨日起赃，止存二十两，这也是神差鬼使，着小的多受刑罚，三该死。老爷想，小的既然说出埋银的地方，又承认了银子数目，不但起出二十两来，就是偷一两二两，也是个贼。小的今生，已无抬头之日。若说拼上一身骨肉，任凭老爷拷打，将四百银子隐瞒下，做异日过度地步；小的此时，现受着天报，难道还不知警省么？银子必是被人看破，转刨去了。只求老爷详情。”说罢，又放声大哭。州官听了，将头点了几点，问道：“你那晚埋银子时，街上还有人行动没有？”思敬道：“那时已四更往过，并没见一个行人。”又问：“你埋银子后，可曾去看过没有？”思敬道：“小的也曾去过几次，只在坑沿上一过，见还是好好的埋着。小的也不敢久停，恐被人看出形景不便。”州官沉吟了一会，又问道：“你有几个儿女，都多少岁了？”思敬道：“小的一个儿子，十一岁了，三个女儿，大的九岁，其余不过四五岁。”州官吩咐，将思敬收监；又着人将他儿子和他九岁的女儿叫来。随即退堂。须臾将两个娃子领来，哭哭啼啼，光景是个害怕，州官叫入里面，与钱物，与吃食，百法诱问，总无下落。随着衙役送回。一面差精细捕役，勒限访查刨银子的人；一面通报各宪；一面又与济东道另回了个详细禀帖。

可怜韩思敬偷盗一场，顶了个一百二十两以上监候绞的罪名。后来他女人被温如玉赶出去。他是在官未结的犯妇，又有男人在监；谁敢娶他？只得领上儿女，沿街乞讨；因养赡不过，将几个孩子，或典卖，或白与人，如此糊口。只到四五年后，遇了赦，方将思敬减等发落。只因要坑害主人，弄到这步田地，究何益哉！正是：妇言一听便遭刑，害得夫君丧利名。

异日总能全性命，卖儿出女过平生。

第五十九回萧麻子贪财传死信温如玉设祭哭情人

词曰：

秋霜早，桐花老，几多离恨愁难扫。佳期阻，如何处，乍闻凶信，神魂无主。苦苦苦。

情难竭，柔肠结，泪痕滴尽心头血。读哀扎，奠浆茶，新堆三尺，永埋冤家。呀呀呀。

右调《钗头凤》

且说温如玉着张华打听得韩思敬挨了二十个嘴巴，一夹棍，供出真情，押到房后坑中起赃，心上甚喜。后又听得止起出二十两，余银俱无下落，心下又慌乱起来。次早，又打听得夹了韩思敬一夹棍，早饭后，州里送来二十两银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见将韩思敬老婆拿去，留下他几个孩子，哭叫不已，如玉又动了怜悯之心。午间见韩思敬老婆大披着头发、满面青肿，两只手皮肉皆飞，淋漓血水，跑入来，跪在地下，只是痛哭。如玉长叹了一声，向王氏道："我与你们主仆一场，有何仇恨？只有你们负我处。但我如今，一贫如洗。这四五百银子，就是我养生度命之源，亏你们心上过得去。只但愿上天可怜，有了罢。"此时张华家女人，也在书房门外探听。如玉就着他扶王氏入去。

不多时，见衙役叫思敬的儿子和他女儿。张华说入去。又听得王氏大哭。须臾听得脚步乱响，两个娃子，一齐喊叫。如玉看时，见好几个差人，硬拉出去，张华跟在后面，心上甚是不忍。

将张华叫住，吩咐道："州尊若将这两个孩子动刑时，你可述我的话求情，不可着难为他。"张华去了。有两顿饭时，见张华将两个娃子领回。每人手内，还有三四十个钱，并点心之类。

如玉问了一回，知是州尊心细处。着两个娃子入去，自己一个咨嗟太息，怨恨命苦。想算着，不但将来日月难过，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金钟儿？从此茶饭减少，渐渐的黄瘦起来。

一日正在书房中闷坐，只听得张华说道："试马坡萧大爷来了。"如玉听见"试马坡"三字，心上动了几动，连忙迎接到房内，叙礼坐下。萧麻子道："大爷是几时来的？文章必定得意。"如玉道："我回家四五天了。还讲文章得意不得意？

将来连穿衣吃饭处，还未定有无。"萧麻子道："我久知大爷被盗，到想不到韩令价身上。昨日在苗秃子家，方知根由。真是世间没有的怪事。"如玉道："总是我命运该死。未知此信金姐知道不知？"萧麻子笑道："你问金姐么？他知道之至。

"如玉道："他可有什么话说？"萧麻子道："他闻信的那半晌，话最多；到如今十数天，我从未听见他说句话儿。"如玉道："想是他气恨极了，所以才一言不发。"萧麻子道："正是。"如玉叹恨了一声。张华送上茶来，萧麻子吃毕，问道："大爷共失去多少银子？"如玉道："四百七十两。"萧麻子道："金姐的首饰、衣服还在么？"如玉着惊道："他有什么首饰、衣服？老哥何出此问？"萧麻子道："我承金姐不弃，大爷而外，事无大小，从不相欺。"如玉听了，不由的面红耳赤起来。萧麻子道："大爷当嫖客一场，能够着行院中人倒贴财物，真不愧为风流子弟。"如玉道："他因何事就与老哥说起这莫须有的话来？"萧麻子冷笑道："这莫须有三个字，休向小弟说。就是大爷这番被盗的银子，还是郑三家柜内锁着的原物，只可惜没有将那十几包石头带来，所以就该吃大亏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玉听了，吓的痴呆了半晌，忙问道：“老哥到要说明。”

萧麻子道：“你要教我说明么？也罢了。”遂将苗秃子如何翻舌根，玉磬儿如何挑唆。他彼时如何开解，他父母如何搜拣，金钟儿如何痛骂苗秃，他父母如何毒打，温如玉忍不住浑身肉跳起来。后说到吃了官粉，如玉往起一站，挝住萧麻子肩臂，大声道：“他死了么？”萧麻子道：“你坐下，我和你说。”

如玉那里还坐的住？只急的揉手挝腮，恨不得萧麻子一气都说出来，他好死心塌地。又见萧麻子必要教他坐下，只得隐忍着，坐在炕沿边催说。萧麻子又将郑婆子如何与苗秃子打架，他从中如何劝阻，苗秃子如何许了三十两银子，方才说到金钟儿自吃了官粉，到定更时如何肝崩肠断，如何鼻口流血，说到此处，将桌子用手一拍，大声吆喝道：“死了！”如玉听了个“死”字，把眼一瞪，就跌倒在地，面色陡然透黄，早已不省人事。

萧麻子本意，原不过将金钟儿负气衔怨、服毒暴亡的事，说的可怜些，感动如玉，好藉买坟地安葬话插入，鬼弄他几十两银子，一则完郑三的信义，二则自己于中也可以取他几两使用，到不意料如玉多情到这步田地。忙上前帮着张华叫喊。只见他两手冰冷，闭目不言，口中止存微气。正在着忙时，又被张华说了两句道：“我家主人若有好歹，也不愁你不偿命！”萧麻子听了这两句话，见如玉死生只在须臾，他虽然有胆量，也心里要打一个稿儿。走又不好意思，没奈何，拉过一把椅子来，坐下静候。待了好半日，方听得如玉喉内喘息有声，少刻中吐了许多的白痰。张华才将心放在肚内。萧麻子道：“好了，我这老命才算是保住了。”说罢，摇着头，冷笑着出去。

如玉自得此信，昏昏迷迷有两昼夜，才少进些饮食，仍是时刻流泪。每想到极伤心处，便说道：“是我杀了你了！”亏得张华百方劝解，不至弄出意外的事来。到半月以后，才问起韩思敬的事。张华佯应道：“这三四日前，小的问捕役们，他们说有点影响，只是那人还未将银子使出。一有把柄，他们即行擒拿。着说与大爷，放心此事。只要日子放长些，必有着落。

小的问他是个什么人，他们说事关重大，说不得。”如玉叹道：“我也心上明白，不过将来像尤魁那样完局罢了。还有一件，我要与你相商。这韩思敬家儿女，我心上到可怜他，只是他老婆我心上实放不过。闲常听见他说话，我便添多少恨恼。我意思要打发他们出去，又怕人议论我太刻保留在面前，反与我添多少病！”张华道：“大爷不说到此，小的也不敢说。像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久已就该赶出去。若论他两口子的心，只怕害的大爷不至于死。不过大爷存心厚道，究竟人家还说大爷恩怨不明，那里还有什么刻薄的议论？”如玉道：“你见的甚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将我下场带回的银子，赏他老婆五两，你就说与他，今日领上家口去罢。他房里所有的箱笼、物件，都着他拿去。”张华心恼他夫妇，将银子取出袖起，向王氏说了。那老婆那里肯去？

跑到如玉面前，跪下哭哭啼啼，自悔自骂，数说了半日，弄的如玉也没法。次日张华回禀了如玉，到宅门上说明来意。那州官于这等事，乐得送情，立刻差了四个衙役，押着王氏同他儿女起身。本日雇了一辆车儿，到他一个表弟家去。他表弟见他有几个箱笼，估料着必有些东西在内，欣然留下。没有一个多月，将点衣服都弄在手内，又从新将他母子都赶出去了。

如玉到二十天后，方在房内院外行动，竟和害了一场大病的般，无日不梦见金钟儿言新叙旧。只因他心上过于痛惜，每见了蜂游蝶舞，花落云行，无不触目伤心。差张华去试马坡打听金钟儿停放在何处，几时埋葬他。过了几日张华回来说道：“金钟儿是八月十四日晚上死的，十七日就打发出去，在试马坡村西，一个姓苗的坟旁埋着。小的也没到郑三家去，问他本村里人，都说郑三同萧麻子于近日买了良人家一个闺女，叫小凤接客。小的还到金钟儿坟前看了看。”如玉道：“你就叫个金姐，也低不了你。”说着，泪流满面，吩咐张华，买办祭物，并香烛纸马之类，自己又哀哀切切的，做了一篇祭文。教张华家女人谨守门户，雇车子同张华到试马坡来。他是来往惯了的人，又值深秋时候，一路上见那夕阳古道，衰柳长堤，以及村坊酒市，往返行人，都是凄凉景况。

车子绕到试马坡村西，张华用手指道：“那几株柳树下，就是姓苗的坟。”又指着北边一个新冢道：“那就是金姐的坟堆。”如玉连忙下了车，抬头一看，只见新堆三尺，故土一抔；衰草黄花，萋迷左右。想起从前的幽欢密爱，背间嘱咐的话儿，心上和刀剜锥刺一般。离坟堆还有十四五步，他就舍命跑到跟前，大叫道：“金姐，我温如玉来了！”只一声，便痛倒在地。

张华同车夫搀扶了好一会，他才苏醒过来，又复放声大哭。早惊动了那些垄头陌畔受苦的农人，都来看视。你我相传，顷刻就积聚了好些。如玉哭的力尽神疲，方才令张华取出了祭品，就在地下摆设起来。自己满斟了一杯酒，打一恭，浇奠毕，将祭文从怀内取出，自己悲悲切切，朗念道：维嘉靖某年月日，温如玉谨以香烛酒醴之物，臻祭于贤卿金姐之茔前，曰：呜呼痛哉！玉碎荆山，珠沉泗水。曾日月之几何，而贤卿已成九泉下人矣！卿以倾国姿容，寄迹乐户，每逢客至，未尝不惊羞欲避，愧愤交集，非无情于人也，恨无一有情人，付托终身耳。辛酉岁，玉失志朱门，路经卿闾，缘萧姓牵引，得近芝兰。欢聚十有四月。复承卿青目，不鄙玉为陋劣，共订死生之盟。又虑玉白镪易尽，恐致红叶无媒，爰授良法，节减繁费，以月计之数，省二十余金，用情至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感激曷极！奈卿母志在鲸吞，谇诟之声，时刻刺耳。卿则多方安慰，戒玉忍辱，以俟机缘。后王国士赍房价银至，而卿父母贪狠益迫矣。卿惧伊等鸮獍存心，遂动以石易银之见。既叨明示，兼惠私房，完璧归家，皆卿锦肠绣腹所赐也。无何试期甚迩，政令寄托匪人，萧墙变起，笑谈积悃，因被盗故，竟星驰州堂，而涓滴之水，又为外贼窃其所窃。月前二十五日，萧姓过访，始知贤卿服粉夭亡。王闻信即欲挂树沉河，一谢知己，苦为张华夫妇防范，莫遂所思。柔肠之断，宁仅百结已耶？呜呼痛哉！

贤卿因父母凌虐而死，而死卿者，本由于苗贼。苗贼架言致卿于死，而究其所以死卿者，实由于如玉也。痛哉，痛哉！王国士不交银于昔日，卿犹嬉笑于今夕。如玉不应试于月前，而逆奴亦无由盗窃于场后。反覆相因，终始败露，虽曰天命，岂非人为？是卿名登鬼录，定衔怨于九泉；玉身寄人间；将何以度无聊之岁月耶？夫飞英守衬，尚传美于千秋；关盼绝食，犹流芳于奕世。似卿之捐躯赴义，节烈更何如！玉非木石，又安忍不清竭桃花之纸，泪尽子规之血也哉！痛哉，痛哉！卿不遇玉于富足之时，是卿薄命；玉得交卿于贫寒之际，即玉寡缘。卿今为玉而死，玉尚偷生；玉今为卿而来，而卿安在耶？呜呼！

西域人遐，怅名香之莫购；琼田路渺，哀仙草之难寻。卿如有知，或现芳魂于白昼，或传幽梦于灯前，畅叙卿生前未尽之余情，指示玉异苟延之一路，此固玉之所厚望于卿，想亦卿之所欲言于玉者矣。尚飨！

如玉读罢祭文，坐在地下大哭。只哭的目肿喉哑，还不肯住手。试马坡是个小地方儿，如玉与金钟儿交好，并此番抵盗了东西，激的金钟儿身死，十个人到有九个都是知道的。今见如玉悲痛到这步田地，没一个不点头嗟叹；且说是金钟儿为这样个有情有义的嫖客死了，也还处有眼力。还有那些心软的人，也在一旁陪着长一行、短一行的流泪。

众人正议论间，猛见一个妇人，身穿青衣，头缠孝布，手里提着一条棍儿，一边跑，一边哭着往金钟儿坟上来。众人看时，原来是郑三家老婆。他听得人说温如玉在他闺女坟上烧纸，又摆着许多的祭品，他也赶来陪祭，还要向如玉诉说一番苦恼，求如玉念死了的情意，帮几十两银子。及至走到跟前，见如玉哭的如醉如痴，他也就动了见鞍思马的意念，不由的一阵伤感起来，抢行了几步，到金钟儿冢前，高声哭道：“我的儿哟，我的聪明伶俐的儿哟，你死的好委曲呀！我若早知你有今日，我一个钱儿不要，就把你白送了温大爷了。我的儿，你看温大爷是有情有义的人，今日还来祭奠你，与你烧一陌纸钱，供奉的都是新鲜好吃的东西。儿哟，你为什么不出来，说句话儿？

“如玉正哭的头昏眼花，耳内听得数黑道黄，有人陪哭，一抬头，见是郑三家老婆，前仰后合的声唤，口中七长八短，不知嚼念的是甚么，心上又怕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怒。头前张华解劝了几次，他总不肯休歇；今见了郑婆子，连忙走至车旁，向张华道：“将祭的东西，一物不许带回，都与我洒在金姐坟堆上。速将盘碗壶瓶收在车子内，我先在大路上等你们。你可同车夫快些来。”说着大一步，小一步，急急的去了。张华听了主人的吩咐，将那猪头鸡鱼，并献饭、干菜之类，拿起来向坟堆上乱丢。郑婆子哭的中间，眼角里瞥见，便急说道：“好张大叔，可惜东西白丢了！”小娃子们同看的人，一个个没命的乱抢夺。郑婆子再一看，不见了如玉，忙问张华。张华说不知道。问看的人。有人指与他道：“适才往村东大路上去了。”这婆子提了棍儿，如飞的赶来。

如玉在大路上等候车子，猛见那婆子赶来。说道：“好大爷哩，就是俺女儿死了，他那间房还在，就去坐坐。或者他的阴魂还在，见见大爷，也是他拼着死命，为大爷一常何况他的肉尚未冷，怎么这样不认亲起来？”如玉要走，又被他拉住一只袍袖，死也不放。如玉道：“我刻下现有官司，早晚还要听审。再来，到你家里去罢。”郑婆子道：“吔哟！好大爷，我还有许多的衷肠话，又有俺女儿与大爷留下的遗言，要细细说哩。”正在没摆布处，张华同车子俱来，见郑婆子拉住如玉咭啕不已，走上前去，将婆子的手捉定，往开一分。如玉得脱，急忙坐上车，向车夫道：“快跑，快跑！”车夫扬起鞭子来，将马打了几下，如风卷残云的去了。那婆子却待要赶，又被张华捉着两只手，丢不开。于是更变了面孔，说道：“张华，你敢放他去么？他将我家财物抵盗一空，我女儿被他谎骗自尽，你今放他去了，我就和你要人！”张华听了大怒，就将他的两手用力向婆子怀中一推，说道：“去你妈的罢！”推的那婆子跌了个仰面脚。随即扒起，向张华一头撞来。张华提起胳膊，在那婆子脖项上就是一拳，又将那婆子打的面朝下扒倒。那婆子一边往起扒，一边大骂张华的祖父。张华气起来，赶上去，踢了四五脚，将婆子踢的和蛋一般，在地下乱滚。张华四下一看，见正西远远的有两个人来，连忙拽起衣襟，向大路上飞跑去了。那婆子起来时，见张华已去远，料想赶不上。一分银子也没弄上，到挨了一顿好踢打，气的坐在当道上，拍手拍脚，又哭又骂。他本庄人看见，搀扶他回去。张华跑了二三里地，方赶上车子，向如玉告诉打郑婆子话。如玉摇着头道：“那泼妇奴才，还了得？今日若不是你，我在试马坡必大出丑。”

主仆回到家中，只一两天，科场报录的到来，泰安中了两个，偏没自己的名字，只落的长叹而已。日望拿刨银的人，毫无下落。又把个有嘱托的州官，因前任失查事件，挂误坏了。

幸亏有下场带的一百多两银子，除用度外，还存有五六十两，苟延日月，真是踽踽凉凉，反不如张华夫妻、父子完聚。把一个知疼知痒的金钟儿，也死了；一个好朋友苗秃子，也成了仇隙，几两房价，断了根苗；弄的孤身孑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进退无依。正是：郎为花娘甘共死，友因无钞弗包含。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第六十回郑婆子激起出首事朱一套审断个中由

词曰：

萧麻指引婆娘闹，风驰云行来到。温郎一见神魂杳，与他争多较少。

闻狺语肝肠如搅，喊屈苦州官知晓。帮闲土棍不轻饶，龟妇凶锋始了。

右调《杏花天》

且说郑婆子被张华踢打后，回到家中。他新买的小凤和玉磬儿都迎接出来，见他鬓发蓬松，走着一步一拐，也不知何故。

一齐到南房内。郑三问道：“怎么这般个形状？”郑婆子气的拍手打掌，细说张华踢打情由。郑三道：“温大爷与金儿祭奠，这是他的好意。你赶到大路上，拉住他怎么？张华虽是个家人，也不是你破口骂的。”郑婆子道：“放陈臭狗贼屁！从来亡八的盖子是硬的，不想你的盖子和蛋皮一样。难道教张华那奴才自打了不成么？”向玉磬儿道：“你着胡六快请萧大爷去。”

玉磬儿如飞的去了。

少刻萧麻子走来。郑婆子便跳起来哭说道：“我被张华打了。”又子午卯酉的说了一遍。萧麻子连连摆手道：“莫哭，莫叫。金姐的衣服、首饰，有要的由头了。天下事，只怕弄破了脸。今你既被张华重打，明日可雇车一辆，到泰安温大哥家去吵闹，就将你女儿抵盗衣服财物话，明说出来也不妨。”郑三道：“他是什么人家子弟？安肯受这名声？我看来说不得。

“萧麻子笑道：“凡事要看人做。温大哥那个人，他有甚么主见？只用你家婆子一入门，就可以把他吓杀。再听上几句硬话，乱哭乱叫起来，也不用三天五天，只用半日一夜，他多少得拿出几两来安顿你。”郑婆子道：“我久已要寻他去。如今又打了我，少了一百，便是九十九两，我也不依。”萧麻子道：“你这主见，又大错了。做事要看风使船。若必定要一百五十，弄的他心上脸上，都下不来，岂不坏事？”郑婆子道：“我一个亡八的老婆，还怕拌总督的儿子不值么？”郑三道：“萧大爷的话，是有斤秤的。以我看来，吃上这个亏罢。温大爷如今，也在极没钱的时候。激出事来，我经当不起。”郑婆子道：“我怎么就嫁了个你！到不如嫁个小亡八羔子，人惹着他，他还会咬人一口。真是死没用的东西！明日天一亮，我就要坐车起身。你若到日光出时，我和你先见不死活。”萧麻子道：“就去去也罢了。我有个要紧诀窍说与你，总之要随机应变。他软了，你方可用硬；他若是硬起来，你须用软。不是一块石头抱到老的。多少得几个钱，就快回来，切不可得一步进一步。我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到次日，郑三无奈，只得打发起身。一路行来，入了泰安城。到温如玉家门首，郑婆子下了车，也不等人说声，便一直入去。如玉正在院中闲步，猛见郑婆子走来，这一惊不小，就知要大闹口舌，只得勉强笑道："你真是罕客。"郑婆子冷笑道："我看大爷今日又跑到那里去！"说着将书房门帘掀起，一屁股坐在正面椅子上。如玉也只得随他入来。郑婆子道："张华打了我了，我今日寻上门来，再着他打打我。我的头脸也胖了，腰腿也断了，大爷该如何评断，还我个明白。我今日要死在这里哩。"如玉也坐在炕沿边上，说道："张华那日在路上，也曾和我说过。他将你推了一脚，我还说了他几句不是。

但你也不该骂他的祖父。"郑婆子道："阿呀呀！好偏向的话儿。我骂他谁见来？我还当是张华冒失，不想是你的使作。"

如玉道："你还要少你长你短的乱吐！我这书房中，也不是你坐的地方。"郑婆子道："这不是陕西总督衙门，少用势利欺压我。"如玉道："你快出去，我不是受人上门欺辱的。"郑婆子道："若着我出去，须得将我女儿的衣服、首饰、金银、珠玉一宗宗还我个清白，我才出去哩。"如玉听了此话，心肺俱裂，大怒道："你今日原来是讹诈我么？"郑婆子冷笑："我怎么不讹诈别人，单讹诈姓温的？"如玉越发大怒道："我这姓温的，可是你嚼念的么？我把你个不识上下、瞎眼睛奴才，你本是人中最卑、最贱的东西。你看你，还有点龟婆样儿？"

郑婆子道："温大爷还要自己尊重些儿，嘴里少不干不净的骂人。"如玉道："我在试马坡，受你无穷的气恼。我处处看在金姐分上，你当我怕你么？我便不自重，你个亡八肏的敢怎么？"郑婆子也大怒道："你赶人休赶上，我不是没嘴的。你再骂我，我就要回敬哩。"如玉气的乱战道："好野亡八肏的，你要回敬谁？你听了苗秃子话，将你女儿立逼死；你又托萧麻子，买良人家子女小凤为娼。我的一个家，全全破坏在你手，我正要出首你和萧麻、苗秃，你反来寻我？"说着走上去，在郑婆子腿上，踢了两脚。郑婆子立即回转面孔，哈哈大笑道："我和大爷取笑，大爷就恼了，这样骂我、踢我，也不与我留点脸。"如玉道："放你妈的屁！我是你取笑的人么？"又大声喊叫张华。张华连忙入来，如玉道："我把这亡八肏的交与你，你若放走了他，我只教本州太爷和你要人。"说罢，掀翻帘子，大一步，小一步，出门去了。郑婆子情知不妥，向张华道："张大叔快将大爷请回来，我陪罪磕头罢。"张华道："他正在气头上，我焉敢请他？"郑婆子道："大爷素常和谁交好？烦你请几位留留罢。"张华道："他和你女儿金姐最好，此外那里还有第二个？"郑婆子道："这是刻不可缓的时候，还要拿死人取笑哩。你和我寻苗三爷去。"张华道："我家大爷，恨他切骨，你到不火上浇油罢。"郑婆子道："着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转烦几个人相劝何如？”张华想了想，万一出首下，弄的两败俱伤不好，向郑婆子道：“也罢了。我和你走遭。偏他又搬在东关住，来回到有二三里。”郑婆子道：“快快去来。”于是男女两个，寻苗秃去了。

再说温如玉鼓着一肚子气愤，走入州衙。正见州官在堂上审事，他便叫起屈来。州官吩咐押祝须臾，将审案问完，传如玉上去。原来这州官姓朱，名杰，是陕西肃州府人。一榜出身。他初任江南吴县知县，因卓异引见，明帝着发往山东，以事繁知州题补。前任官失查，书办雕刻假印挂误，委他到泰安署樱到任才十数天。人颇有才能，只是性烈如火，好用重刑，又好骂人。看见如玉差别道：“你是那里人？你瞎喊叫什么？

“如玉道：“生员叫温如玉，系本城秀才。”州官道：“说你的冤屈我听。”如玉便将先人如何做陕西总督病故，如何与济东道杜大老爷系世谊旧好，从省城拜望回来，州官向两行书役道：“你们听见么？他先用已故总督吓我，这又用现任上司吓我，就该打嘴才是。也罢了，只要你句句实说。”如玉道：“彼时路过试马坡，如何被萧麻、苗三两人，引诱到乐户郑三家，与妓女金钟儿相交；如何被萧、苗二人屡次借贷，局骗银四百余两，分文未还，往返二年；如何被郑婆子百般逼取银钱财物一千七百余两，将先人所遗房产地土变卖一空；萧、苗二人见生员无钱，如何教郑婆子赶逐，再招新客；金钟儿念生员为他破家，立意从良，不接一客，郑婆子天天如何毒打；生员八月间，去省城下乡场，有卖住房银四百二十两，如何被家人韩思敬盗窃；苗三去试马坡报信，言生员被盗银两俱系金钟儿抵盗衣服、首饰，偷送生员，变卖始能有此银数；又教唆郑婆子如何搜拣，如何百般拷打；金钟儿受刑不过，如何吃官粉三匣，肠断身死，金钟儿死后，萧麻子领郑三于各乡堡寻访有姿色妇人，于九月间买得良人子女小凤，日夜鞭责，逼令为娼。萧麻子于中取利。今日郑婆子又受萧麻指示，到生员家，坐索金钟儿抵盗等物，如何讹诈，如何痛骂先人，不留余地，此刻还在生员家拼命吵闹。生员情出急迫，万不得已，始敢冒死匍匐在太老爷案下，将前后情由一一据实出首。”说罢，连连叩头，痛哭不已。州官道：“我细听你这许多话，到还没有什么虚假。

你下去补一张呈子来。”如玉答应下去，补写投递。又将三班头役，叫至面前，吩咐道：“我与你们两条签，一条在本城拿苗三和郑婆子，一条去试马坡拿萧麻、郑三并妓女小凤。你们此刻就起身，连夜快去。这男妇三个人，若有一个逃脱，我将你们的腿夹的东半边一条，西半边一条。去罢。”众头役跪禀道：“试马坡系历城县管，还求老爷赏关文一角。”州官道：“放你妈的驴屁！一个买良为娼的秀才，和一个干名犯罪的亡八，还用关文？只带十来个人，硬锁来就是了。”众头役连声答应下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郑婆子寻着苗秃，刚入城门，被原差看见，俱押入店中候审。众头役去试马坡，来回只两日半，便将萧麻等拿到，立即打了到单。州官批示：午堂听讯。苗秃在衙门中，与萧麻大嚷，恨他教郑婆子来城闯祸。郑婆子也嫌怨萧麻，吵闹不休。少刻，州官坐堂。先将苗秃子叫上去。州官向两行书役道：“你们看这奴才，光眉溜眼，不是个材料！”说罢，怒问道：“你身上还有个功名儿没有？”苗秃道：“生员是府学秀才，叫苗继先。

“州官道：“你既是个秀才，为什么与亡八家做走狗？温如玉家被了盗，你去试马坡报信怎么？”苗秃道：“这是温如玉造言，生员并未去。”州官道：“你既没去，金钟儿为何吃官粉身死？看来不打不说。”吩咐左右打嘴。苗秃道：“祈看先师孔子分上，与生员留点地步。”州官道：“我何须人，敢劳至圣讨情分？打！”苗秃子忙说道：“去来，去来。”州官道：“温如玉的银子，你怎么向郑婆子说是金钟儿抵盗与他的？既系抵盗，此系暗昧之事，怎么你就能知道？”苗秃道：“生员深知温如玉年来没钱，一旦被盗四百余两，便心疑是金钟儿弄鬼。不想果然。”州官道：“这’果然’二字，有何凭据？”

苗秃道：“他母亲郑婆子搜拣时，金钟儿柜中，包着十几封石头。”州官道：“你看这狗攮的胡说，他平白将石头包在柜中怎么？”苗秃道：“太老爷问温如玉便知。”州官道：“叫温如玉上来说。”如玉跪禀道：“这有个隐情在内，如何敢欺太老爷。”遂将伙计王国士于五月间去试马坡，他铺中原存着生员卖住房银四百八十余两，与生员面交。王国士去后，金钟儿说：’这几百银子，他们都知道了。你若拿回家去，不但我父母恨你，就是萧麻子也恼，将来越发要赶逐你；若留在此处，系人来客去，风波不测之地，况萧麻子为人不端，万一见财起意，勾通本村匪类，弄出意外事来，就到官前，你也做的不是正事。不如包几封石头，假充银子，上面加了封皮，着我父母看看，然后锁在我柜中。你将真银子和你家人张华偷行带回家中。我父母见有银子存留，或者不逼迫我接客。等你下场回来，再做裁处。’谁想这几百银子，又被家人韩思敬盗窃。”说着泪如雨下。州官连连点头道：“我才明白了，怪道苗三说金钟儿抵盗，不想抵盗的还是你的银子。这样看起来，这金钟儿竟是个有良心的婊子，可惜被苗三这狗攮翻舌头激迫死了。这须得好好的打哩。”向众衙役道：“手不中用，你们拿好结实沉重鞋底，加力打这奴才的嘴和脸。”众衙役打了十鞋底。”打的苗秃眉胖眼肿，鼻口血流。须臾打完，州官拍着手，向众书役道：“你们看，好容易出这一个有良心的婊子，硬被这奴才断送了，我就活活的恼杀。他都多的是这些嘴，管的是这些闲事。”说罢，向如玉道：“你和苗三且下去，叫郑婆子那臭烂腿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郑婆子跪在案前，州官向刑房道：“这奴才头脸眉眼，也不是个货。看来比苗三还讨厌。”刑房微笑道：“老爷品评的一点不差。”州官伸开五指连摆道：“我有法儿治他。”说罢，问道：“温如玉在你家，花费一千六七百两，你还贪心不足，又去他家讹诈。我只问你：是谁教你去的？”郑婆子道：“老爷你不知道。”州官大怒道：“好驴子肏的，他敢和我你来我去！你说我不知道，我且先打你个知道。”向众衙役道：“快与我用鞋底打二十！”众役将婆子打的蓬头散发，和开路鬼一般。州官道：“你说罢，是谁教你讹诈人？若有一句虚话，再打二十鞋底。”郑婆子道：“是萧秀才着我去来。”州官道：“小凤儿是谁家女儿，你和萧麻子敢买他为娼？”郑婆子道：“是我亲生亲养的，从那里去买？”州官道：“叫小凤来。”

小凤跪在面前，州官道：“你愿做娼妓，就休说实话；你若愿做个良人，可将你父母兄弟，并所住地方，-一实说，我此刻便救你出火坑。”小凤道：“我是本州周家庄人，我父叫王友德，我哥哥叫王大小，此外没人了。”州官道：“当日买你时，是谁去来？”小凤道：“是萧大爷同郑三去来。”州官道：“是多少银子买你的。”小凤道：“我听得我父亲和我母亲说，是一百二十两，媒人是十五两。”州官道：“媒人是何处人，叫什么名字？”小凤道：“他也是周家庄人，我不知他名姓，素常人都叫他四方蛋。”州官笑了笑，又问道：“你到郑三家几月了，可接过几次客？”小凤道：“才一个半月了，也接过十来个客。”州官道：“你可愿意接客么？”小凤道：“起初我不肯，郑婆娘两次打了我三百多鞭子，我受刑不过，才接了客。”州官道：“下去。”向众役道：“将皮鞭拿十来把来。

“郑婆子连连叩头道：“小凤从未见过官，是他害怕胡说。”

州官道：“我偏要信他这胡说。”吩咐将婆子衣服剥去，两个人对打。郑婆子痛哭哀告道：“原是从周家庄买的，求老爷开恩。”州官喝令重打，打的婆子满地乱滚，皮肉皆飞。约有二百多鞭，州官方教住手，拉了下去。

着传唤萧麻。萧麻跪在案下，州官道：“你引诱温如玉嫖，并屡次借骗银两，此番又教郑婆子讹诈，这三件我都不究问了。

你只将买小凤情由，据实供出，我即开恩办理。”萧麻子微笑了笑，说道：“太老爷和温犀秦镜一般，远近百姓，十数万人，那一个不传说太老爷听断如神？极疑难的大案，不知办过多少，何况眼底小事，反能逃得洞见？”州官道：“我只爱人实话，不爱人奉承。”萧麻道：“生员与郑三同住在试马坡堡内，闲时去他家坐谈是有的。至于买小凤为娼，生员忝列学校，何忍做此丧良损德之事？况得利系郑三夫妇，于生员有何取益？

“州官道：“适才小凤说，你同郑三亲去买他，你还支吾什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麻又笑了笑道：“同堡居住，见面时多，生员宁无一言一事，得罪小凤处？”州官道：“你既说小风与你有嫌怨，我且不着他与你质对。”叫郑三跪在下面。州官道：“你买小凤时，萧麻和你同去来没有？”郑三道：“下人不敢欺太老爷，同去来。”萧麻道：“看他也胡说。”州官道：“未买小凤时，是你两个谁先起意做此事？”郑三道：“下人女儿金钟死后，萧相公说：’你不必过于悲痛，只用一二百两银子，我和你去各乡村采访穷户人家，有姿色的妇女，买他一个接客，也不愁抵不上你女儿。’至九月间，才于周家庄买了小凤是实。”萧麻子又笑说道：“你举个证见来，再说定在昏地暗的话。”州官道：“萧麻，你可知本州的外号么？”萧麻道：“太老爷是圣贤中人，焉有外号？”州官笑道：“誉扬太过。我当年在江南做知县时，人都叫我朱一套。何为一套？夹棍、梮子、板子、鞭子、嘴巴打一个全，便为一套。我看你这光景是要和一套见个高下哩。”吩咐左右，拿夹棍来。萧麻连连叩头道：“生员为人口直，得罪的人原极多，还求太老爷详情。生员与一亡八出主见买人，效这样下流劳何为？”州官道：“夹起来！”萧麻恨不得将地皮碰破，说道：“恳太老爷，念斯文分上，生员与百姓不同。”州官大怒道：“好可恶狗攮！这明是说本州审事不按律例，擅夹打未革秀才。你也不想想，你做的是什么事？

方才挨嘴巴的苗三，他不是个秀才吗？你这秀才，难道有加级纪录不成？”吩咐夹。众役将萧麻鞋袜拉去，上了夹棍。萧麻道：“生员招了，就是个买良为娼罢。”州官道：“这是个大可恶东西！我当不起你这就是两个字”向众役道：“收。”众役将夹棍收对了头，萧麻便昏了过去。好一会，萧麻苏醒过来。

刑房问道：“你还不实说么？”萧麻道：“实是我着郑三买良人家子女，只求太老爷开恩。”州官着松去夹棍。萧麻画了供。

州官吩咐收监，候详文回日定案。又向郑三道：“我看你人还忠厚些，与你老婆天地悬绝。有萧麻子承罪，我详文内与你开脱开脱罢。”郑三连连叩头。州官着打四十板。少刻打完。州官道：“本该把你监禁，看你不像个偷跑的人，准讨保，候上宪批示。”

又着叫温如玉、苗三上来。两人跪在案下。州官向如玉道：“你为一娼妓，清家破产，情亦可怜。我只问你：你还要这秀才不要？”如玉道：“求太老爷恩典。”州官道：“苗三挑弄唇舌，致令金钟儿惨死，其存心甚是险恶。然他与谋杀、故杀不同，例无偿抵之理，革去秀才，满徒三年，实分所应该，但将苗三详革，你所事亦有干法纪，我实难违例保全。你若要这秀才，我将萧麻子买良为娼另想个法儿办理；你若深恨苗三，情愿将秀才革去，本州自将他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例申详。”如玉道：“金钟儿死于苗三之手，生员抱恨无涯。今情愿与他同归于败，使死者瞑目九原，即是太老爷天恩。”苗秃听了此话，甚是着急，向如玉连连叩头道：“我苗继先原是爱钱匹夫，无耻小人，还求温大爷宽一步。我当日播弄唇舌，原不过教金钟儿受点折辱，那里便想到他死上？此实是本心。况我因此事被萧麻将一处住房弄去三万钱私积与了郑三，刻下穷无立锥之地。今再详革，问拟军徒，我惟有一死而已。且我又抵偿不了金钟儿性命。于他既无益，反于大爷有损。今太老爷尚开天恩，大爷就连个小人容放不过么？”说着，又连连叩头。州官道：“温如玉以为何如？”如玉道：“苗三话，说到这步田地，一总求太老爷垂怜。”州官道：“既如此，我就结了案罢。但你身为秀才，又是官宦后裔，经年家在嫖场中混闹，法不可容。但念你父做总督一场，你又与杜大老爷有世谊，我少不得存点势利之见，不退底衣打你。吩咐刑房，将他两只手上，重责四十戒尺。刑房见本官心上用情，责打亦不甚着力。须臾打完。如玉叩谢。州官向苗秃道：“这件事太便宜你了。”着众役拿头号大板，重打苗三四十，一板不得容情。苗秃又再三哀恳，早被众役揪翻，打的杀猪般喊叫，两腿血流。打完，州官向刑房吩咐道：“小凤身价银一百二十两，俟将他父兄拿到，着郑三出一半，他父兄出一半，入官。媒人四方蛋，待审讯后，再追赃银。”说罢，州官退堂。如玉虽挨了四十戒尺，见将郑婆子、苗秃、萧麻被州官夹打的甚是痛快，心上快活不过，得意回家。正是：萧麻指引龟婆闹，闹得温郎把状告。

倒运遭逢朱一套，五刑重用人心乐。

第六十一回臭腥风庙外追邪气提木剑云中斩妖奴

词曰：

湖水潜修几度秋。阁皂山中，巧试神偷，相订同类寄饶州。

九华妖垣，安乐忘忧。

欣遇灭狐气味投。秘授神针，四处寻求，偶逢社会验风头。

虚空争斗，竟获仙丹。

右调《一剪梅》

前回言温如玉弄的人财两空，孤身无倚过那凄凉日月，今按下不表。且说冷于冰自将连城璧等领回玉屋洞内，一架云光，早到江西阁皂山凌云峰下。但见碧峰叠翠，古木参天，千红万紫，遍满幽谷，觉重山峻岭之中，另具一番隐秀。再将那凌云峰仔细审视，真如一根翠竹，直立半天，自上至下，毫无一点破绽。心里想道：“那修文院天狐，说《天罡总枢》一书在此峰内，被鄱阳湖一鲲鱼精盗去。我看此峰披青挂绿，与刀斩斧削的一般，并无一点空隙。这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何处可入？何处可出？”又想道：“毕竟他们的法力大似我，能于铁石内开通门户，贮放东西。这鱼精能于无可搜寻中盗去，其法力广大，不言可知。

“又想道：“他已将书盗去，我在此流连何益？不如到鄱阳湖看个动静，再做理会。”说毕，飞身云路，已至鄱阳湖地界。

但见波涛浩涌，广大无边，那里有个鱼精的影儿？自己又不能入水里去，查看有无。在那湖边走来走去，想出个道理来。

用中指书符一道，喝声：“司湖诸神速至！”少刻，狂风顿起，水裂波开，烟迷雾涌之中，有许多神祇俱鞠躬听命。于冰道：“诸神职司水府，定悉水怪等踪迹。此湖可有一老鲲鱼精没有？”诸神道：“某等奉敕各分汛地镇守，凡水族类有兴妖作怪、伤害生灵者，无不细加逐除，替天行道。先时果有一老鲲鱼，其大无比，在此湖内出入数百余年，从未见其伤害物命。

某等见他顺时修养，久后定化蛟龙。自二百年前至今，止见此鱼游行过两三次，近年来实不知在何方停止。未敢妄对，望法师于别处江湖内查察。”于冰听了，踌躇了半晌，发放众神后，迤逦行来。到饶州地方，寻了一处无僧道的破庙停歇，遣超尘、逐电四外访查。

过了几天，二鬼回覆道：“水族之类，非人可比，小鬼等无可稽查。”于冰又设一法，于庙外贴一斩妖除祟的报单，早哄动了一州的人民，都来看问。见于冰形容服色迥异凡流，一个个惊神见鬼，有言妖者，有言仙者，虽施舍了几张符箓，替人家驱除了些魑魅魍魉之类，到惹得地方官差人盘问短长。于冰道：“这也不是个采访的法子。岂有个水怪在陆地上居停之理？但天狐曾言，老鲲鱼率领众妖，去饶州一带作怪，断无虚言。到的是我寻访不周之过。”于是在饶州左近府县，几名胜之地，随处踪迹。

一日，飞升在鞋山顶上，看那山形水势，并往来舟船，猛见正西上，起一股黑气，直奔西南，运目力细看，似有妖物在内凭依。于冰情知怪异，驾云随后追来，见那股黑气从半空里落将下去，顷刻他为散丝，被风吹尽，毫无一点形迹。于冰亦落下云头，在一山顶上四下观望，踪影全无。下山来寻问居民，知系庐山境界。又见山岔中，男男女女各拿着祭物，三三五五，都奔这座山来。于冰讯问原由，都说是去五虎沟天堑岭子孙娘娘会上进香还愿去。于冰道：“离此有多少里数？”众人道：“没多的里数，只用从这山峪西北，转两个山弯就是了。那边热闹的狠，你这道人若会算命起课，也不愁不弄几个钱。”于冰想道：“妖气也不知散归何地，我何不同他们走走？或者人烟众多处，有些议论风声，也未可知。”随即跟定了众男女，走了半晌，已到天堑岭上。放眼一望，见对山坡上，有一处庙宇，规模阔大；又见山腰上下有十几处席棚，大小不等，内中有卖酒肉的，有卖香烛纸马的，还有掷骰顽牌的。山门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摆设着许多杂货物件，妇人应用的东西极多。又见那些男女们，有头顶香盘。一步一拜的；有口衔环带，身披鞍鞯，学驴马扒着磕头的；还有胳膊上用针钩穿入肉内，挂着大攀香，跪着还心愿的；还有少年妇女藉烧香为名，打扮的粉白黛绿，翠袖红裙，被那些浮浪子弟跟出跟入燥皮的；甚至拥挤在一处，有掐手的，有脱鞋的，有趋势搂抱的，有偷拔簪环的：种种丑态，不一而足。还有男看上女，女爱上男，眉目送意，眼角传情，或私相笑语，或暗订交期。烧这一番香不打紧，那些生心的男子图谋财色，一个个跟寻到妇人住家地方，不亲的设法认亲，不友的设法认友，将求福藉庇之善地，竟成奸淫盗邪之良媒。

你道这些妇女，岂尽是独自来的么？无论大家小户，都有几个男子随往。富贵绅士家，多是知礼读书的人，放出妇女挠香游寺的还少。惟有这庶民人家，比邻而居，闲常时妇女们通家往来，知廉耻、守妇道的，能有几个？彼此坐在一处，不是说自己男人长短，便是议论人家丈夫。若题起游街看庙，无不眉欢眼笑，互相传引。更兼男人，十个到有一半不是怕老婆的，就是曲意要奉承老婆的。再若到子孙娘娘庙内烧香，先占了个求养儿女的题目，比别的神庙不同，做丈夫的总心里有些不依允，也只得勉强相从。及至到了人烟凑集之地，男女混杂起来，他何尝不心跳面赤？又自己心中开解：烧香的妇女，亦不止我一家。只得随波逐流罢了。可笑他又不警悔，到了下次，依旧还放妻女出来闲荡。身上有好衣饰的，先教贼盗物色；面上有好姿色的，又被情郎留意。久后失了财物，还是小事；势必弄成个乌龟方才满意。总之，这种人一出娘胎包，他就带几分龟性，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法绳。请看凡怕老婆的，与曲意奉承老婆的，皆其做龟之根基也。至于纵容妻女，与亲友或异姓以及同族人顽钱，其当龟较此倍速。今不言正文，插此一段议论，实由耳闻目睹，藉此回书为劝戒世人意耳。

闲话少说。且说于冰，走入庙来，见许多男女在正殿上拥挤着叩拜。两廊下摆设着猪羊，中间陈设着各色祭品，内外悬灯结彩，殿内又挂着几封碧霞元君的宝旛。三位娘娘面前，各列着三桌高头大供，无非是鸡鸭鱼肉、米面果品之类。两傍塑着些抱子送生的泥像。供案前，站着几个和尚，打着磬，摇着铃，又顾取布施，又要偷看妇人们的面孔，手脚一个个忙乱不迭。于冰大概看了看，正要到后层庙内去，陡然间起一阵怪风，刮的那些善男信女颠颠倒倒，乱喊乱跑起来。但见：屋宇振动，砖瓦飞腾。搧扇门楼，东西乱晃；钟梁鼓架，左右齐翻。老头儿寻觅儿孙，错抱定敲磬沙弥，拍拍打打叫“肉肉”；小娃子悲呼父母，紧搂住送生小鬼，亲亲热热唤“妈妈”。张家妇拉定李家夫，跑散了奇巧发髻；城中男背上乡中女，吊了时样花鞋。和尚奔禅房，头触入窗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眼内拨不出，吆喝“救命”！会首偷布施，手伸在醮纸炉中疼不过，乱嚷“烧杀”！庙外席棚，满天乱舞；场中赌友，遍地摸钱。石走沙飞，拟是星辰齐落；云黑日暗，惟闻神鬼同号。

于冰见风势陡至，刮的对面通不见人。须臾，天地昏黑，只听得男女叫喊之声不绝。运动双睛努力一看，见庙内外摆设的猪羊祭品全无。慌忙起在空中，急用手将风尾抓来，在鼻孔上嗅了嗅，觉的有些腥气。于冰道：“是了。不趁此时踪迹他们的下落，更待何时？”放眼四下一看，见前次所见那股黑气，从风内透出，往西飞去。于冰在云路中估计，相离已有百十余里，连忙推云急赶。止差数里远近，猛见正南来一片乌云，内有两个妇女；一个穿青龙钻云对襟氅，黑色百花裙，头盘凤髻，腰系丝绦，丝绦上挂宝剑一口，柳眉杏眼，玉面樱唇。那一个侍女打扮。于冰心里说道：“真仙焉有驾乌云之理？此必是妖精无疑！”见云路头切近，问道：“仙卿何人？”那青衣妇人见于冰骨格秀雅，道气充盈，急将云头停住，笑应道：“我九江夫人是也。上仙何人？”于冰道：“吾衡山炼气士，别号不华。仙卿号九江夫人，可是上帝敕授么？”夫人笑道：“非敕授也，乃同道推许耳。”于冰道：“今欲何往？”夫人道：“因鄱阳圣母相招赴宴，系应命而来。”于冰道：“鄱阳圣母何人？”夫人道：“圣母修道五千作年，法力通天彻地，为我辈之鼻祖。近又得《天罡总枢》一书。越发神通广大。道兄若有余暇，可同我去一见，便可大受教益。”于冰心中大喜，今日才访着了。又心里想道：“此一妖类，若与他同去，反与鲲鱼精添了牙爪。万一招架不来，岂不失机？”于是将雷火珠取在手中，说道：“本意与你同去，只是我手中此物不依。”夫人笑道：“道兄手中何物？”于冰道：“当下着你便知。”说罢，劈面打去。火光到处，大震了一声，二妖现形，即刻丧命。九江夫人，乃数丈长一乌鱼；一系五丈余长一虾，即跟随侍女也。

只见二妖一翻一覆，从半空中坠落深山溪涧去了。于冰收珠，向西一望，那股黑气也不知走到那方去了。于冰道：“不意一珠打去，二妖俱死。这鄱阳老妖，知他住在那里？”

正在作难间，又见正东上一前一后，有两块乌云滚滚而来。

于冰道：“此云邪气弥漫，必有妖物在内。我何不迎了他去，万一他走别路，又得追赶。”于是推云直迎了上去。云头渐近，仔细一瞧，只见前一块云内有一妇人：头缠蛇髻，鬓插双花，面若出水芙蓉，腰似风前弱柳，穿一身大红金缕衣，下配藉花白鹤裙，腰悬宝剑，手提拂尘。后面云内，也是一侍女打扮。

于冰道：“不用说，也是九江夫人一类。”心里说道：“此番若再用雷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珠，设或两个俱死，这鄱阳老妖又从何处找他？不如用飞剑先斩那有本领的妖妇，留下后面侍女做活口，好问老鲲鱼下落。”

主意拿定。两处云头止相隔数步，于冰停云问道：“仙卿请了。”那妇人见于冰问他，也将云头停住，先将于冰上下一看，知系道德之士，忙笑应道：“上仙何人？今往何处去？敢劳下问。”于冰道：“我衡山炼气士是也。今于终南山会一道友始回。仙卿法号祈示知。”妇人道：“我广信夫人是也。今因鄱阳圣母差侍女请我吃酒，特来一会。上仙问我，有何话说？

“于冰心里说道：“这鄱阳老妖教下，也不知有多少夫人，真是可笑！”说道：“我也没有什么话说，意思着你试试我的宝剑。”急将木剑从腿内抽出，向妖妇头上掷去。只见一道寒光，疾同掣电，直奔妖妇顶上。那妇人见剑来甚急，忙用衣袖一遮，响一声，衣袖上金光四射，不损分毫。于冰大惊，忙将木剑收回。妇人大怒道：“我与你素不相识，又无仇怨，平白里为何用剑暗行伤我？”后面那侍女见两个大动手脚，有些害怕，刺斜里携云往西直奔。于冰急用停云法，将剑一指，喝声：“住！

“那云便和钉定住的一般，停留在半虚空内。一回头，猛见有茶杯大小一红珠，与火炭相似，迎面飞来。于冰见珠来切近，躲避不及，忙从丹田内提一口刚气，用力向珠一吹。那珠如柳絮轻尘，飘起在半空中。妇人见宝珠无功，急将口一张，其珠自归口中去了。连忙拨云，往回奔走。于冰恐追赶不及，将雷火珠从后打去，大振了一声，只打的霞光万道，再看那妖，依就不损分毫。于冰惊咤不止。那妇人试着此珠的利害，惟恐打在头脸上，断无生理，如飞的向东逃奔。于冰提剑追赶，云路中约赶有千数余里，只见那妖妇忽将云头下坠。于冰拨云观看，见下有大江一道那妖妇逃入江中去了。急忙将云头落下，止见江声如吼，雪浪连天，妖妇不知归于何地。于冰道：“此系水妖无疑！既入此江，江神必知下落。”急急书符一道，用剑向江中一指，顷刻狂风四起，浪叠如山。大小江神，俱来听命。

于冰道：“贫道适才在云路中赶一妖妇，跳入此江中，诸神可曾见否？”众神道：“此地系洋子江上流，舟船来往者甚多，从无妖物栖止。”于冰道：“我才见他入水，敢烦诸神速查去向，以便擒拿。”诸神道：“并非某等故违令旨。今据法师言，此非居停之妖，乃行妖也。行妖去向，实无定所。此江回环数千余里，他又是刻不停留之物，某等该从何处查起？”于冰道：“诸神所言亦是，请回罢。”众神退去。

于冰又将那江形水势上下看了一回，想道：“我何痴愚至此！一妖免脱事小，《天罡总枢》事大。只管在此延挨，倘教那侍女走去，或被别妖解脱，这鄱阳老妖下落，又该问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恐云慢，急架遁光复回原路，远远眺望，见那侍女还停留在半空，心内大喜。原来这侍女被于冰用停云法停住，一步不能动移，又不敢跳出云外，满心里盼望一同类经过，救解走去；等了许久，仍见于冰从东如飞而来，心上甚是害怕。于冰至面前，用左手拿住他右臂，右手举起宝剑，大声说道：“你是要死要活？要活可句句实说，你主人鄱阳圣母住在何处？他洞中还有几个夫人？多少妖党？你适同那妖妇要往那里去？据实说来，我便饶你。你若要死，我便是这一剑，将你分为两段！

“那侍女战哆嗦的说道：“真人饶我性命，我-一实说。”于冰道：“我且饶你，你快说为！”侍女道：“我主人叫鄱阳圣母，他修炼了四五千，有通天彻地手段。他出身原是海中一个鲲鱼，我们能变化人形者，有一百四五十，皆是他拣选年代久远、有灵性的，他才肯传与变化人形之法。二千年以前，他便会云来雾去，游行人间。但他不能离水，隔十天半月，总要到水中一游。后来这几千年，他的道术愈大，反嫌水中出入不便，于江西庐山之西，寻得一九华山天桥洞，将我们会变化人形者，都叫到洞中伺候他。自修炼至今，从不害一人一物性命。他若化蛟化龙，亦早正其果位。但他耻为鳞甲一类，必欲脱尽凡骨，做一上界金仙，才是他的志愿。只因他道行日大，于一二百年内，陆续来了三位夫人，拜为门下。一叫广信夫人，他原是个鳌鱼修炼而成，即真人适才赶逐者。一叫九江夫人，系一乌龟修炼而成者。圣母洞中，还有一白龙夫人，系一银条鱼修炼而成者。他三个各有一二千年道行不等，其性都爱人间俊俏子弟。

而广信夫人，更是一日不可暂离。他三个都能隐显变化，法术超群。若得些珍奇异物，或美味佳品，必要与我圣母进献，因此我圣母甚喜他们，常指教法术，又戒他们贪淫，恐坏正果。

今午白龙夫人带领侍从，不知从何处弄来些猪、羊、鸡、鸭、酒菜、面食之类，到我圣母洞中进献。又差我与一侍女，分头去请九江、广信二位夫人。今被真人拿住，问我原由，我一字不敢涉虚，尽情实告，只求真人饶放我去罢！”于冰道：“你得领我到九华山天桥洞外，我便饶你。”侍女道：“我就领真人去。”于冰道：“你可先行，我在后面跟你。”用手一指，其云便行。约走有一杯热茶时候，侍女回头，用手指道：“前面双峰直立，峰中间系九华山洞门。”于冰下视，已看得真切，又将云头停住，向侍妇道：“我本意饶你性命，一则与你们巢穴甚近，怕你走露消息；二只看你伶牙俐齿，久后必作怪人间。

“那侍女还欲哀告，于冰手起剑到，在云内现出一个大虾，从云内坠落深涧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将遁光落下，一步步走到洞门前。正欲用法开门，忽见洞门开放，从里面走出两个侍女来，看见了于冰，大惊道：“道士从何处来？”于冰道：“特来化斋吃。”两侍女道：“此系鄱阳圣母别宫，刻下是白龙夫人整备筵宴，与俺圣母小饮。

因久候广信、九江二位夫人，不见到来，差我二人又去推请。

你系肉骨凡夫，怎敢妄想天府滋味？若教俺圣母知道，只怕你有死无生，快快去罢！”又一个道：“谁耐烦与他细讲。洞门左右开着，随他去罢。”说罢，两个分路，一往正南，一往正东去了。

于冰走入了洞门，不过数步，便看不清楚道路，觉得阴风扑面，耳中但闻抉江倒峡之声。一步步缓行前去，有一里多路，方看见一座洞府。于冰入了头门，见二层门上有许多奇形怪状、雕嘴鱼腮之人，或坐或立，在那里把守。看见了于冰，大喝道：“你是何处野道士，擅敢闯入圣母宫阙？真该碎尸万段！”于冰笑道：“你们还要和平些儿，听我说，我是个会耍戏法儿的道人，特来奉献圣母。”把门的道：“量你有何妙法，敢在俺圣母面前卖弄？”又有几个道：“戏法儿最是醒脾，我们与他回禀一声，看圣母娘娘意旨何如？”去了片刻，出来说道：“娘娘传你入去哩。你须要步步小心着。”于冰听罢，便随那妖入去。正见：一自天狐详嘱后，登山涉水漫言劳。

诛邪斩婢知原委，闯入龙潭觅老妖。

第六十二回掷飞针刺瞎妖鱼目倩神雷拣得玉匣书

词曰：

九华山内住妖鲲，几千春。《天罡总枢》被伊吞，日欣欣。

闯入蛟螭幕，先飞戳目神针。迅雷大电破其身，从此步天津。

右调《望仙门》

话说于冰跟定那妖，走入二层门内，见周围俱是峭壁重崖，地方约有二三十亩阔。中间大大的一池水，水上面一座大石桥。

过了石桥，还有一百余步远，正中有间大石堂。此外也没有什么奇异花卉、禽鸟，止有大树三四株。再看那石堂，极其宽广，看来可容千人。四面有十数间小石堂，堂内外有许多妇女出入。

于冰走至堂内，见正面石床上坐着一个年老的婆婆，容貌甚是古怪。但见：唇薄口大，眉细眼圆。额匾而阔，也长着白发一撮；鼻宽而塌，时流着青涕两行。头戴鱼尾霞冠，脑后飘扬金缕；身穿团鹤锦袄，腰间缠绕丝绦。紫电裙，罩着红缎鞋，长过一尺四五；黄罗袜，包定白腿骨，粗余六寸七八。手擒玉如意一条，肩挂折铁刀二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见旁边坐着一个妇人，生得甚是俏丽，穿一套稿素衣裳。

但见：

面若凝脂，红粉中，露些少桃花之色；目同点漆，黑白间，荡几多秋水之神。细柳腰，迎风欲舞；小金莲，落地生香。可惜长在妖魔洞中，真是羊脂玉沉埋山径；若教贮于金屋队里，无异夜光珠辉映兰堂。蹙蹙眉梢，捧心西子难比他风流；恹恹情绪，出塞王嫱怎当伊态度。素裙飘雪，时离倩女之魂；白衣飞霜，日卖观音之俏。

于冰看罢，众侍女大喝道："圣母在此，还不跪拜么？"

于冰笑着，朝上拱手道："久仰！久仰！"只见那圣母面上陡生不悦之色，向白衣妇人道："此子骨肉清轻，大有道气；只是举动疏狂，令人可恼。"那白衣妇人笑应道："这人眉目俊秀，态度风流，与人世俗道士大不相同。但他系草野之士，安知见圣母的礼法？不与他较论也罢。"说罢，低头笑了。只见那圣母将大嘴略动了一动，也有些微笑的意思，又将头儿点了两点，道："你赏鉴的不差。若果然有些来历，我自然有番好安排。待再细细的盘问他。"说罢，问于冰道："你是何方人氏？在何地方出家？做道士多少年了？今来此是何意思？"

于冰道："我是直隶人，就在这九华山庙内出家。听得说你家今日宴客，我有几个好戏法儿，着你们看看，不知你们爱看不爱看？"那圣母笑向白衣妇人道："这道人要在我跟前卖法，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白衣妇人问于冰道："你都会些什么戏法儿？"于冰道："随心所欲，无所不能。"那圣母道："你可会五行遁法么？"于冰道："颇知一二。"圣母道："你既会五行遁法，你可能在石头上钻出钻入么？"于冰心里道："此法吾师能之。当日在西湖传道毕，将身子钻入地内去。我焉能有此大术？"因问那圣母道："我不能，你能彀么？"那圣母大笑道："些小神通，何足为异！"随将白龙夫人唤过来，站在面前，那圣母用剑诀在那夫人头上画了一道符箓，吩咐道："你去钻来，着那道士看看。"那夫人笑嘻嘻，轻移莲步，款蹙香裙，走到石堂西边墙下，掉转头来，笑向于冰道："那道人休笑话我。"说着，将身一弯，用头往石墙上一触，真与鳅鱼钻泥无异，形影全无。瞬目间，又从墙内钻出来。两旁众妖各大笑。那圣母亦拍手大笑道："奇哉！奇哉！"问于冰道："你以为何如？"于冰沉吟道："此妖神通广大，我非其敌。

常人说的好：打人不如先下手。莫教吃了他的大亏，致伤性命。

"忙向身边，将天狐送的两个戮目针拿在右手，说道："钻石不过遮掩小术。我有个挥针引线的大法，你可将眼睛睁大着，休要胡乱看过。"说罢，用手将针向那圣母眼上丢去。只见随手放出碗口粗细两道金光，直刺入那圣母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眼内。那圣母大叫了一声，昏倒在地。于冰正要看针下落，不知不觉，两针还归在自己右手指内掐着，真奇宝也。那大小群妖都来捉拿于冰，于冰用呆对法，将众妖止住，一步不能动移。

只见那白龙夫人粉面通红，向于冰道：“那道人，你忒也无情！原说耍戏法儿，怎么就暗算起人来了？你有什么开解的法儿，快将我圣母救好，我还有一件大便宜你的话，要告诉你说。”于冰听了，只当他说出《天罡总枢》的话来，大喜道：“你有什么便宜我的话？快说！我自有解法。”那白龙夫人欲言又止的说道：“我看道兄珊珊仙骨，定是有根气的人。就是我。虽容貌丑陋，也是数千年得道之仙，意欲与你成就夫妇，各传各道，彼此通同，继续裴航刘纶的美迹。我圣母醒转过来，我自有话替你分说，圣母断不难为你。若是片言执谬只怕你性命难逃。”于冰听罢，向白龙夫人迎面唾了一口，且笑且骂道：“我当你说《天罡总枢》话，谁想放这般无耻妖屁，致污我耳。

“旋将双针向白龙夫人丢去，金光到处，已透双睛。白龙夫人喊一声，倒在一旁，须臾化成十数丈长一大银条鱼，满身都是锦鳞细甲，绵亘在石堂西边。

于冰见白龙夫人已死，心里说道：“此妖针到现形，其本领去老妖天渊。”又回看众妖，一个个和钉定住一般。随将木剑取出，挨次斩去，头落俱皆现形，率皆鳞介之类。又于洞前洞后，歼除无遗。回到堂内，看那圣母还在地下倒着，原形不现，亦未知他生死，用雷火珠连击数次，竟不能伤损分毫。于冰道：“雷火珠尚如此，刀剑越发无用了。天狐曾言他将《天罡总枢》吞在腹中，似此皮肉，比铁还硬，这书该从何处剥取？

“正想算着？不意那圣母，被这十数下雷火珠到惊转过来。少刻，往起一坐，二目中流着两行鲜血，大叫道：“白龙夫人何在？”见无人应他，又叫：“道士何在？”于冰知他双目失明，笑应道：“我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遍行天下，斩尽妖邪。你虽非人类，岂没个耳朵？我念在鄱阳湖苦修二三千年，不忍伤你的性命。深知你在阁皂山凌云峰下盗吞《天罡总枢》，此太上第一等符咒秘箓，大道源流，量你个鳞介之物，焉能有福承受？且你吞在腹中，又不能看得一字，不过是囫囫囵囵放在你腹中。你莫若通个大人情，将此书吐出送我，我亲送你到湖海之内，以终天年。我异日一有进步，包你二目复明，断不做欺慌你的事体。”

那么圣母听罢，将牙齿咬得连响，大骂道：“好冷于冰！

我久欲拿你粉身碎骨，与同道报仇，不意你今日敢上门算计我！

“说着，用手向堂外一招，只见那大池中水，就像数丈长一条银蟒，直奔那圣母手前。那圣母将手一挥，响一声，波涛满地，平地水深丈余，将于冰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水中，通身衣履尽皆湿透。于冰忙架水遁，起在空中，低头下视，见那水在洞前洞后堆叠起来，就如数丈玻璃积累在一处，比钱塘江的潮还好看几分。约有一个多时辰，水势一散，若倾江倒峡之声，仍归在池内。于冰将遁光一按，离地不过有一丈高下。再看圣母，依然端坐中堂，看其衣服，并无半点水痕。又见他从身边取出一小葫芦，于葫芦内倾出绿豆大几丸药，摸了两个，填入眼内，随将血痕揩抹，闲目凝神。有顿饭功夫，站起来摸摸揣揣，走出石堂外，大声叫道："道士何在？"连叫了几声，冷笑道："你止知坏我两目，你却也死在水中。"随即将身蹲下，在院中乱摸，摸见大小族类，死的横三顺四。气的他两手在地下乱拍，恨不得将地皮拍碎。拍打了几下，复摸到台阶前坐下，点头再四，又悲悲啼啼哭起来。

于冰见他这般景况，颇动恻隐之念，只是求书心胜，那里还肯当面错过？左思右想，没个制服他的法子。又见他双眉紧蹙，时时用手在心前乱挝，似个因眼中看不见，心上急燥气恨的意思。于冰看了一会，说道："我有计较了。这针名为戮目，安见其不能戮心？想神物自随心听用，若不灵应，再设别法。

"复将二针取在手内，两眼看定那圣母心头，从上往下一掷，金光如电，针回手中。那圣母大吼一声，往起一跳，有数丈高下，落下来，即成一奇大无比的鲲鱼，长愈千尺，粗若丘山，头虽触在洞中，鱼尾还在西边山顶上，真是五湖四海少有之物。

于冰大喜道："此针竟可为如意针。有此奇宝，吾可以擒尽天下妖魔矣。"又想道："此妖已死，精气必散，不至似前硬过钢铁，若用刀剑开剥，一两个月还不知寻到藏书之处不能，不如用雷火击碎，岂不省力易寻？况太上书有玉匣盛贮，上有符箓，断非雷火所能伤损。"于是向离震二地作法，大喝道："雷部司速降！"顷刻阴云四起，诸神如飞而至。于冰指着大鲲鱼道："此妖毒害生灵，有干天愆，今被道打死，诚恐复生。

烦众天君可速发雷火，将他皮肉霹烂，自必后患永绝。"众神道："法师请离远些。"于冰将遁光又起有百十丈高，只见邓、辛、张、陶四位天君，率神丁力士，各施威武，顷间迅雷大电，震的那山石树木乱滚乱摇，飞禽走兽亡魂丧胆。再看那大鲲鱼，已霹的皮翻骨碎，血水流溢，满洞里就和铺了一层肉海的一般。

于冰退了诸神，看不出《天罡》书在那一处肉内。

彼时日已将落，又怕被邪神恶怪抢去，急将二鬼放出，在那鱼肉鱼骨内四下搜寻。奈肉积如山，二鬼从何处寻起。直寻至昏黑，并无踪影。于冰无奈，着二鬼在洞中来回行走，以防不虞；自己伏剑高坐在石堂顶上，主意到次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着二鬼细寻。

坐到三鼓以后，猛抬头见一股白光闪闪烁烁，直冲霄汉，相去不过数十步远近。低头下看，光气从大石桥上透出。于冰道：“有了。”也顾不得血肉秽污衣履，急忙从石堂顶上跳下，走到桥头，招呼道：“超尘、逐电快来！”二鬼星飞跳到面前。

于冰道：“我已看出天书下落，就在这座桥前，你等速刻拣来。

“二鬼将那鱼皮、鱼肉以及鱼骨，搬来搬去，忽见逐电大叫道：“有了！有了！”于冰急看时，见在几段鱼肠内，取出一匣，长仅八寸，玉色青莹，光可鉴人面目。四面是一块整玉琢成，并无丝毫破绽。在血肉泥泞之中，亦无半点沾湿。于冰捧玩再四，欣喜欲狂，亲自揣在怀中，扣紧丝绦带，同二鬼也不回玉屋洞，竟赴山东泰山琼岩洞中。令二鬼将前层石堂打扫干净，先在正中床上坐了。将二鬼唤至床前，吩咐道：“吾自柳家社收伏你两个，数年来，汝等服劳奉役，甚是勤苦。今我欲用火龙真人仙衔法牒，移会冥司，着汝等各托生极富贵人家，享受人间福禄，偿汝等数年辛勤，就在今日，放汝等前去。”

二鬼闻知，一齐伏地痛哭，道：“小鬼等承法师大恩，驱使十数余年，朝夕伺候，未尝片刻相离。方思禅竭驽骀，效力数千百年。今闻法师钧谕，令小鬼等托生人间，此去总得荣华富贵，受享不过四五十年。依就要名登鬼录。内中或作恶，或行善，昏昧难知，到那时获罪于天，打入轮回，生生世世永归畜道，欲想求如今日，亦不可得。惟愿法师遣小鬼等于刀山箭林、水深火烈之地，使小鬼等气化神销，统归乌有，到是天造洪慈。若说再生人间，不敢奉命。”说罢，又各伏地大哭。于冰恻然了半晌，向二鬼道：“此话果出自肺腑么？”二鬼一齐道：“某等虽沉沦幽冥，尚有人心。天日照临，何敢有半字虚辞？”于冰听了，大悦道：“我与汝等相伴多年，虽说人鬼分途，情义无殊父子，我亦何忍与汝等永离？若着汝等始终沉埋在我这葫芦内，不惟你们心上不甘，即我亦有所不忍。但汝等皆至阴之气，凝聚成形，不过藉我符箓，游行白昼，究属悖理反常的事。我怜汝等一片至诚，今各与汝等一上进之路，加意修为，将来皆可做鬼仙。那时出幽入明，逍遥造化，也是天地间最乐之身，较世间有富贵而不能长久享受者，天地悬绝。”

又着二鬼跪行在膝下，随将中指刺破，向二鬼泥丸宫内，各滴了几点。二鬼觉得一股热气，如汤泼雪，从顶门直透涌泉，顷刻面色回春，不复纯阴气象。于冰道：“吾精血调养有年，非肉骨凡夫可比。汝等得此一点真阳，各保天和，我再次第传汝等炼气回阳之法。三年后，以心炼气，以气归神，欲人则人，欲鬼则鬼，阴阳无间，形色成矣。虽欲不为鬼仙，不可得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鬼喜欢的挝耳挠腮，一个个叩头有声，感激不荆于冰又道：“我今日得的《天罡总枢》一书，乃八景宫不传之秘。展玩时，必有白光烛天，不但邪妖恶怪见了动觊觎之心，即八部正神、九天列宿，以及三山五岳、岛洞群仙，亦所欣慕。倘有疏忽，被伊等或夺或窃，失此至宝，我之罪尚小，而修文院天狐休矣。负人负己，莫大于此！从此刻为始，每日夜你两个轮流守视，一在石堂顶上眺望，一在石堂下面巡行，不但有耳闻目见，即风声鹤唳，亦须大声疾呼，早为通报，我好预做防范之法。”二鬼凛遵。

于冰净了手脸，将匣安放在正面石桌上，大拜了八拜，将天狐送他的符箓在匣上一拂，随手铿然有声，其匣自开。内有锦袱，将锦袱解开，见此书一寸余厚，七寸长，四寸宽，外写《正罡总枢》四字，内中俱龙章凤篆，字有蝇头大小，朱笔标题着门类，光辉灿烂，耀目夺睛。大要皆天地之机，造化之源，阴阳之秘，鬼神之隐显，人物之轮回，山川草木之生灭，万法万宝之统会，非紫阳真人之书所能比拟万一也。于冰就从这日，将石堂上下四围俱用符箓封闭，独自一个潜心默读。此书至夜间，奇光炳焕，照映一堂，如同白昼。到三个月后，便知天地终始定数，日月出没根由，真可藏须弥于芥子，等万物如蜉蚁矣。起先也有些神怪野仙，或明夺，或暗来，或调遣龙虎，或播弄风雷，但来的俱被二鬼道破，于冰得从容防备，不致有失。

后来的本领，一日大如一日，事事皆能前知，那里还用二鬼禀报。到后法力通天，亦无一敢来者。此时冷于冰虽上界大罗金仙，也不过互相伯仲而已。超尘等得了于冰的指授，亦迥异昔时。正是：大道究何在，《天罡法箓》全。

从今参妙义，永做一金仙。

第六十三回温如玉时穷寻旧友冷于冰得道缴天罡

词曰：

富贵何可求，执鞭不自由。浪子痴心肯便休，弃家乡奔走神州。五气朝元，三化聚首，乾坤大一袖能收。缴《正罡》，归原手，超万劫泮奂悠优。

右调《新月沉钩》

前言温如玉被盗，金钟儿惨亡，从试马坡祭奠回来，过了个凄凉年，逐日心绪如焚，思来想去，打算终身的结果。猛想起冷于冰在试马坡那晚吃酒时，许他得功名富贵，须得去都中一行。又想着冷于冰为人奇奇怪怪，似有未动先知之术，他说的话，无不应验。又想着自己家中，还有什么过头？不如将这住房也卖了，赏张华几两银子，着他自行过度，我且入都中去，或者遇冷于冰指点佳境，将来有发迹的时候，亦未可知。主意定了，将张华叫来，告明己见，要上北京。

张华听了，呆了半晌，说道：“此事大爷还要细思。那冷于冰行踪无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道他如今在那里？就算上遇着他，他一个游方的人，有什么真话？他若有大功名富贵，他自己先做去了，肯让与我们受享？小的为大爷的事体，也曾日夜想算，这处住房是三百多银子买的，目今城中房缺少，也不愁卖不了原价。

还有金姐送大爷的衣服、首饰，若变卖起来，小的估计着也可卖二百来的银子。每年用十来两，赁一处小房居住，余银或立个小生意，或安放一妥当铺中讨些利钱，也可胡乱度日。大爷年纪还不到三十，若发愤读书，何愁不中？不会不做个官。若说卖上银子，寻冷于冰去，这是最低不过的见识。设或再有舛错，将这几两银子弄尽，小的家两口子讨吃，原是本分，有甚么辱及祖、父。只怕大爷一步一趋，都是难行的了。大爷就便打死小的，也不敢遵命。当日金钟儿在时，知道大爷情深似海，断不是语言劝的过来的，只得任大爷闹去。如今金钟儿已死，正是大爷该交好运的时候，怎么又想起冷于冰来了？”

如玉听了，拂然道：“你别的话还略为近理，怎么金姐死了，是我交运的时候？真是丧心乱道！他为我捐躯殒命，视死如归，那一种节烈，不但乐户中人，就是古人中，能有几个？

你适才的话，岂不是放驴屁么？”张华道：“怪道大爷祭他时，哭的那般悲痛，不相是算他为大爷死了么？”如玉着急道：“你看么，他不为我死，却为谁死？”张华道：“他是将东西偷送与大爷，苗三相公翻下舌，被他父母搜拣，打骂起来，他是羞愤不过，才吃了官粉身死。妇人们因这些闲气恼，死了的不知有多少。这止可算因大爷的事，被人激迫身死，算不得为大爷守节身死。若是有少年清竣富贵公子嫖客，到他家中，他立意要嫁大爷，不肯再接一人，被他父母打骂，自己寻了短见，那才是为大爷死的哩。只说大爷在他身上花了千数银子，他还有点人心，肯挪移出些财物来，暗中贴补大爷，这也算婊子娼妇内少有的人了。假若何公子如今还在他家住着，他到吃不成官粉，小的到替大爷有些担忧。’节烈’两个字，也不过是大爷许他，外人没这样评论。”

如玉大怒道：“你原是和猪狗在一类的人，你如何敢讥诮、打趣我？我且问你：你晓得什么是’节’？什么是’烈’？你说！你说！”张华那里还敢言语？如玉又骂了好半晌，道：“我的主意已经定了。限你三日，与我寻变卖房子的主儿，我只要三百两。金姐的衣服、首饰，我何忍心变卖？你可按物开一清单，到当铺中当了；我将来若有好的时候，定要取赎出来，做个题念儿。我将来到京里，寻着冷于冰，或寻不着冷于冰，都不要你管我。我就再将这处房子白丢了，也丢的是我的，与你何涉？你若三天内办来就罢了，若办不来，我和你誓不干休！

“张华见如玉怒的了不的，一句儿也不敢分辨，只得满口应承下来。过了两天，见如玉心气和平，又苦口劝谏，如玉竟是百折不回。张华见主人志愿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决，没奈何，只得尽心办理。金钟儿衣物，共当了一百六十两；房子卖了三百五十两。正月初三日，与买主立了契，言明正月十八日腾房。

如玉将银子收讫，含着眼泪，将张华夫妇叫到面前，说道：“我当日有钱的时候，在你夫妇身上甚平常。如今骗我的、偷我的、赚了落了我的，俱皆星散。惟你夫妇始终相守，且在我身上甚厚。”张华听着，泪流满面；他女人也哭泣起来。“我一生总吃了眼中认不得人的亏，致令一败涂地。如今在这泰安城中，也没个出头的日子，且到都中去走遭，听凭命运罢！日后若有个好机会，还与你们有相会之期。我去后，这房子要与人家交割，里面桌椅、铜锡、磁器等物，虽没什么值钱的，胡乱还可卖几两银子，你夫妇可拿去变卖了过度罢。两个小小厮，一个是你儿子，也不用我嘱咐；惟有已故家人孙禄之子，他今年才十一岁了，你们可念他父母俱无，今日就收他，做你夫妻的养子。凡事推念我，不可凌虐他。”又取过两封银子道：“这共是一百两，你夫妇用八十两，寻两间房儿居住过度，也算你们伺候我一常那二十两，等孙禄之子到十六七岁，与他娶个老婆，完做主人心事。我亦不过数天，就别你们去了。”说着流下泪来。

张华夫妇跪在地下，哭的连话也说不出来。那孙禄之子，也在旁边啼哭不止，也听出是主人要走的话语。张华哭着说道：“大爷出门，定在那一日？小的好收拾行李，伺候同行。”如玉道：“我如今还讲跟随人么？只我独自走罢。你又有家口牵累，况又连个住处未曾寻下。我这一去，和飘洋的一样，将来还不知栖流在何所。我是绝意不要人跟随的。”张华道：“大爷从未独自出过远程，小人如何放心得下？总大爷不要小的，小的明不跟随，暗中也要跟随。那到把主仆弄在两下，路上甚是不便。小的女人虽没房子，他父母家即可居住；便是二三年，他还可以养活的起。大爷赏的家器等物，都交与小的丈人变卖，甚是妥贴。小的正好跟随大爷出门，守定妻子做什么？”如玉想了一会道：“也罢了，就依你跟我走走，到京中再做定归。

你们只管跪着怎么？可起去料理。”张华又道：“大爷赏了八十两银子，小的实不忍心收领。有家器等物，足彀小的一家过了。出外比不得家居，将来盘费短了，是没处投告的。”如玉道：“我原该与你们多留几两，只恨我手内空虚。你若不收，我也断不着你跟去。”张华无奈，和他女人磕了七八个头，方才起来，将银两收下。如玉又指着孙禄之子，说道：“他顽劣的了不得，你们管教只顾管教，衣食要留心他些。”张华夫妇同说道：“不但大爷嘱咐，就大爷不言，小的们定和自己亲生的儿女一般看待。大爷只管放心。”如玉叫过那小厮来，与了他二两银子，又指教了他几句。当下教他与张华夫妇叩头，认为父母。一同揩着眼泪痕出去。如玉看定正月初八日起身，初六日到他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坟前痛哭拜别。回来，张华将各项物件开了清账，把他丈人叫来，当面交割。如玉就托他与买主交房。至初八日，主仆二人坐车起身。张华女人送了主人和丈夫，与他父亲雇人搬运。一切停妥，领了孙禄之子，同他儿子坐了车子，大哭着回他父母家去了。可叹如玉，做了半世豪华公子，直弄了个寸椽片瓦俱无，固然是他命运低危，也到的是他所行不善。今日一主一仆上京，寻那云飘鹤逝、没定向的冷于冰，岂不可笑、可怜！

一路饥餐渴饮，数日已到京都。见辇毂之下，直与外省不同：到处高楼园馆，随地品竹调丝。来来往往，不是士农工商，便是九卿科道，真是富贵繁华无比的仙境。如玉初入都门，那两只眼睛应接不暇，到是那车夫甚是熟惯，送他主仆到菜市口儿昌盛客寓安下。主仆两人，每天出钱二分房饭钱。如玉举目无亲，日日在大街小巷行走，存了个万一遇着冷于冰的念头。

行走了二十余天，那里有个冷于冰的影儿？张华见不是个归结，复寻苦劝，着如玉回家，谋为正务。如玉道：“我已出门，断无空回之理，况冷于冰也不是谎我的人，早晚定有遇着他的日子。若过二年后遇不着，再做道理。”张华十分劝急了，如玉便说：“你若想家，任凭你便，我是绝不回去的。”张华也自没法。

不言他主仆在都中闲度岁月。再说冷于冰自得《天罡总枢》一书，日夜在琼岩洞诚心捧玩。半年后，于冰已洞悉精微，才明白天地始始终终的根由，万物生生化化的源委。看那两轮日月，一起一落，无非是老人的须眉，促人的寿数。觉得此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回想紫阳真人送他的《宝箓天章》，不过是斩妖除祟、趋吉避凶而已，讲道超神夺劫，参赞造化，还无十分中之二三。今日竟成了个与天地同体的人，真是千万世难逢的际遇。又想：“天狐嘱咐一年后将此书赍送火龙真人，烦恳东华帝君缴还八景宫。今已通首至尾烂熟胸中。此书久落凡尘，恐与天狐招愆，反辜负他一片好心。”又预知温如玉在京寻访。且董公子自到河阳镇，知他已入林岱籍贯，改名林润，算了林岱胞侄，用官字号下场，中了第六十一名举人，已从今年正月，由林岱任内，到朱文炜家居住，等候着下会试常他虽然功名有分，料想着他的文章，断不能中在前列，后日还有多少事在他身上起结，也须助他一臂之力，着他早早的服官受职，好做后事的地步。明日正是黄道吉日，理合到吾师洞中走遭，将此书交送，腾出身子来，办别的事业。

到次日五更时分，令二鬼将石几案抬放在石堂院中，将玉匣安放在几上，自己虔心静气，大拜了八拜，然后揣向怀中。

吩咐二鬼道：“我今往赤霞山祖师处去，你等可用心修炼，各图正果，静候我的调遣，不得私出洞门。”二鬼出洞跪送。于冰架云光，早到赤霞山回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峰前落下。只见桃仙客大笑道：“祖师命我在此等候多时。”于冰忙作揖问讯。仙客道：“贤弟不必多礼，快随我来。”于冰跟定了仙客，走至洞门前站祝于冰道：“你我虽同是祖师的弟子，然师兄是日夕亲近之人，不妨随便出入；我与师兄有别，理应替我回禀一声为是。”仙客道：“贤弟小心至此，足见诚敬。”说罢，先入去了。少刻，出来说道：“祖师着你进见。”于冰将道袍拂拭了几下，才跟定桃仙客，一步步走入去。但见：门分二座，院共三层，也有山，也有水，也有池，也有桥，也有楼台；有树木，有花卉，有飞禽走兽；曲曲弯弯，另是一个世界。堂阔五丈，阶高数寻，也有琴，也有棋，也有剑，也有书，也有字画；有金石，有珠玉，有床帐桌椅；闪闪烁烁，另是一处人家。也有香茶，也有美酒，也有冰桃、雪藕、火枣、交梨，闻一闻芬芬馥馥，另是一样滋味。也有歌童，也有舞女，也有银筝、象板、锦瑟、鸾笙，听一听幽幽雅雅，另是一般宫商。壁挂蛟螭之镜，炉焚兰麝之香。云母屏前，远映一轮皎日；水晶帘下，斜拂八部和风。白鹿衔芝，间行于丹房皂户；系鹤啄果，欣舞于曲径回廊。真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于冰将洞中景物大概一看，遥见火龙真人穿一件大红百花无缝仙衣，戴一顶扭丝八宝束发金冠，蚕眉河目，赤面红须，端端正正坐在上面。于冰抢行了几步，到真人座前拜了四拜。

请候毕，站在一边。真人笑道：“《天罡总枢》一书，乃八景宫不传之秘。身列金仙，能读此书者，百无一二。你修行了几日，便能际此奇缘，好福运也。”于冰将玉匣从怀中取出，放在正面几案上。真人亦连忙站起，坐在一旁。于冰又跪禀道：“弟子正为此书久落凡尘，恐被老君查知，致干罪尤，今日特奉献于老师座下，仰冀大开恩典，代行缴送，庶天狐盗窃之事不致泄露，弟子可以瓦全矣。”真人大笑道：“你如今尚推算未来事体，老君为万国九州群仙之祖，他的书籍被人盗去一年有余，他焉有不知之理？当日那天狐意念一动，他早已就知有今日了。只因他念你立心纯一，勇往向道，不过假手天狐，成就你的正果。你道他竟不知道么？”说罢，又大笑道：“此书我亦不敢久存，明日即到东华帝君你师祖宫阙，恳烦转送，保全天狐。”

于冰又禀道：“弟子承师尊高厚，遣桃仙客颁赐衣冠。彼时拟救连城璧之后，即来叩谢洪慈，缘仙客述师命，再四相阻，有’功夫圆满之日，再来未迟’等语，因此弟子迟至如今。”

真人道：“我着仙客止你，不过为省一番往返也。”于冰复行叩谢。真人吩咐：“起来。”于冰侍立一旁。真人道：“你目今法力可出群仙之上，只是静中功夫还未完足，将来猿不邪自可与你分劳。刻下温如玉在京等你，你屡次在他身上也可谓大有情。但此人虽具仙骨，痴迷过甚，你当造一富贵假境，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一生的志愿。若仍前不省，乃下愚不移之人，速弃之可也。”

又问道：“我的木剑，你可曾带在身边？”于冰急忙取出，放在桌上道：“弟子承师尊恩赐，未尝片刻相离。”真人叫童子们：“拿我那口剑来！”少刻，一童子取到，递与真人。真人道：“此剑名为雪镂。我自战国时得道，承吾师东华帝君颁赐，佩服了数百余年。我在西湖与你的木剑，不过斩祟除邪；若异日会诸天岛洞道友，带在身上，殊欠冠冕。此剑与木剑大不相同，岛洞列仙、八部正神，有背义邪行者，可飞斩于百里之外，妖魔又何足道也！”于冰叩头领受。真人道：“你去罢。功成日满之期，我别有法旨。”说罢，真人回归后洞。桃仙客同许多道友，并仙吏仙童，都来与于冰叙同门一脉，请入丹房内饮食。好半晌，方一齐送出洞外。

于冰谢别，离洞走了百十余步，将剑囊解去一看，只见金装玉嵌，耀目夺睛；又将那剑拔出来看视，宽不过一寸，长到有三尺，面镶龙虎，柄列七星，剑尖上镌着“雪镂”二小篆字，剑鞘上拴着紫丝绦两根。于冰看罢，将剑装好，就用丝绦斜系在右边臂上，架起云光，早到玉屋洞来。

这日，城璧等正在洞门外闲立，忽见猿不邪用手在空中指道：“尊师来矣！”城璧和不换道力甚浅，那里看得出？瞬目间，于冰已落在面前。城璧、不换大喜，各作揖问候；猿不邪在一旁跪接。于冰到洞中正面坐下，猿不邪站在一旁。不换问道：“大哥背后挂着可是口宝剑么？”于冰道：“适才从吾师洞中来，此剑系吾师所赐。”不换道：“祖师所赐，必有不同，我们先看一看，再叙别怀。”于冰解下来，付与不换，将锦囊解去，大家拭目同看。但见光芒映日，寒气侵入，装束亦精雅之至。一个个极口赞扬，惟独城璧爱的了不得，看了又看，不忍释手。不换接过来，用套儿装好，亲自与于冰系在背后，方才就坐，询问六七月别后事业。于冰也不相欺，就将得《天罡总枢》始末，并今日交还赐剑的原由，详细说了一遍。不邪等欣羡不已。

于冰又道：“我早晚还有事入都。”城璧道：“都中又有何事？”于冰就将董公子改名林润，算林岱胞侄，已中了官卷举人，要帮他中个进士，将来好完结严世蕃、阎年等案件；还有泰安的温公子，在京找寻我一月有余，少不得再去点化他一番。城璧道：“可是那温如玉不是？”于冰道：“就是他。”

城璧道：“他在都中找寻大哥做甚么？”于冰笑道：“他的事件最多，真有千条万絮的情节。”城璧道：“愿闻其详。”于冰又将如玉前前后后细说，直说到主仆上京。不换道：“大哥怎么知的这般详细？”于冰道：“我自得了《天罡总枢》后，便可以事事前知矣。”不换道：“可惜一个大家公子，也弄的穷到这步田地。真是时命限人，自有定数。”城璧摸着胡子大笑道：“亏你还替他这样解说。那个轻浮娃子，我一见面就知他是个败家之子。大哥一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他有仙骨，苦苦的要度他出家。

他原是酒色丛中歪货，若将他度了来，不但终于无成，连我们也被他搅混坏了。”于冰道：“吾师亦曾吩咐，我也须尽尽心，他若是痴迷不返，弃之可也。今日已是三月初三日了，我须早些去，与董公子将三场文字弄妥，好着他必中，殿试时能在三鼎甲内，就更好了。我此番还得到御史朱文炜家住几天。”城璧道：“要去，大家走遭，我正要看看董公子。”于冰道：“朱文炜是个京官，你我俱是道妆，去他家内也须招人议论。”

城璧道：“这有何难？我们只用将道冠暂时摘去，便是俗人。

“于冰道：“那岂是出家人做的事？”又问猿不邪道：“你二位师叔，可学会些甚么法术？”不邪道：“凡弟子所能者，已学去一半有余。”于冰道：“得此亦可以全身远害。会试场期止有四五天了，我今日就去罢。”众人送出洞外，于冰驾云去了。正是：书缴赤霞洞内，飞身故友人家。

成全难裔甲第，渡取浪迹仙葩。

第六十四回传题目私惠林公子求富贵独步南西门

词曰：

十年窗下讴吟，须中今春首领。真仙指示功名径，折取蟾宫桂影。

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中驰奔。人生富贵总浮云，几个痴人自剩右调《酿高歌》且说于冰出离了琼岩洞，驾遁光早到了都中。原来朱文炜自平师尚诏得官之后，这几年已升了浙江道监察御史。只因他是受过大患难的人，深知世情利害，凡待人接物，也不肯太浓，也不肯大淡。当日严嵩因他面奏，胡宗宪心上甚是恼他，即至升了御史，恐怕他多说乱道，到有个下手他的意思。后见他安分供职，上的本章都是些民生社稷的话语，毫不干涉他一句，心上又有些喜欢他。闲时也请去吃饭，文炜总是随请随到，虽极忙冗，亦不辞。遇年节寿日，必去拜贺，却不送礼，因此得保全禄位。他如今又搬在棉花头条胡同，地方也还算僻静，每天不到日西时分，便下了衙门。

这日正在内房与他妻子闲话，忽见段诚飞忙的跑来，说道：“老爷，快去迎接恩人！冷太老爷来了！”夫妻两个一齐问道：“可是那冷讳于冰的么？”段诚道：“正是，正是。适才小的在门前看见，竟认识不得了，穿的是道家衣服，容貌比先时越发光彩年少。老爷快去迎接罢，等了这一会了。”慌的朱文炜连忙穿公服不迭。姜氏着女厮们速刻打扫卧房，向文炜道：“就请入我房里来罢。”文炜恕不的跑了出去，见于冰在大门内站立，遂高叫道：“老伯大人，是甚风儿吹得到此？”于冰一看，见朱文炜纱帽补袍迎接出来，意思甚是谦谨。文炜到面前，先向于冰深深一揖。段诚在前，斜着身躯导引；朱文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随在于冰后面，一直让入内院。早有姜氏同段诚家女人，领着几个使女，在院中迎接问候，相让到姜氏房内。夫妻两个，男不作揖，女不万福，一齐跪在地下磕头。于冰那里拉的住？也只得跪下相还。夫妻两个磕了七八个头，方才起来，让于冰炕上坐下，夫妻二人地下相陪。随即就是段诚家夫妇叩头，家中大小男妇，素日听得主人和段诚时常说于冰种种奇异，一个个抢来叩头，于冰到周旋了好半晌。文炜吩咐家下众男妇道："冷太爷此来，至少在我家中也得住五六年，你等切不可向外人传说。若外边有一人知道，我定行详查重处，连妻子一并赶将出去，绝不姑容！"众人答应退去。

朱文炜道："自从在河南军营别老伯大人后，今又是几个年头。小侄夫妻性命并功名，无一非老伯再造之恩。小侄也别无酬报，祠堂内已供奉着老伯生位，惟有晨夕叩祝福寿无疆而已。"于冰道："朱兄不可如此称呼。倘邀不弃，只叫一冷先生足矣。"姜氏道："那年在虞城县店中，承恩父天高地厚，打发我到母亲处去。"于冰大笑道："越发不成称呼了，贫道告别罢。"姜氏道："我在恩父家中，已拜认老太太为母，恩父又何必过谦？"于冰听了，不由的面红耳赤起来，说道："我一个出家人，消受不得这般亲情，请毋复言。"文炜道："这是他名分上应该如此。"又道："老伯今从何来？一向在何处？"于冰道："我的形踪，实无定所，今日为两件事来。"

朱文炜道："是甚么事？"于冰道："说起来话长。"就将温如玉的事大概一说，并言："他有些仙骨，此番要渡他去出家。

"又说起救董公子一事："他如今已与林岱大兄认为胞侄，改名林润。"朱文炜也不等他说完，便道。"他刻下现在小侄家住着，要下会试场，每每题起老伯，还有一位连先生，便感激的流泪不止。"于冰道："若不是为他在尊府，我也不来见朱兄了。"随将自己来的意思，又说了一遍。朱文炜道："这都是老伯大人天地父母居心，成就他的终始，小侄辈也替他感戴不荆"姜氏道："前岁秋间，冷大哥从广平来，恩父家中大小甚好。就是那年春间，林大哥还差人到广平与母亲祝寿，送了三千两银子。大哥说乱辞了几百回，来人日夜只是跪着，万不得已，只得收下。"于冰道："这林大兄就不是我辈中人了。

君子周急不济富，岂可因些须私爱，如此报酬？"又向文炜道："可遇便与小儿逢春寄一字去，就说我说速刻差人去河南，将此宗银两送还。"姜氏道："大哥当面曾和我说，原是绝意不收，只是没法摆脱。今差人送去，也不过是空劳往返，林大哥他如何肯依？"于冰瞑目摇头道："逢春竟是以我做他弄钱人了。"又向文炜道："书字是一定要寄去的。"说罢站起道："我到外面会会林世兄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炜同到所院西边一处书房内，高叫道：“林贤侄，你我的大恩公冷老伯来了！”那林公子听得，忙跑出院来一看，见于冰便跪倒，叩头不已。于冰亦连忙跪下，相扶起来，携手入房，复行叙礼坐下。问了城璧，并不换起居，又说了一会别后行踪。于冰也问了林岱，并老总兵林桂芳话。家人们摆上许多的果食来，于冰随意用了些。向文炜道：“令兄怎么不来一会？

“文炜道：“家兄月前拿了几两银子，回虞城赎取旧日的房产去了。”于冰道：“尊公先生灵柩，想已从四川搬回贵乡矣。

“文炜道：“前岁家兄已办理营葬了。”于冰点头道：“这是贵昆玉第一要事。”叙谈闲话间，左右点上烛来。段诚道：“冷太爷在何处安歇？”文炜道：“东院书房还僻静些。”于冰道：“我在尊府还要盘桓两三天，诸事不必过于着意。”文炜道：“这两三天话，老伯再休题起。”于冰道：“我还有一说：知己相对，理应久谈，但素常以静为主，大家安歇了罢。”文炜亦不敢相强，随令家人秉烛，同林润都送到东院书房内。于冰着将家人们退去，从袖内取出个纸条儿来，说道：“今科会试三场题目，俱在上面，公子务于两日内，赶做停妥。我替改换几句，中也必矣。此事关系天机，少有半句泄露，不但不利于公子，亦且大不利于我。慎之！慎之！”林润双手接住，同文炜看了一遍。文炜道：“贤侄可连夜措办，离场期止有五天了。”于冰道：“话亦不用我再嘱，大家以慎密为主。”文炜道：“此何等事，谁敢获罪于天？”于冰道：“二公就请便罢。

“文炜等道了安置。于冰打坐到天明。朱文炜知道于冰断不能久留，与他多款洽一日是一日，差人去本衙门给了段，在家中陪侍；凡有人客拜望，总以有病为辞。次日辰牌时候，于冰将段诚叫来，向他说了几句，段诚去了。

再说温如玉在菜市口儿店内居住，一月有余，冷于冰也无处寻找。每日家愁眉不展，在那大街小巷乱走，存了万一遇着的见识。晚间睡着，不是梦见金钟儿，就是梦见冷于冰，弄的他心上无一刻舒怀。这日，吃罢早饭，正要上街，听得院外有人问道：“泰安州的温公子，可在你店中住么？”又听得店东道：“有个泰安州姓温的人，到不晓得他是个公子不是公子？

“如玉听见，急急的出来一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穿着满身绸帛，却认不得是谁。只见店东向那人指着如玉道：“这位便姓温。”那人听了，向如玉举手：“足下可是山东泰安州人么？”如玉道：“我是泰安人。”那人道：“可是姓温讳如玉的不是？”如玉着惊道：“老兄何以知道贱名？”那人道：“我原不晓得。我家老爷府内，有一位冷太爷，讳于冰，着我来此店相请。”如玉听了，大为惊异道：“可是那会耍戏法儿的冷于冰？”那人道：“我到不知他会耍戏法不会耍？”如玉道：“他是几时到的？是怎么个模样？”那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他是昨日日落时到的。既然名姓相同，你随我去到那里，自然明白。”

如玉道：“尊姓？”那人道：“我姓段，是御史朱老爷的家人。

“如玉听了，惊喜相半，走入房内，向张华道：“你可听见么？

冷于冰寻我来了！”于是换了衣巾，和段诚同走到文炜门前。

段诚道：“请站一站，我去回禀一声。”须臾，出来说道：“冷太爷吩咐请会。”如玉跟段诚到二门前，见于冰金冠道服，丝绦皂靴，肩背后挂着宝剑一口，容貌与先时大不相同，真是人中龙凤，天上神仙，缓步从里边迎接出来。如玉想起昔日，一旦到这步时候，心上好生惭愧。于冰将如玉上下一看，见他虽在极贫之际，却举动如常，没有那十般贱相。那十般：一曰耸肩，二曰垂头，三曰两手抱臂，四曰口内吸哈，五曰背人哭泣，六曰终日蹙眉，七曰无故吁嗟，八曰面朝下扒睡，九曰见富贵人进退乱，十曰学妇人用眉瞅人。有一于此，任他是绝世聪明，但其心气已馁，为境遇所制，便终无发达之期，至好的不过免冻馁而已。即偶有发达者，亦必旋得旋失，总富贵断不能久。在本人他自不觉，旁观者却甚是清楚。有点福运的人，虽魂梦中亦不带出这十般贱相，皆因他心气不衰，能随境处境，而不为境遇所制故也。至于出家修道的人，尤必以心气胜为主。

若心气衰馁，不但不能苦历冷暖跋涉，就着他行坐中功夫，他心气已竭，呼吸间亦断无传到之期，真终身无用之物也。所以于冰要先看他的举动。于冰见如玉入来，先笑说道：“久违公子了。”如玉抢行了几步，向于冰一揖，于冰即忙还礼。两人携手到东书房内，叙礼坐下。

如玉问罢于冰的行踪，便蹙着眉头，要说自己年来的事业。

于冰道：“公子的行为，无大无小，冷某俱和亲见的一般，不用劳神细说。”家人们送入茶来，如玉独自吃了一杯。于冰道：“公子的气色，与前大不相同了。”功名富贵，只在这一两天内。总不能拜受王爵，亦可以位至公侯。”如玉听了大喜，跪在地下说道：“小弟年来真是穷的可怜！从今年正月初八日，即起身入都，寻访长兄指示一条捷径，不意预知小弟在菜市口店内，遣人相招，伏望发慈悲，救弟残喘。”于冰也连忙跪扶道：“公子请起。诸事都交在我冷某身上，容易！容易！”

两人方才入坐，忽听得门外有人说：“老伯大人会佳客么？”于冰道：“正要请你来坐坐。”如玉见一三十多岁的人入来，头戴幅巾，身穿云氅，气度像个官儿，忙站起问于冰道：“此位是谁？”于冰道：“此东翁朱先生，讳文炜，现任御史。

“如玉急趋向前，叩拜道：“生员蓬门下士，因冷先生呼唤，得至公堂，不曾带来手本叩谒，甚觉冒昧之至。”朱文炜还礼毕，三人分宾主坐下。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炜道：“此位即老伯昨日所言督院温大人长公子温世台么？”于冰道：“正是。”文炜道：“此兄丰神秀雅，真鸡群之鹤也，异日功名不可限量。”于冰道：“何用异日，指顾就要出将入相哩。”文炜含糊答道：“这是温世台分内必有的。”于冰道：“可吩咐人将林公子请来，也与温公子会会。我还要留温公子伴我两天。”文炜道：“最好！

最好！”少刻，家人将林公子请来，与温如玉叙礼毕，坐在文炜下边。如玉问明，才知道是河阳总兵林岱侄子，二十一岁就中了举，在此下会试场，心上甚是愧羡，自己求功名的意念越发急了。

少刻，家人们拿入杯筷来，安放桌椅。如玉要辞去，朱文炜那里肯依。于冰向如玉道：“都是自己聚会，我还要留你住几天，朱兄不是外人家。”如玉道：“老兄吩咐，无不如命，只是未向小介说明。”于冰道：“你有泰安城内房价，还有金朋友的当银，俱在张华手内，你须放心。张华比不得韩思敬，偷不了你的，也埋不了你的。”如玉听了，吓的惊心动魄，益信于冰是前知神人；又窃喜自己的功名富贵，定不涉虚了。文炜道：“这有何难？可着人唤张华盛介，将行李取来，最是妥当。”于冰道：“使得。”如玉还要相辞，家人们已经去了，只得上前拜谢。文炜先与如玉送酒道：“随便饮食，有亵世台。

“如玉推让再四，让于冰独坐了一桌，他与文炜、林润坐一桌。

从此日为始，如玉主仆就在文炜家住下。晚间，如玉和张华在东书房安歇，于冰在西房与林润改做文字。

到第三日午间，管门的人走来说道：“有衡山来的两位客人，寻访冷太爷说话。”于冰就知道是城璧、不换来了，心中嫌怨道：“他两人才学会些小法术，便这般云行雾驰，乱跑起来；况我起身时那样嘱咐，又来做甚么？”朱文炜问于冰道：“此二位是谁？”于冰道：“是我的两个道友。”随向管门人道：“就烦你请他们入来。”文炜听了“道友”二字，知是有来历的人，随即整衣迎接。至二门前，见一胖大汉子，庞眉河目，紫面丹唇，一部长须比墨还黑，飘飘拂拂，直垂在脐下；头戴宝蓝大毡笠，身穿青布袍，腰系丝绦，足踏皂靴。文炜心里说：“这人汉仗仪表，到与林大哥差不多，只是这一部连鬓胡须，就比他强几十倍了。”又见后面相随着个瘦小汉子，二目闪烁有光，面色亦大有精彩，长着几根八字胡须，戴一顶紫绒毡帽，穿一领蓝布袍，也是腰系丝绦，足踏皂靴。文炜知是异人，恭恭敬敬的让到东书房行礼。如玉看见是连城璧和金不换，心上甚是羞愧，自己也到投奔人的田地，只得上前行礼叙旧。礼毕，城璧和不换与于冰深深一揖，然后大家就坐。

文炜举手问道：“二位先生贵姓？”于冰俱代为说讫。文炜道：“二位先生从何处来？”城璧道：“还未请教贵姓，想定是朱老爷了？”文炜道：“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贱姓。”城璧道：“我们系从湖广衡山来。”文炜道：“几时动身的？”不换道：“是今早动身的。”文炜大惊道：“好几千里，片刻即到，非驾云御风，何能至此？真冷老伯之友也。”于冰道：“我起身时，那般叮嘱你二人又来做什么？”城璧道：“我因董公子在此，心上悬计他，故来走走。”于冰道：“是林公子，那有董公子？

“城璧随即改口道：“是我说错了。”于冰又道：“你二人来已不守清规，怎么俗妆打扮？这是保说？”不换道：“二哥原不肯改妆，是我因朱老爷是京官，来许多道士到他府上，恐怕人议论，因此扮做俗人，不过暂时改用。”文炜道：“究系二位先生多心。”左右送上茶来，大家吃讫。城璧向如玉道：“我们在贵庄分手后，到如今也是五六个年头。”如玉道：“那日三位去后，小弟差人遍访无踪，真是去得神妙之至。”文炜道：“素日都相识么？”如玉道：“三位俱在寒家住过几天。

“城璧道：“公子不在家中享荣华，受富贵，到朱老爷这边，有何贵干？”如玉道：“我与诸公俱系知己，说也不妨。小弟年来否败之至，今无可如何，寻访冷先生，指一条明路，做下半世地步，到不是专来朱大人府上的。”城璧笑道：“我们都是几个穷道士，有什么明路指人？”如玉不由的面红起来。于冰急以目视城璧，城璧才不言语了。午错时候，家人们摆了一桌果食，一桌荤席，城璧、不换和于冰坐。林润从西书房过来，看见城璧大喜，又见不换也在，连忙上前叩拜，复叙别踪，和如玉、文炜同坐。闲谈到二鼓方散。城璧等同于冰在西房，如玉仍归东房。

次日午饭时，于冰将林润三场文字，并殿试的策文，俱各改好。至第二日，是初六日，文炜差人送林润入内城去了。这日早饭后，于冰同着众人，从袖内取出一道符，又柬帖二联，向如玉道：“公子年来困苦已极，我二年前有言在先：公子若到不得意，只管入都，我包你一套天大的富贵。今气运已至，时不可失，可将我这一道符，出城后即戴在帽子内；还有柬帖二联，揣在怀中。有极难事，到万不可解脱处，可将我第一联柬帖诉看，自有妙应。第二联也是如此。上面我俱写先后，不可乱拆。你若是偷着先后了，即泄露天机，那时必有奇祸，休怪我不早说与你。至于做文墨、用诗词歌赋等项，万一做不来时，你只暗中叫我的姓名几声，我自助你成功。你此刻速出南西门，定有意外机缘凑合。将来到富贵时，却不可忘了贫道。

“如玉心上有些不信。于冰道：“你体要小窥了我那一道符和那两联柬帖，误了你的大事。”如玉接来，揣在怀中，心上还有些迟疑。于冰道：“只管去罢，我不是欺你的人。”朱文炜按说道：“温世台，冷老伯教你去，你就去。我的夫妻离合、功名成就，都是冷老伯作成，才有今日。你狐疑怎的？”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自己的事，大概说了一遍。如玉方诚信不疑，欣喜欲去。于冰又嘱咐道：“此去只可你独自去，张华同去不得。”如玉连声答应，叩谢了于冰，拜别了众人，欢欢喜喜走出厅外。众人送他出了大门，张华赶上问讯，被如玉骂回。

众人送了如玉，同到厅内坐下。城璧等一齐问道：“温公子这一去，果然可得大富贵么？”于冰大笑道：“此人本是名门世胄，富贵儿郎。只因他幼年丧父，教戒无人，日夜狐朋狗友，做嫖赌场中生活，年来叠遭变故，弄的家败人亡。今日穷及，投奔于我，我念他一身内骨，大有根气，他也不是今生便有，也是修炼几世，方能完足，实不忍心弃置于他。又知他世情过重，若不着他大大的富贵一番，他就做鬼也必抱屈地下。

我已劝化过他几次，此番要如此如此，满他的志愿。他若仍是痴迷不悟，乃真下愚不移之人，弃之可也。”众人听了，俱各大笑，说道：“妙哉！妙哉！非有通天彻地的手段，不能有此施设。”正是：欲醒痴儿须用假，假情悟后便归真。

真真假假君休论，假假真真是妙文。

第六十五回游异国奏对得官秩入内庭诗赋显才华

词曰：

千古穷愁同恨，漫云际遇无缘。一朝平地觐君颜，蓬行子今得祖生鞭。

洞里仙人种玉，江边楚客滋兰。水晶帘外会蝉娟，题诗赋挥笔洒瑶笺。

右调《江月晃重山》

话说温如玉欢欢喜喜别了众人，出了朱文炜家，心上快乐之至。看得这富贵功名，如反掌之易，盖深信于冰是真诚君子，盛世神仙。又知道朱文炜、林岱等，都是他扶持的，做了大官，岂有个到他身上无效验的理？因此走一步都是高兴，看一眼无非春色，穿街过巷，已出了南西门外。彼时正是仲春天气，柳垂金线，鸟弄新声，绿茵满地，碧水分流。那些香车宝马，络绎不绝。

如玉走了六七里，离城渐远，来往的人也就少了。一边走，一边心里想道：“我这一行，不是遇王公贵人提携，就是遇着天子的銮驾，被那些前驱的官员盘结住，启奏了，着我引见。

我若是奏对的明白，天子推念先人分上，那时就是我意外的遭逢。再不然，路上走着，拾得珍奇异宝，价值连城的物件，或重价卖与人，或进献到天子御座前，也可以得一套富贵。”心里胡思乱想，走着白不见什么际遇，到觉得身体迷迷糊糊，困倦起来。猛然一睁眼，见前面一座高大牌坊，直冲霄汉，彩画的丹楹绣柱，雕刻的凤篆龙章，牌心里有绝大的四个金字，上写着“华胥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界”。如玉想道：“这一个’国’字，从何处说起。”放眼一望，见牌坊前面，车尘马迹，士女纷纷行走，竟是个极热闹的去处。连忙走到跟前，问那往来行人，都说是华胥国。那些人又指着如玉道：“你看正西，云蒸雾涌，烟火万家。那就是城池了。”如玉道：“我不意料辇毂之下，还有这一处地方，到不可不瞻仰瞻仰。”又走了数里，果然有一座城池，规模甚是广大，关乡里居民甚多。慢慢的走入城来，一看，但见：城高数寻，池深一丈。屋宇广大，高耸云霄之中；园馆参差，排连街市之内。做官的锦袍玉带，必竟风流；读书的阔服方巾，居然儒雅。挨肩擦臂，大都名利之徒；费力劳心，半是商农之辈。红裙绿袖，谁家少女卖秋波；画鼓云锣，何处歌童演妙曲？真是：日边富贵无双地，天下繁华第一城。

如玉看罢，口内啧啧赞赏道：“好一个华胥国！真是天下有数的地方。”

正在观玩之际，猛听得喝道之声，见一对步兵，敲着锣过来，随后便是执事，有许多军牢夜役，打着旗，撑着伞，拿着鞭子铁绳，呼呼喝喝的着人回避。如玉门在了道傍一家卖脂粉的檐下。少刻，见一顶四人大轿，里面坐着个官儿，穿戴着乌纱补袍，两只眼东瞧西看，，忽然见轿子站住不走了。如玉正看中间，见两青衣公人走来，喝道：“本城太守老爷传你！”

如玉摸不着头脚，心下甚是惊惶，没奈何，走至轿前，打一恭道：“生员温如玉谨参。”那太守问道：“你是那里人？”如玉道：“生员是山东泰安州人。”那太守道：“你见了本府，还是这样大剌剌的，你莫不是槐阴国的奸细，假装山东秀才来探听虚实么？”如玉道：“生员不晓得什么槐阴国？”太守向书役人等道：“你们看他装做的这样儿，我在轿内一看，就见他形容举动不像我本国人。他见我盘问，就随口说是山东人，在这里任意支吾，真是不要脑袋！”又问如玉道：“你既是山东人，你到我这华胥国做什么？”如玉道：“生员因贫穷无奈，投奔一朋友冷于冰，恳他与我设法谋生，因此住在朱御史家。

今日是他教生员出南西门闲行，不知怎么就走到上国地界。大老爷可差人到朱御史家一问，就知生员是奸细不是奸细。”那太守道：“本府那管冷于冰，热如火，也无暇差人到朱御史家去。是你这样装聋推哑，越发令人可疑。事关重大，本府也不敢私自放你回去。”回吩咐左右：“押他到朝里来，待启奏过主公，再行发落。”众人不容分说，将如玉推推拥拥，到了朝门外。那太守下轿，进里边去了。

如玉悔恨道：“平白里听了冷道士话，走到这个地方，功名富贵全无影响。万一用大刑罚苦拷起来，弄成个外国的奸细，只怕这命就在今日了。”正鬼念着，只见几个戎装的武官儿跑出来，喝道：“王爷有旨，着传奸细温如玉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哩！”随即又有几个带刀的壮士，将如玉监押着急走。如玉到此时真是没法，只得放胆行去。入了朝门，大概一看，但见：两路朝房，端坐金章紫绶；七间宝殿，摆列着黄钺白旄。

御乐齐鸣，帘卷处香烟缭绕；净鞭三响，排班时仪仗缤纷。弱柳千条，披拂垂青之锁；流莺百啭，委婉求友之笙。镇殿将军，圆睁两只怪眼；守门大象，长伸一对粗牙。正是：琼阶玉宇随春丽，凤阁龙楼借日悬。

如玉走入朝堂，俯伏在丹墀下，偷看那国王：头戴冲天冠，身穿绛黄袍，腰系玉带，足踏朝靴，四十四五年纪，生得方面大口，圆目微须，坐在殿中间，到也有些威严。只听的怒声问道：“你叫温如玉么？”如玉道：“是。”那国王道：“你是几时偷入寡人国界？一向在那家停留？寡人与槐阴国世为仇敌，你到的是槐阴国何人差遣？可一一据实供来，寡人定施额外之恩。若有半名虚辞，将你粉身碎骨！”如玉叩头道：“小人是大明国山东泰安州秀才，幼丧父母，家业凋零。年来养身无资，入都投奔一友人冷于冰，恳他设法周济。今日原是冷于冰着臣出南西门，信步往西南行去，可有意外际遇。臣因他素善占卜，吉凶屡验，因此深信不疑，不料误走入千岁治下。此皆是小臣的实情，并不敢有半句饰词，致干重罪。至于槐阴国，小卧不但目所未见，实亦耳所未闻。祈千岁或将小臣解回原籍，讯问真假；或在本境察查，有无栖止去处。臣无任叨沐洪恩之至！”那国王听了，笑问道：“你果然不是槐阴国来的么？”

如玉道：“天威咫尺，小臣何敢欺罔君上？”那国王又笑：“你既是天朝秀才，向来读过甚么书籍？”如玉见那国王面带笑容，心下便私喜道：“看这光景口气，不但不往奸细里问，只怕还有意外的恩典哩。冷于冰说我指顾就可得大富贵，或者出脱在他这一国，亦未可知。”又想了想：“一个偏邦小国，那里有什么大学问人？我何不说几句大话耸动他，为进身之阶，岂不是好？”想罢，便朗应道：“臣广读经史，博览词章，举凡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一不读，无一不晓。”那国王摇着头儿，微笑道：“卿言夸大，也不可藐视我国没有读书人。”随传谕：“着温如玉在阶下候旨。

“近侍官将如玉领在阶下。

猛听得殿内高声道：“宣丞相海中鲸、元帅黄河清见驾！

“少刻，听得国王道：“今有山东秀才温如玉，乃天朝极有学问的人，寡人爱他品格秀雅，年少风流，意欲将爱女兰牙公主招温如玉做个驸马，完公主终身大事；又恐他是敌国的奸细，假名冒姓，欺谎寡人。二卿有何高见，一决寡人的疑虑。”如玉隐隐听得这话，只喜欢的心花俱开。又听得一人奏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主色艺双绝，兼博通文章经史，何愁无一住上配偶？况本地文能华国、武能御侮者甚多，臣等若细心拣选，不患无人，何必用一来历不明之徒，亵渎金技玉叶？”如玉听了这几句话，大惊。又听得一个奏道：“臣看温如玉才猷展骥，望重题桥，理合偕种玉之缘，遂乘龙之眩若为他是异邦人，心性莫测，何妨暂授一官，看他动静。如果诚心报效，一二年后式缔姻好，亦未为晚。未知主公以为何如？”如玉听罢，心上又大喜起来，侧着耳朵，听国王的口气。只听得国王道：“卿言正合寡人之意。”随传旨：“着温如玉冠带来受职。”

如玉听罢，喜不自胜，随即就有人与他拿来纱帽补袍，穿带起来。近侍官高声道：“宣温如玉见驾！”如玉承旨，拜舞在殿内。国王笑说道：“适听卿奏，言少丧父母，又兼家贫，即回本乡，亦无倚靠。寡人今授你为衡文殿说书之职，卿须敬共尔位，勿生二心，寡人于卿有厚望焉。”温如玉听毕，感激的两泪涕零，顿首哭奏道：“卧本微未庸才，萍踪四海，今日误投化字，瞻仰天颜，得免斧钺之诛，已属万幸；不意我主垂青寒贱，赏赐官爵，叨承雨露，莫此为极！臣今日受职之始，即异日肝脑涂地之秋也。主公之国，又何殊于父母之邦？臣敢不弹竭驽骀，报隆恩于万一。”说罢，呜咽有声，左右俱为感动。只见那国王哈哈大笑，喜欢的将两手乱揉，向两边近侍诸臣道：“你们看此人肝肠何如？情性何如？义气何如？与寡人同赏识者，惟元帅黄河清一人而已。”向丞相海中鲸道：“卿可替他速营宅第，广备服食，使他无异乡寂寞之慨为妥。”又向黄河清道：“卿不避嫌疑，荐贤为国，足见忠诚，赏给蟒服一袭，玉带一围，以表寡人加惠贤臣至意。”黄河清同温如玉谢恩，各退下殿来。

温如玉到朝房，先向丞相、元帅二人致谢，又与众文武一公揖。黄河清向如玉道：“先生府第恐一时拣选不妥，可暂屈台驾到舍下住几天。”如玉道：“感承元帅雅爱，无不如命。

“海中鲸道：“温先生亦不可太分厚薄了！就是今日在主公面前，小弟亦曾有片言相保，怎么就必定到元帅府去？小弟家中虽无好服食，伺候的人还有几个。”如玉道：“蒙二位大人提携，温某实感德不尽，随处皆可安身，任凭丞相与元帅吩咐。

“相让了半晌，如玉到黄河清家中，上上下下，相待的隆盛无比，衣服饮食之类，事事周备。如玉陡然得这样富贵，惟有感念冷于冰不荆又听得国王有招驸马的话，虽不敢问人，却心内日夜想望的了不得。又见满朝文武，不是这个来闲坐，就是那个来送礼，觉得自己竟在云端里过日子。如此又过了月余，丞相与他寻下极好的官舍，又拨了许多人早晚服役。饮食衣服，又是丞相家日日备办，心上也感激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日，正在公馆中闲坐，只见一个人跑来报道：“主上有旨，宣爷入朝！”如玉也不知为何事，只得整齐衣冠，坐轿到朝内。早有两个内官，领了如玉走了几层宫殿，方到一处地方。

见四面都是雕栏，院中有许多花木，红红绿绿，香气迎人。只见一个内官掀帘子出来，高声说道：“那穿红的官儿过来！”

如玉听得有人呼唤，即忙走至阶下。那内官说道：“娘娘的驾在此，可向台阶中间跪了。”如玉却待要跪，又听得帘内一人说道：“上台阶来跪着。”如玉上台阶，跪在了帘前。只见一个内官，从帘内出来道：“念你的籍贯、姓名。”如玉道：“里温如玉，年二十六岁，大明国山东泰安州生员，今授本国衡文殿说书。”那内官又说道：“你可会做诗赋么？”如玉道：“巨笔花零落，砚草久荒，鄙俚之词，不敢上渎尊严。”待了少刻，听得帝内一个人高声说道：“那官儿不必过谦，可起去侍立一旁，听候题目。”如玉起来，站在一边，心里着慌道：“这都是那日在主公前，语言夸大，弄出来的风波，今日到只怕要出大丑哩。”又想道：“主公到不考我，娘娘到考起我来，这是那里说起？”

须臾，见左边的帘笼掀起，两个太监抬出一张桌子来，放在正面帘子西边，又安放了笔砚，拿出把椅儿来，放在桌子后面。一个太监说道：“那官儿可坐下。”如玉连忙跪下，说道：“臣草茅新进，不敢妄坐。”听得帝内一个太监说道：“斯文一道最贵，那官儿不必过拘礼法。”如玉磕了三个头起来，站在椅子旁边。帘外几个内官说道：“娘娘吩咐着你坐下，你只管耽延甚么？”如玉只得斜着身躯，坐在旁边。少刻，里边传出个纸条儿来，上面写着两句道：路近江皋，不是神姬亦解珮。

如玉接在手内，左看右看，心下甚是惊慌。独自个自言自语的道：“若是个现成对联，或有素日见过的，将他融化通套，还可勉强对的。这都是他肚内编造出来的对联，有心要难为我，真是个混账娘娘。”傍边一个内官，见他面有愁容，便催促道：“你对不来么？你若是对不来，可回禀娘娘，另与你个容易些的题目你对。”如玉听了，越发着急。大抵这些少年公子们，看曲本、读嫖经的最多，融经贯史的甚少。再讲到诗词歌赋、四六古作，他做梦儿也不知道。即或有知道些的，能于此而不能于彼，那里有个全才？此皆父母姑息、先生势利之过。若是真正读书的寒士，他原在斯文一道下过苦功，任人一他出个从来没见的题目，他只用以意见融化一番，总不能做的通妥，亦可以还他个明白。就是随题敷演，也断不至于胡说。像这样对联，真是易对不过的。无如如玉幼而失学，长而好赌，把些精神命脉都交在妓女身上，虽然在泰安州中算个二等秀才，究之“八股”二字，他也没有弄清楚，何况杂学？今日与他出这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个对联，便是他要命王菩萨。又见众内官交头接耳，都像是议论他不通的话语，弄的脸上红了白，白了红。

正在没法摆布处，猛想起冷于冰的话，有文墨事件，到做不来时，可暗中呼他的姓名，自可相助成功。不意这一想中间，也不用暗中呼名道姓，不知怎么，他便心地顿开，文思泉涌，提起笔来，如飞的对将下去，写出来的字，也与前天地悬绝。

上写道：

客来秦馆，若非仙史莫吹萧。

写毕，递与太监传入去。如玉留心向帘内窃听，听得里面有个娇怯怯的声音笑了一声，又听的像个和人吩咐话的光景，却听不明白。少时，帘内一个太监高声说道：“那官儿下笔虽然过迟，对子却对的甚好。”如玉一闻此言，就和平空里打了个霹雳一般，喜欢的没入脚处，口中暗念冷于冰、冷先生不绝。

待了一会，又从帘内送出个纸条儿来，上面又写着两句道：猴岭鸾声，似唤人间二妙。

如玉看了，也不用思索，提笔对道：

河桥鹊影，欣逢天上双星。

太监拿入去，听得里面一人高声说道：“对的颇有关照。

“又传出个纸条儿来，上写《并蒂莲花赋》。如玉此时，不但千言，觉的万言亦可立就，提起笔来，如风雨骤至，顷刻而就。

上写道：

并蒂莲花赋

红认瑟瑟，翠盖离离。花名君子，并蒂为奇。集芙蕖以为碎锦，映红梁而吐芳姿。游神龟于数叶，藏青剑于一枝。与鸳鸯兮同浴，惊翡翠之双飞。披沮漳之沦连，藻河渭之空曲。况夫一本交顾，两蒂相连，浓丽并美，雅淡分妍。尤见重于幽客，信作号于谪仙。烛灯湾而烂烂，亘沙涨之田田。既羞夏女之发，兼胜六郎之颜。以故吴娃越姬，郑婉秦娟，感灵翘于上节，悦瑞色于中年。飞木兰之画揖，驾芙蓉之绮船，或饮啖于南津，或歌笑于北川。更有濯官少年，期门公子，翠发蛾眉，赬唇皓齿，傅粉锦堂之上，偷香椒房之里。亦复衔恩激誓，佩宠缄愁，备珍羞之盛宴，奉嬉戏之彩游。绣栋曛兮绞绢帐，瑶瑟曙兮青干舟。莫不搴条拾蕊，沿波折流。池心宽而藻薄，浦口窄而萍稠。和桡歌之卫吹，接榜女之齐讴。去复去兮日色夕，采复采兮河华秋。愿同欢而卒岁，长接席而寡仇。于时边邮无事，四海永宁，殊方异类，箫管杂行。鸣环珮兮韵士，艳珠翠兮美人。

怜曙野之绛气，爱晴天之碧云。棹巡汀而柳拂，船绕渚而菱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掇碧茎以医景，裘朱萼以为裙。乃其含芬桂披，流晔椒涂。承恩辉于雨露兮，分绣采于翟榆；映园亭之皓月兮，迎贵戚之金舆。散清香于帘幕兮，郁仙境于蓬壶。休矣哉！向使时无其族，代乏厥类，独秀上清之野，不生中国之地。学麟凤而偶来，与鹅鹅而间至。将令众瑞彩没，群贶色阻，又何能狎而玩之，擷而取之乎？是其为物与珍贵，其为品也幽香。对妆则袅娜，比兰则芬芳；泛丽瓣于池内，寄白藕于方塘。譬连理之婚媾，同合浦之佳祥。常孤茎而千叶，每百子而一房。虽出身于泥沙，多见赏于君王。

如玉做完，递与内官们送入去。待了片刻，只听得帘内凤语鸾音的说道："此题极难着笔，那官儿做的虽未能句句切住并蒂，却也敷演的富丽。结尾一段，好似前文。可说与那官儿，回寓所候旨。"帘内的太监，照这几句话高声说了一遍。如玉走出坐位，跪在帘前，又叩了三个头，又听得帘内笑说道："礼太多了。请起去罢。"如玉听得明明白白，是个娇媚妇人语音，口里不言，心里说道："好个嫩响喉咙儿。"先前的那两个太监，将他导引出去。

如玉走着寻思道："今日这一考，真是大奇事。国王到不考我，用娘娘考起我来了。且与我出的题目，个个都有意思，到像要和我做夫妻的一般。适才在帘内笑着吩咐那几句话儿，也见有情，或者他就是公主，也未敢定。"又想道："家国一理，那有做女儿的只管胡考人？"欲差人打听，又怕弄出事来。

从此心上，又想上招驸马，挂起狐疑牌了。正是：未见终非实，闻名只道虚。

琴心当面奏，方识是相知。

第六十六回结朱陈嫖客招驸马受节钺浪子做元戎

词曰：

织云弄巧，双星飞度，银汉迢迢堪慕。郎才女貌喜相逢，胜却人间无数。

受恩既深，尽忠有路，难说此心恐怖。登台誓众，守甘棠，说不得朝朝暮暮。

右调《鹊桥仙》

且说温如玉自从考后，早有人与他送了暗信，方知那日就是公主考他，得意之至！每日家胡思乱想，把这"招驸马"三字，日夜挂在心头。那一日才下了衙门，见两个家人如飞的跑来，报道："丞相和元帅来拜，现有帖。"如玉看了看，见写的都是眷寅教弟帖，心里说道："他两个素常都与我是侍生帖，怎么今日又这般谦恭起来？"又想了想，笑道："必是那话儿发动了。"随吩咐家人备茶。少刻，听得喝道声相近，如玉接将出去。只见海中鲸、黄河清两人入来，俱是满面笑容，揖让到大庭，行礼坐下。先是海中鲸道："大人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喜了！”黄河清也接着道喜。如玉心上已大明白了，笑问道：“晚生有何可喜？

“海中鲸道：“大人如此谦称，是不以好兄弟待我二人，以禽兽待我二人了。”如玉道：“官职高下有定位，温某何敢妄自尊大！”

黄河清道：“今午主公将我二人传至内庭，言及公主年已二十二岁，意欲招大人做驸马，还是迟几年的好，还是近月举行好？我与海大人奏道：’温某自服官以来，已经两月，臣等留心查看，实系诚敬供职之员，其人才学问，允堪与公主配偶。

主公若怕他心性不测，臣等俱敢以身家相保。’主上听了大喜，又言：’成亲在内宫，恐行走不便，二卿可于官房内拣高大富丽可做公主府者，速刻修理，以便择吉，完此良缘’等谕。我两人又奏道：’官房可做驸马府者甚少，已将主上常游幸的聚锦宫奏准暂行借用，俟大礼成后，再行修造迁移。’主上又道：‘二卿可传寡人旨意，说与温如玉知道。’这岂不是天大的喜事么？”温如玉听了，满心奇痒，向二人道：“主上洪恩，不弃葑菲。又得二位大人始终玉成，我温某惟有叩谢而已。”说着，拜了下去，慌的二人还礼不及。如玉又问道：“主上既有此天大的隆恩，不知在几时举行？”二人道：“已命太史择吉，想来也只在数日内。”说罢，三人又叙谈了好半晌，方才别去。

把一个温如玉喜欢的手舞足蹈，日盼佳期。此后大小文武官，无一不来钦敬，逐日家酬应不暇。

又过了半月，国王颁了驸马的服色，午间同掌礼官演礼。

至第三日辰牌时分，如玉带了束发紫金攀龙冠，冠上嵌大珠一颗，两边插金花二朵，身上穿了大红川锦蟒袍，腰间系了玲现白玉带，足下踏了云跟厚底朝靴，坐了人抬大轿。随侍人等，早摆列了驸马的执事。驸马府下诸官，一个个也是鲜衣怒马，跟随在轿后，入朝谢恩，行亲迎礼。那阖城百姓，老少男女，各屯街满巷的观望。如玉入了朝，先在国王前谢了恩，又入宫到国母前谢恩，随即到公主宫门前禀到。太监们请入里面一个小阁儿中吃茶，等候吉时。天觉未牌时分，只听得宫内一派音乐和鸣，一个内官向如玉道：“请驸马爷宫门外伺候公主鸾舆。

“如玉连忙走出来，见提炉、金锁、彩旛、明灯，从宫内摆列出来。如玉从门外向里一望，见无数的嫔妃，各穿吉服，围绕着相送。顷刻间，萧韶盈耳，兰麝芬馥，公主已到了宫门前。

温如玉连忙跪下道：“臣温如玉恭迎鸾驾。傍边一个穿蟒衣的太监，高声说道：“驸马请先行一步，在府内伺候。”如玉退了下来，率领从人在驸马府前伺候。那公主坐了宝辇，摆开了国王的全副仪仗，吹动鸾萧凤管，打起画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锣，一层层，一行行，从朝内出来。但见：绛节霓旌，朱旛翠盖，星放旒隼旗，赤旆黄旄。玉盘皎皎，贮降真之香；金鼎丝丝，吐鹓班之篆。吹秦娥之箫，拂素女之瑟，喷子晋之笙，品少玄之笛。间以画鼓金饶，铜铉玉磬。如奏去瑕之曲，抱宜子之草，负蟾宫之桂，持玄圃之芝，捧合欢之果。加以宝瓶如意，松稍鹿尾，宛睹瑶池之会。五明扇、九光扇、孔雀扇、凤尾扇、鹤羽扇，行过时灵风飘飏；分景旗、流星旗、百花旗、翠带旗、珍珠旗，展开时丽日掩映。护驾宫官，喜孜孜，锦衣绣带，尽骑宝马；闺房少女，笑吟吟，蛇髻鸳裙，稳坐香车。真是从来多少出嫁女，不是今朝这般荣。

公主的仪从到了驸马门前，俱分两傍侍立。少刻，公主来至，如玉在道傍跪接毕。随着鸾舆，到二层门内，方才下来。

左右内官导引，步入了兰堂。如玉先行君臣礼，次后行夫妇礼。

交拜毕，然后对面坐下，共饮合卺。如玉将公主一看，真是天上神仙，月中丹桂，端方正大之中，却带着无穷娇媚，不像金钟儿那样狐媚妖眼，全以轻浪胜人。不由的神魂飘荡，恨不得即刻倒凤颠鸾，成就了美事。心里作念道："我温如玉真好福命也！"须臾，阶下奏起乐来。两行内官、侍女，安放樽箸。

少间，盘盛麟脯，杯泛琼苏，说不尽山珍海错，丰盛香洁。

定更时候，内官们请公主归寝。公主起身前行，如玉后面跟随，同入臣室。早见床铺锦相，帐挂鲛绢，金炉内焚起兰麝，香几上展开妆盒。侍女们与公主宽去袍带，卸却钗环，将门儿关闭散去。如玉替公主脱衣解带，拥入香帏。但见：一个是国王爱女，更比不得仕宦娇娃，又要调情，又要做势，又要丈夫虚心下气，揣摸他的生性；一个是嫖场老手，休当做风月雏儿，最会巧言，最会卖俏，最会知疼识痒，体贴人的柔肠。一个初经云雨，半推半就，小腹上常用两手相衬；一个熟习风月，乍深乍浅，阴户内偏着一槁支撑。一个眉蹙声弱，低呼："驸马，你将就我些些"；一个气喘神劳，高叫："公主，我和你再弄弄。"一个含着羞，忍着痛，细舌尖时伸时缩，却不敢把金莲高举；一个凝着眸，涎着脸，俏身腰，一起一落，顾不得花心轻折。霎时节，醉和尚呕吐狼藉，坐化在肉蒲团，垂头丧气；顷刻间，红娘子淋漓浆水，打包起皮口袋，合掌关门。

两人云雨方罢，共叙一向你想我爱的心田。说到动情处，又复掌挞起来。如玉用轻轻软软的工夫，细尝那初破瓜的滋味。

这一夜思情美好，真是难画难描。又询知公主是国母所出，太子系西宫吴妃所出。

次日，如玉同公主入朝谢恩，国王又在宫赐宴。宴罢，回驸马府。三日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玉酬谢满朝文武，凡大小官员与他送过驾礼的，俱在请中。忙乱了五六日，方才入朝，仍在衡文殿内办事。只五六天，国王即升授他为艺文院掌院学士，一国的士子功名进退，俱是他主张。一年后，颇得公明之誉。是他官既清闲，爵又尊贵，外面恃着国王威势，文武无不钦服，内里又有个如花似玉的公主，朝朝相伴，享人世风流之福，莫过于此。

后来搬移在新盖造的驸马府内，因念冷于冰指示他的深恩，差人迎请，已不知去向。他就在府内，与于冰立了个生祠，每逢时节，定必拜祝。

次年，公主一胎产出两个儿子来，忙的那文武官员，无不拜贺。国王、国母到满月时，又颁赐了许多珍物，事事皆锦上添花，乐不可言。三年后，国王又着他兼理大司刑之职，真个的明烛覆盆。那正直清天的名号，通国传提。他内有公主做了倚靠，诸事不循情面，凡国家大事，无不与闻。数年后，二子俱皆长成。长子名延誉，次子名延寿。如玉因元帅黄河清当年有保举他的情分，两人做了儿女亲家，长子延誉娶了黄河清的第三女为媳，次子延寿娶了世袭龙虎将军步青云之次女为媳，竟是儿成女就，极富极贵，无以复加的时候。一日三鼓时分，正与公主安寝，忽听外院传云板甚急，着侍女们问讯，方知是国王有急紧事务，宣召商议。连忙坐轿入朝，见丞相、元帅俱在。如玉叩见国王华，国王令内官将一个本章递与如玉看。见上面写着是：“飞报军情事。”原来是镇守甘棠岭的车骑将军乌梅奏言：“本月十七日，槐阴国陡遣大将马如龙，带领雄兵数万，打破了游魂关，人马渐次到甘棠岭。锋势甚锐，荷花池一带地方已失守矣。”乌梅又奏言：“已于闻信日，即带兵御敌，请遣兵选将．歼除巨寇”等语。如玉看罢，奏道：“小丑跳梁，理合珍灭，一况甘棠岭乃我国之咽喉要镇，甘棠一失，我国诸事掣肘矣。宜遣将防御，为今急务。”国王道：“寡人意欲先差元帅黄河清一行，驸马以为何如？”如玉道：“智勇兼全，无有出黄河清右者。”国王道：“寡人为黄将军年老，故多踌躇。”如玉道：“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总以谋画为先。黄河清年虽老，槐阴不足虑也。”丞相海中鲸道：“驸马所见极是，此行非黄河清不可！”黄河清道：“臣受恩至深，但恐臣才识短浅，有负重寄。”国王道：“卿不必过谦，寡人惟有洗耳听捷音耳。”于是邻了兵符，着黄河清连夜拣选五万劲卒，三日后起身。国王差本城太守，接应军粮。如玉等辞出。

至第二日午刻，流星马报道：“车骑将军乌梅，大战在斜阳铺阵亡。属下将士，死亡过半。敌兵离甘棠镇，止有一百余里。”国王听了这个惊报，急急的催黄河清领兵去了。过了六七天，飞骑驰报：“黄元帅与贼将马如龙连战四次，损了许多人马。本月二十六日四鼓，黄元帅带兵亲去劫营，不意马如龙已有准备，将黄元帅围住撕杀，又分遣贼众挡住我国的救应人马。黄元帅大战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日寅牌时分，见救兵不到，恐被贼辱，自刎在阵前了。败兵四散逃命，刻下大营俱无主将，是两个总兵官赤心和白虎暂行统摄，已于二十日退兵在甘棠岭上据险谨守。事甚危迫，祈速发大兵救援！”

国王听了，连忙聚齐了满朝文武，商议御敌。众文武面面相觑，无一人敢身任其事。国王且怒且骂道：“尔等平昔高爵厚禄，坐享荣华，今日值国家有事之时，竟无一人肯出力报效！

寡人养育尔等何用？”丞相海中鲸道：“臣举一人，可平贼寇。

“国王道：“卿举何人？”海中鲸道：“此事非温驸马不可！

“如玉听了，只吓的心上乱跳。国王道：“温驸马文臣也，焉能克敌？”海中鲸道：“臣言驸马可以克敌，非论文武官爵也，但取其才耳。温驸马身任艺文院职，一国士子惧感其公明；任大司刑职，朝中文武皆服其廉正。臣意才优于此者，必优于彼；料敌制胜，原非大才人不可。”国王沉着了半晌，问如玉道：“卿是寡人骨肉至亲，自当与国同休戚，未知驸马肯替寡人分忧否？”温如玉此时进退两难，只得勉强奏道：“臣本书生，未娴军旅。数年来叨沐主上隆恩，至优至渥，虽赴汤蹈火，亦无可辞！主上若不以臣为不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仰报万一！

至于成败利钝，全仗主上洪福，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国王道：“公主系寡人之爱女，卿亦无异寡人之爱子。寡人今日着卿领兵，实出于无可如何。卿此去，若常胜则可；若少挫锋锐，寡人总年迈不能亲征，定遣太子起倾国之兵，与贼一决胜负也。

“温如玉顿首受命。国王道：“本国并四面镇守的人马，止有三十余万。日前黄河清领去精锐五万，刻下败亡之后，料所剩也不过一二万而已。这几日甘棠镇又不知损去多少。今授卿为通国兵马大元帅，无论文武大小官员，凡有斩杀，不必请命。

此行如寡人亲去一般。卿明日可拣选精兵八万起行，粮草寡人亲为调度。再传寡人言语，向公主说知，卿年力精壮才智有余，此去定马到成功，他亦不必过于悬计。”

如玉叩别下来，回到驸马府中，见属下人整备车辇，伺候公主入朝，要亲见国母，替如玉苦辞。如玉问明，随到内房，与公主说知断不可的情由，并国王吩咐的话。只见公主作难了许久，方说道：“听我父王的话，你实义不容辞！但你此去，可保必胜么？”如玉道：“胜败那里敢必？不过尽心竭力罢了。”公主又道：“两军阵前，生死不测，只可遣将对敌，断不可亲自出马。万一败回，我自有法与你分解。你可沿途与我安设驿马，朝中若有举动，不过一日夜便可到军前。”如玉道：“如此甚好。”随即着内官吩咐本府执事人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本城至甘棠岭四百余里，分派站马三十匹，传递驸马府家书，可限时日，连夜奔驰，过时违误者斩首。”内官传令去了。两人叙了一夜别情，真是难割难舍。

次日，如玉下教场，点齐八万人马，知道国王心急如火，只得连夜起程。国王亲自送出朝门，文武官俱在城外把酒送行。

一路上浩浩荡荡，奔赴甘棠岭来。白虎、赤心二总兵，星飞的迎接下来。如玉扎定营盘，两将禀见。如玉唤至中军，两总兵参见毕，侍立两傍。如玉问了问黄元帅阵亡详细，又问起近日的情形。两将道：“马如龙善能用兵，智勇足备，手下俱是强兵猛将，锐不可不当。自从黄元帅败没后，小将等收拾残兵，退守甘棠岭上，日夜防守，总不敢和他交战。贼兵虽攻打了数次，俱被雷木炮石弓箭打退。目下咱国军士甚是疲劳，得元帅天兵到来，自必刻期取胜也。”如玉着二总兵后营酒饭，先回甘棠守候。二将去了。如玉这一夜真是好愁。

次日四鼓，放炮起营。第二日已时，早到了甘棠岭。众将齐来叩头。如玉将人马俱扎在岭上，亲自登高一望，见敌营相去数里，遍地都是营寨，也看不出有多少人马。到晚间，槐阴营内，灯火之光绵亘数十余里，金鼓之声，岭上岭下彼此皆闻。

如玉将大小诸将传至中军会议，有言战者，有言守者，意见不一，到把个如玉弄的一点主意俱无。少刻，诸将退去，独自坐在中军帐内，愁的无门可人，拿过几本兵书来翻阅。看了几篇，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些甚么，一句也参悟不出。

到次日，马如龙率领兵将杀来，要和温如玉会面。探子报入中军，如玉听得敌人坐名要会他，心上极怕，又想着受国王重托，安可不亲临战地？死活也得去走遭！随即传下令去：着各营将官，按营头各分一半人马守岭，一半跟随御敌。自己也披了一副轻巧盔甲，摆开队伍，杀下岭去。到两军会合之地，各用强弓硬管，射住了阵脚。马如龙差人喧叫：“请新到温元帅答话！”温如玉右手仗剑，左手执旗，两傍列着人员将保护。

如玉抬头往对面一看，见槐阴国的人马，蜂屯蚁聚，甚是精锐。

须臾，门旗开处，一员大将居中，两傍里也有数员战将侍卫。

如玉将马如龙一看，但见：

带一顶溜金凤翅盔，盔上下嵌八颗明珠；穿一领乌银龙鳞甲，甲前后护两轮空镜。衬一件松绫千鹤战袍，扣一条蓝玉双螭鞓带。左悬犀角铁胎弓，右插雕翎金镞箭。手持一柄加钢宣化斧，身骑一匹卷毛兔红马。

如玉看那马如龙青眉碧眼，紫须獠牙，塌鼻梁卷唇嘴，人高马大，真是金刚大岁一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那马如龙也将如玉一看，但见：

头带束发盘龙珠冠，灿烂与日华争耀，身披雁领锁子银甲，皎洁和月色齐辉。白面微须，全带书生之气；纤腰细指，几同妇女之形。素锦袍能工刺就，白玉带巧匠装成。花柳场中，实可充一员劲将；刀创队里，算不得半个英雄。

马如龙提斧出阵，大喝道："那麾盖下骑自马的，可是温如玉么？"只这一声，与雷霆无异。温如玉便惊慌起来，不敢与马如龙交言。只见中军副总兵柳色青，策马向前，厉声答道："俺元帅大拜元老，不亵与小丑接谈，命吾代为示谕：尔等乃人世魍魉，理合缩首一方，苟延岁月；今无故破我关城，屠我士女，罪恶已极！天兵到此，尚不倒戈卸甲，泥首求降，汝意欲何为耶？"马如龙道："尔国将士黄河清，二十年前曾犯吾界，扰我人民。今吾奉命到此，报前仇耳。若肯割甘棠东南一带地方，讲和求成，我即领兵回去，誓不再来。"柳色青道："甘棠岭乃吾国重镇，岂肯以尺寸与人？"马如龙道："今日之事，惟有一战以决雌雄！"说罢，两马相交，兵器并举。不数合，马如龙将柳色青拦腰一斧，分为两段。如玉原是个尚嫖情的柔弱官人，那里见过这般凶狠？吓的他心惊胆战，勒转马头往岭上便跑。众军士见主帅逃奔，只得将队伍闪开，让他一条路跑去。马如龙见中军阵脚乱动，将斧头一摆，那槐阴国的军率将士，一拥齐来。赤、白二总兵，各率众迎敌。温如玉跑到岭上，回头下视，见两国军将大战在岭下。少刻，见本国人马敌挡不住，一齐往岭上乱跑，马如龙催兵往岭上直冲。如玉又大惧起来，策马奔驰，意欲舍岭逃命。亏得他随身家将等，将马拦住道："驸马爷跑不得了！一跑则此岭无主，军心越发大乱起来。等马如龙杀上岭来，跑出不迟。"如玉勉强停住，再看本国人马，分两路往岭上乱奔。又见槐阴国人马奋勇追杀，就势欲夺此岭。只见岭上锣声一响，乱箭齐发，槐阴国人马招架不住，方才退去。正是：龙韬虎略有神机，正正堂堂变化奇。

莫笑温郎失纪律，谁家嫖客领雄师？

第六十七回看柬帖登时得奇策用火攻一夕奏神功

词曰：

损兵折将，大元戎魂飞魄丧。基想起于冰一言，试将这柬帖端相。端相端相，竟得了神符鬼账。

指顾间祸融氏施威，十八姨卖浪。露布捷间，奏肤功于甘棠岭上。

右调《柳絮飞霜》

话说温如玉见槐阴国人马退去，心里念了无数的太乙救苦天尊。回到中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营内，自己觉的先行跑回，大失元帅的体统，况胜败兵家之常，原该等着大兵败后，再逃走也不迟。现有千军万马，多少将官，那一个不护卫我？那马如龙的斧子总快，也未必便飞到自己身上。越想越后悔，心上讨愧的了不得。正愁思间，只见中军人来禀道：“各营将官俱来禀安、禀见。”

把一个如玉弄的不见不可，见了觉的没趣，该如何向他们说？

想了一会，吩咐道：“本帅身子有些不爽快，另日再见。”中军吩咐去讫。如玉将几个心腹家丁叫入后帐，一同计议，商酌如何完局之法。那些家丁们，有劝他该舍命报国的，有劝他请国王添兵遣将的，有劝他将军务交与众将，回朝请罪，烦公主入宫解脱的，议论纷纷不一。如玉听了，俱非良策。将家丁退去，深恨海中鲸保举他坏事，独自一个，愁肠百结，惟有自尽觉的还是条道路。正在千难万难间，猛想起冷于冰当年嘱咐他的话；有极难处事，可将与他的头一联柬帖先看，自有妙应。

便自己恨骂道：“温如玉，你何以一痴至此！怎么教你领了兵，魂魄都丧尽了？”又想道：“数年来，原无一件疑难事，用他不着，所以就忘记了。”又一想，大惊道：“还不知这两联柬帖，此番带来没有？”随将他贴身的两个太监叫来问道：“府中公主房中小杭柜内，有一紫檀小匣，内有柬帖二联，你们此番起身时，可带来没有？”两个太监齐说道：“当年驸马曾和公主说过，将来若有公事出城，务必将此匣带上。这番起身时，是公主亲手交与奴辈二人，用心收藏，备驸马拆看，现在衣箱内锁着。”如玉大喜，心里说道：“好一个知痛痒的公主！他的心比头发还细，怎不教我爱他敬他！”吩咐道：“快快取来！

“

没片刻，太监取到。如玉开了匣儿，将头一联拆开一看，上面都是蝇头小楷书，写着一大篇，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喜欢的抓耳挠腮，不由的口中作念道：“好一个未动先知的冷老先生呀！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原来马如龙只用如此，便成千古未有的大功。却教我想不起，对各营众兵将出丑，传到公主耳中，岂不羞死！好一个冷老先生，真是盛世神仙！可恨我当年没有当尊长的待他，张口便是你兄我弟乱吐，该死之至！”随即吩咐摆设香案，将柬帖放在中间，恭恭敬敬大拜了四拜。又将柬帖从新看了七人回，都暗记在心中，然后将帖儿仍和第二联放在一处，递与两个内官用心收好。又自己想了一套对众将粉饰的言语，方命家丁于中军帐外，打聚将鼓。

少刻，军政司擂起鼓来，探事军兵一个个向各营飞报，慌的那大小众将急忙披挂甲胄齐赴中军，听候将令。军政司见诸将到齐，传禀入去。须臾，温如玉升帐，众将挨次入帐参谒，分立两旁。温如玉道：“我们这甘棠岭，共有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营盘？”众将道：“从东南至西北，共有十座连营，连元帅中营，共十一座。”如玉道：“每营主将几员？副将几员？”众将道：“每营主将一员，副将二员，偏将十数员、七八员不等。”又问道：“每一营有多少人马？”众将道：“东西两头人马，多于每营半倍，系防贼人从两下攻击。其余营盘，或五六千、四五千不等，惟中军人马较各营又多出三倍。花名册内，人数、营头俱开写的明白，元帅一看便知。”如玉道：“此岭从东北至西南，共有多少里数？共有多少宽阔？”众将道：“长约二十三四里，宽有一二里处，还有仅宽一半里处不等。”如玉道：“此岭亦可谓极大矣。”又问道：“岭这边是我国，岭那边是何地名，方是槐阴国界？”众将道：“从岭前至游魂关二百余里，总是我国的版图，关外便是槐阴国地界。”如玉道：“此岭东西尽头处，又是什么地方？可有往来之路没有？”众将道：“此岭东南连太湖山，山势极高，虽有羊肠鸟道，军马却行走不得。岭西北接连神水沟，此沟长二三百里，深不可测，冬春则沟内水少，夏秋便有大水分流，然亦有无水时候，故名为神水沟。冬春二季还有人敢冒险行走，夏秋时，水之来去无常，则无人敢行走矣。”如玉道：“信如尔等所言，则此岭诚吾国之保障也。”众将道：“若失此岭，吾国疆域大有可虞。”

如玉问了地形，提起笔来，写了十数句话，递与众将传观：“尔等可依我柬帖，次第施行，定在明日亥时完工。再晓谕各营兵丁，有敢泄露一字者，本人立行腰斩！父母妻子，无分男女老幼，俱行斩决！外即亲党，亦必同诛。尔等各按营头，分一半在岭上做工，一半各带劲弓大箭，在营外岭上守候。若有敌人冲上岭来，鼓声一响，定要万弩齐发。再各营主将、守营副将，分为两班，每一班派偏将数员，旗牌管队一百员，无分昼夜，在自己汛地上来回巡查。若纵容一人下岭者，即将副将立即斩首示众，巡查诸人同罪，决不姑容！”众将道：“元帅妙用，某等已略知一二，只怕马如龙人马不肯来；即来又不肯占据，当复何如？”如玉笑道：“此岭是他势在必争，如何不来？得了此岭，他便得了要紧地势，如何不占据也？”又提笔写了一联柬帖，着赤心、白虎二总兵：“明日三鼓内外，照帖行事。”吩咐已毕，众将退去，各遵令办理。

次早，马如龙带兵杀上岭来，俱被弓弩射回，反伤了无数人马。本日戌牌时分，诸将入中营交令，言诸项俱各完妥，如玉又下令道：“岭前守候的将官兵卒，仍照前分两班轮流守把，将各营内做工的兵丁，速刻尽数下岭，在本国岭后十里内，连夜造连营十座，限明日寅时齐备。岭上的营盘照旧扎定，营内东西物件，将要紧的搬一半在岭下新营内，总要留一半物件在岭上，不准搬尽，违令者立斩。”再传谕去岭下诸军将：“新营盘造完时，即饱餐战饭，准备器械，明日我兵败下岭来，可各舍命堵挡，保守新营。若敌兵不来追赶，可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新营。他自然回岭上，占据我们的现成营寨驻扎，临期自有调遣，务要一阵成功！”

次日天一明，诸将禀报：“岭下新营造完。”如玉令众将速刻回营，准备御敌。早饭后，如玉吩咐诸将如此如此对敌：“可将我的旗号尽行收起，俱换上大丞相兼元帅海中鲸旗号。

马如龙若问我时，只言主上因我不战而退，已拿解入国治罪。

“温如玉下岭，入新营听候动静。没有一个时辰，探子报道：“我兵败下岭来，槐阴国大军在后追赶。”如玉即发兵御敌，接应自己人马入营。少刻，探子又来报道：“槐阴国人马，已在我们岭上安营。”如玉笑对众将道：“不出我之所料也。”

众将俱各羡服。天交二鼓，如玉吩咐心腹人，分头做事。没有顿饭时候，只听得天崩地塌，岭上大震了一声。顷刻，又听得炮声响动不绝。如玉急忙率众将出营，遥向岭上观看，但见：天崩地裂，海哮江翻。黑雾弥漫霄汉，烟迷如墨；火光烁闪平川，草木皆红。执锐披坚，生为报国之士；焦头烂额，死作异乡之魂。马首与甲胄齐飞，人肉同刀枪共化。阴风阵阵，惊闻霹雳之声；烈焰腾腾，惨听悲呼之苦。

如玉远远眺望，见岭上火光照耀如同白昼，火炮之声隐隐不绝。随遣四将，带兵到岭下擒斩逃下岭的人马。须臾，火炮声息，被北风卷来，仅是烧的腥秽气味。此时见烟火正盛，约料人马不能存站，回营笑向众将道：“总有逃脱的，也不出赤、白二将之手。”众将俱各拜服在地，道：“元帅用兵如神，虽孙、吴不能及也。”如玉得意之至，满面笑容，向众将道：“到的还是藉仗诸公尽力，与本帅共奏奇功，除国家数十年心腹大患。本帅到不喜克敌制胜，喜主上知人善任耳。”说罢，哈哈大笑起来。众人又极口誉扬不止。

少刻，四将回来，禀报道：“槐阴国人马，在岭上者已成灰烬；偶乐有一二到岭下者，俱皆断臂折足，小将等业经搜斩无遗。此时还有些小烟火未息。”四将说罢，又各跪倒，称颂功勋，为千古少有。如玉大喜，着四将起立：“尔诸将可知本帅先回，致令士卒战败之由么？”众将各鞠躬道：“末将等不知。”如玉道：“此本帅骄兵之计也。槐阴人马，素勇悍而轻华胥，不有以骄之，无以克敌全胜。本帅今早未临阵之前，理该与尔等明白说知意见，诚恐彼营有智谋之士，看出诱敌举动，反为不美。”众将齐声道：“此元帅之奇谋也。智勇双全，始膺主上腹心委任，心中自有奇谋。请元帅一一明示，小将等好奉令遵行。”如玉道：“吩咐军中奏乐排宴，诸将无分大小，俱各赐坐庆贺。”又着军政司，于众兵卒无分马、步，通赏两月钱粮。只听得营里营外，欢声如雷。如玉乐极，着诸将皆以大杯行酒。有大醉乱谈者皆不罪。只吃到次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出时候方止。

一边写本报捷，一边遣将带兵，于岭上开通道路。

忽听得中军营外传鼓，家将送入公主家书。如玉急急的拆开一看，内言：“主上知敌将斩了柳色青，驸马弃众而逃，致令军中无主，被贼人大杀一阵，几将甘棠岭失去。主上悔恨之至，将丞相海中鲸深加叱辱，说他荐举匪人，如今着满朝文武公举一人领兵，替回驸马。”又言：“我已人宫哀恳国母，在主上前方便。我父王也说某某原是书生，迫于寡人命令，不得不去，此皆海中鲸妄举之罪也。看来于大事无碍，见字可谨守营寨，等候替换人到回朝”等语。如玉看罢，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道：“若不是大恩公冷老先生柬帖内，细细开写，着我如何问营头，如何问形势，如何分兵守御，如何分兵守御，如何连夜于岭上做工，暗埋火炮，如何扣两条火线，直通到岭后三里外，以便点发，如何预差赤、白二总兵，劫岭前营寨，追杀逃散贼兵，始成此大功，救我身家，不然，下文就说不得了。

总主上看公主情面，不加罪责，我今后尚有何颜面，再入朝堂？

“想到此处，又吩咐后营安排香案，与冷于冰叩头。

如玉叩拜罢，与公主写了口书，传与驿站，飞驰去了。然后率兵将到岭下，见已修出半里一条阔路。上的岭头，向东南西北两下一望，见愁云怨雾，上下相接，还有那烧不尽的死尸，并盔甲兵器等物，都是横三顺四，披迷在岭上。再看那一条长岭，二十余里，大坑小坎，就和将地皮普行翻过一般。下了岭头，见赤、白二将带领兵将前来报功，言：“奉元帅密谕，于火炮发时，即带兵打破他岭下原营，杀戮几千贼寇，所得粮草、什物、旗帜、金鼓，真是山积土聚。今已令偏将等看守，小将二人亲来交令。”如玉又吩咐军政司，写本再行报捷。

正行间，公主家信又到，内言：“国王与文武官商议，已调西路镇将神武将军钱万选做兵马大元帅。本日午后，又知驸马兵败，失了甘棠镇，父王举止失错，通国惊惶。驸马可速写本，自责请罪，我于国母前，自有周旋”等语。温如玉看罢，点了几下头，不由的长叹道：“假如不胜，我竟不知作何结局。

“惟恐遗失，将书字扯碎。大兵到了马如龙原营，周围看了一会，吩咐行军司马：“将所得各项，登记清单，以便奏闻。”

随将马如龙残破破营盘，收拾停妥，就在他营中休息。从新点集诸将兵丁，另造清册，将带伤疾病者发遣回国，阵亡者记名存恤。连甘棠镇并黄河清以及自己带来人马，共拣选了十万精锐劲卒，至次日，一边起本，一边领人马，杀奔槐阴国。

隔了一天，公主家信又到，内言：“驸马用诱敌计，佯作败北，复用火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烧杀强贼数万。捷闻到朝，父王大悦，喜愧交集，立差人阻住钱万选，不准出境。本日设大宴，文武庆贺，加封两子官爵，赏赐金帛珠玉甚多。国母请我入宫筵宴，复见父王，命太子把盏代贺。此皆驸马盛功之验。又闻奏捷本内，有起兵征讨槐阴国之说，此断断不可，宜趁胜归朝，保全名誉“等语。如玉看罢，焚毁来札，立即写书安慰公主。

少刻，又接到国王令旨，大赞助猷，将海中鲸改为右丞相，因保荐得人，子孙世袭衡文殿说书之职；加封自己为左丞相兼理兵马大元帅，总督内外军国事。长子延誉封为艺文院学士，次子延寿封为车骑将军，世袭罔替。如玉大悦。诸将并兵了各有赏赐，颁到许多金银绸缎等物，着如玉按功分给。又着详叙诸将勤劳，以便升用。如玉率众谢恩。晚间，又接到国王手谕，言：“槐阴与本国世为仇敌，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歼除，卿宜斟酌行事，可殄灭即行殄灭，可讲和即行讲和可也。”如玉又写本，启知发兵日期，有到被相机进退之说。

大兵到了游魂关，立即修理损破，留将镇守。一面带人马，杀过荷花池地界，直到槐阴国驻玉关地界，安营下寨，以便次日攻关。第二日早，槐阴国已有官到营中来议和，情愿将荷花池西北一带地方让与华胥，两国休兵罢战，约为唇齿，凡有征伐，互相发兵救应，永为兄弟之国，各立盟书，尽释前嫌。若必不允从，定起倾国人马，一决胜负等语。如玉将来使酒席款待，安置别营，然后聚集众将一同商议。有言战者，有言和者，纷纷议论不一。如玉亦不能决。

却好国王差大臣贺三多又赍令旨来到，犒赏军士。如玉率众谢恩，一面款待贺三多，就与他相商和战二字。三多道：“槐阴多智勇之士。出驻玉关以外，彼国险要地方，似本国甘棠岭者，有三四处，极难攻取，非四五年不能平定。我前曾出使彼地，深知利害。驸马若能保全胜，有何不可？”如玉寻思了一会：“自己所凭者是冷于冰柬帖，止有一个未拆。设有两件疑难事，便就是个没摆布。国王有可战可和之旨，公主又有归朝享名誉之说，看来和的为是。”向三多道：“先生所见，虑出万全，温某亦不敢保阵阵必胜。刻下槐阴使臣，现在营中，请来大家面议可也。”

随即将使臣请入中军，以宾礼相待。讲说半晌，如玉要以驻玉关一百里外为界，那使臣止以荷花池为界。如玉又言：“荷花池一带地方，原就有华胥国大半在内。今止得此些须地土，难复王旨。”那使臣又以“兵败将亡，与此地土，已亏情之至，况驻玉关是槐阴保障，此关尚不可与，况于关外要百余里地耶？”两家争论不已。到是贺三多从中说合道：“两国既言约为兄弟，当与两国军民惜福，何必争此百里地界？”如玉听了，方才依允。中军帐大设筵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款待使臣，各立了誓状，永无侵伐。送使臣出关去讫。

次日，贺三多先回朝交旨，如玉也拜发了一道讲和本章，差亦心、白虎二将于荷花池界筑起五座连城，安兵将镇守，自己先带领得胜人马回朝。正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辞。

展土开疆日，男儿得志时。

第六十八回赏勤劳荣封甘棠镇坐叛党戴罪大军营

词曰：

数声凯歌奏军营，片时烟尘净。君王颁诏庆功成，荣封在甘棠镇。

新主多疑隐，又兼亲党勾兵。别离妻子赴金城，无奈此一行。

右调《燕双飞》

话说温如玉与槐阴国使臣讲和后，将生擒彼国军将赏给路费，差官押送出境；所得金帛、粮草、军器、衣甲、马匹等项，即分派官员运回本国，方才还朝。国王率满朝文武，出城十里，亲与如玉把盏洗尘，君臣同到朝内。如玉复又叩谢君恩。入宫拜见了国母。出来时，国王已领文武在庆成殿，摆设了大宴贺功。国王居中，太子在左，如玉在右，丞相海中鲸等就在如玉肩下，其余文武按品级分两行列坐。殿下面奏起乐来，王子家举动，端的气象不同：歌的歌，舞的舞，说不尽那繁华富贵。

但见：

官分大小，位列东西。水晶帘卷虾须，云母屏开孔雀。盘堆麟脯，国王笑捧紫霞觞；杯浸冰桃，内侍高擎碧玉斝。食烹龙肝凤髓，肴列豹胎猩唇。凤管鸾箫，奏一派云璈仙乐；鸳裙翠袖，舞一回羽衣霓裳。君赞臣，臣感德，吸尽壶中精液；文作诗，武击剑，吐舒胸内奇才。真是捷闻异域欢无极，功著边城喜倍多。

坐闻，如玉诉说一回克敌斩将的机谋，国王同众文武又誉所他百战百胜的勇略，只吃的尽欢方散。如玉同众官谢恩出来，回到驸马府内，公主率领二子、二媳迎着接风。内外明灯结彩，大陈水陆筵席，直到四鼓时分方歇。

次日，率领二子，复到朝中谢恩。那国王下一道敕文，上写道：槐阴国君臣狂悖，为吾国外患数十余年。寡人临御之初，即差黄河清督师问罪，兵至荷花池地界，亦曾破伊坚城。穷之两国将士，互有斩杀，统计所得，与所失相等。从未有一卒不伤，一箭不折，尽歼丑类，开阔边疆，如驸马温如玉成功之速者也。如玉才兼文武，志矢忠勤，实为寡人所信爱。日前授以节钺，非以如玉为寡人至戚也，盖深知其素娴韬略，智勇俱全耳。兹果兵不血刃，大建勋功。若不加以茅土之封，不惟寡人心有不忍，亦恐无以顺适舆情。今封如玉为甘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侯，领大丞相之衔，子孙世袭罔替。着丞相海中鲸，速拣能员，动支内库银两，于甘棠镇内营造驸马府第，务须规模广大，华美壮观。工完之日，如玉与公主归藩，非大疑难事，勿轻选召。由甘棠镇东南至荷花池地界，岁出钱粮上物，永赐为公主汤沐之资。其属下文武官员用合，统任如玉调度，不必奏闻。如玉之子延誉、延寿，前已授职，可留在寡人左右，代如玉报效可也。此次得功将士，如玉可分别等第呈览，寡人俱有升赏。遵此。

如玉连辞了三次，国王不准，只得同公主入朝谢恩。

不过两月光景，甘棠镇内所造的驸马府功完。海中鲸奏知国王，国王将公主和如玉父子，俱召入国母宫内筵宴，又与他择了吉日，着他起程。公主如玉，到起身这一日，入宫谢别。

夫妻两个雨泪涕零，不忍远离，国王、国母也不由的落泪，嘱咐了许多好话。国王率领文武，出城十里，与如玉送行。一路上旌旗蔽日，车马连云，国王回了朝，那些文武官员俱送在三十里外，方才回国。

如玉与公主率领家丁，并自己属下的官员，往甘棠岭来。

早有镇守甘棠的总兵等官，在道傍远接；本地的百姓，亦各扶老携幼，陆续迎候到新盖的驸马府内。见持戟护卫之士，不下三百；带剑听事之官，岂止数十？又将那驸马府仔细一看，但见：朱门三大座，阔院十数层。琉璃瓦砌鸳鸯，石青牌堆金字。

锦堂宏敞，规模较官殿无殊；廊房参差，气派与朝班何异！雕栏曲径，左一转，右一转，委曲留春；复道瑶阶，东几处，西几处，逶迤待月。兰斋画阁，陈设着夏鼎商彝；绣户金闺，悬挂着随珠秦镜。玳瑁帘，水晶帘，帘卷处香风袅袅；孔雀屏，云母屏，屏开时丽日融融。怪石奇峰，斫斫补补，堆作假山，假山旁，可以饮酒，可以赋诗，可以弹琴读书，逍遥岁月；深池浅诸，凿凿穿穿，引成活水，活水中，不妨养鱼，不妨栽藕，不妨荡舟吹笛，笑傲乾坤。花园前，树木婆娑；箭亭后，弓刀灿烂。内多粉妆玉琢俏丽佳人，外聚虎臂熊腰勇猛壮士。极官场之富贵，千古第一；享尘世之荣华，于今无二。

如玉同公主迁移在驸马府内，三日后即着他两个儿子赍一道谢恩本章，又嘱咐他们小心做官，不可恃势旷职，惹人忌恨。

二子拜别去了。

如玉将甘棠岭至游魂关、荷花池等处地方，又从新调度了一番，武官仍照前镇守，又添了数员文官，办理民间事务。甘棠镇一带，原就有四五千居民。如玉将左近空闲地方，都用自己的银两，周围起盖了数百间民房，任凭百姓们居住，一岁之中，不过交纳些小房钱。遇年岁歉薄，即发他内府的粟粮赈济，一次不足，不惜两次、三次。又设有司，与百姓判断曲、直，疑难事件，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要亲审。那华前国四面八方的人，搬到甘棠镇住者，不下数万人。生意买卖，云屯雾集，到成了个极繁华热闹地方。如玉感国王厚恩，一月两月，总要同公主带些物事，亲去听候，国王时时颁些赏赐。宫官内监，终年家往来不绝。不是国母遣人看望，就是众妃嫔稍寄人情。又有他两个儿子在仕途上周旋，如玉在甘棠镇又极清闲，日日与公主行则并肩，坐则叠股，享人世安乐富贵。接连着又得了五六个孙儿、孙女。

如此昼夜快活，又是数年，如玉也是五十六七岁人了。孙儿、孙女，又各结亲显宦。丞相海中鲸病故，国王就着他的长子延誉署理丞相事务。

又过了二三年，国王大数将终，将如玉、公主星夜调入宫中，嘱托后事，谆谆以太子相托。没有几天，就去世了。如玉悲不自胜，一边料理家务，一边扶立新君。那太子登了宝位，如玉率领大小文武官朝贺毕，那太子即下了一道令旨："事无大小，统听驸马主裁，不必奏闻。"如玉以人臣而当孝子，诸项都替他措办妥适。打发的国王入土后，便要同公主辞回。这国王那里肯依，说道："驸马系寡人至威，国之元老，岂可一日远离？俟过了三二年后，寡人明白了治国安民的道理，驸马再去未迟！"如玉也无法推却。公主烦国母道达，那国王以大纲大节的好话打发。过了几日，下了一道令旨，言："温驸马贤闻异域，功盖一国，安可随众趋朝？嗣后寻常事件，丞相温延誉总理；疑难事，或寡人请驸马面议，或各衙门官员听指示于驸马府可也。"又准其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坐轿直至光明殿；又赐宝剑、鸠杖等物，出入佩用。

如玉深知国王嫌他威权太重，随将甘棠镇至荷花池界一带地方人民户口钱粮等物，造了清册，同大小文武并镇守的官员，俱开列花名，做一个交还的本章，缴奏入去。那国王看了，随即设宴请温如玉入宫，酒席上都说的是欲收不收。有吞有吐有话儿。如玉再三苦辞，那国王方才依允。是日尽欢而散。过了三四日，国王下旨：着镇守甘棠镇、游魂关、荷花池等处主将，都要轻骑减从入国朝见；其镇中事务，仅令副主将经理。不数日，诸将俱到。本日下旨：诸将俱改为内用，随将他做太子时心腹官员放出，做各镇的正主将；又调副主将入朝。温如玉听知大笑，向公主、二子道："主上这调度，我心上倒甚喜；一则免了他许多疑心，二则免了我日夜愁虑。"

又过了一年后，国王又下旨道："驸马温如玉，宣力国家二十余年，忠肝义胆，内外共知。只因先王甫逝，政务总理乏人，以故托驸马代为料理。今诸事就绪，驸马自应同公主归镇。

甘棠岭地方，原系先王赠公主为汤沐之资，前驸马再三苦辞，寡人只得勉强收回，究非先王加惠之初意也。嗣后甘棠一镇钱粮、土物，仍解交驸马；游魂关、荷花池等处，归之国家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玉向公主道：“甘棠镇一道长岭，有何钱粮、土物可交？

“公主道：“正是。要那虚名何用？可上本苦辞。”如玉辞了两次，国王不允，也不敢辞了。国王又亲为选择吉日。公主同如玉拜别国母，谢了国王恩。国王亦在内宫设宴款待，也率领文武出城相送。虽然也是车马纷坛，如玉眼中不知怎么，看的冷落，与昔年口镇时大不相同。国王又下旨：止许延誉、延寿送三十里，即回国办事。如玉听得此话，立即打发二子回朝。

那甘棠镇远近百姓，到和昔年一般，个个扶老携幼，欣喜相迎。

如玉回到府中，见属下官员寥寥几人，随谕令府下家丁，都要安分谨守，不许与外人交接，如违立即处死。自己于地方事，丝毫不管，日与公主杯酒适情。那些内官太监，每过三四个月，方奉太国母令，听望公主一次，不似前数日内一往返了。

如玉满心里着二子罢官回镇，过放心日月，又恐触怒国王。如此又过了二年，到也平安无事。

一日，正和公主闲谈，只见他儿子府中内了张豹，排闼而入，走的雨汗淋漓，跪在地下大哭。如玉和公主皆大惊，忙问道：“是怎么？”张豹道：“小的二主人内弟步登高，在佳梦关镇守，年来好管地方上闲事，文官甚是厌恶他。又好贪酒动气，屡次与佳梦关文官口角。不知怎么。弄的国王知道，于半月前降旨，将他世袭龙虎将军革除。因念他祖上功劳，又为他父步青云亦曾随元帅黄河清出力边疆，免其拿问治罪。自革职后，没有三两天，便到主人府内，向二主人道：’国王背了先王的令旨，夺去公主的基业，削了驸马的后权。目今各国所深惧者，还是驸马。他享着驸马的福分，他还不知。是他这样心脏不测，将来你兄弟二人，还不知作何结果。依我主见，你可与驸马相商，只用暗中与邯郸国书信-封。’”如玉道：“我听得直隶地方有邯郸县，怎么又有个邯郸国？”张豹道：“此国即在佳梦关之外，驸马素常不留心。”如玉道：“你快说，后来怎么？”张豹道：“着邯郸国见字起兵。又言：’朝中刻下无智谋之人，领兵的少不得还是驸马，这里头有妙用。若是邯郸国人马强壮，驸马便与他里应外合，再做个开国的元勋；若是邯郸国人马衰弱，便督兵剿杀，功成后不怕国王不加倍钦敬。’”如玉道：“此系乱卧贼子之言，你二主人就该立即着人拿下，启奏国王治罪才是！”张豹道：“二主人将他当面痛骂了一顿。他见二主人恼了，便立刻改口，说是顽话，本日就辞去了。”如玉连连以手拍膝，向公主道：“少年娃子通不经事，这样逆贼，岂可放他走的么？这样话是他作顽的么？”又道：“你快说，如今怎么？”

张豹道：“谁意料步舅爷仍回佳梦关，勾通地方亡命，并素日心腹兵丁，写了驸马官衔名讳，用蜡丸封固，差人送至邯郸国内，言若肯起兵，他约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月初六日二鼓，放火开关，以为内应。邯郸国见了驸马书字，差他那边大元帅铁里模糊，领雄兵八万，初六日二鼓，果到佳梦关下。步舅爷一边差人放火，一边率众砍开关门闩锁，杀散守门军士，放邯郸国人马人来，尽杀关内文武等官。刻下步舅爷与他那边做向导，现今攻打金钱镇。将军钱万选，被铁里模糊鞭打，死在阵前。金钱镇副将询问佳梦关逃来军民，备知详细，参奏到朝。昨日日落时分，将两位主人俱各绑拴入朝。小人就于那时，驰驿跑四百来里，报与公主、驸马知道。目今两位主人吉凶未保，驸马须设法救援方好。”说罢，又哭。如玉将心打了两拳，倒在床上。公主放声大哭。好半晌，如玉扒起道：“老恩主在日，我原也受尽荣华，今日该有此报。指顾必有人来锁拿我。罢了！罢了！”

公主哭着说道：“我一生止有二子，岂肯平白的教人以反叛相加？我还要这性命何用？”说罢，向张豹道：“你快去吩咐外班，速刻预备车马，我同驸马连夜入朝。”张豹如飞的去了。

没有半个时辰，见一内官报道：“府中家丁吴升来了。”

话未毕，吴升跪倒地下。如玉和公主俱急急问道：“你二位主公怎么样了？”吴升道：“小人是二位主人着驰驿来的，事体平安了。”如玉听了“平安”二字，心上早放宽了一半，忙问道：“你快说，是怎样平安的？”吴升便从步登高说起，只到攻打金钱镇，与张豹所言皆同。如玉道：“你可见将你两个主人绑拴入朝么？”吴升道：“原是绑拴入朝的。小人大主人回一说道：国王怒的了不得，手拍几案，骂二位主人道：‘我久知你父子存心不端，可将通同反叛情节，据实供出，寡人推念先王分上，或可开脱。’小的大主人哭奏道：’臣等忝列国戚，父子受主上天高地厚之恩，业经两世。父为公侯驸马，子为丞相将军，满朝富贵，尽出臣门，臣等总至庸至愚，安肯与一猎狗不食之人通同叛逆？臣等总不为身家计，宁不为公主作地步耶？若谓不慎之于始，与逆贼结为亲步，然此等意外事，臣等焉能预知？伏望主上查情！’国王听了这几句话，将头低下，到也没的说了。正有开脱之意，不意太守展其才奏道：’此番佳梦关逃来军民，传说邯郸国起兵，实是温某蜡丸书字勾来，又差步登高做内应，总缘主上收其荷花池一带地方钱粮，又复剪其羽翼，他父子恨入切骨，因此才做出这事。夫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祈我王速斩逆党，星夜锁拿温某，以绝后患，迟则必生变乱。’国王听了，又大怒起来，说道：’可将温某弟兄二人，拿赴大理刑严刑究问。若果有通谋实情，寡人岂肯以国法循私？就是驸马温某，亦必斩决示众！’亏得威武将军白虎大声说道：’不可！不可！臣效力边疆三十余年，在温驸马麾下听用一十六年，深知温驸马光明正大，忠心为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步登高何人？驸马肯同他做此灭门之事？且各国所深惧者，是温驸马！因此数年来，从无外患，主上何不思及？蜡丸书之说，系步登高假写驸马名讳，居十分之七；或敌国用反间计，使我国杀害智谋之士，亦未敢定。臣敢以百口，保温驸马无异志。

‘艺文院副学士梅红亦奏道：’将军白虎所奏，句句忠直。适才展其才所奏，臣深知其事。缘先王升遐后，展其才求为大理刑副使，驸马不肯依允，故他借此重大题目，报复私嫌。’话未完，文武班中有二十余人，小人也记不清名姓，皆齐声奏道：‘温驸马社稷重臣，即温延誉弟兄，亦忠良之士，臣等俱敢以身家相保。’国王听了，大怒道：’展其才以私求功名不遂，便出谗谮之言，几坏寡人心腹大臣。着拿送大司刑狱，待贼寇平定，再行发落。’又有健勇将军赤心奏道：’方今善用兵者，无出温驸马右。马如龙智勇兼全，尚被温驸马一火烧荆欲败邯郸人马，非温驸马右。马如龙智勇兼全，尚被温驸马一火烧荆欲败邯郸人马，非温驸马不可！主上既知展其才以私仇陷害大臣，就该即行斩决，为人臣不忠其君戒。’国王道：’寡人正欲如此。若不斩展其才，亦难以对温驸马。’遂喝令武士拿下，立即斩决。”如玉拍手大笑道：“此赤将军深于为我也。

“公主道：“难为白将军于危迫之际，首先保奏，令人深感。

“如玉道：“后来怎么？”吴升道：“国王着内侍立即松放二位主人，俱着冠带速来议事。刻下恐驸马道路迟延，已先差赤、白二将军领人马先去保守金钱镇。只怕今日就有诏书来，大要还是驸马领兵去。”如玉微笑了一笑，方将心放下。正是：无事便相疑，有事仍要用。

不是君恩薄，皆因权太重。

第六十九回城角陷吓坏痴情客刀头落惊醒梦中人

词曰：

惨惨秋风起，萧萧落叶声。金钱堂下气难平，心内凄凉，深悔位公卿。

雾掩甘棠镇，云迷华胥城。刀头过处拟重生，羞见寒酸，形象一书生。

右调《风蝶令》

话说如玉听得说放了二子，杀了展其才，才放开了怀抱；又听得说着他领兵，不由的微笑了一笑。公主道：“主上若着你领兵，不知邯郸人马，比当年槐阴人马强弱何如？”如玉道：“你问及此，我又想起当年的冷老先生来了。我现在着他第二联柬帖，内中必是为这一件事。只用我到那里拆开一看，任凭他天兵神将，定杀他个片甲不回。”公主道：“主上待你我甚是刻薄，不及我父王十分之一。他如今又有用你的时候。此番得胜回来，也教他知道你的利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是白受他的爵禄。”

正说着，家丁报道：“王爷的令旨到了。”如玉即忙出去接旨，原来是封密札。如玉拜受毕，拆开一看，不过是着他速刻起身，领兵平邯郸的话语，加着些安慰劝赏的言语。如玉到里面，将书字着公主看了，吩咐家丁们收拾行李，即刻入朝。

公主道：“你这一去，要处处小心。两军阵前，不是儿戏的，只愿你早早奏捷回来，免我悬计。”如玉道：“公主只管放心，不是我温某夸口说，管保马到成功。”公主令左右安放酒席，与如玉送行。夫妻叙说了许多话，如玉才告辞起身，公主直送到大门内方回。

如玉带领家丁，连夜奔驰，至四鼓时分，到华胥城下。管门官早在此等候，入城到了朝中，不想国王还与众文武在勤政殿秉烛等候。见如玉到来，亲自下殿迎接。如玉先叩谢赦免逆党之罪，国王连忙扶起道：“父子之间尚有意外事体，何况亲戚？”拉着如玉的手儿，命如玉坐在一旁，细说：“步登高背恩叛乱，勾通敌国。今早已差白虎等领三万人马，保守金钱镇城池，少不得还要劳顿驸马一行。得胜回来，寡人断不惜茅土之封，以报大功。”如玉道：“此皆臣子职分应为之事，敢言劳顿。臣此去，大要胜有六七，定将步登高生擒活拿，到要问他，国家高爵厚禄，子孙世袭，还有什么亏负他处？他敢勾通外寇，背叛主上！”国王大喜道：“卿若将步登高生擒活拿，来见寡人，实寡人之至愿也。”吩咐近侍：“与驸马排宴。”

如玉道：“强寇在境，非人臣饮啖之时。臣此刻就起身，未知主上发多少人马？”国王道：“白虎、赤心已带去三万。寡人又挑选了四万人马，在东门外等候。”如玉道：“人马四万，足而又足。”立即站起，到大营里去。国王那里肯依，定要如玉吃了便宴，同文武送出城门，方才回朝。

如玉到营内，已是天明时候，也无暇看验人马，止将众将按花名册点了一遍，即令放炮起营。人马行了三十余里，探子报道：“昨日赤、白二将军领兵到金钱镇，贼将铁里模糊凶勇异常，被他鞭打了数员战将，赤、白二将军迎敌不住，幸亏城内镇将发兵，接应入城去了。到伤了二三千人马。刻下攻城甚急，求元帅早些相救！”如玉听了，催兵急行，到金钱镇城前。

铁里模糊也不交战，立刻将人马退去，让如玉进城。如玉见敌人避去，只道他有些怕意，也不遗将追杀，也不在城外安营，做内外互应，为椅角之势。见金钱镇城池颇大，遂带兵一齐入城。到镇城帅府刚才坐下，便听得人声潮涌，火炮连天。小军报道：“贼兵已将城四面围了。”如玉吩咐各门添兵谨守，准备攻城，随传众将议事。众将俱入帅府参谒。如玉向赤心、白虎再三致谢日前之事，命二将坐于两旁，共商退敌之策。白虎道：“贼兵与我兵多寡相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看来也差不多。兵书云：’十围五攻。’今他敢于围城，是铁里模糊自恃勇猛，元帅可设法拿住此人，余俱不足道也。”如玉道：“容某想一良策。”

说罢，退入后堂，吩咐家丁排设香案，将第二联柬帖供在桌子中间，大拜了四拜，”将柬帖拆开一看，上写道：“邯郸国大将铁里模糊，智勇兼全，驸马宜速想妙策退之，冷某实无计可施。此嘱。”如玉看罢，大惊道：“这冷先生不成话了！

这是甚么时候，甚么地方，才教我想妙策退敌？都是不管人死活的话说，这还了得！”又想道：“或者是太监将此帖抵换了害我。”再细细观看，还是于冰手笔，与前帖字画一般，心中越发着慌。又将他贴身两个内官叫来，问道：“我这两封柬帖，通是交与你二人收管，为什么将我的抵换了？”两个内官一齐跪倒道：“此帖二三十年，总在公主卧房炕柜内锁着，钥匙又是公主收管。当年破马如龙时拆了一个，这一个是得胜回时，奴辈同驸马当面交与公主收存。此番又是公主亲手交与奴辈二人，还再三叮嘱，惟恐遗失。且匣儿外，又加着公主亲笔封条，如何就有人抵换？”如玉喝退二人，又想道：“冷先生是个爱干净的人儿，必是我与公主行房事，得罪了他，故意儿惊吓我。

我若诚心拜祷他老人家，定将前言改换，亦未敢定。”于是又将帖儿供放在桌上，旁边又摆放了笔砚，然后恭恭敬敬，复又叩拜。扒伏在地下，有一杯滚茶时候。惟恐早起来冲破，于是慢慢的站起来，将帖儿又恭恭敬敬，取在手内一看，还是头前那几句话，一个字也未改。如玉呆了一会，将那帖儿拍了几下，大恨道：“冷于冰，你坑杀我了！”拉过把椅子来，坐在一边，垂头丧气，和中了疯痰的一样。

猛听得鼓声如雷，火炮连天，震撼的屋瓦俱动。家丁们报入来说：“贼兵此刻攻城甚急，西门城角已被贼兵攻陷，恐怕杀入城来，诸将俱在那边抢护，军政司着速请驸马示下！”如玉听了，举止失错，心上乱跳起来，向家丁道：“万一贼兵入城，兵将是各顾性命，靠不上的。你们好生保护着我，跑得出城去，就有几分生路了。”又听得喊杀之声，无异江翻海倒，只吓的面如死灰，止教打听贼兵入城没有。少刻，火炮声息，喊杀停止，家丁们报入来说：“西门城角，亏得众将齐心，且战且修，已糊补完妥，贼兵俱退入营中去了。”如玉心内才略略的太平些，连饭也不吃，也不与诸将会议，独自思想退敌之策。想到四鼓时分，一策也想不出，觉得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没奈何，将赤心、白虎二将连夜请入后堂，商议破敌妙计。二将议论了好半晌，俱无高见，三人坐到天明。

探事的报道：“贼将见攻城不下，于昨夜四鼓时候，分兵两路：步登高领大兵一枝，从东路杀向本国；铁里模糊领大兵一枝，从西路杀向本国。如今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四面一无所有，祈元帅定夺！”如玉大惊道：“此话果是真么？”探子道：“小人打听的至真、至确！元帅不妨差人再去探听。”如玉探手，探子退去。

须臾，家丁传报：“请将禀见！”如玉坐了大堂，众将参见毕，说道：“刻下分遣人打探，周城二十余里，四面无一个贼兵，系铁里模糊分东西两路杀奔我国去了。”如玉道：“国家乃根本之地，理合回兵救援。”白虎道：“就只怕是铁里模糊奸计。世上那有个坚城重兵在后，他敢带兵直入我国？假如我国发动人马，元帅遣将从后追杀，他岂不是个腹背受敌么？

“赤心道：“铁里模糊不过人强马壮，力大鞭沉，刻下诸将中没有他的对手，究系一勇之夫。他晓得用兵为何物？白将军真是过虑。依小将主见，我与白将军各领兵一万五千，也分东西二路，追杀下去。若本国遣人马御敌，便胜有八九。元帅可在城中整顿人马，俟铁里模糊败回此地，元帅可领兵截杀，断他归路。”众将可在城中整顿人马，俟铁里模糊败回此地，元帅可领兵截杀，断他归路。”众将道：“赤将军所见极高，元帅该照此遣行。”只见诸将中一人，大叫曰：“不可，不可！”

众视之，乃左护军副总兵王者辅也。如玉道：“总兵有何高见？

“王者辅道：“铁里模糊鬼诈百出，并非一勇之夫。今白将军所言，甚合兵家正理。世安有坚城重兵在后，而敢直入人国者？

依小将看来，他因城中兵势众多，断断不能攻拔，因此虚张声势，说是分兵两路，杀奔本国；究竟他的人马，俱在城外远远埋伏。我兵一动，则军势已分，他必来攻打城池。待得我兵回救时，此城已为他有。此显而易见之情也。依小将主见，当将计就计行事，只管着赤、白二将军带兵出城，分东西竟趋本国，却不可走远；听得城外火炮响时，便知是铁里模糊攻城，白、赤二将军可于东西两路杀回，元帅遣将分兵，从四门杀出，此反客为主之计也。胜有八九，未知元帅以可否？”如玉道：“你敢保铁里模糊不领兵到国中去么？”王者辅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此用兵之常法也。小将以情理窥夺，他不必不敢杀奔本国，至言保之一字，未敢妄为担当。”如玉道：“何如？吾固知汝不敢保也。大要一人之见，多出偏执；众人皆同，方为公是公非。今众将皆以赤将军言为善，时不可失，二位将军可速点三万人马起行。”说罢，二将领兵，分两路回本国去了。

少刻，探子又来报道：“佳梦关贼兵于昨晚三鼓，与铁里模糊会合，一同向咱国杀去。打听得关中止有偏将一员，五百贼兵镇守，那边望元帅速刻发兵。”如玉向众将道：“佳梦关离此多少里？”众将道：“二十五里。”如玉道：“若得佳梦关，则邯郸人马皆釜中之鱼，永无生路矣。这须留一半人马守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本帅领一半人马取此关。铁里模糊若败回，可领兵截杀，我在佳梦关阻他的归路。”于是留将守城，自己带了一万人马奔佳梦关。及至到了关下，寂无一人。如玉着众将督兵攻关，猛听得关墙上一声大炮，只见旗帜森列，刀枪如林，一员将站在关上，执手躬身，笑说道：“老亲翁大人请了，小侄正有许多心上话要说。”如玉视之，却正是步登高，不由的大怒，骂道：“你这狗子，还有何面目与我说话？”步登高道：“老伯不必破口辱我，我也是为昏君逼迫使然。今日老伯已中铁元帅调虎离山之计，金钱镇城池已不保矣。舍妹现在尊府，我理合指一条明路：老伯快领人马从此关南路回国，若还回金钱镇，只怕性命不保。”如玉越发大怒，道：“这狗子满口胡说！”

吩咐众军攻关。话未完，只见关上一声梆子响，矢石如雨点一般，打将下来，众军立脚不住，纷纷倒退。如玉此时情知中计，又恐失了金钱镇，急急领兵回走，步登高亦不追赶。

及至走到金钱镇城下，见城上兵将如云，旗号都是邯郸国字样。如玉看了大惊失色，正欲问众将原故，只见城后来了一将，带领人马杀来。如玉遣将对敌，又听得城头上一声大炮，四门齐开，闯出无数人马。如玉率众且战且走，欲回本国，刚走到倩女坡，看追兵渐远，败兵陆续跟来，心里说道：“虽出虎穴，将何面目去见国王同满朝文武？”

正想算间，又听得坡后面战鼓如雷，转出一枝人马，从对面迎来。一将当先，和黑煞天神一般，看来甚是凶猛。但见：戴一顶铁幞头，穿一身乌金甲。面方有棱，鬓短若刺。广额浓眉，隐隐然杀气横飞；豹眼鹰准，耽耽乎奇谋叵测。鼻凹处，山根全断；唇卷起，二齿齐掀。有须无髭，宛疑大力金刚临凡；既黑且麻，错比黑虎玄坛降世。左悬铜胎铁杞角稍弓，右插穿杨透骨狼牙箭。手提一对水磨竹节鞭，身骑一匹蹄雪乌骓马。

众将视之，乃铁里模糊也。只见他大声喝道：“温驸马不降，欲走何地？”如玉听得众将说是铁里模糊，早吓的面目失色，那里还说得出话来！忽见旁边一将大叫道：“此时四面皆是贼兵，我等当舍命杀出，保护驸马回国。”众将听毕，各催战马迎敌。那铁里模糊两条鞭神出鬼没，打的众将纷纷落马。

后面邯郸国的大队齐来，喊一声，将如玉围在中间。那铁里模糊舞鞭直入，一伸手将如玉提过鞍桥。众将见主将被擒，一个个降的降，跑的跑，与滚汤鲊鳝一般，四下里乱挺。

铁里模糊将如玉拿至城中，升了大堂坐下，吩咐：“将温驸马绑来见我！”此时温如玉肝崩肠断，心里想着：“身为驸马，位至公侯，已届望六之年，今日丧师辱国，被贼寇擒住，就总然侥幸回国，还有什么滋味？到不如速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个身后清名，与子孙留个将来的富贵。”主意定了，遂大模大样，走上堂来，到背着站在一边。那铁里模糊连忙喝退军士，亲自下来，与如玉解去绳锁，扶如玉坐在正中椅上，自己朝着如玉打了一躬，然后坐在下面椅上，笑说道：“久仰驸马威名，只恨无由相会。

今日叨蒙光降，小将有许多衷肠要告诉驸马，未知驸马肯听信否？”如玉道：“辱国之人，死有余辜，既被擒拿，斩杀由你。

我和你有何衷肠可说？”正言间，小军报道：“华胥国两路人马俱回，现在城外驻扎。”铁里模糊道：“吩咐众将不必交战，可谨守城池，我自有道理。”

小军去了。铁里模糊又道：“驸马不必性急，容小将细禀。

日前令亲步将军，与小将备道驸马原委，言华胥老国王在世时，待驸马最厚。自这小国王临御以来，夺驸马地土，削驸马兵权；凡驸马亲戚在仕途者，调遣革除，百不存一；止留甘棠一岭，让驸马糊口，全不念平定槐阴国大功，亦且杀害之心，时存腹内。就是令亲此番举动，也是为驸马不平使然。常言道的好：君知我则报君，友知我则报友。大丈夫处世，要磊磊落落，恩怨分明，不可龌龊龌龊，拘持小节。驸马若肯降顺我国，华胥国将帅那一个不是驸马麾下旧人？号令一下，无不归心。那时得了华胥，事事惟驸马所欲，就做华胥国王，亦无不可。若怕我主上以二心相待，俺主上也有个公主，小字丽春，他今年才一十八岁，生得才色双绝，小将为媒，与驸马偕百年姻眷，安见我邯郸国之公主不及华胥国之公主也？刻下华胥军将，现在城外安营，听候驸马动静，驸马若肯同小将上城，晓谕他们投降，便是驸马开国第一件功劳，小将情愿做一偏将，任驸马统领大兵征进，未知驸马意见何如？”如玉听得有华胥人马在城下，知是赤、白二将回来，便佯应道：“既承元帅美意作成，小弟亦何难再做个驸马，享下半世的荣华？”铁里模糊听了，大喜道：“这事都交在小将身上，主上无不依从。”如玉道：“我此刻就与元帅上城。”铁里模糊欢喜道：“驸马真爽快豪杰也。”

左右牵过马来，两人上了城。遥见七八里以外，有座营盘，铁里模糊用手指道：“此即华胥国军营也。”如玉道：“元帅可差人到华胥营中，述我话，请赤、白二将军城下相会。”没有顿饭时候，早将二将请来，各带人马屯聚城下。如玉便大声叫道：“赤、白二将军，我温某有话说！”只见二将策马走出门旗外。如玉道：“我温某已被擒拿，断无生理！二将军人马单弱，可速速回去，启知主上，起顷国人马，与我报仇！再说与我两个儿子，尽心报国！”话未完，铁里模糊叱道：“竖子焉敢卖吾！”拔刀向如玉便砍。刀头落处，如玉大叫了一声，惊出一身冷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睁眼看时，在个小木头牌坊下，头朝东，脚朝西，就地睡着。心下惊疑道：“我怎么到这个地方？”急用手将脖项一摸，头还好端端在上面。连忙扒起，四下里一望，原来是个破碎花园，也有几间前歪后倒的亭台，也有几十棵树木，还有几块山子石，也都是七零八落的乱堆着。看了看自己的衣服，仍是当年做秀才的穿着，并不是锦袍锈甲。心中大为怪异，回头一看，背后有带红墙，像个庙宇的光景；南边一带，都是些菜畦子；西南上有两个人，在那里打水浇菜。不由的鬼念道：“想是我被铁里模糊斩首，魂魄流落在此地么？”又想道：“怎么被他一刀，杀的衣服也更换了，胡须也杀没了，难道做驸马的不是我么？”用手在脸上加力一拧，觉得甚是疼痛。又想道：“还知疼痛，必不是鬼。”

再抬头将那木牌坊一看，上面有几个字，颜色也都剥落了，隐隐的是“大觉园”三个字，下面小字，是“悟本禅师立”。

如玉道：“这是个和尚的园子无疑了。”站起来，向那两个浇畦子的人高叫道：“那种畦子的过来，我有话要问你们！”听听得那两个人内中有一个说道：“你看这个失了魂的小厮，从早起跑入我们园子里来，在地下放倒头睡了半天，此刻冒冒失失的站起，又拿官腔叫唤起我们来了。他也不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儿！”又听得那一个道：“不要理他。”如玉句句听得明明白白。心下狐疑道：“怎么他说我今早才来的？”慢慢走到两人面前，陪了个笑脸，举手问道：“敢问二位，我是几时到这园子里睡觉的？”那两个人见他换了官腔，谦恭起来，也就启转面孔，笑应道：“相公是今日早饭后来的。入了我们这园子，躺倒就睡。我们这伙计见睡的功夫大了，到要叫起你来。

我估料你必是走路辛苦，就没教他惊动你，不料你就睡到这时候。”如玉道：“我果然是今早才来的么？”那人将如玉看了一眼，也不回答，又浇起他的菜畦子来了。

如玉呆了好半晌，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脸，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履，不禁失声道：“呵呀！三十余年，多少的事业，不料是一场大梦！冷于冰许我有天大的富贵，原来如此！这冷于冰也不成个冷于冰了。我到要问问他去！”又想着是从御史朱文炜家出门，张华还在他家里，冷于冰临行与了我一首符，并两个柬帖，用手从怀内取出，仔细观看，符还如故。再看两个柬帖，俱是封口未拆，急急的拆开一看，内中只有两块白纸，一字俱无。如玉看罢，不由的心中大怒，将一符两帖，扯了个粉碎，口里说道：“冷于冰，你耍人太不近情理了！”怒了一会，复留神将那园子一看，见牌坊前面有一座小门楼儿，一步步走到门外一望，都是些小户人家居住，土房颇多，树木园子更多。又向东一望，依稀记得是来路，回想那梦中境况，不由的伤感起来。正是：身为将相荣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一但成擒亦可怜。

命丧刀头魂附体，犹疑今日是当年。

第七十回听危言断绝红尘念寻旧梦永结道中缘

词曰：

园亭破碎潦倒，好梦儿去了。追往惜来，无那柔肠搅。

回思事实幻杳，一会面人皆先觉。寻访原迹，回头惟愿早。

右调《伤情怨》

话说温如玉在那破花园门外睹景徘徊，回想他的功名首尾，并夫妻恩爱，子孙缠绵，三十余年出将人相事业，不过半日功夫，统归乌有，依旧是个落魄子弟，孑影孤形。又回头看那日光，已是将落的时候，一片红霞，掩映在山头左近。那些寒鸦野鸟，或零乱沙滩，或娇啼树杪，心上好生伤感。于是复回旧路，走一步，懒于一步。瞧见那蒙茸细草，都变成满目凄迷，听见那碧水潺湲，竟仿佛人声哽咽。再看那些红桃绿柳，宝马香车，无一不是助他的咨嗟，伤他的怀抱。及至入了城，到人烟众多之地，又想起他的八抬大轿，后拥前呼，那一个敢不潜身回避？此刻和这些南来北往之人，挨肩擦臂，尊卑不分，成个甚么体统？心上越发不堪。一边行走，一边思想，已到了朱文炜门前。

张华正在那里眺望，看见如玉走来，连忙迎着问道：“大爷往那里去了一天？”如玉听得，越发心上明白是做梦了。也不回答他，走入文炜大门内。因是初交，不好直入，只得和管门人说声。管门人一边让如玉进去，一边先去通报。

此时于冰众人，正在那里说笑如玉梦中的事业，大家都意料他是该回来的时候。听得管门人说：“温公子来了！”于冰同文炜等接将出来。刚下了厅阶，如玉早到。金不换举手道：“驸马好快活！将我们一干穷朋友丢的冷冷落落，到此刻才肯回来，未免太寡情些了！”如玉听罢，就和人劈心上打了一拳的一般，大为惊异。走到庭中，各揖让就坐。朱文炜道：“弟做着个京官，我这几间房子，真是蜗居斗室，甚亵驸马的尊驾。

“如玉道：“生员一入门来，众位俱以驸马长短相呼，这是何说？”于冰道：“那华胥国也是一国之主，他女儿与公侯将相的女儿又自不同。你既与他做了女婿，非驸马而何？”如玉听罢，呆了一会，又问道：“众位如何知道？”于冰笑道：“你这三十余年的起结，我天天和看着一般。你若不信，我与你详细说说。”便将如何见华胥国王，如何公主出题考试，如何配姻缘，做了大官，生了二子，结了亲家某某等，如何用火攻破了马如龙，如何封侯拜相，在甘棠镇享荣华数十年，如何新主疑忌，夺了兵权地土，如何步登高背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何被铁里模糊拿住，斩首在金钱镇城头。。你才醒过来，复回此处，可是不是？如玉听了，惊的瞠目咋舌，被众人大笑了几面，不由的又羞又气，变了面色，说道：“先生今日也以富贵许我，明日也以富贵许我，我温如玉命中若有富贵既是知己，便当玉成；若是我命中没有，何妨直说！为什么纯用邪术耍我？你既然耍了我，我到要和你要个真富贵哩！”

于冰鼓掌大笑道：“普天下痴想富贵的人，到你也可谓再无以复加！你听我明白告诉于你：你以督抚门第，巨万家私，被你一场叛案官司弄去了大半，你一该回头；你与尤魁贩货江南，弄得人离财散，着令堂含怨抱恨而死，你二该回头；你既卖祖房，又人嫖局，弄的盆干瓮涸，孤身无倚，一个金钟儿也为你横死惨亡，你三该回头。你原是落花流水，不堪的穷命，你却想的是出将入相，无比的荣华。我前已苦劝你两次，不意你痴迷不悟，今又入都中寻我。因此我略施小术，着你身为驸马，位至公卿，子孙荣贵，富可敌国，享极乐境遇三十余年，才坏于铁里模糊之手。你再想想：人生世上，那有个不散的筵席？富贵者如此，贫贱者亦如此。一日如此，虽百年也不过如此。好结局老死床被，坏结局身丧沟渠。铁里模糊刀头一落，正是与你做棒头大喝耳！你还算好机缘，遇着我，送你一场好梦儿做做。若是第二个人落魄到这步田地，求做这样一个好梦儿，亦不可得。你如今毫无猛省，还要向我要真实富贵。你从头至尾再加细想，还有像你梦中的富贵儿？

“如玉听了这一篇言语，不由的惊心动魄，夹背汗流，扒倒在地连连顿首道：“我温如玉今日回头了！人生在世，无非一梦；寿长者为长梦，寿短者为短梦。可知穷通寿夭，妻子儿孙，以及贪痴恶欲，名利奔波，无非一梦也。此后虽真有极富极贵吾不愿得之矣！”连城璧掀着胡子大笑道：“这个朋友，此刻才吃了橄榄了。”冷于冰用手扶起，笑问道：“你可是真回头，还是假回头？”如玉道：“既知回头，何论真假？”于冰道：“你回头要怎么？”如玉道：“愿随老师修行，虽海枯石烂，此志亦不改移。成败死生，任凭天命。”于冰道：“你既愿修行，且让你再静养一夜，明早再做定归。只是你将我的符并二帖扯碎，叫着我的名字大动怒，未免处置我太过些。”如玉也不敢回答。

家人们拿入酒来，如玉定要与于冰等同坐，朱文炜又不肯依。如玉道：“我如今是修行的人，岂有还同朱老爷吃荤菜之理？”于冰笑道：“就是要修行，也不在这一顿饭上。今日朱先生与你收拾酒席接风，你须领他的厚意。”如玉方与朱文炜坐了一桌，城璧、不换与于冰是一桌。吃酒中间，文炜又问起如玉梦中话来，如玉此时也不回避了，遂从头至尾细细的陈说，比于冰说的更周全数倍。城璧等俱各说奇道异，称妙不已。把一个朱文炜欣羡的了不得，若不是有家室牵连，也就跟于冰出家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到了定更后，仍是照常安歇。夜至二更，于冰等正在东房里打坐，听得西房里有人哭泣起来。城璧道：“这必是温如玉后悔出家了，再不就是他想起梦中荣华，在那里哭啼。”不换道：“我去听他一听。”待了好一会，不换入来，城璧道：“可是我说的那话么？”不换道：“你一句也没说着。他如今是绝意出家，身边还带着三四百银子，都赏了张华，着他逢时节，与他祖、父坟前上个祭。那张华跪在地下，哭着劝他还家，说了许多哀苦话。我听了，到有些替他感伤。”城璧道：“到明日看他何如？”

次日天一明，如玉便过东房来坐下。于冰道：“我们此刻就要别了东家起身，你还是回家，或是在都中另寻事业，还是和我们同走？”如玉道：“昨日于老师前已禀明下悃，定随老师出家。都中还有何事业可寻？”于冰道：“张华可舍你去么？”如玉道：“我昨晚与他说的斩钢截铁，他焉能留我？”于冰道：“我们出家人，都过的是人不能堪的日月，你随我们一年半载，反悔起来，岂不两误？”如玉听了，又跪下道：“弟子之心，可贯金石。今后虽赴汤蹈火，亦无所怨！”说罢，又连连顿首。于冰扶起道：“老弟不必如此称呼，通以弟兄呼唤可也。”少刻，文炜出来，于冰等告别，并嘱林公子出场后，烦为道及。文炜道：“小侄亦深知老伯不能久留，况此别又不知何日得见，再请住一月，以慰小侄敬仰之心。”于冰笑道：“不但一月，即一日亦不能如命。”正说着，张华走来，跪在文炜面前，将晚间如玉话，并自己劝的话，哭诉又一遍，求文炜替他阻留。文炜问如玉道：“老世台主意若何？”如玉道：“生员心如死灰，无复人世之想。虽斩头断臂，亦不可改移我出家之志。”又向张华道：“你此刻可将银子拿去起身。我昨晚亦曾说过，你只与我先人年年多拜扫几次，就是报答我了。

“张华还跪着苦求，文炜道：“你主人志愿已决，岂我一言半语所能挽回？”张华无奈，只得含泪退去。

于冰道：“我们就此告别罢。连日搅扰之至！”朱文炜又苦留再住十日，于冰也不回答，笑着往外就走。朱文炜连忙拉住衣袖道：“请老伯斩留一天，房下还有话禀，就是小侄，也还问终身的归结，并生子的年头。”于冰道：“你今年秋天，恐有美中不足，然亦不过一二年，便都是顺境了。生子的话，就在下月，定产麟儿。”原来姜氏已早有身孕，四月内就该是产期。文炜听了，钦服之至，拉住于冰，总是不肯放去。于冰无奈，只得坐下。文炜又问终身事，于冰笑而不答。少刻，姜氏要见于冰，请朱文炜说话。文炜出了厅屋，向家人们道：“你们可轮班在大门内守候，若放冷太爷走了，定必处死。我到里边去去就来。”家人们守候去了。

于冰见庭内无人，向城璧等道：“我们此刻可以去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璧道：“只恐他家人们不肯放行。”于冰用手向厅屋内西墙一指，道：“我们从此处走。”城璧等三人齐看，见那西墙已变为一座极大的城门。于冰领三人出了城门，一看已在南西门外。往来行人，出入不绝。朱文炜家已无踪影矣。金不换乐的满地乱跳，温如玉目瞪神痴，连城璧掀髯大笑道：“这一走，走的神妙不测，且省了无数的脚步。”又笑问于冰道：“此可与我们在温贤弟家从大磁罐内走，是一样法术么？”于冰道：“那是遮掩小术，算得甚么？此系金光那移大转运，又兼缩地法，岂遮掩儿戏事也？”

四人向西同走，约有六七里，于冰远远的用手指向温如玉道：“那座花园，可是你做梦的地方么？”如玉道：“正是此地。”于冰道：“你日前是做梦，我今领你去寻梦，还你个清清楚楚，你可一心学道，永解狐疑。”如玉大喜道：“怎么，这梦还可以寻得么？我到要明白明白。”四人说着，入了那座园门。那种菜的人，见三四人同一道士入来，忙问道：“做什么？”于冰道：“我们闲看看就去。”于冰指着那木牌坊，问如玉道：“你昨日做梦时，可见一座牌坊么？”如玉道：“我梦中果见有一座牌坊，却比这牌坊高大华美数百倍，并不是这样不堪的形象。”于冰笑道：“不独这牌坊，率皆如此。此即华胥国界，即是你睡觉入梦之地也。你看，上面还有‘大觉园‘三字。大觉，乃知觉之谓，莫认作睡觉之觉也。不但你在梦中，即今日你亦未十大觉’二字耳。”又走了几步，见东南一带土冈，有一丈四五尺长，二尺半高下，斜横在西北。于冰道：“此土冈，即你用火攻计烧马如龙军兵地也。”如玉道：“我梦中在此岭扎营，曾问众将，伊等言此岭长二十五里，宽二三里四五里不等。今止数尺，何大相悬绝如此？”于冰笑道：“此即梦中所见牌坊之类，不过藉名色形像点缀而已。你若必如梦中长大宽阔，你看这园子能有几亩？”过了土冈，见前面有几株甘棠树，于冰道：“此即你荣封甘棠侯、大丞相、享荣华之地也。”金不换道：“温贤弟，你何不高叫几声，看你所配的兰牙公主，并你两个儿子延誉、延寿，他们有点响应没有？”如玉面红耳赤的道：“岂有此理！此皆莫须有的鬼话！”

于冰道：“你梦中的华胥国王，以及海中鲸、黄河清、步登高、铁里模糊，并你妻子、家奴，这皆是你梦中所遇之人，原无指证，谓之鬼话，未为不可。难道你梦中所到的地方，并此刻我指与你的地方，都与你梦所经历者相合，也还算做鬼话不成么？”如玉道：“梦中境像，皆真山真水；城池树木，宫殿楼台，是何等阔大，何等规模，那里是这样弹丸之地，便将几千百里包括？”于冰道：“我适才言，不过藉此地所有名色形像，点缀梦景而已，怎么你还拘执如此？我再说与你魂之所游，即你心之所欲，所欲焉能如意？因此与你符箓一道，始能成就你心之所欲也。因此把眼前所到之极小境界，皆比为无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大境界。

假如你无我的符，焉能做的了此梦也？”说罢，又指着那几十堆大小石头道：“你看这些石头，高高下下，堆成假山，此即你梦中之太湖山，遣白、赤二将埋伏之地也。”又指着浇畦水渠道：“此渠系灌菜之水道，春夏用他时多，至科则无用矣。

此即你梦中之神水沟也。”往东南走了几步，见一无水池子，于冰道：“此即你梦中之所争之荷花池界，公主之汤沐邑也。

“从东南回来四五步内，有一小土坡，细草蒙茸，于冰道：“此即你梦中之倩女坡，即老弟被擒之地也。”相隔一两步远，有几株金钱花，于冰道：“此即你梦中之金钱镇，铁里模糊斩你于此，醒梦之地也。”如玉长叹了一声。

于冰说罢，笑着回来。如玉道：“今所指诸地，皆与我所梦相符，可见我之魂魄总不出这园外。只是华胥、槐阴、邯郸等国，在此园中何处？”于冰道：“你既是秀才，难道连四大梦的书，并本人自立的传文，还有后人做的传文，而邯郸、槐阴二梦，且有戏文，历来扮演，怎么你就都没见过么？华胥国系黄帝梦游之所，醒后至数年，果游此国，其山川、宫室、花卉、草木，无一不与前梦相合。邯郸系直隶地界，吕纯阳授枕于卢生，梦享富贵五十余年，醒后黄粱尚未做熟，故又谓之黄粱梦。槐阴梦，是淳于棼梦入大槐安国，其大概与卢生相同，由大丞相降职知府，治理南柯郡，醒后在一大槐树下，旁有蚁穴，南柯即槐树南一小枝也，又名之为南柯梦。二子皆因仙人点化入梦，后来俱成仙道。我今着你做甘棠梦，醒后归吾教下，或者将来得如卢生等有成，亦未敢定。以上华胥、槐阴、邯郸三国，不过于你梦中，借其名一用耳。就如你梦中之游魂关，是言你魂魄游行了。佳梦关，是言你做好梦也。驻玉关，你名如玉，言玉驻于此关，不得再入槐阴国征讨也。倩女坡，借倩女离魂之名，言你之魂离也。这些名色，你梦中也该一想。今你着我指与你各国各关下落，要和园中所有之甘棠岭、太湖山、荷花池等处一般，都要看在眼内，我该从何处着你看起？”连城璧道：“今日大哥领你来寻梦，是怕你思念梦中荣华富贵，妻子情牵，弄的修道心志不坚，所以才件件桩桩，或实或虚，都说明白，教你今后再不可胡思乱想，你当和你闲散心来么？

“如玉道：“二哥指教的甚是。”

四人走了园子来。又来了二三里，到一无人之地。于冰道：“温贤弟，你听我说。我们的洞有两处，一处在湖广衡山，名玉屋洞，这是紫阳真人炼丹之所，我们不过借住几年；一处就是你山东泰山，名琼岩洞，现有超尘、逐电两个在那里修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们如今要回玉屋洞去，若将你也带在那里，朝夕与我们相伴，未免分你的志。亦且修行的人，必须先受些苦难，扩充起胆量来，方能入道；若留你在人世庵观寺院居住几年，先淡薄你的脾胃，又恐你为外物摇动，坏了身心。我们这三个人，谁肯在烟火场中伴你？我思算至再，意欲送你到泰安琼岩洞，同超尘、逐电等修炼数年后，再做商酌。你意如何？”如玉道：“任凭吩咐，不但琼岩洞还有人在那边，即无一人，即已出家，也就拣择不得了。我就到琼岩洞中去。只求三位六驾，时常看看我，我就感戴不荆但不知超尘、逐电是些什么人？”

于冰笑道：“你到那里便知。”随向城璧道：“你可送他到琼岩洞，传与他凝神御气之法。待他呼吸顺妥，你再回玉屋洞中。”城璧道：“温贤弟人必聪明，凝神御气，看来不用费力。只是他一身血肉未去一分，云断驾不起；若步行同去，琼岩洞道路有许多危险地方，和他走两个月，还定不住怎么。”

于冰大笑道：“他若驾不起云，仙骨也不值钱了，我还渡他怎么”你刻下试试瞧！”城璧将如玉左臂扶住，着他闭住眼，口中念念有词，顷刻云雾缭绕，喝声：“起！”同如玉俱入太虚。

金不换连声喝彩道：“亏他！亏他！一日未曾修炼，起去时毫不费力，竟与我们一般，果然这仙骨不可不长几段在身上。将来到怕他要走到我们头前。”于冰道：“他若心上将世情永绝，必先你二人成就几十年。你此刻可仍回京中，弄几两银子，与温贤弟买些皮夹棉衣、暖鞋、暖帽，为御寒之具，皮衣分外多些才好。他纯是血肉之躯，非你二人可比。再买办几十石米，吩咐超尘等，着他两个轮流砍柴做饭，早晚要殷勤扶侍他。他是豪奢子弟出身，焉能受得艰苦？过三五年后，再着他自己食用。若他两个少有怠忽，我定行逐出洞去，说与他们知道。我今去骊珠洞，教化修文院雪山二女，以报他指引《天罡总枢》之情。”说罢，驾云赴虎牙山去了。

不换在地下，挝了一把土，向坎位上一洒，口中秘诵法语，喝道：“那物不至，更待何时？”须臾，袍袖内丁当有声，倒出五六十两银子来。将头上毡帽取下，把银子装在里面，揣在怀中。又从怀中将道冠取出，戴在头上，口中鬼念道：“万一朱御史差人向南西门寻找，遇着时，我只将脸儿用袍袖一遮，他们见是道士，便不理论了。”于是复回旧路。

再说朱文炜从内院走出，请于冰与姜氏说话，不意遍寻无踪，心知去了。张华着急之至，哭请文炜示下，文炜劝他回山东，还赏了二两盘费，又留他住了一天，方才回去。正是：斩断情缘无挂碍，分开欲海免疑猜。

他年再世成仙道，皆是甘棠梦里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七十一回买衣米冷遇不平事拔胡须辱挫作恶儿

词曰：

再赴京畿，冷遇不平奇事。热肝肠，反复问冤抑，成全片刻时。

阎年添晦气，须髭尽拔之。迁怒抢亲辈，何其痴。

右调《女冠子》

话说金不换用搬运法，弄了几十两银子，复回旧路。走了一里多路，见后面来了数十人，簇拥着一顶四人喜轿。又听得轿内妇人大哭大叫，从身傍过去。不换笑道：“做女孩儿的，好容易盼着这一日，怎么到如此哭喊起来？”低了头，向前走。

少刻，见一后生赶着骡车一辆，后面跟着个少年秀才，一边跑，一边口里乱喊：“清天白日，抢夺良人家妇女！”看那秀才，头脸上带有血迹，像个挨了打的样子，又见他一腔气愤，纯是以死相拚的光景。不换将那秀才拉住，问道：“你有何冤苦？

快对我说，我自有道理！”秀才将不换一看，是个瘦小道人，用手推开道：“谁要你管我？”如飞的跟着车子跑去了。

原来这秀才是山西太原府人，姓王，名福昌，家中有数十亩田地，也还勉强过得。娶了本府城内开鞋铺的钱元女儿为妻，他这妻子，虽出身小户，却生得有八九分人才。王秀才与他夫妻间，甚是和好。只因钱元开鞋铺，折了本钱，便人都寻做生意。遇着几个同乡，念他为人忠厚，借与他些资本，在樱桃斜街开了个油盐店，又收粜米粮。不一二年，生意甚是茂盛。又在顺成门大街，开了一座杂货铺，却租的是严中堂总管阎年的房子。此后大发财源，铺子后面有十来间房儿，也是阎年的，一总租来，将家眷也搬来同祝钱元老婆因思念女儿，想算着女婿王福昌也闲在家中，因与钱元相商，着他夫妻同来，就管理银钱账，到底比众伙计心实些。因此寄字，又捎去五十两盘费，着他夫妻上京。依王秀才，要在家读书下科场，怎当得他妻子钱氏日夜絮呫。这秀才无奈，便买了一头好骡子，弄下一辆车儿，令家仆王二小赶着，一同到京，住在钱元家。

才两日，边值阎年家人来取房钱。素常逢取房钱时，即将阎年家人让人内院酒饭，也是加意欠敬的见识。不意他女儿在院中取东西，与阎年家人相遇，一时回避不及，被这家人看在眼内。酒饭间，问明端的，回家便告诉阎年，说：“钱元的女儿，是仙女出世。”阎年说他素无眼力，还不深信。这家人又不服此话。阎年次日，即着四五个眼界高的妇人，去钱元家闲游，得与王秀才妻子相见。众妇人回来，一口同音，说：“钱元的妇儿，是世间没有的人物。”这阎年便害起相思。他房中侍妾，也和他少主人严世蕃差不多，共有二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七个，出色的也有两三个，到被世蕃打听出头一个最出色的，硬要去。他心上正要寻个顶好的补缺。今众妇人话皆相同，他安肯放得过去？思量着钱元的女儿是有夫之妇，又是个秀才的妻室，断难以银钱买他，惟有依强恃势，抢来成就好事。量一秀才，他会怎的？于是选了几个能干家人，拿了些绸缎钗环，硬到钱元家送定礼，要娶他女儿做妾。钱元是个生意人，早吓的发昏。王秀才大骂大吵。众家人将定物丢在铺中，一齐去了。钱元与众伙计相商，亲自拿了定物，到阎年家交割，又被众家人打出，反说钱元收定礼在前，擅敢反悔，做目无王法不要脑袋的事。

钱元觉得此事大难解脱，又不敢去衙门中告他，深悔着他夫妻来的不是。晚间，约同众伙计相商，打发他夫妻连夜回家，留下自己，任凭阎年处置。又怕阎年抄抢银钱账目并值钱的货物，俱星夜雇车，搬移在众伙计家内。又商量着，不敢走向山西去的正紧门头，便想到走这南西门，绕道奔山西大路，使阎年家揣摸不着，追赶无地。五更鼓，就打发他女儿女婿奔南西门，待到天明即出城去。却好阎年竟是这日差许多人来抢亲，天色正在将明的时候，一齐打开铺房门，直入内室各房搜寻，并无他女儿踪影，连王秀才也不见，情知是打发走了，再不然即在亲戚家藏躲，将钱元并他家中做饭挑水的人一齐乱打。钱元身带重伤，死不肯说。他家做饭的人，吃打不过，便以实告。

众人恐被欺谎，拴了这做饭的，一同赶出南西门去。只十来里，便被赶着，做饭人指点与众人，将钱氏从车内抬出来，放在喜轿内，又将轿门儿从外捆了。王秀才舍命相争，到挨了一顿好打，他也没有别的高见，只想着碰死在阎年门首，做个完局。

孰意造物另有安排，偏偏的就遇着金不换。

此时不换问王秀才，他那里有心肠告诉？只顾得喊叫飞跪。金不换已明白了八九，但不知抢亲的是谁，也飞跑的赶来，复将秀才拉祝王秀才跑不脱，便和金不换下命，以头碰来。

不换笑道："你莫碰，听我说。适才那顶轿子里面，必是你的亲眷，被人抢去，你可向我说明，那怕他走出一千里去，只用我嘴唇皮一动，便与你夺回。量你一人赶上他们，会做什么？

"王秀才不得脱身，又见不换是个道士，说话有些古怪，只得急急的说道："我是山西太原府秀才，叫王福昌。轿内是我的妻房，被严宰相家人，阎年抢去了！"金不换笑道："这是豆大点事，还不肯早说！"王秀才道："早说你会怎么？"不换道："前面站着车儿，可是你的么？"秀才道："是我的。"

不换道："我与你坐了，同赶去。"秀才道："车子慢，到是跑快，轿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早已不见了。”不换道：“我不信四条腿的，还不如他们两条腿的快？我和你坐上，你看何如！”秀才道：“快去坐，我看你坐上怎么？”不换道：“忙甚的？只用半杯茶时，管保你令夫人还坐在这车上。”说着，同到车前。不换道：“你和赶车的都坐在车内，车外沿让我坐，我有作用。”王秀才急忙上车。不换向赶车的道：“你呆甚么？此刻不上去，你就得跑个半死！”赶车的也坐在车内。不换跨上车沿，手掐剑诀，在骡子尾上画了几下，用手一拍道：“敕！”只见那骡儿得了这个“敕”字，顷刻四足生风，和云飞电逝的一般走去。王秀才心知怪异，也不敢言。

没有数句话的功夫，便看见喜轿同抢亲人在头前急走。只听得不换说道：“住！”那骡儿便站住，半步不移。秀才大嚷道：“先生满口许我将贱内夺回，怎么看见轿子，到反站住？

“不换道：“你好性急呀！我着他们回来，岂非两便？”说罢，又见不换口中念诵了几句，伸出右手，向抬轿轿夫并抢亲诸人连招几招，道：“来！”那些人和得了将军令一般，个个扭转身躯，随着轿子，飞奔到不换面前。不换又用手一指。道：“住！”那些人又和木雕泥塑的一般，站住不动。秀才主仆喜欢的惊神见鬼，在车内叩头不已，乱叫“真神仙”不绝！不换道：“王兄不必多礼，快下去将令夫人请出轿来，你夫妻一同坐车，我好打发你们走路。”说罢，自己下车。秀才同他家人王二小，也连忙跳下车儿，走至轿前，将轿门上绳子解去，开放轿门，将钱氏扶出轿外。秀才着与不换拜谢，钱氏不知原故，只眼上眼下的看不换。秀才又催着他拜谢。不换道：“罢！罢！快上车儿！”秀才扶钱氏上了车，又到不换面前，扒倒地下，连连叩头。

不换一边扶，一边说道：“多礼！多礼！”于是又走到车前，在那骡儿尾上又画了几下，口中念诵了几句，向赶车的王二小说道：“此刻已交午时，到点灯时候，还可走二百五六十里。阎年虽有势有力，量他也赶你们不回。到明日早，便可按程缓行，但你们只能任他走，不能着他祝王兄可伸手来！”

秀才将手递与不换，不换在他手心内也画了一道符，又写了个“妆字，嘱咐道：“今日到日落时，看有安歇处，可用此手在骡尾骨上一拍，口中说个‘庄字，他就站住了。他站住，便一步不能动移。你速用净水一碗，将你的手并骡的尾骨一洗，则吾法自解矣。”又向王二小道：“此车仗我法力，虽过极窄的桥，极深的河，你通不用下来，只稳坐在上面，任他走。假若你离车两三步，再休想赶得上。切记！切记！”秀才又跪在地下，求不换名姓。不换道：“我一个山野道士，有什么名姓？你看往来行走的人，都看我们，你三人快坐车走罢！转刻抢亲诸人醒过来，你要着急！”秀才听了此话，才同王二小上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换用手将骡儿一招，那骡儿便扭回身躯。不换道：“走！”

那骡儿拉了车子，比风还快，一瞬眼就不见了。

不换看众人时，一个个呆站在一处，心里想道：“还是放他们去，还是着他们再站些时？”又想道：“阎年这奴才，常听得大哥说他作恶，我从未见过他。我今日何不假装个钱氏，与他顽顽？他将来还少抢人家几个妇女！”想罢，走至轿前，把帘儿掀起，坐在轿内，用手将四个轿夫一招道：“来！”四个轿夫一齐站在轿前。不换又道：“抬！”四个轿夫将不换抬起。不换又道：“走！”四个轿夫直奔都门。不换将帘儿放下，心里说道：“我生平不但四人轿，连个二人轿也没坐过，不意到的不如架云受用。”轿子入了南西门，不换在轿内用手向原路一指，这里将诀咒一煞，放那些抢亲的人，一个个颠颠倒倒，和梦醒一般。大家见神见鬼的嚷闹，嚷闹了一会，都一齐回来。

再说金不换被四个轿夫抬了飞走，阎年又差人跟寻打探，看见是自己轿夫，各欢喜问道：“得了么？他们怎么不来？”

四个轿夫回答不出，只抬着飞走。众家人跟随在轿后，跑的乱喘。将到阎年门前，已有人眺望，见轿子来了，都没命的跑去报喜。阎年这日在相府给了假，同几个趋时附势的官儿，并家中门客等，在书房中笑谈，听候喜音。听得报说喜轿到了，心下大喜，吩咐着内院众位姨娘们迎接，一边又着催办喜酒。

轿夫将轿子抬入厅院，不换在轿内说道：“落。”四个轿夫将落下。内院早走出五六十妇女，俱站在阶前，等候新妇人下轿。大小家人以及庸工等众，老老少少，俱在两傍看新妇人人才。须臾，走来两个妇人，打扮的花花簇簇，到轿前，将帘儿掀起一看，见里面坐着个穿蓝布袍的道人，睁着圆滴溜溜两只眼睛，将两妇人一看，吓的两妇人大惊失色，往回里急走。

众男妇各低头向轿内窥探，只见轿内走出个瘦小道人来，满面都是笑容。众男女大哄了一声。又见那道人出了轿，便摇摇摆摆，直向众妇人走去，众妇人连忙退避。那些看的家人，赶来十数个，要捉拿不换。不换回头道：“啐！”被这一口，唾的各呆站在一边。随后又来了好些人，俱被不换禁住，动移不得。

不换急往内走，见众妇人已到内院台阶。不换见台阶上是过庭，庭内有椅儿，不换走入，将一把椅儿安放在正中坐下。用手将众妇女一招，道：“入！”众妇女俱入过庭内。不换向众妇女分东西指了两指，众妇女便分立在不换左右。不换左顾右盼，见众妇女粉白黛绿，锦衣翠裙，不禁失笑道：“此皆我自出娘胎胞，意外之奇逢也。”忽见外面又跑来七八个家人，到门外张望，却没一个敢入来。不换笑道：“众位管家，烦你们到外边，将阎年那奴才叫来，我有好物件送他。快去！快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言间，猛见院外走来一人，高视阔步，后面跟随着几个小厮，口中说奇道怪，头脸上大不安分。但见：存心傲物，立意欺人。一笑细眼眯缝，端的似晒干虾米；片言訾开大嘴，真个像跌破阴门。肚阔七围，胀胀膨膨，那里管尊卑上下；面宽八寸，疙疙瘩瘩，全不晓眉目高低。连鬓胡，黄而且短；秤锤鼻，扁而偏肥。头戴软翅乌巾，恍若转轮司抱簿书吏；身穿重丝缎氅，依稀东岳庙捧印崔官。真是傀儡场中无双鬼，权奸靴下第一奴。

不换看罢，就知他是阎年了。

阎年走到院中，看见不换坐在过庭正中椅上，他家大小妇女会议立两傍，不由的气冲胸膈，急急走来，大声喝道："好妖道，你敢在我府中放肆，你不怕凌迟么？"不换笑道："阎年，你莫动气，你听我说。我原是个游方道士，今早从南西门过，见你家人率众抢良人家妇女。我路见不平，将他夫妻放走，又怕你无人陪伴，因此我替他来。"阎年那里还忍受得，喝令："小厮们，将贼道拿下！"众小厮强来动手，被金不换将手一挥，道："去！"众小厮都跑去了，止留下阎年一个。急的阎年咆哮如雷，挽起双袖走来擒拿。不换笑嘻嘻的，用手指道："跪！"阎年心里明白，只是那两条腿不由自主，便跪在了地下。急的他通体汗流，不但两腿，连自己两手也不能动作。

不换道："阎年，你听我教训你：你是个宰相的堂官，休说百姓，就是小些的文武官，也没个不刮目待你的，你也该存个堂官的体统。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良人家的妇女？这些事都是市井无赖行为，有志气的强盗，也不做他！"又看着两边妇女们道："像这些堂客，只怕大半都是你抢夺来的。妇女尚敢抢夺，人家的房地、金珠，越法不用说了。奴才！你怎不想一想，你能有多大点福？一个人敢消受这许多妇女？还心上不足！奴才！岂不该下油锅渣酥，装入大磨眼中磨你！今后要改过方可，若再如此，我早晚间定以飞剑斩你脑袋！"阎年耳中听得明白，口中却说不出一句，直气的他双睛叠暴，怒形于色，恨不得将不换碎尸万段。

不换看出他的意思，向众妇人道："我这样金子般好话教训于他，你们看他这头脸气相，凶的还有个收煞？这非动刑不可！"说罢，用手在阎年脸上一指道："打！"阎年伸开自己右手，就在自己脸上打了五六个嘴巴，直打的面红耳赤，眼中冒火。众妇人也有惊怕的，也有微笑的，只是不能说话。不换又向众妇人道："你们看阎年这两只贼眼睛，圆标标的，胡子都乱窄起来，这是他心上恨我。"随拣了两个少年俊俏些的妇人，指着阎年胡子说道："这奴才满脸封毛，其可恶处正在此！你两个可下去！"两妇人立即走下来，不换用手指着阎年的胡子道："拔！"两妇人走至阎年前，一个抱住头，一个双手捉住胡子，用力硬拔，拔的一丝一缕，纷纷落地。好一会，将左边胡子拔尽，疼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阎年通体汗流，每疼到极处，惟有一哼而已。不换见鲜血从肉皮内透出，说道：“右边的胡子，我与你留下罢。只是上嘴唇胡子，也饶不得！”两个妇人又拔起来。

拔了一会，不但嘴唇上，连项下的胡子，也拔尽了。

此时门外有许多男女，看得亲亲切切，那一个敢入来替阎年顶缸？不换站起来，笑向两个妇人道：“你两个该着实感念我，阎年今晚若与你二人同床，这半个没胡子的后生，须知是我作成的！”又向阎年举手道：“得罪之至！改日再领教罢。

“于是摇摆出来，通没一人敢再搠。大家目送不换去了。家人们跪来搀扶阎年，那两条腿和长在地下的一般，那里搀扶的起？众妇女也是一样，没一个能动移者。只待得金不换走出前门，把诀咒开放，众男妇方能动履。一家内外，反乱的惊天动地。

阎年吃此大亏，愤无可泄，将抢亲诸人个个痛行责处，为他们将道士抬来。又差人去钱元家铺中乱打了一番，打坏了许多的东西物件。钱元也不敢在京中做生意，连夜变卖资本，逃回太原。阎年没了胡子，怕主人究问，推病在家。只一两天，早传的相府知道，严世蕃大笑不已。严嵩将阎年叫去，痛行詈骂。此时正于相府西边，买了几十间民房，修盖花园，罚阎年一万银子助工，为家人不守本分之戒。相府的人都说是钱元的女儿作成他，孰不知都是金不换用一个字作成他！阎年耻于见人，暗中托本京文武官，查拿穿蓝的瘦小道人报仇。自己将右边胡子，索性也剃了个干净。反成了一无胡子的少年，闻者见者无不痛快！

再说金不换先到东猪市口儿故衣铺内，买了几件皮夹棉衣，又从摊子上买了棉鞋袜等类，几件打包在一处，扛在肩头。

又到米铺内买下几十石米。当时就把银子付与，吩咐将米另放在一空房内。包了一斤多米，带在身边，出了都城，架云直赴泰山。

起更时分到洞外，叫开门，逐电接了衣服等物。不换入去，见城璧、如玉俱在石堂内坐着。城璧道：“怎么这时候才来？

大哥衡山去了么？”金不换笑着，走到石堂东北角下，将带来的米包儿打开，心想都中那坐米铺，口中念念有词，随手倒去，只见米从包儿内直流，好半晌方才流完，地下已堆有三十仓石来米。如玉欣羡不已。不换方才坐在一处，向城璧道：“二哥同温贤弟起身后，大哥去虎牙山寻天狐的两个女儿，传他们道术去了，是为酬他送书的情义。”又向超尘、逐电道：“法师着我吩咐你两个，天天做饭打柴，服伺温贤弟饮食，少有怠忽，定行逐出洞外。”二鬼笑了。不换道：“这实是法师临行的话，你当我和你顽么？”城璧道：“温贤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饿了一天，你两个快去做饭。”二鬼即忙收拾。

不换又说道：“二哥说我来迟，这却有个缘故在内。”遂将山西王秀才和阎年的事，详详细细说起。说到拔了半边胡子处，连城璧哈哈大笑道：“你处置的甚好！我没你这想头，惟有立行打死而已！”金不换说完，城璧又大笑：“当年我和大哥在严嵩家请仙女，打了他们个落花流水，又将严世蕃老婆们都闹出来，我看的处置到尽头处。你今日这拔胡子，更凶数倍。

拔了一半边，又与他留下一半边，不消说，那半边也存不住了。

“说罢，捧着大肚又大笑起来。笑罢，又说道：“猿不邪传我们拘神遣将，那移搬运诸法，我看也都罢了，只是这呆对法和这指挥法，最便宜适用。要教他怎么，他就得怎么。”温如玉道：“人家若用此法禁我们，该如何？”城璧道：“也有个解法。若是没解法，便和阎年一般，什么亏也吃了。”说着，又不由的大笑起来。不换道：“大哥去虎牙山，我想那两个女朋友，若见了大哥，未免要想起二哥来。”城璧笑道：“我到不劳他错爱。”如玉问虎牙山的话，不换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道：“贤弟，休怪我说。你是个风流人儿，将来于这‘色’之一字，到要立定脚跟，庶不妄用功夫，为外道所遥”城璧道：“他醒着遇的是金钟儿，做梦遇的是兰芽公主。这两个想来都是绝色，差不多的也上不了他的眼。”如玉道：“小弟今日梦醒之后，直觉心如死灰，便是天上许飞琼、董双成，我总以枯骨相待。”不换道：“若是金钟儿不死，来到此地，你又要勾起旧情。”如玉道：“就是他重生，我也视同无物。”不换道：“这话我就信不过。”三人都笑了。

少刻，超尘送上一大碗饭，一碗白水煮的野菜。连、金二人，此时颇能服气，也是断绝了烟火食水，常吃些草根、药苗等类，桃李、榛杏、核桃、枣子，便是无上珍品，又不和如玉同食。如玉虽年来穷苦，酒肉却日日少不得，到此地步，他偏要大口嚼咽，怕二人疑他向道不坚。城璧留神，见他吃的勉强，笑向如玉道：“我当日做强盗时，吃的东西，只怕比你做公子时饮食还精美些。后来随大哥出了家，觉得冷暖跋涉都是容易事，只这饭食甚是艰苦。到二年以后，也就习以为常。贤弟从此还得瘦一半，必须过三年后，方能复原。这都是我经验过的。

但要念念存个饱着比饿着好，活着比死了好，便吃得下去了。

“如玉道：“谨遵训示。”到二鼓后，城璧便传如玉出纳气息、吞精咽液之法。次日午刻，不换回玉屋洞去了。正是：胡长髭短心多险，况是严嵩大总管。

今日抢将道士来，吁嗟总管不成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七十二回访妖仙误逢狐大姐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词曰：

往事可重，停云古洞。狭路逢仇。数言提训。放去狐女如飞，任他归。

相传口诀无人见，二妖欣羡，泥首于堂殿。须臾剑佩隐无迹，凝眸皎日长空碧。

右调《月照梨花》

前回言不换别了城璧、如玉，回衡山玉屋洞去。再说冷于冰与温如玉寻梦后，驾云光早到虎牙山，在骊珠洞外落下，用手一指，闩锁尽落，重门顿开，一步步走了入去。见对面一座石桥，桥西松柏影中，一带石墙；桥东有一条石砌的阔路，花木参差，掩映左右。正中间两扇石门，已大开在那里，门内立着一架石屏风。转过屏风，见院落阔大，房屋颇多。院内有许多妇女，穿红挂绿，行坐不一。众妇女看见于冰，一个个大惊失色，都围了来问讯。于冰道：“你家主人可在么？”众妇女道：“这是我家翠黛二公主的府第。我家公主与我家锦屏大公主，俱在后洞下棋，你问着要怎么？”于冰道：“你可速将你两个公主请来，就说我是衡山玉屋洞的冷于冰相访。”众妖妇久知冷于冰名姓，听了这三个字，无不惊魂动魄。大家呼哨了一声，都没命的跑入后洞去了。于冰走至正殿门内，见摆设的古玩字画，桌椅床帐，件件精良，不禁点头叹息道：“一个披毛带尾的小妖，便享受人世不易得的服饰珍玩，真是罪过。你看他们闻我的名头去了，少不得还要转来，我不如在此坐候。

“

再说两个妖狐正在后洞下棋顽耍，猛听得侍女们报说冷于冰如何长短，直入我们洞内。二妖闻知，大是惊慌。少刻，侍女们又报道：“那冷于冰坐在我们前殿了。”两妖私相计议道：“我们先时曾拿住他道友连城璧，他今日寻上门来，定是立意晦气。到只怕要大动干戈，我们也无可回避，只索与他见个高低。”商量了一会，各带了防身宝物，准备着与于冰赌斗。于冰在前殿，早知其意；心内不禁失笑。

须臾，听得殿外语声喧哗，从殿阶下走上两个妇人来，打扮的甚是艳丽，面貌无异天仙，腰间各带着双股宝剑，后面跟随着百十个妇女。于冰念在天狐分上，不好以畜类相待，欠身举手道：“二位公主请了！”那两个妖妇将于冰上下一看，见于冰头戴九莲束发铜冠，身穿天青火浣布道服，腰系芙蓉根丝绦，足踏墨青桃丝靴，背负宝剑一口，面若寒玉凝脂，目同朗星焕彩，唇红齿白，须发如漆，俊俏儒雅之中，却眉梢间带点杀气，看之令人生畏。二妖看罢，心里说道：“这冷于冰果然名不虚传！”随即也回了个万福。

于冰道：“贫道忝系世好，到贵洞即系佳客，坐位少不得要僭了。”说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正中坐下。二妖见于冰举动虽有些自大，却语言温和，面色上无怒气，心上略放宽些。随口应道：“先生请便。”两妖在下面椅上，分左右坐了。问道：“先生可法号于冰么？”于冰道：“正是。”二女妖道：“久仰先生大名，轰雷贯耳。今承下顾，茅屋生辉。方才先生言‘世好’二字，敢求明示？”于冰道：“系从令尊雪山推来。”二妖喜道：“先生是几时会过家父？”于冰不好题连城璧事，改说道：“贫道去年在江西九华山，与令尊相遇，极承关爱，送我《天罡总枢》一部。这‘世好’二字，系从此出。”二女妖起初闻于冰名姓，动拚命相杀之心；继见于冰言貌温和，动猜疑防备之心；今听到受他父亲《天罡总枢一部》，又动同道一气之心。不由的满面生春，笑问：“家父经岁忙冗，不知怎么有余暇，得与先生相晤？”于冰道：“令尊名登天府，充上界修文院总领之职。九华山一晤，适偶然耳。”二女妖见于冰说得名号职分俱对，深信无杀害之心。两个一齐起身，从新万福。于冰亦作揖相还。

二女妖等得于冰坐下，方才就坐，说道：“心慕尊名，时存畏惧。不意先生与家父有通融书籍之好，平辈不敢妄攀。然家父年齿，必多於先生几岁，今后以世叔相称可也。”于冰大笑道：“世叔称呼，断不敢当，只以道兄相呼足也。”二女妖又低嘱众侍女，速备极好的酒果。一语方出，诸物顷刻即至。

众妇女揩抹春台。于冰道：“到不劳费心！贫道断绝烟火有年矣。”二女妖笑道：“世叔乃清高之士，安敢以尘世俗物相敬？敝洞颇有野杏山桃，少将点孝顺之心。”于冰推辞间，已摆满一桌，约有二十余种奇葩异果，竟是中国海外珍品杂陈。二女妖让于冰正坐，亲自将椅儿移至桌子两傍相陪。侍女们斟上酒来，二女妖起身相奉。于冰道：“既承雅谊，我多领几个果子罢，酒不敢领。”二女妖亦不敢再强，拣精美之物，布送过口。于冰也不作客，随意食用。

二女妖道：“家父赠《天罡总枢》，未知书内所载何术？

“于冰道：“此书泄天地终始造化，详日月出没元机。大罗金仙读此书者，百无一二。书虽出自令尊所授，令酝却一字未读。

“二女妖道：“这是何说？”于冰就将他父亲盗老君书起，直说到诛九江、追广信、戳目针钉死白龙夫人，并雷火焚烧老鲲鱼，将此书熟读后，到赤霞山，交火龙真人，转送八景宫等语。

众女妖听了，俱吓的目瞪神痴。惟翠黛女妖心下有些疑信相半，看于冰是以大言唬吓他们，随伸纤纤细手，将盘中松子仁儿挝了一大把，递在锦屏女妖手内，自己又挝了一把，紧紧握住，向于冰道：“世叔既具如许神通，定知我两人手内松子仁数目，恳求慧力，试猜一猜！”于冰笑道：“此眼下些小伎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算得甚么？但你两个手中，并没一个松子仁，教我从何处猜起？

“二女妖皆大笑道：“世叔真以小儿待我们，松仁现都在我们手内，怎说一个没有？”于冰道：“你两个可将手展开一看，便知有无？”二女妖一齐将手开看，果然一个没有，众女妖皆大为惊异。翠黛向锦屏道：“你我明明握在手内，怎么一开手就全没了？端的归于何处？”于冰笑道：“却都在我手中。”

随将两手一开，每一只手内各有松仁一把。众妖妇皆大笑。二女妖道：“即此一斑，可知全豹。安得不教人诚信悦服？”又问道：“世叔今日惠顾，还是闲游叙好，还是别有说话？”于冰道：“我是奉令尊谆托而来，非闲游也。”二女妖道：“不知家父所托何事？”

于冰正欲说明来意，只见一个侍女报道：“安仁县舍利寺的梅大姑娘来了！”锦屏女妖道：“你可说家有尊客，且请到我那边坐。”于冰道：“这小妮子怀恨我，非一年矣。他今日来得正好，我到要见见他”二女妖道：“二十年前，舍利寺雷霹赛飞琼，可是世叔么？”于冰道：“正是我。”二女妖道：“既如此，此女断与世叔相会不得。”于冰笑道：“你们还怕我见不过他么？”二女妖道：“他的道行与萤火相似，岂有个天心皓月，反见不过他？只恐世叔心存旧隙，不肯轻饶，我们做主人的不安。”于冰大笑道：“断无此理！只管教他入来！

“二女妖不好过却，吩咐侍女们道：“你们不必说冷老爷在此，可照常请人来。”

少刻，见那小狐精戴着满头花朵，从屏见外袅袅娜娜的进来。但见：身高四尺，腰粗五围。窄窄金莲，横量足有三寸，纤纤玉手，秤来几及一斤。雕嘴、猴唇、兔形，尚未全变；狗鼻、猫耳、鼠态，必竟犹存。绿蝶裙，红鸳鳖，偏是他穿衣讨厌；白珠钗，黄金坠，顿教人见面生嫌。貌向鱼而鱼沉，真个有沉鱼之貌；容对燕而燕落，果然有落燕之容。

只见那小狐精儿斜眉溜眼，带着许多鬼气妖风，前行行，后退退，走将入来，二女妖也接将出去。谦谦让让，到了殿中。

看见了于冰，妆做出许多妖羞模样，用一把描金扇儿，将面孔半遮半露，用极嫩声音问道：“这位先生是谁？”二女妖便夸张道：“这是我们嫡亲正派世叔，今日才来看望我们。”那小狐精又吐娇声问道：“不知是那座名山古洞的真人？请说名姓，奴家也好见礼。”二女妖道：“我这世叔，我们到不便向你说。说起来，你也知道，他姓冷，法号于冰。”那小狐精儿听了，大惊失色，也顾不得用扇儿遮他的面孔，忙问道：“他叫什么？”旁边一个嘴快的侍女道：“他叫冷于冰。”那小狐精儿听了，心惊胆碎，扭回头便跑，不意被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阶滑倒，跌在殿外，将花冠坠地，云髻蓬松。于冰不禁大笑。众侍女将他扶起，他又没命的跑去。还未跑了数步，于冰用手一招道：“回来！

“那小狐精儿又跑了回来，站在殿内。二女妖道：“你不必害怕，有我两人在此。”向侍女们道：“与梅大姑娘拿椅儿来，吃杯酒压压惊罢。”于冰道：“我面前没他坐处！且他走不动，如何会坐？”锦屏女妖道：“我试试他。”拉了一会，分毫不动。五六个侍女一齐推他，他两腿比铁还硬，休想移动一分，侍女们个个吐舌。

翠黛女妖道：“走不动罢了，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于是笑问于冰。于冰用手将小狐精一指，向翠黛道：“你问他，他就会说了。”翠黛笑问道：“大姑娘，你是怎么？”小狐精儿泪流满面道：“我被他法术制住了。我和他是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断无生理，还求二位公主救我！”于冰道：“你为母报仇，怀之二十余年，这正是你的孝处。今准你见我，也是取你异类有点人心。但是你将主见立错！当日你母亲已修道千年，再加精进，便可至天狐地位；他却不肯安分，屡次吸入精髓，滋补自己元阳，死在他手内人，也不知有多少！又半夜三更，到舍利寺戏弄我。我当年总不击死他，他如此行为，必不为天地所容！人贵自反，勿徒怨人。你今服神炼气，也有二百余年，从此立志苦修，积久岁月，可望有成，若必逆理反常，学你母亲的事业，吾立见其速死耳！良言尽此，你须慎之，毋再遭吾手！去罢！”那小狐精儿得了这个“去”字，两腿便能动移，那里还顾得与二妖作别，便如飞的跑去了。

要知于冰这几句话，虽是劝戒小狐精，却也是藉他劝戒二女妖的意思。二女妖见小狐精跑去，笑向于冰道：“这娃子几乎被世叔吓死！”于冰道：“他的结果我已预知，将来与他母亲是一样结果。”翠黛：“约在何时？”于冰道：“二百一十年后，必为雷火所诛。”二女妖道：“适才被这娃子来打断话头。世叔说是为家父谆托而来，愿闻其详。”于冰道：“二位若不怪我愚直，我就据实相告。”二女妖道：“但见吩咐，无不敬遵。”

于冰道：“我去年与令尊相会时，令尊道：‘我一生止有二女，钟爱最甚。我如今授职上界，无暇教诲他们。奈他们行为不合道理处甚多，诚恐获罪于天，徒伤性命。’再三着我到贵洞一行，传二位修炼真诀，异时升令尊职位。”二女妖喜道：“我等苦无高明指授，倘世叔不吝奇法妙术，传与我等，我等有生之年，尽皆戴德之日。”于冰道：“我今日此来，所欲传者，乃性命之学，非法术之学也。盖法术之学，得之止不过应急一时；性命之学，得之便可与天同寿。”二女妖道：“敢问何为性命之学？”于冰道：“本乎天者，谓之命；率乎己者，谓之性。然‘性命’二字，儒释道三教，各有不同。儒家以尽性立命为宗，释家以养性听命为宗，道家以炼性寿命为宗。其要领在于以神为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气为命。神不内守，则性为心意所摇；气不内固，则命为声色所夺。此吾道所以要性命兼修也。”二女妖道：“敢问守神固气之道，修为若何？”于冰道：“神与气乃一身上品妙药，其妙重在不亡精。故修道者炼精成气，炼气化神，炼神合道。此即七返九还之妙药也。”

二女妖道：“敢问七返九还之药何如？”于冰道：“已去而复回，谓之返；已得而又转，谓之还。其回转之法，端在采药。然采药有时节，制药有法度，入药有造化，炼药有火候。

修道者於未采药之前，先寻药之本源。西南有乡土，名曰‘黄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先仙曰：‘分明一味水中金，可于华车仔细寻。’此即寻药之本源也。垂帘塞兑，窒欲调息，离形去智，几于坐忘。先仙曰：‘劝君终日默如愚，炼成一棵如意珠。’此采药之时节也。天地之先，浑然一气。人生之初，与天地同。天以道化生万物，人以心肆应百端。先仙曰：‘大道不离方寸地，功夫细密要行持。’此制药之法度也。心中无心，念中无念。注意规中，一气还祖。先仙曰：‘息息绵绵无间断，行行坐坐转分明。’此入药之造化也。清净药材，密意为先。十二时中，火煎气炼。先仙曰：‘金鼎常教汤用暖，王炉不使火微寒。’此炼药之火候也。”

二女妖道：“敢问采药、炼药、火候等说，条要何如？”

于冰道：“采时谓之药，药中有火焉；炼时谓之火，火中有药焉。能知药而收火，则定里丹成。先仙曰：‘药物阳内阴，火候阴内阳。会得阴阳理，火药一处详。’此其义也。修道者，必以神御气，以气定息。呼息出入，任其自然。转气致柔，舍光默默。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功夫纯粹，打成一片，如妇人之怀孕，如小龙之养珠。渐采渐深，渐炼渐凝。动静之间，更宜消息。念不可起，起则火炎；意不可散，散则火冷。炼之一日，一日之周天；炼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无子午卯酉之法，无晦朔弦望之期。圣人传药不传火之旨，尽于此矣。何条要之有？”

二女妖道：“敢问龙虎如何调法，方为至善？”于冰道：“调龙虎之道有三：上等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为火，在片刻之间，可以凝结成胎；中等以气为铅，以神为汞，以子为水，以午为火，在百日之间，可以混合成象；下等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以心为火，在一年之间可以融结为功。先仙曰：‘调息要调真息息，炼神须炼不神神。’则龙降虎伏矣。”

二女妖道：“敢问婴儿姹女产育之道若何？”于冰道：“精从下流，气从上散，水火相背，不得凝结成胎，则婴儿姹女，从何产育？人苟爱念不生，此精必不下流，忿念不生，此气必不上炎。一念不生，则万虑澄澈，水火自然交媾，产之育之，有何难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女妖道：“修持大成日，有五气朝元，三化聚顶，敢问若何？”于冰道：“眼不视而魂在肝，耳不听而精在肾，舌不声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动而意在脾，是为五气朝元。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神化为虚，是为三化聚顶。”

二女妖道：“敢问入手功夫，以何为先？”于冰道：“心者神之舍，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缘境，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无为界。故入手功夫，总以清心为第一。”

二女妖道：“功夫既纯之后，若少有间断，亦能坏道否？

“于冰道：“坏道必先于坏念，念头一坏，收拾最难；回光反照，亦收拾念头之一法耳。”

二女妖道：“某等修持，各一千六七百年。道虽小同，其实大异，人畜之别，即此以定贵贱。今承提命，德同天地，我父若能闻此修为，一天狐安能限其造就？然某等还有冒昧，妄请指教者，若采男子之真阳，滋下元之肾水，于丹道补益，功郊何如？”于冰大笑道：“盗人之精，而益己之精；吸人之髓，而补己之髓，忠恕先失。抑且装神变鬼，明去夜来，甚至淫声艳语，献丑百端，究之补益，亦属有限。况舍己身之皮肉，为人之皮肉点污戏弄，恐有志成仙者，不肯如此下贱也。”。。二女妖满面通红，羞愧无地，说道：“从此斩断情丝，割绝欲海，再不敢没廉耻矣！”说罢，一齐倒身下拜，求认于冰为师。

于冰扶起道；“这断断使不得！我承你令尊一书见惠，始得有今日道果，何敢忘青出于蓝？昔吾师火龙真人曾传我呼吸出纳口诀，其法至简至易，较你们导引炼气，其功迅速百倍，亦可见冷某是一不忘本人。”二女妖大喜，将众侍女赶出。于冰暗传了口诀，二女妖喜欢的无地自容，一齐说道：“弟子等得此，三十年内，便可脱尽皮毛，永成不没人体，不复与禽兽伍矣。

此恩此德，天地何殊？”一定要请于冰正坐，拜为师尊。于冰推阻至再，说道：“但愿二位从此正心诚意的修炼，我对你令尊方为有光。何必在拜从门下？但还有一节要紧之至：适所传口诀，系得之吾师火龙真人，戒令毋传同道。同道尚不许传，今传与二位，我实担血海干系。此诀只可自知，若从此再传你们同类，我何面再见吾师？”二女妖道：“不但我们同类，即我父欲学，非禀明师尊可否？亦不敢妄传。”说罢，又定请于冰正坐拜从。于冰那里肯依？且要立行辞去。

二女妖见于冰坚意不允，又说道：“师尊不肯收认我们，为是披毛带尾异类。只求看我父面上，少鄙薄一二，就是大恩。

“于冰听了这几句话，诚恐将来天狐知道，脸上过不去，于是也不再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吩咐众侍女将椅儿放正坐了。二女妖知是依允，心上大喜，拜了于冰四拜，分立两傍。于冰道：“我当年收一猿不邪，即被吾师大加罪责。今你二人既列吾教下，须要守我法度，杜门潜修，不可片念涉邪，弄出事来，干连于我不便。我今后到添许多不放心矣。”二女妖道：“谨遵师尊严训，一步不敢胡行。”于冰道：“每到三年后，定来考验你们得失。令尊我已预知，后日必来看望于你，可代我多多致意。我去了。

“说罢，将袍袖一摆，满殿通是金光。众妖眼睛一瞬间，再看已不知于冰去向。一齐跑出殿外，仰面观望，见一朵红云，离洞起有二百余丈高下，如飞的向东南去了。众侍女无不咬指吐舌。

二女妖又喜又惧：一喜得此神通广大师尊，为同类所钦羡；一惧有犯戒律，知他事事前知，恐遭雷火之诛。自此断绝尘念，一洗繁华。每到三年后，于冰果来考证，指示得失。至第三日，天狐来看望二女，知拜从在于冰门下，又传道术口诀，大喜过望。到三十年后，二女妖脱尽皮毛，永成人体；一百六七十年后，各人仙班，比他父雪山高出百倍，皆于冰口诀之力也。正是：为送《天罡》那段情，始行收认女门生。

须知此会非常会，他日瑶池俱有名。

第七十三回温如玉游山逢蟒妇朱文炜催战失佥都

词曰：

深山腰袅多歧路，高岑石畔来蛇妇。如玉被拘囚，血从鼻孔流。

神针飞入户，人如故。平寇用文华，与蛇差不差。

右调《菩萨蛮》

且说温如玉在琼崖洞，得连城璧传与出纳气息功夫。城璧去后，便与二鬼修持。日食野菜、药苗、桃李、榛杏之类，从此便日夜泄泻起来，约六七个月方止。浑身上下，瘦同削竹，却精神日觉强壮。三年后，又从新胖起来。起先胆气最小，从不敢独自出洞。四五年后，于出纳气息之暇，便同二鬼闲游。

每走百十里，不过两三个时辰，即可往回，心甚是得意。此后胆气一日大似一日，竟独自一个于一二百里之外，随意游览，领略那山水中趣味。

一日，独自闲行，离洞约有七八十里，见一处山势极其高峻，奇花异草颇多。心里说道：“回洞时，说与超尘、逐电，着他们到此采办，便是我无穷口福。”于是绕着山径，穿林拨草，摘取果食。走上北山岭头，见周围万山环抱，四面八方湾湾曲曲，通有缺口。心里又说道：“这些缺口，必各有道路相通。一处定有一处的山形水势，景致不同。我闲时来此，将这些缺口都游遍，也是修行人散闷适情一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欲下岭，猛听得对面南山背后，唧唧咕咕叫唤了几声，其音虽细，却高亮到绝顶。如玉笑道：“此声断非鸾凤，必系一异鸟也。听他这声音，到只怕有一两丈大校”语未毕，又听得叫了几声，较前切近了许多。再看对山，相离也不过七八十步，只是看他不见。四下一望，猛见各山缺口，俱有大蟒蛇走来：有缸口粗细，长数丈者；有水桶粗细，长四五丈者；次后两三丈，一二丈，以及七八尺，三四尺，大小不等，真不知有几千百许，各扬头掀尾，急驰而来。吓的如玉惊魂千里！见有几株大桃树，枝叶颇繁，急急的扒了上去，藏躲在那树枝中。

四下偷看，见众蟒蛇青红白绿，千奇百怪，颜色不等。满山谷内，大小石缝之中，都是此物行走。如玉心胆俱碎，自己鬼念道：“我若被那大蟒大蛇不拘那一条看见，决无生理！”喜得那些蟒蛇，无分大小，俱向对面南山下直奔。又见极大者在前，中等者在后，再次者更在后，纷纷攘攘，堆积的和几万条锦绳相似。

少刻，又听得叫了几声，其音较前更为切近。再看众蟒蛇，无一敢摇动者，皆静伏谷中。陡见对面山顶上，走过一蟒头妇人来：身着青衣白裙，头红似火，顶心中有杏黄肉角一个，约长尺许，看来不过一钱粗细。又见那些大小蟒蛇，皆扬起脑袋，乱点不已，若叩首之状。自己又叹息道：“我今日若得侥幸不死，生还洞中，真是见千古未见之奇货。”只见蟒头妇人将众蟒蛇普行一看，又在四面山上山下一看，又叫了几声。叫罢，将如玉藏躲的树，用手连指了几指。那些大小蟒蛇，俱各回头，向北山看视。只这几指，把个如玉指的神魂若醉，双手握着树枝，在上面乱抖。又见那蟒头妇人，将手向东西分摆，那些大小蟒蛇各纷纷摇动，让出一条道路来。那蟒头妇人便如飞的从对面山跑来，向树前直奔。如玉道：“我活不成了！”语未毕，那蟒头妇人已早到树下，用两手将树根抱住一摇，如玉便从树上掉下，被蟒头妇人，用双手接住，抱在怀中，复回旧路，一边跑，一边看视如玉，连叫不已，大要是个喜欢不尽之意。如玉此时昏昏沉沉，也不知魂魄归于何地。少刻，觉得浑身如绳子捆住一般，又觉得鼻孔中有几条锥子乱刺，痛入心髓。猛然睁眼一看，见身在一大石堂内，那蟒头妇人已将身躯化为蛇，仍是红头杏黄角，黑身子，遍身都是雪白的碎点，约一丈余长，碗口粗细。从自己两背，缠到两腿，头在下，尾反在上，即用尾在鼻孔中乱刺，鲜血直流。他却将脑袋倒立起，张着大口，吃滴下去的血。如玉看罢，将双睛紧闭听死。

正在极危迫之际，觉得眼皮外金光一闪，又听得“唧”的一声，自己的身子便起倒了几下。急睁眼看时，那蟒头妇已长拖着身子，在石堂中分毫不动。身上若去了万斤重负，惟鼻孔中疼痛如前，仍是血流不止。乍见连城璧走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两个小丸子，先急急向鼻孔中一塞；次将一大些的丸子，填入口中。须臾，觉得两鼻孔疼痛立止，血亦不流；那大丸子从喉中滚下，腹内雷鸣，大小便一齐直出。又见城璧将他提出石堂，立即起一阵烟云，已身在半空中飘荡，片刻在琼崖洞前。

城璧扶他入洞，二鬼迎着问道："怎么是这样个形像？"

如玉放声大哭，诉说今日游走情事。二鬼听了，俱各吐舌。又问城璧道："二哥何以知我有此大难相救？"城璧道："我那里晓得？今日已时左近，大哥在后洞坐功，猛然将我急急叫去，说道：'不好了！温贤弟被一蟒头妇人拿去，在泰山烟谷洞石堂内，性命只在此刻。你可拿我戳目针，了绝此怪。'又与了我大小三丸药，吩咐用法，着我'快去！快去！'我一路催云，如掣电般急走。及至找寻到古石堂前，不意老弟已被他缠绕住，刺鼻血咀嚼；若再迟片刻，老弟休矣。塞入鼻中者，系止血定痛之丹；塞入口中者，系追逐毒气之丹。"如玉道："我此刻觉得平复如旧，皆大哥、二哥天地厚恩。但我身上不洁净之至，等我去后洞更换底衣，再来叩谢。"说罢，也不用人扶，人后洞去了。

城璧向二鬼道："着他经经也好，还少胡行乱跑些。一点道术没有的人，他也要游游山水，且敢去人迹不到之地，岂不可笑！他今日所遇是一蛇王，每一行动，必有数千蛇蟒相随。

凡他所过地界，寸草不生，土黑如墨。今已身子变成人形，头尚未能变过。再将头一变换，必大行作祸人间矣。"须臾，如玉出来叩拜，并烦嘱谢于冰。城璧道："贤弟此后宜以炼气为主，不可出洞闲游。你今日为蟒头妇人所困，皆因不会架云故耳。我此刻即传你起落催停之法。"

如玉大喜。城璧将架云传与，再四叮嘱而去。

再说林润得于冰改抹文字，三场并未费半点思索，高高的中了第十三名进士；殿试又在一甲第二名，做了榜眼，传胪之后，明世宗见人才英发，帝心甚喜，将林润授为翰林院编修之职。求亲者知林润尚无妻室，京中大小诸官，俱烦朱文炜作合。

文炜恐得罪下人，又推在林岱身上。本月文炜又生了儿子，心上甚是快乐，益信于冰之言有验。这话不表。

一日，明帝设朝。辰牌时分，接到浙江巡抚王忬的本章，言奸民汪直、徐海、陈东、麻叶四人，浮海投入日本国为谋主，教引倭寇夷目妙美劫州掠县，残破数十处城郭，官军不能御敌。

告急文书屡咨兵部，三四月来总不回覆，又不发兵救应。明帝看了大怒，问兵部堂官道："你们为何不行奏闻？"兵部堂官奏道："小丑跳梁，地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自可平定。因事小，恐烦圣虑，因此未行奏闻。”明帝越发怒道：“现今贼势已炽，而尚言‘小丑’二字耶？兵部堂官俱着交部议罪。”孰不知皆是严嵩阻挠，总要说天下治平，像这些兵戈水旱的话，他最是厌见厌闻。

严嵩此时怕兵部堂官分辩，急急奏道：“浙江既有倭患，巡抚王忬何不先行奏闻？军机大事，安可以文书咨部卸责？今倭寇深入内地，劫掠浙江，皆王忬疏防纵贼之所致也。”明帝道：“王忬身为巡抚，此等关系事件？不行奏闻，其意何居？”随下旨：将王忬革职，浙江巡抚着布政司张经补授讨贼。那知王忬为此事，本奏四次，俱被严嵩说与赵文华搁起，真是无可辨的冤枉！严嵩又奏道：“张经才识，还恐办理不来。工部侍郎赵文华文武兼全，名望素著，江浙人望他无异云霓。再胡宗宪虽平师尚诏无功，不过一时识见偶差，究系大有才能之人，祈圣上赦其前罪。录用两人，指日定奏奇功。”明帝便下旨：赵文华升授兵部尚书，督师征讨。又想起朱文炜深有权谋，加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胡宗宪授右佥都御史，一同参赞军务。于河南、山东二省拣选人马，星赴浙江。其江浙水陆诸军，任凭文华调用。旨意一下，兵部即刻行文四剩朱文炜得了此旨，向姜氏道：“赵文华、胡宗宪，岂是可同事之人？此行看来，凶多吉少。前哥哥寄字来，言家中房产、地土俱皆赎回，不如你同嫂嫂速刻回家。这处房子，上林贤侄住，岂非两便？”姜氏道：“你的主见甚是。但愿你早早成功，慰我们悬计。”文炜即着人将林润请入，说明意见。林润道：“叔父既执意如此，小侄亦不敢强留，自应遵谕办理。但赵文华倚仗严嵩之势，出去必不安静，弄起大是非来，干连不便，叔父还要着实留意。”

正言间，家人报道：“赵大人来拜。”文炜道：“我理合先去见他为是，不意他到先来。”忙同林润出来。文炜冠戴着，大开中门等候。少刻，喝道声近，一顶大轿入来。赵文华头戴乌纱，身穿大红仙鹤补袍，腰系玉带，跟随着黑压压许多人。

文炜接将出去。文华一见，大笑道：“朱老先生，你我着实疏阔的狠！今日奉有圣旨，一同公干，我看你又如何疏阔我？”

文炜道：“大人职司部务，乃天子之唯舌；晚生名位悬绝，不敢时相亲近。”文华拉着文炜的手儿，又大笑道：“这话该罚你才是！御史乃国家清要之职，与我有何名位悬绝处？是你嫌厌我辈老而且拙，不肯轻易措爱耳。”说罢，又大笑起来。两人同入大厅，行礼坐下。文华道：“老先生今日荣膺恩宠，领袖谏垣；又命主持军务，圣眷可谓极拢第一则来拜贺，二则请候起身吉期。”文炜道：“晚生正欲鸟趋阶下，用伸贺悃，不意反邀大人先施，殊深惶恐之至！至于起身吉日，容晚生到大人处听候钧谕。”

文华道：“倭寇跳梁，王巡抚隐匿不奏，致令攻城夺郡，遗害群黎。弟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得一秘信：温州、崇明、镇海、象山、奉化、兴昌、慈溪、余姚等地，俱被蹂躏。杭州省城，此时想已不保。

老先生平师尚诏时，出无数奇谋，这几个倭寇，自然心中已有定算。倘蒙不弃，可将机密好话儿先告诉我，庶可大家商同办理。”说罢，又嘻嘻哈哈的笑起来。文炜道：“用兵之道，必须目睹贼人强弱情形，临期制胜，安可预为县拟？即平师尚诏时，晚生亦不过谈兵偶中，究之心无打算，到要请大人奇策指示后辈！”文华掀着胡子大笑道：“我来请教你，你到问起我来了？依我的主见，圣上灭寇心急，你我断不可在京中久延，今晚即收拾行李，明午便行起身。我已嘱兵部，连夜行文山东、河南二省，着两处各拣选劲卒各一万，先在王家营屯扎等候。

我们出了京门，不妨慢慢缓行。走到了王家营，再行文江南文武，着他们拣选水师，少了不中用，须得数万，汇齐在扬子江岸旁等候。我们再缓缓由水路去，到那时另看风色。”朱文炜道：“浙省百姓日受倒悬之苦，如此耽延，圣上见罪若何？”

文华道：“倭寇之祸，起于该地方文武不早防闲。目今休说失了数处州郡，便将浙江全失，圣上也怪不到我们身上。若说用兵迟延，我们都推在河南、山东、江南三省各文武身上，只说他们视同膜外，不早应付人马，兼之船只甲胄诸项不备。你我同胡大人三个书生，如何杀的了数万亡命哩？”文炜道：“倘若倭贼残破浙江，趁势长驱江南，岂非我们养疥成疮之过。”

文华大笑道：“你好过虑呀！浙江全省地方，水陆现有多少人马？巡抚、镇副等官，安肯一矢不发，一刀不折，便容容易易放他到江南来？等他到江南时，我们大兵已全积在扬子江边。

以数十万养精畜锐之劲卒，破那些日夜力战之疲贼，与催枯拉朽何殊？此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之道也。”说罢，又嘻嘻哈哈的笑起来。文炜道：“大人高见，与晚生不同，统俟到江南再行计议。”文华听了，低下头，用手拈着胡子，自己鬼念道：“不同，不同。”又复抬头，将文炜一看，笑道：“先生适才说‘到江南再行计议’。也罢，我别过罢。”即便起身。文炜送到轿前，文华举着手儿说道：“请回！请回！容日领教。”

随即喝着道子去了。

文炜回到书房，正要告知林润适才问答的话。林润道：“赵大人所言，小侄在屏后俱听过了，他如此居心，以朝廷家事为儿戏，只怕将来要遗累叔父。”文炜蹙着眉头道：“我本一介青巾，承圣恩高厚，冷老伯栽培，得至今日，惟有尽忠竭力，报效国家。我既职司参赞，我亦可以分领人马，率众杀贼。至于胜败，仗圣上洪福罢了。”林润道：“依小侄主见：到江南省他二人举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所行合道，与他共奏肤功；若事务掣肘，便当先行参奏，亦不肯与伊等分受老师费饷、失陷城郭之罪。”

文炜道：“凡参奏权奸，求其济事。文华与严嵩乃异姓父子，圣上又惟严嵩之言是听。年来文武大臣，被其残害杀伤者，不知多少！量我一个佥都御史，弹劾他到那里？我此刻到赵大人、胡大人处走走。”随即吩咐，写了个晚生帖与文华，一个门生帖与胡宗宪，是为他曾做河南军门，在营中献策得官故也。

原来宗宪自罢职后，便欲回乡，严嵩许下他遇便保奏，因此他住在京师。

文炜先到文华府第，见车马纷纷，拜贺的真不知有多少。

帖子投入，门上人回覆：“去严府未回。”又到胡宗宪门上，拜喜的也甚多，大要多不相会。帖子投入，胡宗宪看了冷笑道：“这小畜生，又与我称呼起门生来了！当年在圣驾前，几乎被他害死！既认我做老师，这几年为何不早来见我？”本意不见，又想了想：“他如今的爵位与我一般，况同要平倭寇，少不得要会面的。”书呆子心性，最爱这“门生”二字，随吩咐家人：“开中门相请。”文炜既与他门生帖子，便不好走他的中门，从转自傍边入来，直到二门前，方见宗宪缓步从厅内接出来。文炜请宗宪上坐叩拜，宗宪不肯，斜着身子以半礼相还。

礼毕，文炜要依师生坐次，宗宪心上甚喜，定以宾主礼。

相让坐了，却自将椅儿放在上一步，仍是师生的坐法。文讳道：“自从归德拜违，只拟老师大人文旌旋里，以故许久未曾叩谒。

昨圣上命下，始知养静都中。疏阔之罪，仰祈鉴宥！”宗宪道：“老夫自遭逐弃，便欲星驰归里，视尘世富贵，无异浮萍。无奈舍亲严太师百法款留，坚不可却。老夫又恐重违其意，只得鼠伏都门；又兼时抱啾疾，应酬尽废。年来不但同寅，即至好交情？亦未尝顾盼老夫。孟浩然诗云：‘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正老夫之谓也。”文炜道：“八荒九极，伫望甘霖久矣。将来纶扉重地，严太师外，舍老师其谁属？今果枫宸特眷，加意老臣。指顾殄歼倭寇，门生得日亲几杖，钦聆教主，荣幸奚似！”宗宪道：“老寅长，‘门生’二字，无乃过谦！”文炜道：“归德之役，端赖老师培植，是牛溲马渤，当年既备笼中，而土簋陶匏，宁敢忘今日宰匠耶？”宗宪道：“昔时殿最奏功，皆邦辅曹公之力，老夫何与焉？师生称呼，老夫断不敢当！”文炜道：“天下委土固多，而高山正自不少。曹大人吹嘘于后，实老师齿芬于前之力也。安见曹大人可为老师，而大人不可为老师乎？”宗宪听了，心上快活起来，不禁摇着头，闭着目，仰面大笑道：“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文炜作揖起谢，宗宪还了半个揖，依就坐下。宗宪道：“贤契固执若此，老夫亦无可如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炜道：“适承赵大人枉顾，言在明午起身，未知老师酌在何时？”宗宪道：“今日之事，君事也。他既拟在明午，即明午起身可耳。”文炜道：“闻倭寇声势甚大，愿闻老师御敌之策。”宗宪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又何必计其声势为哉？”文炜心里说道：“许多年不见他，不意比先越发迂腐了。”随即打一恭告别，宗宪止送在台阶下，就不送了。

文炜回家，也有许多贺客，只得略为应酬，连夜收拾行李，派了随从的人役。次日早，又到赵文华家，却好胡宗宪亦在，文华留吃了早饭，一同到严府中请示下。严嵩说了几句审时度势用兵的常套话儿，一同出来，议定本日午时出京。

文炜回家，嘱托林润择日打发家眷回河南，随与宗宪先行，赵文华第二次走，约在山东泰安州会齐。早有兵部火牌，传知各路伺候夫马。到了泰安，阖城文武都来请候，支应两人一切。

等了八九天，还不见赵文华到来。

不想文华回拜了贺客各官，严世蕃又通知九卿与他送行，酒筵直摆至芦沟桥。凡所过地方，文武官，俱出城迎接二十里。

次日起身，还要送出郊界外。公馆定须县灯结彩，陈设古玩。

他住的房，用白绫作顶棚，缎子裱墙壁。跟随的人，也要间间房内铺设整齐。就是马棚，亦须粉饰干净。内外院都用锦纹、五色毡毡铺地。他每住一宿，连跟随人，大约得十一二处公馆方足用。上下酒席、诸品珍物，无不精洁。每食须二十余桌，还要嫌长道短，打碗摔盘，也有翻了桌子的时候。少不如意，家丁们便将地方官辱骂，参革、发遣的话，个个口中炼的透熟，比几十只老虎还凶。至于驿站，更难支应，不是嫌马匹老瘦，就是嫌数目不足，殴打衙役，锁拿长随，再不然回了赵文华，就不走了。地方官两三天家支应，耗费不可数计，虽说出在地方官，究之无一不出在百姓。有那灵动知窍的官儿，孝敬赵文华若干，与跟随的人若干；按地方大小馈送，争多较少，讲论的和做买卖一般。银钱使用到了，你便与他主仆豆腐、白菜吃，他还说清淡的有味；文华还要传入去，赐坐留茶，许保举话。

各地方官知他这风声，谁不乐得省事？就是极平常的州县，也须那移送他。他又不走正路，只拒有州县处绕着路儿走，二三十里也住，五六十里也祝由京至山东泰安，不过十数天路，他到走了三四十五天。人都知道他是严嵩的干儿子，谁敢道个“不”字？

及至到了泰安，朱文炜问他来迟之故，他便直言，是王公大臣与他送行，情面上却不过，因此来迟。文炜将河南、山东领兵各将官投递职名禀帖，并两处巡抚起兵的文移，军门的知会，着他看视。他见两省军兵已等候了数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日坐耗无限粮草，只得择吉日起身。到了王家营，又装做起病来，也不过黄河，也不行文通知江、浙两省，连胡、朱二人面也不见了。浙江告急文书，雪片般飞来，他又以河、东两省人马未齐咨覆。

文炜看的大不成事，常到文华处听候，催他进兵。

文华被催不过，方行文江南文武，要於各路调集水师八万，大小战船三千只，在镇江府停泊，听候征进。江南大小文武，那一个敢违他意旨？只得连夜修造战船，并调集各路人马。幸喜文书上没有限定日月，尚得从容办理。又过了月余，通省水师俱到镇江聚齐，文武大员俱在府城等候，各差官到王家营迎请钦差验兵。文华方发了火牌，示谕起程日期。又饰知淮安府，备极大船一千只，由淮河进发。到了扬州，彼时扬州盐院是鄢懋卿，与文华同是严嵩门下。懋卿将三个钦差请入城中，日日调集梨园子弟看戏。文炜恐军民议论，亲自催促文华动身。文华因各商与他凑送金银未齐，着文炜同宗宪领河、东人马先行，约在三日后即到镇江。文炜无奈，只得率众先行。督抚等官俱问文华不来原故，文炜只得说他患病在扬州。究之各官，早知他在盐政衙门顽闹，又知鄢懋卿派令各商摊凑金银相送，不过背间叹息而已。

又等了数天，文华方才到来。看见兵，说兵不好；看见船，说船不好。把失误军机参革斩首的话，在嘴里直流。着江南文武各官，另与他拣选兵将，更改战船。那些大小文武官员，也都知道他的意思，或按营头，或按地方，暗将金银馈送，方才将兵、将船只闹罢。他又要水陆分兵，着江南文武与他调战马五千匹，限半个月汇齐。那些督抚、提镇又知他心上的毛病，总办来，他不是嫌老，就是嫌瘦；于是各派属员，每马一匹捐银若干，各按州县所管庄村堡镇，着百姓或按户、或按地交送本地方官，星夜解送军营；又暗中与文华馈献。此时浙江虽遭倭寇涂炭，还是一处有，一处没有。自赵文华到江南，通省百姓，没一家不受其害。究竟他所得，不过十分之四；那六分，被承办官，以及书吏、衙役、地方乡保人等分肥。他要了这几个钱不打紧，被衙门中书役人等，逼的穷百姓卖儿女、弃房产、刎颈跳河、服毒自缢而死者，不知几千百人。那一个不欲生食其肉，咒骂又何足道耶！

朱文炜见风声甚是不妥，打算着据实参奏。严嵩在内，这参本断断到不了朝廷眼中，只有个设法劝止他为妥。于是亲见文华，说道：“浙江屡次报警，近又失绍兴等地，与杭州止一江之隔；倘省城不保，非仅张经一人之罪也！且外边谣言，都说我们刻索官民，鲸吞船马银两，老师糜费，流害江南。况自出京以来，两月有余，尚未抵浙江边境，拥兵数万，行旅为之不通。倘朝廷查知，大人自有回天之力，晚生辈职司军务，实经当不起！祈大人速行起兵，上慰宸衷，下救灾黎，真万代公侯之事也！”赵文华听了，佯为吃惊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们品端行洁，不意外边竟作此等议论，深令人可怒，可恨！”说罢，两只眼看着文炜，大笑道：“先生请放开怀抱，你我谁非忧国忧民之人？两日后，弟定有谋画请教。”

文炜辞了出来，到胡宗宪处，将适才向赵文华的话详细说了一遍。宗宪大惊道：“贤契差矣！这话得罪他之至。这还得我替你挽回！赵大人他有金山般靠依。我辈当此时，只合饮醇酒，谈诗赋，任他所为。怎么将外边议论话都说了？”说罢，闭住眼，只是摇头。文炜道：“门生着赵大人见罪，总死犹生；若将来着圣上见罪，虽生犹不如死也！”于是辞出回寓。

且说赵文华听了文炜这几句话，心中大怒！又想着胡宗宪当日，也是朱文炜在圣驾前参奏坏的，若不早些下手，被他参奏在前，虽说是有严太师庇护，未免又费唇舌。思索了半晌，便将伺候的人退去，提笔写道：兵部尚书赵文华、右佥都御史胡宗宪一本，为参奏事。前浙江抚臣王忬，纵寇养奸，废弛军政，致令倭贼攻陷浙省府县等地，始行奏报。蒙圣恩高厚，免死革职；命臣总督军马，协同佥都御史臣朱文炜、胡宗宪，殄灭丑类。臣奉命之日，夙夜冰兢，惟恐有负重寄，于五月日星驰王家营地界，守候一月余，河、东两省人马陆续方至。臣知倭贼势重，非一旅之师所能尽歼，旋行文江南文武，调集水军，分两路进剿，臣在镇江暂行等候。又念浙民日受屠荼，若俟前军齐集，恐倭贼为患益深；因思朱文炜平师尚诏时，颇著谋猷，令其先统河、东两省人马，与浙抚张经会同御寇；臣所调江南水军一到，即行策应。奈文炜恃平师尚诏微功，不悄听臣指使，臣胡宗宪亦屡促不行，羁延二十余日，使抚臣张经全师败没；又将绍兴一带地方，为贼抢劫，杀害官民无算。目今贼去杭州止一江之隔，倘杭州一失，而苏、常二州势必震动。是张经丧师辱国之由，皆文炜不遵约束所致也。军机重务，安可用此桀骜不驯之员？理合题参，请旨速行正法，为文武各员台忽者戒。仰祈圣上乾断施行。谨奏。

赵文华写毕，差人将胡宗宪请来，向袖内取出参文炜的弹章，递与宗宪看。宗宪看罢，惊问道：“大人为何有此举动，且列贱名。”文华冷笑道：“朱文炜这厮，少年不达时务，一味家多管闲事。方今倭寇正炽，弟意浙抚张经必不敢坐视，自日夜遣兵争斗；为保守各府县计，就如两虎相搏，势必小死大伤；待其伤而击之，则权自我矣。无如文炜这蠢才，不识元机，刻刻以急救浙江哓噪人耳。诚恐他胡乱渎奏起来，我辈反落他后。当日大人被他几句话，将一个军门轻轻丢去，即明验也。

今请大人来一商，你我同在严太师门下，自无不气味相投。弟将尊讳已开列在本内，未知大人肯俯存否？”宗宪道：“承大人不弃，深感厚爱。只是这朱文炜是小弟门生，请将本内‘正法’二字，改为‘严处’何如？”文华大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胡大人真是长者，仕途中是一点忠厚用不得！只想他当年奏对师尚诏话，那时师生情面何在？”宗宪道：“宁教天下人负我罢了。”文华又大笑道：“大人书气过深，弟到不好违拗，坏你重师生而轻仇怨之意，就将‘正法’二字，改为‘革职’罢。只是太便宜他了！”宗宪即忙起身叩谢。文华道：“机不可泄，大人务要谨密！”宗宪道：“谨遵台命！”又问起本日期，文华道：“定于明早拜发。”宗宪告别。正是：大难临头非偶然，此逢蟒妇彼逢奸。贼臣妖物皆同类，毒害杀人总一般。

第七十四回寄私书一纸通倭寇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词曰：

贼兵不退愁偏重，打叠金银聊相送。倭寇依计钓奸雄，算烟尘不动。

冒功邀赏，又将同人拈弄。封疆大吏丧刀头，恨入阳台梦。

右调《阳台梦》

且说赵文华参本，系军前遣发，不过四五日，即到了都中。

严嵩同众阁臣看后，即行票拟送入廷内。明天子看罢，心中大是疑惑，随传阁臣到偏殿内，说道：“赵文华参奏朱文炜不肯率河、东人马接应张经，本内大有空漏。朱文炜非武职可比，不过在军中参赞军务；今绍兴失守，岂可专罪他一人？不但张经，即文华亦不能辞罪！况赵文华身为总帅，既要接应张经，彼时在王家营子，就该令一武职大员，统率现在人马，先赴浙江救应；何必等候河、东人马处处到齐，又调集江南水师，羁延两月之久，方行遣发？这事赵文华不得辞其责！且从五月起身，至今还在镇江停留，宁不耗费国帑？这本大有情弊！诸卿票拟失误军机立斩等说，这是何意见？”

众阁臣无一敢言者，严嵩奏道：“河南、山东、江南三省水陆人马，原非一半月所能聚齐。赵文华在镇江停留，必是船只器械不备之故。着朱文炜领河、东人马先去接应张经，是为文炜素有谋略，藉其指示军将，并非着他亲冒矢石杀贼。今文炜骄抗，致失绍兴，赵文华身为总帅，法令不行，将来何以驭众收功？依臣愚见。将文炜免其斩首，立行罢斥，庶军中文武，各知惊惧！”明帝道：“朱文炜非无谋画者，着他在军中戴罪立功何如？”严嵩道：“圣上既以平寇大权付文华，而必容一梗令人在左右，恐非文华竭忠报效之意也！”天子准奏，随下旨将朱文炜革职。

不几日，旨意到了。朱文炜闻知，大喜道：“但愿如此！

真是圣上洪恩，从此身家性命可保全矣。此皆赵文华作成之力也！”随即脱去官服，到文华公馆告别，文华以抱病不见；又到胡宗宪寓所辞行，宗宪请会，脸上甚是没趣。叙说参本内话，将“立斩”二字，着文华改为“议处”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方肯从轻发落。文炜起身叩谢。宗宪道：“圣上明同日月，贤契不过暂屈骥足，不久定当起复大用。”文炜道：“门生本一介寒士，四五年内，即隶身佥者，自知宠荣过甚。今如此了局，实属万幸！此刻拜别老师大人，就行起程。”宗宪心上甚是作难，一定要留文炜在自己公馆住几天。文炜固辞，方肯依允。素日止送在厅屋廊下，这番到送在大门内，拉着文炜的手儿，低说道：“你到去了，我将来不知怎么散场？”文炜见他一片真意，又念他是个腐儒，也低低的说道：“老师宜急思退步！赵大人行为，非可共事之人。总侥幸一时，将来必为所累！”宗宪蹙着眉头道：“我也看得不好。只是行军之际，退一步便要算规避，奈何，奈何？”文炜道：“老师年已高大，过日推病，何患无辞？”

宗宪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极是！”文炜话别后，急回寓所。

那些各营中将官，以及江南大小文武，听得说文炜革职，没一个不嗟叹抱屈，俱来看望。文炜概辞不见，本日即回河南去了。

文炜既去，赵文华益无忌惮。只等各营将马价银折齐，随把一路所得的金银古玩，分为两大分：一分自己收存，又交那一大分分为两小分，一分送严嵩父子，一分送京中权要，并严府同门下人。

又过了几日，浙江惊报到来：“倭寇已至杭州！”文华此时方有些着急，令宗宪领人马从旱路起身，自己领水军由水路起行，都约在苏州聚会。文华一路见老少男女逃生赶食者何止数万人，问属下官，方知是浙江百姓，心内也有点惊慌道：“不意浙江亦至于此！”便动了个归罪张经，为自己塞责的念头。兵至无锡，探子来报：杭州省城为贼所破，杀害官民无数，仓库抢劫一空。巡抚张经领败兵俱屯在乎望驻扎，等候大兵。

苏州巡抚亦遣官告急，恐倭寇入境。赵文华听了这个信息，心上和有七八十个吊桶一般，上下不定。欲要停兵不进，断断不可；欲要进兵，又怕敌不过倭寇。一路狐疑，到了苏州，各文武都出城远接。文华问了番倭寇的动静，将人马船只俱安插在城外，和宗宪一同人了城，回拜各官。他两人都不肯在城外安歇，惟恐倭寇冒冒失失的跑来，劫他们的营寨，到了不得！晚间在公馆内，与宗宪商量了半夜，将人马船只拨一半去乌镇，守候倭寇；留一半分水旱两路，保护苏州。他又不和巡抚司道、武职大员计议，恐怕失了自己的身分，日日在城内与几个心腹家人相商。商议了几天，通无识见。不得已，又将宗宪请来计议。到是宗宪想出个法子来。他打听得贼中谋主，俱是中国人，内中一个谋主和宗宪是同乡，叫做汪直。宗宪意思，要写字与他，许他归降，将来保他做大官，若肯同心杀贼，算他是平寇第一元勋；再不然，劝倭寇回国，也算他的大功。欲差人去试一试，只是无人可差。赵文华大喜道：“此话大人在扬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就该早说！天下事，只怕没门路！倭寇之所欲者，不过子女、金帛而已，地方非他所欲！我们只用多费几两银子，就买的他回去了，难道他乐的和我们舍命相杀么？只要他约会战期，着他们佯输诈败，成就了我们的大功就是了！到是这银子数目，和交战的地方，必预先定归，我们也好准备。”宗宪道：“假若不肯依允，该怎么？”文华道：“再想别法。”宗宪道：“他们劫州掠县，也不知得过多少金帛。少了他断断看不起，多了那里去弄？”文华大笑道：“若大的个苏州城，怕弄不出几百万银子来么？大人快回去写字，别的事都交在我身上办理。

“宗宪回去了。文华与众人公议去投字的人。众家人都不肯去，文华宣起两万银子重赏，众家人你我相挤，挤出两个人来：一个叫丁全，一个叫吴自兴。文华授以主见。

午后，宗宪亲送字来，内中与汪直叙乡亲大义，并安慰陈东、麻叶、徐海三人，若肯里应外合，共谋杀贼，便将杀贼之策详细写明；功成之日，定保奏四人为平寇第一元勋，爵以大官；若不愿回中国，只用劝日本主帅约会战地，须佯输诈败，退回海嵎，要银若干，与差去人定归数目，我这边架船解送，亦须约定地方交割，彼此不得失信。如必执意不允，刻下现有二十万控弦之士，皆系与浙江男妇报仇雪恨之人”等语。

文华看了道：“也不过是这样个写法。”随即将丁全、吴自兴又详细嘱咐了许多话，与了令箭一枝，架船起身。到了平望，被巡抚的军士盘诘，他两人以探听倭寇军情回覆。军士们见有兵部尚书令箭、印信，只得放他过去。到了塘西，便被倭寇巡风人拿祝他两个说是寻汪直说话。巡风倭寇，将他二人送至汪直处。汪直亦久有归中国这心，看了胡宗宪书字，吩咐打发二人酒饭，又问了备细。到晚间，将陈东、麻叶、徐海请来，把书字教三人看。三人见封筒上面俱有信印，知非假书。

三人看后，问汪直道：“你的意思要怎么？”汪直久知三人无归故乡之心，说道：“我的主见，我们既归日本，便是日本人，里应外合的事不做！他多要几两银子，暂且退归，过一二年后，再来，何如？月前张经前后还杀我们五千多人，刻下赵文华、胡宗宪统领三省人马二十余万，只怕取胜不易。”四个人彼此议论了一番，商酌停妥，拿了书字，同到日本主帅夷目妙美公所处，又将副头目辛五郎请来，着他两个看书字。他两个一字认不得，汪直说了原故。夷目妙美问汪直道：“你们的主意要怎么？”四人道：“我们的主意，和他多要几两银子，回国且养息兵力，过一二年再来。”夷目妙美道：“果然我们的人连战数月，着实劳苦了。就依你四人主意，且回去歇息，明年再来亦可。但不知他与我们多少银子？”辛五郎道：“这使不得！我们如今现得了杭州，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全省都在我们手中。今弃了回本国，使他那边又把守起来，日后再来时，还要费无穷的气力，今姓胡的写书字，必是害怕到极处。为头的怕了，小的儿们越发害怕。依我的主见，可许了他，还和他要银子；银子拿来，我们于水路旱路都埋伏了，杀他个不防备，就势抢乌镇、平望，直趋苏州！若攻破苏州，银子、金珠，不知得多少；再下去攻镇江、常州，再攻南京，这是天赐我们的富贵！量他那银子，能与我们多少？”

汪直道：“头目所见，止知其利，未知其害！我们由本国起手，先攻了崇明，从此直入内地。州县地方，没我们的对手，今又得了浙江省城。其所以取胜之道，皆因督抚、提镇平素不整理营伍，并防守要紧海口。刻下胡宗宪、赵文华两人，统领着三省人马，有二三十万，驻扎在苏州。就算上他领兵的怕我们，他手下有几百个武官，难道个个都怕我们么？况浙江人恨我们深入骨髓，我们常胜罢了；万一败了，浙江通省的百姓，到那里都成了兵将，个个都要杀我们！我们既深入内地，他着人将各处海口守把了，四面八方都是中国人，到那时想回本国一个，只怕不能！”

徐海道：“汪大兄所言，深明利害，二位头目要听他！今胡宗宪写书字来，自然是和他家主帅赵文华商量明白的。今他两人现统着水际二三十万人马，还要出上银子，买我们诈败，让他成功，可知这两个人都是没用的材料！然他手下兵将，岂尽都是无用的？我们万一败了，便无生路。依我看来，朝廷用这等人做主帅，便是我们久远大福。可许他在钱塘江中一战，就依他佯输诈败，大家都回到崇明，子女、金帛也都存在崇明。

我们且日日行乐顽耍，将所得中国地方，一处也不要他。他见我们退了，两人定居战胜的大功，欺谎朝廷，他晓得防后患是个什么？自然将三省人马立刻散回。沿海的口子，总添兵把守，也必不多。朝廷若留他两人镇守，更妙不可言！即或换个明白人来，残破之后，他才安抚百姓，使之归业，那里顾得炼兵选将？我们到明年秋间，兵力已经养足，分路进攻，使他个措手不及！浙江没大油水了，只要破江南几处大府分，便又是大富贵，大快活！中国的兵将硬，我们避他回崇明；中国的兵将弱，我们胜一处便抢一处。此数十年不尽之利也！”

夷目妙美跳起来，拍手大笑道：“你两个真好算计！依你！依你！他不拘与多少银子，我们且走避他这二十多万兵，到明年秋间再来！”辛五郎道：“我们都住在崇明一县，子女、金帛又不远回本国，万一他们统大兵到崇明，我们若敌他不过，那时只顾得架船奔回，这子女、金帛又不与他们留下了？”徐海、汪直皆大笑：“我们如今现在他内地，他还不敢来；崇明在海中，他到敢来么？这是做梦也不用打算的！此刻可将姓胡的家人叫来，大头目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他，先和他要二百万两银子，看他许多少，再和他定归别的话！”随即着人将丁全、吴自兴叫来，跪在下面。

夷目妙美问话，他两人一句也听不出。陈东道：“我们元帅问你；可是胡元帅差来的么？”丁全道：“是。”又问道：“你来时，赵元帅可知道么？”丁全道：“知道来的。”陈东点头道：“这是实话了。”又道：“我们元帅不依，定要和你元帅见上高下，这却怎处？”吴自兴道：“我们元帅差来，是为两国军士惜福，并非怕战；若绝意不依，也只索见高下了！

“陈东用日本话向夷目妙美、辛五郎告知。又问道：“你们元帅与多少银子，着我们诈败归诲，让他居天大的功？”吴自兴道：“那边也未定数目，着小人来相商。”陈东道：“这事非二百万不可！”丁全道：“事在朝廷家，虽四百万敢容易；今出在我们主人，就是十万也极费力！”陈东道：“我们破一县，比此数还多几倍，这话是你来胡闹了？”丁全道：“着我们主人备二十万罢，此外断断不能！”陈东又向夷目妙美、辛五郎告知，两个头目一齐摇头。陈东、徐海与丁全等争论了半晌，讲定四十万两，两个头目方各点头依允。

陈东道：“你这银子何日交割？在于何地？”吴自兴道：“就在本月十八日，交割于塘西地方，此处可差人收龋只看船上有五彩凤旗，便是银船。交战的日子在二十二日罢。”陈东道：“今日是八月初十日，我们将各路兵调回，也得半月功夫。二十二日会战赶不及，可定在本月二十五日，钱塘江会战。

“丁全问：“有回书没有？”汪直道：“我本该写回书，况胡大人是我乡亲；但我写回书不难，巡抚张经现在平望，倘被他看见，于胡大人大有不便！”丁全道：“小人们替主人办事，也要个万全。诚恐这边元帅失了信义，临会战时更变起来，小人们经当不起！”汪直道：“你这话也虑的深远。待我与你说说。”汪直用日本话，向两个头目说了送银并交战日期，又说丁全怕有失信反悔事。夷目妙美向汪直说了几句，又拿起他国的一枝令箭来，折为两段，着人递与丁全。汪直道：“我们元帅说了大誓：若是欺谎你家元帅，不诈败归海，和这折断的箭是一般！你二人回去，替我问候胡大人，我着人护送你两个过塘西。”丁全、吴自兴叩谢了，拿上那折断的令箭，同差人过了塘西。沿路虽有张经巡兵盘问，他二人仗有赵文华令箭，直致苏州。

见了赵文华，细说汪直等，并夷目妙美诸人问答的话，居了天字号的大功。文华看那折断的令箭，两半截合在一处，不过有一尺多长，上面也有些字画，却一个也认不得。文华知事已做妥，心中甚喜，将两人大加奖誉，又将宗宪请来，告知原委。宗宪听了，喜道：“若果如此，似无遁辞。只是这四十万银子，十天内从何处凑办？”文华笑道：“大人不必心忧，我自有地道措处。”宗宪辞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华将巡抚、司道、首府、首县等官，俱着请来。没多时，诸官俱到。文华道：“现今倭寇已破杭州，苏州在所必龋弟奉命统水陆军兵数万，实为保守苏州而来。刻下诸军，正在用命之时，必须大加犒赏，方能鼓励众心。又不便动支国帑，弟意欲烦众位，向本城绅衿、土庶，以及各行生意铺户人等，暂借银六十万两；平寇之日，定行奏闻清还。这也是替圣上权变一时之意，不知院台大人和众位先生，肯与圣上分忧，向本城士民一说否？”先是巡抚吴鹏道：“大人此举，真是护国祐民之至意！苏州素系富庶之乡，这六十万银子，看来措办还不难。

“随向司道等官道：“诸位大老爷以为何如？”司道见巡抚如此说，一齐应道：“此事极易办。然亲民之官，莫过于知府、知县，必须他们用点力方好。”知府、知县等见司道如此说，各起身禀道：“苏州士庶人等，若肯急公，休说六十万，便是一百万，亦可凑出；但恐绅衿恃势，富户梗法；设有不遵分派者，还求钦差大人与各位宪台大人，与卑府卑职等作主，卑职等亦好按户上捐。”巡抚笑道：“此事有赵大人作主，就是圣上知道也不妨，只要府县认真办理。”文华道：“正是！正是！也不必拘定六十万，越多越好！”府县各回禀道：“这件事都交在卑职们身上，大人放心！”文华听了大悦，指着府县官向巡抚吴鹏道：“我一入境界，就闻得苏州首府、首县俱是才能出众之员，今遇国家大事，你看他们是何等肝胆，何等识见！将来平寇之日，院台大人若行保举，务将弟列名！”吴鹏道：“还求大人特奏。”文华大笑道：“这何消说！”知府、知县，如飞的先向文华叩谢，次向巡抚、司道叩谢，知县等又向知府也叩谢，然后告别起身。文华向府、县道：“军情至重，还求众位年兄在五日内，交送本部院行寓方妥。”府、县一齐禀道：“定在三日内完结。”文华连连举手道：“伫望！伫望！”众官都辞了出来。

首县又同到首府衙门，大家会商了一遍，分了城内城外地方。各回私署，令房书按户打算，某家、某人产业若干，硬派捐银若干两；某绅士、某商民，捐银若干两；做了几句助国犒军、保障人民地方的文字。自巡抚至司、知县，俱有名帖，挨门逐户的投送。所派银两，定限在第二日午时交齐；有不肯捐输、或以一半交送者，无论绅衿、士庶、铺户，或拿本人，或拿家属，百般追呼，必至交了银子方才住手。虽欲欠一两五钱者亦不能，比钱粮更紧二三十倍。其中书役藉端私收，或仗地方官势，余外索诈。倭寇还在杭州，苏州到早被劫掠，弄的城里城外人人恨怨，户户悲啼！投河跳井、刎颈自缢者，不下二三十人！赶办至第二日午时，即起结了八十余万两，还不肯罢休。司道们私相计议，怕将地方激变，各轮流着亲去府县衙门查点数目，见已多出二十余万两，立令停止。那府县书役人等，城中不敢催讨，皆散走各乡索诈。直至司道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拿重处，星夜在各乡镇帖了告示，书役人等方才罢手。至第三日早，司道率同府县，到巡抚前商议：与赵文华交六十五万，下余十五万余两存作公项，也是防备赵文华再行多要之意。

文华除与倭寇外，还净落了二十五万两，快活到绝顶！赏了丁全、吴自兴各一万两。又计算日期，预派山东随营参将一员，监押十只战船，带兵去塘西交割银两；密嘱成事之后，保举他做副将；若他属下兵丁敢泄露一字者，立即斩首！又每船都有家人一名看守，丁全、吴自兴是交割之人。船上都插了五彩凤旗，外又加大旗一面，写“巡哨”二大字，饰人眼目。一边行文浙抚张经，使他知道差参将某人巡哨，免其心疑。又言明定于某日，兵至平湖，一同征进。张经见了文书，立即点验人马船只，好同钦差征讨。赵文华银船到塘西，早有倭寇接应，收查银数。次日丁全等俱回，详言交割银两，并无异辞。定於二十五日钱塘江一战归数。次日丁全等俱回，详言交割银两，并无异辞。定於二十五日钱塘江一战归海。文华深喜。

至二十日，水陆大军起行，张经亲来迎候。二十三日，兵至塘西。探子报说：“夷目妙美于昨晚将城内外抢压的子女、金帛，尽行打发远去；今日辰刻时分，率众都入钱塘江中停泊，城内一贼俱无。不知是何意见？”文华听了，心中暗喜，急催军前进。张经道：“倭贼空城而去，必有诡谋，大人还要缓行，再差人打听动静。”宗宪亦以为然。文华道：“兵以气胜，一犹豫间，军气惰矣。此等见解，非二公所能知也。”水陆军到杭州，果然城内并无一贼。问百姓们，都说贼船尽停泊在钱塘江内。文华传令水军尽停城外，命张经总理；自己带兵入城，以防不虞。住宿了一夜。次日五鼓，发令箭晓谕各船将士，天一明，俱着聚齐在候潮、草桥、螺蛳三门，随他杀贼。他又恐怕张经多事，万一追杀倭寇过急，弄的失了和气，认真战起来，还不得！于是将张经、胡宗宪，俱着和他在一枝大战船上。他手执令旗，命中军船上起鼓。

须臾，各船鼓声如雷，众水军在江中约走有四五里水面，远见贼船，俱雁翅般排列。文华将号旗一指，各船俱杀上前去。

忽听得倭寇船中一声大炮，各将船头掉转，如飞的向海口去了。

众军将见倭寇退去，各放乌统大炮追赶，约赶有二里水面，文华便叫鸣金。少刻，金声乱响，各船军将把船拨回，听候将令。

张经道：“贼一矢不发，便行退兵，必系诱敌，大人收军极是。

“赵文华勃然变色道：“你尚以倭贼为诱敌耶？此皆托天子洪福，诸将箭无虚发。乃能成此大功！鸣金收军，正是穷寇勿追之意。你看江水尽赤，还要杀贼到什么地位？”张经忍不住大笑起来。文华见张经大笑，不由的耳红面赤，也大笑了。于是大声传令，着各船奏乐，齐唱凯歌回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回到城中，文华直至巡抚衙门，让胡宗宪同坐大堂，宗宪再三不肯正坐，文华一人正坐了，并未让张经一句。张经此时也自知得罪下他，让宗宪在左，自己在右坐了。文华满面笑容，用许多大功大捷的话奖誉诸将，诸将皆出意计之外。吩咐水师仍在城外，陆路军将分一半入城值宿。也不言及被害百姓如何赈恤，残破府县如何整顿，各海口如何防守，一免后患。约宗宪入后堂饮食，巡抚张经到得另寻地方居祝文华连夜修本报捷，并参巡抚张经。上写道：兵部尚书臣赵文华，一本为报功罚罪事。臣于六月十四日抵镇江，调集水师；至八月初旬，船只器械尚未完备。彼时贼首夷目妙美，正率众攻击杭州，臣随星夜行文，知会巡抚张经，励其固守五日，臣定率众解围。又虑张经懦弱性成，恐误国事，水陆各先遣兵二万，在杭城十五里外屯扎，遥为声势。不意张经于初八日夜间，领众弃城，出北关门，至平望地界，致令倭寇尽劫仓库，屠戮官民，伤心惨目，莫可名状。惊闻传至，臣与贼誓不两立矣！于是日晚进兵，十九日午抵塘西。探知倭贼闻大兵至，已尽数移入钱塘江内，列阵以待我兵。臣即率诸将先入江口，饬令胡宗宪为后援，张经亦押船继进。遥望贼船蜂屯蚁聚，战舰何止数千余只！斯时臣率前军鸣鼓，直搏贼众，炮尽而继之以乌统，乌统尽而继之以弓矢，弓矢尽而兵刃相接，臣船被贼围数匝，刀中臣盔立破，幸宗宪军至，各拚命相持。

历午未申酉四时，贼始大败，江水尽赤。是役也，斩倭寇三万七千有奇，夺海船五百余只。此皆仰赖圣上洪福，诸军将血战之效也。臣念穷寇毋追之戒，追逐至海口始还。凯旋后，查问张经，伊于未战之前已先归城内，藉言以巡逻未尽倭寇为辞。

似此丧师误国之流，断难片刻姑容！浙省被陷郡县，无一非张经委靡退缩所致。伏祈宸刚独断，将张经速正典刑，为大臣不用命者戒！至招抚老幼，赈济灾黎，已属宗宪办理。臣又分水陆遣将，于倭贼存留地界搜拿，其诸海口，臣自妥行布置，无廑圣虑。所有得功将士，俟各路收功后，再行录呈。臣文华无任欢欣舞蹈之至。谨奏。

捷闻到京，严嵩甚是畅快，以为荐举得人。天子览奏大悦，加文华太子太保，颁赐玉带蟒衣，荫一子为锦衣千户，胡宗宪加升兵部侍郎，即署浙江巡抚；诸将俟平定后，交部叙功。知浙省帑空虚，令苏州巡抚于藩司库内拨银三万两，赏战胜士卒，又下旨：将张经于杭州城内，即行正法。

旨意一到，文华率众谢恩，将张经拿付法常张经沿街大叫道：“我张经于未署巡抚之日，前巡抚王忬已失陷数郡。这时兵微将寡，日盼赵文华救应。赵文华在苏、扬二府，大索金帛，拥三省人马不来救应。我与倭寇前后大战两次，杀贼五千余人。虽杭州失陷，实系我力不能支，非张经怕死之过也！我近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才知：赵文华着苏州地方官，向本城绅衿、士庶捐犒赏军银八十余万两，遣家人与倭寇夷目妙美暗中交通，以查访贼情名，拨战船十只，送银六十万两，买得倭寇退归海岛。随征兵将，一矢未折，一贼未伤，假冒军功，今日反参奏杀我，我死后，必为厉鬼报仇！众位若不信我话，苏州与浙江，相隔能有多远？到苏州问这八十多万银子，绅衿、士庶、并铺户商人，是那一家没有出过？那一家不是受害之人？”从绑拿后，即吆喝此话，一直到法常皆因他是本地巡抚，又被赵文华参的冤枉，因此由他缓缓行走，在街道上任意吆喝。军兵百姓这日看者，何止数万人，无不痛惜！看《明史》并张经本传，所载极详。闻其死，有“天下冤之”一语。“六十万两银子买退倭寇“话，无不家传户议。只两三天，江南通省皆知。苏州人被赵文华同各衙门书办、衙役刮去了一百一十多万银子，如今听知是买退倭寇，又假冒军功，屈杀了张经巡抚。这匿名帖子，从江南起，直贴到赵文华寓处。词曲对联都有，有做的极精工的，还有骂的极痛快的。赵文华见了，又羞又气，深悔当时不该参张经；又怕风声传到京师，心中添了无数的愁虑。孰不知此等音信最快，只十数天早传到都中。言官闻之，皆惧怕严嵩，无一敢参奏其事者。当赵文华参张经本章到了朝中，明帝大怒，彼时给事中李用敏、御史阎望云，各上本保奏张经，将二人俱革职，廷杖六十。正是：奸臣伎俩惟营私，卖国欺君无不为。

可惜张经刀下死，教人千古叹明时。

第七十五回结婚姻郎舅图奸党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词曰：

鸾笙宝瑟声声奏，且歇目前愁。冤仇报复，时候自有，姑记心头。

贼臣败走，曳兵弃甲，潜伏扬州。修书严府，营求话计，愧惧无休！

右调《人月圆》

话说赵文华虚冒军功，杀了巡抚张经，声名越发不堪。过了几天，沿海破陷府县俱各禀报：倭寇尽归海洋，百姓渐次复业。文华甚是得意，以为这四十万银子用到地方上。将诸路军马调回，又上了一本：某营某将如何杀贼，某营某兵如何用力。

虽是他自己张大其功，到便宜了许多将士，升的升，赏的赏。

兵部里为他到忙了好几日。严嵩又在明帝前，极口赞扬赵文华文武全才，算得国家柱石之臣。明帝又颁赐了许多珍物，赏文华功劳，散回河南、山东、江南三省人马。文华入都覆旨，胡宗宪恐倭寇再来，于沿海郡县也安了些人马。

这时明帝喜尚青词，日日着近御大臣并翰林院进献，又着人于名山采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用方土，一任严嵩作恶。内中恼坏了个林润。

他心切报父之仇，日夜痛恨，只是因严嵩势力甚大，一个新进翰林敢做甚么？自从朱文炜起身，三日后，他便打发姜氏同上下男妇还乡；自己又差了林岱署中跟他来的两个极老练家人，送姜氏到虞城县，就近去河阳送家书。问自己婚姻话。姜氏起身后，林岱差人与林润寄到盘费银一千两，着在京寻房居住；又与朱文炜书字，并许多礼物。书字中言及林润的婚姻，烦文炜与他择配，不拘官职大小，只要清正之人。林润见文炜已去，也就将此事搁起。过了两月后，见赵文华将朱文炜参倒，把一个林润几乎气死；便动结亲仕宦，做自己的帮手，好参严嵩父子，为父报仇。从此留心试看，见上科状元邹应龙新升福建道监察御史，为人颇有些刚直，同在翰林院内两三月，从未见他奔走权门；又访得他有个妹子年已二十一岁，尚未字人，旋托同寅道达。谁想邹应龙与林润是一个意思，也要藉他妹子，寻一个肝胆丈夫，做他参严嵩父子的帮手。今见林润托人与他妹子执柯，他心里笑道："一个十八九岁的娃子，侥幸得了个榜眼，量他有什么胆气，做惊天动地的事业！"因向那作合的人辞道："舍妹多病，不能主中馈，请林榜眼另选名门盛族罢。

"林润知他不允，心上甚是气恼。

不想邹应龙还有母亲在堂，家人们将林润求亲的话，向王老夫人如何长短，都一一说了。王夫人听知，便将应龙叫人内里，大嚷道："我女儿与你何仇，你逢人将'多帛二字咒他？况他年已二十一岁，摽梅之期已过，你必着他老死家中，是何意见？我闻林榜眼人物秀雅，亦且年纪和你妹子差不多；况他祖公公现做怀庆提督总兵官，他叔叔又做南阳总兵官，以门第论，也比我们高大些。这头亲事不允，你着我女儿将来嫁什么人？"应龙道："不是我不允他，只因他少年人胆气未定，做不得个帮手。再若是营求权贵，须被他干连。"王夫人大怒道："你这话，真是天昏地暗，亏你还中过个状元！我且问你，这仕路途中，那个品行端正的人要帮手？你开口没胆气，闭口没胆气，你要有胆气的人做帮手，想是要在大明门前放响马么？至于钻营权贵，你日后只保住你就罢了，你还要替别人操心？总之林榜眼这头亲事，成了便罢；若是不成，我不吊死，定行碰死！我到要试试你的胆气！"骂的应龙，那里还敢分辨一字？连忙出来，拜烦那原作合的人，从新道达。谁想林润以官小家贫，不敢高攀相辞。应龙的家人，又将此话传与王夫人。

王夫人所知，连饭也不吃了，日日埋头睡觉。应龙着慌，又请原作合人，一同相烦林润本房会试老师张起凤作合，始将婚姻议定，本月择吉成亲。王夫人方欢喜，收拾妆奁。

过门之后，林润见新妇雅韵多资，性复聪慧，心中甚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朝后，即同到王夫人前拜见，与邹应龙叔郎舅亲情，彼此甚相投合。过了几月，林润将他父亲董传策如何被严嵩谋害，自己在清风镇得连城璧如何救解，邹应龙听罢，拍案大叫道：“不意你就是董公子嫡子，真可谓忠良有后矣！只可惜冷于冰这样一个空前绝后以理兼术的人，无缘会面，殊恨寡缘！”林润又说起为父报仇，参劾严嵩父子的话。应龙道：“我身列谏垣，目睹豺狼当道，与权奸存势不两立之心久矣！只是圣上于他父子宠眷方深，必须候时窥隙，方可动作；若冒昧一试，昔日继盛杨老先生与尊公老伯大人，皆前鉴也。止知杀身成名，不能除国家大害。你既有心，我们大家留神，再候一二年，看是如何？”两人既是己亲，自此更是已亲中知已，日夕互相打听记录严嵩父子的过恶。

一日，两人闲话间，长班报道：“户部主事海老爷今早下就，只怕性命有些难保！”应龙惊问道：“却是为何？”长班道：“海老爷本稿，小的抄得在此。”应龙接来，与林润同看，上写道：户部主事臣海瑞一本，为敬陈忠悃，仰祈睿悟事。圣上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几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余年，不理朝政，法纪弛矣；数行捐纳，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嫌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兼复日宠严嵩父子，任其专权纳贿，毒国害民，致令吏贪官横，人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圣上诚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匠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圣上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圣上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圣上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圣上何独求之？诚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标诸贤臣，讲求天下利病，速拿严嵩父子并其党羽赵文华等，急付典刑；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此在圣上，一振作间而已。臣海瑞无任冒死待命之至。谨奏。

按海瑞本传，明帝读谏本讫，极愤怒，有“毋令逃去”之语。一内官奏言：“闻瑞于两日前，备棺十数口，为全家死地计，决非逃走人也。”帝气阻，急令系狱，缘此病甚。诸王大臣候安宫门，诏人，出瑞本示之。帝曰：“古今詈辱君上，有如此人者乎？”诸臣请即正法，帝不语。后新君即位始释。

再说应龙同林润看罢，向长班道：“我知道了。你可再去打听海老爷下落禀我。”长班出去。应龙向林润道：“此公胆气，可谓今古无双！只是语语干犯君上，而做君上者情何以堪！若论人品，真是好男子，烈丈夫！”说罢，又拍膝长叹道：“可惜此公下这般身分，却无济于事，而奸党亦不能除。”林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我意欲舍命保奏他，大哥以为何如？”应龙道：“你自料可以救得下他么？若保奏不准，将你与海公同罪，又当如何？”林润道：“亦惟与海公同死而已，后世自有公论！”应龙道：“此等识见，只可谓之愚忠！当日尊公老伯，也只如此，究竟算不得与国家除奸斩恶、计出万全的勾当！当今元恶，无有出严嵩父子右者。我们做事，总要把他放倒为第一。你看搏牛之虻，不破虮虱，盖志在大不在小也！嗣后你要看我行事，好歹有等着老贼的日子。”自此林润安心静候。

再说赵文华一生功名富贵，都是从谄事严嵩父子起取得，因此将这屈膝跪拜，作日夕寻常事；到要紧时，连磕扒头亦不惜。自假冒军功回京后，做了宫保尚书，与严嵩只差一阶，自己觉得位尊了，待严嵩父子渐不如初，辞色间虽还照常承顺，却带出些勉强情况。严嵩看在眼里，便恼在心里。一日，文华造了一种百花酒，进与明帝，面奏此酒益寿延年。明帝还示深信，文华便奏说：“臣师严嵩之寿，皆此酒力。”后过了几天，明帝问及严嵩。严嵩久已恼他，又深恨不先达知，独自敢进酒取宠，随奏道：“臣间尝也些须吃几杯南酒，却不知百花酒为何物！也不知赵文华从何处得来？诚恐里面热药过多，有伤圣体。”明帝听了，以文华为期诳，立刻将酒发还。

文华打听出是严嵩作弄，连忙到严嵩家斡旋。严嵩和骂家奴的一般，大加耻辱，立誓不和文华来往。文华百般跪恳，严嵩总不喜悦。又寻着世蕃跪恳，求替他作合。世蕃道：“你当年放个屁，也要请教我们！自做了宫保尚书，眼内便看不起我们来，忘了我家的恩典。既做了百花酒，不先送我们一尝，敢独自进上！我也不会与人作合，将来走着看罢！”说罢，一直入内院去了。”文华怕极，日夜登门，严嵩父子通不见面。文华竟是没法。

过半月后，便是严嵩寿日，诸王有差人与他送礼的，公侯世胄、九卿科道自不消说。这日，文华亲自带了各色珍品、古玩，也去祝寿。严嵩对着阖朝文武，着家人们立将文华推出，不准他在酒席上坐。文华也顾不得自己是个宫保尚书，便直辍辍跪在院外，诸官皆讲情不下。亏得吏部尚书徐阶、户部尚书李本，两人皆系明帝宠信大臣，严嵩方准了情面，才许文华人席。京师哄传，以为奇谈！过了寿日，依旧不准文华入门。文华昼夜虑祸不测，大用金帛，买通内外上下。严嵩妻欧阳氏，将文华藏在卧房内；晚间和严嵩闲谈，欧阳氏将文华叫出，跪在地下，痛哭流涕，自己呼名咒骂，愧悔乞怜，无所不至！严嵩见他屡次自屈，方喜欢了，遂为父子如初。从文华进酒起，凡严嵩父子叱辱，祝寿被逐，对众文武跪院，欧阳氏容留卧室讨情，事事皆入赵文华本传。读者必以为小说未免形容过甚，要知小说不过文理粗俗，作者于文华有何仇恨也！

时光易过，瞬息已到次年秋间。江南总督陆凤仪奏称：“倭贼由镇海、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波等处，分道入寇，请旨发兵救援。”明帝见本大怒，问严嵩道：“赵文华去年既将倭寇平定，如何今岁又来？怎么江南总督陆凤仪到奏报，胡宗宪现做浙江巡抚，倭寇分道入寇，他竟一言不题，这是何说？”严嵩道：“倭贼情性，与犬羊无异，忽去忽来，原无厌足，必须杀尽，方绝后患。前赵文华、胡宗宪血战成功，止将倭寇赶入海内，未曾入海追逐。

祈圣上再命文华、宗宪征讨，臣管保大奏功！”明帝怒说道：“此番若再经理不善，朕只和你说话！”随下旨：“差赵文华再调集河南、山东、江南人马，星夜进兵。”

文华领了这道旨意，心下甚是着慌，连忙到严府中计议。

严嵩道：“圣上着实大怒，若不是我巧为回护，你与宗宪皆大有可虞！这次不比前次，你须处处收敛，银钱、古玩断断要不得了！可速调河、东人马起身，一边行文江、浙督抚，预备水师战船，限二十日完备，仍于镇江聚齐。再与宗宪一字，着他将事务交与两司，也来镇江等候，你两个商酌的办理。只用将倭寇再诱归海内，各添重兵严守海口，他们无门可入，岂不是你永远大功？”文华道：“倭贼所爱的是金银。去年从江南弄了几两银子，到送了他一大半。恩父方才吩咐不许要银钱，那些倭寇岂肯空手回去？看来此番，非六十万不可！若说与倭贼认真相杀，万一不胜，圣上见罪不便。”严嵩道：“你也虑的是！昨日圣上辞色不像平日，连我也怪了一两句儿。我如今有个权变之法：你自己打凑二十万，我帮你十万；着你大兄弟世蕃，向我们相好的人，出个知单，以军营犒赏为名，大家帮你。

我的脸面，谅他们不敢不依，少了他们也不敢拿出来，也不愁三十万两。只要你用钱用的妥当，不可着倭贼骗了！”文华道：“京官还可三五天内措办，外省官恐非一月不能。”严嵩道：“外官我量道路远近，即与他们写字去，着他各差人星夜到你公馆交割。”文华道：“如此，深感恩父作成！”严嵩道：“你明日就起身罢，也不用再来辞我。可在河间府等候，我着罗龙文与你送银子去。”文华叩谢回家，私自带了三十万，也顾不得向各官告辞，从兵部发了四道火牌，限日行五百里。调河东人马，二十日内齐到镇江。一边又行文浙江文武，预备军马战船。自己率领家丁，在河间府等候。

过了几天，都中各官，凡严嵩门下，通有帮助；连严嵩的，共送来二十余万两。文华一路遄行，只二十五六天，便到了镇江，胡宗宪早在城内等候。文华问他倭寇的情形，宗宪说了一番，言声势比前更大。文华惧怕之至。查江南水师共八万，河、东两省人马三万，惟浙江一卒一官未到，止有告急文书，伸说原故。总督陆凤仪，在江宁日夜拨兵，堵御各处海口，并州县要紧地方，也无暇与文华相会。过几天，外省各官也将银两陆续赍送，亦不下二十来万，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还有未到者。浙江告急文书，每一天不下四五角。文华因外官银两还有许多地方未送来，意思再候几天。苏州告急文书又到，言：浙江府县失陷者甚多，杭州又被攻破，倭寇前军已入苏州界内，势甚猖獗，催文华速来救应，有刻不可缓之语。文华看了，只是心跳。因奉严旨，那里还敢像昨岁模棱？只得点验人马船只，忙乱了三天、率领水陆人马起行。走至常州地方，探子报说："苏州已被倭寇攻破，军民及文武各官被害者甚多，仓库钱粮通为贼有。"赵文华听了，呆了半晌，也别无退敌之策。又着胡宗宪与汪直写了书字，仍差丁全、吴自兴前去商议。又复回到镇江，听候好音，那里还敢在场州驻扎？常州通府人民，见文华将大兵退回，城里城外，男女老少，分四下远避。文武官禁止不住，也各寻了赵文华来，将库银俱运至镇江城内。

过了几日，丁全、吴自兴回来，言夷目妙美定要五十万两，又与了折断令箭一枝，仍照昨年行事，约在本月二十七日，在扬子江中一战，诈败佯输，尽归海岛。止许带一两万水师，带多了恐中国人失信，或认真厮杀，或奋力穷追，那里失了和气，虽与他一千万银子，也不肯住手了。银子约在五日内，与他送过常州地界，他自有人接应。送银子的船，还教插五彩凤旗。

他们此时，还在苏州停泊。文华问了回苏州光景，又问了倭贼兵势，大料着没有什么虚假，心中甚喜，笑说道："我岂是失信之人！"到了第五日，着丁全等仍照上年行事，交割清楚。

夷目妙美赏了众人酒饭，然后打发回来。文华又细细问了一番，始将怀抱放宽。

至二十六日，探子来报："倭寇船只俱停泊在江中，离此不过四五十里。"文华暗喜。次日五鼓下令，自带水军二万先行。他也恐怕倭贼有变，着胡宗宪带水军三万在后跟随，前后两军止许相隔十里水面，以备不虞。

文华走有二十里江面，猛听得江声大震。须臾，望见倭船，只桅杆便与麻林相似，也不鸣锣击鼓，各趁风使船，飞奔前来。

文华望见形势与前次大不相同，早已明白了十分，心上跳的有一丈高，两腿苏软起来。口里说了声："快放箭！"不知不觉，就倒在了船内。几个家丁，一边扶掖，一边鸣起金来，喝令水军快快回船。此时官军见各处贼船渐近，都一齐施放炮箭。两下正在争胜间，猛见军中船上那杆大帅字旗飘飘荡荡，往回退走，前后围护船只尽皆回头。倭寇看见官军退走，更勇气百倍，炮箭急同骤雨。各船军将知主帅已去，谁还肯舍命迎敌？都将船头拨转，如飞的乱奔。倭寇大众，泰山般压来，官军着伤沉水者不可数计。胡宗宪听得前面喊声渐近，知是两军对敌，早吓的神魂无主，浑身寒战起来。少刻，见官军乱败，他晓得什么催军救应？口中只说："快回！快回！"本船水军听了，如逢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赦一般，急忙掉船回走。孰意败军船只，反将宗宪各船乱碰。后面倭寇，刀枪齐至，喊杀如雷，官军死亡者甚多。

文华败至镇江，也顾不得上岸入城，率领水军尽赴扬州，跑入城中，将各门紧闭，防备倭贼寻来。镇江岸上屯扎人马，见官军败回，不顾而去，各营将士谁肯与倭贼拚命？也有入镇江城的，也有向扬州来的。倭寇追至镇江，也不赶杀文华。一声大炮，招动号旗，各奋勇登岸，攻打镇江。河南、山东人马，陆续皆奔至扬州，还有二万四五千人，余俱入镇江城内。赵文华查点军兵阵亡并逃散者，有四千余人。听得说河南、山东人马俱到城外，心上又放宽了些，随传令河、东人马尽数入城；江南水军，仍出城外停泊。再不时着探子远听镇江下落，倭寇若有来扬州之意，火速传报。又吩咐水军："倭贼若来，可各弃船入城，保守城池，卫护本部院要紧。"河、东人马，在城中日夜酗酒赌钱，奸淫贼盗，无所不为。阖城士庶，无不恨怨。

胡宗宪原本木偶，赵文华又漫无约束，即或有人首告兵丁不法等事，文华恐冷将士之心，反将首告人立行责处，因此益无忌惮。止知道后悔他那五十万银子用在空处，急急的写了密书，差人连夜驰送，求严嵩替他设法。正是：鼠辈有何知？欺人人亦欺。

丧师长江日，无计慰愁思。

第七十六回议参本一朝膺宠命举贤才两镇各勤王

词曰：

激浊扬清后，恩波自九天。离合升降有奇缘，相会在军前。

二竖埋头日，英雄奋志年。无分晓夜赴南川，指顾靖风烟。

右调《巫山一段云》

话说赵文华兵败镇江，在扬州闭门自守，写书字求严嵩与他设法。江南总督陆凤仪，本不敢将文华兵败事奏闻，怕得罪严嵩；只因失了苏州，并各处郡县，现今倭贼围困镇江，日日分兵在各县抢劫，去江宁省城不远，赵、胡两人老钻在扬州，水陆军兵还有十一万人马，凤仪遣官行文三四次，求他留一半后扬州，发一半兵来江宁，一则保守省城，二则分救各州县；再不然，统领水际人马救镇江之急，内外夹攻，未尝不是胜算。

谁想他文书也不回，差官也不见，一个兵也不分与。陆凤仪怕祸连及己，不得已将赵文华兵败启奏。

此时文华的书字早到严府严嵩看了，着急之至，与世蕃相商，意欲保举河南军门曹邦辅替回赵文华，好卸这重担子。世蕃又怕邦辅不徇情面，将文华在江南诸款参奏，到是大不方便；着别人去，又恐怕不能胜任。父子正在作难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际，陆凤仪的本章也到了内阁，严嵩越发着急，惟恐送入内庭，圣怒不测，将凤仪的本暗行袖起。

此等兵败事，传闻最速，不知怎么，都中纷纷扬扬，乱讲起来。林润听知，与邹应龙相商，要藉此事下手严嵩。应龙道：“这事真假未定，岂可因人传言，便冒昧举行？”林润道：“我今日去吏部尚书徐老师处探听探听，或者他那里有确见，也未可知。”应龙道：“只怕他与我们一样，也未必有什么确见。“原来这尚书徐阶是林润会试的大座师，为人极有才智，也是个善会钻营的人，明帝甚是喜欢他。他心里想做个宰相，只是怕严嵩忌才。林润是他最爱的门生，听见来，就请相会。林润请安叙礼毕，坐在下面。徐阶道：“数天也不见你来走走，我正要着人约你去。圣上留意青词，近日嫌阁臣做的无佳句，你们是翰林衙门，设或圣上考试起来，定须早为练习才是。我日前拟了几个题目，你可拿去做做我看。”随吩咐家人取至，林润看了，打一躬道：“承老师大人关爱，门生照题做完呈览。“又道：“日前圣上遣兵部赵大人督师平寇，未知近日收功否？”徐阶笑道：“贼势已成，赵大人恐无济于事。然系严中堂保荐，即不收功，亦无可虑。”林润道：“门生闻得许多传言，说赵大人有阵前失机的话，想来也未必真？”徐阶道：“这话是何人告诉你的？”林润道：“刻下街谈巷议，已遍传都中。因老师大人日在内庭，定知其详，故敢渎问。”徐阶道：“你是我的门生，非外人可比，就与你说说也不妨。昨与华盖殿大学士张璧闲谈，他说江南总督陆凤仪五日前有一本，说苏州、常州及各县，从此为倭寇残破，镇江府现今被攻。赵、胡两人领败兵退守扬州。陆凤仪请旨发兵救援。严中堂将此本拿回家去，迄今四日，尚未奏闻。这是张中堂与我的私话，你少年人须要谨密！”林润道：“如此说，这赵文华兵败失机是实了！严嵩将此等本章隐匿不奏，老师大人何不即行参劾？”

徐阶将林润上下看了一眼，说道：“你平日人极聪慧，怎今日如此说？你可知近日海瑞下狱么？你可知当年杨继盛、沈练、郑晓么？”林润道：“门生尽皆知道。”徐阶道：“以上四公，我都不敢学，你敢学他四人么？”林润道：“门生虽年少愚蠢，讲到‘胆气’二字，颇有！赵文华系严嵩力保之人，今赵文华兵败，门生就敢参奏他！”除阶冷笑道：“我且问你：你要参他们些甚么款见？”林润道：“门生参严嵩权倾中外，藐法串奸；赵文华丧师辱国，假冒军功，屈杀张经等语。”徐阶道：“你是才动这念头，还是决意要做？”材润道：“门生存心久矣！今既有隙可趁，这事是决意要做的！”徐阶听了，复将林润上下看了两眼道：“我到看不出你！”又道：“赵文华兵败实而又实，你这本几时入奏？”林润道：“今晚起稿，明早定行进呈！”徐阶站起来说道：“好！难为你少年有这志气！”说罢，拉林润并坐。林润道：“门生怎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老师并坐？

“徐阶道：“你只管坐下，我有话说。”林润只得斜着身子，坐在徐阶肩下。

徐阶道：“你今志愿既决，听我说与你做法。严嵩圣眷未衰，前人多少志节之士，都弄他不倒；你一个少年新进，如何弄的倒他？你只可参奏赵文华一人，须如此如此，方能有济于事。是你不参严嵩，而严嵩已在参中矣！”说罢，拍手大笑道：“你以为何如？”林润起谢道：“承老师大人指教，门生顿开茅塞！只是一件：若圣上问及本内赵文华在江南不法等事，门生亦难以‘风闻’二字回奏，必须有个指证方妥。”徐阶笑道：“这有何难？圣上所重者，在近日兵败，失陷苏、常地方；今兵败属实，总所参赵文华句句皆虚，圣上亦必以为实矣！你明白了？”林润又道：“圣上若再问起：江南总督既有本入都，怎么朕到未见，你从何处知道？”徐阶道：“你到那时，就说是我和你说的，我临期自有回奏。”林润道：“老师肯这样作成，真是天地父母！此一举荣辱祸福，听命于天可也！门生话已禀明，就此告别。”

徐阶道：“你且住着，我还有话说。上本不必拘定明日、后日，可将本稿先拿来我看看，再上不迟。”林润道：“今晚起更后呈阅，明早还求老师设法代门生送入，不由通政司、内阁两处方好。”徐阶道：“我与你亲送宫门，自无泄漏之患。

但还有一说，假若圣上准了你的本章，将胡、赵两人革除，若问你平倭寇何人可用，你也须预备个回答。”林润想了想道：“门生有人了。”徐阶道：“你快说，我斟酌可否？”林润道：“已革佥都御史朱文炜、门生叔父林岱，二人何如？”徐阶连连点头道：“好！好！你参倒赵文华，我就保举他二人立功！

“说罢，林润辞回，急急的到邹应龙家，将前后徐阶问答的话，与应龙说知。

应龙瞑目凝神，想了一会，大笑道：“此本一奏，赵文华休矣！只怕严嵩也有些不方便！”林润道：“不知大哥有何明见？”应龙道：“文华兵败，全在陆凤仪本有本无；此本你原未见过，今徐大人既肯慨然承应是他和你说的，你总参虚，也是因他一言而起，你还怕什么？就是徐大人敢于承当，也是要往中堂张大人身上安放，话是从张中堂起的；总虚了，徐大人也不落不是。然徐阶是大有权术人，在圣驾前必有妙作用，只照他所嘱的话做起本来，十分中便有八九分稳妥。这件功让你先做，留下严嵩父子，我与他作对！”林润道：“必须大哥巨笔代弟一挥，自可使权奸立败，小弟磨墨效劳。”应龙也不推让，提笔写道：翰林院编修臣林润一本，为权奸丧师误国，仰祈即行正法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岁春三月，海边疏防，倭寇深入，残破温州、崇明、镇海、宁波、象山、奉化、新昌、余姚数郡。圣上命尚书赵文华总督河南、山东人马，并江南水师，殄灭群丑，安靖灾黎；命佥都御史朱文炜、胡宗宪参赞军机。文华理合竭忠报效，仰副圣上委任至意。无如文华贪黩性成，惟利是欲，恐朱文炜不便己私，于未出都之前，遣文炜先赴泰安，饬河、东两省人马尽集王家营，守候月余，耗帑不可胜计。文华由直隶至山东，日缓行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不等，所至勒索地方官金帛，约四、五万两。至王家营，始文移江省，调集水师。又月余，在扬各商摊凑金珠、古玩相送，盐课为之亏折。未几，杭州失守，前巡抚张经屡催进兵，朱文炜备极苦谏；文华委靡退缩，无异妇女，反将文炜妄行参革。至苏，又藉饷军为名，搜剥绅士商民一百余万两。斯时倭寇所获，何止数千百万，竟席卷各郡脂膏归海。文华探知倭寇远飏，方督兵钱塘江，一巡而反，旋以大捷奏闻。张经苦战三越月，斩贼五千余人，此天下所共知者，而文华又以养寇纵敌，参劾正法。倭寇既退之后，若能于沿边要地，严行警备，亦可以无今日之虞。奈文华儿女情殷，视国家事如膜外，预行遄归，将善后重力付一庸懦无识之胡宗宪经理，致令倭寇重来，攻陷浙江数郡外，复波及苏、常二府。文华拥水路大兵数万，扬子江一败之后，退守扬州，为自固计。

刻下镇江被围，江南总督陆凤仪恐江宁、淮、扬有失，遣官赍本于前六日至内阁，迄今未邀圣鉴，臣闻之无任骇异！以故不避斧钺，冒死渎陈，伏冀速遴智勇，尽歼穷贼！治文华欺君误国之罪，非仅江浙民幸，亦社稷之幸也！谨奏。

写完，林润看了，极为誉扬，亲送徐阶看视过，然后录写端正，烦徐阶替他由宫门送入。

午后，明帝见了此本，大为惊异，随即御偏殿，传内阁九卿并林润见驾。须臾，文武齐集，分班侍立。见天子满面怒容，着近侍官将林润本章宣读了一遍，把一个严嵩吓的面目失色。

正欲上前巧辨粉饰，只听得明帝说："着传林润来！"林润跪在下面。明帝问道："你是京官，倭寇攻陷浙江，并苏、常二府，赵文华兵败退回扬州，镇江目下受困，这话你从何处得来？"林润道："赵文华兵败逃奔扬州，满京城街谈巷议，人所共知，非仅臣一人知道。"明帝又道："你本内说江南总督陆凤仪有告急本章，于前六日已到内阁，怎么腾就没有？见这话又是何人向你说的？"林润道："这是吏部尚书徐阶向臣说的。"明帝问道："徐阶在么？"徐阶连忙出班，跪奏道："臣亦未见此本，是日前大学士张璧向臣说，江南总督陆凤仪有本，言苏、常二府被倭寇攻破，肆行杀掠，赵文华退守扬州，目下镇江被围，江宁一带地方只恐难保。圣上问张璧自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严嵩目视张璧，张璧也不敢说无此本，只得替严嵩回护道：“此本原是前日午间到内阁的，大学士严嵩正票拟本章，误将墨汁泼在此本上面，他原说带回家中收拾干净，方敢进呈是实。

“明帝大怒道：“此系何等事件，严嵩敢带回私第，不行奏闻，是何意见？”严嵩吓的心惊胆战，免寇顿首，奏道：“臣该万死！”明帝道：“如今本在何处？”严嵩顿首道：“还在臣家，未曾收拾干净。”明帝大笑道：“军机重务，迟早由你送阅，你在内阁，也可谓有权！”严嵩俯伏，不敢仰视。明帝亦怒目不言。

待了好半晌，明帝方说道：“你回家取来！”严嵩退下，满面汗流，正欲差人去取，不想内客官早已从严嵩家取至，严嵩跪呈御览。明帝看了看，还是干干净净，并没什么墨汁在上面，心里想道：“这必是严嵩收拾干净了。”展开细看，上写着：“去秋倭寇退归崇明，浙江抚臣失于防范，致令今秋又复分道入寇。浙江数郡，复受屠毒；苏、常二府，尽遭残破，仓库、人民，劫杀特甚！本朝自开国以来，倭寇之患，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尚书赵文华、巡抚胡宗宪，于本月二十七日战于扬子江中，为贼所败；水军八万，并河南、山东人马二万五千余，俱随文华赴扬州。刻下，镇江被围甚急，贼又分道掠劫各州县，臣标下军马，于一月前被文华调去十分之七，余军保守江宁，尚且不足，安能解镇江之围，并傍救各州县也？仰冀圣上，速命智勇贤员，星驰救应”等语。

明帝看罢，拍案大骂道：“赵文华误国庸才！败逃扬州，尚有水陆大军十万余人，拥兵远避，惟恐为贼所伤！若将人马分拨各郡县，御堵倭贼，城郭、百姓何至受害如此！今与胡宗宪死守扬州，陆凤仪兵微将寡，刻下不但镇江，只怕江宁也要坏于二匹夫之手，真万剐不足以尽其罪也！”随下旨；着锦衣卫堂官，速差提骑，将赵文华、胡宗宪锁拿人都，交刑部照林润参本内严刑审讯。所有财产，着都察院即行抄没，并详查有无寄顿，再将两家男妇老幼毋得轻纵一人，一总拿交刑部监禁。

俟审明赵文华各款情弊，胡宗宪有无合同知情与否，再行具奏。

又向严嵩道：“你将陆凤仪本章隐匿，不过为赵文华是你保举之人。此等伎俩，与山鬼何异？”严嵩又免冠顿首道：“臣保荐匪人，理合与赵文华同罪。但臣叨承覆育四十余年，仰报知遇之心，可对天地！今圣上疑臣与赵文华隐匿，臣存心至此，尚何以为人？尚何以偷生人世耶？”说罢，顿首痛哭，触地有声。明帝信任他多年，见这般分说，心上早软了大半，降旨：严嵩着交部议处。又向林润道：“你小小年纪，到有此胆量，敢与国家除奸，自是上达之士，即日授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向众大臣道：“倭寇作乱内地，一刻不可容留，腾欲再遣大臣督师，尔众臣可举才勇兼全者，朕便委用。”

徐阶奏道：“臣所知才勇兼全之将，无有过南阳总兵官林岱、真定总兵官俞大猷。”明帝喜动颜色，道：“林岱人去得。

“徐阶又奏道：“二总兵固勇冠三军，然出谋制胜，有昨岁被赵文华参革之朱文炜，实堪胜提调军马之任。昔年平师尚诏，多建立奇功，仰恳圣上开恩复用。”明帝道：“非卿言，朕几忘之矣。人为赵文华所参，则其人不言可知，年来朱语文炜大抱屈抑矣。赵文华以经拿问，其兵部尚书着兵部左侍郎沈良材补授；朱文炜即着补授兵部左侍郎，总督河南、山东、江南三省人马，与二总兵一同进剿。着吏、兵二部火速行文，知会该员等，驰驿速赴军前。”又道：“林润本内言：前巡抚张经苦战三月有余，杀倭贼五千余人，想非虚语，可惜被赵文华参革正法！张经着追封原官，荫一子锦衣千户。还有给事中李用敏、御史阎望云，系保奏张经革职之员，俱着复用。”徐阶、林润，各谢恩归班。

这几道旨意一下，朝野称庆。京中大小文武，没一个不服林润少年有胆有智。惟有严嵩自入阁以来，从未受明帝半句言语，今日招此大辱，心上、脸上都过意不去，恨林润、徐阶入骨。忙忙的老着面皮，向刑部堂官替赵文华嘱托，说了许多感情不尽的话。若是素日，就硬行吩咐如何办理了。吏、兵二部，各发文书，调朱文炜、林岱、俞大猷星夜驰赴军营。

再说文炜自被参之后，回到虞城县柏叶村，不但不与外人交往，连本地父母官也不一面，止是到祖茔上拜扫，逐日家养花、吃酒、看书，顽耍他的儿子；家中事务，总付他哥嫂和段诚料理，自享清闲自在之福。一日，正与文魁闲话，家人们跑来，说道：“京报到，老爷升了兵部左侍郎。”文炜听了，向文魁道：“这又是何说？莫非有人保荐么？”文魁乐的手舞足蹈，笑说道：“将来人叫人一问便知。”文炜令家人唤入。那几个京报人叩贺毕，将报单呈阅。文炜问道：“你这信从何处得来？”京报道：“小的们是吏部听差人役。如今兵部尚书赵大人同浙江巡抚胡大人，已奉旨锁拿入都，交刑部严刑审讯。

大人是吏部尚书徐大人保荐。”文炜惊问道：“为什么拿问他二人？”京报人道：“小的等恐怕大人猜疑，已从吏部将林老爷参奏全稿并圣旨，尽行抄来。”说罢，从怀中取出送上。文炜通行看完，大喜道，“我不意料林润贤侄小小年纪，能做这般大事业，真令我辈愧死！”

京报人又将严嵩隐匿陆总督本章，圣上如何动怒，京中哄传林润老爷少年有胆智，说了一遍。文炜大喜不尽，令家人们打发酒饭。京报人辞出，文炜将前后情由，细细与文魁说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魁道：“如此真是天大喜事！只是你早晚又得起身到军前去。”文炜道：“出力报效，乃臣子分所应为。兄弟到不喜超升这一官，喜得是林贤侄有此奇胆，又喜此行得与林大哥相聚，真是快事！只是这徐大人，我不过在公所地方一揖之外，再无别言，又从无半点交往，怎么他保荐起我来？实出人意想之外。

我想军机事件，刻不可缓，早晚必有部文知会。行李今日就收拾，以便闻信起身。”至午后，虞城县知县亲拿部文，到文炜家请安贺喜禀见。文炜着文魁留酒席，并赏发京报人去后。

第二日上间，接到林岱羽檄，传来书字一封，内贺升兵部，并想念情节。又言：“真定府镇台，有飞扎约会。倭寇残破两省郡县，官民望救甚切。天子日深悬计。若带领本属下人马一同起身，未免耽延时日。已吩咐参游等官，押人马后来，约同驰驿先到淮安府，商议破敌之策。扬州现有赵文华所统水陆军兵，即可挑选应用。并着扎商贤弟，愚兄已于某日起身，伫候星夜赴淮安”等语。文炜看罢，向文魁嘱咐了些家事，发谕帖晓示沿途驿站，伺侯夫马。第三日，即带领家人起身。不过八九日，与林岱先后俱到淮安。两人相见大喜。言及林润参赵文华事，互相嗟叹。

又过了几日，俞大猷亦到，先差人与文炜投递手本。缘明朝不但一侍郎，便是兵部一司员，武官那里敢轻慢他？即至会面，文炜见大猷志节忠诚，语言慷慨，甚相投合。次日，即约同林岱，三人结为生死弟兄，大猷甚喜。序齿以大猷为长，林岱为二，文炜为三。私际让大猷中坐，官场办公，文炜中坐。

传问淮安文武各官，知倭寇已攻破镇江，目下大众俱攻围南京省城。陆凤仪鼓励大小文武、绅衿士庶并藩王府，各出丁壮守城，以待救兵。又问明赵、胡两人，在扬州拥水陆军兵尚有十一万众。众官退去，林岱道：“水陆军至十万余，何须等候我们属下人马？只用拣选精壮者十分之六七，破贼足矣！”文炜道：“赵文华拥兵扬州，全是为保全自己身体，等候严中堂与他想开解妙法，那里知道林贤侄已将他纱帽打破？只是这提骑还未到扬州，不解何故。”

俞大猷道：“你与林二弟一日夜行四百里，我从真定一日夜驰行五百里。提骑至快，一日夜走二百里，便是极大程头，我打算也只在五六天内可到。”又向林岱道：“扬州水陆军兵既足应用，我们理合先解江宁之围，以保全省城为重。”文炜道：“大哥所见极是！此刻就与扬州文官并水陆军将，发谕单各一张，内言；我们系于本月某日，奉旨驰驿到江南，提调河南、山东并本省水陆人马，剿除倭寇。定于某日到扬州，文官修理船只，武官整齐人马，伺候讨贼，违者定按军法斩首！赵文华的话，一字不题。所发谕单，限明日已时到扬州。我们即于明日早间起身可也。”至次日，三人一同赴扬州。正是：受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悬牌日，此身属国家。

征夫宜竭力，不必赋《皇华》。

第七十七回读谕单文华心恐惧问贼情大猷出奇谋

词曰：

钦差促至，兵权扫地。靦颜问个中情事，恐惧，恐惧。老花面无策躲避。

细询贼情，度时量力。预行定埋伏奇计，知趣，知趣。大元戎威扬异域。

右调《鸳鸯结》

且说文炜发了谕单，淮安至扬州，不过三百余里，驿站传递军情事件，五六个时辰即到。赵文华所统军将，并地方文武官，见了谕文内话，一个个互相私议，将谕单送入赵文华公馆。

文华看了第一行“钦命总督河南、山东、江南三省水陆军马兵部左侍郎朱”。看了这几个字，觉得耳朵里响了一声，心下乱跳起来。连忙又往下看，第二行是“河南南阳总镇左都督林”，第三行是“直隶真定总镇都督同知俞，为晓谕事”。再往下看，是他三人奉旨统兵平倭寇的话说，也不知把自己安放何地，不由的神魂沮丧。心中想道：“难道我的书字没寄到太师府中？

兵败江中的话，圣上知道了么？就是江南有人启奏，这严太师在内阁是做什么的？也该设法存留，与我想解脱妙法才是，怎么任凭人家作弄？这不是故意儿闹我？”又想道：“我们本兵部，侍郎内没个姓朱的。这若是朱文炜，就了不得了！”又笑道：“他是参革之人，总有保举，也不过与他个御史，连佥都也想不上，怎能到兵部侍郎？”急急的将中军传人，询问原委。

中军道：“此谕单是昨晚戌时从淮安发的，上面系如此等语，中军也不晓得是什么原故。刻下满城文武，并合营大小水陆将官，俱准备衣甲战船，迎接钦差，听候命令。中军还要在大人前禀知，好去远接。大要今晚不到，明早亦准到。”文华道：“南阳总兵官，自然是林岱；真定总兵官，我记得是俞大猷；这兵部左侍郎朱，到的是那个？”中军道：“谕单上只有姓，没填着名讳。沿途探马传说，都说是昨年同大人领兵讳文炜的朱大人。早晚来了，大人一见就明白。”文华道：“你快去查明，禀我知道。”中军去了。

文华挝耳挠腮，甚是恐惧，在地下来回乱走。忽见家人报道：“胡大人来了！”文华迎将入来。胡宗宪道：“我与大人的事，有些可虑。目今各营将士、文武官员，俱支应新钦差，公馆看在天宁寺，还定不住他们在城里城外祝细问一路塘站，都说是提调水陆军马总帅是朱文炜，喜得还是我们的旧人；副帅是林岱，也是我的旧人。惟俞大猷，我认不得他。如今他们来了，我们的旨意还未定吉凶。有严太师，也错不到那里去，不过是调回交部议处，总降级调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来还可斡旋。”文华瞑目摇头道：“你我这事，不破则已，破则不可救药！”宗宪大惊失色道：“不可救药便怎么？”文华道：“身家性命俱尽，岂止降级调用已也？”宗宪听了，也着急起来，和文华商解脱之法。议论了半晌，也没个摆布。宗宪辞回。

少刻，家人禀道：“淮安又发了令箭来，吩咐各营水陆诸官，一个不许去迎接。又听得河、东人马在城内驻扎，大不是朱大人的意思，此刻都用令箭，押出城外安营；擅入城者，照违军令治罪。又吩咐我们的中军，拣拨一百名精细小卒，去镇江、江宁，探听倭寇动静。发来三四十款条要，违令斩杀的话极多，声势甚是威严！刻下公馆外，只有几个千把和佐杂官，副、参、府、道，大些的一个也不见。怎么他们该这样势利？

就是不教老爷领兵，到京里还是个兵部尚书，这也该晓谕他们一番；一次宽过他，他便日日放肆起来！”赵文华合着眼，摇着头道：“不是争这些的时候了。你们须要处处收敛，设或事有不测，徒着人家笑话。我想朱文炜去岁被我参倒，他自怀恨在心。今他领兵平寇，若是败了，与我一样；假如胜了，我的事件都在他肚里装着，被他列款参劾起来，真是活不成！须想个妙策，奉承的话，喜欢了忘却前仇，才好！”想了一回道：“也罢，你们可写我一年家眷寅教弟帖，与朱大人配二十四色礼物，须价值三千两方好，务必跪恳他全收才好。此事必须丁全一行。再写年家眷侍生两帖，与二总兵。”又教了丁全许多话，方押礼物迎接去了。

到三鼓时分，丁全回来禀说道：“小的拿老爷名帖并礼物，亲见了朱大人。朱大人颜色甚是和气，也结计老爷的事体。小的看光景，不但不怨恨，且还有些感激。”文华道：“信口胡说！都是遇见鬼的勾当！”丁全道：“小的在老爷前，敢欺半字？看朱大人口气，不过是难说出来。其意思间，若不是老爷昨年参了他，到今年也和老爷一样了。”文华听了，点了点头儿道：“这话还有一二分，我也不求他和我喜欢，只求他将来放过我去，就是大情分了！”又问道：“礼物收了几样？”丁全道：“礼虽一样没收，话说的甚好，向小的道：‘一则有两个总兵同寓，二则行军之际，耳目众多，将礼单收下，诸物烦老爷代为收存，回京时定行亲领。’着老爷不必挂怀！”文华心上甚喜，又问道：“你也该探探我的下落！”丁全道：“小的亦曾问过，朱大人说：‘我是在虞城县接得部文，星夜到此，连我升兵部侍郎原由，尚且不知，那知你大人的话？’大要一到，就来见老爷。两个总兵，俱有手本请安。”文华听了这一番话，又放心了一头。正言间，只听得大炮震响，人声鼎沸，丁全道：“小的是迎到邵伯见朱大人，此时入天宁寺了。”

再说文炜等三人，在天宁寺住了一夜。次早林岱道：“赵、胡两人和盐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鄢懋卿，俱差人远接。府道处不去罢，这三处也须走走。”俞大猷道：“赵文华、胡宗宪都做过兵部尚书，谁耐烦与他投手本，走角门？况在行军之际，人马、船只俱要查点，是极有推托的，差人去一说罢了。”林岱道：“三个人没一个人去，到的不好看。”文炜道：“我去走遭罢。”

随即三人吃罢早饭，文炜打轿先到赵文华公馆。文华老着面皮，迎将出来。到庭上叙礼，文华先跪下顿首道：“去岁小弟误听谗人之言，一时冒昧，实罪在不赦，数月来愧悔欲死。

本拟平定倭寇，替大人再行奏请，少赎弟愆；不意才庸行拙，又致丧败。今天子圣明，复以军政大权委任，固是公道自在，却亦大快弟心。”说罢，又连连顿首。朱文炜亦顿首相还道：“弟樗栎散材，久当废弃；蒙圣恩高厚，隶身言官。去岁承大人保全回籍，正可以苟延岁月；今复叨委任，无异居炉火上也。

“说罢，两人方起来就坐。文华道：“大人率同二总兵督师，小弟与胡大人事，亦可想而知矣。但不知已问何罪？乞开诚实告，毋记前嫌！”说着，又连连作了几个揖。文炜道：“昨承大人遣尊纪慰劳，已详告一切，嘱令代陈。小弟得升兵部，尚在梦中。大人与胡大人旨意，委实一字未闻。”文华道：“二总兵必有密信，大人不可相瞒，万望实告！”文炜道：“伊等接兵部火牌日，即束装起身，日夜遄行四五百里不等，连本部人马一个未暇带来，他们越发不知首尾。”文华蹙着眉头道：“胡大人还可望保全；小弟若死于此地，自是朝廷国法。设有一线生机，”说着，又跪了下去。文炜亦跪下扶起。文华道：“小弟在苏、扬二府事件，还望格外汪涵。”文炜道：“大人在苏、扬二府，光明正大，有何不可对人处？即小事偶失拣点，小弟自应留心。”叙谈了一会，文炜告辞，文华亲至送到轿前，看的上了轿，方才回去。

文炜又到胡宗宪公馆。宗宪连忙请入，接到大厅阶下。文炜行礼请候毕，各就坐。宗宪道：“去秋一别，时刻想念。今贤契又叨蒙圣眷，越格特升，指顾与林、俞二总兵大建勋绩。

我与赵大人将来竟不知作何究竟，旨意也不知怎么下着？你须向我据实说，开我怀抱。”文炜道：“适赵大人问之至再，门生不好直说。今老师大人下问，理合直言无隐，老师好作趋避。

“遂将林润如何参奏文华，圣上如何大怒，辱及严中堂，徐阶如何保奏，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宗宪道：“我与赵大人，可俱革职么？”文炜道：“革职焉能了局？已着锦衣卫遣缇骑矣。

大要早晚即到，老师可早些打照一切！”宗宪听了，只吓的浑身乱抖，面目失色，好半晌，方才说出话来。向文炜道：“贤契去岁临别，着我告病速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彼时深以为然。后来赵大人报捷，将我也叙在里面，又补授浙江巡抚。一时贪恋爵禄，又爱西湖景致，处处皆是诗料，将身子牵绊住，致有今日。这皆是我年老昏庸，不查时势之过。”

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文炜道：“林润所重参者，赵大人一人；老师不过一半句稍带而已，必无大罪。况老师原系科甲出身，军旅之事未谙，即圣上亦所深悉，将来不过革职罢了。

即或别有处分，但愿门生托圣上威福，速平倭寇，奏捷之时，只用与老师开解几句，自万无一失矣。”宗宪拭泪，与文炜作揖道：“但愿贤契速刻成功，救我于水深火热，便是我万分侥幸。只是指顾拿交刑部，赵大人要了银钱，把我乱动无情夹棍，我这老骨头如何经当的起？你须大大的教我个主见方好。”文炜道：“只用将赵大人在苏、扬种种贪贿，剥索商民，又复屈杀张巡抚，假冒军功，都替他和盘托出，老师自可从轻问拟。

“宗宪道：“若审官问起，你当日为何不参奏？”文炜道：“老师只说日日苦劝不从，又惧他威势，不敢参奏是实。”宗宪道：“我又怕得罪下严太师。”文炜道：“老师要从井救人，门生再无别策。今午还要点查军马船只，就此拜别罢。适才的话，可吩咐众家人，一字向赵大人露不得！”宗宪点头道：“我知道。你有公事，我也不敢强留。”说罢，送至二门内，复低低说道：“你生救我！师生之义，即父子之情也。”文炜点头别去。又会了盐院，然后回寓。林岱道：“今日有许多重务要办，怎么去了这时候才来？”文炜道：“被赵、胡两人牵绊住，如何得早回？”随将他二人问答的话说了一遍，俞大猷和林岱都笑了。

少刻，文华等陆续回拜，俱皆辞回。于是林、俞二总兵下教场拣选水陆人马，文炜在运河一带看战船、衣甲、火炮之类。

本日，即在营盘内宿歇。林、俞二人，在教场直到四鼓方回，共挑了陆路人马一万九千余，八万水军止挑了五万余；其余老弱，分派在各郡县守城。俞大猷问文炜：“所看战船，共有多少？”文炜道：“衣甲、旗帜不齐备些，尚在其次；战船不坚固，误人性命非浅。我从二千八百余只内，止挑了一千二百余只，虽大小不等，看来还可用得。总缘赵文华无一处不把钱吃到，地方文武官那里还有坚固船只与他？此时实赶办不及！我恐不足用，又谕令补修三百只，着连夜措办，大要明日一天亦可以完工。”俞大猷道：“此共是一千五百余只，足用矣。”

至五更时，三人吃罢饭，吩咐中军起鼓，传水路各营副、参、游、守等官问话。须臾，众将入军参见毕，文炜各令坐了，说道：“本部院同二位镇台大人，奉旨平寇。闻命之日，即驰驿到此。二位镇台，连本部人马一个未曾带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恐误国家大事，致令倭贼多杀害郡县官民。今验看得水陆军兵内，多老弱疾病；又兼船只损坏，年久不堪架用者甚多；因此各裁去十分之四，勉强应敌罢了。刻下倭寇围困江宁，救应刻不可缓，尔众将可将倭寇近日情形、兵势，详细陈说，我们也好斟酌进兵。”内有水军都司陈明远，躬身禀道：“倭寇今年分道入寇，皆因胡大人做了浙江巡抚，于各海只共添了五百多兵镇守。”文炜道：“五百多兵济得甚事？且又分散在众海口，无怪乎倭贼去来如入无人之境也。”林岱大笑道：“这正是胡大人的调度，做巡抚的功德。”明远又道：“胡大人探得贼势甚大，将杭州交付两司，去江宁与总督陆大人商议退敌之策。陆大人具奏入都，朝廷差赵大人复来领兵。胡大人连夜到镇江，与赵大人一同起兵。行至常州左近，闻倭寇将苏州攻破，急调水陆军马退回镇江。”文炜笑道：“这是为常州与苏州又近些，万一倭寇杀来，便须交战，因此退回镇江。倭寇到镇江，他又退回扬州。假如倭寇到扬州，他定必退回淮安，倭寇若到了淮安，他定没命的过黄河矣！”说罢，大笑。众将亦各含笑不言。

明远又道：“至九月二十七日五鼓，赵大人与胡大人带水师五万，在大江中与倭寇相遇。两军未交，赵大人便拨船回走，众将亦各退避，被倭贼炮箭齐发，伤了我们无数军士，遂一齐败将下来。彼时镇江城外，驻扎河、东两省人马，城内亦有军兵。赵、胡两大人若督兵回战，也还胜败未定。不意二位大人领兵直奔扬州，河、东两省人马亦各陆续跟来，此常州、镇江两府之所由失也。倭贼料赵大人不敢再来争战，又见不遣兵救援各郡县，因此率贼众由溧水、句容取路，攻围江宁。陆大人也不出城交战，日夜同兵民互守，屡次向赵大人求兵相助，赵大人一卒不发。今倭寇攻打江宁已及一月，尚未攻破。近闻夷目妙美大是气恨，将各路贼众数万，俱行调集江宁城下，并力合攻已四昼夜矣。若过几日，只怕陆大人支持不来，乞众位大人早定良谋！”林岱拍案长叹道：“江浙两省数十万生灵，皆死于赵大人一人之手，言之痛心！”俞大猷道：“前在淮安发谕单，示知中军，差精细军卒百人，打听倭寇动静。前日昨晚，伊等陆续俱回，探得倭寇大众尽数屯集在江宁城下。今陈明远所言，与探子相合。刻下江宁危在旦夕，虽一日亦不可缓。诸位将军，谁非朝廷臣子？可各按营头，即将衣甲、器械、船只、火炮整备完妥，我们只在早晚进兵。设有不齐、苟且塞责者，一经查觉，朝廷自有军法，我三人不敢容情也。”众将答应退去。

大猷又道：“我有一条拙计，与二位老弟相商举行。”文炜、林岱喜道：“愿闻大哥妙谋。”大猷道：“倭寇举动，与苗蛮情性大概相同：胜则舍命争逐，败则彼此不顾；惟利是趋，不顾后患；人数虽多，总算乌合之众，难称纪律之师。今群贼尽积江宁，他为是省城地方，金帛、子女百倍于他郡。虽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贪得无厌，也是天意该他丧在一处，若是散处各州县，我们分路剿杀，一则没这些军兵，二则那里杀得尽？闻贼营中，有一陈东、汪直，极有谋略，两个都是我们中国人，凡劫州掠府，都是此二人指挥。他见赵文华委靡退缩，看得朝廷家所用大臣不过如此，因此于要害些方，他毫不防备，将贼众尽聚江宁。

虽是赵文华拥兵不动之故，实为我等一战成功之地也。兵书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正在此时，林二弟武勇绝伦，名扬天下。今河、东人马，我们已拣选一万九千余人，可用大战船一百五十只，梢工、水手，必须南方人善于架船者，老弟率领河、东众军将官至千总以上者，方准带马，余外再拨渡马船二十只，于今晚灯后，架船直赴南京。仰赖圣上洪福，夜间若得顺风，更属稳便。次日天明，舍舟登岸，先与贼人会战。贼众虽多，以老弟视之，无异犬羊，胜贼十有八九。陆大人在城上看见交兵，亦必开门接应。此辈一败，必不敢散走各州县，沿江内定有倭寇船只，渡他们逃命，为归海计。再于沿江一带，遣参、游、守、备等十人，各带兵一千，在各要路埋伏截杀，逼他奔焦山这条路入海。老弟切不可赶杀过急，若过急，伊等必舍命回战，诚恐多伤我士卒，只管遥为赶杀，使他有上船功夫。朱三弟带水军二万，在江面截杀。我在焦山海口，带水军三万，截其归路。这四阵，倭贼总不尽死，所存亦无多矣！一面严防各海口，使余贼无路可归；一面提兵，直捣崇明。总有逃奔在各州县地方者，百姓谁不欲食倭贼之肉。任凭他走到那里，自有人拿他杀他，无庸遣将发兵，百姓皆兵将也。愚见如此，二位老弟以为何如？”林岱、文炜大喜道：“大哥妙算，可谓风寸不测，倭贼尽在掌中矣！”大猷道：“还有一节，只可惜我们兵少，未免悬心。”文炜道：“大哥还有何地要用？

“大猷道：“我想江宁城下，贼大众俱集，总五十数万，七八万是必有的。林二弟止带河、东兵一万九千来人，胜则我们大功必成，万一众寡不敌，我们多少打算，皆成虚设矣！而水路所用诸军，又皆在不可减少；设或陆总督畏惧，不敢开城发兵接应，此胜败之大机，关系于此，不无忧耳！”林岱听了，大笑道：“倭寇至多不过数万，他便在百万，我何惧哉！我固知恃一人之勇，能杀他多少人？然兵以气胜，我一人所向无敌，斩其元首，余众势必惊避，则我随带之一万九千余人，个个皆林岱也。陆总督接应不接应，原不在弟打算中，大哥只管放心！”大猷道：“全仗老弟神勇，吾无忧矣！”三人议妥，林岱道：“兵贵神速。此刻即传令，示知河、东人马官将，整备一切。朱贤弟可速挑选坚固大船一百五十只，外挑载马船二十只，更须点查久走江路水手为妙。此时已交辰时，弟定在未时下船。

“说罢，忙发令箭，示知河、东人马去江宁起身时刻。文炜亲去挑选战船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到未时，林岱领兵上船，望江宁进发。文炜同大猷送林岱起身后，即晓谕水军，准备战船、器械，听候令箭征进。两人回公馆，即传人将备十人，每人带兵一千，示与各处埋伏地方，俟日落时，各暗行动身。本日五鼓，大猷带水军三万赴焦山，天大明时，文炜带水军二万，于沿江等候倭寇。正是：未至交锋日，奇谋已预行。

岂同胡、赵辈，庸懦误军情。

第七十八回剿倭寇三帅成伟绩斩文华四海庆升平

词曰：

随军旅，满目干戈飞血雨。船海崇明城去，斩获知几许！

天子闻捷嘉予，赏功罚罪溥。佞臣相对愁无语，身首皆异处。

右调《归国遥》

且说夷目妙美和辛五郎，听陈东等相引，复行残破杭州，又破了苏州、常州，并各郡县地方，杀败了赵文华、破了镇江。

见文华统数万兵卒，退守扬州，无一军一将，敢与他作对，把中国人视同无物，因此攻打江宁省城。打算着得了此处，其子女、金帛必多于别郡县百倍。攻了月余，攻打不破。夷目妙美恼了，将各路诸贼尽数调来，在他看着，至多不过用二天功夫，再无不破之理。亏得陆凤仪遍帖示谕，详言城破之害，并倭贼杀戮之惨，凡现任大小官员，并城内绅衿以彼商贾士庶，无分贵贱，俱要一体保护，自全性命，并非全为国家仓库城池打算。

藩王府中，亦尽出丁壮相助，人人皆存死守之心。缘此倭贼虽众，竟不能得手，陈东、汪直也防备有救兵来，时时差人打探，见赵文华拥大兵死守扬州，知道他是神魂吓坏之人，总有百万人众，量着他也不敢再来。又见朝廷不发兵救应，他两个也就心胆大了，隔数天才差人打探一次。

那日，正与夷目妙美、辛五郎商破城之法，贼党报道：“中国有兵从江中来，此时已上岸了。”夷目妙美道：“约有多少人马？”贼党道：“远望也不过二万来人。”陈东道：“怎么来得这样快？想是连夜走的。”辛五郎道：“恐怕还是扬州人马，赵文华遣来救应。”夷目妙美道：“管他是那个差来的，着众头目分兵一半围城，使城中不能救应；我带一去迎敌，必须杀他个尽绝才好。”徐海道：“说得是！我们大家去来。”

于是传下令去，众贼分了一半，跟夷目妙美迎来。林岱上了岸，骑马率兵遥望贼众，不下五六万人，却没队伍，一个个手执利刃，喊天震地，直奔我军。林岱顾众将大叫道：“我们止一万余人，他到有五六万人；若容他与我兵杀在一处，未免军士心内各存多寡之见。你们看：众贼中间有一杆红旗，甚是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与贼众别的旗号大不相同。我想贼首必在此旗下。你们可将人马排开，列阵莫动；待他临近，我先入贼中，斩其主帅，倒他那枝大旗。贼帅被杀，余贼自胆落矣！”

少刻，贼大众齐至，势如山岳般压来。林岱高叫道：“有胆力的汉子，先随本镇立功去来！”语未毕，有百十余兵丁，还有三四个将备，暴雷也似的一声答应，各飞马随林岱冲去，步兵在后跟随。只见林岱当先提戟直入贼阵，百余人随后跟来。

马头到处，贼众如婆开浪裂一般，颠颠倒倒，往两边乱闪。夷目妙美正在大旗下，同汪直、徐海并众头领催军迎敌。猛见众党类纷纷退躲，心下大怒。忽见一金甲大汉，跨马舞戟，后面有百十人马相随，急同风火，瞬息间已到了面前。夷目妙美大为惊骇，正欲上前，林岱的戟已到身边，急忙用刀隔架，无如林岱力大戟重，那里隔架的过！响一声，已透心窝，倒撞在地。

徐海率众贼举刀乱砍，被林岱用戟一搅，打倒十二三个。百余将士齐上，早将徐海、汪直杀死。那枝大旗，便丢在了地下。

众贼不见了大旗，又望见中军摇动，俱知主将有失，心上都慌乱起来。我军看见大旗一倒，知是林岱成功，一个个勇气百倍，大呼陷阵，无不以一当十。贼众见中国军士和猛虎一般，枪刀过处，迎刃即倒，遂各没命的乱跑。

辛五郎在城下，见党类败回，招动号旗，贼众放起炮来。

围城倭寇，俱解围赶来对敌。辛五郎率众直迎林岱，被林岱一戟刺倒。众头目拚命执仇，林岱戟刺鞭打，纷纷倒地。我军呐喊攻击，贼众胆怯，又失了主帅，一个个向江上奔逃，寻他们的船只。陆总督同众文武军民，在城上早看得明白，见一金甲大将，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本欲开门遣兵接应，见贼势甚大，未敢迎敌；今见群贼乱奔，陆凤仪率众杀出。两处人马合击，只杀的尸横遍野，平地血流。林岱见城内人马分四面杀出，便领兵沿西北江岸追杀下来。

少刻，陆凤仪人马亦追杀而至。林岱忙差人知会，着凤仪架船，在江内追杀。凤仪向差人道：“贼船尽在江内停泊，此时追杀，使他无暇上船；少为宽纵，便皆逃去矣。你可上覆林大人，我且顾不得会面，也惜不得兵力，乐得杀一个，与江浙百姓报一个仇恨！”说罢，打马催兵，向倭寇多处追杀去了。

众贼沿江岸跑了许多路，眼睁睁看得本国船只跟随下来，要救他们，只是被官军追赶的连一线余暇没有。林岱到记得俞大猷穷寇莫追的话，只因陆凤仪不肯住手，也只得随着下来。众倭寇亡命乱奔，猛听得一声大炮，人马雁翅排开，拦住众贼去路。

众贼到此田地，各喊杀拚命战斗。

正战间，凤仪人马赶至，两下合击，前后约斩杀三万余贼众，人马践踏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的无算。林岱随后亦到，一面传令前军放众贼一条生路，一面着人留住陆总督。彼此下马相见，凤仪大喜。

林岱传令三处人马，就在此地扎营，歇息造饭。凤仪道：“着兵将歇息甚好，只怕倭贼归海，放他去了，他将来还要害人！

“林岱笑道：“旱路凡通海口处，俱有兵将埋伏；沿江水路，亦有重兵等候杀贼。文炜朱大人、镇台俞大猷，专司其事，他走到那里去？”凤仪拍手大笑道：“怪不得镇台大人着架船从江中追赶，原来水旱两路俱有埋伏，我若早知，也要爱惜兵力，不像这样追赶了。”又道：“林大人真神勇也！我在城头，从一交战时，就看见大人带百十人，匹马直入贼阵。自那杆大旗倒后，贼众即乱矣。”

正言间，众军已先将中军营盘立起，两人同入坐定。凤仪问赵、胡两人在扬州举动，并起兵来南原委。林岱将凤仪本章入都，严嵩隐匿说起，直说到他三人领兵，今日杀贼方上。陆凤仪听了，乐得拍手大笑，叫快不绝。问林岱道：“令侄系新科榜眼，我们俱知其名，但不知年纪多少？”杯岱道：“他今年二十二岁了。”凤仪大惊道：“小小年纪，敢做此天大事业，将来定是柱国名臣！我告急本章，若非令侄老先生参奏，此时还怕圣上未必知道。”又回头指着江宁说道：“这座城池，也只在早晚为贼所得了。我当年做御史时，也曾参过严嵩，几乎丢了性命。”两人话谈了半夜，甚是投机。次日，又各率领人马，追寻下去。

再说倭寇被官军杀的七断八续，又跑了五六里，见追兵渐远，一个个寻至江边，止有二十多只海船，众贼争渡，自相残杀。人多船少，通船俱皆站满，连撑船扯棚空隙俱无。众贼还扳拉不放，掌船人即以刀砍断其手臂者甚多。嚎哭之声，惊天动地。上不了船的，还在江岸奔走。即至将船开去，人多船重，又沉了几只。内中也有善水的，又扒上岸来奔命。少刻，日本船又沿江下来三四十只，将众贼前后渡去。奈天意该绝此辈，偏遇顶风，只得折樯行走。又坏了几只船，伤了多少贼众。岸上跑的贼，有未及上船者，无一不力倦神疲，腹中饥馁，沿路倒毙，或不能行动者，尽被官军斩绝，何止四五千！天一明，追兵又至，四处搜拿。即投降，亦必杀戮。皆因此辈屠毒江浙官民过甚，为天道人心两不相容也。

船内的贼众正走间，忽听得江声震撼，一声大炮，满江都是战船；火炮、火箭，雨点般乱打。倭寇中箭炮者，覆损几尽，翻在江中者，又去了数只。前后倭船，凡到文炜等候处，十丧八九。即有逃去船只，到焦山地界，又被大猷火炮连船打的粉碎。倭寇善没者，俱身带重伤，在水中也不过随波逐流，多延半刻性命而已。水路中端的未走脱一船，生全一人。各处海口，大猷俱有埋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斩杀逃贼亦极多。即有逃匿隐藏者，官军去后，又无船可渡，被百姓看见，那个肯饶放他，其死更苦，端的没走脱一人。倭贼的四军师，亦俱为官军所杀。文炜收功后，又分拨战船，遣将各带水军，沿江上去，巡查倭寇并船只下落；贼虽未得，到得了许多倭船。日落时，大猷架船收功回来，与文炜同到镇江。水陆诸将，各陆续报功。

至次日午，林岱同凤仪人马俱至，大家会合在一处。凤仪盛称大猷之谋，大猷亦谦退与再。凤仪又言："林岱斩贼帅夷目妙美、辛五郎于数万强寇之中，功冠诸军；文炜尽灭丑类，使无遗种，从此江浙永无倭寇之患，皆三位大人盛德也！"文炜道："弟等上赖圣上洪福，诸将军用命，侥幸成功，何敢当大人过奖？"又道："倭寇虽说杀尽，穷之未尽者尚多。弟文臣不谙武事，今与众位大人相商：日本远在大洋之外，剿灭须大费经营，重耗国帑；崇明原是内地，今为倭寇来往潜聚之所，若不斩绝余党，克复国家版图，数年后，贼众定必复来。朱某欲请二位镇台大人，攻夺崇明；我与陆大人，分路搜杀逃亡贼寇，于各沿海要地，安军将永行镇守。再烦二位镇台，速发谕帖，差人止住直隶、河南人马，各回本镇。一面查点军士，一面上本奏捷，其有功将士，统俟崇明收功后，再行奏闻。未知众位大人，以为是否？"凤仪道："朱大人分派极是！我辈俱遵议行。但奏捷本章不必公上，我定要另上一本，细表三位大人之功。"俞大猷道："我们所率水师，今日是以逸待劳，又无伤损。既去崇明，便一日不可迟缓。查沿江所得倭船，不下二千余只，可拣大而坚固者，挑选一半，我同林大人连夜入海，想贼众还未必知道信息。"林岱道："俞大人所见极是，理合即刻起兵。"朱文炜道："小弟还有一拙见：沿江死亡倭寇极多，可遣人剥其衣甲，尽着我军穿戴；再于路拾其旗帜，插于船上。崇明贼众自必认为自己党类，不行防备，可率众直入，不劳而定也！二位镇台，明日午时起兵何如""陆凤仪拍手大笑道："此计妙不可言！我军可省无穷气力，管保一矢不发，入崇明城矣。"随请文炜发令箭，遣军士星夜办理，定限明日辰巳两时到齐。文炜因各军交战劳苦，命中军官于城内外未出征军士，点五千名，速星夜于沿江一带，剥取倭寇衣甲、头盔，旗帜不过百余杆足矣。限明日辰巳二时到齐，违误者斩。中军领令去了。

四人饭罢，至二鼓时，于副、参、游、守水陆两营内，四人公同拣阅择精壮勇悍者一百余员；于总督陆凤仪带来将官内，也挑了二十余员。又吩咐所挑人员，于水军内，各行拣选少壮勇悍兵丁二万六千，于陆营内，挑选四千，将倭贼战般搭配分用，定于明午起行赴崇明。众将各归营办理去了。次日差去兵丁于辰巳二时，将剥来倭寇衣甲、旗帜俱在辕门交纳。文炜发出，令随行兵将穿戴。到午时，林俞二人带兵下船，赴崇明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炜同凤仪一面修本奏捷，一面行文江浙文武等官，晓谕战胜倭寇原由，饬令搜杀逃散余贼。又于沿海地方加兵把守，俟崇明收功后，再行安排。陆凤仪去苏州，朱文炜去浙江，分头安抚被害州县。捷音到了扬州，赵文华吓的心胆俱碎，向众家人道："怎么他们成功如此之速？岂非天意！"胡宗宪到喜欢起来，喜文炜成功，可以救己也。又隔了一日，缇骑到来，将两人俱锁拿入都。扬州人恨文华纵兵殃民，日日在地方追索各项公用，今见拿去，阖城商民焚香庆幸。

再说林、俞二人，领兵趁顺风，两日夜便到崇明。却好众倭寇将去岁今秋两次所得子女、金帛，俱收贮在崇明，此番若打破江宁，便心满意足，一总运归日本。不意他没福享受中国之物。俞、林二人领兵到来，这日众头目与中国妇女并清俊子弟，饮酒作乐。众巡视的倭寇，望见有海船数百只，趁风扬帆，如飞而至，大是惊惧！即到近界，才看明是自己船只，并本国旗号，连忙报入去，俱一齐跳跃欢喜，出城迎接。此时我军早已上岸，杀将起来。众贼做梦也想不起有这一日，林岱、俞大猷率兵先抢入城来，众贼四下惊走。林岱等一边动手，一边令军士分门把守，到者即杀；又差人谕令未入城军兵，将城围住，不许放走一贼。崇明百姓，见本国军兵入城，各持棍棒刀斧帮杀；又领官军于大街小巷、庵观寺院，处处搜寻。本国还有落后船只，皆陆续俱到。从辰时杀起，至午初时分，将群贼洗净。

又分遣诸将，率兵于各乡镇搜杀。地方百姓听知大军到来，那一个还肯饶放？家家户户，到处搜查，可怜众贼，一个未得生全，即有逃至海边者，船只俱被我军所守，除非跳入海中。四处搜杀了两日夜，诸将交令。

林、俞两人，出示晓谕安抚百姓，委官查点倭贼掳掠的江浙男女约三千余人，俱着问明地方姓名，开写册籍，将男女分为两处养育。俟大军回后，再差官押船来，搬取他们还乡。又将抢掠的江浙金银、珠玉并各色货物，以及古玩、珍宝，不下十余库，各堆积如山。林、俞二人相商：歇兵六日，议定将金银、珠玉、珍宝、古玩，他二人领水师五千，做第一起押解起行；各色货物、绸缎、铜锡等类，委参、副将带水师五千，做第二次起行；其余物，委游击都司等，做第三起押解，亦带水军五千起行。又每一库，委大小武官十员，公同点验，各封记号数；按所分三项，以次搬运在一处，以便上船。查点仓粮，共三十余万石。起出十万石，分赈本县人民；余俟补授新官到日收管。又分派了镇守大小官员。诸项完妥，然后大排贺功筵席，以酬诸将勤劳。又从库中颁发银两，赏随行军士。

歇兵至第四日三更时分，陡起大风，刮的海水吼声如雷。

须臾，天地昏暗，一军皆惊；通城士庶，无不悚惧，皆言自来未有之大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至五鼓风息，依就清明如故。到第五日，开库搬运上船，谁想一物无存。连忙报与林、俞二人，大为惊异。

将各库打开，库库皆然。诸军众将，神色俱失，言妖魔神鬼盗去者，议论不一。俞大猷向众将道：“此昨晚三鼓大风所由来也，其中有天意。中国与倭寇俱不能得耳！言之何益？定于明日亦同起身罢了。”原来是冷于冰知道林岱、俞大猷收功崇明，有此项财物，因此弄神通取归洞府，为普天下穷民济急之用。

到第六日，林、俞二人留官镇守，率众将祭神，放炮开船。

约走到未牌时分，陡然起一阵大风，将前前后后各船，俱刮拢在一处，在水面上旋转起来，诸军众将叫喊不绝。正在危迫间，忽然换转风头，卷定诸船，向西北飞走，少刻，大雾弥漫，看不见东南西北，耳边但闻风声、水声，相为吼应。林、俞二人，虽然有胆气，到此亦惟有虔心默祷，许愿叩头而已。估计有八九个时辰，渐次天清月朗，众军将各拭目观望，前面隐隐似有城池。船行切近，细看乃杭州东门也，也不知从那一个海口入来。此亦是冷于冰之作用。知林、俞二人起行日子不好，到申时要起飓风，飓风与别的风大不相同，一起则东西南北四面，乱乱无定，舟船遭遇，无不坏者。于冰恐伤中国军士，因此命连城璧来救应，送军将至杭州。只是他送的太勇猛些，致令大众担无限惊险。

再说杭州城外百姓，同城上巡罗军士，瞧见数百只海船，都以为倭寇又至。此时文炜正在杭州安顿一切，住居在巡抚衙门内。听得传报说倭寇大至，连忙从被中扒起，发令箭晓谕阖城军民官吏，都着上城防守，顷刻哄动了一城。林岱遣人到城下叫喊，城下不是放炮，就是放箭，不能前进。俞大猷道：“这怪不得他，爽利等到天明罢，有什么要紧？”文炜在城上坐守了半夜，到天大明，方知是林、俞二人带兵回来，心下大喜，率各官到城外船内相见。林俞二人先言今日海风之险，几乎不得相见，诸军众将都和做梦一般，不知怎么便到杭州城下。此天意着与老弟速会也。又详说崇明杀贼，并一切事。

问文炜是几时到杭州？文炜道：“自二位老哥起兵后，我与陆大人亦各分开。他回江宁，派遣文武各官，办理江南被寇地方事务。昨日有字来，他已在苏州。我到杭州，查办被寇郡县地方事务，屈指仅十一日。不意二位老哥已收功，航海归国，真是天大喜事！可一同入城，安息几日。军士疲劳，也该令其休息。我此刻即遣官驰驿，传报陆大人。”林岱道：“我们的船只人数，还不知有伤损否？俟查明入城。”文炜道：“只用委官三四员，便可立办，何用亲查？”说罢，一同上岸，骑马入城，同到巡抚衙门。文炜大设酒筵，请崇明得胜大小官员贺功。三日后，将各路水师俱打发回镇，倭船留在杭州，备搬运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男妇使用。

过了几天，诸文武俱皆销差。已查明通省被害郡县，兵火之后，仓库空虚。文炜只得从未被害郡县，提取银米，遣官按户挨查男妇人数，分别赈济，将来与陆凤仪会奏罢了。浙民甚是感戴。

诸事安顿俱毕，三人坐船赴苏州。凤仪率文武迎接，入城贺功，叙说各办事务，同具一公本奏捷。凤仪又另上一本，表奏三人之功。文炜于奏捷本内，又添一本，特奏赵文华、鄢懋卿贪婪不法等事，并前假冒军功。

且说明帝见了朱文炜等头一次报捷本章，帝心大悦，立即传齐九卿。天子道："朱文炜、林岱、俞大猷到扬州，止点兵三日，第四日即各分水陆两路进兵。不意赵文华拥水军八万，河、东人马三万，死守扬州。他的意思，朕亦深知：并非为保守扬州，不过为保守自己，怕倭寇来杀他耳！江浙两省之失，生灵受害，皆坏于赵文华一人，言之痛恨！前严嵩奏称，江浙人望赵文华甚殷，朕不解江浙人望此屠伯何意？"严嵩听了，心若芒刺。又问众臣道："赵文华拿到否？"刑部堂官奏道："计程缇骑应回，想只在早晚必到。"明帝又道："朱文炜等，于文华所统水军八万，止用了五万，河、东人马三万，止用了一万九千。两总兵本部人马一人未用，仍是赵文华所统之兵。

一日夜，水陆杀贼数万，使无遗类，屈指成功，究系一朝。嗣后选将，不可不慎也！且更有可喜者，破倭寇之谋，虽出于俞大猷和文炜，而林岱于江宁城下，领百余人，首先驰入贼阵，于数万人中斩其贼帅夷目妙美；夺大旗后，复杀贼副帅亲五郎，此非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奏此奇功也！贼首既去，群贼自瓦解矣。陆凤仪开城接应，昼夜驰追，文臣能如此，足见勇敢。

保全江宁，月余不破，凤仪之功，可与朱文炜、俞大猷相同。

刻下林岱、俞大猷，已去崇明，收功想亦在指顾。徐阶保荐得人，足见忠诚为国。统俟捷音再至，朕另降谕旨。"诸臣顿首辞出，商酌上表庆贺。只有严嵩，虽对众强为色笑，却心上难过的了不得。本日晚，即将文华、宗宪解到，交送刑部。严嵩立即托尚书夏邦谟，向刑部堂官代讨情分；又差人入监，安慰二人去了。

不四五日，又接到崇明收功，并陆凤仪、朱文炜安插抚恤两省被寇郡县本章。随下旨：陆凤仪保守江宁，深费心力，加太子太傅，赐蟒衣玉带，荫一子入监读书。林岱着升授提督，充补江南通省军门，统辖各镇，驻扎镇江，防御诸处海口。朱文炜即补授浙江巡抚，挂通省军门衔，统辖各镇，防御诸处海口。俞大猷着升授提督，驻扎山西大同府，挂通省军门衔，统辖各镇。尚书徐阶，着充经筵讲官，加太子太保。并赐徐阶、朱文炜、林岱、俞大猷各蟒衣玉带一袭。其余水陆有功诸官，俟陆凤仪、朱文炜奏到日，再降谕旨升补。看第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是朱文炜参奏赵文华于去岁奉旨督兵，在直隶沿途索诈地方官金帛、古玩，复于扬州、苏州二府种种贪贿，敛积商民银两，折收船马价值，兼复假冒军功；并参鄢懋卿在盐院任中，骄侈不法等款，又替赵文华派敛诸商金珠、古玩，侵吞盐课等事。

明帝览奏，越发大怒，敕下：江南总督陆凤仪，锁拿鄢懋卿入都，抄没本乡并任中两处家私，兼详查寄顿地方，监禁老少男妇，毋得轻纵一人。与赵文华一同付刑部，严刑审讯，定罪奏闻。又看到胡宗宪，文炜替他极力开脱，说他原本书生，未娴武略；其赵文华贪贿诸事，委不知情。明帝看后，也就不深究了。又想起林润曾参奏赵文华在前，竟是个少年有胆识的官儿，随下旨：升林润兵科给事中，巡按江南通省地方事务。

旨意一下，徐阶、林润、邹应龙各大喜，只有个严嵩父子是畏惧。满朝文武，谁不知赵文华、鄢懋卿是严嵩得力门下？

今前后两个俱倒，如去了他左右手一般。刑部堂官见明帝甚怒，也不敢尽依严嵩脸面，将索诈苏、扬二府衿商士庶银两问实，假冒军功问虚。又过了几日，将鄢懋卿解到，审出欺隐盐课四十余万两；又拉出巡盐御史袁淳，协同纳贿。胡宗宪刑部照文炜参本，也替他以“不知情”三字开脱，具奏入去。明帝大怒，将赵文华解赴苏州斩决；其子赵怿思同妻女俱发烟瘴地方，永远充军。鄢懋卿解赴扬州斩决，其子发边地永远充军，妻女卖与人为奴。袁淳解赴扬州立绞，亦令抄没家私。胡宗宪于刑部未审之前，他不知从何地弄了白龟两个、白鹿一只进献。刑部拟他为革职，也奉旨依议。赵文华自入刑部后，日夜愁惧，肚上起了一疮。京差解至常州，其疮凶肿异常，哀呼了一夜，将肚腹崩裂，五脏皆出而死。江南人听得将他解付苏州斩决，家家焚香称庆；还有许多人等他斩决时，大家要零割其肉，盼望他来。已后听得他死在场州，未蒙显戮，百姓又都不快活起来。

总督陆凤仪恼他在江南百般索诈商民，拥兵自固，致失陷苏、常、镇江等府，旨意原五号令之说，凤仪竟把他斩尸，传首号令，苏州人心才略为舒服。

朱文炜将倭贼抢去男妇，从浙遣官于崇明运回，江南人押交陆凤仪，浙江人着亲属具结认领。又于未被兵火之府县，题请转运仓粮，赈济被兵火地方，兼请恩免累年拖欠钱粮，并恩赏张经战胜并阵亡军将。三事俱蒙天子恩准，浙民感激切骨。

怀庆总兵林桂芳，见林岱爵尊功大，便告老乞休。明帝知是林岱之父，下许多温旨，赏及服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准其致仕，真武职中未有之际遇也。林岱、林润此时同在江南，各差人迎请到镇江衙门养老，天天非游玩山水，即宾客满座看戏。朱文炜每年定请去游西湖，住一月两月不等。这老翁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快局。

再说冷于冰一日向连城璧等道：“刻下江浙倭寇已平，百姓流离冻饿者十有八九，朝廷虽有恩典，焉能使一夫不失其所？我前在崇明摄来财物，理合赈济穷乏。我此刻即入后洞，你们不得惊动。我过百日后，方许你们见我，我好办理此事。”

说罢，入后洞趺坐入定，用分身法化为数千道人，施散银物等类，不但江浙被寇地方赈济无遗，即普天下穷困无倚赖之人，也有许多沾了恩惠，全活不下百万生命，约费三个来月日方完。

不邪等止见财物日，直自一无所存，方见于冰出定。问起来，方知是用分身法，立此大功德，各心悦诚服。于冰又吩咐猿不邪道：“与你柬帖一联，书字一封，可速去江西广信府万年县城外拆看。办完事体后，回洞缴吾法旨。”不邪领命，架云去了。

一阵成功倭寇平，捷音报到帝心宁。

文华腹裂悬头日，百万灾黎颂圣明。

第七十九回叶体仁席间荐内弟周小官窗下戏娇娘

词曰：

彤云散尽江涛小，风浪于今息了。倩他吹嘘聊自保，私惠知多少。

郎才女貌皆娇好，眉眼传情袅袅。隔窗嫌伊归去早，想念何时了？

右调《桃园忆故人》

话说沈襄自从金不换于运河内救了他的性命，又在德州店中送了他百十多两银子和驴儿一头，一路感念金不换不荆晓行夜宿，那日到了江西万年县地界，先寻旅店安歇。

次日，便问本县儒学叶体仁下落。早有人说与他，在县东文庙内西首，一个黑大门便是。沈襄找到学门前，见两个门斗坐着说话。沈襄道：“烦二位通禀一声，就说是叶师爷的至亲，从北直隶来相访。”门斗道：“先生贵姓？”沈襄道：“你不必问我名姓，你只如此说去，就是了。”那门斗必要问明，方肯传说。

正言间，早见体仁一老家人朱清，从里边走出，看见沈襄，大惊道：“舅爷从何处来？”沈襄使了个眼色，朱清会意，将沈襄领入客房内，急入内院，向体仁夫妇说知。沈小姐听得他兄弟到了，又惊又喜。叶体仁是个极小胆的人，沈练问成叛逆正法，他久已知道；又现奉部文，到处缉拿沈襄，听了这句话，不由的面上改了颜色，心上添了惊怕，口里说不出话来。沈小姐早明白他丈夫的意思，说道：“你不用狐疑，我兄弟是你至亲，你便不收留他，他出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被人拿住，也会扳拉你，不怕你不成个叛党！到那时，人也做不成，鬼到要变哩！”体仁无可如何，问朱清道：“可有人看见舅爷没有？”朱清道：“只有两个门斗在外边问舅爷名姓，舅爷不肯说，还是小人将舅爷领入来，现在书房内。”体仁道：“此后有人问及，就说是我的从堂兄弟。你去请人来罢！”

少刻，沈襄入来，看见他姐姐早哭的雨泪千行，先与体仁叩拜，次与沈小姐叩拜。沈小姐拉住，大哭起来。慌的体仁乱嚷道：“哭不得，哭不得！休要与我哭出乱儿来，不是顽的！

“拉沈襄到房内坐下，姐弟二人揩拭了泪痕。沈小姐问他父亲沈练被害原由，沈襄细细诉说。说到伤心处，两人又大哭起来。

急的体仁这边一拉，那边一推，恨不得将二人口唇割下，直闹乱的不哭了方休。次后说到金不换救命赠银话，沈小姐道：“天下原有慷慨义气、不避祸患、救人的好男子！若是你投河时遇着你姐夫，十个定淹死九个了！”体仁道：“我是为大家保全身家计，但愿不弄破为妙。据你这样说，我不是嫌厌令弟来么？”一边着收拾饭，一边走至外面，将门斗并新买的一个小厮，和厨房做饭、挑水的二人都叫来，特特的表白了一番，说：“适才来的是一从堂兄弟，并不是亲戚，你们都要明白。”说罢，入内室，又叮嘱沈襄改姓为叶，着叫他大哥，叫沈小姐嫂子。见两人都应允，方才略放宽了些怀抱。

沈小姐为兄弟初到，未免日日要买点肉吃。体仁最是俭省，一年四季，只有祭丁后方见肉；非初一、十五，若买了豆腐也要生气。沈襄一连住了五天，到吃了二斤半肉，白菜、豆腐又搭了好几斤。体仁嘴里虽不好说，心上着实受不得，日夜砣绉着眉头，和家中死下人的一般。想算个安顿沈襄的地方，又不知他有何才能，且恐怕到人家露出马脚，于己不便。又想及沈襄曾教过学，便欣喜道：“日前本地绅衿周通，托我与他留心一学问渊博先生，教读他儿子周琏。那周通六七十万两家私，且是个候补郎中。沈襄有了破露，他的身家甚重，只用他出钱料理，连我也无事了。”

想到此处，急急入来，问沈襄道：“你日前说教过学，可教的是大学生、小学生？”沈襄道：“大小学生都教过。”体仁道：“想来你的八股是好的了？”沈襄道：“也胡乱做几句，只是不通妥。”体仁道：“我此刻与你出个题目，你做一篇。

“沈襄道：“若必定着我出丑，我就做。”体仁见不推辞，甚喜，口中便念出“浩浩其天”一句来。不意沈襄腹内融经贯史，又是极大才情，此等题素常都是打照过的，随要过纸笔来，没有一顿饭时，即写真送体仁过目。体仁是中过乡试第三名经魁的人，于八股二字奇正相生，大小无不合拍；只因他屡下会场，荐而不中，又兼家贫，才就了教职。自知命里没进士，因此连会场也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恐费盘缠。他到是江西通省有数的名土，今见沈襄下笔敏捷，又打算着此题难做；将沈襄的文字接在手中，口中不言，心内说道：“这小子完得这般快，不知胡说些什么在内。”只看了个破承起讲，便道好不绝，再看到后面，不住的点头晃脑，大为赞扬。将通篇看完，笑说道：“昌明博大，盛世元音也。当日岳丈的文字，我见过许多，理路是正的，不及你当行多矣。只可惜你在患难中，只索将解地二元让人家罢了。

“又怕沈襄于此等题目，素日做过，又随口念出一题道：“虽不得鱼”着沈襄做。沈小姐道：“做了一篇，好就罢了，怎么又出题考起来？”体仁道：“你莫管。”沈襄做此等题，越发不用费力，顷刻即就。体仁看了，喜欢的手舞足蹈，向沈小姐道：“令弟大事成矣！”沈小姐道：“什么大事可成？”

体仁便将周通日前所托详说，又道：“只是他儿子的文字，素常都是我看，每年总有五六十两送我，还有衣服、靴帽之类。

我若将令弟荐去，他就不用我了。为自己亲戚，也说不得。”

沈小姐道：“此举极好！只怕他已请了人，便把机会失去。”

体仁道：“目今他儿子的文章，还都是我看，那里便请了人？

就请人，也要请教我看个好歹。”沈襄道：“这周通佩服姊丈，想来他也是个大有学问人。”体仁笑道：“他有什么学问？不过以耳作目罢了。刻下他儿子不过完篇而已，每做文字，还是遇一次有点明机，一次便胡说起来。人物到生的清俊不过，若认真读书，不愁不是科甲中人。只要请好先生教他。”沈小姐道：“既然他父子都不通，还认得什么好丑？你为何两三番考我兄弟？”体仁道：“他父子虽不通，他家中来往的门客却有通的。诚恐令弟笔下欠妥，着他们搬驳出来，将令弟辞回，连我的脸也完了。”沈小姐道：“事不宜迟，你此刻就去。”体仁道：“今日天色还早，我就去遭罢。”随即到周通家去。

至日落时，还不见回来。沈小姐甚是悬结，只怕事体不成。

只等到定更后，体仁半醉回来。一入门，先向沈襄举手道：“恭喜了！”沈小姐道：“有成么？”体仁道：“我一到他家，便留我吃便饭，却是极丰盛的酒席。席间，我将令弟学问赞扬的有一无两，怕他不成么？已面订在下月初二日上馆，学金每年一百六十两，外送两季衣服。今日就先与了五十两，作添补零用之费。”说着，将银从怀中掏出，放在桌上。又向沈襄道：“你到他家，吃穿俱足，要这些修金何用？不如都支出来，让穷姐夫买点米吃吃，岂不是好？”沈襄道：“我原是苟延岁月人，只不饥不寒，得有安身处足矣！要那修金何用？我身边还有金恩公送我的几十两银子，也一总与姐夫留下罢。”叶体仁听了，喜欢的心花俱开，随即出去说与朱清：“此后日日加六两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舅爷吃；若剩有未吃尽的肉，只用添买四两亦可。像此等调度，全要你留心。”嘱咐罢，入来向沈襄道：“还有一句要紧话，休要到临期忘记了。我已向你东家说过，你是我从堂兄弟，名字叫做向仁，你须切记在心！”沈襄唯唯。

次日，沈襄从行李内，将不换送的银子，取出六十四两，送了体仁，把骑来的那驴儿，也送了他。体仁大喜收受，说道：“你今日将驴儿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说也不妨：几天草料，吃的了我心上甚慌！我实用他不着，早晚卖了，得几两驴价，贴补贴补也好。”沈襄笑了。沈小姐道：“亏你是个读书人，怎爱钱到这步田地？”又道：“周家是个大富翁，我兄弟到他家，衣服、被褥平常了，他便要小看我兄弟。方才送你这六十两银子，你收不得，与我兄弟治买了衣服、被褥罢！”体仁乱嚷道：“不成话了！谁家寒士，还讲究衣服、被褥？越穷人越敬重。”夫妻两个为这六十两银子，嚷了两天，终被沈小姐作主，着朱清拿办买一切，又叫了两个裁缝做妥。将体仁几乎疼死，饶还是沈襄的银子。

到了初一日，周通家先下了两副请帖，初二日亲来拜请体仁送沈襄入馆。周通领儿子周琏拜从，设盛席相待。体仁至灯后回家。自此沈襄便教读周琏，一家上下通称沈襄为叶师爷。

万年县虽是个小县分，此时风气却不甚贵重富户，重的是科甲人家；每题起周通，便说他是臭铜郎中。止是见了周通，和奉承科甲人一般。周通听在耳中，心上甚恨这“臭铜郎中”四字；因见他儿子周琏生得聪慧俊雅，便打算他是科甲翰院中人，想他中会，出这“臭铜郎中”之气。虽一年出一千两银子请先生，他也愿意，只怕把他儿子教不通。先时请了个举人，叫张四库，到也是个有学问的人。教读周琏，只教读了一年多，学院到广信，周琏彼时才十八岁，不知怎么便进了学，张四库到得了四五百两谢仪。周通得意到极处。谁想张四库便中了进士，做翰林。周通大失所望。他久知儒学叶体仁是个名士，因此连先生也不请，恐怕教坏他儿子。只教体仁看文字。今请了沈襄，打算着体仁所荐，必不错；又问明是个秀才，心上有些信不过起来，诚恐学问浅薄，教坏了儿子，须藉众人考验。随烦朋友们牵引本县生童，起了个文会，每一月会文六次，轮流管饭，家道贫寒的，或四五人管一会，七八人管一会不等；惟周通家不轮流，每月独管三会。会文也不拘地方，虽庵观寺院，亦去做文字。会了两三次，通是沈襄评阅。人见沈襄批抹讲解甚是通妥，况又是本学叶师爷兄弟，越发入会的人多了。

这日该本城文昌阁西老贡生齐其家管会。他家道也还有饭吃，只因他一生止知读书，不知营运，将个家道渐次不足起来；却为人方正，不但非礼之事不行，即非礼之言亦从不出口。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齐可大，为人心地糊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已二十四岁，尚未进学；次子才八九岁，叫齐可久，他还有个女儿，名唤蕙娘，年已二十岁，尚我夫家，生的风流俊俏，其人才还不止十分全美，竟于十分之外要加出几分，亦且甚是聪明，眼里都会说话。这齐可大也在会中，诸生童一早都到齐家庭上。齐其家出了两个题目，大家各分桌就坐，一个个提笔磨墨，吟哦起来。

这齐其家庭房前后都有院子，前后俱有窗槅。庭房前面的窗槅俱皆高吊，庭房后面的窗槅都关闭着，为其通内院也。周琏这日辞过沈襄入会，在后面窗槅内西北角下，面朝着窗槅做文字。

齐贡生家闺女蕙娘，听得诸生童俱到，便动了个射屏窥醉的念头。趁老贡生在外周旋，他母亲庞氏厨下收拾饭菜，便悄悄的走出内院。到庭房北窗外，先去中间用指尖挖破窗纸，放眼一觑：见七大八小，到有五六十个，虽然少年人多，却眉目口鼻都安顿的不是步位。即有几个面皮白净的，骨格都不俊俏，且头脸上毛病极多。又走到东北角窗外，也挖破窗纸，看了看，总是一般，心上委决不下。回身到西北角窗外，也挖开窗纸一觑：这一眼，便觑在周琏脸上，不由的目荡神移，心上乱跳起来。那里还肯罢休？从新把窗纸挖了个大窟窿。用左右眼轮流着细看。周琏正握着笔，凝着眸，想算文理，猛然回过眼来，见窗外一个雪白的面孔，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心里想道：“这必定是齐贡生内眷偷看我们。”也就丢开了。怎当那蕙娘不忍割舍，又来偷视。谁想周琏两只眼睛，也注意在那窟窿上，四目一照，那蕙娘又缩了回去。周琏想算道：“他尽着看我，难道不许我看看他？”将身子站起，隔着桌子，往窗外一觑：见一不肥不瘦、不高不低、如花似玉的个大闺女，站在半面窗外。再看香裙下面，偏又配着周围正正、瘦瘦小孝追魂夺命一对小金莲，真是洛神临凡，西施出世。周琏不看则已，一看之后，只觉得耳朵内响了一声，心眼儿上都是麻痒；手里那枝笔，不知怎么吊在桌上。

正在出神之际，一个童生走来，在肩上一拍道：“看什么？”周琏即忙回头，笑应道：“我看他这后面还有几进院？”

童生道：“《易经》上有‘拔茅连茹’，‘茹’字怎么写？”

周琏道：“草头下着一如字便是。”那童生去了，周琏急忙向窗外一看，寂然无人。坐在椅上，将桌子一拍道：“这个一万年进不了学的奴才，把人害死！”正在怨恨间，那窗外的一双俊眼又来了，周琏也便以眼相迎。只见那白面孔一闪，忽见纤纤二指伸入，将窗纸扯去一大片，把那俊俏脸儿，端端正正放在窗空前，两个人四只眼，互相狠看。

正在出神意会，彼此忘形之际，只听得有人叫道：“周大兄！周大兄！”周琏即忙掉头一看，见第三桌子前，与他同案进学的王曰绪，笑问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头篇完了么？我看看！”周琏道：“才完了两个题比，也看不得！”又见王曰绪笑说道：“你必有妙意精句，不肯赐教。我偏要看看！”说着，从人丛中挤了来。周琏此时，恨入切骨！只见他走来，将周琏文稿拿起，一边看，一边点头晃脑，口中吟咏声唤不绝。看罢，说道：“你笔下总灵透，我也是这意思，无如字句不甚光洁。”说着，从袖中掏出来，着周琏看。周琏只得接过来，见一篇已完了，那里有心肠看？他大概瞧了瞧，连句头也没看清楚，便满口誉扬：“真是绝妙的文字！好极，好极！”王曰绪又指着后股道：“这几句，我看来不好，意思要改换他。”周琏随口应道：“改换好。”王曰绪道：“待我改换了，你再看。”说罢，又挨肩擦臂的走出去了。

周琏急急的往窗外四下一看，那俊俏女娘不知那里去了。

把身躯往椅子上一倒，口里骂道：“这厌物奴才杀了我！这是一生再难得的机会，被他惊开，实堪痛恨！”急忙又向窗外一看，那里有？还有什么心肠做文字？不由的胡思乱想道：“此人不是齐贡生的闺女，便是他的妹子。怎么那样一个书呆子，他家里有这样要人命的活天仙？岂非大奇事！”想算着，又站起来向窗外再看，连个人影儿也无。复行坐下，鬼嚼道：“难道竟不出来了？”又想到：“自己房下也还算妇人中好些的，若和这个女儿比较，他便成了活鬼了！”又想道：“我父母止生我一个，家中现有几十万资财，我便舍上十万两银子，也不愁这女儿不到我手！”

正胡想算着，见窗外一影，却待站起来看视，那女娘面孔又到。两个互看间，忽见那女娘眉抒柳叶，唇绽缨桃，微微的一笑。这一笑，把周琏笑的神魂俱失。却待将手带的金镯，要隔窗儿送与，只听得后窗外一小娃子叫道：“姐姐，妈一地里寻你，不想你在这里！”那女娘急将俏庞儿收去。周连连忙站起，将两只眼着在窗空内看去，只见那女娘莲步如飞，那里是人，竟像一朵带露鲜花，被风吹入内院去了。周琏在庭房内，总看的是此女前面，此刻才看见后面，正合了《洛神赋》四句：“肩若削成，腰若约素；罗袜生尘，凌波微步。”正此女之谓也。

周琏看罢，复坐到椅上，有气无力的说道：“我从今后，活不成了！”定醒了一会，看自己的文字止有了少半篇；再看众人，已有将第二题写真半篇多了，不由的心下着急起来，也无暇思索，只合就题敷演。一边做着文字，一边又向窗外偷看，只怕耽误了。猛听得老贡生高说道：“午饭停妥，诸位用过饭再做罢。”众生童俱各站起，拉开桌椅板凳，坐了八九桌。饭毕，又做起来。周琏此时真正忙坏，又要做文字，又要照管那窗棂上窟窿。只到日落时，总不见那女儿再来。原来前半日，蕙娘的母亲庞氏只顾与各生童收拾茶饭，蕙娘便可偷空出来；午饭后他母亲无事，他那里还敢乱跑？况老贡生家教最严，外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个雇工人，是足迹不许入内院的。蕙娘和他儿媳，是足迹不许出外院的。此刻把个蕙娘急的要死，惟有盼下次管会而已。

周琏苟且完了两篇，已点灯时分，大家各散回家。素常与他妻子最是和美，今晚归来一看，觉得头脸脚手都不好起来，便一句话也不说。何氏问他，也不回答，还当他与会中人闹了口角，由他睡去。那知周琏一夜不曾合眼，翻来覆去，想算道路。正是：人各有情丝，喜他无所系；所系有其人，此丝无断际。

第八十回买书房义儿认义母谢礼物干妹拜干哥

词曰：

情如连环终不坏，甲颜且把干妈拜。学堂移近东墙外，无聊赖。

非亲认亲相看待，暂将秋波买卖。一揖退去人何在？须宁耐，终久还了鸳鸯债。

右调《渔家傲》

话说周琏思想蕙娘，一夜不曾合眼。这边是如此。那边的蕙娘，到定更以后，见家中雇的老婆子收拾盘碗已毕，他哥嫂在下房安歇，他父母在正房外间居住，他和小兄弟齐可久同小女厮在内间歇卧。早存下心，要盘问他兄弟话，预备下些果饼之类，好问那庭西北角内做文字的人。谁想那可久原是个小娃子，那里等到定更时？一点灯，便睡熟了。蕙娘直等的他父母俱都安寝，外房无有声息，方将他兄弟推醒，与他果子吃。那娃子见与他果子吃，心下就欢乐起来，一边揉眉擦眼，一边往口内乱塞，说道：“姐姐，这果子个个好吃。”蕙娘道：“你爱吃，只管任你吃饱，我还有一盘子在这里。”那娃子起先还是睡着吃，听了这话便坐起来。蕙娘怕他父母听见，说道：“你只睡着吃罢，休着爹妈听见了骂你我，我还有话问你。”娃子道：“你问我什么？”

蕙眼道：“今日来咱家做文章的相公们，你都认得么？”

那娃子道：“我怎么认不得？”蕙娘听了大喜，忙问道：“你认得几个？”那娃子道：“我认得我哥哥。”蕙娘道：“这是自己家中人，你自然认得。我问得是人家的人？”那娃子道：“人家的我也认得。”蕙娘又喜道：“你可认得那庭房西北角上做文章的相公？他头戴公子巾，外罩黑水獭皮帽套，身穿宝蓝缎子银鼠皮袍，腰系沉香色丝绦，二十内外年纪，俊俏白净面皮，手上套着赤金镯子，指头上套着一个赤金戒指，一个红玉石戒指，唇红齿白，满脸秀气。那个人儿，你认得他么？”

那娃子道：“我怎么认不得？”蕙娘听了，又不禁大喜。忙问道：“他姓甚么？他在城内住，城外住？他叫什么名字？他是谁家的儿子？”那娃子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不知道他住处，他又从不和我顽耍。”蕙娘道：“你不知住处罢了。你可知他姓甚么？是谁家的儿子？”那娃子道：“他是他妈的儿子。”蕙娘拂然道：“这样说，是你认不得他！你为何声声认得？”那娃子道：“我怎么不认得他？他是来做文章的相公。”蕙娘听了，气恼起来，在那娃子头上打了一掌，骂道：“死不中用的糊涂东西！”那娃子便硬睁着眼嚷道：“你打我怎么？果子是你与我吃的，又不是偷吃你的？”蕙娘一肚皮深心，被这娃子弄了个冰冷，伸手将果子夺来，盘内还有几个，一总拿去，放在地下桌子上。那娃子见将果子尽数夺去，不由的着急起来，大嚷道：“你打我怎么？我为什么教你白打？”说着，就啼哭起来。

庞氏听见，骂道：“你们这时候还不睡觉，嚷闹甚么？”

蕙娘怕他嚼念出来，连忙将盘中的果子尽数倒在他面前。那娃子见了果子，便立刻不嚷不哭了。虽然不嚷了，他也骤然不好吃那果子；见蕙娘上床换鞋脚，那娃子拿起一个果子来，笑着向蕙娘道：“你还吃一个儿？”蕙娘也不理他，歪倒身子便睡。

那娃子见蕙娘不理他，悄悄的将果子吃尽就睡着了。蕙娘前思后想，在这边思想周琏；周琏在那边思想蕙娘，想来想去，还是周琏想出个道路来。

次早，到书房完了功课，带了两个得用的家人，一个叫吴同，一个叫周永发，一齐到齐贡生门前。详细一看，见他房子左右俱有人家，左边的房子甚破碎，右边房还整齐些。问跟随的人道：“这右边房子，是谁人住着？你们可认得么？”吴同道：“小的都知道。这中间是齐贡生家，左边是张银匠住，右边是鍾秀才弟兄两人祝大爷问他怎么？”周琏道：“家中读书，男女出入甚不方便；我看这右边的房子，到好做一处书房。

这里的街道又僻静，但不知卖不卖？”吴同道：“容小的问他。

“周琏道：“价钱不拘多少，只要他卖就好。这件事，就交与你办理。”吴同听了价银不拘多少，满心欢喜道：“小的就与大爷办理。”周琏道：“限你两天回我话。还有一说：若右边不成，就买那银匠的房子也罢。”吴同道：“只要出上价钱，不怕他不卖。”周琏道：“你不用跟随，就此刻问他去。”吩咐毕，回家去了。

真是钱能通神。到午间，吴同便来回话道：“那鍾秀才的房子问过了。起先他兄弟两个为是祖居，都不肯卖；小的费无限唇舌，哥哥肯了，兄弟又不肯，讲说到此时，方停妥。这房子两进院：外层院正房三间，东西房各三间，北庭房三间，门楼一座；正房东边还有一间房，西边小门楼一座，通着内院。

内院也是正房三间，东边一个小院和，与齐贡生家止隔一墙；院内有小正房一间，西边和东边一样，又与王菜店止隔一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西下各有房三间，北面无房，便是前院的后墙。合算共房二十六间。木石要算中等，价银一千二百两。”周琏听了内东小院与齐家止隔一墙，便满心难喜，向吴同道：“一千二百两太多，与他一千两罢。”吴同道：“这锺秀才弟兄两个，都是有钱的人，少一分也不卖。”周琏情心过重，还论什么价钱多少，随口说道：“就与他一千二百两。说与管帐的，就与他兑了罢。

老爷问起来，只说是五百两买的。”吴同大喜，不想卖主止要八百，他到有四百两落头。周琏道：“几时搬房？”吴同道：“搬房大要得半个月后。”周琏道：“如此说，我不买了。定在三日内搬清方可。他图价钱，我为剪绝。”吴同连忙答应出去。

原来买齐贡生家左右房子，也是周琏费一夜心力想出来的。他素知齐贡生为人固执，不但说将他女儿做妾，就是娶做正室，他还要拘齐大非偶的议论；除了偷奸，再无别法。到了未牌时分，吴同和管帐伙计来回覆道：“房价一千二百两兑了，立的卖房契已取来，定在后日一早搬去。”周琏听了，又看了契，大喜。随即到他父亲周通面前，说明已意，嫌家中人多，耳目中不得清净，要同叶先生去新买鍾秀才房子内读书。他父亲见是极正大事，心上颇喜，也不问房子价钱多少，止说道：“城里城外，家中有许多少房子，拣上一，处就是了，何必又买？”

到第三日午后，打听得锺秀才搬去，亲自到那边看了房儿，吩咐雇各行匠役，连夜兴工修理。先生在前院正房居住，三间北庭会客；内院正房，也做会客之所。西小院房，贮放吃食，西厦房三间，做厨房；东厦房三间，家人们祝前院亦然。自己单拣了东小院房居祝家人们领了话，立刻连夜兴工修理停妥。将那东小院房，上下普行修盖，裱糊的和雪洞一般。摆设起琴棋书画、骨董珍玩，安设了床帐、桌椅，铺放下锦绣、花茵。大家图小主人欢喜，于是同沈襄搬了过来。

齐贡生知叶先生搬入隔壁，心上甚喜，早晚可以讲论文章，率领了两个儿子来拜贺。周琏接见齐贡生，比在会中又加敬十倍，留可大、可久同饮食，顽笑到灯后，方放回家。次日备了极厚的八色礼物，同沈襄回拜。贡生留茶，一物不肯收受。周琏没法，谈了一会诗文，送了出来。从此时常来往。可大、可久不时到周琏处，来了定留吃饭，走时必要送些物事，从没个教他弟兄空手回去的。把一个齐贡生老婆庞氏喜欢的无地缝可入，日日嚷闹着教贡生设席请周琏。齐贡生是个一介不与、一介不取的人，听见他儿子们常收周琏的东西，深以为耻。无如庞氏挡在前头，弄的这贡生也没法。他女儿蕙娘，止知周琏是个大富家子弟，搬来隔壁读书，却不晓得就是庭房西北角与他眉眼传情的人。

过了二十余天，周琏要和齐可大结拜个弟兄。可大先和他母亲说知，庞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喜出意外，随即告知贡生。贡生道：“汉时张耳、陈余，岂不是结拜的弟兄？后来成了仇敌，比陌路人更甚几倍！”庞氏道：“我不管你张家的耳朵，陈家的鱼儿，弟兄总要拜哩。他一个满城大财主的儿子，先人又做过极大的官，他肯与我们交往，我们就沾光不浅。人家到要下顾，你反穷臭起来？”贡生道：“你这沾光下顾的话，再休对我说！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

“庞氏道：“你敢和他家比人比脚么？比人，家中上下止有九口，他家男女无数，奴仆成行；比脚，他父子们不穿缎鞋，便穿缎靴，你看你的脚，穿的是什么？”贡生咬牙大恨道：“你看他胡嚼么？我说的仁，是仁义的仁，我说的爵是爵禄的爵；你不知乱谈到那里去？真是可恨！可厌！”庞氏道：“恨也罢，厌也罢，总之结拜弟兄，定在明日！到其间，你若说半个不字，我与你这老怪结斗大的疙瘩，誓不两立！休说周相公要和我儿子结拜弟兄，就和你结拜个弟兄，你也该知高识低，做个不负抬举的人才是！我再问你：你见谁家遇着财神，拿棍打来？”老贡生听罢，用两手掩耳，急急的走出去。又知此事势在必行，次日一早，便往城外访友去了。

周琏于是日，先着人送贡生和庞氏缎衣各两套，外随羊酒等物，与可大、可久缎衣各一套。连日以问明可久，蕙娘二十岁了，比自己小一岁，他是在庭房窗眼中看见过的，想算着身材长短，令裁缝做了两套上色缎子裙氅，配了八样新金珠首饰送蕙娘，都拿到庞氏面前。庞氏爱的屁股上都是笑，全行收下，只等老贡生回来，商酌几件东西做回礼。％少刻，周琏盛选衣帽过来，拜见干妈，庞氏着请入内房相见。蕙娘在窗内偷看，心下大为惊喜，才知西北角下做文字的书生，就是周琏。心中鬼念道：“这人才算的有情人！像他这买间壁房子，和我哥哥兄弟结拜，屡次在我家送极厚的礼物，毫不惜费，他不是为我，却为着那个？”又心里叹道：“你到有一片深心，只是我无门报你！”急急的掀起布帘缝儿，在房内偷窥，见周琏生得甚是美好。但见：目同秋水，秋水不及他二目澄清；眉若春山，春山不如他双眉松秀。鼻梁骨高低适宜，嘴唇皮厚薄却好。逢人便笑，朵颐间绽两瓣桃花；有问必答，开口时露一行碎玉。头带远游八宝貂巾，越显得庞儿俊俏；身穿百折鹅绒缎氅更觉得体态风流。

耨吏耕经，必竟才学广大；眠宿柳，管情技艺高强。

蕙娘看了又看，心内私说道：“妇人家生身人世，得与这样个男子同睡一夜，死了也甘心！”又见他坐在一边，说的都是世情甜美话儿，又听得问他父亲不在家的原故。吃罢茶，便要请干妹妹拜见。只听得他母亲说道：“过日再见罢，他今日也没妆束着。”又听得周琏说道：“好妈妈！我既与你老做了儿子，就和亲骨肉一般，岂有个不见我妹妹之理？”只听得他母亲笑向他兄弟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久道：“你叫姐姐出来！”

蕙娘听了，连忙将身子退了回去，站在房中间。可久入来笑说道：“周家哥哥要见你，咱妈妈叫你出去！”蕙娘满心里要与周琏觌面一会，自己看了看，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怕周琏笑话他，向可久道：“你和妈说，我今日且不见他罢。”那娃子出去回覆，又听得周琏道：“这是以外人待我了！必定要一见。”他母亲又着可久来叫，蕙娘忙忙的换了一双新花鞋儿，走到镜台前，将乌云整了整，拂眉掠鬓，薄施了点脂粉，系了条鱼白新布裙子，换上一件新紫布大袄，着他兄弟掀起帘儿，他才轻移莲步，含羞带愧的走将出来。周琏对面一看，真是衣服不在美恶，只要肉和骨头儿生的俊俏。但见粉面发奇光，珠玉对之不白；樱唇喷香气，丹砂比之失红。

眉弯两道春山，随他铁打金刚，眉蹙时定须肠断；目飘一汪秋水，任尔铜铸罗汉，眼过处也要销魂。皮肉儿宜肥宜瘦，身段儿不短不长。细腰围抱向怀前，君须尚飧；小金莲握在手内，我亦呜呼。真是颠不刺的随时见，可喜娘行盖世无！

两人互相一看，彼此失魂。周琏向蕙娘深深一揖，蕙娘还了一拂，大家就坐。蕙娘便坐在他母亲背后，时时偷眼与周琏送情。周琏见蕙娘的面孔，比窗内偷窥时更艳丽几分，禁不住神魂飘荡。坐了大半晌，只不肯告别。庞氏回头以目示意，着蕙娘入内房去，蕙娘也不肯动身。庞氏老下面皮，向可大道：“你陪周兄弟到外面书房里坐。”周琏没奈何，舍了出来。庞氏收拾茶食，周琏略用了些，即回隔壁书房内。

倒在床上，自言自语道：“我这命，端的教我这干妹妹断送了！如今面虽见了，同睡还没日子，该怎么消遣这相思日月？”于是合着眼儿，想那蕙娘的态度，并眉眼的深情。又想他半迎半避、半羞半笑、半言不言的那种光景，恨不得身生双翼，飞到齐贡生家，将蕙娘抱到一无人之地，竭生平气力，治他故卖风情、要人性命的罪案。又想着蕙娘上下通是布衣裙，便大不快活道：“岂有那样丽如花、白如玉的人儿，日夜用粗布包裹？可惜将极细极嫩的皮肤，都被粗布磨坏？”便动了做家常穿用的衣服，与他送去。又转念齐贡生是个小人家儿，将绸子衣服送去，必不着他寻常穿。思索了半晌，用笔开了个单儿，笑说道：“只用每一件做上四件，如此之我，不怕不与他穿？

“随即将家人叫来，说与他们长短尺寸，用杂色绸子，棉、单、夹三样，每一样各做四件，裙、裤、大小衬衣，俱须如数办理，限两日做完。家人们听了，背间互相议论，也猜着是送齐贡生家，却猜不着是送他儿媳，送他闺女。大家嗟叹为前世奇缘。

又知他性儿最急，连夜叫了二十几个裁缝，与他赶做。只一夜通完，拿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琏面前，周琏甚喜。又配了些戒指、手镯、碎小簪环之类，将可大、可久请来，留酒饭后，就烦他弟兄与蕙娘送去。

再说老贡生昨晚回家，庞氏将周琏认了干儿子，并送的许多衣物都取出来，着贡生看，说了又说，感激周琏的好处。老贡生大概瞬了一眼，说道：“一介不取，方是我们儒者本色。

今平白收人家无限东西，于心何安？总之你们做妇人的，不明‘义利’两字，就与圣贤道理不合了。”庞氏见老贡生见了许多东西，脸上没半点喜色，心上早有些不爽快；今听了这几句斯文话，不由的大怒道：“放屁！什么是个圣，什么是个贤？

和你这种不识人抬爱的杀材说话，就是我不识数儿处。人家昨日恭恭敬敬的来，连一顿饭也没留人家吃，再不说明日想几件东西做回礼，打发儿子们到人家父母前磕个头，也算孩子们结拜一常”老贡生道：“我一个寒士，那有东西送他？”庞氏道：“白收人家的么？”贡生道：“谁教你收下他的？为今之计，只有个都把还他，实为两便。”庞氏大喊道：“放狗屁！

“贡生见庞氏不成声气，有些怕怕的说道：“着孩子们走走，也罢了。”庞氏道：“不！我要东西哩！”贡生无奈，只得在内外搜寻。寻出米元章一块墨刻法帖，一块假蕉叶白砚台，两匣笔，一部《书经》体注。庞氏打开箱笼，寻了几件瓶口、茶包、香袋之类，算蕙娘的人情。次日辰刻，着两个儿子穿了新衣鞋袜，到周通家叩拜干爹妈去。

周通不知来头，见他弟兄两个入门便乱叫“干爹”，还要入内里去见冷氏，又不便问他原故。周琏从书房中赶来，说明结拜弟兄话，周通心上大不如意。周琏领他弟兄见了冷氏，冷氏留他弟兄在内房吃茶食。临行，每人在一小荷包，荷包内各装小银锭五六个送他们。

弟兄二人回到家中，诉说周家如何款待，庞氏大喜。将荷包银锭，都替儿子收了。蕙娘自周琏送许多衣服首饰之类，他就明白周琏是不教他穿布的意思。见他母亲不说，他如何敢穿在身上？只是心上深感周琏不过。也知周琏已有妻室，是没别的指望，只有舍上这身子，遇个空隙，酬酬他屡次的厚情。自此茶里饭里，醒着睡着，无一刻心上不是周琏矣！

过了几天，庞氏嚷闹着教请周琏，老贡生无奈只得备席相请。周琏听得请他，欣喜之至！整齐衣帽，到贡生家。酒饭毕，周琏三四次说道要拜谢庞氏。贡生见阻不住，只得教儿子可大陪了入去。庞氏亲亲热热的周旋，谢了又谢，又着蕙娘出来。

蕙娘早准备着相见，就穿带了周琏送的衣服，首饰，打扮的粉妆玉琢，到周琏跟前拂了两拂，说道：“教周哥屡次费心，我谢谢！”慌的周琏还揖不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妇人家固以人才为主，服饰也是不可少的。今日蕙娘打扮出来，周琏看时，见比前二次大不相同，真是广寒仙子临凡，瑶池琼英降世，禁不住眼花撩乱，魂魄颠倒起来。一同坐下吃茶，周琏正要叙谈几句话儿，被老贡生着雇工老汉立刻请出去。周琏只得出去。蕙娘随着庞氏，送出院外。周琏回身作谢，见蕙娘双眉半蹙，那对俊秋波透露出无限抑郁，无限留恋，欲言不好言，欲别不忍别的情况。周琏此际，心神如醉，走到院门外，还回头观望。然后到书房，与贡生作别。正是：妇人最好是秋波，况把秋波代话多。

试看临行关会处，怎教周子不情魔？

第八十一回跳墙头男女欣欢会角醋口夫妇怒分居

词曰：

墙可逾，炭可梯，男女相逢奇又奇。毛房遂所私。

盼佳期，数佳期，昼见虽多夜见希求欢反别离。

右调《长相思》

话说周琏从齐家赴席回来，独自坐在书房内，想蕙娘临别那种神情眉眼，越想越心上受不得。一日，齐可久独自跑到周琏书房内顽耍，周琏取出许多点心让他吃，盘问他家的内事。

那娃子到也知无不言，言无不荆周琏指着院外东墙问道：“那边想就是妈妈住房了？”娃子道：“不是。这个墙是我那边毛房墙。”周琏道：“你那边毛房有几间？”娃子笑道：“没有房，是个长夹道儿。”周琏道：“这夹道儿有多宽？”那娃子指着一张方桌道：“有这个宽。”周琏道：“毛坑在那边？

“娃子道：“我不知道。”周琏道：“就是人出恭时蹲的那一块地方儿？”娃子用手向北指道：“在这一头儿，地底下有一个缸，缸上头还有木头板子。”周琏指着南头问道：“夹道这一头有毛坑没有？”娃子笑道：“没有，没有。这一头柴也放，木炭也放。”周琏道：“这夹道：“儿可有门子没有？”娃子道：“怎么没有？我妈入去不关闭门，我姐姐和我嫂嫂入去都关闭门。”周琏忙问道：“你姐姐什么时候出恭？”娃子道：“我姐姐天一明就去出恭。我妈和我嫂嫂吃了饭出恭，我家老婆儿后晌出恭，我只在院里出恭。”周琏听了大喜，心里说道：“这便有点门路了。”又问道：“别人出恭，天一明去不去？

“娃子摇头道：“不去，不去。止是我姐姐去。”吃了一会点心，周琏又着他拿了几个回家去吃。这娃子跑两步跳一步的去了。

周琏急急出房，将那东墙一看，估量着还没一丈高。心里想要弄个梯子来，又怕家人们动疑。想了一会，喜欢的手舞足蹈，说道：“我的亲干妹妹，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有得了你的日子也！不枉我费一番血汗苦心。”随即将一家人叫来，吩咐道：“你快着木匠与我做两个桌子，一个要比房内方桌周围小三寸，高二尺五寸；再做一个小些的，也要高二尺五寸，比方桌周围小六寸。

今晚定要做完。也不用油漆，我要在床边，放零碎东西用。”

那家人道：“一个绝好的书房，摆上两张白木头桌子，恐不好看。房儿又小，添上他越发没地方了。”周琏道：“你莫管我，你只做去就是了。”家人出去，周琏复行算计道：“房内的方桌有三尺余高，添上两张新做的桌子，叠起来放在上面，便有八尺余高。我要过这墙去，止差着二尺上下。还有什么费力处？”心上甚是得意。猛然又想道：“我这边便可上去，他那边该如何下去？总然跳下去，如何上得来？一丈高下的墙跳断了腿，岂不完哉！”想到此处，把一肚皮快活弄了个干净，急得挝耳挠腮，想不出个道路，倒在床上睡觉去了。睡了半晌，忽然跳下床来，大笑道：“我的亲干妹妹，不出两天，你就是我的肥肉儿了。”喜欢的也不回家，立刻差人和他父母说：“要在书房同叶先生读夜书。”这晚独自关闭院门，睡了一夜。次早，将家人叫来，吩咐道：“此刻买四十担木炭，与隔壁齐奶奶送去。若少买一担，我将来问出，定要当贼的处置。可先和齐大相公说明，是我们太太送齐奶奶的。”家人如命而去。这是他想起那娃子有南头夹道内堆放柴炭之说，故买这许多相送，打算他家必在夹道内安放，便可堆积成下去的道路了。也是于无中生有费心血想出来的法儿。

早饭后家人们将两张新做的小桌抬来，放在院中。周琏道：“我这房儿小，有一张方桌就够了。可搬出一张去，放在东墙脚下南头，客人来你们放茶酒也有个地方。”一个家人道：“就只怕被风雨坏了。”周琏蹙着眉头道：“你买东西时只少落我几个钱，比在这一张方桌上尽忠强数倍。”将桌子安放停妥，少刻听得墙那边妇人同男人嘻笑说话，又听得倒炭之声，来往不绝。心上得意之至，以为不出所料。又打算着蕙娘明早出恭，我若过去，他不知怎么欢喜。这喊叫不依从的话，是断断没有的。须臾，家人来回话说：“木炭四十担都领炭铺中人向齐家交割，此时还担送未完。齐奶奶着在太太上请安道谢。”

到这夜四更时候，把新做的两张桌儿，做两层都叠放在方桌上。看了看，离墙头不过一尺六七寸。随即扒上去，向墙那边一看，见南头炭已堆的和墙高下不差许多。往北看，不甚分明。忙下来，到房内点了个灯笼，扒上桌子去照看。见炭从南头堆了有一丈多长，竟堆成个大大的炭坡，极可以步走下去。

心中大喜不荆再用灯笼照看北头，离这炭还有三四尺远，中间有个门儿，闭在那里。周琏看明白，回到房中，暖了一壶酒，独自坐饮，等候天明。

好大半晌，方听得鸡叫。只怕误了好事，扒在桌子上，两只眼向那夹道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儿注视。直到天大明亮，方见墙中间门儿一响，周琏将身子缩下去，止留二目在墙这边偷看。见一妇人走入来，乌云乱挽，穿着一件蓝布大棉袄，下身穿着一条红布裤儿，走到毛坑前，面朝南，将裤儿一退，便蹲了下去。周琏看得清清白白，是蕙娘。不由的心上窄了两下。先将身子往墙上一探，咳嗽了一声。蕙娘急抬头一看，见墙上有人，吃一大惊。正要叫喊，看了看，是周琏，心上惊喜相半，急忙提起裤儿站起来，将裤儿拽上。只见周琏已跳在炭上面，一步步走了下来。到蕙娘面前，先是深深一揖，用两手将蕙娘抱祝说道："我的好亲妹妹，今日才等着你了！"蕙娘满面通红，说道："这是甚么地方？"话未完，早被周琏扳过粉项来，便亲了两个嘴，把舌头狠命的填入蕙娘口中乱搅。蕙娘用双手一推，道："还不快放手！着我爹妈看见，还了得！"周琏道："此时便千刀万剐，我也顾不得。"说着，把蕙娘放倒在地，两手将裤儿乱拉。

蕙娘道："你就要如此，你也将门拴儿扣上着。"周琏如飞的起去，把门拴儿扣上，将蕙娘裤儿从后拉开，把两腿一分。蕙娘含着羞，忍着疼，只得让周琏欺弄，濡研了十数下。蕙娘疼痛的了不得，用两手推着周琏道："我不做这事了，饶我去罢。

"周琏也不言语，先将自己的舌尖送入蕙娘口中，随即缩回。

"蕙娘也将舌尖送入，让他吮咂。蕙娘初经云雨，觉得里面如火烧着的一般，甚是难忍难受。只因心上极爱周琏，便由他行凶。将两腿夹的死紧，口中乱说"罢了，罢了"！堪堪的日色出来，蕙娘道："使不得了。"周琏道："你只将两腿放开些，我立刻完事。"猛听得门儿外有人说话，周琏也顾不得蕙娘痛苦，连连的大肆抽提。少刻，周琏春透心胸，将蕙娘舌根狠命的吸在口中乱咂，把一只金莲用力握的死紧。自和妇人们有此事至今，总不如此次极美，皆因他心上爱到无以复加。

事完之后，便软瘫在蕙娘肚上。

蕙娘见周琏双眼紧闭，扒在他身上，微风不动，把个脖项也歪在一边。做女儿的从没经见过，只当周琏死了。心上害怕起来，连连的用手推摇了十几下。只见周琏将头抬起，微笑了笑，吃了蕙娘的一个嘴。见蕙娘袄底襟上早弄下两三处新红。

忙将蕙娘扶起，还欲说话，蕙娘道："你不看是甚么时候，有话再说罢。你快快的过去。"周琏又搂住粉项，连连的吃了几个嘴，道："我今日才完了心愿了。你若是可怜我这一片赤心，明日务必早些来。我五更天就在此等你。"蕙娘点了点头儿，一边系裤子，一边站起来，着周琏扒过墙去，然后才将门拴儿取开。开门一看，见院中无人。回头看来，见周琏在墙那边，还露着半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子，在上面看视。蕙娘朝着他笑了笑，才走出门儿去。这一笑，又把周琏心上笑的发麻痒起来，恨不得又跟随了过去。随即将桌子收入房内，看日光已照纱窗，也不好睡觉养息，将院门开放，让小厮们入来送茶水。仍照常诵读功课，遮饰众人耳目。直至早饭后，方才闭门睡倒，细细的咀嚼那交媾时的情景。真是一生侥幸、有一无两之事。独自在那里得意到几百万分。

再说蕙娘恭也没顾得出，走将回来，庞氏已经净面，他父亲已出去了。问蕙娘道："怎么你今日去了好大一会？"蕙娘道："我也是这般说，白蹲了半天，只是出不下来。"庞氏道："敢是大肠里火结住，怪不得你的面色通红，吃点蜜水就好了。

"蕙娘只怕他父母看出破绽，幸喜毫不相疑。走到自己房内，见他兄弟也不在，连忙用凉水偷着将大襟里儿上血迹洗去。呆呆的坐在床上，思想方才的事，竟是第一苦事，不是甚么好吃的果子。又想昨日送木炭，这就是他的调度，安心要破坏我。

只是他怎知道我家夹道内放柴炭？岂非奇绝？又想了想，身子已被他破去，久后该作何结果？用手在阴门上一摸，还是水渍渍的，两片大开着，不是从前故物。心下又羞愧起来。往常思念周琏，还有住时，念日不知怎么，就和周琏坐在心上、睡在心上一般。晚间睡在被内，想那临去的话儿，着他早些去，又想起那般疼痛，有些害怕。翻来覆去，到三鼓往过才睡着。

心上悬结着，只睡了一个更次，便醒转来，悄悄的起去，点着个灯，看了看小女厮和他兄弟，睡的和死人一般。随即打开了鞋包，换了双大红鞋儿，走在镜台前，敷了一番脂粉，将头发用梳子笼的光光的，罩了块青手帕，坐在床上算计道："他昨日说五鼓就在墙头候我，此时他定在那里相等。我若去，父母问起时，我昨日原说没有出下恭来，只说内急的狠，说与他一声，我立刻回来就是了。"想罢，将灯儿吹灭，一步步走到外房门前，款款的将门儿一启，侧身出去。到窗外一听，不见动静，知道他爹妈没有听见。连忙抢行几步，将夹道门推开。

这边门儿一响，墙头上的周琏早已看见，低低问道："来了么？"蕙娘见周琏已在墙头，也不答应，将门儿急忙拴了。

不想周琏早预备下个灯笼点在墙那边。先向炭堆上丢下一个褥子，一个枕头，跳过墙来，和灯笼都安放地下。然后走到蕙娘跟前，用双手抱起，放在褥子上，着了枕头，也顾不得说话，将褥儿拉下，分开蕙娘的两腿，却待将阳物插入。蕙娘道："你断不可像昨日那样罗唣，我实经当不起。"周琏连连吃嘴道："我今日只管着你如意。"说着，将阳物徐徐插入，便不是昨日那样艰涩。蕙娘蹙着眉头，任他戏弄。口中柔声嫩语哀告着，只教弄半截。周琏在灯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看着他的容颜，又听着他这些话儿，越发性不可遏。周琏款款的用柔软功夫，一出一入，抽送起来。

蕙娘此时也觉得可以容受。周琏回头见蕙娘穿着大红半平底鞋儿，上面花花绿绿，甚是可爱，忙用双手紧紧握祝两人事毕，搂抱了片刻，天已大亮。周琏将他扶起，抱在怀中，口对口儿的问道：“今日比昨日何如？”蕙娘斜瞅了一眼，便笑了。旋将周琏脖项搂住，又将粉面枕在周琏面上，只顾挨揸。周琏道：“天已大明，你该去了。”蕙娘始将秋波转盼，抬头看那天色。

看罢，向周琏道：“我此时一点气力也没了，你抱起我来罢。

“周琏将他抱起，蕙娘系了裤儿，一手托着墙，十手拉着周琏衣袖，问道：“你明日来不来？”周琏道：“我为什么不来？

我又不是疯子。”蕙娘又笑了笑，问周琏道：“伤快过去罢。

“周琏将褥子卷了枕头，向墙那边一丢，然后提了灯笼，从炭上扒过墙去。又回头看蕙娘，蕙娘又笑了笑，以目送情，周琏摆手儿，蕙娘方才出去。

回到外房，见他父亲正穿衣服，他妈还睡在被内。急急的几步，走入内房，将红鞋脱去，换了一双宝蓝鞋穿了。小女厮与他盛了面汤，梳洗毕，呆呆的坐在床上，思索那交媾的趣味，不想是这样个说不来的受用，怪道妇人家做下不好的事，原也由不得。又想着普天下除了周琏，第二个也没这本领。从此一心一意要嫁周琏。拿定他母亲，是千说万依的。只是他父亲话断无望。

到第三夜五更时，又与周琏欢聚。事完后，蕙娘说起要嫁的话。周琏道：“此事从那日会文在窗下见你时，存此想算，直到如今。只是我家有正妻，不但将你与我做个偏房，就与我房下做个姐妹，你父亲也断断不依。我也思量了千回百转，除非我房下死了，那时名正言顺，遣媒作合。内中又有你母亲作主，这事十分中就有十分成就。如今该怎么向你父亲开口？”

蕙娘道：“我已是二十岁了，早晚间我父亲把我许了人，我这身子已被你破，那堪又着人家再破？我到那时，不过一条绳子自缢死，就是报还了你爱我一场的好心。只是我死了，你心上何忍？”说着，两泪纷纷从脸上滚下。周琏抱住温存道：“你休要忧愁。且像这样偷着做，等候个机缘，即或到水尽山穷，我从这墙上搬你过去，到我家中，禀明父母，费上十万银子打官司，也没个不妥当的事。万一不妥当，再着上十万。若二十万还无成，我陪你同死，也舍不得教你独死，教你再嫁第二个人。”蕙娘听了这几句话，拭去泪痕，说道：“我的终身总要和你说话。你若是误了我，我便做鬼，也不依你！”两个相亲相偎，到天明别去。

自此一连七八天，周琏没回家去，总在书房中歇卧。偶尔白天回家走走，周琏的父母以为儿子下苦功读书，心上到也欢喜。怎奈他妻子何氏与周琏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年好夫妻，每日晚上定要成双。

今一连七八夜不见周琏回来，那里还挨得过去。便生了无限猜疑，打算着周琏不是嫖便是赌，不过藉读书为名，欺谎父母。

又见周琏回家，止到他房内两次，面色上大同不前，看的冷冷淡淡，连多坐一刻也不肯。已看出破绽，只是摸不着根儿。将伺候周琏的大小家人、厨子、火夫都轮班儿叫去细细盘问，众人一口同音，说："主人实是独自宿歇，用心读书，并无半点外务。"何氏又疑他们受周琏嘱托，因此不肯实说。

想了半天，想出一套话来，到婆婆冷氏面前说道："女婿连夜不回家，与众家人打通一路，包着个娼妇，在新书房左近，夜去明回，已七八天了。咱家有钱，谁不忌恨？久后被人讹诈事小，设或一出一入被人家伤了性命，我做个寡妇罢了，只怕爹妈的后嗣有些可虑。"冷氏听了别的话，知道他们是少年夫妻，不愿丈夫离开的意思，后听到伤了性命等话，心上有些怕起来。立刻将周通请入内室，照何氏适才的话，告诉周通。周通笑道："我一生一世，止有此子。凡他一举动，我无不昼夜留心暗中着人察访。委系在新书房内立志读书，并未胡行一步。

除会文日子出门，余俱在书房中。止是和齐贡生家两个儿子稠密些。他们少年人合得来，也罢了。若说讲到邻家，那齐贡生品端行方，言笑不苟，是我们本城头一个正路人，也是我一万分信得过的人。今他另立书房读书，这是最难得的事体。若把他这读书高兴阻了，惹的他恼怒起来，胡嫖乱赌，将我也只合把他白看两眼，谁舍的难为他？"这是媳妇儿贪恋丈夫。我今日就吩咐与他，白日在书房中，晚间回家来罢了。"

随即着人将周琏叫来，说明此话。周琏听了，和当心打个霹雷一样，又不敢在他父亲前执谬，，含怒出来。深信家中大小，没人敢掇弄他。随到他母亲冷氏前细问。冷氏道："这是你父亲怕你少年没守性，设或在外眠花卧柳，教我们担忧。况你媳妇独宿，也不是个常事，因此着你回来。"周琏听了这两句话，便明白是何氏有话了。连忙走到何氏房内，问道："你今日和母亲说甚么话来？"何氏满面笑容，说道："我没有说甚么。"周琏道："你既没说甚么，怎么父亲陡然教我回家宿歇？"何氏笑道："连我也不知道二位老人家是什么意思。敢是怕你在外嫖赌。"周琏怒说道："我便嫖赌，你我怎么？"

何氏见丈夫恼了，低低的笑说道："你就嫖赌去，只要你有钱。

"周琏道："有钱，有钱，一百个有钱，只是不嫖你！"何氏道："我要你嫖我么！"周琏道："你既不要嫖你，你为什么在老爷子前过舌？"何氏道："那个烂舌头生疔疮的，才过舌哩！你只回书房里睡去就是了，何必苦苦向我较白。"周琏道："你能有多大的鬼儿，敢在我跟前施展？"说着，将衣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搂起，指着自己的阳物，向何氏道：“你多嘴多舌，不过为的是他。

你从今后，若安分守己，我还着他赏你一二次光；你若暗中作弄我，我将他倒吊起也轮不到你口里去。”何氏道：“你到不呵咭我罢，谁要他当饭吃不成？你的会吊着，难道我的不会挂着么？”

正嚷闹间，他母亲冷氏人来说道：“教你回家，是你父亲的意思，与你媳妇何干？你两个不必吵闹，我明日自有安排。

“周琏道：“我的被褥俱在书房中，我明日再回家罢。”冷氏道：“这使不得。你父亲方才和你说了，你便与他相拗，他岂不怪你！现放着你媳妇被褥，何必定要书房中被褥怎么。况此时已是点灯时候还去做甚？”说罢，冷氏出去。周琏无可如何，只得遵他母亲的言语，深虑没和蕙娘说声，恐他独自苦等。夜饭夜酒都不吃，也不脱衣服，和衣儿倒在床上，一心牵挂着蕙娘。

到三更时分，何氏只当周琏睡熟，忍不住到他怀前替他解扭扣，松腰带，拉去靴袜。正要脱底衣。周琏睁开两眼，向何氏脸上重重的唾了一口，骂道：“没廉耻的货！我原知道你挨不住了！”何氏此时羞愧的无地可入，低了头，走至床脚下，泪流满面，又不敢高声大哭。心上又悔又气，恨不得一头碰死。

到五更时，周琏那里还睡的住？坐起来，只觉得一阵阵耳热心跳，不由的嘴里说道：“罢了，这孩子今夜苦了！”何氏只当丈夫说他苦了，越发在床脚头哽哽咽咽，悲伤不已。周琏见何氏甚是悲切，素日原是和好夫妻，想了想，他也是贪恋我的意思，我头前处置过甚了。做妇人的，谁没个羞耻？省得我这般肉跳心惊，到不如且拿他出火。伸手将何氏一搬，见何氏二目红肿，哭的和酒醉一般。随蹲在床上，将何氏用两手抱起，放在床中间。正要对面亲嘴说话，被何氏用力一推，周琏不曾防备，一个翻筋斗倒跌下床去，头上碰下个大疙瘩。扒起来，双睛出火，怒不可遏，却待将何氏揪扭痛打。回想他父母睡熟惊动起来不便，忍了一口气，将靴袜穿上，叫起女厮们点了灯笼，出外边书房中去了。正是：绝粮三日随夫饿，一日无他心不减。

妇女由来贪此道，休将醋味辨酸咸。

第八十二回阻佳期奸奴学骗马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词曰：

他也投闲抵隙，若个气能平。理合血淋墙壁，此大顺人情。

这事莫教消停，须索妙妇私行。知他舌散天花，能调凤管鸾笙。

右调《相思令儿》

且说冷氏到次日，将周琏夫妻角口话与周通说知，周通将周琏极力的数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几句，吩咐他在家住五天，在书房住五天，周琏才略有些欢喜。急急的到书房，在先生前打了个照面，将小院门开放，看见那堵墙和那张方桌，便是一声嗟叹。入房来，往床上一倒，想算道：“这蕙姑娘不知怎么怨恨我！若今晚负气不来，真是将人坑死！谁能过去与我表白冤枉？”猛想起：可久那娃子最好多说，此事除非着他有意无意的道达，使蕙娘知道我不来的原故方好。随即叫入个小小厮，吩咐道：“你去隔壁请齐二相公来。”少刻，那小厮将可久领来。周琏先与他果子吃，又留他吃早饭，问他家中长长短短。渐次问到蕙娘身上，可久道：“我姐姐还睡觉哩。”周琏道：“我昨晚也是一夜没睡觉。”娃子道：“你为什么不睡？”周琏道：“我昨晚二更鼓被我父亲叫去说话，因此没有睡觉。我也是才从家中来。

“娃子道：“你昨夜没在这里么？”周琏道：“正是。”那娃子吃毕饭，周琏与了他两包花炮，五百钱，那娃子喜欢的怪叫回家放炮去了。

少时，蕙娘听得院中炮响，就知是周琏与他兄弟的。急急的扒起将他兄弟叫来问道：“你周哥做什么哩？”娃子道：“我来时他说要睡觉。他又说昨日他爹叫着他去，一夜没睡。”

蕙娘听了，才明白是他父亲叫去，并不是周琏变心。把一肚皮怨恨丢在一边。原来蕙娘五更天到夹道内，直等到天明。随向娃子嘱咐道：“你周哥问我的话，不可向爹妈说。若是说了，我教你周哥一点东西不与你。”娃子去了。

到这晚，蕙娘洗脚净牝，等候接续良缘。到四鼓时，在镜台前匀了脸，鬓边戴了一朵大红灯草茶花，穿了红鞋，悄悄的走出房来。到夹道内，先向墙上一看，见墙上有人，就知是周琏等候，回身将门儿拴了。周琏打算今晚蕙娘必早来，从三更时分便等候起，今见蕙娘入来，随将枕头、褥子丢在炭上，提灯笼过来。到蕙娘面前，将灯笼、枕、被放下，向蕙娘深深一揖，两条腿连忙跪下，双手抱住蕙娘。正要表白昨晚不曾来的话，蕙娘笑嘻嘻的扶起道：“我都知道了。”周琏起来，将枕、被从新安放好。蕙娘便坐在上面，不想周琏止穿着大衣和鞋袜，不曾穿着裤子。两人再无别说，周琏将蕙娘放倒，挺阳物直刺红门。放出十二分气力，补昨夜的亏缺，直弄了一个更次，已交上五更，方才完事。把个蕙娘弄的言不得，动不得，到像经了火的糖人儿，提起这边，倒在那边。两人搂抱着，周琏诉说他房下在父母前进了谗言，因此昨晚被叫了去。又言如何角口，才许了书房宿五夜，家中宿五夜。蕙娘道：“可惜一个月，平白里少了十五天，是那里说起！”周琏道：“你莫愁，只要夜夜像这个时候来，做两次事，也补过那十五天。”蕙娘道：“一夜不见面，不知怎么心上不好过，我昨日已领教过了。”周琏亲嘴咂舌，将两只小金莲在灯笼下不住的把玩。少刻，那阳物又跳动起来，两人复行鏖战，弄到天亮方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阴易过，已到五日之期。周琏说明回家，约定过五天，至某夜相会，去了。

周琏有个家人，名唤定儿。为人颇精细，自周琏与齐贡生家来往后，他便事事留心，见周琏和可久、可大拜弟兄，送衣服、首饰、银钱、柴炭等物，他和众人背间有无数的议论。又见做了两张白木头桌子，放在房内，院外东墙下，安放一张方桌，心上已明白了十分。但不知是和齐家那一个？打算着不是他闺女，就是他儿媳妇。这番该他在书房上宿，他于这晚三鼓，在小院门隙内偷窥。到交四鼓时，见周琏将桌子叠起，又待了几句话功夫，见点出灯笼，怀内不知抱着是什么，在墙头上站着。少刻便跳过墙去，直到天大明，方才过来。定儿一连看了五夜，俱是四鼓。他也不肯和同伴人露一字，便存了个“以羊易牛”之心。

这晚，周琏回家，他不肯跟回去，要替别人值宿，人何乐而不为。到天交四鼓时分，从小院门楼上扒过去，到书房内，将那两张桌了掇出来，也叠放在方桌上，却不敢点灯笼，怕同伴人看见。于是上了桌子，在墙上一望，见都是些黑东西，离墙头不过二尺上下。他心里说道：“这必是数日前送的那几十担木炭，做了他的走路。”跳过墙去，一步步走下来，闻的北头，有些气味，瞧了瞧，是个毛坑，中间有个门儿。站了一会，不见一点动静，他想着：必在前院有个密静房儿，干这勾当。

悄悄的拿脚缓步，开了夹道门儿，走到那边院内。见四围俱无灯火，听了听，人声寂寂。将走到正房东窗下，不防有两条狗迎面扑来。急往回走时，被一狗将他左腿咬住，死也不放。定儿挨着疼痛，用拳打开。那一条狗又到，幸亏离夹道门不过四五步，飞忙入去，将门儿关闭。那两条狗在门外没死没活的乱叫，他却急急的扒上炭堆，跨上墙去，登着桌子下来。摸了摸腿上，已去了一块肉。袜子也拉成两片，疼痛的了不得。急急的将桌子搬在房内，翻身出来，仍扒上门楼过去，回到自己房内，收拾他腿伤。

齐贡生家听得狗咬甚急，将下房内老婆子吆喝起，着他查看。那婆子点了烛，走出来，见一条狗在夹道门口叫，一条狗已入夹道内，也在那里叫。走到夹道内看，一无所有。那两条狗见老婆子来，都扬着头，摇着尾，来回在婆子身边乱跳乱跑，都不喊叫了。贡生在房内问道：“狗咬甚么”你须在各处细细照看。”婆子想睡的狠，应道：“是狗在夹道内咬猫儿，适才一个猫儿从夹道炭上跳过墙去了。”庞氏在房内道：“他们出了恭，总记不得将门儿关祝闹了一会，老婆子回房睡去了。

蕙娘在房内心惊胆战，疑必周琏没有回家。后听得老婆子说“狗咬猫儿”，方才放了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说周琏回到家中，也不去里边宿歇，在外边书房中睡了一夜。一早就到书房，开了小院门锁。到书房内，见两张桌子放的不是原地方。正在疑惑间，猛见桌腿上有些血迹，白木头上，非油漆过的可比，分外看的清楚。将书房中的家人小厮叫来细问，都说："门子锁着，谁能够入来？这血迹到只怕是原旧有的。"周琏道："这都是该打死的话！一个常在我面前的东西，我怎么看不见？且放的地方一前一后，也不是原处。

"又问道："你们昨晚是那几个上宿？"众人道："师爷院中是某某，内院是某某。"周琏道："都与我叫来！"少刻，众人俱至。周琏看，止是大定儿不在。问众人道："怎么定儿不来？"众人道："他还未起。"周琏怒道："与我叫了来！"

须臾，定儿来至，周琏将他上下一看。见他有些神气不宁，便指着桌上血迹，问道："这是那里来的血？"定儿道："小的不知道。"话虽是这样说，看他的面色，大是更变。周琏虽是个二十一二岁人，他心上颇有点识见，就知是他弄的鬼。对着众人不好究问，普行骂了几句"不小心门户"的话，随即着众人出去，自己到墙下看了一遍，低头在地下详验。只见有三四点新红淋淋漓漓，到院门前。看门楼上的血迹，到有两三处。

用手将门儿关闭，只见中间门缝有一指多宽，内外皆可傍视。

周琏道："是了！我的行景必定被小厮们从门缝内看破，昨日回家，便假装我的招牌。若将蕙娘骗奸了，我真正就气死。"

又想："那晚是与他说的明明白白，他断不肯四五更鼓到夹道中等我。且这桌上、地等处血迹，必是受了伤回来。适才看定儿气色较素日大变，这奴才平日是个细心人，这事有一百二十分是他无疑了。常言道：机事不密则害成。又言：先发者制人。

我须预为之地方可。这便打死他也无益，将来徒结深仇。"说罢，瞪着两只眼，想了一会，连连摇头道："这事比不得别事，大则性命相关，是一刻姑容不得的。"又想了一会，笑道："我有道理了。"

到第三天早起，从家中到书房，将众人叫来，吩咐道："本府道台、府台皆与老爷相好，刻下三月将尽，一转眼便立夏。

我想了会，没个送府、道的东西，惟扬州香料比别处的都好。

这得一个细心人去，方能买得好材料物件来。你们出去，大家公举一人，我再定夺。"众家人商酌一番，想出两个细心人来：一个叫周之发，一个便是大定儿。周琏道："周之发，老爷时常用他。可说与大定儿，此刻收拾行李完备，着他来，我有话。

"众人去了。午间，大定儿来，周琏道："买香料话你也知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着取过三封银子来，交与定儿，共一百五十两。定儿见上面俱写有大小锭数，包封在内；又着人与他五千钱，做搭船盘费用。又吩咐：“速刻起身，此物急用之至。你若故为迟延，误我的大事，你父母、妻子，休想在宅中存留一日。我也不限你日期，去罢。”定儿领了银子，见他吩咐的紧急，立即带了应用的衣物，起身去了。

连夜赶到扬州，打开银包一看，见里面方的、圆的、长的、匾的、铜的、铅的，都是些秤银子的旧法马。只吓的神魂俱失。

再拆一封，也是如此，那一封也不用看了。把桌子一拍，道：“好狠心的狗子！杀的我苦。”又一回想道：“这是那一日晚上的事，破露在他心中，如何容得过我！彼时除非当面验看此银，他又要想别法治我。这都是我做的不是，怨不得他。等过了二年后，他的事也定了，气也平了，到那时回乡，恳求人情，求他收留罢。”从此，定儿就流落在扬州。

定儿去后，周琏将院门更换，心上日怀狐疑，只愁蕙娘被定儿奸骗了。向齐可久也探问不出，惟有日夜盼到第五天，方好问下落。到了这晚三鼓，便扒到墙头等候。不想蕙娘也结计着，只到三更将尽，便悄悄到夹道内，两人相会。蕙娘便嫌怨道：“你日前原说下不来，为何又来了？将炭踏下几块，滚在夹道中间，还是我绝早起来，收拾上去。那日只没教狗咬倒你，就是万幸。”周琏忙问道：“你如何知是我来？”蕙娘道：“怎么不是你？那日天交四鼓，我家的狗在这门子前不住声的叫，我妈教老婆子起来点火看视，老婆子说是狗赶猫儿上这夹道墙上去，我才略放心些。”周琏听了大喜，方才将一块石头落地，知道蕙娘不曾着手，又明白那血迹是狗咬的。蕙娘又道：“你日后切不可如此。”周琏也不分辨，将蕙娘放倒，就云雨起来。到天将明时，已干讫两度，周琏方将定儿前后话告知。

蕙娘道：“这真是我的万幸，倘若教他骗了，我拿甚么脸见你？从今后，我入夹道内，你看见时，先丢一块石头在炭上，我便知道是你；若不丢石头，我就跑去了。我若来在你前，我与你院中丢一块炭，你听见就快过来，以此做个暗号。你记着。

“周琏点头。

蕙娘又道：“是你我这样偷来偷去，何日是个了局？依我的主见看来，我妈最是爱你。莫若托个能言快语的人，与我爹妈前道达。就说与你夫人，做个姊妹。倘或我爹依了，岂不更妙？”周琏连连摇头道：“你的父亲，你还不知道？金银珠玉绸缎珍宝这六宗，他听见和仇敌一般。这语言还能摇动他么？

此事若和他一题，他把以前相好都看的是为你，反生起防闲疑忌来。不但先日送的东西交还，这一堆木炭，他也不要了。那时断了走路，再想像今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做梦也不能。”蕙娘拂然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不过为我是小户人家女儿，配不上大家公子。嫌我玷辱你。好歹和我混上几日，大家开交就是。

你既如此存心，就不该破坏了我的身体。”说着，用纤纤细指在周琏头上一掇，秋波内便滚下泪来。周琏急忙跪在一傍，发誓道：“我周琏若有半点欺心，不日夜思量娶齐蕙娘做妻，把我天诛地灭，出门被老虎。。”蕙娘没等的说完，急急用手把周琏的嘴掩祝说道：“我信你的心了。只是久后该如何？”

周琏道：“就依你打算，先差个会说话的女人来，试探你母亲的口气。他若依允，大家好商量着做。”蕙娘听罢，看着周琏笑了笑，将身子向周琏怀中一坐，用手搬住脖项，口对口儿，低低的叫了“周琏亲汉子”，叫罢，便将一条细舌尖连根儿都送在周琏口内。又将一只金莲抬起，着周琏握在手中。周琏又喜又爱，觉得心眼儿上都痒起来，将舌根极力吮咂，恨不得咽在自己肚内。把蕙娘的脚握的死紧，下面的阳物和铁枪一般硬，将蕙娘放倒，从新拉开裤儿。蕙娘急急说道：“你不看天色么？”周琏道：“我情急的了不得了！”上头说着，底下已狠命的抽送，只二三十下，周琏便精如泉涌，直泻在蕙娘腹中。略停了停，将阳物拔出，蕙娘扒起，拽起裤儿，瞅了周琏一眼，道：“怎么这样个狠弄？你也不怕通触死我了。”说罢，又笑了笑，问周琏道：“你爱我不爱我？”周琏亲了个嘴，道：“我不爱你，还爱谁？”蕙娘道：“你既然爱我，你也忍心不娶我，教我再嫁别人？”说着站起来，向周琏道：“快过去罢。今日比素日迟了。”

周琏扒过墙去，洗了脸，穿上大衣服，到先生前应了应故事，也不吃早饭，回到家中，将家人周之发老婆苏氏叫到无人处，把自己要娶齐贡生女儿做次妻，又细说了贡生情性，并庞氏情性，交与苏氏一百两银子，着他“如此如此”。又道：“我这话都是大概，到其间，或明说，或暗露，看风使船，全在你的作用。家中上下并你男人，一字是说不得。”苏氏是个能言快语、极聪明的妇人，他也有些权诈，周家上下人等都叫他“苏利嘴”。他听了主人托他，恨不得藉此献个殷勤，图终身看顾，便满口承应，道：“这事都交在我身上。管保替大爷成就了姻缘。”周琏甚喜，把贡生住处说与他。苏氏到冷氏前告假，说要去他舅舅家看望，本日即回。然后回到自己房内，与丈夫说明原委。周之发道：“必须与他说成方好。”

苏氏换了极好的衣服，拿上银子，一径到齐贡生门前，说是“周家太太差来看望的。”贡生家人将他领到庞氏房内。这妇人一见庞氏，就恭恭敬敬，和自己主人一样相待，也不万福，扒倒就叩下头去，慌的庞氏搀扶不迭。起来时，替自己主人都请了安。庞氏让他坐，他辞了三番五次，方才斜着身子坐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庞氏问了一句话，他站起来回答，满口里称呼太太。庞氏是个小户人家妇女，从未经过这样奉承，喜欢的和驾上云一般。小女厮送上茶来，吃罢，苏氏低低的说道：“我家大爷自与太太做了干儿子，时时心上想个孝敬太太的东西，只是得不了个稀罕物件。说着，从怀内掏出两个布包儿来，放在床上打开，共是四锭纹银，每一锭二十五两。笑说道：“我家大爷恐怕齐太爷知道，老人家又有收不收的话说，专专的教小妇人送与太太，零碎买点物事。”庞氏看见四大锭白银，惊的心上乱跳，满面笑色，说道：“大嫂，我承你大爷的情，真是天高地厚。日前送了我家许多贵重礼物，今又送这许多银子来，我断断不好收。

再不了，你还拿回去罢。”苏氏道：“太太说那里话，一个自己娘儿们，才客套起来了。”又低声说道：“实不瞒太太，我家大爷也还算本县头一家有钱的人，这几两银子，能费到他那里？太太若不收，我大爷不但怪我，还要怪太太不像个娘儿们，岂不冷他的一番孝顺心肠？”说着，将银子从新包起，早看见床头有个针线筐儿，他就替庞氏放在里面。喜欢的庞氏心内都是奇痒，说道：“你如此鬼混我，我也没法。过日见你大爷时，我当面谢罢。”

苏氏又问道：“太爷在家么？”庞氏道：“在书房中看书。

“苏氏又道：“闻得有位姑娘，我既到此，不知肯教我见不见？”庞氏笑道：“小户人家女儿，只怕你笑话。他身上没的穿，头上没的戴，有什么见不得？”苏氏道：“太太说那里话。这大人家，全在诗书二字上定归，不在银钱多少上定归。”庞氏向小女厮道：“请姑娘来。”又道：“我真正糊涂，说了半日话，还没问大嫂的姓。”苏氏道：“小妇人姓苏，我男人姓周。

“蕙娘在房里听了一会，知道必要见他，早在房中换了衣服鞋脚等候。此刻听见教他出去，随即同小女厮掀帘出为。苏氏即忙站起，问庞氏道：“这位是姑娘么？”庞氏道：“正是。”

苏氏紧走了一步，望着蕙娘便叩下头去。蕙娘紧拉着，那里拉得起？只得也跪下扶他。庞氏也连忙跑来，跪着搀扶。苏氏见蕙娘跪着扶他，心上大是欢喜，扒起来，将蕙娘上下细看，见头是绝色的头，脚是上好的脚，眉目口鼻是天字第一号的眉目口鼻。模样儿极俊俏，身段儿极风流，心里说道：“这要算个绝色女子了。我活了四十多岁，才见这样个人。”又将庞氏一看，也心里说道：“怎么他这样个头脸，便养出这样个女儿来？岂非大怪事！”

看罢，彼此让坐。苏氏在地下拉了把椅儿，放在下面，等着庞氏母女坐了，方说道：“这位姑娘，将来穿蟒衣，坐八抬，匹配王公宰相，就到朝廷家，也不愁不做个正宫。但不知那一家有大福的娶了去。敢问太太，姑娘有婆家没有？”庞氏道：“他今年二十岁了，还没有个人家，只为高门不来，低门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因此就耽搁到如今。”蕙娘见说他婚姻的话，故意儿将头低下，装做害羞的样儿。苏氏道：“我家大爷，空有数十万家财，只没这样一位姑娘去配合。”庞氏道：“闻得你家大爷娶过这几年了，但不知娶的是谁家的小姐？”苏氏道：“究竟娶过和不娶过一样。”庞氏道：“这是怎该说？”苏氏道：“我家大奶奶姓何，是本城何指挥家姑娘。太太和姑娘不是外人，我也不怕走了话。我家大奶奶生的容貌丑陋，实实配不过我家大爷的人才。我家大爷从娶过至今，前后入他的房，不过四五次。我家老爷太太急着要抱孙儿，要与我家大爷娶妾，我大爷又不肯，一定还要娶位正夫人。”庞氏道：“这也是你大爷胡打算。他既放着正室，如何又娶正室？就是何指挥家，也断断不肯依。

“苏氏道：“原是不依的，我大爷只送了他五百两，他就依了。

将来再娶过，总是姐妹相呼，伸出手来一般大。只是我大爷福薄命小，若能娶府上这位姑娘，做我们一家的主儿，休说我大爷终身和美，享夫妻之乐，就是小媳妇等，也叨庇不荆”蕙娘见说这话，若再坐着，恐不雅像，即起身到内房去了。庞氏听了，也不好回答。苏氏又道：“也不怕太太怪我冒昧，我家大爷即是太太的干儿子，小妇人还有什么说不出的话？总然就说错了，太太也不过笑上一面。依我看来，门当户对，两好一合，我家大爷青春，府上姑娘貌美，到不如将干儿子做个亲女婿，将来不但太爷太太有半子之靠，就是太太的两位少爷，也乐得有这门亲。”说罢，先自己嘻嘻哈哈笑个不了。

庞氏道：“你家大爷，我真是愿意，只怕我家老当家的话难说。”苏氏见话有说头，又笑嘻嘻的道：“好太太哩，姑娘是太太三年乳哺、十月怀胎抚养大的，并不是太爷独自生养大的。理该太太主持八分，太爷主持二分。像太太经年家看里照外，谁饥谁寒，太爷那一日不享的是太太的福？一个婚嫁，太太主持不得，还想主持甚么？我主人家也曾做过两淮盐运司，后做到光禄寺卿。目今老主人又是候选郎中，小主人是秀才，也不愁没纱帽戴。至于家中财产，太太也是知道的，还拿的出几个钱来。若怕我大爷将来再娶三房五妾，像府上姑娘这般才貌，他便娶一万个，也比不上一半儿。这是放心又放心的事。

到只一件，姑娘二十岁了，须太太拿主意，听不得太爷。太爷是读书人，他老择婿，只打听爱念书的就好。至于贫富老少，他不计论。将来错寻了配偶，误了姑娘终身，太太到那时，后悔就迟了。再教姑娘受了饥寒，太太生养一场，管情心上不忍。“庞氏听了这一篇话，打动了念头，想算着寻周琏这样人家，断断不能。像周琏那样少年美貌，更是不能。又想到蕙娘见了周琏，眉眉眼眼，是早已愿意的。随说道：“大嫂，你的话都是为我女儿的话。等我和当家的商量后，再与你回信。但是方才这些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你主人的意思？”苏氏道：“老主人、小主人，都是这个意思，只怕太太不依允，丁了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就不敢烦人说合了。”庞氏道：“还有一说，假若事体成就，你家大奶奶若以先欺后，不以姐妹相待，小视我家姑娘，该怎么处？”苏氏笑道：“太太什么世情不明白？女人招夫嫁主，公婆怜恤不怜恤，还在其次，第一要丈夫疼爱。况姑娘与我大爷做亲，系明媒正娶，要教通城皆知，不是瞒着隐着做事。那何家大奶奶会把齐家大奶奶怎么？休说姑娘到我家做正室，就是做个偏房，若丈夫处处疼爱，那做正室的只合白气几日、白看几眼罢了。太太是和镜子一般明亮的人，只用到睡下的合眼一想，我家大爷若爱我家大奶奶，又要娶府上的姑娘做什么？”

庞氏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是。”苏氏：“小妇人别过罢。

“庞氏道：“教你大爷屡次费心，今日又空过你。”苏氏道：“太太转眼就是一家人。将来受姑娘的恩，就是受太太的恩了。

“庞氏送出二门，苏氏再三谦让，请庞氏回房。庞氏着老婆子同小妇厮送到街门外，苏氏去了。正是：欲向深闺求绝质，先投红叶探心迹。

请君试看苏婆口，何异天花片片飞。

第八十三回捉奸情贼母教淫女论亲事悍妇的迁夫

词曰：

此刻风光堪乐，却被娘行识破。教他夜去和明来，也把墙头过。

夫妇论婚姻，同将牙关锉。老儒无术奈妻何，躲向书房坐。

右调《误佳期》

话说苏氏和庞氏说了做亲的话，回家从头至尾把彼此问答的话详细告知周琏，周琏甚喜，说道：“这件事你到做的有了门路，我深感你。只是何家和老爷太太还不定怎么？”苏氏道：“大爷到疑难处，只管和我说，大家想法儿办，不怕不成。”

周琏点头道：“如此甚好。”苏氏又道：“我还见齐姑娘来。

“周琏笑问道：“人才何如？”苏氏道：“不像世上的人。”

周琏惊讶道：“这是怎么说？”苏氏道：“是天上的头等仙女降落人间。从头上看到脚上。我虽然是个女人。我见了他，也把魂魄失去，不知大爷见了他是怎么？”周琏听了，直乐的手舞足蹈，狂笑起来。向苏氏道：“这事全要你成全我，你可偷空儿探问太太口气，不可令何家那醋怪知道，他坏我的事。”

苏氏去了。

过了两天，苏氏回复道：“太太的话我费了无限唇话，到也有点允意。昨晚我听得太太和老爷说，老爷怒起来道：‘怎么他这样没王法？家中现放着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妻，又要娶个正妻，胡说到那里去！他要娶妾，三个、两个由他，我也想望得几个孙儿慰老。

况齐贡生是最古执不过的人，这话和他说，徒自取辱！’又道：‘怪道他日前认齐贡生老婆做干妈，原来就是这个想头！真是少年人不知好歹。以后到要着他将念头打灭，安分读书为是！

“‘周琏听了这几句话，便和提入冰盆内一样，呆了好半晌，方向苏氏道：“你还须与我在太太前留神，老爷的话，我再设法。”苏氏道：“这还用大爷吩咐？再无不舍命办理的。况那边庞奶奶已依允了，此事若罢休，我脸上也对不过人家。”周琏道：“你说的甚是。此事若不成，我还要这性命做什么？总之，这事我都交在你身上。”苏氏满口应承去了。

周琏屈指计算，明日该到书房中宿歇。苦挨到那晚四鼓时分，即扒在墙头等候。不想蕙娘自苏氏去后，也急着要问个信息，偷走在夹道内。周琏看见，忙拾一小块炭丢下去，先拿过枕、褥，后提了灯笼，两人到一处，且顾不得说话，先行干事。

事完，周琏将蕙娘抱在膝上，便说他母亲和他父亲的话。蕙娘道：“你父亲尚如此，我父亲更不须说，难道就罢了不成？”

周琏道：“我便死去，也不肯罢了。我这几天想算，着叶先生并我父素日相好的朋友说这话，再看何如？”蕙娘道：“你是极聪明的人，你估料烦他们说，也有个中用，只用你父亲几句道理话，他们就是个罢休。你依我说，咱两个且欢会这五夜，过了五夜，你回到家中，便装做起病来，一口饭不要吃，却暗中说与苏大嫂，与你偷的送东西吃。你父母定必着慌。到危迫时，然后着那苏大嫂替你在太太前以实情直告：若娶不了姓齐的女儿，情愿饿死。只用三天，你父母止生你一个，又没孙儿，不怕他老两口不依。到只怕还要替你想妙法儿成就这件事，也定不祝”周琏听罢，抱住连连亲嘴，道：“我的心肝，我此刻才知你是我的老婆了。此计大妙！你我事体，无不成矣。”

蕙娘道：“还有一件大疑难处：你丈人丈母未必肯依，又该怎处？日前苏大嫂说‘用五百银子已安顿住了’，未知确否？”

周琏笑道：“我丈人是个赌钱的魁首，又不重品行，只用泼出一二千两银子，教他怎么便怎么。到是你父亲，真令人没法。

“蕙娘道：“有我母亲与他作对，有何不妥？我如今也顾不得羞耻，早晚与我母亲实告，着他救我罢。”两人商量停妥，又大干起来。

不意庞氏出恭素日在午未时分，昨日吃了些烙饼，大肠干燥了，便不出恭。此时鸡叫时候，忽然腹中作痛，穿了衣服，提了一碗灯，将走到夹道门前。只听得有男女交媾之声，大吃一惊，连忙将灯吹灭，侧耳细听，是他女儿与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做事。淫声艳语，百般难述。又听得抽送之声响彻户外，不觉得浑身苏软，气倒在一边。彼时便欲闯将入去，又怕有好有歹，坏了自家声名。没奈何，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等候下落。心上猜疑，不知和谁胡干？只等到东方亮时，男女喘息之声，与抽送之声，上下互应，又听得他女儿越叫念的一声大似一声，着实不像些话说。再听那男人口里也是任意乱道，却听不出语音是谁。这婆子越听越气，越气越恼，越恼越恨。后听到着实凶狠田地，两手只在心上乱挝，少刻淫声两罢，艳语双休，又听得唧唧喁喁说起话来。须臾，听得那男人道：“是时候了，我去罢。”

少刻，蕙娘开门出来，乍见他妈坐在门傍台阶上，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只吓的惊魂千里，浑身打起战来。庞氏看了一眼，将上下牙齿咬的乱响，恨骂道：“不识羞的贼淫妇、臭蹄子！”蕙娘知事已败露，连忙跪下痛哭起来。庞氏道：“你还敢哭！只怕人不知道么？”说着，一蹶劣站起，入夹道内坐在一块大炭上，蕙娘也跟了入来，又跪在面前。庞氏道：“你做的好事呀！恨杀我，气杀我，呵呀呀，把亏也吃尽了，把便宜也着人家占尽了，你快实说，是个谁，是几时有上的？”蕙娘到此地步，也不敢隐藏，低低的说道：“是周大哥。”庞氏忙问道：“可是你干哥么？”蕙娘道：“是他。”庞氏听罢，将一肚皮气恼尽付东流，不知不觉的就笑了。骂道：“真是一对不识羞的臭肉！你还不快起来！在这冷地下冰坏了腿，又是我的烦恼。”蕙娘见庞氏有了笑容，方敢放心站起。先时止是惊怕，此刻到有些害羞，将粉项低下，听庞氏发落。庞氏又道：“臭肉是从几时起首，如何便想到这夹道中来？”蕙娘将前前后后，通首至尾说了一遍。庞氏道：“真无用的臭货！会过这边来，难道你就不会过他那边去？夜夜在这冷地下着尿屎薰蒸，他不要命，你也不要命了么？今夜晚上，你就到他那边去，赶天明过来，教他与你写一张誓状。他将来负了你，着他爹怎么死，着他娘怎么死，他是怎么死，都要血淋淋的大咒，写的明明白白。你父亲是万年县头一个会读书的人，岂有个读书人的女儿，教人家轻轻易易点污了就罢休的理！况男子汉那一个不是水性杨花？你不拿住他个把柄，还了得！你只管和他明说，说我知道了，誓状是我要哩。若写的不好，还要着他另写。

他若问我识字不识字，你就说我通的利害，如今许大年纪，还日日看《三字经》。此后与你银子，不必要他的。你一个女儿家，力最小，能拿他几两？你只和他要金子。我再说与你，金子是黄的。”说罢，从炭上起来，连恭也不出了。正要开门出去，蕙娘将衣襟一拉，庞氏掉转头来问道：“你拉我怎么？”

蕙娘低下头，略笑了笑。庞氏道：“臭肉，你要说，只管说罢，还鬼什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哩。”蕙娘道：“日前周家那家人媳妇儿说的话，全要妈做主，不可依我爹的性儿。”庞氏虚唾了一口，笑着，先出去了。蕙娘也随后回房，坐在床上，又有些讨愧，又心上喜欢。

齐贡生家，素常睡的最早，起的也早。这晚蕙娘见他父母和兄弟俱睡了，便将贴身小衣尽换了绸子的，外面仍穿大布袄，以便明早回来。又换了一双新大红缎子花鞋，在妆台前薄施脂粉，轻画娥眉。将头发梳的溜光，挽了个一窝蜂的髻儿。戴了几朵大小灯草花儿，系上裙子，仍从外房偷走出去，却胆子就比素常大了好些。走到夹道内，先将门儿扣上，拾起快炭来，向墙那边一丢。周琏此时尚未睡，正点着一枝烛看书。听得院外有声，吃了一惊。随即又是一块落地，周琏想起蕙娘相约暗号，一边安放桌子，一边心中想算：此时不过一更天，他叫我怎么？连忙扒上墙头，往下一看，见有人站在炭边。蕙娘道：“是我。”周琏听知是蕙娘，惊喜相半，忙忙的下了炭堆，用手搂住，问道：“怎么你此时就来？可有什么变故么？”蕙娘笑道：“有什么变故？我还要过你那边去。”周琏大是猜疑。

蕙娘看出形景，笑说道：“你莫怕，我过去和你说。”周琏道：“我取灯笼来。”急忙到墙那边，将灯笼取至，说道：“我扶了你上去。”蕙娘道：“我怕滚下来。”周琏道：“我背了你上去。”于是蹲在地下，蕙娘扒在周琏臂上，两手搂住脖项，将腿儿湾起，周琏一手执灯笼，一手扶着蕙娘腿股，轻那款步的，走上炭堆，到墙头边，将蕙娘放在炭上，他先跨过去，然后将蕙娘抱过来，放在桌上，扶掖到地。

两人到了房中，蕙娘笑嘻嘻的说道：“此时的心，才是我的心了。我只怕你一脚失错，咱两个都滚了下去。”说罢，见周琏的房屋裱糊的和雪洞相似，桌子上摆着许多华美不认识的东西，床上铺设着有一尺多厚，都是些文锦灿烂的被褥。周琏将蕙娘让的坐在椅上，问今晚早来之故。蕙娘将他妈识破奸情并所嘱的话，子午卯酉，细说了一番。周琏大喜道：“从此可放胆相会矣。”急急将床上被褥卷起，放了一张小桌，又从地下捧盒内搬出许多的吃食东西放在桌上，取过一小壶酒来，安了两副杯箸，将蕙娘抱在床上，并肩坐了。先亲嘴咂舌，然后斟了一杯酒，递与蕙娘。蕙娘吃了一口，道：“好辣东西！把舌头都折麻了，闻着到甚香。”周琏道：“这是玫瑰露和佛手露、百花露三样对起来的烧酒，早知你来，该预备下惠泉酒，那还甜些。”蕙娘又呷了一口，摇着头儿道：“这酒利害，只这一口，我就有些醉了。”周琏让蕙娘吃东西，自己又连饮了六七杯，觉得下面阳物火炭般发作起来。猛见蕙娘裙下露出一只鲜红平底缎鞋，上面青枝绿叶，绣着些花儿，甚是可爱，忙用手把握起，细细赏玩，见瘦小之中，却具着无限坚刚在内，不是那种肉多骨少可厌可恶之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禁连连夸奖道：“亏你不知怎么下功夫包裹，才能到这追人魂、要人命的地步。”蕙娘道：“不用你虚说，这只还好，那一只到弄上黑了。”周琏又将蕙娘的鞋儿脱下一只，把酒杯放在里面，连吃了三杯。又含着酒送在蕙娘口内，着蕙娘吃。只四五口，蕙娘便脸放桃花，秋波斜视，不由的淫心荡漾，身子向周琏怀内一倒，口中说道：“我不吃了。”周琏见他情性已浓，将鞋儿替他穿上，跳下地去，点了四五支烛，放在左边，一边替蕙娘脱去上下衣服，见了那一身雪肉，倍觉魂销。将舌头连咂了几口，说道：“素常心神恍惚，不能尽兴。今晚夜色甚早，我将你弄个死，方显我手段。”蕙娘道：“我今夜送上门来，死活随你心软硬罢。”

周琏也将浑身衣服脱尽，把一个椅子上铺了棉褥，抱蕙娘在椅上，分开双股，便来往抽提起来。但见：一个是迎奸宿将，一个是卖俏班头。一个叫达达，若决江河：一个呼妈妈，沛然莫御。一个抱小金莲，眉梢眼底，把玩百回；一个吐细舌尖，唇外齿间，搅扰迁遍。一个玉火剪夹破僧头，一个金箍棒顿成蛇尾。

两人从起更后，直干至二鼓方休。蕙娘早软瘫在椅上，周琏将桌儿掀放在地，打开被褥，抱蕙娘睡在里面，两人口对口儿诉说心田。复用手将蕙娘浑身抚摸，真是光同珠玉，绵若无骨，分外情浓。没有两杯茶时，周琏又把蕙娘按翻狠干，这番比前番更凶。蕙娘昏迷了四次，直到鸡声乱叫方休。两人搂抱着，歇了片刻。周琏替蕙娘穿了衣服，自己到书案前胡乱写了几句誓状，从书柜内取出两副时样赤金镯儿，约重六七两，着蕙娘带在胳膊上。说道：“这镯儿切不可着你母亲拿去。”又取出三封银子，用手巾抱住，向蕙娘道：“回去和平妈说，金子此时实不方便，这是几两银子，且与干妈拿去，改日我再补罢。外誓状一张，可一总带去。”蕙娘道：“我只为和你久远做夫妻，因此我母亲说的话我便一字不敢遗露，恐拂了他意思，坏你我的大事。像这镯儿，我若有福嫁你，仍是你家的东西。

这银子我拿去，脸上讨愧的了不得。”周琏笑道：“这也像你和我说的话？我的就是你的，将来还要在一处过日子哩。只是我还有个和你要的东西，你须与我。”蕙娘道：“我一个穷贡生家女儿，可怜有什么东西送你？你若要，就是我这身子，你又已经得了。”周琏道：“你这双鞋儿我爱的狠，你与了我罢。

我到白天看见他，就和见了你一般。”蕙娘道：“你若不嫌厌他，我就与你留下。”说着，笑嘻嘻将两只鞋儿脱下，双手递与周琏。周琏喜欢的满心奇痒，连忙接住，在鼻子上闻了闻，然后用手绢儿包了，放在小柜内。蕙娘将两只脚用裹脚布紧紧扎缚停当，周琏将蕙娘抱出房来，一层层那移上去。又抱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墙头，照前背负了一步步送下炭堆。将三封银子并誓状从怀中取出，交付蕙娘，搀扶着出了夹道，看着蕙娘扶墙托壁，慢慢的走入正房去了。周琏回来，将一切收拾如旧，倒在床上歇息。

这边庞氏到日将出时，就忙忙的到里屋内，见他小儿子和小女厮还熟睡，急问蕙娘誓状下落。蕙娘将誓状交与庞氏，看了看，一个字儿认不得，次复将一百五十两银子着庞氏过目，把周琏话详细说。庞氏听一句，笑一句，打开银包细看，一封是三五两大锭，那两封都是五六钱、七八钱雪白的小锭。庞氏挝起一把来，爱的鼻子上都是笑，倒在包内，丁当有声。看了大锭，又看小锭，搬弄了好一会。见小儿子醒来问他，他才收拾起。笑向蕙娘道："俺孩儿失身一场，也还失的值。不像人家那不争气的一文不就，半文就卖了。"蕙娘道："那话也该和父亲说说了。"庞氏道："你那老子，真非人类！另是一种五脏。见了银钱，和见了仇敌一样，全不想久后孩孙们如何过度。我细想，若不与他大动干戈，虽一万年也没个定局。等他洗罢脸，我就和他说。"说着，将银子和誓状仍包在手布内，藏在衣襟底下，提到外间房内，暗暗的归入柜中。

少刻，贡生净罢面，穿完衣服，却待要出外边用早功，读殷盘迁都章。庞氏道："你且莫去，我有话说。"贡生道："说什么？"庞氏道："女儿今年二十岁了，你要着他老在家中么？"贡生蹙着眉头道："我留心择婿久矣，总不见个用心读书的人。"庞氏道："我到寻下一个了。"贡生道："是那家？"庞氏道："就是我的干儿子周琏。"贡生道："你故来取笑。"庞氏道："那个亡八羔子才和你取笑哩。"贡生道："周琏是何指挥女婿，已娶过多年，怎么说起这般没人样的话儿来？真是昏愦不堪。"庞氏道："你才是昏愦不堪哩。我那干儿子又好人才，又好家业，又有好爹、好妈、好奴仆、好骡马、好房产，一个人占了十几个好，就是王侯宰相，还恐怕不能这样全美。你不着我的女儿嫁他，还嫁那个？"贡生道："放屁！周琏现有正室，难道教女儿与他做妾不成么？我齐家的女儿，可是与人家做妾的么！"庞氏道："人家也是明媒正娶，那个说他做妾？"贡生道："蠢才！是人家谎你哩。我的女儿岂是受人家谎的么？"庞氏道："怎么是你的女儿？说这话，岂不牙麻？我三年乳哺、十月怀胎，当日生他时，我疼的左一阵、右一阵，后来血晕起来，几乎把我晕死。这都是你亲眼见的。我开肠破肚打就的天下，你这老怪物坐享太平。我问你：你费了什么力气来？"贡生气的寒战道："看。。看。。看他乱谈。"庞氏道："就算上你费过点力气，也不过是片刻。我肚里生出来的，到不由我作主，居然算你的女儿！"老贡生气的手足俱冷，指着庞氏道："上帝好生，把你也在覆载之中。

"骂罢，又冷笑道："是他的女儿，要嫁个周琏，岂非缘木求鱼之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庞氏道：“你休拿文章骂我，你骂我也要骂哩。”

贡生道：“你这样天昏地暗的杀材，理该把你投彼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畀，有畀不受，投彼有吴。”庞氏大怒道：“说着，你还要拿文章骂我么”我把你个不识好歹的老奴才，不识抬举的老奴才，千年万世老亡八奴才贡生大怒，先从桌上取起一个茶杯摔碎，又将一个汤碗也摔碎在地，一翻身，倒在床上，只将胸脯狠拍道：“安得上方斩马剑，断却泼妇一人头！”庞氏道：“打了家伙就算了，你便将家伙打尽，我也要着女儿嫁周琏哩。”贡生怒坏，反将双眼紧闭，任凭庞氏叫吵，一言不发。庞氏见贡生不言，跑来用两手抱住贡生头巾乱摇，道：“老怪，你便装了死，我也着女儿嫁周琏哩。”贡生恨极，一翻身向庞氏脸上偷了一掌。疾趋在地下，抱火盆要打。却待将腰一湾，不意庞氏一头触来，正触在贡生腰眼间。贡生“呵呀”了一声，早从火盆这边倒过火盆那边去。贡生忍痛扒起，在火盆内挝一把灰，向庞氏脸上洒去。洒的庞氏脸俱白，被灰掩了二目。贡生见庞氏揉眼，心上得意之至，忙用手捧灰又洒。不防庞氏恨命的扑来，将贡生撞倒在地，用手在贡生面上乱牛贡生急伸二指触庞氏之口，被庞氏将指头咬祝贡生大声叫道：“疼杀哉！”蕙娘见闹的不成局势，方出来解劝。拉开庞氏，将贡生扶起，坐在床上。贡生气的唇面俱青，指着庞氏向蕙娘道：“此妇七出之条，今已有二。”说罢，喘吁吁将头乱摇道：“吾断不能姑息养奸！”

庞氏大吼道：“你还敢拿文章骂我么？”贡生又摇着头道：“斯人也，而有斯凶也。出之必矣，出之必矣！”庞氏道：“你少对着女儿‘屄矣球矣’的胡嚼。”贡生大恨了一声，疾疾的趋出外边去了。正是：识破奸情不气羞，也教爱女跳墙头。

贡生不解闺中事，拚命犹争道义由。

第八十四回避吵闹贡生投妹丈趁空隙周琏娶蕙娘

词曰：

河东吼，又兼鼠牙雀口。可怜无计挫凶锋，思索惟一走。

酿就合欢美酒，欲伊同相斯守。牡丹花下倩蜂媒，偷娶成佳偶。

右调《谒金门》

且说贡生与庞氏打吵了一场，负气到书房，想丁好半晌，也没个制服庞氏的法子。想到苦处，取过一本《毛诗》来，蹙着眉头狠读。庞氏不着人与贡生饭吃，直饿至午后。蕙娘过意不去，向庞氏再三说，方拿出饭来。贡生自此日始，只在书房宿歇。庞氏又不与被褥，就是这样和衣困卧。

再说周琏得蕙娘夜夜过墙相会，又送了庞氏十两金子，瞬息间已满了五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该回家的日期。这晚两人千叮万嘱，方才分首。周琏回到家中，至次日，便装做起病来，整一天不曾吃饭。

慌得周通夫妇坐卧不安，请了大夫来，他不但不吃药，连脉也不着看，只是蒙头昏睡。赶空儿，苏氏便偷送干枣、桃仁二物，别的怕显露形迹，周琏便在被中偷吃。又饿了一天，做父母的如何当得起。周通还略略好些，只苦了冷氏，直掇掇守了一日两夜，水米未曾粘牙。问周琏："身上到的是怎么不好？"周琏总一字不答。到第三日午后，见周琏无一物入肚，冷氏越发大惧，只急的走出走入，周通不住的长吁，在家人身上搜寻不是。苏氏见是光景了，便将冷氏请到一间空房内，说道："太太可知道大爷患病的原故么？"冷氏忙问道："是甚么原故？

你快快说。"苏氏道："就是为那齐姑娘的亲事。小的日前亦曾和太太禀过，不意老爷不依，小的只得据实回复大爷。大爷只说了一句道：'此事若不成，我还要这命做甚么？'谁想大爷别无主见，拿定个自行饿死。今日已是三天了。若再过今日，只怕大爷饿的有好有歹。"说着，跪在地下痛哭道："小的家两口子受主人恩养四五十年，眼见得老爷太太都是六十一二年纪，止有大爷一位，关系的了不得。因这样一件小事教大爷抱恨伤生，老爷太太心上管情也过不去。现放着若大家私，再连这样一件事办不了，要那银钱何用？况大爷是少年人，识见还不大老练。总不饿死，万一因此事动了别的短见念头，留下这若大家私，将来寄托那个？小的若不说，老爷太太如何知道大爷不要命的意见？"冷氏只当周琏真个患病，听了此话，到将心放开大半。向苏氏道："你起来，你该早和我说。这亲事，我许他做了罢。教他好好儿吃饭，不可生这样没长进的念头。

"苏氏听罢，如奉恩诏，急忙到书中，向周琏细说他如何跪着哭，如何说惊吓话，如何争着辨论，方才得太太应允，连老爷的话也包满了。周琏大喜，道："真亏你有才智，将来事体成后，你一家大小，都交在我身上。还有一件，我若吃了饭，太太又变了卦，这该怎处？"苏氏道："我看太太断不反口。设或反口，大爷再不吃饭，就是第一妙法。"周琏连连点头，道："此事我深感激你。"苏氏道："一家儿受大爷的恩，但愿喜事成就，就是我们的福。请快起来吃饭，以安老爷太太之心。

"

正说着，冷氏已令人大盘大碗端了出来，摆满一桌。周琏穿了衣服，大饮大嚼，比素常吃的多出一倍。到把些家人们糊涂住了，不知他这病是甚么症候。苏氏看着周琏吃完，即入内报与冷氏。冷氏道："他是饿肚子，不该着他吃这许多。"随即着人将周通请来，把周琏舍命饿死要娶齐家女儿的话细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道：“我已许了他，才肯吃饭。你看该作何裁处？”周通听了，一句儿不言语，靠着个枕头，在一边想算。想算了一会，向冷氏道：“何亲家为人，我知之甚详。只用与他几两银子，便着他的女儿做妾，他也愿意。此事易处。今齐贡生女人虽说愿意，但齐贡生为人我也知之最详，与何亲家天地悬绝。此事到极难处。”又道：“这皆是梦想不到的事。”说着，将床拍了两下，道：“也罢了！只恨我若大年纪止生了他一个，由他做罢！只说与他：休要做出大是非来。”说罢，周通出去。

冷氏将周琏叫来，先骂了几句，然后将周通话告智。周琏大喜道：“只要爹妈许我做，断不着弄出半点是非来。”他也不回避冷氏了，当面将苏氏叫来，对着冷氏说了一遍。又道：“我这边老爷、太太话俱妥当，你可速去齐家，和庞奶奶说知，看他是怎么话说，达我知道。”苏氏领命，随即到齐家门首。

却好齐可大正出来，将苏氏领到庞氏房内。庞氏连忙下地相迎，苏氏满面笑容，说道：“我今日是与太太道喜。”说着，拉不住的叩下头去，慌的庞氏扶搁不迭。苏氏叩头起来，庞氏让他坐。苏氏那里肯坐？只要站着说话。庞氏道：“你若是这样，只索大家站着罢。”苏氏道：“这里有个小板凳儿，小媳妇地下坐了罢。太太如今和我家太太是一样主人了。若还不依，我此刻就回去。”庞氏笑道：“就依你坐下罢，只是我心上过不去。”苏氏等着庞氏坐下，方才坐在小板凳上，道：“我家太太和大爷请太太安，问候两位相公和姑娘。日前题姑娘喜事，蒙太太允许，我家老爷、太太喜欢的通睡不着。只因何宅话未定归，这几日没回复太太。如今何宅也满口应许，且说的都是情理兼尽的话，真是内外上下无一不妥，小妇人方敢过来。一则与太太道喜，二则问问这边老爷，想也是千依万依了。”庞氏道：“说起来教你笑话，我日前为此事与那老怪物大闹了一常他如今躲在书房中，通不见我。既承你家主人爱亲做亲，不嫌外我，我感情不荆早晚少不得和那怪物说这话。事若不成，我也没脸面见你了。”苏氏笑盈盈的说道：“这事总是要太太作主。齐老爷的性子我们也都知道一二。不怕得罪太太说，他老人家过于忠厚些，太太是惊天动地的大才，想算着那们可成就，就只管奉行。依小妇人的主见，将齐老爷闹的远去几日，我们那边，便急急下定礼，急急择日完婚。齐老爷到回来时，只好白看两眼，生米已成熟饭，会做什么？即或告别到官前，齐老爷是一家之主，这做亲下定，是何等事，只怕说不出全是太太主裁，以‘不知道’三字对满城绅衿士庶。”庞氏大喜道：“你这主见高我百倍。我就闹他个离门离户。只是你说何指挥家也依允了，可说的两下俱都是正室么？这事不是搭桥儿的。

“苏氏大笑道：“太太真是多心。我家主人有多大胆子，敢将诗礼人家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娘骗去做偏房、侍妾？”庞氏道：“既如此，等我打发怪物走了，通知你家主人，择日下定完姻罢。”苏氏又极口的赞扬了庞氏几句有才智、有担当等话，方才回家。

将庞氏问答的话，细细的回复了周琏。又禀知冷氏，冷氏告知周通，周通见事在必行，吩咐厨下收拾了几桌酒席，将自己并何指挥素常相好的朋友请了二十余人。席间将要娶齐贡生女儿与儿子做继室委曲道及，烦众亲友去何家一说，吐了一千两口气。众亲友素知何指挥是个重利忘义的人，大料着十有八九心成，谁不乐得与财主家效力？可笑二十余人，内中连一个说半句不可的也没有，各欣然奉命去了。

到了何家，正值何其仁赌败回来。众亲友先从周通夫妇年已六十有余，还未见孙儿，令爱出阁，已二三年，从未生育，说到要娶齐贡生令爱与周琏做继室话。话未说完，何指挥跳的有二三尺高下，大怒发话道：“有周家要做这事的，便有众位来说这事的。众位俱都是养女之家，可有一位做过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没有？小女前岁才出阁，屈指仅二年，便加以‘从不生育’四字，人家还有二三十年不生育的，这该问个什么罪过？

况儿孙迟早有命，莫说周舍亲六十岁未见孙儿，他便一百二十岁不见孙儿，也只合怨自家的命！众亲友今日若说与小婿娶妾，虽是少年妄为，也还少像人话。怎么现放着小女，才说起娶继室的话来！此后不但娶继室，只题娶妾一字，周舍亲虽有钱有势，他父子的命却没十个八个。”说着，又连拍胸脯，大喊道：“我何其仁虽穷，还颇有气骨。凭着一腔热血，对付了他父子罢！我是不受财主欺压的人。他这财主，只可在众位身上使用罢。”众人见何其仁话虽激烈，也有说的极正大处，彼此顾盼，竟没的回答。内中还有深悔来得不是的。

此时何其仁挺着胸脯，将双睛紧闭，斜靠着椅儿，比做了宰相还大。众亲友道：“话没说头，总是我们来的猛浪了，大家回去罢，休再讨没趣。”内中一个道：“我们既来了，话须说完，也好回复人家。”向何其仁道：“我们还有一句不识进退的话儿，尊目又紧闭不开，未知容说不容说？”何其仁将手向天上一举道：“只管吩咐。”那人道：“令亲于我们临行时说，何亲家年来手素些，此事若蒙俯就，我愿送银八百两，为日用小菜之费。令亲既有这句话，我们理合说到。依不依，统听尊裁。”其仁听见银子二字，早将怒气解了九分，还留着一分，争讲数目。急忙把眼睁开假怒道：“舍亲错会意了。且莫说八百，便是一千六百，看我何其仁收他的不收！”嘴里是这样说，却声音柔弱下来。

那人道：“送银多少，令亲主之；收银不收，系尊驾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尊驾若一分不受，此话无庸再题，我们即刻回去。若因数目多寡之间，有用我们调停处，尚求明示。”何其仁将胸脯渐次屈下，说道：“小弟忝入仕宦，尚非以小女搏银钱的人。但舍亲自念年纪衰老，注意早见孙儿，此亦有余之家应有情理。既系骨肉至亲，何妨以衷曲告弟，而必重劳众亲友道及？弟心实是不甘。”众人道：“这是令亲不是，我等来的也不是。今话已道破，不知尊驾还肯曲全我等薄面，体谅令亲苦心否？”其仁道：“舍亲既以利动弟，弟又何必重名？得藉此事脱去穷皮也好。一则全众位玉成美意，二则免舍亲烦恼。只是八百之数，殊觉轻己轻人。”众亲友说道：“微仪一千，何如？”何其仁伸了三个指头，道：“非此数不敢从命。”众亲友道：“予者是令亲，受者是尊驾。令亲与其出上三千金娶齐家一个，惹尊驾气恼，就不如出三千金买三个美色侍妾，名正言顺了。难道尊驾真好不准令婿娶妾么？就是令婿，他竟终身不敢娶妾么？

三千金之说，我等实不敢替令亲慷此大慨，就此告别罢。若令亲愿出此数，统听令亲面谈。”说罢，一齐站起。其仁换成满面笑容，拦住道：“且请少坐片刻，弟还有一言未结。”又吩咐家中人看茶。其仁道：“君子周急不济富，众位何必以舍亲之有余窘小弟之不足？此中高厚，还望众位先生垂怜。”

众亲友彼此相顾了一会，其中一人道：“八百之数，原是我们众人和令亲面争出来的。后说一千，便是大家斗胆担承。

今尊驾以贫富有无立论，我们若不替周全，尊驾心上未免不驾我们趋炎附势了。今再加二百，共作一千二百两，此外虽一分一厘，亦不敢作主。”其仁故意作难了半晌，道：“罢，罢！

就依众位吩咐罢！”众亲友名举手相谢，笑说道：“既承慨允，必须立一执照方，好回复令亲。”何其仁指着自己鼻头道：“小弟不是不知骨窍的人，安有银至一千余两还着众位空回。”

于是取过纸笔，亲写道：

立凭据人，原任指挥副使何其仁。因某年月日，将亲生女出嫁与候补郎中周亲家长子琏为妻。今经三载，艰于生育。周亲家欲娶本县齐贡生女与婿琏为继室，浼亲友某等向其仁道达。仁念周亲家年近衰老，婿琏病弱，安可因己女致令周门承祧乏人？已面同诸亲友言明许婿琏与齐氏完姻。齐氏过门后，与仁女即同姐妹，不得以先到后到，分别大校此系仁情愿乐在，并无丝毫勉强。将来若有反悔，举约到官，恐口无凭，立此存照。

下写同事人某某等。

众亲友看了，见写的凭据甚是切实，各称赞其仁是明白爽快汉子。又要请其仁的娘请其仁的娘子出来，当面一决。其仁贪着银子，连忙入去。好半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见其仁的娘子正氏出来，向众亲友一拂。众人俱各还揖，将适才话并立的凭据，细说一番。

王氏也没的说，只说了个：“若娶了新的欺压我的女儿，我只和众位说话。”说罢，那泪和断线珍珠相似，从面上滚了下来。

众人道：“贵亲家是最知礼的，就是令婿，也非无良之辈，放心，放心！”王氏入去了。众亲友将凭据各填写了花押名姓，袖了作别。其仁问：“银子几时过手？”众亲友道：“准于明日早饭后我等俱亲送来。”其仁送出门外，大悦回房。众亲友于路上，也有慨叹的，也有笑骂的，纷纷议论。

到周家门外，周通即忙迎接出来，让到书房中，问了前后话，又看了凭据，笑了笑，随留众亲友晚饭，同着儿子周琏叩谢。复面约众亲友早饭，与何指挥家送银子。

至次日，众亲友将去时，周通因王氏落泪话，到心上甚是过不去，余外又秤了二百两，烦众亲友面交亲家王氏，为些小衣饰之费。众亲友也有立刻誉扬的，也有心里喜他厚道的，这话不表。

再说庞氏自苏氏去后，这日午间，便寻到书房，与贡生大闹一次。次日，一连闹了三次，打了两次，闹的贡生心绪如焚，果不出他们所料，思想着别无躲避处，要到他妹丈家去几天。

主意拿定，连饭也不敢吃，怕庞氏再出来作对，急急的步走出城，在城外雇了个牲口，向广信府去了。庞氏知他必去妹子家去，母女皆大喜，便差可大去周家送信。周琏喜极，也顾不得选上好吉期，看见本月十六日还没什么破败，即于此日下定，屈指止是两天。恐怕齐家支应不来，先差四个家人过去，整备了六七桌酒席，留下定人吃饭。又替庞氏备了各项人等赏封，就着苏氏暗中带去，住在齐家帮忙。又着可大将何其仁凭据抄写了，念与庞氏和蕙娘听。母女欢喜不荆到下定这日，抬了十二架茶食，四架定礼，俱摆设在齐家庭上。庞氏见黄的是金，白的是珠，五彩灿烂的是绸缎衣服，乐的心花俱开。乱了多半天，方才完事。苏氏回家销差。周琏只怕老贡生回来口舌，择于本月廿一日就娶。先禀知他父母，次后于城里城外叫了五六十个裁缝，与蕙娘赶做四季衣服。此时蕙娘，将一片深心方落肚，昼夜准备着做新妇人。庞氏将蕙娘素时衣服，并周琏送的衣服和钗环首饰等类，都和蕙娘要下，说是到大财主家去用不着，与小儿子将来娶亲用。又见蕙娘有赤金镯二副，也着留下。蕙娘因周琏叮嘱，不肯与他。这婆子恼一会，喜一会，虚说虚笑一会，蕙娘无奈，与他留了一副。

又着可大向周琏要了四个皮箱，将下定的衣服首饰装在里面，算了他的陪妆。真是一根断线也没赔了闺女。普天下像庞氏的，实没第二个。肯将定物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妆奁，没有全留下，还是周琏之幸也。这婚嫁的信息，早传的通县皆知。到娶亲那日，不但本地绅衿士庶、文武等官，亲来拜贺，还有邻邦文武学官，差人送礼者亦极多。总是两个字，为周通家“有钱”。周通请了沈襄和教官叶体仁，替他酬应文武官。又请了和何其仁原说事的亲友二十余人，替他酬往来贺客。在内院东边另一处院落，收拾了喜房，摆设的花攒锦簇，无异贝阙瑶宫，将蕙娘娶来，送入洞房。

次日，同周琏拜天地祖先，次后拜见公姑。周通和冷氏看见蕙娘，各心里说道：“怪不得儿子连性命不要，安心娶他，果然是十二分人物，妇人中的全才。”冷氏差人叫何氏出来，与新妇会面。差人叫了两三次，总不见来。冷氏向蕙娘道：“何氏媳妇到在你前，你该以姐姐待他。他既不来，你去到他那边走走为是。”蕙娘听了，着众人导引，到何氏房中来。原来何氏从周琏未下定之前，就早已知道，气的要死要活。在冷氏面前痛哭了几次，着冷氏作主。冷氏通以好言安慰。后来听得下了定，急的要回娘家去。又听得他父亲吃了好几千两银子，反立了凭据，只气的死而复生。昨日过门时，女客来了无数，他将门儿关闭，一个人也不见，直哭到天明。此刻因婆婆打发人来说话，无奈，只得开门支应。猛听得门外众妇人喧笑，却待教女厮关门，早见家中大小妇女捧着一个如花似玉的新人入来。

苏氏向蕙娘道：“这床上坐的，便是头前的大奶奶。”蕙娘朝着何氏深深一拂，见何氏坐着，丝毫不动。蕙娘便不拜了。

却待要回走，只见何氏放下面孔道：“你就是新娶来的么？将来要知高识低，不可没大没校你若说你和我一样，你就是不知贵贱的人了。你去罢！”几句话说的蕙娘满面通红，自己又是个新妇，不好回言，抱恨在肚内，急转身出来，仍到冷氏前站立。冷氏问道：“你两个见了礼么？”苏氏便将何氏说的话一一诉说。冷氏听了，登时变了面孔，向众仆妇道：“怎他这样不识人敬重？”又向蕙娘道：“到是我打发你去得不是了。

以后不必理他！”蕙娘见婆婆作主，心中方略宽爽些。

回到自己房内，一见周琏，落下泪来。慌的周琏急问，蕙娘又不肯说。还是苏氏说了一遍。周琏大怒，一阵风跑到何氏房门前，见门儿关闭，大喝着教“开门”。丫头们谁敢不开？

周琏闯入去，指着何氏骂道：“我把你个不识人敬重倒运鬼奴才！你方才和你新奶奶是怎么样的话说？你责备人知高识低、没大没小，口中且要分别贵贱，我问你：你的贵在那里？你但要值半文钱，你老子也不与我写凭据了！我说与你个不识进退的奴才，你今后要在你新大奶奶前虚心下气，我还着他把你当个上边人看待；你若始终不识好歹，我只用再与你那贼老子一千两银子，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张卖仆女的文约，到那时他坐着，你还没站着的地方哩！”何氏见周琏脸上的气色大是无情，一句儿也不敢言语，低了头死挨。猛听得冷氏在帘外说道：“外面许多男客，里面许多女客，两三班家叫上戏，此刻还不唱，素常没教训出个老婆来，偏要在今日做汉子。还不快出去！”周琏见他母亲说，方气恨恨的去了。何氏放声大哭，便要寻死碰头。亏得众仆妇劝解方休。到晚间，周琏将骂何氏话细说，蕙娘才喜欢了。

正是：

惧内懦夫逃遁去，贪财要妇结良姻。

今宵难聚鸳鸯被，不做毛房苟且人。

第八十五回老腐儒论文招众怨二侍女夺水起争端

词曰：

旨酒佳宾消永昼，腐鼠将人臭。箫管尽停音，乱道斯文，惹得同席咒。

茶房侍女交相诟，为水争先后。两妇不相平，彼此成仇寇。

右调《醉花阴》

话说周琏与蕙娘成就了亲事，男女各遂了心愿，忙乱了四五天，方将喜事完毕。周琏吩咐众家人，将齐家隔壁房儿租与人住，一应物件，俱令搬回。将沈襄仍请回原旧书房住，众家人越发明白这一丸药的作用。庞氏见蕙娘已过门，量老贡生也没什么法子反悔，又急着要请女儿和女婿，非贡生来不可。着大儿子可大拿了何其仁凭据稿儿，又教道了他许多话，向周琏家借了个马和一步下人相随，到广信府城去请贡生。

可大到了城内，先暗中见了他姑丈张充，并他姑娘齐氏，将周家前后做亲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今奉母命来请他父亲。齐氏与庞氏意见到是不约而同，听见周通家富足，便满心欢喜，反夸奖庞氏做的极是。随请贡生到里边，将可大来请，并和周家做亲话，替可大说了一番。把一个贡生气的面青唇白，自己将脸打了几下。随即软瘫在一边。慌得张充夫妇百般开解，又将何其仁立的凭据稿儿，张充高声朗诵，念与贡生听。贡生听了凭据上话，心中才略宽了些。问可大做亲举动，可大将周家怎般烦亲友向何指挥家说话，与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何指挥夫妇同写了凭据，周家怎般下定，家中怎般支应，到娶的那日，怎般热闹，满城大小文武官员并地方上大家都去拜贺，到我们家拜喜的，也有三四十人，俱是文会中秀才、童生，和叶先生、温先生，别人未来。又言周家叫了三班戏，唱了五天，我送亲那日，也看了戏，如今母亲要请妹子和妹夫，须得父亲回家方好。可大说完，齐氏帮说道：“像这样人家，我侄女儿做个媳妇，也不枉了在哥哥前投托一常这是一万年寻不出来的好机缘，只恨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没生下有人才的女儿。若有，不但做正室，便与周家做个偏房，我也愿意。哥哥即该速回，方对周亲家好看。我随后还要着妹夫补送礼物，将来有藉仗他处哩。”张充也极口的誉扬，贡生的面孔方回转过些来。问可大道：“媒人是谁？

“可大：“没有媒人。”贡生瞑目摇头道：“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又问道：“学校中朋友议论如何？”可大道：“也没人学我们，也没人笑我们。”贡生恨道：“蠢才！你和你母亲竟是一个娘肚中养出来的！”自己又想着，事已成就，便在妹子家住到死后，少不得骨殖也要回家。随即辞张充起身。张充夫妇又留住了一天，次早父子各骑脚力回来。贡生恐怕可大语言虚假，将到城门，着可大先去家中，只挨到昏黑时候，方入了城。

他素有个知己朋友，叫做温而厉，也是本城中一个老秀才，经年家以教学度日。其处己接物，和齐贡生一般。只有一件，比贡生灵透些，还知道爱钱，一县人都厌恶他，惟贡生与他至厚。他又有个外号，叫“温大全”，一生将一部《朱子大全》苦读，每逢院试，做出来的文章和讲书也差不多。虽考不上一等、二等，却也放不了他四等、五等。皆因他明白题故也。贡生寻到他书房时，已是点灯时分。一入门，见温而厉正端坐闭目，与一个大些的学生讲正心诚意。学生说道：“齐先生来了。

“那温而厉方才睁开眼，一见贡生，笑道：“子来几日矣？”

贡生道：“才来。”说罢，两人各端端正正一揖，然后就坐。

贡生道：“弟德凉薄，刑于化歉，致令牝鸡司晨，将小女偷嫁于本城富户周通之子周琏，先生知否？”温而厉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贡生道：“我辈斯文中公论若何？”温而厉道：“虽无媒妁之言，既系尊夫人主裁，亦算有父母之命，较逾墙相从者颇优。”贡生道：“此事大关名教，吾力总不能肆周通于市朝，亦必与之偕亡。”温而厉道：“暴虎凭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不观齐景公之言乎？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兄之家势远不及齐，而欲与强吴相埒，吾见其弃甲曳兵走也必矣。”贡生道：“然则奈何？”温而厉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若周通交以道，接以礼，斯受之而已矣。

“贡生道：“谨谢教。”于是别了温而厉，回到家中。

庞氏早在书房中等候，换成满面笑容，将贡生推入内房。

收拾出极好的饭食，与贡生接风，把蕙娘到周家好处，说的天花乱坠，贡生总是一言不发。庞氏陪了不是，又拜了两拜，贡生方略笑了笑。旋即又将脸放下，庞氏着贡生定归女儿、女婿回门日期，贡生只是低头吃饭。吃罢饭，便到书房中去睡。庞氏复拉了入来，庞氏替他脱衣解带，同入被中，搂抱住说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贡生仍是一言不发。庞氏回女婿情切，没奈何将贡生强奸起来，闹了个上坐，才将贡生奉承欢喜。两人和好罢，庞氏复商议回门话。贡生道：“聘女儿由你，回女儿也由你。至于女婿，我不但回他门，我连面也不与那畜生相见。他恃富欺贫，奸霸了我女儿，我不报仇就够他便宜了。难道还教他跟随女儿上门无礼么？”庞氏笑道：“你又来了！当日我父亲回你门时，你也曾跟随着我去。你那无礼，岂止一次？我父亲报复的你是什么？只有更加一番恭敬待你。”贡生想了想，也笑了。

次日，庞氏一早又取过宪书来，着贡生择日子。贡生定在下月初二日。庞氏也不着贡生破钞，自己拿出银子来，裱房屋，雇仆妇，买办各色食物，到二十九日，即下帖到周家。

至初二日，先是蕙娘早来，打扮的珠围翠绕，粉妆玉琢，跟随了四房家人媳妇，两个女厮，拜见爹妈和兄嫂，叙说婆家相待情景。周琏见贡生回来，别无话说，心上甚喜。这日鲜衣肥马，带领多人，到齐家门首，可大、可久接了人去。好半日，贡生方出来与周琏相见。那颜色间，就像先生见了徒弟一般，毫无一点笑容。周琏心上大不自在。随后去见庞氏，庞氏满口里叫“姑爷”不绝，相待极其亲热。午间，内外两桌，外面是贡生和两个儿子相陪。席间，别的话不说，只是来回盘问周琏学问。又与周琏讲了两章《孟子》。从此早午都是贡生陪饭，讲论文章。周琏心恶之至。只住了两天，定要和蕙娘回去。庞氏那里肯依？又勉强住了两天，才放他夫妇同回。临行，老贡生将自己做的文字八十篇，送周琏做密本。在贡生看的是莫大人情，非女婿，外人想要一篇不能。在周琏看的，还不如个响屁。

过了几天，周通设戏酒请贡生会亲，又约了许多宾客相陪。

贡生辞了两次方来。刚才坐下，便要会叶先生。周通将沈襄请来，贡生只看了两折戏，便着罢唱，与沈襄论起文来。腐儒的意思，要在众宾客前，借沈襄卖弄自己也是大学问人，将沈襄赞不绝口。又将周琏叫到面前，说道：“叶先生学问比我还大，你须虚心请教，受益良多。”宾客们俱知他是个书呆子，不过心里笑他，只是不得看戏，未免人人肚中要骂他几句。酒席完后，内外男女打算着看晚戏。周通斟酒后，金鼓才发，贡生又着罢唱，拚命的与沈襄论文。蕙娘在屏后急的要死，恐惹公婆厌恶。差人请了三四次，贡生口里答应，只不动身。皆因他见众人都看他，越发得意起来，论文不已，那里还顾得蕙娘？沈襄知久拂众意，请他到书房中细讲。贡生志在卖弄才学，如何肯去？沈襄又不好避去，恐得罪下少东家妇。只讲论的众宾客皆散，天已二鼓，别了周通父子出来。到大门外，还和沈襄相订改日论文，一路快活之至。将到自己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才想起蕙娘请他说话，又复身回到周家叫门。周家听得是贡生，一个个尽推睡熟，贡生还敲打不已。亏得贡生家老汉，他还略知点世情，将贡生开解回去。次日，传说的蕙娘知道，心上又气又愧，告知周琏。周琏将管门人每个打了二十板，还赶去一人。此后，周家没一个不厌恶贡生。

再说蕙娘自到周家月余，于冷氏前百般承顺，献小殷勤，放着许多丫环仆妇，他偏要递茶、送水，不隔三五天，便与公婆送针指，也有自己做的，也有周琏买的，奉承的冷氏喜爱不过，无日不在周通前说新妇贤孝。蕙娘偏又不回避周通，见了就爹长爹短，称呼的烂熟。周通也甚是欢喜。周琏已派了两房家人媳妇，两个女厮，早晚伺候。冷氏除与珠翠衣服等类外，又将自己两个女厮也与了蕙娘。何氏看在眼中，都是暗气恼。

又兼周琏自娶蕙娘后，通未到他房内一宿。也有在冷氏房中与蕙娘见面时候，两人都不说话。每见蕙娘窥公婆意旨，便卖弄聪明，做在人先，形容的自己和块木头一样。素常俱是和周琏同吃饭，如今是独自一个吃，饮食也渐次菲保又兼家中这些大小男妇，没一个不趋时附势，将新大奶奶举在天上，片语一出，奔走不迭。自己要用点吃食，或买点物件，不是这个说没有，就是那个推没功夫。即或有人去，买来多是不堪用之物，且还立刻要钱。只这些，都是无穷气愤，父母家要了钱，又不与做主，惟有日夜哭泣而已。也有人劝他，勘破时热，与蕙娘和好，藉蕙娘挽回丈夫。他听了，更是气上下不来，反将劝他的人数说不是，谁还管他？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周通家内共是两处茶房，这日管内茶房的人告假回家，众妇人止知用水，用尽了，却没人添水。

何氏要洗了手做针指，差小丫头玉兰来取水。玉兰见两把大壶放在灶台前，都是空壶，咒骂了茶夫几句，便从缸内盛水在壶内。少刻，水响起来。不意蕙娘因周琏去会文，要趁空儿洗脚，伺候他的一个丫头落红，提了盆儿，也到茶房中取水。何氏家玉兰将水顿的大响起来，落红走至，提起壶便向盆内倾去。急的玉兰抱住壶梁儿大嚷道："我家奶奶等的要洗手，我好容易顿了这半日，才得滚了，你到会图现成么！"落红道："我家奶奶也急的要洗脚，你让我倾了，你再顿罢。"玉兰道："我为什么让你？等我倾了，你再顿也不迟。"落红道："我与你分用了罢？"玉兰道："我为什么和你分用？"落红道："这水着你霸住不成？"说着，提壶便倾。玉兰抱住壶梁儿，死也不放，口里乱骂起来。骂的落红恼了，将壶向玉兰怀内一推，道："就让你！"不意玉兰同壶俱倒，那水便烫在玉兰头脸上，烧的大哭大叫。落红连忙搀扶他。谁想何氏的大女厮舜华也来催水，见玉兰烧坏头脸，却待要问，落红道："他急着要倾水，不知怎么将壶搬倒，连他也压在地下，我在这里扶他。"玉兰两手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着面孔，大哭道：“你将我推倒，夺我的水，烧我的脸，还说是我搬倒的。”舜华听了，一句不言语，将玉兰斜拖入何氏房中去了。

何氏见衣服浸湿，头脸上有些白泡，忙问道：“是怎么来？”舜华将落红夺水推倒玉兰，烧了头脸话，怒恨恨的说了一遍。何氏听罢，不由的新火旧恨一齐发作，急急的走到茶房，指着落红骂道：“你个不睁眼的奴才！你伺候了个淫妇，便狂的没样儿了。你仗着谁的势头，敢欺负我？”落红道：“看么，大奶奶家玉兰自己将壶搬倒，烧了脸，与我什么相干？便这样骂我？骂我罢了，怎么连我家奶奶也骂起来？”何氏大怒道：“我便骂那淫妇，你敢怎么？我且打打你，教你知道个上下！

“扑来便将落红揪住，用手在头脸上乱拍。落红用手一推，险将何氏推倒。口中唧唧哝哝几句，说道：“尊重些儿，到不惹人笑话罢。”何氏气的乱抖，扑向前又要打。早来了许多仆妇，将何氏劝解开。落红趁空儿跑去，一五一十哭诉蕙娘，又添了骂蕙娘的几句话。蕙娘也动起大气恼来，一直到茶房院内。

何氏将要回去，见蕙娘跟着五六个妇女在后面走来，不由的冷笑道：“狐子去了，叫着老虎来了。我正要寻你哩。”蕙娘道：“你的丫头搬倒壶，烧了脸，与我的丫头何干？你打了我的丫头也罢了，你平白骂我怎的？”何氏道：“你家主儿奴才也休将势利使尽了，我当日也曾打有势利时走过，怎么着女厮拿滚水烧人？你着他拿刀杀人，不更快些！”蕙娘道：“大嫂，你从今后要安分些儿。汉子和你无缘，你何必苦苦寻趁我。

难道把我变成个汉子，从新爱你不成？”何氏大怒道：“你叫我大嫂，我便叫你小妇。”蕙娘道：“你便说我是个小妇，我却是鸣锣打鼓、阖城文武官送礼拜贺娶来的。你先时到也是个大妇，被你老子写文约、立凭据，只一千二百两银子，就卖成了个真小妇了。你若少有人气，就该自尽，敢和我较论大小！

“何氏又羞又气，骂道：“贼淫妇，你不是被人先奸后娶的么？你问问这一家上下，那个不知道？”蕙娘道：“先奸后娶，我也不回避。但我还是教自己汉子奸的，不像你个贼淫妇。”

何氏道：“不像我什么？我今日就和你要人！”蕙娘道：“你有你那娘老子卖了你，就够你一生消受了，还问我要人。”何氏道：“你也有人爱你，我今日断送了你罢，与你个众人爱不成！”说着，便向蕙娘扑来。早被众妇人一二十只手拦祝何氏大喊道：“你们众人打我么！把你们这一群傍虎吃食、没良心的奴才！”

正嚷乱着，冷氏从后院跑来，骂道：“你两个也有一个有妇道的，通将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耻不顾，也不怕家人们笑话。我周门清白传家，肯教你两个坏我门风，我只用一纸休书，打发的你两个离门离户。还不快回房中去么！”两人见婆婆变了面色，方各含怒回房。少刻，蕙娘便到冷氏房中叩头陪罪，诉说何氏先打先骂，自己不得不和他辨论。冷氏道：“辨论什么？你若不出来，也没这番吵闹了。对着那大小家人，成个甚么样子？将来传播出去，连我也教人家说笑坏了。”蕙娘道：“我们原和禽兽一样，万般都出在年轻，妈宽过这一次，下次他骂死我也再不敢较论了。”说着又跪了下去。冷氏不由的就笑了。一边拉起，说道：“我儿，你凭公道说，我待你比何氏媳妇何如？”蕙娘道：“承妈妈恩典，待我比他实强数倍。”冷氏道：“却又来。我既待你好，你女婿又待你好，那何氏媳妇如今还有谁理论他？我一个做父母的，不该管你们宿歇事，但自你过门后四十余天，你女婿从未入他的房门。人非木石，你教他心上如何过得去？

论起来，你该调停这事，才是明白‘忠睡两个字的人。”蕙娘道：“妈教训的极是。我也劝过女婿几次，他总不肯听。”

冷氏道：“你女婿今日会文去了，他回来若知道，又必与何氏媳妇作对。我总交在你身上。你女婿若有片言，你就见不得我了。”蕙娘道：“只怕外边有人告诉他，却不管我事。”冷氏道：“这是开后门的话了。你们少年人不识轻重，我只怕激出意外事来。”蕙娘满口应承。晚间，周琏回来，等他安歇了，方说及与何氏嚷闹，又述冷氏叮嘱的话，方将这事大家丢开。

正是：

腐儒腹内无余务，只重斯文讲典故。

二妇两心同一路，借名争水实争醋。

第八十六回赵瞎子骗钱愚何氏齐蕙娘杯酒杀同人

词曰：

春光不复到寒枝，落花欲何依。安排杯酒倩盲儿，此妇好痴迷。

金风起，桐叶坠，鸣蝉先知。片言入耳杀前妻，伤哉悔后迟。

右调《醉桃园》

且说何氏与蕙娘嚷闹后；过了两天，不见周琏动静，方才把心落在肚内。这日午后，独自正在房中纳闷，只听得窗外步履有声。大丫头舜华道：“赵师傅来了。”但见：满面黑疤，玻璃眼滚上滚下；一唇黄齿，蓬蒿须倏短倏长。

足将进而且停，寄观察于两耳；言未发而先笑，传谲诈于双眉。

忧喜无常，每见词色屡易；歌吟不已，旋闻吁嗟随来。算命也论五行，任他生克失度；起课亦数单拆，何嫌正变不分。弦子抱怀中，定要摸索长短方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指；琵琶存手内，必须敲打厚薄始成弹。张姓女，好人才，能使李姓郎君添妄想；赵家夫，多过犯，管教王家妇婢作奇谈。富户俗儿，欣藉若辈书词开识见；财门少女，乐听伊等曲子害相思。既明损多益少，宜知今是昨非。如肯断绝往来，速舍有余之钞。若必容留出入，须防无妄之龟。

何氏见赵瞎入来，笑说道："我们这没时运的房屋，今日是什么风儿刮你来光降？"赵瞎将玻璃眼一瞪，笑说道："这位大奶奶忒多心，就是那边新奶奶房中，我也不常去。"舜华与他放了椅儿，赵瞎摸索着坐下。何氏道："怎么连日不见你？"赵瞎蹙着眉头道："上月初六日，把我第二个女儿嫁出去，就嫁了我个家产尽绝。本月又是大女儿公公六十整寿，偏这些时没钱，偏又有这些礼往。咳！活愁杀人。"说罢，又把嘴一裂笑了。何氏道："你知道么？我日前和那边贼淫妇大闹了一常把我一个小丫头被淫妇的落红万死奴才，一壶滚水，几乎烧杀。被我把他主仆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只说九尾狐教汉子杀了我，不想也就罢了。"舜华道："那日若不是我抢他回来，那半壶滚水，不消说，也全浇在他脸上了。"舜华儿是最狠不过的人，何氏道："你领他着赵暹摸摸看，烧的还像个人样？

"舜华便将玉兰拉在赵暹怀前，赵瞎摸了摸道："可惜我前日没来，教这娃子多疼了两天。"说着，便蹙眉瞪眼，口中嚼念起来。在小丫头头脸上吹唾了几口，又用手一拍道："好了。

"何氏道："你们也不与赵暹茶吃。"赵暹道："茶到不吃。

"却待说，又笑了笑，何氏道："你要吃什么？"赵瞎道："有酒，给点吃吃才好。"何氏笑道："你不为吃酒，还不肯来哩。"向舜华道："你把那木瓜酒与他灌上一壶。"赵瞎道："大奶奶赏酒吃，到是白烧酒最好。那木瓜酒，少吃不济事，多吃误功夫。"何氏道："我这边没烧酒。"舜华道："我出去着买办打半斤来罢。"赵瞎道："还是这位舜姑娘体贴人情。

"何氏道："好话儿，他是体贴人情的，我自然是不体贴人情的了。"赵瞎忙分辨道："好大奶奶，不得大奶奶吐了话，这舜姑娘一万年也不肯发慈悲。"何氏道："你今日到太太房中去来没有？"赵瞎道："去来。"何氏道："可向你说我和那淫妇的话没有？"赵瞎道："我去时，见太太忙的狠，与宅中众位大嫂姑娘们分散秋季布疋，我就到奶奶这边来。"正言间，舜华已到，笑说道："赵师傅的好口福，我已经与你顿暖在此。

"赵瞎满面笑容道："好，好。我日前看你的八字不错，管情将来要做个财主娘子哩。"

何氏道："又说起看八字，你看我八字内到几时才交好运？"赵瞎道："今年正月间，我与大奶奶曾看过。自昨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仇星入度，住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九十六天方退。”何氏道：“如今这淫妇就是我的仇星，你这话，是说在正月未娶他以前，果然应验了。”赵瞎低笑道：“那一次算命不应验来？”舜华与他地下放了一张小桌，又放下一个小板凳，领他坐了。把酒壶、酒杯都交在他手内，说道：“还有两碟菜。一碟是咸鸭蛋，一碟是火腿肉，你受享罢。”赵瞎道：“好，好。”连忙将酒先吸了两杯入肚，寻取菜吃。何氏道：“你们看他吃上酒，就顾不得了。”赵瞎道：“大奶奶是甲午年己巳月壬子日癸卯时六岁行运，初运戊辰，交过戊辰，就入卯运。上五年入丁字，丁与壬合，颇交通顺。今年入卯字运，子卯相刑，主六亲不睦。

又冲动日干，不但有些琐碎，且恐于大奶奶身上有些不利。”

何氏道：“是怎么个不利？”赵瞎道：“不过比肩不和、小人作祟罢了。又兼白虎入度。”何氏道：“不怕死么？”赵瞎道：“你老人家只打过今年七八月间，将来福寿大着哩。到七十六岁上，我就不敢许了。”

何氏道：“你看我运气还得几年才好？”赵瞎抡着指头掐算道：“要好，须得交了丙寅。丙寅属火，大奶奶本命又是火。

这两重火透出，正是水火既济。只用等候四五年，便是吐气扬眉的时候了。”何氏道：“看目下这光景，便是四五个月，也令人挨不过。”又道：“你看我几时生儿子？”赵瞎又将指头抡了一会，笑说道：“大奶奶恭喜！生子年头，却在交运这年。

这年是丙寅运，流年又是甲辰。女取干生为子，这年必定见喜。

“何氏道：“你看在那一月？”赵瞎道：“定在这年八月。八月系金水相旺之时，土能生金，金又能生水，水能生木。从这年大奶奶生起，至少生一手相公。”何氏道：“怎么个一手？

“赵瞎道：“一手是五个。”何氏道：“我也不敢妄想五个，只两个，也就有倚靠了。”赵瞎道：“从今年二十一岁至二十六岁，这几年大奶奶要事事存心忍耐，诸处让人一步为妥。”

何氏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一生，不过倚仗着个汉子。你也是多年门下，不怕你笑话，我把个汉子已经全让与那淫妇，你教我还怎让人？”

赵瞎一边吃的酒，一边又笑说道：“我不怕得罪大奶奶，我却是一片为大奶奶的心肠。自古道：墙有风，壁有耳。像大奶奶这样张口淫妇长短，这便是得罪人处。”何氏道：“我得罪了那淫妇便怎么？”少刻，又笑道：“你也劝的我是，我今后也不了。我还有句话问你：我常听得人说‘夫妻反目’，何谓‘夫妻反目’？”赵瞎道：“夫妻不和，就是个反目。”何氏道：“可有法儿治过这反目来不能？”赵瞎道：“怎么不能？只用大奶奶多破费几个钱。”何氏道：“多费钱就可以治得么？”赵瞎道：“这钱不是我要，里面要买办许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物。钱少了，如何办得？”何氏道：“你怎么个办法？”赵瞎道：“自有妙用，管保夫妻和美。大奶奶若信这话，到临期，便知我姓赵的果有回天手段；若不信，我也不相强。”何氏道：“你要多少？”赵瞎道：“如今不和大奶奶多要，且与我十两白银，等应验了，我只要五十两。你老是旧主人家，又且待我好。若是别家这个功劳，最大三个五十两，我还未肯依他。”何氏道：“若果然能治得夫妻从新和美，我与你两个元宝；假如不灵验，该怎么？”赵瞎道：“我先拿十两去，若不灵验，一倍罚我十倍。舜姑娘就做证见，做保人，量这十两银子，也富不了我一世。我若没这本领，也不敢在主顾家说这般大话。大奶奶再细访，我赵瞎子也不是说大话的人。”何氏道：“既如此，我的事就全藉重你了。”赵瞎也顾不得吃酒，侧着耳朵听动静。何氏道：“你只顾说话，到只怕酒也冷了。”赵瞎道：“不冷，不冷。”又道：“大奶奶既托我做事，这两位大小姑娘还得吩咐他们谨言。我瞎小厮当不起走露了风声。”何氏道：“你休多心，他两个和我的闺女一样。”又道：“银子几时用？”赵瞎道：“要做，此刻就拿来。”

何氏忙教舜华开了银箱，高高的秤了十两白银，着舜华包了，递在赵瞎手内。赵瞎接着银子，顷刻神色变异，喜欢的两只玻璃眼上下乱动，嘴边的胡子都直窄起来。向何氏道：“我就去，三日后我绝早来，大奶奶到那日起早些。”说毕，提了明杖，出了何氏门，便大一步、小一步不顾深浅的去了。

到第三日，内外门户才开，这赵瞎便到何氏窗外问道：“大奶奶起来了没有？”何氏也悬计着此日，却不意他来的甚早，连忙叫起舜华开门，将赵瞎放入来。赵瞎问道：“都是谁在屋内？”何氏道：“没外人，止我的两个丫头。事体可办了么？”赵瞎道：“办了。”于是神头鬼脸的从怀中掏出个小木人儿来，约有七八寸长，着舜华递与何氏。舜华道：“这是小娃子顽耍的东西，你拿来何用？”赵瞎冷笑道：“你那里晓得？”何氏接在手内，细看见那木人儿，五官四体俱备，背上写一行红字，眼上罩着一块青纱，胸前贴着一张膏药。何氏急忙将木人儿放在被内，问道：“这是怎么个作用？”赵瞎悄语低声道：“这木人儿，便是大爷。身上红字，是用朱笔写大爷的生年月日，眼上罩青纱一块，着大爷目光不明，看不出谁丑谁浚胸前贴膏药一张，着大爷心内糊涂，便可弃新想旧。大奶奶于没人的时候，将木人儿塞入枕头内，用针线缝了，每晚枕在自己头下，到临睡时，叫大爷名讳三声，说：周琏，你还不来么？如此，只用十天，定有应验。若还不应”，说着，又从袖内取出膏药二张，递与舜华，道：“可将枕头再行拆开，将木人心上又加一张膏药。看来也不用贴第三张，管保大爷早晚不离这间房了。此事关系的了不得，那枕头要好生紧手，宁可白天锁在柜内，到睡时取出为妥。一月后，我还要和大奶奶要那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银子哩。从今后，不但夫妻和美，连不好的运气都治过来了。此刻天色甚早，我也不敢久停，我去罢。”说罢，提了竹杖和鬼一般的去了。何氏依他指教如法作用，这话不表。

再说苏氏自与周琏作成了蕙娘亲事，周琏赏了他一百银子，五十千钱。又将他丈夫周之发派管庄田二处，并讨各乡镇房钱，一年不下七百两落头。夫妻两个也无可报答主人，只有一心一意奉承蕙娘，讨周琏欢喜。别的仆妇止知锦上添花，在蕙娘跟前下功夫。惟苏氏他却热闹处、冷淡处都有打照。闲常到何氏前送点吃食东西，或些小应用物件，不疼不痒的话，也偷说蕙娘几句。何氏本是妇人，有何高见？况在否运时候，只有人打照他，便心上感激。起初也防备苏氏，知他是蕙娘媒人。

到后来，只一两个月，被他甜言暖语，便认他做好人。苏氏又将大丫头舜华认做干女儿，不时与些物事，又常叫去吃点东西，连小丫头玉兰也沾点油水。因此何氏放个屁，苏氏俱知：苏氏知道，蕙娘就知道了。然每日传递，不过是妇人舌头，蕙娘听了，或骂何氏几句，或付之不言，所以无事体出来。

这日赵瞎绝早走来，众家人仆妇多未起，即有看见问他的，都被他支吾过去。却不防苏氏的男人周之发因蕙娘与何氏不睦，他夫妻也便与何氏做仇敌，藉此取宠。这日，周之发在本县城隍庙献戏还愿。正是第二天上供吉期，领了他十来岁两个儿子，各穿戴了新衣去参神。也是冤家路窄，便与赵瞎在二门前相遇。他是周家家人内第一个细心人，比大定儿还胜几倍。

一见时，他便大动疑心，悄悄的跟他到内院，着两个儿子在二门前等候。早见赵瞎人何氏房中去了，他便急急回房，告知苏氏，然后领上儿子出门。苏氏穿衣到内院，见赵瞎走来，便迎着问道：“赵师傅，早来做什么？”赵瞎道：“我的一块手布子昨日丢在太太屋内，不想上边还未开门，转刻我再来罢。”

说着，出去了。苏氏从这日费了半天水磨功夫，从大丫头舜华口内套弄出来，心中大喜，看的这件功劳比天还大。止隔了两天，于无人处子午卯酉，告知蕙娘。蕙娘听了，咬着牙关冷笑道：“这泼妇天天骂人，不想也有头朝下的日子。”又恐怕不真，再三盘问苏氏。苏氏道：“这是关天关地的勾当，我敢戏弄奶奶？将来若不真实，只和我说话。”

蕙娘便不再问了。周琏和沈襄讲论文章，至起更时，到蕙娘房内，两人说笑顽耍。蕙娘道：“你吃酒不吃？”周琏笑道：“我陪你罢了。”随吩咐丫头收拾酒。少刻，南北珍品摆满一桌。丫头们回避在外房，两人并肩叠股而饮。蕙娘见周琏吃了数杯后，方说道：“你这几天身上心上不觉怎么？”周琏道：“我不觉怎么，你为何问这样话？”蕙娘道：“我有一节事，若不和你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终身倚靠着是谁？况又关系着你的性命。说了，又怕惊吓着你，因此才和你吃几杯酒，壮壮你的胆气。”周琏大惊道：“此非戏言，必有原故，你快说！”蕙娘将某日赵瞎天将明即来内院，被周之发看见，入何家房内，好大半晌方出来。周琏道：“快说是几时有奸的？”蕙娘笑：“周之发不过看见赵瞎入去，有奸无奸，他那里知道？你听我说，还有吓杀人的典故哩。罢了，这也是上天可怜你，今日有我知道，周门不至断绝后人。”又将苏氏如何套弄舜华，才得了恶妇贼瞎谋害你的首尾，将木头人儿定了你的八字，罩眼纱，贴膏药，镇压着，教你双目俱瞎，心气不通，一月内身死，他们还有一番作用，可惜苏氏没打听出来。周琏一边听，一边寒战起来，只吓的面青唇白。

蕙娘见周琏害怕，眼中即扑漱漱落下泪来，拉住周琏的手儿道：“这都是因我这坏货，教人家暗害你的性命。到不如害了我，留着你，还可再娶再养，接续两位老人家的香火。”周琏呆睁着两眼，一句话也说不出。蕙娘又道：“我听得说，他已将木人儿缝在枕头内，每晚到睡时，还要题着你的名讳，叫你的魂魄。”说罢，两泪纷纷。着周琏速想逃生道路。周琏总不回答，反用大杯，狠命的吃酒。一连吃了七八大杯，即喝叫女厮们点灯笼，从床上跳下地就走。蕙娘忙将周琏拉住，问道：“你此时要怎么？你和我说。”周琏道：“我此刻到贼妇房内看个真假。”蕙娘道：“你可是个做事体的人？他每晚到睡是才将枕头取出，此时不过一更多天，他还未睡。设或你搜捡不出，岂不被他耻笑，且遣恨于我。”周琏道：“你真是把我当木头人子相待。这是何等事？我还怕他耻笑？不但枕头，便是他的水月布子，我还要看到哩。”蕙娘道：“迟早总是要去，何争这一刻？我劝你到三鼓时去罢。”周琏被蕙娘阻留，只得忍耐，也没心情说话，惟放量的吃酒。蕙娘又怕他醉了，查不出真伪，立主着教女厮们将酒收去。周琏便倒在枕头上假睡，等候时刻。众丫头也听不明白是为何事，只得支应着。

到二更以后，周琏着两个丫头打灯笼到何氏这边来。走到门前，见门儿紧闭，灯尚未息。两个丫头道：“大爷来了。”

何氏听得说大爷来了，心上又惊又喜。惊的是心有短弊，喜的是赵瞎作用灵验。一边自起，一边忙教舜华开门。舜华穿了衣服，将门儿开放。周琏带醉入来，变做满面笑容，向何氏道：“你好自在，此刻就睡了？”何氏许久不见丈夫今晚笑面入来，越发信服赵瞎之至。也急忙陪着笑脸，道：“谁料你此时肯来？”如飞的要下床相迎。周琏用手推住道：“我也就睡，你起来怎么？”又吩咐送来的两个丫头道：“你们回去罢。”

两个丫头去了。舜华替周琏拉去鞋袜，闭了门，和小女厮去套房安歇。周琏脱去衣服，睡在何氏被内，将枕头往中间一拉，枕了便睡。何氏连忙将衣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脱尽同宿。

见周琏面朝上睡着，好一会不动作，也不说话，忍不住自己招揽道：“你好狠心！我不过容貌不如新人，你便怎么待我凉薄？我心上实没一刻放得下你。你就不念今日，也该念念昔日。我有过犯，你不妨打我、骂我，使我个知道。怎么两三月不来？来了又是这样。”说着，便纷纷泪落。周琏道：“我今日有了酒，你让我略睡一睡，迟早饶你不过。”何氏见如此说，也就不敢再说了。

周琏睡了片刻，一蹶劣扒起，在枕头上用手乱捻。何氏大惊，也忙忙坐起，问道：“你。。你捻甚甚么？”周琏道：“好怪异呀，我适才睡着，梦见个小人儿在枕头内，和我说道：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还不快救我出去！”何氏听了，心胆惧碎，犹强行解说道：“一个梦里的话，也值得如此惊惧？”

说着，反笑了笑。周琏道：“此梦与别梦大不相同，我到要看看这枕头。”随将枕头提起，放在膝上，刚手来回细揣。何氏吓的浑身寒战，面若死灰。周琏揣摸了一会，不见有东西在内，心中疑想，口内作念道：“难道是假的么？”何氏见周琏沉吟，心胆又少放开些，复强笑道：“一个好端端的枕头，平白里有甚么？”周琏猛想起衣服上带有佩刀，随手拔出，将枕头一刀刺入，用力一划，何氏此时魂飞千里。只觉得耳内响了一声，遍体皆苏，就迷迷糊糊起来：周琏将手入在里面，先拉出些碎棉絮来，次后又拉出一卷棉絮。将棉絮打开，早见一木人儿在内。疾向灯前一看，果有眼纱、膏药，再看背面，朱笔写着，“县学生员周琏年二十一岁四月初四日寅时生”，周琏扭回头来，用手拍着木人子向何氏冷笑道：“使得使不得？”挝了裤子，登入两腿，也顾不得穿衣服，赤着脚，拿上木人开了房门，便吆喝到后院去了。

周通夫妇安歇已久，听得是周琏叫喊，心下大惊。又听得早到窗外，喘吁吁道：“爹妈快开门！”周通夫吓的没作理会，口中只说了个“是怎么？”丫头们将门开放，周琏赤着身子入来。周通夫妇一边穿衣，一边又问道：“你是怎么？”周琏将木人儿递与周通，说道：“看看，这是贼妇何氏做的事！”周通在灯下看罢，神色俱失，冷氏急问道：“这木人儿是那里来的？”周琏将前前后后诉说了一遍。周通摇头道：“这个媳妇儿真了不得了！”后边嚷闹，早惊动了阖家男妇，都来探听。

须臾，灯火满院，蕙娘自周琏去何氏房内，即着丫头们暗中窃听动静，早已知道何氏事破。此刻也来公婆房内。丫头们将周琏衣服鞋袜又从蕙娘那边取了来，穿了。

周琏拿着木人子走到院中，着众人同看。大嚷道：“你们也见过老婆镇压汉子用这般物件么？”又向众人道：“着几个去将何氏那两个贼女厮拿来，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审问他。”众家人那一个不是炎凉的？今日又见何氏做出这般事来，早跑去五六个，闯入何氏房内，将两个丫头横拖倒拽，拿到后院去了。何氏这半晌坐在床上，和木雕泥塑的一般，心神散乱之至。今见将两个丫头拿去，不知怎样凌逼。想了想，此后还有什么脸面见家中大小男女？素常最好哭，此时却一点眼泪不落，将那刀割破的枕头拉过来，用力往地下一掷，口里说道：“赵瞎子，你害杀我了！”急急的穿了随身小衣，将一条腿带儿挽在窗棂上，面朝着门外，点了两下头儿，便自缢身死。

众家人将两个丫头丢在后院，此时周通夫妇同蕙娘俱在院中。周琏向大丫头舜华道：“你快实说，赵瞎子和你贼主是怎么相商的镇压我？”两个丫头早吓的软瘫在一边，那里还说得出半句话？周琏见不说，跑去把舜华踢了两脚，踢的越发说不出了。冷氏道：“你不必踢他，他是害怕了，可慢慢的着他说。

“苏氏将舜华扶起，说道：“我的儿，你不必害怕，这是主人做的事，与你何干？你只要句句从头至尾实说，就完了你的事。

你若是怕他将来打你，你想他如今做出这样事来，难道还着你伺候他么？”舜华听了，忍着腿疼，从赵瞎吃酒算命，并何氏来回问答的话，一直说到将木人儿装在枕头内，今日被大爷识破，一边哭，一边说，到也说的甚是明白详细。冷氏听罢，说道：“这就是了。我说何氏媳妇素常不是这样个毒短人，这是受了赵瞎子的愚弄了。总之少年妇人，没有什么远见，恨不得丈夫一刻回心转意，便听信这万剐的奴才。”又向周琏道：“你做事忒得猛浪。像这些话传到你耳内，你也该和我说声，怎么天翻地覆到这步田地。他一个做妇女的，如何当得起？我还得安顿他去。这孩子心上苦了。”又向周琏道：“像你何氏媳妇，总是一片深心为你，你该诸处体谅他，可怜他才是。你若恼他，便是普天下第一没人心的猪狗了。”周琏道：“到的不是正气女人，那有个把丈夫名讳八字着赵瞎子弄的？”周通大怒：“你还敢不受教！你若涉身处地，是个何氏媳妇，着他也如此待你，你心上何如。”

冷氏率领众仆妇到何氏房中来，一入门，早看见何氏高挂在窗棂上。只吓的心惊胆裂，众妇女叫吵不已。周通、周琏俱跑来看视。周通连连顿足，向周琏道：“狗子，你真是造孽无穷！”家人们解救下来，通身冰冷，不知什么时候就停当了。

冷氏大哭。周琏见何氏惨死，也是二年多恩爱夫妻，止不住扑到跟前，抚尸大痛。何氏两个女厮见主人吊死，悲切更甚。众妇女俱帮哭。蕙娘见何氏已死，深悔和周琏说的语言太重，也只得随众一哭。少刻，周通着人将周琏叫去，父子商酌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是：

休将瞽者等闲窥，贼盗奸淫无不为。

试看今宵何氏死，教人拍案恨盲儿。

第八十七回何其仁丧心卖死女齐蕙娘避鬼失周琏

词曰：

愧愤不了，痴魂懊恼，绣户生寒，人归荒草。死骨能换金银，何其仁！

大风甫过郎何处，天又暮，急访休迟误。此际此恨此情，假托行云，问君平。

话说周通见何氏已死，将周琏叫至外面书房，说道："棺木我已吩咐人备办，可着人将西厅收拾出来停灵。何亲家夫妇，明日一早达他知道。可先将亲友们请几位，防他啰唣。此事若到官，现有木人儿和赵瞎子可证。是他羞愤自缢。只是当官拣验，你我脸上都下不来。没得说，还得几百银子完事。只是这赵瞎子我恨他不过，务必将他送到本县捕厅处，严加重处，追出原银，方出我气。"又道："何亲家做人没什么定凭，须防他藉端抄抢。可说与你齐家媳妇，将他房内要紧物件连夜收存。

"说着，又叹气道："好端端一家人家，被你不守本分弄坏了。

那木人儿不可遗失，明早有用他处。"言讫，双眉紧蹙，回后院去。

周琏吩咐家人分头办理，又到内边和蕙娘说了，着他率领仆妇收拾何氏东西。蕙娘满口应承。先打开何氏衣箱，捡了两套上色衣服，着妇女们替何氏穿套上。又寻了两床新被褥。本夜将何氏停放西厅，次早，众亲友来了，周通将夜来事告知，并将木人儿着众亲友公看："烦俟何亲家来，大家作合，送他几两银子完事。免得报官相验，两家出丑。"众亲友道："这事不守遇着尊府盛德人家，才肯下这气。若是我们，现放着赵瞎子是活口，这'蛊毒压昧'四字，只用一夹棍，便可成招。

若说为夫妻不和，才有此举动，世间那有这样个和法？那时不但银子，只准亡过的令儿妇入尊府茔地，就是大情分了。"周通道："我只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等何亲家来时，再做理会。"

正说着，家人报道："亲家何老爷和太太都来了。"周通着人通知冷氏，一面迎接入来。何其仁娘子入内院去，其仁同众亲友坐在庭上。他到也毫无戚容。问周通道："小女是昨夜什么时候去得？"周通将何氏听赵瞎教唆，用木人镇压周琏话，详细说了一遍。其仁道："既是镇压，事关暗昧，令郎怎么知道？"周通又将大丫头舜华如何泄言，告知家人周之发女人苏氏，苏氏告知小儿，随着家人将木人拿来，着其仁看。其仁有意无意的扫了一眼，笑了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后即闭目不言。家人们拿上茶来，其仁也不吃，只是将双睛紧闭。

好半晌，王氏哭的眉膀眼肿，出来寻其仁说话。众亲友俱各站起。其仁问王氏道：“你看了么？”王氏道：“看过了，却不在女儿房内，已停放在西厅。”其仁冷笑道：“怎么又早移动了？可有伤没有？”王氏道：“我将衣服内外开看，到没伤。”其仁道：“是缢死的么？”王氏道：“是。”其仁道：“八字交了没有？”王氏道：“两耳顺行，八字未交。”其仁道：‘你先回去罢。”周通道：“亲家还未用过饭？”其仁道：“讨扰尊府的日子还有哩。”王氏定要回去。周通也不好强留。

王民坐轿子哭回去了。其仁道：“我还要到子女灵前走走。”

周通陪了入去，哭了几声，随即出来，向周通道：“小弟一生止有此女，不意惨亡，言之痛心。但是我与亲家是何等契好，诸事任凭家主裁。教我怎么样，我便怎么样。亲家是何等明决人，也不用我绕舌，我去了罢。”周通定要留吃早饭，其仁道：“小弟心绪如焚，改日领情罢。”周通留不住，送出大门，也坐轿去了。

周通回来陪众亲友吃早饭，众亲友道：“我们预备下许多话和他争辨，谁想一句也用不着。”内中一个道：“这何亲翁真是难夫难妇。适才他夫人一个做堂客的，他怎么晓得‘两耳顺行、八字未交’的话说？我不怕得罪周老爷，《洗冤录》他也未必读过，到只怕和仵作有点交涉。”众人俱大笑起来。又一个道：“今日这事就如此了局不成？我看何大哥临行都是露八分话。”周通道：“弟于他未来时就早已打算，俟诸位用毕饭，还劳动一行。他是大伤怀抱的人，就与他三四百也罢了。

只是此番更比不得前番。话说结后，须着他立一切实凭据。说他女年幼，因夫妻角口，不合听信赵瞎，用木人书写小儿年月日时八字，并罩眼纱、贴膏药，被小儿识破，羞愤自缢身死。

又言小弟不准入坟埋葬，何某恳烦亲友再四讨情，方肯依允。

嗣后若敢藉端过诈，奉此凭据到官。如此方妥。”一个道：“只怕他未必肯这样写。”又一个道：“老何为人通国皆知。只说与他几两银子，着他写不合于某年月日谋反，他也敢写。”

众人又皆大笑起来。

须臾，吃罢饭，周通叮嘱相别。到将午时候，众亲友回来，向周通道：“幸不辱命，银子多出了些，言明六百两。令亲说的话也甚是可怜，言他令爱已死，此后也没什么脸面再使亲家的钱。多出几两，权当与他夫妇做买棺材钱罢。凭据已照尊谕写了。银子说在明早过手。至于丧葬厚薄，他一点闲事不管，爱几时打发出去，随便。只求临期差人吩咐一声。”周通将凭据细看，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切实之至，竟将他女儿描画的无人味了。周通看罢，又笑了笑。谢了众亲友，又留吃午饭。众亲友又道：“还有令亲家母亲自出来，他说如今没闺女了，意欲将齐宅这位令儿媳认个续闺女。妇人家心肠，不肯和尊府断了亲，日后多少要沾点光哩。”周通又笑了笑。到午间酒席上，总都是说笑何其仁。先卖了活闺女，如今又卖死闺女，连周通也不回避。

次早，又烦众亲友送银子，晌午回来。周通父子叩谢，又留酒席款待。周通将王氏要认蕙娘做续闺女话告知冷氏，至第三日，将何氏棺敛，请僧道念忘经，到首七，何其仁娘子上纸，与蕙娘带来一套织金缎子衣裙，四样针线，八色果食。嘴里虽不好说认续闺女，却明明是这意思。冷氏便着蕙娘拜认在王氏膝下，做了女儿。王氏喜欢的了不得，到蕙娘房中，亲热了好半日。少刻，庞氏上纸来，又和庞氏认了亲家，只坐到起更后方回，庞氏见何氏死了，和除了心头大钉一样快活不过，同葱娘住了三天别去，与老贡生细说何氏死的原由，得意之至；贡生听了，大怒道：“怎么我就生出这样个女儿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女儿如此存心，恐怕将来不寿。”又道：“此皆你熏陶渐染而成，所谓青出于蓝者，信有然耳。”庞氏也不晓得贡生说道什么，见贡生面貌甚是不喜，也便大恼道：“你经年家拿文章骂我，怎么今日又拿文章骂起闺女来？人家的狗都是向外咬，你却是向内咬。”贡生听了，越发大怒，满心里要打庞氏，只是自觉敌不过，忍耐着到书房去了。

周家忙乱的过了三七，然后择日安葬了何氏。赵瞎子于何氏吊死第二早间，闻风逃去。捕厅将他儿子拿去，与周通追了一千五百钱，自己得了三千，衙役书办得了四千多钱，如此完事。赵瞎骗去十两银子，所剩也无多，徒害了何氏一命。捕厅将他儿子打了二十板，回复了周能。周通家耳目众多，查知捕厅受贿，又不缉拿赵瞎，将节礼、寿礼一分不与，一年到丢去了一百六七十两，捕厅后悔的欲死，于周通家百般挽回不来。

过一年后，赵瞎回家，被捕厅拿去，打了四十个嘴巴，又拶了一拶子，重责了三十板。周通闻知，方照旧送起礼来。何氏两个丫头，冷氏收去使用。

自埋葬三日后，这晚周琏和蕙娘正收拾要睡，只听得外房内响了一声。不知怎么，把个茶碗滚在地下，打了个粉碎，吓的两个女厮跑人内房里来。周琏也有些心疑，以为碗在桌上未曾放好所致。只是蕙娘怕极，于外房内又叫来两个丫头作伴。

次日二鼓时分，周琏正和蕙娘行房，猛听得顶棚上与裂帛相似一声响亮，吓的蕙娘喊了一声，急急看视。顶棚如故，毫无破绽。忙将四个丫头都叫入内房，问他们，也俱皆听见。此时周琏也怕起来，直坐到天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日，想出个地方，同蕙娘搬到庭院傍东书房内。此院上房三间，西厦房两间。周琏着四个丫头在西房，自己和蕙娘在东房。厦房内，周琏又安了两个老妇人值宿。一更以后，周琏和蕙娘吃酒，丫头们提壶侍立。只听得窗外一把土撒来，打的窗纸乱响，四个丫头，到扒上床三个，与蕙娘、周琏挤在了一堆。那一个失手，将酒壶落地，也要奔床上来。不意脚尖入在面盆架内，一跑，人和盆架齐倒，越发吓的怪叫起来，往床前直奔。两个老妇人听得上房喊叫，急忙出来问讯。周琏见院中有人，令丫头们拿了烛亲到院中，一看一无所有，再看窗台上果然有些土在上面。止觉得微风飘拂，不由的发根倒竖。心上却像何氏在侧，忙忙走入房来。看蕙娘时，和两个丫头搂抱在一处，见周琏走入，方彼此丢开。周琏坐下道："真是作怪之至！明早定叫个好阴阳靖邪方妥。"蕙娘道："这是死了的大奶奶作闹你我，不如再请些好和尚放大施食，超渡他老人家，早生好地为是。"周琏道："未出引时，怎么到毫没一点动静，家中诸人都不寻，只寻住你和我，岂不是个糊涂？"蕙娘道："想是大奶奶割舍不得你，又回家来。"周琏道："胡说，胡说！我到不劳他光顾。"两人同几个丫头又坐了一夜。周通夫妇闻知，也没法措处，惟有叹惜何氏少年屈死，故他不肯安静。

次日，蕙娘禀明冷氏，自己拿出银钱来，请僧人上大供献，设坛在西厅院中，念了三昼夜经。每晚还是照常响动，毫无应验。周琏道："是这样夜夜不着人睡觉，如何当得！"和父母说明，要同蕙娘到城外园中暂住几日。周通也无可如何，只得着他夫妻暂避些时。于是分拨厨子火夫、家人妇女三十余人，同去住下。周琏白天或回一次、两次不等，也有周通夫妇同去的时候。住了数天，甚是安贴。询问家中，自周琏去后，内外无分毫响动。

一日申牌时分，周琏同蕙娘和几个妇女坐在平台上，看那高山停云、落日斜辉景像。陡然间，起一阵怪风，真是私害之至。但见：依稀地震，仿佛雷鸣。巽二施威，盛怒于土襄之口；封姨肆虐，含吹于太山之阿。沧海起万仞洪涛，蛟龙涌跃；大江翻百尺雪浪，鱼鳖浮沉。渐沥萧飒，杞梓梗楠，柯条于斯倾倒；奔腾砰湃，楼阁台榭，砖瓦为之齐飞。既能走石于平陆，自可扬尘于太虚。模模糊糊，顿令星辰俱见；铮铮纵纵，旋闻神鬼同号。百鸟惊啼，飘荡于无极之野；群兽曳尾，潜藏于大谷之徼。须臾如天轮胶汨而激转，霎时若地轴挺拔而争回。

大风过后，众妇人各睁眼看视，诸人俱在，惟不见周琏和蕙娘。大家齐下平台，见蕙娘同两妇人俱睡倒在平台之下。众妇女急来扶掖，不意蕙娘将左边头跌破。鲜血直流，左臂亦被跌折。两妇女腰腿重伤，不能行动。皆因蕙娘同周琏并两妇人俱站在平台紧北边，大风过处，一齐刮倒，吊下台去。各分行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房内，早哄动了大小男妇。见树木细小者多倒折，房上瓦块亦多落地，真历来未有之大风！又知不见了周琏，众人在园子内外四下寻找，那里有个影儿？蕙娘疼痛的死而复苏。

四五个家人去城中报知用通夫妇，听知不见了儿子，又跌伤蕙娘，各心神慌乱，急急坐轿到园中查问。见蕙娘也不成形像。少刻，沈襄亦来探视。周通着人于城里、城外八面寻访，直闹到次日天明。又差人于各乡村方镇写报单，有人能访着周琏下落报信者，与银五百两，送来者三千两。只因悬此重赏，弄的远近士庶若狂。又一边延医，与蕙娘调治接骨。

这日绝早，老贡生和庞氏也到园中看问，把个庞氏坑的学鬼叫。惟贡生举动若常，心中以女儿害死何氏，应有此报。又想到周琏无踪，必是被那阵大风吓糊涂了，跑出园外，不知被谁家妇女留恋住，过几天自然回来。从盘古氏至今世，安有人教风刮去无下落之理。不住的和沈襄讲论文章。周通痛恨、厌恶之至，恨不得扎老贡生几刀。躲在外层园房内，独自嗟吁。

冷氏如醉如痴，大有不能生全之势。贡生直厌恶到日落，吃了晚饭，方与沈襄、周通作别。庞氏见一家上下状如疯狂，也不便守住蕙娘，只得愁恨回家。沈襄亦私自叹悼命薄，方才得此好安身地方，又闹出这般意外事来。阖城文武官以及绅衿亲友，无一不来看望，弄的周通送了这个迎接那个，嘴不闲、腿不闲，心上越发不闲。蕙娘身带重伤，又听知丈夫无下落，与冷氏日夜啼哭，饮食少进。众家人也和去了头的瞎蜢一般，被周通骂的四下里乱碰。周通也无心回城，向沈襄道：“我年逾六十，止有此子。若终无下落，周氏绝矣！今岁家中叠遭变故，就是不祥之兆。总是上天杀我。”说罢大哭，沈襄再四安慰，日夜陪伴着他。

再说周琏见大风陡起，瞬目间天地昏暗，心悬着蕙娘。猛然间，觉得有人将他抱起，飘荡在半空。初间还听得风若雷鸣，身体寒战。次后便昏昏沉沉，神魂两失，只到五祖山潜龙洞外落下。早有许多侍女将他扶入洞中椅儿上坐下。定醒了好半晌，方睁眼一看，身在一石堂中。有许多妇女围绕，内中有一妇人，衣服鲜艳，容貌绝伦，真有万种风流，千般袅娜，心上大是惊疑。只见那妇人吐娇嫡嫡音声，笑向周琏道：“郎君不必疑虑，我上元夫人之次女，小字月娟，在此洞带领众侍女修持已久。

今早氤氲大使和月下老人到我洞中，着我看鸳鸯簿籍，内注郎君与我冥数该合，永为夫妇，同登仙道。”说罢，与周琏轻轻一拂，周琏心神恍惚，也不知他是仙是神，是妖是鬼。止见他面庞儿俊俏，盖世无双，身段儿风流，高低恰好。香裙下金莲瘦小，鸳袖内玉笋尖长。不由的魂销魄散，意乱心迷起来。妇人又喜恰恰让周琏坐在对面椅上，那些侍女们皆眉欢眼笑，夸奖周琏人才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

随即献上百花露，着周琏润喉。周琏接在手中，觉得清香馥馥，直冲肺腑。吃了几口，极其甜美。又细问妇人根底，妇人照前应答。周琏道：“仙姑既说冥数该与我相合，何不在人间配偶，而必将我弄在这洞中，使我父母含愁，上下悬望？”

妇人道：“郎君但请放心，相会不愁五日。今天缘凑合，且成就喜事。过日再商。”吩咐侍女们备酒。少刻，点入一对红烛，安放在桌上。摆列了许多不认识的果品，却无片肉在内。妇人起立，笑说道：“仙家所食，不过是此等物件。若必喜吃荤腥，明午即可色色立办，安肯着郎君受屈。”说着，伸纤纤玉手，斟一杯送与周琏。周琏亦起立接酒，又复斟酒回送，方一齐坐下。妇人问周琏家世，周琏皆据实相告。数杯后，妇人放出无限妖媚，引得周琏欲火如焚。众侍女看见两人情态，请归后洞安歇。周琏同妇人到后洞，见床帐被褥、桌椅等物，陈设与人间一般，止觉太阴冷些。侍女们扣门避去，两人鸾颠凤倒，直到天明。这一夜便有四五次，彼此恩爱甚笃。周琏深幸际遇非常，只是悬结父母和蕙娘不知如何慌乱，如何找寻。虽和妇人欢娱笑谈，而愁容时刻现露。妇人知周琏想念家乡，惟恐他受了郁结，着侍女们百般献丑，博其欢心。

至第四日巳牌时分，周琏与妇人相商，要和妇人一同回家，安慰父母。妇人通用好语支吾，总不肯应许。周琏情急，不由的眼中落泪，跪在地下恳求。妇人心爱周琏，只怕伤他怀抱，连忙扶起，笑说道：“夫君请起。我与你从长计议。”周琏起来，拂拭泪痕，妇人扶周琏并坐床上，说道：“神仙不是轻入尘凡的，今你想念父母至此，万一想念出病来，我心何忍？也罢！我明日就与你去走遭。但话要讲说在先，你父母见我云来雾去，疑我为妖魔鬼怪，或请法师，或延僧道，当邪物的制服我，那时惹得我恼起来，大家失了和气，你心上也不安。若肯把我当个仙人看待，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自尽我做儿妇的道理。如此便可长久同居。还有一节，也要讲得牙清口白，不许反悔。我一入门，你妻子便须远行回避。你若和他偷会一次，我便将你仍行摄回洞中，那时休要怨我恨我。必须过一年后，方许你夫妻相合。你可依得么？”周琏听了许他回家话，心中大喜，道：“这有什么不依，便与他终身不见面，何妨？

至于我父母话，我一力担承。家中上下，有一个敢藐视你，你只和我说。”妇人笑了笑。两个叮嘱停妥，至次日早，周琏即恳求动身。

妇人吩咐了众侍女谨守洞府，一同走出洞外。着周琏将两眼紧闭，用手相持，须臾，身子飘荡起来，耳中但闻雷鸣风吼之声，直奔万年县来。正是：死骨犹能卖大钱，理合骨肉不相怜。

周琏避鬼逢仙女，也算人生意外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八十八回读圣经贡生逐邪气斗幻术法官避妖媛

词曰：

要见伊人面，见时胡嚼念。腐儒殊可怜，应和驴同圈。

法官挥宝剑，拘神人共羡。竟夜不成眠，除妖尔许难。

右调《醉公子》

话说妇人和周琏架云雾升在半空，不过顿饭时候，已落平地。妇人着周琏睁眼看视，依旧还归在平台上、周琏大喜。妇人道：“我在此等你，你先去见你父母，把我的话要说的明明白白，一句不可含糊。依得、依不得，速来回覆我。”周琏满口答应，下了平台。早有许多男妇看见，欢声若雷，各分头去传报。

周通夫妇和蕙娘皆欣喜如狂，没命的跑来看视。周琏早到面前，父母妻子重见，犹如死去复生，各喜出意外。周琏见蕙娘包着头，络着左臂，忙问原故。方知是被风刮下平台所致，心上甚是疼怜。一同到蕙娘房中，大小男妇，于门内窗外听说原由。周琏将如何去、如何来，并妇人相订的话，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众男妇都听呆了，大家心内都胡猜乱疑。周通向冷氏道：“但得儿子回来你我便有生路。此妇神通广大，是仙是妖，均未敢定。他说的话，须句句依他，将来再做裁处。”又向蕙娘道：“你须权变一时，若不回避他，不但于我全家不利，只怕你的性命也难保。若再将我儿子拿去，便终身无见面之期了。

你可于此时收拾一切，将伺候你的妇人女厮，俱同到你娘家住，听候动静。千万嘱咐你父母，断断不必来。至于一应食用并请医调治，我自差人天天照料办理。”又吩咐家人速备轿子莫误。

蕙娘听了，满肚中不快活、不服气。因公公苦口叮咛，无奈何，只得依允。周琏再四嘱令保重，心上也甚是作难。周通又吩咐众妇女道：“此妇下平台时，你们个个都要和待你大奶奶一样，惹下他关系不校”又向周琏道：“功夫大了，他在平台久候，你快去回覆，可请他到内花亭暂坐。等你妻去后，再请他到这屋中来。快去，快去！”周琏去了。蕙娘大哭着坐轿回娘家去讫。

少顷，众男妇见周琏和一天仙般美人走来。看人才又比蕙娘在上些。只见他轻移莲步，袅袅婷婷，同周琏入花亭中坐下。

众妇女虽不叩拜，却也遵老主人教戒，各恭恭敬敬，侍立两傍。

又见他起朱唇、露皓齿，笑盈盈向众妇女道：“你们可替我在老爷太太上禀知，说我要拜见请安。”众妇女连声答应，早去了三四个传说。须臾，来了两个妇女说道：“老爷太太请仙姑到内东院屋中相见。”妇人听了，随即站起，同周琏走入东屋。

周通夫妇连忙迎接。妇人便端端正正叩拜下去，冷氏双手相扶，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老夫妇皆尘世凡人，怎敢当仙姑重礼！”妇人道：“媳妇与女婿系天数该合，始到此了此情债。望二位大人以儿女看成，莫疑为妖灵狐媚，便是万幸。媳妇今后若少有不合道理处，还求二位大人当面叱责，毋从世套。至于仙姑称呼，不但母亲不可，即家中男妇亦不可。今既做女婿妻房，便是一家骨肉。若还以路人相待，媳妇何以存身？”周通道：“我儿子说你是上元夫人之女，我老夫妻实不敢以尊长自居。今既说明，我们便以儿妇相待了。”妇人又深深一拂道：“多谢二位大人垂怜。”周通向众妇女道：“快与你新大奶奶烹茶备饭！”随即出去。众男妇见他人才绝世，说话儿句句可人，没一个不以他为真仙下界，私叹周琏有大命大福，羡慕不已。早传的通国皆知，以为今古未有的奇事。

次日早，齐贡生来。周通同沈襄迎接，贡生举手道：“昨小女回家，说令郎同一妇人驾云而回。此天皇氏未有之奇闻。

《学庸》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老亲家急宜修剩”周通也不回答他，让到书房坐下。贡生道：“此妇还在么？”

沈襄道：“现在内园东屋。”贡生道：“先生可知其根底否？

“沈襄道：“他来去不测，兼通幻术，我焉能知其根底？”贡生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我辈俱未能造此，言之可愧！

“又向周通道：“此妇可许一见否？”周通怕他语言迂腐，得罪下了，连忙止他道：“此妇不肯见客，就见他也无益。到是叫小儿出来一见，以慰亲家悬计。”贡生道：“弟欲见之心确乎其不可拔，必须一见，以决弟疑。”周通却他不过，着人说与冷氏，先向新妇道达，并言贡生说话冒昧。少刻家人出来，向周通低语道：“太太道达过了，新妇说这有何妨，着请入去拜见。”周通请沈襄一同相陪，到妇人房内。

冷氏先向贡生一拂．贡生还揖，沈襄忙与冷氏下拜，被周通拉祝妇人与贡生、沈襄万福，大家坐下。贡生伸二指，指着妇人问周通道：“昨日驾云来的，就是他么？”周通点头。

贡生听了，便将两眼紧闭，口中默默念诵起来。周通低低向沈襄道：“舍亲是无书不读的人，或者念诵什么咒语，亦未敢定。

“沈襄道：“不必惊动他，少刻自知。”不意他念诵的功夫颇大，众妇女交头接耳，互相窃笑。好半晌，只见贡生将两眼睁开，大声道：“你还不去么？”两只眼硬看妇人，看了一会，向周通、沈襄道：“吾无能为矣。”周通道：“老亲家适才念诵甚么？”贡生道：“我闻圣经最能逼邪，方才从‘大学之道直念到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沈襄忍不住鼻子内呼出了一声，勾引的大小妇女都笑起来。周通也由不得笑了笑。连忙让贡生外边坐，和沈襄陪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来。贡生向沈襄道：“此妇明眸善睐，娇艳异常，奸淫必矣！吾甚为小婿忧之。假如死于此妇之手，于小女大不利焉。”一边走，一边说道：“我去了。

“周通留他吃早饭，贡生道：“虽有旨酒佳肴，其如五脏神不愿随鞭镫何？”言讫，坐轿子去了。

周通回到书房，问沈襄道：“先生看此妇何如？”沈襄道：“容貌实系绝色，仙妖均未敢定。然举止文雅大方，似与小户人家妇女天渊。”周通道：“先生博通经史，淹贯百家，仙女下嫁凡夫，亦有此书否？”沈襄道：“野史外传，纪载宁仅千百？要皆不可为训。以晚生愚见看来，日前那阵大风，怪异非常。藉此风将令郎摄去，今又同回，此又系为令郎情欲所迷。

神仙决不如此。愚意揣夺，十有八九系狐之通天者。可将令郎叫来，问他床被间事，果有异于人否？”周通连连点头，差人将周琏叫来，同沈襄细问。周琏道：“事事与人无异。惟下步内过寒。”沈襄沉吟道：“如此说，必非狐狸，乃阴妖也。”

周通道：“我家人中有一扎拉布，是西域人，颇有胆力。今晚着他刺死此妇，未知可否？”沈襄大笑道：“此妇有通天彻地手段，岂一刺客所能了决！倘刺而不死，下文可胜道耶！愚意邪不胜正，晚生此刻做呈词两张，差人求本县用印，代为申详关帝并牒本县城隍，向庙中焚烧，或者邀冥诛，即是老先生福德感应。”周通道：“甚好。然须慎密之，被他知道，惹祸不浅。”不意焚烧后，寂然无应。

又过了数天，见周琏面色黄瘦，神情也有些痴呆，周通夫妇大是愁苦，又与沈襄相商，欲访求术士降妖。沈襄道：“此妇与令郎有言在先，若把他当妖魔鬼怪看待，有那时休要怨他之语。我们知道谁是高人？胡乱请些僧道来，除妖降不成，再将令郎被他摄去，终身求一面而不可得，悔之晚矣！”周通道：“信如先生言，则小儿可静听其死乎？”沈襄道：“晚生到想出一策。若得此人来，可立辨真伪。本省龙虎山上清宫，现有张天师，何不差人备重礼诚恳，晚生再写一张呈词，到彼投递，倘邀降临，则万无一失矣。”周通大喜道：“非先生言，我那里想得起？”于是秘差能干家人四个，连夜赍厚礼去了。岂期周琏为色欲所困，日甚一日，形容与前大不相同。周通暗中劝他以保养身体为重，他如何肯听？止知和妇人取乐。周通夫妇愁惧欲死。

过了几天，请天师人回来，言天师于数日前奉诏入都祈雨去了，今请来极有道力法官二人，少刻即到。周通听得天师虽未至，有法官来，觉得怀抱少开。忙吩咐在园子第二层西院，迎辉轩做客舍，又令整备酒席。须臾，法官到来。周通、沈襄迎入。一老年人姓裘，一少年人姓魏，席间叙说妇人原由。酒席完后，裘法官道：“我两人入去看看此妇，何如？”周通又将妇人和周琏说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话细述了一遍，裘法官道：“哪些说，是教他知道不得。也罢了，请令郎来一见。”周通着人将周琏叫至，两法官看了一会，周琏去了。魏法官道：“令郎满脸都是阴气，又非鬼物缠绕，我且画一道符，拿去试试他。”裘法官连连摆手道：“此妇云来雾去，手握风雷，岂一符所能遣除？还得大费周章。”向周通道：“可着尊纪们于此院中设一坛，用七张方桌、香烛黄纸、朱笔宝剑、神降甲马等物，交二鼓时分，俱要完备。”再吩咐大小男女：“不可在门隙中偷窥，不可在背间议论长短，到不妨在妇人房屋左近观望。若见异样神物到彼处，切不可大惊小怪，不可谈论形像凶恶，不可用手指点。”

周通一一答应，着人内外暗中说知。又问裘法官道：“今晚法师遣将拘神，逐除妖妇，奈小儿与妖妇同宿，又不敢教他回避。

万一小儿亦被伤在内，该怎处？”裘法官大笑道：“若伤了令郎，是我们特来除人矣，那里还是除妖！放心，放心！”

到二更以后，两个法官将迎晖轩院门关闭，众男妇俱在妇人院外远远观望。等至三更将近，只见西北上烟云缭绕，约料从二法官院中升起。少刻，那云气如飞而至，隐隐绰绰。看的里面有一神将，披金甲，执长矛，将到妇人房前。只见妇人屋顶上出白气一股，将那云气和神将冲起数丈高下，化为乌有。

到四鼓时，又见西北上火光忽明忽灭。少刻，那火光一闪，于火光中进出一物。月色之中，看的甚是真切。只见那物赤发蓝面，海口锯牙，身约五尺长短，手中拿一大杵。疾同鹰隼，光若掣电，直奔妇人房前。只见屋内喷出一珠，大如酒杯，红似火炭，在那物头上碰了一下。只见那物若天星四散，化红光一缕，冲空而去。众男妇等候至天明，再无所见。周通令人窥探妇人动静，安然无恙。周通走入书房，向沈襄道：“裘、魏两法师要算极有本领的人！”遂将夜间所见细细说了一遍，沈襄只是咬指摇头。周通道：“此妇是妖无疑矣，只是除不了他，该怎么？”沈襄道：“此刻天色初明，俟日出时，同老先生见二位法师，他或者还有妙术奇法。”

至日高时分，同到迎晖轩来。两个法官各面带惭色，说道：“我辈此时即告别矣。”周通道：“妖妇尚在，如何去得？”

裘法官道：“昨夜举动，想皆众目共见，我辈法力止此，若再不识进退，必讨大没趣味。”周通再四苦留，沈襄亦相帮劝阻，两个法官那里肯听。周通跪在地下哀恳，两个法官也一齐跪下，只是绝意要行。周通又留吃早饭，亦不肯吃。周通没法，厚备劳金相赠，两个法官辞了四五次，方肯收受。向周通道：“老先生宜速访高人，此妖神通不校若天师在，或请龙虎英或五雷印，庶可降服：奈天师人都，归期未定。今有负委任，反叨厚贶，讨愧之至！”周通道：“难道贵同事中，岂再没个有大法力的？祈荐一二人，救小弟一家性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法官道：“我辈法力实无有出这位裘敝友之右者。就是天师，亦常刮目相待，每以法师相称。今他且不能，余之又何右者。就是天师，亦常刮目相待，每以法师相称。今他且不能，余人又何足算？”周通道：“小儿夜夜与这妖妇同宿，未知伤的了性命否？”裘法官笑道：“夫妻房欲不节，尚可促寿，况与妖妇作对垒耶？我看令郎神气还未到阻丧地步，多则二十天，少则半月，精力竭矣。到那时，便真是无救！快快的于四方求访高人。”说着，又将双眉紧蹙，摇着头儿道：“我不怕与老先生添愁烦，此妖妇非真正神仙，第二个也拿他不了。再和老先生实说罢，便请得龙虎、五雷二印俱到，也不过逼他回避一时，他定另想别法，将令郎拿去，直至死而后已。”从人将行李搬去，周通、沈襄送出园门，两人回到外花亭坐下。周通复求沈襄出谋，沈襄到此际也没法，惟以等候天师回来，再做设处开解。

再说妇人早间梳洗毕，向周琏道：“你可同我回五祖山去罢。”周琏虽为情欲所迷，到的还心上恋家。听了此话，大是惊惶，神色惧怕之至。妇人笑道：“你待我恩情，尚有何说。

只是你父母的心大变了。”周琏道：“有何心变处？”妇人道：“昨晚三更以后，你便睡熟，你父母延请术士拘遣神将来害我，我本岛洞真仙，岂惧妖法邪术！”周琏问神将来由，妇人笑而不言。又道：“我若必定逼你走，一则怕伤你怀抱，二则又见你惊惧之至，我心何安？若和你住在此处，有何颜面？且恐你父母把你隐藏起，远避他乡，亦不可不预为防备。”周琏道：“就我父母有此心，其如我不肯去何？况你是神仙，凡我所到之地，焉能欺得过你！”妇人摇着头儿道：“那时我又须费力访你。”说着，凝眸想了一会，于身边取出一小锦囊。锦囊内倾出许多大小丸药，颜色也不一，于内拣出桐子大一紫黑丸，将余丸复归囊内，笑向周琏道：“你若着我和你永远在你家中，不去洞府，你可将这丸药吃在腹中。”周琏道：“你断不忍心用毒药害我，我就吃了。”说着，用手接来，着在口中。此药亦不用嚼咽，即滚入腹内。岂期吃此药后，爱恋妇人，更十倍于前。除两便之外，老不出门，日与妇人欢笑纵淫。于家中男妇，有时认识，有时便忘之矣。周通夫妇叫他，有去的时候，还有十次、八次，叫杀不去的时候。老夫妻两个惟有相对嗟叹，流泪而已。正是：读罢圣经无感应，贡生学问于斯荆犹之逃去二法官，卸责空谈龙虎樱第八十九回骂妖妇庞氏遭毒打盗仙衣不邪运神雷词曰：打的好，泼妇锋铓今罢了。吃尽亏多少。寿仙一衣君知晓，偷须巧，符篆运神雷、犹恐惊栖鸟。

右调《望江怨》

话说周通送法官去后，倍添愁思。再说蕙娘，打听得从上清宫请来两个法官，心下甚喜。次日绝早，催他母亲庞氏到公婆家，一则看望周琏成何光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则打探妖怪下落。庞氏雇了轿子，城门一开，便到周家花园外。

家人们报与冷氏，迎接到房内坐下。也没用庞氏问，冷氏便将周琏连日被妖怪迷住，寸步不离，我们做父母的都叫他不来，止知和妖妇亲密，看得面貌也大瘦了，请来两个法官，都是会拘神遣将的人，昨晚闻了一夜，也没法降他。听得说此刻要走，不知去了没有了将来小儿必死于他手，我老夫妇性命还不知怎么！说罢，涕哭起来。庞氏听了，大不快活。冷氏又问蕙娘：“头和臂上伤可好了么？”庞氏道：“头上破处已收口，左臂自接住后，伸舒不得自如，还时时觉疼。”又道：“妖妇还在东房么？我去看看他，还要看看女婿。”冷氏道：“亲家看也是白看，只索听天由命罢。”庞氏一定要去，冷氏只得相陪。

妖妇见冷氏和庞氏入来，即忙下床，还拜了庞氏。庞氏放的脸有一尺厚，也不回礼。随到东边椅上坐了。素常周琏见了庞氏，必先作揖，说几句热闹话儿。今日看见庞氏，和平人一样，坐着动也不动。宠氏又添上个不快活。大家也没个说的，冷氏让庞氏到西边房内用早饭，庞氏正要起身，冷眼见妖妇与周琏眉目传情，又见周琏含笑送意，庞氏眼中看见，心中便忍受不得。思想着自己女儿为他回避在家中，平白跌下平台，现带重伤，女婿又被他硬霸祝今见周琏反和他交好，素日和老贡生吵闹惯了的性儿，不由的眼睛内出起火来，脸和耳朵都红了。冷氏见庞氏面色更变，说道：“亲家，我们去罢，在此坐着无益：“庞氏听了“无益”二字，越发触起火来，道：“我管他有益、无益，我今日既来，到要问问他。”

于是指着妇人说道：“妖精！你什么人儿钩挂不的，你必定将我的女婿钩挂住？若人认不得你也罢了，如今家中男男女女，谁不知你是个妖精？你好没廉耻呀！”妇人听了，将脸掉转。冷氏道：“亲家不必说顽话了，请到那边用早饭去罢。”

庞氏道：“我还要问问这妖精，他把我女婿霸住，要霸到几时是个了手？我见了些妖精，也没见你这无耻的妖精！呵呀呀，将霸占人家的汉子当平常事做！”骂的众妇女都忍笑不祝冷氏恐怕惹起大风波来，连忙站起劝说道：“亲家罢说了，快同我到那边去罢。”庞氏骂了好一会，见妇人一声儿不言语，只当他有些惧怕，越发收拦不住，向冷氏道：“亲家你不知道，我今日定要问他个明白。他苦苦害着我娘儿们为什么？”说着，只两步，走到妇人床前，用手一搬道：“妖精，你不掉过脸，”话未完，那妇人将身躯一扭，随手一个嘴巴，打在庞氏左脸上。打的庞氏一脚摔倒，有三四步远。半截身子在门内，半截身子在门外，将门帘也触了下来。若是别的妇人，那里当得这一跌？只见庞氏登时扒起，大吼了一声，奋力向妇人扑来，又被妇人迎面一个嘴巴，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的鼻口流血，冠簪坠落，仰面着又摔倒地下。众妇人你拉我泄，把庞氏抢出房门。

大家扶架他到西边房内床上坐下。他此时也顾不得骂了，反呢呢喃喃哭起来。冷氏又替他担惊，又忍不住肚中发笑。猛听得众仆妇丫头们大哄了一声，各手舞足蹈，欢笑不止。冷氏大骂道："怎么这样没规矩！你们到乐了么！"众人见冷氏发怒，还喧笑不已，指着庞氏的右脚道："太太看，亲家太太的鞋没了一只。"原来众妇女只顾拉扯庞氏往西房内走，不知被那个妇人将他的鞋踏吊，彼时无人理论，此刻坐下，见庞氏伸下腿来，才看见他精光着一只脚。冷氏低头一看，也忍不住笑了。众妇女见冷氏笑，又复大笑起来。冷氏极力喝断方止。庞氏听得众人大笑，只当笑他挨了打，越发哭起来。

周通在花亭上，猛听得众妇人喧笑不止，心疑妖妇有什么败露。又听得大笑之中夹着哭声，以为是儿子哭妖妇无疑也。

不暇差人打听，连忙亲自跑来。刚到门前，早被冷氏看见，急说道："你且不必入来。"周通止住脚步，冷氏拉周通在院中，说了原故。周通咳了一声，也笑了，忙忙的回外边去。众妇女将鞋寻来，与庞氏穿，庞氏方知为此喧笑，心上愧悔欲死。越发放声大笑。冷氏同众妇女劝解了好一会，才不哭了。那里还坐得住，用手挽起了头发，便大一步、小一步往园外飞奔。冷氏赶到园外，他已坐轿去了。众家人彼此互传，做了奇闻笑话。

庞氏回到家中，告知蕙娘，母女各添了一肚子气愦，也不敢教贡生知道。周琏至十四五天，越发消瘦的了不得。周通也知无望，惟有与冷氏日夜悲泣而已。

再说猿不邪在玉屋洞领了冷于冰法旨，驾遁到万年县城外落下，先将柬帖拆看，上写道：吾昔年在江西用戳目针斩除妖鱼鄱阳圣母，其时有一九江夫人、白龙夫人皆被吾雷火诛杀。内有一广信夫人，系年久鳌鱼，交接上元夫人侍女琼琼，盗窃寿仙衣护体，彼时雷火未曾打入，致令兔脱。年来在江湖中吹风鼓浪，作恶百端，兼又到处寻访清俊少年，为快目适情之资。精枯髓竭而死者，不可胜数。近因路经江西万年县，见吾表弟周琏美好，随播弄妖风。

摄至五祖山潜龙洞内，旋复回吾姑丈周讳通家寄居。汝歼除此妖后，可将吾书字付吾姑丈寓目。若问吾行止，不妨据实相对，此系吾己亲，无庸饰说也。

又将与周通书字一看，上写道：

自嘉靖某年感蒙关爱，遣人至广平相迓，始得瞻依慈范，兼与家姑母快聚八越月余。回里时，复叨惠多金，屈指已三十余年矣。每怀隆情，直同高厚。几欲趋候姑丈母二大人动定，缘侄于嘉靖某年入山学道，此后云飘羽笠，到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家。今暂栖于衡山玉屋洞内。逆知鱼妖作祟，致表弟琏大受淫污。法官裘姓等奸除罔效，重劳二大人萦心。今特遣侄弟子不邪收降此怪，藉伸葵向愚诚。已故弟妇何氏与新弟妇齐氏，两人前世有命债冤愆。齐氏今始得报复，无足异也。但何氏尚有四十余日阳寿未终，而齐氏藉木人促之速死，破额折臂，有由来耳。再西宾叶向仁，原名沈襄，系已故都察院经历沈青霞先生讳鍊之难裔。

因奸相严嵩缉捕甚力，投本县儒学叶体仁，以故假从叶姓。伊向曾捐躯运河，得侄友金不换救免，侄理合终始玉成，仰冀推分，代为安置室家，谅与田产，庶忠烈子孙，栖身大厦，获免风雨之嗟。仁德如姑丈，想定有同心也，肃此，虔请福安，并候表弟返祉。未尽不邪面悉。愚内侄冷于冰顿禀。

不邪看完，复将书字封好，一步步走入城来。问候补郎中周通宅舍，街上人见是一白发长须、金冠紫袍道人寻问，俱笑说道："这必是来降妖的人了，若除了此妖，不愁没几千两银子用。只是那妖怪可恶，他不肯着人发这宗大财。"又一人问不邪道："你问周家，想是会除妖么？"不邪道："正是。"

那人道："周郎中人还好，不在乡党间闹财主头脸。也罢了，我领你去去罢。但他许久在城西花园内住，我也正要打听妖精的下落。"不邪道："多有劳顿。"

那人领不邪出城，到周通花园外，向管门人说知。门上人见不邪鹤发童颜，两只眼睛滴溜溜滚上滚下，和闪电一般，形容甚是古怪，不敢轻忽，笑说道："道爷少停，待我传报。"

须臾，周通迎接出来，将不邪一看，但见：白发束金冠，颏下垂银丝万缕；绛袍披仙体，腰间拖青带一条。插春山于鬓旁，双眉并竖；镶寒星于额畔，二目同明。

剑吐霜华，寸铁飞来妖魔遁；符焚丹篆，片纸到处鬼神钦。若非东海骑竹云中子，定是西蜀卖卜严君平。

周通见不邪须发皓然，满面道气，两个眼睛光辉四射，顾盼非常，看之令人生畏，与世间俗道士天地悬绝。急忙作揖下去。不邪相还，让到迎辉轩，沈襄亦来见礼陪坐。周通道："敢问仙师法号？"不邪道："贫道衡山炼气士猿不邪是也。适奉师命至此。知尊府妖妇为害，特来拿他，救令郎性命。"周通道："令师为谁？何以预知小儿受害？"不邪道："俟除妖后再说。"又指着沈襄问道："此位可是亲戚么？"周通道："此是叶先生，在舍下教读小儿。"不邪向沈襄道："尊讳可是改名向仁么？"沈襄大惊道："老师何以预知改名？"不邪道："贫道也是适才知道。"又问周通道："妖妇现在尊府么？"周通蹙着眉头道："在寒舍，这几天将小儿迷乱的神魂颠倒，骨瘦形销。先时还认的人，近日连人也认不出，止知和妖妇说笑。"不邪道："可能叫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郎来贫道一看么？”周通摇头道：“数日前便叫他不动，如今连人都不认识了，如何叫得来？到是妖妇始末须与仙师细说，以便擒拿。”不邪道：“贫道已知根底，无庸再说。”左右献上茶来，不邪道：“贫道不食烟火物有年矣。”又道：“尊府若有灵变使女或妇人，叫一个来，我有用处。”周通想了想，向众家人道：“叫周之发女人来。”

少刻，苏氏来至。不邪道：“不拘红黑笔取一支来使用。

“须臾，取到黑笔砚，放在桌上。不邪拿在手内，向苏氏道：“男女之嫌，理该回避。但为贵府上人事，只索从权。可伸手来，我写一字。”苏氏笑着将手伸与不邪，不邪在苏氏手上内写一“来”字。周通和沈襄看了，不知何意。不邪将笔付与家人，向苏氏道：“我看你到还像个灵变人，可持吾此字到妖妇房内，于有意、无意之间将此字向你小主人面上一照。照后，即速刻到我这边来。只是一件，你要明白，不可着妖妇看破举动。”苏氏笑着应道：“这事我做得来，管保妖精看不出。”

说罢，手内握着那个字到妖妇房中。

正值周琏在地下走来走去，和妖妇说话。苏氏推取茶碗，瞅妖妇不看，向周琏面上一照，随即收回。周琏打了个寒噤。

苏氏回身就走，见周琏跟在后面，苏氏甚是惊奇。将周琏引到迎辉轩内，周琏便痴呆呆站在地下。周通、沈襄皆大喜。苏氏将适才如何照周琏出来说罢，不邪道：“你可将手伸开我看。

“苏氏将手伸出，不邪用手一指，其字即无。周通等无不惊羡，向不邪道：“适承仙师用一字将小儿招来，足征法力。但此子神痴至此，还望仙师垂怜。”说着，跪了下去。不邪急忙扶起，道：“容易之至。此必系令郎吃了妖妇的迷药，我正要教他明白了，有话问他。吩咐尊纪盛一碗水来。”众家人顷刻取至。

不邪在水内画符一道，着人与周琏灌下。周琏觉得从顶门一股热气，直贯至脚底。须臾，神清气爽。看见他父亲同叶先生陪一老道人坐着，忙问道：“妖妇可拿住了么？我此刻心上甚是清朗。”周通大喜之至，问他连日光景，和做梦一般。周通将他连日情形并面貌消瘦说了一遍，周琏甚是惊怕。周通道：“你此刻心地明白，皆这位仙师之力，还不跪求解救之法！”

周琏即忙跪倒，叩头有声。不邪扶起道：“有我在此，保你无虞。”周琏起身，也坐在一旁。早有人将此话报与冷氏，冷氏快活的心花俱开，恨不得也同坐在一处，听个下落。随吩咐家人们，有关系话，即来通知。又暗中知会大小男女，不可谈论，防妖妇知道坏事。

再说猿不邪问周琏道：“官人这几天心地糊涂，可还记得每晚与妖妇同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他脱衣服不脱？”周琏道：“家中事一点记不得，惟有和他，事事皆记得。他每晚睡时，大小衣服俱皆脱荆”不邪问到此句，向周通道：“可吩咐大小尊管们都回避了。”众家人连忙避去。周通将院门拴了，然后就坐。不邪向周琏道：“官人今晚与妖妇同宿，可将他衣服不论大小，趁空儿尽数偷来，贫道自有妙用。若被他知觉，便大费事矣。”

周琏听着仍着他和妖妇同宿，心上甚是害怕。说道：“我宁死在此地，也再不敢去了。”不邪道：“你若不去，他的衣服断不能来。贫道恐不能了结此怪。”周通道：“仙师必要他的衣服，有何用处？”

不邪道：“贫道不肯说明，诚恐令郎害怕。今令郎不肯与妖妇同宿，我只得要明说了。此妖系一千五六百年一鱼精，也颇能呼风唤雨，走石飞砂。鱼有邪宝，又会变化，非等闲妖怪可比。所差者，尚不知过去未来事，故易治耳。以本领论，贫道：“可以强似他六七倍。只是偷窃了上元夫人寿仙衣，自必时时刻刻穿在身上。此衣刀剑、水火、各种法宝俱不能入。不便贫道，即岛洞上品金仙，亦无如他何。惟吾师戳目针可立杀此怪，贫道又未曾带来。当年吾师在半空中与此妖相遇，曾用飞剑和雷火珠诛他，不能损他分毫，反被他逃去。二位想；雷火尚不能打入，那刀枪剑戟还济得甚事！若不将此衣偷来，我又得去衡山领吾师戳目针来，岂不多一番往返？”周通和沈襄听了，相对吐舌。周琏自服法水后，心上明白，着实惧怕。今听明是个鱼精，他到胆子大起来了。他只怕的是蛇蝎蜈蚣、虎狼蛟龙等类，想算着鱼儿形像，也还看得过。总有毒气，也还不重。便笑道：“先生可说与我，是什么颜色，我好留心下手。

“不邪道：“贫道从未见过，如何知他的颜色？你只尽数拿来为妙，断断不可令他知觉。同宿时，更要比素常情浓些方好。

“周通道：“你的身子，我一家性命，在此一举。你须要随机应变方妥。我们今晚就在此处等你。”周琏连声答应。不邪道：“官人和我们坐久，此去他必生疑。若问你，你还照素常痴呆光景回答他。就请去罢。”

周琏走至妖妇房中，妖妇果然心疑，问道：“你往那里去来？这半日方回。”周琏照前痴呆的样子，上床去与他相偎相抱的说道：“我适才去出大恭，被许多人将我围住，我就回来了。”妖妇道：“是什么人围住你？”周琏摇了摇头儿，妖妇见他还认识不得人，便将心放下。此晚周琏将门儿半掩半闭，预备下出路，和妖妇珲竭力斡旋了两度，便假睡在一边。挨至四鼓，听妖妇微有鼻息，灯儿半明半昧。素日妖妇将衣服脱下，俱放在迎头一张桌上，今晚周琏更是留心。悄悄的扒起，也顾不得穿衣服，光着两脚下床来。把妖妇大小衣服轻轻抱起，将门儿款款搬开，偷了出去，飞步至迎辉轩外。

此时不邪闭目打坐，周通和沈襄守着一大壶酒，等候消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猛听得家人大喝道：“是什么人？”周琏道：“是我。”周通、沈襄急接了出来。月光之下，见周琏赤着身体，抱着一堆衣服。

周通忙问道：“得了么？”周琏应道：“得了。”不邪听得，跳下床来，四人在灯下同看。猛见不邪提起一件衣服，大喜道：“此衣到手，妖怪休矣！”周通等齐看，见此衣红如炭火，薄若秋霜。展开时颇长大，团来止盈一握。不邪也不暇讲论，急将此衣穿在道袍内，向众家人道：“快取朱红笔砚来！”须臾取至。不邪就在房内桌上，左手叠印，右手书符，口中秘诵灵文，向正东吸气一口，吹在符上，递与家人道：“此时妖妇未醒，可悄悄去贴在他住房门头上，自有奇应。”家人捧符去了。

不邪又向周通道：“可速差人将内院大小男妇叫起，远远回避，断不可着一人在妖妇院内。那时受了惊惧，或有疏失，与贫道无涉。”众人分头去了。周琏即将妖妇大小衣服穿了，站立在一边。少刻，前后差去人俱来回覆，言符已贴好在妖妇门头上，内院男妇俱各避去。不邪道：“我此刻即到妖妇院中等候，防他逃脱。”说罢，众人跟出院来。

只见不邪将身上纵，离地有五六丈高，飞入内院去了。吓的周通家人神色俱失。也有说是神仙的，也有说是剑仙的，各互相惊异，听候动作。不邪去了有顿饭时候，猛听得天崩地裂，响了个霹雳，震的屋瓦俱动。众男妇惊魂丧魄。此时月光正午，遥望妖妇院中云蒸雾涌，乍见一块乌云从正而上，比箭还疾，直奔东南。随后又见一块白云如飞的追赶那块乌云，也向东南去了。正是：也把妖精当老贡，遗簪脱履拚穷命。

若非乃婿做偷儿，此气终身出不荆

第九十回诛鳌鱼姑丈回书字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词曰：

书剑诀，倩雷翁，霹雳起园中。半空争斗火相攻，顷刻即成功。

人须重，恩须重，仙柬远颁仙洞。诚心跪拜仰高风，盟弟师盟兄。

右调《鹤冲天》

话说众男妇听得雷声大震，见黑白两块云气俱飞奔东南，沈襄向周通道：“适才霹雳，即系老仙师那道符箓作用。只可惜这样一个大雷，竟让妖妇逃去。”周通忙问道：“先生何以知妖妇逃去？”沈襄道：“前走乌云，必是妖妇；后随白云，即老仙师也。大家同去一看便知。”周通听了，且信且疑，和众家人一步一停的到内院。

原来妖妇和周琏盘旋了两度，也觉得有点疲倦。又见周琏睡熟，他也闭目将息，做梦也想不起周琏暗算。到天交五更时，猛睁眼不见周琏，还当是出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便。等了一会，不见入来，心上疑惑，一抬头，见自己衣服没一件在桌上，大是惊慌。再看周琏衣服尚在，又道：“想是他错穿去了。”又想道：“既是夜间小便，披一件大衣服则有之，何必将我裤子也穿去？此必是异人指引我有寿仙衣，着他偷去。今日白天，他在外好半天方入来，必是商议此话。若果如此，是他无情无义，我将他吞入腹中，方出我心恨气！我必须寻他，索取此衣要紧。”说着，将周琏衣服披了一件，也顾不得穿裤儿，跳下床来，将门一开，往外就走。

陡见火光一瞬，急将头向旁边一侧，雷火早打中右肋，跌倒在地。亏他修炼已久，还支持得祝又怕第二雷再来，忙忙扒起，将双足一顿，驾妖云飞去。不邪在对面屋上看得明白，擎剑驾云赶来。妖妇回头，见一老道人在后面追赶，将云一停，从口内吐酒杯大一红珠，向不邪面上打来。不邪见珠来甚疾，急用袍袖遮护。只听得响一声，打在袍袖上，只打的金光灿烂，其珠自回。不邪笑道：“今日若非穿此衣，一时回避不及，怎处？”随仗剑复行赶来。妖妇见宝珠无功，又从口内喷白气一股，直冲不邪。不邪用剑一指，其气化为乌有。不邪道：“似他这样口中乱吐，到教我防备他。我何不也吐一吐，着他尝尝滋味。”于是向巽地上张口一吸，从口内吹出一股火来。此火非同凡火，系冷于冰传授，从丹田内炼就三昧真火。又于离地上吸取太阳真火，两火合一，费无限锻炼之功，始成腹中一宝。

出口时，便烈焰飞空，烧得妖妇皮肉焦黑，大喊道：“真人与我同是修道之人，恳快些收火，饶我性命，今后再不敢胡为。

“一边说，一边驾云飞驰。

妖妇意见，还想要跑离火外，那里知道，此火是不邪肚中的东西，随心所使，卷住妖妇，寸步不离，如何跑得脱！妖妇自知必死，现出原形，从火光中拚命来吞不邪。不邪见妖妇化为鳌鱼，龙头朱角，约长数丈，张着大口扑来，不由的大笑道：“此妖无能为矣。”用手将剑向妖鱼口中一丢。此剑虽出自凡铁铸就，却有符咒在上面，可随心指使。只见从妖鱼口中入去，即从尾后穿出。妖鱼大吼如雷，早一翻一覆，从半空中坠下。

不邪将剑火齐收，按云头，随落在一深山大涧之傍。急看妖鱼，被火烧的通身破烂，鳞甲披迷，已死在地下。惟二目尚未损坏。

不邪用剑剜了一只眼睛，带在身边，以决周通父子之疑。仍驾云到周家花园左近落下，款步走来。

再说周通等率领众人到内院窥探，寂无一人。又着人潜去妖妇房中偷窥，不但妖妇不见，连老道人也不知所之。周通向沈襄道：“先生真高明士也，果不出所料，老仙师定是追赶妖精去了。只是此番若不斩草除根，惹下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一家断无生理。

“又冷氏也率众妇女走来。猛听得一妇人大叫道：“你们快看来，我脚下踏着一物，甚是光亮。”众人打着灯笼各去争看，只见一片鳞甲有斗盆大小，丢在西台阶下。众男妇看了，无不吐舌。周通道：“老仙师原说是鱼精，这便是他鳞甲被雷霹下来。但他一甲，就其大如此，身子真不知多长！”周琏看了，心胆俱寒，向众男妇道：“怎么我就相交下这样个大怪物，岂非奇绝！”周通又着众家人在各院细细搜寻。再无别物。将鳞甲收放在桌上，大家说白道黄，议论到天明。

忽见管门人跑来报道：“那位老神仙爷回来了，现在园外。

“周通父子和沈襄没命的跑出去迎接，将不邪让至迎辉轩，叩头谢劳。冷氏也顾不得内外，率领众妇女都站在院中，听说妖怪下落。只听得周通道：“仙师真好法力！一雷将妖怪霹下斗大一片鳞甲，落在院中。但不知追赶下去，可将妖怪斩除了没有？”不邪笑道：“若非令郎将寿仙衣偷来，贫道穿在身上，定必挨他一珠。虽不至于大伤，只索让他逃去，又须四下找寻。

“随将妖鱼如何施展本领，自己如何降他，细说了一遍。众男妇听罢，个个心惊。冷氏大悦，周通父子谢了又谢。不邪将剜来鱼目取出，着众人看视，约有一尺大校虽成死物，还闪烁有光。周通父子复行叩拜。

不邪道：“贫道原欲除妖后即回衡山，因吾师有书字，曾吩咐面交，所以复来。”周通道：“令师尊是何人？书字与男个？”不邪道：“台驾一看，自然明白。”遂将于冰与的柬帖书字取出，一同递与。周通先看了柬帖，点头不已，说道：“真是神仙，事事前知。”次看到“在吾姑丈周通家作祟，吾表弟周琏”等句，大是惊诧，却想不到冷于冰身上。急急将书字细看，一边看，一边喜的眉欢眼笑，心花俱开。后看到沈襄话，便将沈襄连连的看了几眼。看完，将书字揣在怀中，只乐的拍手拍膝，大笑不已。冷氏听得大笑，还只当是为除妖快乐。周通笑着跳起，拉住不邪道：“不意贵老师是我的内侄。我内侄原籍是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名唤冷于冰，字不华，可就是他么？”不邪道：“正是。”周通又拍手打掌的大笑起来。周琏也心喜不荆冷氏在院中听得明白，高声问道：“适才说冷于冰可是我侄儿不是？”周通笑着应道：“正是，正是！你不必回避，快入来。”冷氏连忙走入。看见不邪，先行跪拜，叩谢除妖、救子活命之恩。不邪知是于冰姑母，不敢怠慢，也急忙叩首相还，口中连说“不敢，不敢！”冷氏起来，问周通道：“我侄儿在那里？也来了没有？”周通笑道：“他如今已成了神仙，那里还肯来看望你我？有与我们的书字在此。”冷氏道：“你快念与我听。”周通道：“改日与你念，此刻说说罢。”遂将书字中话详细告知。沈襄话没敢题出。冷氏听罢，和明珠落掌中一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喜欢到极处，反落下泪来，向不邪深深一拂，说道：“恳求老仙师将我侄儿自出家到如今，从头至尾，和老拙说说。我侄儿自与老拙别后，我曾差人去广平三四次，到知我侄孙儿逢春如今做封翁，两个小孙孙都是好孩子，少年科甲，大的中了第八名举人，娶的是都察院掌院王大人的女儿；第二个做了翰林院庶吉士，娶的是户部侍郎张大人的女儿。我侄孙总不教他们做官，怕的是奸臣严嵩谋害，现告假在家。他们常差人探听老拙，可惜我侄妇卜氏前年病故了。到是我侄儿的音信，不但老拙不知下落，连我侄孙逢春也不知道。”说罢，又深深一拂。

不邪道：“请太师姑坐了，待门下细说。”周通道：“到教仙师站了好半晌，快大家就坐，洗耳静听。”沈襄见冷氏住了忙乱，方过来作揖，一齐坐下。

不邪因柬帖内有“系吾己亲，若问及，不妨实话”，只得将于冰出家学道，得火龙真人指教起，随地擒妖降怪、济困扶危，前后渡脱了六个徒弟，直说到入定分身，赈济江浙，并天下穷苦民人，以及此番奉命来拿鱼怪，到说了好牛日方完。众人听了，无不惊羡为真正神仙。但妇人家问长问短，聒噪不已，不邪清修已久，那里受得？恨不得摆脱速去。只因冷氏话再说不断，不邪看于冰分上，只得随问随答。家人们拿出许多新鲜果品，摆满一桌。不邪一个也不吃，只急的要辞去，怕冷氏絮烦。冷氏那里肯放？说道：“老师长，既是我侄儿徒弟，就和我是己亲一般。我定留住十天。我还有些东西，烦与我侄儿带去。且我小儿中了妖气，也说与他治治。只急的要走！”不邪道：“前日符水。胜似千服补药，只要独宿百日，便可回元。

“说着，又站起来告别。周通将不邪拉出院外，道：“弟深知寒舍非仙人久停之所，亦不敢强留。只是弟与贱内回书未写，况沈襄话还未与他说破，祈少停片刻，即舍亲知道，也断不以迟回为过。”不邪听得有回书，这是不敢不带去得，只得复入房坐下。

周通将沈襄领至一僻静房内，取出于冰书字柬帖，着沈襄看。沈襄看了，又惊又感，连忙与周通跪下，恳求忽泄。周通也跪着扶起，大笑道：“先生此话，非以小人待弟，竟是以禽兽待弟了！不但舍亲有字相托，即无字，弟亦久已存心，要安顿先生。但猿仙师去意甚速，先生可到西院书房内，代弟夫妇写一回书。”又将回书意见告知，方到迎辉轩。见冷氏还盘问于冰的话。

家人报道：“大奶奶回来了，请老爷太太安。”冷氏道：“他来的甚好。”遂将被风刮下平台，跌折左臂，至今未愈话，告知不邪，求即医治。周琏向家人们道：“请你大奶奶就来此处，不必回避。”不邪连连摆手，着家人盛来水一碗，书符一道，令拿入去，一洗患处，即立愈矣。家人捧水去了。又待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半晌，沈襄拿来三封书字，俱着周通看过。问不邪道：“有金讳不换的，此公可在令师尊洞内没有？”不邪道：“他此时正在。”沈襄道：“书字一封，是晚生与金先生的；禀帖一扣，是与令师尊冷老爷的。烦代为传说，叶向仁今生无可报答厚恩，惟有日祝二公寿与天齐而已。今就在此地与冷、金二公磕几个头罢。”说着，朝上端端正正磕了四个头。不邪也不好拉他。

次后又叩谢不邪，付与书字。周通也将回信交讫。不邪道：“贫道去了。”冷氏道：“祈少候片刻，我还有物事，捎寄我侄儿。”周通道：“令侄千百万两黄金吹口立致，你我安可以人间俗物亵渎？只愿他早做天上金仙罢了。你我可向袁仙师拜谢救阖家性命之恩！”于是老夫妻同周琏俱叩拜在地。不邪急忙相还。众家人仆妇体贴主人意思，也都来叩头。不邪各作揖相还。然后作别。周通父子和沈襄定要步送十里，不邪止他们不祝约走有百余步，不邪向天上一指道：“妖妇又来了！”周通父子并大小家人等一齐仰面向天上看视，猛见寒光一闪，再看时，已不知不邪去向。大众方知妖精来话，是个引子，各欣羡嗟叹。

回园后，周通在本县与沈襄娶了家小，陆续送田产、银物，约三千金。沈襄感恩不过，拜周通夫妇为义父母。不时苦劝周琏读书，尽心指引，只一年，便中了本省乡试第十六名举人。

出了那口铜气。他也不下会试场，指了个候补员外郎职衔，在家过充裕岁月。蕙娘深悔何氏死于己手，虽冷于冰字内有偿还命债之说，他心上总放不过去，回家设立灵牌，岁时必亲自供献，家道平安如就。又时劝周琏，将一年所入除用度外，凡有余利，即着施衣食棺木。不但亲友，即本县远近有贫不能葬、壮无力娶者，查访的确，无不帮助。每一岁之中，做许多善果。

从这年起，蕙娘连生三子二女。后辈贵显，岂非积德之报！周通夫妇皆寿至八十余，周琏夫妇亦享遐年。可见富户人家行点好事，上天无不加倍报之。世间看财奴、刻薄鬼，以若大家私，他只怕子孙不彀过，凡一饮一食、一钱一物，还要处处打算占穷人点便宜方快，不出两世，即生出败家子孙。任凭他有百万之富，总要洗刷他个干净。可见与子孙积银钱，总不如与子孙积点德最长久也。

再说猿不邪回玉屋洞缴于冰法旨，将周通夫妇回书并沈襄禀帖呈览，又将寿仙衣取出，着于冰看。于冰道：“此系上元夫人至宝。只因他用不着，至今未加拣点，你且存在身边，将来他自有人来取，与他可也。”不邪回完于冰话，复取沈襄书字递与不换。不换看了，亦深喜寄托得所。

忽见于冰慌忙站起，吩咐快备香案：“吾师的法旨到了。

“不邪不换刚才收拾停妥，早见一仙吏入来。于冰让至石堂中，同城璧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法帖供放在桌上，一同叩拜。然后大家公看，上写道：冷于冰自修道以来，积善果大小十一万二千余件。天仙丹籍，久已注名。惜内功不足，飞升尚需年日。可率同弟子袁不邪赴福建九功山朱雀洞静修，以免城璧等日夕问答纷扰。再连城璧、金不换皆浊骨凡夫，俱邀于冰济渡，遂得云行，并出纳口诀，真数劫难逢之福遇也。诚能励志精进，将来何患无成！

是诸子皆沐于冰再造之恩，犹敢以雁行并列，何无心肺至于乃尔！可于我法帖到日，即行拜于冰为师。并传谕温如玉知之。

袁不邪出身异类，能沉潜入道，静一不杂，甚属可取，今即赏姓为袁。嗣后于冰凡有示谕，毋加犬傍，为将来大成时膺应上帝诏命之地。嘱令益加奋勉，吾于伊亦有厚望焉。遵此！

城璧、不换看毕道："此弟子等所祷祝而求者也。今蒙祖师责饬，倍深羞愧。"随请于冰正坐，于冰亦不谦辞，止向仙吏举了举手，便正坐了。城璧和不换大拜了四拜。于冰道："此系吾师念汝等出身所自始，实系公论，非我好为尊大忘却前盟也。"又着城璧、不换与不邪对拜，俱以师兄呼袁不邪。于冰向仙吏道："山洞荒野，苦无佳品留宾。有昔年峨眉山木仙送吾桂实数个，味颇芬芳。"随取枣大者两个相送。仙吏在火龙真人洞中，凡三界诸仙珍物，目所见者最多，从未见如许大桂实。又见黄光四射，香气迎堂，受之大喜过望，再三叩谢而别。后火龙真人询知差仙吏走龋于冰将茶杯大者一、枣大者四敬之，此系后事。

于冰送仙吏出洞回来，正坐石床。不邪、城璧等两傍侍立，不复前时举动矣。于冰道："我此刻即去九功山，着袁不邪跟随，完吾道果。城璧、不换可分前后洞修持，除采办饮食外，不得片刻坐谈，误静中旨趣。我去后，着城璧赴琼岩洞示知温如玉，再传与他出纳口诀，亦不得与二鬼游谈误事。并饬谕二鬼加意修炼，以图上进。"城璧唯唯受命。说罢，出洞。城壁、不换只得学袁不邪样子，跪送洞傍。只看得驾云后，方才起来回洞。正是：斩妖万年县内，回洞细陈前情。

颁到火龙法旨，盟弟尽做门生。

第九十一回避春雨巧逢袁太监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词曰：

郊原外，雨涓涓，杯酒与他同醉，论权奸。

一疏已有内线，欣逢术士周旋，严饬刑曹究此案，万人欢。

右调《春光好》

前回言袁不邪回玉屋洞，火龙颁法旨，于冰赴九功山，这话不表。且说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龙自林润出巡江南后，日夜留心严嵩父子款件，虽皆件件的确，只是不敢下手。此年他胞叔邹雯来下会试场，因不中，急欲回家。应龙凑了些盘费，亲自送出彰义门外。

见绿柳已舒新眉，残桃犹有余笑。蒙茸细草，步步衬着马蹄，鸟语禽声，与绿水潺湲之声相应。遥望西山一带，流青积翠，如在眼前。因贪看春色，直送了二十余里。忽然落下雨来，起初点点滴滴，时停时止，次后竟大下起来。又没有带着雨具，衣襟已有湿痕。猛见前面，坐北朝南，有一处园林，内中隐隐露出楼阁。随吩咐家人，策马急趋。

到了门前，守门的问道："做什么？"家人们道："我家老爷姓邹，现任御史。因送亲遇雨，欲到里面暂避一刻。"守门人道："请老爷暂在门内略等等，我去问声主人，再来回覆。

"少刻，守门人跑出道："我家老爷相请，已迎接出来了。"

应龙下马，随那人走入第一层园门。只见一个太监，后跟着五六个家丁，七八个小内官，都站在第二层门内等候。见应龙到了面前，方下台阶来。举手笑说道："老先是贵客，难得到我们这儿来。"应龙也举手道："因一时遇雨，无可回避处，故敢造次趋谒。"那太监又笑道："你若不是下雨，做梦儿也不来。"说罢，拉着应龙的手儿，并行入去。到一敞厅内，叙礼坐下。

太监道："方才守门的小厮说老先姓邹，现做御史，不晓得尊讳叫什么？"应龙道："小弟叫邹应龙。"那太监道："这到和上科状元是一个样儿的名字，难得。"应龙笑道："上科徼幸，就是小弟。"那太监道："呵呀！你是个状元御史，要算普天下第一个文章头儿，与别的官儿不同，我要分外的敬你了。快请到里面去坐。这个地方儿平常，不是教状元坐的去处。我还要请教你的文墨和你的学问。"应龙笑道："若是这样，小弟只在此处坐罢，被老公公考较倒了，那时反难藏拙。

"那太监大笑道："好约薄话儿，笑话我们内官不识字，你自试试瞧。"于是又拉了应龙的手儿，过了敞厅，循着花墙北走。

又入了一层门儿，放眼一看，见前后高高下下，有无数的楼阁台榭，中间郁郁苍苍，树木参差，假山鱼池，分列左右，到也修盖的富丽。又领应龙到一亭子内，见四面垂着竹帘，亭子周围，都是牡丹。也有正开的，也有开败的，一朵朵含芳吐卉，若花茵锦帐一般，无愧国色天香之誉。再看那雨，已下的小了，两人就坐，左右献上茶来。

应龙道："小弟还没有请教老公公高姓大讳，并在内庭所执何事？"那太监道："我姓袁，名字叫天喜。"应龙道："可是元亨利贞的元字么了"太监道："不是了，我这姓，和那表兄、表弟的表字差不多。"应龙笑道："小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白了，尊姓果然像个表字。”袁太监拍手大笑道：“何如？连你也说像了。

我如今现掌上衣监事，这几日才将夏季衣服交入去，又要于办秋季的衣服。昨日趁闲空儿出来走走。”应龙将他出入禁掖、日伴君王的事，着实誉扬了几句。又将他的花园也极口道好。

袁太监大乐，向众小内官道：“这邹老爷是大黑儿疤的状元出身，不是顽儿的。”他嘴里从不夸奖人，人若是教他夸奖了，这个人一万年也不错。众小内官和家丁们齐声答应道：“是，是！”袁太监又向众人道：“我们坐了这半天，也不弄点吃的东西，都挤在这里听说话儿。”应龙道：“此刻雨小了，小弟别过罢。”袁太监恼了，道：“这都是把人当亡八羔子待哩！

难道我们做内官的，就陪状元吃不得一杯酒么！就立刻要告辞。你不来不怎么！”应龙见袁太监恼了，忙笑说道：“小弟为初次相会，实不好讨扰。今既承厚爱，小弟吃个烂醉去，何如？”袁太监又笑了，说道：“归根儿这一句，才像个状元的话。”

须臾，盘盛异品，酒泛金波，山珍海错，摆满春台。食物亦多外面买不出来的东西。应龙见袁太监人爽直，也不作客，杯到即干。吃到半酣时分，应龙道：“小弟躬逢盛景，兼对名花，此时诗兴发作，意欲在这外面粉墙上写诗一首，只恐俚句粗俗，有污清目。”袁太监道：“你是中过状元的人，做诗还论什么里外？里做也是好的，外做也是好的，但是诗与我不合脾胃，到是好曲儿写几个，我闲了出来，看的唱唱，也是一乐。

若说做诗，我们管奏疏的乔老哥，他还是个名公。”应龙道：“可是乔讳承泽的么？”袁太监道：“这又奇了，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应龙道：“去岁秋间，圣上将他做的诗三十余首发到翰林院，着众词臣公看。也还难为他，竟做的明白。”袁太监笑道：“他才止是个明白，不该我说，翰林院里除了你，还没有第二个人做的过他哩。”应龙笑道：“我也做不过他。

“袁太监道：“你到不必谦着说，他实利害的多着哩。我们见他拿起笔来，写小字儿还略费点功夫，写大字，只用几抹子，就停当了。去年八月里，他到我这儿来，也要在我墙上写诗，我紧拉着，我就写了半墙。他去了，我叫丁个泥匠把他的字刮吊，又从新粉了个雪白。后来他知道了，他到说我是个俗品。

你公道说罢，这墙还是白白儿的好，还是涂黑了好哩？”应龙道：“自然是白的好。”袁太监道：“既然知道白的好，你还为什么要写？”应龙笑道：“我当你不爱白的。”自此将做诗的话，再不题了。两人只是吃酒。袁太监又叫过几个小内监来，唱《寄生草》、《粉红莲》、《凤阳歌》，唱了一会，向应龙道：“这个地方儿吃酒低，我们到高处去罢。”应龙道：“高处吃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然又好是低处了。”袁太监大乐，吩咐家人移酒到披云楼上。

两人行到楼上坐下，将四面窗隔打开。只见青山叠翠，绿柳垂金，远近花枝，红白相映，大是豁目赏心。两人复行畅饮，又听了会曲儿。应龙见袁太监有酒了，便低低说道：“小弟有心腹话要请教，祈将尊纪们暂时退去。”袁太监问众人道：“邹老爷有体己话儿告诉我，你们把酒留两壶在桌上，我们自己斟着吃。打发邹老爷的人吃饭。不醉了，我不依。”众人答应，一齐下楼去了。应龙道：“老公公日在圣上左右，定知圣心。

年来诸大臣内，圣上心中，到的宠爱那个？”袁太监道：“宠爱的内外大臣，也有十来个，总不如吏部尚书徐阶第一。你听着罢，就要做宰相哩。”应龙道：“比严中堂还在上么？”袁太监道：“你说的是严嵩么？”应龙道：“正是。”袁太监道：“那老小妇的，走了背运了。”应龙忙问道：“我见圣上始终如一，笼眷与前无异，怎么说他走了背运？”袁太监道：“你们外边的官儿，那里知道内里的事？二年以前，这老头子还是站着的皇帝。不知怎么，从去年至今，青词也做的不好了。批发的本章拟奏上去，都不如圣意。启奏的事，万岁爷未尝不准他的，只是心上不舒服。”应龙道：“老公公何以知道这般详细？”袁太监道：“我在上衣监见万岁爷的时候少，一月不过两三次。司理监赵老哥和奏疏上的乔老哥，他们两个是日夜不离的。万岁爷脸上略有点喜怒，他们就可以猜个八九分儿。是为什么事体，一个爱严嵩不爱，有什么难测度处。”

应龙以手加额道：“此社稷之福也！”袁太监道：“你说是谁的福？社稷是个什么人？”应龙道：“我没有什么福不福。”袁太监拂然道：“你这人就难相与了。你今儿个和我一会，咱们从今日就是好哥儿，好弟兄，好朋友。我的爹妈，就是你的父母，我的侄儿子们，就是你的儿女。有了话，你也不要瞒我，我也不要瞒你。你方才来来回回盘问爱谁不爱谁，必定有个意思。又把严老头子紧着问，你到的是心上疼他？还是恼他哩？你只管告诉我，我替你拿主意。你要怕我走了话，我到来生来世，还做个老公，教人家割了去。这个誓儿，对不过你么？”应龙道：“老公公出入内庭，品端行方，断断不是走话的人。弟因严嵩父子屠毒万姓，杀害忠良，贪赃卖官，权倾中外。久欲参他一本，诚恐学了前人，徒死无益国家。适听公公说他圣眷渐衰，谅非虚语。小弟志愿已决，今晚回去，定连夜草成奏疏，上达宸听。事之成败，我与老贼各听天命罢了。

“袁太监把桌子一拍，道：“好，好！你听我告诉你：你前几年参他，不但参不倒，且有祸患。若再迟几年参他，他将万岁爷又奉承喜欢了，可惜就失了机会。如今不迟不早，正是分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你做这件事，不但成就了你的声名，还替我报了仇恨，正是一举两得。”应龙道：“老公公与他毫无交涉，怎么说‘仇恨’二字？”

袁太监道：“说起来，我就恼死。我们祖籍是河间府人。

我自入宫后这二十多年，也弄下几个钱儿。我的父母也死了，只有个同胞的老哥哥，和几个侄儿子，在珠宝市儿，买了两处大铺房，费了四千二百来两的银子。只讨了半年房钱，不意他家有个总管，叫什么阎七，他硬出来做原业主，只给了我哥哥二千两银子，就把两处铺房都赎了去。我哥哥不敢惹他，我又怕弄出是非来，教万岁爷说我们有钱。赔了二千二百多两本儿，教他克了去。你说气也不气？分明他还知道是我们内官的房子，若是平常人，休说找二千，连一千还未必找给。你今日要参他，我心上先就乐起。还有个诀窍，我说给你：你的参本，别要在通政司挂号，那老奴才耳目众多，一露风声，你的本章白搁在那儿，他就着人先参了你。当日那赵文华，不知和他做了这们多少次。我们内里都知道，谁肯在万岁爷前翻这个舌头？今日四月初二日，也功夫忒促急，你定到四月初四日，早饭后，亲到内阁，我教管奏疏的乔老哥在内阁等你。你暗暗的递与他，就是了。我们哥儿两，相交的最厚，年年总要送他几套衣服穿。”

应龙道：“这乔公公，虽素日闻名，只是认识不得他。万一交错了，关系非浅。”袁太监道：“他有什么难认？一脸麻子，长条身材，穿着蟒衣玉带。且他常到内阁，和中堂们说话儿。别的内官，没有旨意，谁敢到内阁里去？”应龙道：“假若圣上追究不由通政司挂号，该怎么处？”袁太监道：“你好罗嗦呀！这样个胆儿，就想参人！你不由通政司挂号，是你的不是，他私自收你的本章，替你传送，难道他不担干系么？只因他有那个武艺儿，他才敢收你的本章哩。我想了一会，你且不要参严老头子。他受恩多年，此时他就要算国之元老。你一个上科新进的小臣，虽说是言官，你参的他轻了，白拉倒，惹的他害你。参的语言过重，万岁爷看见许多款件，无数的要迹。

他闹了好些年，竟毫无觉查，脸上也对不过诸王大臣和普天下的百姓，只怕你也讨不了公道。依我的主见，你莫妙于只参他的儿子严世蕃，和他家人阎七等。搬倒小的儿，大的不怕他不随着倒。这就替万岁爷留下处分他父子的地步了。比如一窝燕儿，你把小燕儿都弄死，那大燕儿，还想安然住着么？”

应龙连忙站起，叩谢道：“老公公明见，匪夷所思，真令人佩服感激之至！小弟就如此行。此时雨已不下多时了，小弟告辞罢。”袁太监还礼后，说道：“好容易知己哥儿们遇着，你不如在这儿住一宿，明日我和你一同进城。”应龙向袁太监耳边说道：“我回去要做参本，等我参倒严嵩父子，你有功夫，我就来陪你，只用你着人叫我一声。”袁太监大乐，道：“这们的敢只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还有句话，我说给你：若见了乔老哥，叫不得他老公公。这老公公是老婆婆的对面儿，不是什么高贵称呼。”

应龙连连作揖，道：“小弟山野，整叫了你一天老公公，该死，该死！”袁太监亦急忙还揖道：“你好多心呀！你当我恼你么？我要恼你，我就不说了。你叫我老公公，我知道你是心上敬我。我只怕你得罪了乔老哥。”应龙又作揖道：“你还不快指教我，到的该称呼什么才好？”袁太监笑道：“你的礼忒多，到底还和我是两个人。你听我教给你：比如他要叫你邹先儿，这和你们叫老公公一样，你称呼他老司长。他叫你邹老先生，这是去了儿字加敬了，你称呼他乔老爷。他若叫你邹老爷，你称呼他乔大人。他是衣蟒腰玉的老公，比我们不同。不但你，严老头子到是个宰相，还叫他大人不绝口。这是本朝开国元勋，我们刚丙老爷，给我们挣下的这们点脸面儿。你既要做打老虎的事，必须处处让他占个上分儿，就得了窍了。我说的是不是？”应龙道：“小弟心上，终身感激不荆”袁太监道：“你放心做去罢，我内里替你托几个人，也是一臂之力。”应龙道：“更感厚情不荆”两人携手出园，叮咛后会。应龙骑在马上，袁太监道：“邹老爷，戏里头有两句：‘眼观捷旌旗，耳听好消息。”应龙在马上伏首道：“仰赖福庇，定必成功！”袁太监只等的看不见应龙，方回园内，向众小内官道：“这邹状元到还没有那种纱帽气，心上待人也真。他就在这几天要做人不敢做的事，竟是个好汉子。我明日定恳司理监赵老爷和乔老爷暗中帮帮他。

“说着，人里面去了。

再说邹应龙回到家中，越想那袁太监的话越有道理。想了半夜，然后起稿。上写道：福建道监察御史臣邹应龙，一本为参奏事。窃以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封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巨。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三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阎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仕宦人无耻者，至呼为萼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节，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此，是主人当何如！

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恃势鲸吞，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可知。嵩妻病疫，圣上殊恩，念嵩年老，特留世蕃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

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站，要索百端。诸司承命，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惊。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竭民脂膏塞彼豁壑，民安得不贫！

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宜疾放归田，用清政本。天下车甚！臣应龙无任惶恐待命之至。谨奏。

写完，看了几遍，至次日，用楷书写清。到初四日，一早入朝。直候到饭时。在内阁，见一蟒衣太监，面麻身长，倚着门儿站立。又见有许多大员在那里强着和他说话。应龙心里说道："这必是乔太监无疑。"急走至面前，先与他深深一揖。

那太监还了半揖，道："老先少会的狠，贵姓哩？"应龙道："姓邹。"那太监道："可是上科状元，如今做御史的么？"

应龙道："正是。"太监笑道："前日和袁敝友吃酒好乐，他是个俗物，把你的诗兴都阻了。我姓乔，正要寻你问句话儿，你跟我来。"

将应龙引到西边一板屋墙下，说道："你的奏疏有了么？

"应龙连忙从袖中取出，递与乔太监道："统望大人照拂。"

太监接来，也向袖内一塞，道："你这事，系袁敝友再三相托。

有点缝儿，我就替你用力。"应龙连连作揖。乔太监拉住道："你不要多礼，事成之后，我有几首诗要发刻，一则求你改削。

二则还要藉重你的大名做篇序文。你却不可过河拆桥。"应龙道："正要捧读大人珠玉。至于叙文，欲用贱名，越发叨光不尽了。小弟妹丈林润，系新科榜眼。他虽出巡江南，弟亦可代做序文，并书舍妹丈名讳，可使得么？"乔太监乐的拍手大笑道："我的诗原无佳句，得二位鼎甲一誉扬，定必长安纸贵，价重南京矣。但不知令亲林润可就是参赵文华的那个少年翰林么？"应龙道："正是他。"乔太监乐的手舞足蹈道："得他一篇序文，我这品行学问，高到那儿去了。你要知道，他昔日参赵文华，就是参严中堂。你今日又参他，怎么你郎舅们都是铁汉子。我再说给你，万岁爷和严中堂是前生前世百世奇缘，想要弄倒他，难而又难。也罢了，我再替你内里托两个人罢。

"应龙又谢。乔太监道："我们别了罢，改日还要在袁敝友园中领教。你这本，或今日午后，至迟明早，定有旨意。"应龙别了出来，也无心上衙门，回家坐候吉凶。

乔太监将应龙奏疏带到宫内，同六部本章放在一处，却放在第二个本章下面。等的明帝到批发本章时，乔太监放在桌上。

明帝看到应龙参严世蕃并阎年等，心下大为诧异。问乔太监道："怎么参本和六部现行事件放在一处？"乔太监跪奏道："此系御史邹应龙亲到宫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经通政司挂号，因此放在六部现行事件内。”明帝也就不追问了。又往下细看，心里说道：“严世蕃等倚仗严嵩，竟敢如此作恶，严嵩慢无约束，是何道理？

“又想道：“世蕃系大学士之子，言官参他，不得不放重些。

大要虚多实少。”

正欲想算批发，猛见方士蓝道行站在下面。明帝此时深宠信他，因他善会扶鸾。说道：“朕有一事不决，藉乩明示。”

随即驾到鸾房。蓝道行问道：“陛下所问何事？”明帝道：“朕心默祝，你只管照鸾词书写出来就是。”乔太监便使了个眼色。蓝道行前受袁太监嘱托，午间又受乔太监和赵太监嘱托，适间问应龙参本话，他又是听见的。此刻乔太监又递眼色，心里早已透亮。少刻，乩笔在沙盘中乱动，他却不看写的是什么。

随用自己的意见写出几句话来道：“严嵩主持国柄，屡行杀害忠良。子世蕃等贪赂无已，宜速加显戮，快天下臣民之心。”

明帝看了，心上大是钦服。随即回原看本处，将应龙本章批道：“览邹应龙参奏，朕心深为骇异。严世蕃等俱着革职，拿送刑部。其种种不法，着三法司将本内有名人犯，一并严审，定拟具奏。邹应龙即着升授通政司政卿。钦此！”

这道旨意一下，京师震动，将应龙此本家传户诵。都乱讲先时有许多不怕死的官儿，不但未将严嵩父子动着分毫，并连他的党羽也没弄倒半个。谁想教个新进书生，到成了大功。真是出人意外。只十数日，便遍传天下皆知。正是：避雨无心逢内宦，片言杯酒杀奸雄，忠臣义士徒拚命，一纸功成属应龙，第九十二回草弹章林润参逆党改口供徐阶诛群凶词曰：风雨倾欹欲倒墙，旧弹章引新章。覆巢之下无完卵，宰相今成乞丐郎。

改口供，奏君王，安排利刃诛豺狼。霎时富贵归泉壤，空教磷火对寒霜。

右调《思佳客》

话说明帝降了锁拿严世蕃旨意，这日刑部即将本内有名人犯一一传去。也不敢将他下监，俱安顿在大堂傍边空闲屋内。

各官俱送酒席。次日早，明帝御偏殿，严嵩免冠顿首，痛哭流涕，诉说平日治家严肃，从不敢纵子孙并家奴等为非。明帝笑道：“国家事自有公议，俟三法司审拟后，朕自有道理。”严嵩含泪退下。过了十二三天，法司还未审明回奏。只缘严嵩势倾中外，又兼三法司内，到有一半是他父子的党羽。不但不敢将世蕃等加刑，就是家人阎年，连重话儿也不敢问他一句。严世蕃到口若悬河，力辨事事皆虚。只求参奏，也将邹应龙革职对审。三法司见旨意严切，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恐明帝喜怒不测，又不敢将应龙参奏。因此日日挨磨，只等严嵩于中斡旋了事。

一日，吏部尚书徐阶有本部要紧事件，面奏请旨，在宫门等候。太监乔承泽传他入去，到一小屋内，明帝独坐，徐阶跪伏面前。明帝笑着教他起来，赐坐。徐阶谢恩坐了。明帝问了回吏部事务完毕，正欲退出，明帝道："御史邹应龙参奏严世蕃等，朕着拿交刑部会同三法司审讯，怎么半个多月，不见回覆。想是人犯未齐么？"徐阶跪奏道："此事有无虚实，只用问严世蕃、阎年便可定案。余犯即有未到的，皆可过日再问。

"明帝道："卿所言极是。怎么许久不见回覆？"徐阶故作无可分辨之状，伏首不言。明帝大怒道："朕知道了。想是三法司惧怕严嵩比朕还加倍么？"徐阶连忙叩头，又不回奏一语。

明帝道："卿可照朕适才话，示知三法司。再传旨，着锦衣卫陆炳同三法司严刑审讯，定拟速奏。若少有瞻徇，与世蕃等同罪。"徐阶唯唯退出。到内阁，将明帝大怒所下旨意，写了片纸，差内阁官示知三法司并锦衣卫这几处衙门。

严嵩见了这道谕旨，大是惊惧。又见传旨的是徐阶，就知道是徐阶有密奏了。连忙回家，备名帖，请徐阶午间便饭。徐阶也怕严嵩心疑，只得拨冗一到。严嵩亲自接到大门院中，让徐阶到自己住的内房坐下。徐阶问："有别客没有？"严嵩道："止是大人一位。"少刻，酒肴齐备。见执壶捧杯，都是些朱颜绿鬓少年有姿色妇人。内中他儿子世蕃的侍妾，到自多一半。

这是严嵩恐徐阶与他作对，又深知他是明帝信爱之人，这许多妇女内，若徐阶看中那几个，便是他儿子的小女人，他就于本日相送，总以长保富贵为主。这也是他到万无奈何处才想出这条主见，要打动徐阶。严嵩捧一杯酒，亲自放在徐阶面前，随即跪了下去。慌的徐阶也陪跪在一边，说道："老太师太忘分了，徐阶如何当得起！"严嵩哭着说道："老夫父子蒙圣恩隆施过厚，久干众恶，朝中文武大臣，惟大人与嵩最厚。今小儿世蕃同孙鹄、鸿，也平白下在狱中。诸望大人垂怜，倘邀福庇瓦全。我父子尚非草木，我还是可以报答大人的人。"徐阶心里骂道："这老奸巨滑的奴才，又想出这样个法儿牢笼我。"

口中连连说道："老太师请起，徐阶有可用力处，无不尽命。

长公大人，不过暂时浮沉，指顾便可立白。太师只管放心，晚生今早是因本部事件，候旨宫门，并未见圣上。系太监乔承泽传旨于晚生，晚生传旨于内阁。老太师毋生别疑。"严嵩佯问道："今日大人还到宫门前么？老夫那里晓得，并连大人传旨的话也不晓了。老夫今日请大人，是为小儿下狱，共商解救之法。大人如此表白，到是大人多疑了。"说罢，又连连顿首，然后一同起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徐阶陪跪了这大半晌，心上越发不快活。肚里骂了许多无耻的老奴才。于是两人对坐，酒菜齐行。烹调的色色精美，有许多认不出的食物。席间，又请教救世蕃之法。徐阶初时说些不疼不痒的话，怎当得严嵩苦苦相逼，只得应承在明帝前挽回。

严嵩方才心喜，出席顿首叩谢。在严嵩的意见，也不望徐阶帮助，只求他不掇弄就罢了。今见许了挽回，便叫过众妇女，尽跪在徐阶面前，以家口相托，说了多少年老无倚、凄凉可怜的话。又请徐阶于众妇人中，拣选五六个服侍之人，倘邀垂爱，今晚即用轿送去。徐阶辞之至再，严嵩又让之至再。鬼弄到定更时，见徐阶决意一个不要，方放徐阶回家。又亲自送到轿前，看的坐了轿才歇。

次日，陆炳同三法司会审，止将阎年、罗龙文各夹了一夹棍，拣了几件贪赂的事，问在他两个身上，拟发边地充军。严世蕃止失查家人犯赃，罗龙文系与阎年做过付，与世蕃无干涉。

也不敢拟他罪名。请旨定夺。凡应龙所参项治元并严鹄骚扰驿地等事，皆付于虚。疏入，明帝也有些心疑，将世蕃并其子严鹊发遣雷州，余俱着发烟瘴地方充军。还是体念严嵩，开恩的意见。过了两日，又下特旨：严鹄免其发遣，着留养严嵩左右。

这两道旨意传出，大失天下人心。都说严世蕃等罪大恶极，怎么止问个发遣？还将严鹄放回都中？将三法司并锦衣卫这几个审官，骂的臭烂不堪。为他们徇情定拟，以实为虚。

此时惟副都御史黄光升、锦衣卫陆炳，愧悔欲死。因此朝中又出了几个抱不平的官儿，连名题参严嵩。明帝将严嵩革职，徐阶补了大学士缺。众人越发高兴起来，又出来几十个打死狗的，你参一本。我参一本。还有素日在严嵩父子门下做走狗的人，也各具名题参，又将以前参过严嵩父子的诸官，或被害，或革职，或抄没，或遣发，俱开列名姓，如童汉臣、陈珪、陈绍诗、谢瑜、叶经、王宗茂、赵锦、沈良才、喻时、王萼、何维伯、励汝近、杨继盛、张翀、董传策、周铁、赵经、丁汝夔、王忬、沈练、吴时来、夏言等。俱请旨开恩，已革者复职简用，已故者追封原官，抄没者赏还财产，现任者交部议叙。又将严嵩父子门下党恶，大小官员，开列八十余人。已故者请革除，追夺封典，现任者请立行斥革。或连名，或独奏，闹了二十余天。通是这些本章。闹的明帝厌恶之至。到反念严嵩在阁最久，没一天不和他说几句话儿，一旦逐去，心上甚不快活，不由的迁怒在邹应龙身上。

一日，问徐阶道：“应龙近日做什么？”徐阶道：“应龙在通政司办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帝怒道：“是你着他做通政司么？”徐阶顿首道：“臣何许人，敢私授应龙官爵？陛下下旨，二部朱批，现存内阁。”明帝听了，原是自己放的官职，也没法逐应龙。

复向徐阶道：“近来朝中诸官五日不参奏严嵩父子，严嵩朕已斥革，世蕃业经发遣，他们还喋喋不已，意欲将严嵩怎么？嗣后再有人参严嵩父子者，定和邹应龙一同斩首。”诸官听了这道严旨，方大家罢休。应龙因明帝有徐阶私授通政司之说，仍旧回都察院去。都察院因已出缺，补授有人，不敢留应龙在衙门内，应龙才弄的两下不着。徐阶闻知，将应龙请去，说道：“你的话，我前已奏明，你若回避，到是违旨了。”应龙听了这话，又复到通政司任中，京师传为笑谈。俱言已倒了的严嵩，其余宠尚如此利害。一则见参他之难，二则见明帝和严嵩也是古今人解说不来的缘法。

再说林润自巡按江南后，到处里与民除害，豪强敛迹，大得清正之誉。那日办完公事，阅邸抄，见应龙参世蕃本章，已奉旨将严世蕃等拿送法司审讯。应龙又升了通政司正卿，不竟狂喜道：“有志者，事竟成也！”过些时，知将世蕃等遣发边郡，又过些时，知将严嵩革职。虽然快活，到的心上以为未足。

一日，在松江地方，风闻严世蕃、阎年等，或在扬州，或在南京，日夜叫梨园子弟唱戏，复率领许多美姬游览山水，兼交接仕宦，藉地方官威势，凌虐商民，并不赴配所。林润得了这个信儿，即从松江连夜赶回扬州，便接了三百余张呈词，告严世蕃并他家人严冬，率皆霸占田产，抢夺妇女等事。林润大怒道：“世蕃等不赴配所，已是违旨。复敢在我巡历地方生事不法，真是我不寻他，他反来寻我！”于是连夜做了参本，上写道：巡按江南等处地方监察御史臣林润，一本为贼臣违旨横行，据实参奏事。窃严嵩同子世蕃，紊乱国政。数年来颐指公卿，奴视将帅，筐篚苞苴，辐辏山积。忠直之士被其陷害者，约五十余人。种种恶迹，俱邀圣鉴。严嵩罢归田里，世蕃等各遣发极边。讵意世蕃等不赴配所，率党羽阎年、严冬、罗龙文、牛信等，在南京、扬州二地，广治府第，日役众至四千余人。

且复乘轩衣蟒，携姬妾并梨园子弟，行歌通衢。每逢夜出，灯火之光，照耀二十余里。更复招纳四方亡命，以故江洋大盗，多栖身字下，致令各府县案情难结。仍敢同罗龙文诽谤时政，不臣已极。其霸民田产、夺民妻女，尚其罪之小者也。臣巡历所至，收士庶控伊等呈词，已三百余纸。率皆藐法串奸，干犯忌讳等事。似此违旨横行之徒，断难一刻姑容。请旨即行正法，并抄没其家私。天下幸甚！谨奏。

这本到了通政司，邹应龙看后大喜。知林润系徐阶门生，随即袖了，到徐阶家来。直等至灯后方回，应龙见后，将林润参本取出，着徐阶看视。徐阶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完，问应龙道：“老长兄以为何如？”应龙道：“此本情节参的颇重，严嵩父子恐无生理。

“徐阶摇着头儿笑道：“复行拿问必矣，死犹未也。俟世蕃等到日，我自有道理。”应龙别了回来，将此本连夜挂号，次早送入。

午间有旨：着林润知会本地文武，将严世蕃等即行严拿，毋得走脱一人。星速解交刑部，并将江南所有财产，藉没入官。

家属无论老幼，俱行监禁。再行文江西袁州并各府州县，查其有无寄顿，不得私毫徇隐，致干同罪。

此旨一下，中外称快。只二十来天，即将世蕃等并从恶不法之徒二百余人，陆续解交刑部。又于扬州、南京并严嵩祖籍三处，抄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千万余两，珠玉珍玩，又值数百万两。抄得阎年、罗龙文亦各二十余万、十数万不等。田产尚不在算内。闻者无不吐舌。明帝看了严嵩家私清册，并三处总数，大为惊异。立即传旨于江西抚巨，将严鹄在本地正法。

到审时，将世蕃等提出监内。三法司还是旧人，审却不是旧日的审法了。将严世蕃等五刑并用，照林润所奏，事事皆问实。

惟诽谤时政并窝藏江洋大盗，世蕃同罗龙文叠夹三四次，死不肯承认。副都御史黄光升，将世蕃等口供先送徐阶看阅。

徐阶道：“诸公欲严公子死乎？生乎？”光升道：“欲此子死久矣。”徐阶道：“口供内止治第役众，乘轩衣蟒，并霸产奸淫等事，连诽谤时政一款，还没有问在里面。焉能死严公子也？依我意见，将口供内加两条，言世蕃听其党羽鼓孔诏以南昌仓地有王气，世蕃霸盖府第居祝又言罗龙文曾差牛信暗传私书于倭寇，约他直捣浙江平湖为内应。加此二条，不但严公子立死，即严嵩亦难逃法网。”光升道：“林巡按原参内没有这些话，世蕃等亦断断不肯承认，奈何？”徐阶笑道：“我也知道原参内没有这话。难道当审宫的就不会说是余外究出来么？不管他承认不承认，竟硬替他添到口供内。圣上见此二条，必大怒恨，无暇问其有无也。”光升听了，得意之至，拿回原供与三法司，共商启奏不题。

再说世蕃连日受刑，见三法司将他们诸人口供议定，背间笑向阎年、罗龙文道：“我们又可以款段出都门矣。家私虽抄去，我还有未尽余财，尚可温饱几世，不愁做一大富翁。”罗龙文道：“我们口供内只诽谤时政和容隐大盗未招成，余事俱皆承认。按律问拟，决无生理，怎便说到款段出都门话？”世蕃又笑道：“你们那里晓得？圣上念我父主事最久，得罪人处必多，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既已抄没家私，便要怜我父子栖身糊口无地，早晚定有恩旨，连充发也要免的。你们只管放心，断不出我所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要知严世蕃相貌，极其不堪。按《明史》传文所载，是个短项肥体、眇一目的人，他却包藏着一肚子才情。凡普天下大小各缺，某地出产何物，某衙门一年有多少进益，虽典史、巡检、闸坝微员缺之美恶，皆明如指掌。明帝常写出隐语，人皆不解，他一看便了然，即知明帝欲行何事。诏书青词，皆他替严嵩所拟。严嵩事事迎合上意，皆此子所教。后来世蕃做到工部侍郎，又兼上宝司事。位既尊了，便日事淫乐，无暇替严嵩谋画。因此年来严嵩屡失帝宠，正是成全乃父是他，败坏乃父也是他。他今日说款段出都门话。实是有八九分拿手，并不是安顿阎年等之心。后来有人替他打听，说将口供内加了前两条，世蕃放声大哭。龙文等再三问他，他也不说所哭原故。只言“死矣”两字而已。是世蕃最能揣夺明帝之心。偏遇着徐阶揣夺也不在他下，他两人做了对头，世蕃从何处活起？

三法司将世蕃、罗龙文、牛信定了为首谋逆，凌迟处死；彭孔诏、阎年、严鸿、严冬为从，立斩；余党或问拟斩绞监候，或军徒遣发，轻重不等。明帝果然大怒，传旨将世蕃、严鸿、罗龙文、阎年、牛信、彭孔诏、严冬七人，无分首从，皆立即斩决。又敕下江西文武大员，不许放严嵩出境。天下人闻之，无不大悦。

这时严嵩无可栖止，日在祖茔房内居祝起先还有几个家人侍妾相伴，到后来没的吃用，侍妾便跟上家人逃散去了。止留下严嵩一个，老无倚赖，每饿到极处，即入城在各铺户、各士庶家，要些吃食，还自称为太师爷。大要与他的，也不过十分之二三。更有可怜处，人若问他：“何以到这步田地？”他只是摇头，却说不出“冤枉”二字，并被人陷害话来。还有那些口头刻薄人，拿点酒食东西，满嘴里叫他“太师、老爷”，和他谈心，偏说他儿孙长短话，说的他苦痛起来，到落泪时，便劝他自荆严嵩未尝不以自尽为是，只是他心里还想着明帝一时可怜他，赏他养老的富贵，因此自己就多受些时罪了。

次后朝中追索严党，内外坏了许多官。本地文武听得风声利害，于大街小巷，各贴告示。有人和严嵩私语，周济一衣一食者，定照违旨拿究。谁还敢惹这是非？可怜严嵩，位至太师，享人间极富极贵四十余年，虽保全了个首领，却教五脏神大受屈抑，就是这样硬饿死了。死后，连个棺材没有。地方和保甲用席一领，卷埋入土，落了这样个回首。可见贪贿作恶害人何益？这都是外而邹应龙、徐阶、林润，内而袁太监、蓝道行、乔承泽，才成就了他父子、祖孙一家男妇结果。后来应龙仕至尚书，林润禀明林岱，上本归宗，也仕至尚书。林岱念桂芳年老，亦且相待恩厚，止上本移封本生父母。将长子、第三子俱归继本生父母，以承宗桃。留第二子接续桂芳一脉。朱文炜夫妇，俱富贵白头到老。这几家互结婚姻，而冷逢春更是富贵绵远。正是：一人参倒众人参，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严嵩家业干。

目睹子孙皆正法，衰年饿死祖茔前。

第九十三回守仙炉六友烧丹药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词曰：

烟浓宝鼎宇宙晴，一扇助丹成。无端镜里发光明，此境最怡情。

且疑且信且游行，幸此日道岸同登。声声呼唤莫消停，携手入蓬瀛。

右调《月中行》

且说冷于冰在福建九功山朱崖洞运用内功，修养了整三十个年头。时届万历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早间将袁不邪叫来，吩咐道："你此刻可到泰山琼岩洞，说与温如玉，将洞门封锁，带超尘、逐电二鬼，限明日午时到我洞中。再以次到虎牙山骊珠洞，传知锦屏、翠黛姊妹二人，并玉屋洞连城璧、金不换，通限明日午时至洞，不得有误。"不邪领命去了。到本夜四鼓时分，不邪回来覆命。

至次日辰牌时候，温如玉带二鬼早到，不敢擅入。于冰已知，令不邪领他进见。不邪将如玉和二鬼唤入，见于冰端坐在凝霞殿石床上。如玉拜了四大拜，叩首请候毕，同不邪分立两傍。次后二鬼叩头，于冰俱慰劳了几句，着二鬼在洞外，等候众弟子到时通报。二鬼去讫。于冰将如玉上下一看，笑说道："你面目上也竟有三四分道气，固藉口诀之力，到底有仙骨者，迥异凡夫。将来可望有成。"又问了些内功话。如玉自叙三十年来造就。于冰点头道好。

少刻，超尘禀道："骊珠洞二女弟子到。"于冰道："着他们入来。"须臾，锦屏、翠黛二女士叩拜床下。如玉从未见过，竟不知是何人。只见一中年妇人，年约三十许，生得修眉凤目，丰韵多姿。又见一少年妇人，年纪不过二十上下，面庞儿更是俏丽绝伦，视之足令人动惊鸿游龙之慕。如玉心里说道："此广寒、瑶池之绝色也。"又想起当日的金钟儿，梦中配合的兰芽公主，与此女比较，真同粪土矣。再看二妇人衣服，俱是道姑装束，丝绦宝剑，玉佩霞棠，云髻上飘拂珠冠，香裙下款蹙风履。又见二妇人启朱唇，露皓齿，呖呖莺声，说道："锦屏、翠黛叩谒，愿吾师万寿无疆。"于冰将二女士上下一看，道："好了，你们将原形脱尽，已成不磨人体，我可以对汝父雪山矣。"二女士起来，于冰也问了些内功话，指着如玉道："此温如玉也。与你们系同门师弟兄，可各以礼见。"二女士向如玉一拂，如玉作揖相还。二女士见如玉儒冠布服，看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骨格儿甚是秀雅，眉目间大有风情。锦屏不过一目而已，那翠黛便心里说道："这人不知几时到吾师教下，我若不是改邪归正，他到算个可儿。"只见于冰道："修仙之人，与圣贤功夫相表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心诚意’四字，是第一要务。你二人此刻念头，与凡夫俗子何异！”如玉、翠黛听了，各内愧之至。一个个止色低头，不敢仰视。于冰瞑目危坐，一句话也不说。

至交午时，逐电禀报：“玉屋洞连城璧、金不换到。”于冰吩咐入来。二人叩拜床下。拜毕，城璧道：“别吾师三十载，道德一无进益，惟此心想念吾师。”于冰道：“你想念我，便是你道念不坚处。”着二人起来，与同门见礼。大家各侍立两傍。二女士又心里鬼念道：“这长须大汉是连城璧，曾到过我们洞中。那瘦小道人，却未见过，想就是金不换了。”于冰先将城璧一看，见面上大有道气，心下大悦，笑问道：“你龙虎降了么？”城璧道：“龙虎何敢言降？觉得三十年来，气行正路，较前调顺些。”于冰又道：“姹女可嫁过黄公么？”城璧道：“也觉得配合矣。但近年来丹田中忽起忽伏，似隐似现，若常有一物在内。无如冷热不一，虚实莫定，弟子甚为惶惑。

正要请问师尊，指示得失。”于冰笑道：“好，足徵你修炼真诚。汝言冷热虚实莫定、起伏隐现不一，此正结胎时也。胎不成，则四体百骸，气随欲所至，如珠滚荷盘，如烟含柳缕，无不可到之处也。”语讫，又将不换细看。见他造就和如玉不相上下，也问了几句内功话。

复将男女弟子普行一看，惟袁不邪面若寒玉，体若疏松，二目光耀如电，炼就自然人形，早将皮毛脱荆知他内丹已成八九，不但城璧等远不能及，即骊珠洞二女，亦不及也。一畜类修炼至此，可见仙道原不限人，均系人有限耳。这个猴子将来欲做天仙，还须年岁，而此时已入神仙列矣。看罢，不禁点头再三。

城璧道：“师尊点头何意？”于冰道：“吾细看众弟子修为身分，无一如袁不邪者。使人人皆能似他，也不枉我渡脱你们一番。”城璧道：“骊珠洞姊妹。与不邪何如？”于冰道：“他三人修炼年岁，各不差上下。内丹锻炼，尚欠不邪十分之三。至于心地纯一，锦屏欠其二，翠黛欠其四。你用心纯一，到不在袁不邪下，而年岁甚浅。若温如玉、金不换，则不足与之较论矣。”

又道：“你们今日同门相会，我与你们排定次序。列吾门者，不得目无长幼。”众弟子各鞠躬道：“愿闻吾师法旨。”

于冰道：“万物之中人为贵。连城璧理合为大弟子，奈功行甚浅，今着袁不邪为大弟子，城璧为二，锦屏第三，翠黛第四。

因你二人修炼已久，故如此分派。但你姊妹在洞中有公主之称，岂修道人所宜？况汝父非帝非王，这‘公主’二字从何处叫起？这还是外教妖魔名号，有志天仙神仙者如此耶？从今后，或自称女道士，或女羽师，或称某山某洞锦屏、翠黛氏皆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妇满面羞愧道：“今叨明喻，始知前非。”于冰又道：“金不换在第五，温如玉第六。以后照此次序，师弟兄妹相呼。

“众弟子俱齐声应道：“谨遵法旨。”

于冰向不邪道：“温如玉已修道三十年，仍穿儒服，非玄门气象。中层洞内，有莫月鼎真人留下道衣道冠、丝绦草履数件，你可领他去穿戴见我。”须臾，如玉穿戴停妥，到前殿叩谢。于冰道：“看你这仪表，到也像个仙人。只是世情尚深，道心未定，须坚守志气，勇往向前，方不负我提携。”如玉顿首道：“弟子承师尊教训，敢不革面革心！”于冰：“如此方好。”又将超尘、逐电叫来，吩咐道：“你两个封闭洞门，在洞内轮流看守，不得怠忽。”二鬼领命。

说罢，下床向众弟子道：“你们都随我来。”众弟子跟随到后洞，见万山环绕，中间有一大峰，高可参天，直同斧削，和一支笔管相似。于冰道：“此名文笔峰，高出众山之上。”

说着，将双足一顿，早飞上山顶。袁不邪也是如此。众男女或驾云借遁，次序俱到峰顶。见此峰在下面看着，与一支笔管相似，即到上面，甚是宽平，竟有二三亩大校俯视众山，流青积翠，无异儿孙。

又见南面立着一座丹炉，高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气，色若淡金。四面有八十一个孔窍，按九九归一之数。炉顶上列二十八宿分野，炉座下排惊、伤、景、杜八卦诸门。门内又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火道循还通气，四面接风。丹炉前，立一绝大木架，架上悬大镜一圆。估计周围有一丈五六大小，光如满月，色若秋霜，泳泳溶溶，夺睛耀日。视之若身临沧海，有汪洋千顷之势。

北面并列着六座丹炉，形式与南面丹炉一般，只是大小不等。六座丹炉，各相去一丈远近，也不知是几时摆列在上面的。

于冰向众弟子道：“吾于数十年前，即着不邪于四海、五岳、八极九州采取药料，贮玉屋洞中。月前始从丹房内取来，城璧等不知也。其药草木配合，金石并用，内有极难得物，皆大弟子奔走勤劳，始获凑足七炉使用。

随用手指着南面大丹炉道：“此绝阴丹炉也。天有三十六丈罡气，仙家若有一线阴气未尽，逢此罡气，即行羽化。汝辈虽云来雾去，离此罡气，尚有几千百万丈远。我今内丹虽成，亦不过游行气下，相去丈数可耳，未敢犯其锋也。若汝辈于十丈内外，早化之矣。此丹一成，可使阴气尽净，统归纯阳。虽有万丈罡气，吾复何惧！此丹炉吾自守之。”

又指北面第一座丹炉道：“此返魂丹炉也。昔太上老君出函关，点二十年已死枯骨复归生路，真可夺天地造化生物之功。

大弟子不邪可以守之。”不邪听了，即立在第一座丹炉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又指着第二座丹炉道：“此易骨丹炉也。人有一出母胎即具仙骨者，外传记载，汉之钟离权，唐之李林甫是也。此亦前世修为，非关造物私厚其人。其有成无成，在乎本人自勉，不过较凡夫修炼省三四分功耳。汝六人中，惟温如玉有之，他又不肯纯一精进。昔吾师在西湖初遇，因我无仙骨，恐修炼费力，令吾食死虾蟆一个，即此炉内物也。此丹一成，汝等皆可走捷径矣，足抵三十余年呼吸功夫，非同等闲。二弟子城璧道力尚浅，锦屏坚持道念守之。”锦屏即立在第二座丹炉下。

又指着第三座丹炉道：“此固形丹炉也。汝辈带皮毛者三人，今借吾口诀，虽将皮毛脱尽，炼就人形。然欺人则可，难会三界诸仙神圣，朝拜上帝。此丹一成，则始终如一，永成大罗林仙体。任他普天列宿，山海群真，谁能辨出你们根底？翠黛可坚持道心守之。不但与你姊妹大有益，即于袁不邪，亦大有益也。慎之，勉之！毋负吾言。”翠黛即站在第三座丹炉下。

又指第四座丹炉道：“此隐身易形丹炉也。此丹一成，可隐身使仙凡不见，兼可易己形作人形。此修道人游戏三昧之物也。二弟子城璧守之。”城璧立在第四座丹炉下。

又指第五座丹炉道：“此靖魔丹炉了。此丹若成，可分千粒，则丁甲并日夜游神，皆可立降。驱逐群邪，可代书符诵咒之劳。亦汝辈积功累行，救济众生之一助。金不换守之。”不换即立在第五座丹炉下。

又指第六座丹炉道：“此辟谷丹炉也。此丹一成，服之可千日不饥，免二便走泄元气，实深山修道人不可少之物。温如玉守之。切记坚持初志，毋为情欲所夺。七座丹炉，前曾说过，聚山海之至宝，合万国之珍奇，非一朝一夕容易得来。今令汝等各守一炉，一则验汝等操守，二则补诸弟子所不足。其丹之成败，总在汝等一心。一心正，则百邪远去，一心不正，则百感丛生。丹之成就，都无定日。有日期已足，而丹未成；亦有日期不足，而丹即成者。我这丹炉，即岛洞诸仙得此术者，十五一二。此系《天罡总枢》内密方。汝等果能心诚功到，何难立办？至于邪魔外道、妖神野仙，见汝等丹成，或力夺，或盗取，吾自有法制之，无关汝等道力深浅。”

说罢，从怀内取出一水晶小碟，周围约三尺大小，向空一掷，比蜂头高起有七丈余。须臾，化为数亩大小，光辉皎洁，恍若身在冰壶境界。于冰道：“有此物一罩，则日不能透，雨不能漏矣。”众弟子亦不敢问，究不知为何宝，由三寸便至于数亩大也。又从袖中取出茶杯大小扇子七把，形式极圆，分授六人，自己留了一把。说道：“此扇虽小，煽之可使烈焰冲天。

“言讫，回身坐在南面大丹炉下。众弟子见于冰坐了，一个个各守自己丹炉，在北面一带坐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看那丹炉，并无半点火星在内，大家狐疑道：“这扇子要他何用？”锦屏和不邪最近，低声问道：“大师兄，我们就煽罢。”不邪道：“少刻师尊发火，火起时再煽，”话未毕，只见于冰用右手向地下一指，就地下响一个霹雳，将城璧等吓的惊心动魄，骊珠洞姊妹更是害怕。惟袁不邪神色自如。迅雷过处，各炉内烟火齐发。众弟子煽之，烈焰飞腾，直透晶碟，冲入霄汉之内。于冰高声说道：“汝等用力不可太猛，须昼夜留心火色强弱，用文武扇煽之方妥。”众弟子听了，又各缓缓加功。

至第三日日色将出时，先是温如玉看见那一圆大镜子陡发奇光，光内渐次现出五色云霞，青红蓝绿，照映的山谷变色，连冷于冰也不见了。忙低声叫不换道：“五师兄，你可看见么？”不换道：“我早看见了。”两人正说着，又听得翠黛和城璧也议论镜子的话。又听得城璧道：“我们只守丹炉煽火，任凭他奇形万状。”话未完，猛见那五色云霞立即散尽，现出许多的楼台山水、花木禽兽来，与人世繁艳大不相同。但见：地上有山，山则茀郁盘纡，崒嵂崇拢初峮嶙而联纚。忽豁尔而中分。山上有树，树则柽松栌栭，梗柏槾柞。布绿叶之茸茸，敷华蕊之蓑蓑。树傍有水，水则堤塍相轺，沟浍派连。

潜龙伏螭宿其险穴，巨鳞驳虾游其狂澜。水中有楼阁，楼阁则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裁金璧以饰琄，雕玉磌以居楹。楼阁中有珍玩，珍玩则商彝夏鼎，和璧隋珠。此含英而流耀，彼积翠而华燭。楼阁外有花木，花木则樱检梅橘，兰蕙薇苌。既缤纷而组绮，复含芬以吐芳。其花木边有石桥，石桥则雕龙锽虎，白柱朱栏。美人泛舟于碧波之曲，仙侣垂钓于清泠之渊。其石桥畔有原野，原野则菽麦黍稷，桑漆麻苧。士食旧德之名士，农服先畴之畎亩。原野中有禽兽，其禽兽则青鸾白虎，威凤祥麟。羡奔腾之如电，睹飞翮之凌云。此境也，虽蓬莱其难伦，岂嬴岛之能拟！见者自应心惊，憩者定嗟观止。宜秉烛以夜游，毕岁月为一日。

众人看了半晌，起先见那山水楼台、花木等物还在镜中，此刻连镜子也没了，都一一摆列在目前。再细看于冰，竟不知归于何地。如玉忍不住高叫道：“袁大师兄，你可看见么？”

叫了四五声，袁不邪挥扇如故，和没听见的一般。如玉见不理他，又叫连城璧道：“二师兄，你可看见么？”城璧道：“我看见了，真是怪异之至。”如玉道：“你可看见师尊入这地方去没有？”城璧道：“我没见入去。”如玉道：“我看见入去了。此是前代已成仙师怜念我们修道心诚，现此仙境渡脱我们。

我们苦修三四十年，今日该超凡入圣，何不去那楼阁山水中瞻仰瞻仰？这样好机会，是失不得的。那一位同我去走走？”金不换道：“我和你去。若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好意思，再邀众位道友。”

说着，两人俱各站起，离了丹炉，一步步走入去。站在一大牌楼台阶上，指手画脚，像个快乐至极的光景。翠黛看的明白，向锦屏道：“我们修道一千五六百年，安可将此仙境到让他两个后学先得？我与你可同去一游。”锦屏道：“此即我等道中之魔，躲他尚恐不及，怎么还要寻了去？”翠黛笑道：“姐姐好腐板，只管同我去来，包有好处。”锦屏道：“你听我说，可静守丹炉，莫负师尊所托。”翠黛道：“你决意不去？

“锦屏不答。翠黛又叫道：“大师兄、二师兄，去不去？你们若不去，我就有偏了。”城璧问不邪道：“大师兄肯同去么？

“不邪两只眼睛半睁半闭，一言不发。城璧又问了两声，也不好再问了。又听得翠黛道：“你们不看么？他两个还在牌楼前等着哩，我去了。”说着，又走。城璧忍耐不住，说道：“我同你走遭。”城璧离了丹炉，和翠黛同行。只听得锦屏高声说道：“师尊何等相嘱？我们所司何事？是断断去不得！”城璧听了，又要回来。翠黛道：“二师兄好没主见，也不像个丈夫做事。我奶奶素性有些迂腐，袁师兄又是个古板人，你不看他连话都懒说。要去就去，何必看他两个？这好半晌不见师尊，十有八九是先去了。”城璧又见不换在那里点手儿，遂同翠黛走了入去。正是：山山水水镜中看，海市蜃楼境一般。

撇却丹炉随喜去，从兹同上钓鱼竿。

第九十四回冷于冰逃生死杖下温如玉失散遇张华

词曰：

仙境游来心疑惧，猛可里见伊师傅。登时一杖归阴路，众弟子同守护。大风陡起分离去，温如玉回故土。泰安又固苗秃遇，且到张华处。

右调《望江东》

话说城璧和翠黛两人走入里面，才知那楼台山水尚远，只有一座大牌坊甚近，又见如玉、不换在那里笑面相呼，两人走至牌坊下，见牌楼上有五个蓝字，每字有三尺大小，上写着：“你们来了么”。城璧道：“怎么这样一座堆金砌粉的牌坊，写这样一句俗恶不堪的话在上面？”翠黛笑道：“我不怕得罪二师兄，真是个颖悟短浅的人，连这五个字也体会不来。”城璧道：“你说我听。”翠黛道：“此地即是蓬莱仙境肉，肉骨凡夫，焉能到此？说个你们来了么，是深喜深爱之词，也是望后学同登道岸之意。”城璧点头道：“也还讲的是。”说着，二人上了台阶，也不换等到一处。如玉道：“你们好迟漫呀！

若不是等这半晌，我两个早到楼台中游玩多时了。”不换道：“他两个不来么？”翠黛道：“不肯来。”于是四人下了台阶，向那楼阁中行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约行了三里多地面，方到那楼阁处。只见贝阙琼宫，参差错落，处处皆雕楹绣户，玉砌金装，里面层层叠叠，也不知有多少门户。他四人说说笑笑，游洞房，绕回栏，渡小桥，行曲径。或对花嗅蕊，或临池观鱼。又有那禽声鸟语，娇啼在绿树枝头，大是怡情悦耳，快目适观。四人看赏了好半晌，不换道："怎么这样一所大境界，连个人影儿不见？"如玉道："此地如何是凡夫轻易到的？"不换道："凡夫原不能到，神仙也该有个把出来，难道修盖下都着白放在这里？"城璧听了，大叫道："不好了！我们走的不是地方了。此地非海市蜃楼，即妖怪窟宅。适才五师弟所言，甚是有理。我们快寻原路回去罢。

"翠黛道："果然一人不见，我也有些心疑。"如玉道："我们十分中连二三分还未走完，便是这样动疑心，说破话。世上那有妖魔住这样天宫般屋宇？我们好容易遇此，到底要看个心满意足为是。"城璧道："我越看越非佳境，要听我回去为是。

"翠黛道："二师兄话极是，大家快回去罢。"如玉道："你们这样情性无常，岂是修行人举动？"不换笑道："你不必嫌怨，我们三人回去，你任意游走罢了，着急怎的？"城璧折转身回走，无奈千门万户，连东西南北都辨不出，那里寻原来的道路？此时如玉才有些着急。四个人和去了头的瞎蜢一样，乱闯乱碰，绕来绕去，总无出路。

城璧道："像这样走，一万年也不中用。不如驾云走罢。

"四人同站在一处，城璧念念有词，少刻，烟雾缠身，喝声："起"，四人起在空中，约走了数里，拨云下视，那楼台亭榭已无踪影，早在千山万壑之上。城璧道："九功山系我第初到，下面这山，到有几分相似。"翠黛道："我也辨不出，想来还是九功山。到只怕离洞远了，且落下云头，辨别方向，好找寻朱崖洞道路。"城璧将云头一挫，落在山顶上。各举目在周围审视，止见山环峰绕，树木青郁，瀑布流泉，盈眸震耳，那里有个九功山的影像？城璧顿足道："一时少了主见，致令如此。

到只怕丹炉内火也冷了。"翠黛笑道："怕丹炉内火冷，到还说得是。至于九功山，你我四个人再寻找不着。这普天下万国九州的山，也一处去不得了。"

正言间，猛见冷于冰从一山贫内披发跑来，手中倒提宝剑，于山脚下经过。城璧等各大惊道："这不是师尊么？如何狼狈至此？"四人一边高叫，一边往山下急走。于冰回头，看见四人，说道："你们原来在此，我不好了！只因与你们烧炼七炉丹药，火气冲天，被元始天尊查知，说我未行禀明，擅敢私立丹炉，盗窃天地造化之权。老君也知道了，查出雪山道人偷他《天罡总枢》送我。二罪俱发，遣嬴岛三仙率领雷部诸神诛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急欲到老君元始前请罪，又被三仙阻隔，不容我走。我情急畏死，只得与伊等大战。被一仙偷用宝物将吾道冠打落，幸未伤生。我今欲奔赤霞山寻吾师，转恳师祖东华帝君设法解救。

“不换道：“既如此，还不驾云速行，步行跑到几时？”于冰道：“我适才是驾土遁逃脱，且寻个地方暂避。被他们看见，吾命休矣。”说罢，向正西飞跑。城璧大叫道：“师尊慢行，等我四人同去，要死死在一处！”说着，四人一齐往山下直跑。

只见西北山谷内，来一骑白豸（犭宰）道人，蓝面紫须，身高丈许，带束发金冠，穿大红八卦袍，手提铜杖，大叱道：“冷于冰那里走！”语未毕，又见东北山谷内，来了两个道人，一骑花斑豹，面若猪肝，虬须倒立，带烈烟冠，穿白锦袍，手使铜鞭二条。一骑五色狻猊，面同噀血，二目大如棋子，赤发海口，身穿百花皂袍，手挽飞刀二口。从后赶来，将于冰围住厮杀。又见正东上乌云四起，迅雷大电，渐次到来。

四人跑到山底，翠黛向城璧道：“他两个不中用，我和师兄救师尊去！”急向腰间将双股剑拔出，递与城璧一把，自己提了一把，二人如飞的赶去。城璧跑的快，早到战常见于冰架隔不住三仙兵器，正在危急，大吼一声，提剑向骑白豸（犭宰）的砍去。那道人用杖将剑隔过，随手一指，城璧便头重脚轻，倒在地下。耳中听得一人说道：“他为救师情切，尚系义举，不可伤他的性命。”翠黛鞋弓袜小，一时跑不到，远见城璧倒地，惟恐有失，先从囊中取一物，名混元石，向骑白豸（犭宰）道人面上打去。早被那骑狻猊道人看见，大笑道：“米粒之珠，也现光华！”把袍袖一扬，那石钻入袖内去了。翠黛见道人收去宝物，甚是气恼。又想着自己是个妇人，难与他们步战。急向囊中又取宝物，不防那骑狻猊道人一飞锤打来，正中肩上，倒于地下。

再说不换见城璧、翠黛俱跑去，向如玉道：“你我受师尊四十余年教益，武艺虽没有，命却有一个，可同去救应。”如玉道：“师兄或能御敌，我真是无用。”不换道：“此死生相关之际，各从所愿罢了。”连忙扳下树枝一条，也飞行跑去。

如玉见不换去了，心里说道：“我若不去，对不过众师弟兄，也须索到跟前才是。”也折了条小树枝，刚跑了数步，见城璧、翠黛两人先后俱倒，也看不出是甚么原故，便不敢前进。

再说金不换提了树条跑去，见城璧、翠黛俱倒，他飞忙到战场上接救。猛见于冰被那骑白豸（犭宰）的道人一铜杖打中顶门，只打的脑浆进出，血溅襟袍。不换大叫了一声，几乎气死。跑至道人面前，举树条狠命打去。道人将树条接在手内，随手一拉，不换便扒倒在地下。那三个道人见于冰已死，各架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去了。城璧被那道人一指，昏迷了一会。睁眼看时，见三道人已去。又见于冰死在山溪，跑向前抱住尸骸，放声大号。

不换扒起，也跑来痛哭。少刻，如玉扶着翠黛，也到于冰尸前，各痛哭不已。忽见城璧跳起，大声说道："相随四十余年，谁想如此结局，要这性命何用！"急急将剑拾起，向项下一抹。

早被不换从背后死命的扳住右臂，如玉抱住剑柄，一齐劝道："这是怎么？"翠黛挨着疼痛，把剑夺去，插在鞘内。城璧又复大跳大哭起来。哭了好半晌，大家方拂拭泪痕，各坐在于冰尸前。翠黛从身边取出一丸药来，用口嚼碎，在肩臂上擦抹。

须臾，伤消痛止。

不换道："此地非停放师尊之所，如何是好？"如玉用手指向西北道："那边山崖下有小石堂一间，可以移去暂停，再做理会。"不换道："待我来。"他便将于冰尸骸背起，众人扶掖着，同到石堂内，将于冰放在石堂正面，又各痛哭起来。

猛见翠黛说道："众道兄且莫哭。我想师尊有通天彻地的手段，岂一铜杖便能打死？总有三仙围住，他岂无那移变化之法？一味家拚命死战，必无是理。且今日有此危难，袁大师兄和姐姐都不随来，我越想越不像。到只怕是师尊因我们不守丹炉，用幻术顽闹我们，亦未敢定。这个尸骸，还不知是什么物件点化的。"城璧听了，止住啼哭，道："师妹之言，大有见解。当年如玉师弟做甘棠一梦，鬼昆了三十余年，醒后止是半日功夫。

"说罢，看于冰尸骸，点头道："你老人家，宁可是顽闹我们罢？"如玉道："以我看来，师尊总是死了。"城璧道："老弟有何确见？"如玉道："适才三仙皆相貌凶恶，骑乘怪异，况又是元始老君所差，必系本领高过师尊数倍者。他那铜杖，和山岳一般，师尊的头，虽说是修炼出来的，亦难与山岳为敌。

着一下，岂有不损破之理？方才师尊交战，我们那一个没到阵前？袁大师兄和锦屏师姐，也断不是袖手傍观之人。众位想，师尊尚且死在三仙手内，他两个还想活么！"不换道："这话不像。若他两个死了，适才师尊在山脚下怎没说起？"如玉道："凡听话，要看时候。彼时师尊披发逃命，三仙在前，雷部在后，他那有功夫顾得说？依我愚见，二师兄可用搬运法，弄口棺木来，将师尊盛敛。我们或聚或散，再行定归。"翠黛道："这聚散的话，你休出口！依我看来，可用法篆将石堂封了，大家同去找寻朱崖洞。只到那边，真假便可立辨。"城璧道："师妹所言，极是有理。可一同去来。"

翠黛拔剑，用符咒封了石堂，四人又同站在一处，驾云起在空中。将云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住，四下观望。城壁用手指道：“东南上隐隐有座山峰，极其高耸，或者是我们烧丹的地方，亦未敢定。且先到那边去来。”四人摧云急赴。陡然半空中起一阵怪风，真好利害，将四人刮的和轻尘柳絮一般，早你东我西，飘零四散。

且说温如玉被那阵大风刮的站不住云头，飘荡了一会，渐次落将下去。睁眼看时，风也不刮了，面前到有一座城池。相离不过二三里，看那规模形势，和泰安州差不多。心中想道：“世上只有个罪人递解原籍，那有个被风就刮回原籍的理？”

又想道：“是与不是，且入城一看，便知端的。”一步步走向前去。听来往人口音，也都是泰安乡语。即至走到西关看时，正是泰安州。心中惊疑之际，猛听得背后有人跑来，高声叫道：“大爷从何处来？小的无日不记挂在心。”如玉回头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张华。只见他悲喜交集，磕下头去。如玉用手扶起道：“此可是泰安州么？”张华：“这是泰安西关，大爷怎么认不得了？如玉道：“我与你别后几十年了，你到也不显老。

“张华微笑道：“自大爷从朱老爷家去后，到如今是整三个年头。”如玉道：“胡说！”

正言间，只见苗秃子迎面走来，举手高叫道：“温大爷，久违了！为何又道妆打扮起来，大奇！大奇！”如玉也举手相还，心里说道：“我出家已三十年，这秃小子还在，且面貌一点不老，还是昔日的眉眼？止是衣服破旧之至。”再看张华，总都和昔日一样，心上大是疑惑。只见苗秃子到面前深深一揖，说道：“前在朱父母案下，承情不记旧恨，得保全免革，我再谢谢。”如玉道：“我今日想是做梦，与你和张华相会么？”

苗秃将舌头一伸，笑说道：“奇话来了！青天白昼，怎便想到梦上？”如玉道：“我们相别几年了？”苗秃道：“三年。自你我打完官司后，听得你和张华入都，两月后，张总管回来，我还问他，他说你和个姓冷的出家去了。你又不年老，怎二三年不见，便没记心到这步田地？”

如玉心里又作念道：“怎他两个都说是三年？”苗秃道：“可想起来了么？”如玉道：“我在泰山琼岩洞与超尘、逐电二鬼修炼了整三十年，受尽无限苦处。你两个都说是三年，难道洞中的三十年比人间的三十年不同么？”苗秃道：“你方才说和什么超鬼在洞中修炼？”如玉道：“我是和超尘、逐电二鬼在洞中一同修炼的。”苗秃将舌头向张华一伸，笑说道：“听你家大爷的话，鬼还有名有姓，还会和人在一处修炼。呵呀呀，怪道来来回回盘问去了几年，不想被鬼迷了真性，将三年就算做三十年了。我再问你：我和你打官司那年，我才三十三岁，我今年三十六岁了。再加上三十年，我便是六十三岁。你看我像个六十三岁人不像？世上六十三岁的人，有我这样雪白粉嫩面孔没有？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看你面色上有些阴气，本城王阴阳遣的好邪，讨他一道符水吃了，包你好。”

如玉大笑道：“我一个云来雾去的人，还肯讨王阴阳符水吃？”苗秃将两手掩耳，把嘴向张华一丢道：“你只听听罢，云也来了，雾也来了，说个来了，就越发来了。”如玉道：“我当我没这本领么？”苗秃道：“你此刻驾个云我看看。”如玉道：“此刻人来人去，如何驾得？”张华道：“本州朱老爷法令森严，大爷是知道的，像这样话，大爷再不可说。”苗秃道：“你如今试试朱一套，越发比前三年利害了。”张华道：“大爷且请到小的家中，有许多要紧话面禀。”如玉道：“我到你家中做什么？我适才是被风刮到此处，我还要回福建九功山去。”苗秃笑说道：“又不驾云了，又要使风哩。福建离泰安也没多的道路，不过六七里儿，看来还不用你刮大风，只用刮个小旋风儿，你就到九功山了。我看你竟有些痰气在肚中，陈皮、半夏，虽常服也不中用，须天天些蜈蚣、全蝎、钩藤、钩胆、南星之类，或者还点功效。”

张华道：“苗三爷，改日再和我大爷坐谈罢。”又向如玉道：“此刻请到小的家中住些时，再商酌去福建话。”如玉道：“你住在那里？”张华道：“小的如今住在城隍庙后。”如玉道：“我一个清修炼气的人，岂肯再入城市繁华地界？我此刻就去了，你回去罢。”说着，向苗秃举手道：“请了。”撇转头就走。张华拉住衣襟，跪在地下，哭说道：“小的原不足动大爷牵挂，但大爷既回故乡，也该到小的家中，收拾一桌供菜，去老爷太太坟上，拜扫一次，也算二位老主人抚养大爷一场，岂不强似小的替大爷拜扫万遍么？”如玉听了这几句话，无异心上着针，不由的想起他母黎氏，痴呆起来。苗秃大笑道：“你走，我看你走！朋友有劝善规过之道，你若走了，不但人中没你，就是小猪宰儿，也没你了。”说罢，又连连举手道：“得罪，得罪！”如玉向张华道：“你起来，我同你去。”于是三人一同入城。正是：师死师生事未明，一风送至泰安城。

无端巧遇张华面，引得痴儿旧态萌。

第九十五回做媒人苗秃贪私贿娶孀妇如玉受官刑

词曰：

何苦求仙道，人生事业崇朝。娘行一见魂魄香，媒妁且相劳。

玉女方欣娶到，公差口已嗷嗷。为他血肉尽刮削，忍痛弗号咷。

右调《圣无忧》

话说如玉同张华、苗秃入了城门，苗秃道：“我且别过罢，明日去看你。”苗秃去了。张华领如玉到家，见一处院落，正面有瓦房三间，东西下各有瓦房三间。妇女们到有七八个，老少不等，都在院中。如玉目光一瞬，早看见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妇人，年约二十上下，穿着一件鱼白布大衫，青绸裙子，真是国色无双，天仙降世。心里说道：“这个妇人便可与翠黛并驱中原矣。我一生一世，止见此两人。”但见：头攀云髻，鬓插鲜花。面如带露娇莲，腰似迎风细柳。娥眉凤目，顾盼传秋水之神；玉齿朱唇，语言吐幽兰之气。双钩袅袅，远胜缓步潘妃；素手纤纤，迥异投珠越妇。诸佛魂销于天竺宝刹，众仙魄散于海岛蓬壶。

只见那妇人微笑含羞，将两只俊俏眼睛斜拂如玉，半迎半送，甚是有情。张华将如玉请入东厦房坐下，随即他女人同他儿子俱来叩见。如玉各问劳了几句，去了。张华道：“大爷被盗银两，本州朱老爷早访拿住转刨之人。小的于二年前，即具领状，讨来四百五十两，止少了十来两。又将所当金姐的衣服首饰托人变卖，还找出八十余两。又有大爷在都中与的几百银子，和小的丈人开了个杂货铺，到甚是得利。于贩卖米粟上，又赚了二百余两，一共有一千余两。今大爷回来，藉此可安家立业，娶一位主母，生育后嗣，接续老恩主一脉。平白做那道士怎么？”如玉笑道：“任你有万两黄金，我皆视如粪土。我到要问你：这房子不是你一家住着么？我入来时，见有许多妇女在院内。”

张华道：“止这东厦房三间，是小的租祝正房和西厦房，是一姓王的住着。”如玉道：“我才在院中，见一个二十岁上下妇人，穿着鱼白布衫，青绸裙子，是谁家眷属。”张华道：“他就是住正房姓王的表妹。他父叫吴丕承，与人家开香蜡铺，也甚是没钱。这是他第二个女儿，昨年死了丈夫，近日在娘家居祝今日是他表兄请来吃饭，才到这里。”如玉道：“他还嫁人不嫁。”张华道：“他今年才十九岁，又无儿女，如何不嫁人？只是婆婆也是个寡妇，做人刻毒，因他儿妇人才好，想望着三四百两财礼，他才准嫁。吴丕承也嚷闹了几次，至今弄的没法。”又道：“大爷问他，想是看的中意。我们是什么人家，还怕他父女两个不依不嫁么？至于他婆婆杨寡，不过多要几两银子。烦人和他作合，少要几两，也未敢定。”如玉笑道：“我已经出家，岂可做此等事？你再休题起。此时已晌午，今日赶不及，你可速买办供菜，我明日绝早上坟。”就去了。

张华答应出去，如玉随即也到门外。见那妇人独自一个在正房门槅前站立，看见如玉，便以目送情。如玉再行仔细看，从头上至脚下，无一处儿不风流俊俏，雅韵宜人。又他有时拂眉掠鬓，有时咬指侧肩，有时金莲斜立，有时含笑低头。那一双妙目，来回转盼，总都在如玉面上用情。把一个如玉看的出神入化，意乱心迷。此时不但忘却冷于冰和众道友，连自己也不知是个道士了。猛见张华同他两个儿子拿着些鸡鸭鱼肉、果菜等物从门外入来，如玉只得回东房坐下。心中胡思乱想道：“此妇在我身上甚是多情，若早遇他几年，我还嫖那金钟儿怎么？与他成全在一处，生男育女，继续先人宗祧，岂不还是一完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家？”

正鬼念着，猛见那妇人和花枝儿一般到门前一觑，见如玉独自坐着，向如玉微笑了一笑，连忙退去。这一笑，把个如玉和吃了十来斤花椒一般，浑身上下没一处儿不麻到。如玉急急站起，却待出门看望，只见那妇人人张华房内去了。又听得他和张华女人说笑，语音儿清清朗朗，娇嫩异常。又心里说：“这张华家两口子真是蠢才，谁家七八月便挂布门帘了岂不可笑！”又听得那妇人道：“你家中有客，又要做酒席，我过一日再来坐罢。”说罢，只见门帘起处，笑嘻嘻从屋内出来。头一眼，又送在如玉眼内。说道：“不送罢，我到大后日午后再来，你务必等我，不可出门，着我空走一番。”话虽是和张华家说，那眉目神情，却都是和如玉说。说着，出堂屋门，又回过头来，看了如玉一眼，笑着回正房中去了。

如玉心神如醉，坐在东房炕上，打算道：“冷师尊也死了，众道友势必分散，超尘、逐电没了主人，他两个焉肯长久和我在一处？亦必另寻道路。冷师尊尚且惨死，我焉能修得成个神仙？若回九功山去，万一将这妇人耽误，早晚嫁了人，我便到来生来世，也遇不着这样个美人。我看张华甚是有良心，决不在这几百银子上着意。况他的银钱，那一宗不是我的？这妇人他又情愿与我作成。”说着，将桌子一拍，道：“冷先生，你就活着，我也顾不得你了！”

正鬼嚼着，张华提了一壶酒，他儿子捧着一大盘肉菜，约有五六大碗入来。如玉道：“我少说了一句话，又着你收拾下这许多，快拿回去，我于七八年前即会服气，十日半月一点东西不吃，也不饥。”张华道：“没什么可用的东西，大爷，有个不吃饭的么？”如玉道：“我和你还有什么世套？快拿去。

“张华向他儿子道：“你且拿去，转刻再用罢。”

如玉又道：“你头前说那姓吴的妇人，我细想，你也说的是，足见你是有忠义、为顾我的人。只是你如何办法，说来我听。”张华大喜道：“这才是两位老恩主在天之灵感化过大爷来了。小的前曾说过，连杂货铺并家中所有，足有千两。办理此事，足而又足。但此妇父亲小的与他不相熟，就是正房住的王大哥，亦非能事之人。昨见苗三遇见大爷时，那神情光景，不但不恼，也还甚是念旧。他这几年也极没钱，此事烦他办理，许他二十两银子，他还是能说几句话的人。此事十有八九可成。

“如玉道：“我怕他记恨前仇，坏我的事。”张华道：“许着他二十两银子，便杀过他父母，他也顾不得。”如玉道：“你此刻就去，看他是怎么说，速来回覆我。”张华连忙去了。

到起更时，还不见来，也曾在院中站立过十数次，又不见那妇人，心下叹恨道：“此必是我和张华说话时，他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是坐一回，在地下走一回。又想念那妇人，又怕事体无望，弄的心绪如焚。只等到二更以后，听得张华叫门，不由的心上乱跳起来。须臾，张华入来，说道："事成了。亏得苗三爷办理，此时现在门外。"如玉听了，心花大开，道："原该就请入来，何必问我？"连忙接了出去。只见苗秃打着个小灯笼，满面笑容，向如玉连连举手，道："大喜，大喜！"两人一同入房，彼此叩拜坐下。

苗秃道："尊驾好眼界呀！一回泰安，就将王母娘娘头一个闺女看中了。说他的脸，是天上玉女；说他的脚，是地下金莲；说他的眉，是春山含翠；说他的眼，是秋水流波；说他的嘴，是樱桃一点；说他的手，是玉笋十条；说他的腰，是弱柳迎风；说他的头，是乌云笼罩；说他的声，是凤管锵锵；说他的齿，是银牙个个；说他的鼻子，是悬胆倒垂；说他的屁股。

"用手等了个圆圈儿道："诺，滴溜溜又光、又团、又白、又嫩，和初蒸出的馒首一般。"说罢，又将舌头一伸，瞪着眼，连连摇头道："我自出娘胎包，才见了这样个追魂夺命、万世难逢的小观音菩萨儿。金钟儿若到他面前，与他洗脚根、舐屁孔，也不要他。"于是笑的站起来，跳了两跳。又拉住如玉的衣袖道："此事若非我成人之美的苗三先生花言巧语，打动那姓吴的，第二个人去，不能之而又不能之。适才张总管他到念我穷苦，许我二十两。难道大爷反没侧隐之心，目睹青松色落么？"说着，将脖项一缩，哇的笑了。

如玉道："俟过门后，无不竭力相帮。只是听得他婆家索求过多，未定要银多少。"苗秃道："我费了四个时辰的功夫，张总管他也在眼前同说，此事必须偷着做。若教他婆家杨寡知道，你是总督公子，娶他的儿妇，一千两也打发不下来。我们大家计议，成了亲后，还得我和这老怪物下说辞。那时生米已成熟饭，他也没什么大想头。满与上他二百两，再无不妥之理。

到是这吴丕承老人家甚是穷苦，意欲着你帮他五百两。"如玉将腿一拍，道："我昔年在琼岩洞，连道兄到要教我搬运法，可惜我未曾学。假如学会，便送他三千两何难？"苗秃向张华道："听么，说的好端端的话儿，又闹起痰来了。"如玉道："他要这许多，我将来如何过度？"

苗秃道："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说。我们正在房中讲说此话，不想他女儿，即令夫人在窗外窃听。随将吴老人叫出去，少刻便听得父女两个争论起来。又听得他女儿哭哭啼啼，着他父亲一个钱不许和你要，只要嫁你这俊俏郎君。我和张总管相商，恐怕偾事，出一百五十两银子与他父亲，也算他生养一常随将吴老人叫过来一说，满口应允，准在后日成亲，迟了怕走透机关。说明喜轿和乐都不必用，只用一辆车儿，神鬼不知的娶来。"说罢，在自己秃头上一拍，道："你看我们办的何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玉大喜道：“多承盛情，我只怕他婆家闹是非。”苗秃道：“要我做什么？”又道：“后日就是佳期，你这道土打扮，我实看不过。”如玉道：“到临期换罢。”张华道：“迟早总是要换的，明日还要与老爷太太坟前上供，着两位老恩主阴灵看见，到只怕不欢喜。刻下做也赶不及，小的明早去当铺中查几件大小内外衣服，与他讲明价钱，不拘几时与他。小的还有这个脸。”如玉道：“果然到坟前不像事，就明日换了罢。”

苗秃道：“喜房该在何处？”张华道：“就在这东厦房罢。待喜事完后，再寻房。”苗秃道：“极好！此时夜深了，我且去，明日再来商办一切。”如玉送他出去。

到次日早，张华弄来衣服，如玉内外更换了，又是个秀才。

去他父母坟前拜扫了回来，苗秃两下道达，择于二日辰时过门。

如玉这日对镜梳发，净面孔，刷牙齿，方巾儒服，脚踏缎靴，打扮的奇奇整整，从绝早即等候新人。苗秃也来陪伴，将“琴瑟静好”、“宜室宜家”此类话，不知念诵了多少。将交辰时，张华同他儿子去吴丕承家娶亲。少刻，新人到来。在天地前叩拜，和如玉同入东厦房。如玉再行细看，见他穿着大红缎氅儿，宝蓝裙子，头上也戴着些珠翠，脚上穿着花鞋，真是朱唇皓齿，玉面娥眉。一双俊眼，荡漾生波，比日前所见更风流几倍。不由的神魂飘荡，欲火如焚。瞧了瞧堂屋内无人，便走上去，相偎相抱。妇人亦笑面相迎，两个亲嘴咂舌。

正在情浓处，猛听得院中吵闹起来。乱说本州朱老爷话。

如玉连忙出来一看，见有四个差人拿着一条火签，和苗秃、张华七言八语的说话。心上大是惊慌。苗秃向如玉道：“你来罢，不知是那个烂了舌头的，将今早娶新人的话和杨寡妇说知。杨寡立即喊冤，差人来捉拿你我。你只看看签，就明白了。”如玉接来一看，上写着：“据揭张氏，喊禀贼道串奸行贿，霸娶孀妇等情。为此仰役将道士温如玉、媒人苗秃子、氏父吴丕承立即锁拿，听候审讯。如敢少延，定将去役等立毙杖下。火速，火速！”下写差头名姓。如玉看完，心上和刀剜剑刺一般，向苗秃道：“我原旧恐怕闹是非，你一力担承，今该怎么处？”

苗秃挠着头道：“这件事或迟或速，全在四位公差方便。”差头道：“杨寡此刻还在大堂口吵闹不休，只怕他儿妇失了节。

本官性子，又急同烈火。长话短说罢，情是不敢通的，与几两银子，就不上绳了。”苗秃拉如玉密商道：“你我俱系斯文中人，若被他们上了绳锁，穿街过巷，人品扫地。看来每人须得一两方可。”如玉着张华付与，一同出门。

早见吴丕承在大堂阶下等候。那杨寡口中不知乱道些什么，如玉满心要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逃去，偏又没一空隙。少刻，州官坐了大堂，先将杨寡叫上去，问道：“你喊叫道士温如玉霸娶你儿妇吴氏，你儿妇今年多少岁了？”杨寡道：“十九岁。”州官道：“他生有儿子没有？”杨寡道：“儿女俱无。”州官道：“你这奴才，就不是了。你儿妇甚年少，又无儿女，你不着他嫁人，弄的做下丑事，你脸上何如？况‘节操’二字，岂可着人勉强做么？”如玉在下面听了这几句话甚喜，打算着必不断离异。

又听得杨寡道：“不是小妇人不着他嫁人，就嫁人，也该达我知道。我儿子虽然死了，他到底要算我杨家的人，怎平白他父亲受贿，媒人吃钱，诸人不嫁，单嫁个道士？”

州官道：“叫吴丕承来！”丕承跪在案下，州官道：“你吃了温道士多少钱，便将你女儿偷嫁，也不达他婆家知道？”

丕承道：“因杨氏将小的女儿看为奇货，凡有人娶小的女儿，他便一千八百的要银子。小的也曾与他较白过几次，邻里通知。

温如玉系前任总督之子。小的念他是旧家子弟，才和他做亲，那里收过他半文钱？现有温如玉可问。”州官道：“你也该和杨氏说知。”丕承道：“和他说知，小的女儿永无出头之日了。

“州官道：“看来，你受贿也还未必，要沾已故总督的光是实。

只是偷行嫁娶，于理不合。”说着，丢下两条签来，将丕承打了十板。如玉听了“偷行嫁娶”四字，才有些着慌。又听得叫苗秃，苗秃跪在一边，州官道：“这不是三年前我打四十板的那苗三么？”左右道：“是。”州官道：“我看的光眉溜眼，像这狗攮，你们看他，不是勾引人乱嫖，就是勾引人胡娶。我也不管你得了温如玉多少钱，我只是打！”说着，丢下六条签来，将苗秃子打了三十板。

如玉心上着实害怕，又听得叫自己名字，只得上去跪下。

只见杨寡妇大嚷道：“老爷看么，他前日穿载着道衣、道冠入城，今日听得告下他，他就改换为秀才。这岂不是欺官么？”

州官向如玉道：“本州推念你先人，自审断后，到时常计念你。

又风闻你随一姓冷的道人出家去了，我还不受用了两天。你实说端的，是几时回家？做过道士没有？”如玉道：“一字也不敢欺太老爷。因被盗后，家计贫寒，无可为生，原做了道士，止一年余。后闻人传说，被盗银两已有下落，因此于前日才来。

“州官大笑道：“你前日才来，今日就还了俗，就娶寡妇，世上安有这样个便宜速快的事？我再问你：你两个同宿了没有？

“如玉道：“是此刻才娶入门，此刻就被传拿，没有同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官道：“这也罢了。只是你既是秀才，便穷死也不该做道士，既做了道士便终身不该还俗。怎么见了个好寡妇，你就什么也顾不得了？像你这下愚东西，贪淫好色，实是儒释道三教皆不可要的臭货。我也没这些笔墨详革你，我只是打之而已。”吩咐左右拉下去，用头号大板，重打四十。如玉还欲哀恳，被众役揪翻在地，只打的皮开肉绽，疼痛切骨。他是自幼儿娇生娇养，从未挨过个手板的人，这一次，几乎打死。

打完，州官向杨寡道：“你儿妇理该着你领回，但你既有多要身价名声，你该回避嫌疑才是。”又向吴丕承道：“今将你女儿断归你，任凭你择婿另嫁。只不许与温如玉做亲。将来出嫁时，总要与杨氏二十两。若杨氏不依，你只管来告他，我便打他一套。”又吩咐原差，速同吴丕承将他女儿押回，片刻不许在温如玉家停留。说罢，退堂。

张华雇人将如玉抬回到东厦房内，新人已早被原差押回娘家去矣。如玉倒在炕上，两腿疼的和刀割一般。苦挨到申牌时分，忽然想起运气来，试试何如？于是凝神瞑目，将气向下部运送，只一个时辰，便觉忍受得祝又过了两时，真是仙家传授不同，两腿系筋血多而气最难到之处，至四更后，便伤消痛止，破坏处皆有了干痂。下地行走，亦不甚艰苦，心中颇喜，又复上炕运用。到天将明，连忙更换上道冠、道衣，在桌子上写了八个字，“从此别去，永不再来。”悄悄的开了房门，到院中驾云，复寻九功山去了。正是：吴门孀妇姿容俏，苗秃作媒杨寡告。

重把温郎杖四十，州官解得其中窍。

第九十六回救家属城璧偷财物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词曰：

一阵奇风迷旧路，得与儿孙巧遇。此恨平分取，夜深回里偷银去。

不换相逢云会聚，夸耀明珠几度。落海非无故，两人同到妖王处。

右调《惜分飞》

且说连城璧同众道友在半空中观望，被一阵大风将城璧飘荡在一洞岸边落下。只见雪浪连天，涛声如吼。城璧道：“这光景到像黄河，却辨不出是什么地方？”猛见河岸上流头来了几个男女，内中一五十多岁人，同一十八九岁少年，各带着手肘铁炼，穿着囚衣步走。又见一少年妇人骑着驴儿，怀中抱着个两三岁的娃子，同一十二三岁的娃子，也骑着驴儿，相随行走。前后四个解役押着，渐次到了面前。那年老犯人一见城璧，便将脚步停住，眼上眼下的细看，一个差役着：“你不走做什么？”那囚犯也不回答，只将城壁看。看罢问城璧道：“台驾可姓连么？”城璧道：“你怎么想到我姓连？”那犯人又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讳城璧么？”城璧深为骇异，随应道：“我果是连城璧。

你在何处见过我？”那囚犯听了，连忙跪倒，挝住城璧的衣襟大哭。城璧道：“这是怎么？”

此时众男妇同解役俱各站住，只见那囚犯道：“爹爹认不得我了？我就是儿子连椿。”又指着那十八九岁囚犯道：“那是大孙儿。”指着骑驴的十二三岁娃子道：“那是第二个孙儿。

那妇人，便是大孙媳妇。怀中抱的娃子，是重孙儿。与爹爹四十来年不曾一面，不意今日方得遇着。”说罢，又大哭。几个解役合笼来细听。城璧见名姓俱投，复将犯人详视：见年已近老，囚首垢面，竟认不出。心里说道：“我那年出门时，此子才十八岁，今经三四十年，他自然该老了。”再细看眉目骨格，到的还是，也不由的心上一阵凄感，只是没吊出泪来。急问道：“你们住在那里？”连椿道：“住在山西范村。”这话越发是了。城璧道：“因何事押解到此？”连椿道：“由范村中，从代州递解来的。”城璧道：“你起来。”

连椿扒起，拂拭泪痕。正欲叫儿子们来见，一个解役喝住，一个解役问城璧道：“你可认真他是你的儿子么？”城璧道：“果然是我的儿子。”又一个解役道：“我看这道人高高大大，雄雄壮壮，年纪不过三十三四岁人，怎便有这样个老儿子？不像，不像！”又一个解役道：“你再晓得修养里头的元妙，你越发像个人了。现见他道衣、道冠，自然是个会运气的人。”

说罢，又问道：“你就是那连城璧？”城璧道：“我是，你要怎么？”四个解役互相顾盼，一个道：“你儿子连椿事体破露，还是因前案发觉。此地是河南地方，离陕州不过十数里。我们意思，要请你同去走遭，你去不去？”城璧道：“我不去。”

解役道：“只怕由不得你。”又一个道：“和他商量什么？他是有名大盗，我们递解牌上还有他的事由，锁了就是。”众解役便欲动手。城璧道：“不必。我有要紧话说。”众解役听了，便都不动作，忙问道：“你快说，事关重大。事了你，就是大人的银子，那私不及公的小使费免出口。”城璧道：“他们实系我的子孙，我意思和你们讨个情分，将他们都放了罢。”四个解役都大笑道：“好爱人冠冕话儿，说的比屁还脆。”只见一个少年解役大声道：“这还和他说什么？”伸着两只手，虎一般拿城璧。城璧右脚起处，那解役便飞了六七步远，落在地下发昏。三个解役都吓呆了，城璧问连椿道：“此地非说话之所，你看前边有个土冈，那土冈后面，想必僻静。可赶了驴儿，都跟我来。”说罢，大踏步先走。连椿等男女后随，同到土冈后面。

城璧坐在一小土堆上，将连椿和他大孙儿各用手一指，铁炼手肘，尽行脱落。连椿向城璧道：“爹爹修道多年，竟有此大法力！”城璧道：“这也算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大法，不过解脱了，好说话。

“只见他大孙儿将妇人和小娃子各扶下驴来。到城璧面前跪倒叩头。连椿俱用手指着，说道：“这是大孙儿开祥。”城璧看了看，囚衣囚面，不过比连椿少壮些。又指着十二三岁娃子道：“这是二孙儿开道。”城璧见他眉目甚是清秀，心上又怜又爱，觉得有些说不来的难过。又见他身上止穿着一件破单布袄。裤子只有半截在腿上，不知不觉的便吊下几点泪来。将开道叫至膝前，拉住他的手儿，问了会年岁多少，着他坐在身傍。向连椿道：“怎么你们就穷到这步田地？”正言间，那少年妇人将怀中娃子付与开祥，也来叩拜。城璧道：“罢了，起去罢。你们大家坐了，我好问话。”连椿等俱各坐下。

城璧道：“你们犯了何罪？怎孙妇也来？你母亲哩？”连椿道：“母亲病故已十七年了，儿妇是前岁病故。昔日爹爹去后只三个来月，便有人于四鼓时分送家信到范村。字内言因救大伯父，在泰安州劫牢反狱，得大伯父冷于冰相救，安身在表叔金不换家，着我们另寻地方迁移。彼时我和堂兄连柏公写了回信，交付送字人。五鼓时去讫，不知此字爹爹见过没有？”

城璧道：“见过了。”连椿道：“后来见范村没一点风声，心想着迁移最难。况我与堂兄连柏俱在那边结了婚姻，喜得数年无事。后我母亲病故，堂兄听堂嫂离间之言，遂分家居祝又喜得数年无事。后来堂兄病故，留下深堂侄开基，日夜嫖赌，将财产荡尽，屡次向我索取银钱，堂嫂亦时常来吵闹。如此又养育了他母子好些年头。今年二月，开基陡来家中，要和我从新分家。说财产都是我大伯父一刀一枪舍命挣来的。我因他出言无状，原打了他顿。谁想他存心恶毒，写了张呈词，说大伯父和爹爹曾在泰安劫牢反狱，拒敌官军，出首在本州案下。本州老爷将我同大孙儿拿去，重刑拷问，我受刑不过，只得成招。

上下衙门往返审了几次，还追究爹爹下落。后来按察司定了罪案，要将我们发配远恶州郡。亏得巡抚改配在河南睢州，同孙妇等一家发遣，一路递解至此。”说罢，同开祥俱大哭起来。

城璧道：“莫哭。我问你，家私抄了没有？”连椿道：“本州系新到任官，深喜开基出首报上司文书，止言有薄田数亩，将我所有财产，尽赏了开基。听得说，为我们这事，将前任做过代州的都问了失查处分，目今还行文天下，要拿访爹爹。”

城璧道：“当年分家时，可是两分均分么？”连椿道：“我母亲死后，便是堂兄管理家务。分家时，各分田地二顷余，银子四千余两，金珠宝玩，堂兄拿去十分之七，我只分得十分之三。

“城璧道：“近年所存银两，你还有多少？”连椿道：“我遭官司时，还现存三千六百余两，金珠宝玩，一物未动。这几个月，想也被他耗散了许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璧听完，口中虽不说开基一字不是，却心中大动气愤。那小孙儿开道一边听说话儿，一边爷爷长短的叫念。城璧甚是怜爱他，又着小重孙儿抱来，自己接在手中细看。见生的肥头大脸，有几分像自己，心下也是怜爱。

看后，付与开祥。向连椿道：“你们今日幸遇我，我岂肯着你们受了饥寒？御史林润，我在他身上有勤劳。但他巡查江南，驻车无定。朱文炜现做浙江巡抚，且送你们到他那边，烦他转致林润，安置你们罢了。”

正说着，见土冈背后有人窥探。忙站起一看，原来是那几个解役看见城璧站在冈上，没命的飞跑。城璧道：“这必着他们回走二百里方好。”于是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一挥，那几个解役比得了将军令还疾，各向原路飞走去了。

再说城璧下土冈，向连椿等道：“你们身穿囚服，如何在路行走？适才解役说此地离陕州最近，且搬运他几件来方好。

“随将道袍脱下，铺在地上，口诵灵文，心注在陕州各当铺内，喝声“到”！须臾，道袍高起二尺有余。将道袍一提，大小衣帽鞋袜十数件，又有大小女衣四五件，裙裤等项俱全。连椿父子儿妇一同更换，有不便更换者，还剩有五六件开祥捆起。城璧又在他父子三人腿上各画了符篆，又在两个驴尾骨上也画了，向连椿等道：“昔日冷师尊携带我们常用此法，可日行七八百里。此番连夜行走，遇便买些饮食，喂喂驴儿。我估计有三天，可到杭州。”令开祥搀扶着妇人和孙儿上了驴，一齐行走起来。耳边但觉风响，只两昼夜，便到了杭州，寻旅店住下。

问店主人，知巡抚朱文炜在官署，心下大喜。是晚起更后，向连椿等道：“你们莫睡，五鼓即回。”随驾云到范村自己家中，用法将开基大小男妇禁住，点了火烛。将各房箱柜打开，凡一应金银宝玩，收拾在一大包袱内。又深恼知州听信开基发觉此案，又到代州衙门，也用摄法，搜取了二千余两。见州官房内有现成笔砚，于墙上写大字一行道：“盗银者，系范村连开基所差也。”复驾云，于天微明时回店。此时连椿父子秉烛相候，城璧将包袱放在床上，告诉于两处劫取的原由。至日出时，领了开祥去街上买了大皮箱四个，一同提来。把包袱打开，见白的是银，黄的是金，光辉灿烂的是珠宝，锦绣成文的是绸缎。祖孙父子装满了四大皮箱，还余许多在外。城璧道：“这还须买两个大箱，方能放得下。”连椿父子问城璧道：“一个包袱便能包这许多财物。”城璧笑道：“此摄法也。虽十万全银，亦可于此一袱装来。吾师同你金表叔用此法搬取过米四五十石，只用一纸包耳。我估计银子有四千余两，还有金珠杂往物，你们可以饱暖终身矣。”又着开祥买了两个大箱，收存余物。

向店主讨了纸笔，写了一封详细书字，付一连椿道：“我去后，可将此书去朱巡抚衙门投递，若号房并巡捕等问你，你就说是冷于冰差人面投书字，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轻付于人。”连椿道：“爹爹不亲去么？”城璧道：“我有天大紧急事在心，只因遇着你们，须索耽延这几日，那有功夫再去见他？”又将朱文炜和林润始末大概说了一番：“想他二人俱是盛德君子。见我书字，无不用情。此后可改名换姓，就在南方过度日月。小孙、重孙，皆我所爱，宜用心抚养。嗣后再无见面之期，你们不必计念我，我去了。”连椿等一个个跪在地下痛哭，小孙儿开道拉住城璧一手，爷爷长短叫念起来。挨至交午时候，以出恭为辞，出了店门拣人烟凑集处飞走，耳中还听得两个孙儿喊叫不绝，直走至无人地方。正欲驾云，又想起小孙儿开道，万一于人烟多处迷失，心上委决不下。复用隐身法术回店，见一家大人还在那里哭泣，方放心驾云，赴九功山来。

约行了二三刻功夫，猛听得背后有人叫道：“二道兄等一等，我来了。”城璧头一看，是金不换。两人将云头一会，城璧忙问道：“你从何来？师尊可有了下落么？”不换道：“好大风，好大风。那日被风将我卷住，直卷到我山西怀仁县地界。

离城三二里远，才得落下。师尊到没下落，偏与我当年后娶的许联升老婆相遇，到知道他的下落了。”城璧道：“可是你挨扳子的怀仁县么？”不换道：“正是。我那日被风刮的头昏眼黑，落在怀仁县城外，辨不出是何地方。正要寻人问讯，那许联升老婆迎面走来，穿着一身白衣服，我那里认得他，他却认得我。将我衣服拉住，哭哭啼啼，说了许多旧情话。又说许联升已死，婆婆痛念他儿子，只一月光景，也死了，留下他孤身，无依无靠。今日是出城上坟，得与我相见。没死没活的拉住我，着我和他再做夫妻。他手中还有五六百两财物，同过日月。我摆脱不开，用了个呆对法，将他呆住，急忙驾云，要回九功山，与师弟兄相会。行到江南无锡县，到耽延了两天功夫。”

城璧道：“你在无锡做什么？”不换道：“我到无锡时，天已昏黑。忽然出大恭，云落在河傍。猛见隔河起一股白光，直冲斗牛。我便去隔河寻看，一无所有。想了想，白天还找不着九功山，何况昏夜？我便坐在一大树下，运用内功。至三鼓后，白光又起。看着只在左近，却寻不着那起白光的源头，我就打算着，必是宝贝。到五鼓时，其光渐没。我想着师尊已死，二哥和翠黛、如玉也不知被风刮于何处，我便在那里等候了一天。至次晚，其光照旧举发，我在河岸边，来回寻的好苦，又教我等候了一天。到昨日四鼓时分，才看明白，那光气是从河内起的。我将衣服脱尽，掐了逼水诀，下河底寻找，直到日光出时，那水中也放光华。急跑至跟前一看，才得了此物。”

说着，笑嘻嘻从怀中取出一匣，将匣打开，着城璧看。城璧瞧了瞧，是颗极大的明珠。圆径一寸大小，闪闪烁烁，与十五前后月色一般。城璧道：“此珠我实所未见，但你我出家人，要他何用？况师尊惨死，道侣分离，亏你有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情用这两三天功夫寻他。依我说，你丢去他为是。有他，不由的要看玩，分了道心。”不换道：“二哥说那里话？我为此珠，昼夜被水冰了好几个时辰，好容易到手，才说丢去的话。我存着他，有两件用处，到昏夜之际，此珠有两丈阔光华，可以代数支蜡烛。再不然，弄一顶好道冠镶嵌在上面，戴在头上，岂不更冠冕几分！”城璧大笑道：“真世人俗鄙之见也。”不换道：“二哥这几天做些什么？适才从何处来？今往何处去？”城璧道：“我和你一样，也是去九功山访问下落。”遂将被风刮到河南陕州遇着子孙，如何长短，说了一遍。不换道：“安顿的极妙。只是处置连开基还太轻些。”城璧道：“同本一支，你教我该怎么？我在州官墙上写那两句，我此时越想越后悔。”不换道：“这样谋杀骨肉、争夺财产的匹夫，便教代州知州打死，也不为过，后悔什么！”

又走了一会，城璧忽然大叫道：“不好了，我们中了师尊的圈套了。”不换急问道：“何以见之？”城璧道：“此事易明：偏我就遇儿孙，偏你就遇着此妇，世上那有这样巧遇合？

连我寄书字与朱文炜并转托林润，都是一时乱来。毫不想算：世安有三四十年长在一处地方做巡抚巡按的道理？我再问你：你在怀仁县遇的许联升妇人，可是六七十岁面貌，还是你娶他时二十多岁面貌？”不换道：“若是六七十岁的面貌，我越发认不得了。面貌和我娶他时一样。”城璧连连摇头道：“了不得，千真万真，是中了师尊圈套。你再想：你娶他时，他已二十四五岁，你在琼岩洞修炼三十年，这妇人至少也该有五十七八年纪。若再加上你我随师尊行走的年头算上，他稳在七十二三岁上下。他又不会学你我吞津咽气，有火龙祖师口诀，怎么他就能始终不老，长保二十多岁姿容？”不换听了，如醉方醒。

将双足一跳，也大叫道：“不好了，中了。。”谁想跳的太猛，才跳出云外，头朝下吊将下去。

原来云路行走，通是气雾缠身，不换吊下去，城璧那里理论？只因他大叫着说了一句，再不听得说话。回头一看，不见了不换，急急将云停住，用手一指，分开气雾，低头下视。见大海汪洋，波翻浪涌，已过福建厦门海口。再向西北一看，才看见不换，相离相离有二百步远近，从半空中一翻一覆的坠下。

城璧甚是着急，将云极力一挫，真比羽箭还疾，飞去将不换揪祝此时离海面，不过五六尺高下。正欲把云头再起，只觉得有许多水点子从海内喷出，溅在身上。云雾一开，两人同时落海，早被数十神头鬼脸之人把两人拿住，分开水路，推拥到一处地方来。但见：门户参差，内中有前殿后殿；台阶高下，两傍列大房小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龟壳军师，穿戴着青衣、青靴、青帽；鳖甲元帅，披挂着白盔、白带、白袍。鲜车骑手执铜锤，善能长水；鲠指挥腰悬宝剑，最会覆船。内总管，一名出奇大怪，一名大怪出奇；外传宣，一叫不绿非红，一叫非红不绿。虾须小卒，看守大旆高幡；螃蟹旗牌，率领蛏兵蚪将。闻风儿打探军机，一溜儿传送书柬。

摔脚力士，以吹煞浪为元魁；卖解壮丁，让锅盖鱼是鼎甲。

两人入了水府，其屋宇庭台，也和人世一般，并无半点水痕。不换道：“因为救我，着二哥也被擒。”城璧道：“你我可各施法力，走为上着。”于是口诵灵文，向妖怪等喷去，毫无应验。城璧着忙向不换道：“你怎么不动作？”不换道：“我已动作过了，无如一法不应，真是解说不来。”城璧将不换一看，又低头将自己一看，大声说道：“罢了，罢了！怪道适才云雾开散，此刻法术不灵，你看我和你身上，青红蓝绿，俱皆腥臭触鼻，此系秽污不洁之物，打在身上，今番性命休矣！傲饺怂底牛揭淮蟮钅淞＜凶乓桓鏊粕穹巧袼乒砑枪淼难酰衩布溆锥瘪 5 核妓平＃咳绲啤 B 槊娲壳啵馇蹲湃舛∈觯或靶刖∽希髯徘酢；15.诶茄溃感 β 锻膛 V 环溲茭龋铰牟乜付 x D 庾靼私鸯彰磐剑卧诤 6 辉谒拢蝗衔奶焱趱蟠从中仗诙恍漳 A U 媸怯懔灾幸煳铮瓯疃永锲嫒恕？

城璧和不换俱各站着不跪，只见那妖王圆睁怪眼，大骂道：“你们是何处妖道？擅敢盗窃我哥哥飞龙大王宝珠。还敢驾云雾从我府前经过，见了我腾蛟大王，大模大样，也不屈膝求生？”不换道：“你们在水中居住，我们在空中行走，怎么就盗窃了你的宝珠？”那妖王大喝道：“你还敢强嘴！此珠落在平地，必现光华，经过水上，必生异彩。你焉能欺我？左右搜起来！”众妖却待动手，不换道：“莫动，听我说。珠子我有一个，是从江南无锡县河内得的，怎么就是你家飞龙大王的宝贝？”妖王道：“取来我看。”不换从怀内掏出，众妖放在桌上。

妖王将匣儿打开，低头看视，哈哈大笑。又将众妖叫去同看，一个个手舞足蹈，齐跪在案下道：“大大王自失此珠，日夜愁闷，今日大王得了，送还大大王，不知作何快乐哩！”那妖王笑说道：“此珠是你大大王的性命，须臾不离，怎么就被这道士偷去！”众妖道：“他云尚会驾，何难做贼！大王只动起刑来，不怕他不招。”妖王道：“你这两个贼道是何处人？今驾云往何处去？这宝珠端的是怎样偷去？可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不换道：“我姓金，名不换，自幼云游四海。这颗珠子实系从无锡河中拾得，‘偷盗’两字，从何处说起？”妖王问城璧道：“你这道人，到好个汉仗，且又有一部好胡须。为何这样个人物，和一贼道相随？你可将名姓说来，因甚事出家，我意思要收你做个先锋。”城璧大笑道：“名姓是有一个，和你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无益。你本是鱼鳖虾蟹一类的东西，才学会说几句人话，也要用个先锋？你晓得先锋是个甚么？”那妖王气的怪叫，将桌子拍了几下道：“打，打！”众妖将城璧揪倒，打了三十大棍，又着将不换也打了二十，打的两人肉绽皮开。那妖王道：“这个小贼道和那不识抬举的大贼道，我也没闲气和他较论。

你们速押解他到齐云岛，交与你大大王发落去罢。”又传令：“着大将游游不定和随波逐流两人先带宝珠进献，就说我过日还要吃喜酒哩。”众妖齐声答应，将城璧、不换绑缚出府。推开波浪，约两个时辰，已到齐云岛下。众妖将二人拥上山来，那游游不定和随波逐流先行送珠去了。正是：一为儿孙学窃盗，一缘珠宝守河滨。

两人干犯贪嗔病，落海逢魔各有因。

第九十七回淫羽士翠黛遭鞭笞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词曰：

郎才女貌两相遭，拆花心，摆柳腰。奈他看破不相饶，嫩皮肤，被鞭敲。

折磨三日始奔逃，救同道，战群妖。大震轰雷丹炉倒，猛惊醒，心摇遥右调《醉红妆》再说翠黛那日同城璧等在半空中找寻九功山，陡遇大风，把持不住，飘泊了许久，方才落地。睁眼看时，见层岚叠障，瀑布悬崖，怪石搜云，高柯负日。远水遥岑，与岩壑中草色相映，上下一碧。那些奇葩异卉，红红白白，遍满山谷。四周一望，无异百幅锦屏，真好一片山景。翠黛赏玩移时，心里说道：“此地山环水绕，有无限隐秀，必真仙居停境也。似我们虎牙山，不足论矣。”绕着山径行去，只转了两个山峰，早看见一座洞府，门儿大开着，寂无一人。翠黛道：“我何不入这洞中观玩观玩？”于是轻移莲步，走入洞内。放眼看去，都是些琼宫贝阙，与别处洞府大不相同。

正在观望间，只见东角门内走出个道人来。但见：金冠嵌明珠三粒，红袍绣白鹤八团。灼灼华颜，俨似芙蓉出水；亭亭玉骨，宛若弱蕙迎风。一笑欲生春，目送桃花之浪；片言传幽意，齿喷月桂之芬。逢裴杭于蓝桥，云英出杵；遇子建于洛浦，神女停车。漫夸傅粉何郎，羞杀偷香韩寿。

翠黛看罢，不由的心荡神移道：“此丈夫中之绝色也。”

再看年纪，不过二十上下。只见他款步走来，启丹唇，露皓齿，笑盈盈打一躬道：“仙姐从何处来？”只这一句，问的翠黛筋骨皆苏，将修道心肠顿归乌有。禁不住眉迎目送，也放出无限风情，连忙还了一拂，吐出呖呖莺声道：“奴，冷法师弟子翠黛是也。适被大风刮奴至此，误入瑶宫。自觉猛浪之至，万望真人莫见怪为幸。敢问真人法号？”那道人道：“我紫阳真人弟子，别号色空羽士是也。适仙姐言系冷师兄弟子，则你我不但同道，又兼有世谊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翠黛道：“真人可会过吾师否？”

羽士道：“吾师紫阳真人与火龙真人是结盟弟兄，又同是东华帝君门下。今仙姐是冷师兄弟子，你我岂非有世谊之人么？”

翠黛道：“如此说，是世叔了，长奴一辈。”说罢，又深深一拂。那羽士即忙还礼，笑说道：“仙姐过谦，贫道何敢居长！

可知令师去世么？”翠黛道：“吾师系昨日惨亡，世叔何以知道？”羽士道：“令师因偷看八景宫《天罡总枢》一书，致令元始查知，差三仙收服，死于杖下。火龙真人悲愤怜惜之至，恐惹元始再怒，自己不敢出头，烦吾师紫阳真人将令师魂魄收去，送赴广西桂姓人家投胎。长大时，火龙真人再行渡脱他出世。”翠黛道：“可怜吾师修炼一场，落这般个结局。”说着，玉面香腮，纷纷泪下。

羽士道：“仙姐不必悲感，既到此地，且行游览。”翠黛道：“这就是紫阳真人府第么？”羽士道：“此是后士夫人宫阙。今日是东王公诞辰，九州八极、山海岛洞诸仙，以及普天列圣群星，无分男女，俱去拜贺。因此他前洞无人，众仙姬俱在后洞。我方才从正门入去，由东角门游走出来，里面甚是好看。仙姐既来，我陪仙姐从西角门入去，由正门游玩出来，何如？”翠黛道：“感蒙携带最好，就请先行。”羽士同翠黛说着话儿，从西角门入去。

见迎面一石桥，桥边俱有栏干。栏干上雕龙镌虎，极尽人工之巧。桥下有大地，池内锦鳞数百，或潜或跃，在绿萍碧荇之中往来。过了桥，都是些回廊曲舍，门户参差，处处珠帘掩映。屋内俱有陈设。翠黛心注在那羽士身上，那里将这些楼台阁榭看在眼内？不住的语言打趣，眉目传情。那羽士起先甚是忠厚，今见翠黛步步撩拨他，他也就不忠厚起来。时而并肩含笑，时而顾盼传心，每遇高下台阶，便手扶翠黛行走。翠黛亦不推辞，只以微笑表意。

游览了几层院落，见一间小屋儿，翠黛将珠帘掀起，侧身入去。那羽士也跟了入来。见东面有一床，床上铺设着锦褥，极其温厚。西边有大椅四把，椅上也有锦垫。北面一张条桌，桌上摆着几件古玩。翠黛也不让羽士，便坐在床上。羽士对面椅上坐了，笑说道：“仙姐想是困倦了，我们少歇再去游玩。

“翠黛道：“我此时无心游玩了。这褥儿甚是温厚，我到想睡一觉。”羽士满面笑容道：“仙姐请便，贫道在此等候如何？

“翠黛斜觑了一眼，笑着将身子半侧半倚，倒在床上，朦胧着俊眼，偷看羽士举动。

只见那羽士两只眼和钉子一般，锭在自己脸上细看，也是个极其爱慕的意思。只是不见他来俯就。假睡了片刻，禁不住淫心荡漾，随即扒起，向羽士道：“我此刻热的狠，我要解衣纳凉，多得罪了。”羽士笑道：“纳凉最好，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翠黛将香裙脱去，露出条血牙色裤儿，和宝蓝凤头弓鞋。又将上身衣服坦开，现出光润滑泽半身雪肉。复朦胧二目，假睡在床，偷看羽士，也将上盖脱去，放在椅上。又复坐下，还不见来俯就。

此刻翠黛欲火如焚，又将身子翻过，面朝上假睡。

少刻，觉得有人到身上来，一睁眼，羽士舌尖已入自己口内。闻得香气芬馥，直入肺腑。翠黛爱极，故意儿用手相推，大声说道：“我本清修妇女，松柏节操，好意同你游览，怎便无礼起来！快快退去罢了。少要迟延，我定施法力，只怕你性命难保！”羽士连连亲嘴，将翠黛裤儿拉下。翠黛也不阻隔他，止口内说道：“你了不得了！世上那有这样个世叔，以大欺校“羽士通不回答，将翠黛两腿分开。翠黛又大嚷道：“我清白弱质，安肯教你点污！”嘴里是这样说，身子却动也不动，反将两腿高举。羽士温着翠黛的口儿，要尝舌尖滋味。说了几次，翠黛不敢伸出，恐他情急狠弄。羽士道：“你不肯么？我就要大抽送了。”翠黛怕极，只得将舌尖微吐。羽士道：“这点点舌尖，不是我的意思。你须全吐在我口中，我才领情。”翠黛紧蹙双眉，哀告道：“你不可没深没浅的苦我，我就给你全吃。

“说罢，将舌根全吐。那羽士用力吸咂，两眼端相着翠黛娇容，细细咀嚼滋味。羽士款款抽送，约百十余下。羽士道：“好了，我今日好容易遇你，真是千载难逢。是你这玉面香唇，我虽略领教一二，你那一双瘦小金莲，我还要用心品题。”于是轻轻的将翠黛抱起，放在西边椅子上。将一对金莲捧在手中，把握不已。又着将舌根全吐，翠黛无奈，只得教他吮咂，只盼他早早完事。那羽士将一对金莲分握两手，不住的要亲嘴咂舌，下面狠抽不已。此刻翠黛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直觉得五内皆裂，忍不住啼哭咒骂起来。只见那羽士恨命的将双足一握，大叫一声道：“我今日死矣！”硬着舌尖向翠黛口内乱塞，须臾，羽士双睛紧闭，软瘫在翠黛胸前。翠黛悔恨不过，两手用力一推，羽士随手倒去，再低头下视，羽士才拃挣着欲起。翠黛忙忙的系了裙裤，羽士又来温存，被翠黛重唾了一口。

正要走去，猛听得门外人声喧吵，慌的羽士披衣不及。只见几个侍女掀帘入来，便一齐大声喊中。羽士夺门要跑，外面又来了十数个侍女，将门儿堵祝先用绳索把羽士捆了，然后将翠黛拿下，押解到正殿院中。少刻，后土夫人出来，坐在九龙香檀椅上。众侍女将两人揪扭至案下跪倒，夫人骂道：“好万剐的杀材！我何仇于你二人，秽污我的仙境？”两人也没得分说，只是连连叩头。夫人指着羽士向众侍女道：“此紫阳真人门下色空是也。今在我宫内做此卑污下贱之事，足见真人教戒不严、乱收匪人之过。我看在真人分上，不好加刑，可吩咐外面力士押他去交送真人，就着他发落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须臾，走来七八个力士，将羽士倒拖横拽，拿出去了。夫人问翠黛道：“你这贼妇，可是冷法师门下么？法师已名注天仙册籍，不久即升授上界真人。他是个品端行洁、丝毫不苟的君子，怎么就收下你这样不要廉耻的淫货，玷辱元门。大奇，大奇！本该照紫阳真人弟子色空之例，押送九功山，但教你师发落，他就永不要你在门下了。我念你修炼千余年，好容易得真仙口诀，脱去皮毛，新换人身。也罢了！我如今开步天地之恩罢，一则成就你父天狐期望苦心，二则免你遭雷火之厄，三则冷法师因我处置过，他看我分上，就肯收留了你。”翠黛羞愧，无地自容，连连叩头道：“只求夫人代小畜师傅处死。”

夫人道：“可拉下去，将上下衣服剥净，吊在廊下，轮班更换。打三百皮鞭，不得卖法同罪。”众侍女便将翠黛吊起，打的百般苦叫，浑身皮肉开裂。打了好半晌，方才停刑。夫人已退入内寝，侍女传话道：“夫人吩咐，着将此淫妇在廊下吊三日三夜，然后禀报。”又拿了符篆一张，塞入翠黛发内，防他逃走。

翠黛日夜哀呼，通没人采他。

直至第三日辰牌时候，侍女传话道：“夫人吩咐，将淫妇放下。他所有衣服物件，都交还他，饶他去罢。”众侍女将翠黛放下，解去绳索，穿好衣服，将裙子和宝剑并锦囊中诸物，一总夹在胁下，哭哭啼啼，甚是悲切。朝着大殿，磕了四个头，一步步苦挨在洞外，坐在一块石头上。通身疼痛，再看两手腕，被绳子吊破，皮肉筋骨俱见，血水沾积。心下又气又恨，又羞又悔，想起后土夫人话，说冷法师名注天仙册籍，指日就要升授上界真人。想后土夫人断无虚语，可知师尊还在，他事事未动先知，这事如何欺得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相见？若偷回骊珠洞去，又怕惹下，被雷火追了性命。去九功山，知他如何发落，设或对众道友明处，脸面难堪；或谕令自尽，仍遗丑名。

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条道路，恸哭了一顿，随将丝绦在一株松树上，挽了个套儿。

却待将脖项伸入套内，只听得背后一人说道：“不必如此。

“回头看视，见是后土夫人侍女。那侍女笑说道：“夫人吩咐，说你一念回头，即是道岸。今羞愤自尽，情亦可怜。再着和你说，日前之事，只你师傅知道，众道友从何处知起？你师傅是盛德人，断断不对众耻辱你，只管放心去见他。师傅和父母一般，儿女有了过犯，没个对不过父母的，夫人又念你身带重伤，难以行走，今赏你丹药一九，服下立愈。此刻连城璧、金不换二人在福建齐云岛有难，你速去救他们。”说罢，将药付与，翠黛此时不惟不恼恨后土夫人，且到甚是感激，含着眼泪，朝洞门磕了几个头。侍女去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翠黛走一步，疼一步，挨至山下洞边，将药嚼碎，两手掬涧水至口，将药咽下。顷刻一阵昏迷，延醒过来，觉得精神百倍。再看浑身皮肉如旧，记得衣服上有好几处血迹，细看半点亦无，心中喜愧交集。翠黛自受这番折磨，始将凡心尽净。二十年后，冷于冰又化一绝色道侣，假名上界金仙，号为福寿真人，领氤氲使者和月下老人，口称奉上帝敕旨，该有姻缘之分。

照张果真人与韦夫人之列，永配夫妇。翠黛违旨，百说不从。

四十年后，火龙真人试他和锦屏各一次，两人俱志坚冰霜。后他姊妹二人，一百七十八年后，皆名列仙籍，晋职夫人。此是后话。

翠黛服药全愈，将头发挽起，再整容环，复回旧路。解下丝绦，带了宝剑，收拾起锦囊，驾云向福建行来。正行间，见温如玉也驾着云光，如飞而至。两人把云头一会，翠黛道："你从何处来？"如玉道："自那日被风刮散，我便胡混了这几天。"翠黛道："你胡混了些什么？"如玉摇手道："吃亏之至，说不得，说不得！"又道："我看师姐髻发蓬松，神色也不像我初见时候，端的也吃了亏么？"只这句话，问的翠黛粉面通红，羞愧的回覆不出。勉强应道："我是为找寻你们，三昼夜不曾梳洗，因此与初见不同。你方才说吃亏之至，是吃了什么亏？"如玉又摇手道："一句也说不得。"翠黛微笑了笑，又道："你今往何处去？"如玉道："我往九功山见见袁大师兄。师尊已死，我们该作何结局？"翠黛道："再休胡说，师尊好端端在朱崖洞内。"如玉道："你见么？"翠黛道："我虽未见，我心里明白。刻下连、金二道友在齐云岛有难，你我须速去救他。"如玉道："你怎知道他有难？"翠黛笑道："你追究甚么？我也不知齐云岛在何处。只要留神下看，每逢海中有山，便将云头停住，细细观望方好。"如玉道："这话就糊涂死我了。"

翠黛也不回答他，云行到了海面。也看过三四处山岛，俱无动静。又走了百余里，猛见一峰直冲霄汉，青翠异常。如玉道："好一座山峰呀！你我不可不落云游览。"翠黛道："我从今再不游览了。"如玉却待又问，云头已到峰上。两人停云下视，见半山中有许多奇形异状之人，推拥着两个道人，走上山来。翠黛道："这云雾中也看不真切，我瞧着，像两个道人被众推拥着行走。等我下去走遭，看是他二人不是。"说罢，把云头一按，落在了半山。

城璧、不换见是翠黛，两人大喜。众妖看着半空中落下个美人来，一个个惊惊喜喜，揎拳拽袖的乱嚷道："好齐整美人，好爱人美人，好俊俏美人！何不拿他去进与大王，讨大赏赐。

"众妖哄声如雷，来抢翠黛。翠黛拔出双剑，与众妖动手。城璧大吼了一声，将绳索迸断，打倒一小妖，夺了两口刀，也来帮战。翠黛诚恐众寡不敌，一边用剑招架众妖，一边向巽地一指，顷刻间狂风四起，满山中大小石块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起半空，向众妖乱打下来。打的众妖筋断骨折，各四散奔逃去了。如玉看得明白，方将云头落下，替不换解去绳索，四人复会在一处，各大欢悦。

翠黛道：“怎么二位受此窘辱？为何不施展法力？”城璧指着不换和自己衣服道：“你看我两人身上，都是不洁之物，焉能走脱？且被妖王各打了二十棍，押解至此，得师妹相救。

“又问如玉道：“你两个如何会在一处？想是未被风刮开么？“正言间，猛听得满山里锣声乱响，喊杀之声不绝。四人四下观望，见各山峰缺口跑出数百妖兵。又见两杆大红旗分列左右，中间走来个妖王，龙头鳖背，巨口血舌，白睛蓝面，绿发红须。使一口三环两刃刀，穿一领锁子黄金甲。锦袍玉带，紫裤乌靴，大踏步走来。看见翠黛，哈哈大笑道：“果然好个俊俏丫头！拿住他，便是大王爷半生快乐。”用手中刀一指，喊叫道：“那里来的三个妖道，擅敢用邪术伤我士卒？”城璧手挽双刀，大喝道：“你想是那飞龙妖王么？我正要斩你，报二十棍之仇。”妖王道：“我便是飞龙大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那俊俏丫头是谁？”城璧道：“水中鳞介和陆地猪狗一般，那有名姓向你说！”妖王大叫如雷道：“气杀我也！”提刀对刀，杀在一处。大战约五十回合，不分胜负。那妖王反喜欢起来，喊叫着向众妖道：“这长须道士武艺甚是去得，非杀个几百合，见不了胜败。你们何必闲看，可速去将那三个男女捉拿。

“

众妖喊一声，各执兵器，向三人围裹了来。不换大惊道：“这该怎处？倘被他们捞挝了去，还了得！”如玉道：“快驾云！你看刀也来了，枪也来了。”翠黛道：“不妨。”忙将丝绦解下，随手一掷，那丝绦化为千尺余长一条黄龙，张邪舞爪，把三人都圈在里面。吓的众妖纷纷倒退。不换喜欢的乱跳道：“妙哉，妙哉！再教这龙张开大口，将众妖精吸他几百个方好。

“翠黛又从囊中取出一物，名开天珠，偷向妖王打去，正中在脸上，打的妖王大吼，几乎摔倒。城璧刀头过处，将妖王左臂扫了一下，已人肉四五分。妖王两处带伤，提刀往回飞跑。众妖各乱奔起来，城璧大步赶去，翠黛忙收了宝珠和丝绦，也急蹙莲步追来。如玉和不换又不敢和翠黛离开，只得紧跟在后面，一第一声的高叫道：“二师兄，罢赶了。”

那妖王回头，见四人赶来，从怀中取出一瓶，向地下一倒，顷刻波涛叠涌，从半山中直盖下来。如玉道：“快驾云，水来了！”翠黛左手掐诀，右手用剑一指，那水便波开浪裂，分为两股，飞奔海中去了。不换道：“妙绝，妙绝”！只听妖王又大叫道：“气杀我也！”急向怀中取出四个小塔，托在掌上，口中念念有词，喝声“起”！那四个小塔飞上半天，顷刻便有一丈大小，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人当头罩下。四人躲避不及，都被那塔罩祝又听得妖王道：“我也顾不得那俊俏丫头了，不如用宝扇发火，都烧死罢。”少刻，觉得塔内生风，风中吹出火来，将四人通身俱皆烧着。

正在极危迫之际，猛听得天崩地塌，大震了一声。四人一齐睁眼看视，身子依就各坐在九功山文笔峰顶上。所守丹炉，尽皆崩倒。那火从四人面前飞起，直上太虚。吓的四人惊魂千里，忙站起，倒退了几步。再看于冰和袁不邪、锦屏三人，各坐守丹炉，挥扇如故。那一圆大镜子依就的清光四射，楼台山水形影全无。四人面面相窥，各没得说。城璧呆想了一会，向不换道：“丹药已去，我们可各寻死路，有何面目再见师尊！

“不换道：“总死去，也是有罪之人，深负师尊委任。依我愚见，师尊丹尚未成，我们何敢惊动。不如各跪在已坏丹炉前，等候师尊丹成时发落。总死，也要将这大镜子作弄我们的原故明白明白。”翠黛道：“此言甚是有理，我们便一齐跪起来。

“此刻四人无一不心怀惭愧，惟城璧更甚。到这时也无可如何，只得随众各跪在丹炉下。

四人偷看于冰，神色自若若不知者。又见不邪和锦屏小心敬谨，在那里煽火，也不正眼看他们一看，越发都愧悔无及。

再看那大镜子，迎面摆列，照的四人跪像甚不好看。回想幻境中事业，真觉可恨可笑，浑如做梦一般。只是比梦清白之至，非同恍惚有无境况。又想：此刻正与妖王争战着，怎便被四个塔一罩，就弄回文笔峰来。各解说不出于冰是何法力作弄他。

四人俱是修炼出来的身躯，与凡夫大不相同，不意跪至五天以后，各神衰骨散，也竟和凡夫差不许多。又不敢起去，惟有日夜盼望于冰丹药早成而已。正是：大物填来心倍慌，受刑才罢战魔王。

火炎水尽丹炉倒，四友依稀梦一常

第九十八回审幻情男女皆责饬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词曰：

驰情幻境道心夺：男妇俱责奇，相看赧颜多。系一镜迷人，奈何！

金丹惠赐，前程秘谕，矢死志靡他。须防再逢魔，各毋将岁月蹉跎。

话说城璧等跪在已坏丹炉前面，至第九日三更时分，锦屏炉内放出光华。于冰看见道：“此丹成矣。”急走到锦屏炉前，吩咐道：“你速去替我守炉煽火。”锦屏去后，于冰将丹药取出，复归原坐，向锦屏道：“你去前洞等候。”锦屏跪禀道：“连城璧等走失丹炉，今已跪候六昼夜，望师尊鸿慈。”于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笑了笑道：“你既讨情，可着他们俱回前洞，听候发落。”锦屏传知四人，城璧等起来，各立脚不住，互相扶持。惟翠黛起而复蹈者几次。四人定醒了好半晌，方随了锦屏，到于冰面前，磕了四个头，于冰一言不发。

四人起来，同归前洞。锦屏问四人入镜原委，城璧、不换二人皆实说，大家葫芦一笑。惟翠黛、如玉支吾了无数闲话。

城璧道：“我们原是初尝滋味，温师弟经那样一番大梦，怎么还复蹈前辙？我未免以五十步笑百步了。”如玉道：“师尊像这样作弄我，虽一百遍，我也没个醒日。”众皆大笑。城璧向锦屏道：“师妹丹成九日，于师尊前大是有光，我辈真生不如死。”不换道：“我不怕得罪温师弟，此番罪魁，实是他勾引起头。”城璧道：“你就是第二个，总由你我没有把持，自己讨愧罢了，还敢怨人。”又向锦屏道：“我正要问师妹：那日镜子中现出楼台殿阁、山水花木，你可看见么？”锦屏道：“我看见的。”城璧道：“我四人入去，你看见么？”锦屏道：“我也看见的。我还再三阻我妹子，不着他去。”城璧道：“这真奇了。怎么丹炉倒坏时，我四人依旧坐在山峰上面？”锦屏道：“不但二师兄说奇，我也深以为奇。那日你四人入去后，随即起了些烟云，我们连自己丹炉都看不见。少刻又起一阵极大的风，立刻将烟云吹散，楼台山水等项，统归乌有。只有那圆大镜清光如故。再看你四人，俱在原旧地方端坐，也不知你们是怎么回来的。我彼时还替你们庆幸，只是不见你们煽火，各将两眼紧闭，和睡熟了一般。”城璧道：“如此说，我们竟是做梦了，却所行所言，各有出在下落，记得千真万真，并非做梦。”不换道：“我不知别人，只我都是清清白白，身历其事，亲见其人。就如与魔王交战，我四个人都是做梦不成？怎么丹炉倒时，就会坐在原处？糊涂，糊涂！”

锦屏大笑道：“你们真是糊涂！师尊本领，不难颠颠倒造化。此刻着你四人去见十殿阎君，问了话，并讨回信，只用他心上一思存，便教你四个顷刻是鬼，须臾是人，实弹指之易也。

还分辨甚么？”城璧道：“彼时既见我们熟睡，你也该叫我们一声。”锦屏道：“我怎么没叫？叫了你们五六次。通不理我。

我又不敢擅离丹炉，怕师尊嗔怪。”金不换急的乱跳道：“你就担点嗔怪，便怎么？相隔几步地儿，只用推打醒一个，大家以次推打，就都醒了。那里还有倒了炉走了丹的事体？教你这没担当，便把人害杀，害杀！”城璧道：“我们可睡了三昼夜么？”锦屏道：“三昼夜没有，一夜是有的。”不换道：“这又是我害了二哥了。二哥要自刎，我将二哥抱祝彼时若让二哥自刎，到先醒了。”

城璧笑道：“那二十大棍不是你害我的？还有奇处，驾云通是烟雾虚捧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走，脚下原无物可凭，我不解他怎么会跳出云外。”众人大笑起来。不换道：“这个我心上最明白。我那一跳，是个影子。究竟还是师尊搁我下去，要每人打二十大棍哩。”众人又复大笑。不换道：“我想那罩我们的四个塔，就是这四座丹炉。我们通身火着，就是他该倒的时候。再则那收服师尊的三仙，和我们交战的魔王，我想不是木头，就是石头点化的。还有那些妖兵妖将，大要都是黑豆儿、绿豆儿，被师尊掷洒出来，混闹我们。”众人皆大笑不已。不换又问锦屏道：“师姐叫了我们四五次，袁大师兄可叫过我们没有？”锦屏道：“没听得他叫你们。”不换道：“可见猴儿们的心肠到底比人毒，同门弟兄，毫没一点关切，害的我挨了二十大棍。这几天虽不疼了，腿上还觉得辣辣的。”众人又复大笑。

不言五人谈论，再说于冰同不邪守候丹炉，至二十七天，不邪炉内光华灿烂，吐出奇辉。于冰也将丹药收存，命不邪前洞等候，至三十六天，时在子尽丑初之际。只见一片红霞照彻数丈，红霞内金光闪烁，五色纷披，众弟子在前洞仰视。不邪道：“师尊丹成矣，我们修谨以待。”城璧等心上各怀惭惧，先在正殿上点起两对明烛，虔诚等候。

约两刻功夫，于冰从彼洞走来，众弟子跪迎阶下。于冰正中坐了，不邪、锦屏侍立左右，城璧等四人跪于殿外。于冰向不邪、锦屏道：“我自修道以来，外面功德足而又足，只是内功尚有缺欠。今在这九功山调神御气三十载，内功虽足，而阴气尚未能尽净。非绝阴一丹欲膺上帝敕诏，又须下三十载，内功虽足，而阴气尚未能尽净。非绝阴一丹欲膺上帝敕诏，又须下三十年功夫方可。因与汝等共立丹炉，走捷径耳。诸仙炼此丹，须八十一天，方合九转数目。我只三十六天，四九之数已成，真好福命也。”随将丹药取出，着不邪、锦屏看视。其大仅如黍粒，红光照映一堂，两弟子称羡至再。于冰大悦道：“明日丙寅日服此，可肉身全真矣。但此丹止能一粒，不能两成也。汝等有福命者，到内外功成时，皆可自行烧炼。”

于冰将丹药收起，不邪、锦屏跪伏于地。于冰道：“你两人是欲与城璧等说分上耶？”二人连连顿首，不敢直言。于冰道：“城璧入来。”城璧跪在面前，顿首大哭。于冰道：“你心游幻境，却无甚大过恶。只是修道人最忌‘贪、嗔、爱、欲‘四字，你因子孙充配河南，途次相遇，即安顿于朱文炜处，想算亦可。只是你於连开基便火动气恼，这念即是嗔。夜半至范村盗金珠财物，这念即是贪。至于你钟情两个孙儿，心虽流入爱欲，也还是天性应有一事。这都罢了。那代州知州详查旧案？充配你子孙，这正是他做地方官职分应做的事，你为何迁怒于他？偷他银子二千余两，且将你侄孙连开基名姓写在州官墙上，必欲置之死地方快。他固不仁，你也该向你哥哥身上一想。像这样存心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全是强盗旧习未改，亏你还修炼了三四十年。你休说幻境事有假无真，我正于假处考验你们存心行事，烧丹设一大镜。那大镜，即幻境勾头耳。送你到海中，责二十棍，使你皮肉痛苦，还是轻于教诲你。但你在幻境有一节好处，你知道么？”城璧道：“师尊千叮万嘱，着弟子静守丹炉，偶因一镜相眩，便致心入魔域，丹炉崩坏，失去无限奇珍，深负师尊委托，万死何辞！尚有何好处？”于冰道：“你于我交战后，即拚命自刎，此系义烈激发，深明师弟大义，非为你以死徇我，我便喜也。丹药走失，异日内外功成时再炼，起去罢。

“城璧顿首扒起，侍立在锦屏肩上。

此时如玉、不换在外听得明明白白，也还罢了。只有翠黛见于冰事事皆如目睹，回想和那道人百般丑态，自觉无地自容。

又怕于冰对众宣扬，心中七上八下，不安宁之至！只听得于冰道：“叫金不换入来！”不换跪在下面，于冰道：“你知罪么？”不换道：“弟子身守丹炉，心入幻境，走失师尊许多珍品药物，罪何容辞！只求师尊严处。”于冰道：“心入幻境，也不止你一人，此系公罪，何况你毫末道行，焉能着你静守？只是你在无锡县河中见一大珠子，你便神魂如醉，这种贪念，十倍城璧偷窃。城璧着你弃去，你还要镶嵌道冠。更可恨者，师傅惨死，道友分离，少有人心者，应哀痛惶惑之不暇，亏你毫无想念，在无锡坐守三昼夜，丧良忘本，莫此为甚！若不看你有搬折树枝拚命到战场上相救，竟该逐出门墙之外。”吩咐袁不邪重责六十戎尺，不换连连叩头道：“弟子真该死！即师尊不打，弟子还要讨打。”于冰微笑了笑，不邪将不换打了三十戒尺。于冰吩咐起来，不换顿首叩谢，也侍立在一边。

于冰从怀中取出一纸，众弟子见上面有字，却不知写的是甚么。只见怒容满面道：“传超尘、逐电来！”二鬼跪于殿外，于冰道：“你两个持吾法牒，押温如玉到冥司交割，着打入九幽地狱，万世不必见我。”说罢，将法牒从案头丢下。二鬼拾起来，擒拿如玉。案前早跪倒不邪、城璧等四人，一个个叩头有声，一齐哀恳。于冰将双睛紧闭，置若不闻。约有两刻功夫，方将眼睁开，令四弟子起去，唤如玉入来。

如玉膝行至殿内，于冰向众弟子道：“世间至愚之人，亦各有梦，然无不梦醒者。如玉三十年前，我着他梦入甘棠，享荣华富贵三十余年，然后死于铁里模糊刀下。虽下愚不移，亦可因此一刀，万念冰释。今镜中现一幻境，理合他比众人先有知觉才是。不意到是他先要游览，兼复引诱同人。交战时，众弟子皆奋不顾身，翠黛一妇人，尚舍身相救，左胁带伤。惟他怕死，瞻顾不前。我死之后，诸弟子疑信相半，他又直断我必死。蛊惑人心，将我抬入石堂。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讲论或聚或散话，被翠黛评驳始休。种种禽心兽语，令人痛恨切骨。娼妇金钟儿他昔年交好，皆汝等所知。此番幻境，又着他与一姓吴的寡妇相会，不意他旧态复萌。其贪银钱，商嫁娶，苟且调笑，和当日做嫖客时一般无二。且更有可恨者，拍着桌子，叫我是冷先生，‘你就活着，我也顾不得你了。’兼复还俗，更换道衣，其未走失元阳，实是我不与他留点空隙。假如他娶了吴寡妇，他自一心一意过温柔场中日月，便将十座丹炉崩倒，也未必惊的醒他情魔，原是玄门中再不可要之人。是我一时瞎眼盲心，因他有点仙骨，冒昧渡脱门下。似此无情无义、好色丧品之流，与猪狗有何分别？不但坏我声名，即汝等亦难与为伍。今既替他恳求，可将如何发落禀我。”

不邪道：“未知他在幻境受过刑罚没有？”于冰道：“幻境中止着代州知州打了四十板。”不邪道：“可罚他再烧丹药，如丹不成，弟子等亦不敢再恳。”于冰大笑道：“这话，就该打你四十大板才是。我的丹药，皆四海八极珍品，焉肯复令浪子轻耗？”如玉在下面泣说道：“弟子屡坏清规，实实不堪作养。总粉身碎骨，亦自甘心。叩恳师尊开天地鸿慈，姑宽既往，策效将来，将弟子重责大杖一百。嗣后若有丝毫过犯，不但师尊定行逐斥，即弟子亦何面目再立门墙！”说罢，顿首出血。

于冰道：“也罢，既你自定刑罚，诸弟子恐你污手。”着超尘、逐电拉下去重打一百杖，不得一下徇情。如玉自己在殿外阶下扒倒受责。于冰向锦屏道：“速领你妹子到后层殿中秉烛伺候。

“锦屏领翠黛去讫。

二鬼将如玉轮流重打，至五十余杖。起先如玉还痛苦哀告，次后声息不闻。城璧、不邪、不换三人复行跪恳，于冰吩咐停刑，入后洞去了。好半晌，二鬼方将如玉扶起，抬到丹房内。

金不换道：“二位师兄知道么？师尊此刻入后洞，必是发落翠道友。我想明不发落，背人发落，必定他做的事和温师弟一般，犯了个‘淫’字。”袁不邪虽是猴属，却无猴性，比极有涵养的人还沉潜几分，听了这话，和没听见一般。连城璧是个义烈汉子，最恼揭发人阴私，不由的面红耳赤，怒说道：“你这话实伤口德。说温师弟尚且不可，何况妇人！我问你：你有何凭据敢以‘淫’字加人。”不换自觉失言，溜出殿外去了。不邪在殿内听得如玉在丹房低声惨呼，甚是悲苦，向城璧道：“我和你担点干系，通个私情，救救他罢。”城璧道：“使得。”

于是两人一同下来，将如玉底衣拉下。不邪口诵灵文，用袍袖拂了几拂，随即伤消痛止，皮肉如初。如玉深感拜谢。

再说于冰到后洞坐下，翠黛跪伏堂前，痛哭流涕，叩头不已。于冰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修道人首戒一个‘淫’字，你所行所为，皆我羞愧不忍言。我何难着你丧失元精，但元精一失，可惜你领我口诀将三十年出纳功夫，败于俄顷，终归禽兽，有负你父雪山之托。止吊你三昼夜，痛责三百皮鞭，不押赴九幽地狱，仍是存你父之情。今日不对众责处，又是与你姐留脸，非为你也。

本应立行斥逐，姑念你于我交战时以一妇人拚命相救，城璧倒地，你又以飞石助阵。这两事，颇有师徒手足之情。若不为此，我门下焉肯容留丧品之人，致令三山五岳诸仙笑谈于我。”翠黛听了，心若芒刺，含泪叩头道：“弟子虽是禽兽，亦具人心。

至今以后，再不敢了。”于冰大笑道：“好一个再不敢了，幻境之苦，你虽受过，此刻法亦难容。”吩咐锦屏重打一百戒尺。

锦屏打到二十，翠黛哭哭啼啼，锦屏也不觉泪下。于冰便着停刑，随即出离后洞。翠黛揩抹尽泪痕，同锦屏至前殿。金不换不住的偷看翠黛，翠黛羞赧的了不得。

于冰从袖内取出丹方一卷，付与不邪道：“此《天罡总枢》内烧炼法也。此系八景宫不传之秘文，将来只可你们五六人看视。待汝等功行完满，烧炼可也。若有敢私泄于人，吾必以雷火诛之！”不邪同众弟子叩头领受。于冰又取出九粒丹药，指向锦屏道：“此汝所炼易骨丹也。汝与不邪于壬子日服之。汝二人修炼年久，可尽易丹骨，皆仙骨也。”众弟子趋视，大如梧桐子，五色相间，精彩夺目，光耀逼人。于冰分赐二人各一位，二弟子大喜叩谢。于冰一抬头，瞥见翠黛神销气阻，面孔乍红乍白，于羞涩中带出垂涎之态。于冰大笑，向翠黛道：“今看你父雪山之面，也与你一粒罢。”翠黛如飞的叩谢，于冰又大笑，众弟子亦有偷笑者。翠黛领了丹药，喜愧交集。

于冰又向城璧、不换道：“你二人坏吾丹炉，理合俟三十年后再行分赐。缘我与汝等相聚，屈指止有半月。且你二人幻境过恶尚小，城璧内丹正在结胎之时，须索助他一臂，表数十年相随之情。”向不换道：“你赋质最拙，修道诚虔又不及城璧。你二人虽同时翠吾指示，你的内丹，于结胎时甚远。且你未受人世折磨，便得仙诀，真是过分之至。这也是你前世积累，使你遇我，非偶然也。今也分赐你一粒，服乏可抵三十年吐纳功夫。你须着实奋勉，勿负我格外提携。”两人领丹，顿首叩谢。

又将一粒付与不邪道：“温如玉特具仙骨，修为颇易，奈他是不敢定的人。今将此丹付汝，俟三十年后，果能洗心涤虑，日夜加功，方可付与，助其胎成。若仍因循岁月，你可谨藏身边，等候有缘人消受。如敢私徇情面，再像此刻治他杖伤，只用你念头一发，我即早知，于汝不轻恕也。”不邪连声答应，将丹收讫。如玉亦行叩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又取出丹药五粒，向不邪道：“此汝所炼返魂丹也。

“众弟子同视，见颜色红白各半。白处白如秋霜，红处红若烈火，较桐子略小些。放在掌中，来回旋转不已。于冰道：“此丹起死回生，枯骨皆可使活。俟汝等大成后，赐一粒为仙家备而不用之物。只可惜我那四炉丹药走失耳。”

不邪、城璧齐问道：“适才师尊说相聚止半月余，尚望明示。”于冰道：“我定在下月十五日，于午未二时中，必膺上帝敕诏。我去之后，与汝等见面极难。袁不邪即在此洞修持。

锦屏断不可居骊珠洞，可带一二侍女去山西五台山录光洞修持。此洞系许宣评真人炼丹之所，极其幽深。汝不见可欲，心自不乱也。”城璧去山东琼岩洞修持，翠黛仍回骊珠洞修持。

“翠黛道：“弟子洞中家属众多，回去后带一二侍女分居西洞，庶少免纷扰。”于冰点头道：“如此甚好。”又向不换道：“你仍回玉屋洞修持，洞内有紫阳真人《宝篆天章》一书，须用心看守，代袁不邪之职。温如玉去四川武当山九石岩华洞修持，此洞系白玉蟾大仙飞升之所。洞内奇葩异果，四时不绝，不免出洞采办食物之劳。你止驾云一能，别无道术。今再与你一符，贴在洞门内，等闲不得出入。再像前遇蟒头妇人惹起风波，那时没人救你。”

又普向众弟子道：“我今分你六人为六处，诚恐你们群居终日，尚无益清谈。”不邪等又跪禀道：“弟子等承恩岁久，满望永奉驱策。今师尊飞升指顾，犬马之心，不无依恋。愿师尊授职后，于鸾骖凤驭游览之暇，使弟子等时瞻慈颜，钦聆训诲，不致为外道所魔。此固弟子等所深欲，想亦师尊所乐于裁成也。”言讫，各泪下。于冰亦为怆然道：“此想非止汝等，我亦有之。然我自修道至今，前后仅见吾师三面，我此后便可随意与吾师相见矣。你们若修道成时，何患不朝夕相聚。”不邪道：“弟子等修道深浅，皆在师尊洞见之中。祈就弟子等目今造就，示知终身结果，并迟早年头，弟子等可好益加奋勉。

“于冰道：“你们起来。”众弟子分立左右。

于冰道：“你们问终身结果，能正心诚意，不为外务摇惑，便是终身好结果。就如日前镜内楼台，影中山水，皆幻境也，不邪、锦屏见之，视若无物。城璧等则目眩心动矣。此非幻境迷汝等，实汝等遇幻成幻，自迷也。至于汝等成就年头，我亦不妨预言：大要袁不邪还得一百二十年，锦屏一百六十年，城璧二百年，翠黛一百八十年，皆可成上仙，只要始终如一方好。

金不换资性最钝，眼前局面，地仙可望，成就年头，未敢预定。

温如玉若清心寡欲，一意修元，可成在城璧之前。”说罢，又连连摇头道：“他的归结难以预定，只看他自爱不自爱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二十年后，泰山狐狸飞红仙子，其修持年头，亦一千四百年之妖。且温如玉与翠黛、袁不邪、锦屏、金不换到琼岩洞连城璧处，各来往过几次。因此他假变翠黛，到九石岩华洞，与如玉笑谈一日。如玉天性好淫，遂忘于冰教戒，与这狐狸成奸。相交两月余，被安仁县已故狐狸赛飞琼之女梅大姑娘告知翠黛。翠黛恼他两个坏自己清名，亲至鸣鹤洞见于冰控诉。于冰大怒，立遣力士八人，持飞符二道，将飞红仙子同如玉擒拿，俱乱杖打死在岩华洞内。各夺舍投胎，仍转生为一男一女。然如玉仍具仙骨，飞红仙子又修炼岁久，得袁不邪和翠黛各分渡一人为弟子，更名换姓。如玉修持二百余年，膺上帝敕诏，晋职为玉节真人。飞红仙子亦修持二百余年，晋封明霞仙姑。此系一人一妖后话结果。总缘如玉天性好淫，非教戒捶处所能改移。再世始成仙道，犹之铜锡物件，一经重铸，则旧形全泯。

且仍在于冰门下，不过晚一辈耳。

于冰又道："我明日午刻，即服绝阴丹，汝等可于后日午末未初见我可也。"又将二鬼叫来，吩咐道："我自收汝等至今，屡奉差委，无不诚敬办理，从无过犯。因此我滴指血施恩汝等，复授修炼口诀。近又四十载，尔等刻不道力，俱可出幽入明，不生不死。眼见已成鬼仙，若再加精进，虽游身天府，亦无不可，与神仙何殊。我定在下月中旬出世。我去后，尔等可赴茅山华阳洞内修持。此洞系陶弘景大仙炼丹之所，只要毋蹈邪淫，毋生贪妄，便可永保天和，与日月同寿。"

二鬼叩头有声，泣说道："小鬼等承祖师雨露，备极栽培，数十年来，未尝片刻相离。今只愿随祖师千年万世，实不愿去茅山。"说罢，叩头大哭。于冰道："道力如袁不邪，其次锦屏姊妹，尚不能随我同去，何况尔等。"二鬼又复哀求，情甚恳挚。于冰想了一会，提笔写牒文一张，递与袁不邪道："我去后，可持吾法牒领二鬼交送轮转轮司，烦他送与一母胎内，必须多子之家。将来我去渡他们时，可少免他父母悲悼。"又书符二道付与二鬼道："到转生那日，将此符吃下，便尔等一出母胎，便记得今生做鬼跟随我事业，庶不为酒色财气所迷。

十五年后，渡尔等到我洞中，做两个童子伺候可也。"二鬼方大喜叩谢。

于冰又道："明朝气运将终，治世圣人已受天命，数十年后，流贼李白成、张献忠等作乱，涂毒生民。袁不邪、锦屏、翠黛、连城璧，你四人可随意变化尘世道士、道姑，分行天下，救人灾难，广积阴功。立天仙神仙基业，正在此时。连城璧法力无多，今得吾易骨丹，不过十年，胎可结成。俟他结胎后，紫阳真人《宝篆天章》已命金不换收管，可取至此洞，大家同来此洞炼习。我意不邪、锦屏、翠黛你三人素知法篆系窍，一月之内，即可全成。连城璧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算入门，大要非半年或三月功夫不可。你三人共相指授可也。金不换俟他结胎后，到城璧洞中学习，庶不误他静中旨趣。统俟三十年后，汝等造就，又与此时不同。至期，我自有法旨相召。于《天罡总枢》内择十分之二三，加惠汝等，使列吾门下者，与岛洞诸仙本领不同，也算你们投托我一番。道行完满，我自按期接引，共入仙班，汝等可勉之、慎之，毋辜负我期望至意。”不邪等各大喜，顿首拜谢。至次日辰时，于冰令众弟子回避，入后洞服药去了。正是：九转丹成次第收，赏功罚罪个中由。

幻情道破重虚境，指示前程各慎修。

第九十九回冷于冰骑鸾朝帝阙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词曰：

丹成一粒卿云透，敕命膺组绶。受职仙班，修文玉府，与碧天同寿。

满身剑术光华，明月复相凑。试问同人，此艺谁能彀？

右调《城头月》

且说于冰至次日辰刻时候，在后洞沐浴了身体，先出外叩谢了天地，次向八景宫老君、西昆仑元始叩拜，再次向碧云宫师祖东华帝君、赤霞山火龙真人各叩拜毕，然后将正面石堂门关闭，端坐在石床上，将丹药服下。此丹入腹，遍行三百六十骨节，于眼耳唇舌口鼻、五脏六腑、幽门精窍以及有血无气之地，无不走到。约有一个时辰，泥丸大开，从泥丸中，追出线细一缕黑气，由石堂透出，飞入云霄。打坐至夜子时，丹田内雷鸣一声，顷刻三化聚顶，五气朝元。众弟子巡视，见石堂上现一股紫气，离堂数丈离下。气上托卿云一片，大经丈余，光华灿烂，照的洞院皆红。不邪大喜，向众道侣道：“吾师大道今日始行完足，深可欣羡。”众男妇同二鬼各翘首观玩，称赞不已。自此夜为始，夜夜到子时，总有卿云一片升起，至天微曙时始无。于冰白昼与众弟子讲究元理，一交亥时中刻，便各运用坐功。众弟子知于冰聚首无多，亦皆谆谆询问，恐将来指授无人。

瞬息到八月十五早间，于冰又复沐浴身体，坐在前殿。众弟子同二鬼皆分班侍立，俱带惜别之容。于冰向锦屏道：“翠黛与你同胞，理合令你照拂，但你与他道力亦差不多。”随向袁不邪道：“你一岁中不拘何时，定到他五人洞内各巡行两次。

坐中功夫，简易之中却至精至细，恐伊等铅汞少为失调，便将功夫枉用也。”不邪唯唯。至巳时末刻，即着于殿外排设香案，众弟子同二鬼皆拭目相待。于冰忽然又想起一事，向不邪、锦屏、翠黛道：“固形一丹，是你三人所急需者。过十年后，不邪于丹方内查出此条，你三人采取药物，先烧炼此丹。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丹时，一人掌扇，两人看守，昼夜轮流。至丹将成时，尤须加谨防备。

大界有道行似你三人一类者甚多，他从何处得此奇方？我若在，无一敢来。你三人炼此丹，则不敢定其多寡矣。诚恐有本领浩大、高似你三人者，被他夺去，徒费心勤。”说着，从身边取出戳目针两个，付与不邪道：“此系八景宫至宝，可敬谨收存，于万不得已时用之，当念他们和你三人一样，好容易修炼一二千年，此针一出手，戳目戳心，随己所欲，无一生全者。

若实在法力不能敌，用一针损其一目，使之逃去。此于战斗时，亦存一点阴德也。丹成时，不邪速寻吾洞缴还，不得片刻存留。

“说留，付与。三人叩谢后，于十年内三人同炼此丹，杀一极毒蟒王，号红锦夫人。又杀一恶蛟，名为西洋太岁。他修炼的铜铁骨，诸宝不能损伤，固形丹成时，几为夺去，皆针之力也。

此是后话。

于未时中刻，从西北方起一阵香风，与冰麝兰桂之味大小相同。久之，香气倍浓。至酉时初刻，猛听得半空中云璈齐奏，笙箫和鸣。又见霞光片片，彩云成行。遥见童男童女十数对，各手执朱幡翠盖，玉节金符。中有一仙官，戴八宝碧莲冠，穿紫鹤氅，丝绦皂靴，双手捧着纶音，由远而近，冉冉下降。离地有一丈高下，停住云头。于冰跪伏香案前，众弟子同二鬼亦各跪在于冰背后。那仙官将敕书开展，口中宣读道：太上洞宣灵宝深远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诏曰：蓬岛刀圭，首重长生之药；琼楼翰墨，欣添不老之仙。兹尔冷于冰，金和玉粹，月郎星高。易水衡文，素擅清华美誉；金台奋袂，爰推智勇奇才。敷粟米于九州，灾黎再造；收猿狐于二岳；异类同升。针破鱼睛，寒丧鲸鲵之胆；雷轰蛇首，雄飞草木之名。

道接宣都，蓼茶苦几七十载；心存冰府，松柏操犹万千年。宜列紫极之班，用广红云之座。今特授尔为三界靖魔大使普惠真人。呜呼！颁绛册于瑶宫，光传太乙；降赤符于贝阙，数合天元。已赐蕊珠绮宴，速策雏凤双翎。

读毕，于冰三跪三起，九顿首谢。又见二仙吏捧着冠裳和朝衣皂靴，落在院中，导引于冰到后洞更换。须臾，于冰出来，头戴二龙捧日珠冠，内衬云锦百花无缝仙衣，外套金缕八团圆蟒朝服，足踏朝靴，腰悬赤璧，手执青珪，珊珊玉佩，锵锵和鸣，白面乌须，与月色相映，倍觉光彩十分。于冰复走至香案前，只见西北上飞来一只青鸾，约长一丈，花冠翠羽，朱爪金睛，在半空中左翔右舞，舒翼长鸣。然后落在于冰面前，整翼待乘。于冰跨上鸾背，那鸾展开双翼，飘飘飞起。二仙吏亦跟随同升，众童男女，分两行行走。于冰在中，仙官和仙吏等后面相随。吹吹打打，拥入九霄之内。众弟子同二鬼仰视，直待仪从不见，音乐无声，方才议论起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袁不邪道：“修道人不当如是耶？”锦屏道：“只我们立志坚真，终须有此一日。师尊已授职普惠真人，安见我辈不能授职真人夫人耶！”不邪道：“将来神仙，你我或可有分；天仙极难。”城璧道：“我到不管他天仙、神仙、地仙，此刻师尊飞升去了，固是大喜。只是我心上觉得凄凉之至，不知何年再得一见。”说着，泪下。众弟子亦各怆然。二鬼跟随于冰最久，从未一日相离。今见于冰去了，竟放声大哭起来。不邪忙止住道：“此系师尊大喜事，莫哭，莫哭。我们此刻谁不心怀悲感？我明日即到冥司送你两个托生人间。屈指不过数年，便在师尊左右。到是我们，须一二百年后，方能聚首，反不如你两个了。”又向城璧道：“此洞师尊吩咐着我住持，我今夜就是主人。一则师尊飞升，不可不贺；二则就与诸位道友送别；三则赏玩中秋佳景，此山奇果最多，超尘、逐电可速去采办。

洞内有莫月鼎大仙飞升时留下有数百年未用佳酿，不可不一领滋味。我们亦不必在洞内盘桓，可同上后洞峰顶畅饮今宵，为明辰惜别之计。”城璧道：“大师兄在此佳央，可一同共醉峰头。”

少刻，二鬼采办停妥。不邪等同一行男妇共八人，齐上峰顶。只见万壑同明，千峰映月，落花枫叶，飘送金风，真好一片秋景也。八人席地而坐，开怀畅饮，叙谈已往未来。金不换指着已坏丹炉道：“这就是我四人对头。”锦屏道：“半空中那水晶盖和那圆大镜子那里去了？”不邪道：“水晶盖系出自师尊怀中，大众共见。那圆镜子，来亦不知从何处，去亦不知从何处去，今二物我也不知归于何处。师尊止吩咐我，着将丹炉收好在后洞内，将来我们有用他处。这好些日子，因师尊飞升，我还没顾得收拾他。”城璧道：“我等俱是一师，情同骨肉，此番一别，安可不再订后会，为联属手足之谊？我想一岁中，止中秋一夜。自今夜为始，每岁到中秋，要早到大师兄洞中快聚，通以日将落为期。若日落不至者，来时每人各罚酒十巨觯若能采有异果随意带来，以助酒兴更好。大师兄以为何如？”不邪连连点头道：“甚是。”逐电道：“此后中秋之会，我们两个无福奉陪。想着到明年这夜，正在人家妇人怀中，咀嚼奶水而已，”安能再饮此数百年醇酒也？”众皆大笑。于是欢呼畅饮，皆有醉意。

不邪道：“怀酒清谈，乃文人韵事。我此时武兴颇豪，有师尊传授青龙双剑法一十二路，系因我采药于九州四海，作对敌妖仙野怪之意。今趁此月郎星辉，与师弟妹一舞，以助酒兴何如？”众皆大喜道：“愿观神技。”不邪向锦屏要双剑在手，挽起袍袖，束紧丝绦，腾身破步，将门路次第分演出来。初时若两条白练一起一落，次后犹如百道银蛇攀折远近，再次镶一轮明月，与天上月色争圆。至后，止觉得寒辉冷气逼人眉宇，令人生悚惕之心。看到眼花撩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通无人影，又像一片雪山来回摇动，真仙传也。城璧欣羡的神魂欲醉，恨不得即刻学会。

翠黛向锦屏道：“我与姐姐亦有剑法，看大师兄剑法，你我只堪割鸡耳。”正言间，只见那两口剑从地跃起，有三丈高下，飞向对山，大响了一声，一瞬目间，二剑复在眼下，比鹰隼还疾。再看对山，一大柏树已两段矣。少时双剑一合，大家方看见不邪已坐在原处，若不曾出坐者。个个齐声喝彩，称颂不绝。

城璧大叫道：“大师兄这剑法不可独得，应该传授几个徒弟。”不邪笑道：“师弟内功正在结胎之进，俟结胎后传你，庶不为剑学分心。”锦屏道：“要传须普行传授，安可私惠一人？”翠黛问不邪道：“单剑和双剑可是一样用法么？”不邪道：“大不相同。师尊于三年前也曾传授，单剑名天遁剑法，专以击刺耸跃为事，使敌者莫测其去来。共一十六路，较青龙剑法倍难学习。师尊常言天来子真人最精于此，惜我未能一见，岂世俗用单剑者所能梦及一步也。”金不换道：“我这身材瘦小，该学天遁剑法，庶几跳跃起来还可探着敌人脑袋。”锦屏大笑道：“我们修道的人原不可不学剑法，以备不虞。你适才所言，竟是意在杀人，大师兄恐未敢教你。”不换也笑了。如玉道：“只我可怜，止会个驾云，还是二师兄教的。我在师尊门下投托一场，别无偏众位处，止挨起打来，比众位偏些。”

众皆大笑。如玉又道：“我与众师兄师姐忝列同门，没得说，你五人总须各教我些法术武艺才好。”不邪道：“三十年后你果肯励志上进，结胎有成，法术武艺，我当效劳。”六人同二鬼说笑欢饮，直吃到残月西沉，轩车渐拥时候，男妇俱大醉方休。锦屏道：“本欲同回前洞与大师兄拜别，但师尊已去，见之倍增凄恻。我还要同舍妹到骊珠洞取我应用物事，到五台山另立人家。”如玉道：“武当山九石岩华洞，我也不知在四川何处？尚须早为寻访，我等就此各散罢。”说罢，大家叩拜，城璧等五人又从新与袁不邪叩拜，着他遵于冰命令，指示得失，一岁中按四季到各洞考证得失。不邪谦让了几句，然后应允。

超尘、逐电亦各与五人拜别，大家洒泪分首，互相珍重而散。

袁不邪持于冰法牒，率领二鬼游身冥府，到转转轮王处，将超尘、逐电交割，仍回朱崖洞潜修。

再说于冰骑了青鸾，同仙官仙吏、众童男女升起在九霄之上。只见光烛三界，五色玄黄。又见千乘万骑羽盖龙车，往来在碧空之内。至西天门外，下了青鸾，早有金公木母引到天衢。

但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红霞现彩，紫气笼烟。贝阙琼宫，瑶衢分三条广路；银楼玉宇，朱扇开十二通门。桂殿兰台，凝眸皆琳琅之器；丹楹绣柱，翘首瞻琬琰之城。皓魄临窗，玉轴共牙签一色；和风拂槛，珠帘与袅篆齐飘。西兔东乌，转旋两仪之毂；左龙右虎，调和一气之元。芝草杨枝，同苍螭而度厄；火珠焦叶，偕赤彘以垂光。矢矫红桥，高接千层宝塔；辉煌晶镜，照彻万顷冰壶。烂熳卿云，缭绕露盘之座；缤纷异卉，芬馥阆苑之葩。太液昆明，九霄宁无巨水；金屿翠岛，上界亦有崇山。风伯清尘，雪花肇万邦之瑞；雨师逐疫，雷霆鼓八节之和。四大帅锦袍绣甲，八天王玉带蟒衣。羽衣佳人，手散一天花雨；霓裳童子，炉焚五色龙涎。九曜星官，肃班联于殿陛；二十八宿，环威仪于崇墀。

造化元君，献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无穷之册；幽冥教主，奏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已之源。东阁金公，率蓬壶羽士嵩呼阙下；西方木母，携广寒仙侣欣舞阶除。九江四海诸神，捧持鳞介总簿；三山五岳列圣，爰呈禽兽通籍。屋漏中雷，详一门之善恶；神荼郁垒，报万姓之欣戚。麟负朱绂，玄鹤衔千年硕果；豸悬赤壁，青鸾啄百岁名花。丹桂飘馨，八极净尘氛之气；白莲流液，九野沾湛露之波。耿耿银河，簪履云霞并灿；锵锵凤管，埙篪金石和鸣。喜见绮罗在御，欣逢锦绣为丛。正是：九天阊阖开紫极，一朵红云捧玉皇。

于冰至金阙下，又有张、许、裘、葛四天师导引，至玉案前。叩首毕，奏陈籍贯并修真得道始末。上帝见于冰心结紫络，面有神光，帝心甚喜。下许多温旨。命五老四极授玉册金文。

以靖魔大使兼修文院玉楼副使，赏仙官二人，仙吏四人，童男女四人，力士八人，仙乐一部，永远服役。于冰顿首，谢恩退出。火龙真人早已等候在紫禁之外，看见于冰，大笑道："你得有今日，我脸上大有光辉。"于冰即忙跪伏，火龙扶起道："你可同我参见教祖老君去来。"正是：朱幡翠盖膺丹诏，鹤驭鸾骖上九天。

面壁勤修时尚浅，已成福寿大金仙。

第一百回八景宫师徒参教主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词曰：

参教祖，谒三清。入瑶池排绮宴。饮琼卮，过嬴海。游凤阙，听歌吹。

仙侣至，献佳珍。贺升祺，陈雪藕。进焦梨，奏箫韶。舞干戚，醉于斯。

右调《三字令》

话说火龙真人领了于冰并上帝所赐官吏男女诸人，先到八景宫报名挂号，知会了宣都大法师，禀知老君，立行传见。老君大加奖励，赐《太清丹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部，都功神印一颗。又道：《天罡总枢》一书，东华帝君业已代缴。亏你天资聪慧，竟能领略得来。戳目针乃吾至宝，至今未曾送还就赏了你罢。”于冰顿首叩谢，又向火龙真人道：“你门下出一好弟子，也算你眼界去得。”吩咐左右，赏郑东阳风火剑一口，以旌其功。火龙亦顿首叩谢。师徒二人辞出，至昆仑圃叩谒东王公，东王公赐太乙刀圭、火符内丹等物。又领至瑶池拜见王母，王母赐宴元台，令火龙、于冰列坐两傍，自己居中独坐一席，下面华林、媚兰、青娥、瑶姬、玉卮五女相陪。又诏董双成吹云和之笛，王子登弹八琅之璈，许飞琼鼓太虚之簧，安法兴歌玄灵之曲。宴罢，火龙同于冰叩谢。王母道：“冷于冰风度端凝，造就不可限量。

郑东阳得此弟子，大长赤霞门面矣。我亦无以为赠，知于冰尚未有府第，可于罗浮山鸣鹤洞居祝此洞系吾次女媚兰修道之所，洞内外颇有奇景，堪寓饮岚卧石之仙。”于冰顿首拜谢。

王母命董双成道：“你可代我送二真人出瑶池。”火龙同于冰谢别了董双成。又到紫芝崖朝拜元始，元始亦深喜于冰品格秀雅，道念纯一，赐《符篆丹灶》七卷。

后领于冰至碧云宫拜见师祖东华帝君，帝君慰劳至再，设宴款留。赐雌雄剑一、元珪二、宝珠四、百花无缝大红云影仙衣一袭。宴罢，帝君命火龙领于冰到蓬瀛海岛众仙聚会之所。

但见：

彩云叶瑞，丽日呈祥。瀛洲三山，遍长九节之草；蓬壶十岛，时开千叶之莲。高峙银楼，遥映一天皓月；横开翠阁，远接五色晴霞。风雨无虞，架海梁以挂柱；芝兰有味，绕复道而流香。壁挂晶球，目眩光明之藏；室悬宝鉴，身居不夜之天。

文梓百寻，喜见枝枝相对；长松千尺，欣看两两同根。紫萸峰头，青鸾与元鹤并舞；丹枫树下，白鹿共赤豸偕游。麟伏牡丹亭畔，凤绕曲水池边。翠盖乍飘，皆课花评鸟之侣；朱幡相引，尽采芝种玉之人。裳履增华，联火藻山龙以焕彩；云璈迭奏，合金镛玉箫以成声。月夕添海屋之筹，卿云烂熳；花朝验天孙之锦，异卉菲芳。玳瑁筵前，共荐焦梨火枣；蕊珠宫里，大陈雪藕冰桃。白雪调高，编入长生曲谱；碧荷凝翠，裁成延寿舞衣。聆咳唾之德音，珠玑满座；睹冲和之雅范，凤月一帘。菖蒲炼出新苗，盘中丹转；云海蒸成香芋，铛内烟福玉烛兰膏，醉倚楠榴之枕；琼浆贝液，争啖鹦鹉之杯，正是：羽客冰厨瓜作枣，神仙拳胜斗为觞。

于冰看罢，见众仙男女老少不一，约五六百人，各佩服金冠云履，锦衣绣裳，见于冰师徒落下云头，皆一齐拍手大笑道：“新普惠真人至矣！”火龙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冰先拜南极子，南极答以半礼，次拜众仙，众仙各跪拜相还。于是相揖相让，同到凤山香城之内。早已预备下筵宴，都让于冰首坐，一则为是敕封有职事金仙，与受封散仙不同；二则又系初到。于冰那里敢坐，仍是南极坐了首席。火龙吩咐坐于南极之侧，却是独坐一桌，从众仙相敬之意。众仙各次序就坐，火龙反在于冰之下。须臾，酒泛芝浆，盘盛异果，众仙童仙女歌舞齐行，真是花攒锦簇，快目怡情。

宴罢，谢别众仙，于冰随火龙到赤霞山流朱洞内，叩谢教授超拔之恩。火龙道："汝本浊骨凡夫，不过百余年，即正大罗金仙果位。虽上古有食一草一木飞升者，今非其时也。汝成就亦可谓甚速，敕授靖魔大使普惠真人，已出望外，今又兼玉楼修撰副使，不但为岛洞诸仙未有殊荣，我从战国时修道至今，亦不能有此际遇。此非上帝私惠于汝，缘汝腹内有《天罡总枢》一书，上帝知汝颇有道术，故破格任用耳。上中下三界诸仙，品分九等，统计八万四千余人。读过他这书的，能有几个？老君和你这缘法，我亦解说不来。想你高曾祖父必有天大阴骘，始能乃尔也。上帝首重济渡仙才，我只在数日内必膺宠命，督察水部矣。此缺极繁，凡江湖河海诸神圣职司水事者，有舛错，即行参奏。文移往返，日无宁息。参奏不到，大则为苟庇，小则为失查。安能如你做玉楼副使清闲？至言靖魔大使，不无失查之责。然雷部三百六十诸神巡行三界，无烦汝劳心也。"

火龙话毕，于冰然后与同门见礼。火龙道："以道术论，普惠应居诸弟子之首。然吾门下，统以先后为次序，列在第五可也。"原来火龙已先有弟子四人，为首道通真人，第二化行真人，此已受敕命者。未受敕命的，是晶莹子、桃仙客。火龙亦设宴，自己居中，独坐一席，令于冰独坐一席在左，四弟子共坐一席在右，于冰说起："未见修文院雪山道人，早晚走遭方好。"火龙大笑道："各仙圣紧要去处，才到十分之一，量一异类小吏，见他不见他，何兄挂怀。若为他有赠书之情，书是老君假手于他，只不治他盗窃之罪足矣。他还敢居功么？若伊女锦屏、翠黛有成，已炼就人体，身分高出乃父数十倍，非仅三界诸仙青目，即我做师祖公的，亦不敢以异类薄待他们。

"又指桃仙客道："你四师兄随我数百年，神通道术也算有些，只是不能膺受敕命，终于地仙而已。"仙客道："弟子也是出身异类，不过比天狐身分高些。总加力修持，亦必为上帝所鄙，安敢望到五师弟地步？"火龙道："你自不勉励，还要如此委说。福海真人张果，非天地初开时一蝙蝠耶？三界诸仙神圣，那个不敬服他？就是上帝，亦加优礼。再过百余年后，袁不邪必膺敕诏。到那时，你又有何说？仙道路阔，上帝何尝鄙薄汝等。"

道通真人道："袁不邪造就，必大有可观。百余年，只瞬目可待耳。"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冰道：“此子入道沉潜之至，将来可望有成。

“道通道：“锦屏、翠黛何如？”于冰道：“他两个俱有根基，异日天仙，俱未敢量。”又问：“连城璧、金不换、温如玉三人何如？”于冰道：“连城璧为人光明磊落，向道纯一，亦可望有成。‘酒’、‘色’、‘财’三字，还不能动摇他。只干一‘气’字，尚未调匀。他原是侠客出身，才修持三四十年，焉能将毛病化尽？”火龙道：“四字之中，惟‘色’字量难把持。今城璧于三字竟能固守，便是大可入道之器。止余一‘气‘字，只用再修持三五十年，自平和矣。三十年后，我亲去试验他一番。若果有定力，不妨助其速成。”于冰又道：“金不换赋质最庸，又不肯精进。喜得他心无渣滓，嗣后地仙可望。

温如玉特具仙骨，只是他于‘色’之一字殊欠把持，未便定他的造就。”化行真人笑道：“有何难定？‘色’字与那三个字大不相同，有把持者，尚恐动摇，况无把持耶？”道通真人道：“像这些人，五师弟原不该渡他，只用化一绝色女子一试，即立见肺肝矣。他总有满身仙骨，何益也！”火龙道：“普惠修持无多年，门下便有许多弟子，怎道通、化行门下竟无一人？

“道通真人道：“数百年来，也曾陆续看中十数个，于‘酒’、‘气’二字尚能把持，只到‘财’、‘色’二字，不用两试三试，只一试，便是再不可要之人，从何处渡起？”火龙大笑，众弟子亦皆笑。

化行真人道：“看来五师弟不过好渡门徒耳，若弟子等肯渡脱异类，何愁不得三五十人？”火龙连连摇头道：“谈何容易！不但三五十，你若于异类中能渡得一个成就正果，于我面上亦有光辉。缘此辈原是邪种，少通变化，他便要播弄风云，作祟人世，千百中，无一安分者。再经仙傅，其胆大妄为，较人中之最不安分者还更甚数倍。前通元真人马钰阳、文逸真人梅福因渡异类在教下，后来大肆宣淫，秽污山岛，致上帝震怒，俱降职为先生。若非四天师保奏，已打入轮回矣。你等焉可因教下无人，便留心此辈么？大要异类之中，惟猴性一刻无定，求安坐五六句话功夫亦不能。袁不邪以一猴而能沉潜入道，此谓反常。反常者必贵，乃造化独钟其灵，一经仙傅，必身列金仙，岂神仙、地仙所能限量！至于锦屏、翠黛，我早已密行推算，亦皆大成之器。此乃天缘遇合，该造就于普惠门下也。”

于冰道：“弟子冒昧无知，妄收三异类。今听马、梅二真人话，反大生悔惧矣。此后虽身居天府，却心在人间，总信得过他们，一月之中，也得推算稽查两次方妥。”火龙大笑，众弟子亦各笑。宴罢，于冰叩谢，火龙命本洞仙乐执朱幡翠盖，送于冰至罗浮山鸣鹤洞中。

于冰次日复去叩谢火龙真人。真人赐五色金缕团鹤无缝仙衣一袭、八宝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冠一顶、丝绦皂靴各一。于冰叩谢，随到玉峰洞拜谒紫阳真人。次到雁荡、终南二山，会道通、化行二同门。

回洞后，力士传禀：修文院书吏雪山禀贺禀见。于冰大喜道：“授书人至矣。”连忙迎接出去，让入丹房。于冰先谢授书厚情，雪山顿首还礼，谦让再三，始敢就坐。于冰言：“连日谒三清、朝教祖，未暇看望。”雪山道：“修文院玉楼副堂文始真人，日前奉敕稽查山岛群仙邪正，听其举动，正望真人补授此缺。今果荣膺宠命，书吏得栖身宇下，受庇无涯。”于冰道：“师兄如此谦呼，是居我于炉火上也。嗣后幸垂真爱。

“雪山又谢教育二女之恩。于冰道：“我临行时各付易骨丹一粒，服之造就定有不同。雪山道：“属下屡屡为群仙列圣轻薄，今承真人慈惠，将来二女之中有一得就神仙果位，属下得告归故里，以终天年，实至愿也。”于冰又将火龙真人昨日议论渡脱异类话详细告知，嘱雪山教戒二女安分修持。

又问及修文院事，雪山道：“玉楼正堂二缺，副堂四缺，为六大宪统辖学士三十六员，皆上帝敕封为先生者。又博士二百二十员，皆九州散仙。书吏一千五百名，撰拟四海八极幽明敕诏，兼批发诸仙神圣水陆奏章。六大宪总其大成，三十六学士先行定稿，回堂博士以及某等按上中下三界分管办理。六大宪撰拟批发停妥，又复赍送四天师看阅，奏可施行。上界论时不论日，大要真人一月之内，得在上界一百二十时辰。虽固轮流当值，事无大小，六大宪俱要公同列衔，方能陈奏。除当值之外，余皆闲日。或在本洞静息，或游戏诸天，无不可也。若遇重大事件，必须知会公议，未便以不当值卸责。”于冰道：“锦屏我已命往山西五台山修持，翠黛自言分修西洞，然家口繁多，不无纷扰。”雪山道：“属下今日回家，于侍女中择二三谨慎者，予以管辖逐责之权。再吩咐翠黛，经年不许干涉一事，亦不许到正洞一游。”于冰道：“如此方好。”随吩咐仙吏等备宴。

杯酌甫设，力士趋报：“海岛并各山岳诸真人、诸大仙到。

“雪山因难与会面告辞，于冰从后洞送去。迎接众仙至大殿，普行拜谢，各揖让就坐。见金仙内来的是广成子、寒山子、玉虚子、了真子、莹蟾子、赤金子、龙眉子、云中子、定观子、鬼谷子、归元子、文靖真人、明道真人、文逸真人、松龄真人、无心真人、金华真人、无上真人，并玉楼正副使、慈德真人、智勇真人、广法真人、黄龙真人、福海真人，又有海外云房真人、龙虎真人、天星真人、统一真人。诸大仙内，铁拐先生、白云先生、抱元先生、丹阳先生、筠阳先生、紫金先生、无为先生、希夷先生，并玉楼三十六先生，难以尽写。散仙内，李靖安、陈虎、抱一子、天来子、丘长春、施肩吾、谭景升、李道统、刘纲、轩辕集、陈翠虚、郝太古、玉栖云、玉际华、马丹阳、王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马承贞、魏伯阳、孙思邈、丁令威、白石生、青乌公、费长房、孙登、裴杭、张紫阳、谭峭、安期生、黄石公、莫月鼎，东方朔、白玉蟾、陶弘景、郑君平、蓝采和、雷隐翁。女金仙内，是麻姑、鲍姑、孙仙姑、曹仙姑、翠玄夫人、紫霞夫人、樊夫人、韦夫人、云翘夫人、花蕊夫人、淮泗夫人、赤城夫人、三元夫人、静一夫人、彩云夫人、太乙夫人。女散仙内，是云英、月花、弄玉、湘君、聂隐娘、范飞娘、红线、袅烟等。男女约二百余人，各携珠玉、金石、珍玩、古器相赠。

至平常者，也是灵芝瑶草等类。于冰拜受，令仙官吏等备宴。

少刻，仙乐齐鸣，众仙互相揖让。广成子、玉虚子二仙居正面首坐，东边麻姑、紫霞夫人为首，西边青乌公、文逸真人为首。

于冰大陈珍品，众仙畅饮，谈笑风生。

正在欢洽间，猛听得箫韶盈耳，香气芬馥。众仙齐出殿外，早见龙车羽盖，玉杖朱幡，至天而下，乃东华帝君和南极子降临。众仙拜谒请候，于冰跪伏一傍。南极急忙扶起，二大仙入殿，正面首坐，众仙列坐两旁。于冰跪进霞觞，为二大仙寿。

方才归坐，见火龙同紫阳率领道通、化行、晶莹子、桃仙客四人到来。先参谒东华、南极，后与众仙相揖。正欲就坐，东华道："我以师祖因众仙光顾冷于冰尚且早至，火龙理该与普惠代东才是，怎么你反到在诸仙之后？"火龙等立饮揖谢。东华道："我适在半空见此洞台榭参差，山亦金碧掩映，洞外禽兽珍奇，草木殊异，不愧为瑶池玉女所居之地，冷于冰宜永志王母隆施。若对面山上再得琼楼玉宇，相为照映更佳。"说着，从袖内取出杂色玉大小数十块，包在一锦袱内，向对面山上掷去。金光过处，化作三间五色玉楼，安设在层崖峭壁之上。辉煌炫耀，日光一夺，众仙皆极口誉扬，于冰叩谢。南极笑向东华道："你这老儿，明知我一点物事未曾带来，故意在普惠前作弄我。你既送他玉楼三座，我怎好白吃他的饮食？我想玉楼中必须有鸾鹤出入方好。"说罢，用手向空中连招几下，顷刻飞来青鸾彩凤三只，玄鹤一对，盘桓飞舞在玉楼上下。于冰亦叩谢。

东华道："我们移席到玉楼一饮何如？"众仙道："正欲游览瞻仰圣作。"铁拐先生道："我无一物赠普惠真人，这搬移桌椅之劳，我代了罢。"随将腰间葫芦儿解下，拔去塞儿，里面出一股青烟。青烟内跳出二三百个小铁拐先生，将桌椅连杯盘抬起，飞上玉楼，照就摆设停妥。众仙大笑。铁拐先生将葫芦儿一摇，二三百小铁拐仍化青烟，入葫芦内。众仙又笑。

南极将手中拂尘一丢，化为金桥一座，由下而上，直接玉楼阶下，众仙步履，次序而上。各力士童男女等，即从桥上往来，进送酒食。众仙同入玉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雕窗绮户，恍置身在晶玉界中，欣羡不已。

麻姑道：“此地山色极秀丽，只是青翠之中，还有黄白二色相间处，我当补之，为异日再来游览之资。”于是从怀中取出一小瓶，瓶内倒出五色石砂一把，向四面山上洒去。石砂到处，尽变为大青大绿，五色灿然。众仙称妙。施肩吾道：“麻夫人少卖弄幻术，普惠真人胸藏太上奇书，此等技艺，何异击土鼓于雷门？”麻姑笑道：“先生以我为幻术也，若能将吾幻术指破，我即心服。”施肩吾道：“指破何难，只恐麻夫人脸上不好看耳。”麻姑道：“请试为之。”施肩吾于怀中取出玉杓一个，如茶杯大校光如满月，随手掷去。疾同掣电，在四面山上一转，响一声，仍归肩吾手内。众仙急看，山色依然如旧，各拍手欢笑道：“施先生，今见屈于麻夫人矣。”肩吾看杓内满盛大小石块，皆五色辉映，青绿判然。肩吾亦笑道：“怪道全收他不了，原来是麻夫人炼就丹砂披拂在四面石上，已长成一家。幸亏是吾宝，若系别宝，一块亦不能收。也罢了，我即将杓内石子与普惠真人做个贺礼罢。”说着，将石杓向空中一丢。那杓儿起在半天，旋转不已。肩吾将手一覆，榴亦翻转。只见大小五色石块，方圆长匾不一，从杓内流出，落将下来。有一二丈大者，有七八尺大者，还有三四尺、一二尺大者不等。率皆大石在下，小石在上，一块块堆叠起来，顷刻堆成一座五色山峰，高可参天，直同笔立。众仙又各鼓掌大笑道：“妙哉，妙哉！鸣鹤洞又添一奇景矣。”肩吾将杓收入怀中，众仙欢呼痛饮，直吃至三更以后，各醉方休。

东华、南极俱起，收去拂尘。众仙送东华、南极去后，各向于冰师徒相谢，一个个骑鸾跨凤，架遁登云，分东西南北，回岛洞去了。火龙向于冰道：“众仙惠送诸物，一时难以遍谢，师祖同南极二处，明日定须走遭。”言罢，趁着月色，率众弟子在前洞后洞看玩许久，然后起身。力士趋禀道：“修文院官吏在外等候已久。”于冰示以到任谢恩日期，各退去。

次早，于冰见桌椅等物尚在玉楼，随将丝绦解下，也化作金桥一座，令力士童男女次序搬取下来，然后将丝绦收系腰间。

至十五年后，将超尘、逐电渡在洞中服役，另行更名。又十五年后，连城璧胎已结成，止欠产育，袁不邪、锦屏、翠黛炼就固形丹服之，已属不磨人体。他三个内丹已成，止是外面功德一件未立。于冰将他四人传至鸣鹤洞验其造就，皆可大成，赐宴玉楼。早从《天罡总枢》内选择四十余条授之，四人法力，于此更大。又嘱令他们分行天下，广积阴功，俟外功足时，然后炼绝阴丹，以备诏命。后不邪晋职灵一真人，于冷于冰升授玉楼正使、兼察火部时，袁不邪即顶补靖魔大使之任。连城璧晋职英武真人，督察五岳。锦屏晋职通源夫人。翠黛晋职妙道夫人。金不换自于冰飞升后，即服易骨丹，炼气三十年，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结胎。于冰鄙其资质驽钝，向道不纯，因此玉楼之宴，不曾传唤。不换闻知，愧愤欲死，昼夜勤修，三百年后，亦膺诏命，晋职守朴先生。雪山得二女传示口诀，只百余年，亦得身入仙班，晋职为松筠先生。这都是后话。正是：谒罢三清易锦衣，海山仙侣醉琼卮。

三更月底笙萧寂，驭凤骖鸾八面飞。

词曰：

人生争为利名忙，事业百年梦一常

不信四时同逝电，请看两鬓即成霜。

既无金石延遐算，应有心情惜寸光。

一卷书成君莫笑，由来野史少文章。

全书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